

001 山海經

經名：山海經。十八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參校本：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袁珂《山海經校譯》、譚承耕《山海經點校》。

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

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麋，越人見鬪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玫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騶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鼉鼉

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騶耳、驂騶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只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至《爲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蹟，曲盡幽情。神焉度哉，神焉度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

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闢其蕪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齷齪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山海經目錄總十八卷

本三萬九百九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南山經第一

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注二千一百七字。

西山經第二

本五千六百七十二字，注三千二百二字。

北山經第三

本五千七百四十六字，注二千三百八十二字。

東山經第四

本二千四十字，注三百七十五字。

中山經第五

本四千七百一十八字，注三千四百八十五字。

海外南經第六

本五百一十一字，注六百二十二字。

海外西經第七

本五百三十七字，注四百五十二字。

海外北經第八

本五百八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三字。

海外東經第九

本四百四十二字，注五百九十五字。

海內南經第十

本三百六十四字，注七百九字。

海內西經第十一

本四百三十九字，注六百九十五字。

海內北經第十二

本五百九十四字，注四百九十五字。

海內東經第十三

本六百二十四字，注一千四百九十五字。

大荒東經第十四

本八百六十四字，注八百一十三字。

大荒南經第十五

本九百七十二字，注五百九十八字。

大荒西經第十六

本一千二百八十二字，注一千二百三字。

大荒北經第十七

本一千五十六字，注七百六十七字。

海內經第十八

本一千一百一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

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

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

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

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

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遠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

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山海經卷之一

郭璞傳

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雒山。其首曰招搖

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在蜀伏山，山南之西

頭濱西海也。多桂，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

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峰，冬夏常青，間無雜木。

《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多金玉。有草

焉，其狀如韭，瓌曰：韭，音九。《爾雅》云蜀山

亦多之。而青花，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茶。

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

穀，楮也，皮作紙。瓌曰：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實

如穀也^①。其華四照，言有光燄也。若木華赤，其

光照地^②，亦此類也。見《離騷》經。其名曰迷

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

耳，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③。

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④，或作

猴，皆失之也。伏行人走，其名曰狴狴，食

之善走。生生，禺獸^⑤，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

類也^⑥。見京房《易》。麗麇之水出焉，麇音作

几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未詳。佩

之無瘕疾。瘕蟲病也。^⑦

又東三百里曰堂一作常。庭之山，

多椈木，椈別名連，其子似柰而赤，可食。音剡。

多白猿，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脚長，便捷，色有黑

有黃。鳴，其聲哀。多水玉，水玉，今水精也。相

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

傳》。多黃金。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爰翼之山。其

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凡言怪者，皆謂兇狀

倔奇不常也。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

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多白玉，多

蝮蟲，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百餘斤，一名

反鼻。虫，古虺字。多怪蛇，多怪木，不可

以上。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柎陽之山。音

紐。其陽多赤金，銅也。其陰多白金。銀

也。見《爾雅》。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有獸焉，

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

音如謠，如人歌聲。其名曰鹿蜀，佩之宜

子孫。佩謂帶其皮尾。怪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

龜而鳥首虺尾，虺尾銳^⑧。其名曰旋龜，其

音曰判木，如破木聲。佩之不聾，可以為

底。□□□為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為一作

底^⑨，猶病愈也。

東三百里曰柢山^⑩。多水，無草

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

翼，其羽在鮎下，亦作脅。其音如留牛，莊

子曰：執犁之狗^⑪，謂此牛也。《穆天子傳》曰：天

子之狗執虎豹。其名曰鮎，音六。冬死而夏

生，此亦蟄類也。謂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

耳。食之無腫疾。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亶音蟬。

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言崇峭也。有

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類或

作沛髦，或作髮。自為牝牡，食者不妬。《莊

子》亦曰：類自為雌雄而化。今貍猪亦自為雌雄。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

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

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獬池，博施二音。

施一作施。佩之不畏。不知恐畏。有鳥焉，

其狀如鷄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

名曰鷓鴣，急性，尚付厥乎二音。食之無卧。

又東三里曰青丘之山。亦有青丘國在

海外。《水經》云：即《上林賦》云：秋田於青丘。

其陽多玉，其陰多青護。護黝屬音瓠。有

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即九尾狐。其音

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噉其肉令人不

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有鳥焉，其狀

如鳩，其音若呵，如人相呵呼聲。名曰灌

灌，或作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

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鱗，音儒。

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

疥。一作疾。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

尾跋于東海，多沙石。跋，古蹲字，言臨海

上。音存。泔水出焉，音芳。而南流注于

涓，音育。其中多白玉。凡雒山之首，自

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

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

其祠之禮：毛言擇生取其毛色也。《周官》

曰：陽祀用騂牲之毛。用一璋玉瘞，半圭為

璋。瘞，埋也。糝用秣米，糝祀神之米名。先呂

反。今江東音所，一音壻。秣，稻也，他睹反。糝或

作疏，非也。一璧，稻米，白菅為席。菅，茅

屬也。音問。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音矩。西

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皆山名。

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

白玉，《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員折者有珠。

多丹粟。細丹砂如粟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脚如人手。鴟音處脂反。其音如痺，未詳其名曰鴟，音株。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放，放逐，或作效也。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水，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以山出此獸，因以名之。其音如吟，如人呻吟聲。見則其郡縣大水。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裹，滑懷兩音。其音如斲木，如人斲木聲。見則縣有大繇。謂作役也，或曰其縣亂。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繇所殛處。計此道里不相應，似非也。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蝮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音劬。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縣之山。無草木，多金玉。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故

茲二縣因此為名云，見張氏《地里志》。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東望諸毗，水名。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若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其中多鯀魚。鯀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音禪啓反。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壇，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重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護，闕水出焉，音涿。而南流注于一作流注于西。虜勺。虜音呼勺，或多下同。其中多黃金。今永昌郡，水出金如糝，在沙中。《尸子》曰：清水出黃金，王英。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硃石。硃，硃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籠葱不分明。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溟。音鴟。

又東五百里曰夷山。無草木，多砂石，溟一作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

水。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四百里曰洵一作旬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稟氣自然。其名曰羆。音還或音患。洵水出焉，音恂。而南流注于闕之澤，音遏。其中多芘羸。

又東四百里曰虜勺之山。其上多梓柎，梓，山楸也。柎，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為柎其下多荆杞。杞，苟杞也。子赤。滂水出焉，音滂沱之滂。而東流注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砂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蠱或作纂。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無玉。可以為博基石。處于海東，

望丘山，其光載出載入，神光之所潛耀。是惟日次。是日景所次會。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糝用秬。稍廣也。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

犀似水牛，豬頭庫□，脚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頭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噉□，口中常灑血沫。兕亦似水牛，青色，二角重三千斤。多象，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妬，不畜淫子。

有鳥焉，其狀如鳩，鳩似鳧而小，脚近尾。音骹箭之骹。而白首、三足、或作手。人面，其名曰瞿如，音劬。其鳴自號也。浪水出焉，音銀。而南流注于海。

其中有虎蛟，蛟似蛇四足龍屬。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渤海海岸曲崎頭也。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

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漢時鳳鳥數出，高五六尺，五采，莊周說鳳文字與此有異。廣雅云：鳳，雞頭鵝領蛇頸龜背魚尾，雌曰鳳，雄曰鳳。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或作隧。多怪鳥，廣雅曰：□□□朋，爰居雀皆怪鳥之屬也。凱風自是出。凱風，南風。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一作灑湖射之山。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腹。腹，赤色者。或曰腹，美丹也，見《尚書》。音尺蠖之蠖。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鱒魚，音團扇之團。其狀如

鮒而毳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東北風為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通留。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顛，音娛。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三百七十里侖者之山。音論說之論，一音倫。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護。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蒼，或作翠蘇。翠蘇一名白蒼，見《廣雅》音羔。可以血玉。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彊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鵠鷁。亦鳳屬。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祈請禱也。糝用秬。

其狀如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

南山經圖讚

桂

桂生南裔，枝華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迷穀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狽狽前作生

狽狽似猴，走立行伏。櫬木挺力，少辛明目。飛廉迅足，豈食斯肉。

水玉

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昇降九天。

白猿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吁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鹿蜀

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羣。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鮭

魚号曰鮭，處不在水。厥狀如牛，

鳥翼蛇尾。隨時隱見，倚乎生死。

類

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

獬廌

獬廌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

祝荼草旋龜鷓鴣魚

祝荼嘉草，食之不飢。鳥首虺尾，其名旋龜。鷓鴣六足，三翅並翬。

灌灌鳥赤鱗

灌灌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鱗之物，魚身人頭。

鵠鳥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鵠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猾裏

猾裏之獸，見則興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迹。

長右彘

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爲水祥，見則橫流。彘虎其身，厥尾如牛。

會稽山

禹徂會稽，爰朝羣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頰表夏，玄石勒秦。

患，前作獯。

有獸無口，其名曰患。害氣不入，厥體無間。至理之盡，出乎自然。

犀

犀頭似猪，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風，壯氣隘溢。

兕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纂雕瞿如鳥虎蛟

纂雕有角，聲若兒號。瞿如三手，厥狀似鳩，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鳳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

育隧谷前作育遺。

育隧之谷，爰含凱風。青陽既謝，

氣應祝融。炎雰是扇，以散鬱隆。

鱒魚頤鳥

頤鳥栖林，鱒魚處淵。俱為旱徵，

灾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推玄。

白荅

白荅翠蘇，其汁如飴。食之辟穀，

味有餘滋。逍遙忘勞，窮生盡期。

山海經卷之一

- ① 原本脫為「皮作紙□□□□□□者，以其□□也」，據譚承耕校本補作「皮作紙。瓌曰：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實如穀也」。
- ② 原本脫為「其光照□」，據譚校本補作「其光照地」。
- ③ 原本脫為「禺□□□而大，赤目長□，□□山中多有」，據譚校本補作「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
- ④ 原本脫為「名禺，□牛□，□亦□牛形」，據譚校本補作「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
- ⑤ 原本脫為「生□，□獸」，據譚校本補作「生生，禺獸」。
- ⑥ 原本脫為「伏行交足，□□□□」，據譚校本補作「伏行交足，亦此類也」。
- ⑦ 原本脫為「瘕□□也」，據譚校本補作「瘕蟲病也」。
- ⑧ 原本脫為「虺□銳」，據譚校本補作「虺尾銳」。
- ⑨ 原本脫為「□不□為一作底」，據譚校本補作「疾不可為一作底」。

⑬ 原本脫為「東三百里曰□□」，據譚校本補作「東三百里曰祗山」。

⑭ 原本脫為「□□之狗」，據譚校本補作「執犁之狗」。

⑮ 猪頭庫□：譚校本補作「猪頭庫脚」。

⑯ 好噉□：譚校本補作「好噉棘」。

⑰ □□□朋：譚校本補作「鴉離、鷓朋」。

山海經卷之二

郭璞傳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

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澡洗可以礪體，去垢圻。礪，初兩反。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羴羊，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為羴。謂此羊也。羴，音針。其脂可以已腊。治體皴。腊，音昔。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鵙渠，鵙，音形弓之形。其狀如山鷄，黑身赤足，可以已曝。謂皮破起也，音叵駁反。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即西岳華陰山也。今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削成而四方，今山形上大下小，峭峻也。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蠃，六足四翼，見

則天下大旱。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即少華山。其木多荆杞，其獸多牝牛。今華陰山中多山牛山羊，肉皆千斤。牛即此牛也。音昨□。其陰多磬石。可以為樂石。其陽多瑇瑁之玉，瑇瑁，玉名，所未詳也。溥浮兩音。鳥多赤鷲，赤鷲，山鷲之屬。胸腹洞，赤冠，金背，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彩鮮明。音作蔽，或作鼈。可以禦火。其草有葷荔，葷荔，香草也。蔽戾兩音。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墻者曰垣衣。食之已心痛。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葱鷲，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鷓，音旻。其狀如翠赤喙，翠似燕而紺色也。可以禦火。畜之辟火災也。

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櫻柎。櫻，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圓。岐生

梢頭，實皮相裹。上行一皮者為一節，可以為繩。一名栴欄。音馬駿之駿。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其陽多瑇瑁之玉，其陰多銅。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其中有流赭，赭，赤土。以塗牛馬無病。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柎樞，柎，似棗而細葉，一名土樞。音紐。樞，木中車林，音姜。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音韶。其中多鮭魚，音同蚌蛤之蚌。其狀如鼈，其音如羊，其陽多箭簞，今漢中郡出簞竹，厚裹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簞，音媚。其獸多牝牛、臧羊。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癘，疫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主。可以殺蟲。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枝上竦者。音橋。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藿，其狀如檣，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紫，赤色。浴之已疥，又可以已附。治附腫也。音符。竹水

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箭，篠也。多蒼玉，丹水出焉。今所在有丹所。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如鱖魚四脚。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笄，簪屬。名曰毫彘。狙猪也，夾髀，有龜豪長數尺，能以脊上豪射物，亦自為牝牡。狙或作猯，吳楚呼為鸞猪，亦此類也。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音美目盼兮之盼。枳葉而無傷，枳，刺針也。能傷人，故名云。木蟲居之。在樹之中。有草焉，名曰薰音訓。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薜蘿，薜蘿，香草。《易》曰：其臭如蘭。眉，無兩音。佩之可以已癘。

又西七十里曰踰次之山。音與。漆水出焉，今漆水出岐山。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楫樞，楫，白稷也。音域。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鼯。亦在畏獸畫中，似獼猴投擲也。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蜚，音肥。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或作灾。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無草木，

逐或作遂。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獸多猛豹，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豹或作虎。鳥多尸鳩。尸鳩，布穀類也。或曰鷓鴣也。鳩或作丘。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上多穀柞，柞櫟。下多柎樞，陰多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音潛。北流注于渭。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水。今河內修武縣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蟠冢之山。今在武都氏道縣南，蟠音波。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至江夏安陸縣，江即沔水。鬻水出焉，北流注於湯水。或作陽。其上多桃枝鈎端，鈎端，桃枝屬。獸多犀、兕、熊羆，羆似熊而黃白色，猛憨能扳樹。鳥多白翰赤鷺。白翰，白鷓也。亦名鷓雉，又曰白雉。有草焉，其葉如蕙，蕙，香草，蘭屬也。或以蕙為薰葉，失之。其本如桔梗，本根也。黑華而不實，名曰葍蓉，爾雅釋草曰：榮而不實謂之葍。音骨。食之使人無子。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

多櫻栲，下多菅蕙，菅，茅類也。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或作谷。邊，或作遺。席其皮者不蠹。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翁，頭下毛。音汲甕之甕。名曰櫟，音沙礫之礫。食之已痔。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薜蘿，名曰杜衡，香草也。可以走馬，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食之已瘿。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臯塗之山。薈音色或作蕒，又作藟。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礬，可以毒鼠。今礬石殺鼠。音豫。蠶食之而肥。有草焉，其狀如藁芟，藁芟，香草。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前兩脚似人手而四角，名曰猥如。音猥猥之猥。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瘿。或作癩。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音美目盼兮之盼。

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犛。音敏有鳥焉，其狀如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鸚鵡，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扶南微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鴈也。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櫻栲，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金、玉，其陰多旄牛、麀麀。麀，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麀，似麀而小，有香。其鳥多鷓，音壘。其狀如鶉，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隗山。音魏一音隗。隗之隗。是鎔于西海。鎔，猶是蜉也。音章閏反。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或作淒。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黃金，采石，石有彩色者。今雌黃、空青、綠碧之屬。多丹粟。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隗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冢者，神鬼之所，舍也。其祠之禮：太牢。牛羊豕為太牢。踰山神也，祠之用燭，或作煬。齋百日以百犧，牲，純色者為犧。瘞用百瑜，瑜亦美玉名，音與。湯或作温。其酒百樽，温酒令熱。嬰以百珪、百璧。嬰謂

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嬰字，謂孟也。徐州云：《穆天子傳》曰：黃金之嬰之屬也。其餘十
七山之屬，皆毛牲，用一羊祠之。牲謂牲
體全具也，《左傳》曰：牲性肥腠者也。燭者百
草之末灰，白席采等純之。純，緣也。五色
縱之，等差其文綵也。《周禮》：莞席紛純。

西次二經之首曰鈴山。音髡鉗之鉗，
或作冷，又作塗。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
木多柎樞。

西二百里曰泰，或作秦。冒之山。其
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出焉，東流注
于河。其中多藻玉，藻玉，玉有符彩者，或作
柬，音練。多白蛇，水螭。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其
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柎樞，其
鳥多鸚鵡。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
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尸子》曰：
水圓折者有珠。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
銀，其下多青碧，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稽縣
東山出碧。雄黃。晉大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
崩，其中出數千斤雄黃。其木多櫻，其草多
竹，涇水出焉，音經。而東流注于渭，今涇
水出空定朝郡縣西井頭山，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也。

其中多磬石，書曰：泗濱浮磬是也。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其陽多
赤銅，其陰多石涅，即磬石也。楚人名為涅
石。秦名為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石涅也。其獸
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
文，翟似雉而大，長尾，或作鸚鵡，鸚屬也。名曰
鸞鳥，現則天下安寧。舊說鸞似雞，形瑞鳥
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也。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其陽多
黃金，其陰多鐵。茗水出焉，而東南流
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今在上郡。
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牝牛、
臧羊、白豪。豪，豕猪也。有鳥焉，其狀如
雄雞而人面，名曰鳧溪，其名自叫也，
見則有兵。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
磬石，其陰多檀楮，楮即穀木。其中多女
牀。未詳。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
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
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
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一

作見則有六起焉，一作見則為兵。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
堊，堊似土色甚白。音惡。其陰多碧，其獸
多牝牛、麋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
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底陽之山。音旨。其
木多稷、栲、豫章。稷，似松，有刺，細理。音
即。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可知
也。其獸多犀、兕、虎、豹、牝牛。豹音之
藥反。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衆獸之山。其
上多瑇瑁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
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
金玉，其下多青雄黃。即雌黃也。或曰空青
曾青之屬。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
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
黃金，其下多蕙棠。形棠之屬也。蕙或作羔。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
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糜鹿、牝
牛。糜大如小牛，鹿屬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

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羅羅之鳥所未詳也。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為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羊猪為少牢也。白菅為席。其十輩音背。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鷄，鈴而不糝，鈴，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析不糝，祠不以米。毛采。言用雜色雞也。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豕遂，山名。南望岳之澤，音遙。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搏或作簿。東望螭，音於然反。淵。有木焉，圓葉而白柎，今江東人呼草木子房為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音丈夫字。或作柎，音符。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或作夸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鸛鸛鳥也。見則天下大水。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音紫。北流注于泐水。鳥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此山形有缺不周匝處，因名云。西北不周風自此山出。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河南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闐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流注泐澤，已復潛行，南出于積石山，而為中國河也。名泐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水漬涌之聲也。袞泡兩音。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崆山。音密。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后稷神所溺，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龍蛻也。是生玄玉，言玉膏中凡出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言光鮮也。

五味乃馨。言滋香也。黃帝乃取崆山之玉榮，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榮英。又曰：登崑崙兮食玉英。汲冢書所謂苕華之玉。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為玉種。瑾瑜之玉為良，言最善也。或作食。覲與兩音。堅粟精密，說玉理也。《禮記》曰：瑱密似粟，粟或作栗。玉有粟文，所謂穀璧也。濁澤有而光，濁謂潤厚。五色發作，言符彩互映也。王子靈符應曰：赤如雞冠，黃如蒸粟，白如割肪，黑如醇漆，玉之符彩也。以和柔剛。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今徼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外國人帶之云辟惡氣，亦此類也。自崆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音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此亦神名，名之為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啓筮》其狀如人面而龍身，啓筮曰：麗山之子，青羽八面馬身。亦似此狀也。是與欽鴉音邳殺葆江于崑崙之陽，葆或作祖。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嶠，音遙崖，欽鴉化為大鴉，鴉，鷓屬也。音隄。其狀如鷓而黑

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晨鵠，鵠屬。猶云晨鳧耳。《說苑》曰：縣吠犬，比奉晨鳧也。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鷓鴣鳥，音俊。其狀如鷓，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鷓，見即其邑大旱。《穆天子傳》云：鍾山作春，字音同耳。穆王北外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栖也。爰有赤豹、白虎、白鳥、青鷗，執犬羊，食豕鹿。穆王五日觀于鍾山，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鯨魚，音遙。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鷄，鸞鷄，鳥名，未詳也。或作樂。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豐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秋。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泐水。其中多羸母，即蝶螺也。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琅玕，石似珠者。藏猶隱也。郎干兩音。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即玄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爲銘迹於玄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

皇，漢武之爲者也。神英招司之，司，主也。音韶。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徇，謂周行也。其音如榴，音雷，或作籀。所未詳也。南望崑崙，其光能熊，其氣魂魂。其光氣炎盛。□□□之貌□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后稷生而靈，極及其潛化形，遷此澤而爲之神。□□□騎箕尾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若。搖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爲若。□□□子《國語》曰：搖木□□□。北望諸毗，山名。槐鬼離侖居之，離侖其神名。鷹鷂之所宅也。鷂亦鷂屬也。莊周曰：鷂鴉甘鼠。《穆天子傳》云：鍾山上有白鳥、青鷗，皆此族類也。東望恒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有窮，其總号耳。搏三作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水流下之貌也，淫音遙也。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勃皇未詳。見則其邑有兵。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於崑崙山之上。

神陸吾司之。即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

以處大山也。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圃時。主九城之部界，天帝苑圃之時節也。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欽或作友，或作至也。蠹鳥獸則死，蠹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鷓鴣，是司帝之百服。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有木焉，其狀如棠，棠，梨也。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渴。言□□□也。沙棠爲木，不可□□□。《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銘曰：□□沙棠，刻以爲舟，汎彼滄海，以邀以遊。有草焉，名曰蕒草，音頻。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蕒。可水出焉，出山東北隅也。而南流東注于無達。山名。赤水出焉，出山東南隅也。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汜天亦山名，赤水所窮也。《邊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側，赤水之陽。陽，水北也。汜，浮劍反。洋水出焉，出山西北隅。或作洧。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穆天子傳》曰：戊辰濟洋水又曰觴天子洋水也黑

水出焉，亦出西北隅也。而西流于大杆，山名也。《穆天子傳》曰：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崑崙鴻鸞之上，以為周室主。杆音于。是多怪鳥獸。謂有一獸九首，有一鳥六首之屬也。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鯢魚，音清。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羸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九德之氣所生。其神狀如人而豹之藥反。尾。其山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

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為鼓，半數為隻。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

龐。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亥圭白璧以見西王母，獻綿組百純，紺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

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奮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顏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甲心翱翔，世

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奄山，乃紀迹于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奄山即崦嵫山也。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

賓于昭宮。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或作羊。或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

大穰。晉太康十年邵陵扶夷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有兩角無前兩脚。時人認之狡，疑非此。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亭姓。是

食魚，其音如錄，音綠，義未詳。見則其國大水。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洵水出焉，音詢。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冒猶覆也。積石山名在金城河門關西南羌中，河水行□□，東入塞內。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水經》引《山海經》

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其獸皆文尾，或作長。其鳥皆文首，文或作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魄氏之宮。音魄。是神也，主司反景。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碧，亦玉屬。所為甚怪。多有非常之物。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曰狨。《京氏易

義》曰：音如石相擊。音靜也。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譌，亦妖訛字。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具，□□□之類也。見《爾雅》。有獸焉，其狀如狸或作豹。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

榴榴，或作猫猫。可以禦凶。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音陽。其上多櫻柎，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今在

燉煌郡。《尚書》云：竄三苗于也危是也。二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遊息於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也。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蓑，辟雨草衣也。音催。其名曰微狍，微壹兩音。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鸚，其名曰鴟，鸚，似鸚，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扶狩則死，扶本則枯，應在上飲原下，脫錯在此耳。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驪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耆童，老童顛頊之子。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體色黃而精光，赤也。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爲儻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泐山，泐，音黝黑之黝。神蓐收居之。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執錢，見《外傳》云。其上多嬰短之玉，未

詳。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日形圓，故其氣象亦圓也。神紅光之所司也。未聞其狀。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或作土翠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謹，謹，音歡，或作原。其音如棄百聲，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棄百，物名，亦所求詳。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瘳。瘳，音旦。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鵠，待餘兩音。服之使人不厭，不厭夢也。《周書》曰：厭者，不昧。音莫禮反。或曰昧，昧目也。又可以禦凶。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玉加彩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糝用稷米。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茹蕃。茹，蕙葵也。蕃，青蕃，似莎而大。茹煩兩音。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苾草。一名苾

蕙，中染紫也。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泝水出焉，音耳。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苾碧。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祚，其下多柎樞，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北二百里曰鳥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砢石，砢，磊砢，大石貌也。音洛。下多榛楛，榛子，似栗而小，味美。楛木可以爲箭。《詩》云：榛楛濟濟。榛枯兩音。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或作戶。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髯，咽下須毛也。食之不眴目。音眩。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其木多漆櫟，漆樹似樗也。其草多葍、葍、芎藭。葍，白芷別名。葍，香草也。芎藭，一名江離。音鳥較反。多泠石。泠或音金，未詳。端水出焉，

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音于。其

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

《外傳》曰：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白虎。虎名魃

騮。其鳥多白雉、白翟。或作白翠。生水

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上多

松柏，下多櫟、檀。櫟即柞。其獸多柞

牛、羶羊。其鳥多鴉。鴉似鳩而青色。洛

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夾水出

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

冬夏有雪。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是多白玉。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或無之

山二字。涇水出焉，或以此為今涇水，未詳。

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柴木，多

瑇瑁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

多神媿，媿，亦魑魅之類也。音耻回又，或作媿。

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

欽亦吟字假音。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

鼠身而鼈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

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洧水出

焉，洧或作澆，音冤枉之冤。而北注于陵羊

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

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

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

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

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

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爾雅》

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在長狩畫中。可以

禦兵。養之辟兵刃也。有木焉，其狀如棠，

而圓葉赤實，實大如木瓜，木瓜如小瓜。

名曰櫬木，音懷。食之多力。《尸子》曰：木

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水。此之類。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音圭。其

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

如獬狗，是食人。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

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犇走，是

以一名，號曰神狗。濛水出焉，音蒙。南流注

于洋水。其中多黃貝、貝，甲蟲，內如科斗，

但有頭尾耳。贏魚，音螺。魚身而鳥翼，音

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

山。今在龍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

曰鷓，鼠名曰鷓。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燕而黃

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尚

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牡牝

也。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而

東流注于河。出山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其

中多鱣魚，音騷。其狀如鱣魚，鱣魚，大魚

也。口在頷下，體有連甲也。或作鮎鯉。動則其

邑有大兵。或脫，無從動則以下語者。濫水

出于其西，音檻。西流注于漢水，多鴛鴦

之魚，如毗兩音。其狀如覆鉢，鳥首而魚

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日沒

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其上多丹木，

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

食之已瘳，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

多玉。苕或作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

海。《禹大傳》曰：涓盤之水出崦嵫山。其中多

砥礪，磨石也。精為砥，麤為礪也。有獸焉，

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

人，喜抱舉人。名曰孰湖。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人面、蝮身、犬尾，蝮，獼猴屬也。音贈遺之遺。一音誅，見《中山經》。尾，或作背。其名自號也。或作設，設亦呼耳，疑此脫誤。見則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糝以稻米，白菅爲席。

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里。

西山經圖讚

臧羊

月氏之羊，其類甚野。厥高六尺，尾赤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太華山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由之，龍駕雲裳。

肥遺蛇

肥遺爲物，與灾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既禱，倏忽潛逝。

鳴渠赤鷺鳥文莖木鷓鴣

鳴渠已殃，赤鷺辟火，文莖愈聾，

是則嘉果；鷓亦衛灾，厥形惟麼。

流赭

沙則潛流，亦有運赭。干以求鐵，趨在其下。蠲牛之癘，作采于社。

豪彘

剛鬣之族，號曰豪彘。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黃萑草肥遺鳥鷓鴣

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鷓，其肉已疫。鷓獸長臂，爲物好擲。

橐蜚

有鳥人面，一脚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

桃枝

蟠豕美竹，厥号桃枝。叢薄幽藹，從容鬱猗。簞以安寢，杖以扶危。

杜衡

狺狺犇人，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菁蓉草邊谿獸櫟鳥前作菁蓉，前作谿邊有華無實，菁蓉之樹。邊谿類狗，

皮厭妖蠱。黑文赤翁，鳥愈隱痔。鷓

鷓慧鳥，青羽赤喙。

響石

稟氣方殊，件錯理微。響石殺鼠，蠶食而肥。□性雖反，齊之一歸。

猥如

猥如之獸，鹿狀四角。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

鷓鴣

鷓鴣慧鳥，栖林喙桑。四指中分，行則以背。自貽伊籠，見幽坐趾。

數斯鳥擊獸鷓鴣

數斯人脚，厥狀似鷓。擊獸大眼，有鳥名鷓。兩頭四足，翔若合飛。

鸞鳥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鳧溪鳥朱厭獸

鳧溪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蠻蠻

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丹木玉膏

丹木焯燁，沸沸玉膏。黃軒是服，

遂攀龍豪。眇然升遐，羣下烏號。

瑾瑜玉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符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鍾山之子鼓欽鴉

欽鴉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

鯀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鯀。經營二海，矯翼閑霄。唯味之奇，見歎伊卮。

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僂。實惟帝囿，有謂玄圃。

榑木

榑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崑崙丘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嶢然中峙，号曰天柱。

神陸吾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魄。

土螻獸欽原鳥

土螻食人，四角似羊。欽原類蜂，大如鴛鴦。觸物則斃，其銳難當。

沙棠

安得沙棠，制為龍丹。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

鶉鳥沙棠實蘆草

司帝百服，其鳥名鶉。沙棠之實，惟果是珍。爰有奇菜，厥号曰蘆。

神長乘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自潛，世無得稱。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積石

積石之中，實出重河。夏后是導，石門涌波。珍物斯備，比奇崑阿。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魄氏之宮，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圓。

狰

章莪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

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

畢方

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流灾，火不炎正。

文具

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貝以文彩，賈以大小。簡則易從，犯而不過。

天狗

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攘灾除害。氣之相王，在乎食帶。

三青鳥

山名三危，青鳥所解。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江疑獬豸獸鸚鳥

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獸有獬豸，毛如披蓑。鸚鳥一頭，厥身則兼。

神耆童

顛頊之子，嗣作火正。鏗鎗其鳴，聲如鍾磬。處于魏山，唯靈之盛。

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為之名，曰在帝江。

獬豸鵠餘鳥

鵠餘三頭，獬豸三尾。俱禦不祥，消凶辟昧。君子服之，不逢不逮。

當扈

鳥飛以翼，當扈則鬚。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於轂，至用在無。

白狼

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鈎。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白虎

彪彪之虎，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止我交境。

駁

駁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驥首，噓天雷鳴。氣無馮凌，吞虎辟兵。

神媿蠻蠻髯遺魚前作冉遺

其音如吟，一脚人面。鼠身鼈頭，厥號曰蠻。目如馬耳，食厭妖變。

穰木

穰之爲木，厥形似榘。若能長服，拔樹排山。力則有之，壽則宜然。

鳥鼠同穴山

鷓鴣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

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

鯨鮪魚

形如覆鉢，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間。閭與道會，可謂奇魚。

丹木

爰有丹木，生彼淆盤。厥實如瓜，其味甘酸。蠲痾辟火，用奇桂蘭。

窮奇獸羸魚孰湖獸

窮奇如牛，蝟毛自表。濛水之羸，匪魚伊鳥。孰湖之獸，見人則抱。

鱖魚

物以感應，亦有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鱖魚潛淵，出則邑悚。

山海經卷之二

① □□□□騎箕尾也：譚校本補作「亦猶傳說騎箕尾也」。
② 其陰多搖木之□若：譚校本補作「其陰多搖木之有若」。
③ □□□子《國語》曰：譚校本補作「見《尸子》，《國語》曰」。

④ 搖木□□□□：譚校本補作：「搖木不生花也」。

⑤ 言□□□：譚校本補作「言體浮輕也」。

⑥ 不可□□：譚本補作「不可得沉」。

⑦ □□沙棠：譚本補作「安得沙棠」。
⑧ □□□之類也：譚校本補作「余泉蜺之類也」。

山海經卷之三

郭璞傳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几。其上多華草，澧水出焉，音逢。而西流注于泐水，其中多芘石、文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作潛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水出諸毗山也。其中多滑魚，作鱖魚。其狀如鱖，赤背，鱖魚似蛇，音善。其音如梧，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食之已疣。疣贅也。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臂，前脚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腹。漢武元狩四年，燉煌渥洼水出馬以爲靈瑞者，即此類也。其音如呼。如人叫呼。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甲錯也。或作曆。其名曰臚

疏，音歡。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鳥，五彩而赤文，名曰鵠鷁，上已有此鳥，疑同名。是自為牝牡，食之不疽。無癰疽病也。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芑湖之水。其中多儵魚，音由。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鵠，食之可以已憂。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貍而赤豪，貍豪猪也。音丸。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辟凶邪氣也，亦在畏守畫中也。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一作多青碧。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罽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鰮鰮之魚，音袴褶之褶。其狀如鵠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鵠，可以禦火，食之不癰。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櫻樞，其獸多麇羊，其鳥多蕃。未詳。或云即鴉，音煩。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號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桐楮，桐楮，桐也。楮，積木，腫節中杖。楮，音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

水出焉，西流注於河。其獸多橐駝。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于號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具。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薤，皆山菜。《爾雅》有其名。多丹腹。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獐犬，以其尾飛，或作髯飛，獐，音豪。名曰耳鼠，食之不睬，睬，大腹也。見裨倉，音采也。又可以禦百毒。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玉。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題額也。名曰孟極，走善伏，其鳴自呼。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或作春山。多葱、葵、韭、山葱，名茗，大葉。桃、李。山桃，樛桃，子小，不解核也。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

身善笑，見人則卧。言佯眠也。水曰幽鵠，或作鵠，音邊。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萬連二音。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有鳥焉，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近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其中多磁石，可以取鐵。磁石。《管子》曰：上有磁石下有銅，可取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音如犍牛之犍。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鵠，音夜。食之已噬痛，噬，咽也。《穀梁傳》曰：噬不容粒。今吳人呼咽為噬。音隘。可以已癩。癩，癡病也。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訕，如人呼喚。訕音叫。名曰邦父。有鳥焉，其狀如

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躍跳。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其中多磁石。可以取鐵。

《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下必有銅。音慈。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邊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櫟澤。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毳豪。說者云長百尋。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此其類也。常山亦有長蛇，與此形不同。其音如鼓柝。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櫻栲，其下多苾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即河水出崑崙之虛。其中多赤鮭，今名鮭鮠為鮭魚，音圭。其獸多兕、旄牛，或作樸牛，樸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其鳥

多尸鳩。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窳，《爾雅》云：窳窳似獮，虎爪，與此錯，軋愈二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水出鴈門山間。其中多鮪鮪之魚，音沛未詳，或作鮪。食之殺人。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滾澤之水出焉，音懷。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鰈魚，音藻。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獬，音暉。其行如風，言疾。見則天下大風。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多枳、棘、剛木。檀柘之屬。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囂水。其中多鮪魚，音詣。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今海中有虎鹿魚及海獅，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猪，此其類也。食之已狂。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

木，多銅玉。囂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頭、兩身、四足，名曰蜃螭，見則其國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螭，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亦此類。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葱、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野馬也，似馬而小。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山多馬。鮮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或作隄，古字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狺。音么。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糝。言祭不用米，皆埋其所用牲玉。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

枕汾，臨汾水上也。音墳。其名曰管涔之山，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秀容山，涔音岑。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至汾陽縣北西入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少陽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銀之精也。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管子》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雍音甕。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糜。閭，即踰也。似驢而歧蹄，角如麋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禮。其鳥多白翟、白鶴。即白鶴也。音于

六反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東過晉陽南，又東入汾。其中多鯨魚，其狀如鯨而赤鱗，小魚曰鯨。其音如吒，食之不驕。或作騷，騷臭也。

又北二百里曰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圓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出山之頂，停其底也。是多白玉。

又北四十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栢。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其中多駢馬，音勃。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為物貪惓，食人未盡，還害其身，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

又北三百里曰北囂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狍。音谷。有鳥焉，其狀如鳥，人面，名曰鷩鷩，般冒兩音，或作夏也。宵飛而晝伏，鷩鷩

之屬。食之已暍。中熱也，音謁。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水名。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彙似鼠，赤毛如刺也。猗彙音渭。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或作舉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鵠，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衄。治洞下也，音洞。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鮪。亦鱣魚字。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涇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是鎔于北海。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

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埋之。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糝。擿玉於山中以禮神，不埋之也。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戶剛反。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麋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驪，善還還旋，旋儻也。驪音暉。其鳴自訕。有鳥焉，其狀如鵠，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鵠，音犇。是善驚，其鳴自訕。今吳人謂呼爲訕，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泱泱之水出焉，音訣。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鯀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鯀見《山中經》。或曰人魚即鯀也。似鮎而四脚，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爲鯀音蹄。食之無癡疾。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訕。有鳥焉，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鷓鴣，屈居二音，或作鳴。其鳴自訕，食之不飢，

可以已厲。未詳。或曰厲猶誤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芘草。條管之水出焉，管音問。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其名曰飛鼠。澠水出焉，潛于其下，停山底也。其中多黃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鬣，其狀如勾瞿，言頸上有肉鬣勾瞿者也。音劬。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訕，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訕。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鮎父之魚，音諂。其狀如鮎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

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是多石，灑水出焉，灑音輦。而西北流注于泰澤。《地理志》：王屋山，沈水所出。灑沈聲相近，殆一水耳。沈則濟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爲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圓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即鹽池也。□□□□潞氏縣，或□□□□。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諸蕓，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呼爲藟，音□□，語有輕重耳。其草多秦椒；子似椒而細葉草也。其陰多赭，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訕，見則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尸子》曰：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河之澄。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美玉。

又東三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玄礪。

黑砥石也。《尸子》曰：加玄黃砥。羽色非一也。礪音竹篠之篠。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東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薄水出焉，《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而東南流注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音早。東南流注于河。

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鵠鵠，姑習二音。食之不瀾。

不瀾。《爾雅》或作□音□。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音恭。南注于虜池。呼佗二音，下同。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

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詖，食之不妬。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郡涅縣。其上多松栢，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至滎陽縣東北入河。或出穀述縣羊頭山也。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詩》云：彼汾沮洳。無草木，有金玉。灑水出焉，音其。南流注于河。

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為白溝。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音如倉囷之囷。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洹音丸。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

滏水今出臨水縣西滏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于漳，其水熱。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詖。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炎帝

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女娃遊于

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堙，塞也，音因。漳

水出焉，濁漳音章。東流注于河。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今在樂平郡沾縣，沾縣，故屬上黨。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

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清漳出少山大繩谷，至武安縣南暴官邑入于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枸，木中枚也，音苟。其草多芍藥、芎藭。

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鱧，鱧似鮎而大，白色也。

鼃。鼃似蝦蟆小而青。或曰鱧一物名耳。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

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涿水出于其陽，音悉各反。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泚水出于其陰，音抵肆也。而東流注于彭水。今泚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漳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泚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臯澤。其中有壘石。未詳也。音雷，或作壘。磈壘，大石貌。或曰石名。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虜池。呼佗二音。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無草木，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注于虜池。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

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羴羴，音屋棟之棟。其鳴自訕。虜池之水出焉，今虜池水出鴈門鹵成縣南武夫山。而東流注于漚水。音樓。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液音液憚之憚。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獲獲之水出焉，獲音尺蠖之蠖。而東流注于虜池。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虜池。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臯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漚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在北地靈丘縣。滋水出焉，音慈。而南流注于虜池。其木多櫻，其草多條。漚水出焉，音寇。東流注于河。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易水。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鄴水出焉，或作邾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音祈。般水出焉，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燕水出焉，東

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鷗。未詳。或曰鷗，鷗鷗也。歷號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未詳。或作鯢。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獮，音元。其鳴自訖。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竅也。其名曰羆九。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經》曰：臨淪山，今在遼西碣石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未詳。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無草木。鴈門山，即北陵西隴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圓百里，無草

木，有玉金。

又北五百里曰罇于母逢之山，北望鷄號之山，其風如飈。飈，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即黑水也。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苴瘞之。藻，聚藻。苴，香草，蘭之類。青昌代反。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埋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糝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右此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北山經圖讚

水馬

馬寔龍精，爰出水類。渥注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駟。

儵魚

涸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儵。壑焉遺岱，聊以盤遊。

臚疏獸鵠鵠鳥何羅魚

厭火之獸，厥名臚疏。有鳥自化，號曰鵠鵠。一頭十身，何羅之魚。

孟槐

孟槐似貍，其豪則赤。列象畏獸，凶邪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

鰓鰓魚

鼓翮一揮，十翼翩翻。厥鳴如鵠，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辟燔。

橐駝

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耳鼠

蹠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翻飛，奇哉耳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幽頰

幽頰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佯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

寓鳥孟極足訾獸

鼠而傅翼，厥聲如羊。孟極似豹，

或倚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訾。

鳩鳥

毛如雌雉，朋翔羣下。飛則籠日，集則蔽野。肉驗鍼石，不勞補寫。

諸犍獸白鶴竦斯鳥

諸犍善吒，行則銜尾。白鶴竦斯，厥狀如雉。見人則跳，頭文如繡。

磁石

磁石吸鐵，瑋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

旄牛

牛充兵機，兼之者旄。冠于旌鼓，為軍之標。匪肉致災，亦毛之招。

長蛇

長蛇百尋，厥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山獬

山獬之獸，見人歡謔。性善厥投，行如矢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

窳窳諸懷獸鱓魚肥遺蛇

窳窳諸懷，是則害人。鱓之為狀，羊鱗黑文。肥遺之蛇，一頭兩身。

鯨魚

陽鑿動日，土蛇致宵。微哉鯨魚，食則不驕。物在所感，其用無標。

狍鴉

狍鴉貪恡，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齧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狃閭駢馬獨狃

有獸如豹，厥文惟縟。閭善躍嶮，駢馬一角。虎狀馬尾，號曰獨狃。

鶩鴝

禦暘之鳥，厥名鶩鴝。昏明是互，晝隱夜覲。物貴應用，安事鶩鴝。

居暨獸鬣鳥三桑

居暨豚鳴，如彙赤毛。四翼一目，其名曰鬣。三桑無枝，厥樹唯高。

驩獸

驩獸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嶮躍岨。厥貌惟奇，如是旋舞。

天馬

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

鷓居前鷓

鷓居如鳥，青身黃足。食之不飢，

可以辟穀。內厥唯珍，配彼丹木。

飛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脩然背騰。用無□□，惟神是馮。

鵲象蛇 鮎父魚

有鳥善驚，名曰鵲。象蛇似雉，自生子孫。鮎父魚首，厥體如豚。

酸與

景山有鳥，稟形殊類。厥狀如蛇，脚二翼四。見則邑恐，食之不醉。

鵠鵠黃鳥

鵠鵠之鳥，食之不瞧。爰有黃鳥，其鳴自叫。婦人是服，矯情易操。

精衛

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沈所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堙波海。

辣辣羆九獸大蛇

辣辣似羊，眼在耳後。竅生尾上，號曰羆九。幽都之山，大蛇牛响。

山海經卷之三

① 水曰幽鵠：譚校本改作「名曰幽鵠」。

② □□□□：譚校本補作「今在河東漪氏縣，或無販字」。

③ 音□：譚校本補作「音儲」。

山海經卷之四

郭璞傳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檄蠹之山。速株二音。北臨乾昧，亦山名也。音妹。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鱮鱮之魚，音容。其狀如犂牛，牛似虎文者。其音如屍鳴。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音誅。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爾雅》謂活東。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詘。有鳥焉，其狀如鷄而鼠毛，其名曰蜚鼠，音咨。見則其邑大旱。泚水出焉，音枳。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儻，其喙如箴，出東海，今江東水中亦有之。食之無疫疾。

又南三百里曰勃齊之山。無草

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音同減損之減。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鱖魚。一名黃頰，音感。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鱖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可以為砥針，治癰腫者。諸繩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灤水出焉，音櫟。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豺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之魚。未詳。音序。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屍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儵鱮，條容二音。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即東岳岱宗也。

今在泰山□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狍狍，音如吟恫之恫。其名自訛。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江。一作海其中多水玉。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鎔于江，一作涯。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苾羸。

凡東山經之首，自檄蠹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以血塗祭為聃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杜。音釣餌之餌。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潛澤。音民。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或作吟。其名曰軫軫，音零。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臯之山。音亦。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嶧臯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其中多蜃。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腎，遙兩音。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音禮。東流注于余澤。

其中多珠螿魚，音螿。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

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螿，六足有珠，魚之美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峨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荆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言佯死也。

名曰狢狢，仇餘二音。其鳴自訕，見則蝨蝗爲敗。蝨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亦水玉類。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獠，音儒。其鳴自叫，見則其國有恐。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鸛鷓，音黎。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訕，見則其國多土功。今鷓胡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一曰俠氏之山。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獬獬，音斃。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鬻姪，龍蛭二音。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磈山，音一真反。南臨磈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首，四角、牛尾，其音如獐狗，其名曰倏倏，音攸，見則其國多狡客。狡，狡猾也。

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鈎，見則其國多疫。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磈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觿。麋鹿屬，角爲觿，音格。其祠毛用一鷄，祈嬰用一璧瘞。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殫山，音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嬰胡，音婉。其鳴自訕。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鈎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即鮓魚，音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

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未詳。音暍之咽。其獸多糜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鮪即鱣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鮪鱣。一名鱣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跋踵之山。跋音企。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今河東汾陰縣有灑水，源在地底，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即此類也。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蠪龜。蠪音，蠪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音遺知及。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鯨鯢之魚，音蛤。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踰隅之山。音敏字。其上有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臯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東望樽木，扶桑二

音。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臯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敗。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瘡。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獨狙，葛直二音。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鷄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魍，音祈。雀亦食人。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鱧魚，今蝦鱧字亦或作鱧，秋音。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音起。可以服馬，以汁塗之，則馬調良。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苾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蘼蕪，食之

不糲。孚謂反，止失氣也。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如人嘔吐聲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注于臯澤。其中多鱧魚，多文具。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鰮魚，音滑。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睞，音庚。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又東二百里曰大山。上多金玉、楨木女楨也。葉冬不凋。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音如蜚翠之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言其體含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為名，

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鳩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鈎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鱧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大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里。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東山經圖讚

鱧鱧魚從從獸蜚鼠

魚號鱧鱧，如牛虎駁。從從之狀，似狗六脚。蜚鼠如鷄，見則旱涸。

條蠡

條蠡蛇狀，振翼灑光。憑波騰逝，

出入江湘。見則歲旱，是維火祥。

狢狢

蚌則含珠，獸胡不可。狢狢如豚，

被褐懷禍。患難無由，招之自我。

堪孖魚軫軫獸

堪孖軫軫，殊氣同占。見則洪水，

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牒讖。

珠螿魚

澧水之鮮，形如浮肺。體兼三才，

以貨買害。厥用既多，何以自衛。

狢狢

狢狢之獸，見人佯眠。與灾協氣，

出則無年。此豈能為，歸之於天。

狸力獸鷲胡鳥

狸力鷲胡，或飛或伏。是惟土祥，

出興功築。長城之役，同集秦域。

朱孺

朱孺無奇，見則邑駭。通感靡誠，

維數所在。因事而作，未始無待。

獬獬蠱蜺獸絜鈎鳥

獬獬如狐，有翼不飛。九尾虎爪，

號曰蠱蜺。鈎絜似鳧，見則民悲。

菝菝

治在得賢，亡由夫人。菝菝之來，

乃致狡竇。歸之冥應，誰見其津。

蠃龜

水圓四十，潛源溢沸。靈龜爰處，

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

嬰胡精精獸給給魚

嬰胡之狀，似麋魚眼。精精如牛，

以尾自辨。給給所潛，厥深無限。

獨狙獸魍雀

獨狙狡獸，魍雀惡鳥。或狼其體，

或虎其爪。安用甲兵，擾之以道。

芑木

馬維剛駿，塗之芑汁。不勞孫陽，

自然閑習。厥術無方，理有潛執。

芑魚薄魚

有魚十身，蘼蕪其臭。食之和體，

氣不下溜。薄之躍淵，是維灾候。

合窳

猪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

物為不咀。至陰之精，見則水雨。

當康獸鰈魚

當康如豚，見則歲穰。鰈魚鳥翼，

飛乃流光。同出殊應，或灾或祥。

蜚

蜚則灾獸，跂踵厲深。會所經涉，

竭水槁林。稟氣自然，體此殃淫。

山海經卷之四

①今在泰山□高縣西北：譚校本補作「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

②其狀如肺而有目：譚校本補作「其狀如肺而有四目」。

山海經卷之五

郭璞傳

中山經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

共水出焉，音恭。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柎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或作楷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穉他落切，可以已瞽音□。有獸焉，其狀如馱鼠而文題，馱鼠所未詳。音虺字，亦或作虺。其名曰難，音那，或作熊也。食之已癭。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其上多樞、多橢木。音厲。是木也，方莖而圓葉，黃葉而毛，其實如棟，棟，木名。子如指頭，白而粘，即以浣衣也。音練，或作簡。服之不忘。

又東十五里曰渠猪之山。其上多竹。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鮪似鱸也。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葱嶺之山。其中

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倭山。音倭。其上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櫻莢，今櫻木莢似皂莢也。名曰植楮，可以已瘋。瘋病也。《淮南子》曰：狸頭已瘋也。食之不眯。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瘞。癰瘞也。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樞谷之山。其中多赤銅。或作檀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其中多菱草。亦瞽字。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滴水。音如謫詐之謫。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衄。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為名者非一矣。按《爾雅》：大山繞小山為霍。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肫肫，養之可以已憂。謂蓄養之也，音昧反。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是多簷棘。未詳。音瞻。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亦曰險山。多礪石、文石。礪石，石中磨者。少水出焉，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榆葉而方，其實如赤菽，菽，豆。食之已聾。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多赤銅。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鷄卵，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家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糝，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王。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輝諸之

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鷦。似雉而文，青色有毛，勇健，鬥死乃止。音曷。出上黨也。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即魚之水出焉，而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澗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統鈎之劍。汲冢中得銅劍一枝，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冢亦皆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如人號

哭。名曰蠶蜺，上已有此獸，疑同名。食之不眯。

又西百二十里曰葦音開山。葦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音忘。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凡濟山經之首，自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糝。

《中次三經》黃山之首，曰敖岸之山。或作獻黃，音倍。其陽多瑇瑁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或作石。北望河林，其狀如菑如舉。說者云，菑、舉皆木名也，未詳。菑，音倩。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

見則其邑大水。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天帝曲密之邑。北望河曲，河千里一曲一直也。是多駕鳥。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駕。駕，鵝也。音加。南望墀渚，水中小洲名渚，墀，音蟬也。禹父之所化，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多僕纍、蒲盧。僕纍，蝸牛也。《爾雅》曰：蒲盧者，螟蛉也。魍武羅司之

武羅，神名。魍，即神字。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或作首。而穿耳以鑿，鑿，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其鳴如鳴玉。如人鳴玉珮聲。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音軫。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鵠，音如窈窕之窈。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朱，淺赤也。有草焉，其狀如葦，音似芽也。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根似藁本，亦香草。名曰荀草，或作苞草。服之美人色。令人更美艷。

又東十里曰驪山。音羈。其上有美棗，其陰有瑇瑁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未詳。瀟瀟之水出焉，音容。而北流注于河，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土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九水所聚，故曰九都。是山也，五曲，曲回五重。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吉猶善也。其狀如人而虎尾，或作□尾。是好居于黃山之陽，出入有光。太逢神動天地氣也。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黃□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見《呂氏春秋》也。

凡黃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太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副謂破羊骨礫之以祭也。見《周禮》音悃悃之情。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糝用稌。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音狸。曰鹿蹄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

西五十里曰扶猪之山。其上多礪石。音奕。今鴈門山中出礪石，白者如冰，半中有

赤色者。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貉或作獮古字。其名曰麇。音銀，或作麇。號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瑠石。言亦出水中。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菟。音搜。茅菟，今之舊草也。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瀟瀟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獸焉，名曰獺，音蒼頡之韻。其狀如獾犬而有鱗，其毛如毳鬣。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多穀，多涂石。其上多瑇瑁之玉。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栖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羶羊。有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芟，可以毒魚。芟一作艾。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今在上洛縣南。其上多漆，其下多櫟。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

葶薺，亭寧，町疇二音。可以毒魚。又西三百里曰壯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籊。其獸多牝牛、羶羊。鳥多赤鷲。音閉。即鷲雉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間也。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河圖》曰：玄扈洛汭。謂此間也。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鷄，祈而不糝，言直祈禱。以彩衣之。以彩飾鷄。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曰苟牀之山。或作苟林山。無草木，多怪石。怪石似玉也。《書》曰：鉛松，怪石也。

東三百里曰首山。其陰多穀柞，草多芟芫。芟，山薊也。芫華，中藥。其陽多瑇瑁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馱鳥，音如鉗鈇之鈇。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未聞。又東三百里曰縣斷之山。音如斤斷之斷。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葱嶺之山。無草木，多摩石。未詳。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薺冬。《本草經》曰：薺冬，一名滿冬。今符門，俗作耳。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樺木，似樗樹，材中車轅。吳人呼樺音輶車，或曰輶車。其草多芘。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槐山。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口山。多蒼玉，其獸多麋。似鹿而小，黑色。尸水出焉，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良餘之山。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

于洛。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藟蕙、蕙、香草也。多寇脫。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瓢。正白，零佳人植而日灌之，以為樹也。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旋玉。石次玉者也。孫卿曰：旋瑤珠不知佩。音旋。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多金，臨于玄扈之水。《河圖》曰：蒼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豕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魍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醴釀，以醴作醴酒也。于儻，千口萬儻置鼓，擊之以儻。嬰用一璧。尸水，合天地，天神之所憑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刳一牝羊，獻血，以血祭也。刳猶刳也。《周禮》曰：刳叫奉犬牲。嬰用吉玉，彩之，又加以繒綵之飾也。饗之。勸強之也。特性饋食禮曰：執奠，祝饗是也。

《中次六經》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在濟

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爾。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為螫蟲，為螫蟲之長。實為蜂蜜之廬。言羣蜂之所含集，蜜亦蜂名。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禳亦祭名，謂禳却惡氣也。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鹿山，音如瓌□之瓌。其陰多瑇瑁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翟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鴝鵒，鈴要二音。其鳴自呼，服之不昧。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謝水出焉，音謝。而東南流注于洛。少水出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洛。陂水出于其陰，世謂之百答水。而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砒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

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

澗水出于其陰，《書》曰：伊洛澗澗。西北流

注于穀水。其中多麋石，櫨丹。皆未聞。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

其下多桑。爽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而

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碧綠。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今滎陽密縣亦

有密山，疑非也。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

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龜，

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無草

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無草木，

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

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其中

多鳴石。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

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

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爲石鼓，即此類也。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無草

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于其陽，而南

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其西有林焉，

名曰潘豕。音番。穀水出焉，而東流注

于洛。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

其中多珣玉。未聞也。珣音因。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其木多樗，

多楛木。今蜀中有楛木，七八月中吐穗，穗成，如

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其陽多金玉，

其陰多鐵，多蕭。蕭蒿。見《爾雅》。橐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之魚，

狀如鼃，蛙屬也。而白喙，其音如鴟，食

之已白癩。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無草

木，多聖。漹水出焉，音譙。而東北流注

于河。其中多蒼玉，菑水出焉，而北流

注于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

櫻柗，多竹箭；其獸多牝牛，羶羊；其

鳥多赤鷲。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

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廣員三百里，

其中多馬。桃林今弘農湖縣闕鄉南谷中是也。

饒野馬、山羊、山牛。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

河。其中多珣玉。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其陽多

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諸蕪，多

苦莘，其狀如櫛，即楸字也。其實如瓜，其

味酸甘，食之已瘡。楊水出焉，而西南

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

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玄礪，黑砥石生水

中。錯姑之水出于其陰，錯音藉而東流注

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至于河，七

百九十里入雒水。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

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

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亦歲之中。如諸

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

山。與或作輿，下同。其上有石焉，名曰帝

臺之棋，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五色而

文，其狀如鵝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

神者也。禱祀，百神則用此石。服之不蠱。

有草焉，其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名

曰夙條，可以爲簪。中箭竿也。

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

以觴百神也。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鼓鍾

山。有草焉，方莖而黃葉，圓葉而三成葉

三重也。其名曰烏酸，可以爲毒，爲治。

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媯之山。音遙，或無

之山字。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蓂

草，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亦音遙。其華黃，其實如菟丘，菟丘，菟絲也。見《爾雅》。服之媚於人。爲人所愛也。《傳》曰：人服媚之如是，一名荒夫草。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即豚字。赤若丹火，善罵。好罵人。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圓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有草焉，圓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瘦。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櫛，音鞭。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噎。食不噎也。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臯之山。放，或作效，又作牧。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好呼喚也。其名曰文文。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菩之山。多瑇瑁之玉，多麋玉。未詳。有草焉，其狀葉

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猶言牛棘。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厥，逆氣病。可以禦兵。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今吳興陽羨縣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龜，鼈龜三足者，名實出《爾雅》。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初生先作穗，却著葉，花生穗間。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寤。不畏雷霆霹靂也。音廷搏之廷。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鱗魚，音倫。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騰魚，音騰。狀如鱖，居遼，鱖魚犬目，大口，細鱗，有斑彩。遼水中之穴道交通者，鱖音劇。倉文赤尾，食者不癱，可以爲瘦。瘦，癱屬也。中多有蟲。《淮南子》曰：雞頭已瘦。音漏。

又東五十里曰少室之山。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百草木成困。未詳。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黃華，黑實，服者不

怒。其上多玉，比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鯀魚，狀如蟄蝮未詳。蟄音俯。而長距，足白而對，未詳。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即中嶽嵩山也。今在陽城縣西。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栳木，音郁。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茶，茶似薊也。白華黑實，澤如蓂莢，言子滑澤。其名曰蓂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次玉者也。啓母化爲石而生啓在此山。見《淮南子》。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栢。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下勾也。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罇于玄石。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罇于，樂器名，形似雌頭。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者不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

東有谷，因名曰蛇谷，言此中出蛇，故以名之。上多少辛。細辛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蒟草，音剛。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蓂莢，食之不愚。言益人智。器難之水出焉，或作鬻。而北流注于役水。或作侵。

又東南十里曰太山。別有東小太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有草焉，名曰梨，其葉狀如荻荻，亦蒿也。音狄。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没水。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没。世謂之靖澗水。

又東二十里曰末山。上多赤金。末水出焉，北流注于没。《水經》作沫。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北注于河。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狀如荆，白華而赤實，名曰薊音計。栢，服者不寒。令人耐寒。其陽多璵璠之玉。

又東三十里曰大騭之山。今滎陽密縣有大騭山，騭因溝水所出。音歸。其陰多鐵、

美玉、青瑩。有草焉，其狀如菁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蕞，音狼。服之不夭，言盡壽也，或作芙。可以為腹疾。為治也，一作已。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騭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牲用一羊羞，言以羊為薦羞。嬰用一藻玉瘞。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苦山、少室、太室皆豕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中次八經》荆山之首，曰景山。今在南郡界中。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杼音椽柱之柱。睢水出焉，睢音癰疽之疽。東南流注于江。今睢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有斑彩也。

東北百里曰荆山。今在新城沐鄉縣南。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犛牛，犛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多豹虎。其木多松栢，其草多竹，多橘櫟。櫟，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漳水出焉，

而東南流注于睢，出荆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鮫，鮒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皮可飾刀劍口錯，治林角，今臨海縣亦有之。音交。其獸多閭麋。似鹿而大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護，其木多松、栢，多桃枝鉤端。神蟲圍處之，蟲，音鼃魚之鼃。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于睢漳之淵，淵水之府奧也。出入有光。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儿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獸多豹虎，多閭麋、麋鹿。鹿，似獐而大，猥毛豹脚，音几。其鳥多白鷓，鷓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青驕多翟，多鴝。鴝大如鵬，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護。滄水出焉，音詭。而南流注于漳，今滄水出南郡東滄山，至華容縣入江也。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音倫。其木多梓栢，多桃枝，多柰栗、橘櫟。柰似梨而酢齋。其獸多閭麋、麋。麋似兔而鹿脚，青色。音勅略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郇之山。音如曉對之曉。其上多瑇瑁之玉，其下多璽。其木多柎樞。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石似玉者，音旻。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護。其木多樗。神涉鼃處之，徒河切，一作鼃笑遊切。其狀人方面、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其木多穀柞、柎、栗、橘、櫟。其獸多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間塵，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護。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麋、麋。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護，其木多桃、李、梅、杏。

梅似杏而酢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鈎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璽，白璽。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護，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瑇瑁之玉，多赭，赤土。多邽石。未詳。多寓木，多柎。若一作前。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柎。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柎。

又東南七十里曰灌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錫。今白鐵也。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其陰多青護，其木多柎，多檀，多柎；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柎。椒爲樹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蠹死。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鹿，多白犀。其鳥多鳩。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禱請已埋之也。用一藻圭，糝用稌。驕山家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壁。

《中次九經》岷之首曰女兒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柎、樞，其草多菊、芣。洛水出焉，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雄黃亦出水中。其獸多虎豹。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東北流注于海。至廣陽縣入海。其中多良龜，良善。多鼃。似晰蜴大者，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晉大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得三十八櫓肉。即《爾雅》所謂魏。其鳥多翰鷲。白翰赤鷲。

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崱山。江水出焉，即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山有九折坂，出狃狃，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也。東流注大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塵，其木多檀柘，其草多薤韭、多葯，即蕞。空奪。即蛇被脫也。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岨山。音居。江水出焉，北江。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今永昌郡有鈎蛇，長數丈，尾歧，在水中鈎取岸上人、牛、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也。多鰲魚，音贊未聞。其木多櫛柎，櫛剛木也，中車材，音秋。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麤、臭、犀兕。有鳥焉，狀如鴉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今呼小青雀曲背肉食者為竊脂，疑此非也。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鈎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枸，多豫樟。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曰狨狼，音已。見則國內

有兵。一作國有內亂。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鷄音薨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獫狁。羆似獼猴，鼻露上向，尾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兩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護。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苾。徐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今在扶風羨陽縣西。其上多白臭，其草多嘉榮。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楮。其木多柎、栗、橘櫛，其中多龍脩。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為席。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鷄瘞。糝用稌。文山、勾欄、風雨、醜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先進酒以酬。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憑者也。其祠：羞酒，太

牢具，嬰毛一璧。干儻，用兵以禳，禳被除之祭名。儻者，持盾武儻也。祈，絜冕舞。所求福祥也。祭用玉。儻者，冕服也。美玉曰絜，己求反。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楮，多封石。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縟之山。音潰。其木多櫛、柎，其草多枝勾。今山中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音企。見則其國大疫。《銘》曰：跂踵為鳥，一足似夔，不為樂興，反以來悲。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楮，多柘，多堊。一作渚州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護，其陰多鐵。其鳥多鸛鶴。鸛，鶴也。

《傳》曰：鸛鶴來巢。音隴。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其木多穀、柞、柎，其陽多瑇瑁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攷柎。攷義所未詳。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楮山，豕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座。魏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舞，嬰一璧。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鹿搏反。東流注于濟。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清水。 貺水出焉，音況。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似蛇而四脚，小頭細頸，頸有白瘻，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濩水出焉，濩水今在南陽舞陽縣。音武。東南流注于滎，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柎，其獸多麋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今用之殺魚。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困之山。去倫反。其陽多瑇瑁之玉，其陰多鐵。帝困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璽，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楮，音諸。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或作儲。多栢。其陽多金，其陰多楮。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蜎，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帝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清泠水在西號郊縣山上，神來時，水亦有光耀。今有屋祠之。 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鍾鳴，故言知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為也。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柎、樞。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藟蕪，其草金鷄穀，其本如鷄卵，其味酸甘，食者利於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璽，多楮。其木多松柏。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

梓柎。其陰多青護，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名曰鳩。蜚，負盤也。音翡。此更一種鳥，非食蛇之鳩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今濟水出鄆縣西北山中南入漢鄆，離音字亦同。 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鵠，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酒勺形。其鳴自呼。多柞牛，多羴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秩簡之山。音彫。其上多松、栢、机、桓。桓葉似枷，皮黃不措，子似棟，著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間香纓，一名栝樓也。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陰多丹護，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鵠，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軻之山。音枯。其上多柎、樞，多苴，未詳。音菹。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獬，言體有鱗甲，音吝。善馱牟，跳躍自撲也。馱奮兩音。食者不風。不畏天風。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

美玉，多玄豹，黑豹也。則今荊州山中出黑虎也。多間塵，多麝臭。其陽多珉，其陰多青護。

又東南四十里曰鷄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或作潛。帝臺之漿也。今河東解縣南檀首山，上有水潛出，停不流，俗名為盞漿，即此類也。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柎、樞、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三脚鼈名能見《爾雅》食之無蠱疫。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磜之山。音真。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梓樞。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瑇瑁之玉。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狻，音

庚。見則其國大疫。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葺山。視水出焉，或曰視宜為瀨。瀨水今在南陽也。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如青狗。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護，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柎、樞。柎未詳也。音彫。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今虎豆、狸豆之屬。纍一名滕，音誅。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獸鼠，

《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音即蛆。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音寬。鯢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護。

又東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音禮，今澧水出南陽。東流注于視水。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圍五丈也。其枝四衢，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女主蠶，□以名□。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今謂之岫嶽山。其上多青護，多桑，其鳥多鸚鵡。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一名鬼桃。可以為皮張。治皮腫起。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鷄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柎、苴，其草多薺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侈即。音移。

又東三十里曰章山。或作童山。其

陽多金，其陰多美石。臯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其中多礨石。未聞，魚跪反。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駮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又東十里曰踵白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或作磨。石之山。其木多荆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美楮，其木多苴，多鎭。篠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桐楮，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馱餘，音如枳橘之枳。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其上多栢、柟、檀，其陽多瑇瑁之玉。奧水出焉，

東流注于視水。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三百里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櫛檀，其草多柟。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鱗，音鄰。見則天下大風。鱗一作音。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禾。求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薦羞反倒牲埋之也。用一璧，牛無常。

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或作肩。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筰竹，甚毒，傷人必死。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筰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趾有第竹，實中勁彊，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亦此類也。其

上多黃金，其下多瑇瑁之玉。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桐、楮。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卽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筰竹，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瘦石、文石，未詳。瘦石之義。多鐵，其木多柳、柟、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已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曰：遭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其上多黃金，下多銀鐵，其木多柟、梨、橘、櫟，其草多蕞、蘼蕪、芍藥、芎藭。蘼蕪，似蛇牀而香也。帝之二女居之。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

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

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

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

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

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

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

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慮妃也。此

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

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

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

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

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

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

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

小水而為夫人也。參攷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

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

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

可悲矣。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

瀟湘之淵，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

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

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為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

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釣瀟、湘。今所

在末詳也。瀟音蕭。是在九江之間，《地理

志》：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為九，皆東

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

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

多櫻、柗、荆、芑、竹箭、籊、籊，籊亦篠類。

中箭，見《禹貢》。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

文石、鐵，其獸多麋鹿、鹿、就。就，鷓也。

見《廣雅》。

又東南二百里曰即公之山。其上

多黃金，其下多瑇瑁之玉，其木多柳、

柗、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

赤首，名曰蛻，音詭。是可以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

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荆芑、

柳、檀，其草多藟、菜。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

多銀、砥礪，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二百里曰真陵之山。其上多

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柗，

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

多美銅。其木多檀、柗、檟楮，檟，山桑也。

其獸多麋、麝。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即今潯陽

柴桑縣南與廬山相連也。其上多銀，其下多

碧，多冷石、楮，其木多柳、芑、楮、桑，

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即騰蛇，采霧

而飛者。

又東南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

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

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

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

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

鷄，一牝豚，刳，刳亦割刺之名。糝用稌。凡

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

皆冢也，其祠：皆肆瘞，肆，陳之也，陳牲玉

而後埋藏之。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

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

瘞，肆竟，然後依前埋之也。祈酒，太牢，祠

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方言

耳。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

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

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

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

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

其五臧，益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七十二家也。

右五臧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桃林

桃林之谷，實惟塞野。武王克商，

休牛風馬。阨越三塗，作險西夏。

鳴石

金石同類，潛響是韞。擊之雷駭，

厥聲遠聞。苟以數通，氣無不運。

旋龜人魚脩辟

聲如破木，號曰旋龜。脩辟以鼉，

厥鳴如鴟。人魚類鮀，出于洛伊。

帝臺棋

茫茫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

五彩煥蔚。觴禱百神，以和天氣。

若華烏酸草

療瘡之草，厥實如瓜。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爲毒，不畏虺蛇。

蓍草

蓍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

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山膏獸黃棘

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

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

三足龜

造物維均，靡偏靡頗。少不爲短，

長不爲多。賁能三足，何異鼃鼃。

嘉榮

靈維天精，動心駭目。曷以御之，

嘉榮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

天楸牛傷文獸騰魚

牛傷鎮氣，天楸弭噎。文獸如蜂，

枝尾反舌。騰魚青斑，處于逵穴。

帝休

帝休之樹，厥枝交對。竦本少室，

曾陰雲霽。君子服之，匪怒伊愛。

泰室

嵩維岳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漢，

神洞幽明。嵬然中立，衆山之英。

栢木

爰有嘉樹，厥名曰栢。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

萑草

萑草赤莖，實如蓂莢。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於學。

鷓鴣

鷓鴣之爲鳥，同羣相爲。畸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鳴蛇化蛇

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翼俱遊，騰波漂浪。見則並灾，或淫或亢。

赤銅

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灸有彩。尸子所歎，驗之彼宰。

神熏池

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積。

神武羅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佩，以鑿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

鳩鳥

鳩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

荀草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還。

馬腹獸飛魚

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

神泰逢

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

薊栢

薊栢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染，墨子所歎。

橘櫛

厥苞橘櫛，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為美談。

菘

大魏之山，爰有莘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

鮫魚

魚之別屬，厥號曰鮫。珠皮毒尾，

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劍刀。

鳩鳥

蝮維毒魁，鳩鳥是噉。拂翼鳴林，草瘁木慘。羽行隱戮，厥罰難犯。

椒

椒之灌殖，實繁有倫。拂穎霑霜，朱實芬辛。服之洞見，可以通神。

神蠱圍計蒙涉蠱

涉蠱三脚，蠱圍虎爪。計蒙龍首，獨稟異表。升降風雨，茫茫渺渺。

岷山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森冥。作紀南夏，天清地靜。

夔牛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輪。

峽山

叩峽峻嶮，其坂九折。王陽逡巡，王尊逞節。殷有三仁，漢稱二哲。

狨狼雍和狨獸

狨狼之出，兵不外擊。雍和作恐，狨乃流疫。同惡殊灾，氣各有適。

蝮

寓屬之才，莫過於蝮。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熊穴

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與彼石鼓，象殊應一。祥雖先見，厥事非吉。

跂踵

青耕禦疫，跂踵降灾。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

蛟

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濤，蜿蜒江漢。漢武飲羽，飛飲疊斷。

神耕父

清泠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遊，流光灑景。黔首祀榮，以弭灾眚。

九鍾

嶢崩涇竭，麟鬥日薄。九鍾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嬰勺

支離之山，有鳥似鵲。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有斗，不可以酌。

獬

有獸虎爪，厥號曰獬。好自跳撲，

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迅。

帝臺漿

帝臺之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浴泳。

狙如

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師興，兩陣交會。物之所感，焉有大小。

帝女桑

爰有洪桑，生瀆淪潭。厥圍五丈，枝相交參。園客是採，帝女所蠶。

梁渠豸即聞獐獸馱餘鳥

梁渠致兵，豸即起災。馱餘辟火，物各有能。聞獐之見，大風乃來。

神于兒

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遊江淵，見于洞廣。乍潛乍出，神光忽恍。

神二女

神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

飛蛇

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略。伏非啓體，難以云託。

山海經卷之五

① 其中是多豪魚：譚校本改作「其中多豪魚」。

② 赤喙尾赤羽：此處漏一「赤」字，譚校本補作「赤喙赤尾赤羽」。

③ 或作□尾：譚校本補作「或作雀尾」。

④ 夏□，□□□黃□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譚校本補作「夏后、孔甲田于黃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于民室」。

⑤ 又東十里曰口山：譚校本改作「又東十里曰尸山」。

⑥ 音如瓌□之瓌：譚校本補作「音如瓌偉之瓌」。

⑦ □女主蠶，□以名□：譚校本補作「婦女主蠶，故以名桑」。

山海經卷之六

郭璞傳

海外南經

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方上下為六合也。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言自非窮理盡性者則不能原極其情變。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陬，猶隅也。音騶。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為人結匈。臆前跌出，如人結喉也。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以蟲為蛇，以蛇為魚。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似鳧。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也。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啓筮》曰：

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晝隱夜見。在羽民東，其為人小頰、赤肩，當胛上正赤也。盡十六人。疑此後人所增益語耳。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為鳥人面一脚。一曰在二八神東。

灌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能捕魚。灌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一曰在畢方東。或曰灌朱國。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畫似獼猴而黑色也。一曰在灌朱東。

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如彗星狀。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一曰三毛國。

載國在其東，音秩，亦音替。其為人黃，能操弓射蛇。《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一曰載國在三毛東。

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

者，黃帝之德嘗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益似效此貫匈人也。一曰在載國東。

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言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為人交頸而行也。一曰在穿匈東。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一曰在穿匈國東。

歧舌國在其東，其人舌皆歧，或云支舌也。一曰在不死民東。

崑崙墟在其東，墟四方。墟，山下基也。一曰在歧舌東，為墟四方。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一曰戈。未詳。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一曰在鑿齒東。

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其為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有五穀也。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

操一魚。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須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尺，即此長臂人衣也。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狄山，帝堯葬于陽；《呂氏春秋》曰：

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帝嚳葬于陰。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丘縣城南臺陰野中也。嚳音酷。爰有熊、羆、文虎、彫虎也。《尸子》曰：中黃伯

余，左執大行之獲，而右搏雕虎也。雌、豹、雌、獼猴類。離朱、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視肉、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獲更生如故。吁咽、所之詳也。文王皆葬其所。

今文王墓在長安鄠東社中。案木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

醞哭泣，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一曰湯山。一

曰爰有熊、羆、文虎、雌、豹、離朱、鷓久、鷓久，鷓鷯之屬。視肉、摩交、所未詳也。其范林方三百里。言林木汎濫布衍也。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

也。

海外南經圖讚

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

賤無定貢，貴無常珍。物不自物，

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

羽民國

鳥喙長頰，羽生則卵。矯翼而翔，

龍飛不遠。人維僕屬，何狀之反。

神人二八

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
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淪化。

謹頭國

謹國鳥喙，行則杖羽。潛于海濱，

維食杞柎。實維嘉穀，所謂濡黍。

厭火國

有人獸體，厥狀怪譎。吐納炎精，

火隨氣烈。推之無奇，理有不熱。

三珠樹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栢竦，

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

載國

不蠶不絲，不稼不穡。百獸率儻，

羣鳥拊翼。是號載民，自然衣食。

貫匈交脛支舌國

鑠金洪爐，灑成萬品。造物無私，

各任所稟。歸於曲成，是見兆朕。

不死國

有人爰處，員丘之上。赤泉駐年，

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

鑿齒

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

害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壽華。

三首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

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

焦僂國

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

焦僂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僂如。

長臂國

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為者，

長臂之民。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

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視肉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勃，

頗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人薄味。

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

正陽是舍。作配炎帝，列位于南。

山海經卷之六

山海經卷之七

郭璞傳

海外西經

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爲鳥青，赤尾。

尾。

大運山高三百仞，在滅蒙鳥北。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儻九代，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儻也。乘兩龍，雲蓋

三層。層猶重也。左手操翳，羽葆幢也。右手操環，玉空邊等爲環。佩玉璜。半璧曰璜。

在大運山北。《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

飛龍登乎天，吉。明啓亦仙也。一曰大遺之

野。《大荒經》云：大穆之野。

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

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之國或作引奇，音羈。在其北，其

人一臂三日，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

上，陽在下，文馬即吉白也。有鳥焉，兩頭，赤

黃色，在其旁。其人善爲機巧，以取百禽，能作

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

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形天與帝

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

操魚鮠，鱣魚屬。祭操俎。肉几。鴛鳥、鷓

鳥，次瞻兩音。其色青黃，所經國亡。此癘

禍之鳥，即今梟鴛鷓之類。在女祭北。鴛鳥

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

集。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

劍。敖帝大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北，絕糧，

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

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灸殺之。在丈

夫北，以右手障其面。蔽面。十日居上，

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

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

也。採藥往來。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

有首，黑。今弩弦蛇亦此類也。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

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

歲輒死。周，猶繞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

一曰居一門中。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

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山南邊也。

《大荒經》云：岷山之南。在女子國北。人面

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

射，畏軒轅之丘。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

西而射也。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相

繞，繚繞繆纏。此諸天之野，天音沃。鸞鳥

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

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言滋味無不有，

所願得自在，此謂沃野也。百獸相與羣居。

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

前導之。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

似狸一角。一曰鰕。音遐。即有神聖乘此

以行九野。九域之野。一曰鼈魚，在天野

北，其爲魚也如鯉。鼈音猶也。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言

其人體洞白。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

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周書》曰：白民乘

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

肅慎之國，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或作維。常。先入代帝，於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一曰長脚。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

海外西經圖讚

夏后啓

箛御飛龍，果儻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楊帝德，稟天靈誨。

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形，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國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爲飛輪。凌頽遂軌，帝湯是賓。

形天

争神不勝，爲帝所戮。遂厥形天，臍口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服。

女祭女戚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

鴛鳥鷓鳥

有鳥青黃，號曰鷓鴣。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類則梟鷂，厥狀難媚。

丈夫國

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丑尸

十日並燬，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巫咸

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搜，術藝是綜。採藥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

龍過無頭，并封連載。物狀相乖，如驥分背。數得自通，尋之愈闕。

女子國

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

軒轅國

軒轅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

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

乘黃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鑿有德，乃集厥早。

滅蒙鳥大運山雄常樹

青質赤尾，號曰滅蒙。大運之山，百仞三重。雄常之樹，應德而通。

龍魚

龍魚一角，似狸處陵。俟時而出，神聖被乘。飛鷲九域，乘龍上昇。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山海經卷之七

山海經卷之八

郭璞傳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

無胥之國音啓，或作紫。在長股東，

爲人無胥。胥，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二十歲，乃復更生。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

陰，因名云。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

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胥之東，其爲物，

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淮南子》曰：

龍身一足。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

一曰有手足。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

反膝曲足居上。一脚一手反卷曲也。一云

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共工，霸九州者。

九首，以食于九山。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

暴難饜。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抵，觸。

厥，掘也。音概。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

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掘塞之

而上三沮滔，言其血膏浸潤壤也。乃以爲衆帝

之臺。言地潤濕，唯可積土以爲臺觀。在崑崙

之北，此崑崙山在海外者。柔利之東。相柳

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

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

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衝猶向也。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

一作曰。在共工□□。

臺東無腸之國在深目東，一作南。

其爲人長而無腸。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

之物直通過。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

爲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

也，音諾頰切。縣居海水中，縣猶邑也。及水

所出入奇怪物。言盡規有之。兩虎在其

東。夸父與日逐走，入日。言及日於將人

也，逐音胃。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

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爲鄧林。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

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

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

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遷形，惡得尋其靈化哉。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

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

樹木。一曰博父。禹所積石之山在其

東，河水所入。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至葱嶺

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

河，遂注于海也。《書》曰：導河積石。言時有壅塞，

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言其

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纓。一曰利

纓之國。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

上西北。

跂音企。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大，

兩足亦大，其人行脚跟不著地也。《孝經鈞命

訣》曰：焦僂、跂踵，重譯款塞也。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

樹歐絲。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

無枝。言皆長百仞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

下。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顓頊號爲

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丘也。一曰顓丘縣城門外廣

陽里中。九嬪葬于陰。嬪婦。一曰爰有

熊、羆、文虎、離朱、鷓久、視肉。

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遺玉，玉石。青馬、視肉、楊柳、甘祖、其樹枝幹皆赤，黃華，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其山之東有甘祖焉。音如粗梨之祖。甘華，亦赤枝幹黃華。百果所生，在兩山夾上谷，二大丘居中，名曰平丘。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駟駘。陶塗兩音。見《爾雅》。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周書》曰：義渠茲白，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按此二說，與《爾雅》同。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音印。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字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疆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兩龍。

海外北經圖讚

無腎國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腎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

燭龍

天缺西北，龍衝火精。氣為寒暑，

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

一目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于野冥瞽，洞見無表。形遊逆旅，所貴維眇。

柔利國

柔利之人，曲脚反肘。子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者神，形於何有。

共工臣相柳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終禽夏后。

深目國

深目類胡，但□絕縮。軒轅道降，款塞歸服。穿胸長脚，同會異族。

聶耳國

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離虎斯使，奇物畢見。形有相須，手不離面。

夸父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尋木

眇眇尋木，生于河邊。竦枝千里，上干雲天。垂陰四極，下蓋虞淵。

跂踵國

厥形雖大，斯脚則企。跳步雀踴，踵不闕地。應德而臻，款塞歸義。

歐絲野

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非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無腸國

無腸之人，厥體維洞。心實靈府，餘則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

平丘

兩山之間，丘號曰平。爰有遺玉，駿馬維青。視肉甘華，奇果所生。

駟駘

駟駘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

北方禺疆

禺疆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踐蛇，凌雲附翼。靈一玄冥，立于北極。

山海經卷之八

① 在共工□□：譚校本補作「在共工臺東」。

② 臺東無腸之國在深目東：譚校本改作「無腸之國在深目東」。

山海經卷之九

郭璞傳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嗟丘音嗟，或作髮。爰有遺玉、青馬、

視肉、揚柳、甘祖、甘華，甘果所生。

在東海，兩山夾丘，上有樹木，一曰嗟

丘，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

船。一曰在嗟丘北。

奢比之尸在其北，亦神名也。獸身、

人面、大耳，珥兩青蛇。珥似蛇貫耳也，音鈞

餌之餌。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

使二文虎在左右，其人好讓不爭。有

薰或作堇。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

榆之尸北。重重音薛。在其北，各有兩

首。虹，螭蝮也。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在重重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

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云十尾。

青丘國在其北，其人食五穀、衣絲帛。

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汲郡

竹書》曰：栢杼子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即此類也。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

極，五億十選豎亥，健行人。選，萬也。九千

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

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

千八百步。《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

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

五萬里。

黑齒國在其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

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

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為人

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一作一青蛇。在

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為人黑手，食稻

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湯谷，谷中水熱也。

湯谷上有扶桑，扶桑，木也。十日所浴，在

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上枝。莊周云：昔者十日並出，草

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

日，日中鳥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

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

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

日並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

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

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

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災，

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

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

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為難也。若搜之常

情則無禮以。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

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奇言不廢矣。

雨師妾在其北，雨師謂屏翳也。其為人黑，

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

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

操一龜。玄股之國在其北，髀以下盡黑，故

云。其為人衣魚以魚皮為衣也。食驅，驅水

鳥也，音憂。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

北。毛民之國在其北，為人身生毛，今

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為人

短小，面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

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

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

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

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

是矣。一曰在玄股北。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食果草實

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靈威仰之，佐也。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九年。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海外東經圖讚

君子國

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禮讓，禮委論理。

天吳

眈眈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威無不震。

九尾狐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豎亥

禹命豎亥，青丘之北。東盡太遠，西窮邠國。步履宇宙，以明靈德。

十日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洞感，天人懸符。

毛民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保，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

黑齒國

兩師妾玄股國勞民國陽谷之山，國號黑齒。兩師之妾，以蛇掛耳。玄股食驅，勞民黑趾。

東方勾芒

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山海經卷之九

甘果所生：此處「甘」字譚校本改作「百」。

山海經卷之十

郭璞傳

海內南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從南頭起之也。

甌居海中。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音區。閩在海中，音旻。其西北有

山。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

一曰閩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鄞山音章。在閩西海北。今

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一曰在

海中。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番禺，今番禺縣。

伯慮國、未詳。離耳國、鍤離其耳，分令

下垂以爲餘，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諸蕒也。彫題國、黔涅其面，畫體形爲

鱗采，即鮫人也。北胸國未詳。音劬。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山，一曰相慮。梟

陽國在北胸之西，其爲人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周書》曰：州靡髣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唇掩其面。《爾雅》亦云：髣髴。《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糜國獻之。《海內經》謂之贛臣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脚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酒中人即病；土俗呼為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固以名水。猶《大荒》說地有域人，人因號其山為域山，亦此類也。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即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也。帝丹朱葬于陰。今丹陽縣復有丹朱冢也。《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謚也。

汜林方三百里，在狺狺東。或作狺狺，字同耳。狺狺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周書》曰：鄭郭狺狺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阯封溪出狺狺，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復似狗，聲如小兒啼也。在舜葬西。

狺狺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犀牛似水牛豬頭，在狺狺知人名之西北庫脚三角。

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聽其獄訟，為之神主。請訟于孟涂之所，令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不直者則血見于衣。是請生。言好生也。居山上，在丹

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窳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狺狺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窳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有木，其狀如牛，《河圖玉版》說，芝草橫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引之有皮，若纓、黃

蛇。言牽之皮剥如人冠纓及黃蛇狀也。其葉如羅，如綾羅也。其實如欒，欒，木名，黃本，赤枝，青葉，生雲雨山，或作卯，或作麻，音欒。其木若蘆，蘆亦木名，未詳。其名曰建木，在窳窳西弱水上。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氏人國氏音觸抵之抵。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盡胸以上，人；胸以下，魚也。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今南方蟒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穆天子傳》所謂豪馬者，亦有旄牛。在巴蛇西北，高

山南。

匈奴、一曰獫狁。開題之國、音提。列

人之國並在西北。三國並在旄馬西北

海內南經圖讚

梟陽

鬣鬣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

唇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狺狺

狺狺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往，

為物警辯。以酒招灾，自貽纓胃。

夏后啓臣孟涂

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曲，

血乃見衣。所請靈斷，嗚呼神微。

建木

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

葉有素羅。絕蔭弱水，義人則過。

氏人

炎帝之苗，寔生氏人。死則復蘇，

厥身為鱗。雲南是託，浮游天津。

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

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山海經卷之十

山海經卷之十一

郭璞傳

海內西經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

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音活。桎

其右足，桎械。反縛兩手與髮，并髮合縛之

也。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漢宣帝

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披髮，反縛，

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言對之，宣

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

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

物稟異氣，出於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

矣。魏時有人發故周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

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甘許人，送詣京師，

郭太后愛養之，恒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

思哭泣，十日餘而死。即此類也。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百

鳥於此生乳，解翮毛羽。在鴈門北。鴈門

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高柳在代地。反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之野。

在氏國西。

流黃艷氏之國，中方三百里，言國城

內。有塗四方，中有山，塗道。至后稷葬

西。

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

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今西海居廷澤，

《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東胡在大澤東。

夷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即濊貊故

地，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出名馬、赤玉、貂皮、大珠

如酸果也。地近于燕，滅之。孟鳥亦鳥名

也。在貊國東北，其鳥文□^①黃青、東

鄉。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言海內者，明海

外復有崑崙山。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

八百里，高萬仞。皆謂其虛基廣輪之高庫耳。

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蒿高五

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上有木禾，

長五尋，大五圍。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

可食。見《穆天子傳》。面有九井，以玉爲

檻；檻欄。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

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在巖間

也。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或作聖。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

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

導積石山。禹治水復決疏出之，故云導河積石。

洋水、音翔。黑水出西北隅，以東，

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

又西南，過畢方鳥東。《西域傳》鳥弋國去長

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

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夷傳》亦曰：長

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

弱水出窮石。窮石，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

耳。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靈淵。開明獸

身大類虎身或作直。而九首，皆人面，東

嚮立崑崙上。天獸也。《銘》曰：開明爲獸，稟

資乾精，瞪視崑崙，威震百靈。

開明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

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

文玉樹、五彩玉樹。玕琪樹、玕琪，赤玉屬也。

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

于其兩音。不死樹。言常生也。鳳凰、鸞鳥皆載馘。盾也，音戈。又有離朱、木禾、栢樹、甘水、即醴泉也。聖木、食之令人智聖也。曼兑，未詳。一曰挺木互交。《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詞曰：帝告巫陽。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為距却死氣求更生。窳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服常木未詳。琅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蛟似蛇四脚龍類也。蝮蛇、蝮、豹、鳥秩樹，木名未詳。於表池樹木，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誦鳥、鳥名，形未詳也。鶡、雕也。《穆天子傳》曰：爰有白鶡、青雕，音竹筍之筍。視肉。

海內西經圖讚

貳負臣危

漢擊磐石，其中則危。劉生是識，羣臣莫知。可謂博物，山海乃奇。

流黃酈氏國

城圍三百，連河比棟。動是塵昏，烝氣霧重。焉得遊之，以敖以縱。

大澤方百里

地號積羽，厥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旋軫，爰榮駮耳。

流沙

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頽塘委蛇。注于黑水，永溺餘波。

木禾

崑崙之陽，鴻鷲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

開明

開明天獸，稟茲金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視崑山，威懾百靈。

文玉玕琪樹

文玉玕琪，方以類叢。翠葉猗萎，丹柯玲瓏。玉光爭煥，彩豔火龍。

不死樹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

甘水聖木

醴泉璿木，養齡盡性。增氣之和，

祛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後為聖。

窳窳

窳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夾守。遂淪溺淵，變為龍首。

服常琅玕樹

服常琅玕，崑山奇樹。丹實珠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伺，遞望遞顧。

山海經卷之十一

①其鳥文□：譚本補作「其鳥文赤」。

山海經卷之十二

郭璞傳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

一曰龜山。杯，或作楮，字同。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梯謂憑也。其

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

鳥，主給使。在崑崙墟北。有人曰大行

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昔盤瓠殺戎王，

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

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狗封之

民也。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犬戎國，黃帝之後卜明生白犬

二頭，自相牝牡，遂為此國。狀如犬。言狗國也。

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與狗食也。有文

馬，縞身朱鬣，色白如縞。目若黃金，名曰

吉量，或作良。乘之壽千歲。《周書》曰：犬

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成王

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頭若雞

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駁身、朱鬣、雞目。

《山海經》亦有吉黃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說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

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

蛇身。

蝮犬如犬，青，音陶。食人從首始。

或作蝮。蝮，首鉤。

窮奇狀如虎，有翼，毛如蝮。食人從

首始，所食被髮，在陶犬北。一曰從

足。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

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此蓋

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陬共為築立臺

觀，以標顯其遺跡也。一本云：所殺相柳，地腥臊，

不可種五穀，以為衆帝之臺故耳。大蠹其狀如

蠹。朱蛾其狀如蛾。蛾，蚩蟬也。《楚辭》

曰：玄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

螭，其為人虎文，脛有腎，言脚有膊腸

也，音橋。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崑崙

墟北所有。此目上物事也。

闕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音榻。

據比，一云椽比。之尸，其為人折頸被

髮，無一手。環拘其為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

如狗，黃色。袂其為物人身黑首從目。袂即魅也。

戎其為人人首三角。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

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

里。《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

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周書》曰：夾林首

耳，首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倮獸。

吾宜作虞也。

崑崙墟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

焉。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

淵。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

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冰夷人面，乘兩

龍。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一曰忠極之

淵。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

河出其中。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胸、首、

齒，皆斷異處。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

合不為密，離不為疏。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即二女

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處河大澤，澤河邊溢浸

處也。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言二

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王，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

屬燕。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山名也，山有神

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

環之。大蟹在海中。蓋千里之蟹也。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大鰻居海中。鰻即魴魚也，音鞭。

明組邑居海中。音祖。

蓬萊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

玉爲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

大人之市在海中。

海內北經圖讚

吉良

金精朱鬣，龍行駿蹄。拾節鴻鷺，

塵下及起。是謂吉黃，釋聖牖里。

蛇巫山鬼神蚺大羣帝臺大蜂朱蛾

蛇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蚺大，

主爲妖灾。大蜂朱蛾，羣帝之臺。

闐非據比尸沫戎

人面獸身，是謂闐非。被髮折頸，

據比之尸。戎三其角，沫豎立眉。

騶虞

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

儻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冰夷

稟華之精，練食石八。乘龍隱淪，

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王子夜尸

予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爲疏，

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

宵明燭光

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耀河湄，

稟此奇祥。維舜二女，別處一方。

列姑射山大蟹陵魚

姑射之山，寔西神人。大蟹千里，

亦有陵鱗。曠哉溟海，含怪藏珍。

蓬萊山

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

皜哉獸禽。實維靈府，玉主甘心。

山海經卷之十二

山海經卷之十三

郭璞傳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埶端、音敦。璽喚，音

喚，或作藹喚。在崑崙墟東南。一曰海內

之郡，不爲郡縣，在流沙中。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大夏國城方。二

三百里，分爲數十國。地和混，宜五穀。豎沙、居

繇、音遙。月支之國。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

大尾羊如驢尾，即羶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

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

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墟東南。

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地理志》：

崑崙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

腹，在吳西。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

《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今在東海

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今在東海

胸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

琅琊臺在渤海間，琅琊之東。今琅琊在海邊，有山嶠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琊臺也。琅琊者，越王勾踐入霸中國之所都。其北有山。一曰在海間。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國名，或曰鳥名也。

會稽山在大楚南。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崑山，東南經蜀郡犍爲，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

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今爲永興縣。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

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栢山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野。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江。入洞庭下。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大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脉。一曰東南西澤。漢水出鮒魚之山，《書》曰：蟠冢導漾，東流爲漢。案《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爲滄浪之水。

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言有四蛇衛守山下。

濛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漢陽縣屬朱提。

溫水出崆峒。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分縣屬平陽。

潁水出少室。少室山在雍氏南，入淮西鄆北。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鄆今鄆陵，縣屬潁川。一曰緱氏。縣屬河南，音鉤。

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南，入淮極西北。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地名。一曰淮在期思北。期思縣屬弋陽。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在郁郅，長垣北，皆縣名也。郅音桎。北入渭戲北。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地名，今新豐縣也。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引農、華陰縣入河。

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入江州城下。江州縣屬巴郡。

沅水出象郡鐔城之西，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音淫。入東注江，入下隽西，下隽縣今屬長沙，音昨充反。合洞庭中。

《水經》曰：沅水出特柯具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隽縣。贛水出聶都東山，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音感也。東北注江，入彭澤西。

泗水出吳東北而南，西南過湖陵西，而東南注東海，入淮陰北。今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

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

肆水出臨晉西南，音如肆習之肆。而東南注海，入番禺西。番禺縣屬南海，越之城下也。

潢水出桂陽西北山，音黃，東南注肆水，入敦浦西，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臯之西。《書》曰：道洛自熊耳。案《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臯縣亦屬河南也。

汾水出上窳北，音愈。而西南注河，入皮氏南。今汾水出太原晉陽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皮氏縣屬平陽。

沁水出井陘山東，東南注河，入懷東南。懷縣屬河內。懷內北有井陘山。

濟水出共山南東丘，共與恭同。絕鉅鹿澤，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高平。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潛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為凡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潦水出衛臯東，出塞外衛臯山玄菟高句驪縣有潦山，亦潦水所出，西河注大潦。音遼。東南注渤海，入潦陽。潦陽縣屬潦東。

潦水出衛臯東，出塞外衛臯山玄菟高句驪縣有潦山，亦潦水所出，西河注大潦。音遼。東南注渤海，入潦陽。潦陽縣屬潦東。

庫池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而東注渤海，經河間樂城，東北注渤海也。晉陽、陽曲縣屬太原。入越章武北。章武郡名。漳水出陽東，東注渤海，入章武南。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海內東經圖讚
郁州
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所運，物無常在。

韓鴈始鳩雷澤神琅琊臺
韓鴈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游。琅琊嶠嶢，邈若雲樓。

豎沙居繇埠端璽喚國
豎沙居繇，埠端璽喚。沙漠之鄉，絕地之館。或羈于秦，或賓于漢。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淮，湘，漢，濛，温，潁，汝，涇，渭，白，沅，贛，泗，鬱，肆，潢，洛，汾，沁，濟，潦，庫池，漳水，川瀆交錯，渙瀾流帶。通潛潤下，

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山海經卷之十三

卷十四、十五原缺

山海經卷之十四

合校補錄

郭璞傳

大荒東經

東海之外有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少昊孺帝顓頊於此，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水積則成淵也。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

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晉永嘉二年，有鷲鳥集於始安縣南二十里之鷲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一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之，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谷梁傳》曰：長翟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于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迹六尺。準斯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聚會其上作市肆也。有一大人踰其上，張其兩耳。踰，或作俊，皆古蹲字。《莊子》曰：踰于會稽也。

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曰：

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淨，音同。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魘音靈。之尸。

有瀟山，音如譎詐之譎。楊水出焉。

有蕞國，黍食，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蕞音口偽反。

音口偽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中容人食獸。木實，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使四鳥：

豹、虎、熊、羆。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

衣冠帶劍。亦使虎豹，好謙讓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

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

子》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食黍食獸，是使四鳥而感風化之類也。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

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

虎、豹、熊、羆。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

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太平則出

而為瑞也。

有柔僕國，是維羸土之國。羸猶沃衍

也。音盈。

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齒如漆也。

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所親產。姜

姓，黍食，使四鳥。

有夏州之國。有蓋餘之國。

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

曰天吳。水伯。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

陵于天、音菊。東極、離瞿，三山名也。音谷

瞿。日月所出。（有神）名曰折丹，神人。

東方曰折；單（吁）呼之。來風曰俊，未詳來

風所在也。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節宣

風氣，時其出入。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

黃蛇，以蛇貫耳。踐兩黃蛇，名曰禺猯，黃

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即禺疆也。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為神也。虢一本作號。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玄股，自髀以下如漆。黍食，使四鳥。

有(困)(因)民國，勾姓，(而)黍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于有易，河伯僕牛，河伯、僕牛，皆人名也。見《汲郡竹書》。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為搖民國。

海內有兩人，此乃有易所化者也。名曰女丑。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遷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女丑有大蟹。廣千里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頽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菜。有谷，曰温源谷。温源即湯谷也。湯谷上有扶木，扶桑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皆載于鳥。中有三足鳥也。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鳥，相鄉弃沙。未聞沙義。惟帝俊下友，亦未聞也。帝下兩壇，采鳥是司。言山下有舜二壇，五采鳥主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壘民之國。音如喧嘩之喧。有綦山，音忌。又有搖山。有醴山，音如釜甌之甌。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

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馬蒼白雜毛為騅。甘華，爰有遺玉、三青鳥、三騅、視肉、甘華、甘祖，百谷所在。言自生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臯，音婉。北方曰臯，來之風曰狹。言亦有兩名也。音剡。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言臯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短長。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應龍，龍有翼者也。殺蚩尤與夸父，蚩尤，作兵者。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應龍遂住地下，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身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槩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槩猶擊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山海經卷之十四

山海經卷之十五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赤水出崑侖山，流沙出鐘山也。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跂踴。出狹名國。黜惕兩音。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流極于此山也。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于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今在九疑之中。爰有文貝、即紫貝也。離俞、即離朱。鴟久、鷹賈、賈亦鷹屬。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塵。今南山胡蛇吞鹿亦此類也。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天帝神仙藥在此也。黃鳥于巫山，司此玄蛇。言主之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蓋后裔所出也。姚姓，黍食，使四鳥。姚，舜姓也。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屬猶連也。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音聽馬之聽。舜之所浴也。言舜嘗在此中澡浴也。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有季禹之國，顓頊之子，食黍。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即卵生也。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黑水出崑崙山。又有賈山，汽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即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者也。有愬愬之山。音如券契之契。又有蒲山，澧水出焉，又有隗山。音如隗囂之隗。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音票。有尾山，有翠山。言此山有翠鳥也。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南極果，北不成，去瘞果。音如風痲之瘞，未詳。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

曰不廷胡余。神名耳。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亦有二名。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音昏。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水狀似土壇，因名舜壇也。

有載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載處，是謂巫載民。巫載民盼姓，食谷，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言自然有布帛，五穀自生也。種之為稼，收之為穡。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射殺之也。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音蜮。桑姓，食黍，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似鱉，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此山出之，亦以云名。有人方扞挽也。音紆。弓射黃蛇，名曰蜮人。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青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弃

其桎梏，蚩尤為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弃其械，化而為樹也。是為楓木。即今楓香樹。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音如祖梨之祖。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几姓，皆長三尺。嘉谷是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矽涂之山，音朽。青水窮焉。青水出崑崙。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攻謂槎伐其林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言樹花實皆為神藥。

有國曰顛頊，生伯服，食黍。有魼姓之國。音如橘柚之柚。有茗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溪水內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

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
有張弘之國，或曰即奇肱人，疑非。食魚，使四鳥。

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入海。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

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翅不可以飛，倚杖之用行而已。維宜芑芑，穆楊是食。《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杞、黑黍，皆禾類也。芑，黑黍，今字作禾旁。起、秬、虬三音。有驩頭之國。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即狄山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大赤枝青華，玄實。有申山者。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后遂為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暘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

有盖猶之山者，其上有甘祖，枝葉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干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

三騅。有視肉。

有小人名曰菌人。音如朝菌之菌。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山海經卷之十五

山海經卷之十六

郭璞傳

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曰不周負子，《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不周而也。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音莫山。有禹攻共工國山。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抑於此山。《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也。人面蛇身，一日之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栗廣，野名也。媧音瓜。橫道而處。言斷道也。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來或亦作本也。處西北隅，以司日月短長。主察日月晷度之節也。有五采之鳥，有冠，名狂鳥。《爾雅》云：往夢即此也。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脚步五尺。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稷，俊且為譽，譽第二妃生后稷也。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音胎。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木名音矩。日月所出入。

西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山。有嵯山，此山多桂及嵯木，因名之。其上有有人，名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世本》云：顓頊娶于騰墳氏，謂之女祿，產老童也。老童生祝融，即重黎也，為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嵯山始作樂風。創樂制風曲也。有五采鳥三：一名曰鳳鳥，一名曰鸞鳥，一名曰鳳凰。有蟲，狀如菟，匈以俊者裸不見，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也。其如蟻狀。蟻又似猿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

彭、巫姑、巫真、巫杞、巫柢、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言群巫上下此山采之。有西王母之山、海山、壑山。皆郡太虛之山名也。有沃之國，言其土沃饒也。沃民是處。沃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其所願滋味無所不欲在。爰其有甘華、甘祖、白柳、視肉、三騅、璿瑰、瑤碧、璿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收斯璿瑰，板因兩音也。白木、琅玕、樹色正白，今南方文木，亦黑木也。白丹、青丹，又有黑丹。《孝經爰神嬰》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者別是采石名，亦猶白皆云黑也。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民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和鳥，一名曰少黎，皆西王母所使也。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鄉，畏軒轅之臺敬。難帝也。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渾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穆天子傳》曰：涇水，濁融繇氏之所食，亦此類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袂，袖也，音執。名曰女王之尸。有女子之國。王侯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又云：國人嘗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見一國在大海中，張女無男，即此國者也。

有桃山，有菑山，有桂山，有干土山。有丈夫之國。其國無婦人也。有弇州之

山。五采之鳥叩天，張口噓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言有百種伎樂歌

舞皆有風曲者也。有軒轅之國，其人人面蛇身。江山之南棲為吉。即窮山之際也。

山居為棲者，言無凶妖也。壽者乃八百歲。壽者則數千年。西海階中神人，人面鳥身，

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弁茲。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極。

吳姬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於頭上，名曰噓。言噓啼也。顓

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世本》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重產及黎者也。帝令重獻

上天，令黎叩下地，古者人神雜擾無^⑤，顓頊乃命南正司天以屬神命大正黎司地，以屬氏重實上

天，黎實司地，獻印未詳也。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百□之行次。言察日月

星辰依之度數次舍。有人反臂，名曰天虞。赤尸，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義。與羲和浴日月。有玄丹之山者。出黑丹也。有五采之鳥，

人面有髮。爰有青鳥、黃鳥、鷲音敖。

鳥、青黃，其集者其國亡。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孟翼，人姓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鑿鑿音敖。鉅，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逢。即并封也，語有輕轉。山巫山者^⑥。有

壑山者。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姬之尸。比翼之鳥。有白鳥，青翼黃尾玄

喙。奇鳥。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周書》曰：天狗所止，地蓋餘光飛天為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

七國及時吹過梁分曲野也。西海之中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有

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言其尾以白為點駁者也。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其水不勝鴻毛也。其外有炎火之山，沒物輒然^⑦。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去耆薄東

五千至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雷雨，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在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其毛作布，今之

火浣布是也。即此火山之類也。有人，戴稱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河圖玉板》亦

曰：西王母居崑崙山。《山西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曰西王

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為宮，亦有離室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住於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其所

見而言之。此山萬物盡有。

大荒之中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有寒荒之國，有二人，曰：女祭、女蔑。戍持鐔戍持俎之也。壽麻之國。

《呂氏春秋》曰：西服壽麻北懷闡茸也有一人，曰：南岳、取州，名曰女虔。女虔生季

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是正立無景，疾呼無響。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也。《列仙傳》

曰：玄俗元景也。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言熱灸殺人也。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

憂耕之尸。亦形天尸之類也。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剋之，于章，山名。斬耕厥前。

頭亦在前之也。耕既元首立，走厥咎，逃避罪也。乃降于巫山。自竄於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有人名曰吳回，子奇子奇右

是無右臂^⑧。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赤為火正也。有盖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

葉，名曰朱木。或作三威木也。有一臂民。北極下亦有一脚人，有見《河圖玉板》。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是顓頊子，三面一

臂。奇名，無右臂。三面之人不死。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玄菟太守王傾主沃沮國，問其

耆長，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沒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面，與語，不相解了，不食而死，此復是兩面人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是也。是謂

大荒之野。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

夏后。關關上三嬪于天，嬪，婦也。言獻美於天帝也。得九辯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啓筮》曰：昔彼九冥，

是與帝辨于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又曰：不可竊與九歌以國于下。義具見《歸藏》也。此天穆之

野，高二千仞，《竹書》曰：瑞產百紘，是惟若陽，居天穆陽阪者也。開焉得始歌九韶。《竹

書》曰：夏后啓舞九韶也。有丘人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炎帝神農是也。名曰靈契，

音券契也。靈契生氏人，是能上下于天。言能乘雲雨也。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

死即復蘇。言其能變化也。風道此來，天乃大水。泉風果溢出。道，猶徙也。《韓非》曰：

玄鶴二八，道南方來也。蛇乃化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淮南子》曰：后稷龍在

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乃爲魚，蓋謂此也。有青鳥，黃頭身，赤足，六首，名曰鷦音觸。

鳥。有大巫山者，有金之山。西□大荒之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山海經卷之十六

①《穆天子傳》曰：譚校本以爲是衍文，應除掉。

②《教經援神契》：譚校本改作《孝經援神契》。

③名曰女王之尸：譚校本改作「名曰女丑之尸」。

④張女無男：譚校本改作「純女無男」。

⑤古者人神雜擾無：譚校本補作「古者人神雜擾無別」。

⑥山巫山者：譚校本改作「有巫山者」。

⑦沒物輒然：譚校本改作「投物輒然」。

⑧子奇子奇右是無右臂：譚校本改作「子奇右是無右臂」。

⑨西□大荒之隅有偏句、常羊之山：譚校本補作「西南大荒之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山海經卷之十七

郭璞傳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間，

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此蓋殊俗

義所作冢。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

鳳鳥，大物小物，言備有也。青鳥、琅鳥、

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

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在其邊也。丘

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

爲舟。言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爲船也。竹南有

赤澤水，水色赤也。名曰封淵。封赤大也。

有三桑無枝。皆南百仞。丘西有沉淵，顓

頊所俗有胡不與之國，一國後名耳。今胡夷

小語通皆然也。列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

慎之國。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

衣豬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却風寒。其人皆工

形弓，長四尺，勁強。箭以楛木爲之，長尺八寸，青石

爲鏃，此春秋時集陳侯遲所得矢也。晉太興二年，

平州刺史崔昆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

鏃有鉗骨作者。問之云，轉內國通得因此。今名之為挹靈國，出好貂、赤玉，豈從外海從來至此。《後漢書》謂挹樓國是也。有蜚蛭，四翼。蜚室兩音。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亦蛇類也。有人名曰丈人。有丈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鹿。今南方蚺蛇食鹿，鹿亦鹿類也。有榆山。有玄鮫攻程州之山。皆因其事以名山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音盤木千里。有叔歆國。音作感切，一音觸也。顓頊之子，黍首^①，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或作狼，音夕。有齊之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光檻大逢之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河、濟注海，已後出海外此山中也。其西北，名曰禹所積石。青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有始州之國。有丹山。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征，得丹一山。今所出亦有丹山，出土穴中也。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穆天子傳》曰：此至廣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乃於此獵鳥獸，絕群，載羽百車。《竹書》亦曰：穆天子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有毛民

之國，皆人面體皆生毛也。姓依，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來，役來生循，音單洽也。循殺綽人。綽名。帝念之，濶之為國，潛密用之作國。是此毛民。有儋耳之國，任姓，其人耳大垂下，儋在肩上。朱雀儋耳鏤盡耳，亦以效今人也。禹號子，食穀。北海海渚中言在海島中種粟，給食，謂禹強也。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禹強。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橫音遺，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亦在畏獸中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提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隅谷。隅淵，日所令入也。今作虞。將飲河，而弗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渴死。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為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得測揆之也。乃去南方處，故南方多

雨。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為人長也。無繼子，食魚。繼亦作啓，謂膊腸也。共工臣名曰相繇，相柳也，語聲轉身。九首蛇身，自環，言蟠旋也。食于九山。言貪殘也。其所在尼，尼啞，猶噴吒尼止也。即為源澤，言多氣力之也。不幸乃苦，言氣酷烈。百獸莫能處。言畏之也。禹湮洪水，殺相繇，禹塞洪水浩大，因以溺也殺之。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言膏血滂流成淵也。禹湮之，三仞三沮，言禹坐土塞也，蛇陷壤也。乃以為池，地羣帝是因以為臺，地下宜積止，故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也。在崑崙之北。有嶽之山，尋竹生焉。大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旬，海水北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言畏之也。有人衣著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音旱魃也。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應龍蓄水，蚩尤

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媧，雨止，遂殺蚩尤。媧不得復

上，所居不雨。旱氣在也。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遠徙之也。叔均乃爲田祖。主田之。《詩》曰：田祖有神也。蚩時亡之也。畏見逐也。所欲逐之者令田祖北行^②。向水位也。先除水道，決通溝瀆。言逐之必得雨，故先利水道，今之逐魃是也。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盼姓，食魚。亦胡類，但服絕深，黃帝時至也。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神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卞明，卞明生白犬，白犬二犬，有牝牡，言自相配合也。是爲犬戎，害食。有赤獸焉，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犬戎之神名也。有山，名曰齊州山，鬻山，音潛。鮮野山，魚山。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子，食黍。有繼無繼無民□任姓^③，無骨子，食氣魚。言有無骨人。《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也。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輪，顛頊之子，食黍。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

犬戎。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三苗之民也。顛頊生謹頭，謹頭生苗民，苗民釐姓，視苗民^④。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山、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牛^⑤名曰苦木。在崑崙西極，其葉光赤照下地也。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子。儋耳人生無骨子也。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者也。直目正乘，直目縱也，正乘未聞。其瞑乃晦，其視乃明，言視爲晝瞑爲夜也。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言能請致風雨。是燭九陰，照九陰之幽隱也。是爲燭龍。《離騷經》曰：日安不到，燭龍何耀。《詩含神務》曰：天下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往照天門之中者矣。

山海經卷之十七

① 黍首：譚校本作「黍食」。

② 所欲逐之者令田祖北行：譚校本作「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

③ 有繼無繼無民□任姓：譚校本作「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

④ 視苗民：譚校本作「食肉」。
⑤ 青牛：譚校本改作「青葉」。

山海經卷之十八

郭璞傳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朝鮮今樂浪郡也。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圖出此國中。晉太興四年，天竺王來朝獻。佞人愛人。佞亦愛也，音隈。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音赤。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汜葉。音汜濫也。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三水同出一山。有黃金、有璿瑰、丹貨、銀，皆出此水。言其水中有珍奇也。又有淮山，好水出焉。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世本》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雷祖，生青陽昌意也。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竹書》曰：昌意降居若水，乾帝帝荒，荒即韓流，韓流帝顓頊也。韓擢首謹耳，擢首長咽謹耳，未聞。人面豕喙，鱗身渠豚

止。止，足也。渠，車網。言跡脚也。《大傳》曰：

大如車渠者也。取淖子曰河女，生顓頊。《世

本》曰：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櫛也。流沙之

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即負丘

也。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

人，栢于高。栢高仙人。栢高上下於此，

至于天。言翱翔雲天來此山。西南海黑水

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亦負五也。華山

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栢于

高。再稱栢高。栢高上下於此，至于天。

已上四十字似重複。西南海黑水之間有都

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

中，素女所出也。《離騷》曰：絕都廣野而直栢號也。

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好米滑如膏。

《外傳》曰：高粱之子，菽豆。百穀自生，冬夏

播播琴。播猶播植，方俗言也。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靈壽實華，靈壽，木名似竹有枝

節。草木所聚。在此聚值。爰處有百獸，

相羣爰。於此羣聚。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曰

若木，樹赤葉青。若水焉。有禺中之

國。有列襄之國。靈山，有赤蛇在其

木上，名曰蝮蛇，木食。不食禽獸也，音奐

弱。有監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

鳥氏。今仙書中有此人，鳥夷。有九丘，以水

繞之，名曰陶唐之丘、陶、堯號也。有叔得

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此丘多金也。

《尹子》曰：昆吾之金。黑白之丘、赤望之

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此山山名美也。

神即之丘。言上有神人也。有木，青葉，紫

莖，玄花，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

上有九櫚，枝咫曲也。音斤。□□下有九

拘，根盤錯也。《淮南子》曰：木大則根拳也。其

實如麻，似麻子也。其葉如芒。芒木似棠梨

也。大暉爰過，言庖羲氏於此經過其下也。黃

帝所爲。言治讓也。有窳麻，龍首，食人

首。有弱水中。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能言語也。西南有巴國。今三巴是。太皞

生咸焉，咸焉生乘釐，乘釐生後照，

後照是始爲巴人。爲之始祖。有國，名曰

流黃辛氏，即鄭氏也。其城中方三百里，

出塵土。言殷盛也。有巴遂山，澠水出

焉。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

象。即巴蛇也。南方有贛巨人，即梟楊也，音

感。人面長臂，身黑有毛，及踵，見人

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可逃也。又有黑

人，虎身，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有羸，音盈。鳥足。有封豕。大猪也。羿射殺，有人曰苗民。三苗氏也。有神焉，人首，蛇身如轅，如大車轂，澤神。左右有首，歧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委蛇。人主見而饗之，霸天下。齊桓公出田於澤見之，遂霸諸侯。見莊周，作朱冠也。有鸞自歌舞也。鳳鳥首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天下和平。又有青狩如兔，名曰菌狗。有翠鳥。有孔雀鳥。南海之內有衡山。南嶽有菌桂。或云衡山，有菌桂員似竹，見《本草》。有山，名曰三天子之鄣。山。南方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長沙零陵界中。出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有九溪，皆似故九嶷。古者通總名其地爲蒼梧也。北海之內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漢宣帝元康七年，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即是此鳥也。名曰翳鳥。鳳屬。《離騷》云：駟玉蛇而乘翳也。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倕，堯工巧也。音垂。

互羌。乞姓。伯夷，顓頊師也。今互羌是苗裔。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玄鳥、玄蛇、玄豹、玄虎，黑虎名儵。玄狐蓬尾。蓬，叢也。《說苑》云：蓬叢狐文豹文皮也。有太玄之山。有玄丘之民。言丘山物盡黑。有大幽之國。即幽民也，穴居無衣。有赤脛之民。膝已下赤色也。有釘靈之國，其下從膝以下毛，馬蹄，善走。《詩含神務》曰：馬蹄自鞭其脚，日行三百里。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同猶通，同言濟之，吳權人姓名也。緣婦鍾，《世本》云：毋句作磬，倕作鍾也。爲樂風，作樂之曲制山。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即禹父也。《世本》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也。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爲舟。《世本》云：共鼓貨狹作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也。少皞生啟，音斑。啟是始爲弓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擇作弓，矢一物，而又作，於義有疑，此言蹕作之。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彤弓，朱矰矢以石白羽羽之。《外傳》曰：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音也。以扶下國。言今羿以射道除患，扶助

下國者也。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難。謂殺鑿齒、封豕之屬也。有窮羿篡射，故效此名。帝俊生晏龍，晏龍始爲琴瑟。《世本》云：伏羲作琴，神農作瑟。帝俊有子八人，始爲歌舞。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此赤陰或作音字。是始爲國。得封爲國。禹鯀始布土，均定九州。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訛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高辛氏火正號。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頭項平也。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復祝融之所也。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音咽。噎，噎鳴生歲十有二。生十二子，以歲爲名。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者，言土爲息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謹案《啓筮》曰：滔滔洪水，無所至極。鯀乃以息壤填以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六里，高一丈，即息土之類是也。不待帝命。帝令帝祝融殺鯀于羽郊。羽郊山之郊。鯀復生禹。《啓筮》曰：鯀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能。帝乃令禹卒布，以定九州。鯀勸用不成，故復令

禹給其功也。

山海經卷之十八

- ① 若水焉：譚校本補作「若水出焉」。
- ② 太皞生咸鳥：譚校本改作「太皞生咸鳥」。
- ③ 咸鳥生乘釐：譚校本改作「咸鳥生乘釐」。
- ④ 及踵：譚校本作「反踵」。
- ⑤ 名曰三天子之鄩：譚校本作「名曰三天子之都」。
- ⑥ 伯夷父生西先龍：譚校本作「伯夷父生西岳先龍」。
- ⑦ ⑧ 互羌：譚校本改作「氏羌」。
- ⑨ 術器首方：譚校本作「術器首方顛」。
- ⑩ 帝令帝祝融殺鯀于羽郊：此處疑衍「帝」，譚校本改作「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 ⑪ 帝乃令禹卒布：譚校本補作「帝乃令禹卒布土」。

(潘世東點校)

002 十洲記

東方朔集

經名：十洲記。原題東方朔集。
《四庫提要》謂是書蓋六朝人所
依託。一卷。底本出處：《正統
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
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
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
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
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
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
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
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
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
赴工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
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
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

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
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
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
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
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
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
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
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
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
足以酬廣訪矣。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
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
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
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
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柎，死者橫道，
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
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
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
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
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
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
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
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

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
後亦得道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
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
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
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
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
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地
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
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
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
上多太玄仙官，仙官宮室各異，饒金芝
玉草。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
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
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
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
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
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
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
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
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

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又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作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多仙家。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

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皆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群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

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返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貢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騰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

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驚，處于太上之廡，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化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獲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灾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

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舐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礮礮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上。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杖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溯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階庭矣。明年，帝崩于五祚宮。月支國香必人鳥山震檀却死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

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瑠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

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尤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宮，蓋太上真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陵，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

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閭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精，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于海島；艮位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水於長洲，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

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真仙隩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覲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束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躡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

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蓬萊山及神洲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祕。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祕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肘後，八節常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矣。

十洲記

(郭順玉點校)

003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經名：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原題唐廣成先生杜光庭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序

乾坤既闢，清濁肇分，融為江河，結為山嶽。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有靈宮闕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凝雲虛構。或瑤池翠沼，流注於四隅。或珠樹瓊林，扶疏於其土。神鳳飛虬之所產，天麟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或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畜雲雷，為天地之關樞，為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上，或迴疏於天中，或弱水之所縈，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所不及，

皆真經祕冊，叙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為佐。又《龜山玉經》云：大天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仙宮闕，主御罪福，典錄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事條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大數而已。天復辛酉八月四日癸未，華頂羽人杜光庭於成都玉局編錄。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編

嶽瀆衆山

玄都玉京山，在大羅之中，玉清之上。元京山，在玉京之前，峨眉山在玉京之前，廣霞山在玉京之右，紅映山在玉京之左，紫空山在玉京之左，五間山在玉京之後。

右在玉清之上、大羅之下，諸山周繞玉京玄都之山以為輔翼也。

三秀山在玉京之前，金華山在玉京之右，寒童靈山在玉京之右，秀華山在玉京之右，三寶山在玉京之後，飛霞山在玉京之後，浮絕空山在太清之中。右三境之山，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大聖所遊之處，下應人身十三宮府，事見《大洞經》中。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离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嶽

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千辰星爲天地心。方壺山在北海中，去岸三十萬里。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日之所出。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連石山在東南辰巳之地。海中沃焦山在東海中，百川注之而不盈。方丈山在大海中，高四十九萬七千丈。鍾山在北海中，弱水之北，萬九千里。員嶠山在大海中，上干日月。岱輿山在巨海之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一云在癸地，鬼神之司。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里。瀛洲在東海，一名青丘。穆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祖洲在東海中，地方萬里，出不死草。元洲在大海中，地方三千里。長洲在巨海中，地方五千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鳳麟洲在西海中，出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萬里，出反魂香。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五百里。

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

右十洲、三島、五嶽諸山，皆在崑崙之四方，巨海之中，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爲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爲佐命，西城山、青城山、峨眉山、蟠冢、戎山、西玄具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山、抱犢山爲佐命，玄隴

山、崆峒山、陽洛山爲佐理。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千里，甯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右十大洞天、五嶽皆高真上仙主統，

以福天下，以統衆神也。

青城山五嶽丈人希夷真君，在蜀州。天柱山九天司命真君，在舒州。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在江州。

右佐命山、三上司山，皆五嶽之佐理，以鎮五方，上真高仙所居也。

五鎮海瀆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醫巫閭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瀆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瀆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瀆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瀆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瀆漢源王，在梁州。並天寶十年封。

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送仙廬，在岳州墨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虛廬，在南岳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契玄廬，在袁州吳平觀。啓元廬，在號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山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觀。啓靈廬，在秦州啓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

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啓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啓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廬，在京兆盤屋縣蕭史宅。東華廬，在衢州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蒙廬，在徐州蒙山。貞陽廬，在洪州曾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二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衞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千里，在中嶽。峨嵋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嵋縣。廬山洞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

整屋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二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圍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温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淦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巖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幕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西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

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大滌玄蓋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鐘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盟洞天，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碓源，在台州黃巖縣嶠嶺。東仙源，在温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瑠山，在温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崆峒山，在夏州，黃帝所到。郁木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梁觀，乃蕭子

雲宅。武當山，在均州，七十一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連州抱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居處。沃州，在越州剡縣。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鵝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斬蜃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峰。洞宮，在長沙北。玉清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峰。陶山，在温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張女真修道處。閻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鍾真人宅。鉢池，在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

徒縣。毛公壇，在蘇州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竇真人上昇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在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在湖州安吉縣，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馬跡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朗州武陵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和州歷陽縣。王峰，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山，在衞州。中條山，在河中永樂縣，侯真人上昇。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處。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子晋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觀。大隱山，在明州慈溪縣天寶觀。

白鹿山，在杭州天柱山，吳天師所隱。大若巖，在温州永嘉縣，貞白先生修真誥處。嶸山，在萊州嶸嶸山，仙公會真處。西白山，在越州剡縣，趙廣信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公行化處。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温州仙巖山。沃壤，在海州東海縣，二疏修道處。

靈化二十四

陽平化，五行金，節寒露，上應角宿，甲子、甲寅、甲戌人屬，上化彭州九隴縣界四十里，下化新都界四里，翟仙業、張衡白日上昇。鹿堂化，五行木，節霜降，上應亢宿，戊午、乙卯、戊申人屬，漢州綿竹西北二十里，永壽二年老君天師誓萬神於此，天真皇人所居處。鶴鳴化，五行金，節立冬，上應氏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屬，邛州大邑縣西北去縣三十里餘，老君授天師籙處，徐孝道、何丹陽、馬成子上昇。

漓沆化，五行土，節小雪，上應尾宿，丙辰、戊辰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范蠡真人白日上昇。葛瓊化，五行火，節大雪，上應箕宿，己卯、丁卯、辛卯、癸卯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六十里，上清真人所居，楊先賢、蒲高遠、葛永瓊上昇，本名上清化。庚除化，五行水，節冬至，上應斗宿，丙寅、庚子、壬戌人屬。漢州綿竹縣東三十里，應天上庚除府也。張力子於此白日上昇。秦中化，五行水，節小寒，上應牛宿，戊寅、庚寅、壬寅人屬。漢州德陽縣北二十里，皇人授韓衆天文金書於此上昇。真多化，五行金，節大寒，上應女宿，乙丑、丁丑人屬。漢州金堂縣西北二十五里，老君天師道會之所，王方平、李真多上昇，一名上真化。昌利化，五行土，節立春，上應虛宿，己酉、己丑人屬。漢州金堂縣東二十里，李八伯二度鍊丹來往，八伯於此

上昇。

隸上化，五行水，節雨水，上應危宿，辛丑、癸丑人屬。漢州德陽縣北五十里，李子元、衛叔卿於此上昇。

湧泉化，五行木，節驚蟄，上應室壁宿，丙子、癸亥人屬，漢州德陽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馬明生《玄真錄》上昇於此。

稠稷化，五行水，節春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人屬，蜀州新津縣南十里，黃帝鍊丹於此。山上有天池、石碑、丹竈存焉。

北平化，五行金，節清明，上應婁宿，乙亥、己亥人屬。眉州彭山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財此山，列聖高仙所遊，王子喬上昇之所。

本竹化，五行木，節穀雨，上應胃宿，乙巳、辛巳、辛亥人屬。蜀州新津縣西北二十五里，黃帝所遊，郭聲子上昇於此，有掃壇竹，因此爲名。

蒙秦化，五行火，節立夏，上應昴宿，甲戌、丙戌人屬。嵩州臺登縣一十五里，伊尹趙龜趙昇趙王子上昇於此。

平蓋化，五行土，節小滿，上應畢宿，丁巳、己巳、癸巳人屬，蜀州新津縣北三十里，山有王人，長一丈三尺，出則天下太平。仙人崔孝通於此上昇。

雲臺化，五行火，節芒種，上應觜參宿，丙午、庚午、庚戌人屬。閬州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天師永壽二年九月九日上昇。

澁口化，五行木，節夏至，上應井宿，乙酉、丁酉人屬。興元府西縣五里，陳安世、褒氏女二人上昇。

後城化，五行土，節小暑，上應鬼宿，辛酉、癸酉人屬。漢州什邡縣西北六十五里，天師授夏子然守一之道白日上昇。

公慕化，五行金，節大暑，上應柳宿，甲申、壬申、庚申人屬，漢州竹邠縣西北五十里，天師授蘇子玉瓊文紫字白日昇天。

平崗化，五行水，節立秋，上應星宿，戊戌、丁亥人屬，蜀州新津縣西南四里，一名靈泉化。李阿翟君上昇於

此。

主簿化，五行金，節處暑，上應張宿，乙未、己未、癸未人屬，邛州蒲江縣東北三十里，一名秋長化，主簿王興、女仙楊正見上昇之所。

玉局化，五行水，節白露，上應翼宿，丁未、辛未人屬，成都府南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師永壽元年降此，地涌玉局，因以爲名。

北邙化，五行土，節秋分，上應軫宿，戊子、甲午人屬，東都城北。務成子、帛和、王子晉、呂恭、呂文起於此昇天，龍朔二年老君見。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郭順玉點校）

004 洞淵集

經名：洞淵集。宋李思聰集。
 九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太玄部。

進洞天海嶽表

虔州大中祥符宮道士臣李思聰。臣竊以琅函翠札、玉笈紫書，卷帙頗繁，尋譯彌廣。粵若三清奧妙之典，煥乎《五嶽真形之圖》，古存閩苑之文，今有十洲之記。真風綿邈，史氏弗論，歷代英儒，罕留編錄。臣每因朝修之暇，焚炷之餘，密扣幽微，輒排次序。雖丹臺復遠，紫府幽深，具載畫圖，豁如指掌。使崇上之士，同贊國風，味道之流，上祝宸筭。忝遇泰寧之運，式揚清淨之風，博採仙圖，久歸上聖。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神

聖孝德皇帝陛下。執祥符而御曆，握金鑑以臨民，道冠百王，德降千古。堯雲庇野，萬彙昭蘇；舜日麗天，八紘和煦。遂遣東夷南越之俗，稽顙歸仁；北胡西虜之民，傾心順化，凡遭聖運，盡罄惟深。切念臣幼年以來，苦心本教，每覽前賢述作，道門異事，率多汎濫，罕究根源。臣夙夜精心，討尋經錄，採摭事實，形於篇章，久歷歲時，頗盈編軸。今撰成《玉清璇極圖》、《洞天五嶽圖》、《蓬壺閩苑圖》、《大溟靈瀆圖》、《名山福地圖》、《金液還丹圖》。幸逢昭代，不敢藏於蝸室，輒思上達龍庭。若得少經睿覽，即臣生平苦辛，不為虛棄。輒敢隨表進呈，干犯冕旒，無任戰汗憂兢、悚惕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宋皇祐元年十二月 日 虔州祥符宮道士臣李思聰狀奏

乞進洞天海嶽名山圖狀

虔州大中祥符宮道士李思聰。右

思聰，草野微軀，生逢昌運。長遇無為之教，叨居有道之朝。性愚罔究於仙書，智淺曷量於溟渤。以思聰自明道元年，相次於道門祕典、列聖真詮，探蹟幽微，精究妙本，撰成《玉虛璇極圖》、述虛無旋象之神化；《洞天五嶽圖》、贊五嶽仙山之靈境；《蓬壺閩苑圖》、頌蓬島十洲之勝槩；《大溟靈瀆圖》、序龍宮海瀆之奧妙；《名山福地圖》、吟紫府丹臺之祕景；《金液還丹圖》、集神仙之火候；其圖廣大，慮煩尋繹，又別纂集《卧披圖》一十軸，並已了畢。念以思聰採摭事實，刻苦彌年，祇願美贊於皇猷，豈敢叨求於帝渥。今遇乾元節將近，擬乞以前件圖子陸本，並《卧披圖》一十軸，具狀通納，乞與進呈者。

右具如前。所據道士李思聰狀，陳述前項外，臣良肱與當州衆官，體訪得道士李思聰，潛精道行，積思仙書，歲紀浸深，功勞備著。蓬山洞府之詠，玉清璇極之言，纂為畫圖，贊之詩序。英辭昭灼，妙格清新，宜備睿觀，以暢

真教。况乾元慶旦，方貢盈庭，惟妙本於高仙，願同符於聖筭。儻隨旅幣，得覲凝旒，傾切之心，庶獲聞達。其《玉清璇極》等圖，各有詩序，命辭措意，實有可採。當州見今收掌，未敢進呈。伏候勅旨。

中書劄子付昭信軍

虔州奏大中祥符宮道士李思聰狀，自明道元年，相次於道門祕典、列聖真詮，採蹟幽微，精窮妙本。撰成《玉清璇極圖》，述虛無璇象之神化；《洞天五嶽圖》，贊五嶽仙山之靈境；《蓬壺閬苑圖》，頌蓬島十洲之勝槩；《大溟靈瀆圖》，著龍宮海瀆之奧妙；《名山福地圖》，吟紫府丹臺之祕典；《金液還丹圖》，集神仙之火候。圖子六面，並《卧披圖》一十軸，乞與進呈。當州衆官看詳實可採，其圖見在本州收掌，未敢上進。伏候勅旨。

右奉聖旨：宜令虔州入遞進呈。劄付虔州。準此。皇祐二年三月二十

七日。

洞淵集卷之一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三界詠序

夫三界詠者，應三才也。列八十一章者，應九九之數也。玉清詠贊三清旋象之神化，洞天詠著五嶽洞天之勝槩，海山詠述蓬壺閬苑之仙景，三才備矣，九數生焉。昔希夷先生著指玄篇，言修身養炁之妙理，臣今吟三界，詠述虛無洞天海島之奧區，今古異同，各言其志，並按仙經寶籙鳳蘊霄書，備究根源，非敢臆說，退慙膚淺妄扣淵微，祇期傳修真羽服之流，豈敢示英辭學林之士，味道君子同暢真風，時宋皇祐二年上元日序。

三清詠叙

叙三清傳降經籙事跡

元始天尊者，即天地之精，極道之祖炁也。本生乎自然，消即爲炁，息即爲神。不始不終，永存綿綿。居上境爲萬天之元，居中境爲萬化之根，居下境爲萬帝之尊。無名可宗，故曰天尊，

始世人天矣。不可以理測，不可以言筌，生萬物而不宰，化萬類而不言，至尊至極，乃曰天尊。居玉清聖境清微天宮焉。

玉晨道君者，乃大道之化身也。言其有不可以隨迎，謂其無復存乎恍惚。所以不有而有，不無而無，視之無象，聽之無聲，於妙有妙無之間，大道存焉。道君即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為道之炁，即師事元始天尊，稱受道弟子焉，猶是老君稟而師之矣。居上清真境，禹餘天中降金科寶籙三洞仙經，付經師鬱羅翹真人傳教於萬國焉。

混元老君者，乃元炁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歷劫行化代代為師，或在九天，或遊四海，不可無師教，不可無主。立乃師事玉晨道君，稱受道弟子焉。或降太微勾陳六星中即號曰天皇大帝曜魄寶至周降生，孔子嘗曰：老聃者，吾之師也，而問禮焉，仰之如猶龍。自開闢以來，五十餘度降見，西度流沙，下化中國，為三教宗師，作百王軌範。千古行道，神變無方。居太清

仙境太赤天中焉。

紫微北極五靈帝君者，位居中天紫微，垣為萬象宗師，眾星拱之焉。昔龍漢元年，為北陰酆都羅山，六洞鬼神妖魔，出行人間，殺害生人，尤甚莫能制禦。上帝召北帝，統神將天兵，驅蕩氛邪，救護兆庶，功成昇帝入中天，自然總極紫微之位。七真曰：我祖師北極歷劫已來，勤苦香燈，供養三清，功滿德備，而昇入紫微帝位，出入常有華蓋相隨，星光七寶燦爛。上徹諸天，下照萬國，每月二十七日下降，察世人罪福焉。

《度人經》者，即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演四方元始真文，五帝魔王名諱，諸天內音之辭，真文奧妙非世常辭，諸天大聖所祕於紫微之宮。上帝憫天地陰陽有劫壞之數，救地獄有五苦八難之魂。諸天神仙乞演靈音，救度兆庶，上消天災，下攘毒害，安鎮國祚保天長存，斯經尊妙，為萬道之宗焉。

《黃庭經》者，即玉晨道君在上清真境紫微上宮藥珠闕內而作。是經皆

羅列一神室，處胎神之所在耳，乃真人不死之道焉。

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東海青童君，眾仙皆以白玉為版，黃金刻書，日夕朝拜天地，然後師授暘谷神王，傳紫虛元君魏夫人，因傳於世矣。

《道德經》者，即混元老君在太清天中所著焉。昔虞舜在宥以孝悌治民，感老君下降，稱尹壽子以五千文，授舜悟希夷之妙，退身禪位，隱于蒼梧之野。斯文祕之不傳於世，至周昭王時，老君西度流沙。尹喜為關令，占見紫炁浮天，狀若龍蛇之質，知有聖人度關，掃街齋肅以俟真游。果遇老君，瀝懇拜伏，乞救腐尸朽骨，願賜祕言。老君憫其哀苦，乃駐駕重演此五千言，並親注號曰：節解。又河上公為漢文帝分為《道》《德》二經，列八十一章，用留於世矣。《清靜經》者，即老君之祕言也。太極左仙公葛玄曰：此經上天所寶，不傳下土，吾昔授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授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

授之於西王母，皆祕語相傳不死之文。上士悟之昇爲天官，中士得之南宮列仙，下士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矣。

《陰符經》者，即玄女授黃帝三百言。上百言有神仙抱一之道，中百言有富國安民之法，下百言有強兵戰勝之術。黃帝得之，而昇雲漢。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也。

上清寶籙者，是九天三景寶文妙道。極真之炁，出於大羅。玉京上館玉皇所祕，衆聖所尊，封於瑤臺，位昇高仙，有金闕玉名者，皆得佩帶，朝謁上清，此文生於元始之先，結飛玄之炁，以玉字煥曜太空，萬靈尊奉。

高上玉皇傳太微，天帝傳上清，得道之聖因小有天王，王真人傳紫虛元君魏夫人，夫人傳茅山楊司命許長史，後下降於世焉。

《靈寶仙籙經》者，是九炁之精結成而文。光明煥赫，上徹九天之威，下滅六天之兇。上帝至祕非名刻金簡玉

書者，不得輒窺此文。道君傳太微天帝，天帝傳金闕後聖帝，後聖帝傳青童君，青童君傳得道之真因太極真人，徐來勒傳葛仙公，後留於世矣。

《正一盟威籙》者，以後漢時玉晨道君，乘五雲綠輶，儀衛甚整，降鶴鳴山告天師張道陵曰：吾見下界鬼魔混雜，人事不分，生民夭傷，賜汝正一法籙三卷，神劍二張，可爲吾斬滅妖兇，返邪歸正，和天轉地，保國寧家，功成之後，昇汝歸無何之鄉。天師稟命入西川行化，降二鬼師王長、趙昇二人於門下，指使奪二十四鬼獄爲二十四福庭，分別晝夜，禁誓鬼神，使宇宙清寧，民保遐壽。以後，漢桓帝時，白日騰翥，位爲正一真人。法籙留傳，自茲而始。

《道教金科玉律》者，以漢安二年正月十五夜半時，玉晨道君降九龍玉輿，威儀甚整，徧滿空界，清歌引詠，去地萬仞，徘徊不下。天師刳心仰望，乃見道君告真人曰：昔使汝西蜀降鬼，不候天符，擅興雷雨。役使吏兵，失常

過度。驅馳星斗，昏亂日月。上驚天府，下怖陰司。殺炁盈空，邪光遍體。今上帝責汝之過，錄子罪名，吾不得近汝矣。天師悲告，乞死駕前，願垂救拔。道君憫之，乃遣功曹使者，開紫陽玉笈，出素書三卷，題云：玉律金科謝罪滅除黑簿救拔九祖儀式。天師稟命，退居鶴鳴山，道靖依科醮謝萬靈，功徹諸天，白日昇晨，位爲三天，扶教大法師。齋醮玉律金科留傳，自茲而始。玄都玉京山，周迴九萬里，即陽華精炁凝結而生，無根而立，據空而停在無極大羅天中焉。山有七寶城闕，光燦諸天，其山上廣下狹，狀若崑崙，傍有十二天自然陽炁化生，周遶，其下，復有七寶，騫林彌覆，八天周列。八行乃八方神仙受事之徑，花葉之上，皆玄炁化生，鳳篆龍章，諸天內音之文，道德希夷之句。衆聖吟詠，難可尋詳靈風振之鈞天汎空即虛皇上帝所都。萬聖朝軒，爲極道之城，高仙之玄都焉。

酆都羅山者，在北方，癸地爲鬼戶，死炁之根，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

三萬里，其山有洞宮，皆鬼神之都。山內外各有十二宮，合爲二十四陰宮。主考罰罪魂之所。其三宮、九府、二十四獄。冥官鬼神主黑簿之司，皆濁炁凝滯爲地之根，陰炁之主，乃九地樞機焉。山林草木，皆稟毒惡之炁。所生爲鋒刃爍空，黑煙濛勃，晝夜不停，中有執罰神兵，常考理罪魂。皆三元八節之日，北帝冥官引出歷劫窮魂，責問罪釁端由、州縣鄉土，墳墓所在，居住年代去處。或罪法深重，天未原赦者，即流殃見世子孫，災難自此而生。乃北帝君統御鬼官鎮此山，其中皆結黃精之炁而成宮闕，官吏皆是古之帝王。忠臣孝子有功者，即爲冥官，皆黃衣素丹繡服。常以七月七日，校定世人善惡，黑簿罪名上奏天府，塵心不得警悟，追導祖宗矣。地官品秩，各有等差焉。

洞淵集卷之一

洞淵集卷之二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第一，王屋山天壇峰絕頂，高一百二十里，洞周迴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即杜沖王褒爲小有天王清虛真人所理，在洛京王屋縣。

第二，委羽山，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空明之天，即司馬季主爲大有真人所理，係台州爾雅云應在海中。

第三，西城山，高二千丈，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極真之天。此即王方平真人所理，在梁州成都府西一千里，入西界。

第四，西玄山，高二千七百丈，洞周迴一千里，名三玄極真之天，即裴真人所治，係華州人不可到入西界。

第五，青城大面山，高三千六百八十丈九尺，洞周迴二千里，名寶仙九室之天，即甯真人所理，黃帝曾問道，希夷真君授帝龍躡經之處。在蜀州青城縣。

第六，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迴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桐栢王真人所理。葛玄仙公鍊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

第七，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即蓬萊之島也。堯時洪水泛海而來，博於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抱朴子葛洪鍊丹得道處，在惠州博羅縣。

第八，茅山，高一百七十丈，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金壇華陽之天，即古名句曲山。因茅君鍊丹得道，故曰茅山。記云：華陽洞天，生黃金壇，高百丈，紫玉宮室，皆上清真人遊息之地，在昇州句容縣。

第九，林屋山，洞周迴四百里，名尤神幽墟之天，一名包山。在太湖水中。夏禹治水平後藏靈寶五符於此洞中，在蘇州。

第十，括蒼山，洞周迴三百里，名成德隱真之天，徐來勒真人所治，在處州。

第一，霍桐山，高三千四百丈，洞周迴三千里，名霍林之天，即鄭思遠、韓衆、許映真人爲司命君所治，在福州長溪縣。

第二，東嶽泰山，高四千丈二尺，洞周迴一千里，名蓬玄空洞之天。此即太昊爲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發生，考校死魂鬼神之所。歷代帝王報功封禪之嶽，上應奎婁之精，下鎮魯地之分。係兗州奉符縣。

第三，南嶽衡山，高四千一十丈，洞周迴二千里，名朱陵太虛之天，即神農赤帝治南嶽，昔上帝降玉冊寶印，賜生真君，永鎮靈嶽，即吾皇比壽之山。上應翼軫機衡之精，故爲之衡，下鎮楚地之分，係衡州衡山縣。

第四，西嶽華山，高七千丈，洞周迴二千里，名太極總仙之天，即少昊爲白帝，治西嶽，昔巨靈神手擘其上，足蹈其下，以通流救民洪波之難，仙掌之形，粲然瑩目，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係華州華陰縣。

第五，北嶽常山，高二千九百丈，

洞周迴二千里，名太一總玄之天，即顓頊爲黑帝，治北嶽山，名有五，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微臺，五曰太一官。上應畢昴之精，下鎮燕地之分。主天下五穀蕃熟之司，係定州常山縣。

第六，中嶽嵩山，高七千丈，洞周迴一千里，名上帝司真之天，即黃帝治中國，土德分精黃老駐蹕生，仙人貝多之株峭，玉女織錦之臺，石髓瓊環玉人金像，上應柳星張之精，下鎮周地分，係洛京登封縣。

第七，峨嵋山，洞周迴三百里，名虛靈大妙之天，即天真皇人所治，黃帝曾問道於此，皇人授帝守三一經，見傳於世嚴君平佐此山，在嘉州峨嵋縣。

第八，廬山，高三千九百丈，洞周迴一千七百里，名仙靈詠真之天，古名天子三嶂山，昔周武王時，有方輔先生，字君季，跨白驢入山，結草爲廬舍鍊丹得道，故曰廬山。即王長、趙昇二真人所治，在江州潯陽縣。

第九，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洞周

迴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秦皇驅山塞海，鬼神勞役奔入四明洞不出，因名鬼藏山，在明州。

第十，陽平山，在蜀郡繁縣界，去成都一百八十里，其山洞周迴三百五十里，名極玄大元之天，禹穴藏書處。

第十一，太白山，洞周迴五百里，名真德之天，即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祠廟見在長安縣。

第十二，西山。洞周迴六百里，名天寶極真之天，即洪崖先生煉丹井修道，及吳許十二真君拔宅上昇處，在洪州南昌縣。

第十三，大圍山，周迴三百里，名好生玄上之天，在潭州醴陵縣。

第十四，潛山，洞周迴八百里，山高一千丈，名天柱司玄之天，此左慈真人煉丹得道處，即皇朝聖祖九天司命大帝所治，在舒州懷寧縣。

第十五，鬼谷山，洞周迴七千里，名太元思真之天，即正一真人張天師煉丹修道處，在信州貴溪縣。

第十六，武夷山，洞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昇化玄真之天，即武夷君所理，山高三百仞，在建州建陽縣。

第十七，玉笥山，高三十里，周迴四百里，名太素法樂之天，古名群玉峰。漢武帝建壇授上清籙，天降玉笥，因而名焉。即大秀天王所治，漢九真人杜曇詠，蕭子雲鍊丹上昇處，在臨江軍新淦縣。

第十八，華蓋山，洞周迴四百里，名容城太玉之天，在温州永嘉縣。

第十九，蓋竹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長耀寶元之天，即禹帝鎮此山，及葛孝先真人所理，部先生得道處，在台州黃巖縣。

第二十，都嶠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容州。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周迴七百里，名瓊秀長真之天，在容州。

第二十二，句漏山，洞周迴三百里，名玉闕寶圭之天，即葛洪真人鍊丹處，在容州北流縣。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迴三千

里，名朝真太虛之天，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所治，即何侯真人宅會虞舜，分金液上昇處，在道州延康縣。

第二十四，洞陽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洞陽隱觀之天，在潭州。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周迴一百里，名洞真太玄之天，在岳州平江縣。

第二十六，大西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西華妙之天，即堯時善卷先生宅，唐張果先生修道處，在辰州。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周迴三百里，名金庭崇妙之天，在越州剡縣。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丹霞之天，即南極王方平真人會麻姑於蔡經宅上昇處，在建昌軍南城縣。

第二十九，仙都山，周迴三百里，名玄都祈仙之天，即黃帝駕火龍上昇處，在處州晉雲縣。

第三十，青田山，周迴五百里，名青田大鶴之天，即青牛道士得道處，在處州青田縣。

第三十一，鍾山，周迴一百里，名

朱湖太生之天，即馬明生所治，在昇州上元縣。

第三十二，良常山，周迴三十里，名良常方會之天，即茅衷爲保命真君所治，許長史楊廊真人全家得道，在潤州茅山北。

第三十三，紫蓋山，洞周迴八十里，名紫玄洞照之天，在杭州餘杭縣。

第三十四，天目山，有兩目，左目高三千丈，右目高二千五百丈，洞周迴一百里，名太微玄蓋之天，在杭州。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周迴七十里，名白馬玄真之天，秦時有三千餘人入洞避難，皆云得道，即黃瞿真人鍊丹得道處，在鼎州武陵縣。

第三十六，金華山，高一千丈，洞周迴五百里，名金華洞元之天，即黃初平真人遇赤松子，叱石爲羊得道處，在婺州金華縣，上應婺女星，故曰金華山。

洞淵集卷之二

洞淵集卷之三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廣桑山者，天之東嶽也。在東海之中，爲五嶽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騫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莫可名狀，即青帝天君靈威仰統仙官萬衆鎮此山上，主歲星之精，居九炁青天之內矣。

長離山者，天之南嶽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朱草、虹芝、霞膏、金醴，莫可名狀。應天下初得道神仙皆詣此宮，瑩形浴質，消陰鍊陽，長生久視之道即赤帝天君赤標弩統仙官萬衆鎮此山主熒燬之精居三炁丹天之內矣。

麗農山者，即天之西嶽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王泉之宮，瑶林麟鳳莫可名狀。即白帝天君白招矩統仙官萬衆鎮此山主太白之精，居七炁素天之內矣。

廣野山者，天之北嶽也。在北海

弱水之中，形如崑崙，與酆都羅山合爲陰炁之主。上多瓊樓寶闕，金醴靈芝，莫可名狀，即黑帝天君叶光紀統仙官萬衆鎮此山主辰星之精，居五炁玄天之內矣。

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八海之中，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三成而上，與天文齊萬度之心，日月黃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焉。東曰崑崙，西曰玄圃，北曰閩風，南連積石、大岩，水泉，北戶四山，四面各一萬里，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瑶林翠水。西王母統衆真居焉。海中四嶽爲枝榦，十洲、三島、八海、大川圍繞其側，絕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地生金根之林，瓊柯之林，紫鵲、翠鸞、碧桃，紫柰，百寶裝嚴，莫可紀述。即黃帝天君含樞紐，統仙官萬衆鎮此山，主洞府，與中國五嶽名山相通，神仙住來，考校生籍，上主鎮星之精，居中央一炁天中焉。其海外五山即天地之五鎮，造化之五嶽，五炁之祖宗矣。

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地方三千里，上有金臺玉闕，是神仙之都，太帝仙鄉遊息之地。海水正黑色而謂之溟渤。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往來，唯飛仙能到此矣。

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去中國九十萬里，即太真丈人青童君所治。山多林木，皆桑。長者數千丈，大者二千圍，株兩相扶倚，同根而生，故曰扶桑。椹子甘香赤色，千歲一生其實。仙人採椹食之，體生金光，飛翔太空，桑上有金鳳九色鳥，一鳴即天下群雞應之，日即曉矣。

方丈山在大海之中，高四萬七千丈，上有太元之宮，即三天司命衆真所居。上有玉漿金醴，飲之長生，瑞禽奇木莫可名狀。又別有九源丈人官府，主領天下水神蛟龍巨鯨水族之類。

滄浪山在大海中，山高五百里，地方三千五百里，四面水皆蒼色也，仙人謂之滄浪。山上多石桂石芝，中有紫玉石室，即九老仙都君統領仙官吏兵數萬人同理此山焉。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去岸七十萬里，正對會稽。上有青丘，翠水二山，真宮瓊室萬所，地生玉酒，飲之長生。又產昆吾之鐵，鍊之爲刀，切玉如泥。神芝靈草皆異陵巖，莫可紀述，即上真神仙居焉。

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一萬里，去岸七萬里，地生不死瓊田芝草，又名養神芝。其狀如瓜苗，可長數尺，人死以草蓋面即活，秦始皇曾獲此草，遣使問北郭鬼谷先生，試果驗。遣徐福字君房將童男女各五百，齎金帛，駕舟入海，尋祖洲求草，遂不反，始皇甚悵然。上有仙家萬衆上真居此洲，莫可紀述。

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四萬里。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人鳥山。中有洞玄之宮，山返魂香株，狀如桐花，香聞數百里，煉液爲香，一曰驚精香，二曰震靈香，三曰返生香，四曰震檀香，五曰鳳精香，六曰却死香。凡此六名，實神仙之異物也。人死聞香即活，皆仙宮洞府上真居焉。至漢之時，通于中國矣。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洲四面數千里地，蒸炎亘天，飛鳥高空而不敢度海水，四面爲之沸騰，上有火山鼠，毛長數尺，仙人採毛爲布，名曰火浣布。凡爲衣，以水洗之終不瑩潔，用火焚之其白如雪。又產風生獸，青色如狸，積薪燒之，其毛如故。其獸死觸風乃活。上有太山流火之宮，仙家萬衆皆上真列仙所治，至漢時曾通中國矣。

鳳麟洲在西海中，地方一千五百里，四面有弱水。禽毛不浮，上多麟鳳，因以爲名。出返魂香，續絃膠，仙人煮鳳喙鱗角合煮作膠，青色如碧玉，一名連金泥，此神異物也。上有青華之宮，素丹林府皆神仙上真居焉。世人不可到此矣。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二千二百里，去岸三萬六千里，地多山丘，有風山聲響如雷，正對天門上有玄都府，仙伯真人所治地。生金玉紫芝，無風而洪波百丈，唯飛仙往來，世人莫到矣。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

九十萬里，上有飛霞之山，神仙往來。奇花、異果、瑞草、靈芝、莫可名狀。仙府之中皆上真靈官居焉。

長洲在南海中，地方五千里，去岸二十萬里，上有真都之山，一名青丘。地生甘液，玉英紫瓊官府，天真女仙居焉。世人不可到矣。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十萬里，上有紫虛玉館，神仙所居地。生靈藥神芝，玄澗之中甘醴如蜜，飲之長生。上真靈官所治焉。生洲在東海中，地方二千五百里，去岸二十三萬里，相接蓬萊，山上多神草靈芝，服之飛仙，上有仙家萬衆，皆高逸神仙所治此焉。

洞淵集卷之三

洞淵集卷之四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天下名山七十二福地

第一福地，地肺山，在長安終南山心，四皓先生修煉處。

第二福地蓋竹山，在台州黃巖縣。

第三福地青遠山，在南陽。

第四福地安山，在交州。

第五福地石碓山，在台州天台縣。

第六福地東仙源，在台州。

第七福地青嶼山，在東海，中接扶桑島。

桑島。

第八福地郁木坑，在玉笥山心，係臨江軍新淦縣。

臨江軍新淦縣。

第九福地赤水山，在西番西梁府。

第十福地在麻姑山，頂後建昌軍。

第十一福地君山，在洞庭湖心岳州。

州。

第十二福地桂源，尹真人得道處，在建州建陽縣。

在建州建陽縣。

第十三福地靈墟，在天台山頂，係

台州天台縣。

第十四福地沃洲，在越州。

第十五福地天姥岑，李先生修道處，在越州剡縣。

處，在越州剡縣。

第十六福地若耶溪，在越州。

第十七福地金庭山，在明州。

第十八福地馬嶺山，在郴州。

第十九福地鵝羊山，在潭州。

第二十福地真墟，在長沙。

第二十一福地清玉壇，在南嶽頂。

第二十二福地光天壇，在南嶽衡州。

州。

第二十三福地洞宮，婁敬先生修道處，在長安。

道處，在長安。

第二十四福地陶山，在瓊州。

第二十五福地洞靈源，在衡州。

第二十六福地三皇井，在温州永嘉縣。

嘉縣。

第二十七福地爛柯山，在衢州。

第二十八福地勒溪，在建州。

第二十九福地龍虎山，張天師在信州。

信州。

第三十福地靈山，在信州。

第三十一福地白水源，在羅浮山頂，鄭思遠真人煉丹處，在惠州博羅縣。

頂，鄭思遠真人煉丹處，在惠州博羅縣。

縣。

第三十二福地逍遙山，在西山心，許真君宅淬劍處，在洪州。

許真君宅淬劍處，在洪州。

第三十三福地閻皂山，張天師觀寶炁浮天，發洞穴獲玉像天尊，因立洞穴，在臨江軍新淦縣。

穴，在臨江軍新淦縣。

穴，在臨江軍新淦縣。

第三十四福地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

城縣。

第三十五福地金精山，在虔州虔化縣。

化縣。

第三十六福地東白源，在洪州。

第三十七福地鉢池山，喬真人修道處，在楚州。

道處，在楚州。

第三十八福地論山，在潤州丹陽縣。

縣。

第三十九福地毛公壇，劉根先生修道處，在安吳縣。

修道處，在安吳縣。

第四十福地鷄籠山，在和州歷陽縣。

縣。

第四十一福地桐栢山，在唐州。

第四十二福地平都山陰，長生修

道處，在忠州。

第四十三福地綠羅山，在鼎州武陵縣。

第四十四福地彰觀山，在鄆州豐陵縣。

第四十五福地抱福山，在南海交州。

第四十六福地大面山，在青城山頂，係蜀州青城縣。

第四十七福地虎溪廬山心，五柳先生宅，在江州德安縣。

第四十八福地元辰山，蘇真人上昇處，在都昌縣。

第四十九福地馬跡山，老君下降，授青童君《相骨經》，馬跡印於石壇上，因立祠宮，在潤州丹徒縣。

第五十福地德山，堯時善卷先生修道處，在鼎州武陵縣。

第五十一福地藍水，在長安藍田縣。

第五十二福地玉峰山，在河中府。

第五十三福地天目山，在和州歷陽縣。

第五十四福地商谷山，四皓先生修道處，在商州。

第五十五福地張公洞，在常州義興縣。

第五十六福地魚湖洞，秦始皇求道處，在四明山。

第五十七福地中條山，在河中府。

第五十八福地靈墟，在天台北天台縣。

第五十九福地綿竹山，在綿州綿江縣。

第六十福地甘山，在黔州。

第六十一福地瑰山，在漢州。

第六十二福地金城山，在雲中郡。

第六十三福地靈山，在武罡縣。

第六十四福地北邙山，在洛縣。

第六十五福地武當山，在均州武當縣。

第六十六福地女几山，在三峽口。

第六十七福地少室山，在鄧州南陽縣。

第六十八福地廬山，在江州德安縣。

第六十九福地西源山，在台州黃巖縣。

第七十福地南田山，在東海生州。

第七十一福地玉溜山，在東海，接扶桑島。

七十二福地抱犢山，在徐州。

洞淵集卷之四

洞淵集卷之五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東海水府仙官，居青華宮，係廣德王所理，廟在萊州。

南海水府仙官，居丹陵宮，係廣利王所理，廟在廣州。

西海水府仙官，居素靈宮，係廣潤王所理，廟在河中府。

北海水府仙官，居玄冥宮，係廣澤王所理，廟在孟州。

松江水帝廟在蘇州。

楚江水帝廟在江州。

湘江水帝廟在潭州。

荆江水帝廟在荊州。

漢江水帝廟在利州。

南江水帝廟在洪州。

楊子江水帝廟在潤州。

吳江水帝廟在蘇州。

江瀆源出岷山沔地，係廣源公所

理，廟在益州建寧縣。

河瀆源山崑崙之墟，係顯聖靈源

公所理，廟在河中府。

淮瀆源出南陽桐栢山，係長源公

所理，廟在唐州。

濟瀆源出王屋山，名沆水，係清源

公所理，廟在河陽濟源縣。

黃河伯廟在北番界。

洛河伯廟在洛京。

淮河伯廟在泗州。

太湖水神廟在蘇州。

青草湖水神廟在岳州。

彭蠡湖水神廟在南康軍。

謝陽湖水神廟在楚州。

丹陽湖水神廟在太平州。

岷峽溪上真廟在夔州巫山縣。

五雲溪上真廟在越州。

岷山溪上真廟在嘉州。

清遠溪上真廟在廣州。

桐栢溪上真廟在台州天台縣。

嶓冢溪上真廟在嘉州。

崑崙溪上真廟在北地。

武陵溪上真廟在鼎州。

苧羅溪上真廟在越州。

滌溪上真廟在利州。

浣沙溪上真廟在越州。

沔池溪上真廟在洛京。

第一，馬當山上水府福善安江王，

廟在江州。

第二，採石山中水府順聖平江王，

廟在太平州。

第三，金山下水府昭信大江王廟

在潤州。

洞淵集卷之五

洞淵集卷之六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天下名山二十八治

第一，陽平治。

上應角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陽平治山在蜀都繁縣界，去城一百八十里道，由羅江水兩岐山口入，水道四十里，治道東有龍門，拒守神水，有二栢生其上。西南有大泉，決水歸東。天師子嗣師諱自靈真君，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於此山上昇立碑一雙，見在治門焉。

第二，鹿堂治。

上應亢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鹿堂山治在蜀都繁縣界，北鄉去城三百里，上有仙室，仙臺，古人度世之處。

第三，鶴鳴治。

上應氏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鶴鳴山治，山頂與青城山，天相山相連，去成都二百里，在蜀郡邛縣界。徑道三百里，世人不知昔馬底何丹得

道處。治前，三水合成一帶，神龍居之。古有四獸頭，金釘簪二石上，金銀蠶二斛，又云尹喜先生主之。又《神仙傳》云：昔張天師世亂遇中國戈甲，乃於鶴鳴山學道上昇處。

第四，離沅治。

上應房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離沅山治在蜀郡繁縣界，與鹿堂治相通。其澗八十里，去成都二百五十里，上有百果靈松神草，服之長生，是四龍神騎之門。昔范蠡得道上昇之處。

第五，葛瓊治。

上應心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葛瓊山治在蜀都繁縣界，與離沅山相連，去成都縣二百三十里，去陽平治水口四十八里。昔楊仙賢魯女得道處，山上生金粟、玉芝，服之長生，山高六百丈。

第六，庚除治。

上應尾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庚除山治去平地三百九十丈，在廣漢郡陽泉縣界，西去縣五里，接成都三百八十里。上有神仙往來，可以避

世養生，有張力士，趙昇真人得道上昇處，山有二石室，三龍口淮水遶之。

第七，秦中治。

上應箕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秦中山治在廣漢郡綿竹縣東九里，去成都二百里，其山昔韓衆真人於此得道，立鐵符於山前，有大水，東有道經於漢谷，古有大石銅為銘誌見在。

第八，真多治。

上應斗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真多山治在廣漢郡新都縣，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神藥，服之長生，壽延千歲。山高二百八十丈，前有池，水口有神魚，五頭，昔南極真人王方平，於此修道遇金闕老君授以道要。

第九，昌利治。

上應牛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昌利山治在廣漢郡雒縣東四十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昔成都李八伯、韓千秋學道處。八伯即唐房卿之師也。遊行蜀中名山，常出戲翫都市，暮宿青城山上，故號曰八伯。山南有一石室，可容百人，前三龍門，右有石誌存焉。

第十，隸上治。

上應女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隸上山治在廣漢郡德陽縣界，東北一百二十里，山有二石室，神井一所，生白鹿、白鶴、白鳩，來往如人。治與綿毋相連，西石溪上，有三松為記。山去地高二千九百丈，昔季子先生衛叔卿於此得道上昇處。

第十一，涌泉治。

上應虛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涌泉山治在昔廣漢，馬明生於此，學道遇太上老君至此，授化形之法。治在遂寧郡小漢縣界，上有泉，能救萬病，服之立愈。古傳云：祝水治，去成都二里，有懸崖百丈，猿猴百鳥翔翔其間，其山小而高，四向皆遊徑往來。

第十二，稠梗治。

上應危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稠梗山治在犍為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一十里，汶口山江水九里，山高去城一千七百丈。昔軒轅黃帝於此山修道，遇九天聖母下降，授帝丹經兵法。治左右有壘相續，西北有味江水，山多芝草靈藥，服之延年矣。

第十三，北平治。

上應室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北平山治在犍為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四十里，山有池，水廣二百步，中有神芝草藥，食之長生。昔越人王子喬，與青城甯真君曾居此修道，一名崿山治。

第十四，本竹治。

上應壁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本竹山治在犍為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二十五里，山高一千三百丈，上有一水，有香林，在治北。有龍穴洞中透峨嵋山，上有桂栢，昔郭子聲得道處。後有林竹，西去十五里，鑿通鶴鳴山中，山前水尾常有龍遊戲其中焉。

第十五，蒙秦治。

上應奎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蒙秦山治在犍郡邛都縣西，去郡城二十里，去成都一千四百里，治與越嵩郡隔河水，前有小山，後有大山，高一千丈，昔伊尹於此學道上昇處。產金液草，服之長生。

第十六，平蓋治。

上應婁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平蓋山治在犍為郡武陽縣，去成都八十里。山下有洞穴，中有玉人一丈三尺，金匱三所。昔吳郡崔孝通於此學道上昇，山有大江，南有長生泉，北有平川龍門。

第十七，雲臺治。

上應胃宿，下管火命人祿壽禍福。

雲臺山治在巴西郡閬中縣西，去六十里，山足去成都一千三百七十里，張天師弟子四百人，治中修鍊。漢安二年，白日上昇，自後天師門人王長、趙昇亦於此修鍊丹藥，服食昇天，治前巴西大水，山崖中有一桃株，三年一花，五年一實。在懸崖七百丈下，有無底之谷，惟趙昇擲身取桃，獻天師，餘無人取得。治中常有玉女乘白鶴、白鹿忽至迎天師白日上昇，萬民皆見，即天柱山也。於雲臺治前立雙碑見在。

第十八，瀝口治。

上應昴宿，下管木命人祿壽禍福。

瀝口山治在漢中郡江陽縣，去成都二千九百二十里，漢中水過其山，一名平元山，西有長山，東有流海，水帝

所治，號曰：青龍門。陳安世於此學道上昇飛仙，安世即京兆人也。

第十九，後城治。

上應畢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後城山治在漢中郡南鄭縣。前有大水，後有重山。生神芝千歲不死，一名黃陵山，南有長山，北有青龍山，東有松柏為記，昔夏子然於此學道上昇處。

第二十，公慕治。

上應觜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公慕治在漢中郡南鄭縣，去治一百里。一名北逢仙，山南又有石坎，北有懸流。昔蘇子於此學道處。

第二十一，平罡治。

上應參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平罡山治在犍為郡南安縣，去成都一百里，北有曹溪，三重南犍為誌，昔蜀人李阿於此得道上昇處。

第二十二，主簿治。

上應井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主簿山治在犍為縣界，去成都一百五十里，一名秋長山，南有石室，玉堂，松柏生其前。昔蜀人王興於此修

道處。

第二十三，玉局治。

上應鬼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玉局山治，在成都南門左二里。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至此地，神湧出玉局，來乘觀雲座授道要訣付天師，局床脚四石，見在玉局治前。

第二十四，北邙治。

上應柳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北邙山治在河南府洛陽縣，梁木在治左右，有大黃出東穴泉南流。昔務成子得道處。已上二十四治，皆有州縣去處，又張天師地圖云：此四治名山，在京師東北，未詳州縣所管。

第二十五，正互治，在蘭武山。

上應星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第二十六，白石山治，在左極山。

上應張宿，下管金命人祿壽禍福。

第二十七，鍾茂治，在飯陽山。

上應翼宿，下管水命人祿壽禍福。

第二十八，具山治，在元東山。

上應軫宿，下管土命人祿壽禍福。

洞淵集卷之六

洞淵集卷之七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周天十一曜星君

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日中帝君、仙官、神吏、萬眾皆修鬱儀奔日之道。日為洞陽之宮，自然化生空青翠玉之林，天官採食花實，身生金光。日之精炁，化生金鳥。棲其林，朝出暘谷，夕沒崦嵫，一年一周天。日宮太陽帝君，上管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天曹注祿壽之司，常以三元萬靈天官皆詣日宮，檢校世人罪福之目，進呈

上帝，謂之陽宮生籍。日魂吐九芒之炁，光瑩萬國。日名鬱儀。

月者，太陰之精，皇后大臣之象。

月中帝君、仙官、神吏，萬眾皆修結璘奔月之道。月為廣寒洞陰之宮，自然化生，青華紫桂之林，亦曰絳林。枝葉紅蘭，神仙採食華實，壽同日月，升入玉清。魄精之炁，化生玉兔。一月一周天，月宮太陰帝君，下管五嶽、四瀆、

五湖、四海、十二溪水府，並鄴都羅山。百司常以三元日，冥官僚佐皆詣月宮，校定世人生死罪福之目，呈進上帝，謂之陰宮死籍。月魄常泛十華之彩，光瑩萬國，月名結璘。

東方木德星君，木之精。蒼帝之子，光照三十萬里，徑一百里，十二年一周天。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青霞壽鶴之衣，執玉簡，垂七寶劍，白玉環珮。下管人間山林、草木、龍蛇、魚鼈、水族風雷之事，木之氣直行仁和，司於有德。

南方火德，熒滅星君，火之精。赤帝之子，執法之星。其精下降，爲風伯之神。常以十月入太微受事，光照八十萬里，徑約一百里，一年一周天。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朱霞鶴壽之衣，執玉簡，垂七星金劍，白玉環珮，管人間火焰、衆蟲、鳳凰、雞雉、烏鵲、百勞、群飛、鳥雀之類，火德昭彰，巡行天下。

西方金德星君，金之精，白帝之子，主刀兵將軍肅殺之威，其精下降爲雨師之神。光照七十萬里，徑一百里，

一年一周天。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皓鶴白霞之衣，執玉簡，懸七星寶劍，垂白玉環珮，管人間金銀、銅、鐵、玉石、兔、牛、馬、牲、豕、鼠、蟲、石人、石馬、霜雪之事。

北方水德星君，水之精。黑帝之子，水德爲天心，紫辰之星，正對崑崙之頂處。紫微之宮，即元氣之主。其精下降爲先農之神，主發生物，光照五十萬里，徑一百里，一年一周天。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黑霞鶴壽之衣。執玉簡，懸七星寶劍，垂白玉環珮。管人間水族蛟龍群魚雪雹凝寒之事。博大冠五行之首，生萬物之根，海濱江河宰酌之事。

中央土德星君，黃帝之子，其精下降爲靈。星之神，光照十二萬里，徑五十里，二十九年一周天。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黃霞鶴壽之衣，執玉簡，懸七星寶劍，垂白玉環珮。管人間兆庶形蹠蟲蟻之類，霧露虹蜺之屬，土宿主信厚萬物之事。

羅睺神首星君，主九天之下一切

諸惡，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純玄霞雲之帔，執玉簡，垂七星金劍，帶白玉環珮。逆行天道，順之則昌，逆之則禍。

計都神尾星君，主九天之下一切罪福，多主疾病困苦之災。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純玄瑞雲霞帔，執玉簡，垂七星金劍，帶白玉環珮，逆行天道，不顯神光。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天一紫炁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紫霞瑞雲之帔，執玉簡，垂七星寶劍，帶白玉環珮，長侍紫微垣門，降人間之百福，添祿筭之司。

太一月孛星君，主九天之下一切凶殺。星君戴星冠，躡朱履，衣玄霞鶴壽之帔，執五簡，帶七星寶劍，垂白玉環珮。逆行黑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右周天十一曜星君。

北斗七元星君

北斗第一天樞，貪狼天英星君。上管室、氏、房、心、箕、牛、宿，下管揚、鄭、兗、徐等州分野，管天下子生人身

命祿，筭注世人求官覓職之事，掌北斗陽明延生真炁。太上之宮，貪狼星君主日，披朱霞絳霄之帔，戴七寶星冠，貪狼即天之太尉，圍闊九百里，光照萬國。

北斗第二天璇，巨門天任星君。上管亢昴井鬼張翼等宿下管臨、荆、楚、周、分野，管天下丑亥生人命祿，注世人求仙學道之事，掌北斗陰精度厄真炁。中元之宮，巨門星君主月，披玄霞垂雲之帔，戴七寶星冠，巨門即天之上宰星，圍闊五百里，光照萬國，主人間悟道修真之府。

北斗第三天機，祿存天柱星君。上管婁、胃、參、柳等宿，下臨宋、豫分野。管天下寅戌生人命祿，注世人求財莊宅之事，掌北斗真君保命之炁。真元之宮，祿存即天之司空星，主火，披朱霞瑞雲之帔，戴七寶星冠，星圍七百二十里，光照萬國。

北斗第四天權，文曲天心星君。上應牛、危等宿，下臨吳、越分野。管天下卯酉生人命祿，注世人壽福身相

之事，掌北斗文明益筭真炁。紐幽之宮文曲星，主木，披青霞瑞雲之帔，戴七寶星冠，文曲即天之遊擊，星圍闊八百里，照曜萬國。

北斗第五天衝，廉貞天禽星君。上管玄、尾、女等宿，下臨趙、冀、魏、晋等分野，管天下辰申生人官祿福命，注世人婚姻妻妾之事，掌北斗丹元消灾真炁。綱神之宮，廉貞星君，主土，披黃霞瑞雲之帔，戴七星寶冠，廉貞即天之斗君，星圍七百二十里，光照萬國。

北斗第六闔陽，武曲天輔星君。上管房、斗、牛等宿，下臨燕國分野。管天下巳未生人祿命，注世人興生業次財帛之事，掌北斗北極散禍真炁。紀明之宮，武曲主木，披青霞瑞雲之帔，戴七寶星冠。武曲即天之太常，星圍七百里，光照萬國。

北斗第七搖光，破軍天關星君。上管虛、軫、角、奎、觜等宿，下臨青、齊、衛、并州等分野。管天下午生人祿命，注世人福德相貌妻妾奴婢之事，掌北斗天關扶衰真炁。關會之宮，破軍

星君主金，披素霞之帔，戴七寶星冠，破軍即天之上宰，星圍九百里，光照萬國。

洞淵集卷之七

洞淵集卷之八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周天二十八宿星君降靈

角宿天門星君，上應太煥極瑤天，照臨鄭國分野掌海外伽密國、夜市國、迦陵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將軍、兵甲、雨澤、延生、農田、耕稼之司。

亢宿天庭星君，上應玄明恭慶天，照臨鄭國分野，掌海外西天竺國，乾佗國、羅謝颯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瘟災、大風、颶石、百藥、國師三公、五老、百官祿秩之司。

氐宿天府星君，上應觀明端靜天，照臨鄭國分野，掌海外迦業國、彌羅國、新頭國、毗摩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后妃、官府、山林、草木、雨水淫泆之司。

房宿天駟星君，上應虛明堂曜天，照臨宋國分野，掌海外豁尋國、勃律國、黑衣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后妃藏內、寶器金玉管籥，驚風駭雨，負重

擊駱之司。

心宿天王星君，上應竺落皇崖天。照臨宋國分野，掌海外大食國、獨足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帝王、明堂、雨澤、工役、伎藝、百巧之司。

尾宿天鷄星君，上應耀明宗飄天，照臨燕國分野，掌海外罽賓國、計羅國、多烏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祥雲瑞霧、女人不和之司。

箕宿天律星君，上應玄明恭華天，照臨燕國分野，掌海外糠國、解蘇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斜風細雨、奸邪諂佞、蠻夷狐貉、膚狄、津梁水族之司。右東方七寶青龍之精。

斗宿天府星君，上應太極濛翳天，照臨吳國分野，掌海外吐火羅國、穿鼻國、西皇母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進士登科爵祿微風細雨斛斗升合秤尺之司。

牛宿天機星君，上應虛無越衡天，照臨吳國分野，掌海外北番黑山三大部落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雲霧霜雪、牛羊六畜犧牲、足蟲百獸、南越百

蠻之司。

女宿天女星君，上應上明七曜摩夷天，照臨吳國分野，掌海外豎髮國、女國、狗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裁縫衣物、嫁娶娉偶、陰凝大風之司。

虛宿天府星君，上應元明文舉天。照臨齊國分野，掌海外拂林國、無影國、木枝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宮室廟堂蓋屋、祭祀考妣、五虛六耗悲泣之司。

危宿天錢星君，上應玄胎平育天。照臨齊國分野，掌海外土番國、同國、東天竺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丘陵墳墓、悲泣、旋風、砂石、危厄險難之司。

室宿天廩星君，上應清明何童天，照臨衛國分野，掌海外金山十姓、九姓、三大部落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宮室、金戶、玉堂、文章、圍籍、軍料府庫陰翳凝滯之司。

璧宿天市星君，上應太明玉完天，照臨衛國分野，掌海外龜茲國，于闐國、疏勒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文章、圖書、祕府、陰寒雨澤、霹靂、五穀百果

之司。

右北方七宿玄武之精。

奎宿天將星君，上應太極平育賈奕天，照臨魯國分野，掌海外單于國、地亢國、火胡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武庫兵甲戈矛，溝瀆池亭、風雨雷電之司。

婁宿天獄星君，上應龍變梵度天，照臨魯國分野，掌海外三山國、仙官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宮觀寺院、禁苑內庭、供給犧牲、郊祀齋醮之司。

胃宿天倉星君，上應太釋玉隆天，照臨趙國分野，掌海外高麗國、扶餘國、南竺國并九小國，下管人間倉庫、積聚金銀珍寶疋帛、雷公五穀之司。

昴宿天目星君，上應太虛無上常融天，照臨趙國分野，掌海外舍衛國、摩陀國、北天竺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天地清明去衰除禍獄典曹吏刑罰囚繫考決之司。

畢宿天耳星君，上應太素秀樂禁上天，照臨趙國分野，掌海外震旦國、雪山國、龍中天主國，並九小國，下管

人間天地開泰、朱輪寶蓋、邊兵守境、封疆安靜之司。

觜宿天屏星君，上應太文翰寵妙成天，照臨晉國分野，掌海外婆羅門國、柰毗耶國、摘棘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收斂萬物、風雷雨澤、山川房廟、鬼魅妖怪之司。

參宿天水星君，上應淵通元洞天，照臨晉國分野，掌海外毗漢國，覆照國、雕題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將軍權衡境域殺罰冤讎劫奪忿悅之司。

右西方七宿白虎之精。
井宿天井星君，上應無極曇誓天，照臨秦國分野，掌海外真獵國、林邑國、身形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天色昏暗池塘陂井橋梁大水江湖魚龍介族之司。

鬼宿天匱星君，上應上揲阮樂天，照臨秦國分野，掌海外交趾國、文身國、隨羅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積主、金玉疋帛、喪禍呪詛、毒藥司察奸惡之司。

柳宿天厨星君，上應無思江由天，

照臨周國分野，掌海外昆明國、蠻尾國、甘露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庖厨食味、天色昏黃、雷雨兵戈草賊之司。

星宿天庫星君，上應太皇翁重浮容天，照臨周國分野，掌海外東天竺國、泥婆國、狗頭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裁縫、衣裝文繡、晴明刀劍血光之司。

張宿天秤星君，上應始皇孝芒天，照臨周國分野，掌海外弘誓國、訶陵國、婆利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宗廟、珍寶、衣服、賜宴、賓客、寒熱時、炁不

和大寒熱、父子不睦、兄弟不和之司。翼宿天都星君，上應顯定極風天，照臨楚國分野，掌海外稜伽國、婆踵國、沒羅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樂府、調五音六律、水府魚龍、飛走群毛萬類之司。

軫宿天階星君，上應太安皇崖天，照臨楚國分野，掌海外南天竺國、躄身國、師子國，並九小國，下管人間天地

明朗、哭泣離別、官府口舌凶惡危難之司。

右南方七宿朱雀之精。

洞淵集卷之八

洞淵集卷之九

沖妙先生李思聰集

上清三十二天帝宮神

太黃皇曾天，分東方第一清微天帝，元陽之炁，此天炁黃係東方梵天，管天下長生之籍，係欲界。

大明玉完天，分東方第二禹餘天帝，上陽之炁，此天炁綠化生璧宿，管天下救度九幽長夜之魂，更生之籍，係欲界。

清明何童天分東方第三太赤天帝，太陽之炁，此天炁青化生室宿，管天下演教度人之籍，係欲界。

玄胎平育天，分東方第四無量天帝，係九天第一青陽天炁，此天炁赤化生危宿，管天下召魂入仙之籍，係欲界。

元明文舉天，分東方第五無量壽天帝，係九天第二洞陽之炁，此天炁蒼色化生虛宿，管天下流通元炁之籍，係欲界。

上明七曜摩夷天，分東方第六梵監天帝，位通陽之炁，此天炁黑化生女宿，管天下開通幽難之籍，係欲界。

虛無越衡天，分東方第七兜術天帝，位建陽之炁，此天炁碧化生牛宿，管中天星宿宮神仙之籍，係色界。

太極濛翳天，分東方第八不驕樂天帝，位東極陽之炁，此天炁紫化生斗宿，管天下度鍊朽骸之籍，係色界。

赤明和陽天，分南方第一化應聲天帝，位始陽之炁，此天炁白係南方梵炁，管天下鍊仙成真之籍，係色界。

玄明恭華天，分南方第二梵輔天帝，位陽暉之炁，此天炁黃化生箕宿，管天下一切萬物變化之籍，係色界。

耀明宗飄天，分南方第三無愛天帝，位陽暉之炁，此天炁綠化生尾宿，管天下舉功行學仙之士文籍，係色界。

竺落皇笏天，分南方第四答想皇曾天帝，位陽明之炁，此天炁青化生心宿，管天下魔王學仙之人名籍，係色界。

虛明堂曜天，分南方第五梵明天

帝，位陽演之炁，此天炁赤化生房宿，管天下天仙地仙成功之籍，係色界。

觀明端靖天，分南方第六摩羅天，位陽明之炁，此天炁蒼色化生氏宿，管天下仙人身名之籍，係色界。

玄明恭慶天，分南方第七億羅天，位陽浩之炁，此天炁黃色化生亢宿，管天下學道至人之籍，係色界。

太煥極瑤天，分南方第八那育天，位陽極之炁，此天炁碧色化生角宿，管天下教道仙人之籍，係色界。

元載孔昇天，分西方第一梁梨恭首天帝，位少陽之炁，此天炁紫係西方梵炁，管天下度魂更生之籍，係色界。

太安皇崖天，分西方第二首來天帝，位太陽之炁，此天炁白化生軫宿，管天下開度善人昇仙之籍，係色界。

顯定極風天，分西方第三首爲稽那天帝，位浩陽之炁，此天炁黃化生翼宿，管天下苦魂善魄之籍，係色界。

始皇孝芒天，分西方第四阿那迦波羅天帝，位洞陰之炁，此天炁綠化生張宿，管天下九幽長夜之魂鬼籍，係色

界。

太皇翁重浮容天，分西方第五波羅離和天帝，位通陰之炁，此天炁青化生星宿，管天下召魂集真之籍，係色界。

無思江由天，分西方第六梵明元黃天帝，位玄陰之炁，此天炁赤化生抑宿，管天下開度長夜死魂之籍，係色界。

上揲阮樂天，分西方第七蔡釋元天帝，位浩陰之炁，此天炁蒼色化生鬼宿，管天下品量天人功行之籍，係色界。

無極曇誓天，分西方第八阿梨憩天帝，位極陰之炁，此天炁黑色化生井宿，管天下一切神仙品位之籍，係色界。

皓庭霄度天，分北方第一答憩天帝，位陰生之炁，此天炁係北方梵炁，其炁紫管天下拔度至人昇仙之籍，係色界。

淵通元洞天分北方第二扇明民天帝，位陰化之炁，此天炁紫化生參宿，

管天下人昇度天人品位之籍，係色界。

太文翰寵妙成天，分北方第三梨那天帝，位陰明之炁，此天炁白化生觜宿，管天下統掌神王鬼錄之籍，係無色界。

太素秀樂禁上天，分北方第四梵括太招天帝，位洞陰之炁，此天炁黃化生畢宿，管天下魔王名品之籍，係無色界。

太虛無上常融天，分北方第五阿尼妬天帝，位陰靈之炁，此天炁紫化生昴宿，管天下記功德人昇仙之籍，係種民天。

太釋玉隆騰勝天，分北方第六頃達天帝，位陰魂之炁，此天炁青化生胃宿，管天下仙真大聖品位之籍，係種民天。

龍變梵度天，分北方第七元梵頃帶大婚天帝，位陰結之炁，此天炁赤化生婁宿，管天下進仙成聖之籍，係種民天。

太極平育賈奕天，分北方第八釋緝自然天帝，位乃陰極之炁，此天炁蒼

色化生奎宿，管天下學仙姓名功績之籍，係種民天。

右三十二天畢。

具官三界事跡

夫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號曰三界也。初下六天爲欲界。中一十九天爲色界，此二界劫數所爲，陰陽所陶，烝有窮盡。上有三天爲無色界。人有歲數，外有四種民天，曰上至無上大羅之天，皆結虛無清淨之炁，化生此天陽光照之，無日月之過焉。此天下即有晦明，皆三清大羅之境，不生不滅，無劫運之數，陽九百六灾所不及，爲極道之域，即萬聖朝軒，元始真炁化生萬物之根本矣。

洞淵集卷之九

（朱哲點校）

005 三才定位圖

經名：三才定位圖。宋張商英進於朝。二書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靈圖類。

三才定位圖篇目

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九百戶張商英進

上篇

《靈樞經》曰：崑崙山之頂曰玉京山，玉京天一帝，四方各八天帝，凡十三帝，太史公所謂日月隱蔽以為晝夜者也。玉京天帝所居之殿，《翊聖傳》謂之通明殿，以帝之身光與殿光相照。《靈樞經》曰：玉京天之上有三清天。泰清天，又謂之大赤天。《列子》

亦曰：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蓋此天也。上清天，又曰禹餘天，玉清天，又曰清微天，蓋九皇降氣，肇有陰陽，神通變化，物我受樂，即此天也。虛皇天者，此天真九皇所以降氣於上，風下澤而造世界也。氣有陰陽則人有男女，《洞經》謂之玉童玉女。此臣所以列三清所居玉清為清微天，上清為禹餘天，泰清為大赤天也。

下篇

《易》之八卦，蓋祖乎天真九皇之氣也。純陽為乾而居西北，純陰為坤而居西南。乾陽下降而奪坤中之陰，故坎中實而為月也，坤陰上升而奪乾中之陽，故離中虛而為日也。月也者，受日之氣而行於十二辰者也，晦則為坤體，望則為乾體，三日至七日出於庚而為震，八日至十二日出於丁而為兌，十三至十七日出於甲而為乾，十八至二十二日出於辛而為巽，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出於戊而為艮，二十八至初二

日沒於乙而為坤。是故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而分至啓閉，於是乎不差抄忽。其在《易》之六十四象，離為火，為電，坎為水，為雲，而不曰日月，蓋日月者，變乾、坤、震、兌、艮、巽以成歲月日時者也，入於象則滯於變矣。漢儒乃以四正為方伯卦，又以六子為乾坤之用，皆臆說也。三皇、五帝、仲尼以此窮理，以此盡性，而至於命。若夫不以神會而以智知，豈非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哉？

虛皇天

天真九皇、虛皇元老、虛皇玄帝、虛皇玄尊、虛皇玄君。

玉清天

清微玉清天帝天寶君，紫道虛皇上君、翼日虛皇太上道君、昌陽始虛高皇元君、七靜道生高上虛皇君、太明虛皇洞清君、始玄虛皇大霄君、七觀玄生虛皇金靈君、八觀高玄虛皇淳景君、紫暉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上虛紫映九霄真王紫虛高上玄皇道君、洞虛三元太明上皇道君、太素高虛上極紫皇道

君、虛明紫蘭中元高上嶧皇道君。

東明高上虛皇道君、西華高上虛皇道君、南朱高上虛皇道君、北真高上虛皇道君、中元上合虛皇道君、五靈七明混生高上道君。三元無上真老虛皇元晨君、三元四極真上虛皇元靈君、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三元紫映暉神虛生真元胎君。

高上虛皇君、上皇玉虛君、皇上玉帝君、皇清洞真君、高上太素君、紫虛皇上太帝皇上萬始先生上皇先生紫晨君、紫虛皇老上帝君、青靈陽安元君、真虛太真洞景君、無英中真上老君。

上清天

禹餘上清天靈寶君，紫清太素高虛洞曜三元道君、紫晨太微天帝道君、四斗中真七晨散華君、紫虛三元紫精君、真寂九元上虛皇君、上清紫精三素君、太虛上霄飛晨中央黃老道君、太元東霞搏桑丹林大帝上道君、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天上帝上景君、太虛後聖元景彭室真君、東華方諸宮高晨師玉保王青童道君、太無晨中君、刊峨眉山中洞

宮玉戶太素君、紫虛玉皇先生紫晨君、大明靈輝中真無上君、九皇上真司命君。

東方上始少陽青帝、南方通陽納陰赤帝、西方少陰西金白帝、北方通陰太陽黑帝。中央總靈高皇黃帝。

泰清天

大赤泰清天神寶君，真陽元老真一道君、太極大道元景君、泰清大道君、皇上四老道中君、皇初紫靈元君、太初九素金華景元君、元虛黃房真晨君、青精上真內景君、天皇上真玉華三元君、真洲二十九真伯上帝司禁君、太極主四真人元君、晨中黃景元君、上清八皇老君、洞清小有玉真萬華先生主圖玉君、太一上元禁君、太陽九炁玉賢元君、太真都九炁丈人主仙君、西元龜山九靈真仙母青金丹皇君。

八卦降炁

道言太一之先，其形自然。

太一者，元一之氣，始生於太虛之中也。在無極無窮之內，居無形無象之初，故曰太一者也。上曰風，下曰

水，二氣停澤也。太虛之上有玉京之天，乃玉京山也。含蓮謂六元之氣，感天真九皇之神而降分混沌之象，一炁始化，列朴而成風水之輪，二炁停澤。玉京之上，東南西北各有八天，三十二天，三十二帝也。玉京之上有三清之天者，乃玉清聖境，上清真境，太清仙境之天。三清之天上有虛皇十天，其間乃虛皇元老、虛皇元君、虛皇元帝、虛皇元尊與天真九皇真人而居其中。天真皇人降天真九炁，分六元，為混沌之象也。少陽應乾，其象曰金，降天真九皇金真之一炁而生水中，狀如戲蘂，變其象，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中央黃，運之中而藏是氣也。少陰應巽，其象曰木，降天真九皇木真之二炁而生風中，狀如戲蘂，變其象，上黑下赤，左白右青，其中央黃，運之中而藏是炁也。太陰應坎，其象曰水德反火，降天真九皇水德火真之三炁而生水中，狀如抱卵。太陽應離，其象曰火德反水，降天真九皇火德水

真之四炁而生風中，狀如抱卵。陽明應震，其象曰木，降天真九皇木真之五炁而生水中，狀如含蓮。厥陰應兌，其象曰金，降天真九皇金真之六炁而生風中，狀如含蓮。三陽會艮，其象曰土，降天真九皇土真之七炁感土而生上廓，散易為天，故清陽為天，餘炁散化成日月星辰也。三陰會坤，其象曰土，降天真九皇土真之八炁感土而下開，散易為地，故濁陰為地，餘炁融結為山川金石，始出自然之正道也。

玉京天玉京山通明殿

昊天玉皇上帝、進章童子，東方八天，南方八天，西方八天，北方八天。

易有之門

唐將軍、葛將軍、周將軍，通真使者引進，張真人受章，章子奏書。

天蓬大元帥、天猷大元帥、翊聖保德真君、佑聖真武靈應真君。

東方天王、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北方天王。

紫微垣

天皇大帝紫微帝君、北斗七星君、太陽帝君、太陰帝君、木德星君、火德星君、金德星君、水德星君、土德星君、羅喉星君、計都星君、紫氣星君、月孛星君。

東方七宿星君、南方七宿星君、西方七宿星君、北方七宿星君。

酆都六宮

紂絕陰天宮、泰煞諒事宗天宮、明晨耐犯武城天宮、恬照罪炁天宮、宗靈七非天宮、敢司連宛屢天宮。

三才定位圖

三清之天，上有虛皇十天，其間乃虛皇元老、虛皇元君、虛皇元帝、虛皇元尊與天真九皇而居其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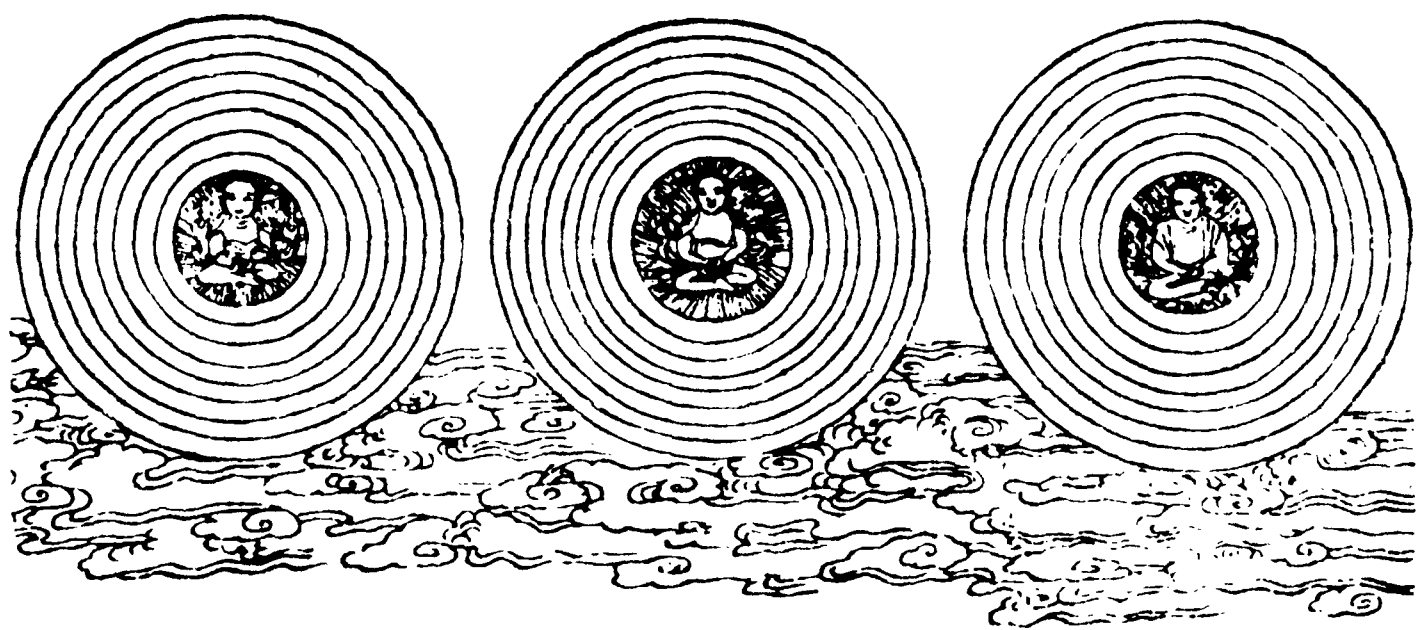
虛皇三天

外一運紅二黃三白四青
五黑六紅七青八白九黃
天尊頭青綠帶後并同

虛皇元尊

虛皇元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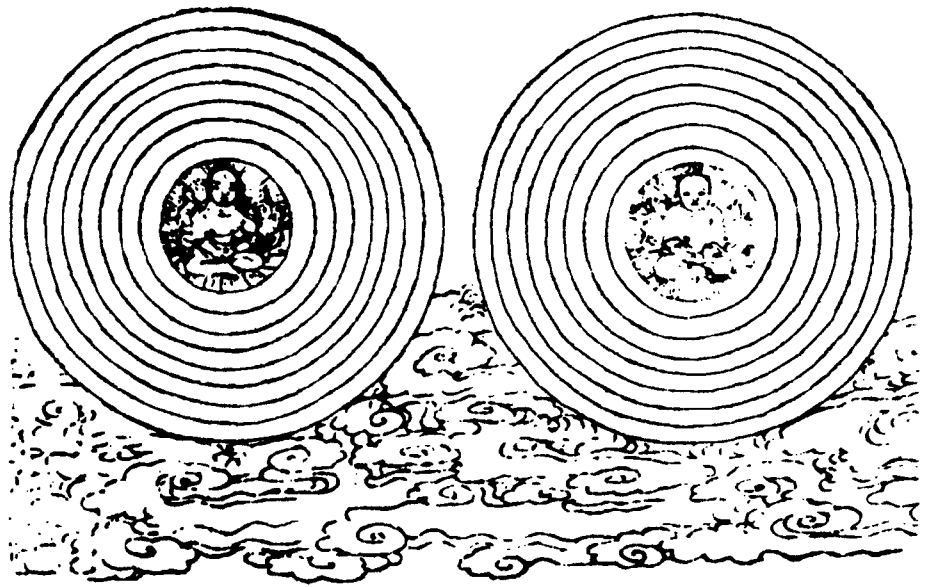
天真九皇



虛皇元帝

虛皇元君

大羅梵炁



玉清天者，天寶君之所治也。《神景內經》曰：太虛妙精，六合相更，變化之道，一生一成。《大洞經》曰：分形散影，位為上真。

北真高上
虛皇道君
虛明紫微高
上經皇道君
東明高上
虛皇道君
大紫高虛上
極紫皇帝君



上虛紫映
九霄真人
玉皇玉帝君
上皇玉虛君
紫府皇君
上帝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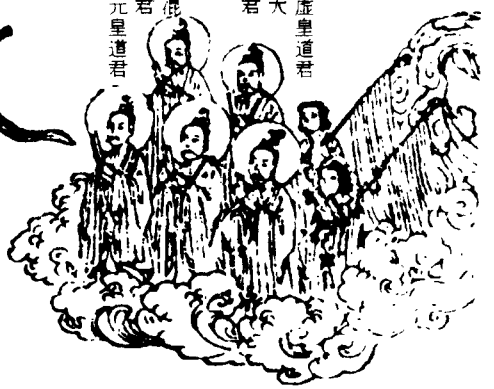


三才定位圖

大明虛皇洞清君
七轉道生
高上虛皇君
高陽始虛
高聖元君
高日虛皇
太上道君
紫羅天上玉皇
明上大道君



南梁高上虛皇道君
洞虛三光大
明上皇道君
中元上合
虛皇道君
玉皇七明君
生高上道君
紫虛高上元皇道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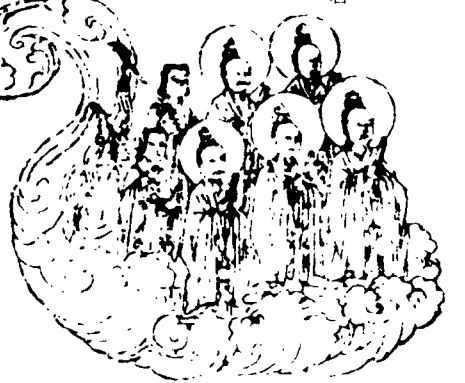


天尊碧冠紅服青緣綠帔
紫緣餘並間金取宜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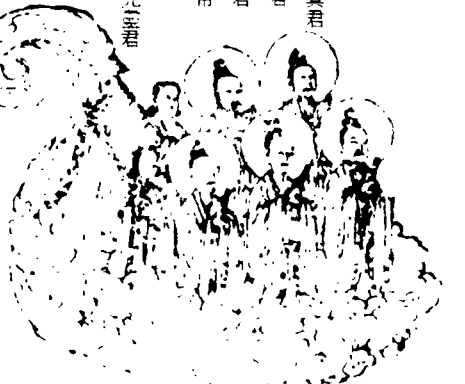
清微玉清天
帝天高君



紫微虛皇高上君
始玄虛皇太高君
七朝玄生虛
皇金靈君
八朝高玄虛
皇傳靈君
三元紫映神
虛生高元胎君



三元上真君
虛皇元真君
高上太真君
紫虛皇大帝
三元四像
真上虛皇元靈君



普靈開女元君
高上虛皇君
無英中真上老君
西華高上虛皇道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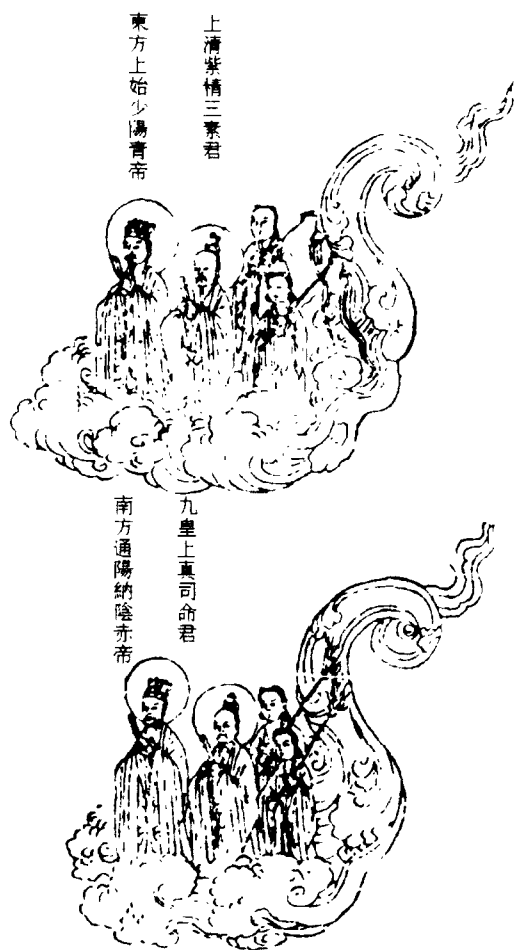


真虛太真
洞尊君
上皇元生
紫微君
皇清洞真君
皇上帝始先生



一一一

上清天者，靈寶君之所治也。天人身作金華色，項負圓光，騰身紫霞。《黃庭經》云：上清紫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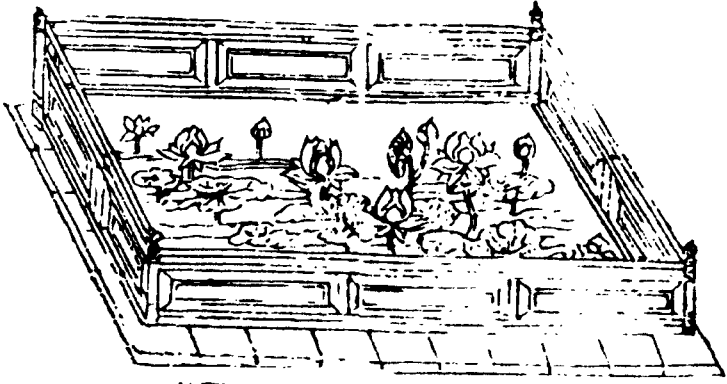


泰清天者，神寶君之所治也。天
人身有光明。《大洞經》曰：身生水
火，放光萬劫，項負圓耀，浮遊九晨。

太一上元華君
洞清小有王真萬
華先生主圖正君
太真部九炁
丈人主仙君



蓮華池



天皇真玉華三元君
太初九紫金靈寶元君
皇上帝老道中君



太極大道元華君
真陽元老真道君



天尊碧冠額服青漆漆紫
黃絲絛耳間金取直裝



泰清大道君



真中黃學天君



太極主四真人元君
元虛黃院真華君



皇初紫靈元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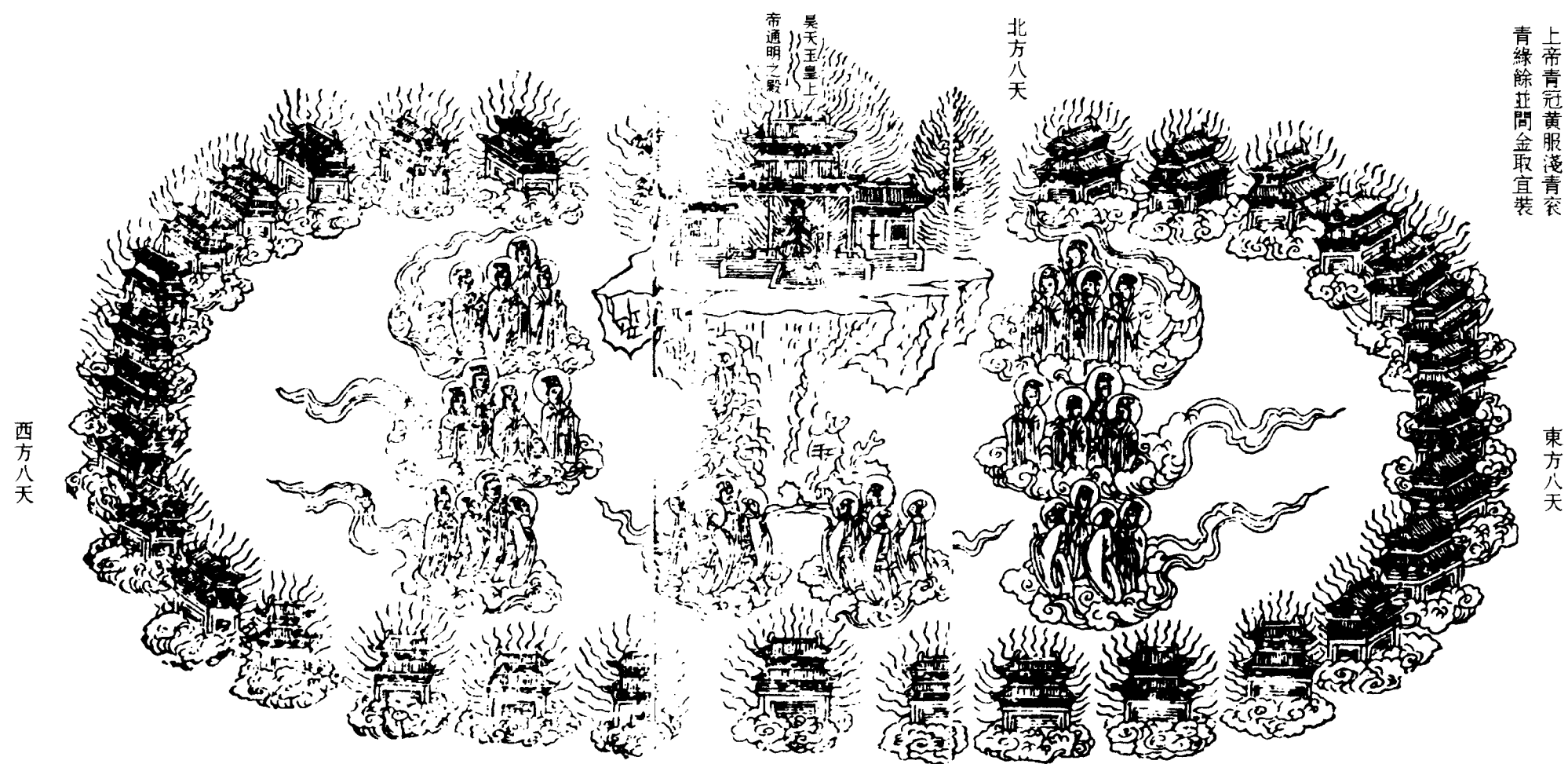
青精上真內華君
真洲二十九真
白上帝司林君
上清八皇老君

蓮華池



太陽元先王靈元君
西元靈山九靈真
仙母青金丹聖君





三才定位圖

(郝文華點校)

006 大滌洞天記

經名：大滌洞天記。宋末元初
鄧牧撰。三卷。底本出處：《正
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

大滌洞天記序

澗之爲郡，山川雄秀，甲於東南，故爲吾道之奧區。而所謂洞天福地者，在在有焉。予過錢塘之上，每低徊延覽，不能捨去，惜不盡遊其名勝者。間讀予友大章徐先生所序杭之洞霄宮歸一規者，尤慕其山水之麗、宮宇之宏，而未之一造焉。今年春，其宮道士某持其宮志請序於予，因獲探其源委顛末，其大滌洞天天柱峰即洞霄宮也。始漢武元封間，而晉唐以來，修真隱遁之士多居之，逮宋南渡，都於杭，則門地之盛，聲望之隆，與玉清、醴泉、崇

福、昭應、太液、寶籙諸宮觀等矣。凡

寵書幸駕、錫田賜額之異，尤冠一時涉元之盛。高人奇士輩出，於教益振。

雖宮宇之變，或罹兵燹之革，輸賦之繁，復設規以守其成，益有復興之漸矣。而山川之推爲洞天福地之殊者，四方至今猶稱之，故其具諸載籍者，凡殿廡之盛、人物之異、文辭之偉，靡不備見之。若澗之名於東南者，舍是尚何求哉？昔之志，夫是者，可謂善述其事，張大其跡也。今某尤將廣于梓，亦抑知繼夫先志也。嗟乎，古今之盛衰興廢之無窮，雖僊真靈異幻化之跡，尤有湮沒而無所考焉，其所可追索者，徒賴于名辭巨筆垂之金石，煥乎千百載而不泯也。雖然浙之地勝人傑，而琳宮瑤宇卓稱於時者，爲不少矣，而能託於不泯之言者，又幾何哉？若洞霄之稱於一時，而文且著於不朽矣，使其傳之悠遠，與三山之書並行而不已，豈不亦吾道之盛典也？因嘉其志而序首焉。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正月既望，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真人，

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序。

大德九年夏，予奉旨搜賢，知葉玄文、鄧牧心隱餘杭天柱山，即而徵之，固辭不起，因得極山中奇偉絕特之觀。後六年，代祀南來，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岳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昔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編行乎世，集虛於茲山之功亦懋矣。況其賢而文冲澹不銜。其師介石沈公，端雅有容，疊膺綸命，典領本山，人稱其懷。山之洞天福地，歷漢晉唐宋，聞人世出。今介石師友如淵珠山玉，輝潤泉石。信乎山川之勝，亦繫乎其人。凡居者、游者，苟不潔涓身心，悠遵太上清靜之教，嚴釐祝弘至道，以重茲山，是增林慚澗媿，負介石師友之心事。予併發之，於是乎書。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序。

夫誌書者，所以敘事物之源委本末，名數凡目靡不登載，故貴乎廣記備言，使往者有傳，來者有徵也。大滌天柱，爲東南一大勝槩，其可紀者不少，

而宋政和間唐子霞作《真境錄》已不可考，端平間所輯亦復疏略。余懼靈跡奇聞久將湮沒，遂俾道士孟宗寶、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詢咨故老，考訂作《洞霄圖志》。凡山川標致之勝、宮館規制之詳、聖遊化之跡、英賢紀述之美，皆收拾而無遺。非但游息於斯洞見今古，而足跡未能至者，一睹此志，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間，有頡頏飛霞之想，亦滌心一助也。時大德九年乙巳，十一月望日，大滌住山介石沈多福謹書。

大滌洞天記卷上

本山鄧牧心編

敘宮觀

夫得道之士以無何爲鄉，太虛爲家。日月之光華、烟雲之變化、湖海山嶽之浩汗麗澤，不過目睫間所寄物爾，何待占一丘一壑之勝，營一宮一室之安，與編戶雜處於人間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風不競，馳情嗜欲者，豈知有清靜可宗？抗志功名者，豈信有神仙可學？是故太上設教，聖皇潛心，黃帝問道崆峒，堯見四子藐姑射。於是周穆草樓發其源，漢武竹宮桂館昌其流，乃有祕宇殊庭、瑤臺金榜散布寰宇，幾與五城十二樓俱高，不特鍊汞烹鉛以斬沖舉，聲金振玉以迓禎祥，而鳧舄凌風，翠旌導月，往往薄游其間。使夫志士辭榮，貪夫棄慢，頓悟有身之患，樂皈衆妙之門，豈非移風易俗之大樞機，尊道貴德之大條貫哉？道經載，

四海之內凡大小洞天四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洞霄咸有一焉。舊志以爲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稱首地望之重，他莫敢比。信矣，天造地設者，固不以人力爲消長，然歷代崇奉之制，不可無傳也。

洞霄宮

茲山爲大滌玄蓋洞天天柱福地，在杭州餘杭縣南一十八里。郡志云：漢武帝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於大滌洞前，投龍簡爲祈福之所，經今一千五百餘年矣。唐高宗弘道元年，本山潘先生奉勅面南建天柱觀，四維壁封，千步禁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朝賜觀莊一所，後有朱法師改北向。乾寧二年，錢武肅王與閭丘先生相度山勢，復改爲甲向，今宮基是。光化二年，錄圖表奏，詔旨褒嘉，見《天柱觀記》。錢氏納土時，嘗改天柱宮。宋真宗祥符五年，因陳文惠公堯佐奏，改洞霄宮，賜仁和縣田一十五頃，悉蠲租稅，並賜鐘磬法具等，歲度童行一人，應天慶等節設醮，本州應辦支費，青詞朱表，學士院

撰進呈訖，內降修奉。仁宗天聖四年，詔道院詳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處，杭州洞霄宮大滌洞爲第五，仍命每歲投龍簡，遇祈禱，封降御香，遣中使或郎官入山。政和二年，住持都監何士昭以宮宇頽圯，詣汴京陳乞，奉旨賜度牒三百道，兩浙轉運司經理。後因方臘之變，廢于兵火。高宗南渡，紹興二十五年，發帑出金重建昊天殿。于東廡後殿左闢通明館，本宮住持兼領焚修于此。孝宗乾道二年三月，德壽太上皇洎顯仁皇太后臨幸慶成，遇庚申甲子聖節，帝后本命，係朝廷請降設醮，本宮書記撰青詞奏呈修奉，官差軍士守衛，後奏罷軍士，以山麓之民充佃火防虞。理宗淳祐七年，靈濟通真先生孫處道奏請賜錢，益市恒產以裨瞻用，由是山門規制愈崇廣矣。政和間，援唐天柱觀例，經尚書禮部給洞霄宮印記。寧宗慶元二年，知宮陳以明以歲久漫滅，重給。宋國初聖節，道場應奉，本縣文武官僚入山建散，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後，惟道士就本宮建

散，而縣官止於普救寺行事。凡宰執大乞丐閑去位者，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繫銜。咸淳甲戌冬，防虞弗慎，延燎一空。至元丙子，後重建，未完，復燬于甲申之夏。今自甲申後再新宮宇，規模視昔愈壯，專一爲國焚修，告天祝壽。每遇天壽聖節，道場依例就宮建散，蒙管領江南諸路道教所，總攝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以名山事實聞奏。至元十八年，欽奉聖旨，護持山門。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欽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元貞元年、元貞二年、大德三年、節次奉宣命，授本宮住持提點及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大德八年六月，又欽奉護持及諸宮觀，蒙中書禮部鑄給杭州路洞霄宮提點所印信。宇內名山，自五嶽之外，所謂天有八柱而已，其五在方外，既不可考，今見於中國者三，而洞霄之盛爲歷代所崇奉，幾與五嶽俱尊，又非舒州、壽陽所可企及，豈偶然者，故列叙于篇首。

通真門

茲門不在餘杭縣四門數內，宋紹

興年間建，謂由此入洞霄也。至元年間重建，先是，宋淳祐間，住山員大欽買石甃路，夾樹林木一十八里，至九鎖山門。

九鎖山門

在九鎖山外，未至宮三里，扁九鎖山，三大篆字甚奇古，程俱書。

外門

衝九鎖山大路，道龍鳳二洞，直上爲棲真洞路，自路口折入會仙橋，過翠蛟亭。左右厓石夾道，勢若雙闕，門真其會。扁洞天福地，宋理宗淳祐七年賜書。

雙牌門

自外門入度玄，同橋，兩門對峙，左篆天柱泉，有池有焉，右篆大滌洞，洞所從入也。

三門

宋紹興三十二年，內帑賜錢造。至元戊寅，山隱齋建，癸巳年本齋重建，仍造天香亭于後，故所無也。

虛皇壇

在正殿前。舊志云：唐景福二

年，錢武肅王按當時儀式疊磬開壇，請閻丘先生三元奏籙于此。大德庚子增修廣之。

三清殿

即郭真君結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不存矣。錢王遷坐庚向甲，蓋指此也。宋政和間方臘之變，惟徽宗本命殿獨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奏，旨改爲三清殿，聖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號爲絕技。至元庚寅復建，壯麗殆過於昔，有桂柏相間列峙前向。

昊天閣

在東廡後，宋紹興二十五年內帑賜錢造殿。大德辛丑重建爲閣。四山環抱，最爲登覽勝處。

璇璣殿

在庫院東，建炎間建，至元辛巳迴紫齋建。

佑聖殿

舊在正殿左，建炎間建，至元辛巳怡雲齋建于三門東偏。

祠山張帝祠

舊在宮門外西阜。開禧間，內庭

賜神像及左右侍從。景定間移建三門右，至元庚辰壺隱齋建，辛卯本齋重建。

龍王仙官祠

在西廡後，宋建炎間建，賜額嘉應廟。至元壬午清虛齋建。今洞天福地二仙官併祠于此，從古制也。祠下撫掌泉與大滌泉源通，俱號龍井。初以宋紹興九年內旨詣洞投鐵簡，得雨封善應侯。勅：朕惟山林川谷出雲氣爲風雨者，必加禮秩以謹奉詞。矧茲洞天，神靈所宅，屈伸變化，呼吸風雲，若時愆陽，旋施膏澤，有司言狀，寵錫侯封，用孚惠於烝黎，以欽承於渙綍，可特封善應侯。慶元三年加封善應靈濟侯，嘉泰元年加封善應靈濟昭貺侯，端平三年加封善應靈濟昭貺廣福侯，又特封靈澤公。

雲堂

在西廡後，延接十方雲水。宋淳祐、咸祐間，高道雲會，相傳爲口實。今南北高士來游來居亦不減於昔日也。

旦過寮

在雲堂右，雲遊僧暫憩之地。

諸亭

曰翠蛟，曰飛玉，曰清音，曰翠微，曰採芝，曰九曲見山水門，曰谷口，曰石室見洞府門，曰祥光，曰宜霜，曰聚仙見古跡門。

白鹿山房

在石室頂。先是陸永仲嘗家石室東偏，因爲道院。朱妙行修鍊其地凡二十年，尸解去。是後有天目阮先生居之，有泉州陳道士者緣山屈曲開逕，結茅相依，發土得奇石甚多，一帶凡百餘步，狀如步障。中更兵火，阮陳亦亡去。大德甲辰建山房于此，有記。

廨院二所

一在餘杭縣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後唐長興四年建，名天柱廨院，宋咸淳年間重修。門前有梓林，夏日陰翳可愛，在三門東偏。

法堂

在正殿後。宋開禧元年内帑賜錢造，寧宗賜書演教堂扁，至元乙酉重

建。左右兩石天造地設，後有蒼崖橫峙，因加人力，疊成峰巒，中作小洞，洞中小路委曲，出登其絕。

方丈

在演教堂後。

庫院

在東廡，至元乙酉重建，丹泉流注其間。唐李玄卿所記新池在焉。

齋堂

在西廡，大德戊戌重建。

道院

在西廡後。古有三院：曰上清，

曰精思，曰南陵。今分爲十有八齋，中瞰一池，諸齋環嚮，池水盈涸往往亦關休咎。左廡七齋：曰山隱，曰山素，曰岫隱，曰嵩隱，曰怡雲，曰粟隱，則上清院派；曰迴紫，則南陵院派。右廡四齋：曰清隱，曰谷隱，曰盤隱，則上清院派；曰清虛，則南陵院派。正面七齋：曰壺隱，曰橘隱，曰悠然，曰閑隱，曰學隱，則上清院派；曰怡然，曰碧壺，則精思院派。選道堂在西廡後，至元乙酉年重建。

至道宮

在餘杭縣北三十里曹橋西，唐文明元年建，初名福業觀，潘尊師成道于此，《雲笈》所載者。宋治平三年改今額。前有古松一，圍兩合抱。後有苦杏二，大與松埒，鸞鶴巢集其上。厨院有宋熙寧間所鑄巨鑊四，畔識歲月及施錢姓氏。隱士葉玄文詩云：猶存巨鑊記熙豐，翠靄春深古路通。千百春鋤一株樹，野田飛下雪花風。

龍德通仙宮

在餘杭縣市南，南唐文懿趙公汝談嘗卜居于此。至元癸未住山郎如山愛其溪山之勝，罄己資更宮宇一新，花木亭池冠於一時。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爲書宮額。

元清宮

在臨安縣錦南鄉，地名新路，住山舒元一故廬所在。至元甲午即其地建宮，樓閣巍峨，山水環抱，視爲甲觀。

冲天觀

在九鎖山門外東天柱山所止。先是宋咸淳間住山龔文煥建于德清之青

坡，至元壬午知宮事周允和更建此處，今住山沈多福疏鑿泉石，栽植松梅，頗有徜徉登眺之趣，有記。錢塘葉玄文隱于是，二十年大德丙午正月成道仙去。

洞晨觀

在餘杭縣東郭河上安樂山東，爲陳季卿故址。季卿，餘杭人，世傳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爲舟者。宋景定癸亥住山貝大欽建，松行掩映，流水迴環，植梅一塢，扁無盡春。先是接待最盛，有記。

元陽觀

在天柱步南三里大滌山後，宋咸淳間住山吳處仁建，至元辛巳改向重興。山深林密，門徑瀟然，頗有塵外意，但游者罕至焉。

冲真觀

在湖州路長興州，晉葛仙翁鍊丹之地。宋咸淳間本宮道士周國壽以古額興建，至元甲午住持周貴生修葺一新。周迴流水，松行古檜老桂，爲佳翫焉。

龍德觀

在嘉興路澈浦鎮，宋景定間本宮道士劉應善建。與海涯相接，為士民祈禱之便。

玄同觀

在杭州城癸辛街。先是，楊府瞰碧園有蘭亭茂林脩竹之趣，至元癸巳住山郎如山建道院，大德辛丑改為玄同觀。

明星宮

在餘杭縣東二里明星瀆之上，至元辛卯本宮道士史得芳建道院曰來清，大德丙午改明星宮。

洞陽觀

在台州寧海縣東隅，大德癸卯本宮道士楊應世買張氏宅改建。

岳祠道院

在餘杭縣南湖之上。先是為土人聞武功圃，後施地建祠。遙望西溪，諸山森然拱立。祠旁小阜曰鳳凰山，以形似名。巨石林立，流水周旋幾百餘折。葛仙翁丹竈據其上下，可羅坐數人，有亭臨流對之，今建道院于祠右。

扁名鳳山道院。

清真道院

在東天柱嶺青檀山之陽，宋咸淳間知宮事朱特立建，泉石清勝可觀。

凝真道院

在九鎖外墓塢，至元壬午本宮道士姚崇道自城居移建于此。

若虛道院

在餘杭縣市西，舊為沃氏居，至元戊子住山曹至堅得其地建院。

通明道院

在餘杭縣相塢，至元己丑本宮道士金自吉建，為奉先報本之處。

益清道院

在臨安縣，地名後洪，至元壬午本宮道士何自清建。

紫清庵

在上塢青梓隴山下，至元乙酉本宮道士徐允熙建。

碧壺庵

在李塢石玉山下，宋咸淳間副宮李元綱建。

溪山庵

在天柱步，大德丁酉副宮金常清建。

閑隱庵

在來賢岩後青山下，至元己丑本宮道士王允升建。

學院庵

在天柱嶺西，至元辛卯本宮道士陸繼脩建。

太平庵

在臨安縣，大德甲辰道士徐元英建。

集虛書院

在餘杭縣東五里碧塘福地，有巨井一所，世傳葛仙翁鍊丹于此。元貞丙申道士孟宗寶建院，為游居講習之處，翰林學士張伯淳書扁，隱士鄧牧心作記，紫陽山方回詩云：天地春藏凍核中，時來蜂蝶闋東風。萬端變化根無極，一點靈明裊太空。妙處千江分朗月，飄然六合點冥鴻。守玄知嘿交龍虎，肯泥丹爐子午紅。錢塘仇山村詩云：築舍東臯野水濱，室中生白座

生春。了知空洞元無物，須信清明自有神。幽經草花聊適趣，閑窗筆硯不留塵。酒經丹訣非吾事，萬卷書藏一老身。

大滌洞天記卷上

大滌洞天記卷中

本山鄧牧心編

敘山水

浙右山水之勝莫如杭，杭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知大滌洞天。蓋大滌山水發源天目，風氣盤礴，岡巒糾纏，相望幾百里，然後蘊靈毓秀於此。經以苕川之紆餘，匯以南湖之蕩莽。九鎖外鍵，一柱中擎，豈非天地之奇觀，仙靈之奧區哉？郡志載：登天目山，憑天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並趨而合于於潛縣，窄嶠似少駐，回望天目，層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大勢不可遏，少決驟已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爾，循而至九鎖蓋爲孛思，環以天柱諸峰，若止息者，已而轟轟赴餘杭，下武林北高峰，而特起爲南高峰，捷以八蟠慈雲嶺，翼爲七寶鳳凰山，昂頭妥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異矣。杭之山川，大較以

是觀之，茲實錄也。

天目山

《太平寰宇記》云：天目山高三千九百丈，周五百五十里，多美石甘泉，有數百年古木。山上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古有《東山銘》，略曰：列岳霞上標峰，霧裏翠滴煙巒，名不可紀。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源脉相接。徐伍仙故居在石室峰西，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茲蓋天柱之鼻祖，而錢塘所謂龍飛鳳舞又其雲仍也。

黃山

在宮西北，是山最高，爲衆山之祖，雖百里外亦望見之。左發爲大滌，右發爲天柱，其趾長水灣，伏虎岩在焉。

九鎖山

自餘杭西郭外行十有八里，逆溪水上，左右合七峰，皆拔地數百尺，其趾犬牙相錯，行路並溪屈折者九，故云九鎖。好事者悉命以名：一曰天關，二曰藏雲，三曰飛鸞，四曰凌虛，五曰通真，六曰龍吟，七曰洞微，八曰雲璈，

九日朝元。

大滌山

在宮北，凡四峰，於九鎖內最爲巨山。西洞據其領，石室出其半，天壇冠其顛，皆山中勝處也。是山以洞名之，舊志謂大可以洗滌塵心，故名大滌。雖山川得名未必咸有說，而故老相傳當不誣也。玄同先生劍履瘞山下。

天柱山

在宮西南，凡三峰，與大滌對峙，高足相敵，由宮外望之，屹然若柱，又絕頂有石柱，高丈餘，圍兩合抱，此山所以名者。蓋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傳記所載，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是已，洞霄以爲主山，故古名天柱觀。舊志以爲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標顯靈跡，建立宮壇，歷代祈禳皆在此處也。

乳山

即宮前案山，錢氏所增培者。

香爐山

在宮前乳山後，其峰甚銳。

青檀山

在宮東南東天柱右偏，其勢不甚高，而泉石奇秀，爲諸山甲。今湧翠石壁，與試劍、來賢二岩，冰壺、鏡潭皆在此。

青梓山

在宮西黃山跡，狀如屏嶂，與白鹿山對，其地平處即上塢。

青茗山

在宮西青梓山下，東連上塢路，西達棲真洞。

白鹿山

在大滌山，即今中峰，是因許真君上昇於此，天降白鹿下迎，故名。

丹山

在黃山外，極高廣，綿亘十餘里。

楊村在其下，後有響水石，溪流至此輒逢逢有聲。

紫竹塢

在青梓山西，古多紫竹，故名。

苦竹塢

在東天柱嶺首，去宮一里許，與仙跡岩相並。狀如片雲從地湧出，欲飛而未起也。

茗溪

《山海經》云：天目山一名浮玉，茗溪出焉。今由於潛臨安縣界，經餘杭及錢塘界，然後入湖州，達于震澤。郡志以爲夾岸多茗花，每秋風飄散，水上飛雪然，因名茗溪。又《輿地志》云：自餘杭西，亦名泠溪，溪兩渙有琴、鶴、翁、姥四山，皆有居民在其下。今自宮抵溪口五里，名天柱步道，旁有井亦名天柱泉，蓋柱流泉循九鎖山東行達是溪也。

南湖

此湖每歲梅雨茗水盛時，必聚此而後洩于大溪，長堤小橋出，其髣髴類杭西湖，餘時皆涸，彌望豐草而已。

丹泉

一名天柱泉。是泉發最高，歷天柱山半，初但聞有聲殷殷若雷，至大滌洞西百餘步始出地上，既清且甘，大旱不竭，有方池瀦焉。天宇清明而有赤光，四旁苔蘚時作紫暈。東坡詩云：一庵閑寄洞霄宮，井有丹砂水常赤。故扁丹泉，亭曰

清音，取左太冲山水有清音之句。除引供厨堂及十八齋之外，一境田疇咸仰灌溉。

厨院方池

唐大曆五年，令尹范公愔俯見泉脉浸潤，命鑿池以便庖厨，李玄卿有記。

三池

在洞天福地門裏，路左二，路右一，若品字然。唐乾寧年間錢武肅王開鑿，由大滌洞前疊石爲暗溪約里許，接天柱流泉潄畜其中。澄澈可愛，於池口復爲暗溪，曲折五六，深合地理。

翠蛟亭

宋高宗臨幸步月至此，愛之，賜錢造水閣。在宮門外三十餘步，自門內三池流注入澗，撒池上一二板，汹涌若雷，變化飛舞，山林蔭映作紺碧色，故扁翠蛟，取坡仙詩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仍奉坡像祠事于後，亭前有坡，羅列坐石，游者必登憩焉。

冷泉

在宮門外會仙橋之東路旁石罅

間，泉脉甚微，四時不絕，行者掬取飲之，寒勝冰雪，故名。

桃花泉

在龍洞西數十步，其泉自石罅橫注入溪，昔人每見有桃花片流出，莫知從來，故名。

石門

自來賢岩東五十餘步歷坡陀而上，即青檀山路，右依岩石，左臨深坎，旁有巨石，與岩對峙，號小石門。

月窟

洞酌之旁有巨石，圓竅玲瓏，廣二尺許，深五六尺許，曰月窟。

冰壺

月窟之西有石竇，貯泉甚寒而甘，曰冰壺。

鏡潭

洞酌之下有石竇，其泉清可鑒物，曰鏡潭。

試劍岩

自來賢東行可二百餘步，有石裂爲兩，如劍所斷，故名。

湧翠石壁

自試劍岩復三十餘步，有峭壁面北，從地湧起，高可一二丈，廣二三十丈，其上蒼翠玲瓏，奇怪萬狀，莫可形容，蓋茲山秀氣發自來賢，至此，餘半里始盡呈露。上有石乳，焚之芳香。有岩對峙，相去僅數尺，不容並行，若以人力開闢，尚可作亭盡意觀覽爾。今外向有亭曰翠微。

石步障

自石室歷數折，上有蒼石沿徑聯屬，可百餘步，名石步障。

通仙橋

在餘杭入宮大路，去通真門四里，宋建炎年間建，舊號石門橋。大德己亥八月知宮事楊清一重建。

道士橋

與通仙橋相去半里者，本宮祖師建，咸呼爲道士橋。

朝元橋

在宮外四里，由天柱步入宮大路，俗呼爲湖塘橋。咸淳癸酉增構高廣，名爲朝元橋。

雙仙橋

在宮外三里，俗呼爲雙橋頭。昔郭真君與葛仙翁倚仗對談于此，故名。

玉泉橋

在東天柱嶺下石府君祠左，去宮二里，俗呼麻車橋，宋建炎間建，飛玉泉由此出澗，故名。

鳴鳳橋

在雲根石左，俗呼袁家橋，宋建炎間建，與鳴鳳岩相近，故名。

會仙橋

在棲真洞牌門前入宮大路，跨澗爲橋。宋淳熙甲辰，道士江安著以早游湖海，晚歲歸隱山中，捨衣鉢錢重造。

玄同橋

在洞天福地門裏，下通池水出翠蛟亭。昔玄同先生與錢武肅王相度地理，鑿池架橋，故名。

敘洞府

神仙安在哉？《列子》載渤海有五

神山，東方曼倩云有十洲，嘗所涉歷弱水三十萬里，既不勝舟，而珠樹琪林、瓊樓寶闕又非結駟所及，何怪世俗不信，以爲荒唐詭誕之言哉？然則三十六洞天具在域中，其爲神仙之居。信邪？否邪？日月周行中天，下入滄海，晝夜相禪而不息。雷霆發虛空中，赫然有聲，萬物震動。使世俗未嘗聞見而吾言之，又肯信乎？一介之士苟有遐心，尚將逃深林，隱空谷，渺焉不與世接，而況龍變蟬蛻，飲露餐風，其去塵土之腥螻，入煙霞之杳靄，必然無疑者。是四海內外不可謂無茲洞，不可謂無若人也。若青城、羅浮、武夷、句曲，向使不名洞天，吾知爲仙聖區，委羽塊然山爾。陽明直數仞之石，裂一綫爾，亦得以洞天名，而青童君、仙人郭君各理一焉，豈飛行變化之跡無往不到邪？玄蓋在大滌山，而《雲笈》云在天目山者，豈以大滌爲天日子孫？或古人著書未必皆親履其地，失於審稽，雖信史不免，無足異也。

大滌洞

在宮西北半里。《茅君傳》云：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滌玄蓋之天，周回四百里，內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校灾福之所，姜真人主之，與華陽林屋邃道暗通。相傳洞玄先生入游，見龍麟異境，花木鮮繁，自華陽而歸洞門，石鼓廣可尋丈，扣之逢逢有聲，自上下，皆平如剗削，兩旁厓石委曲夾道，中間一石若柱倒懸，因以隔凡，名之過柱。一穴如竇，內闊丈餘，中有圓井無底，惟聞浪浪水聲，乃歷代朝廷遣使投龍璧之處也。

棲真洞

在大滌山前西天柱嶺上，去宮三里，一名西洞。舊志云：大滌先生杜琛語弟子何法仁曰：汝宜居西洞，可以遜世成真。遂名棲真洞。天生巖頂，狀若寶蓋，龕室幽深，乳泉滴瀝。又東西二臺石閣厓上有龍爪蟠拏蹠躡之跡，或戲以手漫滅，翌日視驗如初，是知洞龍出入之徑也。西臺一石平如棋局，白石子如拳委積其上，旁列石坐

環嚮焉。入洞門三丈許，有石仙人爲仰臥狀。又越華蓋西，有石龕可容數人。

石室洞

茲洞一名藏書，一名東玲瓏，在大滌山中峰前白鹿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橫界，泉脉涓涓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嘗濯于此，名洗藥泉。郡志云：吳天師筠修鍊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宣城，指令門人藏書劍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景行錄》載天師云：當遷神于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煉蛻之處，故卜其西麓，果有石坐，岩扉自然成備。如是則不惟書劍，亦天師藏真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劍解之道，凡暫過太陰紫胞，煉度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運會，其靈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樽、石茶竈，皆仙家之遺跡。

白茅洞

在宮山西南十里，嶺右靈迹巋然。按記云，晉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因名之。其門如井，縋綆而下一二丈，至平地，可環坐二十人。復偃身下入又二丈許，有仙人酒瓮石及石柱二，一竅上徹天光，境界奇絕，第山高路阻，希有至者爾。

鳴鳳洞

在宮外一里道旁山上，雖石門阻隘，有童稚可入。云其間廣埒兩屋，旁一小路，不知所極。上有穴泉，流爲丁當音，下入方池，未嘗減溢。耆舊云：錢氏時因鳳凰來鳴，故以名洞。其地亦改爲靈鳳鄉。

蛻龍洞

在鳴鳳洞相對山厓中，相去百步許，喬木幽隱，岩穴嵌巉，深可數丈。宋皇祐初羽人於洞間獲龍蛻骨，齒角皆具，故名。記云五洞潛通，此其一也。

歸雲洞

去宮五里，在棲真洞左偏半里許，即棲真之後門，深可百餘尺，石壁光瑩，洞有思頂，亞於前洞，按記云，是神仙回車之便道，故曰歸雲洞。門僅數尺，下入丈許，石皆如瑪瑙五色紋理，旋雲飛霞直下方池，深不盈尺，廣可二尺，長可三尺，池底白色如累珠鏤玉可愛，泉水則盈涸不常。又下十數步，有白石若瓠者三。又下數步，左偏上陟則有石盆，其上流泉涓涓，下入盆內，可以盥。四周石乳如垂瓔珞。復返右偏，直下十四五步，闊二丈許，其中有石如積銅錢者，周圍平坦，可容三十餘人。

敘古跡

人事有代謝，山川無古今。生身千歲之下，游心千歲之上。登箕山而懷洗耳之風，弔首陽而悲餓死之節。利害既不相及，影響既不相知，而田夫野老、樵童牧豎猶將躑躅悲歌，有泚其

類，況高世絕俗慷慨之士哉？千萬世同一理，千萬人同一心，古人遠矣，九京不可作矣，一旦過其隱遁之地，觀其游息之所，有不浩然興起如親炙之者乎？馴虎岩之坎木無恙，昇天壇之丹竈未寒，空山無人，渺渺愁予，豈晉人所能，今人不復能邪？山中陳迹時有足稽，併採異聞附見一二。

漢宮壇

在大滌洞前，漢武帝元封三年所創，今其址不可攷矣。

昇天壇

舊志云：昇天壇在山中峰之上，又名法象壇。上應天而圓，下應地而方，中應易卦而八角。許遠游真君精研洞典，登其上而仙去，時天降白鹿下迎，故中峰名白鹿山。今山頂界松內數丈之地，草木弗殖，是其遺址也。宋政和間猶有卿雲簫吹往來。

伏虎岩

在宮山西南峻壁間，若環堵之室，南有路，自上而下，復陟厓磴，方至其所。藤蘿深密，怪禽晝啼，非有道士

不可處也。昔郭真君伏虎於此。按《晉書》云：葛洪、何幼道偕訪之，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引嘯而退。唐吳天師愛其遺跡，每游忘返，題詩岩上，今歲久昏剥，云：郭生在童穉，已得方外心。絕迹遺世務，栖真入長林。元和感異類，猛獸懷德音。不憶固無情，斯言微且深。末句蓋引真君與溫嶠問答語。

仙跡岩

去宮一里，在行路隔溪厓石上。按記云，秦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嘗役鬼移之。山勢欲動，勿有仙人叱鬼，以身扼厓石，使不得去。今厓上有肩帔、簪冠隱然，遺跡溫潤光澤，苔蘚不生，以手摩拭良久，作古桂香云。楊傑有詩曰：祖龍求仙徒用力，駕海欲驅山下石。神人倚住不與行，留得岩前隱仙跡。

來賢岩

在宮東南青檀山前，嵌空數丈，盤石藂竹，可以游息。宋熙寧間東坡居士爲杭通守，與蔡準、吳天常、樂富國、

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華皆幅巾藜杖盤桓于此。東坡賦詩云：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後人名岩來賢，作亭其上曰宜霜。

石室

唐吳天師瘞書劍地，宋陸維之朱妙行居焉。

撫掌泉

在宮內龍祠下，深僅三尺，清泠可鑿。古詩云：却疑三尺底，別是一壺天。其泉五色變易不常，每一變則有吉事。《餘杭圖經》載，錢武肅王至宮，有雙鶴飛舞其上，因撫掌招之，鶴墜而泉湧。漕使陳堯佐因按察至焉，問羽士所以名泉之意，答曰：昔仙人撫掌而泉湧。公於是撫掌，亦然。吳天師觀碣云：水旱不易，紫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萍藻。宋熙寧初有物狀如鰻繞欄楯間，兩目如丹，時人以杖朴之，即墜入泉去。須臾陰霧周

布，一山大水自天柱源來，汹涌可畏，將墊殿堂乃止。或龍之怒也。今環甃以石，結亭覆其上，圍以朱欄者，宋高宗嘗酌之也。

明星瀆

《餘杭圖經》云：在縣東十里二百步，周迴一百五十步，溪之南塘，歷朝勅使投龍簡於天柱大滌洞，必先祭明星瀆。《九域志》載餘杭古迹亦然。父老相傳云：昔有人晝見星燦然，故名。溪下多潭，皆遇水決衝而成。自新堰以西，第三潭最深，瑩而闊者是也。父老云：瀆之南瀕路，舊有道家居，遺址尚存。今地屬本宮，建宮亦曰明星。

藥圃

在來賢岩宜霜亭下，夏侯天師種藥於此，芝畦木塢，百藥之植靡所不有。常施藥於塵市，隨緣深淺而與之。一日樵者聞圃內有物大嘯，隔籬窺見天師策鞭乘一獸，似虎非虎，行疾如風，入東山而去。今四山產藥草六十餘種，圃跡猶存。

葉天師講堂

舊志載，在山門外，天師役鬼神所建，制度宏巧，絕不類常工。開元中天師講《道德》、《度人》諸經於此，有仙花靈鶴自天而下。吳越高士輻湊聽法，咸有所悟，願居弟子列者三百餘人。惟語以濟恤孤貧，感愧覆載，忠孝君親，重人性命，淨身心，絕奢侈，即為道家之根緒也。荐經兵火，遺跡不存，今移宮中為演教堂。

草堂

錢氏所創，唐昭宗景祐二年，武肅王以居閭丘先生，既而旬旦入山問道，每三元開壇授法，錄號上清壇，御史中丞羅隱皆入室者也。堂外環列雲房，為志人弟子栖息之所。朝暮入室，退即閉關，下惟或持經，或論道，或鍊神修真，各有所至。今道院上清流派所自出也。

晝樓

一名垂象樓，暨天師所居。天師少好經史，著述不輟，其中卷秩委積左右。常晝採日魂，夜飲月魄，蓋紫文之

上道也。東西壁各置一竅，僅可容面，是採鍊之戶。白元鑿有詩，其址亦在今道院內，為精思流派。

南陵

亦今之道院址。因許真君居宮北之大滌山，既而昇舉，預報南陵知己曰：來日上朝玉帝矣。至期登陵北望，果見彩雲滿空，真君乘白鹿冉冉而去，故名此地為南陵。今別為流派也。七閩道士王介詩云：飄飄遺鶴去尋真，野客重來嘆復吟。許邁林中丹竈冷，郭文山上白雲深。南陵事古都非昔，北嶺歸期直到今。珍重玉京無限意，待將功節養高岑。

嘯亭

在餘杭縣南五里。晉郭真君居大滌山，常出市肆貨藥，有虎自隨令伏此，歸晚則虎嘯，故曰嘯亭。今山下澗石奇怪，流水潺湲是也。

聚仙亭

舊志云，其基爽塏為天柱峰之乳。俯瞰宮中，最為清勝。玄同先生創亭占氣于此。乾寧間衆聞亭上環珮之

聲，異香逆鼻，走報先生，先生曰：洞天仙官朝謁北辰，今夕百靈聽講，上請大法，來至是亭爾。因名聚仙。陳丞相堯叟詩云：古檜森羅燒藥竈，綵雲飄洒聚仙亭。

祥光亭

在大滌洞口，錢武肅王微時卧巨石上，指洞曰：余異日富貴，當建亭覆此石。及貴作亭，營飾甚盛。而瘞石亭下樵夫聞見有仙人奕棋亭上，迫之則失所在。祥符五年，中使白公、漕使陳公及州縣官皆至。天氣澄澈，了無纖翳，方秉爐炷香，忽有五色雲自洞中出，上亘霄漢，下瀾漫林麓。時羽人從騎皆在雲氣中，若仙官之朝玉京也。數刻方散，表奏其事，名亭曰祥光，今扁大滌洞天。

通明館

在昊天殿左，宋高宗臨幸，寢食于此，几榻咸在後樓，宜縱目看山。

神應鍾

舊志，唐大曆四年台州黃岩大旱，徧禱弗應，遂祈于杭之大滌洞。既雨，

土神見夢于邑大夫曰：宜鑄金爲鍾以酬厥貺。大夫從之。逮宋宣和間，更三百六十餘年，毀于火。紹興八年道士周希及等收拾破壞，且將復鑄禱之，神則曰：治于故地乃成。不得已從之，明年鍾成。赤城左璠銘曰：壞于數，匪壞于火，成于神，匪成于人。作于此，用于彼，福吾邑，無有已。故號神應鍾。

西洞神光

宋紹定辛卯，有楊公伯岳者，武恭王之孫，游山至棲真洞，方舉火仰視華盖，忽有神光發層臺上，青白相半，冉冉而昇，圓如滿月，久之方隱。公嗟異，留詩山中。有東臺仙子許叅玄，滿月光明現大千句。道士王思明嘗立石識其事。

松花石

凡兩株，在璇璣殿前，今不存。

重榮木

《餘杭圖經》載，宮外有大櫟木，相傳唐咸通二年吳天師所種，至宋咸平元年無故自枯，歷十五年，祥符壬子復

榮。漕使陳公堯佐異之，圖狀進呈，併奏五色雲現及地湧泉事。尋降旨設醮以褒神異，故改洞霄宮。後熙寧三年五月，一夕風雷大震，不知是木所之，人以爲靈化焉。

無骨箬

宮山周回百里多生紺箬。昔晉許遠游真君上昇，語弟子曰：吾有金丹十劑，汝等功行未圖，非可遽服，已藏山中無骨箬下，他日有緣者遇。爾後役夫採薪，或帶箬歸，往往臨爨得之，採時不見無骨者。有好事者攀緣幽討，終年不得。蓋仙人所藏，非宿生緣契不可倖致。

擣藥禽

禽止有二，伏藏深樹間，夜鳴達曙，宛然擣藥聲，晝夜間鳴，第見人則遠去，故無識者。

石香鼎

宋學士陳公堯佐授外臺日，謂道士馮德之曰：嘗夢游名山，見仙人以鼎鼎相期，何敢過望？馮曰：學士人望所歸，名列仙籍，世間富貴何足相

浼？後果大用，造紫石巨鼎二，置祥光亭上。其一銘曰：爐之質剝中起煙，人之體虚心養元，不用之用，自然而然，爐兮人兮，茲謂道焉。其二銘曰：山之高兮巉巉出雲，洞之深兮幽幽宅真。鸞鶴一瞬，鳧鷖百春。安得而往，葆光齋神。

四山界松

宋淳熙三年，知宮章居中凡宮山崗阜與民接者，悉樹以松，親董工役。既成，春秋二時每指引後進登山，以識疆界。今四山虬枝龍形，環列森立，圍皆丈許。其經始培植之功，不可泯也。

應夢游詩

宋元豐己未，趙清獻公（抃再）帥錢塘抗章告老。歲甲子八月忽來游山，謂道士沈日益曰：近夢入真境，宮闕巍峨，有數道士相迓，詢之，曰：此洞霄宮。既覺思之，兩典是郡，未嘗至此，故冒暑來。今觀泉石樓觀，與夢中所見無異，豈仙聖有緣邪？留詩曰：龍穴藏身穩，泉源撫掌清。紅塵人絕離，白日世長生。我分譜冲寂，誰能顧

利名？夢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

陳文惠公書字

宋祥符壬子，陳文惠公（堯佐）典領漕職時，表奏興修宮宇改宮額，奉旨書勅賜洞霄之宮六字。

誦度人經

《餘杭圖經》載，洞霄宮主首道士誦《度人經》，多著奇驗。每就所居側龍潭上持念，一日有老人從潭中出，跪曰：弟子即龍王也，每聽經文，無任皈依，今竊有請焉。師纔到潭上，則幽祇皆起敬不退，殊不自安，願只宴坐齋中，不妨日課，百靈得以休息。當日置仙鮮乳二斤以供齋饌，道士許諾。明旦，厨人報几案間得乳鮮潔，莫知從來。果重二斤，後日日常然。居數歲，忽累日不至，心疑之，偶至水次，復見前老人曰：乳乃世間物，弟子無有。第忝爲土神，凡世間欺人取贏者，得陰攝之。此去有市戶董七好舞秤權，以十四兩作斤，故從而掠焉。今其人在，厥父自主店業，未嘗罔利，故不可取，非失約也。道士嗟嘆，每宣言村落

間，導人爲善，鄉老至今能言，但忘其姓名及歲月耳。

大滌洞天記卷中

大滌洞天記卷下

本山鄧牧心編

敘碑記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灾祥。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蹤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峰巒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袖，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

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群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弘演真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榻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

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綰闔閭之封略，統勾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紆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一時而不辦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鏐特與創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峰

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降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閭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鏐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桃，恩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厨及陳鼎擊鍾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

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于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荐興，基址多毀，況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愨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玄貺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

有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已來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真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定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鏐。

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輩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峰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纜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掄，而清宮闢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悶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漑一濫，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爲曲池，紫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

永，磐礴紆奧，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閑，荐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冠蟻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景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曆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厨院新池記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纔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群，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爲溝竇，乃命黃冠等頤指廣袤，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

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曆五年，歲號闡茂，八月一日處士李玄卿記。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于群望，所至感格。其靈績寂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霓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屢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曆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醮德，卿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

鐘，漕臣黃犖求真之大滌，亦既弁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既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衆橐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弁，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柞不鬱。鐘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凡事盡畫宣勞圖形以進，天顏闈憚猗歟盛哉，聖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也，而道寓焉。儻能因以永道，則銷去鑛錯，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邃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岩前，藏金丹於箬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蛻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己則澄神寡慾，體道修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暘可祈，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修，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久者，又不待

言喻也。

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曹叔遠撰。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灩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三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閑，雌霓抱梁，陽馬承桴。堂之背，疊石作巘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眈眈乎廣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

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勅命冲妙師大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邪？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邪？向者堂弊，教亦弊邪？今者堂新，教亦新邪？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勤樸斲，又塗墍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微也。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綜五筭七千笈為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為演妙，耳之所聞為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

相推，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雕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勢而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爲四序，流形而爲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爲子通之：老氏之學，根以清淨

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爲也，無不爲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殯，鳥卵不殞，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玉眸洗洗，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躐等，雖有拱壁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己，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

淳祐三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

東陽樓記

余裹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中人得觀丹訣一篇，二十一年間往來于心，未忘也。先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貝其姓，大欽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寮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

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爲變，相保則合，合爲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乾坤之元復爲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此制爲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矣。又何人己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平都煙塵蒼莽，石刻之存

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楊棟記。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爲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玄教，漣漣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于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爲一代盛典。方今玄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勳舊子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爲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答神貺。嗚呼，攀天目漢

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于石，使來者有攷，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岳，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玄，滿月光明現大千句，曲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扈神京，玉珮金璫會百靈。天柱一尖凌碧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峰後峰煙漠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雲根石畔，金莖露浥萬年芝。我將喚起閭丘玄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圃，謁草堂，同登來賢岩，去尋無骨箬。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蘚班。寔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嚴香火之欽崇；紫館西峨，以待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

表之儀。列聖所共留神，當今尤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鸞喜，水暖花香。奉使國師，寧國侍晨。真人面承綸旨，大滌藏真；都錄管轄上官，侍晨鑒義。知宮馮君，隨弼鸞乘，協翊天馨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冲妙大師龔大明。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鳳翥龍翔，蛟騰虎躍，奎躔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鈎，宣示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興，與名山之不朽，方玉燭應天之日，政金真演教之時。頃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薨煙楠，上跨寒空；月礎星埒，妙爲法宇。何異騫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闡三洞四輔之微，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話不誣，人天孚照。大衆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祝，九峰雲靜仁天廣，五洞風清化日長。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重建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

此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跡。是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即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諫，女媧氏斷鼈足以立四極。非鼈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深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

月，不戒于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洊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官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官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爲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爲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冲和則爲人，其兩間莫不有生宰者焉。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溥激蕩沃，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爲天帝下府。今大滌玄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爲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爲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爲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

任營構而相成。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跂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玄真渺渺乎罡風灑絜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爲國家太平地哉？是閣遠，所繫甚重。副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苕溪陽，形勢最浙右，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爲大滌中峰，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

晉許遠游真君作壇煉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文詞，與太白齊名，嘗構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仲築舍，隸洞霄宮，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樓愴，追前修而弗返，吊遺跡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苦覆爲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廣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顛，雖門館庖馭，不過具體，然前睨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上勢若屏障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薰風，足以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爲絕。庶幾方外高躅肯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爲附。屋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遂棲隱志、鄧氏益命工發

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竅腹穴趾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爲壺若刻漏者，有圓竅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載角者，若蟻蛭峰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呆思，凡廣不數丈，千岩萬壑，情狀畢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間。則憮而嘆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拔之，始得爲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曰：爲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發者無識，自拔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鷗，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滌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按侍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隸

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爲帶，山川獻狀，此爲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瑩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稟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迨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轉爲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

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托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庫事，至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躐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管領道教所，劄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者進爲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親新劬勞未報，自視欲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創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衆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庖福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于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餽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賢輸

力爲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托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烏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玄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据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香爐鍾弘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子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爲緡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歲二月欽奉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二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爲時榮遇。師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稱爲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義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張伯淳記。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金其樂者爲難；勢願不能兼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岩競秀，有重玄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邪？冲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岩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熄，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其即近，則大滌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尺寸於塵閭間異，然地非不廣袤，求其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

廊之，榛者闢之，洼者盈之，其爲力豈不戛戛乎尤難。後之入是門而遊目，

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日，爲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大滌之山兮峨峨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暝，杖策而遨，盍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肯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却厲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岩坳。金石未泐，言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

望日，住山沈多福記。

冲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餘杭最。逆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閻丘玄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龔先生，請冲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霄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干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闔，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上

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甃圓壇，可眺遠。携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玄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荒吾階庭，豺虎不得闖吾藩墻，豈不爲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耆欲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符冲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虛，與聞于此，遂爲識之。大德五年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鐵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鎖一也。迄九

鎖，山勢差直上，則爲洞霄宮。左折爲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岩、湧翠石壁，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湑，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墻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憩暑于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岩，晉郭文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沖舉也。其下石室，唐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往，與吾遠祖玄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唐人哉？奈何留連光

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苕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乎？然心之爲物，可虛可室，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所室。恍兮忽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冠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

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爲詩文，咸有法度，煉玄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爲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于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師悉棄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朝而闢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師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錢塘鄧牧記。

大滌洞天記卷下

（郝文華點校）

007 梅仙觀記

經名：梅仙觀記。南宋楊智遠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梅仙觀記

梅仙事實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昔梅仙君，河南壽春府人，名福，字子真。乃西漢成帝時受命洪州南昌縣尉，居官清節，志厭浮華，每以恤民爲念，未嘗加鞭朴於民。時值王莽作亂，僭竊神器，王鳳專政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不言。福不忍天下生靈坐於塗炭，乃奮忠義之氣，上《災異書》以陳治亂。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商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

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與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共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無道，削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中，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武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綠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

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燦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網以爲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以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讎，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爭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之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

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直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

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妄興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

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又言：「國舅王曼事，帝俱不納，復建三統。」《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言其不稱名姓，以其在

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今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帝亦不報，於是有歸休之志。烏乎！所謂臣之於君再三諫而不從則逃之，此豈虛言哉。遂解衣掛冠東都門，納官棄妻子，去九江，恐國舅攝之，易姓名爲吳門市卒，以保其身。厥後求師慕道，訪山採藥，多隱名山廣谷之間，嘗與張留侯子房，執版唱《無生曲》，以快其情也。訪鴈蕩諸山，即會稽之南也。遊南閩，入支提山修鍊數年未就，爲尼所觸，憤然曰：靈丹九轉，愈久愈精，何厭成功之晚。遂入仙

霞山即武夷之東也。徬徨乎無人之境，逍遙乎塵埃之外。猿啼古木，虎嘯幽岩，有竹曰瘦腰，有草名黃芽，靈苗異種，雜然莫能盡識，遂依岩結庵，堅心苦志，辟穀餐松，慕學神仙，積有年矣。每望閩粵間有紫氣，頗異，復往建城立壇修鍊。未幾，一日山色溟濛，煙霞滿室，瑞氣浮空，紫雲蓋覆於山頂。天樂嘹唳，有一神人語福曰：空洞仙君至。須臾，仙樂近，仙君臨，福拜而迎之。仙君曰：念子學道志堅，吾故下臨，授汝外燒內鍊還返大丹之法，九老仙都濟世之文，汝可擇名山依法修鍊，方得成仙。言竟而梅君謝焉。彩雲散空，天樂自鳴，仙君乃隱隱而去，梅君精視天文數目，下山行濟世之法，無不靈驗。初至鷄籠山修鍊，被尸鬼相魔。次至毛竹洞，夜夢神人曰：此山非先生修鍊之所。遂入演仙山修鍊，又爲野火所燒。繼往玉華山修鍊，昔神人居焉。方欲修鍊而羣賊四起。次至烏石山修鍊，樵婦觸之。梅君嘆曰：道緣淺薄，障魔羣起。遂再行濟

世之法數年，至劍江西嶺修鍊。一日祥雲瑞氣，覆於山巔，開房視之，乃道師空洞君降。梅君拜而迎之，告道師曰：弟子恭依師旨，廣行濟世之法，遊歷名山修鍊，多爲魔苦，適至於此。道師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再授汝八神却魔靈丹。乃召二光童子，控赤驥白馬於山前，君可急乘馬領童，至飛鴻山精修，成功之日，吾當舉汝，使汝骨像同昇也。言訖，道師隱於雲中。梅君遂乘馬領童，至飛鴻山卓庵修鍊。千日，神遊體外，丹光燭天而道成矣。遂開爐出丹，一丸祭天，天神收之；一丸祭地，地神護之；一丸自服，服訖拜謝天地畢，地神奏於三官，三官奏聞天闕，言西漢梅福成道於飛鴻山。梅君乃乘白馬領童欲回九江，二童馬前撫掌吟詩。隱於山溪巨石之下。須臾，紅光射日，紫霧漫空，甘露天花，一時飛降。雲中仙樂嘹唳，金童持節，玉女執幡，力士控鸞，侍仙捧詔，向梅君曰：天闕詔下，令汝乘鸞上昇。梅君拜謝天恩，棄馬乘鸞昇天而去，白馬墜

於水中。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是也。山之西有墜馬州，三十里有遺鞭蒼山，山之下有登仙里，山之東溪有逃童石、驂馬渡，山之側有甘露源，山之後有天花嶺，石上有花跡。自後鄉人號曰癩石嶺是也。至今丹光隱伏猶存山根，有梅君道院，崇奉香火。自後浮屠占之爲居址，棄仙像塑佛像，改名觀音院，將梅仙像移入開山堂。安奉郡之民相傳只呼梅仙院，不從其額。其院中有護法五聖公顯靈立廟院側，人只呼作梅君廟。梅君同其名乃仙聖跡也。自漢至今，歷二十二丙寅矣。自元始中至今，貞元二年丙申計壹千二百五十九年不泯矣。時依建寧府梅仙堂傳本，彼有梅山鍊丹之所，故云爾。

碑文

梅先生碑

唐浙江東道觀察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羅隱撰
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

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須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愆之大，至於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烏乎！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予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

書梅先生碑陰

大山蕭山明

豐城梅仙山道觀，有梅先生碑，唐詩人羅隱文也。昨觀與碑俱燬，道士熊應祥叶力鼎新之，碑再立。友羅永之來，委予書之。問之曰：君昭諫遠孫，揚前人文勤如是。爲楷書，竟思漢事，追嘆之。烏乎！天欲福漢之天下，故生一福之賢畀之。漢棄天福，乃

棄人之福，兩自棄，是自禍也。金鐵交飛，天無如漢何？老鳳變妖，漢亦無如新之移漢何？烏乎！失士則亡，得士則存，存以從諍，亡以玩言。壯哉氣節，貫于乾坤，視我泥土，藏我璵璠。辭漢去坐，隱吳市門，馳跡仙路，訴情帝閭。泯泯者劉，長空無痕，永永者梅，徧祠共尊。祠碑可灰，仙道不燔，青瑤重鑄，可字可捫。昭諫有知，醒如冰魂。子真如生，日月不昏。咸淳六年歲在庚午六月朔。

書梅先生碑後

小山蕭泰來

讀昭諫碑，非惟得先生心，抑增先生氣。今梅壇在處有之，尊其人故多其祠。蘇長公有云：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耶。

宋勅誥

尚書省牒

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勘會到宣風鄉南岐里梅仙壇觀，

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委得詣實州司檢會。昨據梅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存，觀宇已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策，可考而見。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全性吳市門，世傳以爲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飭，水旱疾癘，有禱即應。伏望特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呼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元豐年。

加封

牒奉勅：梅福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牒至准勅，故牒。元豐五年七月。

尚書禮部

勘會近據尚書省送下錄黃鎮南軍豐城縣梅仙觀漢朝梅福勅：特封壽春真人，其勅牒令本觀收掌及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已符本處，具已施行及收管。

勅：牒文狀申省去訖，今來多日未見回申。須議催促鎮南軍主者，詳前去今來符內事理，疾速回申，不管准前稽遲，符到奉行。元豐五年八月十二日。

洪州

元豐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准本年七月二十九日太常寺牒，准尚書禮部符，准元豐五年七月十八日尚書省送下畫黃，中書省奏尚書省送到祠部奏，據太常寺狀，准送下鎮南軍奏狀，據豐城縣申勘到宣風南岐里梅仙壇觀，委是國家逐年祭醮，每遇水旱，人民祈禱，皆有感應。委是詣實州司檢會。昨據壽聖梅仙觀道士楊智遠狀，本觀元係漢朝梅福遺跡之所，古壇、丹井、庵基見存，觀宇乃是漢代興建，名垂典祀，乞奏聞賜真君名號，州司所據前項申述，切以福之偉節忠論，布在史策，

可攷而知，晚避逆莽，棄妻子，去九江，全性吳市門，世傳以爲仙。今遺跡具存，觀宇嚴飾，水旱疾癘，有禱輒應。伏望特賜寵號，以稱遠民祈報之意。會到本州自來只稱號梅真人，當寺參詳。漢朝梅福真人加封申候指揮，本部今據太常寺狀，伏候勅旨，今月十四日奉聖旨，如前應有合行事件檢會舊例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勅命封號，訖七月十八日未時付禮部。依聖旨，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太常寺主者詳畫黃指揮應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符到奉行，牒到請詳前項，尚書禮部符內聖旨指揮施行者。

勅梅福在漢朝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元豐五年九月。

洪州

所准尚書禮部符內詳畫黃指揮差

官往豐城縣壽聖梅仙壇觀，精虔祭告，勅封壽春真人，及造牌額安掛。其所降到勅牒，令本觀收掌，訖具已施行收管文狀申省者，右具上件牌額，州司製造，用金貼字號，已於今月十九日了當，交付本觀道士歸觀及差人賚祭文，一道前去外帖。豐城知縣張長官仰照會候到依時尚書禮部符內前項指揮，速便前去本觀，精虔祭告及安掛牌額，訖具事狀申州。元豐五年十月九日。

勅：朕嚮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爲東，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大江北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不返，既嚴祠館亦賜封名，茲復益於美稱，蓋少敷於新渥，其歆異眷，用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年閏四月十八日。

題詠

梅先生贊

梅仙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爰貢阜囊，指世陳政，厲志竭精，美高紬秦，斥鳳伸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爲國重器，衆賢聚朝，人斯畏忌，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戴鵲遭害，仁鳥增逝，毋爲按圖求驥於市，爰述孔裔，宜後成湯。綿嘉崇德，自我推明，由鳳及莽，遂解漢綱，防之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鄉。

題梅仙館

孟水部賓于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騷。後來豈合言淹滯，一尉昇騰道最高。

梅先生故居

黃太史庭堅

吳門不作南昌尉，上疏歸來朝市空。笑拂巖花問塵世，故人子是國師公。

寄梅仙觀楊道師

蘇黃門轍

道師住在真人峰，欲往見之路無蹤。去年許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心，道書寄我千黃金。

蟹衣肉食慮謀短，文字滿前看不見。

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見知。

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鱗言世事。

一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麟翳紅鸞。

我今雖復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

他年榮足投名山，相逢拍手一破顏。

題梅仙館

楊次公傑

天下人心愛至忠，天心還與世人同。

自生羽翼三清去，不獨丹砂九轉功。

漢代變名遊越國，道家遺像立蕭公。

石壇正是飛昇處，老鶴一聲松檜風。

題梅仙觀

洪龜父朋

炎靈夫其御，四海無安稅。烏乎

梅南昌，脫屣元始歲。小臣披肝膽，宮

掖事嚴秘。上書竟渺茫，棄擲江湖外。

一朝厭蝸角，萬里寄鵬背。向來殺青

上，此事美無對。到今瑤池地，風露翔

孔翠。仰瞻神界遊，千載想生氣。願

爲龍鱗嬰，勿學蟬骨蛻。

題梅山

陳闡

先生吏隱寄南昌，千里來尋物外儔。

汲水尚憐春井渫，藏丹猶發夜壇光。

鶴歸華表人何在，犬吠深雲日自長。

我擬重來訪遺跡，手搯筇杖少徜徉。

題梅仙館

朱令粹

書投北闕言無用，吏隱南昌寄此間。
身陟九霄歸紫府，名垂千古寄青山。
夜壇星斗誰瞻仰，曉殿雲煙自往還。
幾疊高峰人罕到，分明真境異塵寰。

乙卯禱雨梅壇

嚴令椿齡

大隱清名格帝閭，真人新寵粲王言。
南昌補吏官雖小，北極通班道更尊。
諫疏不容強漢室，仙風聊復傲吳門。
我來物色朝元處，山遠星壇水遶村。

題梅壇

臨川令呂防

封事悠悠即掛冠，蒼煙古木鎖空壇。
當時不識蓬萊客，祇作南昌一尉看。

題梅仙觀

嘗讀子真傳，掩卷屢長嘆。如何

忠正資，適在元成間。危言論時政，條
暢窮根源。直節破姦膽，憤氣衝儒冠。
上書輒報罷，九九慚齊桓。是時公卿
輩，曾不爲厚顏。雄文燦方冊，至今日
星攢。深機識禍福，拂衣九江千。一
朝棄妻子，變姓抱吳關。位卑而言高，
自古爲尤難。斯人能保身，出處何其

艱。繫子偶得邑，駕言謁仙壇。壇側
千丈松，凜凜清風還。壽春下新詔，高
蹈翠琰刊。壁間羅隱記，中理極可觀。
當年康樂公，遊覽遍名山。云何此佳
蹟，未被金石言。真人久悵望，佇看西
飛鸞。

題梅仙觀

馬內翰子才

漢綱解宏紐，國命移權臣。太阿
有神鋒，顛倒柄在人。公卿雖滿前，有
語各自吞。張禹爲帝師，此是禍亂根。
天子辟左右，決機在一言。不爲社稷
計，祇乞兒女恩。上方斬馬劍，當時負
朱雲。谷永對直言，天庭策災氛。陰
謀助元惡，歸咎昭陽嬪。豺狼自此縱，
白晝當路蹲。先生當是時，上書叩帝
閭。耿耿禍福語，皎皎星與辰。天門
鎖九重，一門萬夫屯。小臣江湖心，何
由達至尊。賊莽果盜國，忠烈遭烹焚。
先生變名姓，爲卒吳市門。浮雲去無
蹤，世人以爲仙。蓬山在何處，此事且
勿論，但愛清風高，凜凜久益新。我來
拜遺像，舊宅荒基存。元豐發新詔，玉
牒封壽春。老松益勁色，歲飽霜當痕。

直上絕頂壇，天風吹衣巾。細讀壁間
書，頗喜羅隱文。恨歎有鯁語，使我氣
益振。回視飽食徒，茫茫如埃塵。

寄題梅壇

御史蔣之奇

昔我承乏江西官，豫章聖跡無不觀。
如何復有此遺恨，獨我不到梅仙壇。
梅仙壇在豐城界，真風爽氣埃塵外。
當年補尉向南昌，才譽雖高官未大。
漢成帝時綱紀壞，先生諫書至于再。
前擢王章矯曲朝，戮及妻子仇黨快。
羣臣知非不敢爭，遂令天下言爲戒。
烏乎此語誠甚危，譏切權強何慷慨。
借令觸突倖臣牙，嗜一羈單未爲害。
公卿大臣噤不吐，彼爲私謀安足怪。
正人在下吁可悲，變名吳市復誰知。
元豐勅書爲旌表，故庵丹井存遺基。
壽春真人錫顯號，稱其高蹈與俗遺。
先生雖不遇於昔，而遇於今蒙獎飭。
令丞作書譽忠直，潛德幽光輝無極。

題梅山

天師張景先

作尉南昌日，投書北闕頻。忠言
不悟主，直節恥爲臣。漢室多災異，吳
門念隱淪。掛冠忘寵辱，蒙袂出埃塵。

虹屈英雄氣，鷗羣自在身。永懷三洞訣，高謝九江春。擇地開仙館，看雲剪壽巾。玄臺秋步月，虛室夜凝真。無夢生芳草，留年養大椿。碧茸香不斷，青馬性偏馴。太液刀圭就，中黃道路新。武夷空墜馬，郁木竟棲神。絳節雖朝帝，靈波尚濟民。一石傳舊史，千古事嚴禋。瑞氣生仙藥，清風付羽人。壇遺金鼎像，井鎖玉華津。地接洪崖府，溪通劍水濱。鶴歸雲抖擻，龍起石鱗皴。已悟身爲患，元期德有鄰。青山不忘我，今日是天親。

題梅山二首

范仁仲

袖凜摧姦劍拂霜，奈何不報疏三章。南昌一尉孤忠日，西漢諸王百沸湯。便覓赤松爲伴去，何求青史把名揚。想疑九轉丹成後，憤吐精裏訴玉皇。說到神仙事渺茫，壽春亘古此靈場。松邊白隱千年鶴，嶺外紅拖幾夕陽。霞馭月寒時弄影，斗壇風冷夜聞香。先生不必真人號，自與乾坤共久長。

題梅仙觀

陳藏一

進了忠言隱姓名，萬年香火此山靈。

可憐沉醉功名者，血染咸陽喚不醒。

題梅壇

左蜀王時彥

梅尉孤忠揭，芳名千古傳。官卑奚意隱，心正即神仙。敢諫憂時切，爲臣願主賢。旌陽稱令尹，對峙是丹泉。

題梅仙壇

清江劉霆午

吏隱清風幾百年，長松脩竹滿壇前。漢皇若聽三書諫，未必先生便肯仙。

題梅壇

火德中微否未傾，朝陽一疏鳳先鳴。如公忠論能旋聽，彼莽姦謀未可成。萬古仙名香宇宙，幾人遺臭腐公卿。至今風吼松聲怒，似爲先生訴不平。

王伯範

朝暗仗馬夕箋天，漢事于今已幾年。一片孤忠應尚在，定須耿耿斗牛邊。

宿梅仙壇

張廣渙

夜宿梅壇境，山寒萬籟空。無才供吏隱，有夢憶仙翁。石齒含殘雪，松髯奮急風。竈煙如可舐，跨鶴問鴻濛。

題梅壇

鍾訖

萬松護嶺與天齊，中有真人舊隱棲。井冷尚留丹汞暖，壇高近拜斗星低。

回思漢事成惆悵，浪費今人爲品題。我欲從之無路去，同昇不似許仙雞。

胡發

忠肝一點炳如月，世事難將道眼看。駕取雲駟昇斗府，惟遺巖壑拱仙壇。

遊梅壇有感

臨川吳季光

小立仙壇挹斗箕，著身高處覺天低。南昌吏隱清風在，喚醒時人局面迷。

賡梅山壁間韻

古盱鄧夢杰

愧我身名墮褐冠，無因安得到仙壇。子真雖隱名難隱，萬古高風凜凜寒。

題梅山

東嘉趙必樞

一隱吳門訪此山，深憐漢鼎尚多艱。片言倘得回天聽，未必仙名滿世間。

題梅壇

曹仙家

漢代梅君此鍊丹，古壇翠駁蘚花斑。目窮鳥道青天遠，榻轉松陰白日閑。煙隔樓臺分象外，風吹鍾磬落人間。不知乘詔冲昇後，幾度飛鸞到舊山。

新昌張異

上疏歸來日已西，山中旋製薜蘿衣。謀身豈爲金丹祕，去國應知火祚移。風露滿林蟬幾蛻，松杉遶屋鶴孤飛。

瓣香僕僕非公願，自有忠誠天地知。
古樹枯藤知幾年，衣冠來此豈徒然。
波濤平地難回首，風雨深山且熟眠。
吾道有靈終用世，此心無愧可通天。
功名分定從吾好，未許驅馳效執鞭。

立春寄梅壇楊逸老

范太中

仕路蹉跎又見春，區區深厭走紅塵。
未能解脫無窮事，長憶逍遙自在人。
瓦缶汲泉朝灌藥，羽衣濛露夜朝真。
灑然物外清虛境，呼吸淳元養氣神。

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

蕭泰來

樓立梅峰最上頭，日隨元氣與浮游。
道心快活雲心似，飛去飛來得自由。
一收二百里間雲，詩几琴窗總向君。
獨樂何如同樂好，闌子欠著老夫分。

題梅山雲悅樓

約山朱行父

和衣高卧白雲堆，門倩雲封不妄開。
留向山中自娛悅，莫教一片出山來。

自堂陳杰

白衣蒼狗無情物，翻手悲懽變古今。
輸與道人長快活，看渠起滅不關心。

後林李義山

雲本無心悅者誰，華陽去後少人知。

欲分半席無因到，一片飛來是覓詩。

蜀人王時彥

一生活計一身閑，日與白雲相往還。
五百年間知此味，華山去後到梅山。

林隱羅永之

曾讀楊詩識懶雲，只今雲悅即雲孫。

龍無怒色常歸匣，鶴有懽顏獨守門。

春態樂尋吟客伴，心閑喜共野人言。

要知出岫晴方好，樓外濛濛煙雨昏。

初堂胡宏子

世人之所悅，多在紛華間。毛仙

得趣處，白雲滿青山。飛樓俯空曠，登

眺長怡顏。迹與雲俱高，心與雲俱閑。

八極梅真人，乘雲相往還。我亦懶出

岫，時歸坐雲關。清吟抱幽獨，何當共

凭闌。

崔次周

仙人好樓居，天上多瓊樓。祥氛

結紫炁，磅礴常周流。道人仙之裔，居

然梅山頭。山頭聳百尺，日與雲從游。

靜嘿觀內景，繚繞雲氣浮。軒豁挹西

爽，天淨雲影收。倚闌暢今情，筆硯雲

煙稠。領客譚又玄，滿吸雲腴甌。不

用分半間，盤結任相謬。怡然自可悅，

澹然亦何求。悅則動靜隨，呼吸聽去

留。我欲乘之叩，太虛相與上。下追

仙旂鞭，鸞笞鳳汗漫。去下視八表，揮

斥凌九州。

鍾訖

我匪悅雲雲悅我，雲兮與我一無心。

知君只愛雲中隱，不肯出山無處尋。

李君式

無心出岫道人閒，身在虛無飄渺間。

可惜雲霓人在望，捲將雲雨入梅山。

題梅山

薛脩竹

薜荔壇高秋十分，漢時笙鶴杳無聞。

平明一覺西風夢，吹落人間半是雲。

梅仙觀記

(郝文華點校)

008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

天圖經

經名：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宋李宗諤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宋翰林學士李宗諤修定

會稽龍瑞觀，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即大禹探靈寶五符治水之所。唐神龍元年置懷仙館，開元二年勅葉天師設醮而龍見，因改賜今額。

會稽山在縣東一十二里，揚州之鎮山曰會稽。《山海經》云：上多金玉，下多珠石，一名衡山。輿地志云：會稽山，一名衡山。其山有石，狀如覆脯，亦謂之覆脯山。《皇覽》曰：會稽山

本名苗山。《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史記封禪書》云：禹封泰山，禪會稽。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於會稽之山，其坎深千尺，鎮以盤石。又《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於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以授禹，禹未及持之，四卷飛入泉，四卷飛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因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按《龜山白玉經》曰：會稽山周迴三百五十里，名陽明洞天一也。唐開元十年封四鎮為公，故會稽山為南鎮永興公。

宛委山在縣東一十五里。《遁甲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長一尺二寸。《吳越春秋》曰：九山東南曰天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中藏金簡書，以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東巡狩至衡山，血白馬以祭之，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

夷蒼永使者，欲得簡書，知導水之方，請齋於黃帝之嶽。禹齋，登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瀆之限，百川之理，遂周天下而盡力於溝洫矣。一名石匱山。《輿地志》云：宛委山上有石匱，壁立干雲。升者累梯而至。

射的山在縣南一十五里。孔曄《會稽志》云：射的山畔有石室，乃仙人射堂。東峰有射的，遙望山壁有白點如射的，土人常以占穀貴賤。故語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玄，米斛千。西有石壁，室深可二丈，遙望類師子口，人謂之師子巖，即仙人射堂也。

箭羽山在縣東一十六里。孔靈符《會稽記》云：此山有射的山，西南水中有白鶴為仙人取箭，因號箭羽山。

鄭洪山在縣東三十里。後漢鄭洪，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洪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見，洪還之，問何所欲。洪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

耶。溪風至今猶爾，呼爲鄭公風，亦名樵風。

自龍瑞觀以下并山並見。《越州圖經》臣樞伏睹唐開元以來洎聖宋，每年春遣使，投玉簡，放金龍於陽明洞，即大禹治水藏書之穴也。方於治平年間罷此禮。臣樞又伏睹寧州真寧縣圖經載仙人之事，言唐明皇夢身在羅互與群仙會，尋訪問寧州真寧縣有羅鄉互里，乃遣使往彼求訪神仙，無所得。憂惶間遇一老人，問其所求，乃指使者曰：隨我行，及前，忽見老人化爲白兔入地穴，使者隨而掘之，獲二十七玉仙人，人各面，前有一牌並列姓名，得道處，若鄭思遠，泰山得道；荀安禮，華山得道。並齋歸京師，入內道場供養。備見事實，此粗記其略，貴亦知其大槩耳。政和四年二月，越州特奏名進士勅授濰助教。臣葉樞謹記。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郭順玉點校）

009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經名：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元代曾堅、危素等編。一卷。底
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
傳類。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序

滄海逸吏臨川曾堅撰

四明山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
晷天宇。澄霽望之，一如戶牖。土人
名之曰石窗，故山以名。唐置州治今
餘姚，又因以明名郡。宋改慶元舊治，
更置縣。本朝陞州而山屬餘姚，在州
南百里。圖則山麓祠宇觀所刻也。其
一曰元建觀之圖，其二曰唐遷觀之圖，
槩言之則曰四明山也。木玄虛云：天
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號曰丹
山赤水是也。按山接大蘭山，形勢蟠

結，周回三百八十里，有二百八十峰，
高二百一十丈。常有雲氣覆冒於中，
凡二十里不絕。二十里間名曰過雲，
南曰雲南，北曰雲北，山隴行三十里有
峰曰三台山，曰屏風，曰石屋，曰雲根。
石屋、雲根間有瀑布，如懸河旁，曰潺
湲洞。三台之側有龍湫，後漢下邳劉
綱爲上虞令，棄官同妻樊氏雲翹居潺
湲洞側，從白君得仙術，其上有洗藥
溪，學成會交友，登大蘭山頂，攀巨杉
升其上，舉手別呼夫人，次之俱仙去，
遺履山下，化爲卧虎。後人名其山曰
昇仙山，木曰昇仙木，就其近立祠宇，
以奉其祀。有樹曰樊樹，梁隱者孔祐
仍居之。嘗視山谷中錢數百斛，樵者
爭取之，化爲瓦礫。有鹿中矢來投祐，
祐爲牧豢，瘡而後去。故祠側建鹿亭。
陳永定中，有敕建觀，因其舊祠，故曰
祠宇云。唐天寶三年，遣使禱祠，病其
險遠，勅道士崔銜、處士李建移置潺湲
洞外，一名白水宮。宋龍虎山三華院
吳君真陽，號混朴子，從虛靜張天師
學，游歷至此止焉。徽宗以凝神殿校

籍，召不起。政和六年，詔大其觀，建
玉皇殿，書其榜而門曰：丹山赤水洞
天，封劉綱昇玄明議真君，樊氏昇真妙
化元君，而混朴子授丹林郎。禁樵採，
蠲租賦。高宗丞相張魏公知其徒孔
容，因表混朴子爲真人，許歲度道士一
人，以甲乙傳次。嘉熙初元，理宗禱嗣
於會稽之龍瑞宮，竣事分金龍玉簡藏
焉。今毛尊師永貞由三華嗣主之。山
之木曰青樺樹，其實味甘而不可碎破。
此。陸龜蒙、皮日休時時往還，各賦詩
九首，取以爲題。宋陸游記之：余再
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掠餘姚，竟上
者四，西望縹渺如輕雲，插入天末。舟
師指以相告曰：大蘭山也。至京師，
適薛君毅夫由毛尊師所來，示予二圖，
想見其山川奇秀，思欲得相羊上下，從
一二瀟灑士，坐鹿亭，酌潺湲，呼鞠猴，
一洗其塵土之累而吏役驅迫。昔者舟
行，徒悵望咨嗟而已。近世士大夫汨
於利達，上之不能效劉綱脫屣簪紱，次
之不能如皮陸忘形賦詠。宜乎，高世

之士，擲揄哂唾而目其地曰洞天也。余故詳其本末，使有志物外者，得以覽觀焉。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唐木玄虛撰 唐賀知章注

四明山名赤水天，靈蹤聖跡自天然。二百八十峰相接，其間窟宅多神仙。

按《記》云此山四面各有七十峰，計二百八十峰，相連如屏也。

其山東面如驚浪，七十高峰列烟嶂。

一條流水入勾章，二仙聖德彰茲養。

二仙者，是董黯、鮑全。全有聖德之行，黯有孝道之功。記云此乃四明山地仙俱出後漢時。

秦皇神將有王鄞，驅山塞海溺其身。

葬於水底不填築，號作鄞江今見存。

四明山名勾章，其江因鄞江，此通大洋也。

大雷山前靜水洞，謝眺曾居茲讀誦。

因名大慈屬慈溪，泉源水脉皆相統。

大雷山昔多禽獸，每有獵人常污觸其洞間。後有神仙偶為大雷雨阻之，因而為名。晉漢時多有賢人得道之士，皆隱此山中。內亦有金鷄

洞。

數峰狀似蓮花葉，葉勢與梨洲洞接。

一派清泉下小溪，數百餘家安活業。

內有芙蓉峰與梨洲洞相近。晉時有興子孫公戊遊此山，見道邊梨熟，因喫三兩顆，便覺飽。再來尋，已失其所。後因名之。

傍聳高峰形突兀，頂頭石匣盛仙蜜。

下有龍潭湛百尋，藏書石室深牢密。

名蜜岩峰，上有石匣盛仙蜜。曾動星象，下有龍潭公私禱祀。向下更有一潭，名石質。潭內有石室，貯藏神仙秘典。禹時有逸士王真親曾開看，甚奇異也。

其山西南如奔牛，岩嶠次第相連鈎。

大峰小峰計七十，山足兩岐通越洲。

山脚下便是餘姚、上虞兩縣，屬趙洲，水陸皆通。

伏龜山如鷄子狀，隱岫嵯峨百般樣。

山中三朵五朵峰，仙人日日遊其上。

西南山多異狀，兼有三五朵奇峰出沒山嵐中。

漢時曾有張平子，駐前割木呈其伎。

板木餘殘三五堆，紫金聲色真神異。
四角仞雕獅子守，塵劫雖移終不朽。
毛竹千叢生澗邊，藥苗仙果般般有。

漢時張子平曾割木於此山。有板木三五堆，作紫金色，常有雲霞覆之。昔時張充曾見此板，得五寸，往見會稽太守令，割作蝴蝶，其木充天去也。

翠岩中間有石壁，礙石遮雲數千尺。
內生異果能飽人，兼有澗泉通海脉。

晉時葛仙翁到此山，澗中有魚，長六七尺，仙翁以杖擊之，勿見山神曰：勿恠緣，澗水通大洋，此魚常從海而來也。

魏時有人楊德祖，路傍曾與山仙語。
二仙把火覓金刀，像形剡字因茲起。

楊德祖遊此山，忽見一老人，云前行見二仙把火覓刀。可詳之。德祖果見之，乃言兩火是炎字，更覓金刀是剡字，因名剡溪也。

其山南面如驅羊，七十峰巒形列張。
漢時劉阮迷七日，人間六代子孫亡。

有劉阮二人同行採藥，到仙家七日

却回，人間已過三百年矣。歸家猶見第七代子孫也。

中有大池數畝地，穴內仙蛇常吐氣。化爲雲雨作樓臺，水應簞溪入數處。因水流出仙簞，故老人相傳名簞溪是也。

白巖瀑布如飛練，俱入紫溪流汗漫。中有一山如覆盆，林木交加華卉亂。兩峰各名大小晦，蔽日陰沈輕霧翳。樵夫應則昔時遊，石床數丈祥雲蓋。

宋時有應則入山，忽逡巡境色秀麗，即復來，已不見。但冥晦不敢久住，因名大小晦。紫溪即白水近觀。

其間仙獸有犀牛，范顏捕得皮爲裘。服之對面人不見，隱藏形質無蹤由。

梁時有范顏到此山，見犀牛數頭，脯得一頭，裂其皮作裘，服之便失其形，人睹不見，因號隱形裘。山在曰西山南是也。

其山北面如走蛇，危巒疊嶂無津涯。七十之峰數亦足，八囊罽網相交加。北而有入靈山，其狀如罽，網加有走蛇之勢是也。

又湧二山爲兩陣，引開長澗分墻仞，抱子山頭石室平，泉如甘露靈仙隱。

鄭宏曾竟山海經，經中具列此泉名。名爲聖水味甘滑，得而服之當長生。有山兩陣相向，中央澗水流分四面，今俗呼爲大小蛟是也。宋時鄭宏曾尋得此泉水道服之，其石室中見有聖像在焉。近代不聞神仙異迹。

四明山中如伏虎，遍生青石爲其祖。鑿開七竅出祥雲，竅中各可興風雨。

四明山中心名伏虎山，有赤石栢梓之木，皆有七竅，皆泊龍神。按《山海經》云：山嵩無竅不爲名山也。

石庫藏書倉貯鹽，食之其味多甘甜。一條搓木二百尺，光明夜照羣山尖。

梅福曾宿此庫，見書，莫知其數，云：齊時樵人何昕者，遇一倉鹽，以少許歸與母食，其味甘，不數日，白髮再黑，韶顏如童，再往取之，已失其所也。又見一槎木，長二十餘丈，橫在山腹中，常吐光明，人皆見也。

東連勾章西舜窟，南嗣天台通地骨。北包翠竭愛其源，地聖天仙時現沒。

此是四明山之四至也。

周迺盤廣八百里，古來靈瑞難遍紀。

梅福為仙居此山，劉綱作宰妻樊氏。

周景時，義士益昌遊此山，先得昇

仙。後有梅福又遊此山，一宿室內

夢一人謂福曰：周時益昌化於此山

室，其骨秘天井。乃明早，果於天井

中獲得，其骨未朽，遂與埋之。後漢

劉綱，字伯經，任上虞令，與夫人樊

氏雲翹居四明山，皆得仙道，一日至

大蘭阜丘山上，登巨木飛昇。

吳上虞令劉公傳讚

令君，字伯經，諱綱，下邳人也。

初居四明山，後為上虞令。師事白君

受道，歷年道成，邀親故會別。飲食

畢，登大杉木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

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妻樊夫人亦

有道術，俱昇天。今白水觀乃其遺迹。

云事載葛稚川神仙傳及白水觀碑。讚曰：

天人幾何，同寄一塵。土局耳日，

分妄與真。劉公登天，如適其鄰。以

水投水，同則相親。

宋孔先生傳讚

先生史佚其字，諱祐，敬康曾孫

也。至行通神，隱於會稽四明山。嘗

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

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

有鹿中箭來投先生，為之養創，愈然後

去。太守王僧虔欲引為主簿，不可屈。

先生子道徽與杜景齊友善，少厲高行，

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

邑。齊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

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

行，遇寒饑不可得衣食，縣令丘仲孚薦

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事載南史隱逸

傳讚曰：

貪夫徇利，或死懷璧。公不動心，

視同瓦礫。素風薰陶，猶子絕識。一

門清節，迺祖遺德。

四明山銘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脩官臨川危素撰

餘姚南去七十里，有山二百八十

峰，東連句章，南接天台，北包翠竭。

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

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恒有雲氣

覆其上，秦皇命臣王鄴，驅山塞海，百

靈勞役，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云。漢

上虞縣令劉綱，字伯經，下邳人。後居

山中，從白君得仙術。他日會別親友，

登大蘭丘，援巨木飛昇。其妻樊氏從

之，遺履木下，化為虎。事聞于朝，即

其地立祠宇，春秋祀焉。宋隱者孔祐

視山谷中錢數百斛，與瓦石無異，樵者

爭取之，即成沙礫。有鹿中矢來投祐，

祐為豢之，創愈而後去。唐天寶三年，

玄宗以劉君祠宇險遠，命道士崔銜、處

士李建改築于山麓二十里劉君修煉

處。宋末高士謝遺塵隱於是。陸龜

蒙、皮日休皆至，為詩各九章以相倡

和。宋政和間，徽宗書其榜，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玉皇殿，用方士法，所實金龍玉簡，至今存焉。主領焚修，以甲乙相傳。國朝秩祀名山，頒賜香幣闈亦及，然棟宇傾撓，莫有留意。其先出於龍虎山三華道院，故廣信。毛永貞嗣居之，乃斥大其屋廬，足稱夫仙靈之宅。毛君之門人，臨川吳國珙來請篆銘，將勒山石。銘曰：越山之峰，石穴玲瓏，天欲雨，浮雲蒙。真人上昇遺木履，潺湲古洞，聞流水。白鶴裴回，拎蓋戾止。玉童採得青櫛子。子能食之可不死。史素作銘，式告千禩。

白水觀記

至治間，余讀書信之龍虎山，適里中朱貞一先生同館舍。其門人毛君永貞，執侍左右，簡默粹門，退則過余，從容款洽。既去，隱餘姚山中，聲迹邈不相聞。後二十有八年，其徒吳國珙來京師請銘其所居四明山，始詢君無恙。既叙而銘之。又後一紀，先生門人薛

毅失携所刻山圖，復請書其所未備，於是與君不相見者四十年矣。顧余竊祿班行，汨沒塵壒，聞君飄然高舉於海岸孤絕之地，志慮凝重，無毫髮外求於世，恒慕羨之。所謂上虞令劉綱夫婦登真，隱者孔祐化錢療鹿，唐玄宗遷祠宇，陸魯望、皮襲美倡和，宋徽宗書洞天榜，建玉皇殿，投金龍玉簡事，此叙之所及者。若乃舊祠宇之所見者，有昇仙山、昇仙木、雲南、雲北、過雲。《會稽志》謂謝遺塵隱於南雷。今有大雷峰，圖之所未者。觀圖有三台峰、雲根石屋、龍湫、洗藥溪、潺湲洞。《四明郡志》則云：東北百三十里，湧爲二百八十峰，中有三十六峰，東西南北各有門，由餘姚言之，爲西四明，則叙所未書者。宋虛靜天師張公之門人吳真陽，學于龍虎之三華道院，號曰混樸子，來遊是山，徽宗以丹林郎、凝神殿校籍召之，不起。封劉綱昇玄明義真君，其配樊夫人封昇真妙化元君。丞相張魏公與吳君門人朱孔容交，表爲真人。孔容之後世以甲乙傳次。此亦

叙所未書者也。君構清暉亭於瀑布之下，營石田山房以自休息。在余作銘之後。其賦詠留山中，唐自陸、皮之前，有孟東野、劉文房，宋有謝師厚而下若干人。迨國朝黃文獻公而下若干人。君又將刻而傳之。按《會稽志》云：俗謂之白水宮，又云有白水觀碑。蓋祠宇觀宇義重複，故今當稱爲白觀。余得鄉貢進士番易徐勉之《保越錄》，越之禍亂極矣，四明之山風塵不驚，君優游其間，甘食而安寢，古所謂武陵桃源者，信有之矣。故爲之記，使與銘并。刻之。君字善卿，薛君字茂弘，相其後者，潘文信、盛元朴、許用和。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丁未朔，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事臨川危素記。

石田山房詩序

餘姚州南百里曰四明山，神仙家丹山赤水洞天在焉。漢上虞令劉綱嘗修煉飛昇于是，有觀曰祠宇觀，傍屋曰

石田山房，則毛尊師永貞之所築也。初，三十代虛靜張天師以道術授上清宮三華院混樸吳真人，阮得其傳，居是山。宋徽宗聞賢，召之不起，即所居斥而廣之大。故祠宇之系出於三華而三華世視祠宇，則其所處之館也。我仁皇時天下無事，玄教張吳二大宗師相繼在朝，三華院有貞一先生朱本，初亦以博洽文雅見稱于卿相間。毛君寔從之游，先生固愛之，二宗師尤器重焉。以教檄歸領祠宇觀事。祠宇時頗廢，自毛君主之，圯無不興，敝無不葺。今垂四十年矣。勒厲如一日，飭理之暇則退處于山房，焚香燕坐，外物一不以累其心，蓋其左右有穹崖峭壁，流泉瀑布噴灑交射，勢若縣河。其下則磊砢犖确，衡亘從合，畦町萬狀，無非石也。菖蒲、河車、芝草、蒼耳，隨采而足。稻梁糜芑之植，十不收一二焉。故曰石田名之。薛君毅夫亦學貞一之學，隱居白屋山。山在上清之近，繼至石田，樂其幽勝，首爲賦詩。至京師告于文士大夫曰：石田其地勝，毛君其人賢，

吾亦將從而老矣。則各爲賦詩，得若干首，來屬余叙觀老子倡知雄守雌之說以爲道。惟得其傳則能致虛守薄捨繁華盛麗之美，而安於寂寞荒僻之陋，以息其神，以怡其真，以全其身，蓋其道然也。若毛君者，幾其人矣。世當承平時，夫人疲精竭智以爭夫膏腴衍沃之區，而肆其高廣壯麗之構者，天下皆是也。視夫石田奚啻霄壤之間哉。兵興十年，自夫維揚河南蕃富甲天下者，剗削蹂踐無餘。昔之東阡西陌者，荒烟野草矣。涼臺燠室者，頽垣敗礎矣。欲求彷彿於石田山房也，可得乎？吾是知毛君之智也。以是知夫能得其師之傳者也。謹序之而因夫薛君以詒焉。至正二十一年冬十月朔臨川魯堅序。

唐賢詩

送蕭鍊師歸四明山 孟東野 郊

閑於獨鶴心，大於高松年。迴出

萬物表，高栖四明巔。千尋直列峰，百

尺倒瀉泉。絳雪爲我飯，白雲爲我田。靜言不話俗，靈跡時步天。

遊四窗

劉文房 長卿

四明山絕奇，自古說登陸。蒼崖倚天立，覆石如覆屋。玲瓏開戶牖，落月明四目。箕星分南野，有斗掛簷北。日月居東西，朝昏互出沒。我來遊其間，寄傲巾半幅。白雲無本心，悠然伴幽獨。對此脫塵鞅。頓忘榮與辱。長笑天地寬，仙風吹佩玉。

九詠

陸魯望 龜蒙

石窗

石窗何處見，萬仞倚晴虛。積靄迷青瑣，殘霞動綺疏。山應列圓嶠，宮便接方諸。只有三峰客，時來校隱書。

過雲

相訪一程雲，雲深路僅分。嘯臺隨日辯，樵斧帶風聞。曉看衣全濕，寒衝酒不醺。幾回歸思靜，髣佛見蘇君。

雲南

雲南更有溪，丹礫書無泥。藥有

巴賓賣，枝多越鳥啼。夜清先月午，秋近問嵐迷。若得山顏住，芝菌手自携。

雲北

雲北近陽川，人家洞壑連。壇當星斗下，樓撈翠微邊。一半遙峰雨，三條古井烟。金庭如有路，應到左神天。

鹿亭

鹿亭岩下置，時引白塵過。草細眠應久，泉香飲自多。認聲來月塢，尋路到烟蘿。早晚吞金液，騎將上絳河。

樊榭

古榭何時築，人應白日飛。至今山客說，時駕玉麟歸。乳帶懸松嫩，芝臺出石微。憑闌虛目斷，不見羽華衣。

潺湲洞

飛瀑瀉雲根，潺潺萬古音。似吹雙羽管，如奏落霞琴。倒穴漂龍沫，穿松濺鶴襟。何人乘月弄，應作上清吟。

青櫺子

山實號青櫺，環岡次第生。外形堅綠殼，中味敵瓊英。墮石樵兒拾，敲林宿鳥驚。亦應仙吏守，時取薦層城。

鞠猴

何事鞠猴名，先封在四明。但爲連臂飲，不作斷腸聲。野蔓垂纓細，寒泉碾玉清。滿林遊宦子，誰與作公卿。

石窗

皮襲美日休
窗開自真宰，四遠見蒼崖。苔染渾成綺，雲漫便當紗。櫺中空吐月，扉際不扃霞。未會通何處，應連玉女家。

過雲

粉洞二十里，當中幽客行。片時迷鹿跡，寸步隔人聲。以杖控虛翠，將襟惹薄明。經時未遇得，恐是入層城。

雲南

雲南背一川，無鴈到峰前。墟里生紅藥，人家發白泉。兒童皆自古，婚嫁盡如仙。共作真官戶，無由稅石田。

雲北

雲北晝冥冥，空疑背壽星。犬能諳藥氣，人解寫芝形。野歇遇松蓋，醉書蓬石屏。焚香住此地，應得入金庭。

鹿亭

鹿羣多此住，因過白雲楣。待侶傍花久，引塵穿竹遲。經時飲玉澗，盡

日嗅金芝。爲在石窗下，成仙自不知。

樊榭

主人成列仙，故榭獨依然。石洞聞人咲，松聲驚鹿眠。井香爲大藥，鶴語是虛篇。欲買重栖隱，雲峰不售錢。

潺湲洞

水流萬丈源，盡日瀉潺湲。敲碎一輪月，鎔消半段天。響高吹谷動，勢急歎雲旋。料得深秋夜，臨流盡古仙。

青櫺子

山風熟異果，夜是供真仙。味似雲腴美，形如玉腦圓。御來多野鶴，落處半靈泉。必共桃源種，花開不記年。

鞠候

堪羨鞠猴國，碧巖千萬重。烟蘿爲印綬，雲壑是提封。衆遣狙公渡，果教獼子供。爾徒如不死，應得躡玄宗。

宋賢詩

瀑布

謝師厚 景初
飛泉緣峭壁，斗絕千萬丈。奔流天上來，望若匹練廣。曲嶺隔青林，永

挹先聞響。其傍有巨石，平潤可俯仰。俗士所不到，我輩固來賞。須期秋色清，攀蘿遡其上。

遊四明

孫季和 應時

平生抱遐尚，撫劍遠行遊。迹謝聲利牽，心與巖壑謀。東征泛蒼海，南驚踰丹丘，西登岷峨嘯，北望關隴愁。康廬挽歸轡，巫峽紆行舟。劍閣最險壯，龍門更奇幽。歷覽雖未飽，勝槩略已收。爾來卧竹湖，清夢長夷猶。家山維四明，名字橫九州。出門宛在眼，欲往輒不酬。人事真好乖，山靈豈吾仇。忽近益可咲，投老空自尤。茲辰正芳春，會心得良儔。贏糧幸易足，快策遂所求。中宵雨聲斷，逗曉霽色浮。天容極瑩淨，風氣亦和柔。瘦筇挾籃輿，野服兼輕裘。遙遙指林麓，欣欣聽泉流。試履青烟嶺，弭盖白水湫。飛湍響淙潺，怪松韻飈颼。恨哉上羊額，喘若料虎頭。甃石昉歲基，負樵歌道周。百折快一眺，千里森雙眸。峰巒何綿聯，脉絡相纏繆。化鈞妙融結，神功巧雕搜。長風動溟渤，洪濤簸瀛洲。

臣鰲出屬負，游龍繞蚺虺。鯨鵬恣摩盪，蟲魚紛豐稠。萬怪各起伏，千帆遞行留。或坦若几席，或峨若冠旒。或排若劍戟，或剡若戈矛。或舞若鸞鳳，或驟若驂騑。或戲若狡狴，或搏若豺貔。儼然開明堂，玉帛朝諸侯。赫然會岐陽，長圍方大蒐。鏖戰臨長平，堅壁持鴻溝，廣野列車騎，中軍嚴旆旒。開關浩茫茫，變化久悠悠。愕眙不得語，形容那可侔。仙樹四十圍，蟠根幾千秋。老榦枯不死，新榮翠相繆。飈馭定來止，桑田行驗不。遺跡信所聞，輕舉當何由。東南徑崇岡，左右羅平疇。人家散鷄犬，村塢來羊牛。官征畢薪炭，春事勤鋤耰。土膩少沙石，氣寒無麥麩。荒蹊夾桃李，密蔭開松楸。是中可避世，何勞更乘桴。駢巖下峭壁，別岫爭峯嶮。孰云二刹勝，逝肯中道休。仗錫既巉絕，雪竇仍阻脩。停雲朝漠漠，剛風晝颼颼。盤磴度方橋，廣宇連飛樓。珠璣錯藻繡，金碧照丹髹。撞鐘食千指，鳴板燈百篝。真來天上居，不涉人間憂。周遭富佳致，倘

徉得窮搜。妙峰遠色湊，錦鏡波光瀏。兩溟赴活活，千丈落漉漉。深瀑標隨鳧，品潭隱靈虬。倒窺凜欲眩，俯掬清可漱。澗草高下積，巖花零亂抽。掛壁見猱捷，食苓聞鹿呦。日長轉睨眈，霧暗啼鈎輈。脩竹奏竽瑟，細溜鳴琳瑯。占大喜弄鵲，畏雨愁呼鳩。何方共齋鉢，且復薦茶甌。老僧頗好事，名德肯見投。隨意宿山房，無眠聽更籌。念昔身萬里，及取天一陬。登臨世界闊，俛仰歲月遒。榮辱兩蝸角，聚散一海鷗。塵鞅自束縛，名場相敵讎。不念猿鶴怨，坐令泉石羞。心期晚乃愜，俗駕我尚優。勝具學支許，奇蹤非阮劉。時哉山梁雉，樂矣濠工儵。聊追興公賦，不欲柳子囚。招招知音子，爲我商聲謳。

詠登仙木

劉樊蟬蛻此登仙，老木當年已插天。玉骨半枯猶秀潤，蒼皮新長更榮鮮。蟠桃時熟三千歲，銅狄重摩五百年。化鶴未歸山寂寂，徘徊誰與問因緣。

詠青櫺子

史洗

羽憶新從帝所回，餘歡未盡玳筵開。
醉拋青子香泥上，留與仙家取次栽。

訪混樸吳尊師

何年隱四明，與世絕逢迎。聖主
方虛席，先生不入城。風雷隨地起，宮
殿自天成。近喜籃輿穩，寧憂白髮生。

遊四明留題丹山 唐景實 震

四明光照九霄寒，閩苑神仙日往還。
瀑布遠從銀漢落，洞門長鎖白雲閑。
深崖瑞木金文潤，絕頂靈槎鐵色斑。
無限遺踪人莫識，落花香泛水潺潺。

遊丹山 孫元實 子秀

四明洞天居第九，巨靈擘石開窗牖。
捫蘿陟巘不憚勞，同行況遇忘年友。
老苔護石蒼虎閑，飛瀑懸巖玉龍吼。
豁然人與境俱勝，醉歌拍缶忘升斗。
固知壺中別有天，未必醉翁真在酒。
徘徊步月澹忘歸，世事浮雲竟何有。

又 孫耕寬 嘉

與客窮幽勝，同登白水山。銀濤
翻月落，蒼壁倚天寒。采藥穿雲塢，圍
棋坐石壇。因忘歸路晚，紉佩得秋蘭。

又 豐霞隱 自孫

萬古丹山洞，今朝遂一遊。瀑高寒激
雪，崖老晚疑秋。馴虎隨仙去，高堂有
像留。獨嫌歸太速，未得細尋幽。

詠瀑布 郭白雲 亨嘉

盡日看無倦，神清骨自仙。響添
一夜雨，雄迸百巖泉。轉石雷生壑，懸
崖劍倚天。好奇忘我老，猶欲上危巔。

又 趙澹山

玉龍吼山山爲開，怒濤迸出翻崔嵬。
回風便可作飛雨，共聽萬壑鳴春雷。

又 趙竹逸 至道

飛落寒泉一派高，初聞響似浙江潮。
松陰無雨雲長潤，石竇雖晴雪未消。
素練幾時懸絕壁，白虹千尺跨層霄。
丹山自是神仙府，弱水流來故不遙。

又 僧雷崖圓丘

滿目飛晴雪，丹山見白虹。天機
垂不盡，地軸卷無窮。蕩漾沉寒玉，飄
零散曉風。人間何處著，應直到龍宮。

元朝

題丹山贈石田鍊師 黃晉卿 縉

石田外史丹山住，如此溪山得此人。
高詠久無皮襲美，清風復見謝遺塵。
門前飛瀑長翻雪，洞口幽花淺駐春。
老我京華歸訪隱，抱琴安得日相親。

題瀑布 劉德玄 仁本

白水真仙騎白鶴，何年蛻骨此山中。
化爲玉練垂千尺，翻却銀河落半空。
鶴夢曉遺明月帳，鮫人夜掣水晶宮。
天台有客詩難就，歸興瓊臺雙闕東。

又

中天飛瀑下瑤臺，素練高懸亦怪哉。
織女投機收不得，姮娥剪水巧爲裁。
光連雙闕星河動，響挾千山風雨來。
祠宇洞前看未足，又隨明月過天台。

送毛石田住白水宮 張伯雨

携劍住丹山，凌風袂羽翻。空壇
遺寂寞，飛瀑瀉潺湲。供薄難爲客，山
深不閉門。大蘭千仞頂，有日遇劉樊。

題白水宮

二仙控轡上青旻，千古流聞跡未陳。
白水主人傳甲乙，青燈留我守庚申。
雲根瀑落長疑雨，洞口花開自得春。
回首人間又塵土，芒鞋好結道爲鄰。

又 趙君璋

曾共樵夫采藥回，丹崖遙見白雲堆。
百千萬劫仙風在，三十六溪春水來。
琳館隨時容笑傲，杖藜沾濕上崔嵬。
洞門深鎖無人識，應是劉樊去後開。

又 高則誠 明

四明山中春雨餘，三台峰下訪仙居。
雲開翠碧浮金闕，風定銀河下玉虛。
幽洞夜明丹化鶴，清溪晝靜獺窺魚。
憑君爲問劉樊信，青鳥西來好寄書。
仙傳二仙嘗戲術劉唾水成魚樊唾水成獺故云云

又

丹山勝槩天下奇，重溪疊嶂遊人稀。
千年祠宇近霄漢，百尺飛泉搖夕暉。
玉童吹笙明在戶，仙子朝真雲滿衣。
我來信宿謾興感，擾擾何時能息機。

又 僧白雲 自悅

聞說石田能好奇，清暉亭下每忘歸。
豈無飛佩來丹極，時有祥雲護翠微。
春雨碧桃香冉冉，秋風琪樹綠依依。
前年因過仙翁宅，曾看巖西白水飛。

寄白水宮毛外史 宋無逸 元僖

平生未到丹山下，鄉里空聞白水名。

路入洞天無百里，身遊仙境是三生。
花間笙鶴春雲繞，水際亭臺曉日明。
寄語石田毛外史，相期日暖斲黃精。
題瀑布 孫道心 士志

玉龍戰罷力披靡，倒掛丹山飛不起。
霆奔雷吼勇作氣，迸出銀潢半天水。

銀潢迢迢水爲枯，寒光不動山月孤。
兩崖中斷地轉軸，萬丈直下淵無魚。
六月飛雪不受暑，使我神清慕仙侶。
劉樊當年同上昇，古木參天更如許。
中間作者雖罕聞，亦有混樸之真人。

洞開尚留丹氣暖，鶴返共說桃源春。

憑君爲歌招隱曲，日暮山中枕流宿。
明朝分與一勺多，一洗人間塵萬斛。
又 朱景純 炯

我生頗有烟霞癖，倚杖看山日幾回。
石穴鑿開丹鳳去，瀑泉飛作玉龍來。
因風忽灑半空雪，不雨長鳴萬壑雷。
獨羨山中毛外史，隱居真得小蓬萊。

又 陳邦協 雍

水從何處來，流出白雲堆。噴灑
千尺雪，砰礮萬壑雷。道人清徹骨，坐
客淨無埃。一笑下山去，携琴踏月回。

題白水宮

枕中鴻寶定堪傳，住近丹山第九天。
振迹每尋雲水外，標名合在石崖邊。
雨晴瀑布偏聞夜，火暖丹爐不記年。
時盡一壺歌一曲，任渠喚作地行仙。

清暉亭

滌穎冰甌思不群，滿亭詩景絕埃紛。
好山當面開清碧，活水源頭寫白雲。
鐵笛叫蟾寒欲起，玉笙招鶴夜初分。
興來徙倚看長劍，時有神光射斗文。

題丹山

丹山赤水神仙宅，布韞青鞋作勝遊。
百尺飛泉銀漢雪，一聲喚鶴洞天秋。
青孺子熟雲壇靜，琪樹花開石室幽。
無限溪山留勝槩，何時卜築向林丘。

又 陳履常 克履

四明空闊石窗開，中有仙人白玉臺。
一水遠從天上落，三台高拱洞前來。
老槎瘦骨疑龍化，密竹清陰待鳳回。
每向鄞江求勝跡，却於此地得蓬萊。

又

鐵衣驄馬踏蒼苔，忽扣仙門石洞開。
碧漢秋聲懸白水，紫雲春色下丹臺。

劉仙久矣乘鸞去，韓令今仍跨鶴來。
樽酒相逢足清興，新詩吟罷重徘徊。

又 王敬中 中

四窗山色秀可攬，雲根石屋高嶙峋。
林間遺鳥曾化虎，洞裏鞦猴渾似人。
奔流直下幾千尺，高蹈今逾四十春。
靈光夜夜照丹室，應有神仙來往頻。

又 元得 吉雅謨丁

東越名山世共聞，四窗仙境更超群。
青天半落銀河水，白日長過翠嶺雲。
塵外鳳歌來隱士，林間虎鳥候元君。
知予不倦登山屐，長許相尋謝俗氛。

又 林希原

昔聞劉仙翁，曾作上虞宰。長年養神丹，靈藥時自採。一朝跨飛鸞，喬木凌蒼靄。下視塵寰中，桑田幾滄海。嗟子骨未換，何由挹丰采。高躅在人間，深懷共千載。

又 汪臣良 文璟

丹山自昔神仙宅，好是靈踪與世殊。
百尺懸泉飛蜿蜒，千年遺鳥化於菟。
亭臺尚憶吹簫侶，芝木長供辟穀徒。
欲駕柴車訪真隱，不知容我俗塵無。

又 楊元慶 璫

仙子凌空駕玉龍，尚餘靈跡在山中。
過雲拾得青櫺子，看瀑因尋白水宮。
未息干戈逢此日，忽聞鍾鼓仰玄風。
也應脫屣非難事，曾識雲間采藥翁。

又 馬易之 廼賢

城居久憶洞天名，春日登臨杖履輕。
山雨晴時崖瀑冷，巖花落盡石窗明。
黃冠白髮情偏古，野水閑雲意自清。
便欲去尋劉縣令，願携妻子學長生。

又

一逕遙通白水宮，衆山屹立青芙蓉。
飛流倒垂千尺練，高處更登三四峰。
或聞溪獺趁魚走，只有仙人跨鶴從。
看我山中遊十日，雲南雲北訪靈踪。

又

白水真人去不回，紫青宮殿倚雲開。
崖懸一瀑銀爲帶，山列三峰翠作堆。
採藥仙童隨鶴過，銜花馴鹿倚人來。
方知異境非塵世，且共清吟坐石苔。

題丹山 楊邊梅

四明山，二百八十青孱顏，天空四牖，金烏玉兔兩出沒。是爲三十六洞

天之九天，別有丹山赤水非人間。我夢仙人賀狂客，去訪雲翹子，孤峰絕頂登大蘭。下見洪濤袞日車輪大，虹光蜃影、雜沓翻瀾漫上。有桃花美人者，液鳳髓脯龍肝，令我食之生羽翰。路逢毛先生，一笑今與古。赤玉之鳥墮地化爲石。我亦聞之。刀厭虎潮飛，大士洞天水，門風折祖飛，橋石住赤玉之鳥，何足追下窮地脉，上天維鐵船徑渡。弱羽水火劍，欲斫扶桑枝，毛先生毛仙後千春，曾醉廬山酒，酒醒騎虎，却入終山，笑呼綵鸞下，招手石田玉子大如斗。

石田高士居丹山，甚能繼其祖武。人來每稱之，益信名不虛也。蒙惠書以詩代簡，時余年八十有五。薛朝陽廷鳳

客來每說洞天勝，我亦久懷山水清。昇仙木近石林古，洗藥溪深風雨生。三華真人昔居此，幾葉玄孫今擅名。若問老夫頭未白，尚能相訪寫高情。

老舅大真人詩寄石田敬和一首因致問訊 于一山 思緝

昔年相送領殊庭，別語難忘夢亦清。
記得四窗同久住，借騎一虎問長生。
丹林已重前朝士，白水猶傳上古名。
若躡三台峰頂望，老人星近見君情。

題丹山

韓彥信

春風兩度到蓬瀛，萬斛羈愁一洗清。
雨榻卧聽崖瀑響，晴窗坐看白雲生。
映階垂草經年長，出火丹砂九轉成。
安得誅茅傍樊榭，問君乞取石田耕。

又

王叔雨 霖

三台峰下神仙宅，樊榭春風長薜蘿。
萬疊層巒連石壁，一簾飛雨瀑銀河。
天光上下雲容斂，山色空濛雨氣多。
與客題詩足清賞，歸來環佩雜鳴珂。

又

劉坦之 履

嵯峨赤水山，縹緲神仙宅。高哉
劉與樊，超然遊八極。一去何寥寥，千
載遺靈跡。中有卧雲人，冥栖鍊精魄。
幽林拾青櫺，寒泉煮白石。致身瀟爽
間，邈與塵世隔。我來一見之，傾倒如
宿昔。松花釀爲酒，持以苦留客。

又

陳君從

潺湲洞口看飛瀑，細雨霏霏灑接籬。

白水真人能好客，碧山學士愛題詩。
鞠侯夜嘯三花樹，野鹿時銜五色芝。
試問劉樊仙去後，何人來此共襟期。

又

謝元公 肅

雲北雲南山萬盤，仙人宮闕俯巒岈。
晴峰倒影半空碧，雪瀑飛花六月寒。
鸞去徒勞尋故宅，虎來還爲護仙壇。
洞前桃樹春長在，遲我歸來問大丹。

又

起文 昂吉

昔人仙去大蘭山，臺殿空遺石壁間。
崖瀑四時飛白雪，溪雲長日護玄關。
青櫺露冷從猿采，仙木風生看虎還。
昨夜洞前新雨過，主人留客聽潺湲。

又

韓致靜 稷

欲尋赤水丹山洞，好是瑤簪玉筍鄉。
峰作翠屏分戶映，水爲羅帶繞溪長。
乘雲御氣當炎漢，賞月吟風羨晚唐。
人在石壇行禹步，空歌時送佩琳琅。

又

僧大明 净昱

白水丹山何處看，清暉亭上一凭闌。
半空積翠三台近，萬丈飛流五月寒。
仙侶吹簫來洞口，山人采藥出雲端。
我身亦是鄰峰鶴，來往相從總不還。

又

趙德純 宜生

雄峰三十六，極造觀明天。上有
神仙窟，丹霞覆其顛。白鹿嚙瑤草，玄
猿飲靈泉。山深日常靜，花落春自遷。
高人不羈世，昕夕中盤旋。石田藝嘉
穀，可以頤長年。

毛尊師石田山房

張仲舉 翥

犖确初開百畝荒，四明山麓結山房。
種來玉子雙雙白，鑿破雲根片片方。
洞裏有仙惟服髓，罔頭無客重尋羊。
知師日誦黃庭罷，祇挹飛泉漱齒香。

又

陳子山 祖仁

四明有神人，遺世宅崇峰。飛游
凌倒景，餘垢亦奇蹤。流風被三華，有
士振其宗。誅茅宇峰下，迴若御鴻濛。
琅玕四時秀，靈泉左右通。晨遊揖王
父，夕駕命青童。惟茲二頃田，苦辛資
歲功。南東不盡畝，犖确溢具中。由
來仙聖居，服食世非同。白英堅過玉，
烹飪奉朝饗。非闕耕與鋤，簞瓢糜不
充。大盜睨而去，天灾無匱空。虛芮
昔已爭，乾餼咎在躬。寧知不食地，東
華蚤發矇。東華真人有食石法超搖樂玄虛，

宛若咽瞳矐。綠髮方瞳子，長身此赤松。

遊白水宮

滑伯仁 壽

白水仙宮也罕逢，十年兩度追陳蹤。
寒流光垂玉蟬竦，晴巒秀削金芙蓉。
臨溪無魚石磊磊，采藥有路雲溶溶。
明當挾我九節杖，更來陟彼三台峰。

又

胡士恭 益

鑿石種瓊田，開山結丹房。高居鄰野衲，塵世輕粃糠。豈無胡麻飯，亦有辟穀方。迴視衆阻饑，惻愴摧中腸。荷鋤出四明，赤水流湯湯。靈苗三聚華，美玉雙成行。粒粟藏大界，黍珠懸昊蒼。陶然熟夢境，寤覺驚黃梁。騰身入北斗，酌彼金液漿。一飲踰萬劫，躡虹遊帝傍。歸徠弄倒景，物我俱相忘。松風度虛室，內白涵純陽。蘿月掛峭壁，瀑泉灑銀床。壺中迭隱見，河上參翱翔。雲碓激瀨春，靜休千日糧。童顏駐絳霞，紺髮凝玄光。步虛蕊珠宮，遺韻鏘琳琅。嚙默超象外，閉兌焚清香。琅玕鬱森長，芝草離披芳。運行紫河車，叱起金華羊。願採長生藥，

持以奉明王。

又

留如淵 若冲

道人住居白水洞，洞口有田供鑿耕。犁鋤不用辛苦少，玉石自分烹鍊精。拾薪澗底客共煮，化羊嶺上仙俱成。夜深無肩月自到，坐聽九霄笙鶴聲。

又

陳則虛 斯與

山根結屋便爲庄，不事留畚待歲穰。種玉豈無和氏璞，燒丹亦有禹餘糧。自知雲水生涯澹，誰識林泉興味長。我亦欲歸尋舊業，夢魂時繞錦溪傍。

又

趙行吾 思魯

半壁梯雲鑿翠屏，千巖礮兩斲青冥。駐鞭不假秦人力，開闢元非蜀帝靈。仙畹收禾勝碎穀，春腴種玉可延齡。歸來屐齒蒼苔滑，茅屋松蘿映碧扃。

又

薛毅夫

數畝依山宅一區，喜存礮确勝膏腴。近因辟穀懷黃石，也復耕烟種白榆。玉氣潤多山木秀，松雲飄盡鶴巢孤。會當脫屣從師去，乞取青樞顆顆珠。

鶴齋薛真人余之未識者而慕其可

人先以詩寄之耳 張憲南 福

別帝歸來已二秋，好教安穩住丹丘。編經不用青藜杖，跨鶴還登白玉樓。羨爾能傳唐少保，愧余無復漢留侯。門前白水三千丈，應作黃河不盡流。

遊白水宮

吳居正 端學

弱齡厭塵俗，勝迹心所仰。遂爲物外游，獲陪林下杖。魚梁依澗度，鳥道綠雲上。既睹仙真宅，愈重烟霞想。環山知幾峰，飛流可千丈。天神傍欄舞，水樂臨階響。皮陸跡已陳，劉樊事亦往。不有繼先志，何能領清賞。前人有遺詠，磨崖看佛彷彿。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郭順玉點校)

010 金華赤松山志

經名：金華赤松山志。南宋倪守約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部。

金華赤松山志序

余自齟齬，慕希夷氏之風，覬爲葛天氏之民，家寓松山之左，耳所聞，目所見，凡赤松子二皇君得道之由來，雖未能詳知而歷貫，亦已默契乎胸中矣。遂捨家辭父母，來投師資。粵自承恩備冠裳未數，積今四十餘年，晨香夕燈，未嘗敢懈。每靜坐丹晨靖中，無他念想，惟恐靈蹤仙跡無以啓迪後人耳。家山舊有刊本事實，歲久而磨滅不存。余曰：既爲二皇君之子孫，忝冲和先生之餘裔，其可使祖師之道不顯乎？乃採摭源流，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定

爲一編，號曰赤松山志。俾來者有可考焉。若夫神仙傳記之所錄，經典碑銘之所載，父老之所傳，風月之所詠，觀乎此則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偈曰：掛一漏萬，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負罪其奚以文。松山羽士竹泉倪守約序。

按《傳記》云：郡人徐氏遇而得仙。徐氏，今日壺天真人，弈棋之所，今日棋盤。其所由來者，漸矣。真人既遇，赤松子乃隱匿名字寄迹於上霄，優游洞天之左而脩煉，靈元卒。能乘雲御氣，賓于帝庭，真人既不眩世，故時代亦不可考。然流福一方，民到于今受其賜。修煉之所，今日壺屏，亦曰徐公壺。真人之祠宮中及棋盤壺屏俱有祠焉。凡遇祈禱守宰，必迎奉香火，求請聖水。每歲，一郡士民祭祀，日以爲常。

金華赤松山志

二皇君

丹谿皇氏，婺之隱姓也。皇氏顯於東晉，上祖皆隱德不仕。明帝太寧三年四月八日，皇氏生長子，諱初起，是爲大皇君。成帝咸和三年八月十三日，生次子，諱初平，是爲小皇君。二君生而穎悟，俊拔秀聳，有異相。小君年十五，家使牧羊，遇一道士，愛其良謹，引入於金華山之石室，蓋赤松子幻相而引之。小君即煉質其中，絕棄世塵，追求象罔，且謂朱髓之訣，指掌而可明。上帝之庭，鞠躬而自致，積善累功，踰四十稔。大君念小君之不返，巡歷山水，尋覓蹤跡而不得見。後於市中復遇一道士，善卜，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非卿弟耶。遂同至石室。此亦赤松子紀相而引之。兄弟相見，且悲且喜。大君問曰：羊何在？小君曰：近在山東。及

大君往視，了無所見，惟見白石無數。還謂小君曰：無羊。小君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俱往山東。小君言叱吒，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今卧羊山即是其所。大君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小君曰：惟好道便得。大君便棄妻兒，留就小君，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修道既成，還鄉省親，則故老皆無在者。今石室之下有洞焉，蓋二君深隱之祕宮也。二君以服脂苓方教授弟子南伯逢等，其後傳，授又數十人得僊。《神僊傳》曰：二君得道之後，大君號魯班，小君亦號赤松子。此蓋二君不眩名驚世，故詭姓遁身，以求不顯。此乃祖述赤松子稱黃石公之遺意也。二君道備於松山絕頂，爲煉丹計，丹成，大君則鹿騎，小君則鶴駕，乘雲上昇。今大蕡山即是也。二君既仙，同邦之人相與謀而置棲神之所，遂建赤松宮，偕其師赤松子而奉事焉。召學其道者而主之。自晉而我朝，香火綿滋，道士常盈百，

敬奉之心，未有涯也。按仙錄：南嶽衡山，太虛真人得道處，玉帝命小皇君主之，賜神姓崇名營，號司天，主世界分野。孝廟淳熙十六年，封大君爲冲應真人，小君爲養素真人。理廟景定三年，加封大君冲應淨感真人，封小君養素淨正真人。猗歟休哉，大道流行，正教恢闡，福庇于茲，垂千萬年。

丹類

遺丹

按《遺丹記》云：二皇君煉丹成道而上昇，丹竈故基與井俱存，遺丹在山，變現不常，或大或小，或近或遠，人多目擊，不可數舉。丹山遇夜及昏，或陰晦，或煙雨，必霏霏如日出光，豈非遺丹之洞煥歟。今略摭一二言之。守山道士吳奉師常畜白鷄伺曉，一日聞鷄驚鳴，舉首視之，乃啄一物，微似彈丸，有五彩光，即以合格之，亟招同袍作禮，及偕來啓合，丹已去矣。又守山道士沈應符至更初，見窗外光彩閃爍，

遂開戶視之，有物大如鷄子，其光漸遠，又即前，其光愈遠。復歸戶，其光照窗如初，殊不知山神訶護，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

丹竈

竈如三級，壇上有丹鼎。

丹基

在丹山太清殿之左，以真陽所聚，遇雪不積，草木不萎。

洞穴類

洞元洞天

係三十六洞天。亦名金華洞天，與赤松山相接，分上中下三洞。上曰朝真，中曰冰壺，下曰雙龍，奇偉峻拔，巖穴奮踞，風雲凝互，氣勢磅礴。上逼牛千之輝，下接羅浮之脉。上洞有石真人，儼然臨跨，莫測端倪。中洞有水簾直下，寒玉橫飛，其間有石像石筍等，按之仙經，知其有異山神守衛，不通塵迹。下洞有石龍虎獅象麟鳳鐘鼓之類，難可枚數。又有雪山等處，鄱陽

湯中曾有詩曰：金堂玉室相掩映，珠簾翠箔誰褰開。蓋以洞中有動用什物室宇戶牖故也。下洞門極低，非舟不可入。既入非燭不可見。此洞天，元係赤松所轄，據《博異志》云：皇氏兄弟得道游止之地。《洞天福地志》云：郡人皇氏於此學道，凡投告龍簡必至焉理廟嘉熙間，祈嗣告盟於此，宮中有御醮青詞碑可考。

優游洞

在上霄，去宮十里，去壺屏一望之隔，洞門高五尺許，入門則高廣二三丈，自左昇梯而上，又於上扶梯而入其中，舉而視之，則虛曠如大廈，數十間之廣，又出於三十六洞天之外。煙霞交鎖，石髓流英，父老所傳，則曰：壺天真人所治之區。二皇君校籍之所。潛齋王公埜亦留題曰：上霄非晚出，煙霞寄孤嶠。青广既鬱鬱，白乳仍皜皜。徐真人有祠其側。

石室洞

在螺螄巖之側，即赤松子引小皇君入山修道之所。上則石室，高深丈

餘，方廣相等。洞在其左，自二皇君得道之後，洞門深鎖，人不可到。

山類

金華山

周迴數十里，即赤松山是也。《抱朴子》云：此地可以居神，免五嶽洪水之患。漢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張君好善，嘗一遊歷，慨慕赤松子之風，二皇君之迹，乃留詠曰：家在白雲中，約住赤松子。揭來此山遊，龍虎鎮相似。金華莫外求，黃芽已如此。

煉丹山

高數千尋，去宮五里，自宮左循坦途而去，至山下度小橋，由峻嶺而上。其上平曠，景物不凡，一望數百里，近在目睫。蓋二皇君煉丹之所。其上有菴，歲差道士主之。丹光洞煥，輝潤草木，山中凡可以為藥者三百餘種。梁沈約為本郡太守有詩紀之：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紹興間降香祈福於此，其下有

僊田，凡一二里，細碎不成片段，遠望高下若階級，相傳以為二皇君植靈苗胡麻之地。自五代以來，嘗以種香黍，每歲必以進貢。唐本觀道士舒道紀有詩云：至今丹井水，香滿此山田。後因雜種五穀而此田所出不復可進矣。

卧羊山

周迴數里，其高數十尋，正與赤松宮相對，即小皇君叱石成羊之地。其上石羊現沒，無常山神訶護，不容凡人有所希覬。林木茂盛，深不可入。東坡先生嘗有詩讚之曰：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曰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傍。挾冊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又太學博士三山鄭士懿來此，曾有詩曰：見羊疑是已叱石，見石翻疑未叱羊。非石非羊何所見，這些意思難商量。

大蕘山

在宮之東，一里而近，乃二皇君飛舉之地，俗呼為墮墜山。以山勢自壺屏奔龍而下，蟠結于此，岌岌其勢故

也。

聖石山

在卧羊山左宮之南，其山相對，隔溪皆田也。向有十數巨石在田中，其廣數圍，妨礙耕作，乃禱于二皇君，次曉則石已飛過山傍，衆嘆神異，指爲聖石。二皇君差仙官主之。

螺螄巖

在石室之左，其巖內竅通于石室。洞外有峪岸之形，內有空洞之象。巖勢盤折若螺螄，就以爲名。

劉道巖

在螺螄巖之左，昔有學道者劉道人於此得道而去。

壺屏

在優游洞之左，壺天真人修煉之所。此地實處，履之空空有聲；虛處隨足陷，沒不可舉。

水類

小桃源

在宮之側，宮內自左廡可問桃源

之津，泝流而前，泉石相搏，無風而濤。行且百步，有亭曰：物外。又百步，橫澗爲橋，榜曰：三峽。驚濤怒號，前莫知所窮，後不見其所止，殆與塵世相隔。過盤石，臨浚流，不特與物外異，亦與三峽異。橫絕一小橋，有亭在大石上曰：石泓。又泝而上，潺湲不竭，度傑石而後可，據槁梧而坐。丹山可由茲而上，此乃二皇君三元八節邀集群仙校籍之所。山中人早行，嘗有聞如官府考掠聲，遲明尋覓，則又杳無所見。昔有栖碧御風冷然等處，今不復存。東萊呂先生有記，以紀其勝。

丹井

在丹山左隅，二皇君得道將欲飛舉，乃爲石屏上有石荷，蓋與龕相類。奉所事石老君於內而埋井中，不使後人知神仙蹤跡乃井所在，却以他井代之。其泉冬夏不涸，可以治病，神濟無方。後有慢道者厭觸之，其泉不通，此井自塞，守山道士方以井閉爲懼，二皇君乃親降指示，故井因忽不見，亟鳩工掘土則見，所藏老君在龕中，顏色嚴

古，冠裳坐宸，皆肅整，殆若天降。衆共驚愕，乃奉祠于太清殿。今之丹井實故井也。梁國葛惟肖乃稚川耳孫，有詩紀之曰：煉厥紫河車，汲此太陰精。鉛男沈玉洞，汞女隱金城。蓋爲是也。

聖石灣

在宮前送客亭下，聖石山之左，中有聖石屹立不動。壺天真人曾豢龍于此。

清水潭

在宮之右，過清亭之前。昔有一大石羊在此，神仙恐爲凡人所得，其羊竟袞入潭中而不可見。皇祐間，洪水衝倒鍾樓，鐘亦袞入其中，竟失其所，至今凡遇風清月白之夜，聞其下鏗金琳琅之韻，以合步虛之節。

宮宇類

寶積觀

即赤松宮。按觀碑目二皇君因赤松子傳授以道而得仙，同邦之人議

曰：昔崆峒訪道，帝王有順風之請瀨，鄉立祠桑梓，置棲神之所，茲爲勝地可得忽□，遂建赤松宮。

真廟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額，宮與卧羊山相對，宮前有二派水合爲一流，其一自上霄而下，其一自棋盤穿小桃源而下。宮內由左廡而上，可問桃源之津，由右廡而入，可尋濯纓枕流之勝。又數步，可坐過清亭而觀漱玉，徘徊官廳可覽騷人勝士之風月，朝廷所降御書及石刻並誥勅等，見奉安于宸翰堂。宮中自冲真董先生立名於東京中太乙而顯道，振宗代不乏人，自紫虛黃先生重興觀業而規矩一新。

金華觀

在雙龍洞側，掌三洞香火，元係赤松下觀。

雲巢菴

在丹山上有屋數十楹，宮中歲差道士往主之，非惟巡掌形勝，士夫捫松蘿而訪仙者，則儻相遊覽焉。

太清殿

在丹山上雲巢之側，今奉事石老

君香火。

二皇君祠

在大蕢山下，守宰謁告必至焉。范浚有詩云：靈祠千古餘真跡，祠下老松高百尺。僊子騎鯨去不歸，幾回借問山中石。

壺天真人祠

在優游洞前，一在壺屏，一在棋盤，一在宮內，禱祈不絕。

聖石僊官祠

在聖石灣左，守掌聖石。按《識記》云：此石乃金寶所化，能現光彩，故二皇君令仙官主之。

丹山仙官祠

在丹山上雲巢菴之側，每遇丹光吐納，必由于茲民有禱祈，動無不應。凡有登丹山而不加敬者，必有彰報之驗，而俾降佶道之心。

雲臺觀

在城西十里外，名曰鮑屋，元是羅仙姑兄弟二人修道之菴，曾遇白衣仙人而不火食。繼有何仙姑兄弟二人復紹此菴，請牒爲女冠，亦八十餘而化，

後赤松主首移請蘭溪，廢額以隸屬赤松下觀云。

凝神菴

在城西十里外，去溪陂塘一里，乃朱宗師退修之地。宗師勇退觀事，結菴于此以奉父母，香火誓絕人事而戶外之履滿鄉寓多訪焉。潛齋王公埜有詩詠之：拋却林泉趣，卓菴臨近村。兩窗吞日月，一室養乾坤。菊露秋籬重，松風午枕暄。蒲團數胎息，不肯學傍門。後數年遭遇理廟，賜凝神齋，高士遂以爲名，其後又復得御書，凝神二字因以爲額。

人物類

舒先生

先生名道紀，唐代人也。生長於婺，爲赤松黃冠師。存心養性之外，惟以文墨自娛。名公遞相推敬遊歷江湖，在處寄其風月之章，時有薦之于朝而六用之，則又拂袖而去，若將浼焉。埋光鏟彩不求名聲，自號華陰子，常與

禪月大師貫休爲莫逆交，日夕瞻仰二皇君之祠，若意交神會，人莫測其遇與不遇也。曾有詩曰：松老赤松源，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天去，群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此山田。其後亦却食，不疾而化。又數年有於赤城見之者。

冲真董先生

先生名惟滋，好學篤文，不事生業。隱寄赤松，解悟經品，思通神會，時貴以先生名，薦之于神廟，召試諸經理義敷暢，上悅，賜度牒爲赤松黃冠師，繼賜冲真師號及紫衣。未幾，掌東京中太乙事及哲廟，元祐間乃丐歸家山，上嘉之，復勅領寶積觀事。

紫虛洞靈黃先生

先生名彥達，字行可，本郡人，其家去宮二十里。紫虛洞靈，其師號也。博學群書，精於唐宋之詩。遇至人授以祕術，於是諸大法無不參行，救人疾苦，祈禱響應，四方歸向，皆目之曰：黃真人。至紹興間主觀事，凡三十餘載。一新觀規，增置田畝，道行賴其休

庇，至今無乏，嘗置靈機堂，爲修存導養計。得暇則以琴棋自娛。

至樂先生盛君

先生名曠，字元放，武林人也。其母夢吞五色光而有妊，自十歲學道於金華三洞，及十五六遷寓赤松，呵呬外，喜吟詠，凡寓於物入於題者，必發而言之，有《華松篇》一帙，蓋取金華赤松居處之意也。默朝內煉靡所不解。紹興間，因內嬪傳其斬赤龍之道，高廟聞其名，詔寫其容而召之，乃野入覲，上賜坐談玄，館于玉津園。尋降，賜御書扇，又命其勘校道書，繼而奏請如蜀之青城等處，蒙恩允，又賜空名，度牒數道以資糗糧之費。及回，入覲上，上悅，賜至樂先生之號及金玉等物，謝恩還山，遂於宮中卓一小菴，曰：迎陽先生。尤精於易時與鶴山劉大辯講析，其中又於所泊處，命曰：至樂。窩愈默修煉，嘗獨吟曰：刊名紫簡群魔竇，扶桑暘谷奏玉晨。控駕三素輔翊宸，敢忘南嶽魏夫人。年七十餘，跌坐而化。

冲和先生周君

先生名大川，字巨濟，號澄齋，本郡人也。自幼入道，潛心宗風，承恩後有術者相之曰：此人必可一言悟主。及年，德俱備，寧廟聞其名，乃詔入覲，館于高士堂，尋奉萬壽香火，上甚禮貌之，乃爲家山申請免和買雜敷，仍立山門道正司。又數年，謝絕軟紅歸養故業，衆又挽爲家山主人，愛常住，毫髮無欺，贍衆無乏，庄田負逋，則捐己資而代償，謹聲載道。若夫吟詠抒情，橫琴樂道，人所不能易及也。與通妙先生易君如剛爲莫逆友。嘉定間上猶愛念二人，俱賜象簡，又俱賜先生號，所得御書見崇奉于冲和道院之御書閣。

道錄吳先生

先生名養浩，平生讀書不倦。十行俱下。遊歷江湖，則與雲泉高士楊休文爲文章友，玩弄筆硯，朝中公卿皆屈禮招致之。紹定間文聲益振，理廟聞其名召入覲，令主太乙，自是聖春彌篤宣賜不一，積階至左街道錄，年七十餘而化。

宗師朱先生

先生名知常，字久道，號此山，本郡人也。先生通儒學，明釋老，平生茹素，嘗曰：功名不足挽我，慨從赤松子遊，為黃冠師。未半世，兩住家山道，尊人服寶祐丙辰裕齋制置焉。相公光祖以檄召主茅山玉晨。未幾，司徒高士師坦以先生聞于理廟移鎮崇禧。次年蒙恩召主佑聖觀，遷左街鑿義。凡遇雨暘，祈禱屢應，上悅，遷凝神齋。高士開慶間韃虜渡江犯鄂渚於是上命立壇，借陰兵助戰，有驗賜左街道錄及象簡香合盃盤錢幣。至景定四年適茅山上清經籙嗣教宗師闕員，上特御筆以先生名為四十一代宗師，先生少學《易》於鄉，先生盧端叔後得易說於池陽周元舉，遂以見聞集為一編，進之於上，先生得易之道，知進退之機，咸淳乙丑，浩然有歸志，乃於房院之後築小菴以自娛。

制誥類

赤松凌虛真君制

勅：道無方體，供物之求，兆見機祥，發於感忽。赤松真君，紀于僊錄，神農之師，雨暘並時，有求必應，一方所仰，千載若存，祇答靈休，用伸茂典可加，號赤松凌虛真君。

元符二年制 制在台

二皇君誥

勅：黃老之學雖以虛無為主，澹泊為宗，而原其用心，實以善利愛人為本。初起真君、初平真君爾生晋代，隱于金華，叱石起羊以為得道之驗，汲井愈疾益廣救人之功，巋然仙宮，赫爾廟貌，一方所恃，千載若存。東陽之民合辭以請，其按仙品，崇以美名，緬想靈旂，鑒吾褒典。

初起真君可特封冲應真人。

初平真君可特封養素真人。

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加封

勅：至真之妙昉於莊老之論，神仙之事，盛於秦漢以來，然超乎冥漠之無形而邈若昭彰之有驗，第一位冲應真人，第二位養素真人，惟爾兄弟流芳史書，石叱而能起成形，丹存而尚留遺燄，駕霧騰雲則若恍若惚，祈晴禱雨則感隨通。至今寶積之祠起敬金華之地，宜加徽號以稱真風。

第一位冲應真人可特封冲應淨感真人。

第二位養素真人可特封養素淨正真人。

景定三年十二月十日

碑籍類

碑

老君聖像碑

二皇君誥碑 在二皇君祠

真武戒世碑 在真武堂

御書蘭亭碑

御醮碑

御香碑 在宸翰堂

寶積觀碑 張虛靜先生撰

三清殿碑 路說撰

遺丹記碑

遺丹贊碑 並厲埜撰

會仙閣記碑

赤松山碑 李陽冰書

長生碑 唐咸成四年立

陰符經碑

小桃源碑

物外碑

洗耳碑 並虞似良書

太上感應篇碑

青雲閣記碑 並在青雲閣下

名公遊山題詠碑 不可計數散在廊廡及官院並

諸房院等處

檀信長生齋碑

檀信遠日齋碑 並在西廡

勅賜宗師碑 在此山道院

文籍

赤松子中誠經 在冲和道院

霍如菴參同契 在瞻翠閣

注太上感應篇 在青雲閣

經進易解 在此山道院

金華赤松山志

(郭順玉點校)

011 仙都志

經名：仙都志。元代陳性定編。
 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洞玄部記傳類。

仙都志序

疆理之書，肇於禹貢而具於職方，然水有經，郡邑有乘，此《仙都志》所由作也。仙都，東吳勝，事在道家書，為祈仙洞天，爰自發蹟軒轅，由唐建，宋錫名，薦祉符瑞，屢臻聖朝。延祐間，貞士趙虛一載奉璽書來領釐事山川草木昭被寵光獨峰鍊谿，若增而高浚而深也。住山陳君此一載筆于編，沿革瑰奇，鉅細畢錄，其有功茲山者歟。吾聞蓬萊在望而風輒弘去，桃源既入而路忽迷，則名山大川豈人人之所能周覽哉。此編目擊道存可以卧游矣。至

正戊子五月既望。

仙都志卷上

玉虛住山少微陳性定此一編集
 獨峰山長番陽吳明義仲誼校正

山川

仙都山，古名縉雲山。按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仙都第二十九，名玄都祈仙洞天，周迴三百里，黃帝駕火龍上升處，山巔有石屋，世傳為洞天之門。《史記》載：縉雲本黃帝夏宮之名。張守節云：栝州縉雲縣，其所封也。《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又以栝州為縉雲郡，蓋以其地有縉雲山故也。今縣在山之西二十三里。《圖經》云：唐天寶七年六月八日有綵雲起於李溪源，覆遶縉雲山獨峰之頂，雲中仙藥響亮，鸞鶴飛舞，俄聞山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應。自申至亥乃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于朝，敕改今名。

獨峰山，一名仙都石，謝靈運《名山記》

云：縉雲山旁有孤石，屹然干雲，高二百丈，三面臨水，周圍一百六十六丈，頂有湖，生蓮花，有巖相近，名步虛山，遠而望之，低於步虛，迫而視之，步虛居其下。舊《東陽記》：一名丹峰山。昔黃帝嘗乘龍車登此山，轍跡猶存。自唐白樂天以下，古今名賢，留題有什。

步虛山，在仙都山前，正與玉虛宮相對，疊嶂倚空，群峰掩映。又有小峰列如北斗，名曰斗巖。謝靈運《名山記》云：中巖上有峰，高數十丈，或如蓮花，或如羊角。古老云：黃帝嘗鍊丹于此。劉澄《山水記》云：縉雲臺，黃帝鍊丹之所。《輿地志》云：縉雲堂即三天于都。山巔平敞，有若壇墀，是其地也。

童子峰，在獨峰側，其狀如筍。獨峰之腰有竅若臍，此峰平臍，故名。括蒼舊志云：獨峰山旁，一石峭立，謂之童子峰。

好山，在仙都山西，初暘谷左。宋紹興間轉運使李士舉嘗遊仙都，過徐氏

山居，賦詩有：華屋重重對好山之句，由是得名。後晦庵朱先生弭節于此，其名益著。

隱真洞，在步虛山巔，與獨峰相對，洞口巖石玲瓏宛若窗牖，峻絕難躋，罕有到者。按《郡志》云：唐劉隱真先生修鍊之所。

仙水洞，在步虛山麓，《郡志》一名鏡巖洞。中有泉出自崖竇間，滴于石池，雖大旱不竭。唐周景復先生修鍊之所。名公磨崖記遊者衆。

金龍洞，在步虛山東，中有二洞相連，通明開敞。舊志云：洞深不可測，道家謂洞天，即此也。宋天禧四年投金龍玉簡於其中。

天堂洞，在仙都山東，雙龍洞左，高峻，人跡罕到。洞中石壁正面列二圓穴，右者淺而左者深，有龍居之，早禱必應。洞旁又二石窪，左者水清常溢，右者水濁，或縮名日月泉。山後別有一洞，俗呼爲天堂山，內築精舍，扁曰清虛。

忘歸洞，在仙都山西，可坐數十人，洞

外有石聳出溪流之上，遊者登覽盡得仙都之勝，使人忘歸，名忘歸臺。

初暘谷洞，一名倪翁洞。臨於練溪之上，左右巖石奇怪，對望獨峰。《郡志》云：谷在仙都山西，初入頗陰隘，少進有石室洞房，虛敞可居，以東向先得日，故名初暘。正東石壁有竅，大如盤盂，初暘光射室中，爛然五采，其外晴波萬斛，有如燦金。或云倪翁洞在縉雲縣東半里，訛也。宋嘉泰間，郡人陳百朋《續志》云：洞正屬仙都山練溪旁初暘谷中。崖上有洞名三大字，或云李陽冰篆，今考谷中有磨崖初暘谷三楷字，倪翁洞三篆字，古老相傳昔有倪長官隱居于此，今失其名。宋乾道間郡守錢竽題仙都詩云：初暘便是扶桑谷，洞裏倪翁招我來。則知倪翁洞即初暘谷明矣。又曰雲堂洞。右山中巖洞固多，自來唯六洞著名。雙龍洞，在獨峰之東，靈澤廟左，盤石橫跨山澗中，其下空洞通人，雖大旱清流不竭。宋紹興間久旱，玉虛道

士游先生望雲氣，至其所見二巨蛇盤旋石下，飲水不去，遂祝之雷雨，隨至合境霑足，由是得名，立祠祀之。洞內左有陰穴橫穿而上，昔嘗有人明炬而進，莫窮其源，至今旱禱必應。時行沛澤，或見雷光。洞前澗水深處，即古所謂游龍泓，又曰龍泓洞。宋人胡志通大魁王十朋俱有題詠。

伏虎巖，在獨峰之西，書院之右，有小石山如虎踞伏，一名駐獅巖。

翔鸞峰，在獨峰之南，回瀾亭左，山巔有二石，狀如鸞鶴，展翅翔舞，俗呼爲丫叉巖。

靈龜石，在獨峰之北，仙都界石之旁，山麓有巨石倚立，宛若大龜，昂首而上，鄉人驗其燥濕以占雨暘。

小蓬萊，在練溪之下，按《郡志》云：在仙都之西。潭心有小島，上多怪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名公鏤歌詠于崖以記登覽之勝。遊者泛舟而入，恍若蓬瀛之境。參政四明樓公鑰大書小蓬萊三字刊于碑，

以亭覆之，今廢。傍有合掌洞，可容數十人。石壁高處橫列十餘穴，若璣貫組，名大組巖。其東復聳一巖，上廣下斂，曰雨簑巖。

小赤壁，在川石潭上，按《郡志》云：在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峰巒奇秀，壁下空洞，潭水凝湛，莫測其深，泛舟而遊，迴出塵外。遡流一舍餘，亦有一巖，郡人參政何公澹書小赤壁三字磨于崖。雖地異而名同，故併錄于此。

仙釋巖，在小赤壁之西岸，有石挺然森列于溪之許，間有狀如仙人釋子之像者，玉虛山地多在其側而古籍常以仙人石爲界。

黃繆赤巖，在仙都山之東麓，有崖壁立，橫亘數十尋，巖竇豁訶，色絢五彩，遠望如雲錦，近視若霞綃，今土人立田社於巖下。

天師巖，與赤巖對峙，巖下有洞可立二十人，內有陰穴直下通于溪。古老云：昔人值旱，往元真護國天師祖廟請香火于茲，致禱獲應，遂建殿于

洞前，因名。其巖厥後殿址蕩于水，至今鄉人猶望洞而祀之。

東蒙巖，在初暘谷左，有石低昂奇怪，聚立于深潭之濱，巖下可以泛舟，海上有仙山曰：東蒙。泰嶽之南山名東蒙，此巖之名莫詳所出。或云巖正朝東，太陽將暉，水光互映，而曰東矇，亦取初暘之義，二字未知孰是。

玉甌巖，在初暘谷右，山半有石，突起如甌，巖下有穴，宛若竈門，天將雨則巖上霧氣如炊，溪流暴漲則門內有如釜沸之聲。《括蒼舊志》云：一名碧雲洞，又號張公竈。莫詳所由。

楊郎洞，在初暘谷後，驛道之旁，洞中高下二級，可容二十餘人。古老相傳昔有楊郎居此，以符藥濟惠於往來者，後人思之，立祠于中。

仙巖洞，在好山之北，仙巖市上，山半有洞，深曠高明可立百餘人。今市民立田社于中。

梯雲洞，在仙都山西，與雨衰巖對峙，巖下空洞若磴，自山根循至山腰長

六十餘丈，一名長亭。其上深敞處，土人嘗構屋於中，近廢。

鼎湖，即獨峰頂上湖也。嘗生蓮花。按唐宋以來，名公題詠，並以鼎湖稱之。

鍊金溪，源出大盆山，至仙都，則名鍊金。水中有石與獨峰之根連續一片，其平如砥，兩岸相望闊三十餘丈，而水深僅尺許。按《郡志》仙都之里曰鍊金里，溪曰鍊金溪，渡曰鍊金渡，然莫考其所出。據唐韋翹《仙都山銘》曰：丹穴傍起，金溪下融。又唐隱真先生《玄墟志》曰：鍊金溪畔，足以濯纓。則鍊金之名古矣。

金華潭，在鍊金溪下深處。古老相傳鼎湖金蓮花瓣嘗飄墜于此，因而得名。

練溪，又在金華潭之下，水光若練，故名。按《郡志》云：在仙都之西，初暘谷洞前。水中有大人跡犬馬蹄痕。又有石井，深不可測。

丹井，在玉虛正殿之西南隅。隱真先生嘗汲以鍊丹，至今泉清味甘，冬溫

夏寒，雖旱潦不枯溢。

玉泉池，在雙龍洞下，其色玉潔。

放生池，在玉虛宮外，以瀦澗水既廣且深，自昔爲放生之所。其一在妙庭觀前。

天塘，在天堂洞後山頂，冬夏不竭。

梳水瀨，在小蓬萊上大溪中，兩岸相接唯片石狀。澗闊三十餘尋，水落石出之時，餘波分派而流以渡。俗呼爲褊轆巖。

幞頭石，在鍊金溪中，以狀似而名之。

祠宇

玉虛宮，在仙都山中，即玄都祈仙洞天黃帝飛昇之地。自唐天寶戊子以獨峰綵雲仙樂之瑞，刺史苗奉倩奏聞敕封仙都山，周迴三百里禁樵採捕獵，建黃帝祠宇，歲度道士七人以奉香火。宋治平乙巳改賜今名。宣和庚子毀于寇。道士游大成廼即舊基，再謀營造。時宮東坐西向，陰陽者流謂虎瞰而角法宜改。爲景定庚

申，郡守安劉取朝旨，命道士陳觀定遷宮地向，不期年而告成。元延祐

庚申，道士趙嗣祺欽受宣命，佩服頒降處州路仙都山玉虛宮提點所五品印章，主領宮事。再奉璽書護持，改

復甲乙，及蒙集賢院暨天師正一教主大真人、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各給榜據，俾永遵守。由是宮門增重舊觀。本宮殿宇開列于左。

金闕寥陽寶殿，郡人葉嗣昌書額。

黃帝祠宇，唐縉雲縣令李陽冰篆額。

飛天法輪藏殿，宋朝乾道己卯，道士李伯祥創立法輪，規模宏美，郡人陳沂書扁。

天一真慶行宮。

三元三官聖堂。

梓潼帝君行祠。

洞天仙官祠。

玉虛真官祠。

衍教堂，郡人何偁書扁。

隱真堂，韓永錫書扁，吳俊嘗留題，今奉鍾呂諸仙像，方丈扁曰：天開圖畫，文公五代孫朱燧九歲書。

風雨堂，吳興趙孟頫書扁。

金蓮館，蜀郡虞集書扁。

玉虛宮門，東陽趙霆篆額。

祈仙洞天門，邑人潛說友篆額。

仙都山門，趙孟頫書額。

片雲亭，取樂天片雲孤石之詠爲名。

回瀾亭，在金華潭上，郡人何宗姚書扁。

仙都蛻軒。

競秀軒。

擷芳軒。

練玉軒。

駐鶴亭，在洞天門外。

照水亭，在放生池上。

忘歸亭，在忘歸洞前。

妙庭觀，在仙都山東，金龍洞上，唐咸

通元年隱真劉先生所建，又築玄墟

於其後。乾符三年，門人朱惠思詣

闕請觀額，蒙錫以仙都之號。景福

元年，江東羅隱作記，宋治平二年，

改賜今名。元皇慶元年，玄妙葆真

道士陳懷玉欽奉璽書復爲甲乙，世

襲香火，由是振興。

獨峰書院，在鍊金溪西，正對獨峰。宋

淳熙壬寅，晦庵朱先生持常平節上

疏，劾台守未報，徜徉于此山，以伺

朝旨，有於此藏修爲宜之語。紹定

戊子，郡人開國葉公嗣昌始就此創

禮殿爲講貫之所。咸淳丁卯，邑人

尚書潛公說友，即舊址而廣大之。基

址並係玉虛山也。

靈澤廟，在雙龍洞前，即雙龍之靈。

《郡志》云：宋咸淳七年，知縣陳紹

若禱雨有感，保奏敕賜廟額，至今士

民祈雨輒應，古廟甚隘，恒定新之。

趙侯廟，在仙都山西，梯雲洞側。按

《郡志》：廟在仙都鄉，一方咸敬奉

之。侯乃後漢趙炳也。廟前有石如

船，《郡志》云：石有如舟者，俗呼爲

趙侯船，或如杖、如履、如壺，皆以侯

名。按東漢方術傳趙炳，字公阿，東

陽人。能爲越方，貴尚清儉，祀神以

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療病皆

除。東入章安，今台州也。百姓神服，

既歿，遂立祠焉。至今蚊蚋不入。

又傳註曰：炳故祠在婺州永康縣

東，俗呼爲趙侯祠。江南猶傳趙侯

禁法以療疾，云今正一宗壇給趙侯

禁氣錄，即此所謂趙侯禁師者是，而

曆家亦有趙侯化日。又按《東陽志》

永康縣烏傷侯廟，乃後漢趙炳也。

事與史同，《縣經》云：仕漢至大將

軍。廟無碑碣可考，但有古隸書烏

傷侯廟數字。又《郡志》青田縣靈康

行祠，即縉雲縣趙侯廟也。初侯廟

食于台州臨海縣白鶴山，宋元豐七

年賜額積封靈順顯佑廣惠威烈王。

今按縉雲沿革，唐聖曆元年折括蒼

縣今麗水也及永康縣地置縉雲縣，此

廟至永康界纔半舍，考之此地實永

康故地，神之顯靈，無所不在，雖鄰

邑皆有祠，無如此廟有石像可表。

至今廟中無蚊蚋，境內不生蛭蝮，水

旱疾疫，禱之必應，豈非祖廟耶。

神仙

景復周先生，仙都道士也。唐大曆間居仙水洞中，辟穀宴坐，百有餘年，

後仙去。今玉虛宮有石刻陸龜蒙題鏡巖周尊師所居詩並序可考。今錄之：處州仙都山，山之半有洞，下望之如鑑，目之曰鏡。巖去地二百尺，上者以竹梯爲級，中如方丈，內有乳水滴瀝。黃老徒周君景復居焉。迨八十年不食乎粟，日唯焚降真香一炷，讀《靈寶度人經》而已。東牟段公柯昔爲州之日，聞其名，梯室以造之，且曰君居此久矣，乳水之滴晝夜，可知量乎？周君曰：某常揣之，盡晝與夜，乃一斛加半焉。公異而禮之。後柯別十三年，處人過說周君尚存，吟想其道，無由以睹。因寄題詩云：見說身輕鶴不如，石房無侶共雲居。清晨自削靈香柿，獨夜空吟碧落書。十洞飛精應遍吸，一莖秋髮未曾梳。知君便入懸珠會，早晚東騎白鯉魚。著作郎皮日休和詩云：八十餘年住鏡巖，鹿皮巾下雪髟髟。床寒不奈雲縈枕，經潤何妨乳滴函。飲澗猿回窺絕洞，緣梯人歇倚危杉。如何計吏窮於鳥，欲

望仙都舉一帆。括蒼舊集所載與石刻同。

隱真劉先生，名處靜，字道游，沛國彭城人。其先避地遂昌因家焉。世宗儒業，先生幼而穎悟，博覽群書，遊涉名山，得遇至人授以吐納之道。嘗召見賜緋衣，退居仙都山隱真巖結廬金龍洞側。今妙庭觀也。弟子數百人，有自遠方來謁者，無虛日，門人欲塑其像，一日，有嗜酒道人來成之，先生留飲，旬日以黃金三十銖贈其行，相送金龍洞前，約先生曰：子歸首視硯下。及回，乃得片紙，書云：子與吾金，吾授子真真抱子形全子神十六字褻元金在焉。於是頓悟，遂預築玄墟于廬後，自譔其志。咸通十四年六月辛酉解化。當日歸封玄墟刺史。盧虔瓘贊其像曰：至靈之精，大道之淵，其朴靡散，其神則全。嗟夫世人，嗜欲馳役，故使元胎，莫留瞬息，惟師恬泊，萬慮泯泯，豈有一物，能奸至真。伊厥形氣，尚資蛻捨，胡爲神人，土偶爲者。後數年有鄉人於襄漢間見

之，語其弟子，啓墓視之，所存惟杖履。二事蓋尸解也。今空墓在妙庭觀後。復有塑像贊云：返一無迹，神之又神。遺此塑像，非先生真，先生之真，不存此身，出有入無，莫與之親。事跡出《郡志》，贊頌出《括蒼舊志》。

仙都志卷上

仙都志卷下

玉虛住山少微陳性定此一編集
獨峰山長番陽吳明義仲誼校正

高士

仙都乃祈仙洞天高尚之士，代所不乏。自宋宣和以前，玉虛厄於寇，固不可考。厥後若游大成等往往闡揚宗教，增重山門，盛德清名，用叙其要。

游大成，樂成人，官因寇燬，獨力重完，克紹前猷，發明後學，尤精地理之術。自卜壽藏於仙都之支山，誓曰：吾家猶子枝孫，世世紹襲，當爲天人師。後果符是言，傳之八世，至宋末，墳爲土寓所侵而游氏殆絕焉。樓大度、黃見素，皆邑人，丕扇真風，廣彰玄教。

李伯祥，劍川人，道風高古，增建飛天法輪甲於浙左。
劉延用，少微人，奏免浮稅，武若冲同門友，表樹玄勳。

洪端本，號高溪，葉葆和，號竹澗。詹虛一，號寄庵。陳觀定，號楚山。皆麗水人，四世師弟子也。襲大道之正傳，皆玄門之領袖，楚山君改易宮向，勳蹟尤多。

林天任，號橫舟，昆陽人。昔授修職郎，際陵谷變遷，歸心玄學，遂採摭道典，黼黻教科，屢闡黃籙大齋。嘗於施鍊之夕顯大神，光烜赫九色，亘天徹地，民具爾瞻。

謝天與，號蘭谷，金華人。精崇道法，弘贊宗乘。如禱雨祈晴，興雷伐廟，不動聲色，如響斯答，人到于今稱焉。

徐元璠，號梓林，麗水人。爲玉虛道士。宋景定間應詔祈雪，用粉筆書青紙爲五出者，以進曰：翼日辰時必雪，皆五出。及期，果然。賜號紫微惠濟先生。事具郡志。元以好人召天師，尊其道俾，領玉虛以養壽。大德甲辰無疾羽化，留偈曰：本是蓬萊仙子，住世七十九年，笑指鼎湖歸去，洞觀無碍蒼天。

趙嗣祺，字虛一，龍泉人。幼學道玉虛，既壯，遍遊名山，再參南谷杜真人。觀光上國，名公鉅卿無不敬愛，欽受宣命，賜印，視五品甲乙住持實始于此。又數欽捧御香，馳驛淮蜀荆襄江浙湖廣閩海思播等處，後住集慶大元興永壽宮，湖州計籌山昇元觀，平江白鶴觀，累奉綸音，錫號玄明通道虛一先生教門真士。至元後庚辰冬解化于白鶴，藏劍履于計籌。

李德寧，字守一，括城人。嘗判三衢道教主貳玉虛四十餘年，興廢補弊爲己任。至元庚寅免稅之功九著。至正乙酉正月乙未忽索褚筆書偈云：抱德而寧，守一而成，天空月明，逍遙上清。書已，擲筆而化。

草木

金蓮花，按《郡志》：仙都山孤石撐空，石頂有湖生蓮花。古老相傳，嘗有金蓮花瓣飄落。

龍鬚草，產于獨峰崖上。舊《志》云：黃帝駕龍上昇，群臣攀龍髯而上，髯墜，化爲草。

壽松古栢，生于獨峰之頂。木皆合抱，四時長青，可見獨峰有鼎湖之潤深也。

草木可藥者往往見，山翁野叟採取，形殊味別，莫識其名。今按本草載所有者，雖非土產，亦不廣生，姑列其品目于後，以表名山之嘉秀云。

黃精、菖蒲、菊花、天門冬、麥門冬、車前子、地黃、牛膝、薯蕷、薏苡仁、巴戟天、栝樓根、石斛、菴藺、卷栢、草龍膽、旋覆花、草決明、芎藭、青蒿、絡石、茵陳蒿、石香薷、紫金藤、藍實、景天、葛根、石龍蕪、仙靈皮、葳靈仙、苦參、當歸、通草、常山、何首烏、忍冬藤、芍藥、瞿麥、狗脊、山豆根、牽牛子、藜香子、百合、茅根、草薺、蓖麻子、金星草、天南星、仙茅、菝葜、艾葉、馬兜鈴、馬蹄香、劉寄奴、半夏、大青、剪草、莎草根、穀精草、骨碎補、王瓜、射干、白斂、續

隨子、鷄冠子、覆盆子、商陸、豨薟、鶴蝨、萱草根、夏枯草、藁耳實、馬勃、澤蘭、茵芋、紫河車、五味子、白朮、大汗、王不留行、防己、杜藜盧、羊蹄、大小薊根、細辛、鬼舊、水萍、香薷、紫蘇、鬼箭羽、薄荷、木蓼、馬芹、淡竹葉、馬齒莧、冬葵子、沙參、紫葛、葫蘆、燈心草、三白草、牛蒡子、苧根、菰根、薯草、甘蕉根、馬鞭草、地膚子、杜若、白蒿、桔梗、蛇莓、早蓮草、草烏頭、松脂、楓脂、栢實、五加皮、地骨皮、桑白皮、楮實、槐實、橡實、五倍子、枸杞子、郁李仁、烏藥、黃蘗、茱萸、山茱萸、金櫻子、金鈴子、木槿、皂莢、苦榛、苦楝、練子花、蔓荊子、石楠、釣藤、梔子、烏柏木、擇木皮、水楊葉、秦椒、乾漆、杉材、稻米、粟、白扁豆、赤豆、綠豆、大麥、小麥、白油麻、罌子粟、梨、棗、藕實、鷄頭、石榴皮、栗楔、桃仁、梅實、柿蒂、藤梨、枇杷葉、葱實、白芎、苦蕒、水芹、烏芋、苜蓿、菘、芥、蒜、韭、薺。

碑碣並題詠

黃帝祠宇，石刻四大字。唐縉雲令李陽冰篆。碑石元在玉虛宮後，爲縣人輦置邑庠。慶曆間於碑陰刊屯雖瞻所撰學記，今石尚存焉。

唐韋翹撰《仙都山銘》，潛說友篆。潛前宋人。

唐刺史李季貞撰《仙都山銘》趙必愿篆。趙前宋人。

唐陸龜蒙《題鏡巖周尊師所居詩並序》。

宋治平二年改賜玉虛宮，敕黃及省劄部符。

刻石

錢塘吳說《陪郡守劉大中遊仙都記》。

通判丁宗旦《題仙都山玉虛宮詩》。

郡守謝伋《和運使李士舉詩》。

郡人項鶚撰《玉虛宮免稅役記》。

太學尚書鄒景初《遊玉虛宮詩並跋》。

太常寺簿吳大韶《贈知宮詹虛一詩》。

杜晦之《遊仙都記》。

郡守趙必愿《遊仙都記》。

郡守安劉判《申請改宮向狀》。

邑人潛說友撰《重建玉虛宮記》。

邑令吳祖文《題獨峰詩》。

仙居陳仁玉《遊仙都詩》、弟邑令紹若

《跋》。已上錢塘具說至邑令紹若俱宋時人。

元縉雲縣尹石谷謝雷使徐元璠《祈雨

詩》。元璠書大護持玉虛宮復甲乙正

副全文刻石。已上並在玉虛宮。

隱真劉先生《玄墟碑志》。

元璠書護持妙庭觀復甲乙正副全文刻

石。已上在妙庭觀。

轉運使葉清臣撰《獨峰山銘》，磨崖于

峰下。慶曆間運使馬尋、皇祐間運

使蘇公舜、元元豐間少保趙清獻公

抃，及前後名公四十餘人，各記遊山

歲月並磨崖于仙水洞中。

慶曆間邑尉毛維瞻陪轉運使留瑜遊仙

都記，磨崖于步虛山麓。

嘉祐間會稽沈紳、宣和間開封劉公長

卿、紹興間錢塘虞公似平，及前後名

公二十餘人，各記遊山歲月，並磨崖

于初暘谷中。

紹興間郭契敷、蔣善昭、趙善詩、楊景

奉詔詣《仙都祈雨記》磨崖于鏡巖。

嘉定間留元剛、郭磊卿等《遊仙都記》，

磨崖于初暘谷外石壁上。

小蓬萊三字，四明樓輪書，立碑在山

中。

邑人黃邦彥《題獨峰詩》，磨崖于童子

峰。

邑令王埴《小蓬萊歌》磨崖于石壁。已上

轉運副使葉清臣至邑令王埴俱宋時人。

仙水巖三楷字，磨崖于洞中。

初暘谷三大楷字，磨崖于谷中。

倪翁洞三大篆字，或云李陽冰書，磨崖

于洞前。

隱真洞三篆字、金龍洞三篆字、天堂洞

三隸字、忘歸洞三楷字，並磨崖于其

洞。

右山中碑碣磨崖名目已見于前，今摘

其銘記略存于後，所有古今名公題詠

詩集另刊。

都山銘

唐韋翹撰

亭亭仙都，峻極維嵩，屹立溟右，

削成浙東。發地直方，磨霄穹崇，靈沼

在上，祥雲積中。圭埴千仞，柱寧四

封。目視不及，翰飛靡窮。群阜奔走，

列仙會同。黃帝彼訪，碧嶺是冲。丹

穴傍起，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

綃蒙。壤絕棲塵，木無寓叢。居幽不

昧，守一而雄。萬壽報響，九成來空。

嘉名來復，展禮斯洪。錄作懲止，年祈

感通。莫高匪慈，造物之功。

玄混播形，厚載孕靈。雄冠群山，

孤高亭亭。挺立參天，氤氳青冥。嵐

凝丹穴，霞駁雲屏。上磨九霄，旁礙五

星。龍髯莫睹，鳳管時聽。降自穆武，

求之靡寧。徒聞荒政，曾不延齡。物

有殊異，昔人乃銘。爰勒斯文，縉雲之

垌。

張鷟撰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

□煙霞深。圓如筍抽，高突雲陰。標

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

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垠，

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髣

鬚有像，神仙下來。灑氣氤氳，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闕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戾，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溪水。百越之內，此山爲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宋轉運副使葉清臣撰

黃帝車轍馬跡周遍萬國，丹成雲起，因瑞名山。則獨峰之登，固宜有是。會將漕二浙行部括蒼道士，仙都親訪靈跡，慨然感秦漢之不自度也。駐馬溪上，勒銘山陰。

於黃顯思道崇帝先隆三邁五，功豐德全，脫履厭世，乘雲上天，紉彼飛龍格于皇天，虐秦侈漢塵，兵事邊流痛刻下溺祚窮年忘是古訓，跋于巖巔，宜爾靈仙，孤風巋然。

題詠

中書舍人白居易樂天

黃帝旌幢去不回，片雲孤石獨崔嵬。有時風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

前進士徐凝

天地茫茫成古今，仙都凡有幾人尋。到來唯見山高下，只是不知湖淺深。

運使起居舍人曹唐二首

蟠桃花老華陽東，軒后登真謝六宮。旌節暗迎歸碧落，笙歌遙聽隔崆峒。衣冠留葬橋山月，劍履將隨浪海風。看却龍髯攀不得，紅霞零落鼎湖空。

黃帝登真處，青青不記年。孤峰疑礙日，一柱獨擎天。石怪長棲鶴，雲閑若有仙。鼎湖看不見，零落數枝蓮。

江湖散人陸龜蒙魯望題鏡岩周尊師所居

見說身輕鶴不如，石房無侶共雲居。清晨自削靈香柿，獨夜空吟碧落書。十洞飛精應遍吸，一莖秋髮未曾梳。

知君便入懸珠會，早晚來騎白鯉魚。
序載仙都志中鏡岩即仙水洞。

太常博士皮日休襲美和

八十餘年住鏡岩，鹿皮巾下雪髟髟。床寒不奈雲縈枕，經潤何妨乳滴函。飲礪猿回窺絕洞，緣梯人歇倚危杉。如何計吏窮於鳥，欲望仙都舉一帆。

兩浙轉運副使李建成

岩岩仙都山，肅肅黃帝宮。巨石臨廣澤，千仞凌高穹。肇當融結初，全得造化功。深可蟠厚壤，峭疑截冥鴻。雲駟去路存，丹鼎遺迹空。抽潤草心碧，敷香蓮葉紅。升龍扳矯矯，飛鳳鳴嗷嗷。而我集仙署，嘗比瀛洲雄。星移婺女間，風駕析木東。到覺毛骨爽，坐如羽翼冲。萬事皆氛埃，一氣歸鴻濛。遐哉上聖道，邈與玄化同。金簡奠至誠，玉書銘代工。功成解冠劍，棲息期此中。

郡倅梁鼎

黃帝升天石，高名壯斗牛。孤根斜照水，寒色不知秋。藐與群峰並，圓如一筭抽。曉妨殘月下，晴碍落星流。

危定勝崑閩，登應見沃洲。愛深無盡處，日極更遲留。

起居舍人轉運使孫何三首

貝闕琳宮紫霧深，鳳凰仙樂尚愔愔。鼎湖往事三千載，石筍青春一萬尋。挺立不教凡草長，削成應免俗塵侵。霓旌絳節知何處，空有蓮花送好音。

薜荔無因掛一毫，化工鑄削亦應勞。圭形直指明河落，桂影遙分漲海濤。發地五千何足貴，去天三百未為高。軒轅轍迹今猶在，斗上丹梯著羽袍。黃帝升天去不還，空留片石在人間。千尋杳杳撐紅日，萬古峨峨出衆山。濕霧好花宮女困，倚雲喬木羽林閑。時人不信飛昇路，轍跡龍髯竟可攀。

刺史王含章

三年為郡仰靈蹤，咫尺無因到此中。長是徘徊看圖畫，果然嶮崿在虛空。雲歸湖頂塵難染，鶴立松梢路莫通。春過碧溪人翫少，古壇牢落雨濛濛。

郡人太常丞周啓明昭回二首

鼎湖深幾許，斗立向空牢。霹靂

削不得，芙蓉生更高。飛昇須駕鶴，負荷欲憑鼇。千仞□□□，何當繼我曹。

嶮岬撐天一柱雄，遙看高與步虛同。待登絕隴觀華頂，又見巍巍峻插空。

太常博士直史館知郡曾會二首

時常展畫圖，今喜到仙都。盡得

煙霞景，方知手筆麤。擎天成一柱，鎮地出三吳。苔片封車轍，蓮香泛鼎湖。占風來海國，迎日上雲衢。似筍千尋直，如藍四面鋪。秀能通造化，高豈碍搏扶。雷雨生岩竇，星辰遶藥爐。金華慚叱石，玉女望投壺。觀古壇尤在，碑荒字半無。未曾迷阮肇，何倦醉麻姑。塵外標名異，空中立影孤。笑秦銘泰嶽，嫌舜葬蒼梧。夏月風長滿，秋霜草不枯。步虛吟羽客，滴翠濕樵夫。獨稱瀛洲侶，吟看典郡符。

瀛洲風月十年餘，東出雲堂典郡

符。更到煙霞最深處，分明景物是仙都。

郡守陳若拙

發地便擎天，根盤數畝煙。化工

成突兀，轍迹似雕鏤。峭拔殊無倚，孤高衆莫肩。軒轅從此去，知復幾千年。

著作佐郎兩浙運使柳紳

獨出諸峰表，周圍一丈圓。千尋雄鎮地，萬仞上擎天。湖浪動星際，荷花生日邊。終當駕雲鶴，絕頂會神仙。

胡志道

仙都古洞天，雲闕高嶸嶸。新宮欣然成，碧瓦燦鱗列。我時宿璿房，六月失煩熱。松聲起中夜，夢枕忽驚輟。天籟鳴虛徐，玉簫遞冷徹。鳳歌諧律呂，鶴舞想應節。安知非群仙，宴罷搖珮玦。從來箏笛耳，一洗萬想滅。已上夜宿仙都聞松聲間發音韻琅琅飄然若鏗鏘環珮，早起識之。

李侯神仙才，宇宙在其手。古篆

誇雄奇，鐵柱貫金鈕。標榜黃帝祠，宇畫氣渾厚。想當落筆時，雲夢吞八九。每傳風雨夜，蜿蜿龍蛇走。光怪發岩竇，草木潤不朽。鬼物煩搗訶，一旦忽失守。隨煙遽飛騰，無復世間有。因訪山中人，石刻尚仍舊。誰能一新之，易若運諸肘。

右黃帝祠宇 李陽永篆

休說神仙事眇茫，出游塵世且和光。
誰知今日真棲地，便是他年羽化鄉。
朝罷玉壇雲滿袖，夢回金闕月侵廊。
茲游似覺青冥上，隱隱微聞詠洞章。

右隱真堂

黃帝乘雲至帝鄉，空留轍迹鎖穹蒼。
茫茫丹鼎知何在，曳曳霓旌不可望。
乞得溪山增氣象，真成草木被恩光。
我來睇目憑欄久，是可無情憶楚襄。

右望雪閣

百年日月馬上過，贏得閑中可理生。
絳闕清都非沙漠，寸田尺宅得經營。
默存長使三宮在，急守須防五嶽傾。
他日功成定仙去，願隨風馭到蓬瀛。

右可理室

幾年困塵鞿，厥狀浸成俗。比來
夢魂清，勝賞得林麓。郡峰縮烟鬢，炯
炯皆在目。寒碧冷相射，秀氣還可掬。
哦詩三伏中，清風起幽谷。只恐吹我
衣，化爲雲錦服。汗流籍湜輩，上下相
追逐。

右競秀軒

仙家日月遲，春物長芳菲。欲擷
瓊瑤英，咀嚼雲腴肥。只恐花霧深，香
氣濕我衣。坐哦心未愜，歸夢遶岩扉。

右擷芳軒

上清之章口擷芳長引八鸞林。
曉誦黃庭經，暮歌紫芝曲。若欲
童子顏，軒中勤練玉。羽衣絡霞青，雲
鬢頰鬢綠。功用信如許，庶可追妙躅。

右練玉軒

紫微夫人之歌曰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
門外無俗駕，眼中有餘清。上登嶢嶢
闕，八窗皆虛明。三光煥爾照，萬象無
隱情。試觀弄丹筆，雲篆俱天成。

右煥照室

黃庭經曰三光煥照入子室。
升巍躡層巔，雲陞近百尺。平生
塵土足，到此還幾歷。有岩中枵然，斧
鑿若天劃。玉泉出石罅，雨點散寒碧。
我來供茗事，松鼎煮瓊液。餘甘生齒
頰，可以醒醉魄。永懷鶴髮翁，謂周景復
嘗居于此四顧但空壁。似聞便仙去，山
間謾留舄。

右仙水洞

好山如故人，欣然見眉宇。又如
梳曉鬢，紅綠相媚嫵。况茲愛山者，握
筆喜臨賦。有岩巉然開，欲陟縱蹇步。
清游亦不惡，勝境得飽飫。掃石坐晚
涼，濃翠濕冠履。好花續春遲，紛紛雜
紅霧。仙家在何許，恐入桃源誤。竟
爲彌日留，直待山月吐。謾尋流水歸，
不記來時路。

右忘歸洞

山嵐鬱蒼蒼，溪水流浩浩。紛然
世上人，換易如秋草。奇哉三洞天，連
路極深窈。陽崖射朝曦，先見扶桑曉。
誰能餐九華，顏色端使好。仙翁蟬蛻
去，遺迹不可考。我來愜登臨，幽事費
尋討。悲嘯聞澗猿，啁晰聽啼鳥。平
生憤懣憶，到此始一掃。行將袖手版，
汗漫游八表。

右初暘谷 又名倪翁洞

茲山何巍巍，欲上捫蘿蔦。怪石
虎踞蹲，老卉虬天橋。中有古洞天，割
然若天造。爰從開闢來，日月自昏曉。
神龍此蟄蟠，雷玉吐森森。每逢歲旱

乾，山老必見禱。顧盼層雲生，撒舞百川倒。何時謝魚蝦，昂雷騰浩渺。

右龍泓洞今名贊龍洞 郡守劉參

古帝此登仙，霓旌不復還。孤票蒼嶺外，屹立紫煙間。上下形端柱，周迴影轉環。根疑連海嶠，頂欲突天關。蓮出湖心迴，苔漫轍迹斑。傍存鍊丹釜，低瞰步虛山。猿狖何能到，鸞鳳自可攀。晝矜名手眇，吟怯鉅題艱。鴈蕩非靈異，蘭岩鄙宴閑。縉雲遊覽處，勝槩申人寰。

邑簿校書郎毛維瞻

峭拔神仙宅，來尋煙水重。深應盤九地，高不讓群峰。瞻對奇勝畫，捫緣直豈容。幾時蓮葉下，終古蘚紋封。往事雲難問，無言路有蹤。橋山杳何處，侍從此攀龍。

轉運使蘇舜元求翁

龍車鳳輦入瑤笑，轍迹高懸不可攀。唯有風吹鼎湖水，青蓮花葉落人間。
兩浙察訪使吳興沈括存中
苔封輦路上青山，鶴馭遼天去不還。惟有銀河秋月夜，鼎湖煙浪到人間。

邑人國子洞業胡份子文

鳥道盤空上，松根抱石生。羽人分兩舍，雞犬自聞聲。

兩浙提刑濡須楊傑次公三首

有路入仙都，何人到鼎湖。秋風夜來急，吹落碧蓮無。

問路從黃碧，穿雲入紫清。林間

松化石，門外玉爲城。

道士非愛山，出家今已老。雖知

車轍跡，不識龍髯草。

郡守劉涇巨濟

石城雲屋抱浮丘，正是真人舊括州。會擲仙圖爭少勝，不知身到洞天遊。

津陽王銍題黃帝祠身

大觀

我渡溪水尋荒村，群峰勢若萬馬奔。酣酣春色雷初霽，靄靄野氣山猶昏。瓊樓金闕滌地盡，松栢半帶斤斧痕。要還清淨掃塵濁，一炬劫火安得焚。行人鞠翠□馬拜，仙都妙理吾能言。威神可畏凜如在，自臺今亦祠軒轅。當年垂衣正南面，制作取盤乾與坤。鑿開鴻濛肇人紀，首爲區宇立本根。風后方牧來聯翩，神機開闢施無根。

初傳問道廣成子，後乃密契中皇君。

功高德大不可擬，幾與造物分遺恩。

遙遙唐堯逮炎運，萬年聖子兼神孫。

至人御世用常道，飛升輕舉安足論。

爰從一氣生萬物，奈何已把天人分。

伏羲八卦書已破，女媧欲補理亦繁。

飄然獨返清都去，却歛造化歸全渾。

廟前仙石表今古，屹立霄壤爭雄尊。

鼎湖可望不可見，意令後世難攀援。

頂中玄宮號泥丸，自然有路朝天闈。

此身內外神氣合，俯仰自超生死門。

默運四時無詭異，試觀日月誰吐吞。

祇今湖邊送風雨，草木吹動旗與旛。

飄落十丈紅菡萏，碧溪下插玻璃盆。

馬蹄車轍不須有，雖迷襄野道自存。

岩泉夜發百谷響，洞庭樂聲猶可聞。

山川古色藏妙意，誰與開滌明根源。

我談希夷返淳樸，不假辯說波濤翻。

郡人湖北提舉胡升子上

鼎湖不可見，巍然但孤峰。特立

巨萬古，氣壓諸山雄。黃帝久得仙，游

行跨飛龍。至今世俗傳，尚指輦路通。

頗如昇天檜，追求白鹿蹤。常言貴荒

唐，厥見真兒童。顧惟此山奇，實宜仙所宮。水聲來冷風。和以萬本松。客枕久未穩，笙簫滿虛空。頗疑九成音，不在二典中。但恐蚩尤旗，曄曄舒長虹。雖能獨不死，忍視斯民窮。君看涿鹿戰，萬古蒙其功。鼎湖何足道，帝德彌蒼穹。

通判延陵丁宗旦紹興

世上洞天三十六，縉雲第二十九區。古木參天駕雲屋，總真靈迹號仙都。獨峰壁立二千尺，凌空聳翠屹然孤。仰瞻絕頂煙嵐際，曾開菡萏名鼎湖。舊說軒轅駐車轍，雲駢風馭經此塗。石釜鍊竈丹砂就，乘龍帝鄉纔須臾。紫虛碧落超塵世，侍臣無路攀龍鬚。唐朝天子仙李裔，德格天心來瑞符。祥煙嘉氣卿雲布，山中九傳萬歲呼。步虛對峙雲斷續，東西互雲高下殊。澗邊幽徑登鳥道，上有鏡岩如方壺。岩中乳水瀝嵌罅，滴石成穴如仰盂。水一晝夜斛加半，潦不泛溢早不枯。魯望曾記周景復，絕粒餐霞黃老徒。棲真妙入懸珠會，八十餘年隱此居。

千古寥寥桑海變，仙跡渺邈還有無。石門瀑布雖云好，此間殊勝未易俱。特然造化鐘神秀，虎頭妙手亦難圖。事跡出於圖經吉詩。

郎中錢塘吳說傳明

佳住從來說鼎湖，茲遊直欲到清都。參天玉筍千尋許，墮地金蓮十丈無。江觀便思眠一柱，海山今喜識方壺。直須買取鵝城絹，要畫滄洲水墨圖。

上饒韓元吉南澗先生三首同

檻外風高霜月明，步虛山裏步虛聲。罷琴刻燭初長夜，又得人間一夢清。封禪空餘不死名，華清宮裏望長生。閑雲布作人間瑞，更有山呼萬歲聲。龍虎驅馳戰阪泉，荆山鼎就更昇天。軒轅到處存遺跡，忍使君王不學仙。

運使李士舉

道出仙都下，溪深草木閑。陰晴老農事，豐稔此心關。誰削千尋石，雲藏萬疊山。王程元有限，那得更躋攀。四海無塵戰馬閑，稻梁桑柘綠回環。不知盡是君王力，華屋重重對好山。已上過仙都徐氏山居，見舊括蒼續集今郡忠

云文公作韻也。

郡守陽夏謝似景惠和

盪節光華遠，輶車那得閑。咨詢元自急，省歛亦相關。去住存高詠，晴陰對好山。深慙縻郡紱，仙境不同攀。耄倪扶杖小童閑，遠舍清溪碧水環。爭看亦惟仍避傳，靜無桴鼓愛青山。

浙東提舉朱熹晦庵先生追和徐氏山

居韻

出岫孤雲意自閑，不妨王事似連環。解鞍盤礴忘歸去，碧澗修筠似故山。

郡人吳謹微遊仙都五首

薄宦驅人畏簡書，金柔暑濁倦征途。歸來有意尋真境，路入仙都不憚迂。轍跡峰前聊息跡，忘歸洞口未能歸。往來名利憧憧者，著脚仙都亦自稀。黃冠道士老而癯，相對談玄一事無。勸我莫教沉宦海，人間亦自有仙都。石筍古傳八百丈，鼎湖仙去幾千年。我疑二事無從政，但信仙都是洞天。山下霏微雨洒塵，門前嘹唳鶴迎人。

遂成一覺仙都夢，更訪遺蹤得隱真。

郡守許尹覺民和

紹興

仙都蹤跡想遺書，我欲歸時更問途。
忽得新詩如見畫，山蹊野徑不須迂。
山中鶴怨無尋處，洞口雲歸未得歸。
憶著仙都舊時路，石梁苔澀履痕稀。
玉貌仙人老不癯，世間榮辱此中無。
煙雲昨夜微銷鑠，似怪題輿車騎都。
黃帝得仙從此去，鼎湖傳說幾經年。
龍髯墮地成春草，直到如今不上天。
桃源歸路淨無塵，只是當時避世人。
仙事茫茫類如此，鼎湖轍跡恐非真。

郡守吳芾追和

來訪仙都古玉虛，山前有客指迷途。
煙霞渺渺孤峰絕，松竹森森一逕迂。
策杖行行入翠微，步虛山下久忘歸。
幽棲宜有林中士，何事斯人近世稀。
聞道山巔有鼎湖，蓮花還似舊時無。
軒轅去後空車轍，疑此山川即舊都。
人已乘龍去不還，尚餘雙鶴不知年。
坐來頓覺塵寰隔，始信壺中別有天。

登覽茲山古到今，流傳今有幾何人。
如君聖踐懸知少，况有新詩爲寫真。

仙都志卷下

（郭順玉點校）

012 西嶽華山誌

經名：西嶽華山誌。金王處一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西嶽華山誌序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

抗衡四嶽，終南、太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稟金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兌方，預之於十大洞天之中，則極真爲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生象外之樓臺，匪人間之風物。目之於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脉潛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衣，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峰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函谷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真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棄家入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

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叙。以山水觀之，則峰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栢，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迺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中，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況修仙藥而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

謂青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洲，會群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器之序。

唐玄宗御制序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位，地有五行，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焉，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豎，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列華陽之谷，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瓊漿焉。

西嶽華山誌

蓮峰逸士王處一編

華州圖經

《昭文館記》云：蓮花峰，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萃靄，旋於幽阜，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廼神仙之窟宅也。《方域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華州，按《禹貢》係雍州分野，自周宣王封母弟友於咸林，是爲鄭國。至秦武公十一年，以鄭爲縣。後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鄭隸內史。漢以鄭隸京兆。西魏爲華州。歷隋屬京兆，至恭帝義寧元年，稱爲華州。唐武后垂拱二年，改爲太州。中宗神龍年，復名華州。肅宗上元元年，更名鎮國軍，至上元二年，復名太州。寶應元年，却名華州。昭宗乾祐四年，爲興德府。光化二年，復名稱華州。宋更名爲鎮潼

軍，華陰因名華陰縣。後或爲太華縣，或爲晉陰縣，或爲寧泰縣，或爲仙掌縣。

- 蓮花峰 仰天池 八卦池 太一池 白蓮池 二十八宿池 十丈蓮 玉井

《昭文館記》云：蓮花峰，上一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金天王之正廟、二十八宿池、黑龍潭、玉女洗頭盆、菖蒲池、仰天池、八卦池、太一池、太上泉。傍有玉井，生千葉白蓮花，食之令人羽化。古詩云：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 太上山 老君洞 太上泉 菖蒲池 老君燒丹爐

老子見周之衰，西邁流沙，至函谷關。關令尹喜，占其炁色，即知真人將過，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事，後隱華山。《昭文館記》稱：蓮花峰，爲太上山，四面

削成，高五千仞，迴巒四合，三峰崢嶸，上廣十里，鳥獸不居。頂之東南峰有老君洞，次北太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菖蒲池，其菖蒲葉細如劍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壽耳。蒼龍嶺之東北峰上，有老君鍊丹爐。細辛平，嶽頂西南隅，方圓三四畝，盡是細辛，服之令人身體生香，聞及百步。古記所稱草似帛似布，今人所稱西嶽布是也。

紫栢

嶽頂東北峰上有紫栢，葉際碧露，以五月五日油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五粒松

嶽頂西南峰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即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遐舉矣，夜可書字。

明星玉女、玉女石馬、玉女洗頭盆

明星玉女祠，在頂之中峰龜背上立。祠堂有玉女石室，一玉女聖像一尊，並玉女石馬一疋，其馬神靈異常，夜聞嘶噉之聲。頂上隱者，常見之祠

前，有石臼五枚，臼中俱有水，號曰玉女洗頭盆。其水碧綠澄澈，旱不竭，雨不溢。《神霧經》云：明星玉女持玉漿，餌之令人得神。

玉女窗

玉女窗，在雲臺南峰，上有石門，入丈餘，直上石窰如窗，望見南峰明星玉女之別館也。

石龜躡

石龜玉女祠，在石龜上。其石似龜，東西八九步，南北二十餘丈，兩頭壁立，其形如龜。前有石躡，猶如拆裂，闊可有五寸，其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即古之進簡於嶽府之所也。

黑龍潭

黑龍潭，在頂之南峰，上有仰天池、黑龍潭。人間曠旱，祈求必雨。宋崇寧二年，准勅神封顯潤侯。

洞玄石室

西嶽洞玄石室，在頂之西北峰上，四絕。昔清虛真人裴君入此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年矣，降五靈玄老之

所。其石室東西有二門，初入才容身，側入至室中，周迴五六丈。東門上接雲霞，西門下臨地中，有石道像，高三尺，戴三景扶晨之冠，石衣文如九色雜羅之文，像多古錢，其錢多脚一頭，多孔一面，有文云大布大篆。

筭場 蘆花池

筭場，在頂上。後魏道士寇謙之，洞曉渾天儀，尤善玄像，曾定天元五紀，其筭有差，後成公興真人狎狂而來，假爲貨客，悞觸筭籌，其筭乃合。謙之悔恨，獨居山林，遂隨真人去，棄其餘筭，籌化爲葭荻，今名蘆花池是也。

碁石

碁石，在頂上東南隅別一孤峰上。遙望有石方如並榻，真若碁局。漢武帝時，面前忽有人，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從天降。武帝驚問爲誰，答曰：山中衛叔卿也。帝曰：若是山人，乃朕臣也。忽失叔卿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梁伯至山中，推求叔卿不見，但得其子，名度世。帝曰：汝父在

何處？度世曰：臣父少好仙道，委家而去，入華山四十餘年矣。帝使梁伯、

度世求之於華山絕頂上，望見其父，與數仙博戲於石上，但見紫霧鬱鬱，又見

數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等望而百拜，叔卿曰：汝等何來？度世曰：帝

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語。叔卿曰：前為太上所遣，欲誠帝為窮黷事，而帝

強梁自貴，而反欲臣我，不足與語，是以去耳。又誠度世曰：汝慎不得為漢

臣，亦不復為語帝也。梁伯、度世於是拜辭而反。事見列仙傳

石仙人 瀑布 石仙洞 昭陽洞

正陽洞 西玄洞 水簾洞

石仙人者，在嶽北面半腹中。《登

真隱訣》云：嶽洞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茅、芳林，碧泉則石髓、金

精，遙望洞方圓可丈餘，鳥道絕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炁。洞口上有丹

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帔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號

曰石仙人。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其石仙洞又稱為水簾洞。其嶽

有四洞：東曰昭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北曰水簾。

蟹遺穴

蟹遺穴，在頂之西北峰。《山海經》云：華山有獸而翼，六足蛇身，出則天下大旱。

巨靈掌 仙掌石月

巨靈左掌，上有半輪石月，在頂之東北峰上。《遁甲開山圖》云：巨靈得

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漢武帝觀仙掌於縣內，特

立巨靈神祠焉。

華山靈異

華山之頂，迺天真降臨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現之事極多，略叙其一

二。曾先聞異香，次觀瑞靄，或見千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丫髻童子數

百，或羽服道士踰千，或見珠幢而金傘，或見絳節而霓旌，或見騎龍騎虎

人，或見乘鳳乘鸞客，或見金光滿地，或見火焰連天，或見紫霧騰空，或見祥

雲覆頂，或聞金鐘鳴。其降見不一，或在最高峰上，或於仙掌峰頭，或集三公

山，或聚西玄洞。昔清虛真人裴公隱於頂之西北峰上，曾降五靈玄老中方

大羅峰；王母數現，或衣黃裳，戴金冠，乘寶輦，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

蓋，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現處建其祠堂。唐貞觀中，

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敷山，大曆五年，有天、地、水府三

官降現，又感代宗皇帝夢中，後勅修三官院，至咸平中，更為承天觀。

神林

華山之上，山之下，或谷內，或廟道中，但有生死樹木，名曰神林，禁人

採伐，如有犯者，立禍於身。山之西南隅有一林，侵天松檜，乃嶽神遊宴之

處，名黑山林。有樵竊採之者，火燒虎食甚衆。

御道

御道，在仙掌峰之北，乃昇嶽之路也。漢武帝、唐玄宗曾遊此，因名御

道。今兩傍有石白子，乃當時栽闌干用，錦綉遮護危險。峰頂須由御道跨

蒼龍臨雲臺天井，徑下有百尺狀，自頂

至青柯平二十里，青柯平出谷口二十里。

張超谷

張超谷者，後漢張楷字公超結廬之地。學者如市。又能爲五里霧，故稱張超霧市。每跨蹇驢入市，晚即携壺帶酒而歸。

石羊城 仙谷

石羊城，在張超谷之西，迺黃初平、黃初起弟兄二人得仙之地，山谷故名仙谷。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少時，家使牧羊，久而不歸。其兄初起尋覓近四十年矣，後聞市中有一道士，言人休咎，其驗如神，初起乃問之道士曰：太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之弟耶。初起拜謝，即隨道士入此谷中，見弟悲喜，語畢，問弟：羊今何在？初平曰：僅在山東耳。兄初起往視之，但石而還。與弟曰：弟兄俱往。初平乃叱石曰：羊起。於是白石盡變爲羊，數萬頭。兄初起叩頭曰：弟獨得仙，吾可學乎？初平曰：若有志，可得也。初起便棄妻子，拜弟

爲師，後乃俱成列仙矣。叱石處，四面寬廣，有似城堡，今人稱爲石羊城。

文仙谷

文仙谷者，乃是呂真君隱居之所也。真君來此，易姓姬，更名洞明，道號抱真子。居華山蓮花峰下，文仙谷內，結庵四十年矣，人無識者。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張翁、驪母昇玄待吾久矣，因作頌曰：上面一箇口，下面一箇口。世間堅的有，盛水不交漏。囑付裕之訖，怡然卧化。裕之即藏遺骸於石室，後數歲，先生神現泗州塔，自題詩云：姬州墨客，羽化三峰。又數載來謁裕之，題詩云：昔日曾居此，埋名四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余人。又詩云：余曾十載攻文墨，萬卷詩書鎖胸臆。浮萍雲水寄家緣，住在蓮峰人不識。後云回公題。裕之尋所瘞屍處，惟見空棺，中有二口呂字之事。由是，時人方悟是呂真君也。真君唐太宗朝得道，至今五百年矣。元豐間題琴臺詩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邊有住宅。父子從來只

兩口，子好歌時我好拍。又詩云：四海遨遊一野人，兩壺霜雪是精神。坎離之物會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其碑見在文仙谷，今稱爲羽谷庵。

牛心谷山

牛心谷者，昔楊震微時，隱遯居此，講授群書，學者如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其山巖間多有五色婺鳥，山上有雪，天王聖跡雪中觀之，惟顯天王披銀甲騎驟白馬之狀。

黃神谷

黃神谷者。嶽之東，乃是真人黃蘆子隱居之所也。黃蘆子者，楚人也，姓葛名越，但居此山，號曰西嶽公。其治病有千里而來者衆矣，或寄與姓名，病無不愈。若禁虎狼不敢動，飛禽不敢飛去。受術於赤松子，年過八十，力舉千斤，行及奔馬。時大旱，召出潭中龍，催促使昇天，降大雨。一朝乘黃龍而去矣。

藏馬谷 藏馬龕

藏馬谷者，在嶽東。漢武帝求仙於華山下，造集靈宮存仙殿、望仙門，

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此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焉。

毛女峰

毛女峰，在嶽之西。毛女，字玉姜，秦始皇宮人也。見國祚流亡，遂負琴入華山此峰上隱居，服松柏葉，飲泉水，體生綠毛，世人以見之所稱毛女洞，至今洞中有鼓琴之聲。有道人得見此洞。峰下有白石寺，廢已久。

雲臺峰

雲臺峰，嶽東北，其山兩峰崢嶸，四面玄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脉，巖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東出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聞流水之聲。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此峰，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返矣。

試鑿穴

雲臺北峰北面，有一試鑿穴，可高

百尺，其深不測。穴邊有一堅石如鑿，大小闊狹，狀如鑿出。迺希夷先生蛻骨之穴。

白雲峰

白雲峰，在嶽之東北。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行之所，名曰白雲宮。八仙洞、看嶽棚、上竹園、下竹園、棗樹、栗子林、花圃、藥畦、磴確見在焉。白雲側有焦真人石洞。

白羊峰

白羊峰，在嶽之西北五里。層崖晃朗，洞室空濛，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即有神燈，或三或五見於巖壁。昔有人隱此峰，莫知其名姓，常乘白羊，往來塵世。後與弟子介琰俱登仙，以此號為白羊真人。真人有禁山錄，及製虎豹狼熊符七十道行於世也。

松檜峰 朝來峰 玉柱峰 玉秀峰

此四峰上盡是青松檜栢，常有異色雲氣覆之。其峰聳翠孤巒，人跡希及之也。

焦公巖

焦公巖，在嶽東南，真人姓焦，字

孝龍，河東人也。常餐白石，或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火燒其庵，鄰峰人往視之，見先生危坐於火中，庵燒盡，先生乃徐徐而起，衣服並無焦灼。後數載，天忽大雪，人覓不見，忽於雪中單衾而卧，顏色赫然，如勝夏之狀，或老或少，至今人有遇之者。

神土巖 仙油碩 避詔巖

神土巖，在雲臺東南百步，焦道廣精思所感，欲構房廊，石上湧出神土，用盡復生，于今尚然。仙油碩，在雲臺峰壁中，焦道廣每設齋醮天降油于此碩。自道廣乘麟之後，此油不復見矣。避詔巖，在華山之西南，古之隱遯之士，避詔冥隱於此處也。

白鹿龕

白鹿龕，在嶽之東，昇嶽路之右，是仙人魯女生置。白鹿龕有飛泉滴流。魯女生者，是華山古之得道仙人也，在華山二百年，莫知所之。後忽有人嶽廟前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十人，與人別而去。

太極總仙洞

太極總仙洞，在毛女峰之西壁中，有洞乃曰太極總仙洞，其下有車箱潭。

王刁三洞

王刁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或有邪魅作祟者，畫地爲獄，叩石呼之，皆見狐狸單颺音振蛇之類，皆斬而焚之。王真人以竹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或逢羽衣，並不顯，夜行見有炬火前導。後至此巖洞中，見有友人刁自然，遙開竹篋，取出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共鼓之，及王遙辭而去，刁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在塵寰，再期此洞處。後王、刁、錢哥俱登仙矣。上洞莫能到，中洞有飛石遮于洞門，下洞隱居者皆在其中。

碧雲洞 碧雲溪

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乃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此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遨，字雲叟，南燕人氏。高節不屈，棄其妻子，聞華山五鬣

松凝脂千歲，能延年却老，至此洞隱居。天成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道遙先生。羅隱之，居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玉梁觀道士。來居華山，或臨水，或登山，一觴一詠，高情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真宗幸汾陰，禮召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雷，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兌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黧子，如北斗狀，常居王刁三洞口，自冬涉春不出，人異之。祥符中，真宗祀后土，還駐蹕驛，下詔行在，賜號貞晦先生。又賜《歸山歌》云：嶽中逸士本藏名，常詠琴樽適性情。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遍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峰翫治平。談希夷，究玄默。沃予心，號無極。辭城闕，歸山林。樂爾志，號何深已薄紛華號存素音好，將吟嘯號暢冲襟。

壺公石室

壺公石室，在嶽之西北孤峰上，有石室可容十餘人，有泉。東北入霧市

谷，東谷中即後魏道士寇謙之筭場，西谷中修羊公石榻穿之所。壺公者，莫知姓名，常懸空壺於座上，日入之後，輒跳入壺中。費長房從之學，令住此石室中，有一方石，廣丈餘，壺公以茅繩繫之，懸於空中，令長房坐卧石下，使諸蛇蟲竟來嚙繩，繩欲斷而長房坐卧自若，終無懼也。公至憮之曰：子可教矣。賜子爲地上主者，今令乘竹杖而歸，後至葛陂，投於陂中，竹化龍而去。得役鬼魅之術。

三公山石室

三公山，在嶽之東南，有三峰巖然各秀，上象三台，副此列嶽，故號三公。燕濟，字子微，漢明帝時人也。隱此石室，服木黃精，恒散髮，亦有練巾，惟月朔節乃著之。時復一琴一詠，常有黃白雲覆其上，後辭別交友，乘雲而去。

長春石室

長春石室，在雲臺山側。大唐貞觀中，有道士杜懷謙居此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多買笛，至於隅一吹之，投於巖下，笛盡，更供巖中，累月

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巖然，笛聲不絕。

修羊公石榻

石榻，在嶽之西北仙谷中，石室有石榻，修羊公常卧於其石榻上，盡穿陷。常不食，見漢景帝，問曰：公有何能？公不答，即化石羊，題其背有字云：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羊又去，不知所之。

卧仙平

卧仙平，在張超谷內。有一石室所，張超真人蜕骨之室，為樵牧嬉戲於其間，有飛石自空來塞其穴，今只稱卧仙平也。

種藥平

種藥平，王暉真人常餌蒼朮黃精，有驅虎豹之術，每種黃精，即駕虎豹為耕耘，常乘虎豹，其羈轡之屬，竹杖策之，威如人乘驟馬之狀。常韻九字詩百餘言，人莫解其意。後乃昇天，不復見之。

醴泉 玉泉

醴泉，在古庵直下，其水微有酒香

醇味，為國之瑞，屢招鳳飲，傍有玉女神祠。玉泉，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因此置玉泉院。二泉皆腹漿玉髓，人久服之，可去沉痾也。

黃龍潭

黃龍潭，在神谷口。祈雨感應，神封廣潤侯。

車箱潭

車箱潭，在仙谷裏一十里，乃太極總仙洞直下。宋仁宗皇帝明道年，每歲朝廷遣使投金龍玉簡。宋徽宗皇帝崇寧二年，奉勅封為豐潤侯。按《水府記》云：天下一十八處水府，華山車箱潭乃第七水府也。與東海、南海、溫江同即投金龍一簡之處也。

駕鶴軒

駕鶴軒，在中方半路，乃金仙公主成道乘鶴昇天之處也。

神姑林

神姑林，在黃神谷內。次東有獨坐姑姑廟，其林合圍，松檜數萬根，禁人樵採。

古栢行

古栢行，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

來去西嶽古廟，道栽栢不知其幾千根也。兩傍烽堠以千字文為號，禁人牧放樵採。

無憂樹

無憂樹者，陳希夷先生庵傍之樹也。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道號扶搖先生，亳州真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因肆意山水，後之華山雲臺觀古基，闢荆榛而居之。語人禍福，若合符節。後柴世宗召見，留禁中月餘，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至宋太宗詔，方赴召，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客禮見延英殿，賜坐，問之久，賜號希夷先生。有《指玄篇》、《釣潭集》、《超苦海詩》、《入室還丹訣》、《三峰寓言》行於世。

上方白雲宮 中方太清宮 下方

雲臺宮今即觀也 西嶽真君殿 華

嶽觀 鹿圈觀 拱極觀 太平興

國觀 王母觀 仙宮觀 休糧院

臣靈神祠 蘭石院

上方、中方、下方，此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興建。唐玄宗天寶中，命右

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西

嶽真君廟，崇寧年，改爲崇寧萬壽觀，紹興年，改報恩廣孝觀；阜昌年，改爲迎祥觀。昔司馬溫公奏天下建置五嶽真君，給賜金牌，永鎮洞天福地。華嶽觀，漢武帝修建，後至祥符中，因四高士而復興也。鹿圈觀，元在竹谷嶺西，於大觀中，因道士仇潤之請額，修建於華山之下也。拱極觀，宣和年修建於嶽前社。太平興國觀，元在關谷內，紹興年，因道士焦虛請額，修建於華山下。王母觀，元在大羅峰下，古有廟焉。至唐貞觀中，修建華山之下。仙宮觀，金仙公主所居之宮，乘鶴之後，勅修爲仙宮觀。休糧院，在栢行內，太平興國年，太宗紹興休糧道者赴闕，賜經一藏及還山詩，賜號巖靜大師。有《休糧詩》三百章，盛傳於世。蘭石院，廢已久，惟存巨靈神祠，漢武修建焉。

拜嶽壇

拜嶽壇，乃漢武帝拜祀之所也。

至唐太宗修爲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

宣澤亭

宣澤亭，宋真宗拜嶽壇，在太華驛之側，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二十日，真宗拜嶽之所也，仍賜名爲宣澤亭，有御製碑龍，首龍座，昔爲禁地。

素靈宮

按《太平廣記·馬周傳》：華山有素靈宮，有仙王，廼總天洞府及十洲三島神仙之所也。

極真洞天

極真洞天，按《十大洞天記》：第一王屋山小有洞，周迴一萬里。杜甫詩云：萬里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第四華山西玄洞，周迴三千里，名極真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木與外無異，惟日月停輪耀赫，朗接太空，乃長春之境也。宮闕樓臺，盡是金玉七寶所成，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並洞天之景也。素靈真人讚極真洞天頌曰：異果奇花不可名，尋真何用到蓬瀛。碧雲天地洞中列，白玉樓臺象外生。萬壑芝蘭盤峭拔，千峰嵐靄聳崢嶸。八公曾此分金液，

服盡全家上太清。

總仙洞天

按《三十六小洞天記》云：第一霍童山洞，周迴三千里，名霍林洞天。第二東嶽泰山洞，周迴三千里，名蓬玄洞天。第三西嶽華山洞，周迴三百里，名總仙洞天。素靈真人讚曰：墜石爲仙號七星，五門日月配玄程。雲飛雨散天中去，管得林巒生異名。

華山之神封金天王懿號冊

冊金天王順聖帝：華山之神，能興雲致雨，而西方爲最貴矣。軒轅黃帝遊焉，以會神，虞舜望焉以觀群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植，事靈神，未嘗有怠也。其神祉休明，災淫慝亦未嘗絕也。神之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於官道北，建立宮殿，庭祀事牲器，視三公之禮焉。

唐先元三年。

西嶽華山誌

（宋晶點校）

013 太華希夷志

經名：太華希夷志。元張輅編撰。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

太華希夷志序

愚除晉寧河中府之幕職，密邇華山，稔聞希夷先生遺事，公務之暇，采古書所錄，或諺語之談，其高風峻節，信乎前宋一代之異人也，故作《太華希夷志》，以紀之。先生明易，深造玄妙之理，視人之禍福、物之休咎，其應有如著龜。當五代之時，有撥亂濟世之志，所學得皇王帝伯之道，聞宋太祖登極，知天下已定，遂入華山爲道士，徵召不至。及太宗即位，三宣至闕下，待以賓禮，賜坐與語，所論事之凶吉，靡不徵驗，欲拜官，堅辭弗受。不久，放

還山跡。雖方外之士，昭合中庸之道，其脫落塵世，泥滓軒冕，傲睨公侯，視萬乘若僚友，恬退高隱，不尚勢利，足抑奔競之流，可追配巢由嚴陵之節，其崇名教，厚風俗，以助萬一云。回顧吮癰舐痔，奴顏婢膝，昏暮扣人之門戶，驕人於白日者，猶醬瓿之醢鷄，奚足論哉！輅遠居保郡，官除蒲川，爲家貧不免二千里來之任。初，兩任教官，連仕縣職，館閣名公鉅儒，累舉詞翰之選，當路齟齬，不果用。僕恥於奔競，故碌碌居州縣之職，以代耕未能展平生讀書之志，恒鬱鬱不遂。因閱古傳記，感希夷先生之高節，編次成一書，俾新學之士激勵其志，內有差訛，鄙俗傳者之誤，志其固陋，就撰以補綴之，以寫高遠之趣，庶幾有取焉。延祐甲寅秋七月己未日，訥齋張輅序。

太華希夷志卷上

登仕郎河中府知事
訥齋張輅纂集補撰

先生名搏，字圖南，亳州貞源人。幼歲戲渴水，一作渴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青衣媪者疑辰星之精及長，習舉業。後唐長興中，試進士，不第。隱居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二十餘年。或傳夜靜焚香讀《易》，有五老人至，厖眉皓髮，容貌古怪，常來聽誦，居日久，搏問之，老人對曰：吾儕即茲山日月池龍也，此間玄武據臨之地，華山是先生棲隱之所也。異日，希夷默坐，五龍忽詣，令先生閉目，凌空馭風，終宵至華山，置坐於盤石之上，開目視之，不見五老人去向。或云睡法即龍教也。龍善睡，故云。多閉門不出，獨坐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熟寢如故，始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搏曰：陛下

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此乎？世宗不悅，放還山，賜號白雲先生，令長史歲時存問。先生負經濟才，初五代間自晉漢之際，每聞一朝革命，輒輦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先生攬鏡自照曰：非仙而即帝，其自任如此。宋太祖與趙普遊長安，希夷逢之，笑而墮驢曰：真人亦在世矣。輒握太祖之手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往。希夷睥睨普曰：也得，也得。相隨入酒肆，普坐席左，搏怒，一手引之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已知帝王有徵矣。後先生引惡少數百，入汴州中，路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大笑曰：自此定矣。詩曰：齟齬四十年來睡，不覺東方日已明。先生即入華山，隱居爲道士，宋太祖累徵不至。及太祖崩，太宗即位，至道元年四月十日，帝坐垂拱殿，時和歲稔，化理均平，聞先生之名久矣。厭紛華之世，喜清淨之教，差殿東頭供奉官陳宗顏爲使，齎昭書並御詩往華州華

陰縣華山雲臺觀，宣陳圖南先生至。四月十四日抵華陰縣，縣宰著作郎丁壽明迎接入縣，時薄暮，止宿焉。來曉同天使四月望日，至雲臺觀，與道士鍾希晦相見，引導見先生，報曰：皇帝宣師父先生。盥手焚香，拜禮畢，聽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克服八方，威臨萬國，遐邇悉歸於皇化，華夷亦致於隆平。知卿抱道山中，洗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上界少微之星，節配巢由，道遵黃老，懷經綸之長策，不謁王侯；蘊將相之奇才，未朝天子，卿不屈於萬乘，身奚隱於三峰，乘風猶來，舉朝稱賀。御詩曰：華嶽多聞說，知卿是姓陳。雲間三島客，物外一高人。丹鼎爲活計，青山作近鄰。朕思親欲往，社稷去無因。先生聽罷詔書並詩，對天使曰：貧道棲真物外，修鍊山間，無意求名，有心慕道，不願仕也。待天使禮畢，未肯來朝，即答回表並詩云：伏念山野生居吳地，長自漢南，成童以習業儒林，壯歲而徧遊洞府，性同猿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

行藏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簪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有意慕羲軒之道，無心誦管樂之篇，《南華》、《道德》頻看，黃閣玉堂絕念，數行紫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苟臨軒陛，貽笑聖明。詩曰：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滿庭供畫障，松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天。軒冕浮榮絕念慮，三峰只乞睡千年。使見先生堅意不肯應召，得回表並詩，於四月二十四日至京師，進呈於紫宸殿。太宗讀表與詩畢，知先生不來，甚弗悅，念念不已。即當年六月三日，帝坐垂拱殿，召殿東頭供奉官張素真，齎詔書再往宣先生。至六月八日到華山雲臺觀，見山童擁筠箒而立，天使問曰：師父在否？山童曰：師父於庵中熟睡正濃。使臣曰：何以得覺？山童曰：擊頭邊金鐘便覺。擊之即悟，先生知天使至，忙起整道服，問使臣曰：何故復來？答曰：皇帝爲陳宗顏宣先生弗至，甚爲失望，特遣吾再來召。先生焚

香禮畢，聽讀詔曰：朕伏惟先生白雲隱士，碧洞高人，悟大道之玄門，達希夷之奧理。朕歎韶光甚速，迅景難留，忽暑往以寒催，漸顏衰而鬢改，雖達治世之略，未諳鍊性之機，廢寢忘餐，思賢若渴，暫離洞府，跨鸞鶴以飛來，伫立宮闈，列簪纓以敬待。先生讀罷詔書，答使臣曰：貧道山野之人，鹿豕同群，登高望遠，臨流漱齒，松君桂父，吾之友也，雲峰霞嶺，吾所遊也，熟羨浮榮之富貴哉？請天使暫停軒轡，止歇山庵，作回表並詩，以謝殊渥。表云：伏念愚拙，深潛澗壑，誤蒙天恩，臣無諸葛之奇才，君邁漢皇之厚德。臣山麋之性，野鶴之姿，冠簪獨羨乎逍遙，軒冕離禁乎羈束，高卧蒼龍之嶺，蝶夢悠揚；閑看玉井之蓮，詩魂浩湯，餐烟霞於洞口，採薇蕨於林間，杖履徜徉，身心懶散，鍊爐中之丹藥，遠擬登仙，避世上之虛名，屢防嫁禍。賴遭逢乎堯舜，可疏放其巢由，幸盡餘生，遐瞻聖代。詩二絕云：坐逢聖代即堯年，草澤愚人也被宣。自笑形骸元懶散，

才疏安敢望朝天。調和四氣憑燒藥，修鍊千方只要安。黃閣高官無意戀，閑居佳境勝爲官。使臣得回表並詩，力不能強起。至六月十六日至京師，進呈文德殿下，太宗讀罷表並詩，宣先生不至，龍顏大不樂。即當年六月二十九日，帝坐垂拱殿，宣內都知石寶問曰：百官中有誰言辨者。寶奏曰：有內藏庫副使葛守中能言。太宗宣至，令守中爲使，再宣希夷先生，齎詔書並御詩往雲臺觀。七月七日到觀，不見先生，有知觀道人楊子遵言：先生恐皇帝再來，宣上玉泉觀，遁逃坐靜去了。使臣俾子遵前導，歷□^①确石徑，至觀所。報先生接詔，迎使焚香禮畢，聽讀詔曰：朕上承天命，下撫民心，兵消而四海咸寧，化行而八方無詘，位臨有衆，含哺鼓腹，以同歌道體無爲，鑿井耕田，以安業知大賢之生世。海晏河清，望君子以救時，風行草偃，身未離於巖壑，名滿寰區，志恒想於蓬瀛，心遊寥廓。朕素知軒后博施之德，實歎廣成修養之方，地僻雖深，王澤所

及，伊尹就徵而適亳，孟軻隨聘以至梁，命有相從，禮無多讓。御詩曰：三度宣卿不赴朝，關河千里莫辭勞。鑿山選玉終須得，點鐵成金未見燒。紫袍綽綽宜披體，金印纍纍可掛腰。朕賴先生相輔佐，何憂萬姓輟歌謠。先生讀罷詔並詩，意懶赴徵聘，言復辭謝。天使守中曰：宣命三次，先生不可固辭，豈不聞《魯論》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詔旨豈宜抗拒？又《鄒書》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可辭也。僕雖不才，爲先生賦詩一首，詩曰：華嶽三峰客，幽居不記年。烟霞爲活計，雲水作家緣。種藥茅亭畔，栽松澗壑邊。暫離仙洞去，可應帝王宣。先生讀罷其喜，隨答詩曰：鶴鷺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嶽傷心別，回顧雲臺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倒，又被天書下日邊。先生賦詩畢，與使者同行，留別山中麻衣道友詩一絕：華嶽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聾持知久，人是人非聞未

聞。麻衣道者答詩曰：獨坐茅庵迴出塵，亦無主鉢日隨身。逢人不話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先生得詩，默喻其旨，相別訖，與天使不久至京師，於建隆觀安歇。夜寢偶聞禁鐘響，吟嘆世詩二絕：千門萬戶鎖重關，星斗排空靜悄然。塵世是非方欲歇，六街禁鼓漏初傳。銀河斜轉夜將闌，枕上人心筭未閑。堪嘆市塵名利者，多應牽役夢魂間。先生睡至五更，聞曉鐘響，復吟詩曰：玉漏將殘月色沉，一聲清響透寒音。能催野客思鄉切，暗送離人起恨深。窗下驚開名利眼，枕前喚覺是非心。皇王帝霸皆經此，歷代興亡直至今。先生賦詩畢，盥漱巾櫛，時已昧爽，令使臣先入內奏言：先生宣來見帝。帝急命宣至闕下，見於延英殿。先生服羽衣，戴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上賦詩問曰：知卿得道數餘年，鎮日常吞幾粒丹。可訝鬢邊無白髮，還疑臉上有紅顏。終宵寢向何方觀，清曉齋登甚處壇。肯爲眇躬傳妙訣，寡人擬欲似卿閑。先

生答詩曰：臣今得道幾經年，每日常吞二氣丹。仙釀飲時添漆鬢，蟠桃食後注童顏。夜深只宿雲臺觀，曉起齋登法籙壇。陛下問臣修養法，華山深處可清閑。太宗覽先生所答詩，大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命先生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睡百餘日方起，帝驚異，加號恩禮特厚。太宗從容謂希夷曰：先兄太祖，功高德厚，宣先生弗至。寡從功卑德薄，煩先生降臨丹陛。搏曰：先帝不須貧道來，陛下不免臣一遭耳。太宗又問曰：昔在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之。太宗多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跡山野，無用於世，修鍊之事不知，無所傳授。然設使白日飛昇，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

旨，真有道仁聖之君，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甚喜。先生以鶴書赴隴，野服來廷，太宗喜其拔俗之標，待以不臣之禮，處之直館，幽延西清，靡勞襄野之遊，自契崆峒之間，八素九真之要訣，四覺七緣之妙門，故其造膝沃心之旨，莫得而聞也。太宗命先生相真宗，即壽王也。太宗八子，真宗第三，使左右引導至東宮，王未起而迴。帝問之，先生曰：王門廝養皆將相，王可知矣。所見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大尉承祐也。先生被召至闕下，聞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搏曰：得便宜事不可再去。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詩曰：珍重至人留好語，得便宜是落便宜。太宗暇日，與先生同登東角樓，閑觀市肆，見樓下富人，日高纔起洗漱，問左右：是誰之家？或奏曰：此東京豪富民耳。即吟詩曰：人人未起朕先起，朝來萬事攢心裏。可羨東京豪富民，睡至日高猶未

起。先生答詩曰：昨夜三更夢裏驚，一聲鐘響萬人行。多應又是朝金闕，臣自無官睡到明。太宗見先生所答詩，大喜。來日早朝，上欲以爲諫議大夫，先生堅辭不受。乃作《退官歌》並詩一絕。歌曰：道能清，道能靜，清靜之中求正定。不貪不愛任浮生，不學愚迷多慳吝。時人笑臣不求官，官是人間一大病。官卑又被人管轄，官高亦有人趨佞。或經秦，或經鄭，東來西去似繩紉。直至百年不曾歇，筭來爭似臣清靜。月爲燈，水爲鏡，長柄葫蘆作氣命。出入雖無從者扶，左有金龜右鶴引。朝日醉，長不醒，每每又被天書請。時人見臣筆呵呵，臣自心中別有景。又詩曰：元氣充餐草結衣，等閑無事下山稀。不侵織女耕夫利，猶自傍人說是非。太宗見先生堅意不肯就官祿，問先生有濟世安民良策，留之可也。希夷曰：臣總角慕道，壯歲遊山，處心澹泊，默悟玄風，濟世良策，未暇知也。臣頗好睡，幸放還山可也。隨賦《辭職嘆世詩》一首云：南辰北斗

夜頻移，日出扶桑又落西。人世輕飄真野馬，名場爭擾似醯鷄。松篁鬱鬱冬猶秀，桃李紛紛春漸迷。識破邯鄲塵世夢，白雲深處可幽棲。太宗曰：寡人召卿來，方期陰陽變理。朝綱整治，安國家，濟人民。不意先生只說山中之樂，惟睡爲念，信有說乎。先生曰：然。進《睡歌》一首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簑衣覆地，南北任眠，東西隨睡。轟雷掣電泰山摧，萬丈海水空裏墜。驪龍叫感鬼神驚，臣當恁時正鼾睡。閑想張良，悶思范蠡，說甚曹操，休言劉備。兩三箇君子，只爭些小閑氣。爭似臣，向清風嶺頭，白雲堆裏，展放眉頭，解開肚皮，打一覺睡。更管甚紅輪西墜。後又口號云：問君世上何事好，無過曉起睡當早。庵前亂草結成衣，飢餐松栢常令飽。因翫山石脚絆倒，不能起得睡到曉。時人盡道臣憨癡，臣自憨癡無煩惱。先生初在周顯德中，人訪其居，窺其戶閤然，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其遺骸塵翳，迫

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適酣矣，奚爲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太宗知先生堅辭不仕，欲求還山。帝命百工，聚集貨物於玉門前，歌呼喧鬧以誇萬民之富庶，約先生登翫，謂先生曰：京師豐盛若是，安忍棄寡人還山，不同治世乎？先生曰：鳥獸棲於林麓，魚鱉游于江湖，各有所樂耳。太宗指示人烟輳集處，問先生曰：見否？曰：見。帝曰：見甚？先生曰：見富者貪生，貧者競命。太宗默然。須臾，下玉門還殿。詰朝，先生入內，堅辭還山，帝懇求濟世安民之術，先生不免索紙筆書四字：遠近輕重。帝不諭其意。先生解之曰：遠者，遠招賢士；近者，近去佞臣；輕者，輕賦萬民；重者，重賞三軍。帝聽罷大悅。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賦詩，以寵其行。又詔華州刺史王祚時就存問，以廩其闕。由是，海內無賢不肖聞其風而慕之，其願操几杖以師事之者不可勝數。將出京師，先生賦《辭朝詩》云：十年蹤跡

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
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
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
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太宗爲先
生堅要還山，不能苦留，上賜龜鶴鞍馬
等物，餘重物堅辭不受，惟茶藥而已。
令使臣以安車送先生至華山雲臺觀，
賜號希夷。詔曰：賜詔陳搏，一代高
人，累朝逋客，慕我隆平之化，來修觀
謁之儀，不有嘉名，何彰貞範。宜賜號
希夷先生。先生臨別，留詩一絕云：
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
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太平興國初，太宗差天使持詩再召，先
生辭謝不起。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
聖，御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
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
峰乞與君。先生竟辭不至。帝令使臣
賜二女與先生，以備執巾櫛。先生却
之，回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
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
雨下陽臺。一說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
女三人以備洒掃，故賦詩云。太宗《賜希夷先

生詔》：勅華山道士陳搏混跡寰中，棲
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少微處士
之星。既不屈於王侯，但守志於林壑，
樂我中和之化，慶予下武之期，而能遠
涉川途，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弘溢居
多。白雲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
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由爲外臣，朕
雖寡薄，庶遵前事。或恐山中所闕，已
令華州刺史王祚每事供須。乍返故
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
故茲撫問，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賜茶絹詔》曰：
勅：朕居九五之尊，雖數年用兵，而一
心利物。乃者，鸞旌南狩，江表來庭，
款誠屢罄於軍前，方物咸陳於闕下，既
能效順，遂命班師。以汝早棄塵寰，高
居物外，自得逍遙之趣，不驚寵辱之
心，鎮彼羈浮，有足嘉尚，俾均賜賚，用
獎隱淪，今賜汝云云。河潼氣爽，蓮嶽
地靈，攝道知方，諒多休祉，臨軒翹矚，
寤思在懷，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賜汝細白絹三十
匹，蠟面茶一十斤，研膏茶二十斤，鴉

山茶二十斤，詔至可領也。先生嘗立
於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
當有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斂而
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
七十餘，遂抵華山，得古雲臺觀故基，
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著《三
峰寓言》五十首。時境內有虎食人，先
生至其處，叱虎令去，自是虎不爲害。
雍熙中，先生因吟望仙掌，坐對瀑流，
指隙地曰：此北極之舊地也，吾嘗夜
見神人，衣黑衣頂冠，掌中有朱書字，
示吾，其文曰：此極開同紫微帝君之
殿。先生因曰：開同者，因天地而生，
故爲北辰也。乃命弟子構之。侯璨、
張觀將舉進士，以問先生。曰：侯張
二生，今年登科不如來年。是年春省
黜其名，明年中第，皆如其言。

太華希夷志卷上

①「□」，底本不清，似「磬」。

太華希夷志卷下

登仕郎河中府知事
訥齋張輅纂集補撰

初，張忠定公乖崖詠謁華山陳圖南，欲同隱華山。希夷曰：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當分一半相奉。然公有官職，未可議此，如失火家待公救，豈可不赴也？公別搏，搏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劑、蜀牋一角爲贈，公謂搏曰：會得先生意驅詠入鬧處去。曰：珍重、珍重。搏送公回，謂弟了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爲公卿，不達爲帥。乃贈詩一絕云：征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閑養老，也須憂恤鬢邊蒼。公始不諭其意，後更鎮西蜀，馳驛過華陰，不暇與希夷相見。寄詩與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欲清流擬置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後公西蜀回，有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

浮名。公晚年有瘡發於鬢，治久不差，遂自請金陵養老，以鬢瘡卒。果如其言。錢文禧公若水，少謁希夷，求相邀入山齋地，爐畔見老僧擁壞瞑目，附火錢揖之，僧微開目而已。良久，希夷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後見希夷，曰：吾始見子神貌清粹，謂子可學神仙，而此僧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耶？希夷曰：麻衣道者。《聞見錄》一說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湧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纔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湧退去，神仙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華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關中逸人呂洞賓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輒至，世以爲神仙。數至希夷齋館，與

之唱酬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舊史之文也。陳堯佐知華州，一日謁希夷先生，坐定與語。少頃，有一道士風姿英爽，目如點漆，真神仙中人也。徑入坐次，希夷急避尊位，略話數語，皆方外之事。須臾，豹囊中取棗一枚與堯佐，却而不受，希夷起接啖之。不久辭去，送於觀外。復會坐，堯佐曰：此何人？希夷曰：即洞賓也。堯佐悔愕不已。清源王世則等同詣先生，世則爲僕隸，拜於階下，先生笑而降階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諸生之右，曰：將來君冠諸公。明年，世則果第一人及第。一日，先生自言：嘗遇高士孫君仿、麀皮處士，二人語余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過其廬，先生曰：非久再當補外。尋遷給事中，尹河南。踰年入覲，又遣人致書幣以問休咎。謂門人賈德升曰：爲我答書給事，此去更不出矣。未幾果卒。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憚其遠，不欲去。先生與之俱

往，行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母卒。沆始悟先生遺藥，急去可救。既至，果卒，餌其藥遂愈。齋中有大瓢掛壁上，有道士賈休復欲之，未敢言。希夷謂之曰：子來非有他意，蓋欲吾瓢耳。命侍者取而與之。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豹林谷，聞先生之風，往見之。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有佳客至。明逸果至，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夫者，後當有顯官，聲名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耳。雖晦山林，恐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真宗朝召爲司諫，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後希夷解化，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學曰：皇天帝伯之道，

云希夷先生有高識，嘗誡某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王嗣宗守京兆，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起服，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希夷先生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康節邵堯夫，堯夫以象授种放，放授蘆江許堅，堅授范諤昌，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希夷先生也。先生忽謂弟子賈德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扣門，賈未及報，其人忽爾而去。先生遽出追之一里餘，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又悟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李即不及，而鹿衣者亦失所在。希夷

先生曰：吾不久留此世矣。端拱初，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眉，使晝夜然燭於石室中。弟子等恭受文翰，虔奉約束，皆嗚咽流涕。先生曰：無亂尔情，以怛我化也。先生臨卒，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弟子賈德升持所賜龜鶴並青駱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所獻物復賜德升，仍加紫服，號曰悟真先生。希夷端拱初命德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二年七月初室成，先生乃欣然策馬，徑造其谷，至盤石磽确處，捨馬而徒，攀藤引蘿，暮抵其室，大笑數四，謂弟子曰：纔巖太華，氣清景秀，吾之所歸乎。即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至期以燭，及夕命滅之，令弟子各休息。既曙，則以左手支頤而終，壽一百一十八歲。經七日，肢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後有中使至峨眉，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多說華山事，後方悟華山陳先生，遽令召之，不知所

往。自號扶搖子，其先生門弟子，並高人勝士同至者，咸錄於後，以激勵後學云。晦庵先生《通鑑綱目》曰：周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乎？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胡氏曰：陳搏所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先生披荆榛築室於上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累賜詔齋御詩，召搏赴闕，乃敕有司增積隱廬，復給內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模方備，今觀是也。先生著《指玄篇》八十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觀縷道妙，包括至真，其言簡而理深，使觀者有所自得。先生啓沃上意，幽贊遠圖，太宗欲以爲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八歲。自謂先機逆數，知來識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說眩曜之事，則未嘗爲也。故先生之道，浩然莫得，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

而悅之。先生沒後，有弟子曾孫武尊師，因文正范公指教，得《入室還丹詩》於京師凝真院，得《三峰寓言》於太華李寧處士，得《指玄篇》於赤城張無夢，得《釣潭集》於張中庸進士，共三百篇餘，乃纂先生傳集並《養生要旨》及《李真人服餌法》。御賜詩曰：只向身邊有大還，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密象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又御賜篆明堂及飛白清靜二字。真宗祀汾陰，駐蹕華陰，再幸雲臺，閱先生遺像，佇立凝思久之，命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武子華等賜紫服。張方平往來秦蜀，恭謁神御，既而瞻禮希夷，推神仙者之云：蓋神本無方，道無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漠然與合，謂至人。由是後可以出死生而窮變化，至于一氣返復之元本四象自然之體用指玄理精婉已成章彼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爲群，木石爲伍而已哉。先生紫胞綠絡眉目偉異方瞳粹音九流百氏之學咸徹視洞觀，先生之道，窈乎其深而不可

窮，恍乎其變而不可測，固將乘雲氣，騎日月，以遊乎四海之外，豈與眩奇怪尚詭譎以欺世取譽者同？年而語哉？种放以處士召見，拜諫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群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曩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擢爲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掖言放陰事數條。上雖兩不問，待放之意寢衰。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徒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圖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以遣人圖之，故野有詩

曰：穆脩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圖南。修少豪爽，性褊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真宗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及言。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其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憾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途道州，伯長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移量。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及第，調海州理椽，以忤通判，遂爲削籍，隸池州。其集中《秋浦會遇》詩自叙其詳。後遇赦，署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下丐於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傍，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字，當以一部爲贈。自是

經年不售。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爲古文，伯長首爲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戶，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至如是，且情貴稱禮，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邵堯夫子某云：挺之嘗爲共城令，屬衛州。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衣疏食，三年，躬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學苦志，自造其廬，問先君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

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君傳其學。挺之後終殿中丞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澤人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曆法，以爲名士。易學則惟先君得之也。康節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受命不起，以詩答

鄉人：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張師正年五十齒已疏搖，後十餘年臣嚮大截利若刀截嘗得藥方，叙曰：元亨在天聖中，登嶽頂，至明星館故基下，得斷碑，髣髴有古文，乃治口齒烏髭藥方歌一首：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蒂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燉，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此希夷先生之方也。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也。居于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過其廬，遙望魏野松下教鶴舞，真宗曰：寡人須到此中，使報之，將近，魏野携琴引鶴踰垣而去，駕至山庵不遇，隨書於門曰：朕與寇準同來。後使人召之，辭疾不至。野以詩贄寇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

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爲答。《素編》云：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改柄遂拜太尉、玉清昭應使。《王文正遺事》：魏野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溫公集言》：野之子名閑，亦不仕，皇祐中賜清逸處士號。出歸田錄

太華希夷志卷下

（宋晶點校）

014 岱史

經名：岱史。明查志隆撰。十八卷。底本出處：《萬曆續道藏》正一部。

岱史序

環區中而山者，萬不啻也，岳爲最；環區中而岳者，五不啻也，岱爲最，故曰岱宗。蓋自黃虞氏而下靡異號云，以故自昔受命而興者，靡不有事於岱。然而秦漢之事，君子諱之，惟我明一切屏絕封禪，矯誣之說，寘弗道，而諸所行望祀之禮，珪幣登祝之數，名爵之稱，又皆一洗近代訛謬而還古初。是自古有事於岱者，七十二君不啻也，我明爲最。乃岱於前世，率不過吐奇孕異，致靈怪以闡世符，惟我明建樞北極，而茲山屹立國門之東，汶、濟之水

會焉。下國筐篚，舳艫相銜，際天地而來者以萬數，而茲山諸泉，實委輸之，儼若岳伯元僚，總率九牧之賦以歸天府，是岱之祚國佑民，即億萬年不啻也，亦我明爲最。夫岱既已最五岳而雄區中，而我明所以有事於岱，與其所以有功我明者，又爲百代之最。如此則其他瑰奇特絕之觀，與夫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斷碣之所記載者，在他名山往往籍之爲重，而要皆篋焉，無當於岱。惟是岱之所以最他名山，與我明所以最百代者，蓋在彼而不在此，此載筆者之所宜詳也。予往奉璽書，按蹉政於濟上，間以職事一登茲山，四顧徘徊，求古皇王靈聖之遺趾，而世代綿邈，莫可尋詰，則慨焉。有感於前誌之浸廢，乃屬同轉運使查君輯而新之。查君則裁取舊編，斷以己意，擬例三史，取材百家，凡爲考若表、若紀、若志得若干卷，其於所稱瑰奇特絕之觀，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廢碣之所記載者，固已掇拾其槩，靡所漏捐。而自黃虞以下所以

有事茲山，與夫我明之典禮名數，所以陋秦漢而還古初者，特加輯錄，而例別之，以自附於大書特書之義，於是遂更其名曰《岱史》，厥義隲矣。茲史甫就刻，而皇上方以軫災祈年之故，特下德音，分遣大臣祠禱五岳，以徼福元元，展禮告虔，惟岱爲首，宜有禎祥符應以答上旨，俾後世徵奇考異之士見謂聖神之代百靈受職，惟我皇上最焉，則豈惟茲史之光，將是山實籍重焉。敬爲書其首簡以竣。若其他義例，查君自有述，予可略也。

萬曆丁亥歲元旦之吉嶺南東官譚耀書

岱史公移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濱樂分司同知查志隆爲補續誌書事：萬曆十四年六月十八日，蒙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譚憲牌前事。內開稱：泰山一誌，專記天下名賢登覽題咏，乃往過來續，日盛月新。今查自甲寅以後俱未收入，又殺胄已久，摹印者多，魯魚亥豕，不堪寓目，本院心竊慨之，爲此牌仰本官候新，抄發到日，一併纂輯，恪秉三長，用垂永典等因，續蒙本院憲票，前事內開稱：本官即將發去前錄四冊，校刪停妥，纂輯完備，務求刊刻精楷，用垂永久，合用工匠等項銀兩，該司另行申動等。職蒙此遵依外，爲照泰山維五嶽之長，屹天柱而奠地維，圖籍永萬世之傳，翊王章而垂文獻，故岱宗首望於帝典，魯詹推重於葩經，究鎮表見於職方，東嶽著名於《爾雅》，諸皆典墳籍籍，罔不誦術巖巖，凡以昭寰宇之巨靈，豈惟侈遊觀之勝覽。矧於

昭代，密邇皇都，潤流百道之濟汶，輓輸漕運，統領三齊之岡阜，屏障畿封，維茲花功，孰侔大造。然不有專錄，何以摠攬神奇，而不賴當途，孰爲咨諏圖籍。惟本院觀風東夏，覽勝介丘，於焉據籍而按圖，特爾命官而屬筆。蓋舊志取裁於前院，已經三紀有餘，而殘編竚待於後來，殆非一日之故。顧維庸陋如職，曷效付托於茲。雖蚤歲箕裘，稍知橫卷，迨半生丘壑，豈望問奇。偶弋百氏以娛閒，敢擅三長如明論，幸屬清時，吏隱徒然，惕日宦遊，覩而素餐，念升斗皆君貺，藉茲青簡，倘涓埃可自將，是用竭目殫神，既傳觀於子史，頻仍陟巔涉阻，又遍歷其崇深，對景揮毫，風餐霧沐，據梧屈首，宵燭晨窗。時逢萬曆熙辰歲在丙戌泰運，始事於仲夏，訖功乎孟冬，猥效冊銘，粗成卷帙，稱名則曰《岱史》，義例則本前聞，爲考者三，爲表者二，爲紀者四，爲志者五，卷凡一十有八，字凡念萬有奇。敢云副在名山，妄希不朽之盛事，或者比諸覆甕，可償散局之微勞，庶幽不負

山靈，而明不負付托。曾籍斯語，告成嶽祠，第編摩三四月之間，迺上下千百年之事，寒暑固未嘗間隔，風塵猶未免驅馳。坐是作輟靡常，且於精神有限，雖效勤悃，寧免疏虞，其間魯魚亥豕之贗訛，自矢終其讎校，猶埃雕龍吐鳳之鴻匠，蚤當爲之折衷。爲此具呈本院，裁照施行。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岱史凡例

一《岱史》云者，岱宗之稱，經見於《虞典》實肇自黃帝，故從其古名曰岱。茲所撰錄，稍襲史家義例，故曰史。蓋前哲曾有以《路史》名其記籍者。

一泰山舊圖甚略，余躬自涉歷，指點形勝，命工圖之，廣衍四倍於舊圖，併舊圖並存焉。蓋舊圖括其概，今圖分布其形勝也，其餘諸圖新創者居多。

一爲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夫考者，校也，謂參校於子史百家也。諸皆舊志所略，茲仿通考義例創著焉。

一爲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夫表者，標也，謂標而明之也。山水之勝境延袤，疆域之沿革屢變，不爲之標揭，其曷以顯示？故仿史家年表義例創著焉。

一爲紀者四：曰《狩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夫

紀者，記也，史家有帝紀，蓋所謂大書特書也。茲所紀皆神聖之精靈，帝王之制作，而國朝御制、御祝，尤炳炳焉，故別於凡志云。

一爲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災祥志》、曰《登覽志》。夫志者，識也，識臆其煩蹟，勿俾遺忘也。茲所志皆人文物理之散殊，雖取材於舊志，而時移事改，故正其訛，補其未備者居多。若香稅則舊志不及，特草創於今茲。

一每卷冠以小序，蓋撮其大旨，發明著作之意也。而見聞所及，於當時利病偶有一得，稍贅數語，正不自知其足採不。

一余本固陋寡聞，且奔走泥塗中，無暇日。稍暇，即從縉紳家假古今名編探討焉，顧名編不多得也，山水形勝、古初遺蹟，雖躬自歷涉，然寧能遍觀。至於國朝諸名公及文人騷士題咏諸篇什，或仍舊志，或採碑匾，或採諸家集，然於見聞所不及者，寧免遺失，非敢有所刪削也，廣收博採

尚有俟焉。

西浙海昌查志隆鳴治甫識於歷下吏隱齋。

岱史總目

質字號第一冊

卷之一

圖考

卷之二

星野考

卷之三

表勝考附里至

卷之四

山水表

卷之五

疆域表

諸字號第二冊

卷之六

狩典紀附封禪

卷之七

望典紀仲歷代諸臣僚文

鬼字號第三冊

卷之八

遺蹟紀

卷之九

靈宇紀神佛寺觀

神字號第四冊

卷之十

靈宇紀聖賢廟祠

卷之十一

宮室志

卷之十二

物產志

卷之十三

香稅志

卷之十四

灾祥志

而字號第五冊

卷之十五

登覽志歷代詩章

無字號第六冊

卷之十七

登覽志國朝嘉靖甲寅以後

詩章

疑字號第七冊

卷之十八

登覽志歷代賦記雜著

右《岱史》為義，凡十有四，別而為卷凡十有八，中間豐省不齊，緝而為冊凡七，取《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句以命冊焉。夫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岱宗山靈，蓋鬼神之大者。是役也，澡思搦管，對越儼然，登謁搜奇，駿奔匪懈，詎非鬼神與質乎？顧凡陋胸襟，安知天道？又安能以無疑？余於茲有深愧矣。然孟子論盡心知性，而歸之於知天，則知天之學，要在盡心中得之。余誦法往古，從事筆硯，以供明神之役，敢不盡厥心以昭假，而求底於無疑之境哉。茲所為命名，豈漫然無所取義云。查志隆謹識。

岱史第一冊質字號目錄

卷之一圖考

星野圖

泰山舊圖

泰山新圖

東嶽廟圖

碧霞宮圖

五嶽真形圖

周明堂圖

孔殿圖

卷之二星野考

史記天文書

正義

前漢天文書

前漢地理志

魏太史

晉天文志

唐天文志

宋天文志

宋中興志

天原發微

通志

汪子卿論

卷之三形勝考附里至

舜典

禹貢

魯頌

周禮職方

爾雅

公羊傳

漢官儀

後漢書

道藏經

郭璞書

山海經

法苑珠林

曾鞏二堂記

蘇東坡序

魏莊渠書

岱宗記

通志

茅君傳

博聞錄

五嶽記

福地記

列仙傳

尸子

博物志

道經

堪輿家

勝覽

里至記

卷之四山水表

山

峰

石

洞

峪

嶺嶂

崖

巖

臺

門

寨

園

泉

池

河

溪澗

灣

井

勒石

橋

坊

卷之五疆域表

總部

郡

州縣

岱史第一卷圖考

叙曰：曷云乎圖考也？考泰山之形勝，而繪之為圖也。夫鴻濛始判，為物者萬，而惟流峙最大；為峙者萬，而惟嶽最大；為嶽者五，均之巍巍峻極，而惟岱最大。近則橫亘齊魯，跨引江淮；遠則雄峙九紘，霖雨四海，豈非華夷之巨觀，古今之崇鎮乎。顧欲以方寸赫蹠，總挈全勝，抑何難也。然自古考方辨域，必取諸圖，不然則周覽不能窮其勝，載籍不能紀其詳，即有高雅之士興起卧游之想，曷從而觀焉。是用據古證今，圖諸簡端。圖泰山，握坤軸也，而先之以星野，繫乾象也，圖嶽廟，以神所棲也，圖碧霞宮，以世所崇奉也，圖周明堂，以帝王致治之蹟也，而附之以五嶽真形，則以泰山五嶽之宗，宜統會其勝也。維嶽降神，實生孔子，萬世宗之如泰山喬嶽，圖其廟而崇祀之，以表聖蹟重山靈也。夫天開圖畫，地湧丹青，豈人力哉？維茲繪事肖厥

化工，俾世之觀覽者一披卷而對越介丘，恍乎明神陟降，勿勿乎欲其享之，則又非特豁目惠心，供勝游之適云爾。

岱史第二卷星野考

叙曰：曷考乎星野也？考泰山之

分野，而繫之於分星也，謂其上應天象也。夫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在天二十八舍，在地十二州，各有所主，即一丘一阜，懸象列宿。矧夫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而泰山尤群嶽之宗，其昭回法象，豈不鉅麗？自保章氏失職，久遠郡國，廢置代遷，千百年來，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心，房氏，或主婁、胃，或主虛、危，其言纒纒洋洋，靡所適從。然載籍雖博，猶考信於往古，古天文，角、亢之分野，主兗。而《禹貢》徐兗之域，泰山固隸兗也，主角何疑焉？旨哉？僧一行其言之也，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則分野可知。而《通志》云：山東當山河之會，得升降之中，泰山介乎其間，此千載通論也。茲備籍諸史，以俟閱覽博物之君子折衷焉。

《史記·天文書》曰：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虛、危青州；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

《正義》曰：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箕、尾，燕之分野，幽州。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斗、女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並州。

《前漢·天文書》曰：角、亢、氏，沆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虛、危，青州。丙丁江淮海岱一曰甲齊 申齊西魯。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魏太史令陳卓曰：泰山，角六度。《晉·天文志》曰：泰山，入角十二度。

《唐·天文志》曰：降婁、玄枵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女、虛、危，在子齊分野，女、虛、危，玄枵也，循岱嶽衆山之陰，其地得陬訾之下流，其象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群臣之錄，皆主虛危。奎、婁在戌，魯分野，奎婁，降婁也，循岱嶽衆山之陽，在陬訾下流，婁胃之墟。

《宋·天文志》曰：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其神爲青帝，司春，司木，司泰山。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泰山，入角十二度。馬端臨象緯州郡，躔次並同。

《天原發微》曰：天下山分爲四條，上應二十八宿，負海，貨殖所阜之國。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此負海之國也。

《通志》曰：山東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則山東其當山河之會，而得升降之中乎。

汪子卿曰：按《山東通志》引《晉書》言：循岱嶽衆山之陰，主虛危，循

岱嶽衆山之陽，主婁胃。引《唐書》言：濟陰齊魯，主心、房、氏。蓋我朝清類分野，據二書之說，以定星野之次，而《通志》因之。夫以心、房、氏言岱，猶爲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又按古天文圖書：降婁，魯分也，玄野則吳越揚州之次也。歲星十二歲周天，非有定位，而《唐志》云云，圖復云云，要亦所謂其神主岱，而非躔次之謂邪。夫王者齊政，本於璿璣，不可不知，而亦不易知也。故今志以王奕、馬端臨爲正，而餘則傳疑，以俟夫明於占步者。

岱史第三卷形勝考

叙曰：曷考乎形勝也？考古今之誦說乎泰山者也。夫自有天地以來，形勝無如泰山，故自有書契以來，誦說形勝者亦無如泰山，乃其始經見則《虞典》，岱宗兩言。有夫《虞典》，凡嶽皆以方位言，惟泰山不言方位，而言岱，不言嶽而言宗，固謂夫出震配乾，萬物始代，儲坤蟠亘，五嶽推宗，其形勝甲於普天之下無兩也。嗣是而《詩》稱魯詹，《禮》稱兗鎮，《爾雅》稱東嶽，則槩其一方所推重而極言耳。他若子、史、百家、佛經、道錄，奕奕相屬，炫句玄詞，所謂天孫神房、洞天福地，與夫金床玉几之說，最不可窮詰。然古人於搜神紀異、稗官野史，亦所不廢也。世即有善言形勝者，或未能越此，故舉凡見聞所及，併編錄之，以備參考。迺其寒暑之候，迥異於下方，里至之遙，艱難於躋陟，俱世所欲聞者，宜不厭於鎖贅云。

《舜典》曰岱宗。按《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群嶽之長。

《禹貢》曰：海岱維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按《書註》云：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又云：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

《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按《說苑》云：山者，宣也，言宣氣生萬物也，泰言高大之至也。《爾雅》云：右陵泰丘。或云，泰者太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發舒於東方也。

《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按鎮言其重也。

《爾雅》曰：河東岱。又曰：泰山爲東嶽。又曰：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按《詩》註云：嶽言山之尊也。東方主天地生氣，以方位別五嶽，是爲天之東柱。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耳。

《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問，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陟。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道藏書》曰：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崎五十步，方面各四十里。

郭璞書曰：泰山在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一百步。

《山海經》曰：泰山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法苑珠林》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

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曾鞏《二堂記》曰：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栢崖。蘇東坡《送楊傑詩序》曰：無為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

魏莊渠書曰：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巔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為大海。泰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間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卯位也。

《岱宗記》曰：梁父，長白二山，為泰山輔嶽。

《通志》曰：濟南諸山，其非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青齊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

其為泰山矣乎？迺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栢，天門則有五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崖則有唐開元銘，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茅君傳》曰：仙家凡三十六洞天，泰山周迴三十餘里，名三宮空洞之天。

《博聞錄》曰：泰山名蓬玄太空洞天，嶽帝所居，其高四千丈，環一千里。

《五嶽記》曰：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

《福地記》曰：泰山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列仙傳》曰：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床玉几。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道經》曰：五嶽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泰山乃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

等事。

堪輿家曰：泰山之麓水交流，孔林獨茂，蓋指泮漆梳洗汶漸，而言吾夫子之生也，豈偶然哉？是故其終也，曳杖之歌泰山。自任公姓振振，世祿罔替，則嶽靈之篤於孔氏者，其有窮乎？

《勝覽》曰：嘗臘月衝雪登嶽，至御帳，雲烟模糊。至十八盤，天宇開霽，俯矚山腰，猶有雲靄。及下山，大雪如故。冬春之交，諸崖谷出烟霧，寒甚，初尚可指，數頃，則靄黶蒙覆，盡失山形。少霽，溪壑林木及樓閣簷牙，凝結冰花，珠聯粉綴如畫。嘗於春時，晨觀山半，雲布平密，絢爛一色，宛然倒看天宇。四月以後，山多蒸濕，不可居。五六月亦寒，衣必綿，卧必炕。早暮如深秋。遇夏時暴雨，山半風激雲湧，雷聲電光，皆出其下，隱約見麓地，白波沆漭如海，頃忽雲升嶽顛，則上下皆雨。人飲諸崖水，多瀉，惟瑤池、白鶴、水簾、玉花、玉女數泉，甘美。元君祠東崖一竅，泉滴如珠，晝夜出一斛許，其味尤佳。

岱史第四卷山水表

叙曰：曷表乎山水也？表山水之附麗於岱嶽者也。夫岱嶽，山也，而兼以水言者何？山下出泉，謂夫水之源也，故言山必言水也。今其山之得名：曰峰、曰巖、曰洞、曰嶺、曰崖、曰臺、曰門、曰峪、曰寨、曰園、而莫非山也。水之得名：曰泉、曰池、曰井、曰溪、曰河、曰灣、而莫非水也。其他曰橋、曰坊、曰題勒，凡以表勝於山水也。總之，則皆岱嶽之勝也。夫天下佳山水，古今人類能言之，仁智所樂，豈虛語哉？維茲山水，非可以例言也。上應天齊，宗長群嶽，日月之所避隱，雲雨之所官府，帝王之所肇祀，億兆之所奔走，品彙萬有之所蕃滋，即一拳之石，鍾靈秀而毓化機，一掬之泉，潤濟汶而衍洙泗，其爲功化豈不弘多。弗啻雲巒風壑，絕壁重標，峻閣千尋，峭門萬仞，飛湍瀉溜，漾碧流虹，五色交輝，四時俱備，令人目不周玩，情不給

賞，惟斯之爲勝而已爾。余嘗爲之評曰：岱嶽山水，特以雄偉勝，匪以奇巧勝，故稱絕勝云。

峰石

鳳凰山在岳頂西南，白雲洞之主。天柱峰在岳頂西南，仰止亭之後。嶽巔石在王帝觀前侍郎萬恭刻石曰表泰山之巔。象山在鳳凰山下。日觀峰在岳頂東，五鼓可見海上日出。今有觀海亭。望海石在日觀峰東北，五鼓日初出而可見，是見海也。石閭山在州南，漢武帝禪於此。大懸石堆岳頂西。介石山在州南五十里，宋真禪於此。月觀峰在岳頂西，對日觀而言，義取月朏庚方耳，此曰越觀。小懸石亦頂西與大懸石對。仙橋石在捨身崖西，懸崖相對，相去五尺許，三石撐拄如梁。亭亭山在州南五十里，黃帝禪於此。秦觀峰在岳頂西。試心石在仙橋石西，二石鈎連，懸崖萬仞，人登踐之，即搖動恐怖。愚民云惟心誠則無動。梁父山在州南一百里，秦始皇禪於此。周觀峰舊志云：夫所在意者觀周當在岳頂西，今都御史胡纘宗刻石于碧霞坊之左。云云山在梁父山之東，古稱七十二君多禪於此。劍匣石在大峪西，有方石如匣，相傳匣有寶劍，仙人取去。傲來山在岳頂西南，竹林寺，其石贊吒轟轟，

至御帳，俯視之更奇。吳觀峰亦失所在。意者觀吳當在岳頂東。試劍石在大峪口，相傳仙人取石匣寶劍，斷劈此石，半仆於地。今觀二石文理若中分然。丈人峰在岳頂西南，特立如蒼顏丈人。青山在岳東南麓，漢明堂東北。仙影石在試劍石旁，其影有中劍，伸一足而坐，石平如磨，崖影處如剝如勒，而實非人為，相傳取劍劈石者即此仙也。黃山在岳頂西四十里，以土名，與青山貫岳之翼山也。鷄龍峰在傲來峰前，以賈飛似文名。東神霄山在岳頂東十里。懸石峰在岳頂西。西神霄山在岳頂西十里。回鴈峰在岳頂西。龍文石在岳陽，其文如龍。石後山在岳頂西十里，前多巨石，故名。獨秀峰在岳陽，屹然挺秀，古人題刻峰名於石。虎阜石亦在岳陽，其狀似虎。龍口石兩石相附，中噴清泉。孤山在岳頂北十里，崢嶸特起。獅子峰在岳陽，以形似名。牛心石有以形似名。玉女山在岳頂東北十里許，有玉女修真石崖，在其下。羊蘭皮石相傳仙人牧地。蓮花峰在獨秀峰之東，其奇簇如蓮花。方正石其形方正，故名。石馬山在岩頂西北十五里。胭脂石在岳之陰，色如塗丹。鵬窩山在岳頂西十五里，崖多鵬巢，故名。懸刀峰在岳西南西溪上。紅門石石色紅，望之如紅朱門。五女圈石在岳西北。相傳夜有呼號相力之聲，詰朝

見石纍成圈，蓋五仙女為之。襁山在岳北十里，如駝負子狀。芙蓉峰亦在西溪上。鶴山在岳頂北十里，林木葱鬱，野鶴巢此，故名。飛鴉峰亦在西溪上。老鴉峰在岳頂北，木多鴉巢。亭禪山一名高里，又名蒿里，聯屬社首，在岳南三里。龍泉峰在斗母觀東北，峰右峭拔可愛。三尖山在岳頂西十里。凌漢山在普照寺後。君子峰在岳頂。徂徠山在岳南三十里。岳之案山也，上有紫源池，有玲瓏山、獨秀峰、天平東西二寨，其下曰白河灣、曰竹溪。唐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隱此，號曰竹溪六逸。唐石介因故址築室，著書，學者稱徂徠先生。石屋一在玉女山，一在山趾，相傳玉女修真處，景最奇勝。懶張石屋在岳頂北麓，相傳有懶張道人修煉於此。石舟一在白龍池，一在岳東南麓，傅家莊宛然如舟。八寶山在岳頂東百里，屬萊蕪，一名黃山。蠟燭山在玉女山北，其石獨立如燭。

洞 嶺 嶂 峪

白雲洞在鳳凰山下，由峰亥坊南行數武石磴陡絕而下，洞中時出白雲。今都御史李戴題曰：雨天下。蓋取《公羊傳》：不崇朝而雨天下之意。御史譚耀勒石見兮。創建枋亭軒，最據形勝。水簾洞在高老橋上。迎陽洞一曰雲陽洞，可容二十餘人。尚書朱衡勒字千石崖，曰朝陽洞。黃華洞在岳北玉女修真處。呂公洞一曰金母洞，在岳之南麓玉女池側。遙觀洞在岳南，一穴高深，遊者憩此，可覽群山。鬼仙洞仙蒿里之陰，窈然幽暗，人不取入。白鶴洞在岳西四十里，可容三十餘人。黃伯陽洞在岳頂西十五里，戰國時黃伯陽修隱於此。金絲洞在岳北九十里，可容百餘人，丘長春煉丹處。桃花洞在岳頂唐磨碑石壁下，有泉。朗然子洞在岳半御帳東里許，可容三下。觀音洞在竹林寺山後。婁敬洞在岳頂西百里，漢婁敬隱地，旁一洞出硝石。青嵐嶺在岳頂西南。回馬嶺石磴漸峻乘馬至此不能上。黃峴嶺土多黃色勢甚陰峻，過此一徑平易，名曰快活三。鴈飛嶺即回鴈峰，在岳頂西南，鴻鴈南翔，多止於此。西橫嶺在岳頂西，削壁橫亘數十丈許。鄉嶺在岳頂西，俗傳人死魂歸於此而思鄉。十峰嶺在玉皇廟右。分水嶺在岳頂東，漢明堂後，楊老園西。升仙嶺在岳頂東，東漢明堂之東北隅。長城嶺在岳之西北，古長城鉅防之化。思谷嶺在谷山寺南。仙臺嶺在岳北六十里。明月嶺在岳北，群峰秀列，若屏障然。招軍嶺在岳頂西南，傲來山前。小龍峪古名小龍口，石硤為衆水所歸，飛泉若龍噴然。大龍峪古云大龍口。桃花峪在岳頂西南二十里，桃花洞南，今多植桃花。

仙趾峪一名馬蹄峪，在竹林寺山後里許，有仙人

草履跡，長尺餘，馬躡長五寸許。石經峪在岳之

陽，坦石半畝許，古刻《金剛經》楷書，有近八分書者

大尺許，人傳王右軍書。石壁峪在岳之陽，竦削

如壁。大峪在傲來山竹林寺下，即中溪之路，內有

白龍池、百丈崖、天紳泉諸奇景，石上有宋元詩刻。

酆都峪在岳之陽，俗傳爲冥司，今峪南有酆都廟。

鬼兒峪在岳之陽，俗傳人死，魂歸於此。本張華

《博物志》之說。佛寺峪在岳東北四十里，即谷山

寺，有石佛。椒子峪在岳之陽，昔有異人種椒於

此，故名。溪里峪在岳之陰，巖穴深邃，上有湧

泉，四時不竭。

崖 巖 臺

孔子崖在岳頂西南。舍身崖其北聯屬日

親峰下，餘三面崖壁陡削數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許，

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輪迴之福。尚書何起鳴設坦

墻示禁，因勒石曰愛身臺。東百丈崖合岳頂西

南，其瀑布下匯爲天紳泉。西百丈崖與東崖相

去三百步，其高十倍東崖，而東崖南向，西崖則東

向。仙影崖在岳頂西南傲來峰，其山皆蒼石，惟

仙影如白紙。五花崖在岳頂南，城郭仰視岳頂不

能見，崖蔽之也。鵝鷓崖在岳北峭壁，巢野鷓。

馬棚崖在岳陽，以形似言也。一曰三字崖，以其

崖上有墨書三畫，風雨不磨，世傳呂洞賓書。御帳

崖在御帳。

兩峰巖在岳頂西，兩峰對峙，下有一穴如

室。仙間巖《漢書·武帝紀》曰：岳頂西巖爲仙

間。蛟仙巖在岳陽，相傳翰林王從之跣趺化此，

元好問《送張天倪詩》云：蛻仙巖上願遲留是也。

古雲巖在回馬嶺。弄月巖以下四巖，今失所

在。看月巖 彌高巖 鎖雲巖 鳳凰

臺在岳之陽。登仙臺在岳頂之陽，相傳呂純陽

曾登此。南拱臺在岳之陰，巉巖拱峙，上復平坦，

故以臺名。北拱臺亦在岳之陰。堯觀臺在岳

頂東北十里，玉女山頂有石平坦如臺，相傳堯對禪

登此。讀書臺在普照寺西北後山，過投書澗山

麓，有石方四五丈許，宋孫泰山、石徂徠、胡安定讀

書之所，姑蘇李果八分書刻石，瞻魯臺在舍身崖

上。

門 園 寨

一天門有坊，在岳陽，岱宗坊內里許。紅

門在岳陽，扁曰飛雲閣，又曰梯雲。二天門有

坊，在岳陽，一名小天門，即御帳，蓋宋真宗曾此駐

蹕也。誠意門在御帳上半里許。三天門石門，

一曰南天門，即十八盤盡處。東天門在岳頂東。

西天門在岳頂西。玄武門在岳北趾。楊老

園在岳之陽，石崖險阻，世傳楊老避兵於此。藥

園在岳東南，世傳有修真之士種藥於此。水仙

寨在岳頂西，可容千人。仙人寨在岳頂北，亦容

千人。九女寨在岳頂西三炎山下，一峰高處相傳

九女避兵於此。凌漢寨在岳陽，可容數百人。

天勝寨在傲來山前，可容萬人。劉盆子、赤負等

曾此聚兵，上有招軍領、張旗石、確礮之類。

泉 池 河

碧天泉在岳頂廣生殿東。碾駝泉在過人

峰下，岳頂居人皆取給於此。天紳泉在傲來山百

又崖下，巔崖十丈許，懸流下瀉如垂紳。白鶴泉

在岳南麓洌而甘美，以城中井泉稱較之，輕重亦異。

護駕泉在黃峴嶺御帳之下。聖水泉在回馬嶺。

水簾泉一在四百丈崖。滌塵泉在岳南麓后土

廟內，游人多掬水滌目，又名眼光。飛鸞泉在王

母池右，水甚清冽，流注池中。醴泉一在天書觀，

即宋王欽若所奏於真宗者。今雖不竭，無異凡水。

《法苑》所稱醴泉，今失所在。王母池一名瑤池。

在岳之南麓，池水之源乃岱岳山澗之水爲其池焉。

昔黃帝建觀岱岳，遣其七人雲冠羽衣，脩奉香火，以

迎西王母，故名。王女池在岳頂元君祠右，甘冽，

四時不涸。一名聖母小池，豫章謝廷傑勒石。白

龍池在傲來山，址廣數尋，深不可測，池上有龍神

祠，歲旱，禱輒應。按察黃鰲刻石曰霖原。封家

池在岳南麓封家墅中，通白鶴泉之下流，涓涓匯焉。

捺河源出岳頂西南，諸谷匯爲西溪，由白龍池出大

峪口，南流入泮河，會汶水以達於漕水。梳洗河源出黃峴嶺，諸谷之水匯為中溪，過王母名其水，由州東南會泮河大汶水。泮河源出岳西桃花峪諸水，轉州治東南，二十里入汶。汶河其源有三，一出岳之東麓萊蕪縣原山，一出萊蕪寨子村，皆經徠山之水，南流三十里，曰大汶口，又西南經汶上縣北以達漕河。

溪澗 井 灣

東溪其源出岳陽登仙臺下，及青山諸水，經漢明堂。西溪其源出岳頂以西，諸水會百丈崖白龍池大峪。中溪其源岳黃峴嶺下，會諸谷之。鷹愁澗在十盤下。投書澗在凌漢峰下，以胡安定投家書於此，故名。舊東魯刻李果八分書澗名，三大字於。香井在岳南古岳廟，極香冷，異於凡水。朱曰藩詩曰：廟前香井識投錢，蓋謂此也。天井在岳之東井十里許，廣數畝，匯諸峪汶河，又名天井灣。龜兒灣在岳陽。黑水灣在岳之西。忽雷灣在西溪，天將雨時，每聞雷聲迅發於此。飲馬灣在西溪。天井灣一在岳北，一在西南。虬在灣在王母池上，奇石可愛，呂純陽詩曰：無賴蛟虬知我字是也。鑼鼓灣在大峪西溪，俗傳七月中元日有聲如鑼鼓。

坊 題有立碑者，有勒崖者 橋

岱宗坊 登岳自此自殆，都御史都羅鳳翔等

同建。一天門坊參政龍光題，通判王之綱建。孔子登臨處坊豫章狀元羅洪光題。尚書朱衡建。大堦坊御史高應芳建。高老橋坊知府李伯春等重修，前同知翟濤建。水簾洞坊、迴馬嶺坊、黃峴嶺坊、二天門坊諸坊脩建老橋坊同。迎天坊崇府脩建。小龍峪坊修建同高老橋。大龍公坊修建同高老橋。十八盤坊修建同高老橋。白雲洞坊都御史李戴建。蓬玄坊修建同高老橋。濟世坊、安民坊、勅建碧霞坊都御史李輔、御史吳定韓應庚等修建。升中坊。正大光明戴璽立石。五嶽之宗戴璽立石，一碑俱在岱宗坊下。天下奇觀員外楊可大言石于一下門北。第一山御史李復初立石于天堦坊下。中流砥柱進士陳甘雨勒字石崖。至此始奇檢討馬一龍勒字石崖。天大松范宗吳立石。至此又奇馬一龍勒字石崖。飛泉瀑布同知翟濤勒字石崖。至此愈奇馬一龍勒字石崖。風濤雲壑勒字石崖。雄峙兩間立石三天門外。俯窺六合立石同前。山河一覽勒字蓬玄坊下。海日奇觀郎中吳同春書在日觀峰東南絕壁。岱北奧區前人書在黃華洞石壁。高老橋在紅門上五里許，相傳有學黃老者姓高，始開此道。住水流橋在水簾洞之下。聖仙橋

在馬棚崖下。橋在小龍峪。步天橋在二天門。漱王橋在石經峪道中，勒名于石。王母橋在王母池上，橋之東則呂公洞，橋之西則岳廟舊址，此第一勝境也。淙河橋在淙河上州城西南河津金銀橋。

岱史第五卷疆域表

叙曰：表疆域者何？表岱宗所隸疆域也。隸於州邑而郡而部也。夫岱宗秀挺一合，靈應八埏，涵育萬形，儲峙千古，豈一疆一域所得而囿乎？然自古錫土姓以立國，制地域以撫封，必恃名山大川爲之界焉。是故《禹貢》九州之域海岱維青。《周禮》山鎮之崇，兗州曰岱，此疆域所由始矣。秦漢而降，建牧分州，割裂土境，廢置凡幾，漢之奉高，唐之乾封，宋之奉符，皆以邑名於岱陟者也。皇明定鼎燕冀，惟岱宗較諸嶽獨邇，雄據東夏，屏障皇畿，若拱辰然，而漕源國計，亦維茲攸賴，所謂奠安磐石之宗，其在斯與？岱陟不以邑而以州，俾奉歲祀，而州以泰安名，有以也。夫茲備錄古今沿革並其年數而爲之表，如左方：

朝代摠部 郡 州縣

唐虞青 禹貢曰 青海岱惟 青州

夏商	周	戰國齊	秦	西漢兗州部	東漢兗州部	晉 兗州部	南宋兗州部	北魏兗州部	隋 兗州部	唐 河南道	
	兗 周禮兗州其鎮曰岱	魯 魯頌曰泰山巖巖	齊郡 博邑	泰山郡 漢初屬濟 奉高縣	泰山郡 光武二十二年至奉高章帝元和二年幸奉高	泰山郡 奉高縣	泰山郡 奉高縣	魯郡 岱山縣	大業初改屬魯郡 開皇六年改奉高曰岱山	兗州魯郡 乾封縣	武德貞觀制發東岳於兗州 高宗改岱山縣爲乾封縣
				北國武帝元狩元年濟北王奏獻 武帝元封元年至奉高						兗州襲慶府奉符縣	
	宋 京東西路	金 山東西路	元 山東東西路	皇明山東布政使司							
	初祭東岳於兗州真宗加號泰山大齊仁聖王又上號仁聖帝	泰安州 大定二十三年陞泰安軍爲州	泰安州 加上泰山天齊大生仁聖帝	濟南府 洪武制和加泰山封號正名稱東嶽之神							
	真宗祥符元年改乾封縣爲奉符縣	奉符縣	奉符縣	泰安州 省奉符縣並入州							

岱史第二冊諸字號目錄

卷之六狩典紀附封禪

唐虞

夏后氏

周

秦始皇封禪刻石文 李斯篆

漢武帝封禪詔司馬遷封禪書略、班固白虎通

略

光武却封禪詔

封禪刻石文

章帝 安帝

魏明帝

隋文帝却封禪詔略

唐太宗却封禪議

高宗封禪玉牒文 駱賓王為齊州父老請

陪封禪文

玄宗封禪玉牒文

御製序銘

宋太宗不允封禪略

真宗封禪玉牒文 孫奭諫疏

御製序銘

皇明永樂却封禪略 王直題却封禪頌

附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虎

梁許懋

宋胡致堂 章俊卿

馬端臨 明丘濬

卷之七望典紀

唐虞

周附魯

秦

漢高祖 武帝 宣帝

光武 章帝

魏文帝

晉成帝

梁

後魏祭岱文

唐武德貞觀

開元加嶽王號並祭祀

天寶 貞元

宋真宗加泰山帝號碑銘晁迥撰

金 元

皇明洪武告文 嶽號制

御製泰山文 永樂告文

宣德告文 正統告文

景泰告文 成化告文

弘治告文 正德告文

嘉靖告文 隆慶告文

萬曆告文

附歷代諸臣祀祝

魏高允

宋歐陽修 曾鞏

皇明臣陳鳳梧 許應元 楊維聰

盧問之 端廷赦 鄭 芸

王 忬 沈應龍 朱 衡

馮 薦 雍焯等 段顧言等

張 鑑 傅希摯 陸樹德

李 輔 李 戴 查志隆

以上序世次而不序爵，皆書姓名，仍前志，垂
欠遠也。

岱史第六卷狩典紀

附封禪

叙曰：曷紀乎狩典也？紀帝王時巡之大典也，而並及夫封禪者何？紀其變也，亦紀夫當時君之侈，臣之諛，以示儆也。夫五載一狩，昉於《虞書》十二年一巡，見諸周制。時維仲春，則生長之月，岳維泰岱，則生長之方，於時坐明堂，朝群后，考覈其政令，凡以爲民也，豈似後世人主琢石銘山以夸大其業，泥金檢玉以徼福於神。盤樂戕民，千乘萬騎，而猥云七十二君之故事，秦漢以來即所稱英君亦不免焉。卓哉我成祖文皇帝灼見，而却絕之以垂憲昭代，豈非超越千古者哉？余茲附錄前代封禪文一二，而終之以先賢記論，俾觀者得以考鑒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五載一巡守，群石四朝。見《舜典》

夏后氏因之。

周十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於明堂。見《周禮》明堂說見

《遺蹟紀》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甫，刻所立石。見《史記》。王仲淹謂封禪非古，啓於秦漢，故志封禪以秦爲首。

李斯篆刻石文今存二十九字詳見《遺蹟紀》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海之內，莫不郡縣，四夷人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今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一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宣，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降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

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格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漢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夏四月，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禮。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禘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

封。丙戌，禪石閭。
征和四年春三日，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

司馬遷封禪書略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一，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

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壽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

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僞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今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盡罷諸儒不用。三月，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

山巔。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①。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祭后土^②。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句^③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閭也，故上親禪焉。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班固《白虎通》略

王者易姓，受命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址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於梁甫何？以三皇禪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告，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者，量度審諛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

明告易姓，刻石紀號，告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

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十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三十年，群臣上書，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禪，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三十二年，帝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父^④，乃詔梁松按索圖讖文言九世封事。梁等列奏，乃許焉。求元封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累壇，玉牒玉檢金泥及石檢，度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更加封而已。松疏爭不可。正月，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將工先上山刻石。辛卯，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四月己卯，肆赦，

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

光武刻石文略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群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岱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雜書甄曜度》《孝經鉤命》，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璣。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豕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業，逐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

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並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群⁸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三，年六十有一⁹。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祐，永永無極。章帝元和二年正月，東巡狩，柴告岱宗。幸奉高，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柴告岱宗。

魏明帝東巡狩，凡三至岱宗，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隋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請封禪，詔略曰：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所聞。今後言封禪宜即禁絕。十四年，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創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祭奉山耳。唐太宗貞觀初，群臣並請封禪，唯魏徵以爲不可。六年，文武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屢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頗奏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三尺土也。太宗雖納微言，而藩臣猶抗表勸請。十五年，東幸至洛陽，而

彗星見，乃止。

高宗麟德二年，幸東嶽。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武氏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其帷帟錦繡。群臣瞻望，多竊笑之。

玉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扶黃鉞而赦黎元，賜玄圭而拯沈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岳，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駱賓王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文

圓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輯玉于雲臺，業紹禋宗，必塗金于日觀。伏惟皇上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于帝期，

海薦四神，奉丹書于王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雲。既而緝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翼戟，移玉輦于梁陰，若月承輪，祕金繩于岱巘。臣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昭餘光于連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擬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封。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峰。豈可使稷下遺疇，頃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奏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而三舍，望雲紆素，叫天闔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翫仙閭以相驩，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

玄宗開元十二年，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御製御書《紀泰山銘》。

玉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宗、太

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玄宗紀泰山序銘

勒石嶽嶺，磨崖碑詳見《遺蹟紀》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慚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倡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予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宇，旌旅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於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爲東嶽。《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帝之孫，群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

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冀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嶽，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者，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群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群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慶荅歡同，陳誠以德，大渾叶度，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殖，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孝友，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

位，一王度，齊衆法，推舊章，補缺政，存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丕乃曰：會我之文武曾孫，其誕錫新命，續我舊業，永保王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履無疆之吉；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爲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

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玄神。中宗紹運，舊邦維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己南面，網緼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遙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齷齪。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灾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群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群臣獻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雍熙元年，群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灾，詔罷。

封禪。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

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

曄又率屬官及兗州進士孔謂等伏闕

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諸軍將

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

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閣門，請封泰

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以

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先是殿中侍

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王

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

聖世承平，豈能振舉？初，王欽若既

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

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

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

乃可刷此耻也。上令思其次，欽若

因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

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以上意

諭旦，旦黽勉而從。十月辛卯，發京

師。丁未，次奉高。庚戌，步輦登

山。辛亥，祀昊天上帝于圖臺，中書

侍郎讀玉牒文。即日，還奉高宮。

日輪五色雲見。先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產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改泰山頂曰太平頂。

玉牒祝文

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奧惟中人，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六府章示，時和年豐，群生咸遂。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玄。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曠，靈休允迪，萬乘其昌，求保純錫。

真宗御製序銘

朕聞一區宇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之大業也。考茂典而薦至誠，登喬嶽而答純錫，此王者之昭事也。結繩已往，茫茫而莫知，方冊所存，章章而可辨，罔不開先流福，累洽儲休，長發其祥，求錫爾類，故能禋祀上帝，肆覲群后，追八九之遐躅，徇億兆之歡心，是以武上勦獨

夫，集大統，而成王以之東巡；高帝平三得，啓天祿，而武帝以之上封。曩以五代陵夷，四方分裂，嗷嗷九域，顧影而求存，顛顛萬民，籲天而仰訴，不有神武，多難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復？恭惟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積善自始，受命無疆，歷試于艱難，終陟于元后，威靈震疊，玄澤汪洋，無往不賓，有來斯應。濟民於塗炭，登物於春臺，俾乂萬邦，成湯之甚盛，咸宣九德，文王之有聲，啓運于前，垂裕於後。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洪基載紹，景貺誕膺，如日之升，燭于率土，如天之廣，覆于群生。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尚德，下武後刑。金石之音，明靈是格，玉帛之禮，蠻貊來同。書軌畢臻，典儀無闕。上玄降鑒，虞舜之溫恭，庶民不知，唐堯之於變，重熙之盛，冠絕于古。先增高之文，已頒乎成命，逡巡其事，謙莫大焉。肆予冲人，獲守丕構，其

德不類，其志不明，弗克嗣興，罔識攸濟，屬以陽春屆節，靈文，錫慶，由是濟河耆老，鄒魯諸生，啓予以神休，邀予以封祀，不遠千里，來至闕庭。朕惕然而莫當，彼確乎而莫止。俄而王公、藩牧、卿士、列校，獻封者五上，伏閣者萬餘，以爲景命維新，珍符紛委，不可辭者天意，不可拒者群心。天意苟違，何以謂之順道，群心苟鬱，何以謂之從人？是宜登介丘，成大禮。敦諭雖至，勤，請彌固。切念乾坤垂祐，宗祐儲祉，導場嘉氣，僅洽小康，俾夫疆場以寧，干戈以息，風雨以順，稼穡以登，無震無驚，既庶既富，皆天之賜也，豈朕之功歟？雖則告成功，紀徽號，非涼德之克堪也。然而序圖錄，答殊禎，非眇躬之敢讓也。天孫日觀，梁甫仙閭，五嶽之宗，萬物之始，升中燔燎，舊章斯在，繼繩先志，懿範遵已定之規，祇事園壇，嚴配肅因心之孝。於是詔輔臣以經置，命群儒而講習，給祠祀者，罔有不至，供朕身者，無必

求豐，故玉幣犧牲，朕之所勤也，羽儀服御，朕之所簡也。精意篤志，夙興夕惕，誠明洞達，顯應逕彰，自天垂恩，正真親臨於雲馭，奉符行事，子育敢怠於政經。奧以暮秋之初，恭享清廟，告以陟配。孟冬之吉，虔登岱宗，伸乎對越，奉寶籙於座右，升祖宗以並侑，禮之正也，孝之始也。乃禪社首，厥制咸若。于時，天神畢降，地祇畢登，肸鬻可期，奠獻如睹，其薦也，雖慙乎明德，其感也，實在乎至誠。亦復酌豐宮之前聞，遵甘泉之受計，百辟委珮，五等奉璋，肆青施仁，舉善勸治，稽考制度，採摭風謠。文物聲明，所以揚二聖之洪烈，歡娛慶賜，所以慰百姓之來思。蓋又兩儀之純嘏，七廟之餘慶，邦家之盛美，蒸黎之介福，豈予寡昧所可致焉？唯當寤寐寅威，夙夜惕厲，不自滿假，不自逸豫，寵綏庶國，茂育群倫，以答穹昊之眷命焉。勒銘山阿，用垂永世。銘曰：節彼岱嶽，巋然東方，庶物伊始，玄感其章。

自音受命，反始穹蒼。燔柴於此，七十六王。顧惟寡薄，恭嗣洪猷。乾慄慄，雖休勿休。元符昭錫，餘慶遐流。群情所迫，盛則妥修。前王丕顯，是月告成。伊予冲眇，無德而名。永懷眷佑，祇荅景靈。聿崇嚴祀，用達精誠。殊祥疊委，寓縣奔馳。禮無違者，神實格思。藏封石累，刻字山峯。蒸民永泰，繁祉常垂。

孫奭諫疏

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祀神，其享之乎？又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公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

徽宗政和四年，兗、鄆、濮、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濟、永興軍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皇帝登封，詔却之。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凡儀物甚備，造舟四千艘，雖雨具，亦以十萬計，他皆稱是，然不果行。

皇明永樂間，太常官獻頌，請封泰山，成祖文皇帝却絕之。王直，《題卻封禪頌藁》。右《卻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謚作也。昔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興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乃封禪那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美，作此詩以

獻。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尊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

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虎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即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性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王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

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在封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爲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受命必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彷彿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梁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宋胡致堂曰：緯書本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無災，吉曜臨軒，錫五福以曰福、曰祿。稽首皈依至真妙道德光常曜天尊，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宮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普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奮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
宮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上布日曜太陽之象。

恭聞道在太極之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日者，衆陽所宗，無願不成，無幽不察，莫測其妙。所存者神，赫赫厥靈，人可畏之，如趙盾，明明在上，民皆仰之，若周公輝光，其德盛矣乎！潔白其節皎如也。烏輪肅備，朝覲鬱儀之宮，羲駕莊嚴，燕享洞陽之殿，放在毫光萬丈，普照世界三千，入吾門也；無葑屋之疑，遵吾道也。滅索塗之病，伏念一切衆生塵埃汨沒，徒窮逐影之勞，電露虛華，惟有過隲之歎，自今反照，與道常明。伏願中爲市者，獲行商坐賈之財；出而作之，安耕田鑿井之業；藝之巧者，以圭測影，工之勤者，繼晷焚膏；爲儒者，賦誇五色文章；入仕者，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章俊卿曰：以封禪爲非古者，王仲淹也，以封禪爲不經者，李泰伯也；以封禪爲不足信者，蘇子由也。夫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無封禪之事。著是文者，管仲疏其源，史遷浚其流，季仲

推其波，張說助其瀾。侈是事者，祖龍嘘其煙，孝元封其燼，隋帝熾其膏，玄宗烈其焰，是封禪之典，惟以肆情示誇也。證之以六經之明文，質之以帝王之實迹，則後世之惑滋甚。且云云一山也，或以爲在東山，或以爲在蒙陰；亭亭一名也，或以爲在牟陰，或以爲在鉅平，社首一地也，或以爲在鉅平，或以爲在博縣。則服虔、晋灼、應劭之論不同，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曰三皇禪釋釋；既曰帝嚳、堯、舜禪云云，又曰五帝禪亭亭；既曰禹禪會稽，湯禪云云，又曰三王禪梁。有則管仲、孔穎達之說爲不一，紛紛異議，迄無訂證，唐虞三代果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設有是事，六經遺文豈應不載？吁！安得仲淹、泰伯、子由與之議封禪之非哉！

馬端臨曰：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爲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

俱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野翁詩話》唐竇庠《冬夜寓懷寄王翰林》詩云：滿地霜蕪葉下枝，幾回吟斷四愁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按《史記》，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未死時爲書一卷，曰：有使來，求奏之，言封禪事。所忠以奏，天子異之。夫封禪，秦漢侈心，既非古禮，而相如至死不忘獻諛，夫豈忠臣？而庠以自比，或以比人，此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如。退之儒宗，猶爾，如庠何議焉。

明丘濬曰：封禪之說，說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爲國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

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是故，明君永年莫若寡欲，延國祚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誠有是理，亦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

岱史第七卷望典紀

叙曰：曷云乎望也？帝王祀事之稱也。紀之者何？秩祀以崇禮也。夫國之大事惟祀，祀之大事惟天地與五嶽，而岱惟嶽首，帝王狩望必先焉。於禮豈弗崇重哉？然《虞書》望祀而曰秩，《周禮》四望而曰秩，視三公，蓋別於天地也，無用越禮以爲媚也。降及後世，飾縟矯誣，唐則稱王，宋則稱帝，獻符奏策，瑤牘雲臺，輒冀幸饗神而徼之福，顧不思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以此媚之，克享否乎？我高皇帝稽古制祀典，先正其名號，曰東嶽泰山之神，而郊壇，而遣告，而禱賽，一切秩之以禮，與帝典王章同符，列聖承之昭然，成憲可爲萬世法。若夫公卿百執事有事於祀者，凡以爲國爲民也，例得附錄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見《舜典》。

周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山，宗伯四望

- ①禮：《漢書·武帝紀》作「神」。
- ②二：《史記·封禪書》作「三」。
- ③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史記·封禪書》作「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土」。
- ④難施：《史記·封禪書》作「難施行」。
- ⑤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祭后土：《史記·封禪書》作「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
- ⑥句：《史記·封禪書》作「白」。
- ⑦父：《後漢書·祭祀上》作「文」。
- ⑧群：《後漢書·祭祀上》作「辟」。
- ⑨在位三十有三年六十有一：《後漢書·祭祀上》作「在位三十有二年六十二」。

五嶽，五嶽視三公。見《周禮》。

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得主泰山之祀。見《魯世紀》。

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見《春秋》。《公羊

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也。

魯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同上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之次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

八神之祀，莫知所起。蓋周之先已有之，始皇因之，及舉封禪，亦祠泰山。

漢高祖至武帝時，泰山屬濟北王境內，自奉祠。元狩元年，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然後天子官領祠。元封五年，帝至奉高，修封，祠泰山。其後五年一修封，凡五祠焉。宣帝

神爵元年，詔太常制五嶽常祀禮，皆使者持節，唯泰山與河歲五祠，餘皆三祠。光武申元元年，定北郊祀五嶽。建武三十年三月，帝却封禪之議，幸魯，退祭泰山。

三十二年二月，帝舉封禪，祭天於泰山下南方。又以一犧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幸祀泰山。《風俗通》曰：岱宗廟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侍祠。

魏文帝黃初三年，祀五嶽。

晉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五嶽從祀。

梁令郡國有五嶽者，置宰祀三人，以孟春、仲冬祠之。

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廟於桑乾之陰，每歲遣祠官詣諸嶽鎮禱焉。

孝文帝祭岱嶽文曰：造化氤氳，是生二儀，玄黃既闢，山川以離。四流含靈，五嶽苞祇，並兼方象，出納望義。岱宗穹崇，梁甫盤崛，青丘碻嶧，春趾鬱律。肇生庶類，啓光品物，上敷神工，下融靈秩。載協化

文，四氣以溢，百王鑄成，莫不茲室。唐武德貞觀制，以五郊迎氣之日祭五嶽。又祭東嶽於兗州。

玄宗開元初，五郊迎氣之祭，如舊制。祝文見後。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是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玄宗奇其說，勅五嶽各置真君祠。故今道書稱東嶽太靈蒼元司命真君云。

開元初，定常祭儀祝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東嶽岱宗：惟神贊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謹以玉幣犧齋粢盛庶品，朝薦于東岳岱宗。尚饗。

天寶元年、七年、八年，皆以歲豐遣官祭五嶽。德宗貞元二年，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鎮祭嶽瀆。

宋初祭東嶽泰山於兗州。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天齊仁聖王。五年，加上曰天齊仁聖帝。命學士晁迥撰《天齊仁聖帝碑銘》，今存嶽廟。

晁迥碑銘

臣聞結萃爲山，麗無疆之厚載，升名曰嶽，表奠服之崇丘。至若根一氣以混成，媿四時而首出，作鎮東夏，寔惟岱宗，辨乎五方，設位冠配天之

大，畫爲八卦，建標當出震之區，邃深連空洞之宮，翕習號神靈之府。夫其魁甲良象，握制坤軸，巖嶙礚礚，穹崇岩嶢，天門路界於鬱蒼，日觀勢臨於杲曜，列仙遯迹，存棲真之石閭，永命儲休，闕與齡之金篋，滋殖百卉，函育庶類，畜泄雷雨，吐納風雲，封之所以合元符，登之所以小天下。近綴梁社，遠矚秦吳，控壓海沂，襟帶洙泗，鄒人所仰，魯邦是詹，肇生物之化樞，蓋頤貞之壽域也。古先哲后誕，膺駿命，披皇圖，稽帝文，告成功，申大報，昭姓考瑞，刻石

紀號。自無懷氏迄唐明皇，登封展采布在方冊者，罔不于茲矣。開元十三年，始封神曰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綿歷五代，寂寥無聞，爰暨皇朝，勃興嘉運，叶百姓與能之望，應真人革命之秋，太祖皇帝總攬英雄，鞭撻宇宙，勤勞四征，削平多疊，方混一於寰中。太宗皇帝纂隆洪緒，懋建皇極，斟酌道德，統和天人，乃綏懷於海外。然而艱難創業，緼畜貽謀，勒崇奮炎，將底績而未暇，開先遺大，知弈世而有歸。粵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陛下，承鼎定之基，格孟安之世，顯仁以育物，廣孝以奉先，宣洽重熙，財成庶政，弭息戎旅，撫柔要荒，乘國步之密清，宅天衷於醴粹，因之以豐懋，加之以阜康，席慶宗廟之重，游心帝王之術，長轡遠御，大道坦夷，天衢於是乎嘉享，德教於是乎漸被。戴日戴斗，聿遵朝聘之期；太平太蒙，盡入車書之域。垂衣在上，擊壤在下，得以疇咨俊茂，

博訪幽隱，講求典禮，包舉藝文，接千歲之統，可炳儀於封祀，當萬物之盛，宜昭告於神明。然猶務謙尊而益光，體健行而不息，冲晦藏用，淵默思道。俄而天休震動，上帝顧懷，真籙洊臻，靈心有懌，總集峻命，覺悟承黎。踰金簡玉字之文，等河圖洛書之寶，承是秘檢，發爲蕃釐，霈澤開榮，普天受賜。新建元之號，易通邑之名，茂昭降祥，聳動群聽。是時東土耆老，湊闕廷以上書，南司宰輔，率官師以抗表，願循考古之道，煥發升中之儀，弗獲固辭，乃徇勤請，且以增覆載之高，厚揚祖宗之純懿也。儲峙供億，悉出於縣官；經啓營繕，不煩於民力，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具儀制嚴仗衛，陳屬御，躋介丘，齋心服形，奉符行事，群司奔走，百禮修明，集嶮巖之巔，浚顯英之氣，壇壝清肅，牲器純備，玉幣式叙，樽彝在列，奠獻克謹，皦繹用張，晏娛交三神之歡，陟配崇二聖之位。舉權火，升高烟，示瑤牘以環觀，建

雲臺而特起。社首之禮，抑又次焉，咸秩無文，奉行故事，朝會赦宥，涵濡盪滌，采輿誦，求民瘼，旌前列，衍徽章，參用王制，著明皇績，大猷克集，神實幽贊。故自始及末，見象日昭，史氏之筆，殆不停綴，則有非烟紛郁，太陽晏溫，仙芝無根，菌蠢以含秀；醴泉無源，滂涌而善利，靈輝休氣，嘉穀奇木，鱗介之宗長，翔游之品類，表異駢出，曠代絕倫，豈非受職修貢，發祥介福之徵乎？人謂是山崇冠群嶽，功侔造化，斯不誣矣。國家稽虞書四巡之首原，漢氏五祠之重述，宣邦典，申嚴祭，法奉正直聰明之德，罄精虔嘉粟之誠；爲民祈福，與國均慶。封巒之後，復增懿號，曰仁聖天齊王，蓋以形容靈造，舉褒崇之禮也。名稱之義大矣哉！化工生物之謂仁，至神妙用之謂聖，登隆顯赫，亦云至矣。復思嚴飭廟貌，彰灼威靈，責大匠之職，議惟新之制，於是命使屬役，協辰儻功，庀卒徒，給材用，興雲錘，運風

斤，程土物以致期，分國工而聘藝，規畫盡妙，樂勸忘勞，踰年而成，不愆于素。棟宇加宏麗之狀，像設貴端莊之容，几所對越，肅恭逾至。四年春，舉汾陰后土之祀，成天地合答之禮，憲章明備，上下交感。純嘏既錫，大賚施及，圓首方足，式歌且舞，猗歟間歲，順動焜煌。景鑠而皆，擬聖明之述作，從英茂以飛騰。灼叙慶靈，奉揚殊貺，紀諸盛節，悉以命篇。布日星之華，配雲雨之潤，並刊鳳澡，散時龜趺，播洋溢之頌聲，垂極蟠之能事。而志求象罔，順拜崆峒，闢衆妙之門，廣列真之宇，非止卜永年於郊廓，是將納雅俗於華胥者也。又以太一五佐本乎天，大寧五鎮本乎地，其位參兩，鴻名可齊，特尊列嶽，咸加帝號，由是奉升泰山之神曰天齊仁聖帝。乃命案馳道之東偏，直宸居之巽位，辟地經始，別建五嶽帝宮，以申崇尚之禮焉。御製奉神述詔，中書召侍從之臣，諭以制作之本意。觀夫聖文之梗槩，以

爲岱鎮之大輔于柔祇，動植之所蕃息，原源之所滋液，至靈允宅，陰隲攸司，鍾馘穀而有徵，繫黎元之是賴，舊中具載，前王式瞻，著冊封之典，嚴祀祠之禮，增奉邑之數，申樵蘇之禁，皆以仰不測之明威，顯無方之妙迹也。方今兵革偃戢，華夷會同，歲獲順成，物無疵癘，率由丕應，冥助永圖，固當稽彼前聞，進其尊稱。謂乎唐虞曰帝，商周曰王，夫商周之王爵，人臣而有素，唐虞之帝奉，神道而何疑。況其容衛等威，冠裳制度，極微數以宿備，宜明艷以相符，因而成之，禮無違者，願延景祐，普及含生。至乎□聲動睿辭，無私廣大，坦然明白之理，沛然利澤之德，曲成司牧，俾臻富壽，有以見聖人之情矣。遂誌勒石，徧立於五嶽廟庭，從近臣之議也。是歲冬，並命使介，分詣諸嶽，定吉日，飭有司，皇帝被法服，御朝元殿，禮行樂作，而臨遣之，持節受冊，充冕相繼，次叙而出，觀者如堵，且嘆文物聲名之盛

未嘗有也。使者奉詔訖事，率叶素期，於穆宏觀，□超千古矣。越明年，詔五臣撰辭，各建碑於嶽廟，而臣浸漬皇澤，涵泳清徽，偶集鳧鴈之行，遂塵龍鳳之署，預承綸旨，強叩蕪音，曷勝眷獎。上以慶幸，宣明盛禮，叨奉冊於秦城，潤色貞珉，玷彌文於魯嶽，荷輝榮之稠疊，愧才學之空虛，燥吻濡毫，謹爲銘曰：節彼泰山，蟠亘大東。一氣凝神，五嶽推雄。勢並鳧繹，秀出龜蒙。崛起海表，目爲天中。高摩霄極，俯瞰陽谷。神策斯秘，昌圖可卜。物性鍾仁，民居獲福。魯邦是常，盛德在木。百靈淵府，三宮洞天。稷丘真隱，芝童列仙。白鹿方駕，飛龍命篇。宅其勝境，幾乎大年。嶽長曰宗，歲交曰岱。仰止巉岩，莫茲持載。壽域既優，神聰有賚。禱祀誕隆，寅威如在。千載興運，八紘開基。武功盪定，文教緝熙，封禪縉典，祖宗制宜。逮夫聖嗣，方畢宏規。惟帝奉符，惟神佑德。茂績其

凝，皇猷允塞。嘉應沓臻，鴻禎靡測。芄芄豐衍，元元滋息。於赫靈廟，控帶名區，有詔改作，俾受全模。協心董役，豐資庀徒。技婢勿倍，雷動星敷。大厦咸新，群改黎觀。職竄窳覲深，崢嶸輪奐。肅穆威容，潔清几案。飲脩允宜，肸鬻攸贊。功懋天作，澤從雲游。式諧民望，昭報神休。殊號斯薦，前古匪儔。庶安億兆，豈止懷柔。天帝之孫，復升以帝。出乎震宮，臨乎日際。事固莫京，理亦潛契。樹此翠碑，騰芳百世。

金每歲御署祝板，命守臣侍祠。元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泰山天齊大生仁聖帝。歲一遣官祭嶽祠。

皇明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皇帝制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觀蒼海，察地利，以安民主。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

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持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山，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歲春秋二仲月，泰安州記禮先丁祭一日。

《御製岱山高文》曰：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百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佳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北至，如暘谷之東方。或登峰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

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向量。蓋由太古之歲月，以至于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册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鷗鵲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峰。於戲！登泰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眇江湖，信哉！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朔，皇帝謹遣曹國公李文忠、道士吳永興、鄧子方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荷上天后土之眷命，蒙神之效靈，以致平群雄，息禍亂，君主黔黎於華夏，統控蠻夷，於今十年，中國康寧。然於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爲民而禱，歲有春祈秋報之禮，於斯之際有望，於神而祭者有巡狩，於所

在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于茲，國爲新造，民爲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忠臣李文忠、道士吳永興、鄧子方以代予行，奉犧牲祝帛於祠下，以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神鑒之。尚饗。

洪武十一年，遣道士吳永興、官行甫告曰：惟神靈峙方嶽，鍾秀后祇，主司生民，厥功允大。時維仲秋，禮當報祀，特命使者，奉犧牲祝帛詣致祭，伏惟鑒之。尚饗。

洪武二十八年，遣神樂觀道士樂本然，國子監生王濟祭曰：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患兵殃。時予亦與群雄並驅，輯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夷酋長龍州趙宗壽、奉議州黃世鐵，不循治化，負國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

途間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入其境，良民受害，且大軍所過，荆棘不生，民驚且疑，未有不傷者也，此其所以告也。但欲瘴癘之方，化煙嵐爲清涼之氣，俾殄渠魁，良民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輕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謹告。

洪武三十年，遣神樂觀道士朱鐸如、監生高翥祭曰：昔元末兵爭，傷生者衆，予荷皇天眷命，嶽鎮海瀆山川效靈，諸將用命，偃兵息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餘，民方安定。通來西南戍守諸將，不能昭布仁威，但知肥己虐人，致令諸夷苗民困窘，而奮怒攻屯戍，致傷戍守善民者。予非敢用兵，由是不得已指揮諸將，帥兵進討。然山川險遠，彼方草木茂盛，煙嵐雲霧，蓊鬱之氣，吞吐呼吸，則人多疾疫。此行人衆各辭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險遠以靖邊夷，以安中夏，萬冀神靈轉達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煙嵐，早定諸夷，速歸營壘，得奉祖父

母、父母、眷屬團圓，是其禱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兵行，特遣人專香帛牲醴，先詣神所謹告。尚饗。

永樂五年，遣道士復生、監生張禮祭曰：比者安南逆賊黎季釐及子孫黎蒼逞兇肆暴，屢壞邊疆，侵奪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興師問罪。但遣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占管人民，劫掠資財，殺虜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安南之人，並被其害，誅求百端，老幼不寧，占城之地，累年遭其劫掠。予數遣人告諭，冀其改過，而賊稔惡日甚，罔有悛心。予爲天下主，視民塗炭，安忍不救，乃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志在弔民，豈敢用兵，實出於不得已，賴皇天后土眷一，嶽鎮海瀆效靈，將士奮志賈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良善。尚念將士暴露于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遞，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於感疾，予夙夜念此，寢

食不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上帝，賜以鴻庥，潛消瘴癘，俾降清涼，使將士安寧，百疾不作。物遣人致香帛牲醴，先詣神所祭告。尚饗。

宣德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皇帝謹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予嗣祖宗大位，統理下民，夙夜惓惓，養民爲務。上祈神靈陰隆助相，俾雨暘時順，災沴不生，百穀用成，民用康濟，國家清泰，永賴神庥。謹以香帛達予至誠，惟神鑒格，尚饗。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五月丁卯朔，十五日辛巳，皇帝謹遣吏科給事中車遜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越此東土，泰嶽惟崇，民物典安，厥功允茂。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正統三年，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告曰：朕祇御下民，永懷保恤，百穀長育，茲惟厥時，顓冀明靈，特隆敷祐，無災無沴，時雨時暘，作歲豐穰，以穀黎庶。尚饗。

正統九年，遣翰林院侍續習嘉言告曰：子奉天育民，愧涼于德，致茲久旱，災及群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嶽，憂憫諒同，雨農以時，冥任其責。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庥。尚饗。

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史王文奉香帛太牢祭曰：茲者河流泛溢，自濟寧州以南，至于淮北，民居農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贍，朕實傷切于懷。夫朕敷政以惠民，神出泉以澤物，皆上帝所命。今泉流溢於淮泗，災害及於公私，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泉出得宜，民以爲利而不以爲患，然後各得其職，仰無所負而俯無所愧，專戾感通，以慰懸切。謹告。

景泰六年，遣刑部尚書薛希璉奉香帛牲醴告曰：恭承天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玆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

究推所目，良由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爲福，實神職當專。天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轉殃爲福，功孰與均，特致懇祈，幸副懸望。謹告。

成化六年，遣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李希安告曰：邇者，山東地方爰自去秋訖于今夏，天時久旱，泉流乾涸，夏麥無成，秋田未種，運河淺澀，船運艱難，中心皇皇，深切朕念。惟神奠鎮一方，人所恃賴，睹茲旱暵，寧不惻然。茲特遣官齎香帛以告于神，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默運化機，弘施雨澤，使田野霑足，河道通行，用紓朕慮，大慰民望，庶幾神之休聞，永永無窮，神其鑒之。尚饗。

成化十三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儼告曰：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欠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惻然於衷，罔知攸

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睹此災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帛，遣官祭未。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子憂憫元元之意，幹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爲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尚饗。

成化二十一年，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顥告曰：惟神自開闢來，作鎮東王，興致雨雲，歲育萬物，靈明克昭，蒸民攸賴，是以歷代報祀之典有隆無替。乃今歲二三月間，震動數次，意者人事不脩不齊，瀆神弗安，弗寧，守臣疏達，朕心憂惶，祇備香帛，命官往祭，望喬嶽以虔祈，冀鑒臨而奠位，助司元化，誕福斯人。夫古今瞻仰者在茲，國家欽崇者在茲。謹告。

弘治四年，遣通政司左通政元守直祭曰：伏自去歲一冬無雪，今春天時亢旱，雨澤愆期，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脩省，虔致禱祈。維神矜憫下民，幹旋大造，早霈甘澤，潤滋禾稼，弘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

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六年，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霽祭曰：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禾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子甚兢惕，用是側身脩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民，幹旋大造，早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七年，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右僉都御史熊翀以香帛告曰：比者黃河不循故道，決于張秋，東注于海，既壞民田，又妨運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潰決之處，督工脩築，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農不夾業，國計不虧，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告。

弘治己未年，御製重修東嶽廟碑：朕聞自古天子報祀鬼神之禮，載在典冊，自郊祀天地而下，復有所謂名山大川之祭。蓋名山大川，兩間物形之最鉅者，形鉅則氣之所鍾亦鉅，而神必依之，於是有雨澤之潤，有財貨之

生，有年穀水旱之祈禱焉，以利生人，此報祝之所由起也。惟泰山在古兗州，於方爲東，故稱東嶽，於時爲春，春主生萬物之始，群嶽之長，又稱岱宗。古者天子巡狩，秩祭之所，先而東方，諸侯在其封內，亦得以祭，然其禮視三公，蓋以別於天地也。降及後世，乃崇以美號，至於帝王，則與天地無別矣。我聖祖高皇帝有天下之初，詔定祀典，始復其號曰東嶽泰山之神。禮嚴報祀，著令至今，大聖人超卓之見，蓋出尋常萬萬，豈特朕所當恪守，雖萬世子孫莫之能易也。東嶽之廟，今徧於天下，其在泰山者爲專祀，歷代所重，故廟之規制甲於他方，香火特盛。我祖宗列聖，自國初以來，報祀惟謹，廟宇亦屢加脩葺。然歷歲既久，風侵雨剝，棟宇榱桷，蓋瓦級磚與夫丹雘藻繪之飾，未免傾圮漫漶。弘治己未冬，朕承祖宗禮神之意，遣御馬監太監苗達往脩祀事，具以爲言，即發內帑銀八千餘兩，並在廟積貯香錢，命達會山東鎮巡等官葺

之。未幾，西陲告警，達有督軍之行，工不時就。壬戌冬，再以祀事往，乃與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等議，委右布政使俞俊專董其役，而分巡副使王宗錫往來協同，吏勤工善，越明年夏乃就訖。白三而殿下，若廊廡，若門垣等，凡傾者以易，圯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潔，金碧輝映，廟貌深嚴。泰嶽明靈，既尊且安，自是而往，陰佑顯相我國家之胤祚，一方之生靈，益有賴於無窮矣。達暨鎮巡等官，咸奏是舉之盛，宜有述以示後。爰識巔末，並繫之詩曰：鴻蒙未判，一氣渾然。清升濁降，始肇乾坤。賦形之大，惟山與川。氣隨形鍾，神乃在焉。巍巍泰山，高入雲烟。群岳宗之，靡或與肩。自古天子，秩祭孔虔。禮視三公，祀典攸傳。降及唐宋，縟禮相沿。殊名美號，益謹益專。於惟我祖，志復古先。秩祀有詔，功邁前編。朕承先烈，精誠彌堅。祀事載脩，廟貌增妍。神心鑒悅，降福綿延。壽我胤祚，光我化甄。蕩蕩平平，億萬斯年。正德

五年，遣戶部左侍郎喬宇告曰：比者曠厲踰時，雨澤少降，水泉枯涸，運道良艱，意者政有乖違，上干叶氣，予心警惕，內自省循。爰飭有司，各脩乃事。粵惟齊魯之地，泉源是鍾，名山大川，神所居守，敬將香帛，特遣廷臣，仰冀明靈，幹旋大化，沛施甘澤，濬發河流，庶使國餉疏通，田禾暢茂，民生有賴，邦本無疆。謹告。

正德六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徐永告曰：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非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莩載塗，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剿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佑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嘉靖十一年，遣泰安州知州李叟祭曰：惟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罔敢少

懈。顧儲宮未立，恒切于懷，茲者特具牲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禩于無窮，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伏惟尚饗。

嘉靖十七年，遣泰安州知州丁方祭曰：比歲嘗命官禱嗣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賜元儲，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默佑焉。尚饗。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丑，閏三月丁未朔，越二十八日甲戌，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祗奉天命，主宰萬民，夙夜兢惕，靡敢怠違。茲者淮徐守臣奏稱：去夏以來，黃河漲溢，水患異常，堤岸衝決，民舍淹沒，運道淤塞，百姓阻饑，不能聊生，朕聞之惻然。惟神雄鎮一方，永饗秩祀，茲宜體上帝好生之德，捍患禦災，俾濬築工成，水循故道，民安常業，漕運疏通，惟神之顯庥，幣帛將誠，神其鑒之。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二月壬申朔，十八日己丑，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比因河水漲溢，糧道梗阻，已經遣官祭告。茲者明神顯應，脩濬工成，河通運達，國計有裨。特茲致謝，惟神歆鑒。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爾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人民遭厄，危亡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帝命，奠濟一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齋捧香帛，特遣撫臣備儀，竭虔詣祠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應，潛幹化機，俾氣序順調，雨暘時若，弭解災劫，溥資豐泰。庶同朕奉天子民之意，而神亦享惠于無窮矣。謹告。

隆慶二年，皇帝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頤告嶽，文曰：邇者水災異常，殃及黎庶，良軫朕懷。茲特

遣官祭告，惟神鑒祐，永福邦民。謹告。

萬曆元年，皇帝遣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惟神毓秀鍾靈，永表東土，奠安民物，萬世允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歷代群臣祀祝

魏高允《祭岱嶽文》正址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崑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準岱，謹薦于嶽宗之靈，民饗。皇興二年。

宋歐陽脩《祭東嶽文》脩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中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

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泰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

濟南守曾鞏《告岱嶽文》云：歲之旱，有請于神，蒙昇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萬，更迭齎送，衆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者幾半，迨其反室，維夏之初，勞費既深，又違穡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敝之如此，今二麥方苞，而亢陽爲雪，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其念之。敢告。惟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群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已兼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灾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顧此此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福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一雨霑

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維泰山歷古至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偉殊，尤神明之地，故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魯獲仰而事，粒食縷衣，莫匪陰施。今邦不雨，自四月以迄于茲，積水之澤塵起，冥冥粟將稿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罪，宜蒙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與民爲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澤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記麗，顧不能憐，殆莫之或告，告或不虔，夫民之生，蓋亦艱矣。無儲與藏，重斂煩使，歲一不登，多濱於死，姦強無知，或起乘時，聚爲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間之民，亦與俱亡，奚可不傷？鞏受命天子，守藩于東，敢齊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閔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雨，變沴

爲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窮。右三首俱祈雨。

臣愚行爲時之所背，言爲時之所輕，寡儔少和，眇眇瑩瑩，奇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屬東轅而進謁，託斯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鎮之崢嶸，若早魃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休於溝壑，或椎埋而死兵。冀聰明之饗答，霈膏雨之霄零，言丁寧以上訴，心撇恍而潛驚。顧不能以諧世，將何以動夫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爲徒，雖宵默而難明，其虚心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聽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衷得以上徹，利澤爲之旁行，或噫爲風，或震爲雨，隱然雷出，靄然雲蒸，灑甘霖以兼夕，滅災氣於無形。蓋西極于甸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芃芃而擢秀，粟蕤蕤而敷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鬴，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

刑。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抽思之匪精。右謝雨。

國朝都御史陳鳳梧《告嶽文》：海內名山，惟五嶽爲尊，而神莫位東方，生長萬物，於五嶽之中，又特尊焉。自唐以至於聖朝，歷代崇祀，威靈烜赫，蓋以一方之安危休戚，神有以主之也。辛巳之秋，鳳梧備員東藩，嘗謁告祠下，預祈有年，既而叨蒙聖恩，簡任巡撫，夙夜弗遑，惟綏懷是事。壬午之春，以徂于秋，雨暘時若，感神之惠，於是乎有孚矣。是秋先且冬，曠寇突起于龜蒙之間，荼毒赤子，追捕出境，餘醜渡河而南，益肆跳梁。頃者，賴神之佑，會兵剿平，中原之地，獲寧謐焉。惟是齊魯之域，深谷茂林，姦慝潛伏，其患靡常。伏仗神威，鋤兇化暴，使濟河海岱寇盜不興，水旱不作，熙熙然物阜民康，斯鳳梧之責，可少追焉，而崇

報之典，其曷敢有忘。謹以牲醴，特伸祭告，惟神其鑒之。謹告。嘉靖二年。

泰安守許應元《告嶽文》：元聞之，含澤布氣，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之神爲然。元以迂菲，出守茲土，始入境，問民之所欲，曰歲荐旱，毗葶而逋且半，誠得雨，殆其有蘇。惟時元神志不一，衣裳不潔，不敢以徼於明神，屏息而待命者旬再矣。嘉穀未播，麥苗且稿，而是沛澤靳於先施，是神之雪罰茲土者無已也。罷憊之民，不任敬毒，即守土者無狀，宜降厥殃咎，彼蠢蠢者，誠可哀憐。敢率僚吏，竭誠以禱於明神，惟明神卒降之惠，俾無稿於道路，報神之德，曷其有極。尚饗。嘉靖十二年。

寰海之內，無有遠近衝僻，罔不鄉往，其神最靈。是故自古聖帝明王，必加敬焉，而況爲有司者乎？維聰受天子命，長茲東土，典領方嶽，蒞任之初，得以職事過于祠下，牲醴之薦，敢有弗虔。重念維總之不德，受茲重任，凡政之未平，民之未乂，風雨之未時，蝗厲之或作，皆有司之罪也。維聰不敢辭其罪，然於神有深望焉，默而相之神之惠也，民之福也，非維總之所敢私也。謹告。嘉靖十五年。

分巡濟南道僉事盧問之《祭嶽文》：夫惟神有奠鎮區域之功，惟問之有撫治地方之責，事存分際，理通感孚。頃以按部之餘，遂興憫農之念，意以暉旱之灾，吾褻天慢民者之過也。用是省躬布戒，率守吏大小虔告，重荷洪庥，遙賜昭格，而山上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待哺之民有望，而催租之吏不憂矣。其功之速之大，實顯佑于東土，問之臨風興懷，殊切瞻望，謹命有司

崇脩樽豆，仰答神功。尚饗。嘉靖十六年。

都御史端廷赦《告嶽文》：茫茫后土五嶽盤薄，神爲之宗，威靈鑠鑠，上扶乾綱，風雨時若，下握坤軸，是耕是穫，恢我皇度，靈長有託，庇我蒸人，湛淵寥廓，凡此神功，振古如昨。廷赦奉命撫茲，禮當謁神，謁神之初，敢于神政，匪誕匪私，爲民請命，夏滂爲災，冬旱復甚，陽侵陰伏，寔行春令，二麥若稿，斯民之病。惟神依民，惟民依食，胡忍視民以至此極，將神之怒，撫臣之失，罪在撫臣，民則何慝？伏望陰翊化工，昭錫靈貺，興雲降雪，慰茲渴望。如有侏罰，撫臣甘之，毋使御民橫適，維之式號以呼，神其聽之。尚饗。嘉靖二十三年二月。

歸於廷赦，自分罪愆，顧有何德可以動神？何誠可以感神？寔神正直仁慈，不忍以廷赦之故累及元元，顯貺休烈，禮當報謝。廷赦既荷神宥，自今伊始，益當磨光刮垢，力詢民瘼，以求不爲神羞，惟神佑之鑒之。尚饗。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鄭芸《告嶽文》：惟神萃造化之靈秀，顯仁威以配天，峻德獨宗於諸岳，巍功茂對於八埏，崇古今之封秩，爲齊魯之具瞻，五徵時應，六府莫安。芸欽承上命，攬轡茲方，風裁是秉，惟神之綱，春生秩殺，慝激淑揚，爰及藩臬，降鑒有光，精神默契，敢不肅將。祇陳牢醴，維脩典常，明禋載獻，維神是匡，利奏霄功，憲度孔昌，下土永賴，赫奕用章。尚饗。嘉靖二十三年。

巡撫都御史王忬《告嶽文》：蓋聞懿垂編錄、休翊明時以雄長乎五嶽者，神之大道也。觸石而出，霄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神之能事也。王於奔走天下，積致賄施，以利賴此

一省者，又神之顯惠也。則夫雨暘時若，固神之當先及，而亦一方之所私望者矣。乃不雨，自春迨將中夏，達乎四境，且害三時，麥已罔秋，禾豈望歲？夜倬雲漢，晝苦風霾，下民其咨，上天有憾神之所以急此一方者，不其爽歟。且忬受命撫茲，圖惟保釐，彈厥心力而已，雲行雨施，寔仰明神焉，勢分固爾也。抑忬及庶司，或陰蓄詈臯，有乖感假，則神宜罰及厥身，顧斯民何辜？代服政者罹此荼毒耶？謹齋明思省，遣教授胡大慶告此雩事，神其歛崇朝之靈，渥千里之利，則豈惟忬與一方之人慰答其望，雖神之取信天下，輝英今古，或亦攸係矣。惟神其聽之哉。尚饗。嘉靖三十一年五月。

巡撫都御史沈應龍《告嶽文》：夫嶽之靈，豈直以崖奔嶺蹙、谷抱谿迴，崛起重險爲一方鎮哉？蓋將賴以橐籥玄機，鼓盪元精，禦災捍患，流福生民，保衛邦家也。矧夫岱靈，甲群峰而特峙，尸攝生之神工，疇蠻芬

芳，獨盛千古，奔走萬方，爲天下諸嶽之長者歟。乃者春則恒陽，二麥罔秋；夏則恒雨，民鮮粒食，所謂國泰呈瑞，時訛反珍者，胡罔時錫，豈天灾流行，雖聖世有所不免耶。應龍承乏，撫綏保釐東土，山川之神，寔叨主之。乃歷巉巖，排蒙茸，升青丘，陟春陟，以脩祀事，以祝景貺，以佑斯民，以祈不負於聖天子懷柔百神，肅恭明禋之典，匪徒以好古饗奇，俯瞰虛廓，仰眺寥沉，爲遊觀樂也。維嶽配天，尚弼予志，適彰休佑，大康是邦，奠聖祚于苞桑，鞏皇圖于永固則庶乎。岱宗之標奇於齊魯者，爲益信而崇祀於列聖者，斯不誣也。惟神其念之哉。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再祈雨文》：天地生萬物所以奉而行之者，神之職也，聖天子養萬民所以奉而行之者，應龍等之職也。今山東諸郡，早已大甚，麥苗就稿，萬姓皇皇，饑莩之形漸多，潢池之警日報，此應龍等白夜憂惶，計不知其所出也。應龍等寡昧，保釐失職，貽

民荼毒，罪固難辭，惟神聰明正直，能興雲雨，亦可失職而甘受天地之罰乎？應龍欽承上命，敬共明祀，特申祇告，敢爲萬民乞命。伏願鑒此精誠，幹旋造化，甘霖沛澍，四野沾足，枯槁復蘇，三農慰望。尚期消息於將萌，轉禍而爲福。應龍等仰荷明神無窮之錫，而神亦有無窮之休，神其聽之。尚饗。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薦《告嶽文》：東土鱗堵地方，遠不逮古，賦役繁重，即有年，民亦流移。往遭水害，窮困不能自存，老稚在途，強壯嘯聚，疾苦之狀，不忍聞見。聖天子憫時艱，簡重臣出廩賑饑，而垂絕之生意復蘇，然猶望今歲有秋也。爾麥亢旱，農事盡廢，公私既竭，將曷以支？惟神震方名嶽，能興雲雨，以生萬物，古今祀典攸崇也。夫民有疾苦，官茲土者分宜罷斥，竊恐神茲土者心亦弗能自安，神宜仰體聖君之仁，俯從薦等之願，誕敷靈液，以紓吾民之疾苦。神之德惠將流被無

窮矣。謹告。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雍焯《告嶽文》：謹以牲醴，敢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於赫岱宗，秩祀有恒，神功丕施，毓物效靈，莫此震極，翊此坤寧，歷代禋薦，酬德報成。迄我皇朝，典祀維明，焯等叨事茲土，肅將明馨，仰藉神既，昭格用徵，鞏我鴻圖，永躋豐昇。尚饗。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行偕布政司左參議徐文通、按察司副使王世貞、李嵩、僉事王遴、張師价暨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春華《告嶽文》：竊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不息之元氣，盛德鍾焉，凝焉，是曰泰山。夫泰，太和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盡比焉在也。衍之而時，則惟春，而神寔尸之；布之而方，則惟東，而神寔專之。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胥茲乎生成而終始之，是所謂天地好生之府，而特爲四嶽之宗。乃若壁峙之峻極，盤薄之閎遠，又非所論也。以

故粵自有虞氏以迄昭代，咸秩祀而崇報之也，固宜。予小子言按部齊魯，責在肅清，而激慝鋤凶，若與大神之生道相似者。然我心我精，我儀我誠，神將吐之乎？嗟乎！吾知其必弗爾矣。吾聞春生秋殺，玄化之流也；福善禍淫，明神之靈也，遏惡著良，大君憲天之政也。矧以生道殺之而生，生者，斯無窮，以福機禍之而福，福者斯無窮乎。繫乃知大君顯憲，幽贊以成化，而予小子觀風攬轡，又將以奉君之命而致之元元者也，果終異乎。於戲，神不享非禮之祀，君子不冥祀于不享之神，大神其以予之言爲不戾耶。尚祈鑒我精誠，我假我歆，而毋予譴也。謹告。嘉靖戊午夏五月二十七日。

巡撫都御史張鑑《祭嶽文》曰：粵稽山東之地，青兗肇域，齊魯舊疆，聖賢王霸之化，禮義富強之方。逮皇明之御宇，爲畿腋之左壤，東表溟海，西略河防，赫赫明神，實主震方。鑑奉明命，來撫是邦，則巡撫之與威

靈，乃均夫秉幽明之章。念言東土，憂心悵悵，薦臻饑饉，官方不良，煩苛盜疾，昏墊流亡，戶籍耗減，阡陌蕪荒，以今日之所目擊，較之古昔之盛，怒焉其如傷。履任以來，夙夜惕惶，仰承神祐，時雨時暘，百穀用登，盈畝穰穰，匪直彼不斂穧，而此遺穗，實貧有餘而富露藏，是神錫吾民之福，即所以貺有位之康。彼存者既享有年之樂，而去者豈無故土之望，桑梓在念，逋負難償，思者不來，來者不減，招撫墾開，孰敢怠違，因則戶而平其稅，分地而清其糧，上則請命於天子，天子即賜俞允，下則責成於有司，有司有欺心玩法，削民自殖者，典刑有赫，實足自戕。苟非明神屢錫以豐年，煦育以和氣，則民將迫於貧困疾疫，何能永樂利於故鄉？經綸潤澤，既明且詳，陰隲默祐，惟神煌煌鑑。蓋求上不負聖天子牧養小民之意，下不負生平奉公憂國之志，候閭閻郊野，盡復古昔之盛，亦爲東方明神之光，用是敬陳牲

品，侑以玄黃，既齋既潔，肅恭對颺，爲已往有年之謝，致將來時若之禳，報懇之忱，非言所將，福善祐正，惟神之祥。鑒微衷之懇懇，知來格之洋洋。尚饗。嘉靖四十年。

巡撫都御史傅希摯《祭嶽文》曰：茲者漕河橫溢，運道阻艱，特命大臣總司開濬。惟神雄鎮一方，捍除百患，凡川流之壑注，或山下之出源，式用遣官，備申祭告，顙望鑒茲重計，舒予至懷，急靖洪瀾，佑成羣役，俾運儲以通濟，永康阜于無疆。謹告。隆慶六年。

巡撫都御史陸樹德《告嶽文》曰：惟神宗統羣岳，體元發生，普天率土，孰不景承，況此幅員之內，即所敷氣而布精，一作一息，是怙是憑。迺者，恒暘不雨，嗷嗷群情，撫臣憂之，亟禱於庭，亦嘗檄下諸司，共敦祈請。雨遲遲而不至，天杳杳而難明，豈政之多舛，抑禱之鮮誠？方擬遣官，敷告祠下，草既就而雲合，使未發而雨零。惟神惠民，如響應聲，撫

臣何幸，竊有餘榮，謹潔牲醴，遣官陳詞，仰荅寵靈，尤冀德施，不匱湛澤，時行自河之壩，迄於東溟，靡取弗遍，靡霑弗盈，用俾苞者畢達，亢者胥耕，消其咨於不作，調戚事於豐登。尚饗。萬曆十一年。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嶽文》曰：維神作鎮東方，覆冒下土，凡國賦之登耗，實紀綱其司，生靈之休戚，實宰制其柄。威靈焜耀古今，福澤奠安境宇，久矣。山東頃歲以來陰陽舛繆，災歎頻仍，乃者冬不雪寒，春鮮雨澤，時既入夏，竟日長風，致令麥方苞而就枯，穀及時而不播，農民倉皇於四野，吏士驚怖於庶司，雖祈禱連旬，而密雲不雨。切念山東之民，困於涸轍矣，而歲再不稔，將何聊生？山東之賦，繁於秋荼矣。而室如懸磬，將何輸納？即職守官之無狀，嗟此下民其何辜？仰惟尊神，靈爽咫尺，鑒察絲毫，若罪有所歸，則職受幽冥之譴。如適遭時厄，敢祈矜憫之恩，尚縱陰而閉陽，隨興雲而

布雨，庶生我百穀，汗畚穰穰滿車，惠此群黎，婦女嘻嘻卒歲。不然，感而不應，則神何以稱威靈，求而不獲，則民何以誦福澤哉？職不任謁誠祈懇之至。謹告。萬曆十三年，知府李伯春代告，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輔《祭嶽文》曰：今歲自春徂夏，四月不雨，內自皇畿，達于淮甸，焦枯奚啻千里。嗟茲東土，寔惟左輔，民生益否，前雖霑此霖霖，曾入土之無幾，乃今苗不秀而秀不實，旋復稿矣，下民汹汹，哀籲上帝，無間遠邇。天子憂勞，減膳徹樂，下詔罪己，馳道不除，朝步自宮，迄于郊時，桑林露禱，為民請命，罔恤勞只。輔茲東土，奉職無狀，臯何容諉？念此無知，顛隕溝壑，寔愴惻而不能已，矧主憂臣辱即匍匐席藁，曷敢一息而自寧止？惟神奠位維泰，職司生物，胡忍坐視斯人之日就填委？輔謹率屬吏，布其款悃，以告于神，願神明罰予吏之無民，而無遺禍於歲出。其膚寸不崇朝而雨天

下，以畀我稷黍，而慰我天子夙夜憂勞之意，則此子遺猶能供粢盛，而備肥腍以奉神之祀於不匱。惟神鑒予之丹誠，而示予以肸鬻，輔不勝悚息聽命之至。尚饗。萬曆乙酉年四月二十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嶽文》曰：自春徂夏，長風為虐，旱氣如焚，夏麥垂枯，秋禾未播。輔受明命，撫輯東方，俯念民艱，憂心孔疚。先曾齋心備物，赴訴於神，伏蒙明神鑒其悃誠，惠以靈澤，致禱者再，獲雨者三，枯麥半收，新谷漸達，念念應如桴鼓，益瞻靈爽之不違，點點潤若膏酥，共載慈恩之無量。但雨澤應時，雖慰三農之望，而霑足未徧，尚懸再旱之憂。且內自京畿，外達諸省，猶聞歷三時不霑點雨，數千里並無粒食，以致主上焦勞，群工警惕，上關宗社，下係生靈，奚獨鄙念之所悚惶，抑亦神衷之所憫惻。是用不厭煩瀆，再行頂禮，賽隆施於既往，徼明貺於將來，伏望大展神功，溥垂陰

隲，甘霖不限於疆域，在在滂沱；洪仁普被於寰區，人人歡洽，蕩除旱魃之薰灼，挽面樂歲之謳歌，輔不勝感激祈懇叩心待命之至。尚饗。萬曆丙戌年，同知趙承芳代告，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嶽文》曰：惟神海內名山，五嶽稱雄，五嶽之尊，獨歸岱宗，正趾坤元，奠位維東，顯配天之靈應，茂長育之洪功，矧茲齊魯，宜荷帡幪。戴欽承上命，來撫東方，初入其境，旱魃爲傷，目茲憔悴，心甚憂惶，躬詣神祠，爲民祈祥，幸賜昭鑒，示我洋洋，告詞甫畢，靈雨即零；翼日旋車，雨降雲蒸，大霈甘霖，弘闡神靈，三農慰望，萬物遂生，神功莫報，峻德難名。遣官代祀，敬潔犧牲，修茲報賽，用展微誠，伏願風雨時若，災沴不形，永祐民庶，慶歌豐亨。戴不勝忻躍懇祈之至。謹告。萬曆十四年五月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嶽文》曰：惟神化馳九域，位冠百靈，裕民足國，有赫帝庭。矧茲東土，香火維馨，家戶

戶祝，是依是屏，胡天不吊，降此大戾，三春不雨，麥乃盡悴，九夏不雨，禾且無穗，國用民生，于焉胥匱。聖主求瘼，有位忘殮，道路流離，黎庶彫殘，英爽有知，而寧忍看，慈悲普濟，具仰彤壇。戴救荒無奇，懷憂如擣，夙夜齋沐，爲民祈禱，神之聽之，庶幾懷保，蚤霈甘霖，回此枯槁。謹告。萬曆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山東運司同知查志隆《撰岱史告文》曰：志隆蚤歲家塾，誦法孔孟，則聞登泰山而小天下云，蓋未嘗不奮心翹首，冀幸一踐跡之爲快也。往在壬申，假道登覽，時忤權貴，圖且謁歸，謂與山靈永別，已矣。安得如程伯子請註鄆簿撰錄名勝哉？不自意間，隔一紀復出，而典職則在山靈咫尺之地，會部使者嶺南譚侍史觀風陟嶽，詢訪圖經，屬志隆以筆劄之役，所幸時清吏隱，竟日一無事事，得以遊思於杙林，豈山靈有意乎假此閒曠，俾償始願耶。竊謂藉手於此，少效涓矣，即叨升斗，倘道尸素，

是用屈首編摩，罔間寒暑，曉窗夜燭，集古覈今，殆四閱月，業已屬草。爲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爲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爲紀者四：曰《狩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爲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災祥志》、曰《登覽志》；而揜揭之以名曰《岱史》。謂夫岱宗之稱，昉自黃帝，今宜從其古初，而撰著之法，獨擅史家，茲稍襲其義例也。第念管窺蠡測，則心思未融；徑逖崖幽，則涉歷未遍；碑殘簡脫，則目力未周，於茲有深懼焉。吉蠲祠下，敬藉所草，質諸神明，行且涉阻躋巔，遍觀周覽，豈敢妄希先賢之勝事，開衡嶺之烟雲？尚冀神明降鑒而默佑之，雲披日霽，畢露奇觀，對景揮毫，恍然天啓，庶幾幽不負山靈，明不負付托，而於己亦不負據梧橫卷之辛勤，則惟神明陰相是賴也。敢告。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告畢登覽岱

巔，晴霽凡三日，遂得以遍歷諸形勝，果符所祝云。

岱史第三冊鬼字號目錄

卷之八遺蹟紀

五侯遺蹟

玉簡 石閭 登封臺

周明堂 漢明堂章俊卿明堂論

無字碑 秦篆碑 歐陽修集古錄劉跋秦篆譜序

磨崖碑 長城鉅防

鳳凰臺 望仙臺 舞鶴臺 張說序頌

社首壇 封祀壇 朝覲壇

陰字碑 御帳坪 博城

羸城 謝過城 龜陰田

汶陽田 菟裘 紅城

白驪墓

聖賢遺蹟

孔子 顏淵 曾子

孟子 伯牙 延陵季子

柳下惠墓 羊祜城

孫復 胡瑗 許衡

列仙遺蹟

漢泰山老父 稷丘君

安期生 崔文子

晉張忠

唐呂嵒 張仙

元丘長春 張志純 徐世隆

成興公 王從之 海印

卷之九靈宇紀

東嶽廟 宋宇文粹中重脩記

明李賢重修記

薛瑄重修記

李欽重修記

許天贈重修記

李欽脩古井記

東嶽上廟 陳儒記 東嶽中廟 元至元榜文

玉帝觀 萬恭表岱巔碑 玉皇廟 陳察記 潘王記

會真宮 任式記 后土殿

青帝觀 宋加號讚 御讚 御祝文明 弘治御祝文

三皇廟 明弘治御祝文

碧霞宮 高誨玉女考略

嘉靖御祝文 劉定之記略

尹龍記略 徐溥記略

崔文奎記略

郭記銅鼓記略

方遠宜祝文

王之綱玉女傳

何起鳴宣諭

李輔祈雨告文

天僊行宮

升元觀 宋勅碑徐世隆記

天書觀

長春觀 元和記略

龍泉觀

風伯雨師廟

高真院

三官廟

鄴都廟

李欽記森羅殿徐世隆記略

趙相公廟

三靈侯廟

靈派侯廟 王真記略

關王廟

淵濟公廟 趙合記

王天挺記 李簡謝雨文

路希尹感澤記 夏靖記

岱史第八卷遺蹟紀

叙曰：紀遺蹟者何？志往古之勝蹟，昭垂迄今猶未泯者也。夫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右，匪蹟曷因？維茲泰山，帝王制作之隆、聖哲人文之盛，種種勝蹟，何可縷指，其大者，如暨明堂，則思虞周之盛治；躡登封臺，則慨世主之侈心，讀秦篆碑、磨崖碑，則睹大手筆之書法，攀孔子登臨處，則挹小天下之氣象；陟謝過城，履汶陽田，則欽文事武備之聖謨；稽顏淵之望繫練，曾子之歌梁山，則遡聖門英賢之濟濟；考孫明復之講學石，守道之捧杖履，則憶當時師弟子之雅操。諸皆遺址依然，文獻具在，流風餘韻，與泰岱為終始，所謂曠千百載而相感者，其在斯與。若仙家者流遊方之外，亦洞天福地所時有也，故併及之。

帝王遺蹟

玉簡，《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漢武帝探策

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十。國朝洪武初，居民於山中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於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又成化壬寅秋，日觀峰下雨水衝出玉簡，會中使有事東藩，復馳以獻，乃命仍瘞舊所。今建日照觀。

石間，《漢書》曰：武帝封泰山，禪石間。應劭曰：石間在泰山下南，方士言仙人間。《泰山記》曰：山頂西岩為仙人石間。今莫詳故址。

登封臺，有二：其一在嶽頂，相傳為古帝王登封所築，今為玉帝觀臺，下小碣題曰：古封禪壇。其一在日觀峰，相傳為宋築，石函方丈許，亦題刻曰古封禪壇。蓋古封禪而並以禪言，誤矣。俗曰寶藏庫，以所瘞金書玉簡云。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國儉角賦曰：黃帝會群臣於泰山，作青角之音。《史記》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在伏羲之前封泰山，禪梁父。

李奇曰：無懷氏爲封禪之始。《淮南子》曰：上古之王封泰山，禪梁父七十餘聖。古刻泰山圖詩曰：三千餘里鬼神府，七十二君封禪壇。《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由諸家之說，則封禪肇自古帝王，非始予秦也。而文中子乃云封禪非古，諸儒皆躐之，則彼諸家之說，豈當時附會以中世主之侈心乎？今並存之，以表古蹟。

周明堂，在嶽之東北，山谷聯屬四十里，遺址今尚存，旁有谷山寺，其形勝具党學士《寺記》。

漢明堂，在嶽趾東南，去州治十里。武帝元封間，用齊人公玉帶所獻圖創焉，其上有元人題刻明堂故基四字。其地舒衍突起，一石岡巔平而高四丈許，週三晦許，後枕嶽麓支山如屏障，而左右如衛從然。澗水縈迴，南會于汶。遙望徂徠諸山，如列屏案。當時朝會，規模宛然在目。

章俊卿明堂論

明堂乃黃帝之舊。漢武帝時，濟南

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見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也。由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修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棲萬靈于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過甚，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亦可以稽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長城鉅防，在泰山西，緣河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蘇代說燕曰：齊有長城鉅防。韓非子曰：長城鉅防足以爲基。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

濟州平陰縣，綠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今泰山西北有嶺鋪，俱名長城，遺址尚存。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書玉簡，當是石函。古今人莫測其意，甚矣秦人之譎也。石黃白色，頗光瑩，無苔蘚，非嶽之所有，自他山至是，不知用民力幾何，甚矣秦人之虐用其民也。《史記》漢武帝置五車石於嶽。今莫知所在，故樸菴詩云：已迷漢武五車石，却咲秦王無字碑。秦政不足言，惜夫漢武之效尤也。

秦篆碑，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德文。宋劉跋《序泰山秦篆譜》時，尚有二百二十有二字，今湮泐，僅存二十九字。夫秦雖無道，然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書法，世皆莫及，亦不可廢。申越題石曰秦

斷碑。

歐陽脩集古錄

余友江鄰幾謫官奉符，嘗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之也。然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劉跋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呂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

平處，人常所爲榻，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闕，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模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模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未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江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並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

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又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輶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陞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磨崖碑，有二，在嶽頂東嶽祠後一，爲唐玄宗八分書《紀泰山銘》，字五寸許，遒勁可愛；一在崖右，刻唐蘇邕撰《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書法類晉，近閩人林焯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刻其上，鑿毀殆盡。鳳凰臺，在登封門外，漢宣帝時鳳凰集泰山，故名。

望仙臺，在州治東北三十里，漢武帝築。

舞鶴臺，唐高宗築。按《唐書》高宗築封祀壇於泰山南四里，如圓丘，又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今皆頽莽，而碑亦堙沒。

張說序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金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歛起，興運而紛落；泯泯汶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垣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閱曩聖之奧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

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臯陶稷卨，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哉？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湯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代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

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謨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男爵，貴經明，翼乎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居鄙，人和旁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天穰，間歲祀圓丘，日不掩朔；感祥以祈聖，四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掃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壁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群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

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陳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虛濩燦爛，飛焰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祇祓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摠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並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襲辰陞十二，咸秩衆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瓊之內；千歲鈿及鈞戟戣，周位於四門之外；代國重器，傳

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金轂，翠昌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褒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侑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闔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嘏乎未兆，禳灾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櫺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煙。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

誅；王澤惟新，有眚灾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柘室，迴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兵合多兩，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睹，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祭泰祈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天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睹末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率

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社首壇，在嶽南二里許，曰社首山聯屬蒿里，前代多禪此，宋真宗命王欽若撰壇頌碑石。

封祀壇，宋真宗築，在嶽南五里許。

朝覲壇，在州南，宋真宗東封，群臣覲地州之風雲雷雨壇，因其故址，陳堯叟撰碑頌，今在壇下，與天貺殿碑及天齊仁聖帝碑皆待詔尹熙古書，書法類聖教序。

陰字碑，在州之乾封門外，迤東三百餘武，是爲宋真宗答謝天書，述二聖功德。序銘曰陰字，以字鑄北面，從俗稱也。或曰金字，謂當時以金塗飾也；或曰裡祀，以精意享祀言也，皆聲相近而義亦通。嘗聞真宗東封，駐蹕會真宮，故碑作屏製，鑄北面，當宮南百餘武，俗稱陰字爲是，宮今在城內而碑限于外，故人罕知其鑄意云。萬曆癸酉，按臺吳從憲築泰陰亭於碑北。

御帳坪，在嶽之中道，即秦封五松之

地。宋真宗東封，駐蹕于此，故名。金石上柱窠，帳殿之遺蹟也。

菟裘，在岳之陰《左傳》隱公十一年公語公子翬營菟裘終老。即此。

紅亭，在泰安州境。《春秋》昭公八年，大蒐於紅。即此。

白驪塚，在封禪壇北一里。唐玄宗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驪，甚偉異，上親乘之，便於登降。禮畢，方下山坳休息，有司言驪無疾而殞，上歎異之，謚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槨，壘石爲塚。

博城，在岳東趾，距州治三十里。漢之奉高，隋之汶陽，唐之乾封，同此。今名曰舊縣。

贏城，在岳東趾，距州治東南五十里。漢置縣，屬泰山郡，唐屬東泰州，後省入博城。

謝過城，在岳東南趾漢明堂側。齊、魯會夾谷後歸謝之地，故名。岳東南地曰谷里，古夾谷也。

龜陰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汶陽田，在嶽南汶河之上。魯成公二

年，《春秋》書取汶陽田。八年，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聖賢遺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之也，一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見《禮記·檀弓》。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見《列子》。

顏淵從孔子上泰山，孔子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曰：若見

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有若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見《錦綉萬花谷》韓詩外傳略同。今州城西南有高坡曰顏子坡。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凍甚，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見曾子孝實。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見《通志》。後人稱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適符雲兆，信矣。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子何逃聲哉！見《列子》。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見《禮記》。贏、博俱屬泰安岱岳東陲，孟子葬於齊，反於贏，即其地也。

柳下惠墓，在州治東南百里，至今村人尚多展姓者，名曰柳里村。

羊祜城，即晉羊祜所封之地，距州治東南九十里。

宋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少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南麓，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師事之。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復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德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復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復坐則

立，升降拜起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迪與道輔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耳。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將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復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嘉祐二年七月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其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緋衣銀魚，及聞其卒，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太學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其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

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主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見歐文忠撰墓志脩。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講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今人名其投書處，爲投書澗云。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金季兵亂，避地徂徠泰山間，扁其壘曰魯壘。初從姚樞寶默遊，獲聞程朱之學，遂爲名儒。元世祖召爲京兆提學，累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累遷中書左丞，贈司徒，謚文正。

列仙遺蹟

漢

泰山老父，不知姓氏。漢武帝東封，見老父於山下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

服朮飲井水，枕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以二十四當二十四氣，以八當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帝受其方，賜以玉帛。老父後入山去，每十年五年還鄉里，僅三百年，不復還矣。見

《類林雜志》並葛洪《神仙傳》。

稷丘君，泰山下道士也，髮白再黑，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嘉賞，後罷去。帝東封，稷丘君擁琴迎拜，止帝勿上，上必傷足。帝上及數里，左足指折，諱之，還爲稷丘君立祠，傳讚曰：稷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携琴來延，戒以升陟，逆睹未然。見《列仙傳》及《集事淵海》。

安期生，在泰山遇李少君，入山採藥，病困，安期生與神樓散一匕而愈。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世好黃老，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日後民有大疫。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

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云。傳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祕奧。癘氣降喪，仁心攸悼。朱旛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效。見《列仙傳》及《集事淵海》。

晉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清虛服氣，滄芝餌石。符堅聞其賢，徵至長安，以野服見，堅曰：先生獨善之美有餘，濟世之功未足，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尚父非敢擬，願還餘齒歸岱宗。堅以安車送之，過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已而化去，謚曰安道先生。

唐

呂崑，字洞賓。宋天聖戊寅三月二十一日，書五言絕句于王母池，署其後曰回翁題。政和丙申六月十八日，復書七言絕句，署其後曰回公再書。前後書法皆類顏魯公，再書二字類遲賢亭刻，人莫能識，好事者摹其真

蹟于會真宮。觀其詩，則知純陽子三至泰山矣。詩見《登覽志》。

張僊，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與李某同至泰山學道。久之，李以宗室辭歸，仕至大理丞，屬安祿山亂，携家襄陽，尋奉使揚州，途覲張子。邀李同宿，門庭壯麗，僊從璀璨。李視女妓中有持箏者酷似其妻。及罷，張呼持箏者，以林擒繫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復至，門館荒穢，無行人跡，詢鄰人，曰：此劉道玄宅，已十餘年無居者。尋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擒。問其故，云一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僊喚搗箏，臨別以林擒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僊矣。

元

丘長春，不知何許人，嘗居泰山南陔長春觀，以全真爲教，元賜號神仙，無爲演道太宗師，別號長春子。後去，之嶧山，有仙化遺跡。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玄門，居會真宮數載，道行超群輩。初名志偉，元

主改今名，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重建岱岳、升元二觀及上岳廟。元初王奕斐稿有贈詩云：赤松宗世遠，岳地作神仙。註云：其人百二十歲，三見帝。學士徐世隆題其小影曰：形雖羸，于道則肥；性雖介，于物則齊；具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端倪。杜仁傑曰：其學也老莊，其志也軒岐。郡人王天挺曰：冰霜外潔，日星內炳。又曰：山澤之耀，道德之腴，徐徐于于，此世之所謂天倪子者乎？化日自頌曰：脫下娘生皮袋，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蓬玄洞府去來。去來，前世宿德，醫僧，今非道門小才。

徐世隆，別號復齋，不知何許人，元翰林學士，夙與泰山天倪子游。元季喪亂，變姓名，上下泰山，常居岳祠或城隍廟。三釋子從學，一教習泗水超距，一授《漢書》，其一曰王圭，授舉子業。久之別去，言三子貴賤短修。其後授《漢書》者目盲，賴說書爲衣食。習泗者遇濟南灌城之

厄，以泗解圍，以超距脫死，致爵賞。圭登科膺爵齒。三人所至，悉如其言。圭年八十許時，世隆復來見，天順間又至泰山，惟升元觀一老道士識之，其容貌如兒時所見，後不知所終。近閱文《文山集》書世隆，尚書，東平人。詩哭文山，蓋宋季之人也。歷胡元終始，而我國朝人猶及見之，異哉。

成興公真人，不知何許人，仙道成于泰山。見《五岳真形圖說》。

王從之，不知何許人，初官翰林，後隱泰山，跣趺而化，人稱其地曰蛻仙巖。

海印，泰安州人，居鄒縣大明禪院。幼悟道，常夢異僧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非久住世。親書偈畢，端坐而化，三日慈容如生。其院上紫霧光明，貫於天際，邑令見之稱爲真佛。

岱史第九卷靈宇紀

叙曰：靈宇者何？神明之所宅也。紀首岱廟者何？望秩之定制也，有司奉制命而歲祀焉，禮也。岱廟，上中下凡三，而惟下廟最鉅麗，在州城內正北，蓋歷代勅建望祀之所，朱堞金扉，龍楹螭殿，采思象魏，儼然帝居，漢栢唐槐，虬蟠雲覆，御碑古碣，林立森森，以斯知其從來遠矣。玉帝觀、青帝觀、后土殿，則以居天神地祇也，巔麓俱有焉，謂天地鍾靈於茲，神必依之也。碧霞靈應宮，則以居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袤滿巔麓，而巔以勅建，獨閎偉，謂其神靈感召，安民裕國也。孔子，人中之泰山。魯兩先生，一方之師表，則其祠於此也固宜。其他佛老之宮，群靈之府，倚巖緣谷，比比而是，大都肇構於隋唐宋元間，今其存者不及十半，然亦傾頽甚矣。惟岳巔諸宮觀，當世嚴奉不廢，乃絕，無翼室以居黃冠，黃冠固甚貧，率散處麓下覓食。則

神明香火之謂何？即居守安所籍也？旋葺旋頽，職此之由哉。余謂岳巔諸宮觀宜各因其隙地，有司以香稅餘錢構爲翼室，以居黃冠之有戒行者，仍籍名於官，責以焚脩掃除，則宮觀不致旋頽，可歲省修葺之費，恤民事神，庶幾兩得云。

東嶽廟，在州城西北隅。《風俗通》曰：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按岱嶽觀至元碑云，嶽廟在嶽之南麓。岱嶽升元二觀前當爲漢址，唐武則天篡唐時改今地，或云宋改今地，其後歷代廢興修葺，詳其諸記石。廟制，堞城高二丈，週三里，城門有八，南關者五，而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門，西偏曰見大門，東關者一曰東華門，西關者一曰西華門，後關者一曰後宰門。凡門各有樓，而角樓亦四：東南曰巽樓，東北曰艮樓，西北曰乾樓，西南曰坤樓。由岱廟門而上，重門爲配天，次爲仁安，再上爲仁安殿，露臺高下聯屬者二，殿前兩廡之中爲鍾鼓樓，樓

之後各爲齋房，殿後爲寢宮，宮左右爲配寢。其規模宏侈，儼如王者居。配天門，左爲三靈祠，右爲太尉祠，祠前東廡別殿曰炳靈，西曰延禧。碑亭三，其一當岱嶽，配天二門之間；其二對峙於鍾鼓樓側，三亭皆爲國朝御製碑建。殿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非他境所有，炳靈殿前則漢栢，延禧殿前則唐槐，皆特異，雖良繪莫能狀，銀杏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陰符經》曰：火生於樹，信夫。奇石玲瓏者九，其上有古題刻，知自遠方來奠獻者。碑石林立，其可爲書法者：張侍制滌書《宣和廟記》，喬彖宰字篆御祝文。廟前有亭曰遙參亭，前爲遙參門，門之前爲御街，宋東封，警蹕之地，而實爲廟之第一門也。舊榜曰草參門，門中有臺，臺上有亭，亭重簷，四面十有六角，峻嶒綺麗，昔凡有事於嶽者，先拜於亭而後入廟，故曰草參。今有司遇當祝釐於廟，罷則儀從由亭門而出，猶古之制也。亭今

列屏鑿，方圓各一，高六尺許，鑿前雕座置元君像。四方來謁頂廟者亦先拜焉，故又曰遙參亭云。

宋學士宇文粹中重修嶽廟記略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宮廟完成奏功，制詔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記其歲月。臣粹中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有顯德著在天地，合四海九州之歡心，以爲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物，有宮室祠宇以奠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冊號嘏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優然而誠可格，殆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揆，必以岱宗爲首。而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於耳目者，奕奕相屬也。宋受夫命，建都於汴，東倚神嶽，遠不十驛，章聖皇帝肇脩封祀，蓋嘗躬款祠下，欽惟神靈饗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未足以對揚休應，遂

偕五嶽，咸陞帝號，自是宮廟加脩，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湊，莫享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皇帝聰明仁孝，光於上下，神動天隨，德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富壽，迺申勅中外，凡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在辛巳，迄於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宮宇，繚墻外周，累畝分翼，巋然如青都紫極，望之者知其爲神靈所宅。凡爲殿、寢堂、閤門、亭、庫、館、樓、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於賦調，役不假於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真聖德之事也，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煒煌，充冕璀璨，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牲充庭，醪醴日御，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填衢，歌呼滿道，則知風俗之和平。神之聽之，迺祇陳於上帝，用降鑒錫茲祉福，則社稷之安固，曆數之綿遠，蓋方興而未艾也哉。

明李賢廟記略

書稱岱宗，蓋以東方屬春，萬物交代，故曰岱，爲群嶽之長，故曰宗。然而祭之者何也？記曰能出雲爲風雨，又曰，民所取財用也。三代以前，不過爲壇而祭之。如周制，四坎壇，祭山林丘陵於壇是也。秦漢以來，有神仙封禪之事，於是有祠廟之設。古者五嶽視三公，謂視其饗餼牢醴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非以三公之爵封之也。後世遂封五嶽之神爲王、爲帝，垂旒端冕，儼若人鬼矣。洪惟我聖祖高皇帝聰明睿智，卓冠千古，即位之初，詔示天下，有曰：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今依古定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於東嶽稱曰東嶽泰山之神。嗚呼，是舉也，裁革瀆禮不經之失，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濟南太守陳君銓走書京師告予曰：東嶽泰山神廟傾頽，上請得旨重修，巡

撫都憲賈公銓與三司官僚合謀經營，若按察使王公鉞尤留意焉，屬銓綜理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五年九月初一日，內外煥然一新，俾是方之人依而敬之，有加於前。僉曰：不可無紀，敢乞爲記刻之，用示久遠。予惟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功德固廣大矣，要之，是方之人沾其惠澤尤多，况又取其財用者乎？雖曰朝廷祀典所載而是方尤所當敬也。今巡撫方面，風憲，重臣，同心協慮，重役神廟，又得郡守克承委任，用體朝廷之意，以表民之所敬，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彼慢神虐民者，視此於心不亦慙乎？

明薛瑄廟記略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大典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既久，多圯漏弗治。先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守以其事達之濟南府，因以上請，詔允脩葺。於時都憲年公富

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府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謂脩葺嶽廟固所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爲本，財匱民勞，事亦非可。因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當，遂遣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脩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不急不徐，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辛巳夏五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以書來求文於瑄。余惟東嶽泰山之神爲諸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弗治，又俾所司以時修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祇若朝廷丕顯休命而致謹於人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幹，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

斯存。柔行剛峙，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嶽太虛，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寸石，甘雨八荒。功既載溥，厥報宜彰。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卓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薦起，躋嶽於天，紊三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由大中。嶽鎮海瀆，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役，咸願石刻。述理繼辭，以示無極。

李欽脩東嶽廟記略

嘉靖丁未冬，嶽廟災，殿宇廊廡以及賓館、齋居、門闈、樓觀蕩然一空，其僅存者，後寢三殿與炳靈、延禧二宮而已。時守臣以狀聞，上震異者久之，既俾治有司不戒之辜，而遂勅以亟脩之議，然歲值累歉，未克興事者垂十年餘。辛酉秋八月，皇上萬壽，爰

命太常，緘祝函帛，恭詣嶽神，虔脩醮典。有司布席，將事惟時，巡撫都御史鎮山朱公承命主祀，大懼簡陋，罔罄明禋，乃謀諸藩臬庶正，展力亟圖，而特委濟南府同知翟公濤專董其役，蓋選能也。公乃檄請當道，材木瓴甃金石之類，以至匠傭役廩，皆取給香帛，而秋毫不以煩民。經始於壬戌春，迄癸亥夏。廟工告成，自殿堂而下，毀者以舉，傾者以易，圯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潔，丹雘塗堊，輝光掩映。巡撫都御史石洲張公祭告祠下，樂觀厥成。是日也，淑氣洋溢，靈光下矚。泰嶽明神，既尊且安，自是而往，陰祐顯相，雨暘時若而豐年應，灾病殄而民氣和，以永保我國家無疆之慶，則神之功當與天地並。而君子謂翟公之有功於神也，其亦偉矣哉。

參政許天贈重修岱廟記略

泰山之麓故有廟，其名曰岱宗，廟在嶽之南麓，宋改今址，其制有堞城，爲門者八，四角有樓，前有殿，後有寢，

兩傍有廡，儼如王者居。我朝因勝國舊，天順以來，屢奉旨脩葺，碑石具在，孝廟親爲記，宸章赫奕，萬代瞻仰。邇者脩葺，止取裁兩院，以香稅所積，自可充脩廟費，毋用厘明旨動內帑爲也。萬曆甲申，廟漸圯，於是左參政屠公請於兩院，得可委濟南府通判張世臣董工作之役，泰安州吏目蘇天壽佐之，余至督視益勤，閱乙酉秋八月告成。凡費金九百餘，不動民財，不勞民力，而大工就緒。余聞之，祀，禮也，國之大祀，必以禮。聖人制禮，尊五嶽配天，其祭以壇，不以屋，其神設主不以像。通

諸天下，凡司府州縣，歲時祭境內山川，率由斯道，復古制，祛民惑也。斯廟有先代故事，廟及像率無所更易，豈天造草昧偶未之及也？抑別深意寓其中者耶？弘治間，至厘玉音，若以此爲訓。然者，愚以是知聖人敬神導民，至意使人有所敬畏，啓爲善之心，遏從惡之念，更相告戒，以若於治，所謂無害於治者，聖人不

與民變革也。今廟貌巍然，神威赫然，若有臨之在上。然者，四方祈福受罪之士女，入廟瞻拜，肅然起敬，罔或不虔，則於聖化或可助萬分之一哉。若佛老家言神若王者操福禍之權，握生死之柄，爲善惡果報，則其不經見，故儒者缺之勿論。

李欽重修嶽廟古井記

欽垂老林泉，自愧無益於世，每月一集鄉民老幼百餘於嶽廟，宣揚聖諭，僭爲講解，期以化民成俗，挽回魯道之舊。民有李進，盧士卿者，再拜告余曰：廟有古井，水甚清冽，祀事之濯漑，餽饋咸賴焉。曩以日久灘淤，盡爲泥土，洄取廟外之水以奉祀，恐涉不潔，吾輩出貲掘而甃之，重加淘汰，水復清冽如故，請翁識其歲月於石。余曰：是可以觀今日鄉約之意矣。善者，人心之固有，非假於外也，私欲蔽之，則失其初。譬之井焉，壅於泥土，則泉不能達，然清冽之源固在也，一淘汰之，遂復其舊，然則吾民之蔽於私欲而喪失其本心

者，可無以導之乎？鄉約之設，固所以去吾民之泥土而達其固有之良心也，況泰山五嶽之宗，此水得山下正脉，將享神明，其用貴且重矣。吾民生於魯域，自古爲聖賢鄉人，人人誠知所以自新，一變可至道也，若其溺於私欲而自棄其貴且重焉，其無靦顏矣乎？是用記之，以儆於有衆。

東嶽上廟，在嶽頂磨崖碑前。元至元間，提點張志純嘗脩焉。嘉靖間，都御史曾銑重脩，布政使陳儒記。

陳儒記曰：

泰山爲五嶽之尊，橫亘齊魯，跨引江淮，轟突雲霄，輝映日月，巍乎高哉，其天下之奇觀而獨秀者乎。我明天子御極，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曰，用相我國家，維茲嶽。乃辛丑北虜犯順，乃申勅封疆之臣曰：其各壯乃金湯，峙乃峩嶠，用扞衛我國家，予一人以寧，亦維茲嶽。嗟乎，嶽之時用大矣哉。維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廣陵曾公銑，寔承簡命，保釐東土，比至時，且告饑，公約已裕民，發棠秩

祀，而凡爲我民徼福者靡不備至，是故疏請于朝，得減京儲數萬石，減租亦數萬石，間乃語諸藩臬庶正曰：泰山威靈，鼓動海內，矧茲兵戎之調度，顛連之賑卹，以暨百官之匪頌，罔弗賴之，是其庇我東山者乎？聞今廟貌圯壞，弗亟圖之，其何以祀，乃夏五月謀諸監察御史關西楊公本深，僉同絲議曰：其動乃官需，毋倦力，毋違時，乃底績已，乃祇若成。命移檄諸司，曰若布政使陳儒、王鴻漸：爾其經理諸難；曰若按察使余鋁，爾其糾御，事乃罔弗既，厥心亦罔弗慎厥事；曰知府劉璽，曰同知王景明：爾其鳩工僦工；曰知州馬逢伯：爾其率作興事，乃罔弗奔走，惟罔功是懼。於是群工畢興，始於壬寅夏五月，迄於癸卯春三月。東嶽殿之脩者四楹，南向；碧霞坊之建者一，亦南向；泰嶽坊亦一，西向；東官廳之建者六楹，西官廳之建者四楹，各南向。鍾鼓樓對峙於元君之廟者，各東西向，如其制。工

既訖，而是歲雨暘時若，東方底寧。君子謂泰嶽於是乎有神，僉乃請勒石於泰山之顛，公以記屬之，儒乃拜手稽首，颺言曰：嗟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神異也。顧茲東嶽，孕秀鍾靈，甲於天下，則所以奠我民生、翊戴我國家者，寧有涯哉？

東嶽中廟，在嶽之陽，王母池之東。昔名岱嶽觀，今土名老君堂，僅存三清小殿。按宋李諤《瑤池記》云，觀肇於軒黃，即此地也。廢址中有古栢、古松十餘株，其枝幹如虬如龍。曾覽國朝高誨記云，漢武帝東封時植，蓋即此也。而後園洞中壁間一石碣題漢栢二字，相傳傳趙子昂書，玩之近是。古碑凡三，其二刻唐與僞周老氏之徒題記，行楷書，俱有古法，碑雙石並立，覆以束蓋，土人稱鴛鴦碑，真奇製也。其一刻元至元年間泰安州禁約，今錄于後。

至元碑刻禁約

泰安州准東嶽提點監脩官牒，開稱：

東嶽有上中下三廟，本州城北岱嶽廟係中廟，唐時武則天將岱嶽廟改作道觀，左側西王母殿宇經毀不存，上有巖巖亭，迺遇封禪，帝王歇體之所。下有西王母池，次有呂翁洞，猶存聖像。池上臺石碑云，該奉州官台旨，禁約諸人無得於池上下作穢，如違，決杖八十，當職準此，合行出榜，曉諭禁約。至元二十九年九月日榜。

玉帝觀，即太清宮，在嶽之絕頂，蓋古登封臺。昔嘗圯廢，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金資重建，隆慶間，侍郎萬恭撤觀於巔北，出巔石而表之，題曰表泰山之巔。萬恭自爲之記。

侍郎萬恭表泰山之巔碑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輸道梗湮，天子憂皇，命恭若曰：汝其治水。踰夏河成，灌輸悉盡，天子懌豫，命恭若曰：汝其東裡。於時臣恭以八月裡泰山，報成績也。八乃歷巖巖，踰險絕，撫秦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宮。忽緇衣踰躑，目瞪足踐，招

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眎其上，室如錮也，眎其下，砌如砒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喟然嘆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夷之，又從而踐履之，令尊貴不揚發，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亟命濟倅王之綱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毋刊方，毋毀圓，毋劉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倅乃撤土，巔出之，巔石博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戴活石焉，東博二尺五寸，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而東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絕顛，青帝之玄冠也。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眎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睇則秦碑若正笏，叢石如群圭，而齊魯諸阜，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銳者似火，方者似土，枕青揚之絳闕，俯元君之幽

宮，而六極之大觀備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刊，毋毀，毋劉天成，務萬世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衣踰躑，意乎緇衣，余問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我知之矣，蓋緇衣受之碧霞，碧霞受之太君，太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玉皇廟，在嶽之回馬嶺，按察司陳察撰記。廟前晦許爲崖磴，高三丈餘，磴盡處爲昇仙閣。

陳察廟記略曰

察自浙臬之晉道，經齊魯，抵茲山，歷險升高，雲巖風壑，百折千迴，行次山腰，突見新祠曼碩，後有瑞仙巖，左十峰嶺，右九峰山，巖巖奇特，祠據厥勝，像設鏐沃，冠裳儼如，鍾鼓有奕，其主曰昊天玉皇上帝。竊惟山莫名於五嶽，而泰尤稱雄，蓋自崑崙一脈，迢迢馳發，至於茲，屹然鉅鎮，固萬山第一生處。憶自結髮，遊

觀兩都，暨江浙諸省，歸棲徧吳嶺十載，再起望九嶷，過衡陽，觀於牂牁、越雋，歷蒙段氏墟，抵金沙江，望銅柱，渡河洛，驅馳關陝，跡徧三蜀、閩粵，岿嶢峯律，駭躪不一，然未有若茲山屹焉。孤高峻，極太虛，至使天下之人殫力協誠，齋肅襁負，駿奔對越者，踵武無虛日。精神會合，焄蒿悽愴，若或臨之，此豈偶然之故哉？其必有所以為之者矣。是則斯地也而有斯祠也，吾不能辯其可否，獨念斯人往往數千里趨攀抵茲，厥亦勞止，而斯祠適在豁舒峻嶒中，有廡有庭，有泉有茗，勞者少息，飢渴者少慰籍，沐風雨者得少為避，愚夫愚婦，蹶躅匍伏，心懷戰兢，欲平躁釋蒙昧以開，而禱祈水旱疾疫，胥此焉依？豈天設此以為福民永命之一助也，而可以輕擬議哉？

潘王閣記略

惟泰山五嶽之長，群壑之尊，雄峙一方，高接天漢，鍾靈秀之氣，鬱造物之英，真天下名山之首，古今祀典之

崇者也。其神主成物之始，故宇內群生，壽夭，休祥、福徵、稔青，出入攸司，罔弗欽戴。恭惟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章明憲典，首重祀禮，嶽瀆之裡，厥誠罔替，累朝以來，率由舊典。惟皇建極，德茂業熙，群辟攸叙，風行海內，俗化生成。嘉靖甲辰秋稔，泰安守臣獻嘉禾瑞麥，執政率九卿百職，表賀淵衷，悅俞漢儒。有曰，和氣致祥，斯實由我聖皇法祖憲天，克誠明祀之感，豈非嶽神效靈，用徵厥瑞者耶？明年乙巳春，有僧明清自斯山募緣於潞，以回馬嶺玉皇殿一楹歲遠將圯，乃增建五楹，鐵瓦琉璃，莊嚴銅像，廊廡續具，復創門閣三楹。時值今撫晉中丞曾石塘先生建牙山左，公務適臨，命名曰昇仙閣。僧詣予。請記。予惟兩間之氣，造化曰神，感而遂通，誦信闔關，著乎隱顯，山載地靈，宜莫重於岱嶽之巖巖與神之穆穆，而他莫及焉。聖天子功高德厚，以明厥報天地之誠擬於嶽者，將無往而弗通，以

享無窮之祀，不亦宜乎？

會真宮，在州城東南隅，舊名奉高宮，宋真宗駐蹕，改今額。國朝重脩玉皇殿，有呂洞賓詩二首，手書石刻，並李太白詩，四方碑刻，俱古雅可玩。

任式記略

會真宮玉皇殿成，當有碑刻以紀其歲月。式齋沐拜手言曰：一氣之分而輕清上浮者謂之天，主宰乎其間者謂之帝，吾儒曰昊天上帝，彼道家者流尊其名曰昊天玉皇上帝，世之曰宮、曰觀，皆其奉香火之地也。會真宮在泰山之陽，其創建不可考，觀宋祥符間有頌二聖功德碑，在宮之南百步許，朝覲碑在宮之南一里許。傳者謂真宗封泰山，駐蹕於此。金大定間，徙奉符縣為泰安州，故宮居州城之巽隅，興替靡常，所存者僅玉皇殿三間，塼基卑下。上遣中使進香帛於方嶽，行瞻是祠，從眾望並？以嶽頂昭真祠上聞，欲更新之。上可其奏，即下命所司，時歲在庚子

也。於是召公輸於魯甸，招石匠於郢郊，採租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辛丑，昭真觀既作，壬寅，玉皇殿告厥成。巍巍乎，浩浩乎，松栢有槿，旅楹有閑，粉飾藻繪，妍麗精華，金碧耀日月之光，丹青奪乾坤之秀，像設穆穆，赫爾厥靈，誠以昭我聖代敬天事神之意無乎不在也。若夫泰山、徂徠相映前後，奇花吐而玉座芬芳，白雲飛而瑶壇空靜；星冠羽衣舉手以加額者，祝聖天子於萬壽也，黃童白叟羅拜於左右者，祈斯世斯民於平康也。嗚呼，天不在於高高而在於咫尺，帝不在於冥冥而在吾昭灼。過之者，寧不秉虔恭存敬畏以思無負於對越也耶？

后土殿，在嶽南麓，距州治三里許，數松差類，嶽祠亦奇古可愛。

青帝觀，凡二，其一在嶽巔，其一在嶽之南麓。肇建俱不知何時，宋真宗加青帝懿號曰廣生帝君。在嶽巔者，今巡撫都御史李命官脩葺於萬

曆丙戌年，冬孟訖工。在南麓者，真宗御制御書贊刻，今尚存。國朝弘治、正德間脩拓，嘉靖間尚書朱衡復加葺焉。帝即漢唐所祀五帝之一，按《漢書》及宋《天文志》青帝天神也，而東嶽屬焉，此廟祀之所由起也。

宋加青帝懿號詔

勅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推長；盛德在木，實萬物之資生。惟真宰之斯存，蓋靈篇之攸紀。青帝真君，職司煦育，道叶冲虛，贊玄化於高明，庇群生於溥率，真祠夙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爰密封之成禮，式瞻神館，冀沐冥休，祇舉典章，載揚懿美。奉蕭薌而昭薦，旌至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觀宇特加脩飾，故茲詔示，懇宜知悉。

廣生帝君讚 御製御書並篆額

若夫典治喬嶽，表正靈祇，司生發於東方，佐聰明於上帝，宜乎名冠仙籍，德被烝民，饗祀典於蕭薌，鏤徽稱於

金石者也。屬以虔脩封禮，恭答神休，薦顯號以致誠，述斯文而頌美。讚曰：節彼岱宗，奠茲東土。生育之地，靈仙之府。爰有高真，允司明命。至神不測，虔誠斯應。茂實克昭，儲祥是繫。式奉嘉名，用伸精意。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御書院摹勒刻石。

御祝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遣尚書兵部員外郎邵曄告於青帝廣生帝君：伏以峻功丕顯，誕彰陰隲之仁，神化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真之攸館，乃喬嶽之靈區。屬以祇奉元符，躬陳大報，仰繫景貺，克舉上儀。式彰昭代之稱，以表欽崇之禮，合伸致告，用達虔誠。謹告。

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在嶽南麓，距州三里許。

御祝文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初一日，

皇帝遣內官監太監齊玄，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三皇聖帝曰：粵惟三皇，建於有極，百草聿嘗，藥石是資，疾痛痾瘵，用賴以瘳。神聖功巧，萬世永賴。籩俎既精，虔誠斯達，敬伸祭奠，庶其歆格。謹告。

碧霞靈應宮，在嶽絕頂西南下三里許，舊名昭真觀。宋真宗東封時所建，國朝增拓其制，改署今額。

累朝脩葺不廢，近自世宗朝遣工部郎陳策齋宮施萬金重脩，益鉅麗矣。隆慶間撫臺傅希摯，按臺吳從憲又加葺焉。其神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四方謁款祇禳者，摩肩接踵而至，諸所捐施金帛珠玉馬殺之類，有司日監守而筦榷之。萬曆乙酉，按院韓應庚侍御命官鳩工，更新往制。其宮故南向，凡五間，則欄其東一間，題曰東寶庫，欄其西一間，題曰西寶庫，用以投儲諸所捐施焉。宮之後架殿三間，題曰便殿，宮之右架亭一間，題曰憩亭，凡此皆創勦也。宮之前，左翼曰子孫殿三間，右翼曰

眼光殿三間，其中爲露臺，爲甬路，而甬路之南大門三間，東鼓樓，西鍾樓。而門外綽楔凡三，中曰勅建碧霞坊，東曰安民坊，西曰濟世坊，而碧霞坊之前臨火池之上有闕門焉，曰金闕，凡此皆增飾其舊也。績椽藻廬，霞駁雲蔚，儼然神居，非人世所有。乃其形勝袁拱，宮東南則五花崖，東北迤西則嶽頂，磨崖、日觀諸峰蜿蜒，峙列三面若屏扆，前若雙闕，由宮門西下石磴三丈許，南俯懸崖，下視城郭若畦圃。自城郭望之，則崖峰森蔽，不見宮宇，此蓋造化靈區，真天奇云。

御祝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正月朔初一日己巳，皇帝遣御馬監太監苗達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含弘，仁慈廣霈，佑蒼生於壽域，鼓群品以霑依，茲因眇躬偶爽調攝，敬祈聖力求佑康寧。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靈應，福佑家邦。謹告。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二月庚辰朔

十三日壬辰，皇太后遣太子太保玉田伯蔣瑩致祭于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曰：皇帝臨御海宇十有二載，皇儲未建，國本尚虛，百神萬民，無不仰望，茲特遣官敬詣祠下，祇陳醮禮，潔脩禋祀，仰祈神貺，默運化機，俾子孫發育，早錫元良，實宗社無疆之慶。無任懇悃之至，謹告。

高誨玉女考略

泰山玉女神，顯靈于天下，其來尚矣。傳爲東嶽女，蓋謬說也。人心崇尚，習舛承訛，非特愚夫愚婦之不知，雖博雅君子亦未聞有能考其實者。按《州志》載，嶽頂玉女池。馬端臨《通考》紀池側故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湧上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礮石爲龕，奉置舊所祭焉。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住紫微。而李白游泰山詩亦云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及觀李諤《瑤

池記》謂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脩泰香火以迎西崑崙真人。由是考之，則知玉女必黃帝所遣七女中之脩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于山。而宋元間龕像建觀，尤有徵迨我朝拓新殿宇，發應益著，不然則泰山喬嶽之上何緣有此？據《通考》、唐詩所載，質之諤記，益信。

劉定之記略

泰山絕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以其最高，雲蒸雨降，材木易朽，颶風剛勁，瓦多飄毀，祠不能久。今副都御史原傑巡撫山東，謁祠，見其墮墜，謀新之。銅梁，鐵瓦琉璃甍甍之堅固，丹雘青堊，藻繪漆飾之輝煥，高廣深邃，規制增舊，其費取諸官而民不知。自昔登山捐施，委諸巫祝，妄費不可稽，而今紀理之，皆有條法云。

尹龍記略

昭真祠，在泰山絕頂，世傳謂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聖天子御極十有五年，命太監陳喜來脩祀事，明年詔脩是祠，即故址增飾之祠，殿爲間者

五，以奉元君，左右迴廊各三間，則護從之神居焉。神道有門，鍾鼓有樓，恐其凌空壁立，易爲風雨所剝蝕，故陶土爲甍，冶鐵爲瓦，務爲堅確，黝堊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其肖像左右爲銅，中以沉香，雕龕石座，霞帔鳳冠，於赫穆清。而其所費，一皆輸財於神貯之帑藏，以克其用，而毫芒不取於民。自經始

以來，綱維其事者，大叅文安，刑表，僉憲衛輝、劉璋，下至義士耆宿，罔不奔走事事，所以重上命，敬神明也。夫泰山雄鎮東方，爲五嶽之尊，歷代有封禪之典。維我列聖，每遇登極，必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時命中貴有事於祠，或金帛朋貝，以將其誠，或冠帔旌幢以拂其像，蓋神之靈貺感人，實有以致之。嘗觀《州志》，昔有猛虎爲害，禱之而去，飛蝗爲災，禱之而死，以至於民之旱澇，祈之歷有其驗，故遠近衆庶拜瞻之頃，靈風颯然，知者敦其誠，愚者啓其敬，忠者堅其志，奸者沮其謀，善心

以之生，欲心以之窒。吁，休矣哉，其神之惠乎。

徐溥記略

弘治八年春正月，巡撫山東都御史熊公翀言，泰山絕頂碧霞靈應宮燬于火，宜治。事下戶部議，謂泰岳有生功，凡祠關祀典者，不宜不飭，且神以靈故，四方奔走，士女操金帛爲禱祈者，歲所積甚夥，宜令按察憲臣籍之，以爲工費。詔可，乃以屬僉事陳君寬領其籍，內帑賜銀百兩以屬副使，中司出納焉。凡用銀以兩計者七千三百有奇，爲夫若干千而成，熊公乃致書京師，請予記。予聞泰山之勝稔矣，顧職在朝署，無使命，欲一登而不可得，嘗觀《泰安州志》，備載其形勢祠宇，知有所謂碧霞者，故閣老劉文安公之記在焉。其爲辭固奇偉巉聳，與茲山茲景並勝，使人讀之，真若望扶桑、窮日觀，飄飄于剛風倒景之外。粵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奇秀所結，靈神所聚，邦君之所得祀。擴而求之，宜亦有不可無者。

矧國家秩祀之所載，所以萃人心而延景命，於此有資焉，是其興廢起弊以貽不墜，抑豈非有司者之事哉？記成系以詩曰：岱宗之巔歸一宮兮，金碧絢出高龍從兮。承乾據坤秀氣鍾兮，神名碧霞誰所封兮。雲冠霧裳廟貌隆兮，月星光彩冰雪容兮。人世杳絕嗟難逢兮，門集五驂隨兩聽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國家明昌年穀豐兮。五岳效職茲其東兮，刻石紀事垂無窮兮。

崔文奎記略

太極判動靜，生陰陽，山鎮坤維，體靜陰也，水生天一，體動陽也。岱岳摩空，峰巒拔起，去地數千丈，絕頂出泉，流注石池，清泚可鑑，蓋陽根陰之象。泉以玉女名，必有所稽，地志失載。記曰，中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謂之神。岱岳毓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坤道成女，天仙玉女之號，意以是與碧霞元君之稱，則後世加封之典。神廟在茲，揖日月之峰，擁層巒之秀，左則岳頂

之駿極，右則天門之開朗，歷選名勝之所，無踰此境之妙。意者神或受

皇天后土之命，俾權輿造化之機，於此不然，何威神顯赫如是之大？殆不可以易而測也。歷代尊奉已久，逮我朝崇重之典尤盛，有寶香異品之頒，有華冠錦袍之錫，歲時遣官致祭，以至奔走天下豪傑、及士女商賈之類，皆齋心戒誓，道路間關歲進香帛者，恒以億萬計，金鏹緡錢，川臻雲至，溢于公帑，資歲用、賑歲饑，皆於是乎取給。孔子以鬼神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其斯之謂與？嘉靖甲申，都憲王公堯封奉聖天子明命，來撫東藩，詣神祠展謁，顧瞻祠宇敝壞，慨然興歎，遂下營繕之令。經始於嘉靖乙酉十月己未，落成于嘉靖丁亥九月丙子。規模壯麗，丹漆晃耀，突出煙霞之上，巍乎岱岳之間，斗柄之南，一奇觀也，而神亦寧矣。夫神寧於上，人安於下，幽明協贊，和氣熏蒸，雨暘時若，是以庶草蕃蕪，百穀用成，朝廷無東顧

之憂，未必不自王公一念之誠，有以感之哉。

郭詔銅鼓記略

予寅長右轄熙臺潘先生，政暇嘗登斯山，感獻遺之物而懼其殄也，乃白諸巡撫大中丞南臯王先生，鑄銅鼓四，竅其心，置橐鑰焉，以象四時，鼓萬物生長妝藏。又爲之鼎，附之瓶，以達網緼之氣，其知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者，與猶未也。又欲顯諸道德行，各識以銘。鼓曰：元氣鼓，萬物春，嗟爾岱，神乎神。氣再鼓，麗朱夏。品物亨，乃神化。孰鼓舞，秋乃收。物之府，神之休。消而息，爾鼓爾。物歸根，元資始。鼎曰：大德曰生，瓣香維誠。人在洪爐，左右和平。瓶曰：不平者情，不私者平。神馮人哉？人馮神哉？吁，淵乎微矣，可以幽贊於神明矣。予故爲之記，示後世有考焉，已矣。

王之綱玉女傳

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焉。按玉女，考李諤《瑤

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岳觀，遣女七，雲冠羽衣，焚脩以迓西崑真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脩而得道者。《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土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化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脩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傍爲玉女石像。宋真宗東封，先營至泉，水忽瀑，清泚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濬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礪石爲龕，構昭真祠祀焉。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爲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嘉靖間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累朝增葺，宮制滋闊，而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禮者益爭奔走焉。其於國家多庇護矣。內史氏綱曰：

余聞之，太史公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也。余于玉女，將何以徵焉？蓋天地一氣而已，其在天爲星辰，地爲河嶽，明而爲人，一氣也。玉女之化爲人，人而復爲神也，何異哉？故觀於考與卷可稽也。若謂玉女爲東嶽金虹太乙定父所生，而化身爲觀音之在世，豈理也哉？至其神靈顯於泰，則又其所嘗住修之處，而精神往來，譬諸雲霧之在太虛，有依依而不能去者，矧泰山位東土，秉木德，而玉女坤，質爲水象，池固其所自來耳，其依神于此以揚靈異之休，而助生成之德于不窮。殆若天命之者，世乃謂玉女親受帝冊爲女青真人，永鎮泰山，以主其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愚固表而出之，俾夫昧者有所據而傳也，爲之傳云。

巡按御史方遠宜撰《泰安州祝文》維神懋權化機，駕御陰陽。助天育人，炳靈洩光。一釀玄功，八埏震揚。明德倪天，昭回七襄。崧高維岳，闕宮

有血。仙馭式歸，維此棲宅。國有裡祀，民有珪帛。揚靈拂和，四海來格。茲惟守臣，曰薦厥常。俎豆莫莫，鏞鼓鏜鏜。維神降止，鏐鏘琳琅。風霆維車，雲漢維裳。空歌欽欽，焱舉肅肅。庇貺斯人，式登百穀。永奠邦基，扶輿清穆。祀禮弗愆，維神率育。尚饗。

巡撫都御史何起鳴宣諭

萬曆八年，予觀風東兗，沂泉源，登泰山之巔憩焉，俄聞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輒號泣，如赤子久離父母膝下者。然是曷故哉？以誠心所感也。人能以此心事親則爲孝，以此心事君則爲忠，以此心待同胞則爲友，以此心處朋友則爲信，以此心教子孫則爲慈，以此心不奪他人之有則爲義，以此心不徼非分之獲則爲榮，存此便得進香善果，存此便得朝山福田。脫或不然，心一背馳，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曾謂泰山而能私庇爾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言遠罪也。孟子曰：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言遷善也。可不畏歟？遂命州守袁檜播諭四方香客，以正人心云。

巡撫都御史李輔祈雨告文

惟神受職皇穹，陰握玄化，蒸爲雲雨，以澤天下。蓋祈年而祈靈者，日奔走乎宇內，作福而降祥者，亦時合於諸夏。矧茲東土，固神奄宅之區，而精爽之所常遊，又不啻如粉榆之社也。乃今四月不雨，驕陽杲杲，赤地千里，野無豐草，致天子之憂勞，步桑林而露禱。輔撫茲東土，民將安保？日夕惕焉，憂心如擣。惟省咎於厥躬，甘待罪而蓆藁。惟神矜此元元，少續旦夕之命，而賜之甘霖，俾回枯而起稿，則神貺之洋洋，等皇仁之浩浩矣。輔謹率吏民，齋心以叩於神，惟神鑒而聽之，以彰顯道，不勝待命之至。

升元觀，在嶽之南麓，鄴都廟西。石刻政和尚書省勅牒尚存，元張志純重建，改曰朝元觀，學士徐世隆記。

牒勅碑略

尚書省牒：準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又云泰寧軍狀，據兗州儀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牒奉勅宜賜升元觀額，牒至准勅。故牒。

徐世隆記略

朝元者何？兩儀資生，萬物居泰，群臣之賀正也。故道家取象，名其觀曰朝元。古殿摧仆，掌教洞明真人屬天倪子鳩工掄材。雖將經凶年，亦勉力成之，其費皆出會真常位岳頂香資及掌教所助淨財。夫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泰山其一也，其興與廢，必有靈祇司之，豈不爲神物所護持者哉？

天書觀，即乾元觀，今榜曰碧霞元君行宮，在州城西里許。宋大中祥符建，史載天書降于泰山西南之麓，即其地也。

長春觀，在州城西北隅，女道主廢絕久之，禪僧寄焉。中統碑刻元和子爲女冠警守慎作記，丘神仙牒刻成吉

思皇帝勅旨，俱存。記稱祖師謂丘神仙，妙真則守慎之賜號也。

元和記略

教非道不立，人非教不脩，凡以道爲宗，以神爲教者，莫不剖贖抉瞽，拯況照昏，躋人於長生之域。嗚呼，世或有聞而未悟者，有聞而悟者，是旦暮一遇之幸也。近代幸我祖師設教，七真開天，上智下愚，咸使知之，男脩女學，悉爲證矣。夫全真之道，杳然難言哉？其教也，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其要絕資去欲，返樸還淳，屈己從人，懋功從德，則爲遊藩之漸。若乃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堂粵矣。妙真修學無間然矣，儻來不爲得，去不爲失，不悅生，不惡死，冲而用之，厥心不震，雖天地晦冥而朗日自照，霰雪交集而陽春自舒，此得性之功也。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寢無夢，覺無憂，虛而待也，其生乃全，聽之於心，冲氣爲和，息之以踵，谷神不

死，此保命之效也。

龍泉觀，又曰斗母宮，在岳之小龍口，嘉靖二十一年德府重建，濟南陳軫記石。

風伯雨師廟，在州治東，按《天文志》風伯箕星，雨師畢星也。先是廟廢，止遺一石碣，成化丙午，旱雩不雨，或油然雨狀，輒爲風散，知府蔡晟詣其所祭之，風頓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廟圯，知州鄭彛易以壇。

高真院，在岳之南麓曰金山青帝觀，後俗曰眼光殿。

三官廟，有三，其一在岳之中道，曰快活三，其一在治西關，其一在治東關。

酆都廟，在岳之南麓升元觀東，弘治十四年建，其神爲酆都大帝，其左爲閻王廟，嘉靖壬戌年，濟南府同知翟濤重修，有記。

李欽重修酆都廟記

岱宗南麓有廟曰酆都，其神爲北陰酆都大帝，配以冥府十王，其東爲曜靈五閻王，而左右十司曹官列焉。

嘗稽道經所載，酆都者，陰氣之主，

九地之樞機，拷罰罪鬼死魂之所也。

十王之中，其七曰太山，故陸机《太

山吟》有曰：蒿里亦有亭幽，岑集萬

鬼。蓋蒿里去泰山僅數百武耳。白

樂天詩亦曰：東嶽前後魂，北邙新

舊骨。誠如是，則酆都之爲廟，夫豈

嶽麓之所可少者哉？雖然，俗傳收

捕追逮出入死生之說，固儒者所不

道也。然昔者吳道子盡地獄變相於

成都，民咸懼罪，市之屠沽魚肉者不

集而況，崇之以殿陛，列之以余牘，

肖之以人鬼，嚴之以剉燒舂磨之刑，

使人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將自

知去惡以求免刑戍之弗違也。其爲

神道設教之意，顧可漫善於此者

哉？廟創始於太監李僅，時弘治十

四年也，至今歷歲既久，風雨所侵

剝，棟宇榱桷，蓋瓦級磚，與夫丹雘

藻繪之飾，未免傾圮漶漫。嘉靖壬

戌春，濟南二守安陽弘齋翟公濤，以

兩臺專委來督嶽廟，大工既獲底績，

乃復以檄請爲重修酆都之舉，兩臺

亟爲嘉允，卜日興事，貲費取給於香

稅，而於農民秋毫無所于擾。經始

於癸亥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月。殿

宇周廊，門觀繚垣，悉加完治，鬼神

之像，皆重爲涅塑，煥然一新。廟西

登嶽之路，復建岱宗坊三楹，自此以

至嶽頂地方，凡人又皆立坊以表其

名，而各揭聯以壯其景，金碧煌煒，

映照山河，由是泰山之偉觀愈益增

矣。郡人士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余

惟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

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故曰：父

母之於子，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

朴而告，戒之亦仁也。上之於民也，

政教以撫，綏之仁也，刑罰以聳，礪

之亦仁也。岱岳於方爲東，於時爲

春，興致雲雨，發育萬物，而北陰酆

都之府所司者，秋殺之權也。公來

本以嶽廟爲事，而其餘力又有及於

斯者，無乃所以警勸下愚，而啓其遷

善敏德之機。

森羅殿，左爲閻王廟，在岳南三里，蒿

里社首二山之間，有七十五司及三

曹對案之神，神各塑像，俗傳爲地獄云。

徐世隆記略

蒿里者，古挽章之名，田橫之客傷橫而作者也。漢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後世以爲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有神主之。張華《博物志》、陸机《泰山吟》皆云人死其魂拘於蒿里。白樂天詩曰，東岳前後魂，北邙新舊骨。樊殿直《廟記》亦言人生愛命於蒿里，其卒歸於社首。蒿里祠距岳廟西南三里許，社首壇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絕，禮之者，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豈非世人如見真鬼神而然□？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于成都，觀者咸懼罪修福，而市屠沽魚肉者不集況，入比詞。其不寒心而駭目者鮮矣。

趙相公廟，在社首之陽，其神見《搜神記》及宋人元豐記石。

三靈侯廟，在南天門，祀周諫官，唐宸葛周武，又附祠岳廟。按《通志》，三

人墓在高苑縣。

靈派侯廟，在州城西南漆河東涘，其神舊名曰漆河將軍，後曰通泉侯。宗真宗東封，拓廟封靈派侯，元重建，教授王真記。

王真記略

泰山有三溪，獨西溪雅秘，莫測源來，自上方爲瀑布，直注山趾，洄洑龍湫，而出高深委折，至郡城之西百

峰武，屛民飲濯之而呼曰：漆漆之東滑。地形若穹龜然，廟其上，曰靈派侯者，宋真宗有事泰山，駐蹕於此，始患水泉涸絕，俄而涌漲，嘉其神異，而封建之也。泰安監司噉撒、縣尹孫公民獻同謁祠下，憫殿像摧壓，蓄興修志，已而廟墻爲水奔，齧祝之水復折而西，二公耳神之靈既熟，而又目睹其驗，遂更其廟而新之，以崇其祀，屬僕爲記。竊聞之，山林州澤有利於人者，則秩而祀之，唯岱爲鎮岳，寔發生之所，膚寸興雲，不崇朝而兩，其流澤又能滋於民物，復及萬乘，功用顯白，神而祠之，

宜矣。乃作迎送神之詞，俾歌以侑，詞曰：我侯兮何在，山之麓兮水唯。漆山幽兮水鳴，具我侯兮形聲。侯之游兮委蛇，風爲馭兮雲爲旗，坎坎兮擊鼓，水妃兮歌舞。侯之樂兮來止，徒御雍雍兮，赤舄几几。我民承事兮，既多受祉。侯之去兮悠哉，忽慘兮陰霾。或來去兮叵測，千萬歲兮，愈欽靈德。

淵濟公廟，在岳頂西南白龍池上，有司春秋祀焉，歲旱雩禱，自漢唐已然。其淵濟神號祠宇，則肇於宋元豐壬戌，邑人趙合撰《白龍殿記》元邑人王天挺撰《金帥劉瑀填池靈異記》，州倅李簡《謝雨文》、州守路希尹撰《感澤記》、國朝學正夏靖撰《感雨記》，俱石刻祠中。

趙合記

泰岳西南隅有靈泉曰白龍池，岸古石峻，淵然罔窮，大頂巍然而作襟首，大峪環然而爲郭郭，峨峨而蔚者懸刀秀於上，湍湍而鳴者百丈溢於中。秋朝夏暮，靄呈波面而爲瑞，靈

草異花，羅岸徑以爭香。縈流天轉，涵漾峰旋，乃一方雄勝之地。登而蒞之者無不嘉而駭焉，自漢唐已來，至於我宋，每歲投金龍玉簡，御香爲之禱矣。蓋龍克雲克雨，浹洽萬彙。豐成元元者哉。近者春夏不雨，驕陽頗愆，賢宰大夫楊鏐躬率縣吏民庶祈雨于白龍之神，幸龍之明德，不越夕而甘雨，降應如影響，稼穡以之而興，縣境自是而蘇焉。邑民霍直等白于大夫曰：今衆庶感龍之惠，願各持寶貨勸龍堂一所，以答神休。仍選材飭工，約而中度，麗而不奢，經之營之，不逾月而歡，樂成矣。大夫特牒上司，敷奏天廷，乞賜喜號，庶旌龍之效耳。

王天挺記

淵濟公之號始於宋，其廟於兵亂間爲金東莒公燕寧所毀，不數月而寧卒。歲在丙戌，元帥萊蕪劉瑀權知泰安州事，守天勝以久旱禱雨於龍池之側，時有小白蛇出戲於香鼎上，劉以爲神龍所變，再拜祝之曰：三

日之內有雨，則我將爲神修廟。卜之吉，一軍歡呼羅拜。經數日無雨，劉怒曰：神許我雨，今既無雨，則無神矣。命諸隸卒揭西崖之石填其池，池將滿，雷雨暴至。如傾，雹大如鷄卵，衆惶怖驚走。既晴，視之，其池中所填之石悉爲湍流衝去，皆駭異，拜謝服罪，即今廟貌，劉帥爲創始。此事土人往往有親見之者，權府張侯談之甚詳，因併爲之記。

李簡謝雨文

庚申年二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巳，泰安州州倅李簡謹以剛鬣請的庶羞之奠，再拜稽首，祭於淵濟公之神：去歲之秋，嚴侯不以李簡愚慙，不才俾倅此州時方苦旱，人畜疾疫，已愆種麥之期，而土脉焦枯，耒耜弗能入。重九前一日，禱雨於此，是日雷震雨作，如響如答。早既久，非霖雨莫能濟，是月望日，約太守以下諸僚屬，以荒唐不恭之辭輒復致禱，是夕雨降，淋漓三晝夜，東原千里所在霑足。既晴，耕夫播種，徧滿郊墊，不

失金歲來牟之望者，神之惠也。今春復旱，遂於上丁前一日，太守弗藥之辰，率僚佐致禱於明神所。明神閔人之不辜，是夕降甘雨二寸許，越三日，雷雨復大作，萬姓欣欣。惟神之恩，敢不明受其賜，謹選吉日，躬齋潔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神其鑒之。

路希尹感澤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監郡太守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能致感通，亦在監郡與太守耳。凡監郡太守，若無文武才略，不清廉肅下，不明惠公直，則致傷和氣，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今監郡住童暨太守路希尹來守是邦，兵革之餘，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詢問其故，不覺涕下，況歲乙巳，值天久旱，民有憂色。夏五月望日，謹齋戒沐浴，躬率屬僚，禱于岳麓淵濟公之神，屢獲靈應，至十八日辛巳，大雨飽足。既不

屈伸，能大能小，澤及生民；或潛或飛，或幽或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夏靖記

景泰甲戌春三月，徂夏不雨，二麥萎悴，東作靡興，民心將至於流移矣。郡守楊公定憫民之憂，若己之病，遂齋沐備禮，延柴道正，於四月朔設壇草叅，祈禱惟謹。越五日不雨，耆老曰：岱麓有淵濟公祠，向守茲者遇旱，詣禱輒應。益秉厥誠，偕官僚耆宿，拜跣遂塗，至祠爇香再拜，祝曰：惟神血食茲土，定與神陰陽表裏，懇禱不雨，其誰之咎？俾之歲歉，衣食不足，民何以安？粢盛不潔，神何以享？為神之靈，鞭龍致雨，夫何難哉？詞懇誠切，恭禱禮畢，至暮復達，草叅維時，玄雲四布，雷電交作，甘雨如注，夜二鼓少止，翌日再雨，不三日又雨，公忻然顧余輩曰：此時雨也。時者，不先不後之謂，使得雨也先五日而至，麥為之忌，後五日而至，麥奚以秀？不秀焉實？此雨所以為時也。由是萎者以

敷，悴者以榮，物意舒暢，民心悅澤，以為有年矣。神之澤民如此，合報祀焉。謹以牲醴，大合樂盛報神恩，屬余記之。余開有道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民不夭扎，而太平之象見焉。乃者雨不違時，二麥復蘇，東作可興，而有年之望也。斯民也，遭逢上瑞，懽忻鼓舞，而不知誰之為之者，良由太守公集誠所感，以致然也。公字在止西江忠節裔，由科目擢今職，並書以為記云。

關王廟，其一在高老橋，其一在城內營裏街，其一在東關大石橋，其一在州西南下張集者，尤靈異，每遇大旱，郡人輦之來州，禱輒雨。

岱史第四冊神字號目錄

卷之十靈宇紀

孔子至聖殿安神祝文 常祀祝文

岱巔脩建孔廟議

魯兩先生祠懷英記 吳寬記

卷之十一宮室志

觀海亭 挾僊宮 過化亭

仰止亭 東公署 乾坤樓

半山亭 五松亭 誠意門公署

巖巖亭 建築記略 飛雲閣 醴泉亭

更衣亭 且止亭 迎賓堂

誠明堂 御香亭 泰山書院

泰陰亭 吳從憲記

環翠亭 萃美亭 徐琰記略

霞液亭 高山流水亭 萬恭石壁記

環詠亭 表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議

白雲軒 巡撫都御史李載記

卷之十二物產志

木 果 花

藥 穀 貨

茶 菽 五金

鳥獸魚

冰

卷之十三香稅志

委官員額 委官期限

香稅事例 混施事例

會計事例

卷之十四災祥志

漢 晉 宋

東魏 後齊 隋

唐 宋 元

國朝

岱史第十卷靈宇紀

此卷特錄吾夫子殿宇，蓋別於神佛寺觀也，而魯兩先生祠附焉，以存道脉云。

孔子至聖殿，在嶽巔，玉皇頂西稍下可半里許。其地相傳為越觀峰，其下為孔子崖，意者韓詩外傳所云，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閭門白馬，以示顏子，此豈即其地耶？嘉靖間，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宇以奉孔子，迄遷任弗果。萬曆十有一二年間，先任濟南府郝推官大猷創議建正殿三間，前為門一間，四圍垣墻俱全，專為崇奉孔子設也，又以遷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今鹽臺侍御譚檄脩岱史，稽考勝蹟，有司議請重修前項殿宇，奉孔子神主，配以顏曾思孟，悉如學宮之制，春秋行釋菜禮，仍於殿之兩偏構道房，居黃冠以供掃除云。其時撫臺中丞李、按臺侍御毛，悉可其議，行藩司覆覈脩舉，

由是孔子與群賢登臨遺蹟揭於泰山，相為終始，瞻仰者快焉。

巡按御史毛在委官安神祝文

維 年 月 日，致祭於至聖先師孔子曰：猗維聖師，天縱其生。貞元萃其氣，光嶽儲其精，然嶽莫崇於岱，故其儲精也不偶，而聖莫崇於聖師，故其取精也獨宏。麟紱尼山，近接介丘而應瑞，龍吟洙泗，淵源泮水以蜚英。嘗聞登泰山而小天下，迄今貽芳躅而永鴻名，令人想見其丰采，罔不願聆其英聲。恍若群諸弟子凌陟千仞之上，手提魁斗揭日月，而開群盲。又若鼓丘陵之歌盪激天籟，鏗鏘然與松風笙鶴而齊鳴。又若裁帝王之六籍，卷舒雲錦，不崇朝而雨，化乎八紘。蓋岱宗雖峻極，得聖師而益嶸崢。聖師之神道雖無乎不在，而於生平勝覽，詎不益朗？其神情是用跡。夫登臨之地，崇祠而奉主，時舉釋菜之禮，俎豆而粢盛，豈惟高山仰止之思？興起千百世如一日，行見齊魯一變之化，不越衽

席，而漸摩乎斯土斯氓，則今茲所爲嚴事，尤不勝其悃誠也。敬奉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享左右，共妥神明，亦謂夫四子之於聖師，猶頽嶽之於泰岱，而當年之步武屬屬，幸靈光之相倚晶晶，尚饗。

巡按御史毛在訂定常祀祝文

維 年 月 日 致祭於先師至聖孔子曰：維聖天縱，惟嶽降神。乾坤參贊，帝王經綸，岱宗仰止，振衣登臨。一時過化，萬古流聲。肅瞻廟貌，吾道常新，涓茲春秋仲，敬薦明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尚饗。

查志隆岱嶽脩建孔廟議

竊照泰嶽靈區在寰宇最勝，而古初遺蹟惟聖哲尊崇，然聖哲中之有孔子，猶山阜中之有泰嶽也，豈惟誕育降自嶽神？迺其里居尤爲密邇，遐想轍環之日，師弟子相從登高覽勝者屢矣，故《孟子》則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禮記·檀弓》則云，孔子

過泰山側，問婦人之哭，而嘆苛政猛於虎。《列子》則云，孔子遊於泰山，問榮啓期之三樂而善其能自寬。《韓詩外傳》則云，顏子從孔子上泰山，望吳閭門之繫白馬，而顏子對以有如繫練。《孝實錄》則云，曾子耕泰山下，思其父母，而作《梁山歌》。凡此故實，鑿鑿可據。若孟子生時，則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覆於其居，而宋儒稱之曰泰山巖巖氣象，其言豈無稽哉？由斯以觀，則泰山勝蹟孔子稱首，而顏、曾、孟三賢皆踵其芳躅者也。夫何時世變遷，踪跡泯滅，惟孔子崖銅像僅存，殘毀者半，而顏曾孟杳然無可考？見夫老佛之宮，廣袤山谷，燦爛丹青，固無庸置論，即如宋時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猶然，俎豆泰嶽之麓，而聖如孔子、賢如顏如曾如孟，生平固其涉歷之地，沒後獨無棲神之所，臨風吊古，寧不感悽？查得嶽頂玉帝觀之西有空殿三間，墻垣俱全，其中絕無神佛塑像，蓋在二三年前，先任濟南

府推官郝大猷創議營構，原爲崇奉孔子設也。續緣本宮遷任，未竟始謀。迄今廟宇空虛，漸至頽壞，然因其舊貫，加以繕脩，費既不多，工可刻日相應，命官經費慮材鳩備，待其脩理完日，於殿內設立孔子神座神主，正中南向，而東西配以顏曾孟，併入子思各神座神主，東西相向，一如學宮之制，春秋丁祭，每歲嘗香稅，官備辦祭品，照州縣釋菜果肴，各神座前一卓，其特性則捻供猪一口，羊一口，本官如期致奠，仍於殿傍構道房三間，責令本山道士二名常住看守，報名在官，以便稽查，及孔子崖銅像亭宇，一併修整，仍於舊址供奉，則聖賢遺蹟，永與泰岱爲始終，而廟貌崇嚴，足慰萬世之瞻仰，非特斯文之幸，實重山靈之光，以此紀載，簡編不亦輝奕典墳哉？萬曆拾

肆年拾月拾日議。

魯兩先生祠，一名泰山書院，在州城東南隅，祀宋孫明復、石守道。其廢興具金學士承旨党懷英及國朝大學士

吳寬撰祠記。

懷英記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聖間，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道立朝行，已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爲學館，屬大關嶽祠，壩基甫迫，乃北徙山麓，而以舊館爲栢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間，嶽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可遂已乎？於是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堂於大門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走京師，屬其門婿黨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諸石。懷英曰：兩先生之道垂於後世，炳如日

星，奚患無傳？雖然，有一言焉。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先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充來謁，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履侍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繇是魯人始識師弟子之禮，士風爲之一變。近世士尚剽竊，以從師親友爲耻，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將使人人爲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德之奧，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庇，可以無愧矣。

吳寬記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於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鄰於嶽廟，金元時遂爲廟，併元改建於嶽麓，已而傷爲浮屠氏據入國朝，乃附祠於州學，而規制狹隘，祀事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言於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謂其事繫風化甚重，請於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

每歲春仲祀，羊一、豕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君復請於藩臬，諸公擇地，得於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建祀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胡君乃以書來請記於石。予惟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追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在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文正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者，當孫公居泰山之時，實師事之，其爲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爲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爲人所傳誦。常以經術教授於鄉，後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爲傳者，其大略如

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爲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哀然爲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爲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蓋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知有兩先生，而魯爲所寓所產之地，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焉，而不至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己。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朝廷尊賢之意，既加封，護惟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俾刻之祠下云。

岱史第十一卷宮室志

叙曰：志宮室者何？志其宅岱宗之勝，而登臨者藉以盤桓也。夫自古名亭佳館、崇閣危樓，必據山川之勝槩，斯擅寰宇之偉觀，而勝莫如岱，則據勝莫如岱宮室矣。天地其籟條，日月其戶牖，烟霞其几席，風雨其洒掃。不越乎楹檐櫳棖，而超然遠凝，邈然周覽，曠然出人境惟茲獨也。豈不稱上界清都哉，其間過化亭則宣聖之芳躅，泰山書院則孫石名賢之故墟，觀海亭、挾仙宮則浴日御風之氣槩，仰止亭、迎賓堂，則奉迓朝命而禮當途之冠裳，此又宮室中最稱勝者。大抵危崖峻嶺之上，材木瓴甃轉運最艱，即一磚之費，十倍平地。乃其役夫巖嶇血汗可憐之狀，余嘗目擊焉。而雲蒸霧鬱、日烈風剛，於漉圯又最易，以故有崇構見稱於古而今僅存其名者。余嘗謂，岱巔工役勿務華務堅固，勿務新創務時葺舊構，勿待其大傾頽然後葺之，以致耗財

動衆而居守又必有專責焉。是亦節愛之一事云。

觀海亭，即日觀亭，在嶽頂日觀峰。泰釁樊獻科題石扁曰日觀。楊綵立石碑二曰東觀日，本西望。河源蔡叔廉勒石坡曰天下名山第一。

挾仙宮，在嶽頂觀海亭之西。萬恭題扁曰憑虛御風，宮後石屏大書曰孔子小天下處。嶽頂公署，惟此最寬廣，達官燕飲，恒於斯。

過化亭，在嶽頂稍西孔子崖，吳謙勒石崖曰泰山喬嶽。

仰止亭，即西公署也，在碧霞宮西，前後三間俱有翼室。前巡撫都御史、今工部尚書何起鳴題扁曰仰止云，天柱峰、玉女池、秦斷碑，俱在亭之後，凡達官止宿，恒於斯。

東公署，在碧霞宮之西，其制稍隘於西公署，香稅總巡官憩息之所。

乾坤樓，在大龍峪下。侍郎洪朝選題今名扁，侍郎萬恭又扁前楹曰礪山帶河。

半山亭，在朝陽洞之西南山上。

誠意門公署，在誠意門之西，凡三間，傍有翼室。

五松亭，前後俱三間，前聽有翼室。亭前秦始皇封松樹五，故名。又名御帳，以宋真宗曾此駐蹕也。今其松存者二焉。是亭當嶽之中道，達官每飯，中火於此，或於誠意門公署。

巖巖亭，取義於《詩》。舊在岳麓王母池東，成化間，叅政張盛移建水簾洞左。

飛雲閣，在岳南，趾曰紅門，歲久圯廢。今紫石爲臺，上有棟宇，下通梁道，猶閣之制也。方元煥書扁曰梯雲，石刻曰蓬玄洞天，邢一鳳篆書曰仰止。

高山流水亭，在晒經石。隆慶間，都御史萬恭勗建，自爲之記。

萬恭石壁記

余既表泰山之巔，掠岱麓而南下，則憩晒經之石。石廣可數畝，徧刻梵經，皆八分書，大如斗，不知何代所爲，近有好奇者則刻《大學聖》經於上端以勝之。余乃大書曝經石，字

皆博可六七尺，刻深三寸，垂不磨以

助其勝北聳石。巖石若斬截而成。澗水漫石而下，以懸于空巖，若垂萬珠焉。余輒大書水簾，字深刻之，水漸漸浙字上，字隱隱匿水中，斯泰山之至奇觀也。已乃穿澗水而西得石壁，高約十五尺，廣約四十尺，夷出天成，下擁石基，余東向而立。則水簾之泉泠泠出其左，而桃柳數十株蔚蔚其右。余遂倚石壁爲之亭，亭悉以石，石柱四，直入石基，其深尺有咫，上覆以石板，令永久登泰山者得憩息萬禩焉。余嗜鼓琴，輒顧從者曰：夫是倚岱麓之壁也，斯不亦高山乎？夫是臨水簾之泉也，斯不亦流水乎？爲子援琴而絃之，邀泰山之神聆廣陵之歌，若將巍巍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流水也，是謂神品，亦謂神解。從者悅，遂命之曰高山流水之亭。

更衣亭，在岳之紅門道左，凡衣冠之士，登岳至是，易便服以行，故名。

且止亭，在更衣亭西，有石刻亭名三大

字。

迎賓堂，在岳祠東齊之南，有司宴，王人及大賓客之所。

誠明堂，在岳廟內之西，延禧殿後，凡朝廷遣大臣有事于岳者，居之。

御香亭，在誠明堂後。凡朝廷遣使齎香於岳祠，先置於亭，擇告而後奠神，垣周石刻名人詩文。

泰山書院，在岳南凌漢峰下，舊爲唐詩人周朴菴，後爲孫復、石介、胡瑗講習之地。嘉靖間，按察僉事盧問之創三楹妥孫、石靈位，尚賢存古蹟也。邵賢有詩曰：千古清風仰孫石，獨遺堂址向岩隈。

泰陰亭，在州城之南，宋真宗登封古蹟也。巡按御史吳從憲建亭有記。

吳從憲泰陰記略

余按山東之明年，暮春三月，循泰岱，將有事於登萊，因與同事諸司臨拜嶽祠，陟登封臺。而往蹟之僅存者，惟秦之斷碑與唐之磨崖，其他皆湮沒磨滅，不可復睹。及還州治，知州事李逢暘請曰：城南有陰字碑

者，乃宋真宗御書封禪紀文，距州半里而近此，祥符中東封故蹟也。時偕同事往觀之，碑凡五面，相合而成，屹然如列屏嶂，非特其製與他碑迥異，而其敬天尊祖、謙遜辭讓之意，百世之下讀其文字，猶令人肅然歛容，稽首而莊誦之也。然而時移代變，昔之金泥玉檢光函萬丈，今則蓋藏委翳於荒墟藁莽之區，其不爲湮沉磨滅者無幾矣。余因是竊有慨焉，乃戒有司除地築亭于陰碑之北。是秋九月望日，從事者均來告成。亭凡五間，砌以石址，臨于濠涓，重門深迴，畫棟高暉，碑砥峙前，儼如上帝之臨，雉堞擁後，恍若海市之觀。北瞻泰嶽，壁立萬仞，則勃然仰止之思，南盼徂徠，直道偃蹇，則惕然尚友之志。視嚮日荒墟藁莽之區，今則巖巖翼翼，廓然大觀，非直爲是州奇勝，而奎章宸翰輝映今古，真亦有光於泰嶽也矣。於是命工人篆其碑之南曰泰陰碑，揭其亭曰昭事上帝，翌其門曰升中古蹟。州之

士民樂其有斯亭也，夾道樹以槐栢，後渠種以芰荷，仍取其地之中作爲花塢，周以柵欄，多植奇花麗草，以待四方賓客之觀。翼亭之西，拓地半畝，築室數間，以爲往來憩息庖羞之所。由是，至斯亭者莫不徘徊竟日而不能去也。嗚呼，可謂盛矣。

環翠亭，在蒿里、社首二山間。登此，北眺岱岳，餘三面則鞍、牛、徂徠、諸山蒼翠環峙，故名。

萃美亭，在岳之西址，去州治十里。金知州姚建榮建，元奉高尹王悟重脩，廉訪使徐琰記。亭今廢，記石移置文廟。

徐琰記略

天下名山，巍然而大，岩然而尊者，泰山而已。泰山勝境，窈然而深，蔚然而秀者，西溪而已。溪居岱宗之右麓，延袤數十里，樹林陰翳，蹬道崎嶇，清泉奇石，瑰瑋萬狀，行愈遠而山愈奇，境愈勝。極溪之所窮，顛崖百丈，懸流下擲，望之如垂練，天紳泉也。天紳之西有巨壑焉，一水

自天勝巖落，爲盤石所散漫，瀉於壑之上簷，若建瓴然水簾洞也。而又芙蓉、懸刀、飛鴉、獅子諸峰削翠其上，黑巖白龍神潭水府，潛珍其下。雲烟吐吞，晦明變滅，跳珠濺沫，轟雷掣電，顧接有所不暇，真山水之窟宅大壤之奧區也。金大定間，泰安太守姚公面水簾而瞰天紳，創構一亭，樽俎不移，而諸景咸會，因榜之曰萃美，坡詩有云，江山雖有餘，亭榭着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吾不知世間得登臨之要，有如此亭者乎？

靈液亭，在岳頂玉女池北，宋建，今廢。醴泉亭，在天書觀，宋時所建。

環詠亭，在東嶽廟御香亭西，周垣畝許，四面石刻古今名人詩詠，故以命名也。其間有韓琦、蔡襄、范仲淹、歐陽修、石曼卿、蘇子美、林逋諸公題識，種放會真宮詩，而放刻則埋沒不可見矣。惟諸公題識姓名尚在。歲久亭廢，諸石刻淪於荒穢中。萬曆十四年，按臺侍御毛允行後，項呈

議，委濟南府通判桑東陽仍其舊址復構亭宇，將韓、范、歐陽諸公姓名手筆拂拭而維新之。先賢數百年遺蹟蓋重光焉，足以昭示將來，俾知所仰止云。

查志隆表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議

照得泰山形勝，古今登覽遺蹟種種，無庸殫述，夫執文尚矣，人品急焉。惟其人誠賢，故其言誠立，即片語隻字而姓馥名馨，當世想見其丰采，後世聞之亦莫不延慕，興起，向論模仿其文華，輒欲刑儀其質行，以此磨礪人材、維持世道，故其遺蹟有足多也。竊見岱廟西偏，御香亭之右，自古有環詠亭一座，其來久遠，不知創自何代何年，蓋四面垣墻俱石刻先代名賢題詠，聯翩手筆，而亭宇介於其中，瞻顧諸所題詠若環繞焉，故因以命名也。其間名賢之最著者，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歐文忠公，若蔡端明、蘇子美、梅聖俞、林和靖、石曼卿諸公，皆先宋人物，其手筆尤不容湮沒者。奈何近歲亭宇久廢，

尚幸亭之稱名存於舊志，中職按舊志而求故址，則彼鄉人士絕無知者，轉展咨詢延歷時日，今幸得其故址，幸四面垣墻石刻依然尚在，只廢缺一隅，更幸韓、范、歐、蔡諸名賢手筆

無恙，惟是塵埃滿壁，未易分披，污穢蘊崇，不堪舉趾。職於茲深慨焉，俯仰古今，其責在後之君子，若不及今爲之表章，則四面垣墻旦夕盡廢，不止僅廢一隅而已，何忍諸名賢數百年遺蹟當盛世而湮沒？豈不有媿於斯文哉？況舊貫可仍，不由新創，而一亭工費爲值幾何？合無仍其舊址，復構亭宇，仍扁曰環詠。而四面垣墻題詠見存者，拂拭之，其一隅已廢缺者，即將國朝名賢題詠補入而繕完之，則豈惟更新先宋諸名賢遺蹟而益彰國朝人文之盛？豈惟增光岱嶽、相爲終始？而於所謂磨礪人材、維持世道，未必不藉此興起也。職不勝大願。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議。白雲軒，在嶽頂西南稍下，鳳凰山之陽，有白雲洞焉。萬曆十四年，巡撫

都御史李以禱雨登岱，賞識其勝，協謀於巡按御史韓建枋以表之，又爲之亭，爲之軒，巡按御史毛繼代共落其成，詳見記文中。

都御史李載白雲軒記

今歲夏，余祇奉上帝命，填撫東土，時苦旱魃爲災，未及受代。輒禱于泰山之神，爲元元乞一旦之命。竊私念《公羊傳》所稱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泰山之雲也。今安得爲雲爲雨，即符所禱哉？已而見白雲裊裊布護山谷，蓋自白雲洞中出也。因往躡之，則在鳳凰山之陽，石磴陡絕而下，洞高丈許，廣亦稱是。中有石竅，廣二尺，深僅尺許，而洞之下陡峻深谷，又不可測，所謂百丈崖者是也。洞中石竅，四時水常溢注，其來無形，不知所自，夏月則其勢愈盛，沛然旁達，故相傳爲龍洞甘霖，又曰雲根雨脉云。余於此益信雨天下之言不誣也，圖所爲標，其勝宜無如斯言者。一日以語鹽臺譚惺堂侍御，則手筆雨天下三字勒石洞門，余檄

有司樹之坊，坊稍北，構亭一楹，亭稍北構軒三楹，而軒之宅勝最奇，背負石壁如屏，左右如翼，獨開一面，甚閎曠。憑檻俯視，大小龍峪如蒼龍噴水，而山麓行人摩肩接踵，雜遝如蟻，近眺利徂徠山當其左，傲來山當其右；遠眺則云云、亭亭、尼丘、梁父又環列星羅，畢獻奇偉。噫斯天下之大觀也。已陟斯洞，憩斯軒者，寧無霖雨天下之思乎哉？奚但選勝秀云爾？有司竭余記之，是舉也，前按臺韓西玄侍御與其議，今按臺毛文源侍御會其成，其餘有司執事，勒之碑陰。

岱史第十二卷物產志

叙曰：曷志乎物產也？言物產莫

尚乎山，而泰山尤廣生大生之區也。

《禹貢》曰：岱畎絲、臬、鉛、松、怪石。

《神農經》載，泰山諸藥石。而《山海

經》曰：其上多玉，其下多金，多水。

《王道書福地》曰：泰山多芝草、玉石。

是皆物產之聞於古昔也，譚者謂古昔

山東富饒甲天下，利賴於泰山居多。

有審然者自今觀之，石山鮮茂林剛風，

罕宿羽寒窟，無群獸危巖深澗，詎復有

良玉仙芝，惟是藥草緣崖，藥石滿谷，

如天麻，青芝，赤石脂、紫石英諸靈品，

絕異他產，則永永爲世人扶顛起死以

弘濟壽域。其爲寶，弗啻金玉而已。

夫泰山之興寶藏，詎分古今哉？古昔

用之有節，故恒見其富饒，晚近世費出

不經，上既橫斂，下復侈靡，即罄山海

之珍，難乎其繼。山東富饒之不逮古，

其以是夫？余於茲有深慨焉。

木有秦松，在黃現嶺，秦始皇登泰山，

遇風雨，避於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

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

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

邪？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

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

又李白《送人遊桃源亭》詩云：登封

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

有知云云。唯舒王誅《栢詩》云，老

幹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今只

存其二，然非秦時故物，疑亦後人續

植者，老幹拳曲臃腫，宛如蒼龍勢欲

飛騰。範宗吳勒石，樹其下曰五大

夫松。御帳坪稍北，路傍古松一株，

緣崖依峪，盤結偃蓋，若雲覆然，其

音詭翫鬱，殆退大夫松遠甚，方元煥

磨崖，書其下曰處士松，蓋尚其高

隱，不羨秦封也。有漢栢，在泰山之

陽，登封門之外，山南廟左，老栢數

株，相傳漢武帝封禪時所植。有唐

槐，在獄廟內，奇古特異，雖良工不

能繪。它若椿、梧、梓、檜、楸、榭、

桑、柘、榕、欒、榆、柳、楊、棟，雖皆有之，顧登封之地無喬林豐樾，而取材于工師者，或寡焉。譚者謂岳多石少土，難於滋植，風剛日曬，易致頹朽，是豈山之性哉？抑自古日尋斧斤，而今莫爲之栽培耶？

果：有梨、栗、棗、柿、梅、杏、桃、李、柰、石榴、銀杏、櫻桃、林禽、核桃、葡萄、羊棗、文冠果、無花果，諸品多植于岳趾園林，其在岳者多野生，曰山榴、彌桃、野棠。

花：有牡丹、芍藥、紫薇、凌霄、夜合、辛夷、長春、麗春、梔子、王簪、萱葵、臘梅、薔薇、鷄冠、鶯粟、山丹、月季、蘭蕙、茨菰、石竹、菊百餘種，蔓生於樹曰藤，花可蔬，鹿芴花別名曰黃花菜，珍美稱於天下，而土人賤之，不以供客。

藥：以泰山著圖經者三十有九種，曰：青芝、赤箭、景天、遠志、天門、冬千、歲蘘、徐長卿、太乙餘糧、石龍芮、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脂、赤石脂、白石英、紫石英、玄石滋、石滑、

石雲母、石絡、石草、龍骨、伏翼、蛭、蜈蚣、松肪、栢實、茯苓、丹參、茵陳、茵芋、女蕪、狼毒、連翹、藜蘆、澤漆、瞿麥、香附子、玄胡索。惟天麻獨異于它產，但鮮而難致。有名在圖經而不以泰山言者，四十有九種，曰：蒼木、黃精、黃連、黃芩、玄參、蝦參、苦參、沙參、萬蒲、知母、益母、貫衆、山查、山藥、地黃、地榆、地丁、南星、枸杞、木蘭、防風、荆芥、芫花、花椒、百部、百合、草烏、柴胡、牽牛、桔梗、藁

本、芎藭、漏蘆、鬼箭、麥門、冬蕨、靈仙、白蘚、皮青、木香、鬼見愁、車前子、硝石、長石、青蒙石、金星石、銀星石、金銀花、馬兜鈴、王不留行，諸品惟沙參獨良，石花可已心疾，傳金瘡。撲患、湘之，可茶，狀如蒙山，而氣味亦稍相類，此則圖經所未載者。

穀：有黍、稷、稻、麥、菽、粟、芝麻、胡麻、巨勝、黍黃、白、黑三種，稷黃、黑二種，稻紅、白二種，麥有棘瓣、喬三種，菽青、黃、赤、綠、黑、刀扁諸種，粟百餘種，曰九里香，花裏黃，其最

佳者。

貨：有絲，有木綿、紬絹、葛，可爲絺，有麻、絲、蜜、蠟。

茶：薄產巖谷間、山僧間之，而城市則無也。山人採青桐芽曰女兒茶，泉崖陰趾茁如波稜者曰仙人茶，皆清香，異南茗。黃芽時爲茶亦佳，松苔尤妙。

藪：蒔於畦圃者，弗志其野生，曰薺茶、藜藿、蘆芹、枸杞、椿、棟、榕、欒芽，俱可蒞，香美並異，八麻樹芽和糜粥亦佳，曰枸骨芽，莠春，土人甘之。

五金：出萊蕪之黃山，亦以黃白二土石，焦二炭。土可墜可圻，炭、石可薪，而焦良於冶，頗爲民利，故又曰八寶山，是爲岳東支麓。其西麓曰桃花峪，山人昔嘗採白金礦。《山海經》云，其下多金是也。又云其上多玉，今不可見。土人云，岳巔間嘗一炫光彩，意者其玉韞之輝與。

鳥：多野鴿，巢巖穴及岳祠，椽題多鳩，雀有鸞、鵠、鷹、鷗、鴉、鵲，惟岳

祠無鴉，異哉。有曰巧婦，《爾雅》釋桃蟲是也，曰山僧，聲如念佛；曰紅娘子，色如胭脂；曰拖紅練、拖白練，皆以尾色名。有雉鷄、山鷄、野鷄、鷓鴣、黃鷄、鶻鷄、翡翠、布穀、畫眉，有翠羽褐衣如畫眉者，汶有鴛鷺、鷓鴣、鶻鷄、野鷺。

獸：有獾、麋、兔。兔有兩其足者，不能走，每跳一二丈計，曰跳兔。有黃鼠、蒼狐、白狼、在深山窮谷，而登封之地則無也。《山海經》曰：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狷狷。今未之見，豈山林古今之變而氣化有不同與？

魚：有斑文四五寸許，四五月生嶽北溪澗中，過此則無矣。

冰：凝嶽頂北十里許、陰壑中，名曰天牢，天日不過之地，四時有之，不假伐藏。

岱史第十三卷香稅志

叙曰：曷云乎香稅也？四方祈禳之士女，捧瓣香謁疑神明，因捐施焉，而有司籍其稅以助國也。夫槩天下香稅，惟岱與楚之太和山也，而太和山不以岳名，則嶽之有香稅惟岱也。方其摩肩涉遠，接踵攀危，緼至輻湊，豈特助國而已？輿廝賴以食力，市肆賴以牟利，僧徒賴以衣鉢，即行丐亦賴以須臾無死，諸所為地方利益甚博。其究也，罄所資金帛珠玉馬殺等物以奉神，則有司日筦榷之，歲兩會其成數，是皆神靈所感召也，豈假於號召科責乎哉？歛而不宰，積而能散，又非有神輸鬼運，而人世自相贏衍，何造化之妙一至此也。山東皇畿左輔，諸凡賦役獨先，頻歲凶荒，物力且日困脫，令不藉是安，所取辦天，蓋保佑國家，而陰以此佐六郡百姓之急耶？其初，惟籍諸藩司以贍地方，一切公需，代田賦所不給也。邇迺轉而入之，內帑歲有定額，

議者謂方今內帑累巨萬，而不可校，盍貽此備賑六郡凶荒，推廣靈貺，惠澤香火之地，神意豈不其然？此在求民瘼者，所宜講也。章程種種，具列如左：委官員額 舊例，總巡官一員，於府佐內行委，專一督理香稅，上下稽查，是其責也。分理官凡六員，於州縣佐貳官內行委，坐定遙參亭二員，一收本省香稅，一收外省香稅，俱填單給與香客；玄武門一員，收山後香稅，亦給單；紅門、南天門各一員，俱驗單放行；頂廟碧霞宮門上一員，查放香客出入。凡此員額，某來久遠，不知起自何年。近該隆慶五年議，革遙參亭官一員，並紅門、南天門驗單官二員，盡行裁革，只存分理官三員：一在遙參亭，一在玄武門，一在碧霞宮。每遇香客衆多之時，分理官力不能支，議者謂當時裁革太過，今宜酌議稍增員額。委官期限 近例，每年分作三季，上季自正月至四月，下季自九月至十二月，其時香客衆多，故總巡官與分理

官俱全數委用，中季自五月至八月，其時香客不多，故只季分理官，不委總巡官。又每一季完訖，則另行別委，故總巡官去住不常，而分理官亦嘗有奉委未到者，此不惟錢糧重大，所宜稽查，而億萬衆巖嶇崖壑中，安可不爲之巡行存恤也？議者謂總巡官宜有專設，俾之常駐。

香稅銀例 舊例，本省香客每名五分四釐，外省香客每名九分四釐，俱店戶同。香客赴遙參亭報名納銀，領單上嶺。近自萬曆八年，有外省香客冒充本省報名，短少香稅者，因改議，不分本省、外省，香客一例香稅銀八分。其銀各店戶包封，署名包上，儲遙參亭庫內，待夏冬二季起解時，店戶各認姓名，領包傾銷，其間有等。店戶當報名納銀之日，將銅鐵抵換銀兩，至起解傾銷之日，百計抵補不及，有脫逃者，有自縊死者。凡此皆所目擊，宜爲酌處，委官收銀，間一開包驗實，店戶傾錠，量行給與耗銀，庶其少甦。

混施事例 凡香客施捨金、銀、珠寶、玉石首飾，並金銀娃娃、銅錢，及旛蓋、袍服、紗、羅、段幣等項，俱投在碧霞宮內，夏冬一季另委府佐一員前往，會同原總巡香稅委官登嶺啓門，收檢諸所施捨前項物件，逐一驗看估計，將金銀珠寶玉石首飾，並金銀娃娃銅錢等項同前項香稅銀一併解赴布政司儲庫，以待轉解支用。其旛蓋袍服紗羅段幣等項，解赴濟南府儲庫，支送三司堂上，並首領與運司濟南府各佐貳員下折俸。

會計事例 每年香稅並混施銀兩，多寡不等，照數坐派，一曰解部卷。查嘉靖三十七年爲傳奉事，內開：泰山頂廟香錢，除旛蓋袍服等物照舊該省官員折俸外，其餘金銀首飾等項，按季數部等，因以後節年二季差官起解赴部據。近年解部，大約春季銀一萬兩有零，冬季一萬二三千兩有零。一曰存司，專供公堂慶賀，表箋、扛夫、車價、公差、人役、六房文冊、紙劄、寫字、書手、工食，及德、

魯、衡三藩府各郡王祿糧等項。一曰脩城，其銀亦儲在布政司，以供脩理城垣之費。一曰脩廟，其銀亦儲在布政司，以供岳嶺諸廟脩理之費，每香稅八分內除五釐脩廟。一曰公費，供香稅各委官廩給，並跟隨人役工食，其銀即於泰安州支給。一曰銅錢，舊例解禮部，近歲部中久不取解，俱貯之藩司，正所謂錢累巨萬而貫朽云。

岱史第十四卷灾祥志

叙曰：曷志乎灾祥也？謂泰山氣化攸先，其灾祥關係天下國家尤大也。往昔灾祥見於泰山者，如大石立起而漢宣踐祚，祥雲成闕而光武中興，其祥之最著者乎？鷲鳥焚巢而飛燕滅漢，雄雉犯蹕而武氏曷唐，其灾之最著者乎。若論夫灾祥之實，孰有如宋嘉祐間泰山上瑞麥圖五本，我朝嘉靖間泰山瑞麥一本五穗，則其祥可以養生。他如御帳流洪，死於溺者三百餘戶；碧霞宮啓閉，死於踐蹋者頃刻六七十人，則其灾至於戕生，是又不啻機授朕兆所號爲灾祥而已。夫灾祥示人，豈不昭昭然。祥以符德或以導侈，灾以告譴，或以玉成，天意詎有常哉？惟履祥而益勉，故享有佳禎，遇灾而知脩，故妖不勝德，斯義也，豈特聖君賢相所宜講求？即膺命擔一爵者，罔不有挽回氣化之責，毋以灾祥爲漫然無足省云。

漢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僵柳復起，生蟲食柳葉成紋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弘以爲石陰類下民象，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坐妖言伏誅。其後宣帝起民間。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鷲焚其巢，郡人孫通等聞山中群鳥鷲聲，往視，見巢難盡墮地，中有三鷲毆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京房《易傳》曰：人主暴虐，鳥焚其巢。其後趙飛燕姊妹專寵後宮，有子者殺之，並殺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泰山雲氣成宮闕。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泰山，黃鵠三十經祠壇上東北，過于齋宮，翺翔升降。

晋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泰

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人君虜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元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大水蕩析三百餘家，溺死六千餘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勅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妝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成帝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燃于泰山，八日而滅。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白雀見泰山。東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辛巳，泰山崩，湧水十七處。武定六年四月，泰山甘露降。

後齊天統初，泰山封禪壇玉璧自出。夫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之幣而自出，將有異姓王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焚柴泰山，告祠之應也。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歛起燒像。時帝信讒猜忌，滕王瓚失志而

死，功臣多被夷滅，其後太子勇被戮。

唐高宗永徽二年七月，泰山大水。十三年十月戊子，雄雉馴飛泰山齋宮內。夫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丁丑王母池水變紅紫色。按史，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培土得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湧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有湧泉二十五眼，一眼出層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差小，味甚甘。制置使王欽若貯水以獻，六月庚戌，賜百官，詔建亭，賜額曰靈液。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天書見，有靈芝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夫醴泉芝草，固理之所有。乃若天書之降，吾誰欺，欺天乎？十二月，泰山玉女，白龍、王母池醴泉出，丁酉賜輔臣新醴泉。六年十月，泰山興工，有鳥狀鳥，嘴

趾皆赤，役夫稍憩即飛，鳴作起之聲，衆工見其來，畚鍤爭進，將晡而去，日以爲常，目爲催工鳥。

仁宗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

元世宗至元九年九月，泰山淫雨，河水溢，田廬害稼。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山大水。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泰山大水。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泰山霜雪三日。

文宗天曆元年，泰山大水。

順帝元統元年，泰山淫雨，河水溢，大饑。

至正六年春二月，泰山奉符縣大饑，地震七日，他縣亦然。

皇明成化二十一年春二月、三月，泰山屢震，遣官祭之。

正德十六年春三月，岱廟東廊火。

嘉靖八年，泰山蝗，九年、十年，如之。十六年六月，泰山水漂溺數百人。十一月，州城火，延燒數十家。二十一年，泰山蝗不爲災。二十二年，泰山夏再稔，麥粟有一本三穗至

五穗者。知州馬逢伯獻于朝。二十九年十二月，岱廟火，天殿門廊俱焚，古樹碑刻亦多毀者。三十年六月，泰山大水，御帳衝壞，人多溺死。三十二年，泰山大饑，民相劫奪，行旅不通。三十三年春，泰山大饑，餓莩枕籍，貧民多取其肉食之。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泰山碧霞宮四方來焚禱者互相踐蹋死六十一人，今巡撫都御史李委濟南府通判桑東陽往經理收葬。

岱史第十五卷登覽志

叙曰：曷志乎登覽也？志古今人登覽者之文，若歌、若詩、若序記是也。嘗聞丘壺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故列子自以爲不知游。而眉山蘇子曰，人所遇，役於事者常多遊，於物外者常少。由斯以談，遊何容易。偉哉，泰山之遊乎。躋日觀月觀之高峰，可以俯仰宇宙，探龍文虎阜之奇石，可以磨礪壯懷，臨天紳聖水之飛泉，可以澡溉精爽，尋呂公婁敬之幽洞，可以呼吸烟霞，豈謂外遊非內觀之助耶？要以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其間遊而能言者，暢布於篇章，即岩壑秀偉萬狀，若燻入丹青然，而且寄興高遠，飄飄然有不局於山水間者，彼豈徒以娛耳目，爲解聘詞翰，爲富乎玩物適情，固內觀者所不廢也。宣聖丘陵作歌，千載絕唱，是用冠諸編簡，永耀山靈。漢魏而下，以迄於今，則皆循世次錄焉。

詩歌

周

孔子丘陵歌

登彼丘陵，崩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面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克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實潺湲。

曳杖消搖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見《禮記·檀弓》。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右曳杖歌，本非爲登覽作也，然觀此則知吾夫子蓋以泰山自處，故併錄之。

漢

張衡四愁詩之一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魏

曹植飛龍篇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驅車篇

驅車揮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岳專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一二亭。上有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殮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仙人篇

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閭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游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晉

陸機泰山吟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以遠，層雲鬱冥冥。梁父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岑延萬鬼，神方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王凝之妻謝氏泰山吟

峨峨東岳高，秀極冲青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宕斯宇，可以盡天年。

宋

謝靈運泰山吟

泰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岵嶸既嶮巖，觸石輒遷綿。登封瘞崇壇，降

禪藏肅然。石間何旒藹，明堂秘靈篇。

唐

李白泰山吟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蹟遶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巖，水急松聲哀。北眺嶠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

平明登日觀，舉首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望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鬢。嘆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搖空碧。千峰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仙，去無雲中蹟。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闕。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月。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峰，處處笙歌發。寂聽娛清暉，王真連翠微。想象鸞鳳舞，飄飄龍門衣。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

送范山人歸泰山

魯客抱白鶴，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雲，杳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右詩刻石本州會真宮內，其碑四方，其字古篆甚古雅可玩。

杜甫望岳

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皆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劉禹錫送東岳張鍊師

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紫微。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着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祇擬乘鸞獨自歸。

李義府隽州遙叙封禪

天齊標巨鎮，日觀啓崇祠。岩嶽臨渤海，隱嶙控河沂。建岳誠爲長，升功諒在茲。帝猷符廣運，玄言暢文思。飛聲總地絡，載化撫乾維。瑞策開珍鳳，禎圖薦寶龜。東后方四觀，西都導六師。天駕移星苑，揚早馭風司。沸鼓喧平陸，疑蹕靜通逵。汶陽馳月羽，蒙陰警電輜。巖花飄曙輦，峰葉蕩春旗。石閭環藻衛，金壇映黼帷。三始貽遐貺，萬歲受重釐。非質陶恩獎，趨迹奉軒墀。觸網淪幽裔，乘微限明時。

周南昔已嘆，邛西今復悲。

蕭楚才奉和展禮岱宗

拂漢星旗轉，分霄日羽明。將追會阜蹟，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岸，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兮望曉驚。已降汾水作，仍深迎渭情。

薛克構奉和展禮岱宗

龍圖冠胥六，鳳駕指云亭。緋烟泛濟浦，綠字啓河汀。畫裳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奉萬歲，竊抃偶千齡。

盧照鄰登封大舖歌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碧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昔日曾遊此，如今九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予人。

再書王母池

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華夷遍九垓。無賴蛟虬知我字，故留踪跡不沉埋。右詩刻石本州會真宮內，相傳呂洞賓手筆也，玩之近是。

宋

范致冲吕公洞

朝遊北海暮瀛洲，仙珮何年到此遊。安得相從問丹訣，春風同醉岳陽樓。

竹林寺

竹林深處有招提，深掩禪關過客稀。簷蔔花開春欲暮，泠泠鍾磬白雲低。

日觀峰

岱岳東南第一觀，青天高聳碧巘岬。若教飛上峰頭立，應見陽烏浴未乾。

查道登岱

凌空疊嶂絕凡埃，青帝高居絳節開。捧出海天紅日近，迓將蓬島碧霞來。石閭閃爍迎陽洞，王簡光華封禪臺。一自祥符禋祀後，太平頂上最崔巍。道仕宋爲龍圖學士，有孝行，見孝順事實。

梅聖俞登泰山日觀峰

晨登日觀峰，海水黃金浴。浴出車輪光，隨天行無蹤。正是刺我目，攢集如劍鋒。照曜萬物興，磨滅萬物凶。草木既無命，必聞石間松。當時一避雨，安得大夫封。人而苟不遇，抱簡誦六龍。

王欽若登泰山

四顧無雲道路開，黃麾迎從六龍來。
三神合祭光千古，萬旅傳呼動九垓。
幽鳥似通崑閬信，真松深隱棟梁材。
已知身世非常事，曾到天門十二迴。

元

王奕和元遺山呈泰山天倪布山張

真人

江右書生枉白頭，杖藜始得此山遊。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

泰山

宸齊機魯關天關，左右微垣列兩班。
大展明堂俱翕受，黃河東畔少遊山。

茂陵封禪壇

祥符天子舊明堂，秦漢豐碑宿草荒。
人世已非壇尚在，摩挲老淚濕斜陽。

漢栢

膚剝心枯歲月深，孫枝已解作龍吟。
烈風吹起孤高韻，猶作峰頭梁甫音。

孫明復石守道祠堂

師生高占二山名，千載誰云道義輕。
岳府栢林風雨夜，琅然猶帶讀書聲。

杜仁傑天門鉛

泰山天門無室宇尚矣，布山張鍊師爲之經構累歲乃成，可謂破天荒者也。齊人杜仁傑于是乎銘之：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真形露。惟岱宗，儼箕踞，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劫，空來去，誰爲鑿，起天慮。匪斤斧，乃祝詛。一竅開，達底處。十八盤，盤千步。薺初吐，抱圍樹。日車昃，慘曦馭，六龍頽。莽迴玄，踏此往。嘉無數，無懷下。兵型措，七十君。接鑾輅，聖道熄。彝偷斲，揖讓歇，篡奪屢，忽焉闔。梗無路，象緯森，敕訶護，朝百靈。由茲戶，金璀璨。朱間布，九虎蹲。萬夫怖，我欲叩，闔者怒，闢何時。坦如故，封冕旒。獲控愬，豁蒙蔽。泄塵霧，刮政疵，剔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額血殫，帝聰悟，崖不磨，蒼壁豎。刻我銘，期孔固，垂萬世，正王度。

元遺山登岳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劈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

扶搖九萬里，未可誣齊諧。秦皇墜威靈，茂陵亦雄才。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極令人衰。奇探忘登頓，意愜自遲回。夜宿玉女祠，崩奔湧雲雷。鷄鳴登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孤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間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

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鴻濛。鈞天帝君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玉女爲斂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虫。當年咳唾留絕峰，至今樹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踪，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張養浩登岳

風雲一舉到天關，快意平生有此觀。

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
向來井處方知隘，今後巢居亦覺寬。
笑拍洪崖詠新句，滿空笙鶴下高寒。

徐世隆紀夢

我夢天倪子，同登日觀峰。骨疆
清似鶴，步律老猶龍。方外無官府，堂
中有岱宗。仙閭真福地，杖履會相從。

送天倪子還泰山

九十行年髮未華，道人風骨飽烟霞。
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閭第一家。
牛膝藥靈斟美醞，兔毫盞淨啜芳芽。
隱居自愛陶弘景，莫作山中宰相誇。

元好問送天倪子歸布山

太白詩筆布山頭，布韞青鞋欠一
遊。擬欲高人參藥鏡，却嫌几骨比丹
丘。雲間茅屋雞犬靜，物外烟霞風露
秋。後日天門重登覽，蛻仙巖下幸遲
留。天倪即張志純，布山即布金山，在泰山西南。

杜仁傑銘天門序，亦稱布山，張鍊師或為天倪棲真
舊地，故云。

王惲咏漢栢

蒼栢無城擁漢陵，闕宮遺樹鬱崢嶸。
崔嵬不植明堂礎，造化潛通岳頂靈。

萬壑烟霏封傑幹，半空風雨撼秋聲。
白頭會見東封日，秀映鸞旂一色青。

張志題桃花峪

流水來天洞，人間一脉通。桃源
知不遠，浮出落花紅。

泰山喜雨

岱宗天下秀，霖雨遍人間。高卧
今何在，東山似此山。二詩俱刻大峪溪石

李簡登岳

三峰突兀與天齊，天門未到勞攀躋。
層層石磴出林杪，縈迴百折青雲梯。
盤石甦憩舒清眺，澗壑風來號萬竅。
水聲俄在樹稍頭，疑有於菟天外嘯。
向曉纔登日觀峰，手披雲霧開鴻濛。
火輪欲上海波赤，金霞翻動蒼龍宮。
黃河一線幾千里，吳越山川真地底。
為數齊州九點青，更將伏檻窺東溟。
李白不遇安期生，安得羽翼飛蓬瀛。

朝覲壇

朝覲當年築此壇，旌旗影裏簇仙班。
只今惟有青山在，日暮孤雲自往還。

酆都峪

石洞荒涼樹影孤，州人相語是酆都。

古碑猶說韓擒虎，為問于今尚有無。

王旭遊竹林寺

石徑俯雲壑，竹林開幽境。寺古
僧徒稀，山深嵐氣冷。待遊未終興，紅
日忽倒影。曳杖披暝烟，長歌下前嶺。

西溪

我愛西溪好，披雲屢往來。一州煙景
合，三面畫屏開。薄俗無商隱，清時有
逸才。近巖多隙地，松竹更須栽。

賈魯登泰山

岱宗何崔嵬，群山無與比。使者
久塵囂，望之不勝喜。無緣凌絕頂，詣
詞聊致譏。夫何一殿存，千間暴遺圯。
人言遭劫火，金源亂兵裏。感此廢昔
年，傷今未能理。飛奏入彤庭，經營良
在邇。奈何齊魯饑，百姓食糠粃。神
兮願效靈，穰穰多樂祀。行當復故宮，
金碧蕩瞻視。

岱史第十六卷登覽志

皇明自國初至嘉靖甲寅以前諸名公及文人題咏，舊志俱用原題官銜，今據所及知者稍正之。

宋濂學士，金華人登岱

岩崑泰嶽柱蒼竅，萬壑千巖一徑通。
象緯平臨青帝觀，靈光長繞碧霞宮。
凌晨雲幔天涯白，子夜晴搖海日紅。
玉露金莖應咫尺，舉頭霄漢思偏雄。

方孝孺學士，浙江人。夏月登岱

振衣千仞思悠悠，泰岱于今愜勝遊。
秦漢舊封懸碧落，乾坤勝槩點浮漚。
海明日觀三更曉，風動天門九夏秋。
更上雲端頻極目，紫微光電閃吳鉤。

曾榮狀元，江西人莊平早行望岳

我欲登泰山，憑高望八極。浪跡十二年，蹉跎竟難得。今晨馬上忽見之，屹立東南半空碧。想當洪濛時，二氣相鬱蟠，大塊戲黃土，莫能識其端。圓靈降崖嶠，坤后孕峰巒。一朝天地劃開闢，但見千丈萬丈高巒岈。乃知

造化神，置此奠坤軸。巨靈枕其巔，六鰲載其足。愚公不能移，長房不能縮。天工經營鬼斧鑿，削出千數百峰青。

立玉自從上古來，南風吹不平。日月出華彩，星宿揚光晶。寒崖積冰雪，陰壑馳風霆。雲霞炫明晦，草木發精英。上浮金銀氣，下潛魑魅形。巖巖魯所瞻，作鎮朝百靈。崑崙以爲父。四嶽以爲兄。匡廬峨嵋乃其子，此外培塿皆雲仍。齊魯青未了，此語何足憑，其上萬里天，亦借茲山青。秦皇漢武巡遊遍，玉檢金函重封禪。風雨莓苔往日碑，烟雲松栢當時殿。由來五嶽秩三公，况爾巨鎮山之宗。鍾靈毓秀杳莫測，磅礴下土專其雄。我皇御天生有聖，德廣彰仁化誕布。恩澤一舉平安南，再舉清漠北。車駕時巡過泰山，望祭築壇陳玉帛。小臣幸北奉宸遊，一見茲山愛山色。雖無涓塵補河嶽，頗有詞氣填胸臆。他年載筆頌神功，刻盡泰山山上石。

汪廣洋丞相，高郵人迴泰山偶賦

七十二神州，淋漓紫氣浮。天低

衆山小，星拱一峰秋。雲翳成龍虎，嵐光薄斗牛。岱宗與恒嶽，引領目東頭。

李時勉祭酒巖巖亭送陳參政歸山東

岱宗磅礴不可擬，翠色橫秋幾千里。峭石巉巖倚天外，孤亭屹立當山趾。亭前芳草沒路岐，古砌荒涼苔解滋。幽花拂檻無人採，獨鳥時鳴聽者稀。晨露浴日十峰紫，一杯遙見滄溟水。升兀觀裏曉鐘聞，岱嶽祠前白雲起。聖賢大道誰不由，乾坤闔闢同周流。泰山氣象難爲喻，誰遣名亭獨此留。君去薇垣有閑日，隨處登臨訪遺跡。想得凭闌一望餘，懷古清吟興何極。

王儉登嶽

齊魯名山仰岱宗，峻嶒萬仞玉芙蓉。月明海曠連三島，雲淨天空插數峰。白石謾留名士篆，蒼松何用大夫封。我來不盡登臨興，更上丹崖第一重。

吳節祭酒，安成人泰山雜詠

金科玉檢瘞重泉，鳳輦霓旌散紫烟。七十二君何處去，空餘特表鎮山巔。右石表。

海內詩書已盡焚，只將貞石勒功

勳。青門黃犬知何處，尚有雕虫學篆文。
右李斯篆碑。

十丈高崖剷碧蒼，前鑄功德後詞章。活溪亦有中興頌，不及東遊紀盛

唐。
右磨崖碑。

絕頂方池若鏡空，浮雲於此闕靈蹤。幾迴膚寸成霖去，要與蒼生作歲

豐。
右雲水池。

曾與秦皇托舊恩，昂霄聳壑露盤根。可憐二世空塵土，不及寒松有子

孫。
右大夫松。

幾度天書降紫清，宋皇曾此駐龍旌。野花啼鳥年年換，猶有人傳御帳

坪。
右御帳坪。

徐有貞武功伯登泰山

豈厭丹崖步步迎，眼前靈景變陰晴。

馬從萬丈松邊駐，人在九重天上行。

朝見白雲山半起，夜看紅日海東生。

還知戀闕心無遠，直北分明是帝京。

年富尚書，鳳陽人禱雪

名尊五嶽鎮山東，至聖惟司化育功。

一炷信香期感召，願垂三白兆年豐。

李裕按察司登泰山

歷遍群山夕照催，恍疑身到紫霄回。漢秦封禪俱無迹，唐宋碑銘半是苔。

紫氣當時凝御帳，嵐光徹夜映仙臺。英靈豈獨為霖雨，又與天朝產異材。

周豪僉事登泰山

重巒疊嶂上摩空，下瞰諸山覓不同。泰華峰頭青菡萏，仙人掌上玉芙蓉。

一凌絕頂知天近，五夜滄溟見日紅。赫赫霞君人敬仰，無端牲帛往來通。

張盛參政初登泰山

岱宗仰望鬱嵯峨，萬壑于巖氣象多。

雨過春光橫翠黛，烟迷曉色露青螺。秦王封禪碑還在，漢武祈靈事不磨。

今日我來登眺處，蒼天咫尺手堪摩。

張文郎中大夫松

風雨巖前駐六龍，青松贏得大夫封。

扶蘇謾有安秦策，不及當時半日功。

徐源主事登岱宗

岱嶽登觀絕頂來，汶流雙曲抱徂徠。

人隨箭括天門度，馬別肩輿峴嶺回。

封禪臺高簪白石，磨崖字古蝕蒼苔。

金輿玉輦誰重過，惟見秦王一土坯。

喬縉主事登泰山

東嶽巍巍步亦難，籃輿載我上雲端。峰排日觀三千丈，路繞天門十八盤。

高礙斗牛登處近，青分齊魯望中寬。瓣香將敬元君廟，願祝皇圖萬億年。

司馬亞御史登泰山

茲遊自負亦奇哉，壑霧林霏指顧開。萬丈翠屏天上立，一輪紅日望中來。

尼丘故隴鍾靈氣，秦漢豐碑沒古苔。却憶君親在西北，五雲深處首重回。

畢瑜副使，貴溪人。明堂懷古

黍離詩自咏東周，翠輦無因此地遊。

朝聘不聞來束帛，會盟惟識有諸侯。聖賢述作光千古，王霸興亡付一丘。

莫向高臺尋舊跡，斷碑殘磔不勝愁。

舍身崖

東岳含靈本好生，此崖元不是秦坑。

痴兒獨昧謀身計，日負人間不孝名。

無字碑

屹立峰巔類獨夫，祖龍爲此欲何圖。

東南王氣依然在，誰道亡秦不是胡。

趙英御史，蘭州人登泰山次司馬韻

絕頂登臨眼欲昏，聲高只恐上方聞。

東瞻滄海襟千里，北望瑤京載五雲。
秦漢禮儀成故事，石孫聲價重斯文。
吾皇曾不論封禪，萬載令人頌放勳。

夏寅副使，華亭人泰山

東方爲岱衆山宗，萬域人心仰止同。
七十二君封禪後，數千年事渺茫中。
鯤遊北海雲長黑，鷄驗中霄日已紅。
弱水蓬萊在何處，群仙初別大明宮。

潘禎提學登泰山

大翼垂雲須九萬，天游今日殆忘還。
千年誰更觀滄海，老脚吾方到泰山。
雨過春巖龍自戲，松生太古鶴常閑。
題詩不盡孤高意，起立中峰看世寰。
神仙鶴背也超然，泰岳朝騎凌紫烟。
山壓東溟盤大地，路橫北斗到青天。
手中日月誰同弄，象外風光我得先。
一笑人間空萬古，太清聊倚興無邊。

弼員外郎登泰山

下蟠滄海上青天，太古誰先探此巔。
萬嶺蒙羞雲霧裡，九州分界戶庭前。
道高孔子登時見，功陋秦皇禪後鑄。
獨羨當年李太白，坐臨紅□觀雲煙。

邵莊主事登泰山

好風吹我上層霄，四望茫洋景致饒。
玉牒有文存故事，古碑無字認前朝。
海東日出中宵場見，山半雲生下界遙。
從此信知天下小，擬追宣聖思飄飄。

黃景尚書祠岱宗不果登覽有作

幾代英君幾度封，穿雲也只恁般峰。
荒唐紀載聞經史，典禮公明仰祖宗。
天若有門人可到，仙那無蹟客難逢。
乾坤自是歸真主，料得山靈笑祖龍。

王經僉事登泰山

開關乾坤峙此山，有生何幸得躋攀。
登高漸覺星辰近，到此方驚宇宙寬。
突出孤峰擎日月，亘綿萬里發林巒。
追思五載東巡日，三代君臣共克艱。

張岫參政登泰山

鷄鳴海曙射神宮，石徑縈紆上碧空。
回馬嶺前琪樹古，水簾洞口野花紅。
松擎御帳溶溶月，鴈避天門獵獵風。
盡日攀蘿登絕頂，此身疑在五雲中。

潘楷御史，承陽人登岳

天門天外迴，伫覽萬山微。
峭壁從空落，烟霞繞座飛。
路通仙島近，心與世塵違。
賸有徜徉興，酣歌馬上歸。

劉丙御史登泰山

凌空何事獨徘徊，欲賦慚非宋玉才。
歸路宛從天上下，吟眸爭向霧中開。
磨崖字古人難讀，御帳臺空水自哀。
嘯我風霜長跋涉，山靈可許再重來。

王守仁尚書，餘姚人登岳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
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
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
長風吹海色，飄飄送天衣。
峰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
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
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
凡軀無健羽，悵望不能歸。

天門何崔嵬，下有青雲浮。
泱泱絕人世，迴豁高天秋。
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
天鷄鳴半夜，日出東海頭。
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
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
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
藐矣鶴山仙，秦皇豈堪求？
金砂費日月，頽顏竟難留。
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颼。
相期廣成子，太虛共遨遊。
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穹崖不可極，飛步凌烟虹。
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
千峰互攢簇，掩

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隨烟霧，碎骨巔崖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咲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閭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塵網苦羈縻，富貴直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翻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沙，人間跡如掃。

泰山高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其色直出青天上。我欲仿擬，試作泰山高，但恐丘垤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有華，俯視僂僂誰雌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

濛。繡壁丹梯，烟霏靄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聚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潛雌伏，殫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仙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須臾滂沱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日磨剛風，飛塵過眼，倏忽飄蕩。豈復留其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峰。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闕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群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岳，尚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墻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躡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忽然回首，比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張璿都御史，晉州人五松

岱岳中途笑祖龍，帝無三世納降從。些須恩澤還顛倒，不在兒孫却在松。

盧瓊御史，浮梁人秦松

大夫樹下無遺澤，嗚咽泉頭常怨聲。尺土不封乖父子，翻將恩典及無名。

嗚咽泉在歸德州，秦扶蘇死所。

陳琳侍郎，莆田人同余侍御再登泰山

次韻

萬仞崗頭御帳開，秦松漢栢亦奇哉。酷憐古蹟陪僊侶，可是山靈許再來。絕頂風高六月寒，危松怪石似龍盤。天門幾度來驄馬，御帳當年駕翠鸞。碧蘚封中尋漢禪，五雲深處諦秦觀。東山莫漫濡毫興，霖雨蒼生望謝安。

查煥山東布政司參政，浙江海寧人季秋望

後一日同藩臬僚友登岱

泰岱高臨萬里看，三齊秋色更漫漫。振衣龍峪青雲濕，倚劍天門白日寒。東帶黃河連海岸，北來紫氣繞長安。白憐突兀平生志，恍惚乘風跨紫鸞。

秦金尚書，錫山人登泰山

石磴縈紆十八盤，眼中風景渺無端。

東瞻日觀蓬瀛近，南指天門宇宙寬。
長嘯頓醒塵世夢，壯懷聊洗腐儒酸。
金書玉檢俱陳迹，秦漢遺碑莫謾看。

柴奇通政司，崑山人登岳

朝出登封門，起拂衣上塵。肩輿
歷巘岈，清霜及茲晨。極日日觀東，海
水浩無垠，秦事今已遠，壇社空荆榛。
撫景增嘆息，群山自嶙峋。

邊貢尚書，歷城人登岳

岱宗山秀百靈屯，壁立烟霄萬古存。
幽府化機盤地軸，上清真氣接天門。
霞標日觀青松麗，春透龍池碧水溫。
薄暮振衣峰頂石，蓬萊東眺海雲昏。
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嵒岈。
仙人洞古留丹鼎，玉女祠高護碧霞。
深澗千年猶凍雪，陰崖四月始桃花。
秦封漢禪俱牢落，細讀穹碑感歲華。
玉皇祠畔一凭闌，絕頂風高夏亦寒。
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
青雲迴隔三千界，白日平臨十八盤。
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裊珮珊珊。
巖嶂崔嵬雲霧升，泰山靈秀古今稱。

百千萬地豈重有，三十八年纔一登。
貝殿深春來供客，松崖落日下樵僧。
中天夕磬泠泠發，知在烟巒第幾層。

御帳坪

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亭虛
從眺覽，樹古自登封。過鳥層空上，鳴
泉萬壑中。翠葉春不返，惆悵昔人踪。

回馬嶺

回馬嶺前春日西，澗花巖草鬱萋萋。
上方鍾落不知處，惟見白雲巖畔棲。

喬宇尚書，太原人登岳

五岳誰爭長，東皇萬物先。晦明
分日月，呼吸變雲烟。厚脉中盤地，神
功上配天。雲亭問封禪，千古竟茫然。
百靈朝拱處，空籟聽琅璈。地据
中原勝，天臨下界高。雲山雙老眼，江
海一秋毫。欲訪蓬瀛去，從誰借六鰲。

許達尚書登岱

一上青霄路幾重，峻巖險壑亂如從。
靖安齊魯真雄鎮，高壓蓬瀛有丈峰。

王廷相尚書，儀封人登岳

五岳俱神峻，岩嶢泰岱偏。半巖
回駿馬，絕頂俯雲烟。一覽小天下，三

更見日躔。蓬萊疑咫尺，直恐礙飛仙。
趙鶴提學，揚州人登岳

分明蒼秀拔雲開，誰鑿當年混沌
胎。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
迴。一時岱狩雍容禮，千古崧高制作
材。載說皇朝稱祀詔，始知神哲奠三
才。自註云：革前代瀆加封號。

一上遙岑萬丈蒼，天風應爲襲衣
裳。鷄鳴往往看東日，人語時時到下
方。雲暗鐘聲連海樹，春浮花氣入山
堂。四時未歇登遊興，翻說崖禽喚客
忙。

查約都御史，海寧人秋暮登岱

龍峪危峰逼，天門古殿開。月華
秋氣爽，日觀海潮迴。地向皇都迴，山
迎曲阜來。登臨何限意，極目鳳凰臺。
過御帳坪

宋皇臨御日，此地數遊觀。花下

停雙輦，松間拜百官。雲常依寶座，月
自照瑤壇。寂寞仙橋路，惟餘古木看。

許成名侍郎，東昌人登岳

曉踏雙峰萬里明，嵐光雲氣散高晴。
遙分東海連空碧，俯訝群山與地平。

池有風花搖玉珮，橋留春草坐塵纓。
秦皇石上堪登嘯，千古令人感慨生。

李東陽大學士，長沙人望岳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岳峰。半空
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紫愛沾嵐濕，青
憐發黛濃。長原隨迤邐，高樹助蒙茸。
幢節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烟霞變明
晦，雲雨驗豐凶。混沌天初闢，精靈地
所鍾。分疆書禹貢，肇域犯堯封。挹
淺臨滄澗，憑虛揖華嵩。行尊宜行丈，
名重合稱宗。外歛神無迹，中涵德有
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北闕
身長繫，東輶境暫逢。崖躋愁日觀，谷
嘯想風從。聖主齋心切，儒臣樂事慵。
饗殮慙驛廩，輿從憫官傭。歲旱當憂
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頤一笏，誰共手
雙筇。日月蹉跎易，溪湖限隔重。奮
飛輸鳥翼，飄泊信萍蹤。濯熱思晞髮，
凌秋憶盪胸。酒闌多爽氣，涼思晚惺
鬆。

章拯尚書，金華人登岳書感

千古明堂空悵望，于今環道頗平夷。
已迷漢武五車石，却笑秦王無字碑。

日觀登封終不固，天書行詐亦何爲。
監司盡括金錢施，流俗爭趨玉女祠。

舍身崖

由來好生地，詎有舍身崖。一死
輕秋葉，伊誰倡厲階。

李夢陽提學，河南人問鄭生登岱

昨汝登東岳，何峰是絕峰，有無丈
人石，幾許大夫松。海日低波鳥，巖雷
起窟龍，誰言天下小，化外亦王封。

俯首無齊魯，東瞻海似杯。斗然

一峰上，不信萬山開。日抱扶桑躍，天
橫碣石來，君看秦始後，仍有漢王臺。

仰五岳歌之一

我所仰兮在泰山，側身東望阻齊關。
南有龜蒙東肅然，仙人贈我綠瓊丹。
招我東遊扶桑間，我欲從之途路艱。

東□河濟涕潺湲。

馬汝驥侍郎，陝西人送太華石熊峰

東祀

三微開歲紀，百禮洽時禋。帝啓
玄符日，天頒翠節辰。使星搖壁府，卿
月照天津。道出齊封舊，書求魯殿新。
尼丘迴杳靄，岱岳對嶙峋。碑刻非秦

禪，柴燔代舜巡。金泥和五色，王檢閱
千春。嶺陟青龍繞，泉臨白鶴馴。望
洋分島嶼，觀日淨烟塵。德已精靈契，
形須夢寐親。懷歸歌大雅，屬望輔洪
鈞。擬獻嵩高曲，抽毫愧不神。

周相僉事，松陵人登岳

充鎮標神異，東方壓岱宗。歲星
輝八極，玄女降三宮。雲氣成雙闕，炎
精生赤虹。千年森漢栢，古道鬱秦松。
金篋昭靈秩，芝房照碧叢。唐碑舊紀
曆，漢勒幾登封。入嶺天門曉，停驂御
帳空。丹霞迎紫蓋，孤嶂削芙蓉。獨
瞰三千界，旋攀第一重。蜃樓明日觀，
聖水樹蓮峰。春址盤香火，禋壇納化
工。乘時揮玉策，周覽極龍蹤。

葉份提學，婺源人泰山吟

岱山長群岳，巨鎮標東維。岩嶢
臨渤澥，截孽控河沂。靈區迴洞府，福
地啓崇祠。石間何晻靄，瑤芬闕葳蕤。
虞巡柴望湮，周狩明堂隳。遐哉七十
君，版牒空名垂。秦皇無靈氛，漢武非
仙才。封松鬱中坂，植栢滿南陲。我
來值春月，疊嶂開雲霾。天門步寥廓，

盤道歷透迤。疑謁碧霞君，寒漱玉女池。沉吟挹玉簡，摩挲向崖碑。雲卧通象緯，神遊駕蚪螭。朝登日觀峰，日出扶桑枝。呼吸變烟霧，下界行風雷。俯視渺茫氣，焉能辯瀛裊，遙思騎黃鶴，圓方隨所之。

王裕提學石表

柴望當年告治平，誰知風起鮑魚腥。惟有右表依然在，蔓草寒烟夕照明。

張鯤副使，鈞州人登岳

道假三齊出，形真五岳先。瑤壇雲樹采，貝闕露花寒。狩典聞虞日，封碑見漢年。登臨重回首，紫氣帝鄉偏。暝色迴吳楚，靈光集鬼神。殿虛雲霧出，門側斗牛鄰。笙鶴來還去，仙芝秋復春。齋宮夜不寐，吾意欲修真。

張邦教僉事，邯鄲人泰山咏

震維生長地，歷代表殊麻，拜禮勤終歲，祈求遍九州。勢雄神鬼宅，迹勝鳳麟遊。八境通喬岳，香雲爛欲流。右至泰安州。

天王出狩時，玉帛萬邦隨。柴望遵虞制，恩威協禹規。齊君終罷毀，季

旅竟奚爲。千載存遺址，青陽在指麾。右周明堂。

千仞排巉嶿，生疑鳥雀愁。蒼茫橫古道，縹緲接飛樓。月窟風塵夕，猿清草樹秋。明時苛政絕，行坐仰尼丘。右巖巖亭，夫子聞婦人哭處。

鄭善夫郎中，閩縣人登岳

東岳乾坤定，黃河一縷分。日排瀛海浪，天入薊門雲。魯道傷吾志，秦碑自夕曛。未堪疏遠目，萬里正侵氛。

方豪副使，關化人登岳

三月無風上泰山，巖花谷鳥共盤桓。因憐鄭老看山癖，赤日烟蘿帶病攀。自註云：吾友鄭維之曾以六月來登。

日觀峰頭紫露開，嗒然回首望蓬萊。野人自是烟霞骨，應有神人月下來。

楊祐僉事，錢塘人登岳

茲山何峻極，盤礴亘百里。鳥道五丁開，雲標三觀起。雪磴無冬春，煙嵐互蒼紫。星垂崖戶外，人度青天裏。陽枝晞日華，陰谷飛霞綺。仙靈此窟宅，幽異詎能紀。

泰山屹壁與天通，七十二峰兀氣中。下施雲雨澤后土，上貫星宿搖紫宮。懸崖古栢落空翠，架壑危松度遠虹。我來憑高俯滄海，夜坐觀日扶桑東。

殊方此日逢重九，絕岳高吹散遠愁。漢畦秦封空往事，紫更黃菊自深秋。天清樓閣明三觀，野曠山河辯九州。獨是懷親憂國意，白雲滄海共悠悠。

岱宗秋卧夜床清，萬籟無聲片月明。何事仙人騎白鹿，碧霞洞口謾吹笙。日觀秦峰霞作標，扶桑夜見海門潮。樓船方士何年到，玉檢金書人寂寥。

陳沂參政，寧波人登岳

飛軒臨絕頂，懸磴更岩嶢。谷響松風接，天空海霧消。琳宮環紫極，玉節下青霄。路指天門外，來迎笙磬遙。一入登封路，乾坤自此分。諸峰會元氣，亂石散星文。仰面攀青磴，回頭看白雲。飛梁架窮壑，鳴溜四山聞。

朱節御史，山陰人登岳

塵途日擾擾，夢寐惟雲山。茲晨天風涼，層雲護仙關。我欲往扣之，驅車出人寰。登登踰絕壁，身在煙霞間。澗底環珮聲，輕風送潺湲。群峰手可挹，儼若趨仙班。大觀盪塵襟，敢辭登陟難。故山猿鶴在，俗駕何時還。

胡纘宗都御史，陝西人望岳

忽聽笙歌玄鶴群，即看樓殿紫霞文。斗邊細露邀新月，鳥外孤峰桂夕曛。漢帝金壇歌石碣，秦皇玉刻隱苔紋。騎龍李白今何處，日觀天門空白雲。脩脩望岳丹青上，諷諷乘風紫極邊。半壁秦松懸日月，當空周觀出雲烟。峰期太華翩躚起，影落扶桑裊窈鶩。更度三溪見雙鶴，忽從青帝接群仙。山下秋日正皜皜，山上秋雨還冥冥。夜來巖畔掛星斗，曉起澗底興雷霆。陰陽變幻倏忽異，天地闔闔蒼茫靈。何當結廬向山住，朝朝今對芙蓉青。

登岳

春半看山山已青，振衣先到五松亭。曉分日月懸苔壁，晴列蛟龍擁翠

屏。天啓重門馮北斗，雲擎三觀炤東溟。秦皇宋主自行幄，絕巘窮崖空斷銘。

帝闕紅雲蓋，仙壇白日光。千盤驚到頂，一曲笑臨堂。倚檻盡秦越，磨崖空漢唐。恍然坐天上，神思欲飛揚。

海天初縱目，八極思悠悠。太華彈丸出，扶桑勺水浮。秦松雲不斷，宋簡玉空留。落日猶回首，黃河窈窕流。

懸崖隨鳥出，絕頂略雲躋。俯仰乾坤小，憑陵星斗低。日峰紅炤海，玉觀碧冲霓。子夜援琴坐，天宮動曉雞。

諸峰羅宇下，一柱立寰東。石表千業集，天門百折通。元宵山有月，落日袖無風。孤峭不能寢，海雲中夜紅。

突兀青天上，翩躚碧海邊。風高鰲欲動，雲落鳳初騫。歷歷盡齊魯，層層入象躔。流霞傳素手，醉倚五龍眠。

楊志學尚書，長沙人次胡可泉望岳

絳霄迴出天門上，飛瀑高懸日觀邊。星斗垂垂臨絕巘，蓬瀛渺渺隔蒼烟。雙龍噴沫千巖動，孤鶴凌風萬里騫。我亦平生愛岳壑，欲從此也學神仙。

天上仙人自不群，龍書裊裊太玄文。秦皇臺上雨初霽，漢帝壇西日未曛。鬱鬱古松停鶴馭，巖巖峭壁繡苔紋。羽童兩兩垂青髻，曉起山頭禮白雲。

登岳

肅容瞻岱岳，直上最高峰。倏忽雲千變，蜿蜒山萬重。秦碑金字刻，漢檢紫泥封。勝跡今銷歇，巖花日日濃。

遊竹林寺

西天復此門，山半一泉溫。雲壁時時動，龍珠日日翻。飛揚李白句，傾倒孔融尊。歸路夕陽好，涼風吹廣原。

李學詩編脩，平度州人登封壇

燔柴想象明堂禮，沉璧荒蕪日觀峰。壇出白雲猶漢瑞，亭盤翠蓋豈秦松。謙冲曠見劉光武，聽納何如唐太宗。當宁聖明兼舜禹，夔龍自不獻東封。

快活三

人情輕便易，世路重艱難。不走巉巖路，誰知快活三。

大夫松

四海蒼生憔悴盡，五株松樹獨封官。仁民愛物秦顛倒，何怪當年共揭竿。

楊維聰狀元，固安人登封臺

封禪當年修數君，升中曾此事彌文。
金泥闕久明裡玉，石檢棲餘清晝雲。
紫氣漫傳宮闕現，白毫爭見老翁耘。
二儀高厚如何報，遙望長安旦夕曛。

王謐主事登岳

開闢此巖秀，形藏吾道尊。冥中
迴日月，象外自乾坤。愚谷通齊路，靈
光辯魯門。浮生正漂泊，擬欲叫天閭。

天地還高下，河山自鬱盤。燔柴
虞狩典，沉壁漢封壇。吐納風雲氣，虛
無殿閣寒。斜陽下深澗，翹首望長安。

無字碑

岱岳峰頭無字碑，相傳人說是秦時。
東遊鳳輦空寥落，野草野花春自悲。

蔣瑜御史登岳

夜到碧霞天，芝房帶月眠。聽經
來白鶴，燒藥起丹煙。廣樂雲中度，明
星鍾外懸。乘風欲飄舉，三島會群仙。

張鐸御史，蘇州人登岳

曲坂縈迴翠蘚滋，瓊宮貝宇碧參差。
長天斜倚峰紋坼，寒日遙隨岳影移。
香火何年傳漢時，風雲終古護秦碑。

却驚身在層霄上，絕頂翻憐鴈度遲。

望岳

泰岳東來鎮古丘，遙從雲際俯芳洲。
寒沙夕抱璇臺迴，積雪春融碧樹浮。
悵望雲塵搔短髮，淒涼物候動鄉愁。
銀宮玉宇參差見，縹緲重登海上樓。

邵經濟知府，仁和人登岳

步履日觀峰，峰頭日剛午。睇彼
東海東，矯矯扶桑樹。扶桑晞朝暎，陽
鳥濯靈羽。乾極欵昕春，離光奄員宇。
普照茲大觀，恒矚匪珍睹。虞淵一揚
休，子夜信採取。藉穎餐明霞，攬吟吸
玄圃。

劉淮御史登岳

吾昔遊岱宗，蹋雲四十里。渤海
入覽明，日觀下界起。步虛摩赤霄，回
首極西晷。松下逢羽人，僊顏欣彼美。
遺我千歲苓，食之可不死。松古尚秦
封，風雨歷年紀。金篋玉策存，誰探得
生齒。登茲小天下，因風憶行趾。

廖道南學士，蒲圻人望岳

岱宗高龍從，群峰凌紫穹。日觀
影扶桑，月嶂烟朦朧。飛泉走其下，宛

然雙白龍。上有玉女池，銀河瀉長虹。

玉女散天花，萬朵青芙蓉。仙人王子
喬，絳節朝上宮。遺我金檢書，期我遙
相從。我欲從之游，雲路險且重。何
當謝塵鞅，晞髮咸池東。

咸池有僊國，乃在帝座旁。紫虛

縣玉牒，絳闕輝琳瑯。曲瓊掛綺疏，晝
靄搖星潢。祥烟裊叢林，葳垂花樹香。
安期與韓衆，雙騎丹鳳凰。采采金光
草，和彼紫霞漿。朝翔天門關，夕息帝
女桑。俯視濁世士，奔走駒隙光。願
言凌飛濤，遨遊東海洋。

咏日觀

元化無停機，陽明自周始。纖纖
殘月沒，炯炯曙星起。宿霧沉江干，朝
霞覆壇時。羊脾徵東夷，鶉首占內史。
乾象涵真精，人文煥新美，扶英散葳
蕤，若華紛旖旎。河伯乘玄鯨，山祇駕
蒼兕。潭影驚蛟螭，林光寵蘭芷。車
輪羨彤雯，疊玦瞻黃珥。豐蔀匪所宜，
離烜乃其理。赤手扶羲輪，丹心貫天
紀。願為雙飛虬，乘雲駕千里。

王寵吳郡人登岱

五嶽視侯秩，無如東岱尊。六龍開御道，三峰插天門。舉手蓬萊近，盪胸齊魯吞。安期煉玉處，惟見五雲屯。

陳鳳梧都御史，廬陵人登岳

剛風吹上最高層，寒氣稜稜骨亦清。雲起半空方作雨，天臨絕頂忽開晴。松濤坐聽千巖響，奎壁行看五夜明。自信茲遊真不偶，飄飄雙袖羽輪輕。

曾銑都御史，揚州人登岳

石壁連雲紫翠重，天工削出玉芙蓉。泉流不斷工峰雪，嶺道常懸萬丈虹。岱岳有靈昌國祚，臺臣何補願年豐。登臨自覺塵襟脫，九點齊烟一覽中。

蔡經尚書，侯官人登岳

石磴縈迴十八盤，天風吹雪晝生寒。蒼苔半蝕磨崖字，碧草斜侵封禪壇。日觀俯臨青海上，蓮峰高逼白雲端。危亭一覽河山壯，便欲抽毫頌治安。

五松亭

嶺畔行宮御帳開，翠華金輦此曾來。五松自擬流恩澤，二世誰知並草萊。惟有白雲閑聚散，祇留青嶂尚崔嵬。雄圖索寞空惆悵，古木鳴禽聲正哀。

岳倫主事，宣府人登岳

千盤泰山頂，盤盤度流雲。越觀迴吳會，秦觀羅星文。鐘聲散虛谷，松栢留夕曛。蓬萊近可望，紫氣接氤氳。

聶靜給事中登岳

絕岳孤城外，山行聽曉鐘。空崖留漢碣，古道列秦松。石磴銀河轉，瑤臺瑞靄重。未須愁落日，猶上最高峰。

周琬、楊志學、胡纘宗聯句周，給事中，應城人泰山行臺

一天涼雨四筵清，五華庭樹山風動。曉晴。石崖泰岱千巖月欲上，徂徠萬壑松初鳴。可泉歌憐白苧花前嫋，舞愛霓裳竹下輕。五華長晝疏簾淹客坐，紫簫玄鶴下瑤京。石崖

斜風細雨坐槐庭，疊嶂層巒戶不

扃。可泉花下壺觴催盡鼓，燈前歌舞啓

雲屏。五華中丞天馬來西極，司寇秋鵬

起北溟。石崖却羨金闔香案吏，五雲瑣

闥望中青。可泉涼日清尊寫素心，金風

綠樹動高吟。石崖疏簾縹緲過青鳥，古

殿輝煌映碧岑。五華當座秦峰晴靄靄，

泉萬里雲霄羨盍簪。五華

胡經少卿，廬陵人登岳

乾坤開此土，東岱崢鴻濛。已訝三台近，真堪四岳宗。霽天雲漠漠，旭日海融融。萬象清塵想，飄然一寄蹤。

張充祭酒，江陰人舍身崖

舍身崖，舍身崖，崖深萬丈真禍

階。人間兒女痴且愚，往往投葬生前骸。父母提携豈不愛，忍心割置三年

懷。白日羽翰既茫昧，四方緣業空爾

乖。哀愚勒石方思道，襲俗迴聰知有教。民彝天理本自然，胡不為臣死忠

子死孝？

登日觀峰

日觀臨雲表，扶桑暎影初。山川

留勝迹，感慨獨愁予。玉笈秦王秘，金

箱漢武書。百年封禪地，功德欲何如。

潘埴都御史，淮安人。登岳

蕩蕩資生德，悠悠報本心。風雲

通胖蠻，日月快登臨。顯氣浮宸極，靈氛下石林。翩翩雙鶴駕，飛上碧雲岑。

潘珍婺源人南天門和陳石峰

重門萬仞倚天開，直上平虛亦快哉。

雲隔塵寰看不見，出門一笑下天來。

蕭瑀僉事，江西人秦松

鬱鬱崖上松，愛護自神理。虬軫駕天門，翠蓋無暑雨。揚志玄冥端，那復羨金紫。顧蒙大夫號，千古負深恥。

胡仲 秦松

五松轟轟凌霄漢，千載猶蒙秦帝恩。草木喜瞻龍馭過，儒生翻自抱深冤。

龍瑄江東人秦松

二世空爲萬國圖，咸陽宮闕已荒蕪。當年駐蹕東封處，惟見蒼髯五大夫。

白世卿僉事，陝西人登岳

著屐登高地，詩人得共遊。五更常見日，三伏早生秋。雨向山腰起，泉當石眼流。岳靈通變化，萬里走神州。

姚奎太僕丞，常熟人泰山雪後

曉天紅日放高晴，小坐山輿踏雪行。凍樹裏花春有迹，寒溪結玉水無聲。煙銷絕頂群峰露，風度虛巖萬籟生。老衲雲深知我過，數聲清磬出松迎。

五松歌

黑龍潭中蛇母出，霜鱗剝落腥雲濕。毵毵長髯十兩針，挺挺直骨三千尺。

神靈呵護元氣鍾，驅霆戰雨搖蒼空。

堅剛節操振今古，濫爵昔受秦王封。

波濤滿地陰風起，萬籟颼颼成律呂。

材堪柱國苦弗試，蕭然遺棄空山裏。

青青顏色無秋冬，吞冰吐雪經磨礪。

工師一日如相逢，終當獻入蓬萊宮。

蒙恬大將扶蘇于，萬里策勳封不與。

却將官爵授五松，祖龍顛倒乃如此。

咸陽一火二世亡，五松留得摩穹蒼。

真宗六龍昔巡幸，亦名御帳揚休光。

猗歟松兮遇知己，傷哉處世多奇士。

負才抗節竟沉淪，不及寒松反多矣。

我來幾度坐清影，綠陰滿地蒼煙冷。

撫摩長顧發哀歌，空山落日愁爽何。

章忱太僕丞，會稽人登岳

瞻彼岱岳尊，屹屹奠九州。空光

碧天合，倒景黃河流。朋從肆登陟，振

珮凌清秋。仰視九霄曠，俯覽八極周。

宣尼有遺迹，悵望心悠悠。

張鵬御史，沁陽人登岳用杜甫韻

斜陽俯崦嵫，登臨日未了。徘徊

遍諸峰，吟賞達昏曉。仙巖訪芝童，高

舉逐飛鳥。勝遊難再來，紅顏非少小。

周瑯登岳

回薄千峰簇，逶迤萬壑連。靈圖

標地紀，雄勝探封躔。露浥三芝秀，光

凝八石鮮。迎書悲宋事，封樹憶秦年。

冒險探遺跡，捫崖讀古鐫。時巡方曠

絕，登禪幾相沿。監俯飛虹落，簾含倒

景偏。奇觀大無限，便擬謁真仙。

鄭大同太僕卿登泰山

五嶽此爲勝，萬年靈足徵。夢魂

吾久到，道岸聖先登。齊魯空千里，星

辰僅一層。皇朝崇大禮，漢時不須稱。

楊撫知府，餘姚人登泰山

名山天下有，得似岱宗無。深谷

函星斗，中天啓畫圖。幾迴千氣象，一

覽盡寰區。追訪虞周事，樵人笑我迂。

梅守德提學副使，宣城人登岱嶽

喬嶽平生勞夢想，天門今日遂攀躋。

層巒迴出青霄上，曲逕回看白日低。

雲氣東連蓬海外，煙光西與太華齊。

却慚作賦非能事，盡日淹留思欲迷。

曉氣氤氳開洞府，巖光噴薄出雲根。

參差紺宇臨丹壑，紫翠煙蘿掛石門。

滄海波濤浮日月，朝昏風雨別乾坤。

行行漸覺塵寰小，五嶽應唯此獨尊。
玉皇巔上倚危闌，萬頃煙霞入壯觀。
仙樂似聞霓羽奏，天風時拂斗牛寒。
九霄雲護秦壇古，千載苔封漢碣殘。
歲莫登臨多感慨，不堪回首望長安。

寶明廉使登岳

登登泰岳山，乾坤臆只尺。杖履
隨雲雷，星斗礙冠幘。一顧塵氛消，清
風生兩腋。再顧心神舒，川源滿肝膈。
更服堂倚空，馭馬殿射碧。穹穹南天
門，兀兀舍身石。山輿下高樹，鼓吹導
前戟。昏黑抵絕巘，神祠聳天脊。光
靈佈此心，奚翅仰烜赫。歆饗集萬方，
山海貯金帛。一榻枕山阿，松泉和絲
革。夜半東決皆，海底訝日赤。

許應元副使，錢塘人岱宗

岱宗肅肅標東紀，絕頂虛傳不死
庭。碑憶漢封三觀迴，樹留秦岱五松
青。陽池日浴深能見，陰洞雲流乍可
聽。此日風煙聊振袂，休將峴首嘆沉
冥。

岱宗夫何如，岩嶢出雲表。登茲
俯蒙繹，吾欲觀魯道。闕里竊且崇，昔

人已陣草。尚想吳門喻，今知天下小。

同蔡行人登蒿里環翠亭

沓騎青林駐，登臺翠甸新。雲山
存吏隱，詞藻待王人。花日初停午，蘭
標欲麗春。憐君竹溪興，竟夕對清真。

重過泰山

山城曾試吏，十載更登危。丘壑
心期在，年光鬢髮衰。物情聊對酒，習
性尚耽詩。自是一聲叟，支離侶昔時。

泰山別諸門人

朝出乾封門，言涉泮河水。朱陽
麗初暉，征雲一何駛。顧瞻緬夙昔，風
景復相似。魯山猶在望，吾行自茲始。

范瑟編脩，歷城人登岳

雲河漠漠棲巖畔，風影冷冷十八盤。
玉女泉飛山亦潤，芙蓉峰絕暑猶寒。
百年塵世三春夢，萬里乾坤一咲看。
暮倚石闌星斗近，不知身在白雲端。

馬麟知州，陝西人登岳

峻嶒泰岳回天地，此日登臨慷慨長。
萬壑風聲喧草木，滿山雲氣濕衣裳。
秦封漢時形盤踞，魯甸齊丘勢渺茫。
一逕漸通天上界，欲從何處問青皇。

黃省曾吳人懷岱

齊魯開東岱，遙空青未休。長安
元帶眼，吳會舊含眸。去待山鷄報，孤
看海日流。稷丘君若在，吾得擁琴遊。

環翠亭

蒿里亭元勝，風花春載柔。還陪
仙吏躅，得共白雲遊。仗劍蓮華淨，傳
杯竹葉浮。如何葛洪宅，星座俯芝丘。

泰山書院古栢

影接馨香近，聲搖戶牖清。空中
白雲幹，海上古龍精。小憩依春翠，高
棲憶鳳鳴。晚來雲稍起，神動岳崢嶸。

高誨通判，合肥人登岳

翠削芙蓉萬朵開，瑞烟繚繞護仙臺。
瑤池宴罷金虬去，明月屏空紫鳳來。
雨霽歸雲棲樹杪，夜深出日見蓬萊。
向時未到天門上，九點齊州祇浪猜。
踏碎芙蓉萬壑秋，無端造物與心游。
斗聯西北天樞近，海坼東南地軸浮。
涼影月窺雲外榻，寒聲風滿鴈邊樓。
胸中塵土都消却，一枕清泉不斷流。

石梯萬折凌大表，層疊峰巒青未了。

巉巖飛瀑半空落，冷澗冰花結林杪。

南天回首眼界闊，烟霧沉沉寰宇小。

興高漸覺風生腋，岳頂迴旋看秦石。

俯凭日觀望蓬萊，曉浴金烏海波赤。

舉頭西北神京在，五色晴雲時變黷。

青天可捫星可摘，沉澗淋漓濕東壁。

欽呼玉帝呈琅玕，山高風露羅衣寒。

渺渺天空下笙鶴，平收宇宙胸中寬。

桃花峪口路深邃，怪石嶙峋懸若墜。

五松齧漢吐紫烟，欲訪仙人在何處。

金泥玉檢埋秋草，七十二編斷遺藁。

寒鴉啼上野棠枝，涼月娟娟山石老。

李炯然郎中舍身崖

舍身崖下深難測，每怪輕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時除是爲君親。

成周主事，無錫人登岳

崔巍泰岳首稱宗，睥睨乾坤一顧空。

吞吐煙雲迷下界，盪摩日月淬高峰。

秦碑無字名空在，唐刻磨崖藓自封。

逐客窮攀傷往事，不勝癯骨受剛風。

周津御史，慈谿人明堂

成周天下八百年，東巡朝會明堂前。

遺址依然孟軻力，到今登眺留真傳。

鄭芸御史登岳

未了紅塵事，聊辭白玉關。披雲

從月闕，跨鶴下人間。世味淡如水，夢

魂多在山。留連憩龍峪，何日再躋攀。

湯紹恩登岳

曉霽天門放遠暉，岱靈有約幸無違。

山雲擁道迎仙蓋，海日開嵐上繡衣。

萬里輿圖妝泰時，九霄象緯拱神扉。

追思千古登封蹟，暮靄荒臺掩翠微。

傅鎮御史登泰山

泰殿倚秋山，高開紫翠間。星軺

迎日下，仙掌躡雲攀。巖立天低宇，晴

披曜照寰。省方慚受簡，恭代禮神還。

李綸僉事登絕頂

雨霽登臨興轉生，群山數點發新青。

風迴華表搖空漢，日擁瑤宮逼太冥。

輯瑞尚存虞舜澤，傳燈獨有魯宣經。

乾坤俯仰知何際，萬里浮槎一使星。

王廷幹行人，涇縣人登岳

泰岳逼中天，登臨萬象懸。臺觀

滄海日，殿拂紫微烟。山水名誰並，乾

坤勝獨專。岩嶢何可極，搖筆白雲連。

絕頂試登攀，風烟縹緲間。舜巡

留社稷，禹鑿舊河山。月宇天門道，芝

房青海灣，英靈窮八極，此地隔塵寰。

劉燾尚書，直隸滄州人二月登山阻雪

過眼鶯花春未殘，再隨驄馬步山磐。

雲浮碧殿爐烟細，雪滿蒼崖樹色寒。

秦嶺應憐行路險，漢宮疑似降仙難。

日觀峰上瞻東海，空憶飛霞駕彩鸞。

王汝孝編修，東平人登泰山

仗曉步層峰，吟眸望轉通。懸崖

脚日斷，石磴拂雲巒。齊魯千年秀，乾

坤一指中。禪封昔此地，登眺意無窮。

郭鑾洪洞人登泰山

峰巒壁立翠雲屯，太極初分此嶽存。

鬱鬱古松蟠御帳，層層石磴接天門。

山桃野杏花爭發，曲澗方泉水正溫。

秦漢登封遺往蹟，歸來天色欲黃昏。

經彥采寺副，全州人登岳

岱宗積翠鬱岩嶢，春日登臨上碧霄。

耳畔側聞天語近，峰頭平對玉宸朝。

漫憐弄玉驂鸞鳳，會見乘槎犯斗杓。

安得憑虛凌八極，盡將民瘼達神堯。

仲言永知州，寶應人登岳

層巖高閣敞晴暉。十載重臨夢不違。
玉女獻花開雪釀，仙翁留訣進霞衣。
青霄此日瞻三象，碧巘何年築一扉。
遊賞方殷烟月上，風林遙送暮鐘微。

玉皇閣

危閣倚層霄，山河入望遙。天橫
關塞鴈，日抱海門潮。霧露開朱旆，雲
霞度碧簫。自然幽賞契，不用社僧招。

林應麟府同知，僊居人遊石屋

仙郎雅興好幽尋，共訪仙閭入碧林。
繡壁忽開丹地穴，靈泉疑泄洞天深。
上方雲磴空中轉，下界烟花望裡陰。
媿我支離久漂泊，始從塵世識初心。

浦應麟編脩，無錫人遊岱嶽

秀色千峰合，靈源萬籟潺。魯疆
開曠野，禹服奠高山。星漢當頭近，煙
雲滿目班。悠然小天下，遺跡若爲攀。

杜泰進士，長清人登岳

寰海雄蟠獨此山，金莖瑤草秘封壇。
崑崙西望烟雲渺，滄海東連宇宙寬。

谷繼宗進士，歷城人元日登泰山南麓

試筆仙壇栢酒新，誰於草莽識詞臣。
南山先祝千年壽，北斗長瞻萬里春。

雪抱翠屏鷹自化，雲坡丹壑鹿多馴。
王喬終作吹笙侶，不敢乘鸞謁紫宸。

劉爾牧進士，東平人登岳

青帝真源迴，霞芬鬱律齊。谷風
吹海樹，晴日扈山霏。金闕雲邊出，玉
繩象外低，誰言坤極小，禹貢盡雕題。

陶欽臯御史，彭澤人登泰山

南州秀色結衡廬，泰岳孤雄更不虛。
此日仙靈來劍珮，中天樓觀下庭除。
青霞獨擁秦松嶂，絳節雙懸玉帝居。
石室祇今迷往路，侍臣何地訪丹書。

遙遙仙使伴村春，處處天風灑石淙。
澗底總無黃犢飲，峰頭長有白雲封。
誰憐詞客歌春樹，慢聽山僧散午鐘。
飯對胡麻聊自餉，轉來瑤草定相逢。

袁表提學僉事，蘇州人夢遊泰山歌

我聞泰岱，五嶽之所宗，巍乎高
哉，拔起摩蒼穹。天門日月相避隱，勢
壓九服何其雄。扶桑碣石眇在下，安
論鳧繹連龜蒙。宵夢憑陵騎六龍，足
躡列缺驅冷風。捫參歷井上日觀，飄
飄直謁元君宮。白榆赤桂夾御道，中
有顏如桃花膚。瑩玉雪綠髮皓齒，十

五雙金童手持。靈訣授我讀科斗，奇
字殊難通凡胎。俗骨不可換覺來，相
失滄溟東朝逢。海上青烏使邀我，遠
遊登岱宗開緘，長跪讀數過星文，雲篆
恍與夢寐同。尚平婚嫁未畢累，長卿
卧病還書空。何當白日生羽翼，飛上
泰岱絕頂第一之高峰。

查秉直即中海寧人夏月雨霽登岱

朱明過雨靜嵐氛，嶽色霏微共夕曛。
倚杖坐看林下潤，披衣猶指洞中雲。
獅峰瀑布當空瀉，龍峪泉聲夾岸聞。
謾說新晴供晚眺，九農應是盡欣欣。

唐禹按察使，海寧人登岱

玉檢藏丹室，瑤對插上方。攀崖
入龍峪，穿徑繞羊腸。石險形疑墜，泉
流勢欲翔。采明登日觀，彷彿見扶桑。

徐紳御史，建德人登泰山

曾聞天上玉皇宮，絳節星壇向此逢。
半夜日光搖海色，四時香霧捲天風。
金函玉檢通群帝，五嶽三山第一峰。
回首下方城郭在，不知雲壑幾重重。

吳遵御史，海寧人登岳

泰嶽峻嶒倚碧霄，陰崖白晝自風濤。

西懸鳥道天門迴，東指扶桑日觀高。
秦樹尚依清蹕路，漢壇虛拱玉宸朝。
長安此去應千里，北斗城深睇望勞。

吳伯朋尚書，義烏人登岳

泰岳由來一洞天，振衣清曉上危巔。
千年齊魯登臨外，萬里江河咫尺間。
漢時秦封餘蔓草，蒼松翠栢自雲烟。
凌空頓有飛揚意，漫酌流霞喚謫仙。

又次吳初泉韻

蓬玄峭壁插丹霄，龍口飛泉噴白濤。
天入扶桑滄海闊，地臨汶濟碧霞高。
纔登越觀思鄉國，又戀長安望帝朝。
滿眼乾坤俱甲馬，不堪南北正疲勞。
絕巘渾疑在絳霄，潺潺流水帶松濤。
千巖雨過天光淨，三觀風寒日色高。
讀盡碑崖憐異代，書無封禪感清朝。
春山啼鳥斜陽外，歸路崎嶇未覺勞。

方正脩主事，昌城人登岳

岳麓俯凝眺，幻宇盡塵埃。因憶
羨門子，層霄瞰九垓。

陶侃夢八翼，側身飛雲門。碧霞
差亦近，稽首問天孫。

日月懸雙彈，乾坤一大荒。最高

峰頂上，端拱王於皇。

沈應龍都御史，烏程人登泰山

五嶽岱稱宗，雄峙齊魯界。屹然
障東維，中原地氣會。殊方傾仰止，有
懷竟茫昧。秉鉞酬夙期，巡歷振行旆。
明裡陟危巔，精神原夙戒。有禱應即
隨，神功信廣大。亢暎降時雨，彤雲布
靄靄。河淤餉道涇，甘泉發清瀨。祇
承天子命。寔惟神攸賴。禮成撫清
景，六合真可隘。山空絕塵囂，悠然聞
天籟。飛僊招我遊，乘鸞忽長邁。授
我參玄訣，殮霞吸沆瀣。日觀俯滄瀛，
紅光吐輪蓋。吳越望中迷，黃河曲如
帶。臨風拾瑤芝，坐石吟松檜。秦封
與漢時，殘碑荒草外。弔古復憂時，撫
膺增感慨。北虜猶陸梁，倭夷又顛沛。
稽首問崧靈，何如獲康泰。

曾鈞都御史，鍾陵人泰山紀遊

名山東峙獨崔嵬，千丈靈光接上台。
金削芙蓉迎日出，玉爲樓閣倚天開。
鑪煙風暖浮秦樹，石檢年深鎖漢臺。
一覽乾坤空萬劫，落霞飛彩入吟杯。
雍焯御史，臨兆人登泰山

千里齊城仰岱宗，青山盤礴秀穹崇。

峰高日觀瞰滄海，岳擅天齊巨域中。
百代登封傳盛事，萬方香火載玄功。
清朝一覽靈巖上，雲淨風消曠宇空。

從來聞說此山高，一上崔嵬眼界豪。
龍峪顧瞻出萬仞，天門咫尺摩層霄。
升中有表傳秦漢，柴望無人頌似陶。
覽貯諸峰睇空廓，雲霞茫渺海天遙。

何廷鈺御史，邵武人登岳

萬仞驚看絕巘高，一人登此百人勞。
宿願已疇民力竭，賞心贏得一揮豪。
探奇此地步丹梯，酌罷閃看處處題。
獨憶宣尼登眺後，無言悟教古今誰。
馬三才御史，仁和人登岳

層巒萬仞開新霽，乘暇登臨逸興徧。
山出雲重飛鳥外，林深春盡落花前。
天門迢遞丹霄路，海日蒼茫碧樹煙。
十二齊疆門處覓，麥苗盈隴水盈川。
覽勝春遊萬城來，僊宮縹緲入雲隈。
秦松披拂仍餘蔭，漢帝登封空故臺。
石壁有輝騷客賦，岱宗無補使臣才。
丹宸白髮頻回首，惆悵峰頭各一迴。

玉女池

玉女何年去，名猶在水濱。雲疑盡眉客，月似洗粧人。風外聽鸞珮，天邊憶鳳輪。不逢仙子降，空拂鏡中塵。

段顧言御史，燕人續夢

登登十八盤，忽訝空中行。輪雲今日跡，魂夢昔年情。松拱一天翠，草生萬壑青。此聯乃庚子夢中句也。山靈不我葉，應許定斯盟。

姜良翰參政，金華人遊泰嶽篇

泰嶽突岬中天起，盤礴神州數千里。鳥道聯綿六六灣，龍樓偃卷三千址。隱隱隆隆宿霧中，錦屏飛瀑編羅綺。絕壁高攀白玉榆，懸崖俯瞰青螺齒。更有奇觀日觀東，扶桑縹渺烟波通。晴霞蕩漾赤碼碯，曉日震耀青芙蓉。蓬壺點點逼瑤席，溟渤僅擬浮杯筒。凌空不覺星辰遠，直跨罔象追鴻濛。忽然驚雷起山麓，電走星馳振林谷。須臾日没宇宙傾，萬頃風濤鬼神哭。雲迷路險不可登，一步一迴愁折軸。泰嶽何岩嶢，亭亭阻且遙。秦皇宮闕烟雲迴，漢武旌旗草木彫。英雄

一去豪華盡，殘碑斷簡空寥寥。我來近自崑崙北，欲向三山訪南極。無端失脚墜皇州，欲歸不歸長太息。亦有青城累石居，胡麻飯冷丹爐熄。南郡苔荒諸葛廬，東山草蔓安公闕。青壁瀉銀河，山深長薜蘿。偶從征旆登天闕，瓊仙玉女許經過。未能擺脫歸猿鎖，且隨舞袖歌春和。山河大地終然幻，世事悠悠何計了。行植芝田十萬畦，應須不負商山老。

查秉彝順天府尹，海寧人登岱

巖巖高插紫冥開，青帝星辰入望迴。芳躅獨標宣聖楔，瑤函空秘漢封臺。天連北極千山拱，雲擁黃河一線來。最是生平葵藿志，夜深日觀倚徘徊。

孟洋大理寺卿，信陽人九日登泰山

泰嶽風高不可當，登臨况復是重陽。杯傾下映滄溟色，帽仄平依北斗傍。魯甸風雲流野日，薊門鴻鴈入煙霜。雄圖盛節俱陳跡，城郭蕭蕭自八荒。

羅洪先狀元，吉水人贈中丞朱鎮山巡撫山東

青春瓊樹麗彤庭，玉斧登臺髻未星。

日近泰山多曉色，風行東海少塵冥。得年不用移齊粟，考牧還聞頌魯駟。鎮撫正資清淨理，片言肯向蓋公聽。徐文通參議，永康人岱宗。紫氣騰空護漢都，山川杳藹入看無。乾坤忽合東溟注，日月還臨北極扶。秋色歸鴻淹客鬢，清樽過雨封蓬壺。凭高莫問前朝事，帝子不回空大夫。王世貞侍郎，吳郡人登岱。紺宇虛無岱色邊，岩嶢飛磴界蒼烟。峰迴嶂壑紛相拱，石坼松蘿裊自懸。過雨雙龍爭玉峽，擘雲孤鷲拄青天。平生故有崢嶸意，識爾應從太始前。翹首精神欲奮揚，幾從開闔見陰陽。千崖忽敞中原日，六月長飛使者霜。在昔鈞天青帝坐，即今封地白雲鄉。還應五嶽都游徧，乞取安期火棗嘗。奔崖瀑落擁晴雷，策石驅龍輦道開。匹練天縈吳觀出，金泥日射漢封回。河流挾雨俄千帶，海色搖空僅一杯。莫向封壇論王氣，祇應塵世有仙才。尚憶秦松帝蹕留，至今風雨未全收。

天門倒瀉銀河水，日觀翻懸碧海流。
欲轉千盤迷積氣，誰從九點辯齊州。
人間處處襄城轍，矯首蒼茫迴自愁。
僕衣吾欲卧天門，中夜憑欄起自論。
半割乾坤懸對抱，低垂星斗亂堪捫。
狂呼六博仙人箸，渴問三漿玉女盆。
爲道崑崙更奇絕，還從博望訪河源。
壁立芙蓉萬古看，削成松檜隱高盤。
中峰翠壓徂徠色，絕頂青收碣石寒。
梁甫吟成還自和，茂陵書就欲誰干。
依微倘有吳閭在，欲向秋風問羽翰。

李嵩副使，歸德人叨從登岱

使者東登太乙壇，雲從靄靄漢衣冠。
九霄風動豺狐遠，六月霜飛草樹寒。
日觀俯看人世隘，天門北望帝廷寬。
省方獨有匡時略，准擬皇圖與泰安。

王遴尚書，北平人玉皇頂

每嘆苦塵喧，無由脫塵網。絕頂
遂攀躋，始知天地廣。

日觀峰

盪漾湧金烏，崑嶢破幽壤。願將
五夜觀，天下同瞻仰。

漢封臺

岱宗自古今，武帝空赫赫。鸞輿
西入關，苔蘚臺中碧。

玉女池

生托黃帝室，道匹昊天妹。靈泉
瀉方池，恍忽鳴玉珮。

秦斷碣

霸業如流水，雄圖似去雲。誰知
煨燼後，淪落復斯文。

仙人橋

絕澗架危橋，不見仙人度。海上
幾時迴，空使昔人慕。

捨身崖

開闢始天地，人生孰不死。所惜
不在身，崖下多豺豷。

白雲洞

造化鍾靈竅，茲洞深幾許。不見
青鸞回，但見白雲去。

十八盤

少負青雲想，今上青雲梯。一入
天門裏，回首青雲低。

五大夫松

帝子去不還，大夫空自立。日暮

北風吹，時向沙丘泣。

李攀龍按察使，歷城人懷泰山

域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相從。
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峰。
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
向來信宿藤蘿外，秋底西風萬壑鍾。

贈殷太史正甫登泰山

明堂天子昔登壇，御道風流擁漢官。
海色迴臨三觀動，春陰不散五松寒。
白雲忽向封中出，玉牒誰從篋裏看。
此日滿朝來禪草，相如早晚入長安。
上宮春色自何年，阿閣神房幾洞天。
囊裏定携三秀草，懷中曾擬四愁篇。
射牛漢蹟今猶在，繫馬吳門似杳然。
七十二家論祀典，還朝可奏聖人前。

和魏使君扶持游太山

中天詆蕩敞天門，上帝樓臺拱帝孫。
五馬並臨吳觀重，諸峰獨讓丈人尊。
秦松忽借蒼顏駐，海日遙銜紫氣屯。
可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崑崙。

李先芳少卿，濮州人岱宗

十八盤高擁帝都，徂徠梁甫衆爭扶。
神女來遊明月嶂，仙人對博泰山隅。

天雞喚日浮三島，海鶴巢松遍五株。
欲草相如封禪疏，漢家壇觀久荒蕪。
岱宗絕頂玉皇祠，雲起天門杖屨遲。
漢時秦封行處是，石閭瑤草至今疑。
日銜三觀金銀闕，天瀉明河玉女池。
曉向虛空探海嶼，扶桑真見水中移。

王紹元 御史，金溪人登岱岳

蕊宮珠闕鬱嵯峨，門倚青天掛碧蘿。
鎖斷半山環日月，望窮千里帶江河。
秦壇王氣崇幽渺，漢緯金書射太和。
昭代聖王皆舜禹，喜無封事入山阿。

孫應奎 左布政，餘姚人修岱廟視工

拾級登登上泰岑，萬峰羅地白雲深。
調琴澗落天河水，積翠臺分月樹陰。
薄海縱觀同物興，中台成位兩間心。
更賓日馭開長夜，獨倚高明望孔林。

魏良貴 按察使，新建人告岱即事

杖策高尋玉女峰，披雲始見碧霞宮。
山含雨意嵐光動，日射天門紫氣重。
絕壁虛疑存漢蹟，斷碑何處覓秦封。
憑高舉手運六合，宣父遺踪在眼中。

楊宗氣 按察使，陝西人登泰嶽

巍巍泰嶽鎮齊東，此日登臨天地空。

西盡函關雲嶺直，東來海渤曉霞紅。
秦碑虛無凌霄上，魯殿參差在眼中。
時有幽人騎白鹿，乘風便欲駕青驄。

裴紳 提學副使，蒲州人登泰嶽

三十六盤何嶮巖，曉來登眺自忘疲。
眼看山頂疑無路，身在雲端不自知。
嬴氏五松寧故物，唐人千仞有磨碑。
古今興廢只常事，金簡上函亦太奇。

王教 副使，華亭人登泰山

泰山之高何奇哉，三十六盤路縈迴。
金烏半夜海底浴，碧桃千樹池邊栽。
秦松漢栢供御帳，金簡玉笈餘經臺。
瓣香春仲肅拜禮，和風晴日天門開。

牟朝宗 副使，賓州人登泰山

岱宗奇峭倚天東，冊府封題禮數崇。
齊魯地偏形獨勝，古今時異仰皆同。
荒臺人指泰皇碣，幽壑松蟠宋帝宮。
幾欲尋源渾未識，凭高萬里御長風。

查秉鉞 評事，海寧人謁岱

泰嶽巖巖夙有名，獨看今日祐神京。
澗流漕濟時聯艦，領袖云亭近作幘。
霖雨崇朝覃帝澤，扶桑曉日溥天明。
誰將兩腋成雙翅，飛上峰頭入太清。

愈憲 參議，無錫人泰山頂上作

迴絕使人懼，古今稱岱宗。溝塗
分汶水，丘垤俯群峰。晴蓋時沾雨，風
雲屢盪胸。乾坤歸壯麗，臺殿入春容。
指顧青齊小，迴看鄒魯重。荒碑秦代
蹟，廢時漢人蹤。仰止誦初服，登臨逼
晚鍾。幸逢恭己日，無復議東封。

趙勳 僉事，番禺人登日觀

月明道士靈巖來，夜半重登封禪臺。
銀漢中天看斗北，金波浮影報暘回。
火山年見焚東海，曦馭俄驚耀上台。
萬里未光呈瑞氣，赤霞紅漲望中開。

曹金 侍郎，祥符人。登岱

雨後朝暉靜嶽壇，百年臨眺屬春殘。
初經帝帳方壺曉，漸入天門宇宙寬。
雙引管簫通玉闕，徧尋封禪倚雲磐。
瑤臺古寺清尊晚，看竹吟風興未闌。
霜節凌煙坐翠微，備然恍與世相違。
數聲清磬飄何處，幾片閑雲照客衣。
玉女池連春草動，僊人鶴傍彩霞飛。
疊巒惟許山僧住，一任鶯花對落暉。

頃守禮 知府，奉化人登嶽

簾洞更衣入紫霄，風吹御帳起松濤。

羊腸鴉背盤盤曲，龍口天門節節高。
過化樓前懷往哲，登封臺上慨先朝。
何當拋却塵寰慮，乘興重來不憚勞。

朱應奎知府，丹徒人登泰山

我昔曾過泰岳前，未暇登眺即言還。
豈獨山靈笑我俗，勝事汨孤亦悵然。
今日重來須縱目，攬衣直上山之巔。
不妨舉手近天日，但教穩步渡雲烟。
天仙地迴碧霞繞，日觀臺高紫氣聯。
隱隱尤可辨風嶺，茫茫何處覓桑田。
身跡恍如塵世外，光景疑爲混沌先。
更欲憑虛何所往，人生即此是登仙。

陳中知府，沔陽人遊泰山宿碧霞宮

公館

遊覽乘閒過岱宗，躋攀曲蹬幾千重。
未從絕頂耽清興，已聽群山度晚鍾。
寒夜暫將丹竈訪，洞門詎許白雲封。
悠然借宿石床月，肯數華陽第二峰。

劉璽按察使，唐縣人岱嶽登望

嘗聞東嶽峻，今上最高峰。吳楚
蒼茫外，燕齊指顧中。罡風時振袂，灝
氣忽橫空。不道塵寰迴，翻疑僊界通。

王貴運同知，清江人。登泰山

繩牽布裹筆輿輕，險絕能消半日程。
漢栢秦松空往跡，孔登孟語此經行。
沿厓忍見逃亡屋，躡蹬慚聞怨對聲。
惟有七十二泉在，顧言常潤汲王明。

呂顥登州知府，陝西寧州人遙參亭舊名草

參，老親，參政分守時改云

參亭人共挹，易草以遙名。豈爲
投香紀，還肅謁禮誠。碧簷春日麗，金
棟曉雲輕。瞻拜緣分牧，臨風重感情。

祖殿暫憩

趨庭憶往日，登覽廿年前。宿雨
青岩媚，光風白鳥翩。橋危雲共度，壁
迴日相聯。羽蓋聊爲問，赤城列廣仙。

曹大同署丞，通州人登岱嶽

宗嶽磴盤高造天，翻從下界見雲煙。
登封漢蹕餘風景，表記秦碑空歲年。
絳節香飄龍虎馭，玄壇寒切斗牛纏。
微茫八表浮元氣，較似身遊太古前。

周怡司業，宛陵人登泰山絕頂

山頭上下界殊分，大地瓊瑤雲浪文。
崖壁蒼苔古蝌蚪，松蘿紫氣日氤氳。
九州星堊盡雙目，萬里封疆只片雲。
到此方知天地大，超然身在列仙群。

桑紹良經魁，濮州人登泰

岱岳曾聞天與齊，振衣今始遂攀躋。
白雲護洞龍初蟄，黃葉圍山鳥正啼。
玄女宮深連別嶼，玉皇祠迴接層梯。
正慚落魄淹塵壚，石室清幽欲暫栖。
乘風直上絕高巔，回首層霄四望懸。
密樹霜中凋欲盡，群山天際斷仍連。
半生勝覽元非偶，萬仞平臨儼若僊。
舉目虛驚紅日近，長安猶在暮雲邊。

蘇本前府經歷，濮州人登泰

岱岳嶙峋插太空，摳衣拄杖入雲中。
正松樹老龍鱗古，三觀峰高鳥道通。
勢逼星垣傾宇宙，青分齊魯夫龜蒙。
只緣捧日丹霄上，早望扶桑碧海東。

桑正衍舉人，濮州人登泰

攀雲上石盤，澗壑聳可觀。漢字
經沉水，秦松帝拜官。海光籠曉日，嵐
色護層巒。隨意凭虛眺，乾坤眇一凡。

蘇濂鞏昌府近判，濮州人登泰山二首

嶙峋岱嶽邈蘧廬，紫翠芙蓉削太虛。
秦漢侈心餘時壘，青徐平野到階除。
勺水扶桑明子夜，五雲絕頂見宸居。
探囊但有遊觀賦，吮筆曾無封禪書。

山梯斜日俯高春，石澗春泉響碧淙。
巡狩翠華松自拱，明禋遺跡玉常封。
掃雲客坐前峰月，冒雨僧歸下界鍾。
遊子滌期今稍適，飛仙環珮尙相逢。

殷盤中秘，濟南人日觀峰

東望扶桑國，茫茫海水沄。波濤
搖紫氣，島嶼亂紅雲。河漢星猶燦，乾
坤晝已分。大觀天書處，碣石獨爲群。

徐琳運同，華亭人登岱

崎嶇登岱岳，長嘯思悠悠。帶與
河流細，杯同海色浮。爐烟秦樹裊，石
檢漢臺秋。那得塵緣盡，常隨日鹿遊。

朱明時華亭人登岱

岱嶽登臨第一峰，山靈秀出紫芙蓉。
古碑猶有秦皇跡，御輦曾來漢帝蹤。
屈曲天門晴霧靄，崔嵬日觀端烟濃。
自祈隔得相如技，敢謂才堪草禪封。

岱史第十七卷登覽志

皇明嘉靖甲寅以後迄今諸名公及文人題咏，
仍舊志例，以世次序。

李春芳大學士，揚州興化人夏日登岱喜

雨霽

披豁煩襟度碧空，忽逢青帝駕長虹。
彩烟半捲虬灣霧，霽色全開龍峪風。
今古壯懷夕照裏，乾坤生意忝苗中。
岱宗自是饒皇祐，時雨時暘摠化功。

高拱大學士，新鄭人登岱

岱宗神嶽勢嶒嶙，東鎮齊封百二城。
雲捲洞門持欲潤，日華暘谷曉偏明。
虞廷首望仍今古，尼父崇登著姓名。
我欲御風凌絕頂，手提星斗運璣衡。

高儀大學士，錢塘人登岱

諸嶽峻嶒一岱宗，天門迢遞遶芙蓉。
御坪有路仍迴馬，石表無文悵祖龍。
星斗平懸玉帝觀，乾坤不老丈人峰。
夜闌紅日升滄海，咫尺蓬瀛第幾重。

吳嶽尚書，汶上人登泰山

嶽崱疊嶂逼蒼穹，深谷迴巖烟霧通。

掛壁寒泉飛澗白，拂雲秋樹入霜紅。
秦松欹石龍鱗古，漢碣沉苔鳥篆空。
絕頂振衣思太始，偶看朝日見鴻濛。
雲磴新懸碧磴迴，松枝低拂紫巖開。
人穿鳥道烟巒迴，路轉羊腸風壑哀。
地接太清瞻斗極，眼隨旭日望蓬萊。
曠遊一晤浮生夢，好謝糾紛卧石苔。

遊青帝觀

洞門梵宇秋雲細，青帝離宮煙村齊。
虛谷人聲飄翠壁，寒空鴈影落丹梯。
窮探仙跡荒壇隱，深入禪林野逕還。
清賞不違幽興遠，欲尋石室伴僧栖。

劉自強尚書，扶溝人登泰山

茫茫蒼海半山寰，天壁躋攀步步艱。
頓覺風雲生足下，却疑身世出人間。
鬢顏看鏡驚將老，廊廟懸情未許閒。
暫息塵蹤隨謝屐，蓬瀛洞裏探仙關。

朱衡尚書，豫章人登岱

懸磴盤梯天路長，高空雲霧濕衣裳。
金銀宮闕知鄰近，鳥自嚶嚶花自香。
玉虛宮殿元孤秀，夜半控奇獨自行。
玄鶴遙聞乘月度，白雲近見與沙平。

馬森尚書，福建人登岱

五嶽由來獨岱宗，層巒雜樹翠交濃。
盤迴石磴天門道，縹緲烟霞日觀峰。
巨鎮已標存舜典，斷碑何事數秦封。
登臨不盡高山意，尼父當年有故蹤。

宿岱頂道房

碧霞宮伴小幽居，雲外山低若太虛。
玉女池中泉最潔，丈人峰上雪偏疏。
坐看浮靄渾成幻，睡覺清真更寂如。
夜半四空無色界，月明正好入階除。

尹臺尚書，永清人東平道中望岳

巨嶽盤東土，高穹礙列星。鴻濛
標地紀，峻極抗天庭。輯瑞虞巡肇，刊
山夏載經。靈仙遺蛻迹，巖戶莫長扃。

神功稽古牒，七十二君王。曠矣

茲山禪，荒哉往代章。烟迷秦時遠，雲
出漢封長。借問當年物，言餘松柏蒼。

大野圍春氣，群峰杳靄□。芙蓉

開曉日，秀色若可餐。夜月流金殿，朝
花泣壁壇。雲驂誰共駕，矯首一悲歎。

結髮懷幽尚，名山思徧尋。久傳

梁甫曲，還憶泰山吟。縈啓丘中好，安
期海上心。九州多狹徑，此地可投簪。

長風吹羽腋，吾欲上天門。躡履

丈人石，晞衣玉女盆。乾坤睨闔闕，日
月翫朝昏。歸訪巢居子，深情未可論。

岱宗千里色，魯甸接膠齊。海日

扶桑近，天風若木低。東皇衣任把，北
斗杓堪提。舉手招仙侶，碧霞聽曉雞。

神嶽巖巖立上方，仙宮赫赫照東

皇。秦松漢栢盤天地，玉簡金函紀帝
王。一柱擎空龍躡躅，三峰倒海鳳飛
揚。舉頭髣髴雲霄工，裊窈春雲捧建
章。

楊巍尚書，海豐人赴南都登東嶽

駐馬登東嶽，憑高辨四溟。始知
人世小，不斷此山青。樓閣秋孤出，川
原晝杳冥。將尋孫復隱，忽忘有嚴程。

梁父名仍在，登封事不磨。逢人

尋古蹟，覽勝欲狂歌。匹練吳門近，豐
碑漢代多。還能舒老眼，萬里見滄波。

張佳胤尚書，銅梁人登岱

張衡曾賦四愁詩，東望相從及此時。
翠壁千盤隨杖轉，丹梯一線自天垂。
瑤函偶拾神人字，絳節高居玉女祠。
囊裏按圖分五嶽，真形微被地靈窺。

青空寒露滴芙蓉。拄頰天門倚岱宗。

漢草相傳司馬筆，秦官猶寄大夫松。
參差三觀疲雙目，截糞千巖籍短筇。
方內名山探欲遍，晚年始遇丈人峰。

天雞聽罷曙將分，劍倚峰頭接十文。
髣髴白知山水下，升騰紅放海東雲。

烟霄身擁三千丈，封禪書侍七十君。
怪底衣裾常五色，由來嶽氣已氤氳。

日月霍從岱頂懸，每依帝座挽青烟。
秦碑突兀青天上，仙島微茫大海前。

寓目好看吳苑馬，頰身卹辨汶田山。
中縱失襄□城駕，猶勝風塵在市塵。

陳經邦尚書，蒲田人偶憩白龍池

百丈寒潭浸碧峰，玉龍於此闕靈蹤。
即今齊魯青無幾，何日噓雲慰萬農。

登岱

寰中嶽鎮此尤尊，今古巖巖魯望存。
半領晴陰分氣色，雙峰日月互朝昏。

瑤池自昔來王母，金關何年下帝孫。
聞道探齡曾有筴，願將萬禩授黃軒。

縹緲天門冠萬峰，攀躋彌覺翠微重。
山懸碧落無孤鳥，壑抱寒濤有五松。

春月久虛虞代狩，晝雲猶起漢時封。

神房阿閣深何處，欲向安期一問踪。
攬勝凌高嶽勢窮，乾坤俯仰一鴻濛。
齊州點點晴煙外，魯阜微微落照中。
千里黃流縈不盡，三山銀闕湧還空。
登臨未解宣尼意，自許沂雩舞詠同。
杖策高登叩帝關，振衣長嘯隘人寰。
眼搖泱泱三千界，身在崑崙第一山。
桑海幾人經變換，蓬壺諸聖自飛還。
朱顏白髮須臾事，回首浮名好是閒。

偕張焦二郡，倅遊石經峪。未盡
探幽興，相携復此行。勒經誰氏手，秉
燭故人情。夕嶂林霏合，春泉石漱鳴。
高山與流水，恍忽聽遺聲。

陸光祖尚書，平湖人請告東歸春日
登岱

拂袖清朝賦遠遊，岱宗物色動吳鉤。
春風花鳥朝陽洞，曉日烟霞王母樓。
御帳當年經帝輦，明堂蹟勝想王猷。
探奇吊古情何限，匹練鄉關興獨悠。

諸大綬狀元，山陰人登泰

碧霞宮上最高岑，秦漢封臺草莽深。
落日荒荒留返照，飛雲片片過輕陰。

因嗟萬世無窮計，疑是秋風未悔心。
獨去平臺渾廓落，一聲清磬出雲林。
熙熙春意萬方同，憶我來瞻青帝宮。
野色帶烟時變化，山光無雨亦洪濛。
東南白練迷天外，西北紅雲入望中。
却怪五松留晚翠，祇應翻照石屏空。

王弘誨侍郎，海南人岱宗吟

我尋青帝問真源，至人邀我登天
門。天門高高在何許，乃在咸池之陽、
岱宗之陞。石蹬懸紆十八盤，雲根磅
礴九百里。厥初渾沌誰爲鑿，二儀中
分列五嶽。帝遣太皞奠此方，巖巖巨
鎮雄寥廓。洞天福地倚崔嵬，層霄萬
疊芙蓉開。黃河如帶，渤海一杯。半
夜見曉日，中領興雲雷。齊州九點，蒼
茫若可辨，吳閭匹練，指穆空而驚猜。
噫吁嚱泰山之高，其不可極也如此。
使人登之，飄飄乎若御冷風而超塵埃。
意昔登封七十二氏，厥有虞周，其名最
著，秦漢以還此義微，金泥玉檢紛茲
瘞，只今作者知何地，樹亦不能爲之
留，碑亦不能爲之記。惟有巖前倏忽
變幻之白雲，領略興衰千古意。悠悠

往事難具陳，振衣聊此朝群真。遙見
玉女池前香馥郁，仙人洞裏氣氤氳。
霓旌絳節交繽紛，云是玉青大帝碧霞
元君，使人對此搖精魂。齋宮祝釐，祠
官秩禮，羸女吹蕭，馮夷擊鼓。靈芝來
兮錫予祉，望而不見兮逍遙容與。傍
有青鳥使，授予《黃庭經》，覽之殊未
了，倏忽還空冥。躊躇勝覽意何已，殃
掌塵踪未停軌。何當晞髮長茲遊，回
頭看謝朗然子。

登岱

石磴丹梯入紫宮，寰中五嶽最稱雄。
登封七十傳前古，浩劫三千接閭空。
松老尚含秦代雨，桃深擬有晉人風。
尋幽直到蓬萊頂，勝覽乾坤興未窮。
嶽頂高居上帝尊，東南王氣俯中原。
白雲繚繞千峰合，翠石崢嶸萬壑奔。
宵湧金烏未海市，暮穿瑤鶴過雲門。
談天未道鄒生誕，九萬扶搖信可論。
人間信自有丹丘，汗漫聊從此地遊。
玉檢金函空寂寞，琪花瑤草自春秋。
射牛不用儒生議，望馬堪從聖蹟求。
一自大觀歸老眼，尋常指點遍齊州。

詠丈人峰

高標獨立向天門，氣象巖巖仰止存。
五嶽曾聞岱宗長，諸峰應是丈人孫。

詠日觀峰

五夜峰前曙色浮，瞳瞳先出海東頭。
誰將赤手扶羲馭，早向人間照九州。

詠玉皇頂

縹緲丹梯入九重，玉皇於此秘靈蹤。
尋真直上朝元殿，身在蓬萊第一峰。

詠呂公洞

青蛇拂袖氣橫秋，玄洞留題可自由。
莫道紅塵人少識，松邊隱約見華州。

詠大夫松

二世山河已改移，五枝猶冒受封時。
昂藏應愧虛名污，貽咲商巖四紫芝。

詠桃花峪

流水晴懸碧澗霓，桃花春似武陵溪。
東方自擬隨王母，縱少漁郎路不迷。

張位侍郎，豫章人捨身崖歌

有序：余登捨身崖，夜夢神人謂
愚民捨身可憫，命余止之。已告有司
為禁諭矣，復作詩一首，詞取近俗易
曉，將以救千萬無辜生靈也。詩曰：

人生實難胡樂死，子欲報親親念子。

養老送終若無托，大是不孝滅天理。

或有無聊祈後身，更望蓮花佛會人。

富貴多憂樂是苦，見身清淨便登真。

萬仞身輕一鳥落，骨肉為泥魂渺漠。

女愧成名清風崖，男非喪魄天祿閣。

東嶽蒼蒼德好生，誰哉作俑誣神明。

乘雲托世轉相狂，千秋萬祀坑愚民。

我今作歌勸來者，神人夢授語非假。

泰山鴻毛宜自思，珍重此身莫輕捨。

抵嶽遇雨

杳藹寒雲暗碧岑，松蘿岩壑翠增深。

山靈欲試登臨興，朝雨聊堅去住心。

登嶽

萬仞丹梯隱薜蘿，層霄仰止鬱嵯峨。

長松鶴唳烟雲古，上洞龍藏風雨多。

金馬陸沉無不可，彩鸞消息竟如何。

嵐光變幻殊今昔，徙倚流駒逝急梭。

過大龍峪

浮雲萬里結秋陰，飛瀑千尋度遠林。

每怪登臨風雨驟，芙蓉匣裏作龍吟。

登岱宗有述

道人風抱烟霞骨，萬累消除只愛山。

赤紱長拘真浪迹，丹丘一到便開顏。

秦封漢禪古碑在，秋草春袍仙境閑。

五嶽平生從此始，斷苓甘老白雲間。

宿岱頂曉晴

天風一夜淨烟霏，星斗簷楹燦紫薇。

千仞振衣空六合，群峰羅列競朝輝。

登日觀峰

烟霧茫茫海色冥，扶桑一線破葱青。

重淵瑞射禺夷宅，八極春先太乙庭。

瓊島浮蒼遙莫辨，金輪輾碧迅難停。

不因高處曾開眼，甘與紅塵夢未醒。

過暴經石

亂石岩前蹲虎豹，鳴泉澗底隱龍蛇。

世間多少清幽境，常被紅塵對面遮。

何源侍郎，江西人五言古風

高出千盤嶺，危攀萬丈梯。睽瞻

無極上，彷彿與天齊。祇見蒼茫闊，平

臨法象低。半山雙鳥翼，是處幾松枝。

截葉芙蓉削，巒岈虎豹馳。水簾龍卧

穩，瑤圃鶴歸遲。宮闕參差迴，星辰遠

近乘。白雲隨地起，紫氣夕陽迷。複

道天門險，層崖鐵石歌。未秋涼薦爽，

不夜月流輝。身世遊無際，山川應有

知。高堅師魯道，壁立仰鄒儀。虞祀先從岱，秦封漫有碑。登臨多感慨，吾自振吾衣。

登日觀峰觀海

凌寒恣登眺，迎曙坐岩嶢。霞彩絢以爛，陽精紅欲燒。快桑輪乍轉，天際海初潮。不定金波沸，還看鏡影慄。萬方將起溟，此處已先照。未許羲和馭，徒憐夸父勞。周天行度疾，當午大明朝。况屬陽方長，忻逢泰始交。微臣何以祝，海日效芻蕘。

于慎行侍郎東阿人登岱

終古名山奠大東，每從雲漢望穹崇。千峰明滅天高下，萬壑晴陰氣鬱葱。星土盤回元化轉，仙閭繚繞百神通。真遊五岳還應遍，首躡煙蘿上碧空。玉闕朱樓萬仞端，六龍輦道倚巒岈。懸崖翠磴雲中轉，疊嶂紅泉樹杪看。海色曺曺三觀曉，秋聲蕭瑟五松寒。天門只尺君應見，比似人間路更難。忽出塵寰賦壯遊，試從九點辨神州。浮雲直上千峰色，落日長懸萬里秋。

紫塞東臨滄海斷，黃河北滾大荒流。秦封漢禪成丘土，留與人間不盡愁。倚杖高臨萬玉峰，氤氳陸海散芙蓉。寒聲半落天中雨，暝色低催澗底鍾。金檢誰探秦帝策，白雲猶起漢時封。君看十二侯王地，能出神宮第幾重。絕頂秋高上帝宮，茫茫一氣俯寰中。地盤河濟三州盡，天入秦吳萬里空。玉闕光連星斗上，丹峰影落海門東。亦知真宰多相籍，許倚烟霄兩劍雄。萬仞瑤壇冷夕曛，斗邊三十六天分。仙人洞府懸雙闕，玉女神房切玉雲。遊客自成梁父嘆，詞臣不草茂陵文。東皇舊握群生紀，海國山河翊聖君。三峰東望亦雄哉，海色遙看萬里開。三島春波涵日月，五城仙氣吐樓臺。酒邊影吸金銀動，杖底雲飛紫翠來。烟水茫茫徐福去，至今不見報書迴。上宮夜色冷漫漫，月轉層霄十二欄。大地河山銀作海，中天樓閣玉爲壇。虛無靈境簫聲斷，縹緲秋光練影寒。

仙掌芙蓉看欲近，轉從北斗識長安。

日觀峰歌

岱嶽峰頭一片石，天見杳杳遙空碧。我來夜掃石上雲，未明看見十日。日出海東幾千里，茫茫不辨雲與水。天雞啁啾海上啼，東方霞氣半邊紫。忽然激灑玻璃翻，一泓捧出赤玉盤。長繩斜挽不得上，半時方到扶桑巔。扶桑枝葉成五色，海水明滅一線白。日東雲氣如連山，目中欲識鮫人國。平明日高海水乾，滿天翕絕紅氣團。三山金闕流安在，六鰲背骨秋霜寒。憶昔秦帝東封年，欲浮海水遊靈仙。驅石作橋不可涉，金支翠羽空西旋。幾時得見海中出日三千丈，脫屣妻子如浮烟。相前未生信豪士，側帽大叫石上眠。我亦欲取巨石填東海，揮弋且止羲和鞭。六龍不停日如矢，仰天嗚嗚酒熱耳。

曝經石

朝下天門關，夕憩曝經石。此石自何年，斜倚萬仞壁。疊嶂灑飛流，匹練十餘尺。水底玉篆分，了然成鳥踪。

其文乃上古，讀之茫不識。誰參雪竇禪，永示金仙迹。淥池低寶樹，宛見祥河出。兀坐聽潮音，洗耳心方寂。

詹仰庇少卿，安溪人夏月同寮友登岱

携手薰風跨紫鸞，丈人峰上振雲翰。煙消日觀千山曉，人在天門六月寒。禪臺高閒不□掃，磨崖碑古蝕誰看。獨憐尼父遺踪在，手摘芳茗薦杏壇。雨霽會飲挾仙宮。凌霄披翠八窗開，冠蓋疑從天上來。座遶山光搖劍戟，雨餘霽色動樓臺。還將石溜調歌管，更摘峰霞入酒杯。壯觀生平今更幾，坐升海日共徘徊。

李傑翰林學士九日登泰山，過遊普

照寺有懷

半林殘日映崔嵬，上有孫公舊講臺。孫明復先生存日，講學於此。竹帛銷沉書院廢，鼓鍾鏗鞳梵宮開。酒傾秋露浮盃滿，曲送春聲入座來。清景留人歸路晚，碧雲紅葉擁山隈。

張元忬狀元，山陰人觀日

星河耿耿霽高秋，日觀峰頭送遠眸。曙色未分青嶂出，海雲初動赤光浮。

俄看明鏡離三島，即擬紅輪遍九州。疇昔登臨餘悵望，奇觀不負此來遊。

重登泰山

三年兩度遊東嶽，此度來遊景愈奇。序屬清秋消瘴霧，人於絕頂指華夷。扶桑日上雞初唱，絳闕風高鳥不居。俯仰混茫渾一笑，只今悟却未分時。

張一桂翰林，諭德祥符人登泰山

五嶽今登第一區，齋心先爲禮肩吾。書從漢世傳司馬，松自秦時作大夫。疊嶂峻嶒分日月，片雲咫尺蔽蓬壺。行行莫訝停車立，問有山陰泣婦無。岱嶽稱雄昔所聞，振有萬仞若爲群。浮塵迴隔三千界，故老猶傳七十君。地軸東來連繹繹，天門南眺失云云。秦松漢時皆陳迹，幾度蒼峰鎖暮曛。翠壁丹崖不厭遊，炎蒸伏暑即清秋。援棊且爲歌三樂，對酒無勞賦四愁。冉冉雲侵衣袂濕，瞳瞳日射海天流。吾皇久却東封事，年少相如自白頭。縹緲烟霞滿逕中，冷然鍾磬度瑤空。東皇自宰青陽地，玉女高居絳節宮。

苔翳斷碑餘鳥跡，身依元氣破洪濛。逍遙賸有蒙莊興，何事乘虛一御風。

賈三近都御史，嶧陽人冬日登嶽

游目高寒處，群山擁岱宗。登封迷漢草，閱歷有秦松。萬壑烟嵐合，諸天紫翠重。肩輿明月下，上界已聞鍾。

胡汝桂少卿，金鄉人石表歌

天門崔巍雲縹緲，翠巘疊峰爭玄巧。千崖萬壑駭人目，竟日看山山未了。夜半舉手摩星辰，高歌日觀看日曉。山巔獨有一柱石，渾渾潔潔插天表。藏鋒斂鍔若太拙，震摧風雷不傾倒。傍人妄說秦時碑，熟視空空益窅窅。到此胸中一字無，翻見磨刻盡潦草。至人從未貌若愚，安得繁藻一清掃。今古登臨多少人，信惟孔子天下小。太乙留此洩玄機，拄杖乾坤永不老。

途中夢雪紀之

白雪來玄貺，靈恩不用猜。知天分玉液，爲我洗塵埃。徑滑瑤添砌，嶽尊瓊作臺。春雷忽變化，霖雨潤蒼苔。

登山喜雪

靈山瑞雪鬱盤旋，送我瑤池幾洞天。

玉宇光涵紫霧合，瓊樓色迴太清連。
空傳閬苑十洲界，不羨崑崙萬里仙。
虛向乾坤成造化，春融齊魯慶豐年。

大夫松

懸崖絕頂見孤蹤，直幹凌霄翠影重。
千古清風宗岱嶽，獨憐一旦受秦封。

宿山漫題

石磴峻嶒半接天，巍巍廟拜碧霞仙。
白虹掛巘晴飛雨，紫氣籠峰曉帶烟。
杖拄崑崙日月下，槎臨滄海斗牛邊。
清霄絕頂閒來往，夜半鴻濛象帝先。

陸樹德都御史，松江人泰山偶作

一咲俯諸山，來疑縹緲間。雲霞
卑吐布，霄漢近躋攀。滄海杯堪酌，黃
河帶與環。登高漸未賦，空自豹窺斑。

賈夢龍光祿卿，嶧陽人日觀峰觀日出

日觀峰頭立，明霞散綺紅。千山
冰雪界，萬國水雲中。倒影烏翻海，升
霄珠麗空。肩輿催客起，賴有上方鍾。

屠羲英太常卿，宛陵人登泰山

鄒魯相承幾百年，泰山滄海自依然。
登臨誰是真男子，一脉於今論後先。
五十餘年塵土夢，為誰馳逐為誰還。

醒來太華觀滄海，獨抱丹論宇宙間。

余孟麟榜眼，祁門人登岱

海氣高寒嶽色寒，天門西望接長安。
瑶梯盡向烟中掛，靈薤堪從石上飡。
誰道傳聲非漢時，尚餘封樹是秦官。
凌風欲跨蒼龍去，花落星壇露未乾。

六傳飛揚十二城，采風兼作采真行。

當簷日月窺瓊籙，入夜琅璈禮玉清。

虎澗亂泉為雨瀉，鯨樓怪石作鍾鳴。

登封壇古神君在，慣有吹笙待鶴迎。

名山漫憶昔年逢，此日遙憐驄馬從。

飛蓋影搖紅海日，題詩字襍白雲封。

懸知雅意尋經石，別有深情寄勅松。

咫尺相聞不相接，憑軒時一望高峰。

徐貞明尚書少卿，江西人登嶽

塵迹年來倦自羈，脫身幽討意全怡。
騰光父老棲空谷，乘鹿真人翳紫芝。
稍覓微蹤知漢時，都無一字是秦碑。
中宵浴日慳今賞，萬里同雲總是奇。

秦松

歷劫遺踪半已蕪，青松何自尚堪娛。
疏枝斜映千巖遠，秀色高懸萬壑孤。

已向天門雄特立，亦從御帳俯前驅。
歲寒不改貞心在，世上浮名說大夫。

盛唐御史，嘉禾人登泰山歸途遇雪紀詠

峻極巍巍仰岱宗，翠華浮繞絕塵蹤。
眼前近覺乾坤窄，海外遙觀日月通。
雲鎖水簾龍噴沫，雪封御帳馬迴騶。
觀風便了登臨興，願祝山靈永鎮功。

李戴山東巡撫都御史，廩延人初至遇早

躬赴泰山祈禱

憂民無計意懸懸，為叩山靈陟嶽巔。
風送雷聲搖棟宇，雲蒸雨色滿山川。
紛紛萬壑垂飛練，隱隱千峰鎖翠烟。
安得甘霖徧九有，農家到處慶豐年。

登日觀峰

日高萬里迴無塵，猶借滄溟日日新。
人把丹心常浴洗，通天徹地一紅輪。

題獨立大夫

周朝喬木幾遭逢，御帳從來羨五松。
惟有道傍獨立者，挺然端為避秦封。

觀曝經石

山崖誰闢晒經臺，字跡分明一鏡
開。天挂水簾若有意，時時飛晒洗塵
埃。石北有水簾洞。

玩聽泉枕

誰人題作聽泉枕，我道還爲說法臺。
因前有石經。 上古老僧骨已朽，空留陳跡任相猜。

觀萬公題壁

壁立石屏向日明，小亭危坐午風清。
彈琴人去知何日，尚有高山流水聲。

馮善御史，汝寧人登泰

岩嶢泰嶽日華邊，長夏登臨瑞色鮮。
萬里寒濤來瀚海，千岩清韻落飛泉。
衣沾白石青雲繞，劍掛蒼松彩霧聯。
豈謂蓬萊無可到，此身棲處覺參天。
泰山山勢鬱巒岏，絕頂新晴向晚看。
北闕回瞻雲靄靄，中原遙望路漫漫。
金壇日映千崖曙，石室風生五月寒。
攀壁憑虛無盡處，峰頭倒掛夕陽殘。

吳定御史，鄴下人觀風祭岱

颯颯秋風動，封臺振履聲。人山蒼亂點，天水遠同明。
丹日當窗捧，白雲望眼生。石書讀不盡，千古一含情。

黃師顏御史，閩人。遊黃花洞

逕入黃華薜荔深，杖屨間關此共臨。
千嶂雨餘增黛色，萬松風度足弦音。

烟浮絳節畫偏靜，雲護玄蓬晴亦陰。

涼薄那堪載銀管，鈎輦鳥語似催吟。

譚耀御史，嶺南人玉皇頂

未借扶搖翅，何緣入碧空。披裘寒六月，倚劍落虹。
瓊宇看彌近，金泥枉自工。壺山如可訪，便欲駕天風。

日觀峰

共道峰奇絕，陽烏子夜看。迴翔翻玉樹，蕩漾浴金盤。
響類秦驅石，光搖漢禪壇。葵心殊未盡，竚待揭塵寰。

丈人峰

屹立中峰後，層巒遜獨尊。摩娑忘歲月，偃仰自乾坤。
鶴警連雲拂，蘿裳帶月捫。金剛消歇盡，此老至今存。

王李二憲副，邀飲挾僊宮。躡履

憑虛處，開尊對晚風。天門飛鳥近，滄海酒懷工。
烟雨一簾外，雲霞萬態中。遊仙各解意，莫惜再扶筇。

張一鯤御史，蜀人登泰山

泰嶽諸峰意戴鰲，只今攀躡豎危毛。籠連燕薊雲根遠，影入虛空玉柱高。
下視無倫同孔覽，東升有紀重虞褒。大觀不枉人間世，纔到層巔氣已豪。

日觀峰

岱宗峻極見東瀛，漏滴纔稀日已生。鳥影遠隨雲影盪，水光時與日光平。
霞成五色滄溟曉，浪湧千尋伏怪驚。夸父若還知下問，爲言欲遂可騎鯨。

韓世龍侍郎，吳人登岱

岱嶽高騫碧漢頭，千盤歷盡勝全收。天臨觀柱層雲上，海湧曦輪萬象浮。
秦越眺瞻今宇宙，雲亭封禪古春秋。吳門匹鍊金莖掌，忽漫迴翔倚玉虬。

高應芳御史，江西人登嶽

巖巖泰嶽倚穹蒼，此日登臨隘八荒。雲蓋亭亭飛下界，曙光閃閃射東洋。
承乾順德亘千古，出震祇靈育萬方。尺土東封陋秦漢，紫燔重喜際虞唐。

宣尼登眺是何年，絕壁遺踪望儼然。

縱目迴觀天下小，凝神欲到太初前。二儀清濁乾坤定，三極光明日月懸。
氣象巖巖誰得似，祥雲重覆嶧山巔。

苟穎御史，四川人登岱

客路逢名嶽，登臨是履端。晝晴寰宇小，夜永斗牛寒。
苔護碑銘字，雲橫封禪壇。應憐奇絕處，可得幾回看。

孫孟豸御史，昌邑人登泰

幾年懷泰岱，此日始停驄。古樹高凌漢，奇峰直插空。徘徊尋孔跡，指點咲秦封。獨立絕巔上，乾坤一覽中。

鄧棟副使登岱

東嶽巖巖勢插天，初登便覺歷雲烟。芙蓉瘦削樓臺聳，琬琰蒼茫霧靄妍。七磴似經黃帝輦，五松猶憶始皇年。何須直上天門路，只此塵心已爽然。

鄒善提學，安福人登泰山

遙望泰山岑，崒嶽未易陟。高高入雲中，雲路安可極。觸暑奮必登，振衣起蓐食。寧不念崎嶇，懷此久且亟。石徑隱翠微，窈窕通復塞。虬松幾何年，蒼蒼太古色。須臾步天門，徘徊日觀側。豈絜盡青徐，悠然隘九域。瀾瀾洞雲平，俯瞰若憑軾。頻語魯諸生，萬仞在自力。

秋日登泰山

參差石磴鬱岩嶢，笙鶴雲中坐見招。飛瀑浸衣疑帶雨，攢峰聳翠欲凌霄。漢壇秦樹今榛棘，御帳明堂久寂寥。馭氣乘風還有待，清遊原自勝逍遙。

又日觀峰

振衣絕頂趁秋清，日觀峰頭待曉晴。曙色未分千嶂合，陽光忽動萬方明。之罘東接秦碑聳，伊落南臨漢時平。試問岩頭觀化侶，幾能此地小蓬瀛。

顧大典副使，吳江人登岱

岩嶢宗嶽俯名區，萬壑千崖鳥道紆。禹甸河山歸指顧，天門宮殿接虛無。書傳漢時兩司馬，樹列秦松五大夫。呼吸直疑通帝座，翩翩鶴駕入雲孤。

高盤隱隱欲凌空，躡磴攀蘿興未窮。翠菴御坪烟不散，寒留仙掌雪初融。齊封九點誰能辨，嶽峙中原此最雄。四月登臨猶狹曠，霜威偏傍使君驄。層巒擁黛簇芙蓉，屐振蓬玄第一峰。曙色漸開滄海日，靈文常護白雲封。青童玉女無由見，瑤草琪花可易逢。蚤晚向平婚嫁畢，烟霞重問舊遊蹤。憑高何處斷人腸，匹練吳門是故鄉。倏忽烟嵐窮變幻，浮沉身世托微茫。翻擬碧落聞一奏，更向璇臺禮玉皇。安得雲陰起膚寸，崇朝霖雨遍郊荒。

王倬副使，嘉禾人。步顧衡宇觀察韻

翠壁巍巍奠巨區，爲尋名勝路偏紆。天開複道旋還合，澗落珠花有乍無。石上振衣偕羽客，林間看奕侶樵夫。却疑子晉前身是，猶記吹簫夜月孤。巖巖高峙接晴空，竟日攀懸路不窮。雲散紫霄山色艷，潮生碧海日光融。仰看漸覺天根近，俯瞰偏驚地勢雄。自有蒼松橫間道，何妨遊客繫歸驄。長空擎翠像芙蓉，故設靈旂護太峰。絕頂三更晴靄射，半腰斜日白雲封。併嶂六合天應近，縹緲群真路欲逢。四顧山河作帶礪，且乘玄鶴躡仙蹤。岩嶢曲曲似羊腸，直上天門望帝鄉。百道鶯花添色相，五雲烟樹覺微茫。仰空只見峰頭月，吊古猶悲異代皇。極目瘡痍無限意，顧施法雨濟窮荒。

陪譚侍御登頂步前韻

名山崒嶽鎮寰區，萬丈摩崖紫翠紆。奇島遠瞻僊侶在，清泉靜聽俗囂無。吹簫漫憶秦嬴女，劇賦空嗟莽大夫。何幸再登消伏暑，松深鶴唳月明孤。

泰岱巍峨半插空，憑虛登眺興何窮。
天門萬仞晴光靄，日觀三更曙色融。
花底鳥啼流澗碧，松陰龍卧劈峰旌。
層巒疊巘看無盡，懶向輿人問去驄。
攀躋石磴轉從容，不數巫山十二峰。
萬壑烟深迷漢時，五松雲散見秦封。
翻身世界看應小，翹首天妃始幸逢。
古洞陰陰春寂寂，白雲深處盡仙蹤。
蕭森六月冷襟腸，繚繞山河鞏帝鄉。
雲斂碧空光浩蕩，波澄滄海夜微茫。
仙丘何必尋三島，身世飄然入上皇。
法從叻陪心賞足，更逢甘澤起遐荒。

徐中行布政，吳興人登岱

浩蕩天門日月開，削成丹壁擁崔嵬。
河宗泰嶽翻西遶，山拱神京自北迴。
黯淡春陰收碣石，霏微佳氣接蓬萊。
更聞玉女三漿在，願上君王萬壽杯。
東嶽崢嶸迴不群，中峰瑞靄更氤氳。
天門雪盡河流合，日觀春晴海色分。
風起秦松常似雨，氣蒸漢檢欲成雲。
千秋霸跡終銷歇，猶說相如封禪文。

許天贈參政，古黟人題無字碑

巨石來經十八盤，離宮複道滿千山。
不因封禪窮民力，漢祖緣何更入關。

邵賢提學，宜興人。遊普照寺

招提隱隱倚崔嵬，紺宇周環般若臺。
斜石短筇山徑曲，石橋流水寺門開。
浮屠證果真成幻，儒道淵源有自來。
千載清風仰孫石，獨遺堂址向巖隈。

揚綵都御史，順天人登泰山絕頂

振衣獨步泰山頭，萬古襟懷一豁眸。
玉女池前雲不斷，白鶴洞下雨初收。
羽書西北邊聲急，飛輓東白民力愁。
莫說當年封禪事，蒼生誤盡至今尤。

王道行都御史，太原人登岱

徙倚宗封最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
升中玉宇先群望，眼底毫芒視九州。
秀結靈區神鬼宅，光搖曉日海天浮。
憶從尼父登臨後，誰與山川續勝遊。

金節郎中，南海人日觀峰

海上扶桑湧日來，人從岱嶽一登臺。
金輪光射天門曉，玉女虛凌碧洞開。
雲掩芙蓉迷漢樹，碑餘石室長秦苔。
吾曹自抱傾葵志，遙向峰頭漫盼睞。

望奏碑

刻石當年表岱宗，千秋誰誦殆王功。
阿房築就閭閻竭，封禪書成杼軸空。
惟見此碑懸玉洞，何從滄海覓玄蓬。
登臨莫是閑遊詠，今古興亡感慨中。

登泰嶽

何來天半插芙蓉，峻極千年表岱宗。
卷幔山腰碧洞渺，振衣岡上白雲封。
秦碑漫漶遺踪，漢疇高跨亦自雄。
我向宣尼勤仰止，凌摩直擬祝融峰。

仙人橋

長虹一線隔凡埃，曾是憑虛羽化來。
王子峰頭雲欲盡，僊人駕上日初迴。
碧霞洞裏聞笙鶴，玉檢碑前問島萊。
便欲逃名探真訣，風塵猶逐萬緣催。

朱朋求主事，虞人登岱有感

勝遊正屬朱明侯，嶺上還飄白雪奇。
擬入廣寒看世界，恍浮銀漢俯馮夷。
玉堂原待三元客，瑤島多應五嶽居。
我欲均調回象宇，水山一咲可逢時。

陳慶太常卿，吉水人登泰山

夙昔高山仰，今爲岱嶽遊。星分齊魯界，地鎮滄溟流。三月仙華曉，九

天玉聲留。迴看躋立處，直在泰峰頭。

劉孝參政，忤人登岱

十月高風吹綵旛，王喬要我步天閭。
雲開龍口澄三界，星列橋頭矚九原。
苔石空函方外字，岩松猶帶御前恩。
人生若欲凌空郭，自古軒皇有至論。

大夫松

老幹磴邊盤，曾御鳳闕宮。經霜
千載秀，凌露百朝看。森聳樹堪棟，扶
疏影更寒。旁觀衣紫客，歷歷並芳難。

巖巖亭

千仞排巉嶮，坐疑鳥雀愁。蒼茫
橫古道，縹緲接飛樓。月霽風塵夕，猿
清草樹秋。明時苛政絕，行坐仰尼丘。

秦時

梁父東巡地，青鸞翊翠華。露盤
索蔓草，丹竈委涎蝸。曉日追風騎，秋
空汎海槎。深幽詢往迹，石表半沉沙。

磨崖碑

磨崖高百尺，功德此劖銘，典誥文
全古，莓苔字半青。可能光日月，應不
畏雷霆。一代中興頌，悠悠付巨靈。

劉應時副使，洪洞人題飛雲閣

岱宗晴望鬱嵯峨，曉日籃輿陟薛蘿。

誰鑿紅門通碧落，倒聽青石瀉銀河。
路當迴馬添愁怯，天入疏龍轉笑歌。
欲向神霄禮仁聖，試尋飛閣暫蹉跎。

題日觀峰

日觀峰頭觀日出，五更三點發嫣紅。
人間未覺窗天曙，嶺上遙連海氣通。
雲霧變遷明乍滅，水光蕩漾色還空。
須臾萬象皆春色，獨立長歌酣遠風。

題太平頂

絕頂風光迴不羣，捫蘿飛度萬重雲。
乾坤俯仰胞襟闊，岩壑陰晴氣象分。
滄海一杯搖演漾，青齊九點落繽紛。
更憐遲日江山麗，長向清時扶聖君。

題南天門

齋戒含香叩帝閭，仙風吹我上天門。
岩間星斗看欲墜，地底雷霆時一奔。
杖履帶過青鳥影，衣裳侵入綠雲屯。
即看紫氣臨閭闔，金殿當頭捧至尊。

題御帳坪

迢遞行來御帳坪，春風吹醒大夫松。
秦家封爵成何事，宋代遊畋總是空。
老樹自堅千歲節，青山不改萬年容。

偶來福地尋幽事，玉籙金書不再逢。

題無字碑

誰□碣石表雲霓，道是春王封禪碑。
本是忘言存古跡，翻嫌無字到今疑。
接天雨露苔常濕，近日璣衡影不移。
七十二君俱泯滅，浪傳寶藏使人悲。

題仙人橋

灰石雙懸萬仞淵，千鈞一髮引青天。
見愁弱水無舟渡，道是崑崙有棧連。
輕舉擬將鳧作舫，高飛思與鶴聯翩。
□須直造金銀闕，秘受軒轅太史篇。

題玉女泉

茫茫何處問玉漿，乞得東林石髓嘗。
吸露可能清俗骨，殮霞原足飽詩腸。
峴仙岩上卿雲爛，楊老園邊藥種長。
靈貺果然膚寸合，願爲霖雨遍要荒。

題水簾洞

天紳岩下靈源遠，萃美亭前玉液長。
素練界開青帝座，珠簾散掛白雲鄉。
冷冷自奏孤桐曲，凜凜還非六月霜。
撫景頓教清興發，臨流幾泛紫霞觴。

題王母池

西母誰迎到此巔，軒皇親遣碧霞仙。

掬來星宿湖中水，瀉作蓬玄洞口泉。
白鶴尚棲梳洗側，飛鸞自舞玉環前。
平生賸有雲霄意，便欲乘槎上九天。

題高老橋

高老橋頭且駐驂，青藜間掛白雲菴。
平生能著屐幾兩，險路方知快活三。
日干星虹懸問道，雪殘煙樹點晴嵐。
祇林喜遇真僧迓，茗葉松花伴笑談。

題十八盤

登登直上三千丈，曲曲重迴十八盤。
陰磴雪凝那免滑，石門風急太生寒。
舉前曳踵應防面，附翼攀鱗可掛冠。
俛守尚留黃現側，奮身已在白雲端。

題磨崖碑

山石峻嶒詎可磨，當年極力欲如何。
金泥盡付莓苔落，玉檢還虧斷藁多。
漢禪秦封沾草露，唐文晉字逝川波。
我來登覽尋遺跡，獨步巔崖感慨歌。

題捨身崖

臨深必戰詩垂鑒，知險能危易有銘。
何故輒投千仞壁，自看不及一毛輕。
身亡親病終何補，骨碎魂冤誰與明。
傳與痴兒應念此，舍生還負害仁名。

題丈人峰

又人石上望羣仙，吳越周秦指顧間。
過去青牛追不及，飛來白鶴杳難攀。
東皇細削芙蓉闕，玉女深居虎豹關。
咫尺蓬萊天路隔，尋仙不遇只空還。

人題小龍口

萬壑千岩赴一門，蟠龍噴沫此騰奔。
搖空瀑布疑地練，帶雨驚波似覆盆。
玉竇雲深迷月窟，仙岩雷動撼天根。
坐來忽覺魂飛越，日暮歸期不收論。

題傲來山

獨秀西南數傲來，天門洞宇鎮蒿萊。
竹林曲抱青峰出，月嶂高懸碧澗開。
石壁峪中雲散去，仙人掌土鶴飛迴。
登臨不盡平生興，對景慚無作賦□。

李伯春知府，松江人。題秦大夫松

丞相無端憶黃犬，坐令四皓擅清風。
先生千古雲霄意，未必秦庭肯受封。

張延庭知府，濱州人。秋日登秦嶽過水

簾洞

丹楓霜點一天秋，百里登臨媿遠遊。
泉掛簾櫳雙澗響，雲磨蒼翠半山浮。
凌虛擬有神仙侶，飛壑猶看道路修。

過化已經千古跡，餘師在我定歸求。
宿絕頂山房前韻

風動簷聲鍊馬秋，探奇肯倦此遨遊。
驚心丹壑諸天迴，回首白雲萬里浮。
倚險斷碑文已滅，近人新月斧堪修。
平生未解懷山夢，試叩天闈許一求。

過天門

飛步天門道，翛然羽翰生。雲牙
低岫出，嵐黛遠山橫。聖仰先登跡，松
留獨立名。達觀應不負，萬古一含情。

程拱辰主事，莆田人。玉女歌

英英白雲端，神女駕紫鸞。素姿
淨峪天池水，扶桑日閃玉容丹。朝餐
明霞暮吸露，芙蓉製服電爲冠。我聞
黃帝女，修真生羽翰。載傳漢玉葉，石
屋煉金丸。西向瑤池禮王母，鳴璫雜
珮聲珊珊。白日飛挾曹仙去，空留丹
竈鎮蒼巒。黃花古洞真人跡，女指纖
纖印苔石。更有一片雨花床，牛年指
作薄團席。銀燈懸斗傍，燦若七星奕。
爐烟繞岩廊，裊裊吐霧碧。天花不捲
水珠簾，甘泉迸出白玉液。乍聞萬壑
松籟鳴，疑是經聲喧喑喑。曾頌李白

句，飄飄下九垓。載聞宋真主，東來紫
觀開。寶磬聲落天空外，玉簫吹集鳳
凰臺。卿雲絢爛挾輿下，朱籥五采駕
上來。巍巍岱宗奠東土，赫赫元君何
神哉。維山有神增靈異，寰區千古仰
崔嵬。我也平生懷仰止，今日東山著
屐齒。十八危盤石參差，萬丈雲梯空
中視。乘風上天門，振衣躡星紀。仙
樂雲中迎，身如霄漢裡。金蓮頂上紫
氣騰，稽首風前薦香芷。素手授我硃
砂杯，須臾餌以白石髓。揖予更上日
觀峰，天鷄初唱朱曦起。西望崑崙雪
花明，玉池直接天河水。夜夢石函玉
虛篇，傍有羽衣親點指。從此覓却紫
芝依碧霞，人世浮名一掃如風靡。

王廷卿主事，荆門人登泰山

幾年夢想岱宗遊，今喜登臨最上
頭。雲淨日從霞外出，峰高人在碧空
浮。仙巖列嶂青無了，簾水飛崖翠欲
流。四望豈誠天下小，祇緣古阜有尼
丘。

寄憩來巍巘，嘹嘹過鴈風。十年
丘壑趣，一笑俗緣空。洞口留雲宿，溪

流與月通。石床眠自穩，魂夢覺秋虫。

陶允宜行人，會稽人泰山絕頂

泰岱峰高捧玉皇，秦碑漢碣兩蒼蒼。
空中鷄犬通真境，海底魚龍送太陽。
雲氣低封千嶂色，雨花平散一天香。
登臨至此無堪老，五嶽三山事未強。
天門百轉石崎嶇，絕頂先登氣乍舒。
日月腰懸雙寶鏡，星霞掌布一盤珠。
東西指顧分秦越，咫尺光華入帝都。
何必金泥開玉檢，仙人冲舉未全虛。

碧霞元君

諸天何地聚群靈，泰嶽山高即上清。
聞說死生齊夢幻，怪來賞罰太分明。
空中擁護金光相，夜半傳呼絳節聲。
自是神人同愛國，歲輸百萬佐昇平。
明有監司暗有神，人天禍福兩相因。
若為終古乾坤宰，翻屬當時婦女身。
巖比普陀栖大士，殿同南嶽拱夫人。
朝朝多少冠裳者，仰止高山挹下塵。

張程主事，安福人明堂

天王出狩時，玉帛萬邦隨。柴望
遵虞制，恩威協禹規。齊君能罷毀，季

旅竟奚爲。千載存遺址，青陽在指麾。

姜鏡行人，會稽人碧霞宮紀勝

誰開梵宇碧雲岑，雲去雲來山半陰。
石榴暗穿瓊玉砌，天花時散蕊珠林。
隨緣好釋區中念，選勝真同物外尋。
最是燕臺看咫尺，霞光遙映帝城金。

水簾洞賦懷

探奇入暮倦言歸，改席怡泉坐翠微。
白水遙從千嶠轉，青天化作五龍飛。
高懸苔壁常飄練，倒捲巖風或濺衣。
何用別尋蓬島去，源頭活處即吾機。

吳同春郎中，固始人過桃花峪

桃樹千重帶水涯，靈巖百折傍山斜。
秋高瑤圃日爲實，雨過天門浪作花。
方朔頻須貽漢主，漁郎何處覓仙家。
我來不及春風晚，杖屨翩翩度彩霞。

溪未冬登岱岳

東星樓閣自天開，絳節高懸白玉臺。
兩向仙人峰外過，雲從玉女峽邊來。
孤標捧日三千丈，閣道凌空十八回。
靈奧已看人世隔，赤城何處訪蓬萊。
蓬玄絕頂瞰洪濛，五岳名推岱岳雄。
玉嶺鶴飛青帝觀，天門人叩紫微宮。

星連闔闢三元合，海抱乾坤四望空。
何事鷄鳴從疊嶂，扶桑枝上日初紅。
八荒迢遞望中收，片石低看晝夜浮。
漢時金章秋色冷，秦松御帳雨聲愁。
星纏半繞雲巖出，海水平懸日觀流。
仙骨莫憐丹竈遠，乘風直欲度滄洲。

遊暴經峪

覓脫尋幽在徑通，肩輿面面受天風。
深岩貝葉經霜白，絕壁曇花映日紅。
百道泉聲飛樹杪，千尋翠色落雲中。
援琴欲鼓高山謂，不見鍾期興轉窮。

朱湘郎中，金華人登泰山

攀雲躡磴扣天閭，絕頂摩空星可捫。
俯視千山參法從，卑看八極隘乾坤。
龍紋虎阜封苔蘚，漢栢秦松長子孫。
今古登臨誰是主，斷碑荒碣自黃昏。

張體乾郎中，真定人泰山巔紀遊

地天交處此山分，墓寫高明愧不文。

玉檢金泥成感慨，嵐光嶂氣自緜緜。
攀崖便欲觀紅日，躡磴行看入白雲。
迂我邀仙探聖跡，豈期千仞會同群。

李填副使，解州人登泰山

小視塵寰共步虛，一亭高敞岱宗初。
遙擎紫極扶桑處，近擁丹霞太液餘。
雨歇還生神府潤，天低常傍歲星居。
登臨盡借山靈力，興滿乾坤任卷舒。
泰山萬丈插層空，驄馬馮虛欲御風。
日觀依稀朝絳節，雲林彷彿接瓊宮。
須臾上帝甘霖沛，次第西臺玉趾中。
往事空垂封禪史，新遊應自古今雄。

彭夢祖郎中，淮南人登泰山

星幢寶纛鎖烟空，縹緲飛梯萬轉通。
天闊練光爲白馬，峰高嵐氣作蒼龍。
銀河欲迸仙人掌，丹竈猶藏玉女宮。
毋聖代不求封禪，草相如詞賦咲徒工不，空濛紺殿俯長天，萬里中原亦
緲然。日出東山翻入濟，夜涼北斗欲
沉燕。松陰猶落秦時雨，玉筴長封漢
帝年。好借西風爲羽翰，徧妝五嶽杖
頭懸河。巨靈千古勢嵯峨，萬點神燈
愧不蘿。曠野秋陰連瓠子，虛岩爽氣

落黃河。三更日抱天門起，百疊泉飛
下界多。七十二君無覓處，依稀旌蓋
霧中過。一岱嶽盤巨大海東，珠光怪
底搖天紅。雲烟常護碧霞頂，龍虎欲
眠青帝宮。繞足星斗太歷歷，盪衣香
氣何濛濛。有無仙人隔弱水，况乃西
池查靄中。

李學道知府，浙東人謁玄宮

□上壺天景最嘉，崖生芝草石生
花。雲開玉殿瞻青帝，香繞珠宮擁碧
霞。眼底風塵俱罔象，寰中日月自仙
家。我來欲把玄機叩，靜對蒼穹思轉
遐。李任守令任御史，以鄆氣著名。當其守青州，
南拜，命之日，夢泰山之神遣官迎之，授以職銜，其
後竟死青州。異哉。

馮大受舉人，松江人。登岱二首

水帝青陽闕，仙人白玉壇。徘徊
空八極，睥睨跳雙丸。澹靄迷秦望，層
嵐生晝寒。同游多謝眺，秀色總堪
餐。

直上中峰頂，方知泰岱尊。崗巒
關地軸，星斗挂天門。孤嶂秦皇碣，深
池玉女盆。仙人雲外度，白鶴自翩翩。

泰山絕巔峰鍾明府

曙色朦朧帝女壇，雄風吹客布袍寒。
五雲忽睹雙鳧下，千里同將疋馬看。
白石青芝隨地采，高山流水向誰彈。
封中紫氣常來往，賈男先登足大觀。

曝經臺

路轉峰迴別有天，平鋪石鏡落霞前。
芙蓉插翠層崖峙，薜荔飛寒瀑布懸。
拂座雲生科斗字，吹簫風度鳳皇僊。
恍然吾欲遺塵世，日醉桃花不記年。

劉宗岱副使，歷城人登泰山

石磴天門闢太空，躋攀夜到碧霞宮。
崖碑洞府標靈異，雨脉雲根肇化工。
六月泉飛嵐氣冷，三更日浴少濤紅。
可憐秦漢遺封在，玉檢金泥竟未窮。

潘子雨歷城人，少卿同陶心齋登泰山

岱宗天下稱形勝，携客躋攀雲霧中。
玉檢金泥傳歷代，秦碑漢碣照蒼窮。
陰崖時積千秋雪，晴晝雷生萬壑風。
興到不辭絕頂處，乾坤一覽兩眸空。

劉隅都御史，東阿人登岱絕頂

日觀峰頭煙霧霏，天風冽冽振吾衣。
仰捫星斗明且近，東望蓬萊似復非。

豐石緘金何代客，群山積翠下方微。
安得羽翰凌風去，從此飛游四岳歸。

趙邦彥舉人，東阿人登岱

岱岳峰頭俯鴈群，鳳幢玉殿禮元君。
層崖疊嶂低秋日，漢石唐碑令夕曛。
烟霧下迷千室雨，臺廊晴澹九霄雲。
五松風起寒濤急，嗚咽秦聲不忍聞。

岩嶂縈迴鳥路藏，金牀玉几闕靈光。
神功片石生雲雨，元氣群峰合混茫。
九點禹州渾一色，萬年玄澤走諸方。
安期煉藥餘丹洞，烟樹蒼蒼澹夕陽。

金泥玉策靈章秘，巨岳仙閭莫魯疆。
三觀雲峰天矗矗，六龍輦道樹蒼蒼。
崩崖積雪千年白，陰洞桃花四月香。
薄暮飛觴凌絕頂，蓬萊五色晃東洋。

巖岫天迴紫翠紛，蓬瀛東瞰碧氤氳。
霞宮日麗千巖樹，鳳沼波涵五色雲。
秦越河山盃底盡，乾坤靈秀杖邊分。
玉童不見烟空渺，徒倚松亭睇紫氛。

朱維京主事，萬安人登岱

日觀峰頭叩帝關，上方樓閣隔塵寰。
暫辭載筆西清署，直上題名北斗間。

十二齊州歸指顧，三千天界盡追攀。
高山自昔同懷仰，不嘆相從梁甫艱。

突兀真看切太清，將因仙侶得登瀛。
百千萬劫推雄鎮，七十二君祇浪名。
山靄爲雲迷楚望，松濤帶雨作秦聲。
還朝莫訝無新草，不擬乾封侈聖明。

封禪當年事若何，秦壇漢時鬱嵯峨。
向來二客尋仙處，曾是千官擁蹕過。
日色浮金搖白馬，天空如帶走黃河。
振衣直躡天門上，夜摘星辰浩浩歌。

巖光噴薄遙天下，萬里扶桑曉氣來。
縹緲群仙疑海上，參差三觀倚雲開。
華嵩並峙難爲侶，河漢中流見一杯。
玉檢金科渾幻跡，漢皇當日問蓬萊。

于慎思庠生，東阿人望岳吟

十日行陂陀，頑山總不快。一朝
望峻嶒，忽然豁眼界。明滅微茫或可
賭，嶄嶄青嵐照終古。神秀獨鍾造化
奇，遠射蓬瀛迎齊魯。桑田未爲海，衣

冠禮樂長。不收龜嶧諸峰未足尊，中
天突有一峰在。七十二主未封前，靈
秘乾坤知幾年。秦皇玉檢徒爲爾，漢

帝金泥亦罔然。漢封猶有者出處，碑斷秦人留玉筋。三光未老留宗高，元氣茫茫收不去。峯嶺兮岩嶢，上有松糾兮蘿結，鹿駭兮猿趨。安期羨門，不可以倘見，吾將乘螭驂豹，求錢偃與王喬。日觀峰頭衆小山，夜半赤輪映滛皎。莫言日月隱明光，且見陰陽割昏曉。未須奔走禱名岳，一望雲岩顏已破。拄杖穿雲會有時，凌風觀瀑歡無那。

岱岳游引平生海，岱客乃夢嵩華遊。積蘇累塊不入眼，十年蹭蹬仍東州。塵寰偏側不受羈，時時倒景凌清秋。人言岱宗鄉土物，可與元化銷百憂。因之高丘望遠海，海風四至聲風颭。天門高高望不及，但見奇峰峭壁。千態萬狀，使我應接無停休。

登月殿，開雲樓

下視雲霧翻螭虬，辨馬峰頭認定練，側身猿狖仍哀愁。地五岳，天三台，造物辨此何雄哉。若士此一至，汗漫未可恢齊諧。君不見，華山傾圯恒霍羞，海岱惟有東諸夜。東人望岳如

望母，膚寸興雲副所求。書生泥滓憶清汲，未斷塵緣奈別何。泰山處士高風在，且向東峰翳薛蘿。

載相堯履歷見前登岱嶽

兩日躋攀耽勝賞，會凌絕頂興尤狂。周天列宿高低轉，下界彤雲遠近光。碣石峰頭留皓月，蓬萊海底見初陽。嗟予陟岵仍多病，却望衡廬憶故鄉。

黃一桂府判，閩人登岳

驅馳王事陟名宗，歷覽危崖奇異鍾。天向空中開殿閣，人於寰外見玄蓬。龍渠吐沫懸千丈，鳥道盤烟曲萬重。仙子羽成憑鶴化，白雲流水訪遺踪。

郭恬推官，壺關人委實泰山香稅

去年曾上蓬萊閣，今日還登封禪臺。滄海已知重譯獻，岱宗聞說六飛來。萬方香幣供仙后，一代龍章發聖懷。自愧微臣兼稅事，雲霄徒倚望三台。

袁檜知州，懷遠人登岱岳謾成

天門遙上鳳凰巔，萬丈丹梯紫炁連。東極長留王女勝，登封猶紀漢秦年。尊開曙色滄溟近，杖倚磨崖日月懸。更向層崖尋聖助，攀齊應在世人前。

楊文禕同知，固安人登岱

海宇誰云闊，都來四望中。峰巒咸拱北，日月早窺東。下土疇能並，中天此最雄。宣尼元獨步，萬古仰高風。

顧文耀東吳人登泰

岱宗峻極逼瑤京，萬里風雲杖底生。漢時至今浮王氣，秦松猶自靄春融。朝天客仰天門迴，捧日心懸日觀明。掌上河山皆帶礪，磨崖還頌泰階平。

蘇眉山閩人玉皇頂

玉皇高閣擁丹丘，鶴壁峻嶒瞰百州。彷彿紫微星斗逼，應知身在五雲頭。

日觀峰

曙色峰前五夜開，扶桑推出火輪來。紅光直射滄溟外，倏忽文明遍九垓。

丈人峰

氣象巖巖此最尊，群峰兩兩列兒孫。古今幾度滄桑變，惟有乾坤此老存。

桃花洞

雪竇雲岑玉洞新，桃花紅勝武陵春。仙槎直泛蓬壺裏，何事漁郎復問津。

阮自華舉人，安慶人登泰岳

朝回青帝老山前，歷落繁星綴繡簷。

封色錦浮司馬頌，海光紅起祖龍船。
松亭巖屋神堪畫，石峽天門秀可憐。
枉自浮槎尋八月，已教襟帶入重玄。

張新登泰

丹梯縹緲上天關，大地山河指掌間。
欲傍星辰捫帝座，直愁雲霧失人寰。
泥金瘞玉終誰白，白石清泉香自閑。
匹練吳門何處是，凌風好便拂衣還。

陳申宿泰山公館

晚遊乘間過岱宗，躋攀曲磴幾千重。
未從絕頂耽清興，已眇群山度曉鍾。
寒夜暫將丹竈訪，紫門詎許白雲封。
悠然借宿石床月，肯數華陽第二峰。

光盧舉人，歷城人登泰

倚杖凌空俯大方，振衣千仞獨徬徨。
海門吞吐風雲色，天界週迴日月光。
魯定齊桓俱寂寞，秦封漢禪入微茫。
乾坤縱我探奇客，瑤草拾來獻聖王。

周天球吳郡人望岳

鬱葱日夕氣佳哉，衣上橫飛綵翠來。
薄海千山趨下隄，中天三觀衣層臺。
射牛何處修封跡，司馬當年單禪才。
欲問五松巖壁上，秦時風雨宣相催。

登岳

六龍開道九霞傍，飛磴盤盤躡景光。
中阪直愁風引去，下方微見鶴迴翔。
雲埋培塿群峰小，天坼河流一線長。
巖際倒身低落日，安知匹練是吾鄉。

余維玉學正，樂安人登岱

爲學直如陟秦山，一毫怠忽莫躋攀。
謾從石磴層層上，自入天門蕩蕩間。
觀日三更原有本，棲雲萬壑捨無關。
直趨孔子登臨處，道眼應知隘八寰。

孫時秣陵人登泰山

崇朝常說泰山雲，如削芙蓉迴出群。
疊嶂迴陰藏巨壑，長河浮練落晴雰。
烟霞不改登封色，金石猶存異代文。
此日乍臨多遠矚，獨將杯酒戀斜曛。

陳宣登泰

乾坤五岳峙，形勝首稱東。截峩
形梯秀，巒岼翠壁崇。蒼茫看碣石，獨
立擬崆峒。下界雲烟杳，中原日月同。
山靈曾駐帳，地險幾回驄。雪下先冬
白，日觀未曉紅。逍遙青帝殿，精爽碧

霞宮。棟宇聯星斗，神光閃電虹。聲
名馳化外，柴望肅升中。感應千方一，

呼號萬野通。貢輸如國課，覆載比玄
功。漢策相如麗，秦碑李斯工。仙人
疑可見，玉女日相逢。元化無離合，山
川隨始終。我生衰鬢短，流落壯心雄。
寄寓聊題咏，低垂寫赤衷。

冀相漳州人桃花洞

步入桃源路，天台跡似茫。曾來
伴劉阮，不是問津郎。

白雲洞

危石巉巖裏，白雲向此生。兩三
姑女在，閑讀子雲經。

吳相泰山晚照

寒曉隨總馬，斜陽度兩峰。碧茫
空眼界，奇絕到胸中。日月東西照，烟
霞遠近籠。靈輝粧異景，人世此難逢。

鄭材安肅人登泰山

泰岱峻嶒尊五岳，乾坤氣象此悠悠。
星辰近對雲霄出，日月遙看渤海浮。
磴道盤紆千嶂斷，飛泉瀑布萬谿流。
平生豪俠登臨意，長嘯拂衣天上頭。

宋存德秣陵人登岱

幾年踪跡混塵寰，誰意名山此日攀。
鳥道逶迤青嶂外，羣峰杳眇白雲間。

恍疑天際聞雞犬，忽訝長空震羽翰。
况是勝遊偕妙侶，可無佳句紀層巒。

吳道浙人登泰

三十六盤何險巖，曉來登眺自忘疲。
眼看山頂疑無路，身在雲端不自知。
嬴氏五松寧故物，唐人千仞有磨碑。
古今興廢只常事，金簡玉函亦大奇。

盧濬天台人登泰山

天放晴光快我遊，攀崖直跨碧雲頭。
烟塵消盡江山曙，腸腑收回宇宙秋。
追覓鳳麟思孔孟，平臨霄漢憶皇州。
何人更訝來遊晚，一笑千年願已酬。

孫璋海寧人登泰山

玉柱崢嶸接上蒼，攬衣登眺思茫茫。
兩輪日月雙峰近，一統山河萬里長。
絕漠有君皆入貢，窮荒無地不歸王。
于今莫奏東封疏，聖治雍熙邁漢唐。

王棟訓導，泰州人登岳

登岳到巔奇又奇，碧霞宮闕紫雲棲。
千尋絕地遐如舉，咫尺瞻天近欲窺。
見大幾人稱道眼，禮玄何限乞神禧。
遙思東魯毓靈秀，應有才賢鳴盛時。

朱覺民學正，高郵人登泰山

淮海生平仰泰山，何緣咫尺得躋攀。
仲尼遺跡將繩武，石洞玄修許叩關。
磴磴漸超雲霧外，巖巖待立雪霜間。
山靈試與評高下，明鏡無臺更出寰。

朱洪濟學正，陽穀人祈雨

炎蒸如燬值愆陽，大地嘉禾膜欲傷。
萬姓憂惶心殄瘁，一誠感格雨淋浪。
豐亨預慶籌車滿，頌述咸稱主牧良。
功德由來應食報，徵書首辟佐巖廊。

王化訓導，六安人祈雨

早魃爲侵虐燄狂，焦禾爍石衆皇皇。
郡侯懇效桑林禱，河伯洪施雨澤滂。
望慰三農興頌美，忠輸九稅慶豐穰。
朝天課績慶稱最，顯擢高名注帝傍。

汪坦經歷，登岱

十載遨遊鬢欲星，竭來長挹岱峰青。
氤氳樓閣憑真宰，欵吸風雷朝萬靈。
人間得失誰爲主，天上神仙我自名。
煮石餐霞非妙乘，寂寥還復悟無生。

郭汝林永豐人登岳

天留岱岳開東土，壯志登臨日正晴。
漢祀秦封俱莽跡，峭崖幽壑獨關情。
樓臺唇氣滄溟抱，古木龍文日月衡。

探賞未窮吾借榻，翠微今夜一星明。

查志隆履歷見前二登泰山紀行

泰岱峰前一駐驂，天門御帳簇晴嵐。
悲秋忽漫逢重九，歷險應知快活三。
十八盤中還汗血，萬重雲際任歌酣。
大觀許步宣尼後，長嘯歸與也自堪。
時隆慶壬申年，被逮，蒙恩昭雪，東歸過此。

十五年來復此遊，山光如昨思悠悠。
丈人峰桂乾坤老，玉女泉涵日月流。
三伏寒崖猶挾纈，九霄霽色欲沾裘。
忽看雲雨連燕冀，聖主應紓旱魃憂。
時萬曆丙戌，起官東，夏月行役，過此遇雨。

冬孟登登最上頭，藹如春暖爽如秋。
月輪正向瑤池滿，日觀翻從碧海浮。
龍峪三辰風不動，虬灣萬壑霧全收。
乾坤一覽歸圖籍，可是山靈爲予酬。
時萬曆丙戌冬月，奉臺檄脩岱史，訪勝過此。

鄒德溥翰林院編脩，江西安福人登岱

二首

泰嶽岩嶢逼斗垣，人間不道有崑崙。
雙峰日月環天界，半榻風雷薄帝閭。
北指雲光瞻紫極，東來海色入清尊。
秦車漢鼎今何處，嘆息空山片石存。

萬疊層巒拱岱宗，蒼崖峭壁削芙蓉。
山光杳靄吳門馬，海氣霏微越觀峰。
清角猶疑聞帝籟，赤丸何處覓仙蹤。
振衣獨倚青霄立，片片輕雲落五松。

光盧舉人，山東歷城縣登岱吟同鄒太

史賦

生平自抱神仙骨，喜入深山采薇蕨。
泰山五岳推其尊，故人招遊出帝閭。
相將攬勝山之後，奔峭斷崖錯如繡。
鳥道盤旋千仞餘，危巔上有玉皇居。
日觀振衣白雲落，天門長躡清風度。
清風細兮天籟聲，白雲斷兮海日生。
分野中峰齊魯變，晴空下界雷雨暗。
殘照荒荒翠嶂前，琪花歷歷以相然。
河流如練掛秦樹，霞散為綺明鄭圃。
七十二家封禪君，空留片碣滋苔紋。
吾欲尋真訪大道，真窺方嶠恣幽討。
阿誰煉藥古洞開，五色烟光燭上台。
半畝磐石勒科斗，臨經似出蒼頡手。
願乞仙人一粒丹，如是我聞心地寬。
采采蕨薇最可茹，不作神仙不忍去。
菟裘老矣絕塵埃，日歸塵世轉堪哀。

泰山道中同鄒太史賦

學士干旄出帝都，來過東岱挾狂夫。
自憐芳草常為客，却喜碧山不負吾。
老戍花陰隨去馬，江樓月色照呼盧。
憑君雙劍如秋水，肯把生平意氣孤。

蘇澹濮州人，舉人登岱二一首

平生湖海原空闊，覽勝今登第一山。
夾道濃薰楓葉赤，垂巖倒染菊花斑。
九州禹貢微茫外，千里堯封指顧間。
星斗瞻依真咫尺，夜深環珮響珊珊。
西風吹送登山屐，盪携攀躋興轉濃。
瓜葛周親丈人石，浮沉秦爵大夫松。
幽泉細迸中天月，虛谷遙傳上界鍾。
沐雨盤雲翠如削，秋來天地老芙蓉。

蘇潢濮州人，審理瞻岱二一首

柱杖來天上，下看雲氣浮。乘風
謁泰岱，觀日渺滄洲。採藥迷仙路，尋
經斷水□。夕曛桂林杪，遙興不堪留。
來拾金光草，旋登王女池。
曾談古跡，穿徑探幽奇。斷碣掘
秦字，摩□□□□。憑軒以一望，雙觀
鬱參差。

劉勅歷城人，舉人登岱

岱岳峰頭玉樹秋，拂衣長嘯思悠悠。
眼空宇宙三千界，勢壯山河百二州。
人到天門星斗近，鷄鳴日觀海雲浮。
當年禪草今還在，秦漢如何成古丘。

張岐松江人登岱二律

半空削出青芙蓉，直上煙霄幾萬重。
漢時尚傳天子栢，秦封已改大夫松。
才非草禪慙司馬，世際昇平笑祖龍。
本為祝釐曾汗漫，丹裏常繞碧霞峰。
振衣千仞絕塵氛，野色蒼茫倚暮曛。
日觀有峰來海市，古碑無字逼星文。
頓空屐底三千界，誰識編中七二君。
兩袖翩翩渾欲舉，不知身世出浮雲。

龔勉無錫人，浙江參政偕湯比部覺軒

同登泰山因賦登岱歌以紀勝

我適登太山，三月春欲暮。萬里
來長風，當空捲雲霧。須臾霧盡見山
色，蒼翠參。□天與天逼，層層石磴躡
雲升。萬壑千崖轉奇特。御道縈迴六
龍翥，峭壁飛泉挂瀑布。遙看一塢桃
花紅，却疑又入桃源路。大夫松何落
落，無字碑何巍巍。秦皇漢帝今安在，
唯有此松此碑無傾頹。巔岬怪石滿山

立，磨厓字久蒼苔浥。靈蹤秘跡不可窮，深巖時有蛟龍蟄。振衣再陟最高峰，大地山河一望中。眼空不啻小天，獨超太古窺洪濛。東向蓬瀛但咫尺，西顧崑崙近可躋。赤城王屋眉睫間，烟霞繚繞登山屐。勝遊至此何快哉，排空大叫天門開。雲端玉女兩兩下，直上金銀臺。顧我自媿塵凡質，稽首群仙謝非及，唯願投簪學向平，遍遊名山棲少室。

登岱雜詠·石經峪

翠屏圍石壑，誰把金經書。歲久字多滅，經旨只如如。

迴馬嶺

御道六龍過，壁絕千馬迴。登封世已遠，山逕滿蒼苔。

大夫松

長松倚絕巘，蒼翠欲摩空。豈受秦皇命，自有白雲封。

御帳

峭壁迴參天，四顧若列帳。曾留帝子棲，翠華可想望。

天門

遠陟青雲梯，一振凌風極。長嘯入天門，玉女遙相接。

玉女池

山池水碧澄，可照夫容面。玉女時往來，彩雲飛片片。

白雲洞

石洞棲白雲，玉檢封漢武。漢武久寂寥，白雲自千古。

無字碑

雄圖已消歇，山頂遺空碑。金書不可見，日夜天風吹。

日觀峰

夜宿日觀峰，起看扶桑日。海底騰明珠，蛟龍驚出窟。

孔子崖

尼父昔登臨，玄覽超無上。我來得瞻依，頓覺心神曠。

張懋忠肥鄉人登岱二首

天門雙控鬱葱葱，竹杖西來禮大空。削玉幾時留漢策，探碑千載識秦功。晴光近指扶桑日，紫氣遙連碣石風。七十二家今寂寞，水簾不盡野花紅。

雙龍百折漱清湍，夾道蒼蒼第幾盤。

明月平臨三觀合，白雲不動五松寒。長裾寶色香扶起，幽谷玄芝鹿踏殘。方外道人流水性，爲探名岳著書看。

鄒德溥翰林院編脩，江西安福人同光顧

吾遊泰山道中感念舊遊賦此

當年結夏南山寺，與君意氣凌天地。蒲團坐破千峰雲，雲光片片落人世。今日逢君清源頭，携手重爲泰岱遊。泰巔末陟心已壯，飄然如在青霄上。君行山立不可移，吞吐風雲百岱奇。乾坤假我以康樂，高朋勝槩兩遺之。何時從君三山島，其躡仙蹤拾瑤草。

丈人峰

獨立丈人峰，直覺天下小。仰視有高冥，俯矚無孤鳥。

日觀峰

我凌千仞崗，縱目乾坤外。長風吹海色，泠然襲衣帶。

玉女山

青天垂絕壁，下有幽人居。趺坐白雲，澄然萬籟虛。

白雲洞

此洞足幽棲，卧節聊一舍。竚看吐白雲，霖霖雨天下。

石經峪

誰將貝葉經，勒此盤石上。梵字有無間，亦足悟法藏。

桃花峪

峭壁凌穹蒼，冽泉貫其趾。不知天地間，清絕更誰似。

無字碑

絕巘植空碑，古人如有意。由來最上乘，原不立文字。

大夫松

爾本抱勁節，秦官何及之。乘風發長嘯，如羨商巖芝。

泰山道中有作

中原古道草萋萋，萬里游輶汶水西。喜有青山供野興，且呼明月共巖棲。空江星斗懸蒼壁，野戍風雲暗綠谿。七十二君封禪在，可能策杖問金泥。

俞琳教授，江西信豐人登岱

歷徧危岑謁帝孫，碧霞殿近紫微垣。天行日月雙相照，地列嵩華獨此尊。

瑤草琪花成色相，霓旌電蓋擁精魂。試從金闕凌風立，九點神州盡可捫。

混元閣

為覓三陽觀，停車更一朝。松陰稜白日，石徑倚青霄。

宸翰暉山谷，仙函鎖沈寥。談玄

真有契，况屬故人招。

喻均新建人，松江知府暮春一日同李

長卿侍御登泰山四首

宇宙名山願不違，還從仙客試春衣。天迴大海雲千疊，花滿中原錦一圍。秦觀崔嵬人已遠，吳門縹緲事還非。千岩鐘聲尊前合，不遣雙筇下翠微。

齊魯千峰望裏開，濁河清濟日縈迴。

居然形勝雄諸嶽，久矣英靈動九垓。

翠壁舊諳虞帝狩，白雲曾扈漢皇來。

聖朝謙讓東封事，莫問相如作頌才。

味爽徘徊日觀東，漸看曉色入溟濛。

祥雲不導羲和馭，濁霧翻迷海若宮。

巨壑魚龍眠自穩，諸山金碧坐成空。

遙憐萬里扶桑影，倘避霜臺御史驄。

步轉山腰日欲晡，還從官閣醉醍醐。

簷前氣候分寒燠，郭裡人煙定有無。

鳥道千盤垂脫險，鳩筇雙卻未須扶。

山翁笑指亭亭幹，曾是秦時五大夫。

陳萬言御史，南海人題日觀

萬戶星辰未曙天，瑞光先照觀峰前。應知此去扶桑近，願借仙槎到日邊。

小天門值雨

武帝登封舊有臺，靈湫時見白龍迴。天風倒捲簾泉水，猶有遊人冒雨來。

霽望

雲外山河拱岱宗，鄉關何處翠重重。憑高極目堪惆悵，認錯羅浮浴日峰。

無字碑

鞭石曾聞自海東，晶瑩今徹碧霞宮。摩娑汝末經題刻，猶勝磨崖趾頌功。

岱宗登拜

古來二月登巡地，異代登封事有無。玉檢秘藏芳草合，翠華臨幸慶雲孤。天邊舟楫尋仙侶，馬首喬松號大夫。今日守臣惟秩祀，青山尊俎百神趨。夢憶名山已數年，偶隨猿鶴共聯翩。攀懸石磴疑無路，轉出雲林別有天。滄海烟波圖畫裏，齊州形勝酒盃前。

尋真未悟長生訣，欲向峰頭禮玉仙。

呂坤山東參政，洛陽人毒草歌有序

萬曆戊子春山東飢，蓋二一年旱後也。菜根樹皮剥掘殆盡，又食及野草，幸無毒，不問苦辛生熟。面黑者如鍊，黃者如土，殍者橫野不復收。余行部日，見道間青草三二種，花且實矣，蔚然獨存。問之，對曰：此貓兒眼、芫花、鬼臼也，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幸甚。往有食之者，吐瀉懊懣終日，夜裂肝腸，竟不死。其難堪視死甚焉，何敢食？余收淚而代之歌。

柳頭盡，榆皮少，豈是學神農，個個嘗百草？但教飢餓緩一刻，那論苦辛喫不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延我生，又不速我死。速死豈不難，長飢何以堪。

靳莊行

長清六月纔禾黍，大家小家愁無雨。草根挑盡木如冬，又見探雛啖野鼠。沙中稚子哭欲絕，阿八卧路不能語。三年長餓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女。破屋一叟搗榆皮，我問搗之欲何爲。

土性多沉糠性浮，榆末和之可爲糜。極知強活能幾時，暫於腸胃勉撐持。妻子填溝老我存，死者長樂生者飢。慟哭無聲但有淚，瘦骨令人摧心脾。道傍一廟有神坐，黃金爲身受香火。

白南金永年人登泰山

峽口長風放曉晴，捫蘿屹立壯心驚。巖塵平隔天門迴，葱鬱還將日觀生。鴈影高秋來朔漠，松花一夜到蓬瀛。凌虛忽憶千年事，漢策秦封總浪名。

徐守仁經歷，祁門人登岱

巍巍東岳接蒼穹，誰闢紅門磴道通。腰笥漫經黃峴嶺，攀蘿直上碧霞宮。堯天舜日瞻依近，魯阜齊州指顧誰。千仞磨崖都覽徧，還登絕頂頌神功。

再登

兩度探奇謁岱宗，山增靈秀擁芙蓉。穿雲曾出天門路，望海還凌日觀峰。碑上苔痕侵漢篆，岩前松蓋偃秦封。三千世界微茫外，直北明光是九重。

姚自復吳縣人登岱

岩嶠泰嶽喜攀躋，十八盤開石作梯。草禪尚傳司馬賦，苔封已汶祖龍題。

振衣直上天樞近，倚劍雄看斗柄低。翹首吳門何處是，千雲匹練望中迷。

周道南諸生吳郡人登岱

宇宙名山屬岱宗，至今猶自說秦封。低雲欲度千峰鳥，噴雪爭回萬壑龍。日觀可能通帝座，天門應許躡僊踪。故鄉極目知誰是，匹練那堪帶下春。

姚應士鄆縣人登岱

奇觀天下，狂客興吟豪。環帶群流細，擎天一柱高。彈丸爭是日，秋葉競爲舸。山麓青天雨，楓林白畫濤。孤城卷石聳，魏闕片雲掬。無字秦碑幻，封禪漢史嗽。水簷飛瀑布，龍峪躍神鼇。峴嶺黃梅熟，懸崖翠黛挑。碧霞深隱處，玉女煉丹膏。五華泉浴面，八彩鳳啣旄。粧鏡當空照，梳雲四野

帽。芙蓉開綠髻，星斗燦宮袍。環珮鳴千澗，笙簧奏萬槽。僊橋三碣石，御仗半蘭□。夫松凝雪色，聖道配天褒。崖文神鬼護，盤路鳥猿號。石印金剛字，波搖日觀嶽。山河百二境，法界萬千曹。登臨一長嘯，名利符鴻毛。

胡希舜副使，原武人登岱岳

乾坤無際此登臨，獨立清秋思不禁。
海水東來三島近，天門北望五雲深。
看山玉女烟中度，對雨蒼龍澗底吟。
七十二君何處覓，空聞冊簡瘞黃金。

詹仰庇侍郎，安溪人登泰山二首

出城已愛數高峰，上嶺雙眸翠萬重。
澗道亂鳴崖下瀑，山僧遙撞客來鍾。
迴巖天蓋傾東海，怪壁風濤韻古松。
勝絕只欣酬夙約，神仙何處更相逢。
漢檢秦封空復聞，銅梁金瓦祀元君。
坐觀萬象終無極，下瞰千峰捻不分。
酒外殘更滄海日，封中終夜石樓雲。
拂衣未遂烟霧癖，聊爾登山出世氛。

陳文燭大理寺，卿沔陽人泰山四首

阿閣神房見羽翎，僊山吾久佩貞形。
吳門匹練天門白，海上飛濤掌上青。
開闢自來分日月，煙雲吹處落辰星。
張衡東望緣何事，豈謂茲山好勒銘。
日觀孤峰迴絕群，御香亭敞氣氤氳。
松聲似帶秦時雨，壇影頻飛漢檢雲。
玄石洞中尋玉女，碧霞宮內訪元君。
昨年曾過臨卽里，尚憶相如草禪文。

霏霏涼雨送山鍾，樹杪俄驚掛白龍。
帝闕依依微看北極，聖朝裡祀少東封。
千秋玉液終當遇，一望層雲已蕩胸。
李杜高篇今自在，那能杖屐得相逢。
指顧名山夕照前，中原平楚正蒼然。
黃河曲抱三義澗，滄海寒生六月天。
地辨齊州煙九點，臺瞻魯國道千年。
安期亦有神樓散，可得從吾肘後懸。

①「洞」原作「銅」，據上下文義改。

②此字不清，疑是「捻」。

岱史第十八卷登覽志

唐丁春澤日觀峰賦

日之升也，浴海而麗天，嶽之峻也，切漢而臨邊。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在萬人之先。其所惟一，其切惟千。伊風靈之有載，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鳴鴈，猶陰沉而不睹；忽聽晨雞，即瞳矓而可愛。於是漸出暘谷，將離地維。巖巒既秀草，樹生枝姿氣，則赫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絕頂，燭遐大明，思照煦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爲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方今一德無爲，三光有象，動植昭泰，神祇肸鬩。千崑瑞色，思效祉以疑升，萬壑春雲，欲入封而空上。客有才，乏羽儀，心思騫翥，每精聚螢。

之志，難窮望日之處，引領終夕，含情連曙，如照燭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亂曰：日有觀兮絕代獨立，登之望兮無遠不及。何大陽之至精，莫不專於出入。

又賦

泰嶽東南，峰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霾玉兔，動宵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迴出。初其暝色葱籠，懸崖倚空，獨出清虛之外，遙分蒼莽之中；隱霧猶白，經天漸紅；披草樹以燈亂，耀波濤而血融。及夫林嶺寒消，煙雲色變；星河寥落以初沒，峰巒邈迤而徐見；火動山頂，輪移水面；穿晴隙以飛鏡，歷幽窗而走電。至若門宇蕭條，霜空沈寥，涼開曙景，暖入殘宵；楊晶彩以絳絳，散芒角而飄飄，露灑交疑，風牽影搖，望極在涯，生從地表。夫弱木之歷歷，出陰之杳杳；萬壑收暝，千巖送曉；消古砌之晴雪，動寒庭之宿鳥。遙空冷滑，傷寸晷之難留，碧嶂崿嶢，望輪光而漸小。凌霄色麗，騰空影斜；氣亂山燒，光分

水花。石壁孤色，覺靈槎之津狹，炎輝咫尺，信長安之路賒。既而皆焜耀以徐來，泛圓靈之不礙，蒙水氣以珠暗，露松陰而壁碎；霞色收錦，天風劍黛，披雲際之斜吳，豁天門而俯對；依簷乍吐，咸生齊魯之間；過嶺遞明，照及草芽之內。由是遠挂寥落，高辭絕暝，萬象焜煌而畢照，六龍夭矯以無寧。安得足踏聲峭，手扶青冥；陳白晝之若短，願陽鳥之暫停。

宋洪邁容齋隨筆

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每稱天子爲國家，其叙山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焉，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稜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

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透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嵩山。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邵伯溫聞見錄

客云：昔罷兗曹，與一二友祠岱岳，因登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箭，天麻、玄參之類。

將五鼓初，各仗策而東，僅一二里至太平頂，叢木中有真宗東封壇遺址，擁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曰：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變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真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罅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峰尤秀聳，北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偉觀也。

襲慶守錢伯言遊覽記

宣和己亥九月二十四日，面奉玉音，至奉符催視岳祠。後一月，伯言至自充。明日，具香燭以告上旨，已而罷醮于會真宮，獨登瑞雲亭，早飯于行館。遂同令寇庠丞呂光問、祠官曹欽承、萊蕪令韓僖、道士蘇彥弼謁岱岳觀，留連池上。復自金母洞過青帝觀，

觀文僖丞相遺刻。遂遊白龍潭，奠御苑玉芽於水中，愛其泉石之勝，迺相與策杖散步，還過雞籠峰，始復肩輿。躬走社首山，視禪壇，訪遺迹，晚入乾元觀，小飯翠陰亭而歸。

元杜仁傑撰東平張宣慰登泰山

記略

皇帝中統元載，擢用宿儒，宣撫十道，公首與其選，公治河東有異政，考爲天下最。宇上親召，勞以卮酒，至以字呼，朝野榮之。越四年，上復命公爲東平宣慰使，嘗曰：曲阜寔夫子之庭，泰山爲中原神岳，皆在境下，所當親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瓣嚴以行，由沂州門出，時天宇晦冥。翌日至林廟，拜三聖墓，雨氣猶未艾，信宿抵岳祠。明旦登西華門，雲則載陰載暘，雨則間作間止。咫尺三觀在墨潑染間，剎那千百其變。公謂所親曰：登頂之約，蓋不敢定。苟晴矣。乃行。否則恐勞而人。既而五鼓將作，陰爲之解馭，三唱未終，星爲之芒錯。于是州刺史張汝霖、奉符令張佺、司戶王天挺及從者

三百，指具肩輿輦公而上。已而過黃峴，飭於護駕泉，次御帳少憩。去天門猶不翅十五里，路漸隘，林樹四合，就其罅望，乏天光，凝碧如紺珠。薄暮至絕頂，由東以望，見山影黝黑，偃卧無際。頃觀李斯碑，僅得數字，其餘漫不可識。下自登封壇，皆歷代磨崖，亦復剝裂，惟唐明皇御製紀泰山銘，其字大如碗，深幾寸，泥金錯落，猶有存者。日沒少頃，寒氣已逼人，如仲冬時。從者燎薪圍坐以待旦。參甫中，公起步自玉女池，登日觀峰，六合寒開，肅然無纖滓。待蒸黍時，東方曠曦，乍離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無量金色界中，凡在行者莫不嘆詫。及迴，又得西影，直抵昧谷，若與崑崙爭雄。長。公輒奮髯驚叫曰：吾此行凡三見岱宗面目，吾願足矣。噫，予自壬辰北渡，三十餘年，凡九來，未嘗睹此奇事，雖欲勿紀，得乎，古者有天人之辯，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真知言哉。公純誠人也，蓋無往而不協，無動而不言，無禱而不應，是行之異，乃一節耳。

雖然，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合者多矣。昔衛旱伐邢，師興而雨，或者謂適與雨會，則非也。此特純歸之天，烏在所謂由人乎哉，至於揮劍成河，變晝爲夜，或有此理，如韓吏部開衡山之雲，蘇端明借海藏之春，皆我輩之餘事，安用詫，爲因公此來，書諸石以示來者。奉高王禎書刻延禧殿前。

皇明李裕登泰山記

成化乙酉春，同年御史李景賢來按山東。是歲三月朔，同自濟南往謁闕里，回抵泰州公館夜酌。景賢曰：喜茲和煦，明當同登泰山，一覽奇勝，可乎？余諾之，明晨起，與景賢聯騎出州城，北望輕煙薄靄橫帶山腰，適參政葉拱宸副使莊尚源邂逅而至，遂與偕往。北行二里，過白鶴泉，泉出石罅，淙淙鼎沸，久旱則滲漉。距西百餘步，曰梳洗樓，不知創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甘而冽，瀟瀟潏潏，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祭雨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建樓閣堙圯，獨荒基破礎存，

今圍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曄曄猗猗，頗有佳致。至山麓時，日出扶桑，雲霞絢綵，日前羣峰錯立，遠近異態，景物之奇，似快心意。自山麓抵迴馬嶺十餘里，羣峰對峙，截辟崢嶸，勢相噬齒。中夾溪流，轉騰激冽，觸崖石，激堆琦，其聲澎湃，濯濯泐泐，榮迂數里，入汶。又有巨石，大者如輪，小者如甕，硤硤礪礪，偃卧路徑，難以數計。策馬單行，崎嶇至嶺，下是嶺，岌岌陟絕，車騎不可前馳，余四人神思覺疲，僕從亦有倦色，少憩石上。飲茗易肩輿，穿深林，踰大石，行可四里，陟崖剝削中夾石徑，陘陀險阨，有石磴可躋。復行二里許，即宋真宗東封帳宿處，曰御幃，其地夷衍，嘉木棖棖，繁陰布地，前即深澗，黛蓄膏渟，水光映天，巉石錯雜如斷齧。有小魚，色青黑，浮遊水面，臨溪觀之。時羅道士獻茶餅，余試以餅餌之，翕然聚。已而尚源投以小石，悉潛去。復三里餘，至黃現山，秦時有松五株，始皇登山封五大夫，枯沒後，人續植者百有餘年，老幹

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余四人休憩其下，嗟嘗奇態。又行二百餘步，曰百丈崖，崖石如屋，可容十餘人。臨瞰道傍，紫蔓青蘿，搖綴蒙絡。傍有石洞，豁訝而黑，莫測深廣，人亦惛思不敢窺。又經石壁峪，至十八盤，兩峰對插，峭峭如壁，其間累石爲徑，盤繞至南天門，幾五里遠，望如梯懸倚山畔，此最險絕。易小橋盤道而上，入天門，東行數里，詣昭真觀，易冠服，薦祀紫霞元君。問道士，云不知創始。每歲春月，四方謁者踵至，心弗虔，立致奇報。余聞而驗之數矣，已即祠後，觀磨崖碑，是碑唐玄宗紀泰山銘，字大如手，歲久風雨多剝蝕其字。距東十數步，觀始皇封泰山制李斯所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余刮磨垢蝕而細觀之，總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又西行數步，上太平頂，此泰山最高處，上有盤石方丈，廉隅尚整，黧色光潤可愛。余四人坐石上，少頃，拱宸，尚源足疲怯還昭真觀。余與景賢褰裳徑往

頂上，俛瞰羣峰攢簇，伏地若培塿，獨神霄兩峰巖嶙特起，佳花異草舍丹吐。白者駢羅列布於岩谷，靈禽怪獸啾鳴嘯號之聲，雜沓盈耳，最爲泰山奇勝。又百三峰曰日觀、吳觀、周觀。余與景賢因縱目四顧，渺然無極。而崧、華、恒、霍諸山以及江、漢、河、濟諸水皆可指數，誠天下諸山莫踰其高。時日正午，風清氣爽，徘徊既久，頓覺神思飄灑，迴隔塵寰，而不知身踞青霄上也。復從頂東下數十步，有玉女泉，水清甘美，道士時汲瀹茗。又東行二十步，曰龍口泉，大石有罅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其流淪淪，有聲淅然。復從險徑南行四十步，懸崖淚肆，下臨絕壑，古木蒙蔽，余俯身覘之，毛髮豎聳，有怪石形如大匱，虛倚崖畔，風至搖撼，問道士，云：此謂捨身崖，人修道，從茲捨身入僊境。余與景賢深惻，道士惑世者，戕人之生。遂命州官塞路徑，絕往來。崖之西有五峰，嶙剛巖簇，其狀若蓮，名蓮花峰。自西山小山折旋而東，層嶂疊出，泉湧石上，奔瀉數十丈，縷

縷如簾，名水簾泉。其鷄籠諸峰、桃花諸峪，多有靈跡、奇勝，獨嶺嶠龍從，岩壑巒嶸，荆藜交迷，路徑不可到。時日過未，余與景賢往觀，會二公同飲，各賦詩二首，書于觀之東壁。從天門盤舊道而下，至半嶺，正夕陽西照，回視山色玲瓏，水光蕩漾，樵翁牧子隱隱樹林間，恍若畫圖中人物。欲乘餘興往徂徠，尋竹溪六逸堂故基，石守道隱居，日已暮矣。嗟夫，余少時，嘗讀孟氏書，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公羊傳》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觀子美《望岳》詩，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眚入歸鳥之句，想像泰山之高峻，巒峰之雄秀，草木之奇妍，仙蹤靈跡之怪異，古今賢人達士，登覽之題咏，何能得登茲山，窮探廣索，親覽奇勝，徒榮諸夢想者十餘年矣。昔程明道幼聞泰華奇秀，在鄆縣未得遊覽，及登，第請爲是縣主簿以償其素願，又自記其始末。今余無庸於時。幸叨總憲是邦，且喜聖德廣被地方，居民咸蒙覆露之庇，更喜諸公皆同

朝舊寮，乘茲休暇，得覽奇勝，以償夙昔之願，何其幸歟。是亦張弛之道，豈其荒耽而忘返者足比哉？此記與喬宇記錄目何鐘《古今名山記》最佳。

喬宇尚書游泰山記

正德五年，燕齊大旱，運河滯阻，天子爰舉祈方之典，命戶部侍郎臣宇於五月十四日往東方祭告嶽鎮暨于東海，予夙願泰山一登，又懼此行以昭假明神、周救百姓而往。苟祀而無雨，則又不可登矣。因齋心而前，過德州，即沛然下雨，過平原、禹城、泰安州、濟南之境，雨皆達旦，農夫歡踴，予亦展顏，謂可以償其願矣。二十九日，沐浴，更明衣，省牲，寅禮于季夏朔，鷄鳴後致祭于東嶽廟，畢，祭時雷電合作，予又懼曰：秦漢以前，登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實爲靈墟著于簡冊。雖始皇以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以從，上中阪遇暴風雨，不得上封。今且雷電矣，登而雨作，疲夫羸馬不得登矣。但頗自謂秉誠肅恭，嶽豈無鑒耶？竟與胡、張二君同登，時陰霾蔽空，行五里余，至紅門

以入，則雲漸開郎。遂由石陂西北行二十里，過嶺二，曰回馬、黃現。又五里，至御帳，觀始皇所休樹，五大夫松，神根古幹高皆二丈許。自御帳而上，皆石磴。飯訖，上小大龍口。又盤曲十五里至南天門，又三里至絕頂，凡五十盤而上，晴晦開闔，氣候萬態，不可云狀。謁禱于碧霞元君，稍上，是爲東嶽廟，磨崖碑在焉，碑高二丈，廣一丈五尺，其文乃唐玄宗御製《泰山銘》，其書隸，其立之年爲天寶，遂題名于上。又上爲極高處，有玉皇殿，殿南爲始皇封禪碑，即除道至土顛，覽秦頌功德碑，碑高二丈許，其文祕。石套內殿中有宋真宗石匣，內藏玉檢十六，成化間曾入御覽，驗爲祀泰山后土文也。再東爲日觀峰，有小碑，亦刻名焉。數步許，爲望海石，是爲越觀，可望會稽，石在頂，巋然蹲踞，愛而登之，爲題望海石三大字。又轉登仙人橋、五花嶺，是時天日光麗，碧漢萬里，豁然四望，胸恢意廣。見濟南城東北華不汪山，如小屋建于水上。俯觀白雲，英英縹緲，

自山腰而出冒于下方。北望京師，南瞰淮徐，西顧燕趙，東眺海上，以至於空峒、丹穴、太平、太蒙之際。誠天下之奇觀也。飯于道院，又題名篆詩于小石碑，徘徊至晚方回，遇崖石可愛者，輒留書，下山至州城，則已報更矣。

羅洪先狀元，吉水人題孔子登臨處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言聖人之所以爲大學聖人者，必貴有常，不可作輟。孔子雖至聖，必自十五志學，始十年而立，又十年而不惑，斯達矣。故曰：君子之道，辟如登高必自卑，未有不道中庸而能極高明者也。他日，述有若之言曰：生民有孔子，泰山之於丘垤也，而願學，乃在乎必有事，常必有事，其患弗至成章乎？大中丞鎮山朱君，保釐東土，庶務未遑，首標聖躅，索題千里，因探千古，學脉廣所，欲言並勒表側，

質之來者。

李學詩翰林編脩，平度州人登岱宗記略

嗟乎，山，一也，未登，仰之彌高，既登，則高者復下，既下，則下者復高。峰巒殊而烟霞異，非山之變，登者自變之耳，山固自若也。世之馳騁於浮雲、富貴之途者，而性天遂變曾不能知。泰山之視浮雲，顧以浮雲爲泰山之變，其與未登初見泰山者一也。子之惺然頓悟，不爲浮雲所眩，而真得大觀於泰山者，非今日既登之力乎？

尚綱參議遊泰山記略

成化丙午春，藩臬將巡行郡邑，余與少叅蠡吾王君世用、憲僉淇水劉君廷珪、天台潘君應昌約日偕行。乃以正月丁卯發濟南，余與世用向夕宿靈巖寺，戊辰抵泰安州，己巳廷珪、應昌皆來，庚午黎明詣草叅亭，拜東岳祠，遂肩輿出城北。行五里，及泰山之麓，由紅門路過高老橋，傍有水簾洞，洞左爲巖巖亭，少憩。經馬棚崖，面馬嶺，路漸陡峻，再行至黃峴嶺東下，徑路平坦，俗謂之快活三。延轉而上，及御

帳，蓋宋真宗駐蹕之所。蜿蜒而上，歷十八盤，至南天門，東北行二里，及昭真宮，謁碧霞元君，由宮後稍北，有東岳神祠，祠陰刻唐開元磨崖碑。遂上登封臺，有玉帝殿，前建石表，高丈餘，或云秦之無字碑。復轉東南，至日觀峰，舍身崖在峰之下。西望則有月觀、秦觀諸峰，北望則有獅鴉、鵝鴿二崖。若西南之丈人峰、東南之徂徠山，尤其秀拔，其青嵐、鴈飛二嶺，馬蹄、桃花二峪，與東西二神霄山、大小二懸石、蛻仙巖明月嶂、龜陰埠、楊老園，皆在指顧間。而下瞰汶、泮二河，如拖練耳。人云，秋氣晴肅，可以見海。余與世用、廷珪、應昌酌於昭真宮之別室，再酌於巖巖亭，酒力微醺，夕陽欲墜，神思飛爽，飄然跨滄溟、凌宇宙之氣槩也。山下有呂巖洞、王母池、白鶴泉，則以薄晚不能及。其他峰崖林壑、幽邃之地，佳景尚多，不能悉記。辛未出城之西門，禮玉女殿，即宋天書觀，遂至蒿里山，探鬼仙洞，令道士執燭以往，陰氣侵人，不可深入。時廷珪有事

於東兗，余有事於青萊，應昌將校士於他郡，獨世用分治泰安，乃布席張樂爲予三人者餞別，歡飲竟夕而罷。夫登覽，古今樂事也，泰山，天下奇觀也。四人同遊，藩臬和德也，不可不記。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繼此而復來遊者，亦將以興慨慕追歲月云耳。是碑在巖巖亭，嘉靖九年棠陵子題其旁曰萬豪。由泰山絕頂迴觀，尚少參遊記。山川如故，英烈何存，快哉傷哉，後十五年，方子之友見之，則又如方子之非。悲，尚子也。

葉份按察司、提學、僉事題石刻觀海

二字

昔顏柳以善書鳴唐，至今稱之，必曰顏筋柳骨。然魯公以忠烈顯，公權以止諫著，炳琅宇宙，豈徒以其書邪？心齋張公曩爲御史守關，武皇北狩，抗疏回鑾，風采凝然，匹休往哲。平生究心字學，尤善大畫，當其濡毫伸紙，氣定神閒，得心應手，端嚴遒勁，蓋有出于顏柳筋骨之外者，然世方以茂節高勳曰公大受而游情緒墨，公固以爲藝成而下矣。頃者，公書觀海二大字，鑄諸泰山之崖，其字畫之妙，如吾前所

云。噫，字，心畫也，公宏中肆外，惟變所適，充所至焉。海岱爭崇深可也，然亦有巖巖氣象而難於爲水者邪？右稱心齋人品氣節固宜，但過許書法優於顏柳，則謬矣，賞鑑家當自知之。

姚奎通判遊石屋記

泰山東數里許有石屋，世傳碧霞元君煉真之所。予公暇，欲往觀焉，從者曰：徑隘不可輿。迺易服帽貂，以韋帶結腰，短策芒鞋，命道士劉教弘爲前導，行二四里，無復蹊徑，披蒙茸，攀巉巖，偃僂而上，愈進愈險，下瞰巔崖，驚汗浹背。又三里，盤旋轉一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四人癯然而迓予青松絕壑間，前牽後擁，迺獲濟焉。瞠目縱眺，上有削鐵奇峰千朵，前有夷地可半畝，入其中，窈然而深，朗然而虛。明石竇涓涓凝結玉柱，大十圍，高丈餘，晶瑩可鑒。崖有元君手印，玉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元君偃息處。左偏一竅透絕頂，頂有石樓，可坐三四人，冰滑不能升，躋攀數磴而下，力疲，卧石床，毛骨洒洒。旁有聖水池，清列而

甘，不盈不涸，下有石曰牛心，甚奇怪。又下有洗鶴灣，深不可測，一鶴鳴于上，以與人聲相應和，寔真仙境，與塵寰迥絕。人之遊泰山者，每以道左日窮爲畫，於斯罕到，孰知石屋之多奇迺爾哉。石屋於予，惜乎遇之晚也，嗟夫世之豪傑士，固有終身未之遇者，遇矣而晚，奚病焉？道左日窮以下，全用梳之石屋志文。

李鎔泰安州學正姚別駕總巡泰山記

泰山絕頂有神祠，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岱岳毓神，上通乾象，英靈丕應，理或然也。遠近持瓣香徼福於神者，肩摩轂擊，歲常數十萬。人至，則羅拜歡呼，競以財獻，動以數萬計。臺憲藩臬俸稟餼幣，凡百經用，或於茲焉取給，而征斂不及於民，凋瘵之餘賴以蘇息，益國裕民，關係於此，詎可主之非人耶？嘉靖乙酉，撫按藩司精選州縣廉能官，分掌厥務，時東昌別駕雪漁姚先生膺總巡之選。先生曰：利權，俗吏事也，吾人視之，當如鶴每，豈容毫縷自污，乃集百執事顛神誓戒，俾竭

乃心綜理微密，覬覦者不得逞其奸，寸鏹縷絲，罔或遺漏。始于是冬孟月，踰年季春之十日，計收金銀錢幣畜產約三萬緡，珠玉袍旛弗與也，視往歲加增三之一，籍上藩司以備歲用。先生廉恕立法，嚴而不苟，御下峻而尚簡，待士恭而能愛。總巡餘半載，一取於家，東昌俸金，數驛取之以贍貧士，其官給廩錢則易芻豆，俾飼官馬。損己利物，常情所不堪，先生不以爲難也。泰山之巔，層巒百餘丈，俗號舍身崖，有爲匹婦之諒者，輒大於神自投以殞，流俗以爲壯烈，先生嚴禁諭遺之。快活三路平而隘，下有深崖，險甚，夜行失足而傷亡者屢矣。先生捐俸植木欄，自是全活者衆。臺臬諸司委以訟牒，斷決如流。附城爲客邸者數百家。前此，嘗科斂之，先生曰：蝸涎自潤，顧欲漁獵之耶？吾不忍也。鄉老鄒瑀輩將鐫石以振勵後人，屬僕以記。先生，海虞人，名奎，學博辭昌，曾未數月著《泰山紀行》，累數千言。泰安名士李文瀚、馬載道、高民悅諸賢相與倡

和，顧僕謏陋，曷彰厥羨？擊泰缶以寫韶英，有遺音者矣，勉書以貽之。嘉靖五年。

高誨通判遊泰山記

泰山在州治北，高四萬餘尺，延袤幾二百里，名峰七十有二，其巒岬列嶽，森然而供秀者，弗可勝紀。古爲東鎮，天下之山莫高焉。予往歲計偕上春官，取道登謁，時甚寒，倉卒以未獲盡觀奇勝爲恨。嘉靖壬午冬，予由青城轉東萊，司馬臺檄督岱宗事。癸未春三月六日，肩輿出自北城門，踰小橋二里，道左右亂石棋布，近麓有廟祀池館俱壯麗。左有老栢數株，相傳漢武帝東封時所植也。又一里，至紅門，跨道爲飛雲閣，道傍爲更衣亭，楔扁曰宗岳。循溪產天麻、黃精諸藥，土人負筐采之。又五里，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祠前桃李始華，稍前爲水簾洞，泉自天紳巖出，飛流垂練，聽之泠泠然，下有小石橋，通泉于溪左，爲巖巖亭，登之，畢見景物。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爲回馬嶺，山石漸峻且奇，林木亦

幽邃，溪崖有椒，有梅、杏、櫻桃，山居者資以爲利。又五里，至黃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雖屈曲下上，率坦易凡三，以里計亦三。遊人疲于峻陟，至是舒快，名曰快活三云，其西巖有竹繁茂。又五里，至御帳，宋真宗駐蹕之所，五松高數丈，秦皇避雨其下，封大夫云。竹林僧獻松花餅，啖之香美，復進甌茶，問之，曰：東巖所產，味亦清苦。又五里至大小龍口，兩山懸削，水從石峽噴瀉，上有古松，偃仰若蟠虬然。又五里，至十八盤，崖間楸榭、野棠、山榴、彌桃，或花或實，石磴齒齒倚空，仰視似有不可至者，乃偃僂攀援以上，盤盡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天門，有三靈廟。又東北二里爲元君祠，左側石方池曰玉女泉，一夕聖水甘寒清冽，汲以烹茗，味可比浮槎龍泉。又東北至岳神銘祠，後有唐磨崖碑二，一爲開元記泰山之，一爲乾封朝覲頌，側多古人題詠，蘚蝕不可讀。又北土至絕頂，有玉帝祠，前石長丈餘，一名秦王無字碑。

又東南行至日觀峰，人云鷄鳴時見日，山有石函方丈許，人云成化間雨水衝決，得王檢以獻，命中使瘞舊所。即此峰之西巍然而突出者，秦觀峰也，稍南而獨見者，越觀峰也，峰之下壁立萬仞者，舍身崖也，崖之右則試心石仙人橋也。延竚四望，滄溟，東拆河流天傾，而汶水湯湯，祇環一綫，西南萬山伏地，殆如米撮，惟徂徠，尼父僅露春可指耳。近顧諸峰，若丈人，若回鴈，若蓮化，若明月，若東西神霄，雲烟相盪，勢若爭雄，其不能以一峰名，而附之以見者，如拱如揖，凜然有夔夔聽命之狀，真奇觀也。予始至，瘦石嶙峋，剛風怒嘯，溪竹崖松，宜雪宜月，其尤足聽聞者，樵斧之聲與崆峒應答。既而鳥鳴花麗，萬谷皆春，泉香可啜，蔬美可饌，山容于是乎忻忻然，而人亦得以樂之。至於溪雲出沒、而陰晴變化于立談之頃，此又造物者之翕張，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山之景象，奇于冬，麗于春，而遊人或拘于時，止于暫，予以公事久于斯，而之順于下上，則夫山之

情狀、景之變態、古人遊豫登眺之迹，靡不襲其芳，而踵之。茲遊也，可不謂獨勝乎？書以紀歲月。是作最勝

黃鰲僉事九日登岱記

嘉靖乙巳夏，予以防秋董戍德州。

九月朔，聞侍御南渠黃公東巡既遍，由沂而北，歷兗濟以至泰安，子迎而侍之，適未至而重陽且屆期焉。刺史仲言永曰：九日登高，舊事也，請追之。予然而告之曰：九日，天之勝也，爲一兵一阜皆足以記時令。泰山，地之勝也，自古封而禪之，凡得以躡其巔者，皆足以齒壯遊。予閩產也，乃逢是日而獲登之，顧不勝與？於是改制登山之輿，詰且爰登而刺史從焉。窮其所至，山古今所傳，前人之述備矣。惟是日也，天朗氣清，金風載爽，坐玉皇之頂，撫沒字之碑，則見聯絳岳鎮，翼我上皇圖，黃河控秦吳之盛，崑崙薦夷夏之觀，廓如也。既而日忽忽其將暮，景翳翳以偕入，百靈萬籟之號作焉，吾馮而夷，猶之心曠神怡。景物偕融，灝氣同流，若有以揖太乙而參之焉者，不

敢以荒也。退而就館舍，旦復躡日觀峰，則見心房之野，味爽肅明，黑雲驅而上浮，黃雲擁而下降，朦朧掩靄之間，忽有點若朱丹、若火蹈，破重霧而耀紅光，奇觀也。須臾而半出雲間，則天明景藏，弓直歸矣。歸而下，歷水簾洞，聞其東有石經爲王右軍所筆，但山峻峪深，不可以行耳。乃息肩輿，攀緣而上，杖履而下，則見盤石若礪，大書蒼拙體，莊而神思飛逸，歷千萬載，爛然與天文上下、日相昭回，鬼神呵護之功哉。間有爲巔石落而破壞者，有爲水浸溜而就平者，豈造化亦有所忌也？與世傳真草小書與此大相迥別，或疑其未必出諸右軍云。既而西訪竹林禪刹，無以觀也，惟有所由之峪則恍若山陰蘭亭之狀，泉落百丈之崖，若拖練而下篤，齋湯子題曰瀑布。淵深白龍之池，雩則取水迎而禱之，子題曰霖原，細流屈曲而出，可以浮觴。夾流，獨石可以盤坐，溪山掩映，嵐光洗滌，可以題詠，又出而磐石橫亘，粹若白璧，方之經石爲小，聞有前人之作，求

之弗得，則天又且暮而歸惘惘然，有未盡之懷也。吾徒春元劉一柱者知其處，旦携匠搨之以獻，乃元初天曆間辟世之士之所作也。噫，予南人，獲遊上國最晚，信宿盡得天地古今之勝，豈非遇與？刺史君曰：九日登泰山，閱諸編帙，未之前睹也，可以無紀乎？遂記之，又爲之詞曰：泰山兮崔嵬，九日兮淒清。登絕頂兮龍菴，乘天風兮震驚。雜芳珮兮陸離，飲菊酒兮酩酊。追遺踪兮不可見，問太空兮冥冥。

洪朝選侍郎，同安人乾樞坤維說

或問於予曰：何以題泰山爲乾之樞，坤之維也。予曰：有說矣，《史記·封禪書》云，謂之齊，以天齊也，言齊居天地之中，如人身有臍，然其胸、腹、肢體、高下長短一於是取則焉。《漢書》言：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解之者曰：維猶繫也，獨言泰山者，泰山至安者也，加之以維則愈安矣。予謂今世之言，泰山居東爲東鎮，自瀛海之內言之爾，若以四海九州、中夏夷狄、瀛海內外視之則中也。今泰山在

濟南封內，固云齊境矣。取義於乾樞，非耶？名之坤維，安也。或曰：以樞維名泰山，指山言耳，推之人心，有可說者乎？予曰：人之心之中，猶泰山之中也，人之心之安，猶泰山之安也，世顧不之察耳。今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受中以生之理也而戕賊之者，至於虐人害物。禮義廉耻者，人之四維也，而喪失之者，至於不顧，惟利之趨，此予之所甚憫也。予觀登茲山者，肩摩踵接，其來也，爲避禍而求福耳，盍亦求之吾心之泰山乎？一或反而求之，則所以存其仁，守其禮義廉耻者，將不出戶而得泰山矣，何安如之耶？予既答，或者因鑄其說於石，以示來登山者云。

王世貞侍郎，太倉人游太山記

余自戊午己未間，有事於太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第二游也。其初游，爲正月晦，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宋丈太武偕，夜浴於使院，三鼓起，啓堂之北扉而望，若曳匹練者自山趾上至絕頂，又似聚螢數面斛囊中光熠燿

不定，問之，乃以茲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而上者也。其頌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陰晦浮雲出沒，皆際十步外不辨物，第覺輿人之前趾高而余前僂而已。即絕頂，亦無所睹見，且寒甚，宋文迫欲返還憩鄠都宮，趣觴舉者數，而後膚不粟也，甚悔之。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三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參議徐君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止。出泰安可二里所，即入山，時禾麥甫熟，黃綠間錯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杪濃陰暈之意甚適，而至無掌故可詢者，自是皆詰曲逶迤而上，峰勢截辟，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礮礮，間作悲鳴，與笳吹相應。久之，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筍。又四里，抵御障巖，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爲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陟上廟，其巔頗寬，嘉樹蔭之，好鳥啾啾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錄名，有松二，

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爲百丈崖，崖凹深如屋，傍有石澗，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測。已度石壁峪，爲十八盤，應劭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益飭治，且有昇者。所謂五六步一休，喋喋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且幸免矣。自是爲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爲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趣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頒。其右爲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王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徐峭壁造。天左爲開元帝《紀泰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羸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

許爲搨碑者冬月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爲蘇頌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爲絕頂曰，玉皇祠，祠之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不二行，行各十一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爲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在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搨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釐色石，蓋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即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爲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爲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憩，又亡所睹

見，如春時怏怏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鼓起觀日出。然其寢皆以甘甚，醒則高春矣，意恍恍不自得，強與徐君扶杖而尋昨所游。時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爲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爲太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几。瞪眺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往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爲生平之創目，所謂野馬網緼，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者參政張丈希舉、副使李君嵩、僉事王君遴、張君師价因置酒於其署，移席玉皇祠南栢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間，

散步至舍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數千仞，張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席間慷慨談兵事，乃亦縮弗前，張丈顧而曰：君扼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弗前耶？余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有退生，此王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段君，約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夕不休。余始與徐君同舍，而張丈王君舍圯漏，乃移就余，而舍中水亦將二尺，因布長几、置枕簟其上。小吏裸而行酒炙所，劇談六合內外，張丈又時時以雅謔雜之，凡四日，雨始小息。夜卧倦甚，王君苦吟若寒蟬，又時時提余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嫩，強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歷歷簷角，始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業已盡，乃行，辭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有乞道士木綿裘者，下天門，雨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輒去一衣，至御障巖，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爭下，凡二十餘丈，濤翻雪瀆，若鬥龍吐蟄，玉鱗四

飛，珠沫群唾。余興發不可遏，跣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釀，長歌振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至，相與之酆都宮，爲小宴別。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部道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邊事，事甫定，乃乞靈於太嶽，以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峰，頃之，東方色微辨，而顧余及從者衣洞赤，已睹石室及諸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從東黯對中起，顧山之背則猶昏然，鷄蓋三喔也。又頃之，日輪徐上，雲君電師、金支翠旂，彷彿扈從，於是諸峰城郭盡現，而山之觀與世同矣。余三登，而始畢其勝，然目境耳。其峰之爲回鴈、爲鷄籠、爲蓮花、爲明月、爲丈人、爲獨秀、爲東西神霄，崖之爲百丈、爲馬棚、爲鶉鴿，峪之爲石經、爲桃花、爲馬蹄，石之爲牛心、爲龍口、爲試劍、爲龍紋、虎阜，峒之爲呂公、爲白雲、爲遙觀，泉之爲白鶴、爲水簾、爲白龍，諸用怪偉倂者，固未一一探也。夫以封禪告成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鬱，而後世之博識

者不能舉，其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哉去。余茲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經睹若夙夕，會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後二游各有詩，詩爲七言，律凡十首。

王世懋太常少卿，太倉人東游記

萬曆丁丑秋閏八月，王子朝於京師，歸竝故道，返於閭井中間，忽念生平之游缺焉，於懷者三，而茲行可一舉盡收也。泰岱爲五嶽宗，客歲登太華巔，顧獨於岱宗一履齒是悵，將爲青帝所誚，釋褐且二十年，不識闕里，暨林作何狀，其若在二之義何。又故人李于鱗物化八載，鷄酒之酌弗躬，喬玄當令阿瞞腹痛失，今不假傳一行，病夫業，且歸卧轅不北矣，恐遂爲終身悔。乃自奮曰：即病必往。而會同事中亦有先我行者，傳車至德州，問道於州之守耿君，耿君曰：從茲入平原，竝禹城、齊河而南之長清，此走泰山道也，是稍東當故道，不能迂百里。余曰：以行李累東諸侯，奈何？曰：等費耳，且以蘇孔道便，浙之參政者曰舒，嶺之

參議者曰陳，兩公者先公一日行矣。余喜而從之，于鱗家歷下，而齊河去歷四十里，而近業欲拜于鱗墓，不可令兩臺使者知。乃計爲羸服間行，而先力聞之于鱗子駒，駒報曰：先人墓在長清道中，毋煩間行也。余益喜過望，遂發齊河，稍折而東，幾迷失道，會候者，至云：墓近矣，請小憩民家，以待駒。駒至，即與偕行墓所，僅一尺土丘中耳，無周垣封樹，非得駒不能識也。問之，云將卜遷別葬耳。伫立凄然，具酒設拜，焚所爲文及詩，雨泣而別。日暘抵長清，聞舒陳兩公尚留靈巖寺，亟以一力先約之共游，亡何陳公以刺來迎，乃趣復前。侵夜抵嶺山舖宿，夜大風，寒晨起躡霜而趨，舒公刺迎者亦來，知兩君子能爲我留，甚幸入山可三里許，始爲馳道，陟壑中斷石梁，跨之甚雄，遙望諸山，圍列鱗次，天設屏障，梵宇浮圍涌出翠微間，真天下奧區也。入門禮大士畢，即往舒陳二公所，口占一詩謝其見遲。二公已設素食相留矣，飯畢，具軟輿，二僧導而前，凡山所

名勝處，卒一至焉。靈巖下垂一石，人立而向者，朗公石也。石沼淳泓，亭而覆之，涓涓出於佛足，復匯爲外沼，而漫流出山麓間，已忽伏而不見者，□□泉也。別院曰達摩，旁湧起一鐵，金塗之，高可四尺闊，殺其一，背僂面拗，天爲紋縷，作水田狀者，鐵袈裟也。已稍間歷而上里一亭而止，度其上不可登，仰視絕頂，下有平壤，草木蔭映，縫宇出焉。有廬其傍者，一僧一行居之，時上下取水，如是者五寒暑矣。意其人脩頭陀，行者恨不一見，瞻眺久之而下。時舒公小劇頓泉亭相待，予與陳公迤邐下，從之返舍，視僧房竹蒼翠數百竿，山以東所無也。小憩，復出，講堂前模宋碑數通，讀之，步入香積厨，見復沼一泉，盎而不溢，其旁瀲灩細流環之，問之，僧云：又一脉也，厨之後復有來鶴二泉，盎如厨泉而細。大都茲山以泉勝，其泉或盎或流，或伏或見，或交或斷，僧亦不能盡名也。寺當天下四名刹像構宏麗，閣三重峙其前，浮屠七級標其右。余與陳公據閣巔而

望焉，浮圖不盡，四級而止，其山四圍，故不能遠眺也。下浮圖而南爲魯般洞，洞上緣傾崖，周甃以石而成二石門，內鍵不可入，似爲開山僧埋骨地云。於是山之勝，幾盡，獨所謂通明巖者未之見，僧云：出山二里外，傍去不數武可望而窺也。余兄元美嘗爲余言：靈巖是泰山背最幽絕處，游泰山不靈巖，不成游也。問山僧余兄所題處，得碑二，碑皆手書，詩皆十二韻，凡經再游而得者，去今二十年矣。是夜飯畢，各就寢，余因得排律一首，韻如家兄數，晨起書石，付山僧而去。次日與舒陳二公魚貫而行，午鋪後抵泰安州，州守迎，問登山期，余輩以晨發告。而東嶽神廟乃在城中，得以其隙往謁焉。廟制宏敞，城其四周，前爲門者三，中爲饗殿，後爲寢宮，儼然帝居也，穹碑古栢森嚴布列，前除怪石碁置。視其題刻，皆宋元間人浮海來獻者。予與兩公拜畢，循覽四顧而下，則州守已張具別館矣，雖饌皆素品，而設樂爲禮甚都，力强之陪，乃坐。余甚愧其

厚。爲坐，久之，起更衣，見頂山如在檐楹間，可俯而窺也。凡山以夜色視則畢，皆兩公所未試者，聞余言，以爲奇。漏下二鼓而散，次早戒行，舒公以服藥請後從，予與陳公兩肩輿先發至更衣亭，始屏騶從易軟輿而上。是日氣朗風恬，游意甚愜，見兩山腋抱，骨削，流泉。下注陟壑，時爲濺濺聲，仰視中峰，雲爭瀾漫，其上始覺泰岱爲高。顧輿夫力疲，下就一壤憩焉，望汶水如帶，諸山培塿，獨徂徠當其前如大寶，無少降意。予與陳公歡賞其雄，已復就輿，歷高老橋而上，左一右墳起，細泉漫流其上而出，逶迤墮右澗，則所謂水簾也，石卑而泉涸，不能奇。已又折而前，見所謂馬棚崖者屏立道右，稍當奇觀，歷磴久之，地忽平衍可三里許，土人名之曰快活三。余昔游華山，備歷艱阻，亡論此山平處，即大崎嶇不能當華十之三，因戲題一絕云：曾爲太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活三。非謾語也。又前爲迴馬嶺，蓋自此始不可騎云。行久之抵玉皇閣石，關當其前，

茲山一隘也。從閣折而西盤，紆直上，二天門出焉，其下兩崖削立，樹木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撐，瀉作潺潺聲，穿隙而墮。坐石弄泉，仰視御帳崖，真爲勝絕處。御帳崖者，宋真宗駐蹕地也，今爲憩客亭，傍植二松，鑿石其下，謂秦所封五大夫云。松故丘隴間常木耳，爲之失笑。飯畢更上，見三天門，縹緲雲霧間，雙闕天峙，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梯，昇夫喘汗，數易，仰視峽口，忽遠忽近，殆神仙徑也，具輿且步，至天門，則蕩然平壤矣，爲市而廬者可三十家。盡廬則碧霞元君宮焉，前爲焚楮，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朱戶，楔棹儼立，天關福地，似非偶然。予與陳公小憩，公署即具吉服，瞻拜焚施而退。考道書，元君即華山玉女也，不知金支翠旗中能識舊游玉井客否。相與迓舒公，久之不至，乃拉陳公縱游諸峰巔，巖障羅立，鏤題百出，至不暇酬接。其最稱鉅麗者爲磨崖碑，唐玄宗八分書《東封頌》也，崖之半爲蘇許公書，隱隱尚可辨，已爲俗子

書四大字蓋之矣。稍上而北絕頂峙焉，石湧起爲小阜，屋其陰而垣之，前跨高標，秦皇帝無字碑也，碑形廣厚四匀，上爲幢蓋，余斷謂非蓋，既封而標識其巔耳。獨其石賦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之，乃知驅石事故當不誣。覽竟，復步而南眺，所謂日、月、吳、秦諸觀，捨身、石梁諸崖，與古封禪臺，宋東封玉簡流出處，皆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興南望，汶水遠從萊蕪至徂徠障之北來，諸流併入，螻屋蛇騰，西流無際，羣峰蹲伏、拱列，青烟數點時爲聚落。目力所至，乃過徂徠南境，茲山僅當門戶一巒，非復向時相竇態矣。西顧日色黯黯，雲霾時翳，遠水燦落，映日如星，細視久之，始別爲水。最後望極天處，一圓光耿耿欲墮，非先所見幻態，衆譁視之，星也，蓋辰星先日而下，居恒不辨見之耳。上下稍劇，余與陳公據石而坐，見山陰萬壑隈坳中陡起一山，梵宮翠色，隱隱旁抱，周廬，意其奧壤可游也。問之，羽人曰：泥僧所托，故無他奇。遂已。於時纖

飈不起，燠若春和，竟迓舒公不至，遂就峰之別館憩焉，則日已崦嵫，亟呼陳公憑垣而望，熒熒半規，漸沒虞淵，亡異尋常見也，獨已沒再吐若瑪瑙盤，縫紗蒙之，真從水底見其浮沉，故是人間一大奇觀耳。時舒公正禮元君畢，余二人望肩輿冉冉而至，至則陳公爲主將，入坐，陰風四起，手足忽在層冰間，亟起易衣，呼酒敵之，已乃向舒公詫諸勝游，舒笑曰：即讓二君顧茲山第一奇，不佞先之矣。叩之，則李斯斷碣，舒公署中物也，爲之撫掌，酒罷散去，約以鷄鳴登日觀峰望日。初出未晨，余先二公徑，則屏障酒果俱從。頃之，二公至，了不辨色，雖居室中，剛風從背入，厲甚，亟蔽以屏。陳公擁毯而坐，猶戰慄不能當，乃呼大白連浮之身，稍得住。已而霞光漸起，才可辨色，見一大赤丸半露雲海間，亡異沒時再見者，已復不見，良久始復出，則已爲陰雲所翳，無他奇矣。余回署中書紀游姓名紙上，將勒之石，袖腕僵不能出，須火乃成書。高寒異下界，乃爾。

書罷，往舒公所觀李斯小篆，右石函巖壁間，尚餘數行可讀，天護神物也。其旁爲玉女池，碑紀之，亦一勝云。舒公將續昨游，予二人復從之徧歷諸勝處，乃復就別館張具，余爲主人，猶素食，以二公有事科醮也。飯罷，二公往焚香。余無事，謂可亟下，先之曲阜也。天忽作霧，撲面如絮，下至御帳崖，則舒公兩以僱人力挽，蓋舒爲石經峪主人也。余不得已，停石經峪待之，峪去道傍不半里，石可坐數百人，上勒八分書，皆佛經，俗傳王右軍書，非也，書不能唐，定宋人筆耳。石之上，崖高三四尺許，泉奔瀉直下，侍郎萬公大書水簾二字，鏤深寸許，泉嵌入字中，殊有勝態。萬公又爲石亭臨泉旁，亭之左磨崖高二丈，公鏤記其上，頗當下方絕勝處。余坐亭中，臨流獨酌，久之二公乃至。張樂小室中，天已向暮，坐盡一鼓而下，燈火夾道，迤邐入城，漏下二刻矣。頗患以供億累州民，一切謝遣之，擬以明晨間道走曲阜。陳公欲往寧陽有所會，約余二人停曲阜以待。次早

遂行，並徂徠而南未百里，曲阜之候騎悉集，侵暮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睹閭井蕭條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且吉服，伏謁闕里。廟制巨麗，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讚述功德，婆娑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皆合抱，千雲材也。獨所謂手植檜者，大不能抱，枯幹無枝，縷紋左向，色理甚古，讀其碑，始知再榮，異代生里猶存，爲之吐舌。予不語怪，胡此變相，無舛二氏耶？漢碑皆列植儀門外，都不甚剝蝕，形製奇古，行天下所見太學石鼓文及是耳。覽竟，磬折而去可百武，至顏廟，制視闕里而事事減殺，肅拜而出。門之右，甃一大井，爲亭焉，俾名其里曰陋巷，此當有據然不可考矣。過衍聖公門，公尚卧未起，乃復與舒公出北城，謁孔林。林距城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檜栢夾道周，甚偉。林東西設兩觀門，甫入門，聞笳吹聲，驛報陳公至矣。余與舒公迓之門，即與俱入墓所，候陳公更衣，共拜亭，及饗殿，徂蕪壞不治，余謂此衍聖公責

也，何必待官家。循殿後行，子貢所植楷在焉，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直古木也。稍北而西曰子思墓，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墓也。旁扁一廬云，子貢築室處。夫子墓特高廣，拜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復出拜二墓，循覽牆內，果無荆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衍，無大原隰山，皆纍纍遠綴，嶧山南列，翠屏似爲之案，余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隰殿，設碧瓦，周文公祀焉。復往瞻拜，聞其地爲魯靈光殿址云。故知今城不能當魯半也，出周廟，遂從東城入，憩公署。頃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予與兩公答拜，且少贄，公爲且款焉，告以將之鄒，別去。是夜抵鄒明，過嶧山旁，意忽之，且倦游矣，猶不能忘懷。至臨城，范大澈鴻臚偶會，余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余曰：未也。范憮然謂余：君奈何釋此奇觀？其石皆嵌空瓊瓏第稍難陟耳。今爲恨，恨不能已。抵家久之，將握管紀勝，會故膠倅呂君相過，道泰

山事曰：恨公不能游山北隈坳間，石大奇勝，非山陽比。問其地，正余所指尼寺也，因歎茲游。得假傳車，乘簡書之隙，扶病登拜，頗愜生平願然，猶有遺憾若此，因併識之，以告後之游者。

劉宗岱副使，歷城人處士松跋

余自嘉靖己酉夏始來登泰山，見秦始皇所封五大夫松者聳而立。又里許，見一松偃蹇如蓋，曰處士松，乃近日方兩，江氏題，以其不與秦封云。嗚呼，距秦迄今幾千百歲，人但知有大夫松，不知有處士松，豈物之顯晦有時歟？暨隆慶戊辰春，余再來登泰山，歲月曾幾何，向所見五大夫松者已亡其三，獨處士松尚依然無恙，豈物之榮枯有數歟？抑養素者終吉，怙寵者多敗，固物之自取然歟？今安陽翟公又改處士松爲獨立大夫，疑若曾受秦封者。嗚呼，五大夫松之存亡不足惜，余獨惜夫處士松何不幸而多斯名也噫。

吳同春郎中，固始人登泰山記

余嘗兩過東省，未及登岱嶽。萬曆癸未十月，有晉陽之命，一親在里，

欲過而覲省，計程東出縮西出四百里，以余里居豫東南，邇于東省。以越月二日發京師，八日至德州，計程東出長西出二百里，泰山當東出，余咲曰：余里人率自京西出，今以長者二百減縮者二百，猶縮二百里也，奈何弗登岱嶽？同年吳子得時按東省舊寅李友卿適守濟南，此自京各抵以書。至德州子得使來至平原，友卿使亦來，余階沈生東北，沈生者，慈谿人，館于余。以十日宿灣堆，灣堆至泰安七十里，至頂又四十里。自山前往，土人曰：自此至桃花峪四十里，至頂四十里。自山後往，山後多佳，山前往亦山前返，故遊人罕至。余曰：即微縮山前，吾且從山後矣。十一日，晨興二十里至店臺，東南趨桃花，上下山坡者十數，至桃花，則泰安賈守所督諸役至。飯已，四力役以山輿來，輿肖輦而無輪，息則人坐于地。自是兩旁皆山人，行峪中，復從東北行數里，至姜倪寨，縫山導吾左，傲山翼吾右，雲臺石棚如拱如揖，招余而前，唯中軍坪與吾輿相背而馳，

路傍峪曲折透迤，如蚓如螺，初猶記一二，久則不復置胸臆。又數里，由摩耳石坐鐵佛寺酒，數行至海眼，沈生投石水中，聲殷不絕。五里，至思鄉嶺，又十餘里至桂師庵，萬松連云，奧踞岩半，且行且飲，下觀虎穴，題岱西佳處于岩。由之風嶺，經雲臺，庵路益峻絕，輿不能上，從以步。又十里，達頂，蓋路四十里，而余嘗步者半。頂前爲元君祠，右爲公署，賈守逆余署前。守嘗爲余屬者，天暝，且雪，不及，謁元君，署後觀玉女池。與賈守共摹秦篆碑讀焉，碑嵌岩中，止存三十字。宋劉跋嘗謂搨得二百念二字，今且缺石之半，細矚右旁，彷彿猶見字形，劉謂周圍悉有刻字，又謂四旁廣狹不等，信然。酒竟，出立岩端，上下四維，混茫一色，白雲如絮，往往攬人鬚眉墮衣袖中，而四方挾香楮至者，呼籲鉤轟，震動岩谷。山上下諸館舍懸燈張市，送逆往來，繁若元夕。辭賈守，就寢，以五鼓觀日，賈守戒執事者四鼓謁元君，四鼓，賈守陳牲醴以四，諸生來，余爲

文，謁元君已，同沈生由祠西折，北上至日觀峰，賈守與四諸生從至，則雲溶溶作障。余曰：將不得觀日出乎？賈守曰：姑俟之。已東方色白，手他方雲亦漸薄，余凝神東矚，而光在東南，則日欲出巽也。頃之，雲若席捲而上，橫拖一帶如長城，其下光芒閃爍，精熒熒遠射，間雜薄靄，如隔疏簾。天南北光彩萬丈若虹，峰端忽戴紺流紫，人冠服色相如。坐夕照，則日已出海矣。問道士海所在，指日下晶光一縷，余視之，僅若一電，旋即沒矣。日初出，若金，漸旦漸白，始大如輪，漸高漸縮。初遠見海水，近不辨几席，既而諸峰盡露，而海上暝色漸起，反不知幾千萬里。曩吾于先生觀日摹寫盡妙，余嘗爲圖展玩，今其境微異于先生，值天朗氣清，而此則多浮雲爲崇耳。賈守曰：此而不飲，如果海何？共踞望海石，大觴，醉謂賈守曰：海上三神山或不出吾所觀外，安得有神人者挾泰山而超之，使我坐臨日窟，瞰其出入，不令無端浮雲橫我眉睫耶，已下探試心

石，回觀宋封臺，石函丈許，或曰：寶藏庫以瘞金書玉簡云。南下至舍生岩，岩危石萬仞，余俯而下視，貫守使數人拉余衣，且恐之。余咲曰：無庸，吾固不欲舍此也。又東南折，石矯起負岩，作海日奇觀，大書鏤之。又其下，則東天門矣。右折登仙人橋，橋二石互立，懸撐絕壁，西上至平頂峰，賈守設筵，以歌兒侑觴。余欲亟觀諸峰，賈守且欲竟傳奇，一酌三起，始辭賈守，而余自往諸峰。賈守復令歌兒從，由秦觀峰登玉皇祠，蓋岱宗絕頂矣。前爲秦無字碑，碑高數丈，色黃白，間雜紅紫，或曰秦之石表。踞頂南視，間道垂垂下至山麓，汶水絲繞郡南，梁父、蒙、嶧、雲、亭、尼丘，咸作培塿，唯徂徠、鞍、牛爲山趾所掩，不露頂。顧東則大陵蜿蜒，由長城故趾達海西，則靈岩、鰲山至于太行。若華不注、長、白諸嶺，橫拖歷城，左右環拱于北，真所謂蓬玄奧區、天空絕境也。頂傍爲秦封臺，曩以玉皇祠覆嶽頂，南昌萬公移置頂北，故頂石森露，余即石傍題元

嶽穹巔四字。由頂西里許登丈人峰，又里許登石馬山，據馬三躍，輒恨不前，道士曰：此下東北，則堯觀臺下有玉女洞，即昔玉女修真所也。遠不至，由頂左折，觀廣生殿、元君寢宮，又西南折登孔子崖，即孔子小天下處，一銅像置斗室，泰山祠宇輝耀而孔子廟爾爾，輒爲嘆息，施經東嶽祠，觀唐磨崖碑，碑爲玄宗八分書，字五寸，筆法遒勁可愛。其下洞名桃花泉，甘澹異諸泉。出祠東上崖間，多古書，鏤毀過半，殊可惜。以四鼓祠元君，未及覽，復至祠，環視金碧璀璨，足稱靈府。五華崖自右環拱，即所謂同觀峰也。辭神南下，西折數百步，至白雲洞，洞臨縣岩，洞北爲鳳凰山。又西北折二里，登越觀峰，旁拱嶽頂，左瞰白雲，其下爲西天門。山以西諸峰歷歷可數，酒數舉，歌聲合作，聲徹雲中。由一天門南下，環道三十六，所謂上下十八盤也。路陡絕，復從以步，但以兩人掖。五里至大龍口，又五里至小龍口，奇石環列，松篁交翠，坐少頃，過御帳坪，又

下爲朝陽洞。賈守使人將子得意持盃至，餽半山亭。三里爲二天門，觀大夫松，松二踞道左，一合抱不能，一不及合抱，謂秦封五大夫即此，然耶否耶。又其下俗呼快活三，解者曰：呼山之誤，改鏤快活山于岩。余謂此平處，三里其下又復欹崎，俗呼爲是。由黃現嶺十里至回馬嶺，北爲玉帝觀，前爲昇仙閣。又五里爲歇馬棚，崖削數仞，上有墨書三畫，風雨不磨，人以爲仙。又五里爲水簾洞，水自懸巖倒射，望之若簾，去水簾五十步，東折五里爲石經峪，雪甚。余習聞經峪之勝，衝雪。往平石半畝，上鏤《金剛經》，字徑尺許，掃雪漫讀，點畫。皆玉流水高，山爭奇競秀，別爲一境。又十里，由高老橋至紅門，所謂一天門，始出山峪，漏下數刻矣。自一天門至是，巍閣邃宇，古篆大書，初猶記一二，久亦不復置胸臆，道路礫砢崎嶇，莫能名狀直下四十里，而余步行者亦半也。已火光人喧，漸逼車下，則賈守命巨燎逆山下。復右折至岱嶽觀，尋漢武所植栢，僅存數

株，龍鱗剝落殆盡。東至王母池，兩崖峙起，水聲淙淙，度木橋，觀呂公洞，由登封門入禮嶽祠，祠壯麗宏偉，直擬帝居，諸古今碑刻燃燎婆娑，僅經目耳。三鼓至館舍，就寢。明日出城南，觀陰字碑，與賈守別三嶽。子曰：余登泰嶽諸觀，未嘗不感嘆移時。吳，昔余宦遊所，越，余宦游時所嘗往；秦，則前歲所周歷，嘗登太華絕頂；周，亦去歲過汝，坐嵩巔而望長河故處也。余三十餘年，足跡幾半天下，而三歲登三嶽，率在仲冬，則遇亦奇矣。登太華同子原，登嵩高同鄭公允升。今子願在吳，鄭公在周，余于二觀尤三致意云。

鍾宇淳松江人，參議泰山紀遊

不佞生東南菰廬中，長而蒯劍上國，慕子長氏壯遊，欲償向子平五岳之願，顧磬折風塵，未能也。癸未出春明買舟，抵清源，決策游自岱宗始，云取間道，直扞山麓。時桃柳芳妍，雉麥朝鶻，殊媚行色。行百里許，諸山蜿蜒，橫亘，英英懸馬頭，所謂齊魯青未了者，空翠欲滴。已而遠眉橫黛出霄漢，

問之知爲岱岳也。遊興益脉脉動，迺道旁多童豎嫠婦，襍采柔萌滿筐，云貧無食者，取和麥麵。啖之，爲之憮然，民力竭矣，且旱久，愁無麥，祈樹濡甚急。私念大山雲出不膚寸，不崇朝霖雨天下山，靈何靳此一片雲也。近州數里，有山如覆盂，爲古仙洞，深黑叵測，適二童子秉炬至，從僂僂行數武，稍寬衍，可俯仰，迺折，而境益逼仄，蛇行無宣，足處，腥風逆鼻不可近，亟從故道出。至州治午餉，出北城門，踰小橋二里許，道左右俱亂石齒齒，馬足枳不前，近麓有廟、池、館，甚飭，古栢陰陰，相傳漢武帝東封植也，有野致。又二里，至紅門，跨道爲飛雲閣，從傍至更衣亭，易一筍輿，逶迤五里，至高老橋有祠，祠漢壽亭侯。時桃著花，穠艷若綺，疑爲武陵桃源，不知洞口流出胡麻幾許，前爲水簾洞，云泉源自天紳巖來，當雨後，泉流飛射，噴激如萬斛明珠狀。時久旱，泉脉甚微，不得睹爲一快。有小石橋通泉於溪，左爲巖，巖有亭，宜眺。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爲迴

馬嶺，至此山益峻且奇，馬却行矣。五里至黃峴嶺，東西下上者再迴旋而行，爲里者三，然地頗夷，人名爲快活三。余咲謂，當名折旋谷矣。又五里至御幃，一名御仗真宗駐驛處，有松二，秦時封五大夫，此即其二，虬虬偃蹇，鱗鬣風雨，欲飛去然，可百歲物，或後人所植，抑其孫枝邪。移視久之，賦五松：秦封不解是恩私，御幃空傳駐蹕時。輦道蒼茫人去遠，年年風雨自孫枝。又折而前曰，百丈崖，崖空嵌如石屋，可容數十胡床吹洞簫，薜蘿家絡，如挂老衲，旁有石洞，豁綵深廣如古仙洞，亦一奇也。又五里至大小兩龍峪，石罅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有古松亭，亭如葆車，名處士松，或好事者若爲避秦然。余謂此君蒼顏素髮，剝落傲睨冰雪崖石間，無論不辱秦，即處士，于君何有哉？上朝陽洞，度十八盤，應劭所謂後人見前人踵，前人見後人頂者。至三天門，又十八盤，達碧霞元君宮，已熒熒燈火，北斗平臨矣。乃假宿公署，時罡風震撼巖谷，夜就寢，

若大海翻濤，天河倒瀉，疑從張騫乘槎問津牛女，又冷然如列子御風行也。鷄三喔起，披衣，就日觀觀日出，值雲霧罩隔，大海漫漫，不能如昌黎開雲衡岳，從黯對中睹飛霞百丈湧大金輪，浴浸扶桑矣，厥明見石題，東觀日出，西見河源，爲之神王。已復折而下，禮碧霞君。時乞靈者以千百計，有州倅受香緡，歲以數萬，供縣官匪頌。携榼小酌，而別宮右側有玉女泉，爲亭冠之，相傳即玉女洗頭盆，泉清冽，沁人脾骨。口占：鴻濛一窮何泠泠，吐飲灑氣通仙靈。金莖僊掌渺何許？我來頓使塵盧屏。又右石在三尺許，爲李斯斷碑，自是秦以前物。折而東北至嶽神祠，祠後有磨崖碑，爲開元帝紀泰山銘，甚奇峻，唐隸徑可如掌，雖剝敝不完，而雄勢飛動可念。石爲蘇頌東封頌，庶幾伯仲聖教，序又顏魯公題名，惜皆爲近代俗子剝毀云。北上數百武，尋古登封壇，壇所謂白雲起封中者。又上，則玉皇宮在焉，此泰山絕頂，青蓮云，呼吸通帝座，非此不足以

當之，真翩翩，便欲令人排帝閭、捧日月矣。宮前石如圭者，秦無字碑者。或曰中有碑，石函之，良然。折而東下百步，石方丈，云成化間曾於此得玉檢以獻，御覽後復命中使瘞舊所，因思柒十二君，千騎萬乘，雜遝空際，皆淪於荒煙野草，不可辨，如太虛過鳥，古今何者不朽，因爲題無字碑：遺碑自千尺，漠漠秦雲白。雄風三十六，二世俱塵跡，那如峰頭一片石。欷歔久之，西則秦觀峰，巍然獨峙。又有周觀、吳觀、越觀，皆以其見境得名。一曰月觀，取月朏庚方義，近是。則向吳觀望疋練吾鄉者，徒野馬網緼耳，吳門之馬然乎哉？宮後一峰名丈人峰，落落有壁立萬仞意，下挾仙宮、尼父石像在焉，肅拜瞻禮。崖石劖孔子小天下處，上摩皇蒼，下瞰無際，不覺爽然自失也。誦子美陰陽割昏曉，蕩胸層雲，決皆飛鳥句，更奇絕矣。因占：插天秀出青芙蓉，側身尼父一相從。星使槎迴銀漢逼，詞頭題徧白雲封。已欲取道玉女修真處，忽數兜子穿雲中來，迫

視之，錢孝廉德卿，蔡山人幼君、馮孝廉咸甫，目逆而咲，復至玉皇宮，浮大白，無筭三君各詫其遊之奇，已出其奚囊所得詩，凡若干首，咸甫賦泰山絕頂，逢余詩更以長篇索和，若旗鼓對壘余者，余爲放歌和之，大都如項王戰章邯鉅鹿時也。已欲更賦太山高，余曰：此自吾曹坐井觀天耳，安知不有凌空倒影之飛僊、芥六合而蟻垤太山者，手其不爲海，若咲者幾希，相與抵掌而止。又東北望黃華洞，即玉女修真處，俗以環洞多黃花故。曲逕窅渺，彷彿，見石室，不類人間，誠棲真境也。咸甫、幼君從，曳欲振衣游，以鳥道迂迴不宜輿，德卿腹便，非濟勝，具不果。已折而至拾身崖，余側足臨崖觀之，二羽衣急引裾，以恐有天風吹墮人。德卿大驚詫叫號，余咲曰：韓子登華頂，泣不能下，此何人哉？顧見石題曰愛身巖。先是，有蚩蚩氓誕惑，捨身以自戕者，故爲憐而諭之。余曰：捨本無捨，何況愛緣，非捨非愛，作如是觀。二羽衣不能答，導至誠心石僊，諦視良

久。仙人橋遠出括蒼、南明石梁。下，復至夜宿處，小酌罷，三君前行，至石經峪，岨石以待余。至。捫蘿行，見古梅數株，疏影橫斜，酷似西湖林和靖先生放鶴處。穿梅而度，石寬廣，可容數百人，類虎丘生公，徑可三倍之，舊名曝經石，不知何時刻八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後好事者復刻聖經以獻其勝，大是奇觀。石盡處有亭，亭其上，亭之旁有石曰聽泉枕。又左，則泉聲漉漉，自巖腹直瀉而下，如瀆玉拖練，下分爲池，池渟瑩可鑑眉髮。亭後有山，題高山流水，下爲記，萬兩溪筆，讀之殊伉。爽三君復浮白，無筭三君顧安所得琴，欲一鼓之，令衆山皆響，邀山之神與七十二君聽鈞天之樂。余歌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三君颯然咲，咸甫賦《曝經臺》，余因賦《石經峪》：我來恣奇觀，流水瀉石上。濯纓見古字，隱隱衆星朗。篆跡半從鳥跡分，具葉時聞落葉響。石火不作祖龍劫，龍藏中開探象罔。枕石聽泉足娛悅，高山流水忽獨往。雕鏤無迺亦華

想，點頭悟石意懍恍。余謂茲遊日觀諸峰，奇絕人人能道，乃石經峪無心得之，而三君不期之會，又大奇也。造物忌多取，游可已夫？時三君游興猶劇，欲就榻，旁一室甚敞，且細雨濕苔痕矣，欲從徂徠尋竹溪六逸故趾、石守道讀書堂，南望云云亭，北游靈巖，已夕陽在山矣。或欲留浹旬，窮七十二峰之勝，或以遊從此始耳。清泉白石，再盟他日，夫天。游子曰：高山仰止，心竊嚮往之矣。余走昌平，有白馬山其高可二十里，白雲堪把，往往自掌中飛出，白榆歷歷可捫，甌括無與伯仲，山人自以。孰與漢大余登太山，高四千里，蓋兩白馬云，然仙靈窟宅、福地洞天，何可勝道？而獨岱爲之宗，何以？故豈以帝出于震而爲萬物受生之始耶？滔至徂徠諸山，近若憑几，遠而太行、華不注、崆峒諸山若隱若見，衆山培塿，如拱如揖，兒孫蹲伏，如群龍趨入紫薇者，不可名狀。總領諸峰以朝上真，且黃河一抹，汶泗衣帶，而洧渤在肘腋間，與灑靈相吞吐，斯亦奇矣。

至於爲峰、爲洞、爲泉之奇，天麻、黃精、椒桂、桃、杏、梅、栢、巖松、崖竹，宜雪，宜月，其昏曉，烟霏霧靄變幻萬千，又細渺不足道矣。夫□也者，載營魄如一漚起滅大海中，譬之蟬，方抱葉吟而其中已蛻矣。時而非游，所見無非山，無非非山者，其斯爲採真之遊。如必戀戀於一丘一壑，即凌弱水，日坐崑崙巔，吾其爲山游乎？惡睹所謂小天下者哉。時萬曆歲，尚章協洽清齋，月哉生明。

王衡太倉人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山之大小者莫如岳，海內稱岳者凡五，而其肆皆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遊，迺泰山差不遠於河濟，庶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乎，而非所敢必也。今年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次濟寧，余祖母將有事於泰山，余奉以行，而後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之日，宿建寧，竟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日而雨脚閣如，故尋髮鬢及之意，謂未已也。日

入，已而雲欲流，午且日出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籍是不及馬鞍，信子美所謂沾濕好者耶？憑輿人指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於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咲之，已而雲淨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相駭以爲奇。余買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以日暮更娟潔，若答予賞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荀，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上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側若聽者，頰若漱者，若揭者，若與爭道者，多異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美，泰山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爲高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腹相加，如垂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想，縱不敢望匡廬，定足當其支子耳。自洞而轉數里，爲馬棚崖，言崖深嵌，可覆馬脊

也。又數里而爲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矣。尋至黃現嶺，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傲來向北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彌高之嘆。自是而下上下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曰快活三。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僂就之，余頂踵與輿人頂踵相擊踣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壑更奇。吾始得納手於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真一快事耳。稍前而憩於玉皇閣，是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牽予上下視者久之，決皆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宋末定陵所駐驛處，傍有松，即秦封五大夫之二，其三已失之，雖稍夭矯然，以爲數千年物，吾不敢知。過御帳，則盡走斗崖削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群削截巖，畢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硯礮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缺泱漭當其前，余兩人大叫絕倒，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蓬蓬來搏，杯斝覆，余即覆酒酌之而行。更上爲小龍峪、大龍

峪，以至十八盤，磴齒齒倚空，絕峽夾之，西峽略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爲對松，固一奇。又怪自峪以上所有盡松，無他樹，青青者松柏獨耳。果然盤盡而天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爲徑，穿而爲門，雖曰人力，然亦似天關之以待游者。自門透迤數里爲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作禮畢，更衣於公署。公署後爲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帝銘，甚適美，其旁亦多雅刻，且易主矣，得數字於殘剝之餘，剔磨而歛噓者久之。又上爲玉女寢宮，愚民至，貌像裏服卧撲被中，其可咲至此。更循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即秦皇無字碑，蓋亦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衣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敦者，要皆能爲之趾而不能爲腓，獨徂徠在前，若可憑，其他間指一二聳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識悵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

後爲望海樓，所謂秦觀、周觀、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逕，天絲掛杳藹間，而澗中樹石繡相錯，若哀寶粟，其灣環而動者，汶水耶，黃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至舍身崖，一巨石驍然出，余足能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俯據地者。稍西下而爲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之，蓋所得波嶺澄複之奇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陡絕，道士詫，余以爲絕勝南天門而無階梯，僅爲鷓鴣雉兔之窟巢，良可惜也。橋西一道人懸鶉衲，載棕櫚帽，客至不起，安知其非可與言者，以難諸客施之金錢而免之。由是而歸，則月且纖纖白矣，子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而止焉。月華、星芒不知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粟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士宿焉。道士貧茅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聞，又午夜

爲士女上山，唄誦淫淫然，睫不交而漏絕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見，意甚惡，業且起矣，同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嗑，而會州使者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紺，又俄而赤而紫，吐欲漸及半天，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化爲丹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者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鎔金，大如鉦。日之下覺有一抹漾漾白者，真似海正跳咲，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欲然，收矣，不滿志而歸。復迂道登玉皇閣，異盡所未見，而道士、鄙朴每每對面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篠葱蒨處，曰石屋，意必有奇，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輿，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耳。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從竅出如線，頃而蒼荀，滿山四馳而縷結爲一，即雨媒也。甚以不得見爲恨。余因謂周生：余與

若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輿余者又四人，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瞪視人股，顧周生御兩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請至山半而易焉。仰視則已失天門矣，甚懊恨。於是以目注之山，自山半至快活三，失天門者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即呼周生，共揮手作別，意依然。下至水簾洞，穿流泉、樹樾而東上，觀石經峪，峪爲石壇，方十餘畝，石膚瑩然，鑿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偉，雖強半爲水所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僧父之手，無若受水春也。泉自上流來，漑漑鳴，萬侍郎就崖間題曰水簾，又鏤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又下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寨，聳額以捧，山如弗勝，而徂徠、蒿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眠與食，不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爲盡泰山矣。於寧陽《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游者，僅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纔及堂

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樹，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穀，以後光景，其得鷄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雄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鱣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按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於游耶，抑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爲姑蘇、武林、洞庭、宜興諸山，諸山之奇，遞相代而亦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猶芥蒂吾胸中，而今釋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吾姑詳識而淺述之，以風後之繼予游者。

于慎行禮部侍郎，東阿人登泰山記

蓋予家於岱山之下，嘗再從子充游。乃其時率在暮秋，若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左右上下，蟻旋魚貫，叫譁殷賑，鼎沸雷鳴，彌山振谷，謹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枯木

葉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爲人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濼異之觀，而往往以憚暑不能出，即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望思焉。粵歲辛巳六月，予卧病穀城山中，朱廷尉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予，相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神，於是決筮同往。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日味爽，衣冠謁岳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岳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岳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藍輿以上，磴道鱗鱗，谿訝屺透迤，仰見峰勢，鬼嶷堯光，如垂天之雲，峻不容屐，以爲決不可至。行數里，至回馬嶺，玉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觀之前爲昇仙閣，憑閣望群峰，反在足下，而峰首則又有峻者。磴道益斗絕詰曲，偃側而上，樹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輿，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背上，其後二人如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自此以上，汗流喘

息，目不暇他顧，而其兩旁丹壁翠崖，彥粵嶮峯，雲霞萬色，陰晴異態，岩傍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懸縷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瀰漫下流，注於絕壑，以入礮礮，忽然而沒，有時復出。石梁、木扛互相撐柱，間以其耳目與之接，唯恐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未其一二也。又數里遇黃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者，秦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岳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諸峰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灑而下注，厥聲砰礚。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亭前松樹二，秦所封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幹皮龍鱗，類數百年物，其決不爲秦時松可曉，而地則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雨濼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又上則峰崖益險，壁立插天，其石皆磊珂相承，或圓或方，或墮

或長，巉巖峯嶺，不可名狀，而其垠墉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瞶，其丹而紺者，爲殿爲屋。兩岩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爲天光，翠而如髮者，爲松蒼；白如繪者，爲苔；萬仞懸而如鳥巢者，爲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又數里爲大小龍口，龍口者，石硤飛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爲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嵌崑之間，爲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右，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爲十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綠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渾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者，所以祠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挨於岳宮，而金碧煜爚、觀闕暉麗，顧反過之。其西爲使館，玉女之池在焉，池膏淳黛蓄肅，有靈氣，其旁岩上有李斯篆，僅十餘字，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含谿懷谷，雲樹宮宇，俯在日底，下

視郡城，蒼蒼菴靄，汶洸如線，環之數周，川原迴合，縈青繚白，提封百萬，不盈一矚。由宮左折而上，爲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唐玄宗《泰山銘》鑄焉，又北上數百武爲玉皇宮，宮在泰山絕頂，古之封壇，秦皇帝在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闌而顧，俯見四面群山蜿蜒，蜿蟺如盤龍走蛇遶，七十二峰之下，其支脉首尾，歷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岳之背，列仙所紀金床、玉几之勝，若將睹焉。記曰天孫岱岳，周回三千里。以今觀之，礫磧乎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而瑩膩，屋覆其上，白雲曠暝處也。又東爲日觀，以且觀日不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峰斗出甚平處可數尺，而下臨千丈。以三石撐抵，博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衣，聲如裂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

聚，橫以大堤，黝黑無際，諦視之，雲也，蓋雲如烟火，下博上銳，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返，山氣懍懍，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玉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顧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是可大大呼，以爲平生未有，從者盡譴，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爲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於先所見，側立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擲，食頃乃定，羽人告日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春，赤霞與影皆

沒，而下微，見一綫白，澗瀆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鰲所載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噓，走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寐，從者咸慄且呼，予睨而心壯之。回立登仙臺，西望丈人、越觀二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充登岳，倚越觀望君：今吾陟丈人峰，可瞰太行，呼子充也，會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顧見道旁石益奇絕，水木益勝，每行數里，則求嘉樹流泉或峰坳片石，拊膺而坐，舉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牙避雨岩乎，夫高山流水，於子何遜聲矣。由□□而下，憩於岩岩亭。折而入經臺者，在道左里許，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鏤心經一卷，字大如斗，作古篆文，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瀾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鏤數大字，以水爲幕，往予再遊，蓋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爲人衆所蔽。故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得岱岳觀，漢武帝所種栢

處也。又東里許，得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兩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暝時炬，車中聞水聲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大雨，主人請遊三陽觀。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蓋在山之西南，非舊所見矣。山人曰：予覽古圖經脉，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栢、熊耳，入於甌越，江淮、河濟由是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蓋若負辰云。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顧反出岱岳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迹蒼茫。與天際矣。六月二十四日記。

呂坤山東參政，洛陽人觀日解

日觀峰在泰嶺之東百武，相傳鷄鳴時，日初賓於嵎夷，升於扶桑，黃光均瑩，紫氣氤氳，滄溟暎千里之波，丹

霞鋪半天之錦。鎔金初出，幾何遽神奇若彼哉？因語田水部，竹笑焉，竹山曰：余蓋游蘭亭矣。所謂曲水者，足令人羞，前有假蘭亭，脩渠引水，稍爲右軍雪耻，不則千古一贗諛耳。嗟夫，名下多虛，萬事盡然。志郡邑者，皆八景者，皆神奇，皆詫也，天地不爲駭異，聖人無所駭異，而創見者駭異之，總之□□燕石耳。余恐後之登臨者爲傳聞所詫也，以蹈余悔，作觀日解，迴迴車巖。在丈人峰而數十步，游黃花洞，發足處也，洞路艱危，余題此以告來者。

黃花洞在日觀峰後十五里，土人云：元君修真故地也。其洞高可拂冠，廣不能容一一几，石隙滴水，眇如雨簷，可供十人之炊，洞前廣數丈，上有神宇，雨楹茅屋，幾蓋三二老尼居之。傍洞諸崖，新松環翠幾千株，稍稍奇，此外無奇矣。自丈人峰東北下陂陵五六里，猶可車至。亂石溝，獨足盤則懸崖巉嶮，大石峻嶒，足合主陽動色，隆慶間，有墜車傷數人者，車中人僅以救免。且此地無宿無食，烟火纔

通，下脯往便不能返，曾有暮人偶值雨雪，騶從皆縮頸蹲谷間，半無完衣，有凍餒死者。兩君。余不在治，寶鏡新磨，斯天下奇觀也，余覽傳記而夢寐思之，無由見。萬曆丁亥，叨守東藩，且爲岱嶽司香使，喜不自任。既至，三登三宿焉，比曉，輒雲霧葱蒨起，甚恨之。此中人云：觀日有三遇。正月無雨，海暈不升，一遇。暮秋氣爽，新霽無塵，一遇。仲冬雪後，曉絕雲烟，三遇。

茲三遇者，歲無數日焉。小人樵人也，每清明則蚤作，今老矣，實習見云。余喜曰：何狀？曰：公見落日乎？曰：見。曰：公既視之矣，又何狀焉？余舍然曰：傳欺我哉？已而曰：樵人何知？樵人肉眼耳，樵人何知？欲信宿以待而嵐氣又蒸，蒸作障矣，乃還，是歲九月也。越十一月，余復以役車至岱下，再登焉。時大雲新晴，山風刺骨，輿人至五鼓皆僵，噤不司起，強起之，相將至峰下。初，海底發紅光，漸漸起。意必有異狀，日不瞬凝視之。少焉，日出若鏡，蓋大於午日而不射

目，赤如落日而不帶霞，則樵人所不及狀云。是行也，余感寒數日，幾不起，乃知好事者謬爲神奇以詫人，後人知不如所聞而耻見詫，復謬爲誇張以詫後人也。夫旭日，人人見之矣，去欲道，山中人自能道之。昔王麟淡公歷覽岱宗，岩谷都徧，獨此洞足不及焉。歸而爲恨，爲我寄聲麟洲老，無足恨也。

吳同春按察司副使，固始人續遊泰山記

余自癸未冬遊岱，今七年矣。諸名勝載前記中，不具論，記昔所未遊與遊而未及詳者。己丑六月廿日，泰安既竣事，欲補續前遊，有故人李子丹者，泰安人也，相別亦十餘年矣，曩約遊岱，及余至岱而子丹宦于趙，至是相見，愴然悲流光易逝而慶重逢之不偶也。以日午出登封門，十餘里，至普照寺。又里餘，過胡文定公投書澗，澗出凌漢峰。又五里，至三陽庵，庵岨巖半徑，頗險仄，境亦甚幽勝，禪洞下有泉不竭，亦不甚巨，又其上爲玄帝廟、玉皇閣廟，傍一庵，諸黃冠修煉于此，二

黃冠頗不俗，亦不甚解。無何于丹至，共啜豆葉粥，子丹與黃冠窮，每對非所問。余咲曰：渠誠未窮其際耶，抑大道不輕授耶？因論吾儒亦自有脩養，第人弗覺耳。孔子謂仁者壽，曾子謂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謂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此真脩養也。棄吾本有而向人乞餘咳，舍人所共知，其見却。半夜閉門，傳道陽明先生，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者也，與子丹共一咲。以日晡由庵東比十餘里，趨高老橋，上下山巔，無慮數四，路皆傍岩，此遊人所罕至。傲徠山壁之西南，時向時背，黃冠指點天紳泉，仙人影所在。甚辨西北一山，簇如蓮瓣，近若咫尺而遠不可至，則九女峰也。由高老橋至石經峪，舉子丹跌望觀泉，已而携手窮泉之源，北行里許，石滑不任足，而泉自亂石中泠泠出，巨細相間，時作笙簧音。林木深茂，鳥鵲喧呼，令人會心，多余昔年所未睹。子丹又叙說曩同事刺刺不休，而余僅記憶其半，慨嘆者久之。已，夜色侵衣，

遂由石經峪趨頂至御帳坪，燃炬觀題壁，蓋余與諸公寄題絕巘飛流大書也。月明水聲，共助佳勝。二鼓至新石盤，創自藩叅呂叔簡，往春月禱祠者衆，舊盤不能容，往往擠墮崖谷中，叔簡闢火池，以西諸峪準舊石盤，爲新石盤，而往來稱便。輿人謂舊盤路稍平，而余固欲由新盤往，至館舍，三鼓矣。與子丹就寢，五鼓起觀日，與余昔年所見無異，不具述。其諸所經臨，有如昨日，何異一夢？回飯館舍，復讀秦篆碑與劉跋所記，稍不券合，苦三面嵌壁，不能盡辨，令數力士出諸壁，乃知僅存劉所云云之半，劉謂正面七行，今止存右畔三行，而其三面欲就巖安置，各加鑿刻，俱非當時之舊矣。滌洗搨摹，字形隱隱莫辨，第得石之真面目，與無字碑瑩澤無異，外視粗頑而其理若此，天下事類此者多矣。已令數力士復嵌于壁，恐數千年物又損壞自今也。子丹足倦，余遍觀五華岩之勝，坐岩心下瞰諸洞壑，如在几席。日午，由孔子崖右約八里，至亂石溝，又里餘，至獨足盤，

見野鶴千餘，回翔山巔，是所謂鶴山也，又數里，黃華洞，即玉女修真處，余昔年所跂望而未至者，洞在岳頂東北，踞鶴山之半路，險仄視三陽數倍，而其幽勝亦數倍三陽，泉湧虬吻，視三陽爲倍，而其大亦倍三陽，獨居此者止老尼數人，祠宇香燈不及三陽三分之一，以故人跡亦罕至。余非取道遷此，亦未必至此也。與子丹跌坐，究子丹十餘年所得，子丹蓋充然若有得者，具爲余述大指，率依于禪，謂屢與諸名公談，無不契合。余喟然謂子丹曰：此非片時所能悉舉，世依禪而吾獨非禪，吾何亦依禪而近忽非禪？依禪者俄頃奏功，而吾以無功易禪，即子丹能信余言耶？子丹第思二帝三王以至孔孟，其時未有禪也，不禪不足以入道，帝王、孔孟皆道外人耶，吾昔慕禪如饑渴飲食，乃近忽非禪，豈愈久而反不入耶？人能實爲禪而未嘗實學孔孟，故學孔孟無功而謂不足以入道，誠以爲禪之心爲孔孟，其入道顧不近且易耶？子謂禪能空，子曰空空如也，吾儒何嘗專

實，但空而能實，子謂禪能定，《大學》曰定而後能靜，吾儒何嘗專動，但靜而能動。彼佛氏之所云空定，皆後之聰明怪異者勦吾儒以文飾之，而謂佛捷徑頓悟如此，而佛藏數萬卷，固十九此類也。佛果西方聖人哉。即陽明先生謂由讀佛書而後悟，亦偶感觸而因悟全體，如見擔夫爭道、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筆法，非筆法且擔夫與公孫大娘而不觀其爭道，舞劍，必不能悟筆法也。此其說甚長，子丹固不以余言爲非，而亦未嘗快然以余言爲是。子丹視余癯，又復教余養生術，固不與前黃冠之說同，而亦未嘗不與余前所云脩養之說異。遂與子丹別，而余由洞左折十五里，經小牛心石、大牛心石，至雙鳳嶺，嶺在兩山間。直上五里，而兩山回翔若鳳，問山人，無名，余大書雙鳳嶺于崖嶺東。一山高嶺數百仞泰山，左介丘，右石閭，此即所謂介丘者也。坐山半望周明堂，及山以東諸峰巒，亦如在几席。北下十五里，回環山麓者無慮數十，路皆傍岩，則艾峪也，

至是，路稍平，穿林絕壑，又十五里，宿佛峪寺，即所謂谷山寺也，寺在深山中，路不險仄而境則幽勝，有大壑，雨過則墮隕作聲，晴則諸泉亦泠泠出石罅間。二緇衣鳴鍾出迎，余以爲麗刹也，至則廢殿二間，傍屋數間，皆覆以茅，半爲風捲去，覓僧榻無有，以二几聯而就寢，蓋其僧之貧遠過三陽黃冠，而近亦踰黃華洞諸尼矣。又明日，五里出峪則泰安，達省城東路矣。由南北高莊度玉皇嶺、埠東口抵省，自頂而下，由泰山北路，亦遊人所罕至云。

陳文燭大理寺卿。沔陽人遊泰山記

萬曆戊寅，余以山東左叅政督漕事，舟過濟寧，約濮州李伯承同遊，而伯承病，不果來，舍舟而陸。九月朔日，至泰安州。岳廟在城中，穹碑古鼎，蒼松翠栢，非人間物，庭多怪石，皆宋元人題字。禮拜畢，出登封門，至岳麓，登一天門，飛雲閣，象石爲臺，下通梁道，磊磊鱗鱗，有泉作淙淙聲，仰望岳勢，雲氣瀰漫，諸山培塿，獨徂徠當前耳。過斗母殿，至高老橋，有漢壽亭

侯祠，前則水簾洞也，水自數千仞注於絕壑，如盤龍走蛇，倏然而沒，倏然而出，玉虹垂地，銀漢落天，令人衣帶俱濕。又數十步則石經峪也，石可坐數百人，《金剛經》，八分書，字大如斗，泉分爲池，渟瑩可鑑毛髮，少司馬萬公恭扁爲高山流水而記之，真三絕云。過巖巖亭，至馬棚崖，有墨三字，風雨不滅，世傳呂洞賓書。玉皇廟在瑞仙岩，余稍憩焉，至迴馬嶺不可輿矣。嶺凡三四轉，至黃峴嶺，益峻難行，魚貫而前，行者頂足連絡，所歷崎嶇，忽平衍三里許，名快活三。登二天門，又數里至御帳坪，秦人蔽風雨者也，有宋真宗駐蹕遺址，兩崖疊嶂，草木滋蔓。有五松亭，秦始皇封大夫是也，今存其一，非秦時物，後人植之耳，罡風四來，松韻泠泠，作老龍吟，勢欲飛去。呼酒賞之，路稍北有一古松，盤結偃蓋，過大夫松，有題爲處士者，魯仲連似之，賦詩吊焉。過朝陽洞，有二行宮，大小龍峪，石峽，衆水飛泉，若龍噴，乾坤樓在峪旁，少司寇洪公朝選題，且云言天下

之安者，猶泰山，而四維之維者，繫也，人心獨無繫乎？禮義廉耻，安身之四維也。取諸泰山，其說省心焉。由峪行數里，至十八盤，羊腸曲徑，仰視峽口，天光凝碧如紺珠，真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盤盡力疲，登三天門，望白雲洞縹緲彌各，若不崇朝雨天下者，門內平壤，爲市廬者數十家，泰山天門舊無室宇，造自張練師耳。宿仰止亭，次日謁碧霞祠元君，石像舊在玉女池，而宋易以玉。李諤《瑤池記》黃帝遣玉女，羽衣黃冠脩而仙者也。或云東嶽配東嶽女，誤矣。四方捐金珠馬殺者，歲無虛日。有玉女池，李斯篆秦始皇功德文，十餘字可辨耳。再里許爲東廟，廟制不及祠，有磨崖碑，乃泰山銘，唐太宗八分書，遒勁可愛，其右蘇頌東封頌，顏魯公題名，書法類晉，俱爲人鑿毀。又轉北，青帝宮制與廟等，有秦始皇無字碑，或言有石函藏金簡玉書，古今莫測，其石色黃白，光瑩異常，非茲山所有。登太平絕頂，古封禪壇，高皇帝御製碑在焉。黃河如帶、淄、澗、

濟、泗諸水若還繞焉。太行、華、不注、空同諸山皆几案物。西登丈人峰，有壁立萬仞之態，下峽仙宮，謁孔子像，

至小天下處，上磨雲漢，下俯溟渤，惟孔子足當之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之于丘垤，類也。聖人出乎其類，是尊泰山者，莫如孔孟。郡吏置

酒羽士酌，余大醉，生平大觀，仍宿仰止亭。日入蒙汜，夜半月明，越觀、秦觀、吳觀宛如圖畫。至四鼓，羽士請觀日出，登日觀峰，大風忽起，寒甚，羽士解衣衣焉。上下蒼茫，渾如白玉，圓靈方輿莫可辨也。忽朱光三蕩東海，而陽靈漸吐。萬景維新，七十二峰蒼翠畢露，宇宙之大至是哉。登望海樓，至舍身岩，四顧而羽士時牽余裾。由平頂崖歸太清之宮，讀萬公表嶺碑，嘆曰：壯哉，文乎。擅四岳之尊者，泰山也，擅泰山之尊者，巔石也，從而屋廬之，踐履之焉，得尊表。着厥頂，山靈吐氣大明世界矣。封禪之主，七十二，有遺恨焉。循故道下山，至州將旦，思遊孔林。夫洙、泗、與山脉相連，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上律大時，下襲水土，孰非泰山之靈哉？觀孔子而泰山等天地矣。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

（宋晶點校）

015 茅山志

經名：茅山志。元代劉大彬編撰。三十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參校本：《茅山志》，清笈蟾光編訂（簡稱笈本）。

目錄^①

序
 叙錄
 卷一 誥副墨
 卷二 誥副墨
 卷三 誥副墨
 卷四 誥副墨

卷五 三神紀
 卷六 括神區篇
 卷七 括神區篇
 卷八 稽古篇
 卷九 道山册
 卷十 上清品
 卷十一 上清品
 卷十二 上清品篇
 卷十三 仙曹署篇
 卷十四 仙曹署篇
 卷十五 采真游篇
 卷十六 采真游篇

采真游篇
 卷十七 樓觀部篇
 卷十八 樓觀部篇
 卷十九 靈植儉篇
 卷二十 錄金石篇
 卷二十一 錄金石篇
 卷二十二 錄金石篇
 卷二十三 錄金石篇
 卷二十四 錄金石篇
 卷二十五 錄金石篇
 卷二十六 錄金石篇
 卷二十七 錄金石篇

卷二十八

金薤編

卷二十九

金薤編

卷三十

金薤編

卷三十一

金薤編

卷三十二

金薤編

卷三十三

金薤編

①原本無目錄，係整理者所加。

茅山志序

皇慶改元，制賜茅山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後五年，褒封三茅真君，徽號各加二字：曰真應，曰妙應，曰神應。仍勅三峰為觀，曰聖祐，曰德祐，曰仁祐。明年，傳壇之玉印久湮，至是復出。有司上其事，奉旨嘉昇本山。於是渙渥沓臻，靈芝挺瑞，神人以和。凡經錄棟宇，百廢之宜飭治繕完者，宗師得以悉其心力焉。又病，夫山志前約而後闕也，迺囑諸入室弟子采集成書，來徵予序，閱其所載，詔誥之隆，仙真之異，洞府之邃，壇籙之傳，人物之偉，樓觀之盛，山水之清，草木之秀，碑刻之紀，題詠之工，莫不眇分類析，粲然大備。按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漢茅君昆季棲遁登晨于此，山因氏茅。迨晉魏，元君大暢厥緒，真風靈蹟綿綿延延，鬱為寰宇之名山，神靈之區奧也。皇元治尚清靜，自版圖歸職方

氏，主壇席者，徵至闕下，優降璽書金湯。其教至宗師始顯，被恩數度，越前躅。於戲懿哉，蓋山川之氣，發舒於休息。既久，亦宗師之道行，升聞。寂通之妙，其在斯乎。顧山志不可不輯，而不貺不可無述也。昔唐玄宗問理化於李玄靜，玄靜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又諮以金鼎，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後之人盍體玄靜之格言，踵宗師之誠感。則庶幾休應，是又可續志與茲山為無窮也。泰定甲子日南至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西秦趙世延序。

欽惟皇元之有天下也，首崇清靜之道以開泰平之基。是以方外祠臣特蒙簡注，恩輝炫焯，表章山林，若不著為成書，後世何以考，見顧余斯語名山實聞。至大庚戌，予以祀事至茅山。因閱其山之舊志，遺闕甚多，嘗以語之四十四代宗師牧齋王真人，未幾真人傳真，山志無所聞。後五年復祀其山，又以語之嗣宗師劉真人，十又三年為泰定丙寅。天子用故事醮其山，予實

代禮，始獲睹其成書。凡十有五卷，自漢晉而下及齊梁唐宋之書，搜括無遺。噫，何其詳哉。其首篇曰誥副墨，則國朝所封三真君制詞，三峰觀賜額勅書具在，皆予所奏請者。其末篇曰雜著，則有仁皇用先開府張公所奏還賜玉章始末。嗚呼，是書前後凡二十年始成，仙靈誠有所待耶。不然，國朝褒封錫額、還賜玉章諸異恩，又將補闕拾遺於成書之後，作者不無憾焉。平章趙公既爲之序，予嘉是書之傳有益斯道，而予言之勉成者不徒然也，故爲之書。泰定丁卯春正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序。



茅山志叙錄

句曲有記尚矣。宋紹興二十年，南豐曾恂孚仲昭臺道士傅霄子昂修山記四卷，所書山水祠宇，粗錄名號而已，考古述事則猶略焉。大彬登壇一紀，始克修證傳宗經錄，又五載而成。是書凡十二篇十五卷，題曰：《茅山志》，載惟茲山稟靈，異於開闢之初，應帝王於虛無之表。夏禹巡幸，秦始皇登崇。漢元壽二年太帝九錫茅君白日神仙，其名益大顯于天下。及晉宋經道之興，梁唐尊尚之篤，真人道士代爲帝者師，龍文鳳札，積如雲霞。慨乎年世曠邈，璽書罕存。追錄見聞百餘一二，暨我皇元混一區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首降明詔。召嗣宗師蔣君宗瑛詣闕，繇是累朝大護其教，迺延祐三載，加號三君，改觀三峰，光掩前古，聖人以神道設教有自來矣。作《誥副墨》第一加封明詔若曰：茲山之靈，以氏爲號。茅君真胄，盍先傳焉。按《登真

隱訣真傳》例，列聖道君稱紀，餘真稱傳。夫以三茅秦漢道君，今日下士仰述聖蹟，何得稱傳？作《三神紀》第一。金壇華陽洞天，金陵地肺福地，桐栢真人所謂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雖百世可知也，集諸山水洞穴，作《括神區》第三。觀方平海中揚塵之諭，令威華表去家之語，是知仙聖按行民間，亦嘗咄咄古今之異，玄蹤所在，不與陵谷遷變者幾希。作《稽古蹟》第四。上清經法下教出世，始晉興寧二年，紫虛魏元君降授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其圖籙秘，非盟跪不傳。今疏篇目，使學真之子略見曉焉。書論附名其左。作《道山冊》第五。初元始七傳而至紫虛，自紫虛積于今四十五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河東柳識故云：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作《上清品》第六。劉向云：天有神司，仙人充之。洞宮官僚，自《真誥》、《玄通記》傳出。時運變易，應有遷補。譬如周禮漢儀，不復相同。神道幽遠，非世所知。作《仙曹

署第七。山源曲而有容，高尚求志之士棲遁其間，不可殫紀，所采古今卓行之著明者。若夫深晦無爲，潛升晨景，則曷得而名作《采真游》第八。魏晉六朝館宇，散居林麓。唐宋始勅改宮觀之盛，奉祠祝釐，此其地也。作《樓觀部》第九。丹砂寶氣，金玉華津，人服之而引年易質。其漬潤積久，發於芝英草木，神異而靈長信，物理之固然。

作《靈植檢》第十。碑銘書刻，載道之舟車也。真人手澤，猶得模楷。而立德立功立言者，文亦在茲乎？作《錄金石》第十一。古人采詩，蓋有關名教，山中賦詠，散逸既多，此皆絕妙好辭，足麗於飛空謠歌之末。作《金薤編》第十二。終焉。是志之作，不問今昔，一行一言，錄其至善。其或傳事譌謬，撰辭蕪惡如指桓，記之屬一無所取，非脫遺也。於戲，太史公稱天下名山，南華稱博大真人。若句曲兼二者，蓋千數百年纂懿流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後之學士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小無大。臺是皆以清靜爲本，尚有徵於

斯文哉。大元天曆元年歲在戊辰十二月二日，嗣上清經籙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劉大彬序。

茅山志卷之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漢詔誥

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册文

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

惟盈虛挺，遠朗幽眈。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嶠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迺受靈篇。剪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棲神高暎。今故報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征伐邪源，折衝萬神其一。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心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君招驅千靈，封山召雲其二。

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闊嶮試，冬袒山川。今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裙。使君從容霄階，携命玉真其三。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以班龍之輿，素虎之駟。使以浮宴太空，飛輪帝庭其四。君披榛併景，寒露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闈綠室。使君游盼九宮，靜神溫密其五。君遠遁秀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精思萬林。今故報以執神流火，靈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其六。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暎，內外垣平。今故報以錦旌繡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其七。君慈向卑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儻靈其八。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罍。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璠其九。君標領清玄，紫緯八映。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

元為號，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真啓煥，秉直不回。正任全固，鑒無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蒞之，動靜以聞。

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

永始三年歲在丁未。

太上有命，天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為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全。官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勗之，動靜察聞。

紫素策小君文曰

盈固弟衷，挺素該清。雖晚反正，思微徹誠。斷馘六天，才穎標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為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導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治法百鬼，典崇校精。關察水源，江

河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衷其勉之，動靜以聞。

右文梁普通三年刻石，華陽南洞九錫碑，見聞金石篇。

齊梁詔誥表奏附

齊武帝答陶隱居入山詔

卿遣累却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又別勅

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隱居解官表

臣聞堯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縣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睠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遄，無緣躬詣。不

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梁武帝答隱居論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迺微羸健，恐非真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隱居與武帝論書表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芟，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並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迺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卽爲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啓適。伏蒙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

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伺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再答後啓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臃腫。點撇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⑤可工，亦當由習耳^⑥。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

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譚。吾少來迺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聖。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註出裝者，

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

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缺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書不可看，廼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唯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虛閒塵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

點畫波撇，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豪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蹟並摹者並付反。

第一卷中有雜蹟，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並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廼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廼是書扇頭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廼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後又治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

書亦是摹迹。

右四條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二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謬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幽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泯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一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泯書治效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泯張澄張翼謝安書，公家應有。

鍾王廼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啓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

必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極。頓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⑧無屈比，世皆尚子敬。元常^⑨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跳，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廼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

運^⑩手與筆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蹟。常以歎息，皆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蹟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蹟，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

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覲。

武帝答進玄通記手詔

省疏並見周氏遺蹟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並具一一，唯增讚^⑪歎十二月二十日。

隱居進周氏玄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蹟，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郭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閭情，謹啓。

茅山志卷之一

① 卑(觸)：筮本作「卑」。

② 標：筮本作「標」。

③ 記：筮本作「寄」。

④ 校：筮本作「核」。

⑤文：筮本作「義」。

⑥亦當由羽耳：筮本作「亦當復由習耳」。

⑦「第」原本作「一」，據筮本改。

⑧如：筮本作「一」。

⑨佩：筮本作「備」。

⑩常：原本作「末」，據筮本改。

⑪運：筮本作「連」。

⑫讚：原本作「降」，據筮本改。

茅山志卷之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唐詔誥

太宗賜王法主詔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棲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術。會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列，聲高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聞道，眷言夙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故山，已有別勅，不違高志。並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頤往宣朕意。

貞觀九年，事見舊唐書本傳。

高宗贈王法主誥

門下故玉清觀道士王遠知，性含幾蹟，跡徇幽玄。體茲縣解，見稱先

覺。自締構之初，迄光華之日。綢繆恩遇，事昭綸綍。仙化不追，英靈浸遠。眷言留舄，宜有褒崇。可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主者施行。調露二年二月七日。

勅旨潤州太平觀道士宜準七寺等例，度滿七人。如後有缺，隨即簡度訖申。調露二年二月十五日。

武后加贈王法主誥

門下子喬羽化，或留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佇於舊邑。矧夫蹟膺仙籙，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遠念。故玉清觀道士贈太中大夫昇真先生。王遠知性與道合，神從化游，初窮帝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時歷三代，韞秘術以韜光；年逾十紀，屬睿圖之啓運。藏往知來，察幽鑒遠。亟符先渥，緬惟贈恤之恩。聿申後命，宜峻褒崇之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昇玄先生。餘如故主者施行。嗣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玄宗賜李玄靜先生勅書凡二十四通

勅丹陽郡太守林洋，及道俗父老百姓等。朕遠遵玄妙，載想靈仙。眷

茲茅山，是爲天洞。瑤壇舊觀，餘址尚存。道要真經，散落將盡。永言法寶，良用無然。今爲黎元，大崇道本。故令清修之士，建立真儀，訪迹靈山，以新觀宇。庶使玄宗再闡，瞻奉知歸。降福寰瀛，致之仁壽也。又比年以來，每遵清靜官吏，有修良之美，農桑屬豐稔之期。百姓之間，庶無乏絕也。微寒卿及道俗、父老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江東道採訪處置使，晉陵郡太守董琬：山嶽上疏分野，下鎮方隅。降福祐於人，施雲雨之惠。且茅山神秀，華陽洞天，法教之所源，羣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禮，雖有典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潔。自今以後，茅山中，令斷採捕及漁獵，四遠百姓有喫葷血者，不須令入。如有事式申祈禱，當以香藥珍饈，亦不得以牲牢等物。卿與所由存心，檢校漸寒，卿得平安好。勅廣陵李鍊師，上清品人也。抗志雲霞和光，代俗爲予修福，靈迹將赴金壇。故賦詩寵行，以美其志。

紫府煙霞士，玄宗道德師。心將萬籟合，志與九仙期。絕俗遺塵境，同人喜濟時。訪經游玉洞，敷教入瑤墀。茅嶺追餘迹，金壇赴遠思。陰宮看舊記，陽觀飭新祠。緬想埋雙壁，長懷採五芝。真靈若可遇，驚鶴佇來茲。

尊師抱一守中，探微昭遠。能回貞潔，發揮道門，遂與太和。先生啓是仙宗，起予虔奉，崇飭靈迹，廣求真經。則詩以寵行，物將厚意。永慰岐路，以彰禮賢也。所謝知。

勅鍊師李含光，道高紫府，學總黃庭，貴然來思，式敷至妙。既而屬念茅嶺，言訪真經。近出咸秦，遠游方外。朕載懷仙境，延佇勤修。將使九有之人，同歸玄教。三清之衆，俯鑒遵行。豈徒夢寐華胥，馳誠碧落而已。想尊師建立真儀，所修壇宇，初至經構，殊用勞心。甚寒，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鍊師李含光：昨程元暹，至得所進，圖具規矩矣。然崇飾仙觀，祈望真游，若不幽邃清閒，豈降霓裳羽蓋，

且在科儀，猶有差降。至於仙真道衆，故亦不可同居所置紫陽觀大院内，更不須著人居止。但作虛廊四合，清潔殿堂，以修香火，用候雲駕。其道衆等別院安置。今具作圖，往應所添加，亦入支料矣。尊師體真遠識，含和內融，必能上合靈仙之心，下副欽崇之意也。甚寒，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鍊師李含光：尊師，遠訪名山，精求至教，建立壇宇，載寫真經。庶事用心，殊勞倦也。朕志求道要，緬想真仙，將憑潔誠，以修玄妙。今以十八日清齋潔壇，以受經誥，靈仙降祐，祈有證明。今將詞及香信等往，尊師當爲宣揚科儀，奉詞陳謝，庶上達仙宮，下垂昭應。甚暄。尊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李鍊師：道者是萬有之宗，法者是九真之契。大聖以垂教後學，以進修弟子，比欲敬受經法以未詳嚴秘。又真經散逸，紕繆處多，近訪得天真遺蹟，至於科儀無不條備，加以摹寫一依戒旨。喜夙志之見遂，荷真靈之降恩。

以今月十八日仰啓三清尊君、太師、玄師、真師，潔齋受訖，載捧真文，恭披鳳篆，將以運心太虛之境，以養谷神之壽也。其跪信具依經傳造足，今並投詞封以附往，尊師體道之要，含光之和，清簡無爲，與予合志。請爲弟子以前件詞及跪信，投茅山華陽洞天金壇靈府以爲明信，用證勤精。夫有德者尊以美號，則葛洪著抱朴之稱，陶君有貞白之名。永言前修事實不遠，今號尊師爲玄靜先生，以昭懿德彰高行也。故令使往。甚暄，尊師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尊師秉德之和，探德之要，爲弟子親藏跪信以啓靈真。且加號以表精修，衣服者所以展誠敬，是申崇尚之意，贊仙階之美也。所謝知。

尊師所奏靈芝，信殊祥也。若彩雲繁布，比芳蘭芬馥，當紫陽之福地。叶丹誠之吉徵，遠與大同玉芝，遙爲合應。斯仙真上祐尊師潔誠，是降休徵，用深慶慰。今令將詞及香投謝天洞式，憑高德以達虔心也。

靈芝者，和氣以生，真仙監植。昔軒轅至道三秀屢芳，永惟禎符載瑞。茲日黃輝朱采八十一莖，色叶金方，數應陽吉。或連跗並萼，或雙本同枝，出天洞以敷榮，就藥壇而結秀。實曠代嘉貺，至感殊祥。尊師既陳詞達誠，遠致真錫，弟子敬受。元吉，當服餌焉。甚熱，平安好。

勅：眷言仙府旁連洞宮，青壇舊居，緬然靈迹。紫臺新宇，煥啓真宗。式彰崇奉之誠，爰置葺修之戶。尊師等副朕，茲意清靜寶持也。

勅：尊師道德之重，仙真所欽。是以修齋必有精感，況山惟地肺，會司命之福，庭壇，邇天宮，則真人之舊館。演弟子勤志，致蒼生壽域。迢遙東望，日夕傾心。至于開春，佇迴風馭，以慰渴賢之想，來敷玄妙之教也。初秋尚熱，尊師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爐開仙藥，九真示傳。院合靈芝，三茅監植。徵之玄錄，蓋未曾聞。唯魏伯陽豫兆於前。今李越成效之於此。朕當齋心以伺專使往迎，與

尊師同承道錫也。所賀知。
勅：朕每重清真，親乎有道而覽。茲誠請義在難違，俾遂迺懷以就醫藥，亦既痊損當早來旋。

詩送玄靜先生暫還廣陵並序
玄靜先生稟和清真，樂道虛極。頃來城闕，善利同人。緬思林泉，洗心外俗。予嘉焉重焉，式遂其意，言念于邁，賦詩寵行。

楊許開真錄，夫君密契傳。九星連紫蓋，雙景合丹田。玉簡龜臺職，金壇洞府仙。猶期御風便，朝夕候泠然。

敬問玄靜先生，先生秉潔白之節，得黃中通理。學遍九流，逾守玄默。心游八景，益混光塵。則密行高迹，良可歎矣。然能屈獨往之心，廣弘濟之道。緬迪真祐，深啓淳源。知前後所修功德，皆有感應。瞻望東南，馳心日夕。今附物及香棗等，尊師更爲九度修功德也。庶使蒼生承日用之福，外化有歸順之心。天下和平，惟道所庇。修功德了，當暫迂風馭。一至京來，甚寒。尊師比清暢唐師回，遣書指不多

及。

齋醮之儀，顧有模楷。將致誠懇，必仗精修。故屈尊師敬申，妙旨，知己事畢，良多愧也。所謝知。

尊師思慮就精，虔心齋潔。致福利物，其功實多。況擇高流，同勤至道。精修不怠，嘉尚彌深。香信之資，用昭誠意也。

尊師以至道妙用，精誠感真。薦福朕躬，居寧寰宇。俯及長至，來慶休祥。履端之吉，是與同也。遲至來春當，共尊師相見。

敬問玄靜先生，昨弟子唐若倩至。具知去月十一日，功德事畢。夫以至誠之心，精修之感。壇在仙境，宜按沖科。下庇蒼生，上資宗社。永求福應，玄感昭然。及知天地至和，人神胥慶，以降甘露，以表休符。則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歲律云：暮璿璣運行不愧，再勞事緣萬姓。今附香信往，至年下且請尊師，於所居修功德以助履新。至來載春和復請尊師，於茅山上爲宗社，下爲黎元修河圖大齋。應緣功德

之物，觸新再造。無以多勞，所利者廣。又道德相親，氣味縣合。諸山聖蹟，多有異人。若有訪尋，尊師當爲弟子招致也。甚寒，尊師道體安和。唐若倩還，遣書指不多及。

尊師上清真修，下弘仙教。爲朕致福，以庇蒼生。三皇祕文，已承嘉應。河圖內記，祈延福祥。虔誠之心，遙屬茅嶺。所寄少物，豈答勤勞。春景漸和，尊師比如宜也。

詩送玄靜先生歸廣陵並序

鍊師氣遠江山，神清虛白。道高八景，而學兼九流。每發揮玄宗，啓迪仙籙。延我玉皇之祚，保我以金丹之期。敬焉，重焉。深惜化別，因賦詩以餞行云耳。

默受王倪道，逾深尹喜師。欣同八景會，更叶九丹時。鸞鶴遙煙境，江山渺別思。當遷洞府日，留念上京期。

尊師以道樞弘濟，以真宗啓迪。來致玄妙，去還雲山。詩以見懷，用彰惜別也。所謝知。

肅宗賜玄靜先生勅書

勅李含光師，久契真要，深通玄微。游逍遙之境，得朝徹之道。上皇疇日，順風見知。今迺鍊質名山，良多景慕也。況茅君洞穴，仙經所稱。靈化往來，神藥斯祕。師當閱金籙之祕訣，祈玄宮以清修。驗消災之方，效長年之術，尤宜精勵庶表齋功。夏熱，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李含光師，深通道妙，久著名聞。昔茅君之山，今洞真之奧。以師德行，良景慕之。朕頃總干戈，掃除凶匿。保全萬姓，克定兩京。上皇聖駕，迎還宮闕。得此定省，慶慰自天。仰荷玄元之祐，再成宗社之業。亦師精修願力，有以助之。必須加意壇場，潔精香火。廣上皇之福壽，俾六合之康寧。靜正道門，當在師也。所謝知。

修造紫陽觀勅牒

茅山紫陽觀右臣奉勅與修功德使玄靜先生李含光、內謁者監程元暹等，同檢校修造前件觀並了，並設齋謝上訖。去年九月二十二日，錄奏奉勅，宜

付所司修造觀，迴殘錢二百四貫二百八十五文，右修造外，有前件迴殘。爲造觀成，附奏奉勅，便賜觀家充常住郡司，已準數分付三綱訖。臣又與觀主道士劉行矩等商量，請於便近縣置一庫收質，每月納息，充常住其本。伏望長存觀額，及徒衆先受地頃畝，並足，今載所收納苗子支，來載糧亦充並觀內。先有奴婢四人，小牛六頭，車一乘，見在。右臣今對所管縣官及三綱，檢責觀內，先有前件產業，數，勘覆，並同，其糧食已有歲支，來春請加營種觀內什物，五行等。右觀家先貧，什物數少，昨修功德，使程元暹奉勅支供黃籙齋外，有迴殘銀一百兩，令臣分付觀內徒衆，將回市所欠什物等，並令充足。觀內松竹果木等，右臣伏以觀在茅山，羣仙所集，院宇雖則華壯，松竹先多欠少，比爲非時，未由種植，請至開春專令栽蒔，並於南池種藕，庶望周遍，謹具以聞。丹陽郡太守林洋奏仲狀如前。

中書門下牒：丹陽郡牒奉勅宜

依，牒至準勅故牒。天寶八載正月八日，左相兵部尚書陳希列、左僕射兼右相林甫。

玄靜先生等表奏附

道士臣含光言：今月十八日，品官王遊仙宣口勅，賜臣法衣六副。又今日，將軍高力士宣旨，賜臣御製詩一首，縑二百疋，並香鑪等。臣雖在道流，素無深識，因遇聖代，仍荷國恩，霓裳羽服出自天府，神筆睿藻頓集微軀。臣之叨受，實踰涯分。臣自嬰風疾十載有餘，形衰力弱，觸事俱廢，惟願香鑪致福，上答聖躬，終此餘生，不敢有二，無任恐懼之至。

天寶六載九月二十五日。

道士臣含光言：今月二十四日，中使啖庭瑤及道士唐若倩齋跪物並詞至山，即以二十五日與庭瑤，若倩於華陽洞門燒香讀詞，兼藏跪信，至暮事畢。臣又奉勅書錫號，並賜法衣。忽承聖旨，進退惶懼。臣以僥倖，頻忝^③國恩，功微德薄，寄情靡所，不勝，悚荷之至。因投跪已了，謹遣楊

慎奢奉表陳述，並謝以聞。天寶七載三月二十六日

臣含光言：竊見紫陽觀東、隱居先生奮合丹所忽生芝草八十一莖，形狀環奇，光采秀麗，根憑松石，氣鬱蘭荃，斯實曠代希有，當今罕見。伏惟陛下推誠洞府，展敬無虧，睠言紫陽，載興修葺，是以神物繁植，用表吉祥。凡與知聞，僉云聖德所感，莫不喜悅。臣不勝欣躍之至，謹遣楊慎奢先奉表以聞，今圖寫芝形委曲，詳辦事畢之日，別差使上聞。天寶七載五月二十日。

臣含光言：今月十八日，中使啖庭瑤齋御詞並香至山，臣即以十九日與庭瑤及同法劉行矩等，詣紫陽觀東大橫山右燒香，啓真密，宣詞旨。以今月依法採芝，其芝草大小八十一莖，籠盛如列。無任喜懼之至，因庭瑤謹奉表以聞。天寶七載六月二十日

道士臣礪俗等言：伏奉五月十三日恩制，紫陽觀取側近百姓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

差科，長充修葺灑掃者。實以光昭洞府，永構玄門，掃飾開清靜之場，施力增人戶之福。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廣崇道化，克著真宗，重闡徽猷，彝倫法要，遂使靈山祠宇載葺頽綱，茅許仙居咸蒙創迹。臣等愚昧，濫在法流，叨沐殊恩，曲霑霈澤，所以遠馳丹禁，跼蹐天庭，無任感荷喜抃之至。謹躍龍門，奉表陳謝以聞。天寶七載八月十一日。丹陽郡紫陽觀道士楊礪俗、葛冲虛，太平觀道士徐元沼等上表。

臣含光言：臣弟子唐若倩與前句容縣令李越成進芝並奏，以今日到伏，承芝生藥院數表千莖，丹化神鑪，光踰九轉。自非聖德至重希代，神物無由卒至。謹按參同，契論此丹云，帝王永御，千秋常存，既未聞於往日，實有徵於聖代。不勝慶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天寶十載八月二十七日。

臣含光言：臣雖服膺道法，而拙於理身，久患風疾，脚膝無力，入秋以

來，漸覺羸弊。物性所習，南北異宜。伏望天恩，許還本土，冀漸醫藥，稍延視息。無任區區之至。天寶十載九月十日。

臣含光言：昨十四日，內侍袁思藝宣口勅，以御製送臣歸廣陵詩一首見賜。伏惟陛下虛己應物，巨細無遺，爰寄睿懷，降茲神筆，翰兼雲篆之妙，詞發玉晨之音。顧慚優渥，捧對無倦。臣行裝已辦，即日戒途。違遠闕廷，但深愧戀。天寶十載九月十五日。

臣含光言：季夏毒熱，伏惟聖躬起居萬福。去月八日，中使啖庭瑤至山宣口勅，以所齋縑二百疋並香三合，令臣於茅山用施齋醮，並賜臣衣兩副。臣謹承聖旨，於紫陽觀東鬱岡山右別立靜院，尅取今月二十七日人定啓齋，二十八日寅時為正齋之始。自此之後，以漸遵行。計至冬間法事廼畢，務盡心力，以求感通。但臣無功，每蒙賜及，伏增戰慄，今供擬已辦。謹遣弟子唐若倩

隨中使齊令詵，奉表以聞。天寶十一載六月十九日。

臣含光言：晷度環周，日長南至，伏惟陛下膺納乾祐，慶無不宜。臣等今於茅山為國焚修齋醮，無任欣悅之至。謹遣中使啖庭瑤起居，謹奉表以聞。天寶十一載十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前所奏請紫陽觀東鬱岡山右奉修齋醮，自六月二十七日起首，行道至今月七日冬至日初出時，緣是齋人及中使齊令詵等，咸見齋壇四遠松樹悉有甘露，其色白，其氣香，其味甘，其松去壇漸遠者而露亦漸少。計今凡降甘露松樹，都有二百三十株。謹按《道德經》稱，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焉。玄聖著經，以為嘉瑞。齋醮遇此，又為吉祥。敢不以聞，謹遣弟子唐若倩隨中使齊令詵，奉表供進甘露二合。

臣含光言：孟春猶寒，伏惟聖躬起居萬福。去載十二月二十五日，中使啖庭瑤及臣弟子唐若倩等至，伏

奉恩勅勞問，臣蒙賜絹百疋，行道道士賜絹二百疋，又奉聖旨以本命紫紋七十疋、五方紋繒各二十疋、銀五百兩，令臣依《河圖內篇》奉修齋謝並餘功德。臣爰以去載十二月晦及今載元正之日，先於廣陵郡大唐廣業大龍興觀謹修歲節吉齋，以助履新之慶。今又於茅山紫陽觀中銓舉同法有戒行者，共營齋具講習之儀，務令合法，然後施用。至夏齋畢，隨事上聞。但臣自顧非材，謬參道法，不以庸淺頻荷國恩，雖竭愚誠，豈酬萬一？無任悚懼之至。天寶十三載正月二十五日。

臣舍光言：仲夏炎熱，伏惟聖躬起居萬福。臣先奉聖旨，令於茅山修奉河圖齋謝，頻屬霖雨，遂闕施行，至今月八日夜始就宿啓次，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三十二日、三十三日、三十四日、三十五日、三十六日、三十七日、三十八日、三十九日、四十日、四十一日、四十二日、四十三日、四十四日、四十五日、四十六日、四十七日、四十八日、四十九日、五十日、五十一日、五十二日、五十三日、五十四日、五十五日、五十六日、五十七日、五十八日、五十九日、六十日、六十一日、六十二日、六十三日、六十四日、六十五日、六十六日、六十七日、六十八日、六十九日、七十日、七十一日、七十二日、七十三日、七十四日、七十五日、七十六日、七十七日、七十八日、七十九日、八十日、八十一日、八十二日、八十三日、八十四日、八十五日、八十六日、八十七日、八十八日、八十九日、九十日、九十一日、九十二日、九十三日、九十四日、九十五日、九十六日、九十七日、九十八日、九十九日、一百日。

聞。天寶十三載五月二十五日。臣舍光言：昨十日，中使孟游仙齋勅至茅山修功德所。仰感聖恩，伏增恐懼。先於此山與諸道士能戒行者共遵香燈之務，庶以助國扶教，消灾致福。但臣等雖班法任，愧乏感通，區區之心，不敢有二。因孟游仙使回，謹奉表上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右勅書並表奏，唐貞元十四年刻石。

大和禁山勅牒

潤州三茅山。大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內有太平觀，南面到平地路三里內有華陽洞南門崇元觀道祖院，東面到平地路四里，東北長嶺緣嶺腳不斷接連，並平路是界，北面連積金嶺，內有華陽洞西門及祠宇。中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內有三茅廟及祠宇，東面到平地路三里，南面連積金嶺，北面連小茅山。小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西北至雷平參龍池，郭真人塘、紫陽觀，南面連中茅山，東面到平地三里，北面連大橫山，內有燕口洞並祠宇，北至大橫山鍊丹院三里。

右茅山三觀威儀道士孫智清等狀，華陽洞天衆真靈宅，先奉恩旨，禁斷戈獵。樵蘇秋冬放火，四時祭祀咸絕牲牢。自經艱難，失去元勅，百姓不遵舊命，侵占轉深，採伐山林，妄稱久業。伏請重賜禁斷準法，護持差置所由，切加檢察。庶得真場嚴整，官觀獲安，具元禁疆界如前。

中書門下牒：茅山三觀等奉勅，句曲靈山洞宮所在，恭惟列聖嘗亦欽崇，宜禁樵蘇以申嚴敬。其茅山界內，並不得令百姓戈獵採伐及焚燒山林。仍委州縣切加禁止。牒至，準勅故牒。大和七年十月四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檢校右僕射平章事牛使。

茅山志卷之二

①演：原本作「寅」據筭本改。
②當：原缺，據筭本補。
③忝：筭本作「添」。

茅山志卷之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宋詔誥

勅禁山

訪聞茅山界內祠宇宮觀之側樹木，多有諸色不顧修法，擅行樵採，及放野火焚燒山林。須議，專行指揮。國家方延景貺，以祐烝民。眷彼名山存於方志，或仁慈所治，或真侶攸依，是為降福之場，允謂棲神之所，故宜加禮敬答儲休，豈可斤斧競臻，樵蘇無節，致嘉生之罔植，使靈蹟以何觀？爰伸禁止之文，用表肅恭之意。今下潤州、昇州，候宣命到於茅山四面，立定界址^①，嚴行指揮斷絕，諸色人並本山宮觀祠宇主首以下，自今後不得輒有樵採斫伐及放野火焚爇。常令地分巡檢、官吏、耆老、壯丁覺察檢校，如有違犯，即便收捕，押送所屬州縣，勘斷訖，

令衆半月，滿日疏放。如斫伐數多，情理難恕，即仰收禁，奏候指揮，當行決配。如是逐處宮觀祠宇之外，無有供燒柴薪，不係古蹟之內久來存留樹木，即仰本縣官吏與宮觀等主首同共指定界址豎^②立標記，方得採取。若是已有斫伐延燒，到樹行疏處^③，亦仰隨處州縣勒定數日去處，常依時栽種補填，務要別無空闕。即不得輒便搔擾，仍將此宣命指揮於宮觀門首及往來要路，鑄石曉示知委。大中祥符二年奉勅如右。

明肅劉太后賜朱宗師御札

金注子底水一副，共重三十兩，是皇帝小時使底，與道者充買田土，供贍道衆齋糧，兼逐日持課，祝延皇帝聖壽長命安樂，永離灾障。與彼處知州同共商量，買田土、好莊子，令任文慶與知州同共收買，回日畫取圖子來。

崇寧加封三茅君誥

詔勅門下：句曲洞天有真人焉，變化無方，靈妙不測。秦漢而降，歷千餘年，隕祉發祥，澤于生民，而隆名微稱猶或未備，非所以極崇奉之誠也。

茅山大茅君，今號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可進號太元妙道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中茅君今號定錄右禁真人，可進號定錄右禁沖靜真人。小茅君今號三官保命真人，可進號三官保命沖惠真人。庶幾導和氣，獲嘉應，以助我國家太平無疆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崇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徽宗賜劉宗師勅書並詩

崇寧凡四十一通大觀凡三十一通

勅劉混康：自別以來，必守安靜。

爾沖和養氣，得其妙道；學術精深，博通奧旨；救危難以積善，觀德業以養高；小大之事，常所訪問，盡規極慮，頗勤忠恪；濟人利物，功莫大焉。近覽所奏，並皆惟允。已差郝隨專董其事，餘地土等亦一一應副。更有所需，依前奏來。崇寧元年七月六日降到。

勅劉混康：修真務本，高道有常

之士，學業為心，去執忘貪之德，特守去病之術，普設濟人之方。爾自離闕下，將周歲紀。近覽來奏，喜聞安靜。所乞立木事，已降指揮修建本觀所，要

疾速選定日期興工。如逐旋有闕，一奏來。春氣漸和，自加調適，謹奉天時，以滋妙道。崇寧二年正月九日。

勅劉混康：爾自別京師，脩改歲華。完修祠殿，備悉勤勞。近覽奏章，具知安裕。所云殿名，以天寧萬福可也。其清靜經，並依所奏。爾肅恭祀事，達于上境，所見灾祥，何不具奏？此者，牟麥發生之際，惟藉膏澤之力。迺自春首以來，頗愆時雨，未濟四郊之農，甚慘千箱之望。朕心憂懼，夙夜匪遑。爾當悉心體予至懷，用斯懇切之誠，精加祈禱之意。以名非高道，豈達清都？餘宜將愛，愈深妙理。山林幽靜，更保真常。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勅劉混康：爾自別京師，屢經歲時。撫宣之意，惟常累遣。逮于仲夏，畏日永長。想爾山居清涼高爽，道妙之餘，動止臻常否？修嚴祕宇構葺，必已成就。崇奉至真，付委加于有德。事更有闕典，可縷縷敷陳。如所見灾祥，須一一具奏。時正暑炎，宜自保鍊，餘勤道業，體予至懷。崇寧二年五月二

十三日。

勅劉混康：卿昔寓處都闕，延對禁廷，每陳忠道之誠，開益朕躬之志。虚心采納，豈泯嘉言？賜號越常，用昭褒顯，所有誥一軸，今遞付卿，至可領也。秋氣爽肅，燕居練養之餘，宜加保護。持賜葆真觀妙先生誥。

勅江寧府句容縣茅山道士洞元通妙大師劉混康：朕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嘉與希夷守一之士，以正澆漓之習，惟爾專氣致柔，敦其若朴，雖道尊德貴，莫之能爵，而名實稱謂，其可已乎？宜申錫於命書，庶激揚於後學，尚推爾素以輔善民，可特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白時中行。

朕以卿道備德隆，陳誠助國，特頒異號，故顯高仁。若以恤物濟功未殫嘉稱，誥命宜當祇受，勿復固辭，想宜知悉。

勅劉混康，自建京國，屢改歲華。所思一德之可嘉，在我三秋而不忘。近收來奏，喜知寧謐，章繼先猷緝熙，

祕宇殿成，寶籙慶。以臻嚴閣聳崇，

寧仰上真之來格。卿素守虛無，超然高尚，齋持祕宇，能順育於炎涼靜樂，茅峰自安怡於泉石。來奏具悉，已降指揮差御藥、蘇珪提舉管勾應合，須索，一一申稟，自可奏裁，應副不致有闕也。霜秋屆候，氣律初寒，更臻道妙，言不多及。如見有何灾異，一一奏來。前者祈求事，至今未得感應，今次如何也？崇寧三年九月十五日。

勅劉混康：自別京畿，屢更歲籥。棲三茅而浩志，潔一己以全真，寓迹山居，潜心物外，緬想道妙沖靜，植性清夷，順穹壤以養高，脫塵寰而悟理。茲覽來奏，良載悉所懷。涉冬而來，動止安否？知中春詣闕，已差使臣張翊津置其行，備委官司一切應副。或尚有闕，詳具奏來，可期觀爾，預積欣悰。方屆隆冬，將迎朔易更，在博施真教，協濟羣生餘，加保鍊之功，用體眷勤之意。姑此書諭，指不多及。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勅劉混康：省覽來奏，備悉懇誠。

隆寒歲暮，喜獲安常。葺構葆真，尚闕緡用，已降指揮，應千官吏責以近限，併力就功。上梁等事，各有司存，何必告成？迺離淵室，及漕運經畫，一一去訖。首春氣暖，當先詣闕，勿爲稍稽，以多高慮，竚聽舟楫，來赴闈闈。已差諸司官沿路管勾。在理，當然難爲寢罷，體予眷待宜悉至懷。崇寧四年正月十二日。

勅劉混康：荐覽來奏，備悉懇情。春首峭寒，喜知寧謐。爾心志通博，絕塵慮以保真常，識達精微，養靈臺而臻妙道。自建三茅，縈爾一心。茲者，修完之役已，至丹雘之工，委付有司，必早周備。冲靜是守，毋勞神用。迺眷爾益，欲宣趨對之懷，厥意惟堅，宜遂告成之請。可依所奏，纔候工畢日，速赴闕下。其張翊已降指揮專一催督、應辦去訖，並本命神像遷入法堂，權行奉安。如更有闕，一一奏來。春寒屆候，宜加保毓，用昭優渥，體予至懷。崇寧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勅劉混康：覽卿來奏，備悉懇懷。

欣富涉春，益聞保福，中前赴色之書，繼有告成之約。以謂君子不可以力致，方士不可以拘縈，載詳爾意，宜遂厥求。俾從達者之逍遙，式副高人之所請。固非少拒，勿致深疑。況卿洞鑒真元，默垂道蔭；植性衍冲淵之意，稟材多介恪之仁；神符有濟，順天地之生成，法力無窮，贊陰陽之化育；清高可尚，塵俗難羈；浩然守志於林泉，潔素以安於壽考。宮宇修完，應辦可集。已令促役，必無緩時。纔有畢工之奏，速期赴闕之行。未即對問，更希加愛，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崇寧四年閏二月三日。

勅劉混康：卿宅心道妙，顯迹神功，順四序以凝和，寓一身而永福，靈符法水，久推濟物之仁，保氣存神，自得養生之主。涉^④此畏景，想集殊禧。比詢入覲之期，力有告成之請。畢工在邇，重諾難渝。宜促行裝，正風帆可乘之便，早登畫鷁，當江水善利之時。暑炎在候，更切保頤。故茲書示，言不多及。崇寧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勅劉混康：省觀來奏，備悉所懷。涉夏之中，提身益福。歷知工築僅及於告成，將伺舟維屆臨於近甸。其如服勤職事，幹集善能，顧惟激勵之風，當允誠忱之請。指期良覲，促日戒行。敷善利於羣生，享微名於大道。副茲至禮，體我眷懷。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六月十七日。

勅劉混康：卿法大道之自然，稽真詮之典則。順時樂性，正一己之貞心，闡教濟人，保千齡之上壽。睽闊滋久，懷想^⑤良多。累召待來，逮今改歲。尚有力難之奏，猶厪固避之言。況予疊命有司，當遂責成，董集其工，但勿貽慮，餘者完繕，悉付規模，漸可慶全，夫何多遜？宜速登舟之備，佇聆飛櫓之音。仙^⑥帆風靜，秋水波平，乘茲清景，勿辭來對。荐頒詔諭，示我眷隆，將遂覲言。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七月十八日。

勅劉混康：自遠皇都，屢周星歲。居名山而崇祕殿，竭丹懇以奉高真；闡揚大道之源，昭答上靈之貺；葺興

觀宇，廣集休祥；壯一伐之弘規，衍萬年之景祚；凡所陳述，皆盡公忠。願須來對，從便船居。其如退材，已行處分。畢役云初，慶成就緒，當斯秋景，促棹安流。天高雲靜，蘸晴光千里之平波；水翠煙溟，蕩素色一帆之輕吹。尚測氣力，自養清高。故此詔示，宜悉眷懷。非晚觀言，茲惟簡及。崇寧四年八月二十日。

勅劉混康：省所奏修造已就緒，欲於九月中乘船赴闕朝謝者。欣聆畫鷁容與秦淮，願伺仙鳧翱翔魏闕，佇聽希夷之妙誨，欽敷慈儉之淳風。治念烹鮮，動趨正道。霜秋屆候，涉履良勤。爰命使華，往加撫勞。體茲眷異，益固沖和。宜速進舟，慰予跂望。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九月十二日

勅劉混康：心存道要，夙契真元，久處逍遙之場，自得沖和之旨。昨迂芝蓋來叩楓宸，遂款祕奧之名。言乞還茅峰之舊隱，志堅意切，勉從所陳。違遠以來，倏爾經月，每一思念，寤寐

不忘。扁舟高臥。諒及淮楚之畿，三秀棲真，獲出塵寰之表。高風遐舉，良景慕之。時當祥暑，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先生自離闕下，倏忽閱月。想以道妙動止沖和，每一南望，愈增戀慕。向者所託奏章之事，伺有天意，可速奏來。及求傷風符子數十道，附遞封進。時方炎暑，清虛自重，想已到宮，所修如何？潛神庵了與未，一一奏來。崇寧五年五月十三日。

勅劉混康：所奏拜章事，具知。夫至誠必通，精修有感，事具存於真典，儀昭著於真科。卿虔心請禱，齋潔馳神，默契高真，獲通祕旨。非夫公忠之內充，何得精誠而上達？郵音忽至，嘉歎良深。昨懇辭上京，丐還舊里。三茅勝槩，允資高尚之居；列聖所棲，克叶潛神之志。更宜保練，以副虛懷。畏暑在序，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六月二十日

先生離闕下來，又復累月，比日炎暑，想以道妙清勝。所奏祥章，不勝嘉

歎，自非先生高道洞達，何以臻此？如更有所見，附黃希叟來奏，得無隱幸也。本宮所闕，亦可一一縷細開陳。潛神之役，未見告功，不知所修可意否。同前。

勅劉混康：徒弟傅希列齋到表章，具知刻意虛無，宅心清靜，得無爲之妙理，通大道之淵源。自抵萬寧，矧多餘裕。三茅紫府，列聖福庭，真仙所棲，靈答如響。卿寶金籙而練氣，祕玉簡以清修。想得優游，必資香火，上祈宗社之謐寧，下濟黎元於仁壽。所馳至意，宜亮悉之徒衆。忽臨封章來上，深嘉遠懇，益表勤誠，驟爾睽違，但渴名理。溽暑尚熾，善衛是宜，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傅希列等齋到表章，知卿已至元符萬寧宮。及知拜章事，蒙上天慈恤。敷錫嘉祥。卿道慕三茅，行遵二許，暫來魏闕，還駐故山，鶴馭難留。每深引嚮，近煩慈念，通拜寶章，祇荷蒼旻，俯垂淵鑒，丁寧天訓，警悟不忘，夙夜欽崇以酬昭貺。炎暑方隆，保愛是宜，餘

具詔意。所奏事，逐一降指揮訖。如更有所闕，但一一見示。提舉官已差楊戩，題額已書，知之蔡卞，亦已撰文。先生自來贛直，有所聞見灾福，但詳細密奏，花木已收瑞香，尤佳。傅希列回付詔書等，及賜祠部，餘各賜紫衣師號，親書畫扇，暑熱可以召風。鎮心符子，告求數貼。傅希列等回，附物下項：沉檀箋香各二十斤，生熟龍腦五斤，降真香十斤，四味果子二十窰，御書畫扇頭十箇，香藥二分。崇寧五年七月初四日。

勅劉混康：卿夙臻要妙，志尚清虛。朕遐想高風，無忘朝夕，載披貢牘之勤心，益表公忠於王室。言念及斯，良深嘉歎。所陳情愫，並即施行。永勝先塋，許焚修之徒衆；潛神官屬，第推賞於階資。成命已頒，可悉亮也。朕欽崇大道，景仰靈蹤，是述志以昭功，故開山而建宇。畢工來上，欣懌交懷所期。大闡真風，錫蕃禧於黎庶；精治法籙，永協贊於丕基。諄誨尚遙，沖襟善護。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崇寧五年七月二十日。

勅劉混康：省所上表乞差官撰述宮記事，具悉。茅嶺幽棲，積金舊址。眷念靈迹，旁連洞宮，敞瑤臺之新府，大啓煥於真風。宮宇落成，豐碑可俟，命碩儒以製文，及親題於碑額。非特爲一時之盛事，抑以彰前人之休聲。卿當慎擇高流，同勤至道，精修不懈。迺情所瞻，每思心要，常憶儀刑。顧川塗之脩阻，想會晤之尤賒。其親書碑額及蔡卞所撰書記，今差使臣管押前去，至可領也。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先生養素金壇，策名紫府。昨自仙舟東下，日深懷想。邇來秋氣頓清，緬惟道體和裕。未涯訪道，惟切傾思。保練潛神，副予睠矚。其碑額等，今已書畢，遣人降賜。餘有所陳，俱具奏章。崇寧五年八月二十日。

勅劉混康：棲真有素，守道無渝，功行益隆，聲華夙著；即萬寧之燕處，奉大籙以精勤；博濟羣生，咸趨善化。擴爾無爲之妙，相予可致之祥。蓋名

以實彰，禮緣德稱，宜錫褒嘉之寵，用延弘遠之休。法號增崇，僉言惟允。往即欽承，毋或遜避。所有誥命，今附遞賜，至可領也。時當素秋，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朕以先生棲真句曲，養素潛神，符水施功，慈濟遠邇，嘗招鶴馭，論道宣和，啓迪無爲，輔民靜治，欽承微妙，寤寐不忘。近以宮宇告成，持加先生沖和二字。其誥已入遞附賜，當體眷遇。時貢至言，造闕未涯。尤希保嗇。

筮師所奏宮門、墻宇等事，乞修治，已令有司火急慶副。物料、材木等，責立近限，速令畢集，無致逗遛稽緩，去訖。如先生更有所闕，但具奏無隱也。傷風符、鎮心壓驚佩帶符子，各求數十道。幸甚。

加沖和先生誥

勅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三茅靈境，仙聖所棲。比建新宮，用伸崇奉。以爾心游澹漠，道合元微，俾宅其間，闡揚至化，宜加美號，以示眷懷。可特授葆真觀妙沖

和先生。崇寧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舍人李圖南行。

勅劉混康：卿奉教玄元，宅心清靜，造洞真之奧，隱茅峰之顛，迺睠舊居，緬然靈異，構崇新宇，大壯宗風。丹臺鮮麗，演崆峒之道樞；紫府鼎新，追汗漫之高躅。按圖顯敞，寔稱真游。益彰崇奉之勤，用慶落成之美。益增欣沃，當形詠歌。御製慶成頌一軸，今入遞賜，至可領也。高秋氣肅，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製元符萬寧宮慶成頌

茅山之麓，元符中，即隱者劉混康所廬建觀，號元符觀。經始於元年秋，至崇寧五年秋宮成。大書其榜，更號元符萬寧宮。蓋以協成哲宗之志，以安妥明靈，欽崇妙道，昭示後世，迺爲之頌曰：

句曲之山，有居其顛，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啓迪後人，淑修其身。守靜而篤，是爲葆真。在昔元符，作室其下。經始勿亟，以遺來者。我應受之，嗣紹厥緒。我儀圖之，繕此棟宇。考

彼宮宇，因心而友，不日成之。克相其後，迺益其名，曰維萬寧，書以揭之，用妥明靈。道大無方，體用有常。以德則帝，以業而王，坐進此道，與道無極。神之聽之，洽此萬國。崇寧丙戌歲宣和殿書。

初夏之別，幾半載矣。坐阻顏角，迺情悵想，每引領之動，思阻修途而興歎。還山以來，景仰何啻：有詩寫懷，今同附遞到，並檢領。極思晤語，邈未有期。金風向勁，天和善保。符子已收，更求佩帶符數道。推恩事已施行，希知之。

葆真觀妙沖和先生歸山以詩送之。當年問道屬高人，曾攬霞衣到紫宸。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征鴻望極幽棲遠，賀燕歸飛洞府新。多謝爲傳心法妙，此真真外更無真。崇寧五年九月一日，御製並書。

勅劉混康省：累上表，具悉。卿道高二許，德貫三茅，爲教法之宗師，擴真風而濟物，懇辭輦轂，裕處名山，闊清標之晤會，思綺儻之奧言。每覲

貢章，良嘉勤意。所陳乞事，皆已施行。徒弟師名，錫凝和之美號。豐碑刊勒，許漕幕之總提。今者，方外又寧，雨暘時若，荷上帝之降康，亦焚修之有助。霜秋屆候，良晤未期，勉加保頤，用慰傾想。宜淨之勅，今同遞附，至可領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睽阻以來，復見窮秋。引領南顧，徒切坐馳。每得郵音，大慰傾渴。山林虛靜，想神游沖漠，以適安耳。所賜還山詩、慶成頌，並許刊模、自餘手詔等，不可上石乍冷，保持法錄外，倍萬珍齋。

勅劉混康省：所進天寧節功德疏，具悉。卿養浩山樊，棲真方外，忠惟體國，志在愛君。屬厥月之誕，彌袞清場而薦祉，疏言來上，嘉歎良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勅劉混康：省所上表陳乞事，具悉。卿潜心淵靜，造道粹全，涉茲冬

律，克保天倪。荐覽貢囊，備悉來懇。蓋事功之就緒，寔推賞之未周，敷陳是宜，銓次匪濫，並可其奏，已即施行，宣義營田。特從本宮之所請丹陽塘瀾，不許他司之占留。事悉緣公，物無私己，載披勤至，用歎忠嘉，宜樂真常之餘，擴推上清之法，相予福祉，永庇寰區，更在精衷，明體朕意。初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睽異以來，日月如馳，景仰何及？偃蹇白雲，想多佳致。近陳乞所賜詩、頌上石，並自刊模頌降次真本，一一自收，別有陳請，附遞奏來。胥會未期，引向彌深。冬序漸寒，爲道保育。

勅劉混康：省所上表本宮開建慶成道場有仙燈現事，具悉。卿心游蓬島，坐揖崆峒，守修真抱一之奧，洞歸根復命之源，是以慶成寶齋，仙燈示瑞。蓋精衷之上達，由至誠之內充，嘉祥荐臻，靈貺昭答。含生均被，美利難云。省覽以還，良深歎獎。兼聞仲冬擇日親詣永勝焚黃，時當沍寒，不無勞勩，計想鶴馭，今已還山，俯邇迎長生

經善衛。崇寧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睽異以來，俄經冬序。每思清誼，時唯引領。知道場有聖燈現於鸞輪峰，誠爲奇異。自非先生精誠昭格，孰能臻此？伏紙增歎，未期胥見。尤積悃企，唯加自頤，良副所望也。聞先生往常焚黃，時當凝凜，道途保愛。歸庵日符子，更求數十道。同前。

勅劉混康：卿克持真教，慎保天倪，棲巖穴以逍遙，奉法籙而寧燕。顧其淵懿，宜有褒崇。既頒諭於詩篇，復形容於善頌。抗章來上，刊石是期。嘉爾丹誠，勤于翠琰。已令舟御真彼宮垣。傳弟子而彰不泯，昭眷禮而示無窮。當體朕心，益崇法訓。臘殘春及，氣易序遷，更勤保練之功，頻示冲虚之訣。已差使臣專一管押刻石前去，至可領也。凝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勅劉混康：卿秉心無妄，執道不回，總持法源，羣生所賴，功庸昭著，揭如日星，使上清之教益隆而弗替者，寔有力焉。比以道釋混淆，理宜區別，斷

自朕心，重訂譌謬。至如三清混居於水陸，元命反祠于梵宮，繪塑無倫，不可槩舉。朕方圖叙彝倫，講明教法，稽考後先之理，推原積習之端，申飭有司，分別崇奉，庶蒙休祉，溥祐含生。諒在淵冲，必惟允議。更新歲律，尚冀保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寒沍，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二月九日

勅劉混康：卿提身冲粹，有道淵深，秉志不回，推心篤善。省觀奏牘，備悉至懷。仍聞新歲以來，法履泰定。所進术煎靈方，夙授仙餌，今存雖神鼎金丹之妙，無以加諸長生之理。茲其大致乎披繹，勤志忻愜于中。妙術恭持，必無畔戾。時傳郵命，副以好音。春序云初，天和善護。睽異晤言，俄經新律。渴想儀刑，朝夕弗替。近降勅書，所諭道釋混淆，已付外施行。事恐未詳盡，今錄元降全文，付卿一看。卿教門綱領，人所視效，其諸傳授，保執持之，無吝忽也。所修石橋道路事，已委發運使曾孝蘊專一應副施行。益遠會見，千萬加慎。鎮心神符子，告求數

十道。恐有所見灾福，告先生示及。笈師，初春可令至。昨降物往彼道場，已到否？

有天下者尊事上帝，勅命惟幾，敢有弗虔？而釋氏之徒修營佛事，妄以天帝次於鬼神之列。瀆神踰分，莫此之甚。其能克享上帝之心乎？可令有司檢會削除，以稱朕嚴恭寅畏之意。大觀元年二月十五日。

勅劉混康：朕祇奉三元，欽崇至道。每念靈承之重，庶臻可致之祥。凡在幅員，率興觀宇，睠三茅之名封，集殊方之勝槩。倚毗師法，以召蕃釐。卿夙資淵妙之功，屢獲嘉休之應，累迂鶴馭來叩楓宸，款名理之至言，詢心法之要妙，保神清靜，闡闡厭聞，旅寓儲祥，殆非宜稱。已令董治 鳩工構宇，即上清之東隅建萬寧之別觀。庶專靜館，延處雲輶，可預擇徒弟來此住持，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領所奏道教未便泊陳乞事。卿道門宗師，教法綱領，凡所陳請，皆合朕志，睽違高論，日馳南顧，遐想香火之

餘，高棲雲表，保神練氣，所得多矣。笈師淨之候黃冕到山，可同赴闕。春序將暄，為道加慎。大觀元年二月十九日。

勅劉混康：省所奏辭免赴闕事，具悉。朕欽奉真元，夙崇高道。眷彼棲真之侶，常形夢寐之思。佇瞻每渴於儀刑，睽闊倏更於歲籥。再款話言，庶資妙理。是用載馳使傳，敦趣造朝。忽露封章，引疾懇避。夫豈不懷，義非可強。當止召命，更伺歲年，尚慎寢饗，以副眷渥。春和，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相別周歲，引領尤勤。兩披奏牘，以疾力辭赴闕，已具別勅，可其所請，宜亮悉之。安處潛神，以保壽康，想綽有餘裕也。道場事，前已報知。笈師陳請，皆契勘施行，候指揮到，止，可令笈師赴闕會晤，尚賒對時自衛。治百病傷風符子，告求數十道。夜分燈下，發慮先生，意不安故也。大觀元年四月七日。

勅劉混康：省覽累奏，具悉卿擯棄人事，遠去塵寰。既殫懇迫之誠，勉

徇便安之請。遐想邇來怡神昭曠，持法崇高，處寂以絕營，葆光而不曜，臨風東望，一及緒益，不無傾渴之勤也。笈淨之便，可發來赴闕。或有奏陳，詳具無隱。初夏漸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別來一周，星律傾渴，話言未嘗替也。志趣高尚，厭絕囂紛，得以澄神靜慮，為沖漠之游。良多慰浣，愈遠高論，徒深引向。首夏清和，為道保育。月末忽日晡，連發疏以書問笈師，可令速至。有經數卷，伺笈師到，令附去，皆親書。

茅山志卷之三

- ① 址：原作「止」，據笈本改。
- ② 址：原作「止」。豎：原作「緊」，據笈本改。
- ③ 到樹行疏處：笈本作「到樹行稀疏處」。
- ④ 涉：笈本作「際」。
- ⑤ 想：笈本作「思」。
- ⑥ 仙：笈本作「山」。
- ⑦ 靈：原本作「露」，據笈本改。
- ⑧ 卿：原缺，據笈本增。下同。
- ⑨ 省：原缺，據笈本增。
- ⑩ 有：笈本作「育」。

茅山志卷之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宋詔誥

勅劉混康：睽異又見，畏景，殊積詠思。想惟偃蹇雲山，養高物外，從容於自得之場，健羨無窮。有所諭言，詎可騰口，當伺鸞馭西來，面悉至意。彼中有目擊事，毋憚煩碎，並附郵傳以聞，使一方民瘼不壅於上聞，茲所望也。炎歊隆熾，善衛沖和。

笈師至所奏事，一一備曉。謹齋沐寫成密詞一通，託先生拜章奏達，即幸也。伺得天語，速具奏來。餘面諭笈師，令於先生處開陳貴妃表一通，亦附於笈師回山。御筆畫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各一本，可與去歲所畫太上老君共三清潛神供養。北斗等經五冊，扇頭二十個，果實一十件，香華龍腦茶燭等，各以數交割，付笈師空名祠部五十

道、紫衣三十道。恐要度徒弟，笈師之下應徒弟賜以紫衣師號。隨行侍者十人，皆賜披度，及賜束帛有差。大觀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累承所惠符子，不敢自享。人若有疾，必與服之，庶滋先生治病救人之意。諸符子，告求數十道，附遞進納。

勅劉混康：省所上表並錄奏，具悉。仍知所拜章詞消辰已達，得聞筌秘，嘉歎良深。倘非卿迪中觀妙，契道育真，志念蒼黔，誠通淵默者，孰能臻此？欣沃可知，涉此夏秋，益崇慶善。朕萬機之暇，每覽道樞，傾想話言，何啻飢渴？發春匪邈，期必西來，當體至懷，毋執謙避。秋高氣肅，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久阻德標，唯勤引嚮。累收郵中之奏，聞安處潛神綽有餘裕。淨之所奏，各契勘施行。來春赴闕，別勅己諭，此不多述。當乘春水，扁舟西上，毋固抑朕意也。秋杪霜清，保錄持教外，善衛為最。大觀元年九月五日。

勅劉混康：省所上表進奉天寧節

功德疏，具悉。孟冬正候誕節，屆期嚴道範於瑤壇，祝後天之景福。顧惟方外之侶，不忘事上之誠，迺矐忠勤，益用歎獎，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初冬，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十月十四日。

睽遠之久，傾想惟勤，喜知道履沖粹。所奏辭免春首赴闕事，朕未諭也。誠欲再見儀刑。款導積闕，而遜避再三，詞情迫切，遽見絕之若是。況仙鶴安流，何勞之有？歲元後別降詔旨，預此及之未間，保練天和為祝。來春遣人宣召，毋得推辭阻命。

勅劉混康：累上表事，具悉。卿養浩山樊，棲真物外，優游自得，起處甚休。薦覽貢章，深嘉勤至。淮妙談之杳隔，第馳情以瞻思。累頒詔書，來春赴闕，尚遲他託，苦厭塵誼，當抑志而暫枉飛鳧，毋養高以固違朕志。尚體眷遇，無忽予言。冬序云初，沖襟善保。乍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十月九日。

所奏增崇三茅徽號，已契勘典禮

施行，至宜悉之。春首會面，不可拒命。所期者，款密高妙而已。冬候向嚴，倍萬沖攝。符子，更求數十貼，即感也。宮門事常在念，豈不懷耳。

勅劉混康：卿^③穎悟真機，昭融至道。每覽奏牘，寔契朕心。欽迺三茅懇求封冊，緬懷道蔭，宜示褒隆。即付攸司，俾加顯命。今令頒錫，至可領也。□閏，紀良保頤。何若阜流脩阻，系想徒勤。俯邇春和，切期構止，安然舟御，勿憚一來。密屈迎長，精加澄練。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自別仙風，起處佳否？芝蓋東下，每一念之，未當不慨然耳。雲水生涯，逍遙自得，真有出世無窮之樂。極思講妙，決在來春。未間，保錄持教外，善齋是禱。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一日。

勅劉混康：累收來奏，備悉。勤恪不啻，與警欵接也。順履時序食息，何若來春飛船西上，妙論可期。貴妃所需符子，當爲應副。未間，善爲輔養。

三茅君聖像畫畢，止伺先生到闕，專得面付。治病佩帶符子，告求數十貼。大觀元年十一月六日。

勅劉混康：省所上表來春赴闕事，具悉。卿累造宸廷，遽乞還山。兩歷歲華，每勤馳嚮。且聞春初西上，深契予懷。極思談微講妙，預當滌慮齋心以伺耳。申遣使人計治舟御，許從便道飛船安濟，宜速辦裝，慰此翹渴。會晤伊邇，尚宜善衛。已差入內西京左^①藏庫使、殿中省尚輦局典御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顯模閣黃希叟，降勅召卿赴闕。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獻歲發春、順履時序、起處安和^⑤陳乞事，並依所欲，逐一施行。若自京口而來，極便，思一見之形于寤寐。伺黃希叟到，毋少稽留，可乘春水。庶無阻滯，有所需闕，一一奏來。區區已具勅書，茲不多述。黃希叟到，便可促行。大觀二年正月五日。

勅劉混康：卿近嬰微恙，已遂痊平。計惟保練有方，無勞藥餌。近覽

來奏，力疾造朝，足仞勤確，不替忠嘉，披閱以還，良深歎獎。希叟到日，便可飛舫，乘此春波，安濟西上，經過郡邑，無爲滯留。竚伺鶴軒，以款清論。暄妍在序，善輔是宜。中春，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二年二月十五日

春色晴融，仙舟偃息，不妨高養浩然之氣，良自得也。或有所需，可計會，希叟行，當會見，預已忻快，未間，尚宜保練爲最。

勅劉混康：卿持心淵靜，毓德沖和，每造楓宸，居多啓沃，不聞名理，忽復累歲鄙吝之心生焉。申遣使人往趣鸞馭，宜輟白雲之游，來赴紫宸之會。其諸旨意，已具前詔。當體眷想，毋復稽留。今差入內文思使殿中省尚輦局典御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顯模閣黃希叟，管押舟船，就茅山宣召卿赴闕。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思渴語言，何劇如之？以日計程，四月上旬必達闕下。春水安流，想無阻節。途中宜止絕人事。日惟東顧以

伺。將欲入汴，宜速奏來。未會間，尚須善護。

贈太中大夫誥

朕惟至德之世，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爰率是道，納民泰和。誠意感通，異人沓至。眷遇之禮，曲盡始終。葆真觀妙冲和先生劉混康，虛一守真，純白自得，前知休咎，能警群迷，或託呪符，克愈衆疾，雖身棲林谷而名振京師。朕用嘉歎，召對閒宴，屢聞至論，深契予心。比復造廷，燕居琳館，了然委化，不約而同。靜思所存，宜加憫飾，太中之秩，視諫大夫。茲爲異恩，尚期歆享，特贈太中大夫。

謚靜一誥

勅：朕惟曲水之穴，北距岱宗，南接羅浮。證法冊於河圖，得嘉名於地肺。抱道祕境，惟昔高人。真風未忘，前轍具在。贈太中大夫劉混康，出塵累之表，以虛靜爲宗，觀妙勾金之壇，葆光埋璧之地。慕真風於南嶽，窺奧義於西城。衆方有求，忽若委蛻，其頌美謚。式昭正一之功，庶幾異時益振

冲虛之教，可特賜謚靜一。

勅賜元符萬寧宮

尚書省牒：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茅山元符觀牒，奉勅宜改賜元符萬寧宮爲額，牒至準勅，故牒崇寧五年正月日牒，中大夫守右丞鄧、太中大夫守左丞何、司空右僕射。

建元符萬寧宮提舉等官推恩勅命

勅：相觀福地，肇建祠宮，爲彼羣黎導迎景貺。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胡師文等，克共廼事，逮茲落成，嘉汝之勤，叙進官品，若時休命，亦既廼心。可特授左中散大夫，依前職差遣。宣義郎江東運判喬，可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承事郎知句容縣事鮑慎辭，特授宣義郎，差遣如故。右侍禁監江寧府排岸高士遷，特授左侍禁。西頭供奉官高公鼎，特授東頭供奉官。借職張和，特授奉職。差使葉承，特授借職。三班差使孟忠，特授三班。借職知縣事鮑慎，辭免三年磨勘。

又別勅

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修蓋潛神

庵宇等，安排御書牌了畢，事體非輕，下項管勾，催促部役官等，可特依此推恩發運。副使劉何與轉一官江寧府通判范希逸，與減三年磨勘。候今任滿日，特令再任其部役巡檢，內殿崇班孫明翼，轉一官。

勅賜藏真觀

尚書省牒，江寧府藏真觀故劉混康葬所見修道院牒，奉勅宜特賜藏真觀爲額。牒至，準勅故牒。大觀二年十一月日牒，中大夫守左丞余、太師左僕射。

宣和封陸簡寂真人誥

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所以追顯之。

簡寂先生陸修靜，真精內得，遺經垂範，而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

宣和封楊郭許陶五真人誥

勅：朕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瞻三秀之神鄉，企九華之妙海。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東華上佐司命

楊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真之祕傳，董司吳越之疆，關總神靈之要，方翹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期冲鑒之臨，永侈蕃祺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

勅：三炁隱靈，固非名言之測，萬神凝化，莫容議擬之求。凡褒叙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璫，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丕闡於元綱，宜致隆於顯號。尚期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勅：朕降總真之玉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校曆於元扃，以濟生于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密參群聖之游；欵駕超遙，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于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無爲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真人。

勅：紫極涵元，雖瀕濛於一炁；丹臺列籍，實總括於萬真。凡褒位於

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帝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分；東華躡景，獨超上相之游。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忘於仁蔭。尚期冲祐，益闡元綱。可特封混化元一真人。

勅：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于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宣和六年八月三日，太傅葉國公臣黻宣、右弼闕中書侍郎臣張邦昌。中書舍人臣張志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乞封五真人奏劄

臣輒瀝愚懇，仰瀆宸嚴，退省賤庸，甘伺朝典。竊惟自古得道昇真之士，先後相承爲時宗仰，皆以扶世立教爲己任。自三茅真君飛昇之後，繼有揚、郭、二許。衆真並於句曲精修上道，天真降顧，親受祕語，上清

經教漸降人間。逮梁宋之際，真風泮汨，聖道不絕如帶。惟陶隱居力扶宗教以微言，奧旨發明道要，爲天下後世之幸，然而三茅兄弟頃蒙朝廷褒崇，冊封聖位，其餘衆真未聞有以旌異。臣愚，欲望聖慈特以楊、郭、許、陶衆真，並依三茅真君例，就今仙職加崇美號。除別具諸位仙品奏聞外，如蒙俞允，乞降睿旨，下有司施行。干冒天威，取進止。宣和六年七月日，碧落郎擬神殿校籍同知右街道錄院事管轄江寧府玉晨觀臣丁安行劄子。

寧宗賜號王景温

王景温履道清尚，操行高潔，眷寵三朝，朕亦禮遇，可賜號虛靜真人。

寶慶易如剛先生勅牒

尚書省牒：左右街都道錄主管教門公事太一宮都監兼高士易如剛奏，么微野人頃在茅山，於慶元改元，蒙恩召充太一宮高士並都監住持，專任祈禱。每藉君相，爲國愛民，靡不昭格，越今三十餘年，徧除道階。昨於嘉定六年，蒙恩特賜通妙先生。續於嘉定

十四年，得旨降香設醮茅山。訖事回奏，乞老還山。恭奉御筆：高士易如剛祈禱有功，未應告老，宜加顯錫以重眷留，特賜通妙葆真先生。今繳連寧宗皇帝御書二軸，伏望尚書省特頒勅命，旌表名山，以重祈禱。伏候指揮。

寶慶元年七月十四日，奉聖旨，特令尚書省出給勅牒。奉勅，宜賜通妙葆真先生，牒，至準勅故牒寶慶元年七月日牒。

理宗金錄投龍玉簡詞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九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嗣天子臣昀，伏為保延國祚，恭祈嗣續，敬齋香信，祇建沖科。命道士二十一員於建康府元符萬寧宮啓建靈寶道場一晝二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嘉祥。謹依舊式，詣上清宗壇華陽洞天投送金龍玉簡。伏望至聖至真鑒茲丹悃，乞為騰奏，上聞九天。臣昀伏以元儲虛位，未開態夢之祥，邊閩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靖於兵氛，仰惟祖宗積累之難，深切朝夕

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徧禱名山。願垂覆燾之仁，弘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太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救寧。祇迓靈休，永依大造。臣昀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加封廣濟廟龍神誥

勅敷澤廣應侯：惟龍質無體而神無方，矧茅山至人所居，彼其吐吞。夫丹竈之日月，猶足依憑而為靈乎？有司上功，雨暘日時，其禦菑也。實應祭義，申衍侯號，用侈褒章。金陵，予陪都，其職而幽，以服而侯甸之職，可特封敷澤廣應利濟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淳祐四年 月 日。

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誥

勅：朕聞真人馭風騎氣，神游八極之表，而一念在生靈，則猶數數然也。太元妙道沖虛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成道於茅山，登籍於仙府，三君之首者也。奇驗見于歷代，遠近以為司命。朕為黎元慕尚不已，特命有司亟衍嘉號，以彰欽崇。可特封太元妙

道沖虛聖祐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勅：朕聞句曲三峰，神君顯甚，遂有金壇洞天之名，歷代所慕尚，豈獨於今乎？定錄右禁至道沖靜真君，修真得道，是謂中茅。雨暘應禱，遠近德之。亟命衍號，以答鴻休。其體朕意，益陰隲于下民。可特封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真君。

勅：朕聞漢武祀神君於禁中，其祝甚秘，蓋以微福。朕不為也。三官保命微妙沖惠真君，真風道氣，號小茅君。祈眈敬事，祭典褒崇，蓋非一日矣。茲命衍號，以昭朕拳拳慕尚之意，益闕貺施以惠生靈。可特封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真君。奉勅如右，牒至奉行。淳祐九年三月 日太傅左丞相魏國公清之、右丞相葵、參知政事繇、參知政事方叔、吏部尚書闕、權兵部尚書清叟。

御賜沉香描金如意一事，上獻大茅君。白玉圭二面，上獻中茅君、小茅君。聖像秉執旌節、幡幢威儀等一十二件，沉香五十兩，腦子五兩，銀一百兩，綠錦幡二首，各長二丈，新茶五十

片，官會十萬緡，付茅山崇禧觀。

乞封三茅君奏劄^⑥

協忠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提點佑聖觀張左街道錄洞微真應先生佑聖觀虛白齋高士主管教門公事司徒師坦上表：以臣三年祈禱，感應微勞，乞回降恩命，加封三茅真君奏可。

元詔誥

世祖皇帝召蔣宗師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建康路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聞汝年高德、邵法錄精嚴，思接道論。今遣使馳驛，召赴闕廷。仍勅有司，如法律遣，便安就道，毋致艱虞。故茲詔示，相宜知悉。至元十八年二月 日。

金錄齋詞

至大三年庚戌歲五月三日，上清大洞經錄無上三洞法師元景真人臣王道孟，欽奉皇帝聖旨，伏以有國有家，祇荷財成之造，蓋高蓋厚，敢忘祈謝之誠，緘辭遠叩於名山，徼福永延於景運。謹遣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

處道教所事、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恭奉香幣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修建金錄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衆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覆育無私，鑒觀有赫，天長地久，三宮同康壽之祺，雨順風調，四海樂雍熙之治。

又

延祐元年甲寅歲五月二十六日，法位如前，臣王道孟欽奉皇帝聖旨，伏以惟天惟祖之垂祐，有國有家之在躬，修省彌深，報祈敢怠？啓沖科於茅阜集景貺於蘿圖，諒有欲以必從，信無遠而弗屆，是以謹封香幣，遣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全節，詣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命宗師王道孟集法師，道士一壇，修建福國裕民金錄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衆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一人有慶，萬福攸同，兢業無曠，庶官臻既，醉鳧鷖之治，怡愉以奉太后，介未央長樂之春，風雨順調，民物康阜。

又

延祐五年戊午歲正月五日，上清大洞三景經錄弟子四十五代嗣教宗師元景真人臣劉大彬，欽奉皇帝聖旨，伏以輯寧邦家，嗣服倏經於八載，欽崇天道，封香爰至於三山。當陽春發育之初，祈大德生成之廣，俯殫素悃，仰格鴻禧。謹遣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夏文泳，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命臣集法師道士一壇，修建福國裕民金錄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衆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皇天眷命，洪範錫疇，九族睦而萬邦和，兵寢刑措；六府修而三事治，地久天長；慈闈分^⑦康壽之祺，中闔協和平之福；慶延儲位，澤被寰區。

又

泰定三年丙寅歲十月十二日，法位同前臣劉大彬，欽奉皇帝聖旨，伏以誕膺景命，祇紹丕圖，保民無疆，思永安於宗社，應天以實，庸昭祀於山川，爰致清祠，冀徼洪貺。謹奉香幣，遣特

進上鄉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吳全節，詣建康路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開建金籙寶齋，祈天永命，福國裕民。伏望璿霄委監，寶祚延長，邦家開太平之基，三宮同慶，海宇樂雍熙之治，萬國咸寧。

又

天曆三年庚午歲，正月九日，太上弟子嗣上清高玄大洞經籙四十五代宗師三天法師上景真人行九老仙都君印職臣劉大彬，欽奉皇帝聖旨，伏以恭承明命，克紹丕圖，欽若昊天，荷皇天之簡眷，敬哉有土，冀率土以乂寧，爰闡沖科，用徼洪貺。謹奉香幣遣法師舒致祥，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修建金籙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衆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乾坤合德，日月齊明，海晏河清，開八荒之壽域；時和歲稔，得萬國之懽心。

延祐加號三君立觀三峰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靜慕玄風，灼觀往事。無爲曰道，必刻意繕性而

始成；修身迺真，非積行累功而莫就。大茅君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君，奇操矯俗，精思集虛，一德齋心，受龜臺西華之祕旨，萬靈授職，開金陵句曲之宗壇；丹光千載以如新，寶氣三峰而彌固，發祥肇祉，民到于今稱之，逆雨寧風，天之所助順也。宣惟作聖，允合祐神；孔蓋翠旌祀，莫嚴於司命，瓊文藥簡禮，爰舉於秩宗。假茲聰明，佐予平治。可賜茅山一峰聖祐觀，特加封大茅君東嶽上卿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真應真君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合人心，理萬物，禮宜順於鬼神，建皇極，錫庶民，徵有稽於暘雨。大江以東之地，句曲爲望之宗，土樂昇平，歲稱稔足。二茅君，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真君，中峰司命，西華鍊形；作牧審煩擾之非，修身得恬澹之要；驂鸞導從，填篋儼奏於雲中，化鶴來歸，城郭時看於華表。朕方推仁以濟衆靈，宜妙物以祐民。學道受之以神，端有宗於李耳；望祀不祈其福，誠深慕於漢文。嘉與含生，

誕敷景命。可賜茅山二峰德祐觀，特加封二茅君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妙應真君。主者施行。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氣化爲神，握陰陽而執要；物來能應，遇水旱以成功。茲山之靈，以氏爲號。三茅君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真君，不導引而壽體，純素爲真；密從蒼龍，承左右而無間，時乘白鶴，侍伯仲以遠游；荷天之休，爲民請命。逍遙容與，服光景以如新；周流徜徉，蒙福祉而無極。肆加褒錫，不應隆平。埋鼎高峰，爰慕軒轅之有道，獻金空谷，方薄光武而不爲。以赫厥靈，同歸于治。可賜茅山三峰仁祐觀，特加封三茅君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神應真君。主者施行。延祐三年七月 日，翰林待制表楠視草、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副墨。

勅賜崇禧萬壽宮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流觀山圖，夷考仙蹟，睠曲林之舊館，實弘景之故居。原其建立之初，以處高第，弟子及今千載，猶想遺風。朕將益崇神明，用著高尚。其建康路三茅山崇

禧觀，可準玄教嗣師掌教真人吳全節所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主者施行。

延祐六年三月 日

茅山志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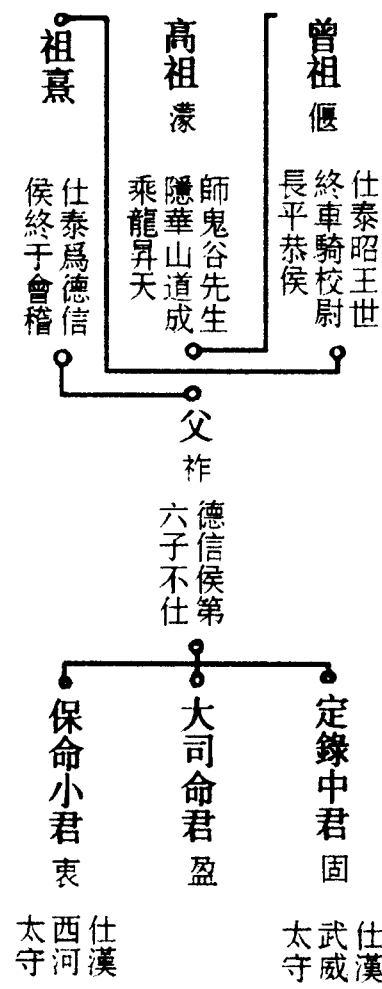
- ①省：原缺，據笱本補。
- ②杪：原本作「秒」，據笱本改。
- ③卿：原缺，據笱本補。
- ④左：原本作「在」，據笱本改。
- ⑤和：原本作「如」，據笱本改。
- ⑥乞封三茅君奏劄：原缺，據笱本補。
- ⑦分：原本作「介」，據笱本改。
- ⑧如：笱本作「維」。
- ⑨第：原作「弟」，據笱本改。

茅山志卷之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三神紀

茅君真胄



大司命君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氏。高祖諱濛，字初成，一字本初，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廼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長往華山，道成以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時邑童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詢諸父老，具封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忻然有尋

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曾祖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仕秦昭王，為舍人，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侯。祖諱熹，字世倫，仕莊襄王，為廣信侯。始皇即位，以為德信侯。生六子，並知名於時。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慕農桑，生三子，長即大司命君也，次子諱固，字季偉，第三子諱衷，字思和。司命君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三君少稟異操，天才穎悟，矯志蕭抗，獨味清虛。嘗謂二弟曰：世務紛錯，履冰嶮巇，當慕高祖之逸舉，唯願肥遁之利貞耳。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采朮服餌，潛景絕崖，積六年。精思誠感，夢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為師，君子奚不往尋而受教乎？明晨覺悟，徑造西城，心齋三月，沐浴向新，卒見王君駕神虎之駟，控轡神嶺，翱翔繡巖。於是投軀越阻，歸命道真，不覺而至君所，王君默使衛官見攝，將還玉宮洞臺之中。良久引進，叩頭頓首，求乞

長生，匍匐肘行，重陳無已。王君顧謂左右曰：形景空苦，似有志矣。迺得接引誘問，戒以勿怠，遂留洞宮。執巾履之役者十七年，王君見君謹密，稍使主領衣書圖籙。復三年，命駕，造白玉龜山，因携君同詣王母於青琳宮。母曰：總真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目君再拜，請乞奇要，迺叩頭自陳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朝菌之質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之能濟。常恐一旦死於鑽訪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遭遇王君，哀盈丹苦，粗受治身之術，豈圖今日一睹聖姿？恍惚大象，如淪神夢，救生護死，歸之乞丐，願賜長生之要，暫悟行尸之身。母曰：子心至到哉。吾昔師元始天王，傅桑大帝，君遺我要言，所謂玉佩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實天人之殊珍，上帝之奇祕。汝今日願聞之耶？言畢，勅王君解釋玄真之經，自敷玉珮金璫之文。復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又有陰陽二景，內真符

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受諸司命。子玉札玄挺，素書上清，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此道後當別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未由得太霄隱書。玄真之道，是食日月之法，鍊五神之術耳，非總真弟子，不教司命之挺，不傳受命。言訖，王君與君還西城，依承真訣，按而行之。三年，目有神光，面生玉澤。王君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立壇結誓，不許宣泄，迺使君歸，仍告之曰：子道已成，後百年求我於南嶽，授子仙任於吳越矣。君既辭師，帶索混迹，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君父母尚存，父見怒曰：爲子不孝，不親供養，游走四方，吾當喻汝爲不生之子。欲杖罰之，君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道法遁世。事不兩濟，雖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天丁之兵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意未釋，亦欲驗君情狀，示衆不惑，於是舉杖向君，杖即摧折，

段段飛揚，穿柱陷壁。父悟不凡，迺止。君曰：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即有所傷耳。父又曰：子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封曰：人有天祿終及，積惡罪重者不可更生，其橫受夭折，則可令起。君迺召社公，父聞，在中庭問社公曰：此村中已死者，誰可召還？社公答云：某甲李乙。君曰：速約勅所關，由使發遣之，須事了詣來白狀。至日入後，社公來白事，某甲李乙事已決了，便可發出。遂告死者家人掘地發棺，死人氣息但不能語，舉而出之，三日能坐語言，了了如是。發數人塚，皆遂生活，更數十歲迺復死耳，遠近咸稱爲神明之君。後日，貴盛諸侯互有所請，君擁閉神關，塞妙杜驗，告之曰：我昔學道，精思深山，山靈附我，因協以驅使之耳，非己自達其神，能死生於萬物也。或迫之不已，君亦佯自篤病，以至於殆矣。淵池枯囊，變適無倫。時人雖奇其有道，亦不能測其有爲也。後十餘年，君父母壽考而終，居喪盡禮，停家凡五十三年。仲弟即定錄君，

漢景帝時察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正和二年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季弟即保命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爲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拜西城校尉上郡太守。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仲弟時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父老少長祖送者數百人。君亦在坐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震林司命君，總統吳越死生之籍，領拔學道，試校羣仙，此亦上真宗師神宮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費，吾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衆賓皆相然。至期，君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青縑帳屋，屋下鋪白氈數重，容數百人坐。遠近相語，此家得道當去。小大並集，來者塞道，客廼數倍於送弟時。但見金槃玉杯、奇肴珍果自至人前，光景翕赫，不可名狀。絲竹金石，聲動天地、芳香之氣，

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君廼與家辭，次語宗族子弟曰：夫真仙道隱，貴在迹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反迷耶？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耳。季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祿來尋於我。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此山內有靈府，衆洞相通，穴岫長連，真洞仙館也。昔與聖師期，宜先於此以自清勵，恭伺天命，然後鎮彼大霍，居于赤城矣。言畢周辭，即登羽車，參駕龍虎，浮空而去。東行十餘里，忽然不見。時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遂過江暫治句曲，內游洞宮、推拔真仙外，立茅舍於山之北，即今下泊宮是。領統地官屬籍，關決生死。黑虎馴衛，白鵠交往，靈著江左，道惠百邑，吳越之境競爲臣僕，邦人因改名此山爲茅君山。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著於民口，始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

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有實耳。於是各棄官還家，以日仄之年修糟粕遺事，未有補益，廼相謂曰：家兄得道，非他人也，何不往從，親稟口訣而廼按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遂以元帝永元五年壬午三月六日度江，求兄於東山相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謝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流洎風塵，希世臭味，垂纓漢朝。闔門完全，位至守相，享年壽考，皆兄神祐覆護之恩。蒙蔭以來，日用不覺，一旦失兄，若無天地。人非金石，命當有盡，年已朽仄，常慮奄忽，呼吸寄生，不朝則夕。昔日歸家，修兄遺事，不受真訣，未獲其效。越江來侍，規稟訓誨，願賜長生，濟弟無死。君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於教。二弟服青芽始生咽氣液之道，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後語季偉曰：卿宜服黃帝四扇散，我昔受之於高丘先生，今以相傳耳。又語思和曰：卿宜

服王母回童散，思和體中損少於季偉，故宜服此，以填精補腦耳。夫此二方，皆妙法也。二弟具受教勅，迺服藥咽氣，勤精靜思，又施行諸爲生生之戒慎者，如是十八年，色如處子。君曰：藥已行矣。迺受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中，神光始現。君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仙道成矣。君迺啓王君，自陳二弟蒙天恩濟度，得爲地仙。仙法，要當佩籙受策，帶真極之符，然後書署處官，掌領所司，乞願推恩，平其覆蓋。王君曰：子少學道德，勤心不懈。吾憫汝至志，是以相成，堅心關奏，爲子保舉之主，太上垂許，賜命神仙。二弟賴卿蔭祐，享年富貴，驕淫敗氣，止存視息，年出一百，非復學道時也。得神散、靈方，變化久視足矣，詎宜便受職署，爲地上之仙位乎？且曠古以來，兄弟俱仙亦爲少矣。然子高祖得道，仁加萬物，積德所及，迺鍾子身。慈心仁和，每修陰功，誠可愍也。子屢請乞二弟仙官之職，今重賜玄水

玉液丹，可使長齋而服之。慎他宣示，別宜關啓太帝，而保效之信，子當自將以來。于時二弟雖內通神靈，外攝六丁，至於天真大神，如王君之儔，猶未肯降見，明高卑不倫矣。君使二弟清齋服藥食芝畢，復相與心齋三月。詣青童方諸宮，書名金簡，次詣西城洞宮，朝見總真上宰，南詣衡山朱臺，謁太虛赤真人，歸方諸，請地仙三真之策，造赤城，受真變神符，又之羅霍，求華旌繡幡，迺上登九宮詣金闕，受聖君之書，頓首於闕下者三月。聖君迺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使上詣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中請朱官使者，下拜固、衷於金闕下。須臾，使者二人及侍從數千人俱。使者手授紫素之書，以付固、衷。紫素策文，二見誥副墨篇。受書訖，君勅二弟辭，還所治，是以季偉有地真上仙定錄神君之號，思和有司三官保命仙君之位焉。各依紫素之命封蒞所治，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於二君矣。大司命君住句曲四十二年，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年一百

四十有五。是歲八月十八日己酉，南嶽赤真人、西城王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同造君于山中。時天皇大帝遣逸域宮繡衣使者，授君以神璽，玉章。太微天帝君遣三天左宮直御，賜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賜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賜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曜靈飛夜光洞草，使拜而食之。佩璽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鈴畢，使者告君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食金闕燕胎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東宮流明金英，則有司錄之任。食長曜靈飛夜光洞草，則當爲真伯，兼主總左右御史之任。子今日盡食之矣，壽同天地，位爲司命上真東嶽卿君，都統吳越之神靈，總帥江左之山元也。言畢，使者各去。須臾，五帝君各乘方面色車，從官來下，銜大帝之命，授君九錫冊文，九錫文見誥副墨篇位爲司命東卿上真君，文以紫玉爲版，黃金刻之。君伏受書署，再拜畢，靈官上真五帝各去。唯師王君、西

王母留後，爲君大設天厨，王母命諸侍女作樂，復歌玄雲之曲曰：大象雖云寥，我把九天戶。披雲汎八景，儵忽適下土。空同□玄音，至靈不容冶。大帝□□□，□悟風塵苦，頤神三元中，納精玉闕下。遂乘萬龍椿，落鳳盼九野。又曰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嵯峨。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昇絳庭，下游日窟阿。顧盼八落外，指點九空遐。忽已不覺勞，豈悟少與多。撫璪命衆女，空遐忽已和。妙暢自然同，是爲玄雲歌。靈詔肆天韻，真音辭無邪。歌訖良久，俱詣二君之宮。二君頓首奉迎，北面稱小臣之敬。王母告之曰：汝道雖成，所聞未足。我當爲汝二人有所要以受汝於此矣。須臾，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二君亦不知上元夫人是何神也。云：西龜九靈太真王夫人。敬謝，但不相見，已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茅固、衷道成，適來視之。久不向人間，主客對坐，邑邑不樂。夫人能暫來否？答能屈駕，當停相須，侍女既去，少頃而

返。上元夫人亦遣侍女答相聞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仰戀光潤，情系無遺。密香至承降尊茅固、衷處，聞命之際，登當整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希林，枝定三元錄，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遂便束帶，願暫小留。二君因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爲何真也？王母曰：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真，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也。當二時許，上元夫人生來時，聞雲空之中簫鼓之音，龍馬之鳴也。既至，從官數千人，皆女子，年齊十六七許，形容明逸，多服青綾紋衣，光采耀目。夫人年可十八九，靈儀絕整，服赤霜之袍，披青毛錦裘，頭作三角髻，散餘髮至腰，載九晨耀日之冠，帶六出火玉之珮，腰鳳文琳華之綬，佩流黃輝精之劍。入室，向王母拜，王母止之，呼與同坐。北向上元夫人設厨，迺不異王母所設。王君勅二君再拜，自陳曰：固、衷受性頑鄙，生長濁亂，面墻不啓，無聞道真。然貪生畏死，宗奉師元。今日成拔，此迺天願，唯垂衷告。夫人

愍二君之向真，惟靈妙之未啓，迺勅侍女宋辟非出《三元流珠丹景》、《道精》、《隱地》、《八術太極綠景》，凡四經，以傳于二君。王母復勅侍女李方明出《玉珮金璫》、《太霄隱書》、《洞飛二景內符傳》。司命君上元夫人有言於王母曰：阿母，隱書之妙，上真內經，封之，金臺，佩入太微，迺徑輪而前衛；文大武卻，伏抱關出，登上清則振身瑤房；左邀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下盼太空；汎彼天津，則乘雲騎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輿，靜則宴寢金堂。此文妙矣，所謂玉珮金璫也。環有《三元流珠丹景》、《道精》、《隱地》、《八術太極綠景經》，能返老還少，卻白迴嬰，摧折千魔，驅策百靈，致明月之黃華，得白日之赤精，藏軀翳景，萬物化生，出水入火，叱咤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在身，與天相傾耳。安及太霄隱書，八會之奇文乎？用之眇邈，可以登玉京之宮，紛紛飄飄入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坐司

命之床，挹鳳腴之醴，漱藥丹之觴，駕八龍以凌空，御虛落紫雲而高浮遠翔。於是上元夫人下席起立，左手執四部經，右手執受書盟，仰天向二君祝曰：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登希者妙，守氣者生。至心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榮。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左右招神，天元策靈。可以步虛，可以淪形。長生久視，與天同明。違盟泄漏，禍必族傾。各宜慎禍，敢告茅生。祝畢，二君拜受靈書，抱之肘腋焉。王母亦下座，手執太霄隱書，復命侍女張靈子把交信之盟，對司命君啓手授書，向天而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精激氣，滄澤玄清。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霄隱書，玉珮金璫，玉景八會，寶洞上章。登行太極，上清瑤房。泄則受考，身獲天殃。受者慎之，敢告茅盈。君伏受隱書，宴集受事粗畢，西王母、上元夫人各去，唯王君復留。於是君與二弟決別，而與王君俱之赤城玉洞之府也。道次諸山川有司迎啓引者將以千萬

矣。臨去，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游盼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吾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留治此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迺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灾眚，邑無賊兵。時父老謠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游？三君往，曾各乘白鶴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迺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父老雖外承茅君仙真之靈祐，而實未睹溫顏於膝下。茅君亦潛閑洞宮，頤神葆真，忽臭

味之交馳，遠凡俗以靜身，故不復外接衆庶耳。唯好道骨挺之子，時得抽引相見。至於澤溉萬物，德加兆民，已陰爲用也。時人惟此靈德之洋溢，同於天地大神，亦顯聖道之無心，因民情而爲感矣。遂迺相率，扶老携幼，挈糧壺漿，共起壇積基，立廟觀于山中。窮工肆巧，結構連阿。圖三君之像於丹青之榜，書神靈之德於能宣之筆。播殖百果，竹栢成林。決利清流於毗陵之元。虎豹衛灾，巨狩備關，素鴻玄鳥，翰飛戾天。勇者懾其武，仁者懷其文。農夫感敬於洪澤，萬物宗庇於靈信。垂死者必獲其生，學道者棲慕于墻岸矣。明帝永平二年，詔勅郡縣，修靈山大澤能興雲雨有益百姓者廟，如陳國老子廟、會稽夏禹廟、丹陽句曲茅真人之廟，長沙湘水黃陵二妃、屈原之廟，有是此之比者，皆德遺黎民，道匠萬物。或標聖母之高軌，或範聖賢之靈蹟。是故象以銘器，廟以期神，皆當因而營護，使守而修之。時邑人通呼此廟爲白鶴廟，而實不知司命君早已東

之赤城也。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或聞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白鵠者，是服九轉還丹使能分形之變化也，亦可化作數十白鵠，或可乘之以飛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二君性好音樂，其有所持念人每入廟者，一君常從方諸宮及西城請天妓。天妓來時，皆聞虛空之中有音樂之聲來下稍近。既到，管弦歌音，非人世所聞，清哀激洞而不可名。終日廼遣妓，妓去亦復並作，並去漸遠，良久廼不聞。夫此之神者，是能變化假景因百姓之心，以順其情耳。本真定形，故自燕逸洞臺，頤光潛輝乎定錄。君曰：句曲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東卿司命監泰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流，並受司命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

並得真道，後入泰山友子小白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李翼，字仲甫者，京兆人也。與司命君俱事西城王君，仲甫爲入室弟子，司命君爲北牖弟子，但仲甫所受業異，恒服水玉，有效，能步斗隱形，晝夜行三綱六紀之法，又作白虎七變，百餘歲，轉更少壯，與司命君同受還丹一劑，服而歸家。仲甫相識人相去五百里，常以張羅爲業，當晨張羅獲一大鳥，視察之，廼是仲甫。語畢別去，言已，復是日還家，在民間二百五十年。漢靈帝時，入西嶽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君初發時也，受書爲西嶽副司命，每自歎云：吾受業，少不如茅叔申，此亦吾之命也。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元放，元放修之亦變化萬端矣。

茅山志卷之五

茅山志卷之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括神區篇

句曲山《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山形似已字，故以句曲爲號焉，隱居六小澤，即今赤山湖，從江來，直對望此山。又曰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爲句容里。周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内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乘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廼復因鵠集之處分爲大茅君、中茅君

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隱居》云：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句容，延陵，唐並屬潤州，宋分句容屬江寧府，熙寧中廢。延陵山東及南今屬錢江金壇縣。

華陽洞天《太元內傳》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虛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地上耳。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正方平，其內空虛之處一百七十丈，下塘猶有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空玄之中。句曲之洞宮有五門，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仙人卒行出入者，即若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

也。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其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元史左元放既得道，聞此神山，遂來山勤心禮拜，五年許，迺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具也。嘆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神靈往來，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府矣。

金陵地肺福地，按《洞天福地記》，福地有七十二，地肺福地爲第一，即金陵之地是也。金陵之地出於內傳，其地水至即浮，故又比之於肺。《抱朴內篇》別有地肺山，迺玉溜嶼。又商山亦名地肺，今以內傳爲正保命君受言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人又曰：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灾厲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丘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太元內傳》曰：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

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甘美，居其地必得度世。《河圖要元篇》亦曰：迺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定錄君受言，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上，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內傳》又曰：金陵之左右有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又《名山內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孔子福地記》曰：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岡者，亦金陵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右弼王真人受言，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矛盾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仿佯耳。

山

大茅山，在元符宮南，獨高處是司命君白鶴所集處。定錄君受言，大茅

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磐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埋藏於此。又言，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聚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父居若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山頂常現神光，謂之丹光，一日天燈。舊有石壇、石屋，今爲殿宇，祀三茅君古石像。歲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爲司命游盼之會，四方之人來山禮覲，盛作靈寶齋事，今古弗渝也。

中茅山，在積金山北，長嶺獨高處。定錄君受言，中茅玄嶺上，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於此，深二丈許，培上四面有磐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皆小赤色，飲之益人。山下左右有小平處，可堪靜舍。今三陽百姓間得長壽者，謂朱陽、太陽、北陽三村也。

小茅山，在中茅北。《太元內傳》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

章邕齋黃金、白玉、銅鍾五枚贈於句曲三仙君。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吳倫齋黃金玉帛獻三仙君。

積金山，元符宮之陰，定錄君受言，大茅後、中茅前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積金山。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迺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隱居曰此即隱居，今所住處，東面一橫壟純是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坼開，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迺颼颼而有風。

金菌山，積金東凹獨小山，是定錄君受言句曲支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隱居曰：今人不復知有菌山者，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倉困之困，形如困也。按大茅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鑪，又近積金，正此是矣。

華姥山，在崇禧宮南。昔女仙人孫寒華修道於此，有廟久廢。此山夜中多見光景，或以爲丹芝靈氣，居人常望見之。

丁公山，崇禧宮之陰。相傳漢初丁令威仙舉其上，不知遼東，何得遠來此山？豈道成分身，任意之所至也？

丁山在拱辰峪東。

虎爪山在丁山西。

雷平山，在雷平池上，定錄君受言。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此。

鬱岡山，在小茅東北，一名大橫山。林木蔽翳，望之鬱然，故名。定錄君受言，雷平山之東俗人呼爲大橫山，其實名爲鬱岡山也。《名山記》所謂岡山是矣。昔李明於此合神丹而升玄。

方隅山《真誥》云，雷平山之東北，良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三小山相隅，名方隅山。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幽人在世時心嘗樂居焉，今常游此。《隱居》曰：前云，李明合丹，即此是矣。幽人者，許掾去世後，不欲顯名，故自稱幽人耳。

三公山，在燕口洞東南。

青山，在鬱岡東，其西一山名西青山。

麻姑山，在鬱岡西。

銜珠山，在雷平南。《玉匱記》云，俗呼獨女山。

獨公山，在小茅北。

小竹山，在小茅東。

良常山，《太元內傳》曰：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迺至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山。李斯請書，迺還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臣，饗從官。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爾迺羣臣並稱壽，喚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鍾，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告兆，大小咸善，迺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良常之意從此而名。又曰：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

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又曰：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累石如竈形，間或有寄生樹，樹形如曲蓋形，此處正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洞口西北有一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舍也。

泰望山，在丁角路良常東北，小尖，山上下俱路者是也。始皇亦駐此山，顧望丘阜。

龍尾山，大茅一嶺直至山東金壇界，宛如卧龍。

三角山，在華蓋峰北。

海江山，在慶雲洞上。

雲堆山，在皇甫峪南。

仙菲山，《真誥》：姜叔茂種五辛菜以市丹砂。《隱居》曰：今呼爲菲山，在大茅西，甚多大菲，俗呼石龍山。

鼈足山，在仙菲山西。

大靈山、小靈山，並在鼈足山西。

竹山，在疊玉峰南。

吳山，《隱居》曰：自大茅南，復菲山、竹山、吳山、方山，從此疊嶂，達乎吳興天目諸山矣。

方山，《真誥》：大茅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隱居》云：此山去大茅可二十許里，下有洞穴。

峰

颺輪峰，大茅東連峰是也。事見《稽古蹟篇》。

五雲峰，積金東南對山。昔三茅君各乘飛雲現于峰頂，人民共睹，藩鎮上聞。有詔若曰：故得卿雲煥爛，仙相分明，能均五色之光，徧覆三茅之頂。時許長史在都，常向方遙禮，每云：遙瞻三秀，冥運一心，故得感通，高真用意也。

道祖峰，在積金之陰。

疊玉峰，在大茅東。

華蓋峰，在疊玉東。

白雲峰，在中茅西。

抱朴峰，大茅北連峰是也。

長隱岡，一名伏龍岡。《隱居》

曰：岡在郭真人池南岸，一壟長緩而隱嶂，故名。此岡上純是細石，非可居，唯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

可住處。義興蔣負芻等並立曰舍於岡下。近長史宅四五里。

栢枝壟，在華陽南洞。

桃華崦，在小茅北，林壑幽邃，春時花卉紛敷，不異武陵源也。

拱辰峪，一名拱辰寨，在中茅東北。劉先生際遇元符宮爲建宮，仍勅

江寧兵士二百人以充巡邏、灑掃，因立寨峪中，詳具宋史。

皇甫峪，在三角山。

楂子峪，在三角山北。

黑虎谷，在中茅、小茅間長阿之西。

洞

真人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謂洞庭，人頭中空虛謂洞房，是以真人處天、處山、處人，所謂出入無間。蓋天地之有山洞，猶人身之有腠穴，神氣之所行焉。《太元內傳》曰：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合五門也。《隱居》云：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栢枝壟中，

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未顯。定錄君受言：東便門在中茅東小阿口，則西便門應在，今呼作石墳處也。

華陽南洞，在大茅山下栢枝壟中。唐越州刺中裴肅，字中明，造松子石案，用以朝真。

茅洞，在元陽觀石壇下，即南面之西便門。定錄君受言，大茅山有小穴，在南謂之南便門，但精潔齋，心向於司命，又常以一日望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

華陽洞，東便門。定錄君受言，中茅山東有小穴，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磐石掩塞穴口，故餘小穿如杯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磐石穴時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而入，易於良常洞口。良常洞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自非已成仙人，不得其門而入也。

華陽西洞，在積金山東嶺下《隱居》所謂積金山洞，颼颼有風者是也。累朝金錄，投龍簡於此，即西便門也。

良常洞，華陽北大便門也，是爲保命君所治。定錄君受言，良常北垂洞口直山嶺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壁一雙，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培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始皇所履山川，皆禮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洞北石壇，即許真人掾燒香禮拜解化之處。《真誥》所謂北洞告終以此。

羅姑洞，在金茵山西，即九疑山女仙人羅郁也。

高居洞，與羅姑洞並石限界之。

玉柱洞，在華陽西洞南，中積石乳，四面僅容人行。

華姥洞，在華姥山，以孫寒華得名。

鄴都洞，在紫陽觀，事見樓觀部

篇。

小青龍洞，在小茅西朱砂泉上。

天窗洞，在積金山。

碧巖洞，在崇壽觀後，洞頂爲欽崙亭，古木危基存焉。

女仙洞，在碧巖洞東三十步，穴口下視如智井然，相傳任真人女得道變遁于此。

栢枝洞，在金牛穴南。昔人深入，聞太湖風濤鼓楫之聲。

慶雲洞，在海江山下。

黑虎洞，在華陽南洞九錫碑之左。

黃龍洞，在九錫碑之右。

南斗洞，在三角山女官妙法庵。

海泉洞，在皇甫峪，泉源深不可

測。

水龍洞，在白雲峰下。

燕口洞，在方隅山南，有洞室。女

仙人錢妙真遁化其中。淳祐五年，巡

檢使夏侯嘉貞與建隆觀道士詣洞投龍

簡，是夕雷震，洞戶開，一廳吏深入，遇

道士與來禽一，食之絕粒。

方隅洞，在方隅山上。《真誥》方

隅洞有二門，其一即燕口洞也，洞名方

源館，南通大茅南之方山，亦有二洞口

見於外。

夫子洞，在良常對山。孔子未嘗入吳，不知何以得名。

方臺洞，在方山下，有洞室，兩口見外，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得道者處焉，世人呼爲白石洞。

青龍洞，在哈幘山，去方山十餘里。哈幘山，今人呼爲丫頭山，在溧陽

州界。《隱居》曰：有大口見外，昔有

人深入，見一大青蛇，因相與呼爲青龍

洞。其洞弘廓深委，凡迹可至也。

華蓋巖，在石墨池上。宋末，詔舉

邑令張樵卜居其前。

候仙巖，在碧巖洞東數武。

霧豹巖，在碧巖洞下。

碧玉巖，在丹谷泉上。

衆真巖，在茅洞側。

錢真人誦經巖，在燕口洞上。

金牛穴，在栢枝洞東，秦時採金，

獲金牛，爲女子所觸，遂擲而出，取之

不可，逐牛至丁角，地名因曰上欄、下

欄。又有曰犇牛，牛犇入海，不復睹之

也。《輿地志》亦云。

曲水穴，在碧巖下。

茅山志卷之六

茅山志卷之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括神區篇

水

東西楚王澗，舊記崇禧觀東二澗是也。並華陽西洞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前。昔楚威王游憩于上，故名。《隱居》云：隱居今所住之東面一橫壟，西南有大石壁，內有洞，外數步便有一湧泉水，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洞口又有一湧泉，水勢迺駛上者，冬溫夏冷，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損，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盡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按，橫壟即洞嶺，下解即崇禧觀，此水迺楚王澗也。

鶴臺澗，《隱居》云，度積金壟，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正菌山之前，陶塘澗。

宜春澗，在中茅東，任真人就東流

水合丹，正古洞天館之前也。

九曲澗，支流自大茅左脇而下達于菖蒲潭也。

大澗，在金菌山東。

流杯澗，在雷平山西。

碧榛澗，在大茅西二里，郭四朝真人嘗於其處種榛。

白李溪，在小茅北，展上公種白李處。

蒼龍溪，在良常山西，俗呼冷水澗。

喜客泉，在大茅北垂方池，數尺。

客至，泉即踴躍津津然，或臨以聲勢，則凝不為動，亦一奇也。一庵事孫寒華香火。

益人泉，在大茅東嶺上《登真隱訣》云，天市壇左右有泉，皆金玉之津，飲之益人。故名。

玉蝶泉，在鸞輪峰，西垂，二口貯泉，至冬一冰一溫，又名陰陽井。

白玉泉

靈泉，在積金山上。

洞泉，通仙橋一池是也。

玉砂泉，在中茅西。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於中茅玄嶺，泉水飲之益人。

朱砂泉，在小茅西。

鹿跑泉，大羅源之左，古人精修，

仙鹿為發此泉。

百丈泉，在拱辰峪。

饋飲泉，在大茅南垂，泉作乳色。

海眼泉，有二，舊記一在楊尚書山

房，泉湧能應潮候，當積金中茅之西，今西園一泉是也。一在石墨池西。

丹谷泉，慶雲洞之東。昔有道人

取水合丹，童子易他水，道人識之，由是得名。

田公泉

陶公泉在皇甫峪。

玉液泉，有二。其一在仙人捧石之北，其泉甘香，微若乳色，能已腹中諸疾，今見其正白，亦呼為白泉。一在三角山玉液庵。

撫掌泉，一名冬溫泉，在昭明讀書

臺下，聞擊掌聲，泉湧如沸，方池常湛如也。

一勺泉，在昭明讀書臺後巖上。
天池，在大茅頂，神龍所都，大旱不涸。

豢龍池，在天聖觀，大中祥符間勅取龍子，御製歌送還山。

碧玉池，在天聖觀碧玉天帝殿前。

放生池，在常寧鎮東。

石墨池，即菖蒲潭。漢費長房學道于此。書符滌硯，澗石悉爲墨色，至今用池水合藥，有奇驗。

玉津池，在崇壽觀前。

周真人池，隱居弟子周子良池，在靈寶院。

雷平池

郭干塘，在長隱山東數里，村名郭干，迺郭四朝真人外解，有一塘水常滿，鄉人涸之，輒有雷電。至今請雨有驗，每朝真日，異香襲人。定錄君受言。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思和，游看原阜。

赤石塘

梅家塘，在海眼泉西。

陶塘，在雷平山西。

護軍潭，在丁角路傍許長史之外解。每自外還，先於此沐浴、齋潔，方入山，其精虔如此。

白龜潭，在銜珠山前。梁天監中，隱居弟子周子良築靜室朱陽館，因積茅覆屋，後有殘茅，周往斂積，見一白龜，長可六七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唯厝上有黑文，狀如符書，不可識，提取玩弄，復放之潭，去數百步外，來此積茅中，是表真瑞也。詳見《周氏玄通記》

大羅源在中茅西。

桐華源，在鶴臺澗上。

霞架海，在桐華源上。

丹砂泓，在燕口洞東。

陽谷汧《太元內傳》金陵福地詳之矣。《隱居》云陽谷汧，源出中茅前，大茅後，數水相注，合爲一汧。諸水無註者，事見稽古蹟篇。

壇石橋亭

九層壇，有二。其一在乾元觀，朱

觀妙所築。一爲上清宗壇。

建。

禮師壇，在雷平頂，南唐王貞素

火浣壇，在玄洲精舍。

八卦臺，在茅洞東。

仙女臺，在豐玉峰。

釣魚臺，中茅嶺南危石是。

鶴臺，在金茵山後。

鶴廟頂，在中茅西。

鳳凰阿，在鶴臺前。

金星峴，在豐玉峰南，金沙布地。

青玉峽，在丁公山東，奇石林丘，

即深秀軒故址。

捫霞磴，在碧巖下，徐楷大篆石

上。

陶公醉石，在中茅嶺。

仙人捧石，若有人山阿，當大茅西

垂也。

雲根石，在白雲峰下。

棋盤石，在白雲峰上。

動石，在中茅頂，一人可撼，多人

不能動。

降真橋，在小茅西句容路三十里。

通仙橋，直元符宮嶺下。崇寧間，

劉先生建宮時創。

常寧橋，在常寧鎮。

燕洞石，橋橫絕兩崖，形如按劍。

繡衣亭，相傳但云是大司命君受

九錫處。今指大茅西嶺，上二三大石危立向西，南崖下小平處，爲故基也。

九錫亭，在南洞，以覆九錫文碑石

柱篆，刻自然弟子徐楷敬謁華陽洞天，唐宋題名餘皆缺折。

碧巖亭，在碧巖洞下所，存宋相史

公浩□書榜。

嶽峯亭，在碧巖洞上。

繡羽亭，在福鄉井，上覆井銘碑。

朝真亭，在華陽西洞門。

朝山亭，在大茅北垂。

半山亭，在大茅半嶺。

宜春亭，在拱展峪。

彤霞亭，在中茅前。

白雲亭，在中茅北。

西龜亭，在柳汧上。

迎恩亭，在常寧鎮北。

常寧鎮，在句容縣東南五十里、金

壇縣西六十五里。宋天聖間，朱觀妙

請于朝，爲游人行估憩息之所。

北鎮，在玉晨觀西。

西園，在積金山西平地。

鹿墳，在山南大路傍，事見《劉先

生傳》。

茅山志卷之七

茅山志卷之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稽古篇

天市壇，定錄君受言：天市壇石之下，正當洞天之中，中央、玄窗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所以爲名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磐石於洞天之上耳。舊記在積金山頂。《隱居》云：天市壇石，未知的何處在，以鸞輪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又疑洞天中央不應迺近南門，復恐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處。一曰：仙人市壇，《真誥》保命丞趙威伯善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登天市壇上，奮髯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欬合，零雨其濛矣。

鸞輪迹，《真誥》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鸞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隱居》云：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

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此爲鸞輪迹。夫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鸞，右服名欵，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左驂。姜巴路，定錄君受言，秦時有道士周太寶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山下，種五果，並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巴者是矣。《隱居》曰，今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爲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並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立，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也。

雷平池，在雷平山前。《真誥》周時有雷氏養龍于此。定錄君受言，今舍前塘，迺郭四朝所造也。高其墻岸，益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墻頽下耳。四朝常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航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藏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楫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兵林中。其一。

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蟪，孰盡汝車輪。

其二。

游空落飛鸞，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翻扇天津，晻靄卿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三。駕鸞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瑤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跡滅。其四。山下居民今猶呼一平澤。地爲郭干者，是四朝之姓尚存於民口乎。

赤石塘，定錄君與許長史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爲往來之階，而竟不就事也。長史答書云：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爲往來之階，此迺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修墾，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隱居》云：此田迺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迺佳。而云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闕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

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殖，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迹，且兼爲百姓之惠也。

田公泉，即柳汧泉，一名柳谷泉，在雷平池東南一里。定錄君受言，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味同，云是玉沙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爲異。蓋古有田叔者居雷平山，後得道，名泉以此。茅君丹井，在下泊宮。

李真人井，玄洲真人李明鍊丹井，在鬱岡方隅洞之東。

許長史井，在玉晨觀。隱居云：大明七年，有述墟父老徐偶云，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只在今廨，前烏柏樹處應是，似猶有齋堂，前井存于時，草萊蕪沒。即芟除尋覓，果得磚井，土已欲滿，仍掘治，更加礮累，今有好水，色小白，或云似長安鳳門外水味也。二口共一水，冬月氣分寒燠，一名陰陽井。

葛洪井，在抱朴山庵稚川。丹陽句容人許長史孫黃民娶稚川孫女，相傳山居其處。

陶真人丹井，在華陽上館前石橋之東。水甘冷，遇旱不竭。政和初，道士莊慎質修索得之，初去土三尺許，得石井，欄已破，段合之，尚全。環刻大字云：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唐陳懋宣書及見磚甃，又穿數丈，獲一員研，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一鵲尾銅鑪，仍見沙石間有丹一粒，大如芡實，光采射人，亟欲取之，隨墮井中。鑪、研藏華陽，經寇攘，亡之。又一井在靈寶院周真人池側，亦隱居丹井也。

昭真臺《真誥》翼真檢叙論真經，每云，還封昭臺。蓋隱居宗修楊許三真上法。此為藏經之室。山中久經盜斂，寶書真蹟散逸無餘，雖有志學之士，何由復見真人手澤，至此慨歎而已。玉晨觀靈寶院即其地。

青壇素塔，按舊館壇碑，東位青壇，西表素塔。今塔已廢，壇亦非舊初，皆隱居所建，表兩教雙修之義，當在玉晨觀。

昭明太子福鄉井，在南洞讀書臺東。

昭明太子讀書臺，在福鄉井上。

明皇受籙壇，在玉柱洞側。

越翳王塚，在大橫山下。定錄君

受言，鬱岡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塚。《隱居》云：越翳王是勾踐四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胥山穴，國人燻出之，後於吳徙還會稽，以周宣王十一年為孫諸咎所殺。不知那得遠來葬此。或當有神異處也。今尋視，未見指的墳塚，而如有兆域處者。又按，至德遜王吳太伯，初逃句曲中山。足知茲山為聖賢棲託，自古然矣。

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貴人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往觀焉。唯鐵繩縣一空棺，內有一劍並孟鏡各一而已。其壙甃甃環繞，相次成

文，隱起甃上，其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靈嶽以委迹，游太空以棲神。書蹟神妙，當是隱居手書。墓既開，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淳一後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長樂林希子中所傳如此。

隱居鍊丹鑪，迹在華陽上館。其地以水巽試之，逡巡，地乾如月暈然。

王法主墓，在常寧鎮北路東。唐太平觀華表在。

桐栢先生墓，在隱居幽館之右。

玄靜先生墓，在伏龍岡西南，去雷平池二十步。

韋宗師墓，在玄靜先生壽宮之左。

茅山志卷之八

①指：疑當作「只」。

茅山志卷之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道山册

道德經五千文

按《登真隱訣》、《隱居》云《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手書張鎮南古本。鎮南即漢天師第三代系師，魯魏武表為鎮南將軍者也。其所謂為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數系師內經，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來闕一，是作三十幅應作卅幅，蓋從省易文耳，非正體矣。宗門真蹟不存，今傳五千文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

上清大洞寶經篇目

《上清大洞高上三十九章經》、《上清金真玉光經》、《上清八素真經》、《上清九真中經》、《上清金根玉經》、《上清躡行七元經》、《上清七十四方經》、《上清三天正法經》、《上清黃炁陽精經》、《上清青童內文經》、《上清金闕靈書

經》、《上清紫度炎光經》、《上清三九素語經》、《上清三元玉檢經》、《上清石精金光經》、《上清丹景上道經》、《上清神洲經》、《上清三圖經》、《上清九赤班符經》、《上清消魔智慧經》、《上清曲素訣辭經》、《上清白羽黑翮經》、《上清素奏丹符經》、《上清金璫玉珮經》、《上清龜山元籙經》、《上清玄紀九霄經》、《上清四十四方經》、《上清太霄琅書經》、《上清石景水母經》、《上清太微黃書經》、《上清豁落七元經》、《上清洞玄大有經》、《上清金虎真符經》、《上清神虎真符經》、《上清神慧高玄經》、《上清丹章綠字經》、《上清五晨金華經》、《上清高上曲素經》、《上清帝君九陰經》、《上清步虛玉章經》、《上清金玄羽章經》、《上清黃書高上經》、《上清太上九晨經》、《上清玉景太元經》、《上清玉景金書經》、《上清紫精洞房經》、《上清元始鳳文經》、《上清五帝鬱冥經》、《上清素靈童丹經》、《上清三五元籙經》、《上清太上龍躡經》、《上清法誠玉章經》、《上清金母求仙經》、《上清三元浩篇經》、《上

清太陽七精經》、《上清四極明科經》、《上清五老真文經》、《上清日月精華經》、《上清赤書玉訣經》、《上清洞景金元經》、《上清靈素上篇經》、《上清大乘妙林經》、《上清金房度命經》、《上清太丹洞房經》、《上清黃老迴元經》、《上清高元真法經》、《上清高上五老經》、《上清清朝禮上仙經》、《上清玉晨五老經》、《上清解胞胎上經》、《上清鎮五臟上經》、《上清太帝大有經》、《上清太真求仙經》、《上清大洞守一經》、《上清三洞混化經》、《上清四真內神經》、《上清六陰洞微經》、《上清元始歷化經》、《上清九丹上化經》、《上清洞神經》、《上清步罡經》、《上清道君玉註經》、《上清太上始青經》、《上清智慧消魔經》、《上清太微金簡經》、《上清三天正法經》、《上清太上迴元經》、《上清無上真藏經》、《上清八素大丹經》、《上清黃庭二景經》、《上清黃庭養神經》、《上清玉京山妙經》、《上清太極秘要經》、《上清道君守三元真一經》、《上清道君守丹元上經》、《上清金闕守三元真一經》、《上清

皇人守三元真一經》、《上清太極錄景經》、《上清青芽始生經》、

上清大洞寶錄篇目

《上清二十四高真玉錄》、《上清曲素訣辭錄》、《上清羽章錄》、《上清洞真錄》、《上清元始譜錄》、《上清上元錄》、《上清中元錄》、《上清下元錄》、《上清玉檢錄》、《上清神虎真符錄》、《上清金虎真符錄》、《上清素奏丹符錄》、《上清瓊宮祕符錄》、《上清內思上法錄》、《上清五帝錄》、《上清三天正法錄》、《上清黃書八素錄》、《上清八景晨圖錄》、《上清洞真八景錄》、《上清龜山元錄》、《上清龜山元命大錄》、《上清龜山真符錄》、《上清洞真八威錄》、《上清召龍錄》、《上清攝山精圖錄》、《上清七元上符錄》、《上清太玄錄》、《上清流金火鈴錄》、《上清回車畢道錄》、《上清回風合景錄》、《上清三錄蓬萊版札高上真書》、《上清大洞錄請法詞》、

衆真所著經論篇目

《元始天王紀》、《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太微天帝君紀》、《三天

列紀》、《青童道君紀》、《總真主錄紀》、《清虛真人玉君內傳》弟子南嶽魏夫人撰。

《太元真人茅君內傳》弟子中候仙人李導，字安林撰。

《魏夫人傳》、《楊真人傳》、《許真人傳》、《仙人許遠游傳》李遵撰。

《蓬萊都水監陶真人內傳》薛蘿孺子賈嵩撰。

《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從子翊，字木羽撰。

《陶先生小傳》吳興謝淪永明十年撰。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唐李渤撰。

《周真人傳》隱居撰弟子周。子良事行。

《玉晨觀石本加句天童經》宋大觀三年，道者梁悟真受。

《崇壽觀註本清靜經》宋宣和進士常州戴叔獻註。

《學苑一百卷》以下隱居在世所著書。

《孝經、論語、集註並自立意》十二卷。

《三禮序並自註》共一卷。

《註尚書手詩序》一卷。

《老子內外集註並自立意》四卷。

《抱朴子註》一十卷。

《三國志讚述》一卷。

《世語闕字》二卷。

《續世說》二卷。

《卜筮要略》一卷。

《古今州郡記》三卷。

《竿數藝術雜事》一卷。

《登真隱訣》二十四卷以下隱居在山所著書

《效驗施用方》十卷。

《合丹節度》四卷。

《夢記》一卷。

《鍊化雜術》一卷。

《太清玉石丹藥集要》三卷。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餌方》三卷。

《靈奇祕奧》一卷。

《消除三尸諸要法》一卷。

《隱居集》一卷。

昭臺弟子傅霄編、江總序、《陶先生文集》三十卷。

《陶先生內集》十五卷。

《周氏玄通記》四卷隱居集進弟子周子良威降事。

《易總》十五卷王法主撰。

《修真祕旨》十二篇以下司馬真人所著書。

《坐忘論》一卷。

《天隱子八篇》、《周易義略》三篇以下玄靜生所著書。

《老莊學記》三篇。

《內學記》二篇。

《本草音義》二卷。

《三玄異同論》、《道學傳》二十卷。

《道覺論》隱士爲樞撰。

右道山冊一卷，古文真經相傳品目如上。雜著等書采之隋唐經籍志，悉無存本。

鄭樵《通志藝文略》茅山道書目

《道德經雜說》一卷。

《靈寶經目序》一卷。

《服御五芽導引元精經》一卷。

《昇元步虛章》一卷。

《靈寶步虛辭》一卷。

《步虛洞章》一卷已上陸簡寂真人所

撰。《道德經註》四卷、《黃庭集訣》一卷、《上清握中訣》三卷、《導引圖》一卷、《金丹訣》三卷、《鍊服雲母法》一卷、《太清諸石變化神仙方》一卷、《經食草木法》一卷、《達靈經》一卷、《養性延命集》二卷、《養生訣》一卷、《真人水鑑》十卷、《周易林》一卷、《易林體》三卷、《易髓》三卷、《天儀說要》一卷、《星經》五卷、《三命立成筭經》一卷、《三命鈔略》二卷、《三命殺曆》一卷、《名醫別錄》三卷、《古今刀劍錄》一卷已上陶貞白真人所撰。《修真祕旨事目歷》一卷、《修真養氣訣》一卷、《靈寶五嶽名山朝儀經》一卷已上司馬真人所撰。《金藏經》二卷茅君撰。《授茅君歌》一卷晉太康時人蘇元明撰。《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宗撰《仙人許先遠游傳》王羲之撰《潘尊師傳》唐武后時人撰、《瞿童述》一卷温造撰，大曆八年昇仙。《三茅處士王潛傳》一卷無名氏。《茅山記》一卷、《茅山新小記》一卷並無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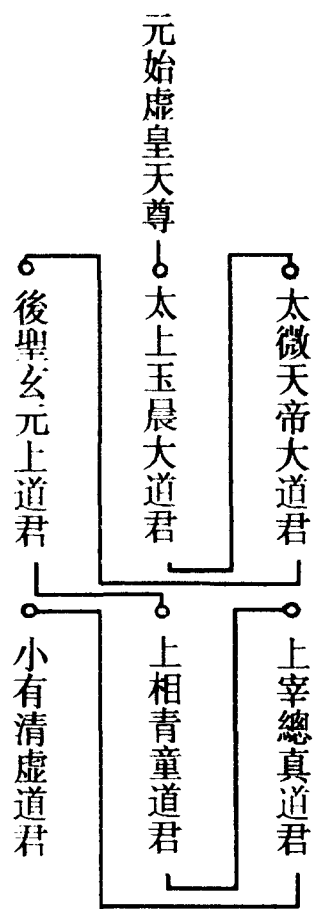
茅山志卷之九

茅山志卷之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

上清經錄聖師七傳真系之譜



上清道祖大洞至尊元始天王上皇天帝紫霞虛皇天尊

元始天王，迺玉清元始天中之尊。《黃庭經》云，上清紫霞虛皇尊。《玉緯經》云：虛皇者，大道之所理即大道之域，包羅三清道之祖也。《九天生神章》稱大洞尊神是也。

聖師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

玉晨大道君，居協晨靈觀陵巖之臺，治藥珠貝。闕館七映紫房。左帶神虎，右佩金真，龍冠鳳裙，羽襪錦帔。侍衛、天真、玉童、玉女各三萬人。所

謂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上清道君為老君之師，萬道之主。有傳紀名《八素上經》，又曰《太上隱書金真玉光豁落七元八景飛經》。《黃庭經》所稱太上玉晨大道君，正太上之尊也。

聖師紫宸太微天帝大道君

太微天帝為三十六天帝之主，治太微紫宸玉闕之內。授以金闕帝君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暎、迴霞、赤童、玄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採服飛根之道，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聖師金闕帝宸後聖玄元上道君

玄元上道君，地皇之胄，居瓊臺之殿，侍女從官三萬人。上升上清，中游太極，下治十天。乘三素飛輿，陰察鬱絕、洞臺、諸天、河海、翔盼小有，解駕龜山，以校試衆仙，隨才授職。五年一下游，一年一朝上清。有傳紀名《靈書紫文》，一曰《五老寶經》今《三天列紀》是也。

聖師上清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

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玉明青華小童大道君

青童大君，一號青蓋紫童，一號斗中真人，治東海大方諸宮東華山丹闕黃房之內。乘碧霞流景雲輿，帶飛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真。授涓子《三元真一經》，授太虛赤真人《消魔經》。以晉代降魏夫人家。嘗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與茅司命同至句曲，推校學者。有傳紀名《玉保洞觀經》，一曰《雲林上玄品》。

聖師金闕上宰西極西城總真道君

總真大君，姓王諱遠，字方平。益州西城山，即西極總真之府，領仙官五千人治其所，茅司命之師也。嘗降蔡經家會麻姑。漢安元年壬午，從老君降鶴鳴山，授天師張道陵經符千卷，降陽洛山，授清虛真人《清虛上經》三十卷。晉代復降陽洛，授道於魏夫人，及授楊許三真經法。歲以二日同茅司命游盼華陽，推校學真男女當為真人者。成都、括蒼、崑崙皆為總真仙府。王君總司太平下教二十四真人，是為

三洞教主。

聖師小有天王太素清虛道君

清虛真人，姓王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孫，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父謚文侯，母夫人司馬遷之孫。真人學道華陰山，感太極真人降授上法，總真大君《授上經》三十一卷，遂為盟傳之師，共載詣玄洲，請書真名，復還西城，又詣太素三元君，受流金豁落七元八景飛晨神策玉璽。太上遣賜繡羽晨蓋雙珠月明素羽瓊干丹絨錦旌，又遣齋成命之書。位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給玉童、玉女三百人，主領寶經。乘虎旂龍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輿，仗九色之節，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上清經錄至是上天七傳降世矣。

嗣上清第一代太師

上清道主南極紫真後聖上保太微玉晨聖后，領南嶽上真司命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女，魏齊王嘉平三

年辛未歲生。天才卓異，玄標挺拔，

少讀老莊書，服胡麻散、茯苓丸，常欲

閒居別處。年二十四，父母強令適南

陽劉文。幼彥，生二子璞、遐。幼彥為

汲郡修武縣令，子息粗立，迺齋居別

室，反修初服。以太康九年戊申歲十

二月十六日，夜半，感太極真人、青童

道君、搏桑暘谷王景林真人，清虛真人

來降，謂元君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

君勅我授子神真之道。遂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高仙羽玄》等

書三十一卷，手授元君曰：此書昔授

之西城總真君，今以付子。且語以存

思指歸行事口訣，迺去。元君時年三

十七。後幼彥沒，長子璞為齊司空，司

馬，次子遐為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

守，元君在世八十三年。咸和九年甲

午，清虛青童君再降，與靈藥兩劑，使

頓服之，剋期會陽洛宮。七日夜半，太

乙遣飈車來迎，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

神劍而化，往陽洛山。明日，青童君、

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凡四十七真

人降教元君於隱洞雲臺，眾真各標至

訓三日而去。元君研誦玉書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升，晨詣上清宮。玉闕玉晨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南嶽上真司命，秩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教學仙者，且宴會于清虛之宮。次，司命神仙請隸屬南嶽，迎官並至，諸真迺與元君俱詣天台霍山洞臺，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迺共適霍山矣。璞後仕至侍中，蒙使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君。以興寧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衆真降楊君家，自是屢降句曲，多從青童清虛三茅君，游真授非一華陽之傳始此。宋元祐，進封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大元泰定，國子司業虞集撰四十五宗師贊，其贊曰：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嗣上清第二代玄師

上清真人金闕上保檢仙司命東華

道君洞靈顯化至德真君，姓楊諱羲，字羲和，本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邁（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爲瑯琊王，進位丞相，用長史薦爲公府舍人，及帝即位，迺不求遷，叙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真妃降于家，講授要道。自是清虛清靈凡四十七真人數來降，或降長史山廨，所傳經誥，多轉使錄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爲許君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爲儷，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虛閒，祕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珍寶藏奇，幽真內煥。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察陰陽之氣，爲吳越司命之君。將乘龍駕雲，白日升天。君若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

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贊曰：

夷質虛閒，靈儔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煙。衆真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嗣上清第三代真師

上清仙侯金闕侍晨左卿司命太元廣德至仁真君，姓許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輿人。六世祖光徙居丹陽，以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後徵爲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真學。嘗慕兄遠游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真降，楊備傳經誥，定錄中君尤多示訓，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寔，虛樞於縣西大墓。《真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迺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

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贊曰：

夙緣應運，世胄承祉。妙敷人文，密贊神理。塵爵外縻，何間內修。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四代宗師上清仙公金闕右卿司命，東華侍晨混化元一真人仙侯第三子也，諱翽，字道翔，小字玉斧，清穎瑩潔，特絕世倫，生晉咸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真酬接書疏，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時年三十。耆舊相傳云：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日，視形如生。保命君授言，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魯也。自此，居方隅洞館，常去來四平方臺。《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掾。妻，建康令黃演女，名敬儀，生子黃民，廼

遣還家。黃民字玄文，年十七，仕至司農丞，元興二年避京畿亂，廼奉遺經入剡中矣。贊曰：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為？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五代宗師：上清仙卿保真先生，姓馬諱朗，一名溫公，字子明，浙東剡縣東關人。家素饒財，履信行義，爲鄉里所宗。聞茅山楊、許得道，盛傳南真上清經法，以其居接金庭天台，咫尺仙府，彌加崇慕。元興三年，許丞黃民載經避亂，君躬迎道左，延止其家，禮敬供養。元嘉六年，許丞還錢唐，封其先世真經一櫥子，留君靜室之中，且云此經並是仙靈之蹟，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疏，慎勿與之。唯分十數卷自隨，至錢唐感疾，慮不即瘥，遣人取經，君既得書，堅執先旨，謂親受教勅，豈敢輕付，遂不還經，許亦旋沒。君同弟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⑥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侍直香火，灑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

君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君家遂益富盛，資產鉅萬，累世壽考而終。贊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抄薄，莫之能保。羣真手遺，玉珮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六代宗師：上清仙卿輔正先生，諱罕，字子言，保真之堂弟也，同兄敬奉經寶。居士婁惠明者，先以在剡，意甚貪樂經法，而肩鑄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廼出都，令嘉興及秀真啓宋主勅，就馬家取經，比經至都，及呈景和於華林，暫開，勅以付後堂道士。即陸先生。《靈驗記》曰：二馬有保經之功，沒世之日，上帝命靈官持玉版召入金庭洞天，俱授仙卿之任。贊曰：

維昔茅君，兄升弟及。繼茲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七代宗師：上清監仙大夫九天掌籍宋國師，謚簡寂先生，丹元真人，姓陸諱修靜，字簡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真人蹠有

重輪，足有雙蹠，掌有大字，背有斗文，

篤^⑦好文籍，旁究象緯。及長，好方外游，南詣衡湘、九疑。訪南真之遺蹟，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迺友陶淵明、僧慧遠於廬山。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住後堂；真人不樂，迺授館于外。又勅會于華林延賢之館，王公畢集。真人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及季真取到上清經法勅付真人，總括三洞，爲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建傳經宗壇。教法大備矣。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錄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於夢，疾迺有瘳。所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趣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迺三月二日儻然解化。時廬山諸徒屬共見霓旌藹然下臨靜室，聞空中有言曰：上清監仙大夫降。俄而勅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贊曰：緬游靈嶽，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蕖。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

館虛林，想見遺躅。

八代宗師：紫微仙卿興世明德先生，姓孫諱游嶽，字穎達，東陽人。性稟淵淳，博學經傳，拜簡寂於仙都山，服^⑧穀精丸。居仙都四十七年，不與世接。後來茅山，簡寂見而喜曰：遲君來，吾高枕廬山矣。授以楊、許真法。未幾，簡寂化，詔先生主興世館，爲嗣宗師。一時名士沈□陸景真，陳寶識等咸學焉。弟子百餘人。先生嘗夢茅君曰：青華小童復降句曲，汝弟子中善護持之。永明間，陶弘景入山，先生異其丰神超邁，且聞身有斗文，因省所夢，曰：青華小童，豈非斗中真人耶？即盡授其法，累表乞還山，詔不允。永明七年五月十五日，沐浴遷神，年九十一。贊曰：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金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九代宗師：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宗元翊教真人，姓陶諱弘景，字通明，吳

荆牧濬七世孫，丹陽秣陵人也，生宋孝建三年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十歲見淮南八公事，便嗜養生之說。既冠而不肯婚，以資營未立，薄游下位，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從興世館孫先生咨稟經法^⑨，獲前真楊、許手書。於是啓假東游，詣婁惠明於大洪山，遇杜京產於太平山，尋鍾義山於甗山，謁朱僧標於天台，又獲真人手蹟十餘卷。還都，以振武將軍除奉朝請。永明十一年，迺拜表辭職，時年三十七，遂來山，自稱華陽隱居，嶺西立華陽三館，上館建層樓，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梁武即位，彌加欽重，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出居嶺東，有事于鱸燧。七年，以爲林巖淺近，復思遠游，迺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夜半出山，至永嘉楠江青嶂山。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住大若巖，修所著《真誥》。復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武帝有勅，迎還舊山，因詣鄖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攝戒。既歸，入住東澗。明年冬，徙朱陽館，又移鬱岡齋

室。先生山世所著書二百餘卷，弟子受經法者三千餘人。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篇》示桓法闈等，即日尸解，年八十一，屋中香氣積日不散。勅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窆虛樞于雷平山。先生神儀明秀，盼睐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衆矣。嘗言心中恒如明鏡，觸形遇物不覺滯礙。紫陽王君曰：陶公久入下仙之上，迺范幼沖等也。趙丞曰：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按此迺乙未年中事，見《周氏玄通記》，後二十一年先生始去世，仙位當更升也。贊曰：

高卧白雲，晨飡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炯。

十代宗師：上清少室仙伯唐國師金紫光祿大夫，謚昇玄先生，姓王諱遠知，字德廣，瑯琊臨沂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丁夢鳳鳥集其身。僧寶誌謂其父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以梁大通二年生。弱冠，師宗道先生，臧

矜進而宗修隱居經法，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歸茅山，居于洞西北嶺。隋，晉王廣鎮揚州，具禮迎請。既至，忽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大業七年，煬帝幸涿郡，召見臨朔宮，扈駕洛陽，奉勅詣中嶽修齋，復詔京師，建玉清玄壇以處之。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密告以符命。武德中，太宗為秦王，平王世充因與房玄齡微服謁先生，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迺審其實，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已而請還山。貞觀九年，勅建太平觀，賜田度道士七人為侍者。八月十四日，適因睡寤，喜形於色，謂弟子曰：吾向暫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六日，沐浴，入室，焚香，顧問侍者日時早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正衣冠就寢而化，年一百二十有六。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天后嗣聖加贈前號，時稱玉法主云。贊曰：

翩翩鳳儀，覽德不遲。或隱或來，景

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茅山志卷之十

- ① 九：原作「元」，據筭本改。
- ② 貝：原作「日」，據筭本改。
- ③ 以：疑衍。
- ④ 天才卓異，玄標挺拔：筭本作「天懷貞靜，玄識挺拔」。
- ⑤ 令：據筭本增。文：原本作「譽」，據筭本改。
- ⑥ 有：筭本作「虔」。
- ⑦ 篤：筭本作「嗜」。
- ⑧ 服穀精丸：原「服」前有「教」，據筭本刪。
- ⑨ 原文「法」後有「茅山」二字，據筭本刪。

茅山志卷之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

十一代宗師：上清檢校仙公唐國師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姓潘，諱師正，字子真，貝州宗城人。父真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口授以《道德經》。母卒，廬墓以孝聞。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見而奇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王法主爲煬帝所尊禮，每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愛道曰：吾甚欲子相從，然成就功道，非法主不可。由是師事法主，同還茅山。一日，謂先生曰：嵩陽迺汝修真之地，當亟往無疑。先生遂入雙泉中嶺間，居十許年，復深入逍遙谷，邈與世絕。上元三年，高宗幸東都，禮嵩嶽，召見先生，請作符書，辭不解。又問山中所須，答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中不乏。帝異之。調露初，再祀嵩，帝迺

幸逍遙谷，見薜荔繩床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唯兩瓢貯青餽飯耳，因即其地勅建崇唐觀。明年春，又以步輦致先生於洛城西宮，仍勅改嵩陽觀爲奉天宮。每手詔，具弟子姓名咨白，自是乘輿屢陟山阿。帝在洛陽，復召對，及請還，御製詩以送先生。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接見帝王，驚擾靈嶽。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則無累矣。永淳元年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曰：終身淨也。時造石室於北巖下，將成。十六日，遽云：去去。弟子韓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語畢，雲氣覆庭，須臾解脫年九十八。天后降制若曰：去年冬晚，軒皇之駕不追。今歲秋初，廣成之居又寂。聖曆二年，立碑嵩山。贊曰：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縻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上清玄初仙公唐國師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姓司馬，諱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

溫。晉彭城王權之後，襄滑二州長史仁最之子，生而能言，天錫神表。年二十，師體玄於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嘗有鳥如鳳凰，下集香几，爪痕著几，成書文曰：《東華上清真人》。由是益神其行，玄宗異之，遣使徵聘，勅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一日，感天帝召，遂來山禮謁華陽洞天，因撰貞白碑，陰記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景氣幽歛，神祇會昌，吾道苟行，奚足不可？翻飛投足，有終焉之志。復於觀之朝維高丘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臺，上直天壇，下繚長阜，巨木圓抱，鳴溪中流，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峰，燎金洞之衆香，吸石窗之鮮氣有日矣。著坐忘論，及撰《修真秘旨》十二篇，爲隱居真訣之副，師且慮帝恩深久，遂徙居天台玉霄峰以期沖舉。又勅建桐栢觀，其地請師五體書《道德經》。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忽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迺部署封檢，若將遠適。迨暮，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雲上簫聲泠然。衆咸駭異，謂必上

升，遽廢戶而已蛻形矣。玄宗御製碑在桐栢頂。贊曰：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上清真人唐國師正議大夫玄靜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師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先生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僊游，玄宗召詣闕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徇欲，則以繫風。玄宗深感異之，詔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還句曲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齎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不能強而止，再求還山。迺特勅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

又禁山中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蹟已多散逸，師奉詔搜訪，備得寶書進上之。又詔山人王旻請師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遺闕。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先生爲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繼兩徵詣闕，旋皆請老而還。爲國修齋，數感甘露靈芝之瑞。大曆四年己酉十一月十四日，解蛻于紫陽之別院，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贊曰：

公私之辯，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頗煩主恩。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參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上清仙伯大洞貞元先生，姓韋諱景昭，丹陽延陵人，吳司空慎十六代孫。精究儒術而不肯取科名，獨慕神仙之學。初度于延陵之尋真觀，師事包士榮。士榮師崇玄觀包法整，法整師包方廣，方廣師王軌，軌之師，昇真王法主也。惟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至天寶中，奉詔侍

玄靜先生，歸茅山。勅建紫陽觀居焉。大曆初，受玄靜經錄正傳。肅代以來，天下喪亂，師獨以道爲己任。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勅書，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住世矣。來何爲喜，去何爲悲？汝等體之，毋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贊曰：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洞真先生，姓黃諱洞元，南嶽人。早游華陽，與玄靜先生爲師友，嘗受行中黃服日之法。後入武陵，住桃源觀，有瞿童子，名栢庭，自辰溪來，師事甚謹。一日獨游，歸語師曰：桃源中有水洞，花木紛馨，洞室周繚澗中多五色石。童子得一石，狀如龜，引之首尾俱動，師藏經笈中，旬餘失所在。異日，約俱往，水溢，溪洞迷不知處。大曆八年癸丑夏五月晦，童子辭師曰：後當於句曲相見。明年，師徙居廬山紫霄峰，凡十載。復來山住下泊宮，日誦《大洞經》，嗣韋宗師之

學，又八載。瞿童子者至，師適曳杖有出，栢庭亦不留及。歸聞姓名，大駭，遂易服焚香，望空拜伏，久之凝立而化，舉體唯空衣耳。德宗嘆異，贈先生號，壽九十五贊曰：

瞻日得道，其知甚真。栢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徵。

十六代宗師：明玄先生，姓孫諱智清，不知何許人。在襁褓時，畏聞腥羶。及解事，唯進以酒，辭家入山，師洞真先生。大和六年，爲山門威儀。七年，奏請重禁採捕四時、祭祀咸絕牲牢，奉勅書立石。紫陽觀李衛公尊師之，嘗有詩贈。武宗會昌元年，召修生神齋，勅建九層寶壇行道，因賜號焉。解化時，衆見風雨中有大魚金鱗玉鬣，師乘之，凌大峰而上，未詳歲月。贊曰：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唐國師希微先生，

姓吳，諱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來山。明玄先生度爲道士，盡授經法。踰年，明玄化形風雨中，師大悟解。僖宗乾符二年，遣使受大洞錄，遙尊稱爲度師，賜先生號。天祐四載，年八十三，預知世行有變，潛入巖洞，不知所往。贊曰：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夙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洞微元靜先生，姓劉諱得常，金陵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見吳宗師，觀其氣骨，飄然出塵，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師迺作冷泉吟。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歛華歸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由是再拜，執弟子禮，得其道，居紫陽觀二十年，不踰戶闕。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人數聞之，慮有兵。是年盛產黃芝，經月枯悴，師亦解真。贊曰：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

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之，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貞素先生，姓王諱棲霞，一名敬真，字玄隱，生於齊而長於魯。七歲神童及第，而仙才靈氣稟於自然。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從問政聶先生傳道法。及來華陽，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經訣》。南唐烈祖方在賓門，寔來作鎮，召師至金陵，館於玄真觀。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允。又加貞素先生，號復贈洞微元靜之稱。保大元年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春秋六十有二，賻錢二十萬，奉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撰碑，贊曰：

旭日未升，衆星璨如。江南之都，依我仙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為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紫陽沖虛先生，姓成諱延昭，字懷玉，潤州金壇人。氣稟純素，不染世塵。初詣紫陽觀王先生，伏節爲弟子。宋開寶八年，平江南後

刑部郎中知昇州楊克讓，請師爲茅山威儀兼昇州道正。未幾，辭還紫陽舊居。門人受學甚衆。淳化元年四月十四日，無疾從容觀化。年七十九。贊曰：

域中之大，唯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大和。

二十一代宗師：洞虛先生，姓蔣諱元吉，字吉甫，號碧虛子，常州義興人。祖麟，父器之，貨藥不二價，爲鄉里醇儒。先生丰標絕塵，厭事生產作業，讀書尤長於詩，常白日致鶴，飄飄有霄舉之氣，從沖虛先生應詔，居京師久之，同還紫陽，極論上清之學，曰：三洞玉書，非子不足付度。師曰：度文不度訣，吾無望於師焉。沖虛曰：度人不度文，吾所望者，子耳。師既受度，人曰：蔣氏世德之報哉。奉揚大教，屢有禎祥。咸平改元三月，以經錄授弟子萬保沖，十五日仙去。贊曰：朝游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

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沖素先生，姓萬諱保沖，字用玄，常州武進人。幼夫怙恃，兄氏教撫之。及長，議析業師曰：吾無兄，無有今日，先人分業，非所願得，寄迹黃冠足矣。遂詣騰仙觀出家，後來禮洞虛壇下。咸平元年，始傳上道，專善採服日霞之法。至九十二解蛻，顏貌如童。景德間，奉詔請禱，大應，璽書賜號，退隱黑虎谷中。贊曰：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宋國師觀妙先生，姓朱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千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爲不祥，棄之。迺從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游。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瀨鄉，校讎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抱一，游河中府，行

止神變。景德元年嗣教，年二十九。四年，真宗遣使祈胤，明年，仁宗生，事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山中勅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復賜號觀妙先生。還山，得武抱一蜀中所寄書，意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化，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流汗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法者，世壽五十又三。贊曰：

赤子童真，宿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道之朝，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通真明元先生，姓毛諱奉柔，建康句容人。嘗侍父入茅山天市壇，遇黑虎，父終無所見，先生迫視之，虎拜其前。觀妙宗師聞而異之，謂其父曰：華陽之道，在君之子矣。遂留山中師事觀妙。謹朴忠厚，有長者風，結廬積金山，慕隱居道靖之地居焉，苦志在於輕舉。嘉祐八年十月大雪中，庵前木犀驟花，先生心

異之。少頃，有道士劉混康者自常州泰和觀來，先生感其誠懇，且嘉瑞應，一時授以經法。未幾，解化。崇寧元年，贈先生號。贊曰：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太中大夫，謚靜一，姓劉諱混康，字混康，一字志通，晉陵人，景祐二年乙亥十二月二日生。十三歲，從泰和觀湯含象。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仙，當擇名山。嘗患世無良師，每靜夜登壇，散髮焚香，以天爲宗。已而聞華陽毛宗師有道，往依焉。庵居積金山，常有五色雲霧結爲樓殿，人異之。一日，有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師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前人也。又顧師眉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有疵。手爲捫之，明日，癥滅。元祐元年，哲宗后孟氏誤吞針喉中，醫莫能出，有司以高道聞，召見，

師進服符，嘔出針，刺符上。宮中神其事，賜號洞元通妙法師，住持上清儲祥宮。紹聖四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爲元符觀，別勅江寧府句容縣三茅山經籙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閤皂山。三山鼎峙，輔化皇圖。徽宗加號元符萬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櫺具劍、御製詩頌書畫。賜予不能悉紀，師累表災變，上雖加歎而不能用其言，屢召至闕。大觀二年，赴召出山，羣鹿遮道，師以意喻之，一鹿觸車而斃，瘞之道左，先是，所畜鶴聞召飛去，師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京，館于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駕幸儲祥，就見，因進上所誦《大洞經》十^①七日臨午，儼然解蛻，年七十二。勅遣使護柩還山，葬豐玉峰，特詔建藏真觀爲祠室云。贊曰：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群仙啓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真紹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凝神殿侍宸守靜

凝和法師沖隱先生，姓笄諱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得一，好道術，鄉里號達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嘗從翁游。熙寧元年，師將誕，父夢杜投其家，心異之。師幼與羣兒戲，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來山，劉先生見而奇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父亦欣然。從之。元祐間，與俱入朝，先生被旨住持上清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崇寧四年，賜法師號，兼領崇禧觀，凡上恩興建土木與夫山門之請乞，師備勞焉。撰集科儀，營救貧乏，尤所致力。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四十有六歲，昔先生嘗授記以爲過，叨朝廷厚恩，壽當不逾於此。遂索筆書遺表，盥沐更衣，泊然而逝。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爵及父母，葬藏真觀之山。入室弟子俞希隱、徐希和。希和得旨嗣傳印劍，希隱入青城山，今蜀人有聞洞法上道，俞公之行化也。師美髯長身，丰骨異俗。每入見，爲上加賞云。贊曰：

秋空塵消，春淵冰渙。美哉仙儀，皇明所贊。徒贊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茅山志卷之十一

① 遙禮先生為度師：原作「遙禮度師」，据笱本改。後三十四代宗師文亦與笱本同。

② 苦：笱本作「篤」。

③ 犀：原作「庫」，据笱本改。

④ 十：笱本作「越」。

茅山志卷之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篇

二十七代宗師：太中大夫凝神殿侍宸養素觀妙先生，姓徐諱希和，字仲和，金陵溧水人。祖父樂施與，笱君尤為徐君所敬慕，命師以侍巾舄，嘗從入朝。上嘉其道才清素，勅就陛前承恩為道士，沖隱解化，奉御筆嗣宗壇。政和四年，召請闕，及秋還山，賜丹臺郎，轉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宣和三年，復被召內廷，建別館處之。四年，授前職，請歸故山，勅有司禮送。五年三月十八日，降御封香入山，有白鶴天燈之應。每坐大靜接降仙真，侍者窺之，唯聞其語。師預知世，故常若隱憂。靖康之初，閉靖不食。一日集徒眾曰：吾仙期已迫，不得見聖人治世也。以建炎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若坐忘長往矣。贊曰：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戶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元觀先生，姓蔣諱景徹，字通老，金陵句容。人眉目秀異，面有斗文。十一歲侍沖隱公，及聞三洞俞先生入蜀，往見於峨眉。俞嘉其意，益其所學。臨別謂師曰：三十五代，我當如阜及山，嗣掌大法。建炎寇起，燬元符宮，師獨保經籙、印劍。左街道錄傅希烈聞于朝，高宗賜金重建宮，師復行化至京師。前一夕，和王楊公存中、夫人趙同夢天尊降其第。明日，師謁王門，王大敬信。今宮山門，王所建者。嘗歎曰：吾以土木事虧損仙業，不得白日昇翥。師有白玉天尊像，甚秘，比至解化，像亦亡去。紹興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贊曰：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峨峨象帝，玉質天粹。臨化俱返，孰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崇德先生，姓李諱景合，字靈運，句容人。幼師元觀，

該練經法。南渡之後，壇席典儀缺落，賴師潤色之。一日，遊雷平山，得古劍一，以獻元觀，元觀曰：此陶公墓中物也，神物不可泄，合歸之故地。果得隱居墓，卓劍墓上。須臾雷電大風晦冥，明日往視，其劍無有，墓上復得二青李。元觀聞之曰：劍去李出，予當避席。即奉師登壇，是日，虎嘯鹿鳴，鸞鶴交至。師好施藥，人一疾安，今投一錢井中，積錢盈井，人呼曰藥錢井，所活人可知矣。紹興二十年九月十五日，不疾而逝，葬歸真山中。贊曰：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羣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靖真先生，諱景暎，字靈暉，崇德宗師弟也。早喪父，事母至孝，年四十不娶，母卒，從兄著黃冠。崇德公曰：吾昔得二李陶公墓下，子來驗矣。因作二李亭于白李溪。師至性澹泊，深寶慈儉，一入大靜，彌月不出。高宗累召，辭疾不起，即山中賜號靖真先生。紹興二十五年夏旱，留守

詣師請雨，大應，守聞之。朝使一再至，師辭疾愈力。明年，爲秦夫人王氏拜章，知檜繫鄴都事。隆興二年正月一日，謂侍者曰：吾將觀化矣。遂閉靜危坐不食，至六日午時化。贊曰：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冥報。玄獄之警，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保寧沖妙先生，姓徐諱守經，金陵溧水人。母夢流星降其室而生，十歲不能言，有道人言自茅山來，服其丹，遂能言。母迺令入山師事靖真。守一抱道，不求人知。隆興二年，嗣主壇壝，朝廷累召，守靖真之教，確然不起。每有檜襪，遣使即山修事，輒獲嘉應。及得江陰秦先生，手印劍付之，退藏於密。慶元元年三月九日，辭衆而逝。贊曰：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明教先生，姓秦諱汝達，字通遠，江陰人。家貧苦學，

常拾廢紙遺筆學書，強記過人。訪道東南名山，保寧宗師闢館西洞，以書致之。先生來，與語通夕，明日以印劍奉先生登壇，衆望見先生眉宇若神，皆服保寧公擇賢之密、知人之明也。紹熙二年，朝廷遣使封香營金籙齋，有白鶴綵雲之異，賜先生號。慶元元年十月九日，句容簿沈來謁，比別，至山橋，聞鐘聲，人曰：秦宗師仙去。沈大駭，還望先生，跌坐凝然，體猶溫澤，因歎曰：相逢茶已罷，一笑便昇仙。入室弟子邢汝嘉時在京，爲太一宮高士左街道錄，是日還山，奉勅嗣教。贊曰：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棄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真應先生，姓邢諱汝嘉字子嘉，建康溧水人。七歲能綴文，善談名理，身長七尺，手垂過膝。孝宗召爲御前高士，師蚤年寡髮，不勝冠，特賜巾裹上殿，並御製詩曰：朕親命製華陽巾，賜與茅山得道人。戴此不妨朝玉陛，免教五嶽受埃塵。慶元

元年十月三日，得秦宗師書曰：吾近得真誥，將有回車之期，宗教甚重，子可速請勅，歸領印劍，期以九日。至山奏聞，上深異之，勅送還山，爲嗣宗師。嘉定元年，重建藏室，獲施與金帛數萬計。謂門人曰：吾非好此，明年將歲大饑矣。嘉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不疾而化。是歲，秋歉甚，衆賴以安，有餘濟困頓者，活人無筭，其存心如此。贊曰：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塵。疇克稱茲，玉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冲玄明一先生，姓薛諱汝積，字德夫，常州晉陵人。性簡儉，學《周易》《老莊》，與真應先生意甚相得，真應以高士主祠尚方，音問不相涉二十餘年，後卒爲師友，傳其道統。嘉定六年癸酉地臘日，寧宗皇后楊氏用明肅太后故事命左街鑾義上官德欽賚香幣受大洞畢法，遙禮先生爲度師，修羅天醮。甘露降，靈芝生，白鶴綵雲，嘉瑞非一。高士劉先覺撰《傳

錄記》。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解真。先生初名克昭，字明夫，及傳華陽之學，更前名，著其世德之由起也。贊曰：

發書啓玄，託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通靈至道先生，姓任諱元阜，字山甫，溧水人。幼負奇質，察理幽深，神貌超然，綽有仙氣。薛宗師夢童子揭其坐席曰：俞先生來，子慎避席。俞即元觀蔣公峨眉山見之，有三十五代如阜之語，蓋蜀中仙去數十年，薛公嘗聞斯語矣。及師入山，薛公曰：華陽再來客也。即授以玉書，學者駢踵而至。嘉定十六年，淫雨，寧宗召至闕，修大醮。師勅水至坤隅，向良戶躡罡，若有禁勅。上亦先夢其地有妖異，人所不知也。因賜號通靈。明年，復召禱雨，加至道，賜象簡冠帔，皇后賜之紈扇，親書特賜妙相真人。于上。其他賜予，悉散貧者，上益加敬。嘉熙三年三月十八日，建齋罷，白衆曰：吾將佐司命君，理忠孝之任，

宜珍重焉。儵然而逝，壽六十四。贊曰：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為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明微先生，姓鮑諱志真，字淳夫，溧水人。家業儒而貧，父道中得遺金，有遠吏泣至，問所遺，即歸之。夕夢羽人謂父曰：汝有陰德，生子當仙。父母以歲疫命入山受道，是年疫，惟鮑氏一門免焉。趙葵開闢東方，請師醮拔滁城戰歿之士，羽童鸞鶴見於雲中。葵深敬異之，復於□義家獲南嶽景震劍。淳祐三年，上表解職，居陪真館，日誦《太丘隱書》。十一年辛亥，其四月十七日，靜一先生解真之日也。燒香作禮，召大眾曰：我當從祖師去矣。是夕蛻去。贊曰：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捨遺，仙許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靈寶先生，姓湯諱志道，鎮江丹陽人。讀書負奇氣，鬚

髻跣足，坐大茅山頂三十年，誓不出山。趙善湘帥金陵訪山中高道，一見奇之，使禮明微宗師，始聞大道之要。淳祐三年，傳印劍。五年秋，大旱，召赴闕禱雨。師曰：雨不須禱。上曰：亢旱奈何？師曰：臣聞民者，天之赤子。陛下憂民若此，雨當旋至。臣行不足格天，臣心有足知天。是夕果雨。上大悅，民舉手曰湯仙雨。召住太一宮，力辭還山，賜賚特厚。十一年四月，上表退席。寶祐六年正月三日，說偈有云：笑入寥天一，迺一笑辭世。贊曰：

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游，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露。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沖妙先生，姓蔣諱宗瑛，字大玉，毗陵人。幼習舉子業，長游四方，居越之金庭山二年。嘗於石壁間得《登真隱訣》一書，私甚異之，遂挾書來華陽，從湯先生游。一昔夢天門開，見游玉海仙人五字。明日傳度登壇，因以爲號。朝廷行郊祀禮，

久雨，召詣闕禱，迺大霽。理宗賜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景福萬年之殿，凡三榜，賜錢十萬緡，繕修宮宇。還山，累表乞謝事，不允。開慶改元，託疾游廬山，遇鄂渚之亂，迺過天目山，往來永嘉山水間，註《大洞玉經》十六卷。上聞其高尚不可回，地主之任不可缺，遂勅高士景元範代之。大元至元十八年，世祖皇帝降特詔，便安就道，不得辭。比至燕都，六月二十七日無疾化，弟子奉冠履歸葬藏真之山。贊曰：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羣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架巖先生，姓景諱元範，字仲模，句曲人。幼依任宗師，爲侍者。脩髯廣頰，如古列仙，生平不知酒肉味。嘉熙間，從任公詣都，出住建康天慶觀。開慶改元，召爲龍翔宮高士，歷左右街鑾義。未幾，勅充上清宗師。理宗后謝氏如先朝故事，尊以師禮，受大洞畢法，其詞略曰：爲

天下母，敬持坤順之符，尊道中師，庸受頤真之錄。時師以元陽觀爲外靖居焉。景定壬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化。贊曰：

偉乎架巖，誓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昇真。處高非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元靜先生，姓劉諱宗昶，溧水人。師事玉海蔣公，公弟子數十輩，師年獨幼，卑順自牧，冥心道域。寶祐間，從蔣公造朝，復從游廬山，宿紫極宮。夜聞呼茅山道士曰：天王校錄洞中劉子可歸矣。師心怪之。明日，別蔣公去，至金陵。父卒，終喪迺還句曲。一夕芝生滿山，悒悒不樂，人問之，終不言。明年，北兵破四川，朝廷累徵不起，深晦其道，以終天年。贊曰：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遄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一空真妙先生，姓王諱志心，金壇人。棄家學道，師元

符知宮湯元載。唯上清宗壇主其法者，世以甲乙次，蓋自靜一先生始。時開慶宦者董宋臣私於婺之道士朱知常，挈印劍於赤松宮。師詣闕，上言暴其惡。詔如舊次，勅取印劍還山，衆推登壇，揮手謝之。寒暑一衲而已。每凝坐而起，兩袖常拂火光。咸淳癸酉九月二日，說偈解去，大衆追禮，爲復正宗師，以補系代之失。贊曰：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間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觀妙先生，姓翟諱志穎，字同叔，丹陽人。年十三，入華陽洞之西便門，遇道士坐石上，指石壁題名謂師曰：汝姓名在崇師之列。因顧石壁，失其人。及長，果嗣法主之任。清容慈儉，唯道是從，始自永嘉迎玉海度師還山。北兵乙亥歲下江南，明年丙子化去。時至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贊曰：

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人

躬火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凝和宣靜真應法師，姓許諱道杞，字祖禹，句容人，上清仙侯之裔也，宋端平三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幼事蔣度，師性行方矢，不輕然諾。國初，兵革之餘，歲旱饑疫，淮邦惟甚。時省治在維揚，省臣避堂請師至禱，兩足而疾已，遂給驛敦，送于朝。世祖以臂疾，召見大都香殿，令試以法，愈。復命祈雪止風，皆奇驗。賜寶冠法服降璽書，大護其教。佩印南還，三茅山悉統隸之。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日，微示疾握固，促召王君道孟，授之經法，謝別而逝，壽五十六。贊曰：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肇新，仙裔迺復。噓和喻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姓王諱道孟，字牧齋，句容人。方面豐頤，容止莊厲。年十四，師事元符道士沈宗紹，不飾偽而行益高，不求譽而名愈出。未四十，人以先輩屬焉。

比嗣教朝京師，蒙恩數，一如許先生。大德戊戌歲饑，兩至維揚驅蝗請雨，大驗。特賜號稱真人，行業見翰林直學士元明善所撰華陽道院碑文。至大辛亥，請老而傳，迺命入室弟子劉大彬襲其教，年七十有三，蛻于華陽，實宋寶祐壬寅生人。贊曰：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蜩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妙玄應真人，姓劉名大彬，號王虛子，吳郡錢唐人。皇慶改元賜號。延祐四年，得九老仙都君玉印，有司聞于朝仁宗皇特旨還賜宗壇，以傳道統。贊曰：

山嶽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備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闕，敷貺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茅山志卷之十二

① 嘉定元年原缺，據笱本增。

② 微：原作「行」，據笱本改。

③ 皇慶改元賜號：原缺，據笱本增。

茅山志卷之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仙曹署篇

華陽洞天三宮五府：曰易遷宮、含真宮、蕭閒宮，曰太元府、定錄府、保命府、童初府、靈虛府。其太元、定錄、保命，為三茅君所治。易遷、含真，則女子成道者居之。餘宮府皆男真也。保命間用女宮。東海青童君一年再游，校此諸宮觀，見群輩

前司三官保命真人

郭四朝真人，燕國人也。兄弟四人，秦時居伏龍之地，並得道。四朝是長兄，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①超遷之。四朝職滿，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中間久缺無人，後以茅小君代四朝耳。

定錄府左右理中監

定錄官僚有左、右理中監，準世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

考此三職，常領^②九宮禁保侯職，主領應為種民者。洞宮自二君而下，便次此三職為大矣。

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委，吳郡毗陵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③仙舉也。崇遂積仕至宛陵令，遷汝南太守，秩中二千石。在郡積十四^④年，化政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迺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來在洞中也。《漢書有傳》。

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有劉翊，

字子翔者，居之《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洫死救窮，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留太守。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携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搏乞，願侍給因將入桐栢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

法，得度名東華，受職洞中也。

北河司命

北河司命，須闕無人，昔以姚俊兼之耳。俊，錢唐人，受業太學，明經術，災異，仕至^⑤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教俊行九鍊精^⑥氣輔星在心之術。修之道成，來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姚俊，字翁仲者也。《隱居》曰：有塚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在鄉近，時聞擊角之響，故人不得侵毀之。皆知呼為姚司命塚。

張激子，河內張奉也，字公先，少

時名激子耳。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授棟玉法，修之得道。進東華宮，行當為太極仙侯。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亦並共業故也。治在洞天之中。

定錄府典柄執法郎

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

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徐州縣令。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職任洞中。

保命府明晨侍郎

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字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

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永初二年夏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

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類

此。陰行聞于太上，令爰支從南宮受

化得仙，來在洞中。爰支亦好道，服

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以化遁。

化遁，上尸解也。《隱居》云：暢，周嘉

從弟也，殤帝時爲河南尹，至光祿勳。

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

也。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

侍郎耳。《隱居》云：朱寓，沛人，桓靈

時八俊。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

道，服術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

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以

黃水雲漿法，得道來在洞中。馥，少時

被公府辟召，懸壁書著桑樹廼去，其用

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真誥》云：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餘數人不能一一道之。

保命府理禁伯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

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蘄公，受服術

餌，兼行洞房元白之事。後遇真人樊

子明於少室，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

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爲理禁伯。理

禁伯者，主雨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

也。玄賓善談空無，廼談士，常論：無

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

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

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

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

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

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自云昔曾

詣蓬萊左公宋晨生，與其論無，羸得人

保命府丞

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受業于邯

鄲張先生，行挹日月之景，服九靈明鏡

之華。晚在中嶽受《玉珮金璫經》於范

丘林。丘林，廼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

婦也。《河圖》云：吳楚多有人得見太

平者。常語人云：此言不虛，此驗不

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得道

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保命有四丞，

趙主仙籍及主暴雨水，領五芝金玉草。

欲致洪雨者，可將詞詣之也。

其一丞是咸陽樂長治，東卿司命

君鄉里人也。爲茅小君所舉用漢桓帝

中書侍郎。晚從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

法，得仙。長治主灾害。

其一丞是孟君入室弟子鄭稚正

也。孟君所屬用鄭，主考注。

其一丞是西山唐公，房蜀人。奉

事李八伯者也。唐主生死。

《周氏玄通記》：黃元平，東海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任。

河內李整，昔受守一法，并行洞房得道。初在陽洛山，後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崇民間之事。整往嘗爲常道鄉公傅，受道入山時，已年六十。《隱居》云：整居四平山及大茅東，採石髓，服之得道。今猶有採處。

周子良，字元酥，內諱太玄，字虛靈，永嘉人，隱居高第弟子也。挺命降真以梁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白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檢集平日真降事迹，類爲四卷，進之武皇帝，即《周氏玄通記》也。記中載二君選爲保籍丞，此位迺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後當度名東華，更奏上位，爲保晨司，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也。

保命府鬼帥

王延、傅晃、范彊、徐衛，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耳。

華陽洞玉童

《周氏玄通記》：華陽之天，司晨玉童姓景，名上期。

蕭閒宮仙人

《周氏玄通記》：蕭閒仙卿張子安，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三人。子安，名孝，滎陽黎井人也。

童初府上帥

劉文饒，弘農劉寬也。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洞中，主始學道者。寬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漢書》有傳。

童初府監

范幼冲，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縵，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范監者，即其人也，昔爲童初監，今在華陽中。

童初府仙人

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遜兒也。遜，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漢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仁行所鍾。此之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府，未必盡徑來也。

三官大理

范帥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豐，今爲大理都餘一守缺，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隱居》云：李豐，字安國，改字宣國，馮翊人。李義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仕魏爲尚書僕射。大理即古之獄官，前漢洎魏時廷尉亦名大理。此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缺之小名，許虎即虎牙也。

地下主者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仕晉，累徵爲黃門侍郎，出爲南海太守。洞監幽玄，學通經緯，人莫知之。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內文，能役使鬼

神，封山制魔。復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按《真誥》覲，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令福逮於覲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覲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澆滯，故不得多也。《隱居》云：鮑用泰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不最高品矣。覲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姑與稚川亦相次登仙。有鮑姑艾曾灼龍女，見別傳。

茅山志卷之十三

- ① 坐：筮本作「則」。
- ② 常領：筮本作「班列」。
- ③ 妨：原作「紡」，據筮本改。
- ④ 四：原作「以」，據筮本改。
- ⑤ 仕至：原作「曉爲」，據筮本改。
- ⑥ 鍊精：原作「精鍊」，據筮改。
- ⑦ 元白：原作「白元」，據筮本改。

茅山志卷之十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仙曹署篇

易遷宮仙人

易遷館、含真臺皆宮名也。易遷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真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輩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師韓終，授以岷山丹，服之得仙。

趙素，臺者，在易遷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熙爲幽州刺史，有濟窮人功，河中救王惠等于^①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得詣朱陵，兒子並在洞天中。熙恒出入定錄府，素臺數微服游行道巷，盼山澤以自足矣。《玄通記》云：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餘，綠繡衣。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寶瓊英、韓太華、劉

春龍、王進賢、李奚子、郭叔香，此數人並天姿鬱秀，清澄眇邈，才文擬勝，儀觀駭衆，此則主者之高輩仙官之奇才。其次及得張姜子輩耳。寶瓊英者，寶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爲業，活死爲事，故祚及英身。韓太華者，韓安國子，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李奚子，李忠之祖母也。忠，晉初東平太守，忠祖田舍人耳，而多陰德，遇大雪寒凍而不覆所積，嘗露穀於園庭，惟恐烏雀餓死。其用心如此。王進賢，王衍女。郭叔香者，王脩母也。又進賢有婢名六出，本姓田，漁陽人，浚儀令田諷之孫，年二十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同在易遷。

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

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綠衣。

易遷都司學陶夫人，改名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許掾母名科斗，改

名，恐此即是。

易遷受學李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年可二十許，通青衣。

易遷中有柳妙姬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妃。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鄭天生，鄧芝母也。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聞。並得在洞中。

含真臺仙人

含真臺，是女子已得道者居之，隸太元東宮，近有二百人。定錄君噉言：含真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隸司命耳。其中有女真二人總之。其一張微子，漢昭帝將作大匠張慶女。微子好道，得尸解法，常服霧氣，受其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青童之妹也。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其一傅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其家奉佛精

進，女常旦夕洒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鑒其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後始得爲含真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茅山仙人

展上公，高辛時人。定錄君噉言：展先生昔學道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所住之山。先生今爲九宮右保司，其嘗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矣。秦巴陵侯姜叔茂，得道于句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鸞車宴于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周太賓，有才藝，善鼓琴，昔教麋長生、孫廣田即孫登也，獨弦能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

杜契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初，來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爲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

授以玄白術，久久能隱形。居中茅，後去，來良常山。契與徐宗度、晏賢生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貿易衣糧於墟曲，而人自不知耳。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術。晏賢生，是步鷺外甥，即宗度弟子也。《隱居》云：契音薛，契字四畫，契三畫，分豪有異也。契弟子二人。其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賁廼吳大帝權之同堂兄，爲吳豫章太守。父諱奚，封山陰王。寒華先入建安。晚來茅山，行玄白法，有少容。其一弟子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故晚又授法。此數子處茅山之外，非常入洞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世京服澤瀉，寒漢無所服，並已三百餘年，正玄白之力也。

左慈，字元放。漢建安之中，齋戒登山，入洞虛造陰宮，三茅君授以神芝，復就司命君乞玉門丹砂，得十二斤耳。《隱居》云：元放當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所請丹砂合鑪火九華丹也。

定錄君噉言：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又云。慈初來，亦勤心禮拜靈山五年許，迺得深進東西宮耳。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

蒲先生，失其名字，常乘白鹿采芝草於茅山。許先生，名邁一，名暎，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上清真人長史穆之兄。總角好道，從郭璞筮卦，遇泰，其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初師鮑靚，未忍違親，謂餘杭懸溜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溜，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迺遣婦孫氏還家，改名玄，字遠游。永和二年，入居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後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遂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之法，臨應得道。三官都禁左郎遺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罪簿各一通，詰暎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之。先生怖懼，強長嘯

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唯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迺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鳥獸。凶荒疫癘之年，人民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救，自營方藥，垂死得濟者四百八人。德墜我等，應得登昇者三人，度世者五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汝輩所可豫乎？言畢，會定錄君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名東華，為地仙之中品。復遷蓋竹山中，故後與長史書曰，恨吾遭良師之太晚，反滯性之不早，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當已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恩，天地不能踰也。任真人，名敦，字尚朴，樂安博昌人。少學道羅浮山，晉永嘉初游岱宗，後居華陽南洞，修步斗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飲酒，服術黃精餌。鑿地入七尺，取赤埴土，狀如赤石脂，日吞九九時復出入人間。手執經科，教示愚人，遠近穆然從化。永昌元年壬午歲，大雪盈

丈，鳥獸半死，施食山中，虎鹿數十同羣而游。每出，羣虎垂耳弭尾從之。一日，忽見一人身長丈許，著五彩玄黃衣，至前揖問曰：卿是何鬼神？何為來此？其人稱是和那老君使來，問信，公名已上丹簡矣。真人嘗為洞天館主，鍊大丹成，語弟子曰：吾當尋括蒼、蓋竹諸山去矣。其故宅即今崇壽觀。《雲笈七籤》、《赤城志》俱有傳。

桃源黃尊師，法錄甚高，於茅山修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時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人貌羸黑，言辭鄙陋，腰插驟鞭，如隨商客騾馱者，罵曰：道士，奴正熱時聚眾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作漫語耶？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眾人悉懼，不敢抵牾。良久，辭色稍和，曰：豈不是修臺殿，都用幾錢？黃曰：要得五千貫。曰：盡搬破鐺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為鑪，以火銷之，探懷中葫蘆，瀉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出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講則所獲無多，

但罷之。黃與徒衆深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奉召來京，忽於長安街西遇插驪鞭者，肩一袱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拜，迺撥手指騎驢者，復連叩頭，黃但遙楫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十四五女子也。事見逸史。

茅山志卷之十四

①于：原缺，據筮本增。

②近：原文前有「中」，據筮本刪。

③千：原作「十」，據筮本改。

茅山志卷之十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采真游篇

吳綽，神鳳初采藥華陽洞口，見一小兒子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綽因前詢誰氏之子，兒奔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傷，遂相從，連呼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斲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宋宣和封綽爲養素先生，事見《龍城錄》。

薛彪之，晉陵人也。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真祕，三年迺反，啓勅於大茅山東嶺洞天館，行道松殮澗飲，彌歷年歲也。館即晉任真人於此成道壇，竈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馮法先，字法遠，晉陵曲阿人。陳文帝天嘉元年，遣中庶虞荔詣法遠，營

大齋三日，中時行道，每禮一拜，鍾輒自鳴，誦步虛盡契，亦復如此，莫不嗟異。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書及《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筦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高，翫清虛則粃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迺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燕雙巢其庭樹，馴狎闥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戴勝，字世榮，晉陵曲阿人。少而出，家貧盡，爲鄉人劉表傭作。表是將士，好畋獵，勝迺棄之，來入茅山也。

褚雅，字玄通，吳郡錢唐人。梁末

隱山中，重施輕財，拯物無厭。營田若熟，以乞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洒掃。取水，徧以周給覓樵薪乞人。夏月種瓜，資人來取也。

桓法闔，字彥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高第弟子也。爲梁南平王清遠館主，任事緣多緒，有廢研修，廼於^①鬱岡山右別築玄洲精舍。周處士弘讓題精舍壁云：李基遺故鼎，趙嘯絕風雲。悠悠升載下，更復屬夫君。王僧辯使陸晁圖闔及己形與周處士像於障面，又飛白寫闔與僧辯，書於障背，仍以遺闔。世有《指桓記》云：闔爲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謬用其說。《隱居》書闔入山詩及隱居墓碑，可表也矣。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山師隱居，參授真法，及見楊、許二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時稱之。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迹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迹方智圓，既業不羣物，故異簡

刊焉。

錢妙真，晉陵女子也。辭家學道於隱居，普通年中，獨處幽巖，誦《黃庭經》，時年十九，所居燕口洞，積三十年而仙。將去，手裁書並詩七首與隱居別，一日佩白練隱形入洞，勅其地爲燕洞宮。至今女官奉祠。

上清道士丹陽葛景宣仙公之胤：太中蘭陵蕭世顒，解纓帝室，服道山林。

平昌幸脩之，精進勤修，古宿所推。

蘭陵邵元泰，道化弘遠。

東海徐伯遷，德教權洽。

菩提白塔行禪比丘會稽釋智淵，

業總五乘，義該兩教。

陪真館主、義興蔣負芻，去來茅

山，有志栖託。齊元二年，勅請於宗陽館行道練納修備。風骨異俗，年過眉壽，沐浴遷神。

前華陽館主，吳郡陸逸仲。

前華陽館主、太原王法明。此二

先生並以志遠棲逸，不羣衆館。

崇元館主、嘉興張元之，建武中勅爲館主，又於菌山澗上築臺以居，時有白鶴來止，遂名鶴臺。

朱陽館主，上清道士潘淵文隱居，奉三茅二許經寶，以天監十二年啓勅所建。

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館主，晉世許真人^②六世孫也。天監三年啓勅所立。

崇虛館主，道士正吳郡張繹館，本宋明帝勅立於潮溝，供養大法師陸脩靜。齊永明勅立於蔣陵里，陶先生再興焉。

宗真館主，曲阿徐公休，善有道素，德望溫真。

天師九世孫，張玄真，道兼三洞，德流四遠。

天師十世孫，張景遯，容行識業，秀挺超羣。

天師十世孫，蜀郡張智明。

天師十世孫，蜀郡張子華。

天師十世孫，張鏘。

天師十世孫，張擘羣。

天師十世孫，張楷。
天師十世孫，張胄。
崇元館主，丹陽永世謝天立。
華陽館主，北郡傅卓。
宗玄館主，吳郡張玄宗。
崇真館主，曲阿湯法宜。
延真館主，義興吳邁之。
宗明館主，建康俞萬達。
建善館主，建康羅法仙。
上善館主，吳興孟慧普。
鵠鳴館主，瑯琊衛靈符。
妙門館主，餘杭暨天祿。
福林館主，博昌任彥淨。
棲真館主，建康陳法明。
洞玄館主，鹽官朱法永。
含真館主，曲阿弘法清。
昭仙館主，會稽伍玄則。
青陽館主，建康張曇要。
仙靈館主，鹽官朱法景。
張求館主，延陵張道存。
玄圃館主，延陵錢法慧。
開真館主，延陵王彥閔。
龍阿館主，曲阿陳紹先。

福鄉館主，晉陵劉湛之。
金陵館主，嘉興及遵祖。
招真館主，高陽許叔存。
方隅館主，延陵鍾文胄。
龍泉館主，義興周景冲。
宗真館主，延陵尹法靜。
玉泉館主，曲阿左文舉。
脩真館主，句容畢文和。
天市館主，延陵韋尼子。
北洞館主，句容王法休。
招靈館主，吳郡丁奉之。
陽明館主，永世於天慧。
金剛館主，延陵謝法先。
龍陽館主，晉陵薛延之。
曲林館主，蘭陵繆法興。
黃曾館主，曲阿陳石鴻。
洞陽館主，義興張方成。
茅真館主，錢唐俞僧瑤。
通微館主，蘭陵許靈慶。
洞清館主，蘭陵車靈晚。
興齊館主，曲阿陳師度。
齊鄉館主，曲阿劉僧明。
方玄館主，湖孰戴令待。

正範館主，晉陵王希弟。
降真館主，延陵陳耀雲。
林屋館主，剡縣楊超遠。
帝鄉館主，蘭陵鞠遂。
龍安館主，延陵陳恬。
清玄館主女官，延陵潘令翹。
宗靈館主女官，延陵王明珠。
昭臺館主女官，晉陵錢密妃。
處靜館主女官，吳郡劉妙雲。
萬椿館主女官，延陵王玉盈。
仁靜館主女官，丹陽楊淨音。
梵明館主女官，溧陽萬妙妃。
寶梵館主女官，溧陽萬妙娥。
天師十世孫女，張子臺。
天師十世孫女，張季妃。
太素精舍女官，曲阿張妙容。
上明精舍女官，晉陵薛要羅。
太丈精舍女官，丹陽湯明輝。
騰勝精舍女官，彭城韓霜妃。
鬱單精舍女官，延陵朱靈妃。
妙寂精舍女官，延陵潘妙嚮。
尋真精舍女官，延陵唐僧妃。
宗標精舍女官，曲阿陳僧淑。

永福精舍女官，延陵閭丘靈桂。

服食道士女官，暨陽徐靈翠。

招真道士，句容嚴浩耀。

鳳臺道士，蘭陵桓方開。

山居道士，句容張法真。

三洞法師，曲阿殷靈養。

三洞法師，永世於玄明。

二洞法師，魯郡周顯明。

宗元邏主，吳郡陸僧回。

神州邑主，法身薄九真。

建真邑主，法身韓休明。

朝宦法身，延陵曹玄明。

治令法身，彭城鄭休之。

治丞法身，山陰董道蓋。

桐栢先生王軌，字洪範，一字道

模，瑯琊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騎常

侍。祖銛，簡文太子洗馬。父瑜，陳著

作佐郎。先生年二十事王法主，爲巾

瓶弟子，積十六年。從法主際遇隋唐

二代。初，大業十一年，奉詔河南二十

四郡博訪異人。貞觀間，奉勅改建華

陽觀。乾封二年十一月朔，旦顧謂門

人曰：吾昨夢三羽人執簡，告曰：華

陽天宮用師爲神仙萬人主者，兼知校領省官，請當行矣。吾昔在桐栢山，已感斯夢，須應此召。至八日，沐浴易衣冠，九日，端簡而化。年八十八，葬雷平山陶真人墓右。

王旻，有術解，居洛陽青蘿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常有少容。開元中，徵至京師，玄宗見其童顏鬢髮，頗加恩禮。時玄宗於茅山得楊、許衆真及陶貞白所寫上清諸經、真蹟。其經闕文十三紙，使旻賫璽書信幣詣紫陽觀，請玄靜先生補書之。若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於先生，委卿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耳。旻到山之日，靈鶴翔鳴，玄靜書經之時，神人降其室，皆精誠所應也。事見《仙傳拾遺》。

吳筠，魯中儒，入嵩山依宗師潘師正爲道士，傳上清之法，苦心鑽仰，迺盡通其術。開元中，南游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游天台。尤善著述，玄宗聞其名，徵之，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未幾，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迺東游會稽天台，與李

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竟終於越中。見《唐書本傳》。

崔希真，客鍾陵，舍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兼好修鍊之術。大曆二年十月朔，夜大雪，希真晨啓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延入，脫去蓑笠，神色、毛骨非常，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麵，聊以充飢，公能食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穀之善者也，沃以豉汁，彌佳。崔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澀無味，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迺探懷中丸藥，色黃而堅，以石叩之，置少許酒中，甘香頓異，仍以餘藥遺希真。崔入宅，隙窗窺之，見老父於幃幄前所慎畫素，上如有所圖，瞬息而罷。崔出，已失老父，遂踐雪迹逐之，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舫，舫中數人狀貌皆奇。其人顧笑曰：葛三迺見逼於伊人。迴謂崔曰：遵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一似采

藥者。二樹似松柏，皆幽巖爲風雨所敗枯朽之狀，根相連屬，非常意所及。後携圖並丸藥來山詣李舍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柏也，其藥迺千歲松膠也。事見《原化記》。

崔芊處士，隱居茅山。貞元十二年，右諫議大夫韋渠牟薦之，德宗徵至闕下，事見唐史。

龔道者，逸其名，居東海蓬萊觀，服食十餘年，唐咸通中，得入華陽洞，大有靈異。

茅山志卷之十五

①於：原本無，據笱本增。

②十二：笱本作「三」。

③原本「人」後有「云」，據笱本刪。

④朔：原本無，據笱本增。

茅山志卷之十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采真游篇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唐大中末，來山，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而獨居一室，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蓊鬱，不見其身。每游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蹉跌，足^①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睡仙。後不知所終見《仙傳拾遺》。

周隱遙，字息元。唐寶曆崇元聖祖院在南洞者，即贊皇李公德裕供養先生之所。又嘗居洞庭苞山，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唐令狐楚爲之記。《仙傳拾遺》亦有傳。

張紹英，丹陽人。自爲道士，不入城府。仁宗思接方外之論，先生與友朱自英觀妙宗師也。偕應詔，朱既治行，先

生辭以疾。明年，丞相丁謂、王欽若同奏于上，再召。後二年使車再至，俱稱疾不起。遣中貴人任珪賫誥于山，賜號明真先生，仍勅所居庵爲天聖觀。年七十五，一日清旦沐浴更衣，升壇拜于四方、上下肩戶而坐，弟子異之，啓戶已蛻化矣。

王筌，字子真，岐下平陽人。父錫殿中丞，母司馬氏，兄弟皆從科舉，筌獨學道。因郊行，憩瓜圃間，有嫠婦從乞瓜，視其乳齊於腹，異之，遺以瓜，婦食之，以其餘啖筌。筌食之，婦喜曰：可教矣，吾蕭三娘也，神仙海蟾子居此，詰旦與俱見，遂授丹訣。自爾奉三清尊像，朝夕禮謁，誦《黃庭經》，累月不出戶。後遠游名山，西至成都，富鄭公慕之，館於門下八年。丞相呂公尤敬之，近臣欲舉种放故事，以諫議大夫起之，宰相以筌無爲人意，迺止。元豐中，復舉于朝，賜號冲照處士。族弟柄守台州，欲往台，未至而柄卒，因來山從劉先生受上清經籙。傳度之夕，雷起中茅峰上，便門忽開，仙樂聞於空

中。一日晝寢，夢二天人引入便門，至洞宮，見茅君告曰：已勅汝司命府丞，賜以金尺。迺覺，遂預言逝日，投山下道民葛冲家端坐而蛻，年六十一。筮清脩骨立，所食纔如嬰兒，通夕燕坐，冠帶不去體，老更起居輕利。張舜民撰碑文，冠劍藏于鳳翔。

湯用明，字晦之，鍾陵道士也。神鋒凌邁，通經博物，專內鍊坐忘之學。元祐初，年方壯，聞劉先生之道，不遠千里參受經法，與盧必強、湯道原、馮悅道、鮑鍊師、王景山數人爲友。劉先生被召，欲師與道原偕行，俱辭不往。結庵金菌山，高居洞之側，不交外物，衣弊履穿，無愧人之色。大觀初，無疾化去。

馮太申，字悅道，池州人。爲道士，結友十人來居山，會連歲歉，九人去，獨太申藜藿不給，終守初志，居祠宇久，爲道俗所歸。有盧先生者，建觀璨山，未成，聞召而解去，其徒積逋數千緡，不敢歸，請太申主其觀。齋施所入，盡償之，復還祠宇，旋化于山舍。

弟子邵次山、葛真一皆恬漠自守，人敬愛之。

陳希微，字彥真，姑蘇人，先名伯雄。父之才，朝奉郎監江寧府糧料院。元祐中，伯雄得復連疾，已困，詣劉先生乞符水治之，疾良愈。妻門下侍郎薛昂夫人之妹，會先卒，遂山居爲道士，改名希微，築室柳汧泉上。徽宗聞其名，累召不起，迺勅所居爲抱元觀，賜號洞微法師。宣和中爲人拜章，詰旦解去。

黃澄，毗陵人，隸業丹陽之仙臺觀。崇寧初，有勅，改玉晨觀爲崇寧萬壽宮，先生充住持。未幾，徽宗璽書召，赴闕，勅差住持金山神霄萬壽宮。累授太素大夫、冲素靜一先生，領玉堂高士左右街都道錄兼管教門公事，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賜紫金方符。請老還山，告逝於玉晨所建東庵。初三山經錄，龍虎、正一、閣皂、靈寶、茅山大洞，各嗣其本宗，先生請混一之。今龍虎閣皂之傳，上清畢法蓋始於此。

楊希真，字元道。世爲儀真米商，

積陰德。元道生建中靖國元年，六歲始能言，稍長，知敬事四聖真君像。一夕，夢神人告曰：吾爲北方天輔上帥，憫子勲志，哀子尸濁，期於華陽仙府，與子換骨，當授以神書。君自是數通冥感，若有心疾，狂走，失所在。宣和二年庚子歲，入華陽洞不返。明年自洞出，比還，鄉鄰皆訝之。君曰：我昔實非狂顛，爲求法耳。今得真授童初大法，可以度世矣。徽宗索異人，進上九靈玉嬰神變等經及靈虛秘旨，勅黃冕校定錄，付道藏，特授丹臺郎、冲和妙一法師，視朝請大夫。年二十四尸解，越三日，復起，手書辭謝門狀，投筆坐逝，甲辰三月十七日也。童初之法遂顯于世，門人承務郎沈育作《楊真人傳》。

沈若濟，字子舟。遠祖當吳越錢氏時爲謀主，遂爲錢唐人，宗族盛大。師年十許歲，便不樂塵埃中事，詣本郡元真觀出家。元祐庚午，試經爲道士，年始十三。取道藏書讀，旁采外書，與其學之同者參焉，上下貫穿，無不該

洽，尤長於醫。游山，客崇禧觀。政和末，延康殿學士。王公漢之因論內外丹，有契，載與俱歸。公帥建康，迺葺山中洞陽館以處，師俾鍊大藥，且廣施藥，以已四方疾者。徽宗再召，強起館於龍德宮，數月，賜號洞元大師，命之道官，辭以疾，賜金方符，送還山。紹興初，服丹尸解，年六十二。

湯友成，字道原，桐川人。兄景仁，登進士第。熙寧丙辰歲，與弟友直同試經爲道士。友成事徐神翁於泰州。翁天機深妙，不與物接，唯時與友成語。居歲餘，因獲二鼠，閉盎中，欲縱之，發視而鼠已死，翁咄咄有所尤，不復顧之，遂辭翁。翁遣詣劉先生受經法，與友直修鶴廟居。王公漢之邀治丹醞，又從王謫居濠梁，王得還，復歸鶴廟。宣和召索異人，友成兄弟晦迹山廬，恒恐人知。建炎盜起，友直逃入深巖不返，友成居山五十餘載。自濠建州還，不復出門。紹興癸亥，預言去世日，其年六月五日汲寒水沐浴，問日早晏，正午而逝，年八十四。

李珏，廣陵江陽人。販糶自業，人有糶者，即授以升斗，俾自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公^②珏，節制淮南，珏以同姓名，改名寬。李珏下車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李珏，字長尺餘，珏^③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又陞宰輔，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方喜之際，二青衣自石壁左右出，珏^①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⑤驚，復問：非珏何人也？青衣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

珏^⑥曉，益自驚歎，迺令城府求訪同姓名者，得李寬舊名珏，迎置靜室，拜爲道兄。寬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洎問道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以販糶對。珏^⑦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百餘歲，輕健異常，忽一夕卒，三日棺裂，視之如蟬蛻矣。事見《續仙傳》。

傅霄，字子昂，晉陵人。博古明經，善書，尤精隸古，由儒入道，隸居常

州天慶觀。高宗召主太一宮祠，乞還茅山，賜號明真通微先生，領山門都道正，住持玉晨觀，建雷平院，往來山中四十年，搜訪真秘，拯救窮乏，利益甚深，重編隱居集，修茅山舊記著作，惜多無傳。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立春日化。

楊任丁，字亶甲，河北相州人，氣貌雄偉。紹興三十年，棄官入山，築庵鸞輪峰下，和王楊公存中遣兵士五百人爲築庵基。庵成，先生曰：吾平生未嘗求信於人，惟求信於天，遂名庵曰天信，先生精於變遁之道，蓋真隱者也。太宗淳化二年生，孝宗淳熙五年二月十五日卒，壽一百八十有四。

劉道懷，恩州人，時稱蓑衣先生，齊雲庵是其居也。高宗御筆召先生留守，晁公謙之傳上意，具書敦請，強延詣闕。時金海陵煬王完顏亮兵臨瓜洲，上懼，詢以國事，先生直答云：沒事沒事，南北兩家各換主耳。俄海陵弒，高宗亦內禪。先生年八十四，坐逝於齊雲。

陶源靜，曹州人，居山之南，同蓑衣先生被召，上表力辭還山，紹興十八年也。時號陶、劉二公。

陳楠，京口人，號靖真先生。紹興間任待制，勇決辭祿，肥遁入林，築八卦臺于茅洞之東。石室像遺存焉。

劉至孝，失其名，咸通里人也。弱冠喪父母，願終身麻衣，人呼爲至孝。住白鶴廟數年，修奉勤瘁。一日修殿於海，石榴樹下有物如桃。以冬月非時，爭擘之，且無核，人皆棄去，至孝取食，味異美。是晚，復至前所，得物如拳，內綠外紅。明日得如掌者，色味皆如桃，尤珍美。至孝自是不烟火食，遠游名嶽，不知所終。豈純孝之報耶？所遇皆芝英之類耶？見《道藏靈驗記》。

劉商，彭城人居長安，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道術，每歎浮榮世宦於己何益？古賢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游哉？遂以病免官，道服東游，及廣陵，遇一道士賣藥，衆中見商目之相異，迺

罷藥，携手登酒家樓，談秦漢間事如目睹。商師敬之，及暮，下樓，閃然不見。明日，訪諸城街，劇談歡醉，出小藥囊，贈商，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復何求。別後累求之不得，囊中得藥九粒，依訣服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迺過江隱於山中，時往來胡父渚，樵者有遇之者，我劉郎中也，而不知其所止。

溫德成，字韶叟，自稱東蒙子，三山長樂人。與晦庵象山諸先生游，住持玉晨觀三十年，立道藏，初受度於吳興計籌山之昇元觀。喜泰間歸主昇元。嘉定丙子四月示化，年七十二，葬武康縣蛟池之西。復十五年庚寅歲，一日乘肩輿過山中八卦臺，守庵見而疑，且曰：往東嶽檢校江東齋醮文籍，因經故山。時有雙鶴飛鳴，若相迎導，索筆留詩而去。明日，守庵持其詩質於崇禧管轄包守明。包識爲故人溫講師真蹟，大相歎異。昇元令有《東蒙集》，所留詩刊附卷末云。

金元範，凝神庵道士，性朴野，未

嘗聞道法。寶祐元年，浙江潮犯錢唐，不能禁。元範夢茅君授符訣，令治潮。明日忘之，是夕再夢，如是三夕，迺詣闕自白，勅有司往試其法，比潮怒至，元範飛符厲聲喝退潮勢卻立，自是水不爲害。命之道官，賜金帛，皆不顧，惟乞免庵田稅租。時相謝方叔有喝退江潮免稅還之句。送之還山，蓋實錄也，盛稱金真人云。

楊志隱，字空靜，鄂州人。年數歲，不告其家隨木筏至江東。稍長，爲道士於元符宮。喜讀書，貌甚怪。遇異人授召雷雨之術。大元初，以其法避時忌，上優容之。未幾，乞身還山，奉璽書錄三茅山道教，住持乾元觀。平生夜至子時誦《黃庭經》一遍始眠。白髮被頂，或以雜綵，分小髻。行山澤間，旁若無人。一夕命所與往來者作靈寶齋，盡出所秘書，焚之，明日偃卧而逝。

林大敷，號紫軒，自稱木通，生永嘉，平陽人。玉海蔣宗師游浙東，從入

山。至元丙子歲，許宗師度爲徒，嗜酒不羈，行步不疾而速，遍游五嶽諸名山，晚就玄洲精舍築壇把茅居之。大德戊戌歲二月十八日，遍辭交舊，言將東歸。明日，坐茅龕中焚香誦《洞經》忽大聲喝去。守庵驚視之，見危坐火光中，經聲不絕。頃之，地無遺骨，空有祥雲。法所謂火解者，衆方歎異，適薛道民者自揚州回，言遇先生于瓜洲，繼數出入人間，附信山中，解去時年六十一。

茅山志卷之十六

- ①足：原本作「之」，據笈本改。
- ②公：原本缺，據笈本增。
- ③④⑤⑥⑦珏：笈本均作「公」。

茅山志卷之十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樓觀部篇

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基，劉先生混康庵居其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詔以所居爲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御題額曰：元符萬寧宮。復於上清儲祥宮之側建元符別觀，爲先生入朝寓直之所。今宮舊製，其初登山爲通仙橋，直元符萬寧宮門，左官廳，右浴室，第二門曰玉華之門。正殿祠三茅真君，曰天寧萬福殿，左玉冊殿，右九錫殿，東廡景福萬年殿，西廡飛天法輪殿，左鐘樓，右經閣。天寧殿後爲大有堂，東庫堂，西雲堂。雲堂後爲寶籙殿。景福殿後爲雲厨，大有堂後曰衆妙堂。左知宮位三素堂，右副知宮位九真堂。北極閣在寶籙殿後，衆妙堂後曰震靈堂。又有潛神庵，在堂後，建炎四年爲盜焚毀。紹

興戊寅，高宗賜金重建，御書宮額。理宗朝勅修，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二榜。

崇禧萬壽宮，在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唐貞觀九年，太宗爲王法主建，號太平觀。天寶七年，玄宗勅李玄靜取側近百姓一百戶，並免租稅、科徭，長充修葺，洒掃。中和間，盜火所焚。天祐間，鄧啓遐重建。宋改賜崇禧觀額，建炎復遭火。秦熺再造，寧宗賜高士易如剛止堂、方丈二御書榜。理宗御書玉氣凝潤、鶴情超遼八字，並寶珠林榜，賜司徒師坦。大元。延祐六年，奉勅改宮。

玉晨觀，在雷平山北。高辛時，展上公、周有、郭四朝真人、秦巴陵侯姜叔茂、漢杜廣平、東晉楊真人、許長史父子，並此得道。宋太始中，道士王舉爲長沙景王雅所推重，就長史宅東起長沙館。梁天監十三年，勅賀爲朱陽館，爲陶真人住止，立昭真臺，供養楊、許三真人真蹟、經誥。唐太宗爲桐栢先生勅建華陽觀。天寶七年，玄宗爲

玄靜先生勅改紫陽觀。仍勅取側近百姓二百戶，並免租徭，永充修葺。南唐王貞素繼居之。宋大中祥符元年，勅改玉晨觀。定錄君授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迺得居此鄉耳。正此金陵地肺福地也。

崇壽觀，在大茅山下，華陽洞南，便門之前，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故宅也。

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之重立，供養道士曲阿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立崇元館，太子、武帝臨幸，館主王文清開置室宇、廂廊，殊爲方副。唐貞觀初，勅改崇元觀。天寶七年，玄靜先生奉勅重修，仍取側近百姓一百戶，蠲免租徭，長充修護。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定錄君授言：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迺住。隱居云，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世有來居者。齊初，迺勅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爲崇元，則此觀是矣。有唐太極元年碑，左

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餘字漫不可識。大元泰定元年，國子司業虞集重撰碑文，隸刻于太極碑陰。

下泊宮，在中茅西。大司命君以漢地節三年自咸陽昇舉，徑來句曲，外立茅舍，以候二弟處也。隱居云：父老相傳，迺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泊處，言是司命故宅是矣。唐貞觀十一年重立碑，桃源黃先生文，和州盧使君書。今刻非舊，唐御史大夫王公緯嘗修是宮，此記之所作也。

華陽宮，在積金山西。隱居上館，天寶七年三月，玄宗從玄靜先生受上清經籙，勅度道士焚修，後燬于兵。宋政和中，道正莊慎質重建。隱居丹井、樓基在焉。

乾元觀，定錄君授言：大橫山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合神丹而昇玄洲。天監十四年，隱居勸鬱岡齋室以追玄洲之蹤。天寶中，玄靜先生居之，勅建棲真堂，會真、候仙、道德、迎恩、拜表五亭。大中祥符二年，觀妙先生築九層壇行道。天聖三年，賜名集虛庵，續

勅改今額。

燕洞宮，在燕口洞。女仙人錢妙真遁化立祠之所。梁邵陵王爲記碑，不存。天寶七年，勅修賜宮額，度女道士三人奉香火。元祐甲辰，爲野燎所焚，遷立句容縣。紹興二十年，復建故基祠宇，宮在中茅西，與鶴廟鄰。天寶七年，勅在廟下立精舍，度道士焚修，奉三茅君道祖香火。屯田員外郎柳識撰碑，亡。

華陽觀，梁昭明太子故宅，古名鴻禧院，一名福鄉館，在崇壽觀西。寶曆二年，奉勅置，改號寶曆崇元聖祖院。時贊皇李德裕奉老子、孔子、尹真人三像，供養太玄周先生於此。治平中，賜名鴻禧觀。宣和改賜今額。

天聖觀，在積金山上。天監初，隱居勸小沼，養雷平池龍子。貞觀間，王法主庵居，遇法本仙人。肅宗至德中，賜名火浣宮。唐末遂廢。景德三年，明真先生張紹英廬其處。明真與朱觀妙爲明肅太后傳籙保度二師。天聖三年九月，賜所居爲延真庵，五年改賜觀

額。

棲真觀，在華陽宮之西。隱居中館，桃源黃尊師所居，和州盧士牟撰碑，不存。宣和中，賜額。

五雲觀，在五雲峰下。天聖中建，丞相王公欽若即世後，許國夫人請于朝，爲公棲神之所，因賜觀額，晏元獻公撰碑。

清真觀，在大羅源。政和中，道人吳德清結庵以待雲水之衆，徽宗賜以觀額。每歲三月十八日，四方道人畢集，禮謁茅君。齋時多有白鶴翔遶，因傳謂鶴會焉。

白雲崇福觀，在白雲峰下。畢陽宮知宮王景温退居於是。温以其名聞德壽宮，勅賜觀額，累遷道職，遭遇四朝。寧宗皇孫時嘗從受戒法即位，賜號虛靜真人。徽猷閣學士戴溪撰觀記。

凝神庵，在黑虎谷。紹興庚午，祠宇宮道士張椿齡所創。張初名逢道。高宗歲遣使降香山中。乙亥歲中，使以達道名聞于上，累召對德壽殿，賜

摩衲帔、水精環、紫石茶磨、御書陰符、清靜二經，且命圖其形於神仙閣。

昇元觀，舊白鶴廟，司命真君專祠也，在中茅西。天寶間，詔修祠宇，度道士焚修，列于祀典。政和八年，建康守臣俞卓奏賜今額。建炎三年，爲盜焚毀。紹興十四年，道士茅宗白重建於故基之南。劉至孝三遇靈桃其地，事見采真游篇。

抱元觀，在柳汧泉上。政和八年，姑蘇陳希微從劉先生學道居此。柳谷庵後勅改觀。慶元間，王元綱重建。

元陽觀，古觀名，見顧況詩：此觀十年游，此房千里宿。還來舊窗下，更取君詩讀。今觀在茅洞之上。隆興初，吳興道人沈善智者，穴居，自稱洞主，遇蘄王韓夫人茅氏，爲創殿宇，初名冲虛庵，慶元間請額爲觀。

藏真觀，靜一劉宗師墓廬也，在疊玉峰，大觀中奉勅建。

紫陽觀，舊名洞雲庵。建炎中，河北博州道人王若寧者來山，獨居丁公山東巖下，夜夢神人指巖穴曰：此鄧

都考訊之所，可去洞百步居焉。至秦檜歿，夫人王氏純素詣靖真李宗師，乞拜章，知檜繫此鄧山獄中。王命其子熺即洞口建太乙殿，以求冥釋。所施旛與石記存焉。大元至元癸未歲，奉璽書爲觀，存古額也。

崇元觀，紹興末，桐川石先生名元朴，從楊亶甲學道，結庵常寧鎮之南岡，以醫濟人，日織草屨一綱，兼錢十文，懸於戶外之樹，使行者自取之，寒暑弗渝也，年八十八，無疾而逝。漫塘劉宰爲文祭之。大元丙子歲，奉璽書以古額爲觀，其徒嗣守藥室。

聖祐觀，在大茅山頂。延祐二年，奉制書賜額，加封大君真應真君。

德祐觀，在中茅山頂。同前奉制書賜額，加封中君妙應真君。

仁祐觀，在小茅山頂。同前奉制書賜額，加封小君神應真君。

三茅真君廟《太元內傳》曰，漢明帝永明二年，勅郡縣修丹陽句曲真人之廟。《隱居》云：此廟今猶在。山東及山西諸村並各造廟，大茅西爲吳墟

廟，中茅後山下爲述墟廟，今並廢。惟昇元觀本名鶴廟，在祠宇之上，紹興間，奉皇后中旨重建，丹光發于故基。道士呂雲爲記，不存。

廣濟廟天聖觀龍祠也。紹興賜額淳熙、紹熙淳祐，三封神龍爲敷澤廣應利濟侯。

元符萬寧宮神祠，封護聖侯廟，元符宮二使者祠，封靈祐靈護侯廟。事具《宋史》。

茅司徒廟，在乾元觀東。南臨姜巴路，昔有人疢疾卧道邊，夜半有導從乘馬者至，呵問之，其人告以疾作，乘馬者與之丸藥，且曰：我茅司徒也。旦而疾愈，因立廟其地，事見《稽神錄》。建康溧陽東門外一里亦有祠。

茅山志卷之十七

①達：前文作「逢」。

茅山志卷之十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樓觀部篇

山房庵院

許長史宅，今玉晨觀是。《隱居》云：長史宅自湮沒之後，無人的知處。至長沙景王譚太妃供養道士姓陳，爲立廨於雷平西北，即今北廨也。句容王文清後爲此廨主，見傳記，知許長史於此立宅，因博訪耆宿，至大明七年，有述墟父老徐偶云，其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餘見長史井條中。

靈寶院，在玉晨觀隱居昭真臺故基。唐宗師孫智清、王棲霞重建，奉靈寶天尊像，額曰靈寶。內有老君瑞像。殿先是玄靜先生所立。高祖時，老君屢降晉州羊角山，因請立像，大觀三年四月，玉晨道者梁悟真旦汲水殿前池，即周真人池。忽覺紫烟彌覆其身，烟中見老君乘白馬，以加句《天童經》授梁。

梁本庸愚，自是不食誦經，言人福禍有驗。《天童經》刻石傳。

唐若山庵，在郭干塘東。若山，唐開元中，潤州刺史，棄官來山，又居太湖苞山，今林屋有碑，殘缺矣。

郟尊師庵，在八卦臺南數十步。尊師不知名，亦不知何時居此。累甃爲垣，鑿石爲臼，纔方丈餘，遺竈尚在，久爲荆莽所蔽。西清陳公紹興間築庵，始見之。

顧著作山房，在菖蒲潭石墨池上。唐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謫焦山瘞鶴銘者。況爲韓滉判官，歷江南郡丞，校書郎、著作郎，累歲脫縻，無復北意，結屋居山中。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大中時歷盱眙簿。

秦系山房，在石墨池。按《輿地記》，唐人穴石爲研註《道德經》。又《隱逸傳》系會稽人，工詩。權德輿云：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宋齊丘山房，在海眼泉上。鄭尚書裴太師、楊尚書山房，並在

海眼泉。

趙書記、楊侍郎、周侍郎山房，並在中茅西南。

李侍郎、高校書山房，在栢枝壟。

劉侍郎、裴侍郎山房，在中茅前。

雷郎中、張拾遺、何先生山房，並在龍尾山。

在龍尾山。

崔徵君、員鍊師、王鍊師山房，並在雷平山。崔定言見抒情詩。

寶鍊師、侯仙姑、嚴鍊師、唐鍊師、金山人山房，並在南洞。

宋張文簡公山房，華陽宮之深秀軒。公名綱，紹興參知政事，讀書山中，有《華陽老人集》四十卷。

齊雲庵，在中茅，小茅之西玉沙泉上，劉莎衣先生之居。

天信菴，在鸞輪峰下，楊亶甲先生之居。

洞陽館，在南洞華陽觀之西。政和間，延康殿學士王公漢之重勑，供養高士沈子舟，鍊大藥其處。

圓錫庵，紹興間，毗陵道者虞慧聰所創。虞蓬頭苦行，先棲大羅源，日織

草履二緡。以易粟，每夕拜斗。一夕，感黑虎伏其傍。高宗知名，召見德壽宮，賜以齋米，對曰：野人無用，留作軍需。上一笑，放還山，遂徙居龍尾山前。

東天寧院，在鎮江丹陽縣。

西天寧院，在建康句容縣，並元符

莊，崇寧五年奉勅賜額。

棲白庵，華文閣學士秦煊建，元符知宮張洞元主之，在丁公山，巖壁秀絕。

玄洲精舍，在鶴臺澗上。大元至元間，玉海蔣宗師所立，齋室存鬱岡，古名也。至治壬戌歲，劉宗師請貞居，建外靖于紫軒仙人火解處。華陽道院，在積金山東。大德間，牧齋王宗師建。西偏有奇石，翰林學士元明善撰碑。

三茅道院，大德間，元符道士姜大珪建。

- | | | |
|-----|-----|-----|
| 崇真院 | 歸真館 | 迎真館 |
| 鶴臺菴 | 常靜菴 | 石堂菴 |
| 超然菴 | 萬松菴 | 俱妙菴 |

朝陽菴 思真菴

自天寧院，凡十七所，隸元符宮。

雲谷菴 積金山菴 玉泉菴

集聖菴 崇真菴 奉真菴

靜真菴 澄真菴 喜客泉菴

自雲谷菴，凡九所，隸崇禧宮。

茅山南北諸菴

慶和菴 上善菴 守柔菴

靈寶菴 抱朴菴 秀雲菴

青龍菴 真興菴 志和菴

素華菴 和福菴 仙臺菴

玉液菴有二 丹谷菴 寧真菴

脩然菴 見素菴有二 靖虛菴

靖真菴 通泉菴 太和菴

致柔菴 潛神菴 善慶菴

崇真菴 靜真菴 朝斗菴

妙法菴女官 迎真菴有二 頤真菴

如常菴 靈泉菴 回仙菴

洞陽菴女官 通靈菴 洪福菴

玄德菴 全真菴 黃寧菴

冲慶菴 崇德菴 玉虛菴

九錫菴 草堂菴 三華菴

寧壽菴 清靜菴 朝陽菴

老壽菴 觀妙菴 洞清菴

東華菴 延真菴有二 悟真菴

慶雲菴有二 高靈庵 圓慶菴

朝真菴 隱深菴 谷神菴

抱陽菴 和真菴 瑞雲菴有二

仁和菴 抱元菴 集禧菴

至聖菴 養神菴 潛真菴

正一菴 拱極菴 養素菴

碧虛菴 居靜菴 濟陽菴

朝元菴 百丈菴 體純菴

玄真菴 扶虞菴 凝雲菴

寧靜菴 明真菴 居常菴

澄虛菴 靜隱菴 凝熙菴

清虛菴 柔和菴 澄神菴

守一菴 常應菴 德善菴

熙真菴 洞仙菴 養拙菴

玄通菴 德潤菴 洞玄菴

茅山志卷之十八

茅山志卷之十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靈植儉篇

神芝奇藥

《太元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二君見道士有合仙者，亦以與之。求芝法，當以三月、九月開日登山，賚金環二隻，啓以奉誓。二君如此者，三以爲盟也，投環於石間，勿顧念之，仙道貴青環之物，以爲效信也。

第一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根如蟠龍。

第二參成芝，色朱，有光燁燁然，扣其柯葉，如金石聲，折而續之，亦復如故。

第三燕胎芝，如葵葉而色紫，上有燕形如欲飛舉，光明洞徹。

第四夜光洞草，其色青，其葉似栢實，正白似李，高三四尺。夜視其實，如月光洞照一室，一株九實，墮地，須

與轉大，如徑七寸，鏡盤，著地厚一二寸許，夜視，如牛目動盼以視人也。

第五白菘苦過切玉芝。

熒火芝，《真誥》曰：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紫華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之，心孔明，可夜書。

九莖紫菌琅葛芝、丹珠、玉漿，並見《周氏玄通記》。

前件丹芝，按仙傳所錄，自非已成仙人求之，弗得見也。

石腦，定錄君受言，出方山北穴下，繁陽子姜伯真昔嘗取服，北竚一中亦有此物。石髓，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軟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身熱，又使人不渴，《真誥》云療風痺。

石鍾乳，《本草》茅山土石相雜，乳色稍黑而滑潤，謂之茅山乳，性微寒。

禹餘糧，《本草》：茅山甚有好者，狀如牛黃，重重甲錯，其佳處迺紫色，泯泯如麵，嚼之無糝，然用之宜細研，以水陶取汁澄之，勿令有沙土也，《隱居》：茅山鑿地得之，極精好，迺有紫

華，靡靡服食用之。

南燭《清虛真人內傳》曰：其樹似木，而葉似草，故號南燭草，木一名侯叔草，一名男續，一名惟那木之王。小許真人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吳越間亦呼染叔。《登真隱訣》云，三茅四平山廼不多，而樹大，其子如茱萸，八九月熟，酸美可食，葉不相對，似茗而圓，厚味小酢，冬夏常青，枝莖微紫，大樹亦高四五丈，而甚脆，易摧折。沈存中良方所謂即南天燭，非也。

木本草，《隱居》曰：出白山、蔣山、茅山者為勝。《真誥》：紫微夫人術，叙盛稱其益，服餌數方傳焉。芍藥本草，《隱居》曰：出白山、蔣山、茅山最好，白而長大。餘處亦有而多赤。又芍藥譜有茅山冠子、紫樓子、茅山紅三種。

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隱居》云：為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茅山者佳。

何首烏，《本草》因祖能嗣，服之有

益，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傳其事，李翱，因著方錄云。

附子，山中名茅附，比蜀產者實小，而氣劣，性大去濕。

烏頭。性同附子。

菖蒲。出菖蒲潭中，一寸十二節。

茯苓、白術、枸杞、澤瀉、黃連、決明、茅芎、桔梗、細辛、前胡、具母、防風、罌粟、玄胡索、天南星、黃獨、山藥、玉蕈、紫芋、金罌子。鍊為膏、煎酒和服，味如飴。

名木異卉

左紐檜，晉許長史手植，在玉晨觀。

鶴頂松，一名九枝松，在鶴廟頂，相傳茅君任亦城時昇舉，其上丫然雙幹，疑非舊物。

九陽松，在金菌山北，虬枝柱地，蒼古冠絕。

隱居松，在玄洲精舍方壇上。

卧龍松，在清真觀側。

經臺栢，在崇壽觀太元殿前。宋末有道人自咸陽老君說經臺移本植

此，檀欒翠碧，非凡木也。

棠梨樹，在下泊宮。大司命君初入山，止此樹下，結廬以候二弟。今餘丹井，樹不復存。下泊所藏廢鼓，腔一木剝成，徑三尺餘，相傳廼古樹身所作。

福鄉古木，梁昭明太子植福鄉井上，半心摧朽，生意逾茂。山桃、側栢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並出茅山。白李，展仙人遺種。

福鄉柰，似來禽而小，可去疾癘。鴛鴦樹在穀牛槽，兩木杪合為一，無有罅脉。溪蓀，平泉記芳蓀，生茅山東溪《隱居》稱蓀花紫色，生淺水中，相傳女仙人錢妙真所種。玉蘭蘭芽刻，玉氣甚幽，亦芝英之別種也。

蘭 蕙 茗 瑞香

茅山志卷之十九

茅山志卷之二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梁碑

九錫真人三茅君碑文

九錫玉册文見誥副墨篇。

梁普通三年，歲在壬寅，五月壬辰朔，十五日

丙午，三洞弟子領道士正吳郡張繹立，茅山道

士孫文輅書，袁道與刻字。

太元真人司命君，諱盈，字叔申，

咸陽南關人，以漢景帝中元五年，太歲

丙申誕生茅氏之胤。年十八，棄家學

道，入恒山六年。時年二十五。感道通

神，遂師西城王君十有七年。時年四十。

又三年，與王君同乘駕詣龜山，王母授

經，仍隨王君還西城。修法三年，時年四

十七。顏如玉童，體有光照。王君復賜

九轉還丹一劑，君道迺成。時年四十有九，

武帝天漢四年。還家侍養父母，而役使鬼

神。人有橫死久葬，皆令更活。停家凡五

十三年。父母既歿後，至漢元帝初元五

年，太歲丁丑，四月三日，迺顯乘雲駕，來江左句曲之山，時年一百二歲。停住凡

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

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受錫畢，迺從衆

官，乘雲駕往霍山赤城玉洞之府也。

臨去，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

得數相往來，當一年再過來此山。三

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

嶽太虛真人游盼。若有好道者，吾自

當料理之。有心相教訓於未悟也。

定錄真君，諱固，字季偉，太元君

之次弟，景帝後元元年，太歲戊戌，誕

明於世，以英輝仁睿，貞孫霞舉，察孝

廉，舉賢良，拜五官郎、武威太守。以

孝元四年，太歲丙子四月，轉執金吾

卿。司命對賓之日，時年一百歲。

保命仙君，諱衷，字思和，太元君

之小弟。後元三年庚子歲誕，少以節

行顯名，貞高著稱。隱居華嶽五十餘

年，以學優可任，宣帝地節二年為雒陽

令，轉西城校尉。四年四月拜上郡太

守，五更大夫，即與定錄君同日就路。

司命對賓之日，時年九十有八。二君

到了丑年並解任還家，修學積五年。

元帝永元五年，歲在壬午，過江來尋

兄。中君時年一百五歲，小君時年一百三歲。修

行勲劬二十四年，迺賜九轉還丹一劑，

服之成道。

碑文

若夫有無之莫辯、陰陽之不測，故

自無得而稱之，今且談其轍迹，述其

攸處。君迺咸陽南關人也。始胄之

興，則姬于黃帝，周公之次子，分職致

宗，氏茅族焉。高祖濛，深識玄覽，絕

塵華嶽，及君入山，顯乘雲駕，控龍南

嶺。祖憲，才兼方員，智通文武，掃定

荆揚，秦皇嘉悼，贈以相國之禮。父

祚，懷淳古之氣，抱上皇之真，不學不

仕，確然而不可改也。君稟元靈於妙

始，挺至德於玄符，生知獨穎，天情孤

脫。深念促生之不淹，悟仙齡之可永，

故能棄纓紱於宰門，服芻苴於丘壑。

年十八，隱居恒山，以從其道。心業二

篇，口談十翼，茹芝朮以堅糧，掇薜蘿

而為服。在山六年，翹勤精苦，遂仰感

西城王君，親躬執事十有六年，進近衣

書，預同輿駕。迺泛白水而造龜山，登青琳而詣王母，受玉珮金璫之文、太霄隱書之道，遂得還形玉狀，反少天姿。王君迺告君曰：子道已成，可以反矣。復百年求我於南嶽，授爾仙任於吳越也。君迺停雲駕於天衢，止羽車於漢路，短褐布衣，歸寧父母。於是父欲杖而罰之，君怡顏跪謝，溫恭盡禮，杖即碎斷，飛揚四濺，如電擊焉。父又令君生尸起死，君即面召神祇，口斷枉闕。死而活者，不可稱數。君之二弟，並仕漢朝，爾時俱被國命，同日引道，遠近餞送數百餘人。君親自僮接，初不異俗，迺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總吳越生死錄籍，亦神官之要位也。到來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諸君復能來顧如今日否？於是衆賓僉懷欣允，咸欲資持禮貺，君並止之。及至期，戒。日忽有自然，門列賓亭，路筵客宇，土潤脂容，地平鏡色，神官星羅，天騎雲滿，海頓龍輿，山停風蓋，烟來而霧至者，靡不充溢。當賓接客，並以虛

空而至甘肴旨酒、珍奇美果之徒，皆非衆賓所識也。金案寶卮靈童漢女之屬，故非言象所述也。于時三天請駕，九錫催陳，君迺瞻羽蓋而整神容，念將離而歛玉色，於是舉手言乖，無不周徧，迺告衆人曰：真道隱迹，迺不應表顯動耀視聽，吾今所以不得默爾者，欲以勸誘二弟之追慕也，亦何待二弟之反迷。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耳。今去，當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以自清勵，然後受事也。於是聳雲駟而安動，進羽駕而徐迴，鸞鳴鳳嘯，虎躍龍騰，紫蓋成霞，朱旂起電，既神駕之不禁，轡仙輪而易遠。於是人相視歔歔留憩，朱宮懸列，紫館虛成，總任璿璣，徧司吳越。千里而至者，不可稱也。二弟聞君得道，各解秩還私，停家修習，積有五歲，渡江尋兄。君迺教以黃帝四扇神散之方，青芽變枯潤骨之法。精勤丹至，積感幽靈。君又啓王君於二弟，艱難勤苦，備加慊到，遂皆降以神天高聖之授，俱晏虎駟矣。君然後

乘九錫之駕，轡三天之輪，汎景浮空於南嶽耳。猶且哀黔首之顛顛，愍黎元之不救，故期諸一歲，再降金陵，料別有善，載之玉牒。惟君道德仁智之深，孝悌通神之至，感幽徹靈之誠，震天動地之業，自古及今，莫能擬者。若夫望景奔月，控龍轡鵠之徒，尚不能以喻其盛，況羊潛鹿處，水行火變之儔，其可喻君之巍巍耶？有道士張繹，欣聖迹之預聞，慨真顏之不睹，念至德之日遙，懼傳芳之消歇，故敬携同志，謹鐫傳錄。雖復羅衣之屢拂，冀巨石之不糜，面千齡而瀝腎，對萬古以披心，但恨言不足以盡意，庶冥鑒之匪尤。迺仰銘曰：玄玄妙始，窅窅靈端。智明不體，慧寂何言。心期絕路，指測無源。哀此黔首，念彼飛喧。流連永夜，波迸長昏。促生電逝，短晷星奔。異生天世，俱爲夜魂。從迷既往，望反無門。誰哀誰悼，惟聖惟賢。應逐規矩，感任方員。以師以友，作輔作天。惟我真入，厥誕茅裔。孤貞獨秀，邈爾霞際，如彼玉京，迢迢天外，如彼河清，千

年一世。惟君聖德，獨立孤貞，耽玄味道，舍秩辭榮。千年一世，如彼河清。迢迢天外，如彼玉京。秋威春澤，日暄月明。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長懷萬古，虛仰千齡。芳音既遠，傳石流聲。

碑陰題

此碑有如玄孱宿構，略有四事。一者，工人鑿山，唯得此碑一石有如現成。二者，衆石悉不堪作跌，唯所指安碑處一石有如伏龍之狀。三者，密石連環，唯安柱處有自然埒。四者，事竟，洞內飛泉忽涌。碑陰及兩旁徧刻齊梁諸館高道姓名，略見采真游篇石柱篆刻。自然弟子徐楷敬謁華陽洞天。唐宋刻題多漫缺矣。

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弟子華陽隱居陶弘景謹造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迹可記，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倘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

之內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亘涂水脉，闢闡風岫，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晋太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天監十三年，勅買此精舍，立爲朱陽館，將遠符先徵，定祥火曆，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鬱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廼繕勒碑壇，仰述真軌。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謚，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廼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識宇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晋剡令、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正^⑤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

出爲餘姚令，勤恤民隱，惠彼鄰邑。徵入凱闡，納言帝側。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內詮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輝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儵值晏駕，於焉告退，專靜山廬，以修上道。君雖搢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第四兄遠游，永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奇，歲月彌軫，恒與楊君深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真降楊，備令宣諭，龍書雲篆，僉然徧該，靈謨^⑥奧旨，于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孫^⑦禮窆，虛柩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墜在焉。謹按《真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能具述。楊君諱義，事具《真誥》。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翹，字

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潔，特絕世倫，郡舉上計掾，不赴。糝糠塵務，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之真師也。恒居此宅，繕修經法。楊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任，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世名剛，次兄虎方，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真在山，勅立嗣真館，以褒遠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來君此土，燾育蒼祇，範鑄羣品，導法開俗，隨緣啓教，以隱居積蘊，三真經誥，久棲華陽，宜還舊宅，供養修理，廼勅工匠，建茲堂靖。即仰祇帝則，兼闡大猷。東位青壇，西表素塔，壇塔之間，通是基址。埋瓴掎瓦，投錫便值，紫烟白霧，纏徊蔭蓋。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井南大塘，廼郭朝遺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巴之軌，旁枕雷平，前瞰下泊，東際連岡，北橫長嶺，柳汧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內，

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渾樞驚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字，功浹四溟。巡跡電滅，測體淵淳。旋區嶽立，巨海雲舒。搏風泳水，蹠實馮虛。亦有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遠，天府地居。紫巒已曲，畫壤肺浮。五闌面啓，九涂環周。長隰旁嶺，交汧比流。廼稱龍伏，寔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棲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宸。參差年代，網緼名氏。書誥具宣，精華未弭。甄他爲切。甃將淪，沉階已毀。拱樹霜摧，脩庭草委。肇館華陽，歲纏二紀。永觀前猷，聿遵洪軌。帝曰楸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免矣。勝殿密響，瀉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瑤函玉檢，綺幕繡巾。蘭缸迥耀，金鑪揚熏。桐栢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

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且華且朴。結號虛皇，筌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欵悅，捫景帶虹。振苦排郭，還明反聰。物言是力，我見無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爲。式題龜錄，人天鑒知。

碑陰記

此碑梁普通三年太歲壬寅金石刊。至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六十六年，文字將湮，中山劉明素字暎微重加洗刻也。

華陽隱居陶弘景，丹陽秣陵西鄉下里人，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之日未曉時生。仕齊高武世諸王侍讀，奉朝請。永明十年壬申歲，投紱棲山，住中茅嶺上，立爲華陽館。至梁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七年，往永嘉楠江青嶂山。十年，涉海詣霍山。十一年夏，還木溜嶼。其年十月，奉勅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山，入住東澗。十四年冬，徙來此館。十五年，移鬱岡齋室靜齋。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冲、

上清弟子宗元前館主東海剡縣楊超遠、

上清弟子朱陽館主丹陽湖孰潘淵文、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丁景達、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馮法明、

上清弟子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

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

上清弟子太平山館主吳郡錢唐楮仲儼、

齊世祖武皇帝、

太宗明皇帝、

衡陽王簫筠、

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遙光、

荆州刺史聞熹公蕭遙欣、

尚書令太子少保丹陽尹建昌侯沈約、

開府儀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呂僧珍、

侍中吏部尚書吳興太守謝覽、

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馬季延胄、

交州刺史始興王司馬阮研、

臨海太守伏曼容、

晉安太守謝篡、

晉熙太守紀僧猛、

梁武皇帝、

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

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

南平王世子蕭恪、

侍中豫章內史太尉長史謝舉、

臨川正世子前羅平侯蕭立正、

廷尉卿虞權。

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過去見在受經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記。

茅山志卷之二十

- ①且：筧本作「日」。
- ②闕：筧本作「直」。
- ③戒：疑當作「詰」。
- ④遙：原作「道」，據筧本改。
- ⑤正：原作「王」，據筧本改。
- ⑥謨：筧本作「模」。
- ⑦孫：筧本作「姪」。

茅山志卷之二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梁碑

陶先生朱陽館碑 梁元帝造

昔太和中，有許遠游者，迺雲霄之勝友^①，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架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闌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峰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遵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璽問遙通。朱陽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輕^②樹迎風。嶕嶢高棟，杳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烟生岫複。闕文

茅山長沙館碑

華陽陶隱居撰。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有，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搢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敷旌麾於山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迺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迨茂實，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曲林館碑

華陽陶隱居撰。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薨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迹韜功，守茲偕老。

華陽隱居真蹟帖

元帝在藩，送碑入山，今猶在朱陽館東。又有南平王蕭偉所造清遠之館，即弘景弟子桓清遠所居。桓師名法闡，缺二字公之師也。其桓師初入山，作詩曰：寒谷夜將晨，置賞復尋真。方壇垂密葉，澈水渡朱鱗。杏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石，鑪變欲

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邵陵王曾入茅山尋桓清遠，迺題壁詩曰：荆門丘壑多，甕牖風雲入。自非棲遁情，誰堪霜露濕。朱陽館西又有長沙嗣王所造長沙之館，基址存焉。梁昌侯又造石碑，弘景製文，今亦在朱陽館。北二里有處士周弘讓宅。雷平山有水曰柳谷汧，又名田公泉。今按《茅傳》云：在山之左，汧名柳谷，在陵之西，曰陽谷。昔有田叔居之取水，因以爲號，此泉是玉津砂，飲之益人，今有水浣衣，不須灰也。弘景石頌曰：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汧。土懷北邙色，井出風門泉。又有郭于池者，昔燕國郭朝兄弟四人，皆云得道，亦任洞中之職。四朝居長，初至山，種植於此，郭于號因斯兆焉。

石刻前製隱居小像，初真蹟藏建安徐閔中家。宋宣和癸卯十二月，道士芮南華摹刻傳世。

華陽隱居授門弟子陸敬游十賚文隱居先生遺總事弟子戴坦，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

石之邑，為棲靜處士。策文曰：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塗，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穎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携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幹，越壘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慊，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一爾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棲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弘敞，樓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棲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雷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卧，顯祇遐福。

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

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瞻糧服，手足

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

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

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爾族惟舊緒，身

迺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

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即名立

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

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

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其六爾期誠玄

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

故賚爾香爐一枚，熏陸副之，可以騰烟

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

既去，宣導松朮，實資芳醕，今故賚爾

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

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

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副

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爾貞

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

霜，今故賚爾鍤石澡灌，手巾爲副，可

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

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

無或驕情，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

碑銘 邵陵王蕭綸撰

夫夜光結綠，非肱篋之恒珍，逸羽

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

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蹈，

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棲，滅迹於周代。

盛德流風，有自來矣。應期而耀質者，

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

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

後，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此。龍馬見

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於天

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復遠，系緒綿長。

漢興，於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

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

七世祖潛，仕吳爲鎮南將軍、荊州刺

史。祖隆，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

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

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凌飈

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

義，嶽峙淵渟，墻仞無以睹，清濁不能

測，道風與星漢俱高，勝氣與烟霞共

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論語》、《毛詩》數萬言。曼倩幼習墳典，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岐嶷流聲，中黃著頌。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廼歎曰：讀此書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歲，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傍道求賢，禁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溪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詞，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謂樸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廼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郭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棲隱，慕留侯之卻粒，便具舟楫，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疏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廼杖策遐

征，游踐名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官府，靈異之棲託，往而不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方，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由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迹，交柯結宇，剗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烟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從，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丘陵，惓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鬪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遠近書問一皆杜絕。昔廼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以來，常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茲山也，闢閭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表旁臨，九純間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勅遣左右司

徒慧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解字。軒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上，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河，多歷年所，攝生既至，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遙扶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在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舄，比於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議精瞻，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寔忘勸沮，多行德惠。寶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廼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及羿射、荀棋、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

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闈等慕遙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而流芳。廼作銘曰：

留舄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炁，照耀丹林。厥迹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紱，頡頏縉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廼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真。結宇崇巖，貞棲茂草。冰玉留年，精華卻老。廼有令聞，榮躋壽考。白水過庭，危峰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簷席，花落窗壑。尚平未遠，王孫不旋。海桑變易，陵谷貿遷。豐碑有豎，遺芳萬年。

華陽隱居墓銘碑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

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常^⑦，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爲美，道以無涯爲真，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中天，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筮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迺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錄歸玄。黎傳宛吏，書因賈船。虎車煦景，蜺拂凌烟。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茅嶺，修修洞天。三仙白鵠，何時復旋？

燕洞宮碑

邵陵王撰，闕。

茅山志卷之二十一

- ① 友：筮本作「賓」。
- ② 輕：原作「經」，據筮本改。
- ③ 云：疑爲衍文。
- ④ 肌：原作「肥」據筮本改。
- ⑤ 於：原本此處爲空格，據筮本補。
- ⑥ 榮躋壽考：筮本作「康莊壽考」。
- ⑦ 常：筮本作「恒」。

茅山志卷之二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

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

觀碑

觀夫天德惟溥，亭育肇其不差，人靈本智，聞見資其愈甚，是以役成則百□不足，事逸則萬物皆勤，莫不鼎鉉黃金，尊崇居處，□□□□，資養性靈，青襟慚於履霜，白首成於聚嶽。但畏途捷徑，豈所般游，風葉寒荻，忘其飄踐。假使維梢掛席，終違寶岸，縣車策馬，詎越崇山，□□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至人應世，爲而不處，援手濡足，拯溺救焚，滌其含垢之性，復其既迷之轍，立關鍵，樹隄防，艤慈舟於罕濟之川，明慧炬於未昕之夕。當其虛往，處以真知，被薜紉蘭，吞虹噬月，踐赤墀而弘衆妙，排翠宸而播玄風，踵牧臺之舊

蹤，襲□山之遺軌，勝業與鰲峰並峻，睿澤共鯤海同流，理絕名言，事忘稱謂，可久可大，猗歟偉歟。法主姓王諱遠知，字廣德，琅琊臨沂人也。眇迹周□，襲於上賓之胄，非同薛族，託□於平輿之門。垂密雲而灑潤，御長風而縱響。道無常器，應有常倫，故得幽貺鬱其枚條，潛祉被其遐構，則有葉縣奇蹤，雷門逸響。□□閱世，伯喈珍其異□，□信遯時，威明貴其縫掖。故迺百川紛湊，滄溟浸無涯之廣，累石不窮，惟嶽至極天之峻。法主大父景賢，梁征北將軍、江州刺史。考曇選，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輕車將軍、陳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袞華載鬱，台肩啓曜，動成儀表，肅以具瞻。法主鎮五石於生宮，韞三田於命府，降靈以資妙氣，受鍊而浴蘭池，□□漱其芳津，一儀賦其純□，望德門而直指，睠華宗而誕曜。母氏濟陽丁夫人，陰祇柔德垂美，夙有神明之契，先稟禎祥之符。嘗因晝寢，夢身爲飛鳳所集，既

寤，見赤光貫乳，遂感而娠。七日便啼，聲聞于外，纔經少選而載□焉。昔浩靈受錫，仰神嗣於妃瑛，柱史流沙，託日精於玄妙。叶符玄慶，高騰聖迹。復迺流光外朗，豫顯火傳之教，希聲內發，先聞導俗之音。既而聖縱自天，稟至知於弱植，道□□□，備□□於藏往。孝友冥至，就養無方，業隆幹蠱，情忘健羨，加以俯同學教，盡銳墳典，三易述其殷周，四詩傳其鄒魯，著康成之韋簡，聽季長之絲竹，黼藻三古，琴瑟百家，玉書見重，金籙取貴，明毀縣鏡，照奪清溜。迺深棄俗纏，早生厭離，寂寥愛網，牢落塵情，望玄關而一息，儵蒼而長往。時有國師宗道先生，識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風黃道，作訓紫宸，九重致禮，百工興敬，攝齋撰履，妙簡英奇。法主以體二沐玄風，知十升堂奧，握照庶於荆藍之下，抱燭乘於隨合之濱。宅空成性，智之所漸，沿無致學，惟幾必彰。理詣希微，忘所言而知道，情遺徑廷，就日損以爲德。爰在冠年，虔修上法，迺有族雲浮紫，

羣鶴呈素，晻曖高垂，徘徊迴屬。周尹候氣，詎可參衡，晉野揮弦，曾何扶轂，斯蓋玄心廣運遠結，冥祥故能幽貺不言，嘉瑞爰發。法主顧衆芳以指信，因羣靈以攄抱，內戰斯止，道勝則肥，去有欲之廉，息多聞之智，六經三史，縹帙緗囊，昔所研味，並皆棄絕。物色真應，耽尚玄虛，吐納六宮，去來三景，峻巢由之節，勵夷皓之行，便即辟穀休糧，唯資松水。六塵不染，智照杜其氛埃，五味性空，慧口絕其甘旨。遂迺避聲於銜枚之路，滅影於至陰之域。茅山華陽，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也，峰秀龍文之鼎，水叶鳳門之泉，仰三山以交真，思五便而竚聖，迺抗表闕廷，願歸巖谷。黃門侍郎賀徹，奉宣中旨，繼是山棲，所須並令官給。既而雅志獲從，幽襟獨往，高蹈俗外，舉手時人，羣公祖道，衣裾聚觀，法主投簪有所，終焉是託，潤淹草樹，光溢林泉，拂雲徑以展足，援喬枝以移視，雖復金罇和鼓，獨韻新聲，玉瑄調時，偏諧雅氣。與夫道風遐暢，遠秀松筠之表，勝趣挺

生，孤映烟霄之外，安可亂其清越，革我寒暄，故以仙伯嗟其格高，雲將談其氣遠。仍值旗蓋南歇，禮樂西歸。法主養粹中巖，不染氛穢。隋開皇十二年，晉王分陝維揚，尊崇至教，欽味夙範，具禮招迎。辭不獲命，出自山谷。長吏、王子相承候動止，咨議顧言，每申談對，法主豪墨所至，必罄今古，辭義所該，殆無遺逸。幽尚有本，固請還山，晉王重違所守，遣使將送，遂投於天窗背嶺，鑿崖考室，卷晦聲迹，纔可修行。十三年正月七日夜，端坐精思，彷彿朱衣羽人握節而進，謂法主曰：岫隱川藏，事由獨善，寓形寰宇，宜弘利益。重官品藻，以卿開教一方，可宣揚法味，開度後學。既受茲靈誥，始有應物之心焉。於是澄止水於衆象，竦貞松於羣望，廣運玄機，盛談名理，重關複奧，故以啓其幽深；六瑚四璉，曾不矜其器用。山門著錄三千許人，並立精舍，寔爲壯麗。十九年，勅使鄭子騰送書詢問，欽尚殷勤，誠深下輦。大業七年，煬帝遣散騎員外郎崔鳳賚勅書

迎請，見於涿郡之臨朔宮。帝廼歎曰：朕昔在揚州，師已素髮。今茲重睹，更有童顏。豈非道固存焉，養之得理者。六軍返旆，扈駕洛陽。奉勅於中嶽修齋儀。而炎德遂卑，忠良解體，攬搶遠燭，格擇旁流，沉馬謬三十之占，膠船無五反之慎，蒼生塗炭，天命有歸。大唐景運龍興，玄象斯構。皇上繼明理物，光宅黔元，叁天一地，經文緯武，神謀廣略，道屬雲雷，躔晷曜於已晦，綴參辰於將落，毀隅具固，□□廓清，復修紆席，還爲俎豆。非夫唐風惟大，大章可以作歌，軒德如雲，雲門所以流詠，其孰能至於此乎？故使天成地平，其武功也如彼，戢戈歸獸，其文德也如此，諒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蹈東戶而穆南風。瑞發雲星，祥應頰素，涸泉獻醴，茂棘垂柔，神筵衛厨，芳蕙翊砌，巍巍蕩蕩，未有若斯之盛者歟，猶復降情動慮，旰食已勤，克己思治，宵衣彌篤，仁高穹昊，澤漏重泉。於是嗣興至教。尚想玄極，在昔藩朝，頻經降問，法主卷懷處世，三變

市朝，語默人間，一逢有道，既遇龍田，方知必舉之翼，將攀鳳羽，故審扶搖之勢，以慈先覺，曲招恩禮，屢有陳聞，乞還江外。廼詔浴州資給人船，并施法服，勅潤州於舊山造觀一所，賜田，度道士七十七人以爲侍者。貞觀九年四月至山，勅文遣太史令薛頤、校書郎張道本、太子左內率長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鎮綵、金龍、玉璧於觀所，爲國祈恩。復遣朝散郎蕭文遠賫璽書慰問，并賜衲帔、几杖等。皇太子以其年六月，又遣將仕郎張萬迪送香油、龍璧供山中法事。勅又遣桓法嗣送香，八月十三日至觀。法主沉吟久之，方遣恭受，謂弟子曰：此香何能燒盡？可分四近諸觀，廣供齋講，冀能感徹。十四日午時，適因睡寤，喜形於色。侍者在旁諮問所以，答曰：吾向暫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爲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五日，沐浴冠帶，焚香正坐，集諸弟子，述聖朝立觀之由，勵學人策勤之志。十六日日，忽聞異香入室，鳥獸哀嗥，顧謂侍者曰：日時早

晚？曰：辰時。迺應曰：好，即轉身平卧，自正衣冠，九易之形一朝解束，春秋一百二十有六歲。肢體柔軟，顏色不變。停殯旬餘，倍勝常日。州遣行參軍馬君偉赴^①山弔祭，并以狀奏聞。越二十八日，以符竹託附定錄神山之右。夫劍解之道，皎昧難知，至於刊名伯札，勒功仙品，青銑成文，召帝晨之旨，紫玉爲簡，錫太元之命，建圖獨立，總要羣靈，若得之於千載，猶逢之於萬劫，自許、葛以來，未之有也。初，法主從容謂所親曰：國家爲吾造觀，恩德極重；自惟徵應，恐不見其成。至是時也，斧斤始就，前刺史辛君昌與五縣官人爰集山所，定方準極，八桂運於瑤阜，五杏伐於緇林，塹荆峰而求寶玉，決河宮而取珠貝，郢人負其塗器，般匠獻其奇斤，百姓子來，四方悅服，□非若堵，錘動如雲，商略雲崖，考量泉石。迺於積金洞門之右、太元降真之地，其山則峰岫開天，逼乾行之峻，溪谷括地，窮艮象之深，滴瀝縣流，因風振響，葳蕤喬木，承雲聚翠。於是

式摹大壯，建其精宇，據脩原而却指，陪秀嶺以斜列。飛陛排雲，危墉列漢。構玄櫺以轆轤，繫丹栱以崔嵬，儼香閣於烟空，鬱珍臺於倒景。烏容拂曉，假道璇題之間，兔色分宵，晦影綺疏之側，埃壒滅而瑤蕙遠，寒暑隔而寶殿深。綺霞共藻梲爭輝，清風與琅玕競響。披軒迴眺，鬱鬱之千巖不窮；鑿牖俯臨，蒼蒼之萬壑同色。螭龍鱗甲動青玉之鐙，雲霧光芒列赤瑤之案。闕□九色，雜流蘇而迴卷；華幡百戲，拂藻井而斜縈。霜鐘韻鳧氏之音，仙蓋盡輪人之妙。列邛侏於東序，憩羽客於南榮。簷度玄霜，庭凝絳雪。昔漢宗萬乘，玄宮纔峙於豫章；齊侯九合，正寢止聞於拱栢，未若綸誥，爰發雕龕勝地。玄都萬雉，植立天窗之間；蕭臺九層，輝耀洞天之表。故以一磬崑驪，中貧海瀆，又於內殿奉爲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軀，二真夾侍。擬香園之妙，寫空歌之儀，遐邇歸依，人天讚仰，法輪常轉，洪恩不替。州伯武陟公李使君，諱厚德，真人胄裔，衣

冠舊緒，天潢分其遠派，帝圃竦其旁枝，政循化穆，途謠里頌，崇信法門，義不忘本。弟子陳羽，弱年服道，暮齒不疲稟洞神之言，得入微之致，平昔應徵，已當付囑，今茲綜理，復隆堂構。弟子王軌，夙挺機緣，幼恭德宇，鑽仰聞于奧室，舉措綱於循常，清言餘論，演暢有歸。羽等迺與遠近同門道俗耆舊，以爲日月迴薄，總盈縮之期，春秋遞代，運盛衰之道，寔宜騰芳垂茂，遠播清塵，但韋編既絕，宣尼深易道之嘆，簡書遽落，束皙補由庚之辭。是用樹彼高垣，題其琬石，立言紀事，傳諸不朽。上願皇圖定七百之基，符千載之運，同玉京而等固，與金闕而俱遙。敢述微猷，迺爲銘曰：

生靈蠢蠢，世界悠悠。吉凶並驚，愛惡相謀。如彼薜華，望晷不留。如彼蟪蛄，棄朔無秋。至人顯用，夙膺玄錄。勝己克勤，導揚斯屬。非相游道，無言匡俗。物有可甄，寧憚濡足？幾探其妙，鑿獻其明。鍊微毓德，疑玄肆情。才高楚澤，價重秦城。義常縱辯，

文路蜚英。跡淪青嶂，聲邇丹屏。蹈禮河濱，當仁茨嶺。師臣是屬，如綸攸聘。爰召瓌材，構茲嚴整。偉哉瞰迴，壯矣凌虛。儀刑玄圃，輝映方諸。欄垂疊壁，薨間聯珠。岩嶢仙阜，焞燭神居。迷迭^②香階，合昏奇樹。擾磨^{音麟}遙集，馴蜺迴赴。入歲招□，騎箕引傅。蔽虧日月，杳冥雲霧。化周道息，靜鑒潛神。鸞旂宛宛，象躅鱗鱗。乘颺叔茂，祈理玄賓。永言終古，無絕清塵。

和州司戶參軍楚城豐城二縣丞包紹，門挺基纓，夙業超舉，連延從職，已隔流輩，況在學優，彌絕塵累，玄構繩墨，仍參揆度，預有厥勞，是宜刊記。希玄觀三洞弟子江旻撰。貞觀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立石。

少室仙伯王君碑銘

諫議大夫李渤撰。

少室山天標中氣，吐穎浸洛，潛匄神洞，別輝日月，為靈人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莅之。故劉北臺光其前，王法主襲其後。法主，瑯琊人，諱遠

知。陳陽子牧曇選子，母丁，感鳳化胎。年七歲，日識萬言。宅華陽師陶弘景，臧矜鏃羽，玄業遂能，精融道數，弛張化機，降真易髭，延寶氏殂魄，疑其統天與真宰為徒矣。涉陳越隋，暨我唐，皆宗之。語門弟子潘師正曰：吾被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齡一百二十六。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闡道也。貞元癸未，鄙人至自廬嶽，棲託灑溪，牽蘿踐危，深入丹窟，漱挹瑤水，感仙儲洛游，禮空投誠，銘辭於石。銘曰：

道結元氣，神機真精。玉膏金芝，凝質自靈。跡散霞岫，思激霜飈。浮丘往矣，光塵寂寥。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正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博文子冕重書。

桐栢真人茅山華陽觀王先生碑銘

並序

朝散大夫江寧縣令河南于敬之撰，瑯琊王玄宗書。

惟軒轅有道之君，時著順風之美，姑射凝神之主爰，標讓位之芳，斯皆遠鏡遺編，遐希蠹刪。豈若道包千古，業映百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化洽無遺，仁含有截。青溪之館□□□□紫府之鄉言招若士，迺下螭絨佇霓裳。希停絳闕之游，暫輟丹田之賞。謹命終南山萬福觀道士鞠元敬祇召先生□□□□□□辰先生霞裝奄俶，鞠法師痛徽音之永隔，收蕤松澗，弟子祁行則、丁玄亮等，悲陟岵之長往，采絢芝巖，共勒豐碑，同甄盛烈。先生姓王諱軌，字洪範，一字道模，瑯琊臨沂人也。耀質珠川，分枝璿萼，姬儲下鳳，周書美其輕舉；葉宰飛鳧，劉史紀其神異。綿聲遠系，□□言歟。曾祖筠，散騎常侍、太府卿、度支尚書，文括辭林，義殫學府，既飛華於楚塞，誠育德於□□。大父銛，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洎陳太中正、光祿大夫，晨趨鶴禁，夕侍龍樓，出入兩朝，聲猷纓侶，從容二代，譽掩珩流。父瑜，陳著作佐郎、番易國常侍，蓬嶠含童乍增輝於蘭閣，梧宮載筆，時揚馥於桂山，抽簪陪置醴之賓，偶乘箠脂車之彥，竭誠以奉上，鳴謙以棲下，常刷坐忘之宇，迺秀行□之胤。先生養質鯤

波，終搏鵬羽，遣之又遣，玄之又玄，志合天倪，情含地籟；施妍媸醜，泯之而爲一，挺橫楹從，混之而無二。年甫八歲，早喪所天，痛彼髫年，志符曾孝，哀思卅日，性掩柴仁。屬陳運告終，人神靡託，玉炎鐘岫，芝焚楚郊，萬始之□，□背飛之淚，三荆之樹，唯下分條之葉，萍流不定，蓬轉無依。賴乎祖父故人携養，寄諸包氏，一經憩廡，五載方離。先生業契自然，道通縣解，貞心粹質，有符天縱，蘊靈和之茂範，流太虛之芳潤，弱齡去俗，高步歸真。太平觀法主王遠知，踐三清之隩隅，游六學之津要，翹心丹訣，警慮玄波，既毀網於迷途，迺分燈於暗室，清規素論，一代偉人。先生頓轡玄門，思弘妙旨，仍隨法主卜居茅谷，爲香餅弟子一十六年，夜寢夙興，劬勞匪懈。晨供沆瀣，夕進流霞，服義忘疲，依仁無斃。想朱宮而思聖，懷紫素以尋真，浪情泉石，披襟蘭杜，抗巢由而狎鳥，轡莊惠以觀魚。每至風靚春山，月華秋水，猿啼危嶠，虎嘯幽谿，未嘗不警思緣情，抽毫

寫慮。先生爰及冠年，虔受經法。養谷神於玄牝，游浩氣於黃庭。初在法主座下聽《老子》《西昇》《靈寶》《南華真人論》，退席之際，即爲人講說。五行俱覽，一字無遺，辯若建瓴，詞同炙輠胡瓦切。法主歎而言曰：吾道東矣，何獨康成。洎隋氏握圖，物色巖穴，旁求俊異，旌賁英翹，王法主美孕三仙，芳踰七聖，爰降絲渙，追赴東都。先生此辰從游京洛，朝陪瑣闥，夕侍銅池，出入兩宮，聲華四部。若匪體符真智，志叶虛舟，豈可應彼弓旌，允茲綸召。當時奉勅，玉清玄壇行道，豐厨厚膳，既饌玉而漿金，供帳芳華，亦鋪霞而藉錦。隋後主薄伐玄兔，先生扈從黃龍，車駕凱旋，陪還洛邑。大業十一年，有詔特委先生於河南二十四郡博訪緇素，有道術、異能、雜技、德行、講說灼然、堪供養者，及精通道法之徒，並具狀追送駕所。以茲御命，言歸舊廬。俄而炎運道消，蒼靈失馭，黃巾、赤眉之侶，螳聚挺妖，綠林、青犢之儔，蠡蜚肆蠱，關河路絕，因即避亂名山，遂歷

天台、赤城、四明、桐栢、金庭、蔡隩、縉雲、若耶。悟一息之難追，知百年之易往，迺隨時石室，或逆旅曲枝，折桂紉蘭，漱流自樂。日月居諸，復淹十載，而黔黎塗炭，縣命有歸。我大唐鳳舉晉陽，龍興渭涘，掃攬搶以居南面，除猘獠以正北辰，御極紫微，負圖黃屋，靜稽天之太浸，滅炎崑之燎火，包日月以爲肩牖，苑溟渤以作池隍，列珪璧於長安，大禮儀天地之軌，陳篋篋于清廟，大樂節天地之音。先生既屬文明，遂動思歸之引，整虬馭，振蜺裳，背天台，還地肺，入轅轅而迎法駕，游郊廓而謁真人。太宗文皇帝游心寥廓之津，開玉京於碧落，凝神杳冥之境，敞金闕於絳宮。觀哲於是照臨，至聖以之綿邈，而亭毒之私弘遠，然隨迎之道未臻，遇崆山之順風，仰瀨鄉之微旨。于時法主尚承思梓澤，夫果言之柳汧，故遣法師，先以還修葺許陶遺址。此觀，梁武皇帝於許真人舊宅爲陶隱居建立，號曰朱陽。皇明啓運，更以華陽爲目。按《真誥》云：華陽，第八洞天

之名也。其山則崇巖隱天，入雲達而上竦；盤基括地，帶風溪而旁屬。東連林屋，飛九轉以游仙；南控羅浮，開五便而納聖。西通峨嶠，遠屬犀津北振岱宗，遙翻鶴駕固靈祇之窟宅，誠羽客之留連者也。而舊基夷漫，餘迹淪蕪，先生更翦棘開場，肇茲崇構，敬造正殿，三間兩廡，并及講堂、壇靖、房宇、門廊，飛桂棟於烟衢，則黯然而雲布，架梅梁於霄路，則赫爾霞舒，虬簷軒舉，征鶴度而嘹唳，鳳薨孤峻，賀雀仰而聯翩，豈止蟪羽生風，胡人竦貌而已。抑靈光之易接，何景福之難酬者歟？又於內殿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軀，光趺八尺，左右真人夾侍，神儀肅穆，法相希微，圖面影於月玄，寫豪精於日亮，柱光雙彩，表瑞金經，掌耀十文，摘祥玉札，遂使天華聖妓，晞菌閣而來儀，羽旆雲輅，賤蕙樓而戾止。先生於是排翠宸而扇玄風，游赤墀而宣衆妙，運慈舟而濟有待，揚智炬以照無明，惠澤與鯨壑同深，勝躅媿龜峰比峻，大哉美矣，信無得而稱焉。法師往於名山

福地，感遇真經，晚居華陽，又摹寫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圖秘寶，並竭鐘魏之模楷，盡班倕之剞劂，緘封靜室，永鎮山門。先生自幼及長，恒味松木。平生齋講傳授，所有信施，並入功德，調救貧無。乾封二年，歲在丁卯，十一月丁巳朔，旦朝禮畢，廼顧命門人曰：吾昨五更，彷彿夢中，見有三人，羽衣嚴整，手執簡策，進於房內，告云華陽天宮，素已品藻，用師爲神仙萬人主者，兼知校領省官。且法師才德清高，宜居此任。今重奉命邀迎，請當行矣。吾昔在桐栢山中，已感斯夢，辭不獲免，須應此召，遂戒勗門人，示以修道要訣，經書法事，各有付囑。其月八日，頻索香湯沐浴，改易冠帶，更服新衣。九日寅時，異香入室，整褐端笏，奄從解化，春秋八十有八。粵十七日癸酉，以符竹託附于華陽觀雷平山西、陶貞白墓右。悲夫！重惟先生，德叶二儀，情包六氣，生而岐嶷，長符規矩，黃中表稱，丹穴凝姿，白鳳游豪，挾華文於翰苑，碧雞飛辯，析妙理於談叢。

體共神俱，性與道合，皎貞心於松路，棲苦行於雲衢。固廼鵬鷲齊區，彭殤一致，西山五色，空想仙童，淮南八公，徒聞鴻烈。弟子戴慧恭、包方廣、吳德偉、王元暉等千有餘人，並價逸楚材，聲超稽箭，承音闕里，服道緇闈，皆痛甚摧梁，悲逾臨谷，挹金華而結歎，尋玉輪而增耿。日月逝矣，而清猷尚存，見課摛文，廼爲銘曰：

至人無待，上德難名。心凝丹竈，神游玉清。搏風鵬羽，擊水鯤瀛。青溪孕質，碧落蜚聲。其一

質茂松筠，氣芳蘭芷。性同濠上，情符闕里。爽節川渟，高風嶽峙。徘徊林壑，放曠文史。其二

玄珠已得，白雲可馭。日牛無全，害馬斯去。黃庭有德，紫宸欽譽。爰紆渙醴，俄悲漬絮。其三

照雪崆峒，凝霜姑射。雲虬散弭，雷輶徙跡。乍看埋劍，還晞留舄。眷言弘誘，其方孔碩。其四

重惟芳靄，再美成功。灾延絳闕，火浣丹宮。開榛薙草，餘基永隆。虹

盤鳳翥，有類神工。其五

柳谷思陶，芝田揖許。四朝愉忻，

三茅宴語。野調霞軒，山情月舉。亭

臨霜嶠，池連風淑。其六

猗歟法侶，聲猷業邃。智境未窮，

勝因先墜。將鄰埏埴，功虧覆篲。素

標真宰，寧資美謚。其七

儵睹龍姿，俄觀蟬蛻。釋謝星隕，

任□□折。于嗟應真，示同生滅。紀

仙官於紫府，勒貞徽於翠碣。其八

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

天台華峰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微述並書。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測，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感通，調運丹液，形神鍊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之，勤而行之者，寔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昇之夢，卓秀神儀，骨錄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鐘，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於昭臺，奧義微言，咸訣於

茅山志卷之二十二

靈府。纂類篇簡，悉成記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龍章，闡幽前秘，繫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為百代之名師焉。睹先生寫貌之像，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感之妙，鍊形化度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真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昇上清，不可得而測識者矣。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劍未飛，陰丘尚閉，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迺今無睹。朝代累革，山世轉瞬，未懷仙烈，久增誠慨。子微將歸衡嶽，暫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⑤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真猷，紀于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開元歲乙亥四月壬子，時白雲先生在王屋山，姪延陵縣主簿綽稟命親視鑄勒。

① 赴：原作「訃」，據笈本改。

② 迭：原本此處為空格，據笈本補。

③ 情：笈本作「精」。

④ 有：笈本作「育」。

⑤ 全：笈本作「念」。

茅山志卷之二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

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

秘書郎河東柳識撰，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

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蓋玄化振於此也。白日登晨，有西漢茅氏兄弟；隱景遁化，有東晉許氏一門；襲明沖用，以闡道風，有梁貞白先生、唐玄靜先生。開元中，玄宗禮請尊師而問理化，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則似繫風。上悅，因加玄靜之號。無何，故以疾辭，東還句曲。先生諱含光，本姓弘，則天諱弘，改爲李氏。考孝威，州里號貞。隱先生，家本醇儒，晉陵人

也。夫性與道妙，則真有運無。古之學者，離有得有，不外歎馳景而內觀馳心，不遠思。化金而近思化欲。今之學者，多見反是，若廼行於真理，窅然觀妙，先示正性，發明宗元，則玄靜其人也。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受，慈向蠢動，閭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性皆斂。幼工篆隸，或稱過父，一聞此議，終身不書。所撰《仙學傳記》闕遺備載，又論三玄異同，著《真經》及《本草音義》，而皆精詳祛惑，窮理於學，如鐘蘊聲。其後師事華蓋峰司馬君，雲篆寶書，傾囊傳授，既而曰：真玉清之客。抱虛無而行功者，與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於是引後學升堂稟玄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瑤圖虛映，達靈已久，晦曜爲常，動非用開，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迹可名，常道不可名也，羣蒙求我，豈勞言說，孕育至化，虛融一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摳衣而進，無有

遠邇，仰範元和，茂資全性者，若秋芳之依層巘，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禎祥屢應，視同衆象，士庶咨詢，色授其意。常令章壇閉院，醮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此類。曩者天書繼至，務欲尊崇，公卿祈請，信無虛月，卒使玄門之中，轉見真璞，持慈儉之寶，歸義黃之風。至矣哉，我師教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恬然，若坐忘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執簡如生。據真經，斯廼秉化自由，仙階深妙者也。門人等以爲醴泉之味，飲者始知，我師之道，學久方見，願叙真宗，以示於後。泰曾游道，敢述玄風。銘曰：古有強名，元精希夷，黃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真性所容，太無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靈，我見常姿。玄宗仰止，徵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真精自持。委順而去，人焉能窺。玄科秘訣，

本有冥期。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

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居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友，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母瑯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髫髻好靜處，習誦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游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穢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於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

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迺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迺命中官賚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蹟翦焉將墜，真經秘錄亦多散落，請歸修葺。迺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鑪一具、御製詩及叙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輝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蹟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竟執謙沖，辭疾而退。洎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春之三月，中官賚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潔修其

事，遂遙禮先生爲度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之禮，因以玄靜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松石之間，詔俾先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免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芝靈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睹。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徧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真經》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學道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

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性命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鬱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羣書，長於撰著。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遺，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旼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轉鍊

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洎大曆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借山之託。而景昭泊郭閔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迺邀道士劉明素求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敢強名於巷黨，曷足辯於鴻濛。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迺啓玄旨，玄門以彰。迺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發祥。上士云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與坐

忘。伐石表墓，勒名傳芳。谷變陵遷，厥迹彌光。大曆十二年夏五月建，渤海吳崇休鑄。

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碑首篆題，旁刻蕭史弄玉像。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兼御史中丞吳郡開國男陸長源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寶衆書并篆額。

夫載宇宙，懸日月，提萬象而首出者，其惟道乎。夫通聖神、該品彙、冠百靈而獨立者，其惟人乎。道所以包渾元，經始萬象者也，人所以稟純粹，司會百靈者也。故人因道而集祉，道因人而垂休，不宰之功，兆乎造物，無言之德，洽乎生民，蕭散乎汗漫之間，沖融乎希夷之表，與天籟而吹萬，並谷神而長存者矣。紫陽真人大法師，諱景昭，字懷寶，本丹陽延陵人也。其先系自顓頊大彭之後，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因國命氏。芬馥蔓延，以至于裔孫孟。孟爲楚太傅，賢爲漢丞相，昭入吳爲侍中，昭兄慎爲司空，法師即司空十六代孫也。司空薨，葬于延陵，子孫因而家

焉。祖道會，父思歲，皆丘園養素，道高跡隱，載于列仙之籍。法師方娠稟異，自幼表奇，孕元和之粹靈，體太玄之妙質，初以素書發蹟，配度于延陵之尋仙觀，後以丹臺著稱，隸居于長安之肅明觀。屬玄宗、廣成問道，姑射頤神，放心於凝寂之場，垂拱於穆清之上，法師因得羽儀金錄，頡頏玉繩，籍籍京師，垂二十載。爰辭上國，思還故鄉，重隸茅山之太平觀。天寶中，興玄靜先生奉詔修功德，造紫陽觀，因而居焉。遂於鍊丹院傳黃素之方，修齋醮之法，翔雲瑞鶴，飛舞於壇場，甘露神芝，降生於庭院。初，法師師事大法師包士榮，榮師事崇玄觀道士包法整，整師事上士包方廣，廣師事華陽觀道士王軌，軌師事昇玄先生王遠知，遠知師事華陽隱居陶弘景。自道源錫派，玄教傳宗，玉堂銀闕之人、羽蓋毛旌之客，府無虛籍，代有其徒。法師至行稽乎^⑧玄化，通識合于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爲死生，盈虛以天

地爲旦暮，雲外虎頭之佩，雪中鶴氅之裘，孩季通而撫子玄，師仇公而祖黃太，教戒示乎傳授，服餌見乎延長，侍杖履者，迹徧於江湖，傳經錄者，事同乎洙泗。一居山觀，三紀于茲，還神契乎時來，寂魄同乎物故，以貞元元年癸卯，委蛻于紫陽之道場，顏色怡悅，屈伸如常，春秋九十有二。以其月己酉，遷神于雷平山之西原玄靜先生壽宮之左。傳授蘇州龍興觀道士臯洞虛，得沖虛之妙用，躡上真之玄蹤，梁市之客胥來，華陽之人間出矣。道士韋崇詢，主修齋醮祭，俯仰節度。道士朱惠明，掌法錄經書，修真秘訣。法師上編仙錄，旁契道樞，神含混元，德與純粹，誘進羣動，感通衆靈，邈然非寰宇之間，超然在風塵之表。至如身纏世故，跡混俗塵，發忠孝以飭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與！浙江東西節度支度判官、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風竇公曰：泉布武區中，棲心象外，與法師聲同道韻，理契德源，追往想琴高之祠，傳神著務光

之傳，見徵副墨，用琢他山。其詞曰：

惟道之大，提功混茫。惟人殆庶，與道迴翔。素韻凝寂，玄功靈長。肇形無迹，啓迪逾光。矯矯法師，錫羨華陽。本族命世，在虞系唐。御龍事夏，豕韋居商。嶷然靈表，自幼而彰。理冠容成，質侔夏黃。尋仙發蹟，肅明始揚。宵禮金殿，晨朝玉皇。丹臺道侶，白雲帝鄉。楚山萬里，故國丹陽，醮宮鳴磬，齋室焚香。芝生庭院，鶴舞壇場。茅君秘洞，葛氏真方。來時去順，齊彭泊殤。化鱗風翥，委蛻雲驤。峰巒邈邈，松桂蒼蒼。塵生杖履，苔染巾箱。龍銜彩旆，虎綴槃囊。閩風玄圃，瑤軒玉堂。追存如在，頌德不忘。孤石巋然，萬古連岡。貞元三年，獻春正月上元之辰建造。太平觀道士徐元沼、許長久、徐則，內行克修，外通儒學，許則宿推公幹，虔奉真宗。

崇元聖祖院碑賈鍊文

唐寶曆二年，歲直丙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天華陽洞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億萬。

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爲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巖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武文，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化理，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御大寶，則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治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邦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迺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寔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喫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烝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濛啓養心之說，二者皇上下本也。今息元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

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峰，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古壇廢井，遺址猶在。迺鏟荒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輦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象，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爲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潤，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仰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仁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爲日月，動而爲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豕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爲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資我強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睹，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

崇嚮道德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唯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至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不可不致如己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行，千載一期，起迺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材，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爲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爲嶮嶇之人，顧難乎哉？餽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辭爲學，故承命舊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爲君，

起迺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隆。華陽仙洞，大茅峰兮。金榜瑤壇，仙衛真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從天錫，境占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三聖記碑

有唐寶曆二年，歲次丙午，八月庚戌，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世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謹記。孔子，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

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神，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為網，游者可為綸，飛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真人，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遁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服星宿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

唐石燈記

功德主崇元觀上清三洞道士賀思寶，敬造長明燈臺於寶殿內，永充供養。寶曆三年，歲直丁未，二月十五日

丁未，奉記助造燈臺三洞道士陳惠瑄記大匠樂安、蔣渾、男清麟鑄。齊建元勅立崇元館，唐貞觀勅號崇元觀，宋大中祥符勅改崇壽觀。太元殿長明石燈，寶曆三年丁未歲造，當是文宗太和元年，積四百九十八年。是為大元泰定甲子上清弟子崇壽觀主吳郡張嗣真重為刻治，著銘于石。銘曰：

華陽之天，流金之庭。陰輝日精，晝夜洞明。神燈燁燁，二景是法。樹此南便，閱世小劫。稽首司命，朝徹重玄。度人度仙，若火之傳。

茅山志卷之二十三

- ① 貞：後文作「正」，參見⑥。
- ② 遠思：筮本作「遠望」。
- ③ 閉：筮本作「閑（間）」。
- ④ 宏：原本作「弘」，據筮本改。
- ⑤ 師龕：原本此處為空格，據筮本補。
- ⑥ 正：前文作「貞」，參見①。
- ⑦ 之：原缺，據筮本補。
- ⑧ 乎：原本作「於」，據筮本改。

茅山志卷之二十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

唐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

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徐鉉撰并篆額。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希矣，書契以降，可得而云。黃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道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景滅迹。順是而下，莫不由之。故有縉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於塵埃之外。隱顯殊志，趣舍同歸。其人有終，其魄不死。閔風玄圃，羣帝之密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胖蠻，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

貞素先生矣。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鐘。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闕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而仙才靈氣稟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繫。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衆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跡，於是解巾名路，委質玄門。問政先生聶君見而奇之，授以法錄。是日有彩雲皓鶴，翔舞久之。既而窮若士之遨遊，得東卿之勝境。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真經》，玄科秘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託，誅茅穿徑，枕石漱流。身既隱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苦。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孝高皇帝方在賓門，實來作鎮。紫炁表真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鵠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請。因從敦禮，來止建康。有玄真觀者，陳宣帝爲藏矜先生之所

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游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宮望拜，玉牒秘詞，叩寂求真，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中興，恩禮殊重，賜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惟以蒼生爲憂。君對曰：夫古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得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動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靜之基，尊玄默之化，諮諏寶敬，有踰於前，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葛洪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真觀，春秋六十有一。恩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及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相雷平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除地爲壇，表朝真之位，因丘設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夙願焉。

六月丙申，發自京師，泝淮而上。時畿內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卻流。驀長堤，踰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君有欒水之朝，宣尼有泗水之應，校靈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有若玄真觀主朱懷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章表，大德劉德光，參受經法，預聞玄秘。永懷在三之義，願垂不朽之風。威儀王可德、首座陳希聲，並仰高山，共刊貞石。鉉也不佞，夙承教義，雖復仙凡異迹，靜躁殊途，而誠以所感，素交斯在，徘徊祠宇，邈若山河，敬書峴首之悲，以伺遼城之歎。其詞曰：

於鑠子晉，上賓于天。亦有胤孫，窮神體玄。昔我來斯，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熟知其然？華陽洞府，句曲風烟。林芳橘葉，地即芝田。披文相質，億萬斯年。文林郎守拾遺充集賢院直學士徐楷書。銀青光祿大夫行右千牛衛兵曹參軍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文秉刻字。

茅山紫陽觀碑銘并序

朝議郎守太子右諭德武騎射賜紫金魚袋臣徐鉉奉制撰，朝議郎守尚書虞部郎中武騎尉賜紫金魚袋臣楊元鼎奉制書并篆額。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衆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爲氣，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鼈鍊石之功，絕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遭罹異途，步驟殊致，莫不協契於神明之域，飲和於道德之原，廣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迹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真而養身。至其玉檢登封，蘿圖啓後，游神象外，脫屣區中，鑄金鼎而乘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闕宮清廟，式嚴觀物之場；玉洞金壇，別啓下都之所。靈符綜集^①，金籙岐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②彷彿；七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以徼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繼作，靈構相望。故茅山紫陽觀者，今上煇敬，爲烈祖璟

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③重修也。爾迺星紀儲精，下爲峻極；河圖著錄，縣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真科流演，治化弘開於赤縣，符圖廣被於名山。而華陽洞天，實羣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汧，烟霞韜映；右帶陽谷，川源隱鱗。伏龍摩迤，鎮以雷平之嶺；鬱岡回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真人叩舷之池，不遷留岸；許長史鍊丹之井，自冽寒泉，白霧紫烟，照映其上，鸞車^④鶴馭，往來其中。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真人以玄德應世，肇開朱陽之館；以玉書演秘，爰立昭真之臺。堂靖疏基，玄洲之蹤可擬；生徒廣業，白龜之迹斯存。金紐鳳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昇。及玄靜先生以冲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維新舊館，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唯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

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猗蘭，唯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軒羽蓋，往往降靈，皆著之金石，播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劫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斯觀也，將世運以汗隆，與皇圖而昇降。赤明未啓，猶多閭戶之悲；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孝高皇帝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肖中天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於九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彤矢盧弓，允至公於四海。於^⑤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揖羣后，輯瑞玉而覲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奔御朽，不以黃屋爲尊；盱食宵衣，惟以蒼生是念。知無爲之無敗，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銷兵，守好戰必危之戒；卑宮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效靈，

三辰薦祉，遠無不屈，邇無不安。少康光武之功，獨高帝錄；真觀開元之業，更啓孫謀。今上承積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沖用；明昭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蔽民，不矜功而尚智；靜惟修政，恒務嗇以勸分。聞善若驚，每^⑥察秋毫之細；容光爲照，寧違行葦之微。化浹風隨，時和俗厚。嘗以爲天下者烈祖之天下，憲章者升元之憲章。垂裕無窮，永懷罔極，衣冠原廟，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致敬。緬慕在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仙，濯龍興感，載詠生民之頌，思弘止亂之功，迺眷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爾之工，執藝駿奔，飾材麇至。栗園之柰供其齏斷，北邙之土給其圻墁。迺新秘殿，秘殿孔碩，黯其霽霽，屹其穹窿，璇題互照以晶熒，珠網交疏而窈窕，震殷雷於滴瀝，拖宛虹於楯軒，忽陰闔以陽開，乍霞駁而雲蔚。儼若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疑御氣以迴躋，眇陵雲而遐

觀。迺立高門，高門有闕，擬金闕之觚稜，洞朱扉而煥照，龍章風篆，以之題署^⑦，霓旌絳節，茲焉出入。迺建兩序，紛邈迤而重深，迺起層樓，邈若亭而顯敞。北彌郭干^⑧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景以燭坤，麗丹青而藻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工。每至日薄星迴、歲之云暮，桐華萍合，春聿載陽，赤城旋軫之初，白鵠會朝之際，都人士女，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洽人和，仰雲構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壽作朋，永闕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稱焉。夫妙本太無，名垂不朽，挺窮神知化之盛，然後顯通幽洞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致還淳返朴之理。漸於人爲富壽，被於樂爲聲詩，告於太史爲典冊，著於豐碑爲銘篆，耿光顯被，其在茲乎？爰命下臣，敬書令德。詞曰：邈矣^⑨至道，悠哉妙門。睨睨無物，綿綿若存。是生清濁，爰闢乾坤。迺生之民，迺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曰帝。訪道崆峒，求珠赤水。下或稱^⑩有，時稱至理。三正循

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運啓再造，天垂百祥。玄德升聞，既壽永昌。時乘白雲，至于帝鄉。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禮極配天，教先尊祖。明發盡思，熙然若睹。敬佇仙游，式嚴庭宇。庭宇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映，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生窈窕，日麗觚稜。三秀交陰，五便分徑。丹砂流液，玄洲立靖。柳谷緬烟，雷池瀉鏡。彷彿九華，依稀七映。至誠則感，有應斯來。含真上客，蕭閒逸才。飈輪倏忽，晨蓋徘徊。浮黎認上，方文疑臺。昔有聖人，建言敷教。救物以慈，奉先以孝。敬佩真契，恭聞大道。顯妙用於言象，鼓淳風於億兆。薦純嘏於無窮，仰皇猷於克邵。時歲己未十二月一日建。

復禁山碑

徐鉉爲文

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羣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館之盛、薦享之殷、樵牧之禁，冠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微，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榛蕪。若迺真靈翔集、玄貺

蠻，興復之蹟，必假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始來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肺，偃息朱陽，永懷舊規，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內映，符采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合。凡縞紵之贈，賧信之資，悉奉山門，以成夙志。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氓隸者，盡購贖之。芻蕘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藝樹蔽野，植松爲門，川梁必通，榛穢必翦。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誠之地，游居有稅駕之所。姜巴古陌，秦望舊封，肅然清光，復如開元、天寶之盛矣。先是紫陽之右有靈寶院焉，真臺故基，鞠爲茂草。先生殫罄資用，克構殿堂，有開必先，無遠弗屆。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梁王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惟新舊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隈致襄城之駕、庚桑化嶮嶇之人，是知道心唯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經若虛，協規同志，是攝是贊，幹事以恪，感物以誠，績用不愆，斯實尤賴。先生以保大壬子

歲夏四月，悉書夫屋室之數、疆畔所經，請命于京師，申禁于郡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期命玄應，昧者不知。夫仙階感召，諒非一揆，若迺神清氣靈，骨錄標映，受之於天也；心虛器冲，玄德充蔚，基之於性也；昭真垂教，啓煥靈迹，行之於勤也。故策名紫素，飛步黃庭，流功儲慶，必相參合。然則先生之道，其殆庶乎？雖飈駕不留，冥升日遠，而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進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企慕前躅，見托直書。己未歲秋八月日記。

上清真人許長史丹井銘碑

徐鉉文并書。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谷鮒，洌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真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銀床，噫嗟後學，挹此餘光。

靈寶院記

賜紫道士王棲霞撰，吳諸道副都統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守中書令東海徐公重建。粵靈寶者，空洞赤書之秘號也。鬱勃自然，生天地先，運無爲德，被有

爲作，是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乾坤之大生，功者生三中利益也。苟德以潤身，功能濟物，即示輕舉，如躡歸徑，革喧囂於蛻脫耳。且校籍所載，真跡所存，有非常人，立非常功，遂歷古今，芳猷不絕。茅東卿棣萼，以直道仕，愷悌立身。周物者智，樂靜者仁，云黨咸陽，初依恒嶽，尋棲此山，介然掩躁，克奉玄寂，陶然若朴，惟德動天。遽繡衣持九錫之丈，芝蓋導三清之路，玄鵠下盤，感應無昧，斯積業夙習之感哉。緬惟異代同途，繼踵美蹟者，諒我公矣。公以踐履德業，游泳忠信；松高韻遠，玉真芒寒；景鐘麟史，堂構襲蹟；風池龍節，鴈序分寵；致君一匡，錫我所履；威臨鐵甕，貴擁朱輪，智發未萌，道了得一，蒲鞭舉而過改，桑附謠而政遐。謂我無欲民朴，我無爲民化，法黃老而熙帝載，考始制而弘象教，迺顧名都，更植世福。靈寶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弘景所創也，始本昭真其號焉。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鐘山西朝

焉，良常北徹焉。其餘勝槩羣阜，若衆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層漢，攸閣匝雲，秘三洞瑤文，集丹丘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勤修於是，崇習玄風，鍊金石身，騰烟霞轍。時移代復，瓦木之功寢泯。及唐太和中，太尉贊皇李公每瞻遺躅，屢構遐緣，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號，額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焰，靈致煨燼，荆棘相森，凡材圍長，狐兔往焉，芻蕘往焉，弗芟弗薙，歷五十載矣。棲霞胄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叟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處，遺構殆空，斷梗杳泊，自北徂南，幸托玄化，遐欽茲境。聿諧所適，迺勵畚鍤，忘慙勞，砌壇植松，結茅庇拙，紉蘭餌朮^①，願言終遁。俄奉先齊王旨，命出居會府，齒朝修事，沐浴恩遇，揚歷館，仞甄道，銜表命服，再瑄再籥，是挺是鎔。洎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痺，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捨俸錢一百萬，俾於舊基，別崇利有。稟命之際，齎齎勉勵，夙夜匪懈，思竭克勤，冀荷恩教。噫，事難謀始，智寡

周防，且虎視非一雀之圖，而雀終噪，蟾盈非片雲可同，而雲或掩。時哉？理非契也，非台曜覽幽，幾止終廢。繇是度揆經營，月期日就，博邀執斲，量材取制，墻茨必襄，圖蔓必薙，平瓦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羣，力工約萬，綿歲靡期，劄劄督奇，丹腹眇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天尊，景從，砌壇三級，三門三間，環繞廊廡一十六間，並葺壞整頽，降真堂續連於內，重新沼沚，再築垣墻。東北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厦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間，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薨差鳳翹。眸容禮而若眇，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雲鶴駢駢。對侔崛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像教斯感，即荒蕪之域，安歛睹壯麗乎？足使真風永布，靈致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噩噩烈烈，可久可大。棲霞智慚絕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誠竭慮，迨茲成功，聊實紀

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大和三年重光單闕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句容縣令知鎮事黃鸞虔，奉台旨周備成仁。勾當道士經若虛、朱懷德、雲水道士呂子元書，並篆額。正一弟子沈德謙盡心助善。

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右拾遺陳子昂撰。

尊師業尚沖密，勤毖幽深，理心事天，所寶惟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迺崇標曠迹，遐情遠思，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鸞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迺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影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遲躑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鑿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穎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

稟命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真蹈冥，鍊景游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迺斲石幽山，申頌玄德。頌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爲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烟。丹丘不死兮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体玄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保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迺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昇玄子，授以寶書青台旨，令守嵩陽玉女峰，雲棲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寶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冥居於崑崙，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游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

房，齋心潔意緬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中人在子身，窈窕冥冥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自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也，迺刻石以思真。

唐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西李白撰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昇九天乎？或將潛寶皇王，非世所測，缺十一字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長耳廣額，揮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缺十字而直達，何龜鶴早世，蟪蛄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余長息三日，懵於變化之理。先生姓胡氏，缺六字族也。代業黃老，門清儒素，皆龍脫世網，鴻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徵閥閱？始八歲，經仙城山，缺十一字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二休糧，二十游衡山，雲尋洞府，水涉溟壑。神王缺八字召爲威儀及天下採經使。因遇諸真人，授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飛根，吞日魂，密而修之，缺六字所居苦竹院，置殮

霞之樓，手植雙桂，棲遲其下，聞金陵之墟，道始盛於三茅，波乎四許。華陽缺七字陶隱居傳昇玄子，昇玄子傳體玄，體玄傳貞一先生，貞一先生傳天師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陽，缺五字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二千餘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缺五字隱机鴈行而前，為時見重，多此類也。天寶初，威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于嵩山東京大唐缺二字宮，三請固辭，偃卧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迹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馱余，余非馱世。迺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入葉縣¹⁶。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華郊迎，舉郭雷動缺四字開顏如生，觀者日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

含弘光大，不修小節；書不盡妙，鬱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動雕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豈缺八字乎！有鄉僧貞倩，雅仗才氣，請余為銘。余與紫陽神交，飽殮素論，十得其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鸞鳳之儀羽，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詞曰：

賢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陽，

善與時而為龍蛇，固亦以生死為晝夜。有力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無。惟元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歿，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八區。右二碑附錄體玄潘宗師，復有碑在嵩山。雍州司功王適撰，弟子司馬子微書，大周聖曆二年所建。

王法主碑唐鳳閣侍郎劉緯撰、明皇受籙

碑玄宗御製、經藏碑檢校尚書彭瀆奉勅撰、潤州茅山崇元觀碑左拾遺孫處玄撰、楊幽經書、孫先生碑三傳籙記侍御馮寬撰、祠宇宮碑柳識撰、白鵠廟記柳識撰、張從申書、徐法師碑大理評事張佳素撰、鄧威儀碑徐楷撰、玉霄菴碑和州史君盧士牟撰、下泊宮記桃源黃洞元

撰、凝和陳先生碑。

石並闕文

茅山志卷之二十四

- ①「靈符綜集」，筭本作「繇是靈符綜集」。
- ②通：原作「神」，據筭本改。
- ③所：原缺，據筭本增補。
- ④車：筭本作「輪」。
- ⑤於：筭本作「繇」。
- ⑥每：原作「毋」，據筭本改。
- ⑦署：原作「著」，據筭本改。
- ⑧干：原作「千」，據筭本改。
- ⑨矣：原作「哉」，據筭本改。
- ⑩稱：筭本作「知」。
- ⑪熙：筭本作「優」。
- ⑫感：原本作「應」，據筭本改。
- ⑬召：原本作「邵」，據筭本改。
- ⑭木：原本作「木」，據筭本改。
- ⑮体：原本作「玄」，據筭本改。
- ⑯入葉縣：原本無，據筭本補。

茅山志卷之二十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宋碑

御製觀龍歌并序

《茅山記》云：雷平池火浣宮池，並有小黑龍游其中，今少睹者。又有郭真人池，池中常有之，靈物變化，所處不一，人或取之出山，雖緘閉於器皿中，皆潛失焉。近遣中使任文慶醮祭名山，為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路風雨，果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細觀其形，誠有可異，故為歌以紀之。歌曰：

四靈之長惟虬龍，虬龍變化固難同。三茅福地羣仙宅，靈物潛形在此中。池內仙人馴擾得，至今隱顯誰能測。乘雲蠢動獨標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競取暫從心，纔出山楹兮無處尋。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獻明廷兮

陳上瑞。初禱一龍朝魏闕，偶挹二龍離洞穴。人心龍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異。我睹真龍幸不驚，至誠祝龍龍好聽。但期風雨年年順，庶使倉箱處處盈。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錄記

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撰，御書院祇候臣孟應之奉聖旨書并篆額。

皇宋應運之四葉，聖君在宥之三年，聖母皇太后劉氏九靈分粹，三元毓神，流光開泰之期，握符聖明之化，內以肅雍九族，外以緝熙庶政。萬機之暇，宅心虛無之表，凝神太漠之鄉，金妃拂筵于琳碧之堂，玉華散馨於虛白之室，而又澄神澹思，誦《黃庭二景經》，志意內修，晨夕忘倦，豈獨拘魂制魄，上符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衆。于以觀三素，思九真，揖儀璘，玩璫珮。南真依稀而密盼。西母彷彿以宴觀。肸蠁之應，繼日而昭，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乎，仙可學而道不虛行矣。仍念研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嶽紫虛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晉

興寧甲子歲先農日，以小有天王清虛真人所授上清大洞寶文，下教于茅山東華真人楊君，泊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接武華陽，道葉仙枝，流芳寰海，繇是迺詔玉清昭應宮沖妙大師皇甫希及尋蹟王、魏之文，研楊、許之迹，得上清三品神經、玉清隱書、九清衆祕、與金神二虎八景玉籙、上皇玉諱元始譜錄，流金火鈴，迴車畢道、三元玉檢，九鳳靈章、紫文白帶，太微黃書，瑤宮靈飛等錄凡十卷，金仙玉馬等一十五券。依科備辦金龍、玉魚、金羊、銀鴈、青絲金鈕，雲錦鳳文，碧霞拂塵之羅，絳章落尸之帛，四規明鏡，景震靈劍，五色綵繒上清法服，盟文禮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賫密詞詣南嶽，致告于紫虛元君，默允冥旨。續命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臣康從政、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御藥院臣江德用，并詔右街副道錄、知玉清昭應宮事、同管勾左右街教門公事、沖真大師賜紫臣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真大師臣石知章、玉清昭應宮副直

歲宣教大師賜紫臣周遂良、玉清昭應宮住持沖妙大師賜紫臣皇甫希及、玉清昭應宮同住持沖祕大師賜紫臣薛清和等，同賚青詞黃素，一行禮信，就江寧府茅山崇禧觀開建上清黃壇，預啓玉籙道場七晝夜，散日設醮三百六十分位，依科傳度訖，別設謝恩道場三晝夜，設闔山道士女冠大齋一中，投送金龍玉簡、金環玉魚于華陽洞、燕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聖，于以致誠九清，伸授受之儀，罄師資之禮。始以輶軒至日，靈鶴低迎於羽葆，當建齋之夕，喬雲遠布於層霄，宿露真文以祈感，預陳精禱以伸款，蘭膏晃爾，璧月粲然。百神受釐以效祥，五嶽衛靈而薦祉，中夜靈風颯至，嘉雨霏然，須臾之頃，銀漢森列，星斗爛如。咸云風伯掃壇，雨師洒席，觀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啓傳之旦，九霞流光之輝，熠爍而凝照；三素飛煙之氣，縹緲以浮空，飈欵萃焉，霓旌煥焉，習儀僉焉，萬靈肅然。當分金列契之際，皓鶴復翔于壇上，絳霞紛繞於山中，蕙風襲人，靈芬郁野。

矧夫衆妙多門而學則有序，至神無方而感則無待，斯以見我后用心之精誠也。符健順服，人神降靈，仙契冥奧，非浩劫累崇之德，積生致尚之果，其孰能臻於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則美克有終，謀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飛霞之輦，三元流雲之宴，九色鳳腦之饌，十精徊水之漿，靡日而致之矣。恭惟聖念，奉若祕文，蓋欲昭事昊穹，保寧真主，固宗祊於億載，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壽者也。至於後天之算、無疆之祚、金枝之遠、蒼生之賜、不其宜哉？觀一代之能事，考百王之未書，用敢直筆，以記之云耳。時天聖三年^②甲子歲四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謹記。臨壇保舉上清大洞法師臣張紹英、臨壇監度上清大洞法師茅山道正真寂大師臣蔣元吉、臨壇度師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

茅山五雲觀記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九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晏殊撰。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

山之南麓，以爲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勅公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頤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僦工於天聖之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巘之回抱，其奧阼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祕殿以嚴真供，層閣崛起，廣除環構，脩廊蔓衍，高源濬開，庖厨有方，廐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峰之蘊。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糗糧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祕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妥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靜沖虛之說，歸真復朴之教，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祕訣之敷演，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鍊修、童初廣寒之游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初，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修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謁仙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

於是時，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鴻儒碩生，內則翊贊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削藁之□，密荷沃心之賞，借前著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介丘、瘞繒睢壤、近甸巡豫、嘉壇哀對，咸遵祕錄，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鑿而啓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陞號，靈泉效祉，並啟真宇，茂昭元貺，公又歷置使之任焉。總集髦隲，紛披載籍，纈百世之龜鑑，述方來之矩矱，復詔公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函笈所蘊，源流寔繁，欣逢盛明，用得論次，迺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讎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譌謬。本至性之沖漠，益聖朝之參會，徜徉乎叢霄太霞之境，諷詠乎廣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游，沉酣金匕之藥，間接真士，高談妙樞，由是翛然有乘雲馭飈、離人拔俗之想。每出沐休暇、元辰令吉，特屏世事，虔修淨醮。壇宇嚴邃，旌旛颯儷，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綿

禩寢久，積精忘疲。乾興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實邇郊次。俄奉中詔，即伸嘉薦，注慕靈壤，徘徊淨域，迨肅自得，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公樂其素約，宛若石友，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名聞。召至都下，宴語細繹，異於常倫。及其還山，又約他日卜鄰洞府，音旨隆密，朱君異之。後數月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預焉。續詔朱自英往來臨蒞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真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灾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崇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矧夫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持受靈氣，復踰群品，曷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仙籙，往階真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有冥合。嗚嘻，乘時奮庸，握文武之柄，尊主庇物，罄其蘊懷，執方持衡，不

疾風議，烜赫輝耀，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偃佺之徒，相期於煙靄之際，不其盛與？惟夫人恪奉治命，無忘遙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勝槩，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乙卯記。山門道判兼管觀事賜紫孟子宣、雷平胡恢書丹，將仕郎守句容縣尉陸絳勾當立石。

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之碑

雲陽南郭陳輔造，七閩西山蔡仍書并題額。

先生姓朱氏，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也。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兒曹卷蘆吹笛，鞭角馳牛，陟降爲戲，先生辭不能，牧兒哈焉，先生笑曰：爾騎牛曷若我騎鶴？徐徐出笛袖間，裂竹而鶴舞空下，先生跨背，鶴騰輒墜，牧兒駭呼。自是從牧，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

晨觀道士朱文吉。訓篤隸業。先生過目掩卷曰：熟矣。師蓋未能，奇也。十有一歲，度爲道士，仙標玉骨，固已稜稜迥出風塵外。先生幼生村野，未始目吾儒經史與夫道家仙籍，間焚香誦六經、百子、三乘三十六部，袞袞不絕口，四遠老人夙學，願見眉宇。先生坐一室，閉目溫繹，聽者按無一字遺。及長，把筆爲文章，混然天成，尤精風雅，句句警策，發藥契經，如空洞之音焉。金陵牧馬公亮遣吏持書，置而弗問，其師恐，告以未善，先生曰：不然，勞我矣。自爾，偕明真張鍊師紹英，捫蘿上積金峰，密天市壇龕火浣而棲。二人却穀，以至骨立，餐沆瀣，奔三景，修儀璘璫珮之法，以速輕舉。居無何，戶外之履滿，顧謂張曰：如何，比期絕迹而躡我衆，不泰多事乎。張曰：子勿羶，人將擲子之不暇，如其羶天下，斷有不嗅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住一行，亦各其志，奚必同。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方其歷關而西抵劍門，道逢一

叟，脩臂鶴髮，方目犢瞳，踞坐咄曰：少冠奚自？曰：自華陽。復而曰：奚適？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藥。叟仰天大笑曰：少冠不聞陶隱居乎？可人也，五鍊而丹弗就，困然後發三朝浮名之嘆，遂不成白晝騰踏，迺從狗竇一過。況汝骨法未就，道僅小成，若不潛晦光曜，將桁揚汝以仁義，剗削汝以禮樂，爲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投吾鑿室，吾竅命之矣。叟於是掐指冥想曰：隱居告余，七百年後，當有赤子出於茅山，殆此應。已此語應登真隱訣云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余裾。唯覺林梢拂足，開目，迺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竟，先生曰：血胎肉目，不識丈人，他日容進履如穀城影像可乎？叟曰：世號陳鐵脚，即吾也。頃年先帝太宗命遣求藥海上，適有偃佺安期之滯，至無及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出關，欲遂東歸，復思三茅道藏缺謫，迺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居歲餘，常日有丐徒武姓，提弊篋就齋堂石盤倒餘食而去，衆訶

不動，候先生滌器已，即相訊問。黃衣初臘，競舉手擲揄之曰：朱茅山等類此丐索伍仙，遂捨去，約先生旦會旗亭酒家話心焉。顧謂先生曰：汝真法器，第故習未除，不洒濯，終汝累，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闐然，忽睹闐闐，顧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乎，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須幽屏，不厭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不爾未易知也。殊時，復會審究夷微，遽背而去，先生愴恨。暨還故山，刳心剔志，寶二師之誨，存三守一，追楊許之烈。未幾，玉清昭應宮成。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公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召先生，表辭，尋而宮車晏駕，章聖上仙，仁廟嗣服。明肅太后垂簾，丁晉公謂、王冀公欽若，並薦章三上，使兩至，先生復辭。謝表溫雅，有儒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故晉公簡詩曰：大隱何妨混朝市，三天澄淨謁元君。冀公簡詩曰：何事

故人違舊約，負琴携鶴待相隨。先生繼答，詞極清妙，二相上之，皇太后追懷華陽洞天爲先帝祈嗣感應之地，故特喻二重臣強起先生，府縣敦迫，且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受命勅。朱自英未經朝見，百官禁不得通謁，雖梁器、陶景、唐禮、吳筠，未足方萬分。尋奉旨，登寶符閣觀天書。累表乞退，二聖眷遇方隆，以重違雅尚，先生得請東歸故鄉，決志精思，心馳太空之境矣。朝廷賜勞，車蓋相望。先是中，貴人傳上與太后慰藉，語山中百須，時上恩許一新諸靖。先生對：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庶^⑤可報國恩。若效西方土木裝嚴，非老氏慈儉之教。唯乞近山立常寧一鎮，爲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道藏三洞四階靈文寶笈，實金繩玉檢之祕傳大法，自魏南嶽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肅太后欲踵紫虛故事，祈授畢法，遙尊朱、張爲度保師，賜號觀妙明真，建乾元、天聖兩觀，以旌師資，先生於斯不辭。當是時，琅玕飛

精，神景三鱸，方四轉火矣。居一日，江寧府遞得蜀州守蕭貫傳所謂道士武抱一書者，先生執書，泣數行下，弟子莫測所以。書責姓名顯耀，天機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宵引去，猶爲可救。文綴藻練，綽有可觀。縉紳先生簪裳淨侶，警其風聲，有繪像刻石傳于世，所謂武仙童者。天聖七年，大丹成，鼎輒覆，丹竈弟子毛奉柔密啓先生視丹，歎息曰：桑榆既迫，狗寶一過，信矣。至其年十一月解駕，春秋五十有三。即夕掩關，勸弟子毋入，頗異常時。夜將半，弟子擁鑪壇房，候警欬穴窗，朱衣使者執册立庭下，雖儀容甚都，光燁鑑人，童子輒誰何，徐徐答曰：真官下盧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輩牢肩惕息，不復出。頃之，先生問夜，對曰：視星三鼓。須臾又問玉晨鐘聲已否？答曰：未也。連問者數四，鐘既聲，先生呼侍衛曰：吾行矣。弟子入，但見危坐，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儼然。是夕天苦寒，先生頂生圓光，溫融一室，玉體汗浹若珠琲然。大斂

際，有聲隱隱自其棺出，法固謂之尸解。舉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無故震者三，大衆咸異，先生曰：若何與汝事。繼夕遷神，鶴唳旋壇，谷鳴若簫，凡三日。句容權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迪出鎮，遣屬官致詞、邀先生，俾縣加道脩肅。候先生過邑，不顧而去，令陰銜之，還又不少留。左右曰：縣令朝服道左，當下車一見。先生曰：非不願也，顧血腥苦難近耳。今聞益恚，至是按負租，迺盡逐先生徒弟。逃離不暇而嘉祥異瑞爲其所抑，誣，以中丹毒死。九重寥廓，亦無從而達。越明年，令去任，始克葬反真之宅，卜鬱岡西麓，方隅洞之東，距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者是已。嗚呼！以先生夙淨基脩，宜無不圓，猶有不幸，況悠悠之徒。後五十有九載，歲在丁卯^⑥，徐先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過八十，即橐簡，得西劍州道客任懷一錄先生事，頗爲疏略，漫滅過半矣。跪而泣曰：先生之道，可扼於一時，庸拒鬱於千載。念可以發潛德之幽光，非

夫子而誰？其意以僕九十歲，偏親先生三景弟子，謂得之詳。僕歸以告吾親曰：石氏子之謂，迺吾素志，汝盍表大宗師奉命藻雪，涓辰而書，迺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繫高陽氏之遺裔兮，誕已字之靈墟。幼紫陽之羽褐兮，應赤子之識符。度劍嶺之危峨兮，執鐵脚之長裙。憑黃河以徒涉兮，躡星童之雙鳧。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祀高謀以詔弓韉兮，洞天輟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續元君之紫虛。館昭應之隱几兮，閣寶符而觀天書。上方遵崆峒順下風兮，俄泠然而及歸途。攀帝恩而戀戀兮，奈仙期之敢踰。朝辭絳闕而暮復繡嶺兮，真官已降于庭除。足三乘圓七果兮，將聳身而凌空。無揖鸞輪御六氣兮，竟歸神于清都。系曰保深息兮，煙霞結廬。邈玄游兮，龍虎驂輿悵超遙，其無蹤存桐栢之丹壚。青牛谷冷兮，石壇蘇合。白榆風肅兮，玉棺劍孤。僊虛皇之在宥，綿寶籙於宗圖。

武仙童書碑

上刻仙童小像，道士戴道成畫。

抱一啓：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跡。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名姓已彰，四海形神別隱三山。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為美，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入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逍遙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誰言？行者自見。聊舒懇悃，以代笑譚。一日三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煙，荒效似水，更保沖和，別休清問。今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已申鶴望。謹狀不宣。

故交道士武^且上

道者之右 二月二日

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我知已有好名傳世，早須速別隱

深山。他時異日相看，去也。夕^夕妙明。

觀妙先生曩嘗邂逅武仙童，後先生於仁廟時應詔還山，忽接仙童書，殷勤誨諭，意警先生，韜光晦迹，世不耀名。其真墨蹟，政和四年八月間，聖上道君皇帝搜羅天下奇異之文，遂為本邑句容令黃學士唐傳索取以進。於戲，斯本舊偶摹寫，今命工刊于石，庶永其傳焉。時政和八年，歲在戊戌，仲秋望日，茅山乾元觀住持知觀道士楊守程題誌。

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

朝諳郎新權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朝散郎、僉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古書，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安撫使、護軍、賜紫金魚袋王鞏篆額。

東南之望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

地肺福地，易遷含真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道之士一一許、楊、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鍤金之虬，鏤玉之簡，妙真之香，丹

素之詞，歲修常典。間遣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衆，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仙科祕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門，寂寞無爲之教，學士大夫，未之或講，州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侶計口而賦糧，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筲之鈎考，孰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持，棖故而不革，圯廢而不興，垣頽而不作。寶文待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於此，伸發曩志，議營善之。會商英謫蒞管庫，公侔圖以授商英曰：子於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迺在東隅。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氣之始也。

其天爲清微，其境爲玉清，其天尊爲元始，其帝爲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爲禹餘，其境爲上清，其太上爲大道玉晨君，其帝爲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爲太赤，其境爲太清，其太上爲老君，其帝爲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北極者也。北極者，天中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而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茲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術之士有在於是者，亦已多矣。曾亡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辯正升降者，豈崇無而復靜者？或闕於羣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於至無之體。代正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徊翔，遶唳其上。於是，上清大洞

法師劉混康與其授籙弟子曰：異時白鶴常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真契，其何以召此祥？請繪公像于別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商英，迺序而系之以頌曰：

一氣之先，強名自然。致虛爲道，運道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分爲九氣，列爲八埏。峨峨茅峰，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經管，先後錯爽。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雲霄。誰其駕之，於焉逍遙。氣合太沖，神游沆寥。鑒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絢，巖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賚及四方。何公于藩，百治皆具。神之聽之，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宜其邦人。介爾多祐，耆寧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貺。紹聖三年十月八日，山門都道正上清三景法師、住持、賜紫笮淨之，江寧府觀察推官提舉修造丁維，承奉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句茅山崇禧觀武騎尉社紹，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

臣立石。

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大道無方，微妙莫測，包含造化，

陶育乾坤，是以國家虔奉上天，欽崇至道，恢闡化元，咸歸正教。眷惟厥初生民以來，皆未知其向道之方者，日固久矣。每念至此，則惻然興歎，以謂道者聖人體之以爲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是存心祕檢，思有篤厚人倫，訂正譌俗，故發諄諄之誨，俾其來者，皆得嚮明歸道也。今夫擾擾羣動，不知妙道之生育，而反事象教之殊風，既習其風，復師其法，雷同以寂，滅爲真樂，使暗識之民動甘死地，迺爲常理，可不憫此沉迷乎。且人生天地之間，處最靈之首，當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戴天履地，莫不本乎道者也。其有上智之人，夙稟靈秀，不待學而自然嚮道者，千萬之中或三數人而已。逮失中智以上者，區區於名教利祿之間，雖知道之慈育，姑徇親愛之累，尚滯聲色之娛，故若亡若存也。其下智之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悉皆

懵然冥其向，僞背真殊，不知我之形氣，皆道之所生也。且人在道，猶魚之在水，魚失水則死，人失道當何如哉！凡百羣倫，固宜守道也。夫道也者，虛無之總，造化之源，浩曠莫得其端，杳冥莫窮其奧，萬象以之而生，五音以之而成，故六合雖巨，未離其內，秋豪雖小，待之成體，其杳邈也，不可階升，其應感也，不疾而速，謂之渾淪。渾淪太極之宗也。故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清氣升而天，濁氣降而地，沖和結而爲人，故五緯宣精，三光下濟，而成三才也。其施化也，則有炎涼燥濕之候，有方圓形器之名，有盈虧消息之度，故日月麗乎天，星辰行其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播時百穀，以養民人，蕃殖孳育，以阜常產，然後人各成材，物遂其性，故得耕而食，織而衣，欣樂乎太平之世者，一皆妙道生成養育之所致也。觀夫伏羲、三代而降，雖稱號不同，其於尊道事天則一也。今夫蔽蒙倒置之民，宜究其理，欽而奉之，不亦善乎！況昭昭然在上者，可畏

也。今發明訓諭，宣救積習之譌，弘益天下之福，庶使遷善貴生，粲然曉悟，一新其志，歸奉道真，上以協天心之享，下以副膺乾紹述之意，如此則皇極休光之美，綿亘乎道德之鄉，浹洽乎仁壽之域，豈不偉歟？大觀庚寅先天節日，宣和殿製。政和二年十一月己未，守靜凝和法師筮淨之立石，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書。

茅山志卷之二十五

- ① 宋碑：原缺，據筮本補。
- ② 天聖三年：誤，三年爲乙丑歲，且四月爲子朔，故應爲二年甲子歲。
- ③ 朱：原作「大」，據筮本改。
- ④ 朱茅山等類此丐索伍仙：筮本作「朱茅山尋類此乞索伍仙」。
- ⑤ 庶：原本作「然」，據筮本改。
- ⑥ 丁卯：原缺，據筮本補。
- ⑦ 有：原作「存」，據筮本改。

茅山志卷之二十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宋碑

茅山元符觀頌碑

承務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觀

臣鮑慎辭撰。

維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萬物盛多，重光累休，越于古初。哲宗皇帝推輯福應，報禮上下，游心道真，側席異人。於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迺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住持上清儲祥宮，恩數頻煩，為國廣成。已而求還故山，許之，賜所居為元符觀。今皇帝既親萬機，遵復先志，治人事神，誠意感格而尊德樂道，猶恐不及，復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師。待遇之禮，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幾告歸，賜號葆真觀妙先生，詔刻九老

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燒香簡、紅羅龍扇諸物，又親御毫楮，為書《度人》、《清靜》、《六甲神符》三經以寵賚之，皆驚世駭目，不可名之。寶皇帝若曰：先帝所以經營元符於名山，蓋將揭虔妥靈，祈天永命，用輔相我國家。朕既嗣事，而觀之基構有未備，其敢皇寧？迺命江東轉運司，凡土木、工費，悉為之調度，別降御前空名祠部度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護作。仍增崇三茅君位號，司命君曰司命太元妙道真君，定錄君曰定錄冲靜真人，保命君曰保命冲惠真人。又勅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為九錫，以顯揚三君之景光于無窮。部使者與郡縣吏虔上之命，夙不敢懈，經始於崇寧二年正月九日，粵崇寧五年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門夾道，中為天寧萬福殿，以祠三茅君，東為景福萬年殿以祠皇帝本命星君，西為飛天法輪，以藏恩賜之書，傍為崇寧閣，以奉參列，多勒宸翰。虹光寶氣，仰薄璿極，天龍共瞻，林壑。至於鐘閣、醮壇、齋

房、燕室，亦無一不協于度。總四百有餘區。高明傑大，工盡其技。金碧丹堊之飾，熒煌昭爛于崇岡秀嶺之上，煙霞霏微，草木葱蒨，望之若神變幻化，莫可圖寫，即之肅然，若雲車風馬，往來於空曠有無之間，不可得而知也，可謂盛矣。臣謹按句曲山，於仙經為金壇華陽之天，山川神秀，據東南一都會，漢晉以還，世著靈蹟，往往禁樵牧，營館御以祈福祥。本朝尊奉之儀，務隆典則，而山為見符命，靈光仙籟、慶雲紫氣，合於圖牒者，史不絕書。然臣嘗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皇天上帝實藏之茲山，所畀付後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時，不虛其應，而歷代方士隱人，弗揣其本，徘徊巖阿，冀幸遭遇，良足憫笑。至聞華陽有司命之庭，則又築室廬，欲據其勝，結構相望，而終莫得其處。逮元符既建，巋然居積金之下，深崦長谷，蒼崖翠壁，隱見斷續，臣僕而朝，然後知天作而地藏之，蓋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縱，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紹服，駿

惠前烈，改元命曆，具著聖意。延登同德，以熙天功，罷黜奇袤，用勸多士，朝廷既治，蠻夷率服，頌聲已作，協氣自應，天高地下，日星明潤，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靈效珍，成我帝鼎，薄海內外，獲蒙豐年，盛德大業，顯著如此。方且精思於清靜無爲之學，屈己於巖穴有道之士，增築殊館以迎三神之釐。是宜無疆之祚，集于一人，億萬斯年，永作民主。所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殆將薦于帝廷，享于宗廟，以昭明應。而積金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鬱弗，亦欲產祥儲休，膚寸而合，燕及四海。有●若時雨，彰示方來，爲國福地。嗚呼，斯實聖時，甚盛之舉，萬方黎庶，瞻望驩呼，不能嘿己者。臣愚不勝倦倦，忘其固陋，昧死上獻，元符觀頌。頌曰：

世，祠祝日勤，飈馭寥寥，亦莫或聞。我營元符，冠冕林麓，欽崇三真，百靈懷服。乘彼白雲，陟降帝所。無以致之，孰爲來者，崇寧之政，視古無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運其剛，離麗其明。先訓是若，大猷是經，校姦屏偷，賞信刑威。羣公庶尹，千載一時，士敏于學，吏恪其職。除我戈矛，長我黍稷，外攘內修，咸底厥緒。嗶嗶羣生，式歌且舞，彼蒼匪高，有聽在下。申命百神，錫以純嘏。華陽之天，密邇靈囿，流慶隕祉，益不敢後。卿雲之下，靈芝煌煌，鳴鶴飛舞，來獻其祥。太史占之，實應壽考，媚茲一人，後天難老。皇帝曰嘻，朕何私焉？斂時五福，播之黎元。羣臣拜手，天子萬壽，越彌億年，作民父母。明明天子，事帝以實，有道是遵，無文咸秩。符貺荐臻，不忘齊栗。明明天子，景命維新，置我神器，不震不騫，德音孔臧，與世永延。山積而高，川至而增，並受福祿，日維不勝，垂拱儲神，監于太清。

鮑慎辭上進茅山元符觀頌狀

右臣所領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觀

實隸焉。經營之際，得以職事，自效于斤築之末，因獲究見朝廷所以製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帝陛下天神天明，經緯萬事，文德既暢，武功亦昭。上自京師，下逮海表，勝衣之子，知趣經術，絃誦之音，如昔鄒魯，偏師西指，關國萬里。名王貴人，浮獻兩觀，治功巍巍，曠代未有。至於懷柔百神，盡誠備物，靈貺昭答，臣庶頌歎。維元符之建，實紹先志，不惑於飛舉靈化之說，無取於黃冶變幻之事，清靜無爲，深達道妙。載營恭館，以格真馭，尊異高行，風厲四方。歷選列辟，孰知今茲，固宜仙聖睠懷，蒙福無極，瑞鶴翔集，以示民信。聞之邑人父老，華陽自崇寧以來，慶雲醴泉、紫芝瑤草，蓋多有之，然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惟是瑞鶴之應，上薄九霄，萬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與部使者，已具列上景命之符，莫此驗白。竊意羣公庶尹，禮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藝之

可攷，抗章而請，有事於泰山梁父，以繼七十二君之絕業，以揚我祖宗之休功，則茲山之靈，寔兆厥祥。臣觀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絕之績，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鋪張本末，比次律呂，勒之金石，著在簡冊，以光明于本朝。臣游泳太平，拭目盛事，而暗未聞聲詩，不可非其人故休缺，迺擇日齋戒沐浴，撰成茅山元符觀頌一首。詞義鄙淺，無足簡錄，而臣之區區，厥有攸在。倘蒙萬機之暇，俯賜乙覽，雖以狂斐誅死，臣所榮幸。所有元符觀頌一本，謹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兢慚、跼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後序

崇寧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觀落成，臣拜手稽首，作頌以獻。于時九鼎既新，大樂既備，諸福之物，遠邇創見。凡厥臣庶，推瑞應、陳賦頌奏御者，蓋千有餘篇。上命大臣論定，居選中者十有八人，而臣實辱在第二。八月十五日，伏奉制書，進帙一等。臣竊自思念，束髮就學，即覃思於經術，在

朝廷，雅有師承，不敢輒著書，書成亦博士弟子所餘棄，獨以餘力，琢磨文章，妄有意於古人之域。然連試有司，不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先法律，又不敢貳事，退食有間，亦未忍遂廢翰墨。擊轅叩角，窮愁無聊，用以自慰。會國家築宮茲山，以尊有道，以交神靈。土木之功甫畢，羽毛之祥適至。臣子之心，區區有不能已者，輒不自揆，原大推功，播於頌詩，以祝千萬歲壽。顧雖臣之極思，而材力駑下，訓詁不博，言之所載，經緯失緒，大懼以狂狷獲戾。今茲猥蒙明詔寵綏之，遂使疵賤姓名，附見於崇寧第頌之列。臣雖死，骨●不朽。然犬馬微命，恐終無以仰報天覆，謹取所獻頌副本，刻之樂石，以風示四方，使承學之臣，知如臣之昧陋，猶以文字當褒嘉。海宇之廣，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德業，具載雅頌，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無極，以示得意。其於始隗之義，則臣或庶幾焉。大觀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勾當

公事臣鮑慎辭謹記。大觀元年丁亥歲八月，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臣筮淨之立石。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

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臣蔡卞奉勅撰。

崇寧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萬寧宮成，有詔臣卞爲之記。臣卞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德莫崇於尊道，業莫大於昭功，臣伏睹皇帝自踐祚以來，苑囿之觀無所增飾，外物之玩無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觀化原，探索道妙，澹然無爲以御羣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濱，槩嘗有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己事之未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二美并焉，將以詔後世而垂無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真人居焉，抱神以靜，超然遺物，仙聖降而與之言，以登雲天，推其緒餘，以

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爲三茅君，而世因號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椒者，歲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來者，亦莫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結菴于山之積金峰。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爲食，焚栢實以爲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信異，往往負薪裹糧以給之。先生躬有妙行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治衆病，服之輒愈，繇是遠近輻湊，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號洞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元元符，因號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具奏所聞，迺詔加錫茅君號，而即山構殿以禮祠焉。先生又請建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鐘有

樓，經有閣，歲度人有數，日給衆有田，而宮之衆事畢具矣。仍降誥以爲葆真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爲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衣、師名以寵之，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再謁還故山，皇帝又爲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其歸。宮將成，御題其榜曰元符萬寧宮，雲漢之章下賁巖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之億年，與道無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成於今，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志述事之意。睿聖相承，紹隆真風，所謂一宮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以覽觀，而又繫之以詩。其詞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無，與形俱昇。孰希其風，必靜必清。寥寥久哉，迺發先生。帝用尊之，載召來廷。迺親其人，燕見妙語。迺錫命書，迺其儔侶。因其故廬，啓此新宇。像圖仙真，上肖帝所。神筆榜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邇率從，尊道熙功。有

欲求之，與在斯宮。作爲好歌，以詔無窮。

皇帝以新宮告成，親題其記之額，刻碑以賜。聖筆神畫，妙絕古人，龍章鳳書，輝映祕殿。既而申命有司，填之以金，蓋以護持祕藏，永爲斯宮之寶，又以示其不可傳玩於民庶也。臣淨之伏睹聖上所以協成先志，繕此棟宇者，甚寵甚渥。資政之記，鋪張闋休，發揮睿意者，甚文甚煥。此而不揚，天下何觀焉？臣夙傳師訓，累預賜對，比緣慶成，錫加異號，聖恩隆重，無以爲報，是用別刊佳石，以廣其傳，庶使內外遠近，皆得究知聖上作宮之意，先生成道之跡，洗心滌慮以趣真風者，區區之願也。大觀元年二月十五日，特賜守靜凝和法師、上清經錄二十六代嗣教宗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事，臣笮淨之謹題。咸淳七年歲次辛未二月旦日，賜紫觀妙大師、勅差茅山上清經錄四十二代嗣教宗師、管轄元符萬寧宮事、臣翟志穎重立石。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提舉亳州太清宮、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臣蔡卞奉勅撰并書。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絕於途。是月十日，車駕幸儲祥宮，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相論說《大洞真經》，覺而異之。及見上，迺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獻，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親繪三茅真君像，適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并賜之。先生既授經，與上意合，則釋然以喜。車駕將還宮，復召見先生，所以撫存之甚厚。後七日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賜金營喪，特贈太中大夫，使使護其柩以還。葬有日，詔臣卞作爲墓碑，以詔無窮。臣既受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資物而不匱，貴在於己，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頌仰酬酢，無適而非真也。及至後世，一曲之士知爲己而已，而其弊至於絕物，抱虛守寂，老死於巖

穴之中，自以爲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行於世，始以自爲，而所以自爲者實少，此昔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生則不然，方其棲真深巒，人迹罕至，則以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勝數，其功利博矣。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真，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承命造朝，召入宮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也雲泉之爲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宮壺，天下方士聞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贈其父守真宣德郎、母朱氏蓬萊縣太君。先生少則虛澹不羣，仁宗時試經爲道士，脫略世故，日閱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迺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錄。其後迺結菴于山之積金峰，

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亟出指菴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先生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捫之。明日，癩滅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先生繇是刻意勤行，而於接物利人，日益不懈，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賜號洞元通妙大師，而以所居菴爲元符觀。未幾，謁^⑤還故山。上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詔增廣殿宇，而命近侍總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尋降誥，賜號葆真觀妙先生。先生雖居山，而手勅詢勞無虛月。觀將成，請朝天廷以謝上恩，有詔敦勉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於是增改觀名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萬年、天寧萬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榜，皆上自書。昭回之章，焜耀萬古。三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所居菴以潛神爲名，而加先

生以沖和二字，居數月，又作慶成頌，及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改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有旨，命其傳錄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笈淨之入見，喻德意焉。其明年，先生迺來朝，將行之前一日，菴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歎曰：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疊玉峰，詔特謚靜一，而以其墓之祠宇爲藏真觀。先生專氣致柔，不與物忤，淵淳雲行，動靜兩得，眷待終始，身名尊榮，可銘也已。銘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氣求之，則已芒芴。昔之得者，造乎其先。逮後沉冥，迺始無傳。泯泯膠膠，轉徙之塗。貌象樊然，心與之俱。何以更之，俟靜俟虛。苟矣先生，與古爲徒，純氣是守，靡所營趨。帝命造廷，翩然來思，敢告所聞，妙入無爲。縻之高名，樂此巖棲，乘化而盡，形則如斯。鑿石道周，後人之詒。

先師被遇聖朝，恩榮終始，如藏真建觀，前所未有。詔宗工述解化之迹，

上親題額以賜焉。鉅碑泥金艱於傳本，謹再模刻，以廣施云。時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三洞弟子、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笈淨之謹題。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文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上柱國王植篆額，皇叔武安軍節度、潭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潭州諸軍事、潭州刺史上柱國華原郡王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仲御立石。

沖隱先生遺表碑二通

臣淨之遺表上言皇帝陛下：臣自違闕庭，屢更晦朔，仰慕聖顏，日深馳想。本圖再出山林，一瞻天表，無何大數有限，志與願違，辜負皇朝，不勝痛恨。然臣雖世緣淺薄，仙路殊途，曷敢忘陛下終始眷遇之厚，伏願陛下精固邦本，善保聖躬，上以副皇穹寶曆之恩，下以慰社稷生靈之願。臣無任瞻天望聖之至，謹奉表以聞。政和三年七月二日，茅山經籙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臣笈淨之上表。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師遭遇陛下以來，興建宮祠，敷弘教法，而臣

凡所請求，實爲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犬馬之勞，以報萬一，不期偶染脾疾，飲食自減，雖勉強醫藥，殊無退候。近因設醮祈恩上天，迺獲報應，當須謝世。去住之理，臣實無憾，但恨終天永訣，無緣再覲天顏，及別中宮皇子諸王，不勝悵望之極。陛下天聰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迺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福。幸毋以華麗蕩真，以虧聖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爲先，迺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爲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臣傳宗法籙、真經玉印、及陛下前後所賜書畫，並已付本宮徒弟俞希隱收掌訖，更願陛下重念先師扶教宣道之心，曲垂恩祐，終始無替於宗門，則臣雖不獲再瞻天顏，死

無憾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

冲隱先生墓誌銘

檢校少保、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修國史臣蔡卞奉勅撰并書。

先生氏笪，名淨之，字清遠^⑤，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術，鄉里號笪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一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苟葷，六七歲，日誦書數百言，從羣兒嬉，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時靜一先生劉混康結茅積金峰，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誓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閒居金陵，聞靜一高行，遣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履以從，試與之語，率皆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靜一遣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園西室，前有華果。林木疊嶂樓臺之勝，近俯城市，遠

望百里間，而先生終日靜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迺出緡錢度爲道士。先生志益精篤，靜一悉以三洞經畀之。書符呪水以弭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靜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著一時。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來朝京師。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焉，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爲觀，號元符。今天子躬體妙道，以臨萬邦，命守臣敦遣靜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禮遇尤至，勅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號守靜法師，領住持事。又明年，復召入朝，暨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賚之，縉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靜一遺像付之。先是，九幽黃籙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二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絕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淫雨

積雪，徑路阻絕，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以糜粥食飢者，不幸殍殫，衣衾瘞之。居數年，一日召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荷國重恩，不得面見天子，迺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冲隱先生，賚之緡錢。以其年十一月封窆于大茅峰之陽華蓋峰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曰傅希列、徐希和^⑥。希和爲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召爲右街都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爲承事郎，母周氏爲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及其將終，亦令人喻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別。既葬數年，有詔，使爲之銘。銘曰：

識道之真，則遺其形。初成得之，上入太清，靜一慕焉。少也無營，結廬峰顛，以逮于成。誰其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荐錫休名，召語於前，理暢而明。形雖有逝，神則常升，緒餘

之傳，粵在斯銘。

茅山疑神庵記

句曲名山，三茅勝地，靈宮闕宇，突兀炳煥，甲于江左數千百里。凝神菴居其間，林樾蔽虧，氣象深穩，宜高人逸士之所廬也。紹興癸亥，祠宇宮道士張椿齡，與其徒相攸於中峰之下，誅茅結菴，擺落世紛，怡神葆光，爲物外之游。性真內融，道腴外豐，秀骨山峙，神鋒玉舉，望之，真蓬萊方壺中人。學者稍趨歸之。聲聞帝聰，有詔召對，控辭弗獲。既見，上顧勞甚寵，解御服以賜，且命圖形於神仙閣，固請還山。先生起草萊，受知聖明，前後六至闕下，壬午視師，亦賜對於行在所，每見加厚。初，太上皇欲易菴爲觀，先生辭以有觀額則事煩，非幽居之宜，故止賜今名，實乙亥六月也。庚辰歲，建三清殿，像設供具，皆上方所製。其後以行宮賜銀建天祥閣，奉藏宸翰，又爲層屋，置內府賜鐘。雲漢在上，光被草木，寶器所鎮，神鬼守護。凡二紀賚錫，悉充棟宇費，齋庫庖湑，位置不瀆，

於是豐約中度，規制具體矣。乾道壬辰，賜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浙除其稅，德至渥也。居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勢，妥帖邃密，不晦不露，白雲峰擁其左，小峰拱其右，面挹赤山，大羅源平遠當胸，而昇元頂亦逐逐在目也。紫翠環繞，四山如屏，晨光陸離，篆影凌亂。宵籟閨寂，琴聲清圓，恍若與塵世隔。匹夫而能動冕旒之高聽，享山林之至樂，其必有以也夫。噫，老佛之教，與孔氏鼎立，後世紛紛，矛盾異同，真人御辯，融三爲一，恭己正南面，而儒術行於天下，刑政修，禮樂興，二家翼之，使民心一於爲善。薰陶漸漬，風俗淳厚，兵寢刑措，日躋仁壽之域，庸非助乎！先生訪對之際，言不得聞，若夫方士誣虛之說，治道清靜之要，將奚擇焉？天實聞之矣。其能動高聽，享至樂，宜哉。先生，常州晉陵人。少爲人也，名行義，字達道，度爲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字行。既歿之九年，住菴弟子茅見獨以僕疇昔與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與其兄王見志從游荆溪之上

垂四十年，屬爲之記，故獨取其菴之顛末，係於興創者，識之。其被遇兩宮、榮寵光顯，當有紀錄，以侈眷異，茲不具載云。淳熙十年九月朔，朝散大夫新權發遣處州軍州事、贊皇李處全記并書。

嘉定皇后受錄之記

皇帝妙毓至神，纘承大統，溥海內外，晏然無事。皇后道合坤寧，光齊日耀，彌綸帝德，輔贊化原，而內助餘閒，貴道清靜，宅心虛白。迺嘉定庚午午節，命左街監義臣上官德欽，緘封寶熏，肅將中旨，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至華陽洞天上清宗壇，傳受大洞畢法寶錄、金龍玉璧、質信禮儀，罔不畢備。上清經錄宗師臣薛汝積實臨壇度師。臣汝積恭承教令，潔己齋心，馳誠南嶽，結想上靈，建置玉錄道場、羅天大醮，廣修齋設，延供羽衣。是夕，玉繩金波，昭回璇漢，祥飈瑞靄，紛郁宮庭。翼日，笙鶴翱翔，飛舞呈瑞，靈芝異草，迭產於林垌間。四方來觀，莫不敬歎，猗歟盛哉！臣先覺曩以微賤遇孝宗皇帝，蒙恩放還山林，與臣汝積從游，目

擊盛事，欣喜踊躍。竊考經錄之自來，求流傳之所在，巍巍至妙，蕩蕩難名，誠求道之津梁，登真之道路。至於光顯流衍，囑付帝后，俾承天而行，與道合真，則我朝之盛，又非前代所及也。氣結九天，自然成文，火鍊太空，皇人按筆，此寶錄所由始也。太平下教，小有天王，紫虛元君，流播人間，此寶錄所由傳也。元君初降句曲，命楊羲以隸古定其文，傳上清仙翁許翺寶笈琅函，鳳羅金鈕，割畝有儀，盟誓甚重，得之者，必名書金簡，自在丹臺，苟非其人，不在此族。歷代帝后，佩服崇尚，用以延洪祚，用以益永年，發祥隕祉，如鼓應桴，然足以知其教，不足以見其盛也。自元君二十二傳觀妙先生朱自英，是為章獻明肅皇后臨壇之師。兩傳而至冲和先生劉混康，時在宣和，徽宗皇帝命先生總括三洞四輔，為盟傳之師，仍賜白玉印以續宗壇之系。九傳而至臣汝積，又復恭遇聖后，下屈崇尊，增賁經錄，其道益以光顯，其事益以流衍。聖子神孫，奕葉相承，不忘道

化，用躋世於仁壽，此千載一遇，萬世之下，不可尚矣。天降其祥，地不愛寶，未足見皇天之所以眷顧我聖后者，億萬斯年，與帝並尊，為天下母，此降精三境，流光十極，付囑於我聖后者，其在茲乎！恭惟皇后殿下，聰明天稟，慈慧日隆，百神敷祐，瑞氣騰空，國家寶曆過期，流芳億兆之祥也。臣不敢自默，敬為之記，姑錄始末，不敢為文。嘉定三年庚午歲，五月十有六日，右街道錄凝神齋高士臣劉先覺拜手稽首恭記。臨壇保舉師、太上靈寶無上洞玄法師、元符萬寧宮知宮、冲妙大師臣任元阜，監度師闕、臨壇度師茅山經錄三十四代嗣教宗師、上清三洞法師、管轄元符萬寧宮明一大師、賜紫臣薛汝積、承議郎、知建康府句容縣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臣朱拱臣建并書。

白雲崇福觀記

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戴溪撰，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討官、兼侍講黃中書，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映篆額。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

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峰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峰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煙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闕宇，各莫所宜，茲曠弗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温披榛棘，鑿巖崖，室于峰之下。俄以行志修潔聞，迺即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甃壇場、班像設，有門鼎峙，有亭翬飛，堂皇深密，廊廡袤延，重樓傑閣，雲層巍峨，前闢端達，松杉行列，如蓋如幢。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左顧右揖，鬱鬱杳杳，映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拏，如蹈仙墟。中間方壺丈室，上親洒翰，揭以虛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間世事，待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後底廼績。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然而道者託焉。昔之為道術者，棄絕乎名勢利欲，精專乎身心性命，唯恐入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一朝蛻去，人方兢兢然持其

所棄，迹其所蛻，以幘幘其隱約，鼓鐘其沈潛，影響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迺亦甘心焉。豢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為名勢利欲所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霞殮栢食，託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開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溪之從子挺，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士周觀復，景溫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迺俾挺序次其見聞，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記。

洞陽館記

宣和間，道士沈洞元鍊大藥，人知神其醫而已。侍郎王公漢之帥金陵，為人擇地，迺之華陽之南、四平之北，修築館舍，仍舊號曰洞陽，并祠其先世。蓋道書稱洞陽為朱陵昇度之館，又以據洞府之陽而名焉。思陵在御，歲遣使清真觀建萬道齋，齋時羣鶴翔集，蓋三月十八日稱鶴會始此。淳熙

初，洞元之徒皆遠游，貳車王光國克承先志，為地擇人。道者王介叔草衣木食，主天市壇，遂邀至來洞陽。介叔之徒曰丁道存，相與刻志道業，招徠四方之士，而鶴會之盛，既無前代賜予，不在清真，而在洞陽矣。三十四代宗師薛君汝積強以祠牒衣冠之，以表其容，眾俾為善，日益不怠。珥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以續歲供，意亦以增冥福，為報本地。其手澤付予，周防甚至。未幾，為湯後者肯穫功虧，田不能久，而歸洪氏。洪氏有名秉鈞，長且賢，四中鄉選，投筆高蹈，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田之自，迺集子姪議舉半入延慶飯僧，其百畝復施洞陽，若將使湯推官少償夙願於地下。吁，湯君之施出於有心，而真隱未始容心，此豈周防思慮所及哉？洞陽既再入田，迺紹定庚寅，予偕諸姪成存道之志，為建齋寮，大隸題榜，并識始末，以傳永久，且為賢不肖子孫之世鑒云。嘉熙丁酉日南至，丹陽張湜撰并書，朝奉大夫監行在左藏西庫丁宗魏篆額。

宋羅天感應碑山人佼遺文
元符萬寧宮經藏記秦□撰

右闕文

宋重修華陽宮記郭衡撰

元陽觀記朱拱臣撰

玉液菴記劉宰撰

右不錄文

茅山志卷之二十六

- ① 于崇寧二：原脫，據筭本補。
- ② 道，中為天寧：原脫，據筭本補。
- ③ 本命星君，西為：原脫，據筭本補。
- ④ 有：原本無，據筭本增。
- ⑤ 達：筭本作「逢」。
- ⑥ 刻：筭本作「刺」。
- ⑦ 死，骨：筭本作「不有」。
- ⑧ 謁：筭本作「請」。
- ⑨ 實為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犬馬之勞，以報萬一：筭本作「實多鑒允。本期盡草野之忱以報萬一」。
- ⑩ 但恨終天永訣，無緣再覲天顏：筭本作「但幽明有隔，無緣時覲天顏」。
- ⑪ 死：筭本作「昧」。
- ⑫ 泉：筭本作「霄」。
- ⑬ 再瞻：筭本作「瞻近」。
- ⑭ 死：筭本作「逝」。

⑮字清遠：原本缺，據筮本補。

⑯希和：原脫，據筮本補。

⑰於：原本缺，據筮本補。

⑱遂：原本缺，據筮本補。

⑲二：筮本作「三」。

茅山志卷之二十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元碑

華陽道院碑銘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明善撰，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孟頫書。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人德士，棲身孤篋，鍊行精純，志之所在，天必不違。昔在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上異之，特詔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而傳之。大德二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江都，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殮於雨，羽

者，有鶩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復吐，吐之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禱而雨，淮南人大駭悅，爭持金帛拜而禱之，却之不退，送者填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往，且寶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其所酬金帛，苟橐裝之，是幸功也。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於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寧宮之東，仰挹颯輪，俯瞰金菌，山得所峙，永得所經。隈靈即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於翼室。肇基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子命玄教嗣師吳真人醮祀江南，始于句曲。君出迓京口，真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暑雨方淫，詰朝當抵元符，雨淖或霑，亦惟神羞。君曰：敢敬諾。翌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真人還朝，爲余縷言王君如右，因爲求銘華陽。

余聞王君簡而章，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言而灾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由是制授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夫句曲之爲名山，舊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間者，以其幽深隔世，囂紛絕迹，駐靈光而資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辭曰：

句曲嵯峨窈嶺嶂，神仙所宅闕雲扃。
霓旌羽蓋博紫清，儵來忽逝何杳冥。
通真真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
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崑崙庭。
蠲灾弭變翼世平，揚休儲慶奉天明。
遠心絕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
瓊都琳館吾此營，大招真侶捫幽靈。
爰清爰靜無勞形，無搖爾精可長生。
下觀塵囂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
重陰無罅窺日星，有欲從之視此銘。

句曲山洞泉銘

泰定甲子歲玉虛子造。

茅山三山、羅絡諸峰。大魁小杓，

象斗七宮。上清有壇，高居其中。山曲而容，水斯朝宗。我修華池，內景合同。在艮之止，塞兌之空。丹井西注，石梁亘東。玄師有作，兆茲靈踪。藏錄玉漿，向用奚窮。善利萬物，道不言功。

福鄉井銘

惟蕭有臺，曲水之濱，井甃不改，我思若人。若人伊何，桐栢其儔。稟教華陽，振迹丹丘。百世之澤，式如金玉。是謂正明，並受其福。

弘道壇銘

上清真人潘尊師體玄，建弘道壇于嵩之陽；句曲外史，基石儀道，迺復古初，迺奉聖神，永作憲矩。上清宗師劉大彬作篆鎮壇，大洞法師倪天奎協誠購石。

崇禧萬壽宮記

從仕郎、鎮江路錄事、致仕王去疾爲文，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並篆題。

華陽洞天，自三茅君以神道設教，

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其人。歷考其間，惟隱居陶真人立館以處高弟，所以啓佑其後人者爲最盛。今之崇禧

觀，隱居曲林館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昇真王真人有潛藩之舊，且嘗師事隱居，遂建太平觀以居之，賜田與山，贍其學者，殫錢鋪粟用給，所轄宮觀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給之，使自養其弟子，具載山志。宋改太平觀爲崇禧，揭虔妥靈，有盛無斁，式克至于今日，廣殿脩廊，弘弘轆轤，棖題牖栊之飾，旛華香火之供，千餘年間，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於皇三君，威神在天，陰隲默相，華陽道派，如魯洙泗。世有升降，道無升降，時有顯晦，道無顯晦，陶真人之於三君也，神交沈寥之上。王真人之於隱居也，心授問答之間。綿綿延延，往過來續，千載如一日。皇元肇興，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壇宇如故。心遠鄒君道元，若造物者，擬其人爲時而出，叫閭闔於九天之上。上方偃武修文，以清靜爲壇，以慈儉爲宇，垂意玄教，命鄒君道元掌教事，盡護諸山。厥後東澗洪君宗源、復陽楊君元澈、碧泉蔡君德溥，繼繼承承，用保有累朝之寵命。皇慶初元春，

南陽陳君志新入覲，上覲天光於清都紫微之間，承九重之殊渥，荷真人之美名，上賜金欄道衣以爲身章。延祐四年，南陽君私竊自念：崇禧道場自昔總轄諸山，實爲上帝垂休儲祉之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名有尊？乞陞崇禧爲宮，白之集賢諸公，以其事聞于朝。嗣歲陞辭還山，上復降香以榮其歸。延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玉音自天而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玄教大宗師上卿大真張公、嗣師掌教真人吳公興有功焉。是日也，榮光異氣，上燭層霄，崇山峻嶺，咸有矜色，真人陳志新率羽士稽首再拜於道之左，對揚休命曰：明明天子，萬壽萬年。實與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溟滓開闢之始。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雖今昔殊時，幽顯異迹，其受命於皇皇后帝，則異世而同符也，於虜休哉。既而冠巾之衆，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陳真人自隱居陶真人立館以來，既嘗爲太平觀矣，又嘗爲崇禧觀矣，上賜今額，甚盛舉也。他日秉國史

之筆者，繫年繫月繫日，大書之曰：改觀爲宮，自真人陳志新始。其皇恩如天，將何以報塞耶，惟我真人在帝左右，必敬必恭，蚤夜以思，弼成玄功，庶其有以答君師寵綏之造，而真人亦無窮之聞。真人曰：三君之靈也，吾皇之賜也，臣何力之有焉？敢不敬恭以從祝規。延祐七年夏四月，南陽君俾去疾紀其事，以傳方來。去疾謂必有山玄卿其人，而後爲新宮銘，草野之文何足以紀盛事。辭不獲命，迺舉前說爲之記，而又熏沐繫之以詩。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開山者誰高辛氏。
耿耿社哉太元君，天之輔相民怙恃。
曲林舊館陶真人，潛德幽光發千祀。
山圖飛上天皇家，雲漢分章來萬里。
煌煌崇禧萬壽宮，巨扁鸞飛羲獻字。
鳳歌鶴舞鏘鈞韶，山川鬼神共歡喜。
物不疵癘年穀豐，乾坤清夷風日美。
皇帝怡愉奉太皇，萬年億載自今始。
元至治元年正月十有五日建

崇壽觀碑

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撰並書丹題額。

大茅峰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勅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民百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峰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噉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迺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迺傾廢隘陋持甚，豈不在我耶，於

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為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為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

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纔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為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繫之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關闔扉陽洞關。
 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
 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
 構官方嚴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
 虛林森爽化赫奕，福鄉帝子發甘液。
 不食何年喪遺璧，白雲映空玉清客。
 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纁璧。
 爾來蕭條世代隔，石鐙刻文土漫畫。
 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舄。
 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系繹。
 玉室金堂萬無數。

茅山志卷之二十七

茅山志卷之二十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齊梁詩

華陽石頌十五首 陶隱居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

麗天秀，兩金標地英。右樞域

宅無廼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

不待匠，虛形自成功。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塗交五便。陰暉

迎夜暫，晨精望曉懸。右形位

南峰秀玄鼎，北嶺橫秦璧。表裏

玉沙津，周回隱輪迹。右標貫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懷

北邨色，井冽鳳門泉。右區別

郭干峙留岸，姜巴亘遠蹤。鶴廟

或時饗，別宅廼恒恭。右跡號

吳居非知地，越冢詎隱遷。樹蓋

徒低陰，石竈未嘗煙。右類附

果林鬱餘柰，蔬圃蔓遺辛。熒芝

可燭夜，田泉嘗浣塵。右物軌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真館，高會蕭閒宮。右游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弦有逸調，空談無與言。右才英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冲念，飛華當軫心。右學稟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自相知。右業運

方隅游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倘或似，七元迺扶胥。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迺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右機萌

刊石玄窗上，題誠曲階門。動靜願矜錄，不負保舉恩。右誠期

答詔問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告逝篇
性靈昔既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澹悲欣。冠劍空衣影，鑣轡迺仙身。去此昭軒侶，結彼瀛臺賓。倘能踵留轍，爲子道玄津。

入山尋桓清遠不遇 邵陵王蕭綸
荆門丘壑多，甕牖風雲入。自非棲遁情，誰堪霜露濕。

初入山作 恒法闈
寒谷夜將晨，置賞復尋真。方壇垂密葉，澈水度朱鱗。杏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石，鑪變欲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

酬華陽陶先生 沈約
三清未可覲，一氣且空存。所願回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

還園宅奉酬華陽陶先生
早欲尋名山，期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睹榮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慚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鹽不遑恤。

華陽先生登樓不下贈呈
側聞上士說，尺木迺騰霄。雲輶不展地，仙居多麗譙。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

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奉華陽王外兵隱居別易氏號
餐玉駐年齡，吞霞返容質。眇識青丘樹，回見搏桑日。爛熳蜃雲舒，嶽峯山海出。

答句曲先生 范雲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迴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冲玄。石戶棲十祕，金壇謁九仙。乘鶴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唐詩
酬茅山權器 皇甫冉
南望江南滿山雪，此情惆悵將誰說。徒隨羣吏不曾閒，顧與諸生爲久別。聞君靜坐轉耽書，種樹葺茅還舊居。終日白雲還自足，明年芳草又何如。人生有懷苦不展，出入公門猶未免。回舟早晚待春風，先報華陽洞深淺。

送陸潛夫往茅山
游仙洞兮訪真官，奠瑤席兮禮石壇。忽髣髴兮雲擾，杳陰深兮夏寒。欲回頭兮揮手，便辭家兮來否。有婚嫁兮嬰纏，待歸來兮已久。

茅山志 卷二八

送張道士歸茅山

向山獨有一人行，近洞應逢隻鶴迎。
唯以素書傳弟子，還因白石號先生。
無窮杏樹緣山種，幾許芝田向月耕。
師事少君年歲久，欲隨毛節往青城。

送鄭員外入茅山

但見全家去，寧知幾日還。白雲
迎谷口，流水出人間。冠冕情遺世，神
仙事滿山。其中應有物，豈貴一身閒。

送鄭二之茅山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
犬吠鷄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山居即事

顧況

下泊降茅仙，蕭閒隱洞天。楊君
閑上法，司命駐流年。崦合桃華水，窗
分柳谷煙。抱孫看種樹，倚杖問耘田。
世事休相擾，浮名任一邊。由來謝安
石，不解飲靈泉。

崦裏桃華

崦裏桃華逢女冠，林間杏葉落仙壇。
老人方授上清籙，夜聽步虛山月寒。

大茅嶺東新居憶亡子從真

谷鳥猶呼兒，山人夕霑襟。懷哉

隔生死，悵矣徒登臨。東門憂不入，西
河遇亦深。古來失中道，偶向經中
尋。大象無停輪，倏忽成古今。其天
非不幸，鍊形由太陰。凡欲攀雲階，譬
如火鑄金。虛室留舊札，洞房掩閒琴。
泉源登方諸，上有空青林。彷彿通寤
寐，蕭寥邈微音。軟草被汀洲，鮮雲略
浮沈。蘋景宣疊麗，紺波響飄淋。石
窟含雲巢，迢迢耿南岑。悲恨自茲斷，
情塵詎能侵。真靜一時變，坐起唯從
心。

思歸桃華崦二首

廢棄忝殘生，後來亦先天。詩人
感風雨，長夜何時曉？去國宦情無，近
鄉歸夢少，庇身絕中援，甘靜忘外擾。
麗景變重陰，洞山空水表。靈潮若有
信，寄謝西飛鳥。

朝與佳人期，碧樹坐紅萼。暮與
佳人期，飛雨洒青閣。佳人宵何許，中
夜心寂寞。始憶花正開，復驚葉初落。
行騎飛泉鹿，卧聽雙海鶴。嘉願有所
從，安得處其薄？

題盧道士房

秋砧響落木，共坐茅君家。唯見
兩童子，門外汲井花。空壇靜白日，神
鼎飛丹砂。塵尾拂霜草，金鈴搖霽霞。
上章塵世隔，看奕桐陰斜。稽首問仙
要，黃精堪餌花。

憶山中

春還不得還，家在最深山。蕙圃
泉澆濕，松窗月映閒。薄田臨谷口，小
職向人間。去處但無事，重門深閉關。

送李道士歸桃華崦

人境年虛擲，仙源日未斜。羨君
乘竹杖，辭我隱桃華。鳥去寧知路，雲
飛似憶家。莫愁容髮改，自有紫河車。

夜中望仙觀

日暮銜花飛鳥還，月明溪上見青山。
遙知玉女窗前樹，不是仙人不許攀。

酬韋夏卿送歸茅山兼綦母正字

玉帝居金闕，靈山幾處朝，簡書猶
有畏，神理詎能超。鶴廟新家近，龍門
舊國遙。離魂結不斷，洞府一吹簫。

送顧況歸茅山

韋夏卿

聖代爲遷客，虛皇作近臣。法尊

稱大洞，著作已受上清畢法學淺忝初真。夏卿初受正一鸞鳳文章麗，煙霞翰墨新。羨君尋句曲，白鶴是三神。

奉同

綦母誠

謫宦聞嘗賦，游仙便作詩。白銀雙闕戀，青竹一龍騎。先入茅君洞，旋過葛稚陂。冷然列禦寇，五日有還期。

答贈木耳一名樹雞

韓愈

軟濕青紅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回。想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

剡溪逢茅山道士

張籍

茅山近別剡溪逢，玉節青毛十二重。自說年年上天去，羅浮最近海邊峰。

贈茅山楊判官

應得煙霞出俗心，茅山道士共追尋。閒憐鶴貌偏能畫，暗辯桐音自作琴。長嘯每來松下坐，新詩堪向雪中吟。征南幕裏多賓客，君獨相知最校深。

寄華陽孫鍊師三首

李德裕

何地最翛然，華陽第八天。松風清有露，蘿月靜無煙。乍警瑤壇鶴，時嘶玉樹蟬。欲馳千里思，唯戀鳳門

泉。

石上溪蓀發紫茸，碧山幽藹水溶溶。萑花定是無人見，春日唯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玩遲暉，閒倚松窗望翠微。遙想春山明月曙，玉壇清聲步虛歸。

遙傷茅山孫尊師三首

蟬蛻遺虛白，蛻飛入上清。同人悲劍解，舊友覺衣輕。黃鵠遙將舉，斑麟儼未行。唯應鮑靚室，終夜識琴聲。

空宇留丹竈，層霄被羽衣。舊山聞鶴化，遺舄尚鳧飛。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鶴歸？想君游下泊，方歎里閭非。

金格期初至，飈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隕少微星。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舄，猶在阜鄉亭。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得法弟子，嘗見尊師稱先師靈跡，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後學方成市，今茅山宮觀道士並是先生弟子也。吾師久上賓。洞天應不夜，源樹只知春。此並蹟桃源事。暮客留童子，

瞿仙童即先生弟子。桃源得仙人碁子，載在傳記內。山精避直神。先生初至茅山，童子誤觸法鏡，有聲，先生疑山神所為，以符召致之，靈異如此。無因握石髓，分與養生人。

右四詩石刻唐會昌癸亥年暮春十八日，祕書郎、上柱國裴質方書。

溪蓀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暄妍節。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潔。離居若有贈，暫與幽人折。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簡李延陵

劉長卿

石林媚煙景，句曲盤江甸。南望佳氣濃，峰峰遙隱見。漸臨華陽口，微路入葱蒨。七曜懸洞宮，五雲抱深殿。銀函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千載空桃華，秦人深不見。東溪喜相遇，貞白如會面。青鳥來去閒，紅霞朝夕變。一從葬貞骨，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虛，松風醉閒宴。幽人即長往，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爲縣。

宿華陽洞寄袁稱

李端

花洞晚陰陰，仙壇隔杏林。漱泉

春谷冷，擣藥夜窗深。石上開山酒，松間對玉琴。戴家溪北住，雪夜去相尋。

贈茅山道者

姓字不書高士傳，形神自得逸人風。已傳花洞將秦接，更指茅山與蜀通。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爲鄉曲號涪翁。終朝賣卜無人識，弊服徒行入市中。

題李尊師山房

秦系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深山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峰。籬根五月留殘雪，壇右千年蔭怪松。此去人寰知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

柳谷汧故居

權德輿

下馬荒郊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落無人處，寂寞山窗掩白雲。

春游茅山酬杜評事見寄

喜得賞心處，春山豈計程？連溪芳草合，半嶺白雲晴。絕澗飲冰碧，仙壇挹灑清。懷君在人境，不共此時情。

題崔山人草堂

竹逕茅堂接洞天，閒持麈尾漱春泉。世人車馬不知處，時有歸雲到枕前。

下第後寄高山人

顧非熊

我來堂屋前，仰視大茅顛。潭淨鳥聲異，地寒松色鮮。人眠甕牖月，鹿飲鳳門泉。多愧憐高隱，無成又一年。

贈茅山高拾遺

人皆貪利祿，白首更營營。若見無爲理，兼忘不朽名。幽禽窺飯下，好藥入籬生。夢覺巖泉滴，猶疑禁漏聲。

成名後歸茅山酬羣公見送

此名誰不得，人賀至公難。舊業承家了，離筵去國歡。暮天行鴈斷，曉渡落潮寒。舊隱茅峰下，松根石上盤。

酬鄭史君見送歸茅山

餞行詩意厚，惜別酒筵重。解纜城邊柳，還舟海上峰。飲猿當瀨見，浴鳥帶槎逢。吏隱應難遂，爲霖是蟄龍。

茅山贈梁尊師

許渾

雲屋何年客，青山白日長。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上象壺中闊，浮生夢裏忙。幸承仙籍後，乞取大還方。

贈何處士

東望茅山北去秦，梅仙書裏說知人。白頭煮石青山下，雖遇唐生不敢親。

贈茅山高拾遺二首

李商隱

諫獵歸來綺里歌，大茅峰影薄秋波。山齋留客掃紅葉，野逕送僧披綠莎。長覆舊圖碁勢盡，徧添新品藥名多。雲中黃鵠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

一笛迎風萬葉飛，強携刀筆換征衣。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山城曉漏遲。巖響遠催行客過，浦深遙送釣船歸。中年未識從軍樂，虛近三茅望少微。

送顧秀才歸丹陽

王建

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

茅山道中

趙嘏

溪樹重重水亂流，馬嘶殘雨晚程秋。門前便是仙山路，目斷寒雲不得游。

秋日寄華陽山人

高蟾

雲木送秋何草草，風波凝冷太星星。銀鞍公子魂堪斷，玉弩將軍涕自零。茅洞白雲和雨看，荆溪黃鵠帶霜聽。人間不見清涼事，猶向溪翁乞畫屏。

懷三茅道友

熊皎

塵事何年解客嘲，十年容易到三茅。長思碧洞雲窗下，曾借黃庭雪夜抄。丹桂有心憑至論，五峰無信問深交。

杏壇仙侶應相笑，只爲浮名未肯拋。

題茅山仙臺藥院

劉言史

擾擾浮生外，華陽一洞春。道書金字小，仙圃玉苗新。芝草迎飛燕，桃華笑俗人。樓臺爭聳漢，難犬亦嫌秦。願得青芽散，長年住此身。

游地肺六言

章孝標

市朝擾擾千古，林壑冥冥四賢。四賢謂楊郭、二許也。黃鶴不歸丹竈，白雲自養芝田。溪灘永夜流月，羽翼清秋在天。高跡無人更躡，碧峰寥落孤煙。

金陵道中酬茅山廣文南陽博士三首

皮日休

寒嵐依約認華陽，遙想高人卧草堂。半日始齋青飢飯，移時空印白檀香。鶴雛入夜歸雲屋，乳管逢春落石床。誰道夫君無伴侶，不離窗下見羲皇。住在華陽第八天，望君唯欲結良緣。堂扃洞裏千秋燕，厨蓋巖根數斗泉。壇上古松疑度世，林間幽鳥恐成仙。不知何事迎新歲，烏衲裘中一覺眠。

烏衲裘見王筠集。

五色香煙惹內文，許遠游燒香五色煙

石飴初熟酒微醺。將開丹竈那防鶴，欲算棋圖却望雲。海氣半生當洞見，瀑冰初拆隔山聞。如何世外無交者，一卧金壇祇有君。

奉和前韻三首

陸龜蒙

一片輕帆背夕陽，望三峰拜七真堂。三茅楊郭二許天寒夜漱雲芽淨，雪瓌晴梳石髮香。自拂煙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牀。莫言洞府能招隱，會輾鸞輪見玉皇。

壺中行坐可携天，何況林間息萬緣。組綬任垂三品石，珮環從落四公泉。丹臺已運陰陽火，碧簡須雕次第仙，想得雷平春色動，五芝煙甲又芊眠。

良常應不動移文，金醴從酸亦自醺。真誥太平家酒微酸桂父舊歌飛絳雪，桐孫新韻倚玄雲。春臨柳谷鶯先覺，暖動蕪香鶴共聞。珍重雙雙玉條脫，盡憑三島寄羊君。

懷華陽潤卿博士三首

皮日休

先生一向事虛皇，天市壇西與世忘。牀脚支龜看氣訣，刀圭餌犬試仙方。

靜探石腦衣裾潤，閒鍊松脂院落香。聞道微賢須有詔，不知何日到良常。冥心唯事白英君，不問人間爵與勳。林下醉眠仙鹿見，洞中閒話隱芝聞。石牀卧苦渾無蘚，藤篋開希恐有雲。記得玉皇新詔樣，青瓊版上綠爲文。鳳骨輕來稱瘦容，華陽館主未成翁。數行玉札存心舊，一掬雲漿漱齒空。白石煮多熏屋黑，丹砂埋久染泉紅。他年欲事先生去，十賚須加陸逸冲。

奉和

陸龜蒙

幾降真官受隱書，洛公曾到夢中無。眉間入靜三辰景，肘後通靈五嶽圖。北洞樹形如曲蓋，東凹山色似熏鑪。金壇福地能容否，願作岡頭蔣負芻。火景應難到洞宮，蕭閒堂冷任天風。談玄塵尾拋雲底，服散龍胎入酒中。有路還將赤城接，無泉不共紫河通。奇編早晚須傳授，免問神仙向葛洪。終日焚香禮洞雲，更思琪樹轉勞神。曾尋下泊嘗經月，不到中峰又累春。仙道最高青，玉籙，暑天偏稱白綸巾。

清齋若見茅司命，乞取朱兒十二斤。
朱兒事見登真隱訣。

華陽張博士欲居荆襄因寄之

皮日休

地肺從來是福鄉，廣文高致更無雙。
青精飯熟雲侵竈，白樹裘成雪濺窗。
映日竹窗千萬字，經冬術煎兩三缸。
鱸魚自是君家味，莫背松江憶漢江。

代廣文酬

陸龜蒙

不知天隱在何鄉，且欲煙霞跡暫雙。
鶴廟未能齊月馭，鹿門聊擬並雲窗。
蘚銜荒磴移桑屐，花浸春醪滿石缸。
莫惜槎頭容釣伴，也應東印有餘江。

送潤卿懷華陽

皮日休

雪打蓬舟離酒旗，華陽居士半酣歸。
逍遙只恐逢雲將，恬澹真應降月妃。
仙市鹿胎如綿纈，陰宮燕肉似酥肥。
公車草合蒲輪壞，爭不教他白日飛。

同前

陸龜蒙

何事輕舟近臘回，茅家兄弟待歸來。
封題玉洞虛無奏，點檢霜壇沆瀣杯。
雲肆先生分氣調，山圖公子愛詞才。
殷勤爲向東卿薦，洒掃含真雪後臺。

南陽博士還雷平後寄

微微春色染林塘，親撥煙霞坐澗房。
陰洞雪膠知未入，濁醪風破的偷嘗。
芝臺曉用金鑿煮，星度閒將玉鉛量。
幾遍侍晨官欲降，曉壇先起獨焚香。

同前

皮日休

春彩溶溶釋凍塘，日晴閒燕坐巖房。
瓊函靜啓無人見，金液初開與鶴嘗。
八會舊文多榻寫，七真遺誥剩思量。
不知夢到驚何處，紅藥滿山煙月香。

寄懷華陽潤卿

鹿門山下捕魚郎，今向江南作渴羌。
無事只陪看鶴相，有錢唯欲買湖光。
醉來渾忘移化處，病起空聞焙藥香。
何事對君猶有愧，一蓬風雪返華陽。

奉和

陸龜蒙

高抱相逢各絕塵，水經山疏不離身。
才情未擬湯從事，玄解猶嫌竺道人。
霞染洞泉渾變紫，雪披江樹半和春。
誰憐故國無生計，唯種南塘二畝芹。

再寄潤卿

皮日休

高眠可爲要玄纁，鵲尾金爐一世焚。
塵外鄉人唯許掾，山中地主是茅君。

將收芝菌唯防雪，欲晒圖書不柰雲。
若使華陽終卧去，漢家封禪用誰文。

酬襲美倒用前韻

張賁

尋疑天未喪斯文，故選茅峰寄白雲。
酒後只留滄海客，香前唯見紫陽君。
近年已絕詩書癖，今日兼將筆硯焚。
爲有此身猶苦患，不知何者是玄纁。

奉和

陸龜蒙

忽辭明主事真君，直取姜巴路入雲。
龍篆拜時輕誥命，霓襟披後小玄纁。
峰前北帝三元會，石上東卿九錫文。
應笑世間名利火，等閒靈府剩先焚。

文謙招潤卿辭以道友將至因寄

仙客何時下鶴翎，方瞳如水腦華清。
不過傳達楊君夢，從許人間小兆聽。

和

皮日休

颺馭已應歸杳眇，博山猶自對氤氳。
不知入夜能來否，紅蠟先教刻五分。

答

張賁

仙侶無何訪蔡經，兩煩韶濩出彤庭。
人間若有登樓望，應怪文星近客星。

謝潤卿惠飢飯

皮日休

傳得三元飢飯名，大宛聞說有仙

卿。按西梁子文黃錦素書大宛北谷子號青精先生分泉過屋春青稻，此飯以青龍稻造之拂霧影衣折紫莖。南燭色微紫蒸處不教雙鶴見，服來唯怕五雲生。草堂空坐無飢色，時把金津漱一聲。

同前

陸龜蒙

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殮。自笑鏡中無骨錄，可能飛上紫霞端。

送董少卿游茅山

皮日休

名卿風度足杓斜，一舸閒尋二許家。天影晚通金井水，山靈深護玉門砂。空壇禮後銷香母，陰洞緣時觸乳華。盡待于公作廷尉，不須從此便殮霞。

同前

陸龜蒙

威輦高懸度世名，至今仙裔作公卿。將隨羽蓋朝珠闕，曾佩魚符管赤城。雲凍尚含孤石色，雪乾猶墮古松聲。應知四扇靈方在，待取歸來綠髮生。

寄何道士

終身持玉律，丹訣未應傳。況是曾同宿，相違便隔年。問顏知更少，聽論想逾玄。古籙文垂露，新吟句絕煙。蜂供和釘蜜，人寄買山錢。紫燕長巢

洞，青龜忽上蓮。篋藏微隱詔，囊佩攝生篇。圃暖芝臺秀，巖春乳管圓。林棲孫子鶴，堂宿弟兄仙。幸閱靈書次，心期賜一編。

洞宮秋夕

月午山空桂華落，華陽道士雲衣薄。石壇香散步虛遲，杉露泠泠滴栖鶴。

寄懷華陽道士

華陽門外五芝生，殮罷愁君入杳冥。遙夜獨棲還有夢，昔年相見便忘形。爲分科斗侵鉛槧，與說蜉蝣坐竹櫺。醮後幾時歸紫閣，別來終日誦黃庭。閒教辨藥童名甲，靜識歸巢鶴姓丁。絕澗飲羊春水膩，傍林燒石野煙腥。深沉谷響含疏磬，片段嵐光落畫屏。休採古書探禹穴，自刊新曆鬪堯蓂。珠宮鳳合迎蕭史，玉籍人誰訪蔡經。架上黑緣長褐穩，案頭丹篆小符靈。霓軒入洞齊初月，羽節升壇拜七星。當路獨行衝虎豹，向風孤嘯起雷霆。凝神密室多生白，叙事聯編盡殺青。匝地山形皆暗寫，隱天竿籟祗閒聽。分張火力燒金竈，拂拭苔痕洗酒餅。

翠壁上吟朝復暮，暖雲邊卧醉還醒。倚身長短裁筇杖，借客高低結草亭。直用森嚴朝北帝，愛將清淺問東溟。常思近圃看栽杏，擬借鄰峰伴采苓。揜樹半扉晴藹藹，背琴殘燭曉熒熒。舊來捫蝨知王猛，欲去爲龍歎管寧。蟾魄幾應臨蕙帳，漁竿獨尚枕楓汀。含煙細草無端綠，冒雨閒花作意馨。掠岸驚波沉翡翠，入簾斜照礙蜻蜓。初征漢棧宣飛檄，待破燕山好勒銘。六轡未收千里馬，一囊空負九秋螢。我悲雌伏真方衲，他聘雄才似建瓴。合在深崖齊散木，自求滄海點浮萍。頻拋俗物心還爽，遠憶幽期目剩冥。已買扁舟束真誥，手披仙語任揚舲。

寄茅山何威儀二首

大小三峰次九華，靈踪今盡屬何家。漢時仙上雲顛鶴，蜀地春開洞底花。閒傍積嵐尋瀑眼，凍凌殘雪採芝芽。年來已奉黃庭教，夕鍊精魂曉吸霞。曾向人間拜節旄，乍疑因夢到仙曹。身輕曳羽霞襟狹，髻聳峨眉煙鹿幘高。山暖不葷峰上韭，水寒仍落洞中桃。

從聞後日搜奇話，轉覺魂飛夜夜勞。

送人罷官入茅山

呼童曉拂鞍，歸上大茅端，薄俸雖休入，明霞自足殮。暗霜松葉赤，疏雨草堂寒。又鑿中峰石，重修拜月壇。

句曲山朝真詞并序

歲十二月二日，句曲山道士朝真于大茅峰上學神仙，有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天，程止信宿塵約，不能遂去，馳神旦旦，忽若戴昇矣。因作朝真詞，迎送各一解，以自塞意。

迎真

九華磬答寒泉急，十絕幡搖翠微濕。司命旂旌未下來，焚香抱簡凝神立。殘星下照霓襟冷，缺月纔分鶴輪影。空洞靈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醒。

送真

縈雲鳳髻飄然解，玉鉞玄竿儼先邁。朝真弟子悄無言，再拜碧杯添沆瀣。火鈴跳擲龍毛蓋，腦髮青青椒綵綵。萬象銷沉一瞬間，空餘月外聞殘珮。

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

櫛髮涼天曙，含豪故國情。歸心

一夜極，病體九秋輕。忽起檐榆詠，因悲絡緯鳴。逢山即堪隱，何路可圖榮。撲策空占命，持竿豈釣名。忘憂如有待，縱懶以無營。小逕纔分草，斜扉劣辨荆。冷荷承露酌，疏菊卧煙莖。譜爲聽琴閱，圖因看海澄。鷺毛浮島白，魚尾撇波蘋。庭橘低攀嗅，園葵旋折烹。飢烏窺食案，鬪鼠落書棚。種豆悲楊惲，投瓜憶衛旂。東鄰誰處士，南郭自先生。分野星多蹇，連山卦少亨。衣裾徒博大，文籍漫縱橫。蘭葉騷人佩，蓴絲內史羹。鷓冠雖適越，羊酪未饒僧。倚嘯微抽恨，論玄好折醒。棲遲勞鼓篋，豪俠愛金籛。鍊藥傳丹鼎，嘗茶試石甄。沼連枯葦暗，窗對脫梧明。未達譏張翰，非才嫉禰衡。遠懷魂易黯，幽憤骨堪驚。礪缺知矛利，磨瑕見璧瑛。道源疏的瀝，儒術售精誠。敢歎良時擲，猶勝亂世撻。相秦猶幾死，王漢尚當黥。飲啄期應定，窮通勢莫爭。髡鉗爲阜隸，譚笑得公卿。浴日安知量，追風不計程。塵埃張耳分，肝膽季心傾。論蜀專操檄，通甌獨請

纓。匹夫能曲踊，萬騎可橫行。許國輕妻子，防邊重戰耕。俄分上尊酒，驟厭五侯鯖。靜默供三語，從容算一枰。弘深司馬法，雄傑二師兵。朔雪埋烽燧，寒笳裂旆旌。乘時收句注，即日掃攬槍。武昔威殊俗，文今被八紘。琮璜陳始畢，詔夏教初成。芽蘖羣妖滅，松筠百度貞。郎官青瑣拜，使者繡衣迎。帝道將雲闕，澆波漸砥平。學徒羞說霸，佳士恥爲鈴。負杖歌南畝，操觚賦北征。才當曹斗怯，書比惠車盈。謝氏憐兒女，郗家貴舅甥。唯荒稚主宅，莫贈景山鎗。賢彥風流遠，江湖思緒縈。謳啞搖舴舢，出沒漾鷓鴣。晚樹參差碧，奇峰迤邐晴。水喧摠紫芡，村響哢香秔。荷笠漁翁古，穿籬守犬獐。公衫白苧卷，田餉綠笥擎。地與膏腴錯，人多富壽并。相歡時帖泰，獨坐歲崢嶸。唧噴蛩吟壁，連軒鶴舞楹。戍風飄疊鼓，鄰月動哀箏。未得文章力，何由俸祿清。和鉛還摠摺，持斧自丁丁。驚懼疑雕朽，功勤過屑瓊。凝神披夕秀，盡力取朝英。蠹簡開塵

篋，寒燈立曉檠。靜翻詞客系，閒難史官評。天地寧舒慘，山川自變更。祇能分跖惠，誰解等殤彭。項豈重瞳聖，夔猶一足躔。阮高酣麴蘖，莊達謝犧牲。齟齬無勞話，寬心豈可盛。但從鑪冶煅，莫受蔚羅嬰。硯撥萍根洗，舟衝蓼穗撐。短牀編翠竹，低几凭紅檉。霜信催楊柳，煙容裊杜蘅。桁排巢燕燕，屏畫醉猩猩。紐檜堆嵐影，飛泉撼玉琤。艤舸尋遠近，握槳鬥輸贏。檻壓離披瓠，簷垂礪磊橙。忘情及宗炳，抱疾過劉楨，野饋誇菰飯，江商賣蔗錫。送神枹瓦鼓，留客上瓷觥。舉楫揮青劍，鳴榔送遠鉦。鳥行沉莽蒼，魚隊破泓澄。手戟非吾事，腰鎌且發硎。涼難求標標，聊欲取錚錚。幾歎蟲甘蓼，還思鹿美萍。愁長難自剪，歌斷有誰賡。未去師黃石，空能說白珩。性湍纔激浪，言莠罷抽萌，地僻琴樽獨，溪寒杖履清。物齊消臆對，戈倒共心盟。絲曳靈妃瑟，金函太子笙。幽棲膠竹塢，仙慮繹蓬瀛。想象珠襦鳳，追飛翠蕊鶯。霧簾深杳悄，雲磬冷敲鏗。

錄字多階品，華陽足弟兄。焚香凝一室，盡日思層成。匿影崦嵫色，呀空渤澥聲，吾當營巨黍，束去射長鯨。

游茅山

杜荀鶴

步步入茅山^⑦，仙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石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

送喻鍊師歸茅山

李建勳

休糧知幾載，臉色似桃紅。半醉離城去，單衣行雪中。水聲茅洞曉，雲影石房空。莫學秦時客，音書便不通。

送許處士堅往茅山

潘佑

天壇雲似雪，玉洞水如琴。白雲與流水，千載清人心。君携布囊去，路長風滿林。一入華陽洞，千秋那可尋。

宿茅山

徐鉉

茅許稟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世更無人。獨往誠遺俗，浮名亦累真。當年各自勉，雲洞鎮長春。

茅山志卷之二十八

① 遇：筮本作「過」。

② 冷：原作「無」，據筮本改。

③ 月：原本作「日」，據筮本改。

④ 青：筮本作「黃」。

⑤ 南：筮本作「頭」。

⑥ 還：筮本作「遠」。

⑦ 茅山：筮本作「山門」。

茅山志卷之二十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宋詩

將赴南徐任游茅山作 范仲淹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
展節事君三黜後，收心奉道五旬餘。
因尋靈藥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
不用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仙居。

寄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半老尚紅塵。
祇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寄道士張明真

田況

澹靜姿儀簡曠蹤，結菴深對大茅峰。
坐忘世故愁應少，道斷人情語亦慵。
萬里信音憑鶴到，一厨煙火倩猿供。
幾時歸侍虛皇駕，七色霞衣九色龍。

遊茅山

滕宗諒

句曲山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
方當蘧子知非日，已過茅君得道年。

寄張明真

王隨

紺髮丹顏氣粹和，大茅峰畔隱雲蘿。
至人朝斗傳靈訣，先帝觀龍賜御歌。
町疇瑞文眠徑草，蜿蜒神物戲池波。
自慚五馬來塵外，一挹仙風幸已多。

華陽逋客

胡宿

小隱華陽客，山居不記年。酒中
常有聖，棋下更無仙。校得廣陵散，注
成秋水篇。吾纓今未濯，慚愧舊林泉。

登茅峰三首

王安石

一峰高出衆峰巔，疑隔塵沙路幾千。
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葛去無前。
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
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尚師傳。
翛然杖屨出塵囂，雞犬無聲到沈寥。
欲見五芝莖葉老，尚攀三鵠羽翰遙。
容溪影轉迷橫徑，仙凡風來得墮樵。
興罷日斜歸亦懶，更磨蒼蘚認前朝。

中茅石上見徐鉉篆字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南唐筆法存。
只恐終隨嶧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謁觀妙宗師值晝寢

張方平

一枕清風靖館深，滿庭松檜鬱交陰。
此時內景人難見，月在泥丸日在心。

玉晨觀左紐檜

楊傑

華陽山裏千株檜，玉晨殿前一左
紐。虬枝龍幹向朝曦，勢與搏桑門長
久。亳州渦水太清宮，老子手植纔數
九。一檜正與此樹同，蒂固根深應不
朽。信知福地有靈木，栽種曾經上真
手。君不見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
生理尚左不尚右。又不見天輪左旋不
休止，日月五星如磨蟻，左紐檜蘊至
理，上士體之能不死。

送洞元法師歸茅山三首

蔡肇

絳節飄飄下紫清，更參隱訣制頽齡。
若逢方丈龐眉叟，來受囊中赤甲經。
崇寧新閣連雲起，天篆浮空寶氣飛。
帝遣群龍常護守，池潭風雨夜深歸。
一菴疇昔共欽崮，古木垂蘿歲月深。

恐是三生房次律，要隨藤杖去重尋。

三茅風雨圖

筆間雲氣生豪末，紙上松聲聽有無。
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

贈王筌并序

龔原

筌，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
賜號沖照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
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
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

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
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

寄茅山道友

丘濬

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比與心違。
孤峰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
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茅許勸忘機。
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朮年年空自肥。

題茅山

陳輔

積金峰頂作屏遮，寶閣橫空疊彩霞。
鶴駕往來茅許宅，龍輶交會郭楊家。
洞天有望人如玉，塵世休觀事若麻。
我是方臺舊僚友，盍尋歸路種雲芽。

下泊宮

咸陽龍虎此飛昇，二弟東山道亦成。

不見棠梨司命宅，空餘丹井一泓清。

玉蘭

長史北軒多種竹，隱居南洞少栽花。
藍橋西路青青處，拾得瑤兒似虎牙。

芝朮歌并序

周邦彥

道正盧至柔得芝一本生於朮間，
朮生石上，根鬚連絡不可解，遇於白鶴
廟之側，樵斧斷取之，猶金石也。邦彥
請乞於盧，持壽叔文：

華陽之天諸洞府，阿穴便門迷處所。
三君謁帝不知還，帳冷祠空遺鶴羽。
玉津寶氣久成腴，靈朮神芝時出土。

日精潛燭出自明，人力窮搜神不與。
前年棟撓作新宮，坎坎空巖響斤斧。
君來胎禽舞海雪，君去山雲雜川雨。
是生朱草示塵寰，故遣樵青入林莽。
藥膏紫漆自堅栗，下附天蘇蟠石塢。

肉人但恐奇禍作，藥籠復憂神物取。
廬陵太守蘊仙風，健骨清姿欲飛舉。
陰功除瘼民已悅，靈藥引年天亦許。
願因服餌斷膏粱，未讓南華養生主。

華陽洞

張商英

素虎斑虬躡紫煙，幾看滄海變桑田。

赤城玉笥尋真後，又到華陽第八天。

南洞即事

張綱

紫綬金章八十三，衰殘不稱舊宮銜。
煩君寫作歸田老，野服翛然坐碧巖。

送鶴還齊雲

張釜

胎仙誰遣到塵寰，盡日清吟伴我閒。
不作沖天支遁想，頗疑携箭佐卿還。
要追鸞駕煙霞上，肯處雞羣伯仲間。
爲語齊雲好看取，他年我欲訪緱山。

贈華陽法師

蔡卞

師到華陽洞，山華幾度開。祇應
常救物，却遣世人來。

將之豫章別葆光先生

張堅

西山喚我陪輕舉，上館留君養大還。
莫起世間離別念，他年相見兩童顏。

鶴廟松

閒采茯苓者，傷其根，遂枯其半。

誰種飛仙百丈梯，風摧雨折昔人非。
憑誰寄語楊員外，留取孫枝待令威。

茅山中

疏疏霧雨闕朝晴，不那浮雲先自生。
傳語洞靈休勒駕，而今逋客已歸耕。

華陽南洞

周文璞

稽首游靈山，駕言入華陽。南洞

松葉冷，千葉杏花殘。

極闕怪，松深泉水香。曲几妙隸畫，鉅

玉晨觀

石刊靈章。俛首闕雲門，冷風襲綃裳。

風鳴長史昇天栢，草護仙翁瘞劍瑩。

守菴敬愛客，暖我紫朮湯。遺我鵝眼

瑞像殿前亡馬蹟，豢龍池上有鼉鳴。

錢，云是洞所藏。往有尋幽徒，入見黃

道中回望茅山

金墻，侈心或已起，幾受奇鬼戕。凡身

危亭插名嶽，畢景扶鉤闌。白鳥

倘會遇，敢恨飛蓬霜。更丐尺宅地，便

伺察過，低即若弓彎。去歲負笈游，徑

築安閒房。朝披神芝圖，暮試飢飯方。

往元符間。離留叫晝靜，洞戶生春寒。

金牛穴

奇哉老宗師，作屋雲雨端。竟為殺蟲

凌兢下危梯，頽偃坐深穴。側身避雲

蛾，不得升龍鸞。遣體既解蛻，故宮亦

霧，偃面視日月，藥苗護谿訝，竹根巘

燒殘。今剏已半舊，千柱扶玄壇。遂

截辭。安知幽蹊下，有此太奇崛。金

以兩不借，因復窮巘岼。入宅問玉斧，

牛鏟光采，仙牒尚可閱。岡頭春已

採芝投金環。墨沼篆結字，丹臺氣成

半，枸杞如點血。便恐顛風興，橫吹崖

盤。稽首大司命，被髮綠映山。兩君

石裂。

控鶴從，俱著漢小冠。何當從之游，恍

寄華陽道侶三首

惚神觀還。俗累復驅去，煮藥鼎欲翻。

服事三茅過一生，癡心只望羽車

燕口洞

田霖

迎。舊時手種黃龍子，今解拏雲入太

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

清。

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

九錫碑亭日欲曛，幽人跌坐對鑪

雲葉尚如披素練，泉聲長似誦黃庭。

熏。憑誰為謝桓司馬，句曲山中只白

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雲。

玉晨鑿義芮公見訪

毛友

羽扇臨玄圃，霓裳上醮壇。九枝

曾看扁舟下國門，風吹玉袖欲蜚仙。

經過弱水三萬里，邂逅長安五百年。

投老漸諳隨處樂，此生只有未償眠。

茅山木老堪鑿斲，服食相依倘宿緣。

次韻

翁彥深

聞道三茅五洞門，翛然來往御風仙。

雲深騏驥那容步，松古龜蛇莫問年。

邂逅江頭披霧語，尋思巖畔枕流眠。

自憐天柱曾孫老，句曲清游合有緣。

游茅山道中口占須徧游迺成章

周必大

千峰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遙拱

三茅峰，不敢迫至尊。三茅如軒懸，次

序儼弟昆。正西關夷途，羣仙之所門。

至今下泊宮，往往弭旗旛。

送張達道還山

趙璩

賸借紅塵一日閒，有勞妙語徹幽關。

豈知隱几如南郭，也愧移文向北山。

有意清風憐我住，無心孤月伴君還。

三茅若問今消息，為報逍遙天地間。

棲白菴

呂江

門外竹千箇，崖顛兩徑分。奔泉

流碎月，高樹礙行雲。游客倦欲卧，道

人言少文。但云秦學士，曾此遇茅君。

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 尤袤

犯寒出行邁^①，值此歲云除。剛風
駕鸞輪，送我游清都。華陽第八天，仙
聖之所居。洞門劣容人，中寬如室廬。
橫前大溪水，於焉限塵區。其右萬石
林，錯落空翠圖。茅菴著深秀，細路緣
崎嶇。幽泉見客喜，頗亦類逃虛。山
深日易曛，捷徑趨元符。琳宮照金碧，
天籟鳴笙芋。側睨白雲峰，前瞻赤沙
湖。金壇聳百丈，陰洞通七途，俯視人
間世，擾擾真蟲蛆。蚤以凡陋質，忝分
赤城符。豈悟夙昔緣，復造神靈墟。
平生夢寐處，恍若登華胥。歸來拜綠
章，足力尚有餘。珍館十六所，安能徧
遨娛。窮探恨不盡，大息仍踟躇。

華陽洞辭三章

游九言

河漢澈，碧霄晴。九華仙子到凡
塵，涼夜山頭吹玉笛，纖雲卷盡月分
明。

香露濕，草晶熒。起看大地盡瑤
璫，下界千門人寂寂，空山夜靜海波
聲。

仙子去，眇雲程。天風杳杳珮環

清，回望九州煙霧白，千山月落影縱
橫。

大茅君像

曾極

面如頰玉碧矐寒，散髮垂肩櫛葉乾。
不向大茅峰頂見，世人只作伏羲看。

寄溫尊師

趙師秀

幾度題書寄入山，不知何處得書看。
莓苔石上秋吟遠，星斗壇中夜拜寒。
鶴改新名呼未至，碑逢斷刻打應難。
憶師每欲尋師去，芝朮栽成自可餐。

山行

湯志道

攀藤緣絕壑，野鹿場邊去。鳥銜
山果來，落在鹿眠處。

寄凌山人

劉宰

星冠羽帔盛威儀，新納官錢得度歸。
慚愧三茅老兄弟，一生木食草爲衣。

游山和諸姪

陳序

山南細路半青霄，人昔共游非俗交。
浮玉故鄉驚上國，埋丹清夢記中茅。
峰頭仙客歸黃鵠，石面靈根走翠蛟。
見說西園渾草莽，手栽寸栢已勝巢。

茅山

楊至質

玉肺空浮已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寬。

紫花可餌秋尋朮，紅焰難埋夜見丹。
畫出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峰巒。
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爲先生指額癩。

送茅山劉書記游南嶽

憶共住華陽，晴藍紫朮香。空山
今詣闕，吾子亦游方。草露雙芒屨，丹
經一布囊。好登祝融頂，紅橘迸樽桑。

送林道士歸茅山

鄧道樞

多載事茅君，麻衣與葛巾。眼知
人貴賤，心鍊已形神。丁甲常爲使，王
侯不得臣。華陽歸洞晚，芝草幾回春。

送玉海宗師還山

趙^⑤伯秀

湖澗天教十載閒，玉經功就勝居壇。
驚塵天目妨龍卧，晚歲華陽望鶴還。
入詠五噫丹闕近，會心三笑畫溪寒。
世緣歷盡仙緣熟，坐斷陪真向上關。

茅山志卷之二十九

①霞：笱本作「雲」。

②載：笱本作「秋」。

③已：笱本作「正」。

④邁：原本作「遇」，據笱本改。

⑤趙：笱本作「褚」。

茅山志卷之三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①

元詩

遊茅山五首并序

盧摯

聞句曲山舊矣，迺至元戊子春，繇宣部行郡溧陽省俗，其墟距山麓一舍而近，凡隆阜勝川曰洞天福地、登諸祀秩者，部使者至焉，禮也。予於是有三茅之行，至所謂崇禧觀。崇禧主人鄒姓，以心遠自命，賓予精舍。規構若相第燕室，邃潔藻綯。過之，亭翼然水、樹、竹、石間，爲此山麗瑋勝絕。吾二人徜徉相與，不覺日之夕也。遠師衣冠褒然，清辯有奇趣，又多藝，能託意繪素以幾物化，出所畫鶴，工緻詣極，雖古之善史，略無見踰，而神韻超拔則又得諸方外者，如此因舉觴爲疏翁壽。羽流之宇於上峰者，曰元符萬寧宮，亦曰宗壇。宗壇師許君翼日肅予爲神明

之觀，揮杯倚空，引睇無極，恨昔之隱居者，不獲，仍丹丘以從予游也。下探華陽洞穴，玉膏泓渟，石髮紛紺，涓流赴壑，浮花與俱。過喜客泉，泉方井如澈鑑，如承以石砥，如廣袤丈許深衰尋之半，繚以四廡，固以扃鑰，闢闔唯謹。疊齊豆簫，于以揭虔以祇其泉，客至，客喜泉則喜，沸沫滄漑，若躍蚌胎而貫龍髯者，殆不可稱數，謂之泉笑，否則否，異哉。予何以見笑，歸復憩遠師所。留山間者既信宿矣，主人睠客殊未艾也，予誦樂不可極，爲解賦詩，爲別序以貽之。

馬上微風散薄陰，玉笙吹客過華林。山中宰相杳何許，日暮碧峰雞犬音。澗邊瑤草洞中花，細水流春帶碧沙。昨夜山瓢酒初熟，道人不暇讀南華。竹杪飛亭枕石泉，松壇香霧趁茶煙。鳥聲記得夜來雨，鹿夢驚回別有天。遼天有客訪髯龍，好事仙人畫者儂。笑卷雲煙收拾去，長教函丈在三峰。山君滿意爲山留，故遣清泉笑不休。

萬斛珠璣三尺玉，要隨詩句過宣州。

題鄒尊師松鶴圖

翥粉昂丹筆有神，道人無夢到雞羣。何時醉拊蒼髯客，喚起茅山萬里雲。

茅山作并序

戊子歲除復如茅山。己丑春正月朔^②，舉祝釐之典，曉登天市壇，遂偕崇禧主人過積金中峰，留飲松溪方丈，復歸遠師玉氣凝潤之室。海風吹曉上三山，手把韶華滿意看。偶向仙家逢歲朔，不知人世有春寒。梅邊杖屨香隨步，雲際樓臺玉作闌。萬古椒花一杯酒，醉來騎鶴問還丹。

歲旦後四日留別宗壇師松溪許君鄒君心遠五首

霜袍行客再來時，不獨青山慰所思。咽路黃冠定奇士，半能歌我步虛詞。碧溪風日隔人間，催出梅花鏡裏看。莫爲輶車太幽獨，剩分香玉照春寒。山頭羽客曉相携，踏破蒼雲北斗梯。偶向茅君巖畔宿，却隨猿鶴過松溪。袖裏丹砂脚底雲，堯天甲子漢時春。

只今句曲游仙夢，無復商顏避世人。
揖雲聊與許君辭，月下歸來訪遠師。
半夜竹聲噴客去，又教勞動歲寒枝。

賦得松溪呈許宗師

陳鈞

積金高處擁髯蒼，下有深清護石房。
渴虎遶林巡琥珀，伏龜隨鶴闖滄浪。
驚濤兩岸作寒雨，明月一灘流翠霜。
頗似九層臺上坐，空青樹樹落圓光。

登大茅峰

梁棟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嶮嶽。
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
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
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
顛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
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作離騷吟。
我來俯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
安得長松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
一聲長嘯下山去，草木爲我留清音。

登茅山

張珪

久矣厭朝市，心棲巖壑幽。今朝
復何朝，陟此蒼峰秋。玉宇正寥廓，風
籟寒颼颼。平生獲壯觀，萬里供寸眸。
煙嵐縹緲中，青原閭平疇。琳宮一何

麗，突出寒巖陬。茅君此仙去，遐想希
前修。胡爲塵土蹤，歲月徒悠悠。何
當乘雲虬，八表同周流。念念竟忘言，
凝神入冥搜。彷彿鸞鶴音，還來故山
游。

喜客泉

昔聞喜客泉，今來欣見之。俯檻
一凝盼，珠璣拂清池。山靈蘊神秀，出
此天下奇。嗟予時所忌，而泉喜何
爲？丹忱天自知，顧茲諒弗疑。

晉檜

晉代王氣終，劫灰今幾時。獨餘
此蒼檜，鬱鬱貞秀姿。深根盤厚地，雲
漢參高枝。風霜固久歷，雨露無偏滋。
一笑媚時榮，朝盛夕已衰。

陰陽井

仙人修鍊地，玉井著神功。日月
雙輪見，陰陽兩竅通。可堪清徹底，那
更施無窮。尚冀丹砂力，當澆塵念空。

玉晨觀懷古

趙世延

豢龍人去水平池，樓廢壇荒有所思。
落日回廊秋寂寂，摩挲晉檜讀梁碑。
許長史井

因觀長史陰陽井，始悟混元玄牝門。
一勺三田勤灌溉，無根靈草自春溫。

覽蘇後湖待月南軒墨蹟白雲觀即

景用韻

涼飈集庭柯，秋氣殊未肅。扶雲
度崇岡，訪古瞰巖谷。午茶琳宇琴，清
致超冰玉。愧爾白雲人，幽棲非碌碌。

華陽道院石亭

秀石巒巒泓水清，雲松雪竹護危亭。
一壺天地開仙境，百里風煙簇畫屏。
華表柱頭人易換，槐安國裏夢初醒。
何當借我東偏屋，靜掩巖扉學鍊形。

出茅山宿青元觀

白雲送我出山蹊，來宿葛公丹井西。
莫道歸途清興減，夜來和月飲刀圭。
與存此山上人山行

吳興趙公作詩意圖

梁大柱

一聲兩聲松子落，三片五片楓葉飛。
夕陽下山新月上，道人相送一僧歸。

凝神菴

菴廬占勝倚巖扃，中有高人謝俗名。
書卷獨存標月指，松風疑聽喝潮聲。
衲摩銀鼠花生纈，墨洒金鸞草間行。

回首浮榮空一夢，湖光蘸碧遠山橫。

計籌秋夕懷茅山道舊 林德芳

兩峰明月各天涯，限以具區天渺瀰。
秋聲合在鸞輪頂，借我王輪鐵笛吹。

至大三年代祀茅山宿玉晨觀

吳全節

星馳六轡過華陽，晉檜蒼蒼古道場。
夜鶴唳風清地肺，曉龍閣雨護天香。
三峰恍惚蓬萊境，萬象昭回草木光。
青石壇高天咫尺，綠章封事答吾皇。

登大茅峰

第一福地第一峰，玉臺積翠摩蒼空。
大君成道二弟從，還丹返老顏如童。
綉衣趣召凌天風，此事萬古將無同。
山高有仙水有龍，龍腹如篆朱砂紅。
蜿蜒變化理莫窮，作霖濟早年屢豐。
神仙爲市壇朝宗，真人換號芝泥封。
猿鶴相語千載逢，葵心耿耿通宸楓。
萬里六轡馳花驄，香飄龍篆江雲東。
瑞凝草木氣鬱葱，稽首峰頂歌玄功。
他時歸奏明光宮。

三峰

午夜瑤壇謁帝還，筍輿衝雨兩山間。

客來似覺茅君喜，淨掃浮雲出好山。

石徑松雲入步輕，垂垂空翠雨初晴。
風來山閣涼如水，小倚闌干聽鹿鳴。

崇禧觀

曲林古觀水西流，天遣皇華駟玉虬。
高士遠分龍虎派，哲人久伴鳳凰游。
樓臺山色三峰曉，池館泉聲五月秋。
雲案凝香浮洞府，坐令和氣藹丹丘。

牧齋真人華陽道院

鼇載三峰擁客槎，采真訪古意無涯。
雲山夜雨棠梨樹，宇宙春風棣萼花。
龍洞遠分丹井水，鶴松高映赤城霞。
宗師應帝光前緒，仙館新開第一家。

鑑止

山泉漱玉雨浪浪，渟蓄深開一畝塘。
若向動中知靜體，湛然泰宇發天光。

茅山志卷之三十

茅山志卷之三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①

元詩

喜客泉

客游華陽天，山徑肩竹輿。首登

大茅頂，天市神仙居。回觀喜客泉，稽

首孫仙姑。方池鑑止水，湛湛涵太虛。

仙君驅驪龍，爲吐萬斛珠。袞袞出石

底，拍手相歡呼。有情感無情，此理妙

鼓桴。泉喜客亦喜，主人當何如。我

願酌一勺，萬物同霑濡。歌詩謝山靈，

臨風重躊躇。

全清境界

境界全清地位高，山中盡日樂陶陶。

旋斲白石開三徑，可是青山厭二豪。

眼底浮榮看草露，耳根清韻起松濤。

明朝疋馬西湖路，回首靈峰聳巨鼇。

別茅山

長松古道翠深深，回首層巒聳積金。

①金薤編：原脫，據笱本補。

②己丑春正月朔：笱本作「己丑元日」。

鶴語雲峰人換世，鳳迢②。山路客來今。連朝晴雨隨人意，到處煙霞感帝心。如此山川歌不足，行看褒袞出詞林③。

延祐元年五月重祀茅山瑞鶴詩

并序

至大庚戌秋，百餘鶴集大峰一宿，宗師劉君以其明年入覲，嘗圖以獻。

茲以上命再祀宗壇，比至下泊，有鶴十二若相迎導，遂賦二絕紀之。

一雨三峰分外青，巖華澗草共欣榮。

茅君聞道天香至，先遣西山羽駕迎④。

圖寫丹青上九天，秋風百鶴駐山前。

誰知六轡重來日，又見排空十二仙。

重登第一峰

重登大峰頂，曉色正蒼涼。華構煙霞壯，幽居日月長。碧雲浮洞戶，清露沁衣裳。水淺玄龍躍，林深黑虎藏。去天疑咫尺，勝地豈尋常。屏俯金峰畫，鑪分玉案香。會仙猶有市，濟世得無方。藥圃多春意，丹房耿夜光。何時結茅屋，稽首禮華陽。

二峰

壇高青石古，峰小白雲多。樂奏

仙君喜，茶香使客過。神丹藏葢笈，清露滴松蘿。路接金鼈背，回駟發浩歌。

三峰

三峰琳宇狀，松老鶴知還。江白南徐月，樓青北固山。浮雲通地肺，古洞敞天關。寄語尋仙者，蓬萊只此間。

重過喜客泉

萬珠寒涌碧琉璃，山色天光湛一池。客本喜泉泉喜客，闌干倚徧立多時。前度題詩重拂塵，泉迎熟客喜津津。主人不負當年約，為把殊庭總一新。

震靈方丈贈玉虛宗師

曉起南窗看白雲，道心如水鬢絲銀。當時宣室前釐席，此日仙壇得主人。方外煙霞知有喜，掌中雷雨信如神。夜來親見茅君說，五百年間再世身。閒閒真人奉旨代祀三茅，竣事既歸，以行卷示予。為詩若干首，并集庚戌代祀詩，援先虛靖書、劉靜一詩例，求予并書，將以傳焉。予不見瓢藁久矣，讀之釋然，於登高能賦間而有歸美報上之心，又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真如坡翁所稱羨者，是皆

宜書也。故為行筆，亦以想象同游之意云耳。若曰擬虛靖、則不敢。延祐第一重九日，嗣天師張與材敬題。

送悟侍者游茅山⑤

仇遠

雲開三茅古洞天，借風一舵荆溪船。所思綿綿長在夢，此行冉冉如登仙。汲泉淨洗黃獨雪，斲石深耕瑤草煙。蕙帳香凝蒲坐暖，共讀南華秋水篇。

寄梁中砥三首

釋覺恩

白雲明月本無期，君子長吟有所思。鴈向石頭城畔過，寄書安用牧鵝兒。憶昔吳門商子家，小樓吹雪賦蘭花。人間百番金波滿，一番清愁百洛叉⑥。抹電浮漚豈足憑，餘生只合付騰騰。華陽書出金籠首，好是瀉山某甲僧。

傷中砥

文溪書到千峰閣，報道良常已上升。共我偶然成百歲，知君久已伐三彭。社中不見丹元子，世上空傳白石生。猶憶去年長別處，一蓬春雪讓王城。

初發金陵夜泊龍灣寄華陽道士

僧大訢

平生不必行萬里，不必讀盡萬卷書。
願爲茅山十日客，山僧坐列羣仙圖。
大峰揚鬢出天闕，小峰萬馬爭奔趨。
俄頃波濤忽破碎，木末飛上金畢逋。
青書晝馳壇室靜，玉鞭夜擊聞傳呼。
去年獨宿丹井下，天風掃地迎麻姑。
今年許入玉柱洞，誰遣旅食隨檣烏。
懷人弔古夜寂莫，寒江月落號鷗鷺。
祖龍埋金王氣歇，梁宮晉苑沉煙蕪。
想見雲林映朝日，山中宰相良非迂。

登三峰

僧智圓

茅氏初成子，三分地肺顛。丹光
時隱見，石徑逆盤旋。黑虎嘯清月，斑
龍馭紫烟，陶公如可作，欲問普通年。

登大峰

僧惟則

白雲剪作瑤臺雪，紅旭蒸開玉洞花。
山北山南看更好，炊煙朵朵是仙家。
天市危闌倚碧空，兩京山水見冥蒙。
東來十日風霜路，近在寒嵐一抹中。

游陶塘三館之間

一片松林又一宮，開門面面看茅峰。

意行恍惚廬山路，歸飯僧分上下鐘。

雲林清遠四時詞

馮子振

花分石徑蝶衣裳，蜂惱晴檐燕雨香。
解事野桃吹綺片，誰教賺到鵲仙鄉。
脫籜斑筠綠節明，霖收梅子麥寒輕。
諸峰隔截高低樹，忽報初蟬第二聲。
月濕流螢歇懶煙，西南峰缺露原田。
冰簾不倩匡山瀑，萬丈銀潢瀉玉天。
嘉平臘釀渴茶鑪，直待龍沙雪水烹。
舞徹徭臺千歲翻，鶴丹回施范長生。

喜客泉

倪天奎

斯泉定何神，客至粲然喜。水何
預人事，是亦氣機使。坐看百琲珠，生
滅了無已。客問從何來，如雷起處起。

三峰三首

王仁輔

三峰伯仲行，茲峰獨雄尊。神霄
開黃庭，坐受淮江奔。華蓋垂地肺，
蔚藍抱天根。稽首大司命，冷風假騰
騫。

大峰肩摩天，中峰胸蕩雲。無樹

不古色，有花皆仙芬。縱目略淮甸，游
心遺世紛。誓將拂金案，畢願從茅君。

仙仙三神君，鼎峙三峰顛。小君

保民命，萬靈奉周旋。風清石壇月，天
近香鑪煙。安得控丹鶴，遨遊接飛仙。

山中春日

褚環中

向陽松下雪泥乾，野簇催春上客盤。
一勺紅泉人換骨，春風莫作舊年看。

宗壇秋夕二首

流綺平雲徹夜開，月明峰頂見樓臺。
瑤璈聲裏天燈近，知是三真謁帝回。
山繞天壇桂月涼，斗牛斜掛曲闌傍。
清吟未徹金鐘奏，催上朝元午夜香。

積金峰訪梁道士

白珽

驚羽穿林看細碎，健輿繞石聽欹斜。
道人住近茅峰北，一簇樓臺五色霞。

京師贈劉尊師二首

揭傒斯

天書三聘出山來，南望三茅日幾迴。
每說浮名先氣短，常因佳客暫眉開。
逢迎半是琴書典，留滯空驚歲月催。
自笑山間林下客，四年風雪與塵埃。
知君用意世難聞，常恐山門汙白雲。
方朔豈能遺漢主，魯連曾是却秦軍。
已無豪傑平生夢，賴有神仙不死勳。

早晚蒙恩遂歸計，青山多處禮茅君。

京師送玉虛宗師還山 吳善

道人野服鹿皮冠，曾約茅君駕紫鸞。

天外至今風露好，人間何處水雲寬。

陰陰木葉藏經榻，款款林華綴石壇。

欲趁歸舟下吳越，凌風飛佩不堪攀。

同前 元明善

句曲山高莫楚氛，神仙初祖大茅君。

遙天歸鶴吟 秋月，幽壑潛蛟引 夜雲。

丹鼎神光松桂室，酒壺春色宜溪芹。

一從待詔西清閣，石髮梳香得夢聞。

題晉楊真人楷書黃素黃庭經

趙孟頫

琴心玉文洞玄玄，金鈕朱錦迺汝傳。

子能得之可長年，黃素縝梁完且堅。

橫理如髮約兩邊，從有赤道如朱弦。

文居其間走玄蛾，飛雲卷舒相終始。

大道甚夷非力使，無為自然有至理。

誰能精專換骨髓，明窗之塵不瑕穢。

目中有神迺識真，白玉為軹裝車輪。

裹以天上翠織成，仙人樓居儼長生。

鸞鶴翔舞猿猱輕，子能得之慎勿驚。

宮室之中夜自明，上清真人楊與許。

焚香清齋接神女，手作此書留下土。

千年留轉子為主，東方蒼龍右白虎。

廉不子求貪勿予。

玄洲倡和并序

句曲外史張嗣真學道茅君山，所

居玄洲精舍左右多真仙古跡，曰菌山、

羅姑洞、霞架海，鶴臺、玄洲桐華源、紫

軒火浣壇、隱居松等。與趙孟頫同賦

小詩，以記其處。至治二年壬戌歲四

月二十三日，道吳與溪上，復還句曲，

書使刻石，以為山中故事。

菌山

靈丘狀三秀，紫雲覆其顛。易我

朝生質，閱彼大椿年。

右張嗣真

結茅依菌山，焚香候芝蓋。真靈

幸憫我，冠珮時來會。

右趙孟頫

羅姑洞事見真詰

九疑得道女，受事易遷家。詩贈

金條脫，人逢鄂綠華。

張嗣真

蒼梧眇天末，聞有綠毛仙。却遇

華陽路，人間九百年。

趙孟頫

霞架海

日芒界金色，虹梁飲鳳阿。直把天孫

袂，烏鵲詎填河。

張嗣真

衆水會一壑，天近發霞光。晨興

新沐竟，晞髮向朝陽。

趙孟頫

鶴臺

靜夜颯靈風，神君語帳中。至今

雙白鶴，時下五雲峰。

張嗣真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

道當成，白鶴來不虛。

趙孟頫

桐華源

華林清散景，丹水碧凝脂。落葉

秋無數，宜都懶寄詩。

張嗣真

伊誰植斯桐，萋萋滿幽谷。鳴鳳

久不聞，何當一來宿。

趙孟頫

玄洲精舍

梁周處士弘讓題桓真人壁，不別撰。

李基遺故鼎，趙嘯絕風雲。悠悠

千載下，更復屬夫君。

子有鸞鶴想，甘同麋鹿游。懸榻

應待我，分我半玄洲。

趙孟頫

紫軒

玄窗太霞氣，赤書洞古文。借問

軒中主，莫是紫陽君。

張嗣真

林君已仙去，紫軒名尚存。丹光

時或現，藥鼎夜常溫。

趙孟頫

茅山志卷之三十一

茅山志卷之三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元詩

火浣壇

林真人火解事見采真游篇。

真火本無候，真人自出現。問掃

劫灰餘，幾見紅蓮變。張嗣真

真陽以解形，四大何足靳。指窮

於為薪，火傳不知盡。趙孟頫

隱居松二首

露壇棲妙蔭，仙籟降靈芬。何時

三易帔，重拂兩梢雲。張嗣真

真人在山日，所至樹以松。當知

千載下，遺子以清風。趙孟頫

玉像龕二首

瑞儀溫比德，寶帔曲流光。稽首

大司命，料理住金鄉。張嗣真

我有紫虛像，白玉雕琢成。貢之

華陽天，萬年蕝降靈。趙孟頫

耕雲鋤月二首寄句曲山人周馳

買田靈山下，石多如羊羣。造物

為我耕，種之皆白雲。汹涌初鬱勃，散

漫還氤氳。收歸方寸間，吐作五色文。

一笑顧妻子，未用愁空困。

石田不生禾，何以養吾拙。中宵

披白雲，自起鋤明月。明月無根株，滿

地散霜雪。吾鋤不妄揮，要使蕭艾別。

惜無植杖翁，相對同此潔。

夢游句曲二首

脩竹垣墻映白沙，紫清宮殿闕煙霞。

一條歸路朱弦直，三百來年不到家。

三華樹下拜青童，語我丹砂九轉功。

緱氏不逢王子晉，雷平來訪郭仙翁。

次韻華陽道士四首

孫履道

飛神朝鈞天，鸞輪歷紫垣。再拜

三元君，帝一授祕言。真空寂無聲，至

道了不煩。縣知往古人，妙挈元氣根。

金壇峙華陽，寥廓通帝居。晨啓

太霄章，寸田茅塞鋤。紛擾蟬蛸聚，人

間死如柳。天老噉道畢，九光迴鸞車。

先天有神物，久被嗜欲籠。浩劫

覓無蹤，清光涵太空。出入眉睫間，游

①金薤編：原脫，據笈本補。

②迢：原作「答」，據笈本改。

③行看袞袞出詞林：笈本作「行看楓翰賁幽林」。

④此詩笈本為五言：「三峰雨更青，岩澗共欣榮。聞道天香至，先遣羽駕迎。」

⑤此為律詩，笈本為絕句，字面也稍有不同，笈本為：「雲開綿綿古洞天，風借冉冉荆溪船。汲泉淨洗黃獨雪，斷石深耕瑤草烟。」

⑥人間百番金波滿，一番清愁百劫餘：笈本作「几回散步連峰上，一種清愁百劫餘。」

⑦黃：原作「廣」，據笈本改。

⑧吟：原作「盤」，據笈本改。

⑨引：原作「唵」，據笈本改。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作者各原缺，據笈本補。

戲語默中。六用混而一，大魔從汝攻。

聖師禮南真，瑤篇啓東華。丹篆寫碧牋，龍蛇字欹斜。虹梁瞰東溟，艮嶽天之涯。西風鸞背高，歸路豈憚賒。

暮春計籌山中寄句曲山人

黃石翁

松花落粉啼子規，山人燕坐春晝遲。石泉豈非大韶樂，日色猶是鴻荒時。筠籃竹杖煙中語，青紙丹書林下詩。應謝錢唐舊知識，白雲獨往無還期。

和陸龜蒙朝真詞二首并序 袁楠

往歲在翰苑，嘗草三茅君制書，近句曲外史寄示陸魯望朝真詞二章。蓋每歲大茅君十二月二日相傳繇天台歸茅山，春二月十八日復歸。魯望所製迺十二月，而三月獨缺。予不揆用韻以補。後章繼繼字，書即絳字，古率字作繼。呂道士過三茅，因書以寄，且爲畢日朝真之資。外史詞氣清簡，必以予言爲陋也。詞曰：

參差窈窕行雲急，翠旌飄飄露華濕。神君夷猶疑未來，矯首精思若山立。瑤臺章徹星斗冷，碧扉丹透紅流影。

春雷迸壑人不知，獨鶴眠松已先醒。

右迎真

妙顏朝迴寶衣解，乘龍高駝賦遄邁。山中老人年送迎，一酌寒泉過玉薤。翠氣紛霏森孔蓋，挾以流鈴光繼繼。帝子高歌歸去來，白月迎雲送飛珮。

右送真

寄贈華陽洞隱者

尸坐朝日雙臉醺，寢扉曉入香鑪雲。苔石縱橫紫絲障，蓀花清淺青霓羣。北山猿鶴似有約，南巖鐘磬疑相聞。更欲深居入絕壑，築壇夜禮三茅君。

同前贈二首

虞集

獨棹扁舟入白蘋，陶公故宅去尋真。囊盛肘後存丹訣，書到人間稱道民。未覺白雲留住晚，也知蒼術寄來頻。手栽松上乘飛鶴，當是華陽第幾人。隱居聞道無人迹，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莫怪丹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知爾此時最相憶，想予飛躡度千岑。

次韻二首

僧祖瑛

我居東海君句曲，道遠那知消息真。

仙家自有縮地術，夫子無意橫目民。遙應洞草充殮慣，不記蟠桃著子頻。

誰與寄書白土埭，好在佯狂史道人。忽忽一別隔幾塵，眼見蓬萊淺復深。釣鼈每憶任公子，放鶴誰同支道林。丹就只應長不老，詩成多是獨狂吟。明年就子霞架海，先遣飛車候遠岑。

同前贈

楊載

羨君高舉入華陽，古洞深蟠石路荒。蔽日旌幢朝旆旒，飛空環珮夜琅琅。殮霞已試登真訣，祀竈還修却老方。聞說陶公雖隱遁，猶將道德輔齊梁。

同前

薛玄義

歸去華陽古洞天，高情蕭爽絕凡緣。牽蘿石壁書紅葉，散髮雲林卧紫煙。長史玉經何日降，隱居真訣至今傳。江東却擬尋君去，合景徊風問上玄。

同前

張翥

玄洲別塢鬱龍巖，滿谷蜚雲養萬松。外史編圖金匱鑰，隱居留誥玉泥封。丹池雨現龍無角，瑤草春肥鹿有茸。擬借一龕爲洞吏，與君來往大茅峰。

同前

劉汶

一日書成四海傳，華陽始信有儒仙。
神交弘景吹笙夜，心在留侯辟穀年。
重碧拈春瓢貯月，硬黃臨帖硯分泉。
山中物色清無限，便擬凌雲到洞天。

同前

鄭元祐

一自玄洲手結廬，硯泉分得潤循除。
鉤題石記修人表，筆削山經作志書。
丹竈曉溫松節酒，茶甌春點鞠苗菹。
殘骸若有登真分，亦欲西游候羽車。

同前

倪珽

道士朝乘白鶴還，樓臺金碧鎖空山。
半天華雨飛幢節，一壑松風引珮環。
丹井夜寒光剌剌，石壇春靜藓斑斑。
飄然便欲尋高隱，分我玄洲一半間。

同前二首

李林

天上神仙白玉扉，春雲誰綉六銖衣。
人間傳得新詩句，為有高僧到翠微。
句容郭裏望三峰，綠翠芙蓉杳靄中。
安得與君騎兩鹿，碧巖深處聽松風。

贈玉虛宗師

王理

句曲山中老鍊師，雙瞳如漆鬢如絲。
自騎玄鶴朝金殿，親奉丹書拜玉墀。
名姓每承明主問，篇章多出內臣辭。

蕭蕭風雨歸來夜，白石蒼苔長紫芝。

贈集虛宗師朝京師

茅山道士人不識，服氣養神三十年。
此日雙鳧朝禁闕，當春獨鶴下遙天。
若逢物外游方士，應問如今第幾傳。
龍劍玉函開寶籙，何須重說地神仙。

題一峰

王復元

五雲金紫湧仙宮，十八彎尖第一峰。
木石陰陰風颯颯，方池掬看小神龍。

二峰

江浙東西指顧間，古鑪重爇鷓鴣斑。
自憐白髮猶凡骨，千里來登第二山。

三峰

曾授靈丹二卯君，至今春臘火燒雲。
人傳隨後昇空去，仙鶴飛吟月下聞。

同前

薩都刺

玉珮丁當下界聞，天風吹動碧霞裙。
劉郎跨鶴游三島，王子吹笙到五雲。
洞府夜光傳玉印，石壇月黑禮茅君。
若逢天上吳夫子，應問丹砂鍊幾分。

往游茅山山中，佳致非一，但詩思遲
遲，未能道其萬一。既還，因嘗游之
地追詠，敬呈集虛宗師。

游茅峰

凱烈拔實

筍輿高入碧巒岼，為訪仙人白玉壇。
羽服常來千載鶴，霞衣曾駐九霄鸞。
洞生芝草山藏玉，人道琳宮井有丹。
松下空餘處士宅，幾為梁帝決時難。

喜客泉

春水澄澄綠滿池，團漚顆顆湧琉璃。
江妃解佩珠凌亂，淵客當盤淚漫垂。
坤母由來承博厚，馮夷何事現新奇。
倚闌莫謂曾無喜，且玩清泠潤惡詩。

元符山房

坐對千巖翠，森森萬木攢。石函
留古劍，藥鼎鍊還丹。雲逼山窗濕，嵐
開澗樹寒。春禽知客意，啼我暫盤桓。

全清亭

石抱幽亭深復深，當軒翠竹弄清音。
華陽山酒盈樽綠，坐對春泉澆醉心。

贈集虛宗師

路入華陽谿水流，仙人瓊珮綵雲裘。
松陰石竈丹煙煖，洞裏桃花碧樹幽。
嗟我塵中迴俗駕，無心方外訪瀛洲。
何當一假茅君鶴，復向三山深處游。

游茅山

月忽難

大茅峰頂神仙府，石逕崎嶇幾屈盤。
老兔幻來呈玉印，蟄龍飛去賴金丹。
喬松白鶴天壇遠，流水碧桃仙洞寒。
何處吹笙明月下，珊珊環珮欲騫鸞。

贈集虛宗師

王謙

已字三峰咫尺天，龍池一掬雜嵐煙。
牧齋仙去雲江隱，留得清名遠近傳。
久客京師喜遂歸，日長風細撲征衣。
歸來相對青山坐，杉頂丹光繞翠微。
我別華陽歲月長，夢中時復到華陽。
華陽洞府應如昔，直至而今噴鼻香。

同前

儲能行

祖印心傳本一真，豈應鶴馭久風塵。
清朝大揭無私鑑，福地常歸有德人。
瑞澤林原新雨露，歲寒壇宇舊松筠。
瓣香遙祝山中相，柱石華陽五百春。

改至元己卯仲夏不雨，南臺御史

馳香命集虛宗師禱雨。有感，賦

詩以述其事。

金鑰

大鈞播物生萬殊，孟夏草木何焦枯？
上天無雲久不雨，金陵四境田將蕪。
臺端御史賢大夫，憂民憂國忠義俱。

徧請羣神旱尤甚，遂令驄馬茅峰趨。
驄馬御史如冰壺，科頭赤脚凌崎嶇。
躬禱茅君輒有應^⑤，正直自有神明扶。
貞一真人王集虛，登壇呪水飛靈符。
驄馬還臺路纔半，云有一雨當隨車^⑥。
華陽洞天仙所都，卧龍不起誰能驅。
自非精誠通肝鬢，何由如此鼓應桴。
始見霹靂終沾濡，不假噴雷轟九區。
蘭臺令史駿奔走，報此德澤覃膏腴。
然燭一炬香一爐，坐致三鵠來相呼。
豈必西江決斗水，輟鮒不復為枯魚。
天瓢一滴垂龍胡，洪波平地三丈餘。
神功收斂安可測，寂然不動如虛無。

茅山志卷之三十二

① 道遠那知消息真。仙家自有縮地術，夫子無意橫目民：
笮本作「忽忽相逢又隔塵。蓬島淺深君自見，洞天消息
我難真」。

② 殿：笮本作「闕」。

③ 玉：笮本作「石」。

④ 笮本《喜客泉》為絕句：「綠珠顆顆練垂垂，徒倚闌干竊
有疑。坤母山來承博厚，馮夷何事觀新奇」。

⑤ 徧請君神旱尤甚，……躬禱茅君輒有應：笮本作「徧於

群神旱尤甚，遂馬齋宿茅峰趨。露頂跣足凌崎嶇，躬禱
茅君交相孚。
⑥ 驄馬還臺路纔半，云有一雨當隨車：笮本作「驄馬還臺
方半途，倏忽靈雨施隨車」。

茅山志卷之三十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雜著

謝靈運《羅浮山賦序》曰：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梁武帝記》齊中興元年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

《周氏玄通記》：梁天監十二年甲午臘月望，甘露降周子良解舍壇前松樹。

陶真人請雨墨詞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

願哀憫黔首，霈垂霑渥，吁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於今。共伸至誠，稽顙詞請，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沈約上隱居書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闕，身游玄關，憑星夕卧，望日朝飧，而至理深微，暖然難睹，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庾肩吾謝隱居齋術煎啓

竊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峰之側，紫花縹色，出自鄭巖之下；山精見書，華神在籙；木榮人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的瀝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百邪外禦，六府內充，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豈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驚霍山，共陳王爲侶。遙俗

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又謝術蒸啓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慚明麗，丹愧失容。坐致延生，伏深銘戴。

《唐史》：天寶七載五月，詔後漢

天師張道陵冊贈太師，梁貞白先生陶弘景冊贈太保。

良常山蒼龍溪新宮銘

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弘弘，崇軒轅轍。雕珉盤礎，鏤檀竦竦。碧瓦鱗差，瑤階舫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玉泉矩折。靈飈遐集，聖日頽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衛，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紫陽真人山玄卿撰，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唐史》：敬宗即位，年詔浙西造

銀粧具進。觀察使李德裕奏云云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寧無人上塞丹詔而率土已偃皇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

黃華老人雪溪堂法書，刻李贊皇真蹟。茅山初置紫陽觀，勅書於揚州龍興觀李天師舊院取得，送還紫陽觀。開成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淮南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李德裕。

宋會安諸遣使投龍簡處建道場三晝夜，設醮一百二十分。若遣使或差官，致祭設齋醮所須之物，並檢舉及時辦集，若使人過有須索差擾，隨處具奏。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天目、天台會稽四明括蒼、縉雲金華、大庾武夷。唐地志亦云。

《宋史》：章聖皇帝遣中使禱茅山，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當爲宋第四帝。使問：王真人何人？曰：燧人氏。章懿李后夢羽衣數百從一仙官自空下。及仁宗生，宮中火光屬天。上五六歲，常手持桃木，以筴鑽之曰：

試鑽火耳。章聖言所謂燧人，信不虛也。

二十七代養素宗師，宣和間，洞賓呂公數從游，嘗授言曰：修性者先伏其心，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心正則邪不干矣，心不能自伏則内生奸火，猶丹砂不死見火則飛者矣。

唐玄宗行書有賜李含光勅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二批答、李含光表謝賜批答、李含光表投壁批答、李含光表起居批答、李含光表香信批答、李含光表謝修功德。肅宗行書有賜李含光勅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批答、李含光表修功德批答、李含光表錫。縑見《宣和書譜》。

德壽殿紫石茶磨賜凝神菴

御製銘曰：截漢玉，琢蒼筠。鉛

運頂、汞成塵。嘉祐中陳倩知句容，校修句曲山記，近歲士人曾恂重述。

玉晨觀入門有二壇，其左即長史壇，刻云貞白先生立，其右云是隱居埋名壇也。

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周真人池，道士王宜言字子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汴人徽宗屢授道，官不就。

丹砂泉，出叢篠訪卧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嘗有道人結菴其下。

喜客泉，太元菴。嘉祐下六則語見《周益公集》。乾道三年游山，記後湖蘇庠隱居畫像，贊：蕊珠妙言，字照編簡。雲霾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扁。

特賜玉印劍還山省劄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准中書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嘉禧殿有時分對保兒赤峻南大卿燭赤刺禾里仄留守等本院官，曲木太保叔固大學士、陳大學士、曹大學士奏三茅山掌教真人文書裏。說將來在先亡宋徽宗時分，賜與本山元符宮宗師玉印一顆，上面刊著九老仙都君的篆文，更玉靶法劍一口，是與他代代宗師傳度法錄用的印劍與龍虎山張天師的印劍一般。有至元十二年軍馬渡江時分，

有翟宗師將玉印、玉靶劍藏了，在後不知著落。至元十六年，許宗師尋得玉靶劍了。延祐四年七月十八日餉午時分，見一個白面兔鼠走入宮裏法堂後磚石穴中，尋不見兔兒，只見有印一顆，隨即刷洗，認辨得即係祖傳的玉印。爲那般上呈與俺集賢院文書來，後頭那裏建康路總管府，將這印劍解赴行省。如今差官將到這裏，有那印劍，是他本宗祖來傳度法籙好事裏行用的。有怎生可憐見呵？將這印劍發回他本山宗師收掌，依舊好事裏行用。怎生奏呵，奉聖旨。昨日省官每也這般說來，印和劍將到這裏放著，有這般先生每法籙裏頭用的，恰待教人與的張上卿去，既這般呵，如今喚將張上卿這裏來，分付與他，交他發付與三茅山宗師收掌，依舊流傳法籙好事裏用者，恁與省家文書，交那裏官司知道。著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外具呈照詳都省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省府除已行下建康路欽依施行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

古劄付三茅山掌教真人，准此。

上清傳真圖序

夫高棲林嶺，必先抗青雲之志，涵濡玄味，必遠尋丹水之源。凡學有傳，孰大於道；是以古之學道者以得師爲急，爲師者以得人爲難。而況仙者非有求於人，道者初不假於外，准當爰清爰靜、歸心歸誠，所冀真靈感應耳。信者功德之母，惑者進修之賊，可不慎歟？華陽洞天，自漢三茅君飛昇于此，魏晉而降，仙者接武，神君仙人之所主治，雲裾霞佩之所遊集，蓋地上之天宮，人間之仙境。故昔人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泗，欲以凡言讚歎，彌覺費辭。上清玉虛真人劉君大彬命工傳寫祖師真像，自紫虛元君凡四十五代，俾孟頴又作小傳，附書其後，藏之山中，以貽來葉，俾知傳授之緒，希心存目注、無墜玄風。竊惟茲山之靈異、斯道之顯揚，皆自貞白真人陶君著書立言，網羅搜訪，不遺餘力。故茅魏遐躅，尚獲彷彿於無言之表，揚許舊迹猶可追想於既逸之餘。慨然遠懷，神情飛越。

嗟乎，安得從陶真人於雷平柳汧之間，執弟子禮，以供筆硯之役乎？庶幾考槃磻阿，鑑性泓潭，草衣木食以終餘年，志願畢矣。豈敢覬長生不死神仙輕舉耶，延祐七年庚申歲九日，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頴序。

茅山志卷之三十三

① 永：筮本作「久」。

② 吁：筮本作「呵」。

③ 竊：原本作「切」，據筮本改。

④ 失：原作「夫」，據筮本改。

⑤ 冰：原作「水」，據筮本改。

（楊立志、王洪軍點校）

016 南岳總勝集

經名：南岳總勝集。宋陳田夫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玄部記傳類。

南岳總勝集

真君觀

真君觀，在銓德觀東五十步，即九天南上紫光慶華赤帝太虛之館，本注生真君廟，在岳祠中各廟門。唐開元中，司馬丞禎上言五岳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與血食之神同其饗祀。聖旨爰創清宮，凡立夏日先齋潔，勅命州官致醮，於是觀兼度道士五人焚修。開元五年明皇製《五靈經》云：佐治者，有九人。從吏者，三伯。餘人翊衛，衙官三百，為國家祈真請福之地。

《上真記》云：太虛真人領南上司命，即赤帝也。

潛山魏君冲為副治

霍山韓君衆為佐治

霍林山許君映

丹霍山周君紫陽

金華山黃君初平

南霍山鄭君隱

天柱山阮君徽

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

冲寂元君麻姑

右並君佐命之司，吳越楚蜀之地當司察之，淳化中始改為真君觀。祥符中詔賜觀額。開元六年上帝降賜真君驅邪王匕一張，其狀類劍，長三尺，闊四寸，玉文如雲霞，其端微有鋒刃。玉册。一道，長一尺餘，闊六寸，其篆文曰：道君之玉册。有兩印，文曰：三天太上之印，皆篆文。或曰舊本玉册懷在真君臂間，檀香刻此以傳於世。玉璽一枚，方闊五寸，八角其文曰：注生真君玉印，亦篆文，今悉存焉。或云是司馬天師篆文也。宋朝降到真君火

鈴冠一頂，以金裹飾潛霍二真君玉圭二面並存。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敕黃存焉。大觀二年三月，奉旨建元辰殿，乃集福殿在觀中，前有玉清金闕之門，每歲六度生辰及春夏二祀，皆自京降御名詞表於此致醮。每辰焚御香六兩，祝聖壽恩賜紫衣一道，實國家祈福之所也。故江陵公《留題真君觀詩》云：秘殿崔嵬近紫虛，洞天岑寂列真居。霜毛時下朱陵鶴，金簡猶存宛季書。風拂瑤壇欹羽旆，雲歸翠嶺度鸞輿。竹烟觀月空歌裏，一道寒泉漱碧渠。

衡岳觀

衡岳觀在紫蓋峰南，下紫霄峰前。晉太康八年，吳人徐靈期新野先生鄧郁之，開古王母殿基。晉懷帝元嘉中，賜額為華藪，至梁改為九真觀。張佐堯《詩略》云：晉代為華藪，梁朝號九真。宮門頻改額，洞口不移春。住持周靜真，乃武帝之師。帝心期上善，親紆黃屋謁此玄都，若軒后之拜崆峒，漢皇之禮河上，異代同時也。奉敕賜莊

田三百戶充基業。至隋大業八年，屬唐高祖詔請蔡法壽、李法超二法師主觀事焚修，興行教法。其衡州府庫田疇什物，並賜觀資用。貞觀二年，太宗重書額，詔張惠明天師度道士一十九人焚修。高宗弘道二年，詔葉法善天師，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觀。長生之地，禁樵採，斷田獵，投龍奠簡，以為常典。開皇中改為衡岳觀，後因兵火摧毀。皇祐初，府主令公重建之。本朝太宗、真宗、仁宗三聖御書洎金寶牌，每辰焚御香，祝聖壽，亦國家祈福之所。真宗朝敕差冲靖太師單惟岳住持，提舉岳門宮觀，兼管火烟。後奉旨改為甲乙，自茲始也。故宰相王欽若有《送單大師歸岳詩》云：玉書鸞馭降神州，樓觀丹臺選道流。巖谷難藏猿鶴性，吟懷終戀水雲幽。晚程冒雪瀟湘渡，採藥沿溪舴艋舟。乍到楚鄉應動念，十年人物半沉浮。宣和六年敕建昊天殿，改賜為銓德觀。

紫蓋院

紫蓋院，去廟北十五里，寶勝寺上，唐傳待仙修行處，譚陳二士亦修鍊於此。又有鐵瓢仙張白居之。北入桃源，基址廢久，野人居之，上有醮斗壇。竈北李生尸解處，下有唐太子繫馬椿在焉。

聖壽觀

聖壽觀，去廟北登山七里，唐咸通中建，因間得其名。舊《記》云：故靈武盧璠鎮黔南日，奏請以舊書堂為觀。六年奏捨莊田屋宇永充觀內常住。今盧公真堂洎殿宇，儼然舊有。清音閣、選仙亭、迎仙閣、此君閣，層崖峭壁，脩竹長松，幽澗清湍，景象奇異。比之萬壽，加之數倍茂密也。壽澗逕觀前下合靈澗流注平野。唐懿禧中，有軒轅彌明隱此年久，後復抱黃洞太平興國中，有跛仙遇呂洞賓於君山，後亦隱

此。行靈龜吞吐之法，功成回岳麓，自號瀟湘子。嘗云：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岸除。南山七十一，惟喜洞真墟。元祐間常有白鶴栖鳴於杉松之上，三日而去。宣和元年改壽棋。

華蓋院

華蓋院，昔華蓋君修行處。不顯名氏，或云：古太清觀也。去廟東北十五里，自元陽宮陟上清宮而至。昔譚峭巖，字景升，居終南山久，著化書，過東吳，見宋齊丘遊廬阜，泛瀟湘，鍊丹於此。又默希子，不知何氏，居此著《通元經》。開皇中，有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之。風狂，未嘗下山，終日沈酒，亦無烟火之具，俗呼為吳獠。好睡，經旬不食。常言之：若要閑即須懶，如勲，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風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

提向瀛洲賣。後於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王馬希範嘗師之。後馬希聲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上清宮

上清宮，去廟東北七里，吳人徐靈期真人修行之所。徐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之飯，故得周遊海岳，來往南山，積有年矣。採訪山洞巖谷作《衡岳記》叙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峰，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蝌蚪之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而紫蓋常有鶴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峰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伯餘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義熙中，山人潘覺至峰，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軟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勿悟而還，已不見。

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龍虎。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明真洞微真人。今宮基尚存石碑。傳云：舊有仙鷄報曉，因喫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而不能捕。大曆七年，玄和先生張太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真風而居之修行，亦得道。

石室隱真巖

石室隱真巖，在上清元陽之間。杉松夾道，巖岫惟藍。有石室兩所，本虎豹之窟。唐大中元年，劉元靖先生居之。禮斗步罡，驅逐虎豹，芟除荆棘而住。衡州刺史韓曄捨俸錢爲建會真閣。就巖闢其石室，引泉環流，伐木誅茅，鑿其茶竈，棋局醮壇，藥臼盆床，燈具供器，自然生成。會昌中，詔入內傳受法錄，封號廣成先生，久之乞還山。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靈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雲，及遷神日，惟杖履在。

弟子呂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蕭鄴文其碑，吏部侍郎趙櫓爲傳，太子賓客盧璠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爲內傳，今止存內傳，洎神道碑在銓德觀，今基址尚存。

中宮

中宮，在廟之東北七里，梁天監中建，真人王靈輿修行之所。王乃晉陵人，幼而穎悟，更不婚宦，勤志於道。辭別親友，結廬於五老峰下。似有所得，忽一夕有神人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沙之間，則不能成子。雖有飛昇之骨，當須福地靈壇乃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功以成羽翼，苟非其地魔壤其功，茲道無由成矣。靈輿告曰：何地可棲？神人曰：朱陵之上峰，紫蓋之鄰岫，可以冲天矣。遂自廬阜遷居南岳之中宮修行一十二年，道成，復遷於朱陵之東。朝斗鍊真以天監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冲舉。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通微集

虛真人。又唐天寶初，董奉先居之，修九華丹法而得道，久於衡陽，棲朱陵之後洞。元和中，馮惟良亦修行於此。本傳並具下卷。又唐大曆中，李德林先生修行得道，宮已廢久。

元陽宮

元陽宮，在廟之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晉大始中，陳真人諱興明修行之所。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峰上，遇一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神霄，衢汝之精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休谷幽棲，禽畜爲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勉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畢至於道，不敢怠忽

也。遂授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

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之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以晉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烟霞遶室，天樂遊空，山河肅清，來往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鷄犬，悉皆騰舉。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致虛守靜真人。又唐有張玄和先生居之。德宗御詞賜之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岳元陽宮道士張太虛混元育粹，玄之又玄。鍊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峰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冲用。棲遲浩沕，太苦真形，頃在先皇敕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伸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下後，尸解於靈隱峰。其官本朝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改賜崇明觀，觀後三里有伏虎巖。

田真院

田真院，在元陽宮東南二里，唐寶曆中建。綠筠蒼松，前後掩映三清並石像。殿北百餘步有小巖，田先生常憩於此。巖上有一松樹，號華蓋松。根柯盤曲，枝幹左細。如華蓋巖，周迴雖廣，一株盡蔽之。開皇時田良逸，名虛應，齊國人。侍親自攸縣遷，居南岳喜陽峰，後躬耕賃薪以侍母，夜即獨坐巖中。一日放志遊五峰，見何尊師而問道。其母曬衣於山北，聞兒遠適，速往追之。不及復回，衣已化爲石。至今數百年，衣色不改，素潔如初。下有小巖，母常憩此，經日而坐，常服烝減食，母既坐亡。其志愈堅，後遇薛季昌而傳法，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後尸解。本朝宣政間值回祿，止存石三清。紹興間復建小殿，有道人焚修，至今不絕。

北帝院

北帝院，在銓德觀後半里，脩竹長松，前後茂密。梁天監末，女冠徐練師居之修行而得道。貞觀末，張惠明再修，遇南嶽石英夫人傳道，行抱一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又有李思慕居之得道。宋太平興國中賜額，近廢。

凌虛宮

凌虛宮，在廟之東，登山八里，華蓋峰南下。唐天寶初建。薛練師，名季昌庵居處。明皇詔住九真降聖觀，進江《道德經》撰《玄微論》，御書批答凡十數次，後辭榮寵，乞回草廬。一日謂門人曰：今夕天氣異常，吾當有所適。遂凌虛而去。後有華幽棲自西蜀遊，二十四治歷荆渚泝瀟湘禮，赤君於此修真，晦其名氏，於五峰之下石臺上注《靈寶經》。臺上烟雲如香烟繚繞，而起注經罷，烟亦自無。感格如是，因

名天香臺，後尸解。會昌中，周混汙自九真來居之，後得道爲大羅觀主。宮前有自然石壇醮器，並生成試劍石、浴丹泉。紹興末移於山下，開創僅五七分而未周備。

洞靈宮

洞靈宮，去廟東北，登山十八里，紫蓋峰東下，昔東晉末鄧欲之，字顏達居。洞靈臺誦經遇魏夫人，傳法行之而得道，係二十五洞靈源福地。古詩云：洞靈源接洞陽天，瘦壑危峰土絳烟。曾踏落花聽玉籟，赤松壇畔鶴鳴泉。宮建自李俊氏，天師居之得道。昔有彭蔡二真隱此。唐末有聶師道遇之。今有桃林，左右茶園橘柚所在。宮前舊有古楓一株，端聳數丈，根脚隆起，蟠結成一巨龜，首尾足甲，顯然如活觀者，畏憚其宮宇庵居。自五代撥亂，盡罹回祿，山頗虛迴。本朝大觀末，有中貴王門司拾金帛重建，宮殿廟廡，迄今一新。住庵隱逸者，亦不減

舊。東北有桃花源、鶴鳴泉，皆遊人罕至。西岸上有刻張元化《還丹賦》。下有洗藥池，東有朝斗壇。

招仙觀

招仙觀，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啓基劉宗卜字蕭齊。又記云：晉咸亨中建。昔張真人，諱曇要居之。精思感通天真密降，傳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而朝皇極。大帝賜以瓊寶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餌之，變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鸞鶴丹詔，迎之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葆光襲明真人。貞觀二年，有廬陵蕭法師，諱靈護來居之。化黃白術外鬻之，修其觀宇，五年建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府陰神之怒也。然後鍊丹於山北，凡經三鍊方成，服之。於弘道二年中秋尸解。元和之末，有許碯者

自峨嵋而來，題記于梁上。常大醉長歌，歌中洎題記處，嘗有尋偃月子之句，竟不知偃月是何物。又屆題於堂壁，其末句云：鄧通飢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力人。丈夫未達莫自親，攀龍附翼損精神。端拱末五更初，忽聞鐘聲，衆皆驚訝，曉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布衣縷，自云能補鐘，但需數千斤火。於是燒炭鍛鐘，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模之，其經焰自暗，衆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手模之迹。此實靈異。又唐末聶師道訪彭蔡三真，仁宗朝有卷素先生奉旨來住，久之入衡岳觀，後尸解。宣政間有逸人吳承遠慕其風而建養素軒觀。舊有遙碧閣、競秀亭、朝天壇。北二里有雪浪亭，洞真澗，瀑布自洞而出，巨石橫峻。當石崖之上有一石，沼圍若鍋釜之狀，可廣丈餘，深不可究。一派飛下，如紋簾，號朱陵洞三十六洞天之第三洞也。又有石井，下直無底，通徹四門。澗流僅二十里，成此懸注，從初溪至中潭，

凡九仞。自中潭下入谷十有八仞，有冥蟠壁，面闊四席，濤雪騰飛，雷雨驟下。雖天台峨嵋不及此勢也。下有投龍潭，國家修醮畢，投金龍於此。石罅微開，聞天樂之聲。放藺敷有水簾洞詩，中一聯云：開元投金龍，水底聞天鈞是也。若遊人誠心潔志，瞻視而窺之微芒，見金床玉机。至道間有孕婦觸之，石崖漸合，一無所睹。往來留詠，粲然盈壁。獨廬陵李元輔一篇超越倫輩，詩云：一片桂蒼崖，分明不惹埃。蹙成珠顆白，垂下玉繩來。野鷲飛難入，山風捲不開。聲聲去朝海，無意巒巖隈。句清格健，觀者嘆伏。政和元年十月，建安張徽言領漕本路按部自湘潭趨岳祠，未至三四里，間睹道左松蘿翁尉，中有高門宏麗，朱書大榜曰：朱陵。宮門內樓閣，隱然一人立闕間，若有所伺。時以日昃，未暇遊觀，意俟他日也。二年九月初五日，自衡州回宿勝業禪寺，語住持，僧景襄曰：來早同爲朱陵之遊。襄曰：此寺之東有招仙觀，觀後有朱陵洞。予謂

去歲嘗過朱陵宮，見高門大榜，朱字盈尺，恨未之遊。今者之來，深有意焉。翌旦，同詣招仙觀，經歷向所見處，了無所有，惟空山而已。比至朱陵洞，回面石壁瀑布中住，亦無屋宇。詢之，道流云，素無此宮，亦無此門。異哉，乃天台大，方廣崇山，聖竹林寺，與此類。謾書以識之，後住持道士王元洞建望仙亭，於見處立宮門。縣尉錢景衡書朱陵宮三字，以朱填之爲榜。後創望僊橋觀有銅像保生天尊。晉咸亨中，鑄石像老君並侍從，並同時而建。舊觀在洞口，唐末遷出，就老君殿別塑元始玉宸共爲一殿以奉香火。或云：唐以遵奉玄元爲聖祖，故建玉宸居右也。宣和元年改賜今額。

九真觀

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太康中新野先生建。天監初有張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宿

稟靈骨，遇神人降於巖室，傳明鏡洞鑒之道，使其修之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岳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也。天以清而容萬物，水以澄而鑒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所得之，能洞達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徹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君獨遊山，三日不返，弟子求之而君方衣仙衣，駕雲輿簫鼓擁之，縹緲而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全真達道真人。開元初，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海山乘桴鍊真南岳，結庵於觀北一里，目之白雲。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皇令弟承禕詔之，較正

《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爲道兄。凡是觀中供養，金銀器皿，悉歸降賜，自御扎批答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季昌，昔在峨嵋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岳首華蓋峰，撰《玄微論》三卷并《大道頌》一首。乃注得同馬弟子王仙嶠寫進，上詔住降真觀，供器御書，批答不絕。及於九真觀奉造聖祖天道玄元皇帝聖像一鋪，十三事，通光，座高一丈七尺，經六伯七十卷。仙嶠乃本觀道童，性好淡泊，因看《列仙傳》有物外操。嘗謂五千言外皆土梗耳。携岳中茶入京師教化，嘗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答是南岳山九真觀道童，爲殿宇頽毀，特將茶來恭化施主。力士喜其言，因聞明皇宣見，帝喜，清秀，問曰：卿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帝喜，令拜司馬先生爲師，於內殿披戴，厚賜迴山，夜夢感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年仙化，云請收南岳舊居爲觀。

蒙聖恩書額，詔薛季昌住持。降聖觀，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年，復令衡州鑄銅鐘一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上刻是明皇帝號，御製銘曰：鑄於郡，懸於觀，天長地久，福無筭。驃騎吏大將軍高力士監鑄。此真岳中之石器也。後乾元三年二月，值兵火罹亂，焚蕩罄然，鐵石鎔裂，惟有此鐘，豈非願力而至於此哉。咸通年，王固節道行超倫，一方仰慕，營葺一新。闡教談經，學者如市。奉詔歸北岳，封總大師。又元祐間，其鐘忽不見數日，一日得之於觀前塘中，苔蘚所漬，鐘頂上龍，折其右足，復致於樓上。傳云：與青草渡龍門。今觀後有龍竇嶺，觀一里有武林。謝先生再葺白雲庵而居，嘗與曹道冲爲詩琴之友，道冲有詩云：桃源洞口武林人，跳出紅塵二十春。但喜白雲深有趣，不知青眼近來親。丹砂已向坤爐伏，玉液先從坎鼎烹。活計一張焦尾外，碧壇三尺禮南辰。西有王氏藥寮，王住，久遷靈巖，就雲龍峰尸解。觀北隅

五十步有壽山亭，亭下有白龜泉，即南山第一泉也。其泉自崖竇迸出，青泚甘冽，其色早晚兩變，雖南山名泉無逮此者。飲之無疾而壽，中有白龜，大如錢，白如玉，隱於石竇之間，人罕得見。遇之者，吉祥而延壽。傳云：龜出仙來，龜隱仙去。題詩亦衆，惟野人皇甫渙云：靈臺塵不止，塵止非靈臺。愛此一泓水，曾棲靈物來。愚近歲卜庵於此。泉之北山相去五里，因採藥嘗憩此亭，每欣歎其異，云：寥寥宇宙之中，凡真仙隱化於白龜者，計此乃三處也。愚自謂年秋棲於是山，爲終焉之計。凡三徙其屋至朱陵之東，芟王氏舊藥圃而住。適與此泉爲鄰，非偶然耳。因成一絕，謾書之於此：天下白龜三處顯，怡山少室壽仙亭。我今卜築南山頂，得爾爲鄰祝聖齡。觀有九仙閣，閣後舊有琅瑛閣，重和元年改賜今額壽寧。

降聖觀

降聖觀，在九真觀一里，舊號白雲庵，司馬子微修行處。因弟子王仙嶠奏請以先師庵爲觀，蒙降額，新篆，勅九真觀薛季昌兼任持。

九仙宮

九仙宮，在廟東十二里，梁天監中建。昔王靈輿自中宮鍊行，既周冲寂之後遷於此。朝斗思微。一日，天真迎之。又有鄧郁之，南陽新野人也。幼夢一鳥吐印與之。自是人聞有疾，以印治救，永爲符章，病者自愈。後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遇至人傳金鼎大龍之術，於宋元徽二年徐既上昇，郁之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遍歷。所患丹材，無力可置。因有司奏少微見南楚，武帝勅監軍採訪詔之便殿，問所修，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材。帝

賜金帛，許於南岳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鄰，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善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遷紫蓋之東。以梁天監末十二月十三日，有八真人乘羽蓋雲車降於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超真集妙真人。唐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張覲具奏置觀額。十年十月敕下宜依所奏。又開元中，明皇詔賜宸篆云：紫蓋峰石壇九仙宮，昔賢曾詠九仙宮，其略云：一峰鱗次開一觀，片石明來會九仙。寶牌尚記明皇篆，靈夢嘗聞御史傳。又景祐中，故觀文殿學士孫沔爲御史，上問事忤旨，貶永州，夢道士以田爲託，後徙潭州，因祀岳，因以物色求所夢，乃得王君之像于九仙宮。遂檄縣鈎括其宮田，果爲鄰觀侵佃。宣和元年改賜今額，後有大洞，令呼前洞者是也。丹霞庵基。

光天觀

光天觀，在廟北，登山三十五里。按《福地誌》云：係二十二光天壇福地。洞淵集詩云：太極分形狀若壇，白雲深鎖路屨巖。兀然萬古含春色，光照吾皇祝壽山。

安寶觀

安寶觀在廟西北，登山三十五里，乃傳待仙以木鑽鑽石獲天書處。林木茂密，今已廢久。

尋真觀

尋真觀，去廟九十里，在衡陽城北。觀鎮大江，有石鼓，後洞是朱陵之西門，乃唐白真人董練師飛昇羽化之地。仙人石恪有送殿，直雷承昊奉命，衡陽詩全篇云：衡陽去此正三千，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門墻三楚外，清

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嶷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訪神仙。按湘川記此石鼓有時自鳴，則兵革起。或云盧龍推鼓入潭中。盧龍名字未詳，今驗以鼓，亦云是盧龍廟，不知立時年代。至龍翔元年八月，勅使道士郭行真醮岳，因毀廟，不祀。從此之後為郡人災患，今時百姓重祠之。至貞觀五年，故齊相公於此山頭建合江亭。唐杜荀鶴有《題尋真觀詩》云：寂寂白雲門，尋真不遇真。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藥圃花香異，泉沙鹿跡新。題詩留姓字，他日此相親。又大中祥符年，有桂林棲霞洞暢玄先生石仲元，字慶宗住持，道行超倫，詩材振楚，經營一新，重建白雲軒，下瞰青草渡，前有白雲堂、白雲池。愚自紹興丙寅度夏，於是堂亦留四十字，雖不足以髣髴其前賢，但識朱陵之事。爾詩云：我愛瀟湘境，觀對瀟湘門。朱陵後洞天。白雲堂裏客，青草渡頭眠。小艇牽紅鯉，幽池種白蓮。頤真堪此地，風月兩依然。

普賢觀

普賢觀，在岫嶠峰南，下當衡陽道左。齊永明中道士許嗣先張志曇開山，至梁周靜真住持，武帝師之，雲水奔湊，俱是海上奇人。講堂如市，不虛過日。帝賜名普賢。至唐陳法明先生居之修行。因獻麟得中，召入內，不受榮寵，乞還山，封悟真先生。

玉清觀

玉清觀，在石廩峰南，去廟登山一十五里。齊永興初建。陳真人諱惠度，潁川人也。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藥，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嶽，選其幽勝，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揭丹爐，運石摧壓，唯冥心蟠。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岳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道，力潛扶獲擒魍魅，妖氛盡散，其鬼戰慄悲號，真人復令豎石，

誓免戮鬼形，遠逐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以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冲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冲虛元妙真人。今觀基頂有丹臺、鬼栽石、雷洩風穴、誦經壇、丹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宋朝乾道中。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黃守正二人，發心開山，代木芟茅，慕化賢善之士，新創殿宇，祈雨禳災，皆有感格。野人庵居重洽道化。

洞陽宮

洞陽宮，在石廩峰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峰下開巖建壇，山神爲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舊亦有庵宇。

洞門觀

洞門觀，在石廩峰西，石榴峰南，下去廟二十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

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遁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吾冲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峰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豹，即迎之海岳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親近。以晉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冲和見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先生棲隱數年而遊天寶洞。今但有控豹巖餘基見存。唐張九齡遊洞門題陳氏丹臺詩云：雞頭西畔便門開，陳氏丹升劫初臺。輓鬼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說鬼肩裁。

太平觀

太平觀，去廟西二十五里，瀑布山下。齊福伯玉誦《太平經》兼行太平之道，奉勅建太平觀，今廢久，舊亦有庵宇。

西臺觀

西臺觀，在岫峰西北。傳云：周穆王所建。陳改爲太初觀。又云：後爲寺，亦廢久。

紫虛閣

紫虛閣，去廟西三里，在天柱峰南下。唐天寶年建。馬氏據湖湘復重修葺。至本朝天聖中得旨再修，前後止號魏閣。景祐中賜紫虛元君之閣六字爲額，兼賜褱褕之服並錢，置田以贍道衆。政和五年，改黃庭觀。閣下有石壇，《舊記》云：夫人昔自撫州乘之飛至此。《湘中記》云：壇高丈餘，昔元君鸞輪之所憩。杜天師拾遺云：夫人壇是一巨石，方丈餘。其上闔員，其下尖浮，寄他石之上，凡一人試手推即動，或人多致力即跂然不動。遊人至潔，焚香以一指輕點之即微動。今撫州山有穴，深廣狀斯石也。或云冲寂

元君麻姑送夫人乘雲至此，雲遂化爲石也。一云麻姑石在觀之西山上。按《內傳》：夫人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封上真司命紫虛元君之職。又加名山之封位約諸侯冲寂元君麻姑大仙爲其佐治。今閣上亦有麻姑像與夫人並列。晉咸和四年，太乙元君乘鸞輪迎之升天。其有靈文秘要百餘卷，藏之於龍真澗石巖中，今呼爲靈書巖。時有老叟龐氏禮告曰：願守靈壇，得聽法語。大仙叱曰：腥穢畜類，故癘境域之民乎，取劍斬之，遂走潛於西澗，今龍真澗。宋開寶中有閣主道士率子兼得道尸解。

靈西觀

靈西觀在廟西二里。《湘中記》云：昔女真薛練師冲舉之處。梁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抃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獨處。慕元君薛練師緱仙姑之志，因居

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錄，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伯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並接踵而住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氏復興。本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永續焚修。

南岳總勝集

（郭順玉點校）

017 天台山志

經名：天台山志。不著撰人。
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洞玄部記傳類。

天台山志

郡志辯

《會稽志》載司馬悔橋，在新昌縣東南四十里。舊傳司馬承楨隱天台山，被召至此而悔，因以為名。竊謂此橋當表而出之，以為處士輕出者之戒。又其土人重建此橋，板書其上。吾以悔為晦，曰：司馬晦橋。其義與字傳之益舛。按《雲笈七籤》載：司馬悔山在台州天台山北，係第十六福地，李明仙人所治之處。山在天台新昌二境間，故橋以山得名。有過容題詩云：

道書司馬悔，福地在天台。茲山秀盤古，億載青崔嵬。如何《越中志》紀載殊？未該浪云：唐子微曾過茲橋，來奉詔，悔輕出，欲勒俗駕回。至今名字存脩梁架巖隈圖謀，已大戾士俗尤疏哉。以悔為晦，明大字標板牌，流傳既訛，舛雲笈君試，開讀此詩，可見其槩矣。

《一考記》纂淵海內所載名山有七十二福地，第六十司馬悔，在台州天台山。州北李明仙人治之。本郡《赤城志》：司馬悔山在天台縣北一十三里天台山後。

天台山在縣北三里，自神跡石起。按舊《圖經》載陶隱居《真誥》云：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又《十道志》謂之頂對三辰。《登真隱訣》謂大小台處五縣中央。五縣謂餘姚、句章、臨海、天台、剡縣。或號靈越孫興公《賦》所謂廢牛宿以曜峰，托靈越以正基是也。今言天台者，蓋山之都，號如桐栢、赤城、瀑布、佛壠、香爐、華

頂、東蒼，皆山之別名。大槩以赤城為南門，石城為西門，據神邕所記如此，而徐靈府小錄又以剡縣金庭觀為北門，蓋指山之所至。言《抱朴子內篇》云：諸山不可鍊金丹，以其皆有水石之精，惟太華少室縉雲羅浮及大小台，正神居之，助人為福，可以修鍊。故《天台賦》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特以所立冥奧，故不列於五嶽，又《山讖》云：曲豆女台，可以避災。然則地為靈仙所宅，尚矣。

天台山賦

晉孫興公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元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立冥奧，其路幽迴，或倒影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途，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

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象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少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閔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廕牛，宿以曜峰，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城，幽邃窈窕，近者以守見而不知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融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睹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籠，陟峭嶠之崢嶸。濟櫓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窿之懸磴，臨萬

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噦噦。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璇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晨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乎仙都。雙闕雲疏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合瓏於林間，王宇陰映于高隅。彤雲斐亶以翼靈。皦日耀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合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湧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浩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寒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元玉

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違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瓊臺、雙闕，兩山也。自桐栢觀西北行二里，至元應真人祠，取道仙人蹟，經龍潭側，凡五里至瓊臺，由瓊臺轉南至雙闕，皆翠壁萬仞，森以相向。興公賦所謂雙闕雲疏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是也。崔尚《相栢觀記》云：雙峰如闕，中天豁開。宋祥符中山人張無夢嘗結庵於此，真宗詔入問道，暨還山作長歌送之，刻留桐栢觀，今無存。

唐柳泌詩

崖壁盤空天路回，白雲行盡見瓊臺。洞門黯黯深雲閉，金闕瞳瞳日殿開。

夏英公銘

瓊臺截巖，左右如闕。直上相等，蘿交蔓結。啓閉雲氣，出入日月。千流若綫，郡峰如屑。凌霄壓海，吞吳跨越。

桐栢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高百餘丈，蓋台山之枝幹，由清溪迤北而入，嶺路九折，長松夾道，盤曲而上，至洞門一望，佳境豁然，仙宮屹處其中。《天台山賦》所謂蔭落落之長松。《道書》云：桐栢有洞天金庭。按舊《經》：周靈王太子主金庭治桐栢山，即此山也。葛仙翁司馬子微嘗因山川靈秀，修仙養鍊，遂成真人。其後高仙輩出，亦山岳儲精之所致。

玉霄峰，在縣北三十里洞天宮上，重崖疊嶂，松竹葱蒨，且產香茅。前有雙石夾澗列焉。高門可百餘仞，號小桐栢，台山之第三重也。

洞

玉京洞，在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脇。蓋十大洞天之第六也。茅司命真君所治。其內周迴三百里，或號玉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其實一也。

見《登真隱訣》、《茅君內傳》及《名山福地記》載：茅君諱盈，字叔申。按《道書》云：天尊在元都玉京山。說法令衆仙居。又《會稽記》云：赤城山有五寶，璿臺許邁嘗居之，因與王逸少書曰：自天台山至臨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而《赤城事實》又載：東晉時，剡人栢碩，馳獵深入，見其中有名花異草，香氣不凡。徐靈府《小錄》云：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南嶽魏夫人所治。南馳縉雲，北接四明，東距溟渤，西通剡川，中有日月三辰，瑤花芝草。自晉宋梁隋暨唐天寶，嘗以日中星鳥望秩茲山。今洞口有篆刻玉京二大字，無年月題誌。宋咸平天聖中，屢投金龍玉簡於洞焉。亡賴竊取，今

堙塞矣。側有道人洞三石穴，險不可躋。《續志》云：屬玄洲仙伯所治。

丹霞小洞，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福聖觀東北。舊傳葛仙翁鍊丹于此，有仙人拍手巖。唐刺史柳泌於此修藥，前有泌宅故址。

溪井泉

醴泉井，在桐栢觀衆妙臺下，水甘可以愈疾。丹井在桐栢觀鍾樓之下，舊傳爲葛仙翁鍊丹之井。

宮觀

桐栢崇道觀，在縣北二十五里，自福聖觀後登嶺，路徑九曲盤折而上，至洞門漸下，一望佳境，豁然砥平，環列九峰，狀如城郭。觀當九峰之心，按《道書》：桐栢有洞天金庭，即王子晉所治。中有三橋，一現二隱。木則蘇玳琳碧，泉則石髓金漿，人得食之，後天不老。《真誥》云：吳有句曲之金

陵，越有桐栢之金庭。三灾不至，洪波不登，實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吳赤烏二年太極左仙翁葛玄即此鍊丹，故今觀前有朝斗壇。壇西南下有石如龜背，上刻云誥使徐公醮壇。後二百六十載，爲齊明帝永泰元年，征虜將軍濟河，太守司徒左長史沈約休文，一十餘人棄官，乞爲道士居之。又二百一十三年，爲唐睿宗景雲二年，敕爲司馬承禎真人建觀。禁封內四十里毋得樵採，以爲禽獸草木長生之地。按徐靈府《小錄》：真人所居，黃雲常覆其上，故自誦雲空，號黃雲，俯蔭真氣壇，名元晨。仰窺清景，其東爲煉形室，南爲鳳軫臺，西曰朝真靖，北曰龍章之閣。衆妙之臺，臺下有醴泉井，其泉極甘，可以愈疾，後皆蕪廢。大和咸通間道士徐靈府葉藏質重新修建。五代梁開平中改觀爲宮。宋南渡後曹開府勛重新修建殿閣門廡，則又擴開丈尺，增加雄壯。至乾道丁亥畢工時，去景雲已四百五十七年。而楊和王存中與其子僕之功施居多，其殿宇則三清寶殿，殿前經鍾

二樓，後有上清閣、御書閣、衆妙臺。政和六年，又建徽宗元命殿于其後，前建山門，外臨女梭溪，上有會仙亭，直南嶺表見洞門一座。內則方丈齊堂、雲堂、土地堂、三真殿、水碓、水磨等坊有六院，一曰經藏院，二曰三元院，三曰延賓院，四曰清虛院，五曰白雲院，六曰浴院。宋朝宣賜，則有太宗真宗御製及御書，共五十三卷軸。高宗所臨漢晉帖，史漢事實翰墨志，用高麗僧統所捨織成經簾二帙盛裹。又有真宗祥符，中設羅天大醮，所賜御衣四事奉安御書閣，上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一十身，連火燄臺座，周金銅鋼三寶鑄成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身。玉花八珠，在上清閣供養銅鑄三清聖像，正殿供養陸親宅昭成太子宫捨到聖幘四十軸。藏清虛院至其穹樓傑閣之雄麗，雲窗霧閣之高下，皆隱約于喬林翠靄之中，崇飾像麗，無以加矣。迨今國朝更化人民逃難竄匿而火從中起，宏規巧製化爲丘墟，金碧文章悉歸灰燼，惟檀香像一龕，因遊者請觀，留於澗東之迎仙

房，今故物惟此龕及此一房之樓宇耳。計自乾道戊子曹開府脩建畢工，至今丁未變故，又一百九十九年，上距赤烏己未通計一千一百二十九年，亦云久矣。盛衰興廢，亦自有其時焉。

桐栢觀碑

唐太史中大夫行尚書河部

部中上柱國清河崔尚撰

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栢，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足，是桐栢耶，非桐栢耶？因斯而談，則無是是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曰金庭宮，即右弼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仙翁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跡猶在。泊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

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向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常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峰如闕，中天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花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青猿，晨夜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烟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入境。總括奧祕，鬱爲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游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爲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累土，經之殖之，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爲光，籠烟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游斯息。微我鍊師，孰能興之。

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乘軒者，寵惠吾身也。繫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籙教戒，博綜無所遺，窈冥希夷，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鍊識，瞻學多聞，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惟則，以道治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紛埃。以慈爲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粵不可測矣。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母。修之者昌，背之者

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捨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散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常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舍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遁之光。其辭曰：邈彼天台，嗟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若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鍊師，于彼瓊臺。鍊師鍊師，道入玄微。喻日安坐，凌雲欲飛。興廢靈觀，鍊師攸贊。道無不爲，美哉侖矣。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昆陵道士范惠趨等立。

重建道藏經記

宋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台州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紱疏撰

唐景雲中，天子爲司馬承禎置觀桐栢，界瓊臺三井之下。五代相競，中原多事。吳越忠懿王得爲道士朱霄，朱外新之，遂築室於上清閣西北，藏金錄字經二百函，勤其事也。國家有成命之二十載，削平天下，列爲郡縣，舳艫千里，東暨於海。有靈靜大師孟玄岳者，始越會稽，濟沃洲赤城，訪桐栢，爲山門都監、冲一大師稽常一等請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詔悉索是經付餘杭，傳本既畢，運使諫議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又十載，藏室幾壞，虞於風雨，師募台越右族並率已錢共二十萬，名工治材，更腐替朽，丹漆黝堊，皆踰舊制。又十三載，會國家獲瑞命于承天門，建封禪之議，有詔改賜觀額爲崇道。越明年，天子感三篇之事，築玉清昭應宮于京師，制詔天

下，訪道士之有名行及仙經之有尤異者、郡籍師等名馳驛上之。師治裝俟命，且有請於我，願紀藏室之實以勒於石。我以爲太虛無著，况之曰道，生二儀而不有，長萬物而不知，惟聖與神，其殆庶幾乎。故老氏五千言，清淨簡易而不泥，後世其教神而明之。於是靈編秘牒，金簡玉冊，有太上正一品鍊形飛步之術，熊鳥赤白丹石圖籙之法，總而謂之曰經，聚之於室曰藏，錢氏之建也。信重矣，金篆銀隸，以取其貴。孟師之守也，不懈矣，二十八載于茲而棟宇更麗，編簡不脫。若夫觀於斯，悟於斯，出處語默而不失其中，不亦達者乎？於戲，後之嗣孟師守者，爲我愛之，而觀者擇其正焉。大中祥符三年歲閏茂建寅月記。

重修桐栢記

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譙公致仕曹勛撰

天台山之右曰桐栢，自地距洞門

幾十里始至，其上重復奧區，別爲室所。四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仙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峰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下，四時落巖，浩垂若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誥》謂越之桐栢，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主領以會群仙，固非尋常山川，惟龍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烟霜間。僕比丐閑，稅鞅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閱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設蒙漏，往往渝剥，欲力爲勸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永年、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怠。於是六七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並其子敷文閣待制俛僕，悉出俸錢，擴殿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焉高廣，顯

關修廊，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像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棟宇，俾之侷免。其象失天人之容者，則易塑辟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爲鉅薨，可容千衆，並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撤去外戶，做中都上清之制，宏啓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槩，展立靈星門，以拱眈眈之勢，覺青崖丹壑，松竹葱蒨，隱居道師，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並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良材堅甍，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工於上。及諸彩繪等，約費千萬。崇厦岌岌，翅鷗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粲然一新。真九清仙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御，巖巖翼翼，飛宏耀化成中天。來居來遊者，皆道念超勝，殆若靈仙飛化，無不懷凌虛靜一之志，遂可日與清衆陞殿香火，仰祝天子萬壽，爲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山淨友，勸感而化，以勝增善。平日慵墮嗜食之徒，皆磨礪淬厲，期合於真，游詠道德，卒皆修整，得慈

儉三寶之益。問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之語，則氣貌清潔，漸入仙宗。其於荷負至要，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卿有不可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茲勝事，因爲原本極治，叙得人任職，比舊修創增易之難，刻于堅珉，以示將來。葆璋常曰：刳心瀝膽，每無忘於與造有日矣，然未遇知音。果上真垂憐，肯於此功而成者，以桐栢在浙東，最號名觀。扶晨暉霄，緱山降九龍之駕，辟非素景，首陽策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人，每爲均逸提領之所。又閩廣湖湘，多取便道。車馬游訪，項背相屬，賓從棲止，視餘處爲尤煩，詎可隘陋，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淨淡泊，非有死生禍福，爲警世資取之方，獨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興作，覬接續真境，弗墜厥續，所以陪難以時也。噫！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於坐視

以待其廢隳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之功，俾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希夷之樂，亦始事者之幸，必不獲譴於洞天福地矣。尚監於茲。僕停鞅方外，野鶴閑雲，蘿月松風，放意身世，寄言蕪類，且勸方來爾。其諸梗槩，覽者當有得於斯文。乾道四年，歲在戊子清明日記。

李白題桐栢觀詩

天台鄰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蒼島月。凭高遠登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鼉沒。風濤常汹涌，神怪何翕忽。觀其跡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煉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闕。龍樓鳳閣留不住，飛騰直欲天台去。碧玉連環八面山，山中亦有人行處。青衣約我遊瓊臺，琪木花芳九葉開。天風飄香不點地，千片萬片絕塵埃。我來正當重九後，笑把烟霞俱抖擻，明朝拂袖出紫微，壁上龍蛇空自走。

羅隱詩

華蓋峰前擬卜耕，主人無奈又閑行。
且憑鶴駕尋滄海，又恐犀軒過赤城。
絳簡便應朝右弼，紫旄兼合見東卿。
勸君莫忘歸時節，芝似螢光處處生。

呂洞賓詩

青蛇拄地月徘徊，夜靜雲間鶴未回。
來訪有緣人換骨，暫留蹤跡到天台。

白玉蟾題

仙翁夜來扣林壑，約我明朝過南
嶽。石壇對坐話松風，鶴唳一聲山月
落。

淡月籠蒼松，清流蘸脩竹。水深
蟾不沒，長伴道人宿。

又留別桐栢詩

身落天台古洞天，蒲團未暖又飄然。
如何庵不瓊臺地，想是吾非桐栢仙。
無復得滄三井水，未曾深結九峰緣。
杖頭挑月下山去，空使寒猿嘯曉烟。

洞天宮

其宮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重崖疊
嶂，松竹忽蒨，地產香茅，直南巽隅有
兩石峙，狀如門扉，人呼爲小桐栢。唐
咸通間，道士葉藏質嘗於玉霄峰創道
齋，號爲石門山居。後奏乞爲玉霄宮，
懿宗許之。又徐靈府小錄道士陳寡言
嘗隱居玉霄峰，號華琳。有經《鐘一樓
經》，皆咸通十一年書，後題云：上清
三洞弟子葉藏質爲妣劉氏四娘造永鎮
玉霄藏中，宋祥符元年改額，今歸併桐
栢，廢。

玉京觀

其觀在縣西北七里，赤城山玉京
洞天之右。自晉宋齊梁槩唐天寶，皆
以日中星鳥望秩于茲。宋咸平天聖中
屢投金龍玉簡。政和八年賜額建觀，
未幾，中泯嘉熙改元，朝廷設醮祈禱，
天使詣投龍簡，籍地行禮，殊虧昭事
靜。時冲大師高惟幾闢山度址，興建
觀宇，觀妙大師范善遷同盟助就，郡守
張侯琥奏撥公田以助堂厨。御前宣
賜，沈香斗，真鍾磬及御書觀額。拱辰
殿扁安鎮觀宇，正殿崇奉，皇帝本命星
君，名清平，萬壽殿縣令姚德輝叙其事
不著年月，今歸併桐栢，廢。

佑聖觀

其觀在縣東一百步，妙山之上。
舊係城隍廟基。宋宣和間徙于縣之東
北隅。南渡後曹開府勛建觀。元朝大
德間重修，監邑不伯。公有記，有刻碑

在。今觀無額而境民崇奉，香火不廢。

仁靖純素二宮

二宮在桐栢觀左右。元朝前至元間桐栢道士王足菴真人，字中立，遭遇世祖皇帝宣授仁靖純素真人，遂於其右崦舊白雲觀基建宮，曰純素。又於其左崦曹開府冲齋庵故址建宮，曰仁靖。

天台山志

（郭順玉點校）

018 天壇王屋山聖跡記

經名：天壇王屋山聖跡記。唐杜光庭等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天壇王屋山聖跡叙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國家保安宗社，金錄籍文，設羅天之醮，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道藏龜山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十大洞天內一王屋山清虛小有之洞，周迴萬里，在洛京西北王屋縣，仙人王真人治之。傳曰：黃帝於元年正月甲子，列席於王屋山，清齋三日，登山至頂，於瓊林臺禱上帝，破蚩尤。遂勅王母降於天壇，母既降，黃帝親供侍焉。王母迺召東海青童君，召九天玄女，授與破蚩尤之策，黃帝依命殺蚩尤

於冀，天下乃無不克，海內安然。王母遣西方白虎之神，賜黃帝玄羽之衣，迺命帝會於孤竹之野，帝欽命齋戒，嚴駕而行，既至孤竹，見空中千乘萬騎，或有丫髻青衣童子數百人，或五彩羽服，或乘飛龍，或乘飛虎，或乘鸞鶴，或執珠幢、錦傘、霓旌、絳節，或持如意、九曲几及前後歌舞妓樂，不可名狀。俄見寶車一乘，駕五色班龍，九頭，上有羽蓋，九重，中有女仙一人，衣黃裳，戴金冠，隱隱而至。左右侍從有仙童一人，謂帝曰：此西王母也。帝接至，母令仙童二人命帝坐，賀帝曰：聖躬安，天下寧矣。久即戎事，得無勞乎？帝謝曰：賴上帝厚恩，聖母諭教，得寧天下，豈敢稱功乎。母乃命飲筵，上花果罇罍，器皿光赫，大小各異，而不能辯其一焉。復遣仙女宋妙英，歌萬年長生之曲。歌罷，母賜帝茹芝數枚，食之不飢不渴；又賜修真七昧之書。授訖，母冲天而去。後三載於八月一日，母遣西方白虎之神為使命，黃帝時在大隗山受母命。帝即齋戒至洛陽，帝

自白坡涉渡，至王屋，清齋三日，登山，即八月十五日。至頂上祝香禱焉，俄而西方天香馥郁，自天而下，遍聞山谷，青鳥先至，帝曰：阿母降矣。俄而見空中千乘萬騎，一如孤竹之儀。既降天壇，帝列席下，見仙眾羽服冠簡，環佩履舄，帝乃頻顧之，母曰：帝何為哉？帝曰：恐左右不謹。母曰：帝何不實耶。帝乃實對，母曰：天上之服，非凡間之有，此衣非朝禮星辰、國王、父母不可服也。帝曰：朕南面承尊，不敢以羽衣賜人臣。母曰：善。羽衣不拜帝王者，自此始也。帝欲設食，母止之，謂帝曰：吾之仙眾，不饑不渴，豈欲造人間之饌乎？王母誠帝曰：設欲供養神仙，上界星辰、日、月，但擇吉日，築壇場，設淨席，布香燈花果而已，如無，用清水藥苗代之，餘皆不可。言畢，王母賜帝碧霞之漿、赤精之果訖，王母冲天而去。自此，每年八月十五日，四方善士雲集於此山，此日亦係清虛宮中考校功行仙籍於此山也。又《真誥》云：玄元帝時，命四海龍神所

修天下十大洞天，用彊鼓之石，重重相疊，於此尚存焉。又上方院者，即上訪院也。昔軒轅黃帝訪尋四山，故曰上訪院。後司馬承禎改作上方院也。唐睿宗皇帝時，玉真公主於金仙觀修道，今即靈都觀是也。帝幸真元、金仙二觀，與西京相對，出玄武門，渡大河，至東章村，爲之曰：東章驛。勅東濟源縣，南河清縣，西邵源縣，北陽城縣，四縣界分巡護金仙、真元二觀。王屋山自軒轅黃帝後，至晉南嶽魏夫人，上帝遷號，勅小有洞主王子登，下教魏華存於小有清虛宮中，四十七真受學道畢，南嶽靈官仙衆，自清虛宮迎夫人赴南嶽衡山司命之任矣。蓋天地不言，須憑集文籍，開示古傳，實迹今錄。聖境真元，混沌未分，道氣包含妙本，陰陽既判真形，出見玄經，著爲圖經，俾來者知所自云。

天壇王屋山聖迹記

蓋聞天玄設象，運日月以璇衡，地道綱維，布山河而列政。有王屋山者，在洛陽京北百餘里，黃河之北，勢雄氣壯，岡阜相連，高聳太虛，倚懸列宿，西接於崑丘，東連於滄海。謹按《龜山白玉上經》曰：洞天週迴萬里，山水之源。《圖經》曰：上則接於崑丘，下即侵於蓬島，最高者首名天壇山也。《黃帝內傳》云：爲之瓊林臺。《真誥》云：瓊林者，即清虛小有之別天也。其下即生泡濟之水，中有水芝，人得服者長生耳。昔黃帝上壇，見一級，高可及二丈許，下石二級，可高七十尺許，四方壁立，迺造化融成。黃帝于此告天，遂感九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鼎神丹經》陰符策，遂迺克伏蚩尤之黨，自此天壇之始也。其上多石，可生草木，實爲五嶽、四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神仙朝會之所。每至三月十八日及諸元會日，五更之初，天氣清明，

輒聞仙鐘從遠洞中發寥寥之聲，清宛可入耳。將日出，則赤氣炯炯，可以見生死之情狀，觀天地之變化；當曉時分別之際，則聞仙鷄報曉，往往飛嘶下地，象小於家鷄，其毛如雪。又壇心有石燈臺，四門中高可丈餘，製造甚奇，鎮於洞天。諸元會日，靈山真聖皆朝會壇所，考校學仙之人，及世間善惡籍錄之案；是日往往則陰雲蔽固，竟日方散；是日有道之士，學修仙之人，投簡奏詞醮謝。其下壇隅，有《造石燈臺小碣記》云：天寶八年，新安尉公使內使宮圖令符筵喜，因爲國爲民醮壇置碣。陰刻盧仝、高常、嚴固，至大和五年，凡字缺損。壇心高突，秀出群峰，每日初出，影西度掩西方山脊，亦可及千里餘。上無飛鳥，風若松聲，太虛中孤危而四面無礙，人立于上，冲和血氣，狀如勇心，直脛而立，目視歷歷，亦可自辯其形影，似憑高眺遠，飛越崖谷，長天未曉，身若浮萍。又如精氣所乘，飈不得落，此果乃真仙遊行之處也。心若不志，銷燦其精魄耳，似有怖

懼。凡有道之士，身若輕舉，天明日朗，則夜聞人語笑之聲，或簫鼓奏于其上。又壇西有懸泉，名曰太一泉，其水味甘如醴，其泉水流如線，落在石罅中，深可數尺，千人飲之不耗，經年不汲如故。次西一石巖，名曰黑龍洞，洞上半崖高數十丈，有一洞，深一丈許，正射西北天門，名曰按雲庵，舊有葛梯，人登躡可到，昔太一元君修道于此。其太一泉水洑流其下，東爲濟水，其泉次南，有一巖曰紫金堂，昔軒轅黃帝駕憩于此泐堂側，其道徑甚峻。至一石門，側身可上，乃至壇頂，其名門曰東天門，門東有換衣亭。壇頂上有三清殿，東西有廊廡，壇畔有四角亭，臨崖百尺，凭欄四望，南視嵩峰少室，大河如帶，西有王附山，東北有王母三洞壇，東北隅有一石，長丈餘，闊尺許，突出崖頭，下深百丈，登壇人供侍香火，朝拜王母三洞，心有恐怖者不敢上石，名曰定心石。北望祈城山，東北望太行，東觀日出，如生滄海，四面瞻視，群山卑如丘阜，方顯洞天之獨尊，高表

神仙之聖跡。壇東一峰甚秀，名曰日精峰；壇西峰名曰月華峰；峰南一平嶺，號曰躡雲嶠，下有一澗，名曰避秦溝。西南下十八盤，次南曰仙人橋，東有伏龍嶺，南一小峰，名曰鷄子峰。次下仰天池，次南路有歇息亭。自壇頂至上方院八里，又曰中巖臺，乃司馬子微修行遊息之所。前下紫微溪，至陽臺觀八里，中有仙猫洞、不老泉，觀東有燕真人洗丹井，仍存在；陽臺觀東北百餘步，俗呼燕家泉；其觀前分八岡，名曰八仙岡。昔司馬承禎天師，河內溫城人也，乃西晉司馬宣王之後，今溫縣西二十里招賢城是也，尚有晉三帝墳在焉。唐睿宗皇帝女玉真公主好道，師司馬天師，天師住天台山紫霄峰後，睿宗宣詔住上方院。其司馬初師嵩嶽潘師正，師正師茅山王昇真，昇真師華陽隱居陶仙翁，其四世不失正道。唐明皇即位，於開元十二年勅修陽臺觀，明皇御書寥陽殿榜，內塑五老仙像。陽臺有鐘一口，上篆六十四卦，曰萬象鐘；有壇曰法象壇；有鐘樓名曰

氣象樓。殿西北有道院，名曰白雲道院，司馬號白雲先生，有亭曰松亭，有先生廟堂，先生撰文一部，曰《白雲記》，篆書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流行于世。先生未神化時，注《太上昇玄經》及《坐忘論》，亦行于世。至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有雙鶴繞壇西北而去，彼時白雲自堂中出，聞簫韶之音，此先生顯化之驗也。王屋縣宰崔日用聞奏，明皇異之。先生神化時，年八十有九，謚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白雲先生。堂西壁上畫先生遊行，乘駕黃犢車，白雲步步相隨。觀西有山神廟，即王屋山神也，天寶年，其神用陰兵助郭子儀破安祿山，後明皇封爲總靈明神天王，仍勅修其廟。觀南有太山廟，南王屋縣去西八里，有藏花洞，其水春綠夏赤，秋白冬紫，水味甘美。壇東南附山，名青羅峰，下有青羅仙人觀，碑存焉。壇北有五斗峰，通麻籠、藥櫃二山。王屋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宮，故名曰王屋也。藥櫃山次東，有趙老纏，昔趙真人修道于此，及

四真人煉丹于此，有石室二十餘間，霍仙人修煉于此，名霍師堂。壇東南有山名齊嶺，下有山名垂簪峰。又側有清虛小有洞，洞內周游萬里，昔唐建三清殿及清虛觀，其洞內因兵火居民避亂，穢氣所觸，民出後，有石落塞合洞門。《真誥》云：其洞中日月晝夜光明，輝映朗接太虛，與外日月無異，此乃爲日月伏根也。日曰神精，月曰陰精，明照在洞天之中，天亦高大，星宿雲氣，無草木萬類。其洞宮之中，有金玉樓殿，及多寶貝、黃金、瑠璃、瓊璧，不可名狀，有五闕五山，加於五嶽，上生紫林、方華、星髓、金津、碧毫、朱靈，夜粲細實，並壺中洞天之所生也，人得食之，乃長生神仙矣。洞主王君掌校仙籍、善惡之錄，處事其中矣。太素三元上道君遣青真左夫人郭靈蓋、右夫人楊玉華，賚神策玉璽，見授王君，爲太素清虛真人，領清虛小有洞天。王分主四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金童玉女各三百人，掌《上清玉章太素寶玄祕籍》、《上品九仙靈文》、

《山海妙經》盡掌之焉。又總洞中明景三天寶籙，得乘龍跨虎，金輦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小有洞天者，乃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宗首也。仙都所宗，太上所保，故重其任，以委群真矣。元始天王曰：夫小有洞天者，是十大洞天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總首也。齊嶺東一山，名曰玉陽山，山東次南有瀑水如練，長百尺，落半崖澗下，有深潭，名曰攬鐘泓，其山名西玉陽山。靈靈都宮東北有山，名東玉陽山，山有洞深百尺，國家時投金龍于此。洞傍有一憩鶴臺，高數丈，上有鶴跡存焉。昔因周靈王太子王子晉，與師浮丘公游天壇回，憩鶴于此。天壇四面附山峰巒澗嶺、泉谷勝跡、總目于后。

頌曰

王屋天壇福地玄，請虛小有洞天仙。
無窮勝境於人物，有感神通今古傳。

唐睿宗賜司馬天師白雲先生書詩
並禁山勅碑

睿宗大聖皇帝書：敬問天台山司馬鍊師：惟彼天台，凌于地軸，與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雲，珠闕玲瓏，琪樹璀璨，九芝含秀，八桂舒芳，赤城之域斯存，青溪之人攸處。司馬鍊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游碧落之廷，獨步青元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披圖，翹心齧缺，軒轅御曆，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方此固。夏景漸熱，妙履清和，思聽真言，用祛蒙蔽，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遇鍊師驚懼，故令兄往，願與同來。披叙不遙，先此無恙，故勅。 二日

鍊師道實徵明，德惟虛寂，凌姑射之遐軌，激具茨之絕風，自任煉藥名山，祈真洞壑，攀地肺之紅壁，坐天台之白雲，廣成以來，一人而已。足可發揮仙圃，黼藻玄關，海嶽爲之增輝，風霞由其動色。弟子緬懷河上，側佇巖

幽，鶴馭方來，鳳京爰降，對安期之鳥，聞稷丘之琴，順風訪道，諒在茲日。所進明鏡，規制幽奇，隱至道之精，含太易之象，藏諸寶匣，銘佩良深，故勅。

二十八日

先生道風獨峻，真氣孤標，餐霞赤城之表，馭風紫霄之上，遁俗無悶，逢時有待，暫謁蓬萊之府，將還桐栢之巖，鴻寶少留，鳳裝難駐。閑居三月，方味廣成之言，別途萬里，空懷子陵之意。然行藏異跡，聚散恒理，今之別也，亦何恨哉！白雲悠悠，杳若天際，去德方遠，有勞□心，敬遣代懷，指不多及，故勅。 十九日

開元神武皇帝勅。司馬鍊師以吐納餘暇，琴書自娛，瀟灑白雲，趨馳玄圃。高德可重，暫違蘿薜之情，雅志難留，敬順松喬之意。音塵一間，俄歸葛氏之天台，道術斯成，項縮長房之地脉。善自攻愛，以保童顏，志之所之。略陳鄙什。既叙前離之意，仍懷後別之資，故遣此書，指不多及，勅。 十五日

睿宗御製五言送司馬鍊師還天台山

紫府求賢士，清溪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踰稽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

五言

杜子美

萬古仙壇景，潛通小有天。名山人實讚，福地語真傳。氣象乾坤上，根元宇宙先。國朝崇聖迹，道法普周全。

五言長句

金門羽客林仙人

此境極岩嶠，登臨近斗杓，天元諸聖會，地勢萬峰朝。西揖崑丘峻，東連蓬海遙。泉甘生玉頂，壇穩壓金腰。泰華三峰立，黃河一帶漂。五更觀海日，半夜聽簫韶。落月低龍嶺，寒煙鎖虹橋。雪鷄聲喔喔，風竹韻蕭蕭。雲

屋香煙起，芝燈瑞彩銷。麻籠騰秀氣，

藥櫃顯靈苗。丹井猶清淺，神鐘又寂

寥。八岡齊岌岌，雙鶴對飄飄。瀑水

銀垂線，霞城綺建標。池清深見底，栢

聳翠凌霄。道館新居壯，真公舊事遼。

幾瞻青嶂上，時有白雲飄。石室虛難

問，臺松老不凋。巖花鋪錦繡，溪溜漱

瓊瑤。洞壑非塵趣，林巒隔世囂。軒

皇開綵仗，王母閭鸞輶。旦暮陰陽變，

炎涼節候調。暝猿啼復歇，晴靄合還

消。歌詠聊能紀，工夫豈易描。妙齡

希郅桂，晚歲樂顏瓢。有志追伊霍，無

才佐舜堯。披圖常景仰，洒翰益傾翹。

聲色情俱泯，希夷興已超。何當歸卜

隱，高蹈訪松喬。

七言三首

萬壑松蘿拂紫煙，丹臺祕邃集神仙。乾坤結秀真靈嶽，日月飛根照洞天。塵世暗移知幾代，蟠桃初熟未經年。時人莫測幽微事，五色雲封種玉田。清虛小有洞中天，銀座金腰玉頂堅。

芝草秀從龍漢劫，丹砂結自赤明年。
洗參井紀燕蘿子，聚虎平川白水仙。
寄語避秦溝裏客，茅齋先蓋兩三椽。
白石磷磷上接天，青松鬱鬱下臨川。
草生福地皆為藥，人在名山總是仙。
待客遠尋巖下蕨，烹茶滿酌洞中泉。
前生恐是白雲子，今世還來卧翠顛。

七言三十韻

通真道人

擺脫塵纓淡無欲，閑閱圖經尋嶽瀆。
林泉何處愜予心，收拾琴書將卜築。
崎嶇不敢千里辭，東自太行入王屋。
先探藏花塢裏春，蟠桃畢竟何時熟。
燕羅故宅陽臺宮，九龍戲珠畫幙簇。
丹井沉沉浸月明，丫髻仙童抱參斲。
昂頭貪看華蓋峰，驀然悞入紫微谷。
上方樓閣與雲閑，金碧交光射林麓。
避秦溝有避秦人，夜半聞歌採芝曲。
策杖窮躋瘦龍嶺，嶮似劍關西向蜀。
捫參歷井上冲真，千仞斷崖橫獨木。
自辰及酉脚力窮，恰到紫金堂下宿。
再拜新嘗太一泉，頓覺洒然消病骨。

恍兮惚兮九霄間，萬頃嵐光醒醉目。
恭叩仙壇禱真境，壇與天通隔塵俗。
銀座金腰玉頂寒，帝遣仙官分部屬。
小有中藏萬里地，都壓洞天三十六。
日精月華左右奇，黛色倚空如削玉。
東觀大海日輪紅，西望窮邊壇影綠。
煉丹爐下土猶香，抱出神丹知幾斛。
處山使者持太阿，保護聖軀誰敢黷。
王母洞深非可測，雷霆屢震蛟龍窟。
遙指三官校勘臺，樵人幾度聞絲竹。
抱朴巖前採藥童，手撚金芝身薜服。
北斗平連北斗星，自是天關通地軸。
麻籠藥櫃翠相接，瑞草靈苗香馥郁。
或聞仙犬吠仙燈，或睹仙人跨仙鹿。
奇蹤異跡難盡言，更欲題詩毛穎秃。
短歌聊寄名利人，誰肯同來伴幽獨。
一聲長嘯坐孤石，紫雲悠悠送黃鵠。
箇中疑是麻姑仙，冷笑世間光景促。

五言一首

壁立三千仞，壇高接尾箕。頂藏
青玉髓，腰隱紫金芝。月掛虛皇殿，雲

封太一池。洞天人跡少，鶴宿萬年枝。

清虛小有第一洞天

齊人杜仁傑撰

三言

坤所載，乾所燾。象與形，熟朕兆。
緯五行，環二曜。流而川，何浩浩。
四溟晏，九河導。峙而山，亦多號。
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
巉孤撐，未易到。日出沒，見遺照。
偃東西，絕海徼。倏光怪，來熠燿。
大龍燭，細螢爍。不恒出，赴感召。
笙嘹亮，鶴窈窕。羽人路，此其要。
青螺堆，玉簪峭。左參井，右丹竈。
揭清虛，不二竅。昔王人，往昭告。
始軒轅，未徽廟。接柴望，咸親燎。
莽竭灰，起天燒。摧棟宇，失朱縹。
群鹿豕，雜蓬藿。予何為，一來弔。
必甚廢，乃大造。聖之作，賢者紹。
矧玄元，語祕奧。探逾遠，理益耀。
微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剽。
庶今來，永為詔。

至元二十六年五月 日

元特賜玉天尊之記

中巖知官陳道阜撰

夫天壇者，矧自軒皇，至于迄今，其間彖盛也。今皇太后爲龍飛九五，書軌混同，風雨時若，人天浹洽，諸侯來賓，萬方作乂，乃命朝請大夫甄用監大卿識列門，齎奉寶香，至于天壇，歲三奠之禮，告爾神祇，保安宗社。況此道山居華夷之地，作洞天之冠也，峰巒疊翠，峭壁巍峨，晨昏倒景，二參天霽，瑞物神人，似不可幾及。時數流化，造物更移，神人圯毀，山嶽崩摧，公乃回奏太后。聖意云：此乃興龍之地，寔我邦國之神，乃我之事，不可廢也。命工琢玉像，儀尊聖，申命奉訓大夫吳天祐捧玉像信物安鎮洞天，永保皇圖，基南山之固，源溟渤之大耶。本宮提點傳道寧囑僕萬紀一代之盛，於是讚云：玉體巍巍象帝先，皇恩特賜鎮山川。聖朝咫尺豐登了，永祝吾皇億萬

年。

至大二年八月 日

天壇王屋山聖跡記

(楊立志點校)

019 唐王屋山中巖臺正 一先生廟碣

左威衛錄事參軍衛旸撰

經名：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唐衛旸撰。一篇。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古之所謂列仙者，執大全以御于自然，遊無參以至於不死，旁午衆妙而登夫大元，蓋著自玄元，成於天師，備諸簡寂，而詳乎貞白。得貞白之道者曰昇玄，昇玄以授于體玄，自三真在天，群學無主，主道之柄，必將有人。天以司馬真人爲木鐸歟？不然，玄標靈符，遙駿若是。尊師族司馬氏，世居溫晉彭城，王權之後，隨親侍都督晟之孫，皇代襄滑二長史仁最之子。夫軒冤奕世，是謂令緒，忠賢繼出，必生異

人。故子阿推惠，許真於降跡，初成行慈，茅君所以升道，抑有由也。宗師諱承禎，字子微，法號道隱。生而能言，幼而知道，天錫奇表，神仙正性，老壯大旨也。引而伸之，楊許內學也，默而存之。潔其行，聳其德，識窮精微。思入虛極，議者謂冥冥之翮，不可屈而致，年二十一，始服巾褐入道，師體玄先生，先生中嶽之隱几者也。尊師神凝用簡，情汰事落，其秉操不可瀆，其執勤不知倦，體玄乃洗然異之。他日以《金根上經》、《三洞祕錄》、許真行事、陶公微旨、盡授于我尊師。高悟獨得，虛融大通，發揮道真，出入玄奧。嘗夢有鳳鳥銜璽，置于法案，刻曰授君東華上清真人，由是寶其壽，神其行，聽於氣，息於踵，則七日而外物，三月而遺形，一年而遊於無有矣。且鑿坯而遁其隱跡，非應物也，狂歌而遊其內修，非教人也；吐騰奇術而眩愚，非保真也；偃仰下位其容身，非高世也。尊師是以務弘道不滯其用，方善救不寧其居，入覲聖上，九重肅廣成之謁，

出應時賢，群公交予訓之請，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虛受以曲成，廣照以吹萬。或外符能鼓其動，或內樞善閉其關，或燕處而潛偶群真，或冥升而密行上界，斯則不可測已。而後遊句曲，步華陽之天，棲桐栢，入靈墟之洞；尋大霍，采金瓶之寶；登衡山，窺石廩之祕，皆山鬼貢藥，天真授經，猛獸護門，野禽繞座，若此又不可備論也。開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禩，思接萬靈，動汧水之駕，獎邀四子，乃徵尊師入內殿，受上清經法，仍於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之。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景氣幽歛，神祇會昌，矧吾道苟行，奚適不可，翻飛投足，遂有終焉之志。更於觀之乾維高丘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臺，上直大壇，下繚大阜，巨木圓抱，鳴溪中洛，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峰，燎金洞之衆香，吸石窗之鮮氣，有日矣。初，隱居抄撰道書，爲《登真隱訣》，其存修之道，率多闕文，尊師乃著《修真祕旨》十二篇，見行於世。至如發晨蘊以陳呪，步宵壇以飛章，迴冥威

於三官，走故氣於百鬼，一以皇極增峻，息金革水旱之虞，一以人寰載清，無流庸疵癘之傲，亦尊師之力也。抱一守寂，反道歸根之詳既洎，鍊景迴元，乘飈蹈氣之術又備，可以透迤造物，保合大均，觀變化而冲和其心，撫陰陽而寥廓其眊，豈兩儀之細而同其濁質，萬化之雜而拘其清神哉！歲乙亥，夏六月十八日，顧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遂部署封檢，將若遠適。迨昏，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簫聲泠然，乘空而去，衆咸驚駭，謂必上昇。遽多戶而入，已蛻形矣。越二十一日，群弟子相與瘞杖舄於西北之松臺，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貞一，並上自製碑，申寵章也。門人曰：尊師之生也，五百世甲子矣，常見體如寒松，心若明鑑，居絕憂喜，生無嗜慾。昔住嵩嶂，則後阜松生；及移臺嶺，則東壁泉湧；幽居於南嶽，則玄鶴蔽野；坐忘於茲山，則綵雲滿室，若乃高姿逸軌，近類華陽，俄聞偉藝，遠齊抱朴，其善誨善誘，則常以爲己任，若性

與天道，亦不可得而聞。宜其馳轅於妙門，遊刃於真宰，邁玄德而同世恤，宣至理而障群僞，及揮斥萬仞，翱翔四空，凝冰者理順，捕影者心伏，戲，豈古登天遊霧而不死者夫。河東郡寶鼎縣主簿司馬綱，師之猶子也，餐味密訓，倘佯精廬，禦侮道門，翹足仙事，乃恢張遺寢，制造新廟，將謂靈仙不妄，且以虔奉有所考室也。侈而太之立主也，尸而祝之，徒見反宇。蘧蘧高松杳翠，靈響虛應，圓光夜燭，亦神異也。僉惟昔之得道者，智有如江如海惟深也，我師則無不在，德有如丘如陵其高也，我師則不可，升故塞于瀛縣，馨于圖史，豈遊其門者能象其迹而綴其美乎？誠以立祠者表靈之道，刻石者弘教之端，思存乎阜鄉之遺風，景行乎靈平之故事，若述作之奇偉，見于萃集，感應之幽微，存乎內傳云爾。乃作頌曰：

大元混茫，上境遼廓。冲用斯應，翰飛是託。道其深微，人孰營度。不有真匠，疇能係作。偉哉真匠，乘運挺

生。超乎長存，隱乎無名。玄退首出，道再演成。潤色大象，猗那之精。至精伊何，能修體妙。大象伊何，能勤廣照。周麾後學，緣飾垂教。弱喪知歸，晞光胥效。從道於中，以克大道。終處其厚，奄荒無有。七域昭賁，百靈奔走。夫生在命，此身能久。且曰無待，著名別仙。嗣武貞白，齊明稚川。解玉何地，迴旌幾年。靈廟之下，空瞻洞天。

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

（楊立志點校）

020 武當福地總真集

經名：武當福地總真集。元劉道明編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武當總真集序

太極肇分，二儀始判。水火化生於一畫，風雷鼓舞於兩間。大塊結形，鍾爲海嶽。氣通山澤，品物流形。野處穴居，人民淳朴。指物象以爲號，紀雲鳥以名官。故有有熊之稱、有巢之氏。武當並玄帝事實，有自來矣。玄帝聖蹤，備具仙傳。是山先名太和，中古之時，天地定位，應翼、軫、角、亢分野。玄帝昇真之後，故曰：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因名焉。考之《圖經》，即上古廩九倫切地。謂人民樸野，安靜樂善，雖曰麋鹿，猶可安居。黃帝生於有熊

之國，等矣三皇而次洛水襄陵。禹平水土，封山肇州。春秋之季，析於豫雍之域。秦韓之交，漢屬南陽郡，又易漢中郡。魏屬南鄉郡，晉屬順陽郡，懷帝永嘉置始平郡。齊因之，又置齊興郡。梁爲南始平郡。後魏改爲武當郡。梁置興州，西魏爲豐州，隋改爲均州。又爲淅陽郡、武當郡。唐宋復置均州。泉甘土肥，風物美秀。地靈人傑，神仙攸居。武當之集，古豈無之。山雖仰止，靈跡杳然。道統雖崇，變更數易。謂介乎金宋之間，百年之中三罹劫火。板既蕩於前日，事漸泯於後來。幸天道好還，車書混一，訛言頓掃，正道遂行。興復前規，無文不立。予也覃懷末裔，荆門鄙夫，叩嗣法源，嘗籍賢館。欣逢治化，無補明時。退居山林，修真養性。然游人達士登陟者匪一，往往探蹟索隱，令指諭峰巒。林下久居，精神內守，存心攝氣，倦於應酬。敬搜摘群書，詢諸耆舊，加以耳濡目染，究其的論確辭，筆之曰《武當總真集》。會萬古之精華，歛一山之風月，開卷了

然，又何待區區之饒舌也。至元辛卯中元日，前林下洞陽道人劉道明拜手謹書。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上

林下洞陽道人劉道明集

武當事實

《傳記》云：武當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嶽，一名仙室。中嶽佐命之山。應翼、軫、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迴六百里，環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嵩高之儲副，五嶽之流輩。唐虞柴望徧祀之地，七十二福地之一。乾兌發原，盤亘萬里，迴旋若地軸天關之象。地勢雄偉，非玄武不足以當，因名之曰武當。自佑聖真君上昇之後，宮觀巍峨，神仙隱顯，歷代封崇，不可枚舉。至元二十三年，法師葉希真、劉道明、華洞真承應御前，充武當山都提點。奏奉護持聖旨，累降御香，祝願祈福。黑虎巡廊，烏鴉唱曉，實塵外之境也。

峰巖溪澗

七十二峰

大頂天柱峰，一名參嶺。高萬丈，居七十二峰之中。上應三天，當翼、軫之次。俯眺均州、鄧州、襄陽、房州千里之地。晨夕見日月之降昇，常有彩雲密覆其嶺。峰頂東西長七丈，南北闊九尺，四維皆石脊，如金銀之色。地產異草，細葉延蔓，四時弗凋，其味頗辛。砌石爲殿，安奉玄帝聖容。怪松數株，盤桓如龍蛇之狀，高不滿丈許。以其上鄰霄漢，當剛風浩氣之所，靈鳥瑞雀，飛翔左右。下視群峰，有如丘垤。朝頂到此，骨凜毛寒。儻或厲聲指顧，烈風雷雨立至。南峭壁下有池如井，名曰天池。龍神所居，前代以祈禱屢應，進封大頂廣潤龍王，今石刻昭然。下有松蘿、芳騫林樹等木。北下石門三所，呼之曰三天門。皆插空萬仞，雖猿鶴莫能躋攀。傳云：玄帝冲舉

於此，乘輦上朝天闕。朝謁之士欲登大頂，南巖取路，先須紫霄宮殿內焚香祝玆聖許，則上大頂無虞。如上大頂山中，見一關名顯定關、次關皇崖關，至此默誦仙經，祝讚祖禰，善功最大。持心精恪，則四氣朗清，八表洞徹，珍禽異瑞，畢現于前。至頂有銅亭一座，亭內香爐一座、玄帝一尊，焚香書名誦經。不宜久停，速回下山，風雨洗蕩穢氣。若聖意不容，強欲上山，則霧鎖雲橫，莫辨高下，巨蛇猛獸，蹲踞道傍。真玉虛無色之界也。記曰：刻刻不離大頂，無一時不在南巖。三世爲人，方上吾山。七世爲人，方住吾地。又曰：清明之日，然後見之信乎。顯定峰，在大頂之北，一名副頂。上應顯定極風天。翠巘倚空，人跡不及，祥雲瑞氣，彌覆其間。耆舊相傳，此處即天真校錄之處，但隱顯變化爾。萬丈峰，在大頂之東北。萬仞聳雲，時聞鶴唳猿啼。俱莫能至。師子峰，在大頂之北，第一天門之上。

蒼巒突出，踞鎮雲端，儼然師子之形。下即尹喜所棲之地。非策景排空之士，曷能居焉。

皇崖峰，在大頂之北，上應太安皇崖天。金壁障空，瑞光交映，夕陽回景，輝射九霄。雨霽之間，飛虹綉彩，可仰而不可及。下有一巖，名曰皇后巖。絕壁凌空，若體未洞真，焉能寢息。昔聖母善勝太后，尋真憩息于此，故有是名。

小筆峰，在大頂東。孤岑卓立如毫端。抑天造地設，何其巧耶。

紫霄峰，在大頂東北。石作金星、銀星之色，竹木交翠，巨虬異蛇，盤穴其間。爲無人跡，故靈物得以攸居。

雷石峰，在大頂之西北。山南路經于此上，有石土地踞虎而坐。地多山蛭，往來苦之。疊石架空，獻瑰納奇，踈伏拱立，如虎如神。雜以煙雲林木，可敬可玩。

貪狼峰、巨門峰、祿存峰、文曲峰、廉貞峰、武曲峰、破軍峰，

七峰在大頂之北，若北斗拱極之象。

昂霄聳漢，左參右立，雲開霧幕，綽約璇樞。傳云：天真校善之所。其中南有常春巖，謂向明高敞，常如陽春。西有朱砂巖，石爲日華所爍，其色如之。北有北斗巖，上極太虛。皆非中下士修煉之地。夏秋之際，雷電威奮，其間夜漏清寂，惟聞烏猿嘯月之聲。

中笏峰，在大頂之北。石如圭瓚，鞠躬朝頂，類進趨之勢。

千丈峰，在大頂之西。群山之下，超然獨出。其右即神仙房陵朱仲所居。仲有縹李，世所希有，因名曰仙李園。今無之矣。

大蓮峰、小蓮峰，

二峰在大頂之西。相望並秀，稜層崔嵬，亭亭然如隱清波。春夏之時，明媚尤絕。

大筆峰、中筆峰，

二峰相峙於蓮峰之間。千仞石筍，倒倚枯松，毛穎中書，烏能比擬。

落帽峰，在中筆峰之北。巨靈鎮立，險絕難攀。昔神仙戴孟於此飛昇，落

帽于上。下有石橋，古有文記，今無之矣。

白雲峰，在大頂之西。紫蓋、皇崖，東西互拱。下有一巖，名曰白雲，虛寂軒豁。傍一石穴如星，名曰星牖。俯視萬虎澗，松風哮吼，稠雲交飛，與道合真，方可棲息。陳希夷避名三遷于此，次後五龍徙之華嶽。

紫蓋峰，在大頂之西，五龍宮之南二十里。橫立太空，若牙纛森列。清曉紫氣騰覆，夜間頻見仙燈往來。傳云：有神丹瘞此。屢有覓之者，不得。昔有隱者劉道人，結庵于下。久之。一夕，有子捧詔召之。移時車從畢至。其徒王先生告其師曰：天詔下臨，當清晨陽光發見之時。今暮夜陰晦而詔至，無乃魔靈見試耶？潛歸法靖，密篆雷符焚之，霹靂一聲，悉無所見。平旦視之，但有血跡，逐步行約二三里，石穴之中有一巨獸，爲雷所擊。儻非雷法分割正邪，幾至傷生。

松蘿峰，在紫蓋峰之西。下有山砒，亦

以此名。昔玄帝修真之時，常以松蘿爲服，此峰最盛。北有一巖，名曰卧龍巖。

桃源峰，在紫蓋峰之北。地勢闊遠。其西曰桃源洞，即道人蛻形藏劍之總塋。古有道域，安衆以奉歲祀。東即誦經臺，昔陳希夷遁跡再遷，誦易于此。今臺址歸然。

疊字峰，在五龍頂南。三山疊字，上窺空窅，石蹬攀緣，松竹扶疏。其西峭壁之中，有一石穴，名曰雷巖。深可二丈，自上貫繩而下，石皆作火燄之狀，有坐形足跡存。神風凜凜，心膽震慄。傳云雷帥歛火律令鄧天君鍊真之處。風雷多從此起。

金鼎峰，在疊字峰西。山形類鼎，時噴雲煙。其下一巖，名曰藏雲。皆非尋常棲隱之地，甫近龍頂，陰氣逼人。

伏龍峰，在龍頂峰西。山勢屈伏，瞻望四表，龍湫密邇，人跡少到。

五龍峰，一名五龍頂，上應龍變梵度天。五峰分列，中有靈池，大旱不

竭。石廟一區，名曰真源之殿，即五炁龍君神寓之所。東有一巖，以奉五炁龍君，歷代祈禱，應如響答。常建殿宇，即爲風雷所移。石棧崎嶇，延蔓而上，白蛇異蝮，草木混處。其東即靈應峰、五龍宮也。

靈應峰，在五龍宮後。松杉接翠，上凌星斗。昔仙人房長鬚手植是木，親遇玄帝。事見本傳。其西即宮門，蔬果園、芡池、蓮沼，分置上下。

隱仙峰，在龍頂之北。其下即隱仙巖，前曰竹關，即宮中之第二門。山神堂，在路之左。

陽鶴峰，在龍頂之西北。連峰疊嶂，脩竹茂林。壽杉數株，昔有瑞鶴巢宿於上，庵宇亦以此名。中有藥圃、蓮池，隱者居之。嶺畔即上山正路。姚靈官祠，即威烈王也。

健人峰，在大頂之東北，三公山之右。上控雲霄，仰衝牛斗，堂堂如天丁拱立之狀。下一巖，名曰道者巖。

太師峰、太傅峰、太保峰，三峰在大頂之東，又曰三公山。在

紫霄宮之前，如玉笋分班。黃鶴猿猱，飛攀莫進。巫峽、華頂，似難並肩。極天下峻秀，無以加此。下有一巖，名曰三公巖。山高雲深，陽光難駐，絕粒之士，始可棲此。

始老峰、真老峰、皇老峰、玄老峰、元老峰，

五峰在大頂東南，一名五老峰。五峰列居，宛然筆架。昔玄帝上昇，五老奉詔啓途，駐輦於此，地神踴現。下即昇真巖、白雲澗。其水環崖飛湍，由九渡澗而出。

仙人峰、隱士峰，

二峰在大頂之南。大嶺高山，僅能企仰。下即隱士巖。本山神仙出沒，人多見之，或櫛衣披髮，或奇形異相，手足爪甲各長五七寸。或坐盤石，或濯澗濱，真氣逼人，莫可近及，恍惚之間，俱失所在。

大明峰，在大頂之西。數峰轟轟，正處陽明，竹木泉石，森天蔭日，山深路僻，畚原沃壤。學道者多卜居之，中有一庵，名曰王母宮。大松數株，羅

列四畔，耆舊相傳昔聖母善勝太后尋訪玄帝于此，後因名焉。

中鼻峰、聚雲峰、手扒峰、竹篠峰、槎牙峰，

五峰在大頂之東南。一嶺南飛，五峰分布，崇岡峻壑，迢遙數里。中有山徑，名曰主簿岫，當均房往來之道，山蛭爲害，莫能著足。聚雲峰下一巖，名曰集雲。蛇虎所居，非修鍊之所。

竈門峰，在大頂之東南。雲嶺橫鋪，怪石鞏豎，嵐煙瘴霧，清晨如炊。非虞人樵叟，欲此何之。

九卿峰，在大頂之南。峰巒秀麗，葱蒨奇特，松篁花卉，分置內外。傳曰：天真校福之所。下有一巖，亦以是名。昔有道流，游宿巖畔，夜聞金鍾玉磬之聲。下有深潭，人莫能至。

伏魔峰，在大頂之南。接來龍之脉，山勢威雄，林木挺特。下即大、小鬼峪澗，喧豗噴雪，裂石通流，常見靈龜巨蛇，游走上下。傳云：玄帝收魔詰問聞奏俟命之地。

玉笋峰，在大頂之南。人呼曰石人山，以其峰巒之類人也。其北名鷄冠嶺。群峰裂地而上，有新篁未擇之象。南澗之外，即房州界，有山徑可通。下即碧峰巖，地僻土肥，亦堪修養。

枉笏峰、大夷峰，

二峰在大頂之西南。望天柱嵩副之巘，岡嶺平夷其橫如帶。一峰回仰，渾如搢笏，一峰坦然如掌托天，皆猛獸所棲之域。

把針峰，在大頂之西。岑小而高，穎秀可敬。傳云：玄帝頓悟之後，元君飛鐵杵于此。

丹竈峰，在大頂之西。其山類偃月之體，昏曉之交，間有青煙紫霧，人謂之丹竈凝煙。足跡不可及。

天馬峰，在大頂之西百里，一名馬嘶山，一名西望峰，即武當來山之正脉。按《圖記》：山自乾兌發原，歷關隴金房之地，盤亘萬里而至于斯。當均房官道中，有龍井深不可測，泉清而美，商旅莫不飲饜于此。西澗

發源于西下一巖，名曰天馬巖。行旅多宿于內，俗呼崖屋者是也。鷄鳴峰、鷄籠峰，

二峰在大頂之西，天馬峰之北，當均房官道。俗呼山曰大鷄鳴、小鷄鳴。古即金鷄澗會西澗之水，羊腸灣曲，夏秋水泛，澎湃湍急。懷山襄陵商旅，經月不可渡，諺曰：上得馬嘶山，四十九渡不曾乾。是此水也。傳曰：昔有丹鳳，集於山巔，鳴及上下，人莫之識，指之曰天鷄。移栖次峰，因名曰籠，鄙哉！

眉稜峰，在五龍頂之西。房陵登山之路，高低昂藏，縈迂盤曲，三十餘里而至五龍宮。兩澗列乎左右，群山聳其高低，黑虎嘯風。頑囂兇狠之人，雖欲進登，悉皆逐去。

復朝峰，即外朝山也。當均房官道，七十峰巒，俱拱天柱，獨此一山，飄然外居，謂去有可復之理，因名焉。其北平田敞豁，桑麻蔽野，鷄犬相聞。自山而南，崎嶇百里，直至房郡。東有龍湫，民常禱之。

香爐峰，在大頂之東北，仙關之南。巖磊落，浮嵐晝靄，千態萬狀。下即紫霄澗，巡澗即登山道路。

九度峰，一名仙關，在大頂之東。紫霄宮之正路，峭峰屹截，上摩青蒼，石逕灣還，白雲來去。游人到此，萬慮豁然。

展旗峰，在大頂之東，紫霄宮之後山也。一柱擎天，千仞如削，東鋪翠嶂，如幟飛空，宛然皂纛之形。煙靄嵐橫，人間紫府。中有玉清、太清、太子三巖，皆玄帝游息之地，石皆作金銀之色。

金鎖峰，在展旗峰之北。地形類閣，上倚蒼穹，下臨青澗，石如刀劍，藤若網羅，凜凜有不可近之勢。牛漕關即其西也。傳云：玄帝收攝妖魔，戮其渠魁。奇形異狀如獼如猴，悉鎖于下。誓曰：俟此山下澗水枯竭，方才放爾。今石壁即其門也。

青羊峰，在金鎖峰之北。高聳突兀，林木蔚暢。傳云：太上駕青羊常游于此。其下即清泉，名曰青羊澗。

七里峰，在隱仙巖之北，竹關之下。一逕七里，百步九折，越山度嶺，即鑽天五里。下即五龍接待庵。土花盈砌，山桂飄香，駐鶴迎賓，烹茶炊粟，一如仙家故事。

繫馬峰，在接待庵西北。當登山正路，一峰特起，即天馬臺。傳云：昔玄帝現真容，乘白天馬立於其上。下有一殿，曰：黑虎大神之祠。

會仙峰，在登山大道之間。仙術鋪地，橡木映天。昔宋端平中，主山曹觀妙迎三茅真君于此，遇而不識，事見本傳。今列祠于此，曰會仙都土地。

茅阜峰，即山上之一嶺，福地之初門。上有守土地靈官之祠，靈顯異衆。人有茹葷褻侮登山者，微則蛇虎斥逐，否則攝於樹下，如束縛之狀。由此觀之，神物護山如是，居者、登者，其靈應又當何如哉。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上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

三十六巖

紫霄巖，一名南巖，一名獨陽巖。在大頂之北，更衣臺之東，欵火巖之西，仙侶巖之南。當陽虛寂，上倚雲霄，下臨虎澗，高明豁敞，石精玉瑩，皆自然作鸞鳳之形。萬壑松風，千崖浩氣，玄帝鍊真之地，神仙遊息之墟。品列殿宇，安奉佑聖銅像，元真乙未，方士王道一、米道興募緣衆信，於廬陵鑄成。前太學博士須溪先生劉辰翁，拜手銘曰：天地先，水中鉛。範合堅，靈風煙。生青蓮，劍蜿蜒。按大千，龜蛇纏。劫運遷，飛乾乾。玄玄天，萬萬年。繪塑真容。至元甲申，住巖張守清大興修造。疊石爲路，積水爲池，以太和紫霄名之。巖上分列殿庭，晨鐘夕燈，山鳴谷震，真象外之境。中有一泉，名曰甘露，水如珠燦，甘美清麗。幽人達士多居之，即三十六巖，之第一。巡嶺西上百餘步，一石突出於虛壁萬仞之上，名曰試心石，到此無不股慄。又十餘步，即玄

帝更衣臺，易松蘿之衣，服所賜冠帔之處。其臺下懸空石室，即謝天地修煉之巖。至元乙亥，洞雲道人魯大有以道著遠，開復香火，行緣受供，與五龍、紫霄二宮等。

隱仙巖，一名尹仙，一名北巖，在竹關之上。高聳雲煙，俯視漢水，石如玉璧，呈瑰納奇。古神仙尹喜、尹軌所居，歷代神仙多鍊大丹于此，丹室爐竈存焉。近代田篋衣隱此證道。巖右大木下，石棋盤局橫鋪于上，左右列石爲坐。傳云：尹軌桴棋之所。夜籟澄寂，常聞步虛玉磬之聲，頻見神仙往來，熊虎宿衛。出《輿地志》

仙侶巖，在大頂之北，面朝天門。山畚平坦，一泉自巖而出，有鳴金漱玉之聲。神仙多棲之。遊人至此，無一點塵空氣。其泉名百花，昔陶幼安得道於此。

卧龍巖，在松蘿峰。面向東北，豁達高潔。霜天月夜，鶴唳猿啼，清幽無比。雲靄霧縹，隱然南陽氣象。

尹喜巖，一名仙巖。展旗峰在北。翠

巒聳筆，玉澗調琴。昔文始先生隱此，下有一澗，名曰牛槽。太上隱化訪喜，青牛卧此，因以名焉。

天虛巖，一名俞公巖，在仙關之東，九渡澗之上。石壁半空，巖高百仞，澗聲雷震，萬壑風煙。昔有隱者俞惠哲誦經于此，一老人常往聽之。忽一日語曰：我東溟之子，謫居于是，限滿得還，所居願奉仁者。一夕，雷雨爲整其石。近代人往避兵，火焚石落，不可居。

五龍巖事見五龍峰、玉清巖、太清巖元名修道巖，昔黃太清得道于此，因名之、太子巖三巖事見展旗峰。皇后巖事見皇后峰、白雲巖事見白雲峰、道者巖事見健人峰、三公巖事見三公山、朱砂巖事見七星峰、天馬巖事見天馬峰、藏雲巖事見金鼎峰、隱士巖事見隱士峰、雲母巖、楊仙巖

二巖在五龍宮東二百步。二巖對立，桃花夾徑，雲龕月席，面對群巒，松竹交青，四時如一。昔隱士花楊先生服術于此，年百餘歲，人往訪之，飛步而走。或問之曰：何故却

人如此？應曰：腥空之氣觸我之神，不容坐。爾後不知所在。

沈仙巖，在飛昇臺之西，桃源洞之對。石室偃仰，泉溜清幽。昔有沈仙成道于此，因名之。

滴水巖，在仙侶巖之南。巖如大厦，裂石出泉，因以名之。

常春巖事見七星峰。集雲巖事見聚雲峰。

謝天地巖事見紫霄巖。北斗巖事見七星峰。

欵火巖，一名雷洞，在紫霄巖之北。石如火燄，樹如龍爪。中一靈池，水能療疾，叩禱服之，無不應驗。有私飲此水者，則神火燒身，雷風大作。內有欵火真形，見者悚慄。其正雷洞鄧天君修煉處，在疊字峰，人跡不可及。

黑龍巖，在仙關九度峰南，龍潭之上。

白龍巖，在飛昇臺下，龍潭之南。二巖俱近龍室，不可居止。

黑虎巖，在黑虎澗上，大林巨石之中。

黑虎所棲之地。

昇真巖事見五老峰。碧峰巖事見玉笋峰。

仙龜巖，在金鎖峰下。石如神龜，含煙

噴霧，巖居其中。

雷巖，廼鄧天君修行處。事見疊字峰。

風巖，在大頂之下，萬虎澗濱。石穴噫氣，震響林壑，人莫能近。

二十四澗

大青羊澗，一名青羊河。自大頂之北，會諸澗而出澗河。蛟室龍宮，分列上下，春夏水泛，噴雪轟雷。夕現霓虹，朝騰煙靄。石魚金鯉，神獸幽禽，神仙洞天之所。

萬虎澗，在大頂之北。風雷震怒，如萬虎之咆哮，會于青羊澗。

牛漕澗，自尹喜巖，飛湍西入青羊澗。

桃源澗，自紫蓋峰發源，由龍潭東入青羊澗。

黑虎澗、磨針澗，

二澗起自龍頂，會于白龍潭。

小青羊澗、陽鶴澗，

自陽鶴峰穿林麓，東入於青羊澗。

金鎖澗、飛雲澗、瀑布澗名曰水簾

三澗起於金鎖、青羊二峰之左右，西悉入于青羊澗。

會仙澗，在五龍頂之北。諸峰之水，會

而北出嵩口，會于嵩谷澗。

嵩谷澗，自梅溪之東。諸山之水，西入于青羊澗，會于淄河。

武當澗，在大頂之東。皇崖諸峰之水，北入於紫霄澗。

紫霄澗，三公山之水，轉自紫霄宮南，迤北會諸澗，入九度澗。

黑龍澗，香爐諸峰之水，會前二澗，自龍潭飛流東入九度澗。

白雲澗，自五老峰出，接九度澗。

九度澗，會諸澗而出梅溪澗。

梅溪澗，出梅溪莊而為淄河。

西澗，自馬嘶山龍井發源，而北總山西諸澗。

金鷄澗，自大小鷄鳴峰之水，會於西澗。

雷澗，自疊字峰雷洞之水，由南會於五龍澗。

五龍澗，自伏龍諸峰之水，由雷澗出西澗，自嵩口會青羊澗、梅溪澗，合為淄河。淄河東北入于漢。

鬼谷澗，自大頂之南發源，會山南諸峰之水，東會雙溪澗。

雙溪澗，自大頂東南諸峰之水，交會鬼

谷澗，由浪河西北入于漢。

臺池潭洞

飛昇臺，在五龍宮東南百步，大頂更衣臺對峙。松檜扶疏，煙霞交映，古殿屹立，萬壑千崖，一目可觀。登臨之人，萬慮洒然。按《圖經》碑刻，玄帝奉天詔于此，五龍掖之上昇，地皆變金玉之色。今舉山皆金星石、銀星石，惟此為最。

更衣臺，玄帝飛昇更松蘿服天衣處。事見紫霄巖。

誦經臺，陳希夷誦易處。事見桃源峰。

望仙臺，在五龍宮東北百步，福地門之東，一臺巋然，數松森立，一亭高敞，仰眺嶂巒。元符初，劉儋記其事。

天馬臺，玄帝現真容，乘白天馬立處。事見繫馬峰。

天池，在大頂。進封廣潤龍王。事見天柱峰。

龍池，五炁龍君所寓。事見五龍峰。

日月池，在五龍宮天寶壇南廡後。二池相並，月池時草延蔓，日池周維約二十餘丈，大旱不乾，久雨不溢。其水五色，時時變更。西南皆連山之

石，每遇霜降清曉之際，間有白炁如雲上昇，移時方散，至此者毛骨凜然。端平之前，山門全盛，管轄曹侍德建寶藏於池南，鳩工，夢神仙語之曰：此處上應三天，下即洞府，群仙神龍居焉。若法輪運轉，神靈弗安，君將若何？覺而語諸同僚，夢悉符合。於是，設藏殿而不運，池濱嘗榜之曰：洞天在近，過往低聲。中統庚申，宣慰孫嗣舉衆內附，時當七月，兵士詣池洗劍，神龍擁脊而現鱗鬣，天地昏暗，雷雨大震。近年朝山之士引至犬馬誤飲之者，立斃。其顯應之迹若是。

鍊丹池、自然庵，庵池相侔，在五龍宮西五十步，歷井捫參而上，介乎二山之間。松杉盤屈，如龍如虬，雖三伏蘊隆，略無暑氣。東簷下即鍊丹池也。水中巨石下一穴有龍居焉。人常見之。虎豹禽鳥，常飲于此。按圖記：馬明生故址，陳希夷次居之。此處，感五炁龍君，授以睡法，得畫前之妙。明生所鍊太陽神丹，爐灰

尚存，非鐵非石。希夷聲譽遠著，倦於接待，尋誦經臺以避之。

鹽池，玄帝伏魔處。事見佑聖觀

黑龍潭，在仙關之上。紫霄澗水之中，二石參天，中存二線，下闊如屋，潭深不可測，大旱禱之，立應。廟在其上。

白龍潭二所，一所在磨針澗下，瀑布千丈，有廟在巖內，祈禱累應；一所在飛昇臺下，潭黑而深，雲氣上昇，立澍霖雨。人罕有至。

雷洞，欵火鄧天君修真處。事見疊字峰

桃源洞，在五龍。諸仙瘞劍之所。事見

桃源峰

甘露泉，在紫霄巖。事見本巖

參斗泉，在大頂之下，靄石峰南。石巖下一泉，前有二石井。圖經云：千人汲之不減，不汲不增，上應參星故也。

百花泉，在仙侶巖。昔神仙陶幼安得道于此。事見本巖

龍井，在天馬峰。事見峰下

五龍井，在五龍宮之四維，中一井在拜

殿內。

即歷代投簡之所。今以石掩之。泉甘而美，色清而瑩，飲之者曰可以蠲疾。本山諸宮觀庵巖居者，爲瘿所厄，到宮住之，其瘿自消。道友汲水和藥，能療衆疾，信龍井之靈如是。

星牖，在白雲峰。事見本峰，出《輿地志》

虎溪，即萬虎澗。事見本處風穴，在萬虎澗。事見風巖

宮觀本末

五龍靈應宮傳記

玄帝昇真之時，五龍掖駕上昇，以其舊隱為奉真之祠。《方輿勝覽》曰：五龍觀即其隱處。宋孝宗淳熙九年，均州知州王德顯奏降勅牒，賜靈應觀為額，有碑存焉。至元十六年，玄教宗師江淮總攝張真人改陞宮號。其官在大頂之北，五龍頂之東，隱仙巖之南，青羊澗之西。虎龍踞盤，林巒環拱，方安五井，中列二池，殿宇巍峨，儀像森列，一山突出有若

地軸之形。正殿當中，金碧交粲，專以崇奉玄天上帝聖容，帝御五龍玄袍，龍眉鳳目，日彩月華，披髮跣足，皆以異香純漆塑而成之。玉女金童，擎劍捧印，二卿朝服拱侍。庭下四大天丁執纛秉旌扈從環衛。四壁繪降生成道事跡，後列蒼龜巨蛇水火升降之勢。歷階而上，三殿品立，中曰明真殿，奉聖父聖母元君；南曰桂籍殿，奉元皇帝君；北曰蓬萊殿，設真師十聖，上即靈應步雲樓。其餘殿庭羅列，茲不贅錄。每歲上巳、重九，行緣受供，謁者輻湊，瀟灑清絕，莫此為最，宋初，陳希夷住止於前；紹興南渡，茅山清貞觀道士孫元政開基于次，金亡，瓢笠唐守澄重復其規；宋末，江陵超然觀王以寧管轄于內。至元乙亥，全真汪思真復振宗風。至元丙戌，建寧葉希真領都提點任。此皆闢荆開基之士，故併書之。

紫霄宮，紫霄者，玄天之別名也。宮在大頂之北，展旗峰之東，威烈廟之

西，太子巖之南。前對三公萬仞玉筍倚天之峰，後坐遠嶂七巖皂纛橫星之勢，松杉挺特，花木芬芳，殿宇崇高，堂廡拱接，帝容尊肅，神靈威嚴，一倣五龍之制度。然地勢豁敞，未易相侔。神仙鍊性修心之所，國家祈福之庭。宋宣和中創建，其勅額文據，甲午劫火，主者挈之南游。庚申之前，遷州于此，人民皆卜居焉。繼後，宣慰孫嗣舉衆內附，十五年，宵無人跡。至元乙亥，山門重開，正殿僅存，猶可瞻仰。歲在丁丑，道士李守冲闢荆于前；戊寅歲中，契丹女官蕭守通建殿于後，行緣受供，一如五龍。

佑聖觀，在大頂之東南五十里，雙溪澗之次，鹽池之北。左倚丹竈疊翠之峰，右踞伏魔飛空之勢。滷花映雪，翠竹梳風，平田鋪數頃之黃雲，靈沼示萬年之瑞色。古今相傳玄帝攝伏魔精置于石下。有鹹泉一脉浸于池中，俗以鹽池呼。有司禁止，泉源漸竭，因建觀以鎮之。山勢攢族，隘而

可觀。自罹劫運，僅存舊基。至元戊寅，有道士趙守節，號碧雲，以道法術數著領其徒衆，數年之間，殿宇像儀悉成。群山四列，平田一川，瞻道珍羞，不勞搬運，行緣應供，一新前規。

王母宮，在大頂之南群峰之中。雲煙互拱於高低，林麓參差於左右，囂塵遠謝，真跡著明。昔聖母善勝太后訪真于此，因名焉。非絕念之流焉能棲息。

雲霞觀，在欵火巖之右，展旗峰之南。蒼巒環列，雲霞捲舒。至元癸巳，宗師張真人重給觀額，開創規模。

神仙靈跡

磨針石，五龍宮北一里許，有澗曰磨針澗，其源自五龍頂而下，飛泉怪石，喬木芳草，有靈石橫於澗濱，若磨礪痕跡。古今相傳云：玄帝鍊真之時，久未契玄，似有怠意，因步澗下，見一神女以鐵杵磨之，即紫元君神化也。因問曰：磨欲何爲？應之曰：家住山中，失姑綉針，磨以償

之。謂曰：鐵杵成針，鉅非容易。答曰：工夫未至耳。玄帝大悟，厥後愈勤修進，克證天真。

試劍石，在大頂二天門之內，一石中分，劍跡昭然。傳云：玄帝試劍處。仙碁石，神仙尹軌擘碁處，在隱仙巖。

事見本巖

試心石，在紫霄巖西。事見本巖

三天門，在大頂下，尹喜棲真處。事見天

柱峰

榔梅仙翁祠，在五龍宮北，磨針石南上百步，有枯木一二，邊有一木參天，呼之曰榔梅。榔木梅實，桃核杏形。耆舊相傳，此木一枯，不出丈尋，一株復榮，真仙果也。下一廟曰：榔

梅仙翁。四五月間，果熟之時，樹高不見其形，叩禱仙翁，移時自落，取而食之，味酸而甘。然亦罕得，以驗豐歉，豐年實多，荒年則無。傳云：玄帝磨針之悟，因摘梅花插于木上，誓之曰：我若道成，汝當結實。是以靈根仙跡，萬古如初。

鍊丹爐，列仙鍊丹之所。事見隱仙巖

自然庵，神仙馬明生鍊丹處。事見鍊丹池

仙禽神獸

黑虎，北方天一之所化，護山之靈神。變化不一，或托相爲人，金甲皂袍，若將軍之狀，或顯真相，玄鬚黑色，如獅子之形。或大如獐，或小如豹。見之者不祥，夢之者獲慶。夜巡廊廡，靈跡昭垂，不善之人，立爲屏斥。丹經云：虎向水中生，是也。

白蛇，翼軫之餘氣，福地之靈神。四鼻八牙，變現莫測。或盤石上，或卧澗濱。大若棟梁，小如指筋。忽現幻於凳卓床席之上，或逐惡人於道途。夢寐之中，神異無窮，筆舌難盡。

靈鳥，秉北方之色，爲武當之靈。預報吉凶，驗其慈厲，靡不應者。常數枚息於殿栢之上，昏曉之交，噪躍于內。傳云：報曉者，此也。然物我相忘，略無驚懼，晨夕二供，飛翔伺食，內一紅喙者，見之獲吉。

白鷓，似雉而尾長四五尺，朱冠鐵距，玄裳縞衣，呼類喚朋於蒼松翠竹之上，真仙禽也。然不受樊畜，自奮而

死。

錦雉，色全五彩，羽應四時，振翼梳翎，巡巖依竹，誠可敬愛。常游庭畔，飲啄自如。

飛鼠，似鼠而長，青尾短項，飛躍林木，疾若猿猱，人目之曰仙鼠。

我師禽，褐衣金喙，青首紅足，清秋良夜，高峰深木之中，呼鳴：我師，終夜不止。傳云：玄帝上昇，蕙悵既空，山禽追慕不已。

半部樂，形如黃雀，數十爲群，音中宮商，有鼓瑟吟唱之韻。傳云：玄帝棲真之時，地神呈瑞，今時時見之。

奇草靈木

萬年松，福地之瑞草，高不過五寸，其色蒼翠，根葉俱稱。生絕澗壁石中，懸崖而取。得之者，以淨水濕土栽之，立活。斂而藏諸策中，其復如初。油手觸污，即日黃殞，若罹妖怪。栽放神前，邪魅遠遁。今江南名山亦有，不若本山之靈。

千年艾，玄帝存此以濟四方之民，艾葉菊花，蓬根木幹，秋清葉生青珠如丹

之類，伏日採之，治男子虛耗、婦人血氣之疾。

糊梅事見糊梅祠

蕙蘭，生於崖石之間，春暮風和，幽香清襲。

葛乳，地之瑞慶，葛之精華。秋露浮空，如芝湧地，其色赤脆，其味苦甘，大治酒積之疾。

松蘿，玄帝之仙衣，福庭之靈裔，生高峰古木之上，長者丈餘。能療蛇虎湯火頑瘡之疾，嚼汁吞服，吐滓敷瘡，立愈。諸山亦有，未聞却疾。

天花，色紅而秀，上有尺餘懸絲，秋末遍開，幽麗可愛。昔玄帝昇真，散之巖谷，迄今仙裔傳之無窮。

雲竹，地之靈瑞，凝之於竹。紫瑩黑紋，見者奇之，茂林之中，間見一二。莎蘿樹，其葉不凋，其木岑高，實如大栗，生深澗大山之陰，隱然有映覆廣寒之象。

芳騫樹，葉青而秀，木大而高，根株自然藤蘿交裹之勢，與畫者無比。武當有二，大頂與五龍接待庵澗濱。

石燈心，生武當山地中，色蒼而直，如腐石之形，浸以膏油，光明洞煥。

金星石、銀星石，玄帝上昇地皆變此，滿山皆然，能療小兒驚癇之疾。諸方俱用，但性寒耳。

山肴野簌，松菌、筍脯、橙湯、木煎、芎茶蜜酒、栗飯、橡糕，自有得處。至如紙衾、籜氈，足以禦寒，松燈樺燭，足以繼晷。詩云：山田粟米飯，野菜淡黃齏。箇中滋味別，只許自家知。玄帝養士之祿如此，儻非識破浮華，焉能笑傲物外？敬錄此語，示諸同志。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

天封玄帝聖號出仙傳

聖號：元帥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勝府事、領元和遷校府事、紫皇天一天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

宋封聖號

北極鎮天真武佑聖助順靈應福德仁濟正烈協運輔化真君本名玄武，宋避廟諱，改名真武。

靜樂國，傳記：龍變梵度天之下。《靈寶大法諸大祕文》云：龍變梵度天，北方之天，四種民天之一，在無色界之上，其色赤，太虛之景，靈寶之宮，下應西方婁宿。又《武當圖記》：五龍頂，一峰上應龍變梵度天，北方五炁龍君居之。今均州之南三十里，

有村名曰樂都。傳云：此古淨樂國。村之東山下，古陵數塚，耆舊相傳云：靜樂國王之塋。又《風土記》：均州，上古之時即有麋之國，謂人民朴野，安靜樂善，雖曰麋鹿，猶可安居。又仙傳稱：黃帝降生於有熊之國，赤帝降生於厲山氏之國，玄帝降生於淨樂之國，蓋為玄帝神功聖德，萬物悉資，潤澤發生，不欲以有麋之國稱之，而取其人民安靜樂善，易之曰靜樂可知矣。切觀均州風土，太和之水灣環百曲，神仙窟宅。考之古史仙傳，靜樂國即均州無疑矣。

仙胄，《太玄經》云：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玄帝主宰天一之神，故呪曰：水位之精。宮曰：天一之宮。《仙傳》云：天一之精，是為玄帝；天一之氣，是為水星；天一之神，是為五靈老君。天一之象，應兆虛危，是為玄武。其名則一，其形則二，見相玄龜、赤蛇，其精氣所變，曰雨露、曰江湖河海，應感變化，物之能飛、能聲

者，皆天一之所化也。水火昇降，龜蛇合形，品物是生，玄帝即其主宰，天一之帝也。

玄帝傳記，按《混洞赤文》：元物恍惚，大道杳冥，一氣凝三寶於無色無欲之先，五劫混洪造於乍邇乍遐之際，太由是極，文自此彰，重濁輕清，分判上下，皇天后土，主鎮範圍。天一生水於坎宮，神化肇形於坤壘，火木金土，安鎮方維，赤青白黃，各司帝任。星辰日月，演玄綱而原象育形；高厚神祇，體好生而隨時設教，巍巍蕩蕩，赫赫煌煌，妙矣難言，淵乎莫測。北極佑聖玄武天一天君玄天上帝，天一之帝，水位之精。《太極隱文》云：天一之精，是為玄帝，分方於坎，斡旋萬有。天一之氣，是為水星，輔佐大道，周運化育。天一之神，是為五靈老君，佐天拱極。天一之象，應兆虛危。司經緯于北，是為玄武，其名則一，其形為二，是有玄龜、赤蛇之象，其精氣所變曰雨露、曰江湖河海，應感變化，物之能

飛、能聲，皆天一之所化也。龜蛇合形，天地定位，惟玄帝天一之帝，故能攝制。地二生火，分方于離，是為赤帝，像應朱雀。天三生木，分方于東，是為青帝，像應青龍。地四生金，分方于西，是為白帝，像應白虎。惟天五之數，黃帝中主，萬神無越，茲不具載。斷鰲已後，五帝輔相大道，玄帝有潤澤發生、至柔上善、滌穢蕩氛、平靜之德，上及重霄，下及飛潛，動植莫不資焉。玄元始炁，歷劫下降，出書度人，而上帝乃命玄帝下遊人間。上三皇時，降為太初真人，中三皇時，降為太始真人；下三皇時，降為太素真人，當是之時，結繩治政，不可復考。至開皇初劫，雜炁普消，正道當行，下界南洲，宜更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之化，上帝乃命五帝繼降人間，化育黎庶。惟青帝首出，降于坤輿之中，名太皞，號伏羲氏，建立邦國，觀象察法，始有星緯之文，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分，龍圖河出，龜書洛呈，畫卦造書，布德行

惠。赤帝降生於厲山氏國，今隨州是。是爲炎帝，號神農氏，樹植百穀，民得粒食，然火德令熾，致有諸侯互侵，蚩尤爲虐之患，數使然也。蓋赤帝火，玄帝水，水火有不可相離之兆，繼而下降玄帝，降生於淨樂之國，名招搖童光，號雲潛氏。黃帝降生於有熊之國，史皇南謚曰：河南新鄭是也。名軒轅，號黃帝。白帝亦降生於黃帝之宮，名少皞，號金天氏。俱主持正統，撫育兆民，平亂著功，復歸本位。玄帝稟天一之精，惟務靜應，不樂南面，志復本根，上帝乃以天一餘氣，下降金天氏之宮，名顓頊，號高陽氏，代玄帝握符御衆。謹按玄帝降生淨樂國之日，即神農氏之末年，歲在闕逢敦牂，甲午姑洗月，三月哉生明，初三曦馭天中，午時符天一之陽精，托胎神化於翼軫婁三宿之次，龍變梵度天之下，靜樂國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產母左脅而生。當生之時，祥雲異香，瑞應難述。生而神靈，及七歲，天文書契，一覽默

會，潛心至道，願事上帝，普福兆民。欲尋幽谷，內鍊元真，遂感無極紫元君，授之上道。元君指太和山而告之曰：此山自乾兌起脉，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土應翼軫二宿，顯定極風、太安皇崖二天，汝可居之，當契太和。飛昇復位，上輔大道，與天地日月齊並。告畢，昇雲而去。十五，辭父母，父王不能抑志，遂入是山，潛虛玄一，默會萬真。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冰清，披松蘿之服，散髮跣足，凝真養性四十二年，成無上道。是時，軒轅黃帝御世治民，歲在庚寅，九月九日凌晨，四氣朗清，鸞鶴天花，相間飛舞，林巒震響，自作步虛仙樂之音，地皆變金玉之色，玄帝拱手立於臺上，須臾，群仙、騎從、車輿、旌節降於臺畔，非凡見聞。五真捧太玄玉冊前進，曰：奉帝命，召子上昇。玄帝祇拜。其詞曰：上詔學仙聖童靜樂國子，玄帝姓名以子玄元之化，天一之尊，功滿道備，昇舉金

闕，可拜太玄元帥判元和遷校府公事。九德偃月金晨玉冠、瓊華玉簪、碧瑤寶圭、紫綃飛雲金霞之帔、丹裳羽襪絳綵之裙、七寶銖衣、元光朱履、寶印、龍劍、羽蓋瓊輪、九光九節、十絕靈幡，八鸞九鳳、天丁玉女、億乘萬騎，上朝帝廷。詔至奉行。玄帝拜帝命。五真前進曰：吾等奉命爲子啓途。一真曰：予即子之別體五靈玄老黑節靈幡。子不統王位，志在還初，謂可嘉尚，汝塵世父母，已證真仙矣。于時，五炁龍君掖之上昇，至紫霄峰之上，解松蘿之服，衣所賜冠帔，飛空步虛於大頂之上，乘丹輦綠輦，五龍掖之，飛昇霄漢，躬朝上帝，領職闕下。後改太和之名曰武當山。至開皇終劫，下界生靈，承平之盛，驕奢矯侮，去實務華，劫數欲更，暴君汙吏，魔鬼妖孽，雜處陰陽之界。商紂主世，殘害酷虐，六天魔衆，各現形跡，妖祥迭起，人鬼不分，盤結惡毒，傷害黎庶。時元始上帝說法於八景天宮上元之

殿，黑毒血光穢雜之氣上衝天門妙行真人叩請威光，親行收除。上帝宣昊天帝尊，正天曆數，乃勅天一之神，降生西土姬姓之國，名發，爲周武王，使平治天下。惟玄帝天一之精，丁甲風雨水火之神俱隸主治，能蕩除氛穢。右侍玉童，持符往召玄帝，被旨上朝天顏，恭領帝命，部坎離真相蒼龜巨蛇、丁、甲、五雷神兵三十萬神將、巨虬、師子、毒龍、猛獸，齊到下方，恭行天討。徇師誓衆而說：太陰化生，水位之精。虛危上應，龜蛇合形之呪。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時收斷，計奏定錄，鎖于北酆。復詣清都，上朝金闕，上帝撫勞，乃命昊天進封仙品，宣告金闕侍經司玄學士太丹真人，於玉華院裁撰玉冊，其冊曰：惟卿混黃一氣之瑞，道備九陽之尊，校遷人民，毫分無失，茲以劫數交會，邪正混同，感生六天魔王，傷害九地黎庶，儻非真力，何得清寧？德重功高，難盡褒美，容當歸根復位，返本還元，若不

微稱，焉能顯德，金書錫降，宜忽謙辭。可進拜。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勝府事紫皇天一天君。依前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事，冊到奉行。上帝命玄帝可相復元初，披髮跣足，踏躡龜蛇，建阜纛玄旗，躬披鎧甲，永鎮坎位。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下降人間，察人善惡修學功過，普福生靈，操扶社稷。玄帝奉詔後千變萬化，爲教主，濟度人世，無量無邊，洞天福地，靈顯感應，簡冊難窮，潤澤溥博，智德恢洪，無一時不念衆生，無一刻不憐下土，大慈普救無上法王也。昔宋嘉祐二年天中節，三界萬真上朝元始上帝，會三寶宸尊、昊天上帝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曆，勅金闕侍中司馬大神、司命可韓真君、司錄定名真君、司功採訪真君、司過保命真君，考校玄功，五老、十一曜、北斗、二十八宿，自太古至今，經緯陰陽，功齊天尊之位，三

官、四聖，太一開化，佐天安地，功亞天帝之位，於是勅頒金闕三省推考聖功，果與諸天帝君功德並隆，將三官、四聖並拜帝真之號，於天臘之日，宣命三官、四聖同赴三天闕下，館于玉閣，分命金闕左侍翰林清玄學士司文真君、金闕右侍翰林寶章學士司經真君撰制玉冊，至上元日進封三官四聖帝號，冊以玉板，刻之金書，字悉龍章鳳篆，盛以雲錦，寶囊，護以瓊玉之匣、金龍之鎖。而玄帝玉冊曰：勅赫赫至真，皇皇大道，太景開判，玄元化生，萬天樞機，三界尊仰，其休隆廣，宜有褒崇。惟太玄元帥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勝府事領元和遷校府事紫皇天一天君，玄帝名靈通大妙，道備鬱明，上開混化之玄，下統虛危之秀。撫成地紀，保育天元，持造化於四時，推綱維於八節。功高五十萬劫，德並三十二天，洞杳飛芒，幽微煒燁，按遵簡錄，當

亞帝真，不有徽崇，何以明德，謹遣金真紫陽大夫金闕侍中素靈殿大學士主管三天門下直日儲靈典奏事含光上德仙君軒轅執本齋捧玉冊，可特授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餘當上輔大道，劫劫長存；下佑

兆民，綿綿永祉，龍文昭降，宜勿遜辭，冊至奉行。於是玄帝衆真受帝號於七寶瓊臺之上，昊天至尊親行典儀，與凡世帝王拜大將開國承家之儀頗同，上錫玄帝瓊旌寶節九龍玉輅，其冠通天十二旒，其服玄袞，上施十二章，圭以玄玉，履以紅舄，于今群真朝謁，四聖爲都班之首。所都則曰天一真慶宮，在紫微之上，太素秀樂太虛無上二天之間，宮殿巍峨，皆自然妙氣所結，琳琅玉樹，靈風自鳴，皆合宮商之韻，紅光紫雲，常覆其上，此處即玉虛之境、無色之界也。玄帝拜帝號之後，上帝追贈崇封玄帝聖父曰：靜樂天君明真大帝；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關曰：太玄火精含陰將

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真慶宮。因茲三界仰稱曰：玄帝。是編皆前後列真授付得道之士，人世故得睹神聖功跡，亦宿生之慶幸也。

大都昭應宮瑞應

大元混一天下，定都於燕。至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郊高梁河金水中有蛇，長尺餘，金彩青章。明日，復有神龜，金碧交錯，迴旋泛泳。時太府監玉牒尺不花因睹，以事具聞。勅建宮立碑，奉玄帝聖容，賜額曰昭應宮。今女官、道士嚴奉住持，以彰神應之靈。

宋真宗皇帝加上真武將軍聖號御筆手詔

勅中書門下：朕伏以丕顯聰明，聿求孚佑，旌賁殊號，率循舊章，恭惟真武之靈茂著陰方之位，妙功不測，冲用潛通。尹京邑之上腴，有龜蛇之見象，兑升地寶，恣湧神泉，自然

清泠，飲之甘美，資中國之利澤，奏民疾以蠲除。倍慶濟時，虔思報德，就其勝壤，建以珍祠，既修奉於威容，合登隆於稱讚。爰稽懿實，永耀鴻禎，真武將軍宜加號曰：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當體寅恭，咸從布告，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天禧二年七月七日

宋嘉定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崇封誥詞
勅：仰止層霄，巍乎北極，瞻百神之環衛，有玄武之尊嚴，顧像設之已崇，而號名之未備，肇稱縉典，以介蕃釐。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天之貴神，國之明祀，威靈在上，常如對於衣冠；光景動人，遂莫逢於魑魅。赫然祥異，著于見聞；在天禧時，瑞表醴泉之觀；若熙寧日，事傳大順之城。祖宗相繼，禮文有加，祠宮迺創於阜陵，扁榜爰新於佑聖。肆朕尤嚴於祭報，而神每監於禱祈，載惟肸鬻之孚，曾靡窳冥之間。福詒冲眇，將垂萬世之子孫，德及高深，溥洽四方之黎庶。誕揚盛

美，庸侈徽稱。金闕玉京，密增於神筴；雲車風馬，永鎮於人寰。尚冀宴娛，遙觀薦饗，可特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宋寶祐五年二月崇封誥詞

勅：北極惟尊玄武允謂穹崇南面雖主百神必嚴寅奉。既陰受護持之貺，宜顯嘉旌賁之儀，申衍榮章，用昭敬事。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真君，道周六合，威攝萬靈，鍾元黃一氣之真，陰功有賴，握坎離二精之妙，神化無邊，以茲蕩邪而辟功，莫匪救民而護國。惟我朝之累聖，殫至敬之一心，在真廟仁廟，則表靈應而彰感通；在孝皇寧皇，則奉佑聖而崇福德。迨予眇冲，固當增衍慶之封；嘉爾聰明，亦既述均陽之讚。肸鬻冥冥而默應，威靈赫赫以旁昭，無願不成，錫庶民之福祉，何幽弗察，清四海之妖氛，凡同普率之間，均在包含之內。惟仁則所濟之博，惟正則丕烈之洪，強贊上

真，難明至德，尚宏道蔭，永庇人寰，可特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宋仁宗讚，入內堂寶應閣，天關地

軸封號冊寶：

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

天關火之精贈：同德佐理至誠重感慈明普濟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大將軍。真相赤蛇變相青面三日金甲兜鑿。

地軸水之精贈：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大將軍。真相玄龜變相黑體金甲兜鑿。

右封贈如前，嘉祐二年二月旦日門下奉命。

錄善降日

正月初七日、二月初八日、三月初九日、四月初四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初九日、十月二十

一日、十一月初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元日、甲子日、庚申日。

供獻儀物

玄帝天之大聖，世之福神，不藥華飾，惟務清淨。

所宜：清油、淨水、燈燭、時果淨茶、棗湯、黃白花。精潔染盛，如此獲大吉祥。

所忌：石榴、李子、荷花、紅艷花、蓮藕、辛穢、鷄、犬、孕婦，不潔之物，雖福神洪慈，則侍衛神靈立彰顯報，慎之。

玄帝隱諱：乞、仲芳、詰、賊。

四天天帝

龍變梵度天帝，內名掬靈妙光，在無色界之上，其色赤。又曰上妙天，其宮曰靈寶宮，下應靜樂國。

太安皇崖天帝，內名暉莫阿魂，在色界，其色白。又曰極樂天，其宮曰開明宮。

顯定極風天帝，內名回翹威，在色界，其色黃。又曰廣樂天，其宮曰太赤宮二天下應武當山。

豐乾大天帝，按：宋侍中荆國公宋庠奉旨所編《真武啓聖記》第九章稱：真武初學業遇帝，賜以黑龜虬角斷魔雄劍，內名未究其詳。

虛宿天卿星君、危宿天錢星君，二星皆天一之象，龜蛇水火之形，玄帝之所統理。

無極上道紫元君，內名未究其詳。

按：《仙傳》傳道付玄帝，示武當山之根源，今尊曰聖師。

九天掌籍上仙元皇帝君，姓張名亞，屬三大神之一，掌桂祿籍，凡食祿爲官、爲儒者，皆隸之。爲水府計度轉運，相輔大道，佐玄帝濟物。餘見仙傳。

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姓董名素皇，天至真，莫究其旨。輔相玄帝，開教濟物，位太清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機都承旨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大茅君也，咸陽人，名盈，字叔申。

定錄右禁郎司命真君、中茅君也，名固，字秀偉。

三官保命真君、小茅君也，名衷，字思和。

三茅君，金闕宰輔，東嶽司命。今句曲福地三茅山，即昇真之地。事見茅山仙傳，餘見後曹觀妙傳。

中天欵火律令大神雷霆主帥天君，即黃帝相風后將軍，破蚩尤，封河南將軍，因以所封鄧爲姓。後隱武當疊字峰，有神跡尚存，見《雷書》。

武當山感應五炁龍君，即天一之化，龍變梵度天餘炁，下鎮武當，掖玄帝上昇，訪姚太守降雨于唐，授陳希夷睡法於宋，雨暘祈叩，其感應不可枚舉。武當五龍頂即是寓處。

武當山五百靈官，洞天福地，上帝游年之所，各設靈官五百員，主持守衛。修道之士，功業成就，皆隸保舉，察善罰惡之司。

武當山巡山黑虎元帥，北方天一之所化，護教鎮山之神。神通威靈，不可具述，凡骨相未應學仙之人，或現真相，或警夢寐，悉皆逐去。夜則巡行廊廡，衛護福庭，有法行之於世。

武當山忠智威烈王，唐均州太守姚簡

也。事見後傳。

上帝司真佐命武當山真君，武當乃中嶽上帝司真洞天佐命，位號真君。出

《太真道典錄》。

武當山福地仙官、宮庭通天大聖里域真官、武當大頂廣潤龍王。三位即本山仙官係國封。

古今明達

《圖經》：武當，神仙窟宅。自黃老設教，神仙至人，棲之者衆。又曰：學道者常有百數，心有懈替，則爲百獸所逐。夫養生之人，多隱其名字，藏其時日，恨山不深、林不密，惟恐閑名落人耳中。是山證道昇真者，何可勝計，去古頗遠，劫火屢更，多失其名。今考之傳記，詢諸前輩，間得一二錄之于此，以備山中勝槩云。關令尹真人，周康王之大夫，姓尹名喜，號文始先生。當周之末，大道將隱，預占紫氣西邁，有道者過之，出爲函谷關令。未幾，太上度關，喜執弟子禮迎拜，授之《道》《德》二經，約後會蜀之青羊肆。托疾不仕，隱居

谷內，後入蜀，歸棲于武當，三天門石壁之下石門、石室，喜之所居，古有銅牀、玉案，今無之矣。以其所居名曰尹喜巖，澗曰牛漕澗、青羊澗，皆太上神化訪喜之地。出《輿地紀勝》。

神仙尹軌，《神仙傳》：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之弟子也，博極群書，晚乃學道，號山世遠。常起居林麓，服黃精，年百餘歲，言天下安危盛衰，未嘗不驗。入太和山，去領杜陽宮太和真人，今爲紫虛陽光道德籙真師。出真誥。

神仙戴孟，《郡國志》：姓戴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學道，號孟盛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鑑》之書、石精金光之符，周游名山，日七百里。後白日上昇，落帽於武當山峰之上，迄今呼曰落帽峰。故陳希夷有詩云：我愛武當好，將軍曾得道。昇舉入雲霄，高岑名落帽。出真誥及晏公類要。

神仙馬明生，《神仙傳》：姓馬字君賢，號明生。得太陽神丹之祕，丹成服

半劑，周游人間，架屋從徒，與俗無異，不過三年，夫婦輒易其處。今五龍觀自然庵即其地也。

神仙陰長生，《雍州記》：長生，漢光武陰皇后之族，鄧人，馬明生之弟子也。得師太陽神丹之訣，同隱武當，丹成，馭氣飛行，周遊六合，後至忠州仙都，白日上昇。

神仙燕濟，《道學傳》：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少好道術，棄官不仕，後居武當，寢息無度，或困積石，倚大木，雖歷四時，衣服不變。居常散髮，亦或練巾，飛步雲煙，人莫之近。

神仙劉虬，《隱逸傳》：劉虬，字靈預。天資穎悟，博究典墳。宋泰始中，爲晉王記室。解官辟穀，入武當山仙去。所居石室曰劉爽巖，今隱士巖是也。

神仙謝允，《真誥稽神樞》云：允字道通，歷陽人。少有英毅，歷仕羅邑宰，博覽群書，道學尤精，政事廉能，有遁世脫塵之志。晉太康中，表辭官入道，詔許之。遂西上武當，至襄

陽見一道士，語之曰：吾師戴先生孟盛子，非世間人，諭我曰：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與俱來，得無君乎？因以俱往見之，至山雲，橫遠岫，依約松陰，忽睹先生坐於石上，神彩洞徹，授以鍊神冲虛之道，俄失公所。於是結茅於石室，不數年，得冲寂之妙，能飛行絕壁。自號其名曰謝羅山，蓋謝脫羅宰之宰也。後仙去，莫知所之。出《真誥》及《水經》。

姚太守，《傳記》：名簡，字易夫，隋人也。佐唐太宗，出爲武當節度。貞觀中，天下大旱，飛蝗徧起，勅禱名山，俱未感應。姚君被命詣武當肅醮，有引儒士，風貌殊異，奇之，從容語簡曰：予等俱非凡士，五龍君也。準帝命守護此山，爲子正直，祈禱精嚴，故來謁爾。予已奏允帝命，公宜速歸，三登可慶矣。頃之，雲氣地湧，失君所在，雷電霖雨，徧布天下，草木禾稼，俱各榮茂。具茲靈績，聞之朝廷，即蒙恩錫。解印之後，挈家隱居武當，志慕虛玄，成真證道。玄

帝命爲本州守土鎮山之神。宋初却蝗救旱，靈顯昭著，進封忠智威烈，宣勅建祠於今紫霄宮之東。

陳希夷，《言行現巖》名搏，字圖南，亳州人也。少負逸材，有濟物利人之志。五季之世，汴梁見宋太祖而異之曰：此真命也。笑墜白驢，遂有高舉雲煙之興。入武當山隱居，誦易於五龍觀側，感五炁龍君，授之睡法。聲譽遠著，謁者頗衆，尋遷誦經臺，研究畫前之妙，再遷於白雲巖。五代之末，四方鼎沸，移居華頂，傳曰五龍飛空送之。宋初累召不起，後赴闕乞歸，詔許之，餘見本傳。

丞相張士遜，《宛退傳》：名士遜，均州人也。初居光化，少孤貧，讀書於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宋太宗雍熙中，登甲科，身游鳳池，爲皇友，位宰相。

神仙房長鬚，《武當傳》：房長鬚，不知名也。宋南渡後，隱居武當，日以栽杉爲事，今五龍宮後之杉，皆公手植

之，培植灌溉，靡有暇刻。一日，忽遇玄帝化形道相，問以栽杉之因：慰諭之曰：神則清矣，惜乎無鬚。以手頷之。亦以爲常。經宿，但覺有物如絲縈於胸臆，視之，鬚已長尺餘矣。自後建雲窟以奉之。甲午三月一日清旦，雲中隱隱見跨鶴之形，回視故居，惟杖屨在。

隱士田蓑衣，《武當傳》：田蓑衣，不知名也。隱武當隱仙巖石室，冬夏止一蓑衣，時人以蓑衣稱之。隆冬則真氣如蒸，盛夏則溫涼如玉。人有疾厄叩之者。摘衣草吹氣與之，服者即愈。鍊大丹。端平間失公所在。今丹室爐竈存焉。

隱士謝天地，《武當傳》：謝天地者，不知其姓名也。絕粒不食，步履如飛，居南巖更衣臺下石室中，石壁萬仞，下臨深澗，雖猿鶴莫能往來，公飛行自若。人有啓問，但應之曰謝天地，餘無他語，人以是名之。所居之巖，人亦以是名之。後仙去，不知所在。孫寂然，《記》曰：名元政，號寂然子。

嗣業茅山清真觀，得上清五雷諸法之妙，遍禮福庭。時汴湖龍去，江漢罹金兵之厄，武當殿宇爲之一空。紹興辛酉，首登武當，興復五龍，開闢基緒，以符水禳禱爲民除疾，衆皆歸之，數年之間，殿宇悉備。高宗詔赴闕庭，以符水稱旨，勅度道士十人。後還山，無疾而逝，藏其蛻於桃源之東。

鄧真官，名安道，孫寂然之弟子也。自幼隨師開復武當，首蒙息賜，盡得其師上清五雷諸法之妙，駕風鞭霆，其應如答，遠邇疾患，皆奔趨之。繼奏勅住五龍，興建正殿，頑石壁立，鑿鑿甚苦，默施神用，一夕，雷雨爲破其石。度弟子數人，以觀付之。潛調龍虎，內鍊甲庚。嘉泰中，預告徒衆，奄卧而逝，大風拔木，移時方散，人謂乘風而往。劍瘞宮北，遺跡昭然。

曹觀妙，名侍德，峴山人也。幼入道，居武當，嗣五龍之派。天性穎悟，舉止非凡，自作一家書體，飄逸有神仙

之態，四方多倣之。道法陰陽，靡不博究，膺觀妙之號，領住山之職，遠近皆師事。後移領三茅崇禧之任。及歸，晚節清高，衆期輕舉。一夕，夢守山之神語曰：三茅真君來日降此，君宜遠迓。旦即領衆迎至會仙峰，久無一人至者。日將暮，真君化爲田夫，荷蓑而至。衆莫之識，令挈物以歸，抵觀，拜於堂下。尋欲勞之，不得，但見異香襲人，覆滿庭戶，悔無反矣。後誠徒衆曰：此間仙凡混居之地，自今已往，世世不受道俗禮拜。令武當道友不受俗拜，始此。尋立聚聖殿，以奉之。嘗謂門弟曰：吾因受三茅真君禮，不免金解。端平三年十月末旬，果罹兵難，白膏凝膚，略無腥血，刃者致拜，釋劍而去。後劍其神蛻，塚於桃源。

唐風仙，風仙名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姿貌古怪，鶴體松形，葫蘆數十，常掛杖上，往來於均房之間。壬子，重復均州，郡守程進令開闢武當五龍香火，未幾，制檄道士王禮常至，

退而樂道，人之吉凶悔吝，莫不預述，無不驗者。常叱辱人，被叱者即蒙福慶。人以風仙稱之。或立積雪，或卧道路，常有虎豹守衛，時貴纒敬之。開慶己未，不知所在。

汪貞常，名思真，號寂然子，貞常所賜之號也。家世徽人，宋丞相汪伯彥之後，生於安慶，嗣全真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領徒衆六人開復五龍，荆榛塞途，黑虎爲之引導。興建殿宇，改觀爲宮，四方師禮之，度徒衆百餘人，任本宮提點。吉凶預知，後無疾而蛻，俗民多夢步紫雲而北去。

魯洞雲，名大有，號洞雲子，隨州應山人也。家世宦族，幼入武當學道，遍歷南北。至元乙亥，偕汪貞常開復武當，住紫霄巖。年八十餘，以道著遠，點墨片紙可療疾，度徒衆百餘人。解化之日，面若童顏，其證道可知矣。

葉雲萊，名希真，號雲萊子，處州括蒼人也。辛亥年三月初五日巳時生，唐天師葉法善之族裔。生於建寧，

得清微道法之妙。兵遷古穰，入武當山。至元乙酉，應詔赴闕，止風息霆，禱雨却疾，悉皆稱旨。至元丙戌，欽受聖旨，領都提點，任武當護持自公而始。後捧御香還山，翛然而逝。

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

自有宇宙，則有山川，然洞天福地，表表於宇宙間，則未有不因人而重者。故南障以匡俗所廬，而易其名，天台以桐栢所治，而新其號，山有仙則名，信矣。余生髮未燥，聞均州武當爲玄帝啓聖之地，長慕真風，尤切仰止，獨恨未睹此山之勝，且不知其所以得名之由。一日，忽有王、米二生自武當來，訪余廬山下，袖示劉洞陽所編本山事實，名曰《總真集》，肅容展玩，則知是山也。七十二峰擅其奇，三十六巖專其秀，澗溪潭洞之清幽，草木禽獸之珍異，殊庭仙跡粲然，靡所不載。蓋名

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古壽呂師順謹跋。

武當福地總真集

（楊立志點校）

山中之雄偉傑特者，由是觀之，微此山不足以稱玄帝之居，微玄帝不能以彰此山之勝，以武當易太和，蓋取諸此。然非洞陽紀述詳明，如指諸掌，則凡天下之奉道者，又豈能盡知其所自來哉！然則，此山固與天地爲無窮，而洞陽此集且將與此山相爲無窮，其有功於玄教大矣。三復讚嘆，遂書卷末，若夫帝真行實，已載鉅編，又奚庸贅。德至辛丑花朝節，奉訓大夫前僉淮西

021 武當紀勝集

龍興路雲麓樵翁羅霆震撰

經名：武當紀勝集。元羅霆震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樵歌首章

採樵遠到太和山，山在神仙洞府間。
風露九霄丹闕近，乾坤萬古白雲間。
吟情月脅邊消遣，步武天心處往還。
樂地更多天更闊，不知身外有塵寰。

次章

洞天福地滿寰區，拱北來朝北帝居。
赫赫武當聯艮嶽，巍巍大頂壓坤輿。
無邊聖化身金闕，最上神霄相玉虛。
嘉會風雲依日月，祝香班幸列霞裾。

界山

天上人間跬步殊，到均陽境入雲衢。
飄飄自有神仙氣，踴躍東風詠舞雩。

浪河

涓滴流成海樣多，雨餘萬壑總鯨波。
杖藜穩代商川楫，拜賜晴天過險坡。

梅溪

壬癸儲精毓聖神，坎中陽露發生仁。
仁根遍地南枝暖，帝造充爲天下春。

觀莊

沆瀣餐英天上仙，也儲天廩富天田。
山中火棗交梨外，腐積困倉介壽年。

城子裏

匝綠堆紅錦四圍，天然圖畫此山溪。
循環一罅通門徑，松竹巖前桃杏蹊。

蒿口

一邊蕭艾一芝蘭，利慾關頭道義關。
凡聖兩岐爭轉脚，五雲多處是蓬山。

天下武當

入聖超玄第一關，均陽福地甲人寰。
際天所覆宗辰極，萬古乾坤共此山。

接待庵

薄海擎香獻壽煙，誰能辟穀挾飛仙。
驛亭餉飽青精飯，著力登山即九天。

茅坡土地

貢巖縮酒薦芬芬，外護靈山效職勤。

若是有功當上賞，也同封土賜元勳。

山神堂

不假丹青亦闡靈，祠庭氣力地精英。
道心泯作人心者，霹靂無聲也震驚。

外朝峰

草木通靈感聖恩，山山隨衆謁金門。
遙岑回首招仙侶，接引同班覲至尊。

黑虎祠

變豹初頭未炳文，文章不露已超群。
玄天約束巡廊了，爪距深藏鐵色雲。

浩劫之家

鼃極初來直至今，戶庭歲月幾何深？
義農以上人如在，幼子童孫太古心。

瘞劍塚

有誰出岫片雲孤，花月爲妖媚半途。
雷斧暗藏黃壤酒，邪精禡魄死艷都。

磨針澗

淬礪功多粗者精，聖師邀請上天京。
我心匪石堅於石，小器成時大道成。

羊河江

地不居延蘇子卿，水非羝乳始何名。
源頭却是靈泉脉，到海門邊流也清。

磨劍澗

帝真合是鎮玄天，奉勅鎔金冶紫煙。
三尺展開橫海嶽，肅清宇宙一龍泉。

隱仙巖

爐鼎消磨日月多，山中袞繡一青蓑。
白雲也不知仙跡，今在何天鳴玉珂。

山門

洞天深復萬峰青，乾戶弘開夜不扃。
步步此關參得透，一條仙徑上青冥。

朝帝峰

上聖天臨駐曉鑾，龍翔鳳舞萬山盤。
前峰宰執峨冕冕，望闕嵩呼祝壽安。

誦經臺

仙梵聲揚感萬靈，靈壇字字響天庭。
當時聽講龍君座，依舊連珠列五星。

望仙亭

大頂今為啓聖鄉，十洲三島在均陽。
衆真相像歸旌旆，朝跨蒼龍夕綵凰。

會仙坡

蓬萊十四聖天人，聚太和山謁帝真。
說透微危精一外，一般堯舜禹心神。

會仙橋

洲泉浩浩駕星河，普濟諸天謁太和。

幾度好風明月夜，鏘鸞躍鳳響鳴珂。

日月池

天德輝華炯帝前，地無兩曜地非天。
山中光景天為一，晝夜雷鳴兩洞泉。

五龍宮

金闕巍煌逼紫微，純陽氣數發光輝。
三峰示現真頭角，護駕冲昇夾日飛。

聚仙巖

近五龍宮擬會朝，帝家玉帛萬諸侯。
山頭整肅班聯處，依約五城十二樓。

聖誕朝賀

一萬誠心萬聖真，祝香何地不身親。
年年春月如朝市，海角天涯也有人。

天宮

寶山懸隔世塵囂，高九層霄又九霄。
樓閣五雲新綵結，三清三境共逍遙。

上昇朝賀

武當如布滿乾坤，冲舉皆親見帝尊。
大頂根頭高第一，登高雷拜謁天闈。

三清殿

太上宮庭本自然，瑤空梵炁有無邊。
垂光移下三真境，別箇人間天上天。

玉皇殿

重明麗正儼端門，金闕人天兩至尊。
宗主萬方臣六合，顯幽一樣宰乾坤。

玄帝正殿

宮闕威嚴肅洞天，群峰環翠立群仙。
巍巍黼座端辰極，億兆神人拜御前。

明真殿

元始初來幾化身，再投父母造乾坤。
天宮內展家庭禮，上界雙親帝后尊。

蓬真殿

三天十四聖聯班，勳德巍煌宇宙間。
金闕化身開帝座，風雲慶會武當山。

七皇閣

一一胚渾太極先，玉清而次至玄天。
在天堯舜湯文武，作者均如古聖賢。

桂籍殿

職聯上相主文昌，積行名賢席寵光。
到此即登蟾闕內，高枝攀動九天香。

元皇殿

三清宰輔判玄元，義重金蘭兩聖賢。
七曲分靈同闡化，摩夷天亦太和天。

三茅真君殿

赤城戲罷跨龍來，兄弟相聯自袞台。

榮甚西班牙增焜耀，主人金闕倚天開。

五龍閣

夾日迎將帝駕昇，賞功知得便飛騰。
彰施采色金鱗甲，同上凌煙最上層。

雷堂

洞淵帝帥宅神霄，霹靂聲雄馘萬妖。
收斂神功歸掌握，威而不猛肅班朝。

雷司趙帥堂

前身酆嶽鬼中王，制闔京西鎮古襄。
風雨攝歸玄帝部，更教天上總關張。

雷司孟帥堂

當年壯志在中原，破蔡亡金正爲元。
天恐雷霆無糾察，三天借重溥天恩。

五龍井

興漢元年聚處星，湧泉成坎匝祠庭。
淵潛一一飛天去，地脉香甘萬古靈。

五百靈官祠

神人萬億戴玄天，列職分司者半千。
兩序樞趨風夾動，臯夔稷契舜群賢。

鍾樓

擎天立柱駕梁虹，發越鯨音氣量洪。
如法大鳴應大和，金聲玉振九霄中。

步雲樓

非霧非煙最上頭，九霞光裏露岩嶠。
朝元第一層高處，玉筍班聯碧玉霄。

功德司

錄善天官有職存，末將香火當奇勳。
其間行滿三千者，卷卷金書玉冊文。

海山堂

洞府中間洞府開，普天共作一蓬萊。
煙飄雨笠風雲會，不是神仙不到來。

提舉知宮位

規模上界統群仙，小樣鈞衡領衆賢。
坐定老君高玉局，主持天下洞中天。

知副宮位

爲保爲師道體同，聖真均賴亮天工。
心心協濟周公事，此是靈壇一召公。

真官堂

輔正除邪禁不祥，職嚴主宰鎮祠場。
誘吾松桂欺雲壑，袖有彈文奏帝傍。

齋堂

味飽雲厨養氣元，煙瓢露鉢起龍蟠。
丹田更有黃金粟，粒粒神仙不老丹。

紫雲道域

化身開化到人間，元是天真天上班。

再造武當三洞府，方蓬瀛列海三山。

祖堂

道派相傳奕葉光，仙魂多在白雲鄉。
孝思縹緲爐煙裊，通地通天一瓣香。

宣慰祠堂

泰山後裔舊臣鄰，身是仙山會上人。
硬鐵脊梁功德主，此心道老在高真。

尊宿堂

飽唐日月香山老，傲漢乾坤芝嶺仙。
嘉會風雲環四座，逍遙今古靜中天。

官廳

煌煌曉日駐驂鸞，指準聯班祝壽安。
閭闔一開天北闕，嵩呼雷動儼衣冠。

清心堂

穩泊虛舟安樂窩，山林那解有風波。
一泓止水澄方寸，納得無雲泰宇多。

塵勞道侶

野馬塵埃擾俗緣，賤中剩有貴神仙。
香泉萬斛雲千頃，晝日耕雲晚汲泉。

真常遺烈

開闢靈壇棘刺林，空拳做出屋黃金。
萬年香火炎炎盛，一片中興鐵石心。

承應仙遊

幾捧天書雨露香，風霆握在掌中央。
劍函蛻了仙魂往，尚想鞭鸞入帝鄉。

冲虚庵

融融幽雅冰和氣，洞洞莊生室大空。
玄教宗儒天地闊，無邊風月草庭中。

月庵

八窗一樣玉玲瓏，放大光明此性中。
皎皎萬山天不夜，全家住在桂華宮。

白雪庵

長年境界住瑤華，鶴警交輝六出葩。
清夜更添香滿屋，四圍鋤月種梅花。

雲山書隱

治平大學大勳庸，寓在明明德性中。
出岫略施膚寸用，飽藏時雨待東風。

講師函丈

再抽關鑰啓顛蒙，學漆園翁河上公。
洞府藏身人不見，藏心更在六經中。

五龍頂

寶蓋擎空節節拋，飛樓湧殿碧雲坳。
分明煙霧中頭角，一派星峰乾一爻。

天池

絕頂峰高幾萬尋，銀潢注水慶源深。

早爲四海蒼生計，火日如焚便作霖。

上龍池

第一泉高際碧穹，中藏神物養威雄。
時來帝命蘇霖雨，先下天邊海若宮。

黑龍潭

淵底潛鱗且蟄蹤，坎宮純水養神功。
恩波滿注高峰頂，四海風雲在此中。

煉丹池

先天祖氣久胚渾，爐鼎陰陽更互根。
滴滴金膏仙造化，半泓泉罅有天門。

金鼎峰

耳鉉規模三足形，儼然九牧鑄初成。
帝家重器傳千古，柱地承天鎮八紘。

金鎖峰

妖魔牢錮鐵艷都，更鍊精剛禁逆徒。
霧繞煙圍添鎗鑰，兩間清肅一邪無。

龍廟

一身造化挾風霆，受用爐煙杳氣形。
聽候九天符命到，八荒霖雨捲滄溟。

六甲峰

天驪萬億衆威靈，奉勅分曹翊帝庭。
顯現震東陽木位，將軍戈甲立真形。

六丁峰

炎炎陰火赫真精，爻列雲端耀日明。
幾檄八公山草木，號風吼雨震天聲。

疊字峰

蒼頡神通造化靈，雲章鳳篆切生成。
層層又似磨崖頌，摸寫中天日月明。

三公巖

雲頭一品列崇岡，氣象尊嚴坐廟堂。
開闔風雷神變化，經邦論道理陰陽。

九卿巖

兩間氣數屬陰晴，軒豁雲房瑣闥青。
大小諸峰端笏坐，宛然面棘位王庭。

中笏峰

格樣桓圭立正班，群山霞珮列回環。
分明人在朝元殿，面挹天光近聖顏。

大筆峰

撐天柱地管城君，脫穎緘封五色雲。
一紙青霄供翰墨，星辰日月炳乾文。

中筆峰

第二中山派姓毛，子孫收拾總英豪。
大書德行安銀管，揭在雲頭甲第高。

讀書巖

六經未作用先存，玄教仍從此入門。

中有玉虛師相位，贊襄天上帝王尊。

千丈峰

五倍參天蜀栢高，喬松礫砢怒風號。
撐擎宇宙西南蓋，一柱巍巍奠極鼇。

五總山

天上連珠列宿精，人間政府位朝廷。
常真現出神龜象，宇宙中間統氣形。

小筆峰

誰製纖毫頓碧雲，王家無用草書人。
仙翁擬寫箋天表，翰染浮香達紫宸。

師子峰

山頂巖巉聳具瞻，獸中王者勢尊嚴。
秋風草木金毫動，萬怪嗥狐總伏潛。

中鼻峰

相盡群山面目妍，當心大貴準隆然。
擡頭兩孔撩天坐，透頂薰香玉陛前。

香爐峰

嶺頭日暖瑞生煙，金獸濃薰介壽年。
帝造無私公四海，壽家壽國壽人天。

竹篠峰

釋荀行鞭出草茸，嶺高叢矮蘸煙濃。
長房選取爲仙杖，投葛陂中也化龍。

桃溪道域

漁郎今度訪雲關，髣髴仙源在此間。
人向玉京天上去，蛻函空鎮劍文班。

桃源洞

天香泛作武陵春，山自多仙豈爲秦。
聖代子孫均介壽，衣冠那更是秦人。

紫蓋峰

山光閃爍暮煙凝，高罩觚稜最上層。
帝輦在天閑綵仗，凌霄想見舊飛騰。

大蓮峰

君子亭亭樣一般，根株闊遠萬山盤。
花開十丈如船藕，泰華峰頭至小看。

小蓮峰

玉井移來藕子孫，那資雨露發生春。
他時借與菩提座，結束西方一聖人。

榛子坡

地產英華剩土芬，山靈萃作果中珍。
秋風顆顆金丹熟，待與蟠桃壽帝君。

落帽峰

掛卻塵冠住嶺雲，一頭改便舊精神。
天風也捲烏紗去，端冕趨朝拜紫宸。

紫芥雲峰

仙家法雨起蓬萊，膚寸悠然遍九垓。

天下山川之所出，一時慶會此中來。

三斗巖

鼎分石竅枕崔嵬，對月何人共一盃。
莫是汝陽酣醉日，朝天留下酒壺來。

藏雲巖

從龍雖好且潛蹤，五色光韜繡谷中。
縱是有心休出岫，一天時雨待春風。

大明山

聖境純陽粹毓乾，祥光煥發四無邊。
匪朝匪夕乾坤別，常是中街正午天。

槎牙峰

突如古木枕嵯峨，春到生生意亦多。
斫取一枝雷吏斧，也同仙客上天河。

聚雲峰

瑞氣浮空以類從，帝真乘駕是神龍。
異香翁鬱靈山頂，萬聖來朝天九重。

朱砂巖

造化爐丹煉逼真，養成火樹艷精神。
仙家碎入黃金碾，宇宙回陽物物春。

眉稜山

古之吏隱可廉頑，芝宇分明元魯山。
怒見元規塵滿面，撐開雙眼看人間。

伏魔峰

咫尺天門已化魚，以潛爲躍且舒徐。
隆中不必求丞相，諸葛今來此地居。

俞公巖

山翁愛殺碧山棲，郡是河間派紫芝。
背負河圖神易去，想從上古訪抱羲。

鷄鳴峰

凡羽成仙住碧雲，占高地步越超群。
洞天之曉先天下，器大聲闕舉世聞。

常春巖

滿谷仙花錦繡莊，四時不斷九天香。
帝真充拓生生造，一粒丹回宇宙陽。

獨陽巖

分曉先天已畫圖，山山艮象易規模。
畜之火者其天大，骨力純陽別箇無。

竈門山

買桂供薪到嶺尖，煙樓可撞聳群瞻。
漢王到此衣曾燎，爇起中天火德炎。

手爬山

水淺蓬萊雲路遙，群仙來此駕天橋。
同時高展麻姑爪，攀到峰頭是碧霄。

尹喜巖

道之所隱即仙靈，心印函關道德經。

不待邛州乘鶴去，此山仙已是天庭。

健人峰

豎亥雄奔步九州，向前開闢幾千秋。
斷鼇怒見共工觸，頂住天西北角頭。

卧雲巖

出山失脚偶從龍，施雨歸來睡思濃。
且放希夷伸四體，不愁夢不到商宗。

雲霧巖

隱豹藏龍瑞氣蒸，真仙同此宅真靈。
飈車來往無形表，想有樓臺混杳冥。

滴水巖

密敲金鎖溜星河，好在垂銀一線多。
不是爲霖牢閉鑰，砵崖轉石起風波。

大青羊澗

水脉應連洛洞中，滿溪怪石是癡龍。
地仙九館知非遠，掇境來朝天九重。

小青羊澗

洞庭放牧怨終身，龍女雖神未入神。
潔已驅來求證果，片心剛化石粼粼。

歇仙巖

御氣乘風遍萬天，衆真日夕走雲駟。
暫停珂珮瑤華洞，列坐飛觴玳瑁筵。

阜纛峰

玄天鎮古肅天威，絕頂高張黑殺旗。
不假大神雙臂力，風雲四面永撐持。

希夷巖

仙家妙法得心傳，夢飽煙霞伴脚眠。
推枕起觀天下事，和雲移榻華山巔。

亂石峰

初平深入碧煙霞，遺下羊群幾歲華。
本體若經仙點化，漫山光燄總丹砂。

仙侶巖

煙霞老友友煙霞，弄月吟風共一家。
大頂頂頭天路近，往來同駕五雲車。

玉仙巖

金鼎從教龍虎蟠，仙方松柏是心丹。
洞門一旦雲開鑰，萬里飛吟宇宙寬。

伏魔峰

峭壁青高石劍攢，帝真勅命鎮靈壇。
龍泉鎖向金蓮匣，不耀光芒鬼膽寒。

陽和峰

一樹靈芽頓紫煙，土膏日暖盎藍田。
道人元氣春生裏，滿塢白雲耕午天。

雲霞觀

幾道金光間色鮮，頡頏飛佩萬神仙。

五龍無著班聯處，別創寥陽一洞天。

龍池

半泓停蓄禹門濤，地位安排慶會遭。
待得九霄雷霹靂，一頭直上碧雲高。

雷洞

保毓先天復地陽，天君跨定玉龍藏。
其中運動乾坤軸，一勺靈泉雨八荒。

南巖改天乙真慶萬壽宮

開啓天藏拓聖疆，純陽仙占地純陽。
雲霞玉彩非人世，照滿寰區燄燄光。

洞淵丈室

手握風霆立教門，神人混合策奇勳。
擎空樓閣身撐拄，現世冲昇藏嶺雲。

甘露泉

玉井淵深浸碧漪，帝真元日煉丹池。
水香萬古皆天酒，願脫沉痾飲一卮。

天橋

懸崖飛瀑到峰腰，初入修真已九霄。
人亦架空聯閣道，瞻前跬步萬程遙。

南巖三殿

聖帝西班牙友東，聖尊父母位居中。
左盤右繞香雲翳，天乙紫微真慶宮。

南巖真官祠

大頂當前聳具瞻，溪山環翠面峰尖。
武當奇絕中奇絕，起眼天真在屋簷。

又前真官祠

萬壑千崖萃秀英，莊嚴元不待儀形。
莫言真有神明在，土木無靈也炳靈。

南巖海匯

鍾鼎何如水火爐，貴人喜捨入玄都。
祖師約會傳心印，各付升仙受命符。

住持仙隱

金淵玉海漲文濤，八月天風駕海高。
豪氣收藏雲壑裏，只從仙島跨金鼈。

試心石

天下人情自險巖，神全境界定平夷。
坦然履道虛巖小，萬丈高深不是危。

飛昇臺

陟降精神久帝前，有形未是道真玄。
層巖拋卻塵軀體，六合周行宰萬天。

謝天地巖

慙感穹祇不脫聲，懸崖根底達天庭。
穩藏蛻骨方輕舉，自在神遊侍玉清。

萬戶谷

仙屋縱橫滿翠蓬，嶺雲深鎖碧重重。

洞中天地元來闊，封邑人家儘可容。

牛漕澗

老君昔日度函關，青犢曾騎過此間。
今次出圖龍馬現，道人玩易弄潺湲。

青羊澗

千載吟香說謝池，西堂一句夢中詩。
托根蘋藻來供祭，超入王風古盛時。

皇崖峰

地拔重坤易靜專，道言上應大安天。
觚稜金爵盤金闕，非有非無廣漠邊。

顯定峰

不教大噫撼乾樞，泰宇光生靜境虛。
直下流形標艮嶽，極風天上五雲居。

下天門峰

三境逍遙大頂頭，高高引盼五雲浮。
鴻開第一層初上，如到玉京十二樓。

天門峰

下瞰洪崖上碧蒼，心無巖嶮乃康莊。
九天閭闔當頭近，一轉身來侍玉皇。

中天門峰

第一關疑帝者居，煙霞縹緲翼瓊瑤。
登蚪踞虎攀巢鵲，挾得飛仙步碧虛。

鑽天五里

攀幾層崖上翠翹，只消半埃可逍遙。
擡頭穿透虛巖竅，一餉時間到碧霄。

飛昇臺

寶山絕頂有天宮，爐鼎層成小華嵩。
四十二年梯級到，唱鸞嘯鳳彩雲中。

上天門

最上關頭又進程，第三重在九霄行。
身高日月低雲霧，更有何天是玉清。

大頂

天柱巍巍大武當，千崖萬壑衆尊王。
干天聖道尤高峻，獨帝玄天相玉皇。

大頂聖壇

孤峰絕處凜威嚴，四海抬頭聳具瞻。
十萬里光神目電，真靈萃在五雲尖。

王母宮

斗布喬松翦翠寒，瑤池宴後駕青鸞。
蟠桃換骨蟠仙闕，就便年年祝萬安。

擊馬峰

待詔金門陟翠微，玉驄停駐踏朝暉。
劃然雲路牽騏驎，得意朝天去似飛。

望州峰

帝先天地宅均陽，啓聖鄉如父母鄉。

每一上心登絕頂，萬年燕寢護凝香。

紫霄峰

翼軫摩肩石聳樓，俯觀平地五雲浮。
煙霞窟宅如開鑿，蕩蕩玄天在裏頭。

紫霄巖

高倚璇霄枕斗魁，棲真樂地綉蒼苔。
仙家喚作天宮闕，那見人間風日來。

太清巖

大赤天居杳靄中，地仙那得過剛風。
莫形別向雲山頂，幻出朝元道德宮。

紫霄仁聖宮

聖師指引宅穹高，四合雲峰湧翠濤。
乾位當陽端黼座，方瀛海上跨金鼇。

風雷秘府

祖師心印閣青冥，震巽威行走萬靈。
登紫霄峰親領受，此身天界一樞庭。

靈虛巖

肩牖玲瓏日月雙，誰籠杳靄下洪厖。
人心方寸神明舍，天上玉堂雲霧窗。

紫虛宮

建楚靈壇闡化初，祠庭想見大規模。
空中樓閣空遺跡，安得如天復聖圖。

紫虛巖

乾兌當陽最上峰，盤旋五萬里來龍。
天開第一修真宅，丈席中間帝九重。

太和巖

萬壑千崖朵秀奇，此中依舊古雍熙。
一區老氏春臺地，長在唐虞盛際時。

太子巖

崖壑陰陰地杳冥，皇儲拚得學仙靈。
冲昇萬古玄天帝，昔代君王幾壽齡。

望雲峰

出岫無心亦有之，乾坤普施八方維。
巖巖壑壑油然意，絕頂焚香坐看時。

翠雲巖

世態紛紛變詐同，白衣蒼狗頃時中。
青青一氣浮千古，依約慈仁東極宮。

延長宮

金鼎丹空龍虎寒，虬松虛老冷仙壇。
何時再敞蓬萊殿，望五雲東祝壽安。

望頂峰

人品參差紫翠巔，衆尊此地士希賢。
前峰第一賢希聖，却沒出齊只有天。

復朝峰

滿袖天香出禁門，喜同王母宴西崑。

依然戀闕丹心在，連趁班朝面至尊。

太常府

獻納司存日月邊，夷夔禮樂舜班聯。
白雲官守白雲洞，地在名山職在天。

佑聖府

掌天北極職天樞，北極樞庭職亦如。
奔走雷霆神號令，幾多三界密文書。

元和遷校府

兩間萬類一均陶，列籍真仙合寵褒。
時若帝朝群考績，玉京天上總夔臯。

天乙真慶宮

帝居坎上紫微垣，四海分靈萬派源。
一脉太初生氣水，萬年雨露溥天恩。

威烈王廟

生世精嚴志慕玄，叨恩準勅護靈山。
寂無形響杳冥際，雷電風霆目睫間。

雲窟庵

養晦靈山第幾重，草廬牢閉又藏蹤。
陰霾窩底深盤泊，約莫前身是五龍。

紫霄靈泉

半泓石下小山湫，海縱揚塵不絕流。
涓滴飽供千萬衆，神功普化幾潭秋。

九渡澗

鶴駕遙遙去不還，儲君仙向白雲山。
溪流豈隔慈闈路，待到天宮面聖顏。

九渡務

瑤華懸隔碧溪灣，幾次垂光此水間。
一掬釀泉千日醉，新豐老客也童顏。

展旗峰

七巖星布聳瞻依，大纛高牙擁六飛。
一掘散之彌六合，舉風偃雨赫天威。

千年艾

山有神靈草亦靈，一丸氣力幾參苓。
枝枝葉葉人司命，天在根頭永壽齡。

萬年松

天英地粹混蓬蒿，豈在掀昂聳漢高。
枯槁頃時回造化，風霜不老壽根牢。

金星石

氣數純剛妙合凝，西方太白瑞光騰。
流輝散得乾坤滿，華嶽其山寶藏興。

銀星石

曩同球鏤貢梁州，留鎮靈山最上頭。
粒粒丹砂天下寶，祥光徹夜燭天浮。

松蘿

萬縷垂絲掛碧煙，幾千年久尚翩躚。

十分換得朝衣闊，金闕全身遍萬天。

不空禽

道宗莊老學虛無，爲善孳孳亦舜徒。
相彼鳥分言外意，三千功行實工夫。

烏鴉

來栢臺中效駿奔，紀官如鳳職賓門。
朝天有客群呼報，領袖鵷班覲聖尊。

半部樂

太清雅奏世希音，非竹非絲五色禽。
韶舞平分群祝慶，來儀靈鳳一般心。

我師禽

道無不在性存存，蠢動含靈必有尊。
職教之功同覆載，此身誰可外乾坤。

白雉鷄

羽衣純碧益州神，東向靈山護聖真。
化作翔庭巢閣鳳，翼扶帝輦上天津。

靈壽杖

喬松老骨谷神耆，太乙真精古杖藜。
免得孔光奸手污，住山歲數與天齊。

騫林樹

七寶林中上界奇，枝枝翡翠葉琉璃。
若非大頂居天上，安得靈根獨有之。

定心松

蒼官天挺挾人豪，片石無根萬丈高。
倚作泰山窺斗絕，擎空翠蓋鐵身牢。

雲竹杖

全身賜紫晦林泉，當國持危是大賢。
世道康莊天步穩，葛翁禮請伴神仙。

天燈

陰崖絕壑溜淙淙，暮夜玲瓏八面窗。
恍見九霄神變化，幾枝光燄炯銀缸。

石燈心

寸寸剛腸道體全，無窮光燄照無邊。
蘭膏不斷燒難燼，萬古人間是曉天。

黃精

苗帶純陽伴鹿眠，根頭充實幾經年。
夜爐和月烹金液，飯不青精亦可仙。

蒼朮煎

賤同草芥貴金瑰，換骨成仙火是媒。
造化鼎中熬煉到，長生藥不在蓬萊。

黑虎丹

威風肅肅賽熊羆，野壁山墻暮夜餘。
匕劑中間牙爪奮，癢痾疾痛是黔驢。

川芎餅

疾攻頭目苦虛疼，攻疾仙家藥力弘。

片片雪花魁蜀產，不須灌頂說三乘。

艾煎元

荆榛叢裏有參苓，帝造鍾英地又靈。
任是七年真病久，汞爐勳業炳丹青。

甜茶

修真苦淡味仙靈，自種雲腴摘玉英。
亘古與人甘齒頰，春風百萬億蒼生。

武當圖本

步九層霄閱太和，盤旋八百里山河。
千章錦綉詩難盡，一幅丹青畫了麼。
風月好懷時更別，煙雲變態處如何。
看圖看透圖之外，方見山間景趣多。

武當紀勝集

(楊立志點校)

022 龍角山記

經名：龍角山記。唐李隆基、宋韓望等撰。一卷。底本出處：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唐明皇御製慶唐觀紀聖銘

神也者，妙有物而爲言，化也者，應無方而成象，言豈立神之主，象微宰化之知，苟言象之不存焉，則神化或幾乎息矣。窮神而極化者，其唯至聖之人乎。我遠祖玄元皇帝，道家所號太上老君者也。建宗於常無有，立行於不皦昧，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辱，爲天下谷，故能長上古而日新，雕衆形而化淳，蛩萬物而不爲戾，澤萬代而不爲仁，巍乎不睹其頂，深乎不測其極，復歸無物，存教迹以立言，奄有太清，感聖期以利見。肇我高祖之提劍

起晉，太宗之仗鉞入秦，鵬搏風雲，麟鬥日月，夏臣醜而已去，殷鼎輕而未徙。老君迺洗然華浩，白驥朱髦，見此龍角之山，示我龍興之兆，語絳州大通堡人吉善行曰：吾而唐帝之祖也，告吾子孫，長有天下。於是一開赤伏，而萬姓宅心，一麾白髦，而六合大定。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非夫神唱明德，翕叶人祇者歟。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恐無明徵，未之敢洩。至四月，老君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于時太宗爲秦王，討宋金剛，總戎紛絳，晉州長史賀若孝義以其狀上啓，遽使親信杜昂就山禮謁。俯仰之際，靈貌察焉。昂馳還曰：信矣！迺遣昂、善行乘駟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郇州獻瑞石龜，有文曰：天下安，千萬日。高祖徵其二異，拜善行朝散大夫，命舍人柳憲往祠焉。玉帛既陳，尊儀復見，其始覲也，杲杲炁炁，若紅峰綠嶺，吐春日之光景；其却隱也，蕭蕭條條，若雨息雲消，視秋天之沉寥。來莫知其所自，去

莫辨其所往，出於寂寞，入於惚恍，蓋不可得而詳諸。汾陽之龍角山者，天地降福之庭，高祖用師之道，峰上有華池靈府，下有石穴洞宮，氣接姑射，集神仙之別館，脉通霍鎮，潤珠玉之鄰家。高祖以雲轡頻迴，霓裾累縈，故版廟於行過之所，劃壇於受命之場，刻飾聖容，彩繪真衛，神光離合，殿堂宛轉於空間，雲氣腳踏，笙磬往還於天路，因改浮山縣名神山焉，志靈應也。是歲仲秋及五年三月，晉州奏老君言：我亳廟之中，枯栢更生，子孫當王。又云：我神兵助軍伐劉黑闥，立夏當平。事果如言，皆先事之讖也。爾後太宗貞觀則喬雲泊於廟宇，高宗垂拱則卿雲涌於神座，今又祠中栢樹，蒲萄裹而托根，門端根木，枯枝翁而還茂，疊黛豐本，撲翠繁柯，聚祥煙青靄，黝黝一色，散佳氣葱鬱，鱗鱗萬重，識者以爲太和暢陳朽之徵，王會納殊鄰之象。懼彼虛應，搖然夕惕，朕演靈金根，纂命璿宸，篤學道記，常味至言，是用假塗禮樂，託宿仁義，尋末以窺本，澄羸

以詣精，爲無爲於此心，事無事於天下，而宗稷大福，寰縣小康，實上祖惠無疆之休，亦下人率自然之化。夫唯幽容昭見，偉事也；神告帝符，環瑞也；發祥善行，吉類也；慶雲重代，鴻懿也；戎果附植，合異也；槁榦華滋，蕃熾也。此六者，興王之嘉祉，曠曆之絕記者已。朕不敏，頗聞君子之教矣，繼其後者天其祖，習其訓者父其師，揄揚道德，情存孝敬，商頌美乎成湯，周雅尊乎后稷，先王之舊典也，吾豈墜其文哉！夫戴角之類，龍爲之長，羊也定形而不易，龍也神化而無端，龍蓋五土之精，國家乘土而王，故改山號名龍角焉，乃銘金石以彰靈變。詞曰：

思文聖祖，玄默靈聲。混兮無名，超兮至清。清入神舍，名損物假。身尊玄元，後有天下。高祖鳳翔，雲舉晉陽。太宗龍戰，風趨秦甸。龍角仙都，王師戒塗。聖形入有，神言出無。瑤衣玉騎，告帝天符。神方據我，人亦來蘇。乃立清室，微微謐謐。衆仙停蹕，乃興慶雲。氛氛氤氳，再瑞明君。庭

有栢兮，遠果寄秀。門有根兮，塊條更茂。顧慙菲德，蒙神之祐。誦我道經，介我神聽。繼明五聖，裡事三靈。請從格言，天德出寧。大道幽蔭，湛慈廣接。意路何階，言津難涉。化有影響，神無華葉。

開元十七年太歲己巳，九月己丑朔，三日辛卯建。

維大唐先天二年歲次癸丑，七月癸亥朔，五日丁卯，奉誥投龍修功德使道士楊太希，賚送勅賜玄元皇帝法服於此廟，所設齋醮行道五日便迴，五方鎮綵本命文繒錢絹等物，敬造金闕天尊像一所，奉爲太上皇元始天尊像一所，奉爲皇帝二真人爲侍者，奉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師其像，乃靈儀絢發，若感曜於珠星，瑞色端嚴，似迎祥於紫氣，巧盡猶龍之迹，妙窮若客之姿。所願申此忠誠，啓茲冥祐，庶此神真降迹，名高四大之尊，握契紫辰，賞極三宮之寵，悠悠巨劫，蠢蠢含生，長辭有情之源，永處無爲之樂。

唐明皇詔下慶唐觀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若道無欽崇，命不永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至庶兮合於二覆之意也。夫必犧、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于市，而政猶踳駁，俗尚澆漓，當是理之者，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譏笑，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己而身受戮辱，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獄訟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兮，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不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

懷之？且如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云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命，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勿殺伐，致令夭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如家有征鎮，人或孤惻，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令所司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不能自全於己，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五千文，明乃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粹美，而至於太古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繹煩文，邀名且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饜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宜令士

庶家藏一本，乃勸令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等量減《尚書》、《論議》一兩條，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一日。

唐明皇再詔下太上老君觀

不離於精，不離於真，以天爲宗，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吾祖也太上玄元皇帝嘗從事於斯矣。惟穹昊厥初，則配神明，饗天地，育萬物，惟皇受命，則師列壁，熙以大一，利澤施於四海，不言所利，德教加乎萬姓，不稱其德，將晦迹也。安乎守藏柱下，將行道也，適乎流沙鬪寶，所謂神無方而道無體，冲用可見矣。流長者慎其源，蒂固者深其根，猗歟那歟，克開厥後，繫我列祖，光啓大中，豈玄天私乎有唐，惟玄元邁乎種德，豈玄元式受唐命，惟玄元存乎其人。是以累聖緝熙，

重光纘茂，大化漸被乎八表，淳德殷流乎萬國，則於天地有興立焉。惟小子多于前功，夙夜敬止，上承祖宗之餘慶，下膺侯王之樂推，惕然深居，凜若馭朽，以爲《道德》者百家之首，清淨者萬化之源，務本者立極之要，無爲者太和之門。恭承垂裕之業，敢忘燕翼之訓。故詳延博達，講諷精微，求所以理國理身，思至乎上行下效，亦云久矣。夫使天下萬姓，飲淳德，食太和，靡然迴心而向道，豈予寡薄，獨能致此。蓋凡百在位，所以咸熙，《書》曰：元首康哉，股肱良哉。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斯一德而共理也，豈至於今踈齟乎。昔長纓紫衣，猶聞慕向，廣眉高髻，且云變俗，何至道之難明，而玄珠之久喪。古人有云：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蓋謂同心同德，化流四裔，是誠在乎擊豕垂踵之惑，革面向隅之哀，故往年布令，各家藏《道德》，冀德立而風靡，道存而日用，則朕之陳祖業，尚家書，出門同人，無媿於天下矣。《易》曰：象也者，像此者也。

《經》曰：窈冥中有精，則窈冥之精，可以尋象求，不可以名言得也。故考圖史，凡聖祖降代出處之迹，敢立像以盡其意焉。將自家而形國，由中而及外也，庶乎知道者盈量而歸，迷方者不遠而復云。

開元二十七年太歲己卯，正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

真珠洞

按《圖經》云：真珠洞者，在龍角山東南峰側有洞闊八尺，深四十八尺，內漸廣深，不可測，每有珠出於洞，因此爲號。先天二年並大曆中，嘗勅使祭醮玄元皇帝，以龍璧投於洞中。至晋天祐年，有奉使新羅者，暨至其國，見向之二寶俱汎出水中。既還長安，因表以進之。其洞內往往聞笙簫管磬之音也。

慶唐觀金籙齋頌

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光纂

空洞之中，溟滓之際，靈文尚矣，混成朕焉。混成者何，象帝之先，靈文者何，龍漢之年。五劫交周，尊神遞運，九炁列正，元始自然。治於流火之庭。鍊於陽明之館，一儀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發光，赤明開圖，碧落普度，玄元奄有，大道遂荒。真宗天法之無，倪皇仰之而未及，犧軒應運，堯舜乘時，均至化而思齊，酌玄風而殆庶，獨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極矣。粵若祖聖，系襲神宗，先天不違，後天繼代，錫胤慶遠，派源流長，國家纂戎，欽承前列，三合一德，六葉同道。平陽郡玄元宮者，興王之肇兆也。惟初授命，載告休徵，權輿靈迹，俶落祠宇，昭彰於國史，乃今昇平，配永嘉瑞，增修清廟，大建闕宮，明白於御碑，因吾道爲天下程，由茲地爲天下

式，非夫至聖，孰能預之哉。皇帝御辨無爲，齋心正一，寤寢有感，髣髴真容，昭孝孫之精誠，貽列祖之玄訓，開元得聖像，天寶獲靈符，丕慶再集而繁昌，至教遂興而畢備，祇崇冊禮，其高莫二，袞龍克光於像設，冤旒追尊於帝位，雖猗那商頌，生人周雅，儔之於昔，今則過矣。於鑠茲山，會神之寓，西對姑射，北鄰天柱，寔通仙之秘府也。正殿肅穆，廣庭森沉，峰巒左右，松栝交陰，總虛無以靜深也。石壇重階，瓊甃環甃，隱訣三五，洞章護持，三元表辰，八月降誕，每至是日，展法於斯，修金籙齋，啓玉皇印，道家之寶，王者之儀，靡盛於此矣。乃開乾門，闢坤戶，氣引廣莫，風和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躡魁罡，落日淪陰，夕時沆瀣，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侶頌次，羽人步虛，朝拜九天，醮祠五老，想勾陳則黃雲垂覆，存太乙則白鶴來翔，其餘侍香玉童，傳言玉女，縹緲煙景，徘徊元空，求之希微，宛如契合。厥惟鎮皇極，叶時邕，外以廓清萬里，戎夷向化，內以義

安兆庶，年穀滋稔，滅格擇，興昌光，動植生成，陰陽氣茂，利兵所指，則戢干戈，靈官所臨則消疵癘，矧感通上界，神降祺福，景命來假，天子萬年者乎。觀主臣郭處寂虔恭是勤，夙夜匪懈，稟師之錄，佩嶽之符，躬執科儀，爰謀法要。開元十六載，御題觀額，因隸於茲。二十五年，上疏議齋，帝俞其請，於是內使高真，自王城而至，綸言秘旨，從天上而來，諸侯肅臨，郡邑葺事，革故垣棟。鼎新經像，彤彩絕絕，金光熒熒，曾是所營，曾是有成，利乎永貞。太守臣裴眺並寮屬等，惟道孚敬，誼形于政，奉敷休慶，泉合觀徒衆等，皆相與遵，乃宗極體乎自然。熙淡漠於元和，抃恬愉於大順。微臣嘗佐汾邑，親睹聖蹤，強名道原，用述真宰從宵冥而辨物，因象罔而得之。其詞曰：

三炁之宗，粵玄元始。朱靈丙午，赤明斯紀。太上道君，託胎洪氏。後天合德，其惟我李。爰初啓運，符命歸唐。海縣攸屬，六葉重光。天寶是膺，萬壽無疆。大君推策，考曆元陽。空

玄之中，自然妙有。無軼之衆，勃勃珠口。迎不見前，隨不見後。外物雖變，我法彌久。龍角嵯峨，肇興靈跡。仙宮乃建，清都斯宅。洞裏天長，寰中地隔。皇矣大道，臨下有赫。金籙秘訣，玉京玄言。陞壇之禮，衆法之門。聖祖貽訓，永告孝孫。於茲授命，永保元元。克昌厥後，大慶常存。刊此樂石，以奉至尊。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丙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齋建。

紀瑞

皇上御宇之三祀，春三月，旬有八日，晉慈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寰齋沐虔潔，祠于神山慶唐觀聖祖玄元皇帝。禮成，謁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聖之真廟，靈感昭發，休光動天。然後登龍角，昇華池，陟林嶺。瞻翠微，見瑞栢之奇狀，審循葛之延蔓，龍鳳交貫，垂于廟庭，

次生新枝，有以表聖祚於百萬年矣。上玄之意，必將使茂聳貞固，樹之無疆。當大曆十四年之三月，曾生一枝，已備圖牒。當今年三月又生一枝，故知曆數昌期，邈不可算，帝王符契，自合玄經。寰忝列宗枝，謬當廉察，聞斯靈迹，心不遑安，乃首擇吉日，禮祈尊像，遂與監軍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緋魚袋吳再和、左神策軍監鐵冶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張令綰等，同檢驗所植栢樹高下，葛蔓尺寸，仍令工者圖畫其形狀，具表上聞，乃刻碑陰，用傳不朽。

慶唐觀碑銘並序

將仕郎知神山縣事韓望撰

道母萬物，物猶子生，象成太初，囊括元氣，挾散氤氳，先天地有，稟立純粹，保合大和，故天得而清，地得而寧，神得而靈，谷得而盈，王侯得而爲天下。正道苟湮鬱，則象無所出，必天

不垂日星，地不竅山川，神紊陰陽，人窒性情。故無不通無不具，吞兩儀而不見其實，納毫末而不睹其隘，不可以眸覘，不可以智運。其象無體，萬物之象，其體也，其名無稱，萬物之名其稱也。不可謂之有，謂之有形其器也，不可謂之無，謂之無滅其變也。有生於無，無根於有，有無一貫，存於萬物，然後見道之妙，物之始。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以是而稽，則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為域中之大者，道冠首焉。老子仕於姬周，子孫延於漢魏，仲尼見而歎其猶龍，子長叙而為隱君子，事跡藹然，備載經史。洎泰山其頽，禮樂之言圯，青牛告逝，道德之論墮，自後以波引蔓延，散而不聚，故揚墨塞路，背仁義之說，莊列當途，立寓言之理，殊不知仲尼、老子，刊六經之祕旨，閱五千之純奧，與世作程，範圍天地。何則六經之旨正而詳，道德之奧和而備，正則父子親，君臣定，禮樂昭，刑賞中；和則心以虛，神

以清，惡以悛，善以立，故基國樹民，包淳剔偽，建皇極，躋壽域，未有遺儒捐道而後臻其理者也。洎後世益醜，前聖逾遠，不能宏啓其教，但浩揚厥波，故尚玄虛，企羽化，散帙峨冠，目為道士，得徒既繁，大壯觀廟，聖泥致像，研丹寫形，與浮屠氏並驅，滔源茂林，盛於中國，其來尚矣。昔隋獲神器，煬不固基，征遼幸淮，以人從欲，茫茫九土，民不聊生，怨入骨髓，天下興叛。唐公拯疲，參墟啓號，義聲高唱，響振四海，雖契人心，衆盜猶梗，逐鹿之功，未知誰手。時武德三祀，晉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鬚鬢皓然，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有二青衣童子侍之，謂善行曰：為吾語唐國天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平賊後，汝當為帝，天下太平，享國長久。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杜昂曰：歸語天子，我不飲食，何煩於祭。忽然不見，上異之，立廟於其地，繇是改浮山羊角之號以為今名。洎乾封元年，追尊太上玄元皇帝。爾後以土德下衰，木入南斗，

朱梁總權，禪唐寰鼎，篡弑薦興，其祚不永。莊皇起並，復唐舊業，故亳宮枯栢再榮，慶唐靈蔓引秀，歷代瑞應，邦史具存。洎石晉、劉漢之後，干戈圖王，日不暇用，此觀以地僻山迥，居晉南隅，官不給材，人罔興力，奮宇前址，相漸而墮，先是李唐以神堯至玄宗，圖六帝之容，翼侍三皇正殿，歲月云邁，彩不煥然，雖聚其徒，日莫能葺。往跡未傾，前跡不踵，都監道士梁志真奮浮俗，明大觀，捐嗜慾，探希夷，以為正其末者必端其本，師其人者必崇其教，代既不能體道而行，人則咸瞻像而慕，此觀不完，則何以信四方之士，鼓冲妙之風邪。景德元年春，乃裹足上國，拜章闕庭，序李唐之肇基，疏玄元之符瑞，復古興靈，必當聖代。主上執大象，司左契，道詢崆峒，神適姑射，却走馬以糞田，烹小鮮而治國，以萬物利為利，以百姓心為心，方當大順之朝，式闡無為之化，乃可其奏，宣中書詔晉郡俾重葺舊殿，以嚴其祠。工既鳩，宇未畢，二年仲春月二十有五晨，霧靄雲蒸，嘉

氣四塞，空山寂然，若有所降。俄而曙色霽，天象廓，屹乎醮壇，森然古栢，芳枝茂葉，列樹十六，瓊蘂珠英，露華可掬，其甘如飴。祥匪三危，灩灩湛湛，陽不能晞，衆目咸睹，神而異之。于是啓其邑，邑告郡，郡命僚屬覆驗其實，迨初及終，八日不散，郡繪其圖，抗表以進。愚嘗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老子本是以興言質，斯而窮道，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微，故能通幽洞微，意蹟象外，神而化之，不拘其變。昔告唐以太平，今降宋以甘露，非其時，非其聖，孰能通其應而若是者邪？望以二年春由太學登甲科，筮仕之初，出宰茲邑，承郡命，秉詔旨，轄匠篤民，修其三殿：曰玄元，曰三清，曰三皇。功就而未遑紀其事，大中祥符元載，罷縣秩，將赴調於選部，志真磨碑置觀，乞撰其文，固讓不克，

直述其由，乃爲銘曰：

道實強名，先天地生。罔然失象，寂爾無聲。不皎不昧，惟微惟精。誰蹟玄旨，周之柱史。象帝之先，谷神不死。冲而用之，去彼取此。隋衰唐盛，勃然昭聖。不出函關，告其受命。卜世延洪，子孫有慶。祠嚴山椒，唐傾祀遙。道德寂寂，松栢蕭蕭。誰其葺之，屬當聖朝。聖朝哲王，體道而昌。俾完壞宇，玄教重光。何以昭應，瑞露灩灩。其徒志真，服膺勤勤。企籍丹臺，杭章紫宸。一日必葺，無荒後人。

時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四月辛卯朔二日壬辰建。

重修三清殿記

天聖觀蓋唐聖祖降真之地，形勢壯偉，甲於河東。其中三殿岌然，先後鱗比，其一曰老子，次曰三清，次曰三皇，而六帝侍焉。自唐迄宋，日月寢久，風蠹雨壞，欄宇隳圯而彩色剝落，不飭不嚴甚矣。垣壁頽缺，洞然四達，

蒿萊荒其庭，牛羊牧其側，不蠲不虔甚矣。黃冠星居，殊趨異食，而害教爲甚。其給田也多，其輸租也薄，而積弊爲甚。縣宰公孫公，因致祭祠下，嗟其荒涼不治，遂慨然命工，完飾腐敗，革去弊事而咸與惟新。棟宇崢嶸，楹桷丹碧，向之不飭不嚴者，變而輪奐；環以垣墉，剗其蕪穢，向之不蠲不虔者，變而肅潔。葺齋庖以同其食，闢道堂以一其居，向之害教者去矣；增一歲之課，益數倍之利，向之積弊者斯除矣。於是諸道士相謂曰：公孫公可謂賢哉，新吾之宮，輯吾之徒，利吾之衆，援吾之教，俾過者生恭，入者生恪，起四方歸仰之誠心，其爲功豈小補耶！扶持吾道，既衰而復興者，實自公始，茲成事也，不可無紀述，顧謂斬芭書之。政和元年六月望日記。

重修嘉潤侯殿記

進士王建中撰

蓋聞近代已來，屢改神號，進封侯

爵，首謚之爲華池，中更之爲顯施，末命之爲嘉潤，三者同出而異名焉。惟神靈氣所宅，森矗山巔，有泉浸于深池，雲龍藏乎其中，峰巒搖動，相激而鳴，是爲聖水出之兆也。每遇旱歲，所在祈禱茲水，應誠甘澍，靡不霑足，故遐邇蒙其霈澤者，豈止一方而已哉。伏睹殿基逼窄，棟宇摧毀，孰其揭舉。爰有南李村李隱、上董村陳思恭共發虔心，同爲糾首，相謂池逼殿階，故遷神座丈餘間，前植香亭，後築基址，鳩工集材，輪奐締構，不日而成。即擇是歲中元節凌晨，就殿告成畢，復詣觀徧請道衆，嚴設香齋，及召協力人戶，同爲慶會。僕因是日亦往觀焉，預命作記，實叙其事，刊諸翠珉，傳不朽矣。時天會十一年中元日建。

重修華池嘉潤侯殿記

鄉貢進士田蔚撰

竊以亘古迄今，名山洞府，天地神祇，聖跡靈異，或靈顯于世，或功加于

民，莫不載在祀典，祭獻以時，以荅神恩。今本縣南距三十里有龍角山焉，舊名羊角山，因唐改號。其山二峰：東峰曰華池，西峰曰將軍，在圖經所載，其號古老相傳，莫究其詳。其神之靈異，功加于民，莫可名狀。至李唐武德初，太上現於龍角山前甘棠間，見曲沃人吉善行，令報唐天子。時善行詣朝，具言其事，神堯高祖大喜，遂立觀于山前，號曰慶唐觀。是時太宗統軍在絳，遣杜昂祭於所現處，而太上復現，謂昂曰：吾不飲不食，又何祭焉？當時居民謂太上所現真身之地，必是洞天福地，益敬其神。而東峰謂之華池者，而峰上有池，深妙莫測，龍神隱焉。其池內有石，常時乾淨，遇旱則鄉民祈禱于池，而其池乾，石上自潤而生水，世號華池聖水，鄉民請水虔奉供養，無不應感，隨水而雨降，故詩人詠之曰救旱泉。當時居民虔奉其神，供敬其池，因建殿于池上，號曰華池殿，自唐歷五代之宋，祈求無不應感，而宋賜號顯施真人，又進封號嘉潤侯，其

爲華池聖水一也。其殿既久，殿貌故弊甚，不稱靈神安止。後至歲在癸酉間，鄉民李隱獨有意焉，于時遂率李革、陳思恭同化集鄉衆，展其基址，增其香亭，重行修蓋，其功美哉，逮至歲在戊辰三月十有四日，忽值天火焚燒，其殿宇盡爲灰燼，居民莫不哀念。又前修殿維那李隱，復率鄭錫、陳諫、李革，及本觀前都道錄閻子美、知觀董茂華、郭茂昭、陳惟福、陳惟素、丘惟凝、崔自淵、崔居實，共啓虔誠，謂華池靈顯于世，功加于民，其神像殿貌，重復修崇，不可後時。遂糾集鄉衆，化集所用之物，命工重行修蓋，不日崇成，煥然一新，實其美事。其維那李隱前後率衆興功，不爲細矣，及衆維那之功，自畢功之後，殊無考記。若不刊石紀功，則修崇之功無復聞於後世。時歲在丁丑仲春，僕因假道教學於觀前，其元維那命僕爲記，非敢尚虛詞以襄美，特書其實錄以貽後代，傳之不朽云爾。時丁丑歲仲秋二十日記。

祈雨祭文

維大定十一年歲次辛卯，四月乙巳朔，二十四日戊辰，將仕郎、行臨汾縣主簿郝璟，謹以香茶酒果之奠，敢昭告于華池嘉潤侯之神。竊惟民者邦國之本，神明之主也，故國非民無以衛社稷，神非民無以供祭祀，是邦國之與神明其休戚，皆繫於民一體而同患者也。今自春及夏，時雨愆亢，二麥已不穡，秋種未入，土，民皆乏食，哀鳴嗷嗷，將流離於四方而填委於溝壑矣。則司牧百姓及享其祭祀者，其得而安之乎？惟神掌雷雨之權，握風雲之柄，奮然一起，則四方群生皆被其澤，使邦國之基有以爲固，而神明亦永有所依，顧不偉歟。今奉大府命敬謁祠下，挹靈液而奉事之，惟神龍屯其膏，三日之內，甘雨露足，神之惠也，民之望也，守令者之幸也。伏惟尚饗。

賀雨還水祭文

郝璟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華池真君、嘉潤侯之神：頃以時雨愆亢，敬禱祠下，蒙賜靈液，曾未信宿，甘澍獲應，四境霑足，百穀以生，邦國以寧，神之所惠，亦以豐矣。謹復致靈液於祠下，以謝景貺，惟神其鑒之。尚饗。

祈雨祭文

郭隱秀等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嘉潤侯：竊以至道無方，精誠有感，凡禱祈以通幽，諒神明而應兆。茲者時值亢陽，久愆甘澍，寔下民積釁以彌，深仰上聖垂慈而密佑，伏願油雲湧布，迄虛空渺邈之鄉，霈澤普施，徧日月照臨之所。塵埃頓息，苗稼重甦，變凶荒而作豐登，消疵癘而爲吉慶，在在處處，一切含靈，俱沐天恩，咸蒙道廕。

賀雨醮謝文

伏以神龍薦祉，克符元首之禎；風雨應期，足表精誠之感。否泰交通，雲雷混合，霑槁稼以重甦，灑輕埃而泯絕。群心悅懌，百穀滋榮，睹豐兆則信可徵，摧癘菑則知不作，倉箱有望，長幼無虞，輒憑玉笈之靈科，用答高真之景貺，共荷鴻休，均蒙大賚。

祈雨文

天且何言，示咎徵而見譴，人能知懼，託誠意而可禳，敢罄愚衷，仰干神聽，伏念臣等，于身致養，以食爲先，儻有害于三時，將阻饑於數口。爰從比歲，併值旱災，百穀無成，屢失豐登之望，四民何賴，共形捐瘠之憂。豈非積惡之招，以致恒暘之罰，尚祈悔過，是用新心。乃延琳宇之流，試講金科之典，冀雲輶之來格，宥芻狗之無知，甘雨祥風，茂育大田之稼，歡聲和氣，載

歌高廩之年。

祈雪文

王良翰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將軍華池之神：惟神祐此一方，千百年矣，民知有賴于神，故望於神者重，則神之於民也忽棄之乎。切以自秋八月至于今一百五十餘日，旱乾塵翳，雨雪杳然，民之病者甚衆，麥之槁者寔多，來歲夏望，民懷愁額，抑亦良翰爲政之不善歟？抑亦有冤獄未雪歟？然政之不善，吏之不職，民何辜焉。伏願神惟民愛而速降瑞雪，使民有來禱之望，則科差易了而無逋逃之患，盜賊弭寧，而各安其業矣。神其鑒之。尚饗。

龍角山記

（楊立志點校）

023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

真仙碑記

經名：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元朱象先編。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九天仙伯文始先生無上真人

按《史記》並《內傳》，真人姓尹，名喜，字公文，天水人。也母魯氏，夢天降電流繞其身而後真人生焉。當生之時，有雙光若日，飛游其側。日有日精，姿形長雅。少好《墳》、《索》、《素》、《易》之書，善天文祕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之變，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隱德行仁。其後，涉覽山水，於雍州終南山蓋屋縣神就鄉聞仙里中，結草爲樓，精思至道，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周康王聞之，拜爲大夫，後

召入爲東宮賓友。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瞻見東方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過京邑，乃求出爲函谷關令，以物色之。至期，乃盥沐，念真戒，嚴門吏，掃路焚香，以俟天真入境。其年七月甲子，老君到關，即具朝服出迎，就舍設座，北面而事之。遂辭疾退官，以其年十二月，邀迎老君至終南本第，齋戒問道，復請著書以惠後世。老君乃述《道德》五千言以授之，並授三一內修之道及西昇之訣。老君傳道既畢，明年甲寅四月二十八日，將辭決升天。真人悲戀請留。老君戒曰：子但千日清齋，研誦二篇，鍊形入妙，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矣。真人唯唯而謝。言訖，於宅南小阜上，乘雲駕景，升入太微。真人遂於草樓清齋，屏絕人事。三年之內，心凝形釋，體入自如，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著書九篇，號《關尹子》。即往蜀郡青羊之肆而會老君。老君錫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統領諸天仙士。今成都府之青羊宮，即故址也。又按《樓

觀本起傳》云，樓觀者，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之故宅也。以結草爲樓，觀星望氣，因以名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問道授經，此大教所由興也。是以古先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爲生化之源，宗神仙爲立教之本；尋衆妙之軌躅，慕重玄之指歸。故周穆西巡，秦皇東獵，並回轅枉道，親禮真宗。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版于今尚在。秦漢廟戶相繼不絕，是皆歷代欽崇，寶爲福地，登真得道之士，世不乏人。今之所紀，姑述舊聞，滅迹之士，不可悉究。也傳記文長，茲節其要。贊曰：

繫昔真人，樓居毓恬。青牛方駕，紫氣先瞻。受經得旨，發道之潛。玄波一決，四海流漸。終南之陰，宅遺宏構。教本代崇，孫枝世茂。襲聖之明，極玄之又。大哉九篇，光啓我後。

杜陽宮太和尹真人

真人名軌，字公度，即文始先生從弟也。蚤事先生，親傳道妙。道成，太上召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參校

《真仙圖錄》，檢閱神司鬼官，威制千靈，風清萬鬼。或周覽海嶽，或上朝玉京。晉永興中，復降斯觀，道士梁湛遇之，授以丹書而去。贊曰：

修仙人已擢仙魁，松下丹爐老碧苔。誰料肉飛千載後，授書又到故家來。

王屋山太極杜真人

真人名沖，鎬京人。年甫冠，聞文始得道，來師事之。文始適蜀，依止草樓真宅。穆王追慕仙躅，命駕詣焉，爲建觀宇，延沖等七人爲道士。鍊養既成，身生玉光，五藏充實，僅容氣息，復解胞釋結，洞觀衆妙矣。以懿王己亥年升舉。任王屋仙主。贊曰：

玄弢解去謝塵寰，物裏光陰指一彈。復向洞天觀衆妙，高鞭黃鶴上天壇。

赤城宮彭真人

真人名宗，字法先，彭城人。周穆王崇尚黃老，招致英賢，真人應聘而至，師事太極真人，授唯一之道。乃鍊神入妙，洞達靈源，能三日三夜通爲一息；或沒水底，竟日方出；或僵卧及月，人疑，已殞起復輕強。以厲王丙申

歲沖舉。受秩赤城仙伯。贊曰：

真人以踵衆人喉，其息深兮道日休。盡道蒙莊發幽祕，焉知其說有蹤由。

太清宋真人

真人名倫，字德玄，雒陽人。早佩真訣，棲心玄域，究通塞之源，得形神合並之道。每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故能東觀陽谷，西極閩風，南邁長離，北適玄壘，周覽八極，冥觀天運。或居靈嶽，或在闌闌，或託物以遊戲，人莫識之。以景王乙己年沖舉。贊曰：

太清仙客道中龍，虛實雙融到大通。萬水千山遮不住，自南自北自西東。

西嶽馮真人

真人名長，字延壽，驪山人。明大易，宣王召爲柱下史。年四十，退官入道，遇鄧仙君受《黃庭》奧旨。遂入終南山，就巖作室以居，靜以思道，安以養恬內，寶既充，復能周物，如救民瘼，止凶燄，正狂恙，皆意到便驗，非有作也。以平王庚寅歲沖舉。贊曰：

棄却周宣柱下官，便拖藜杖入終南。黃庭誦徹無人見，一枕清風睡正酣。

白水宮姚真人

真人名坦，字元泰，汾水人。注心上玄，澹泊高抗。襄公歸岐日，北面稱師。餐風味道，縉紳敬尚，儼若神明，請謁日紊，遠引而去。嘗行雨中，衣袂不濡。目有神光，開如電爍，行必合目，慮驚於物，或請小開，即流光迅發。以簡王壬戌年沖舉。司白水宮。贊曰：

巖壑風姿古逸民，瀟然野服屈時君。高情不作紅塵夢，拂袖幽巖卧白雲。

秦隴宮周真人

真人名亮，字泰宜，太丘人。師姚仙君得法，號爲入室。嘗與周靈王太子晉鼓瑟吹笙，同遊商洛。能以子絃孤彈，八音諧暢，鏗金振玉，百禽率舞，或周旋名嶽，間示神變。時方少年，旦即皓首，人皆莫測。以烈王己卯年沖舉。受書爲秦隴宮仙官。贊曰：

吹笙太子約同遊，閑翫商顏笑世浮。瀟灑仙姿春正好，明朝底事雪盈頭。

清尹仙人

真人名澄，字初默，汾陰人。年二

十八入道。初隱南山，汲流切柏，若將終身焉。恪意焚誦，匱中香盡，靈熏自生，燈乏明膏，神光空映。嘗投符於川水，乃逆流。始皇詣觀祠謁，詔東向建殿，給灑掃戶。召澄問玄，規以我無爲而民自化。言匪契，翩然而去。贊曰：

逝川試著小符投，滾滾洪濤忽倒流。
秦始謾勞虛席問，舉頭一劍已橫秋。

大有宮王真人

真人名探，字養伯，太原人。呂后朝嘗任中常之職，後乃投簪入道。遇西靈子都，受藏景化形之法，能隱形滅影，雲霞合變。逢故人，心疑之，乃變爲樹，又爲火，復爲水、蟲、獸、異物，無有定體，故人自失而走。須臾，復見真人於道左。元朔六年沖舉。贊曰：

變形爲火復爲泉，回首衣冠卻儼然。
謾殺故人空吐舌，神機元在手中旋。

西嶽仙卿李真人

真人名翼，字中輔，潁川人。弱齡企道，神閑器遠。時漢武帝依觀建望仙宮，增置道員，真人應選入道，常居

真靖，棲空養无，後遇太和真人，挈至杜陽宮，令事王仙君，復遣出還，遂沿風遡景，出入無恒。以靈帝光和二年沖舉。領命西嶽仙卿。贊曰：

鍼芥師資異代逢，相從直到杜陽宮。
雙鳧一去無消息，幾度咸陽夕照紅。

上清封真人

真人名衡，字君達，隴西人，通老莊學。漢明帝永平中，應賢明之選，度爲道士遇。真人魯君，授以上道並《五嶽真形符圖》。常跨青牛，遊行五嶽，凶祇怪鬼，遁迹千里。然性多慈，救遇暴死者，出腰間竹笥中藥與之，應手立愈。後入玄丘山，不復見。贊曰：

袖裏神符射斗牛，天魑嶽鬼見還愁。
卻嫌天上多官府，直跨青牛汗漫遊。

太清高仙張真人

真人名皓，字文明，汝南人。漢永初中披度。禮謁封君，求啓未悟。封君逆知其來，三試皆過，遂授空炁金胎之道。已而，目能徹視，耳能洞聽，雲霞絡體，日月凝華。或化飛雲，或爲白鶴，昇虛隱景，變化莫測。以魏太和年

沖舉。受命太清高仙。贊曰：
鼎中丹熟與天并，白鶴飛雲信手成。
徹視八紘無一物，倒騎箕尾上瑤京。

梁考成真人

真人名諶，扶風人。魏咸熙初來事鄭法師。履道有年，志尚高邈，精忱遐感。以晉惠帝永興二年，遇太和真人降其庭，授《日月黃華上經》、《水石丹法》，並授《本起內傳》。三年丹成，身輕如羽，顏若童兒，目見地中，耳聞霄漢。以東晉太興二年沖舉。贊曰：

異世逢師豈偶然，神丹親遇太和傳。
胎仙舞出朝元法，太極光陰不記年。

王子年真人

真人名嘉，隴西人。晉建興中披度。靈明照徹，事多先見，知人驗物，咸以爲神。厥後，朔南分裂，列國競以禮聘，遂隱于山，然猶咨訪不絕。年八十七，自言小責未了。姚萇訪以國事，乃力詆之，遂爲所害。當日友人隴右見之，有《拾遺記》等書行于世。贊曰：

小責懸懸尚未終，須教白刃斬春風。

隴西若不逢知友，誰識先生是脫空。

孫仲宣真人

真人名徹，不知何許人。前趙光初中來事王先生。訥言敏行，衣布飲水，機智不張，惟事韜晦。先生賢之，待之如友人。有所叩，不以言語告人，但觀其顏色，則識吉凶。常獨潔一室，終日危坐，澹然與神明。居人望見之，心容俱肅。年七十解化。贊曰：

饒舌誰能惹是非，叩之弗應亦相違。

正容悟物無瑕謫，要使當人自見機。

馬元約法師

法師名儉，扶風人。未冠入道，出於孫君之門，受五千真文，三百祕字兼學風角鳥情之訣。能召命萬靈，御制羣鬼，由是四方翕然傾慕。孫君誠之曰：夫法術滋廣，風聲外扇羶，能引螳，翻累明真。俄姚萇遣使來聘，法師稱疾不起，闕諸法入山。贊曰：

相招何事不相從，朝野如何著得公。
袖却天書深隱去，終南好處聽松風。

尹靈鑒真人

真人名通，太和真人之裔也。幼

欽祖道，觀光福庭，遂禮馬法師，密受微旨，內充外暢，聞望日隆。魏太武遣使致禮，請謁不絕，高人勝士，朝野縉紳，車騎填門，冠蓋溢路，求玄問道，虛往實歸。年一百解化，每夜有神燈數枝，懸映冢上，值齋日則多。贊曰：

高門奕世產仙材，垂手紅塵應化來。
黃素一時歸有道，簪星珮玉照樓臺。

王道義法師

法師並州人，魏太和中，師牛文侯。先生道隆行擴，事多玄感。嘗修觀宇，徒侶盛集，倉廩所積，隨取隨盈，終無耗竭。門人怪而候之，見數青衣小童，以笞負米潛溢其困。人以攀梯躡陞爲艱辛，與作階級，使其便益，法師叱不許。貧惲者咸來食焉。贊曰：

負糧添廩見青衣，此事傳來也甚奇。
贏得充齋兼施衆，銜華百鳥是徒爲。

母始光法師

法師猗氏人，幼業墳籍，旁求象緯，既而歎曰：高蹈物表，非世教所及也。遂禮牛文侯先生，問五千要旨。先生曰：迎之無首，隨之無後，果何物

邪？子能默識，道在是矣。法師忽釋然如去闔膺之物，自此口誦身行，事符理順，執古御今，六通四關矣。贊曰：

貞懿先生陳真人

先生名寶熾，潁川人。抱負弘闊，人莫能窺。出入山間，時見白虎馴逐。魏文帝大統中，招致使殿，訪以治道，及問馴虎之術，對曰：撫我則厚，虎猶民也；虐我則怨，民猶虎也。何術之有？帝悅，後謚貞懿先生。觀左右槐名考虎樹者，即當時物，今猶存。贊曰：

跨虎閑來市上遊，神通妙用駭時流。
文皇謾把閑名挽，貞懿先生未肯留。

李順興真人

真人京兆人。夙稟靈慧，受業貞懿之門。入山遇三大仙，授以丹寶。復鍊養六年，變化莫測。名聞魏文，召試諸難，使之蹈火赴湯而無損。諸郡命齋，同日畢赴。或磔死復出，或預指叛逆。末後雖示羽化，發視唯見空棺。

詔於其處立祠像奉香火焉。贊曰：

仙家妙用本無方，遊戲人間笑幾場。
散氣聚形無不可，有無元不屬存亡。

張法樂先生

先生南陽人，幼侍巾餅於尹君，真士念其勤苦不退，遂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燈爲之四輝。後魏廢帝時，隱居於耿谷，人迹莫及，風亭月榭，樂道忘懷。嘗有猛虎造室，恬然不顧，亦不加害。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樸全之驗也。贊曰：

樂道居山坐復行，忘機獸鳥不猜驚。
熙熙人在華胥世，一段淳風畫不成。

精思法師韋真人

真人名節，字處玄，杜陵人。早有才名，爲魏明帝東宮侍書，年三十八稱疾退隱。後著道士服，從趙鍊師游，註《易》、《老子》書百餘卷。周武帝幸觀祠醮，欽其風，命座演教。真人乃剖析天人之理，大明內聖外王之道。帝稱精思法師，時號關西夫子。贊曰：

逃名歸隱白雲鄉，滴露研朱點老莊。
剛被關西喚夫子，又將姓字惱侯王。

侯法先法師

法師名楷，京兆人。魏正始中，禮貞懿受道，奉侍師門歷三十載，堅苦不懈。師蛻之後，入寒谷結菴，泉甘木茂，人境清勝，名曰三松觀。門徒追求而集，皆木食澗飲，道術相忘，怡然有巢許之風。人有爲魑魅害者，皆來乞救，以符逐之，無不立安。贊曰：

三松觀隱白雲深，巢許家風太古心。
飲瀑茹芝還自足，清風一榻直千金。

威儀法師王真人

真人名延，扶風人，幼事貞懿先生。周武時，玄教將隱，真人叩闥論道，別白正旁，遂有十老之選。隋室興，文皇以安車迎致大興殿，齋戒受道，加號威儀法師，建玄都觀，延居之。由是，玄門大闢。謂所親曰：道應帝王，吾宗不涓，盍歸休乎！遂還故山。贊曰：

懶向金門日宴陪，騰騰控鶴返蓬萊。
玄都觀裏春無主，千樹碧桃空自開。

嚴道通法師

法師名達，扶風人。玄學淹博，爲

時所尚。周武帝迎聘于朝，待以賓禮。建德四年，將汰道釋，朝議未定，乃下詔問之。法師陳主優客劣之對，上大悅，特命於田谷舊隱建通道觀，併選高道九人以居之，故世號田谷十老。年九十五解化于觀。贊曰：

崑岡玉石共焚秋，議論滔滔動免旒。
振起頽綱真有力，千鈞舉向一絲頭。

于長文法師

法師名章，扶風人。年方齠，能誦道書，父母今依侯法師肆業。後遭二教夷廢，雖涉艱危，不以窮盛易節，俄而名簡。帝心詔爲大德錫，居通道觀，乃十老之一也。每以符章爲人翦祟，神異非一。隋大業十年，年八十二解化，臨窆有白鳥自棺飛出。贊曰：

金紫光祿大夫岐法師

法師名暉，字平定，有扈人。禮蘇法師得度。當隋末主觀事，謂弟子曰：天道將變，當有老君子孫出世。未幾，高祖入關，嘗親幸觀庭，命建醮，

有瑞應，召坐設齋，問答有契，授金紫光祿大夫，易樓觀爲宗聖觀。年七十三攜徒登太白絕頂，亟還而化。贊曰：

慶逢真主啓天休，道法宸章互獻酬。金紫仙家雖未貴，大夫命號也風流。

巨國珍法師

法師武功人，年三十，隋仁壽中入道。食蔬衣弊，恪守苦節，飢寒未嘗分念，聲利不關諸心。人譽之則懼，人辱之則拱而聽。非唯面順，實亦心服，蓋道愈充而心愈柔也。慧叟見之，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效於言意之表，國珍是已。贊曰：

心期出世與天游，世事誰能爲校酬。蔬食草衣還自樂，旁觀虛作不堪憂。

田仕文法師

法師鄆邑人，年十九，開皇七年試業，披度爲道士。師華陽子，受內觀定觀真訣。每入室鍊化，動經旬月，閉關不出。出則顏色愈豐潤，以符法惠人。或起死，或援溺，屢彰靈應。年七十五解化，衆見寶幢羽節，浮空而去。贊

曰：

入室經旬不啓封，神光透入玉壺中。一從絳節排空去，知在蓬萊第幾宮。

銀青光祿大夫尹尊師

尊師名文操，字景先，隴右人。才道胥美，聲光籍甚儀鳳二年，奉敕主宗聖觀。三年，上命建醮，躬行拜謁。上親見玄元乘白馬臨降，遂命修《聖紀》一部，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師辭職受官，著《大道消魔論》等書，詳見員半千撰道行碑。贊曰：

聖紀修成叩帝閭，銀青高爵重褒光。遺書燦爛人安在，道史千年姓字香。

正一通真梁真人

真人名筌，周顯德中，爲觀宗主。時陳希夷居仙游宮，與真人密邇，往來爲林下友。宋革命，翊聖真君降于終南山，令張守真入道。謂曰：吾爲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張君遂禮真人爲師。開寶中，詔封正一通真真人。太平興國三年蛻化。贊曰：天上真君久見知，張君別有世間師。一生林下無人識，祇許希夷作子期。

掌教大宗師清和尹真人

宗師名志平，字大和，東萊人，全真六世祖也。嗣主真教，道洽夷夏。壬辰，金運訖錄，秦爲兵衝，城郭丘墟，觀亦燬蕩。師念祖宗開教之地，自燕而來，篤意興復。四方道流，不召而集。尋以觀事授李公真人，未幾，殿閣翬飛，復還舊觀，詳見道行碑。贊曰：法印高提妙舉揚，草樓何似寶玄堂。仙源流到全真海，關令家聲萬代芳。

同塵洪妙李真人

真人名志柔，字謙叔，洛水人。師事開玄李真人，謝絕世紛，隱山葆鍊，道成行著，四方宗。仰天興之變，觀婦地矣。歲丙中，真人承清和之命，挈領門德，竭力創復，芟蕪起廢，琳宇一新，徒侶雲臻，倍加疇昔。封同塵洪妙真人，年七十八蛻化。贊曰：起廢成完速若神，瓊樓寶殿一番新。重來尹李還相遇，祇恐今人是古人。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後，登真之士，無世無之。閱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

太和尹君別作《樓觀先師傳》於晉，次則精思韋法師述之於後，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合三十人，各一列傳，為書三卷，垂世久矣。至元己卯，象先來自浙右，往禮祖庭，因坐夏於經臺，得熟其書。乃知地靈人勝，源深流長，誠非偶然。第以韞之編牘，未洽見聞。遂節其緩九，錄其要一，各系以贊，總為是碑。復纂《文始本傳》，弁之首以呈宗主聶公、提點趙公，刻之貞石，昭示無窮，俾來裔得以究明祖道而勗之耳。茅山朱象先拜識並書。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徐成發點校）

024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經名：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元朱象先編撰。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

句曲朱象先集

大唐宗聖觀記

夫至理虛寂，道非常道，妙門凝逸，無名可名。爰自太始開圖，混元立極，三才奠處，萬品流形，莫知象帝之家，未睹谷神之域，希夷瑣閉，溟滓封奇，及夫鳥迹勃興，隱書詮奧，至化因茲而吹萬，玄教由是以開先。聖聖襲明，道德授受，于是混元之教，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宗聖觀者，本名樓觀，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尹君之故宅

也。以結草爲樓，因卽爲號。先生稟自然之德，應玄運而生，體性抱神，韜光隱耀，觀星候氣，物色真人。會遇仙輶，北面請道，一經既演，八表向化，大教之興，蓋起於此矣。茲觀中分秦甸，面距終南，東眺驪峰，接晴嵐之浥浥，西顧太白，粲積雪之皚皚。授經之古殿密清，路牛之靈木特立，市朝屢易，仙迹長存，物老地靈，每彰休應。卿雲日覆，壽鶴時來，樹無窠宿之禽，野有護持之獸。文始藥井，韓甃未墮，老君輦車，確然不朽。至於穿窬盜竊，進退自拘，似有繫維，悉皆面縛。昔周穆西巡，秦文東獵，並枉駕回轅，親承教道。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崇臺虛朗，招徠雲水之仙，閒館錯落，賓友松喬之侶。秦漢廟戶相繼不絕，晉宋謁版，于今尚存，實神明之奧區，列真之會府。後魏文帝變夷風於華俗，立仁義之紀綱，崇信教門，增置徒侶。有陳先生寶熾，潁川人，夙有幽逸之姿，幼懷林壑之趣，松風入賞，名嶽留連。玉皇之道，既弘銀榜之宮雲構。

續有王先生子玄，言窮名象，思洞隱微，念在玄空，累非外物，含神自靜，儀聖作師，並德音孔昭，鬱爲宗範。周太祖定業關內，躬受五符，隋文皇沐芳禮謁，獲聞休徵。迨隋德將季，政教陵遲，六飛失馭，四維圯絕，夷羊在牧，蜚菑滿野，家習兵兇，民墜塗炭。皇帝命世應期，榮鏡區宇，戡難靜亂，亭毒無垠，廣大配乎天地，光華方諸日月，數階庭之萑茨，聆鳳和鳴，照景星於玄雲，觀麟郊藪，緝禮裁樂，化俗移風。農夫勸於時雨，隴餘滯穗，工女勤於蠶績，杼軸不空。九服韜戈，三邊靜拆，西戎革面，東夷獻舞，朔南洎聲教，漠北盡來王，德化遐漸，無幽不暢，三善克懋，非假二疏。一有元良，萬邦貞固，照均天縱，道契生知，篤尚玄根，欽茲聖躅，以武德三年詔錫嘉名，改樓觀爲宗聖觀。宸宸興念，纂胄所先，啓族承家，鼻於柱史，得一以靈，蹈五稱聖，弱爲道用，柔爲至堅，損之又損，以至于益，瓜瓞綿長，慶源悠浸，爰初啓祚，致醮靈壇，自然香氣，若霧霏空，五色

雲浮，如張羽蓋。七年，歲惟作噩，月在黃鍾，六轡齊驤，百辟咸從，親幸觀所，謁拜尊儀。軒后之詣崆峒，神農之上石室，順法行禮，異代同規。觀主岐平定，精金格之書，究玉笈之文，知來藏往，盡化窮神，豫鑒天休，贊弘景福。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玉器凝潤，鶴情超遼，辨析連環，辭同炙輶，對敷天旨，妙沃帝心，乃謂片言小善，尚題紺碣，矧夫皇輿迂駕，挹酌希微，大道資始，鑪錘萬物，不有刊勒，其可已乎。侍中江國公陳叔達，朝宗羽儀，詞才冠秀，奮茲洪筆，爲製嘉銘，其詞曰：眇矣靈化，玄哉妙門。飛形九府，鍊氣三元，黃庭祕籙，金格微言。玉京留記，金竈還魂，揚塵東海，問道西崑。物色函關，存容清廟。建標伊始，層壇雲峭。綺井虹伸，風窗電笑。玄都正律，帝臺仙召。挹髓捫星，餐霞引照。豁虛罔象，無名至要。高廂久懸，清泉餘療。宅心勝侶，游息衆妙。絕壁翠微，淥流丹竅。鞠草如結，周原甚突。聖道將弘，重光顯曜。明明我后，積德累

功。陶埏寓縣，叱咤雷風。庸稽大室，禮盛艷宮。時乘正位，道配玄穹。四維載仰，百世斯隆。有截于外，無思自東。祥符浹遠，瑞采澄空。百神咸秩，千齡是崇。宗玄壯觀，詔蹕康莊。雲行輦道，吹發山梁。飛文協一，接禮神皇。五旌回首，六轡齊驤。宸儀展敬，享福無疆。巍然高碣，播此遺芳。給事中騎都尉歐陽詢撰，武德八年二月十五日建。

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

聞夫真人者出巨殼，歷倚杵，騎蜚廉，從敦圍，臣雷公，妾密妃。朝濯髮於湯泉，夕晞首於暘谷，仍丹丘以長嘯，戴翠華以高遊。自非殖因曠劫，肅恭大浩從事於金房之前，鏤心於玉晨之上，携青童而應黃籙者，奚以成後來之妙相乎？繼絕景而胤希聲，則尊師其人矣。尊師諱文操，字景先，隴西天水人也。後秦尚書僕射緯之後。緯仕長安，故爲扈人焉。若乃鬱爲帝師，降迹於唐勛之代，光乎王佐，應命於周武

之朝，家籍代資，可略言矣。曾祖洪，宇文朝商州長史。大父舒，隋文州別駕。昭考珍，皇朝散大夫，以先知授。尊師特稟異氣，垂實冥華，始降迹也，其母袁氏夜夢玄妙玉女授九老丈人之符，寤而記之，每存思也。數月而聞腹中誦經聲，且時時有異光繞身矣。及載弄之始，目光炯然，眸子轉盼，若有所見矣。袁氏以其所夢，有徵心誌而不言也。及勝衣之日，自識文字，惟誦《老子》及《孝經》。乃曰：此兩經者，天地之心也。此後見好殺之字，若蹈水火，視無禮之文，如墜泉谷。稍長，聞有尹真廟，乃精心事之，不近俗事。因讀《西昇》、《靈寶》等經，漸達真教，既得玄味，便契黃中。聞師者傳道之父母，行道之神明，無數劫來，妙經是出，不因師學謂之長昏，遂章惶無已，求師不暇。時有周法者，內音之先鳴，上皇之高足，乃願參軒效駕，陪景嘯空，奔走禮謁，以申宿志。周法見之，乃謂尊師曰：汝於劫會之中，已受龜山之籙也。便訓以紫雲之妙旨，授以

青羽之隱法，一入其心，謂赤松、王子喬可與撫煙月矣。年十五，道行已周，有名于遠近矣。屬文德皇后遵上景而委中宮，于時搜訪道林，博採真迹。尊師即應玄景，行預綠雲，奉敕出家，配住宗聖觀。雖翦芝瓊園，採琳玄隴，意每遠出，未近謝也。將欲沐浴東井，棲遲南昌，保護崑崙，窺裔渾沌矣。故屬想丹煙，游心紫度，徧尋五嶽，備涉九元，尋三君之祖氣，成七晨之慧眼。旋謁周法，便居終南。寂慮於溫泉，冥精於寒谷，有年日矣。既通八景，又達九天，知來藏往，多所曉悟，若有神曰：周法上遷。及省所居，已去順也。貞觀末年，行喪既畢，永徽三年，乃游太白，入重玄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此後丹字紫書，三五順行之法；扶晨接晝，九六逆取之方，咸得其要。尊師所有遊山異迹，祈醮靈應，並有別錄，此不載之。至於顯慶以來，國家所賴，出入供奉，詢德諮量，救世度人，轉經行道，玄壇黃屋，帝座天言，東都西京，少陽太一，九城二華，展敬推誠，三十

餘年，以日繫月，始終不絕，有感必通，凡是效驗，君臣同悉，敕書往復。日月更回，神道昭彰，歲時交積者，不可具載，並傳於帝居，一二要者，略舉其目。初，尊師遊，太白高頂，雲霧四周，聲振萬壑，此處缺六字千仞，復有像充九色，其高十仞，欣然長往者，意已篤焉。高宗之在九成宮，有字慧經天，長數丈，以問尊師，尊師對曰：此天誠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順天，納諫徵賢，斥邪遠佞，罷役休征，責躬勵行，以合天心，當不日而滅。上依而行之，應時消矣。是故高宗以晉府舊宅為太宗造昊天觀，以尊師為觀主，兼知本觀事。儀鳳四年，上在東都，先請尊師於老君廟修功德，及上親謁，百官咸從。上及皇后、諸王、公主等，同見老君乘白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騰空而來，降于壇所，內外號叫，舞躍再拜，親承聖音，得非尊師之誠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篇別有贊。時半千為尊師作也，紀贊異秩，繕寫進之，高宗大悅，終日觀省，不

離于玉案，乃授尊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師固讓，不得已，辭官而受散職焉。永淳二年，天中有望，告成有日，萬乘雷動，千騎風馳，天子乘閣道而御帝車，羣官陪六儀而承七曜，將禮于天樞，幸中嶽也。金繩未舉，玉檢猶潛，而六龍頓轡，三光斂色，聖體不安，旋于皇極。屬紫微虛位，白雲上征，萬國號訴，四方遏密，太后諮訪尊師，尊師曰：真坊仙境，亦著代謝，物有榮悴，氣有初終，大道之常，幸康神器。陛下宜存思諒闇，極想欽明，密理百神，潛芘萬姓。文操人間地上，物裏天中，所有靈明，倍百祈請，亦望二十四結，火燒而憂盡，七十二教，水鍊而法成，皆見先徵，以明後事。乃著《祛惑論》四卷，《消魔論》三十卷，《先師傳》一卷。垂拱四年，將賓玉帝也，上足時道成咸願奏章以延福蔭，尊師止之曰：有順宜遵，不可犯禁。言訖委化，顏色如常。粵以長壽四年四月十四日，遷兆於終南文仙谷。弟子侯少微等，追思龍漢遠慕龜巖，冀德音與天

地同久，神道共陰陽齊化，昭芘騫林，冥滋柏樹，俾斯貞石，文若三光。其詞曰：去矣。大仙，悠哉上玄。玉谷白芝之座，金闕紫蘭之前。既嘯景於瓊札，固交歡於碧泉。出三萬六千之厚地，入三萬六千之遠天。咀九華之翠菊，坐五色之紅蓮，常吟外景，每握內篇。春霞飛乎絳雲，秋風生乎紫煙。裴回高黃嶺，顧步太白巔。三秦四塞帝王國，京兆長安龍鳳川。煌煌兮四明路，浩浩兮八景年。今已向上襲前果，何時來下降宿緣。當乘道之氣，應傳道之味。必使氤氳六合中，自然昌揚，萬劫通。稽首空歌步，願得乘九素。天下同此心，非獨騫之林。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上柱國、平涼縣開國公員半千撰。開元五年十月二日，弟子侯少微建。

大唐聖祖玄元皇帝靈應碑

至矣哉，皇法於天，天法於道。居大寶者，必尊祖以配天，孩庶類者，咸宅生以母道。故四維張國，遠宗玄教，三后在天，代紹明德，然後彌綸區宇，

昭格神祇，其能系二美之盛烈，首千古之洪化者，卓哉煌煌，歸我唐室矣。皇上受圖享國蓋三十載，功侔天地，孝誠祖考。其高明也，布星辰以有倫，其博厚也，振河海而不洩，至於揖羣后，叙彝倫，陶鑄堯舜，湫隘軒頊者，乃皇上之餘事也。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天，夢啓靈應，惚恍有物，希夷玄通，實元祖之明命，錫無疆之寶曆。乃潛誌玄象，遵誥旁求，西亘太白，東連鄠杜，號周史之經臺，枕泰山之幽谷，肇居尹氏，集法侶爲道門，後遇皇唐，易樓觀爲宗聖，藥井尚渫，仙軾仍存，卜勝宗玄，此爲俶落。飛泉噴石，重林闕景，苔蘚地偏，以恒深煙，雲畫晴而不散，眸容挺出，赫然有光，煥白虹於玉座，紛紫氣於仙境，洎邁睿覽，宛符夢寐。諱，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者，可舉之一隅矣。其始迓也，焚芝術，辟葷羶，寂歷無聲，擊跪有則。初靡荔席，次登靈壇，徐肩綵杠，少息華館，清籟颺颺於草樹，天香氤氳於崖

谷。及路轉莽倉，風順崆峒，雲鶴翊以導輿，羣仙扈而成列，逮地邇天苑，闔鞞國門，霓旌鳳簫，風馳海合，絳節羽蓋，波屬霧委，萬姓翹首於西城，百辟候儀於北闕，顛顛如也。皇上乃捧昇露寢，奉先思孝，集仙府以陳齋，圖混成而告遠，不崇朝而通八景，未浹旬以徧六合，故羣臣率舞慶靈，稱觴獻壽，森旗伐鼓，何其盛哉。於戲，玄元之道，旁礴萬物，眇爲化先，稀韋氏得之而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至若王母西崑，比之如朝菌，麻姑東海，涵之如夏蟲，沖虛馭風，蓋錙銖於糠粃，王喬控鶴，方轡轆於蓬蒿，信無上歟，信元氣歟。且天啓皇唐，儲北罔極，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其流長，昔王室將傾，我則電擊以存國，介丘望幸，我則雲行以告成，汾睢祀，我則順子以尊后，陵寢肅雝，我則述經以明孝，可謂重椅坤軸，再紐玄綱，曼衍葳蕤，皆皇極之大造也。其修缺禮，補樂章，存朴以畜文，陳兵以訓武，奔四夷以歸化，主百神而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

仁片言而受福，樹一善而獲應，況網羅衆制，包括鴻微，以神化之貞明，協靈命之幽贊，克含脩祉，不亦宜乎。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法潔，瞻白雲而志遠。觀主李玄翦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逍遙山林之下，徬徨塵垢之外，因聚而議曰：今自道以祐主，自主以祐人，下覃六幽，上契三極，風后力牧，協宣朝政，關雎麟趾，宏被國風，禎祥荐臻，妖沴不作，足以規萬葉，示將來，赫赫巍巍，以表靈貺，而乃謝奚斯頌魯之義，闕穆滿銘弁之遊，是上蔽天休，下虧臣禮，緣事誼斷，蒙竊慝焉。於是盤屋宰李嗣琳，同荷湛恩，以備能事，博詢墨客，以贊皇道。時戶部郎中沛國劉同昇，才清起草，譽美郎官之列，文慕上林，能揚天子之事，共遵大雅，以揆其辭，奉爲頌曰：終南之北洞真境，關令尹真宅茲嶺。陰陰松柏造華頂，草結華樓龍護井，靈仙之窟肅而靜。惟皇夜夢真人來，神光赫赫金銀臺。瑤容綽

約冰雪開，霓裳羽駕紛裴回，前聖後聖相感哉。帝心虔求齋玉京，王公百辟咸致誠。雲旗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顥氣晶，真容來兮受天慶。真容來兮聖人壽，千春無涯百福有，真容來兮寶曆昌。遠郊却馬雄四方，紫殿敷座煙雲香。拜手稽首天地長，玄元之祚萬斯唐。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璇撰序，朝散大夫守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七月十五日建。

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

終南山者，中國之巨鎮也，稽之古典《書·大禹》、《詩·小雅》，皆所稱美焉。亦曰中南，以其在天之口，居都之南也。至若盤地紀，承天維，奔走羣仙，包瀆玄澤，靈氣浮動，草木光怪，則又爲天下洞天之冠。故古之闕衍博大真人，以游以處，謂之仙都焉。古樓觀者，真人尹氏之故宅，終南名勝之尤者也。按《史記》真人當姬周之世，結樓以草，望氣僊真，已而果遇太上老君，延之斯第，執弟子禮，齋薰問道，遂受

《道》、《德》二篇五千言焉。真經既傳，大教於是乎起矣。原其旨也，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沖虛恬淡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去智與故，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其指甚簡，其事易行，由是時君世主，莫不尊是道而貴是德。周穆王親訪靈躅，爲建祠宇，度道士七人，號曰樓觀，是則度人立觀之始也。始皇好神仙，於此構清廟，漢文慕黃老，於是立齋宮，魏晉周隋以來，或鑾輿躬謁，或詔敕繕修，給戶灑掃，賜田養道。有唐啓運，高祖武德三年，詔改樓觀爲宗聖觀。宋室興，端拱元年，復賜觀額曰：順天興國。是則歷朝崇建之略也。若夫玄孫道子，聚則形，散則氣，坐在立亡者有之；通真達靈，曰昇舉，曰尸解者有之；以道輔世，爲帝師者有之；飛篆馘魔，拯民瘼者有之；垂科立教，開化人天者有之；枕流漱石，不屑世務，高尚其事者有之。歷觀先

師傳所載，祖玄述妙，世有其人，是又知源深而流長，仙脉綿綿而未艾也。爰自白鹿昇虛之後，陵遷谷變以來，聖迹未湮，斑斑可尋者，可指數也。驚然若赴谷之龜，凸然如覆几之孟，古殿隱隱而見乎木杪者，授經臺也。邃而幽，深而曠，窈窕而入，蜿蜒而上者，文仙谷也。望之巍巍然，蒸嵐鬱黛，朝夕乎其間，靈光寶氣，秀發乎其間者，鍊丹峰也。淳天一之水，含內景，吐玉津，爲金液大還之用者，丹井也。裹九曲之勢，呈千歲之姿，不逐炎涼變遷者，繫牛柏也。傳有云：老君既昇，所乘薄傘車並藥臼等，寶而傳之者，千餘歲矣。唐開元中，詔入內府，遂亡焉。又《關尹》九篇，名聞舊矣，而世亡其書。唐宋崇道之代，詔訪逸書屢矣，竟不獲。大元癸巳之歲，政清和典教之日，有張仲才，沂水羽客也。得是書于浙，特詣師席獻之，一時驚異焉。嘻，以千載之前之尹書，歸千載之後之尹氏，意者天昌是道，而斯文應期而出也，不然，何鍼芥機投如是之妙歟！頃者金

天失馭，戈革熾興，累代宏規，例墮灰劫。暨國朝撫定，紀綱初復，于時清和大宗師以真仙之胄，掌天下教，每念祖宮隳圯，盡然于懷。歲丙申，自燕來秦，躬行祀禮，四方宿德，不召而集。裴回遺址，其存者惟三門、鍾樓並二亭耳，遂議興復。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以獻，宗師深稽冥數，每得人於詞色之表，顧謂同塵真人李公曰：祖道中興，玄功是勳，紹隆修建，公不宜後。乃以觀事付之，公謝不敏不獲命，受之，仍請行省田相君雄、乾州長官劉侯德山爲功德主，繼承總府文據，以近觀舊有地土，明斥四止，永爲贍衆恒產。公於是率徒千指，以宗師所委大師韓志元、張志朴糾領其事，薙榛棘，除瓦壁，輦材植，斲者、陶者、規構者、耕以饒給者，莫不同誠竭力。彌月漫歲，有馨鼓弗勝之意。逮于壬寅，稍克就緒。建殿三，曰金闕寥陽，曰文始，曰玄門列祖；爲樓三，曰紫雲衍慶，曰景陽，曰寶章；爲堂二，曰真官，曰齋心。賓有館，衆有寮，焚誦有室，山門、

方文、厨庫、蔬圃、水輪，至於下院別業，以次而具。丹堊藻繪，赫然一新，其用廣，其功速，轉天關，旋地軸，華日月而平北斗，其爲力也大哉！由是觀之，非清和不能知同塵，非同塵不能了此緣，故一時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非偶然也。中統元年夏六月，以朝命易觀爲宮，仍舊宗聖之名，作大齋以落之。公之門人提點成志遠、知宮仕志安等議云：此宮自有周以來，累朝崇建，事迹或載在傳記，或勒之碑銘，固已傳之無窮矣。惟今吾師重修之盛績，獨無紀述見于後，我輩出於門下者幾三千人，於師之德不得爲無負也。乃狀其始末，詣燕之長春宮，請記於掌教誠明真人。以潤文見^③命，予以年邁，且廢筆硯久矣，度其不可違，乃案來狀，並錄到歷代碑誌，相與參較而編次之。李公名志柔，字謙叔，家世洛水。自其父志微素喜沖澹，嘗事開玄李真人，學爲全真。公既長，亦與弟子列。開玄愛其稟氣特異，數於根本憤悱之地啓迪之。公亦心領神喻。一旦

氣質變化，有一日千里之敏。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之游。初隱于仙翁、廣陽兩山十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迎謁於燕山，玄關祕鎖，迎刃而解。其後道價益重，名徹上聽，賜號同塵洪妙真人，並金冠錦服。諸方建立，若宮、若觀、若菴，殆三百餘區，然皆以是宮爲指南。故興造之日，凡在門下者，莫不迢遞來自數千里之外，服勤效勞，惟恐其後，是以功成如是之速也。雖然，是宮之復，其亦天時道運之所爲乎？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茲，挾先天之機，闢衆妙之門，一經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爲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爲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爲隋唐之襮繪，其餘曲學小數，不可殫紀，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爲無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陽祖師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爲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天下靡然從之。聖朝啓運之初，其高弟丘長春徵詣行在，當廣成之間，以應對契旨，禮遇隆渥，且付之道教，自王侯貴

戚，咸師尊之。於是玄元之教，風行雷動，輝光海宇，雖三家聚落，萬里郵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教法之盛，自有初以來，未有若此時也。今馬革故鼎新，豈惟一古樓觀之復，其人歸戶奉，琳宇相望，蓋又作新天下萬樓觀也。嗚呼，非天時道運其能如是乎！因歷言之，使後之學者有以觀考而知勉云，於是乎書。太原李鼎撰，中統四年三月十一日建，元貞二年重陽日重上石。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

- ①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104頁錄此碑，該處所缺六字爲「忽涌圓光，去地」。
- ② 「以其在天之口」所缺一字《道家金石略》第349頁錄此碑，作「中」。
- ③ 「以潤文見命」，《道家金石略》第51頁作「真人以潤文見命」。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

句曲朱象先集

終南山古樓觀刊關尹子後序

欽惟混元之教，玄功德化，溥被於天下。原其聖真契遇，二經授受，寔肇乎茲山，猶日升嵎。夷而燭萬國，江出崑崙而吞百川也。然混提其綱，道德垂乎五千。文始備其目，繼有九篇之述。是述也，豈其受之面命而未著之書者，故命篇析章，致廣盡精而集厥大成焉。以今觀之，凡理性命三氏之學，無不畢其第。後世業擅顛門，難乎悉究，或勉於箋解而每虧全體，復不若研之正文也。然篇有名義，章則無有，今摘其尤字爲題，爲讀者指要，或謂其失古。夫龍經止二篇，河公疏爲九九而標以名，後世竟遵而弗去，蓋有便而無害，得御今之道也。今焉章有目，音有釋，讀有點，刊梓以壽其傳，畀誦習者，不煩降席，但精之熟之，有餘師矣。其與陟茲山面聖真而受之於當時也奚

殊。有志者勗之。一虛子斂衽書于說經之臺。

終南山古樓觀宗聖宮圖跋文

天下形勢之雄者，在郡曰長安；

長安形勝之鉅者，在山曰終南；終南名勝之最者，在宮曰樓觀。樓觀者，真人尹氏之故宅，太上老君說《道德經》之處也。爰自結草爲樓，觀星望氣，聖

真際遇，經教宣傳，由是道家之學，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自周而來，屢經世變，以教本所在，旋廢旋興。近又廢於金季。國朝開創之初，先師同塵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篤意興復。未

幾，樓殿凌空，金碧溢目，千年舊觀，一朝復還，草木以之生輝，煙雲爲之改色，南山益秀而渭水增明矣。嘗試論之天下名宮偉觀多矣，原其所起，斯樓觀者，張本之地也。諸方仙蹤聖迹廣矣，竅其所以而樓觀者，太上開教之所也。論時則無前，校尊則莫大，是故萬乘數謁，詔旨累修，良有由也。諦觀先師傳，所載自古登仙得道之士，出乎其間者，無世無之。是宮也，其爲道之

源，仙之祖，教之本乎。所以稍弛而更張，中微而益著，先德所謂終南元氣老不死，誠篤論也。比者修建告成，因以先朝宮圖故新參訂，重繪而刊之石，使四方學道之士得以稽古而知本云。至元二年十月二日石廷玉題。

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

至元二十七年，玄門掌教玄逸張君真人，被朝命巡祀嶽瀆，馳驛來秦，炷禮于古樓觀宗聖宮，崇祖道也。既竟，因覽山川景物之靈異，重樓峻殿之偉觀，及思玄元文始，自傳經啓教迨，今二千四百載之間。雖興替不一，然道林長盛，仙胤相承，今又興復於清和、同塵二真師，故世有尹李古今仙契之語，信盛事也。二師道行，孰不知之，然非託金石無以昭示永久，同塵則有天樂真人之文，已勒之石，若夫清和之碑，義不可考，今猶闕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也。乃命提點聶志真、趙志玄纂述師之行狀，及錄樓觀古今碑誌，徵文于鹿溪賈馱。固辭不獲，因按其事而次第之。師諱志平，字大和，姓

尹氏，全真嗣教之宗師也。世居滄洲，前宋有仕萊州者，因家焉。大父而上，世以儒業擢進士、歷郡守者，凡七人。祖公直，考弘誼，皆韜光不仕。師以金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性有宿慧。甫三歲，善記古事。五歲入學，日誦千言。十四遇丹陽真人，遽欲棄家入道，父母難之，往復三返，始從其志。初住菴昌邑，夢長生劉真人，斷首刳心，使其玄解。後立觀棲霞，侍長春丘真人，提耳面命，付以微言。繼又受《易》於大古，得《談》於玉陽，真理融會，心光燁然。由是道望日隆，爲學者師法。歲己卯，太祖聖武皇帝特頒綸音，起長春真人於海上，選名德以輔行，得十八人，師爲之冠。及見上於西域雪山之陽，虛席以問至道。對以寡欲脩身之要，愛民永國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惡殺之意，上皆嘉納之。聖眷優渥，俾掌天下教。於是玄風大扇，海宇宗仰。乙酉還燕，詔令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乃

退隱於德興之龍陽觀，凡一載。長春六付手札，示倚重之意。洎長春上仙，衆以主教事敦請，遂遁迹於東山，後以僚士固請，不獲已，從之。師之典教也，肅肅雍雍，純焉道化，不令以憲，人自爲勸。其輔翼教席，勝士珠聯，琳館道宮，所在星列，以至山林巖谷，十百爲居，木食澗飲，怡然有巢許之風，雖丫童之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此時也。師以道化之行，歸功重陽，繼述先宗，注心樓觀，每於二者惓惓焉。俄京兆行省田相君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自燕之秦，炷禮祖宮。而殊庭祕宇，以天興之變，例墮劫灰，四顧蕭條，惟山川之靈氣猶滃然也。諸方道侶皆裹糧來從。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請主於師，且乞興造。師復選於衆彥，乃以同塵李公真人，敦敏有志，輿論所歸，遂授以觀事，畀任其責。於是規模籌畫，役作大舉，已而殿閣華煥，廣大高明，至者聳觀焉。自上命中書楊公召玄駕還燕，

至戊戌春，師從容謂衆曰：吾老矣，宜去勞從佚，會諸耆德。手自爲書付真常李公，俾嗣教，因築清和宮於大房山以爲菟衷焉。庚子，重陽祖庭請督葬事，欣然而往。所過道路，設香華迎拜者，日以千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方歲旱，衆禱未孚，咸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雨。是時陝右甫定，會葬道俗，常數萬人，物議恟恟，賴師鎮伏，故得完其功。事竟，復入樓觀，逍遙閒居，澹然爲神明游，登臺懷古，間形詠歌。有曰：周朝興逸士，唐代顯尊師。宗祖古樓觀，清和得繼之。推此詩，亦以見自任之意。明年還燕，無幾何，命侍者汛埽清和之丈室。翌日，及宮洮類，禮聖畢，炷香歡茶，危坐談道，夜參半，正衣冠，曲肱而逝，實辛亥二月初六日也。時異香盈庭，經夕不散，計聞諸方，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初遺言葬大房，至是徇衆請，葬于五華焉。春秋八十有三。所著有《葆光集》法，語曰《北遊錄》中。統辛酉，詔封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其生平道行具載《金

蓮記》，並重陽、五華兩宮所署之碑，茲特紀其作新故宮，光昭祖道，始終之大要者。嗚呼！師之至德，杳乎其難名也，姑以事之顯異者一二言之。昔玄元之西度也，垂二經以醒萬世，是故傳其道而啓其宗者，尹文始也。洎長春之北覲也，進微言以蘇六合，然而紹其德而擴其教者，尹清和也。噫！前聖後真，率由一族，道同德合，是豈適然相肖也歟。抑聞《關尹》九篇，作於文始，世可聞而不可見也。雖碧虛之瞻博，而誤指《西昇》政和兩詔，徧訪道書而不獲也。歲癸巳，客有至自浙，以《關尹子》書來獻者，言希旨聖，讀之皆驚，詰之，則曰：始進士孫定得之永嘉山中，蓋如李筌得《陰符》於嵩嶽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幡然出應，如芥投鍼，由是觀之，天其與尹氏者一何著也！矧樓觀自文始後，在族裔而登仙者，代有其人，在周則有軌，在秦則有澄，在魏則靈鑒，在唐則文操，在今則清和，靈源彌遠，仙派彌長，以斯三者而驗焉，天

其祚尹氏者又何厚也！噫，異哉！歲敦牂，月大呂，望日，安西路儒學教授賈鉞撰。

賦關尹篇獻清和大宗師言歸樓觀

車聲歷歷青牛喘，已上崑函萬重險。赫曦高出紫翠間，霜合關門曉仍掩。晨門令尹神骨清，絳衣大冠如日星。著龜夜半墜奇兆，知有異人從此經。車中老氏老局束，黃髮金聲色如玉。從衡爲我論天心，棄外形骸一榮辱。耽耽七虎相啗吞，淋漓血肉星日昏。流沙西流弱水弱，折入葱嶺逾崑崙。枯槎號風暮煙起，身與飛鴻輕萬里。回天九鼎警效間，宇宙清寧功一指。老仙神化其猶龍，斲補大地收元功。青冥一去不復返，令尹亦老終南東。終南高逼河漢走，上去昭回一揮手。天虛月白風露清，結草爲樓近牛斗。偉哉耳伯幾世孫，常恐飛去爲星辰。紫泥敦車駕綠耳，長春宮禦長如春。蜺旌豹飾光紛隕，老穉歌呼喜旋軫。寧知今代清和翁，不是當時關令尹。雲夢趙復仁甫撰。

大元宗聖宮主李尊師道行碑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

洛水人。世業農桑，以門地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凡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韻。父志微素嗜玄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弟開玄真人李君，參受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詠，深契玄理。泰和辛酉，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爲受道器，真詮祕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指授，自是鍊養愈密。丐食邢洛間，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心境虛明，萬理照徹。爾後，開玄及志微俱解化，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游，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盜起，遷邢臺，築通真觀居之。道假日隆，遠近嚮慕，願爲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常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師具禮以餞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南下，師復迓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碩德宿望，賜號同塵子，且囑以立觀度

人，將迎往來，闡化爲務。師恪遵玄訓，於是始建長春觀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覲寶玄堂。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屨南歸，嚮化者益衆，如磁州之神霄，相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之洞真，皆以次而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菴觀殆三百區，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大宗師自燕入秦，禮謁祖宮，時師亦侍行，適宗聖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狀懇宗師乞爲重建計。宗師以爲無丹山豈能棲采鳳，有任公乃得厭大魚，即以狀付師卑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剡荆蕪，陶瓦甃，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真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粲然一新。庚戌，洛州牧石德玉慕師名德，詣闕保奏，賜黃金冠服，加號同塵弘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普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洛諸宮

觀，有未完者，例爲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樓觀。凡有闕略，悉皆完飾。方之前代，雖未大備，其已成殿閣，峻麗則復過之。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衆于前，戒以脩身利物爲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翛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斂息之際，宮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畏暑流金，顏色如生。醮祭者三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訃喪於山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宮羣鶴飛鳴，下直壇殿，衆目仰瞻，須臾訃音至，識者以爲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耆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宮東南會靈觀之仙游堂。師天姿純粹，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嗇氣寶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已進人，罪福之方，隨高下接引之。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再拜禮敬，北面事之。自非胸

中誠實所格，疇克爾邪？以予嘗辱知于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來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敢以固陋辭，乃因其實而紀之。銘曰：希夷妙道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粵有人兮宿慧充，開玄嫡嗣同塵公。蚤年穎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沖。虎龍交媾全真功，鍊就骨肉俱相融。今名籍籍齊岱崧，所在請益來參同。西翺東翔闡宗風，隨機接物開盲聾。草樓灰燼施神功，瑤壇玉宇增興隆。退身閒居德愈崇，百年厭世遊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道謙撰。

古樓觀繫牛柏記

人與物林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特稟之於形氣者，有正偏通塞之異爾。至論其才不才之性，遇不遇之命，若動若植，則又未始不同也。惟木之生也，有蘖而殤，有拱而歿，有大十圍而無用。或爲犧尊，或爲溝中之斷，其夭壽

貴賤所遇者，如是之不齊，則亦豈非天命乎？今以樓觀之所，謂繫牛柏，觀之，益信其然矣。昔我玄元道祖，當姬周之世，將度關遠游，而文始老仙齋薰候見，迎歸是第而問道焉。嘗以挽車之牛，繫之斯柏，今閱世二千四百歲矣，而蒼蒼之姿尚，無恙也。嘻，亦異矣！嘗聞大鈞播物，非厚禾而薄稊稗也，聖人博愛，亦非尚而賢鄙愚也。一視同仁，理惟公共。今也，榮枯者如彼，其衆靡凋者若此，其獨豈天命之稟特異乎？豈以藏正氣，蓄至精，有本者如是乎！其有神靈守護乎？其亦聖神所臨，道德所被，而有一溉之益乎？是皆不可測而知也。亦嘗爲之品題焉，衝然而若蓋之張，盎然而若雲之覆，蜿然若螭之拏，駛然而若豹之走，利然若角，回然若肘，其又龍而鱗之，獬而鬣之，痾之申之，去之來之，蠹之倒之。老骨不蠹而鐵石其頑，清風時至而笙竽自鳴。白鶴不來，幽貞誰與，雪牋霜虐，將奚爲哉。嗚呼！它山之松，幾生滅矣，惟孤根挺然而不沒也。庭宇之

叟朱象先撰。

終南山重建會靈觀記

丹腹金碧，化劫灰者迭更矣，其青青之陰永在也。當時之人，子生孫，孫生子，不可世計矣，而蒼官獨立而不改。市朝屢換矣，山川陵谷屢遷矣，而雅操不與之俱變。既歷者雖得以代數，而來壽寧知其極也。自白鹿昇虛之後，得其所遺皆名迹耳，獨是爲舊家青氈歟。故世世寶之，以爲神物。至元戊寅春三月，皇子安西王特降命旨，遣提舉段德玉斲石爲牛，安寘其下以倣象當時之意。宮宰聶志真、趙志玄奉命忻躍，以爲千載之遇，懇誌諸石，昭示無窮。竊嘗因是而思之，昔人賭甘棠而思召公，不忘有德也。周茂叔不翦庭下之草，仁愛之至而及於草木也。今賢王緬懷太上傳教之聖躅，既以啓甘棠之思，復稽古肖像，賁茲靈木，則又見博愛之至。一舉兩得，仁孰大焉。惟仁則能周物，故關尹子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有見乎此則不惟知物物皆有天命至於物我通塞，可以融爲一體而皆歸至仁之化矣。其可以一木而外之？三茅山一虛

造化之於人，無心焉，有心焉，予不得而知也。悠悠萬古，茫茫天宇，其何以窮之哉？雖然剖石者當乘其豐，逐鹿者必躡其蹤。觀神降于莘，則知造化非無爲也；觀石言于晉，則知造化非無心也；觀開衡山之雲，借海藏之春，則又知人之精誠有通乎神明之理；觀拜井出泉，揮戈駐日，則又知人之誠懇有感通天地之理；觀冬起雷，夏造冰，則又知人之智力有奪天地造化之理。由是觀之，在彼蒼則雖邈邈而遠，其感而應之，實由此心之誠也。夫心之爲德也，廣大無際，如大虛空廓焉湛焉，不爲物欲所蔽，貫通昭徹，昭然與天爲一。凡機之動。未有不與造物應者。況乎登九五，位大寶，貴爲萬乘，富有四海，而復心心耽玄，念念注真，其天人感格，固非輿人所可同日而論也。即此會靈觀者，乃唐開元中明皇夢感玄元玉象出現之地，觀以是而立也。按《樓觀靈應》碑，其略曰：皇

上受圖享國，蓋三十載，功侔天地，孝誠祖考。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天，夢啓靈應，實元祖之明命，示至妙之儀刑。於是潛誌玄象，遵誥旁求，號周史之經臺，枕泰山之幽谷，辟容挺出，赫然有光。洎邁睿覽，宛符夢寐。又曰：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其流長。依如上說，則玄感之理，一何異哉？或者疑之，予因訂之曰：《中庸》有言曰：誠則形，形則著。人之有夢，蓋亦誠之形也。商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傳說。明皇每禮謁真容，故感而見夢，此其誠之形而著者也。嘗閱《唐書》，當明皇時，玄元應現事迹殆非一二。或化老父，賣卜春明門外；或降丹鳳門，語田同秀取函谷之符；或出現於華清宮之朝元閣。至於太白山之寶仙洞，漢中郡之黑水谿，凡此皆事著信史，言有憑迹，可尋不可誣也。論者謂：明皇開元中，治幾三代，且多善瑞。天寶後以逸豫致亂，國步阽危。何先後大戾邪？予固謂：應感之機，根諸人心，況人主

乎。先賢有言，有其誠則有其神。此政尚清靜，親註老經，研精覃思，故有是非常之應。又曰：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誠人或衰，衰則怠生，故災亂亦以之而作，必然之理也。然觀其在位四十五年，享筭七十有八，蚤歲之禎祥偉績，中歲之皇皇聖政，以及晚年就閒養高，辟穀不食，其將賓天也，品玉笛而雙鶴下庭，上帝名爲元始孔昇真人，以是言之，誠聖神英明之君也。觀有唐蘇靈芝所書老君應見碑，具述其事。宋趙履信重立，倒指計之，甲子十周矣。朝市屢更，廢興非一，近代又羅天興之變，殊庭祕宇，例墮劫灰。洎皇朝撫定，紀綱初復，歲丙申，同塵李公真人承清和大宗師之命，興復祖宮。于時天元應瑞，玄教興行，加以二真師道隆德盛，人天欽仰，門下之士，皆裹糧赴役，不遠千里而至。同誠協力，百工競舉，營造祖宮之外，其諸別業，又各分任興葺。是觀之復，蓋藉諸方師友之力。殿宇既立，復以執事者齟齬不合，宗師教札敦諭，清規遂定。同塵乃

命知宮王志安兼任焚修，厥後住持者徒易不常，日見陵替。蓋同塵之於道，躬行實蹈，不事形迹，一動一止，無非教也，學者不領，從事於邊徼者衆矣，以故本微而未勝。至元庚午，宮之耆德以門下何公志遠楨幹可委，昇典觀事。志遠既至，篤意修理，暑不暇扇，寒不及鑪，歲月不輟，煥然改觀。新祕殿，構重門，創雲室，闢田疇，萃冠褐，齊筵醮會，歲無虛節。緣力駸駸日盛，方爲遐邇歸敬，而西山日薄，上征及期，以甲午臘月十八日返真，付門弟潘道治以後事。明年冬孟，宗主趙公志玄挈道治登經臺，以其新觀事迹，丐予文以刻石。義不可却，因原開元建觀之由，叙述天人誠感之理，以爲之記，且系之銘曰：蒼蒼大象猷倚杵，是真精宥難賭。遠之不疏近莫取，萬形媿妍誰賦與？緬惟玄元道之祖，開天宣爲造化主。一物不遺咸煦嫗，妙同水月應何普。開元天子正當宁，醉心龍經嚴教父。况兮神會若盼許，俄形玄象瑞此土。甲子十周迹未腐，蒼碑

尚燦靈芝譜。同塵重來多其戶，希聲還要舊家舉。調古不諧世律呂，暖暖姝姝何可語？聽渠玄唱鏗鍾鼓，聽渠金鼎躍龍虎。聽渠馘魔奮雷斧，聽渠象緯密探數。惟期復樸忘爾汝，惟期觀妙參衆甫。惟期忽恍見真素，惟期襲明續玄楮。相依經臺閱千古，屹然道海存底柱。三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大德四年真元日住持潘道治立石。

·文仙谷純陽洞演化菴記

南山之陰，經臺之陽，有石室焉。崆峒圓瑩，渾然天成，圖誌謂之純陽洞，方言以爲文仙谷。前代嘗有羽人，因純陽仙迹，建堂立像，以奉香火，正大兵戾遂廢。國朝平定之後，歲丙申，同塵李真人承清和大宗師命，興復樓觀，仙蹤聖迹，舉獲一新。時有周王二道友，依洞構殿，於茲焚修。洞之坤隅，忽生異竹兩幹，特起子枝，匝立合六十四，宛類蔡著，萬目爭睹，以爲道林之瑞，逐名神異竹。二友物化，棲真子周志全踵居之，住宇未完，復加營葺。迨辛巳之歲，熙然子王志和挈徒

來自劉蔣，築室于洞左以棲託焉。水雲氣合，芝蘭味投，相與遠羈塵，樂間寂，耕植自給之外，一無所營，優游卒歲，得遯世無悶之趣。一日，知菴關道玄議於衆曰：徒侶集，香火飭，今饒於昔矣，宜有銘記，以昭于後。乃請于提點秦蜀道教開玄孫尊師，因體至元加號真君之詔，采演化之字大書之，揭名爲菴，復劂石禱予爲之記。竊惟仙翁仙游之迹，朝吳暮楚，在處皆有，繇是名播寰宇，無間貴賤少長，咸知景慕而像事之。嘗思夫列仙衆矣，奚獨至是哉？蓋以願力弘，化度溥，玄量大而報緣亦大也。近代全真教啓，玄風大扇，東盡海，西邁蜀，南踰江漢北，際大漠，莫不家奉人敬，從風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推其源委，重陽甘水之遇，五篇祕語之傳，實自仙翁發之。是故天章褒錫，崇以真君六言之號，得非善道淑世，有裨政教而然耶！仙翁願念之廣，於是乎應。顧此真坊道境，玄元文始傳道之地，宜乎博大真人之所往來。凡羽其服而處于是

者，當自慶自珍，令心與境符而底於道，庶無自棄之過。然學者力於道，舍五千寶訓，何以哉？故神仙宗道德以爲本，道德託神仙而有傳，違道德無以致神仙，希神仙必固全道德。昔郴江太守遇仙翁，問所業，曰：所業者老子，究其義，研其微，期遊汗漫與天地同久耳。嘻，仙翁豈欺我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斯天地之心也，是亦仙翁之心也。有得於此，則無忝爲之雲仍矣。復作楚辭，俾薦泉菊。其辭曰：雲冥冥兮青山隈，水泠泠兮流玉臺。盼黃鶴兮杳不來，瞻睥像兮心在哉。思仙風兮汗漫遊，飛青蛇兮麾玉蚪。朝百粵兮莫十洲，懷舊游兮重到不。煮白石兮酌清泉，聆松飈兮枕石眠。是日月兮何歲年，心寥寥兮獲本然。一經啓兮璨瓊瑰，醒萬古兮燭九垓。敞仙闕兮衆妙開，雪盈顛兮呼不回。三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大德六年四月既望，知菴關道玄何道源建。

玉華觀碑

原夫太極未判，道在混茫，兩儀肇

分，道在天地，成位乎中，道在聖人。聖人者，爲天地贊化育，爲生民正性命，爲往聖啓玄學，爲萬世開太平。昔我玄元道祖，在周昭之世，授經於文始，教之所由生也。穆王謁草樓，遺宅爲建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名幽逸，度道士七人，此道士所從起也。然則樓觀者，其爲玄教之權輿乎！厥後秦始因茲而建廟，漢武即此而立宮，晉宋詔敕以增修，隋唐給戶以灑掃，歷代崇敬，其來尚矣。近代全真教祖又出山陰，紹玄聖之真風，續無爲之古教，道恢方外，教闡寰中，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黃童白叟，莫不欽崇其道而尊奉之。當是時也，山林城郭，宮觀相望，什伯爲居，甲乙授受，靡然不勸而自勉。道化之行，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是之盛也。即此玉華觀者，古樓觀之下院也，始自國朝乙未歲，同塵李真人領清和大宗師付託，興復祖宮。時有門弟子悟真大師李守寬，自洛水來，參覲師席，於山之麓，得唐玉真公主邸宮故址，遂結菴於其地，爲棲止之計，揭名

玉華菴。居僅十稔，方欲增葺，亡何羽化。同塵復命其徒貞素散人郭守冲徙於是地，經營土木而鼎建之。始作於至元癸酉之春，畢工於丙戌之冬，聖殿真祠，雲寮庖室，各有攸序。繼又繚以重垣，植以衆木，位置軒豁，即菴爲觀，仍扁以玉華，寔祖庭天樂真人命之也。次年，復署貞素以提點觀事，蓋貞素之於道，師授有源，清儉有守，冰蘖之操，遠近著聞。今年九表有五，童顏鶴髮，神思灑然，晨夕焚誦不輟，殊無懈怠之容，非所養充裕，焉能至是哉？一日，知觀王守玄、何守真纂立觀事迹，求文以鑱石，用昭於後。義不容却，因即其事而次第之，言不盡意，系之以辭。曰：大道強名，常居杳冥。無色布色，無形寫形。品物既散，域滯株停。五行迭運，惟人最靈。當慎所履，理分渭涇。濁墮欲海，清升帝庭。峨峨樓觀，嘉氣蒼青。道宗文始，炳如日星。玉華肇建，遠映林垆。水繞綠綬，山開翠屏。月朗碧砌，風穿綺櫺。猗歟貞素，名德惟馨。崇隆香火，演教談經。範

模後學，威儀典刑。朝真懇祝，聖壽椿齡。至樂無樂，真空大寧。舉世心醉，伊余獨醒。槐安一夢，迅如激霆。仙桂不老，薜華夕零。昭示延促，刻碑勒銘。古邵王守道撰。至大元年清明日，知觀王守玄、何守真、線慧通建。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下

句曲朱象先集

大宗聖宮重建文始殿記

文曷從而始乎，昔者姬周之世，有真人焉，於此望紫雲，徯玄聖，傳經受道，鑿渾沌，開鴻濛，章自然，明明既襲，教於是乎興焉。復見於青羊之肆，錫號文始先生，玄旨其在茲乎。古樓觀即當時結草樓之地，尋其遺迹，所謂授經臺、繫牛柏，尚無恙。世代曠遠，屢羅變故，一經廢圯，旋即興修，蓋以玄教權輿之所故也。近又盡於金季，國朝撫定後，同塵洪妙真人李公志柔，承清和大宗師命，率徒興復，直寥陽殿北，即舊址重建文始之殿，以嗣師太和、太極二真人配焉。高明鉅麗，至者聳觀，殿既新矣。以前代碑誌殘缺，宗源黜闇，亡以開悟後學，乃狀其頂末及紀述近代關尹子書出世事實，訪予爲刻石之。文辭以不敏，不聽，因掇其事而記之。按《史記》周室衰，老子西遊

出關，關尹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著《道德》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不知所終。切觀聖真契遇，汲汲然以著書爲請，有以見其憂世之切，思復隆古之治，意則至矣。至於洩先天有物之機，啓後天不盡之傳，微文始，其孰能發之。是既書受而得旨矣，於是千日清齋，窮數達變，乃復著書九篇，號《關尹子》，此又《內傳》所紀，與《漢藝文志》所錄書名正合。寥寥千載而下，求其所謂《關尹》九篇之書，則世莫之見，討于藏室無有也。宋碧虛子素博古，嘗叙老經而及此，乃斥《西昇經》是政和中刊藏典，凡兩詔郡國，蒐訪道門逸書，所獲雖衆，而此書竟無聞。是知方外真仙之書，造物者之所靳，固然，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國初，全真教啓，清和嗣教之五載，有得《關尹子》書于永嘉山中，持詣教席以獻者。義玄辭古，自成一家，見者聞者，莫不胥慶，咸謂尹氏典教而尹書出世。非天時道運，其能如是乎？閱其書，首言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

可思，不可思即道，翻老子語也。若謂道豈不可言、思哉，其不可言思者，即道也，指法瑩切，信夫老子之脫胎也。在當時也，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稱之爲古之博大真人，自以其學出於關尹；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以二子之高致而屈服如是，豈苟然哉！然老子之書，則尊道貴德，它不及言，而是書也，大綱舉，衆目張，蓋所以集大成也。是故遊太初，契一息，萬物寓，天地冥，凡直指道之道者，豈復容啓喙。即其道之事者言之，如曰女嬰龍虎，即今之丹道；籩豆瓦石問答，即今之空宗；水可火因，南夭北壽，即今格物致知之學。互會兼曉，若此者衆，後代理性命三氏之學，于時未啓，而此書悉已建明。由是觀之，闡重玄，開衆妙，其爲門閫亦大矣。第造履者，不無堂奧之別也。逮世下降，源遠派分，各以所得之重，樹爲顛門，然學者自壯之毫，本宗有不能悉，求其具體，尤難其人。頃年以來，尚玄之士頗有作爲箋解者，然燭此昧彼，未免管窺之誚。今

驗夫書，首有劉向表，未有葛洪叙，按其說，漢蓋公授曹相國參，參薨而書葬，孝武得之方士，淮南王遂復匿之，晉稚川遇鄭思遠，得聞且重言愛誦，闡拜而幸其親受。核是數說，則知前代受者皆寶祕自善，不與世共，要自稚川後，祕絕無聞矣。今皇元啓運，華夷混一，文同軌會，而書乃出焉。海內學者，有志是道，不遐搜，不艱致，人傳家授，咸得受持，亡白首望洋之歎，何其幸歟，抑嘗思之古者，芝草生，卿雲見，職史者猶或以爲瑞而書之策，今載道之書不世而出，則其關盛衰，興教化，非常事也，是宜誌之本源之地，以俟太史之采，亦俾學者知得幸之所自焉。嗚呼，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且是宮自周而來，興廢廢興，不知其幾矣，物之成毀，固有數也。依山而望，若秦之阿房，漢之未央，隋之仁壽，唐之九成，其成也，莫不極一時之盛，然而數世之後，遂化爲禾黍丘墟矣。而是宮自穆王建樓觀以來，代更二十一姓，年歷二千四百，雖嘗例墮灰劫，然稍隳而

更振，暫弛而益張，不趁物遷，不隨代盡，玄胤繼繼而世守，觀往知來，則雖與山並久可也。噫！是所謂基道址德，不老之壽域歟？離塵蛻俗，物外之仙都歟？今焉廟貌重新，日嚴祀奉，將以啓來者固有之善，然而四方萬里之士，有誦其書領其意，猶若親承而面奉，矧終南萬古聲容在茲，而獲蹈靈場，登祕殿，瞻睟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豈有古今仙凡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經不云乎：况兮忽其

名賢題詠

樓觀留題

蘇子瞻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
青牛久已辭轅軛，白鶴時來訪子孫。
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

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階前井水渾。
門前古碣卧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
長有遊人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
丹砂久窖井泉赤，白朮誰燒厨竈香。
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

說經臺

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
此臺一覽秦川小，不待傳經意已空。

寄題樓觀

蘇子由

老聃厭世入流沙，飄蕩如雲不可遮。
弟子憐師將去國，關門望氣載還家。
高臺尚有傳經處，壞壁空留駕犢車。
一受遺書無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

樓觀

石曼卿

早駕青牛說二篇，又聞白鹿御三天。
本期帝者能行道，豈爲人間只學仙。
鹿迹若來非偶爾，檜形如望共凝然。
遲留永日空遺境，樓閣參差隱暮煙。

再生柏

古柏死多日，再生因盛時。年光
枯舊榦，春色復新枝。已朽仲尼骨，重
興徐甲屍。如何造化意，向此獨難知。

樓觀留題

王紳

伯陽遊歷到姬周，關令邀歸結草樓。
先識東方橫紫氣，果然西上駕青牛。
築臺講道五千字，鑿井燒丹幾百秋。
開殿焚香思妙旨，南山疊嶂暮煙浮。

又

王禹偁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
水石自舍仙氣爽，煙雲常許世人游。
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纓滯去留。
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止占山陬。

書五郡莊道院

蘇子瞻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井泉甘。
亂溪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
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
爾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

壬寅二月十八日，遊樓觀，復過玉
真公主祠堂，留詩堂上。時舍弟
轍子由，在京師，寄令次韻。明年
十一月三日再至，因書一詩於碑
陰

蘇子瞻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巖第幾尖。
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
不慚弄玉騎丹鳳，應逐嫦娥駕老蟾。
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疏簾。

次韻

蘇子由

謝公行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屐齒尖。
古殿神仙深杳杳，香鑪煙翠起纖纖。
庭花寂歷飄瓊片，巖檜蕭疏漏玉蟾。
帝子暮歸人不見，斜風細雨自開簾。

唐玉真公主，字持盈，睿宗第九

女，始封崇昌。景雲元年，與金仙

公主俱入道，進號上清玄都大洞

三景。今樓觀南山之麓，有玉真

公主祠堂存焉。俗傳其地曰郎

宮，以為主家別館之遺址也。然

碑誌湮沒，圖經廢舛，始終興革，

無以考究。惟開元中戴璇樓觀

碑，有玉真公主師心此地之語。

而王維、儲光義皆有玉真公主山

莊山居之詩，則玉真祠堂為觀之

別館審矣。因盡錄唐人題詠刻之

祠。中元祐二年歲在丁卯，秋七

月望日，河東薛紹彭題。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

壁之作 王維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
帝苑，別自有仙家。此地回鑾駕，緣溪

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雲霞。

庭養沖天鶴，溪留上漢楂。種田生白

玉，泥竈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

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大

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

來往五雲車

玉真公主山居

儲光義

山北天泉苑，山西鳳女家。不言

沁園好，獨隱武陵花。

過玉真公主景殿

盧綸

夕照臨窗起暗塵，青松繞殿不知春。

君看白髮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玉真觀

李羣玉

高情帝女慕乘鸞，紺髮初簪玉葉冠。

秋月無雲生碧落，素蘂舍露出清瀾。

層城煙霧將歸遠，浮世塵埃久住難。

一自簫聲飛去後，洞宮深掩碧瑤壇。

尋趙尊師不遇

姚鵠

羽客朝元晝掩扉，林中一徑雪中微。

松陰繞院鶴相對，山色滿樓人未歸。

盡日獨思風馭返，寥天幾望野雲飛。

憑高目斷無消息，回首煙霞可再期。

題企秀軒壁

唐求

數里緣山不厭難，為尋真訣問黃冠。

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

晝傍綠畦薺嫩玉，夜開紅竈撚新丹。

孤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

留題樓觀

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徑深。人窮

文始迹，誰到伯陽心？古木含天理，清

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愧負長吟。

又

張芸叟

參差樓觀拂層穹，猶想當年望氣雄。

白鹿有蹤仙馭遠，青牛無迹夜壇空。

霓旌影濕靈溪月，虬檜寒生玉宇風。

欽想天家尚黃老，翠華曾此奉琳宮。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

好是晚雲收拾盡，半空蒼翠望中來。

說經臺

張善淵

十畝園丘翠樾深，聖人遺美尚堪尋。

天風吹響庭前柏，彷彿當年道德音。

樓觀

章子厚

初入山門氣象幽，春風先到紫雲樓。

雪消碧瓦六花盡，煙繞丹楹五色浮。

大道徑庭終易見，神仙窟宅不難求。

清人果有招徠意，授道臺邊借一丘。

贈龐道者

張商英

褫了朝衣卸了冠，宦情分付夢魂間。
因尋太上長生訣，偶到終南第一山。
土木形容殷七七，水雲情性許閑閑。
身中火棗無人會，此藥重來便駐顏。

贈玉泉菴主

胡叔文

山棲未是出紅塵，別有單方上玉京。
要識混元真面目，碧窗著耳聽溪聲。

遊樓觀

司馬康

華髮蕭蕭苦見侵，贖思休影欲投陰。
未能免俗自知悔，正恐入山今不深。
殿閣憑高元勝絕，塵埃到此總平沈。
杖頭卓處皆吾有，何必千巖萬壑尋。

登經臺

史戡

竹杖芒鞋上翠微，飛樓傑觀與天齊。
乘雲徑欲凌空去，遙認家山望眼迷。
雄踞高臺第一峰，危欄正在白雲中。
看山終日意不足，紫翠橫陳知幾重。

五郡莊懷古

張景先

南北與東西，相逢似有期。一言
生義氣，四海作連枝。列郡依紅錦，全
家茹紫芝。孤懷本無間，惆悵不同時。

書經臺小室

日落遙岑秋氣清，荒臺古木亂蟬聲。
仙人一去鶴不返，劍客重來丹已成。
靜對竹爐煙縷直，細看月窟桂花生。
此心舊有蓬萊約，欲簡歸來問姓名。

戊子秋遊樓觀

楊奐然

蓬萊隔滄海，虎豹護天關。白髮
知誰免，青牛竟不還。茶分丹井水，詩
入草樓山。顧我負何事，區區鞍馬間。

樓觀懷古

王良臣

紫雲樓閣面山嵬，霜葉零風滿綠苔。
矮柏繫牛人不見，杖藜尋徧說經臺。

說經臺十詩

清和尹真人

說經臺上東回首，目斷燕山不見涯。
返照本來清靜界，不知何處是吾家。
說經臺上萬緣忘，過目惟存九九章。
顧我一生心已足，終朝東向謝重陽。
說經臺上意沈吟，一片閑心照古今。
觀透百家空費力，五千文外更何尋。
說經臺上意如何，遠盡塵中人事魔。
三島未歸仙境遇，五千終了屬清和。
說經臺上熱心香，親見宗師受道章。

一自玄元歸去後，五千文義愈昭彰。

說經臺上意悠悠，返顧周行四十秋。
海角天涯俱歷徧，未知此地肯心留。
說經臺上會知音，道德精思味要深。
莫學空談虛口過，道心明似說經心。

說經臺上五華賒，東望雲山萬疊遮。
去路未知誰主宰，乾坤總屬大方家。
說經臺畔水流聲，朗朗還同經句清。
道在胸中聲入耳，令人心地轉分明。

說經臺上說經深，一字還同一鎰金。
心味玄言沈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

和清和真人經臺十詩

秦彥容

道德林開道德花，青牛西去隔天涯。
說經臺上渾成物，依舊相傳令尹家。
天下兼忘我亦忘，沈煙瀟灑谷神章。
松梢鶴是遼天客，半夜唳天驚一陽。
懶讀歸藏又懶吟，本來無古亦無今。
超然黍米珠中宿，天眼龍睛沒處尋。
鬼不能神奈我何，高提三尺斬妖魔。
青松影裏無他事，獨倚寒雲飲太和。

一榻清風一炷香，主人靜對不言章。
守關令尹飛昇後，莫道長生理不彰。
說經臺下水悠悠，支輓林荒不記秋。
試問松梢千歲鶴，丹爐端的爲誰留？
無名大樸少知音，山自高兮水自深。
不到說經臺下路，幾時窺見聖人心。
太華終南路已賒，更將秋靄暮雲遮。
誰知別有通天竅，玄牝門中是我家。
夜半風傳玉笛聲，遊仙路遠夢魂清。
五千文字元無說，月挂冰壺表裏明。
悟徹兩篇深更深，解將大地點成金。
願分上善江頭水，一洗人間未了心。

和清和真人經臺十詩 黃道朴

爭如會取先天理，默默昏昏保太和。
巖落松花鶴夢香，靜中深體谷神章。
至今關令傳經處，日月高名萬古彰。
臺空人往事悠悠，風月清閑春復秋。
此日登臨訪仙迹，歸心還被白雲留。
終南山水有清音，翠竹蒼梧歲月深。
欲識洞天奇妙處，野猿谿鳥亦無心。
未厭真游去路賒，草樓深處碧雲遮。
青牛畢竟知何在，矮柏猶存令尹家。
說經臺上聽泉聲，夜靜泉聲分外清。
妙理無窮誰會得，一輪寒月道心明。
三復玄言味轉深，篇分上下等千金。
好將太古常存道，化取羣生未了心。

說經臺 披雲宋真人

樓觀 郭周卿

萬古風煙歸史筆，一番猿鶴傍經臺。
自憐不得飛仙術，徒對西風賦七哀。
說經臺
自停玉塵幾經年，人去臺存倍黯然。
不爲青牛會稅駕，豈聞黃耳亦登仙。
首言擬卻當時馬，繼論如烹大國鮮。
文字五千今尚在，玄中又復見重玄。

樓觀 李顯卿

說經臺

說經人去已千年，木杪遺臺尚巋然。
寰海至今傳妙旨，猶龍無復見真仙。
風號地籟笙竽合，日照山花錦繡鮮。
須信谷神元不死，晚來幽鳥替談玄。

從大宗師游樓觀登經臺留題 誠明張真人

猶龍千載去不返，靈迹相望盡得游。
望氣祇應存故宅，傳經誰更結高樓？
松蟠古道蒼蚪卧，水繞長林碧玉流。
日夕南峰一登眺，野煙晴處綠蕪稠。

和義卿大師游樓觀詩韻 郭擇善

聖學經綸冠九州，皇華風馭萃英游。
齋心夢入華胥國，走筆題詩白玉樓。
草閣棲真騰紫氣，經臺倚竹瞰黃流。
裴回妙得招來趣，銀漢香風桂樹稠。

又 衛致夷

本陪仙仗尋真迹，喜入清都得勝游。
風引泉聲來午枕，雨餘山色入晴樓。
古今賢聖崇玄化，早晚煙霞屬羽流。
日暮高臺試回首，碧雲深鎖亂山稠。

又 李道謙

幾到淋宮興未休，杖藜時復一來游。
白雲深鎖燒丹竈，翠靄高橫望氣樓。
山鳥飛鳴穿野竹，巖花零落逐溪流。
青牛去後知何在，空有門前綠草稠。

登經臺 謝希翼

憑高一覽小咸秦，雨洗河山畫幀新。
紫氣曾迷函谷月，清風長慕草樓人。
青牛^{方勇切又音泛}駕歸何處，老柏凌雲不記春。
孤坐西軒思古事，落花狼藉鳥聲頻。

又 句曲山人

說經千載有遺臺，白鹿升虛者不回。

惟有青山依舊好，門前相對畫屏開。

重游說經臺 寇元德

千古談玄地，煙霞鎖玉扃。重來疑隔世，一覽頓忘形。
老柏森新翠，豐碑粲舊經。茫然視塵宇，渺渺一浮萍。

說經臺 文道廣

山中花鳥四時好，臺上煙霞千里明。
此是玄元言外意，誰能著眼聽無聲？

又 孫德或

玄教宏開衆妙門，元綱帷在五千文。
此身何幸遊廊廡，時上經臺禮道君。

樓觀 李同寅

童叢老檜蔭星壇，丈室軒楹紫翠間。
有耳未嘗聞俗事，舉頭長得見雲山。
說經臺古喬林合，鍊藥鑪空落照閑。
一自青牛西駕後，更無紫氣入函關。

又 劉元鼎

東來紫氣照咸秦，聃耳昂藏復出羣。
傳道偶逢關令尹，猶龍長憶廣桑君。
一簪華髮先天始，萬里青牛隔世紛。
俗草不生臺上土，夜聽山鬼誦玄文。

又

玄談密授函關吏，萬古終南一草樓。

陵谷依然人世換，冷煙叢柏卧青牛。

繫牛柏 趙仁矩

混元捉得一蒼龍，化柏全憑至聖功。
望犢老枝猶偃蹇，帶煙古葉密朦朧。
蒼蒼常有歲寒操，鬱鬱如沾德教風。
祇恐看時雷雨惡，怒隨霹靂上遙空。

書企秀軒 馬紹庭

終南古樓觀，金碧鬱崢嶸。丹竈暮煙暗，經臺秋月明。
山川無俗氣，松竹有清聲。企秀軒中客，徜徉了此生。

登經臺 王贊

一徑出蒼翠，翛然迴絕埃。鳥啼山愈靜，蘚滑霧初開。
丹熟鑪無火，經存迹有臺。徬徨嬾回步，援筆紀重來。
說經臺登望次玉局翁韻 盧處道

風流王謝聽渠儂，大匠何曾棄拙工。

四百元勳兩胥史，蕭曹卻似解談空。

又

河山百二爲誰雄？辨與坤靈學畫工。
試向說經臺上望，漢家文物草連空。

樓觀

寶構蟠蟠紫極宮，宮前流水咽銅龍。
荒臺古篆存遺旨，老柏洪縻有道蹤。

十里洞房雲作屋，四圍石壁劍為鋒。
夜深一榻眠方穩，又聽朝元閣上鍾。

說經臺

道海傾頽著力難，此臺真可塞狂瀾。
素王既遠斯文喪，何處人間有杏壇。

再過樓觀

馬紹庭

青牛何事忽西轉，望氣終南先有樓。
千載聖真成契遇，兩篇道德為傳留。
臺前翠琰新連舊，洞裏丹砂春復秋。
今日重登廓胸臆，榛蕪盡淨柏松幽。

樓觀留題

高翥

傳經人去杳冥間，老柏依然傲歲寒。
世變幾回餘劫火，鑪空無復覓仙丹。
地臨東北秦川小，山接西南蜀道難。
說與阿師應被笑，滿簪華髮又邯鄲。

又

損齋

丹竈莓苔合，經臺草樹荒。南山
閱千古，依舊鬱蒼蒼。

樓觀

張好古

祕殿巍峨鎖翠煙，尋真偶到洞中天。
青牛寂寂人何在？丹井依依世幾遷。
望氣固難追往事，授經猶可想當年。
猶龍心法今誰繼，獨有全真得正傳。

說經臺

紫氣東來演二篇，真風千古播埃堦。
深根固蒂文雖簡，治國脩身義最玄。
靈境不隨塵世改，聖經喜有翠珉鑄。
一軒高卧煙霞窟，輸與華陽老謫仙。

留題樓觀

張立道

大篆豐碑點綠苔，崢嶸樓閣聳三台。
繫牛古柏東柯在，鍊藥寒泉坎井開。
煙鎖尹君文始殿，雲藏老子說經臺。
凡胎聖境真難遇，疑是遊仙夢裏來。

企秀軒

企秀軒開感興多，終南山色翠嵯峨。
困思一枕黃梁夢，又被詩魔攪睡魔。

留題經臺

林君一

終南毓秀何佳哉？羣靈訶護昇天臺。
當年瞻彼現紫氣，青牛果自東方來。
煙霞縹緲駐仙輅，琅函燦燦留瓊瑰。
忽乘丹鳳返碧落，幾見滄海飛塵埃。

老柏再生復千載，森森蔭芘玄門開。
坡仙題品刻翠琰，我來拂拭生莓苔。
傳經不待意已化，後人胡為乎疑猜。
河山百二特一覽，頓然胸次生崔嵬。
秋煙澹澹日已暝，信眉一笑空裴回。

世傳《玄元出關圖》像儀失實，因稽古訂正，命姚安仁寫之。琬琰傳示諸方，嘉其筆力精峭，為作《山偈》以贈之。

朱象先

青牛西出關，千載紀玄瑞。云何傳此像，儀刑失初意。每為識者憐，尤重嗣者愧。峨峨南山臺，授道有遺址。諸方號指南，正譌當在是。礪石擬寫真，適遭姚處士。靜思閱三日，一掃已大備。河山認嶠函，衣冠見周世。聖真欣會遇，道氣盈天地。將開清靜門，要醒舉世醉。再讓仍再進，洞見當時禮。凝睇不似畫，我疑親側侍。君能狀此圖，天機一何邃。胸中妙丘壑，幽妍生筆底。豈令張與吳，獨擅畫家美。寶帖散寰海，追美三千歲。名同金石傳，會從此日始。

奉題希聲堂

張廣微

大道元非語默傳，紫雲何事洩重玄。
當時賴是無言說，紙上拈來已五千。

贈別一虛與

杜南谷

海陵仙人一虛子，方瞳玄鬢長如此。
胸中一點天地真，清氣逼人過秋水。

我昔被君居燕然，掛劍長春偶相會。
別去笑指黃金臺，翻然西度函關外。
浮空紫氣上終南，穩駕青牛休地肺。
煙霞猿鶴爭歡迎，疑是玄元見文始。
丹峰樓觀尚依然，摩挲古柏正逾醉。
從茲與了未了緣，莫向時人話前事。
今猶古今古猶今，天上人間復何異。
不須忙去昇崑崙，逍遙且住人間世。
他年我亦事西游，分席經臺校玄旨。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下

(徐成發點校)

025 唐嵩高山啓母廟碑銘

經名：唐嵩高山啓母廟碑銘。
唐崔融撰。一篇。底本出處：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唐嵩高山啓母廟碑銘

並序

登仕郎崇文館直學士
臣崔融奉勅撰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鱉。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

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機而入於機，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紀》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群物以萌，日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迹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螽山，予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撫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土歌南國，徒聞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

人之虹名蟬螭，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群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歷，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文武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宸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

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期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躑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

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游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高，即訪姁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邈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氲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造化，紅葩奪日，飛累樹於山間，綺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窗，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道，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

似青溪，羞蘊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慘，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璧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愴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然莫，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關，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篴，右白虎兮絃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雩雩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駟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

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辯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慚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昔在媯帝，鴻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佩文壯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宛委既登，輾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皇矣大唐，麗哉神聖。應圖受錄，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

明太宗，於茲爲盛。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宸而化，垂衣以君。三靈肸鬻，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鷄犬相聞。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崑山何邈。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援，水周堂廡。石室罕儔，軒宮爲輔。珠簾洞捲，玉座含清。金翠的礫，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愾恍無聲。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綿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鑄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

唐嵩高山啓母廟碑銘

（楊立志點校）

026 西川青羊宮碑銘

翰林學聚首中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
知制誥上柱圖賜紫金魚袋樂朋龜撰

經名：西川青羊宮碑銘。唐樂
朋龜撰。一卷。底本出處：《正
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原夫八十一天，比太上之半壽，六
百萬歲，當元始之初年。道渺邈以難
窮，體希夷而莫究，在無象無形之內，
居太初太易之前。龍漢之劫再成，鳳
紀之文未立，藏萌芽於浩素，隱根幹於
厯洪。二神曩負以俱來，鑿開造化，三
氣氤氳而互進，樸散胚渾。玄黃流而
未凝，清濁分而乍結。日月星辰之內，
化出靈宮，川原山嶽之中，變成洞府。
則知道爲萬氣之祖，德爲百物之宗，以
二儀兩曜爲子孫，以五行四象爲枝葉。
當其洪肇先啓，紫極後成，仰其高而彌

高，考其上而無上，八公皓首，當時之
未有乾坤，九老白眉，厥後而初生天
地。探甚真之理。臻大道之元，列仙
之境界延洪，上士之齒齡逾遠。以六
千春爲兩月，尚歎浮生，以七萬歲爲二
年，仍嗟短景。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
見之謂之仁。和光而衆曜皆慙，挫銳
而攢鏃盡碎，玄珠匪類，真璞無瑕。學
而知之者爲中，生而知之者爲上。三
君五老，睹兆人如醯鷄，七聖九皇，視
百姓爲芻狗。煦千古而冰釋，成衆善
而泉流。至明若蒙，蒙間而萬事俱照，
大巧若拙，拙中而萬物皆成。爲於不
爲，而於無用，黜口爽於五味，杜耳聰
於八音，忘象忘言，易脫一時之屣，無
關無鍵，難開衆妙之門。九萬靈仙，聚
集於一毛之孔，三千儒術，荒蕪於獨角
之端。故知道儒二門，經綸一揆，立清
淨爲理，體虛無爲師。以上天爲大車
之輪，以列宿爲大車之輻，駕之以乾馬
之馬，輓之以坤牛之牛，般運無爲之
功，覆載自然之道。光而不耀，養正於
蒙昧之中，簡而能廉，修真於仄陋之

內，不可得而疏矣，離之而匪遙，不可
得而親焉，用之而逾遠。不退而讓，不
進而求，被褐懷玉之人，美之又美，罔
象求珠之士，斯焉取斯。移世界而入
壺中，吞維摩方丈之室，縮地形而藏術
內，掩悉達王舍之城。有道之根，修作
立天之址，無名之樸，標爲鎮化之元。
三千威儀，恭謹於文風之教，五百戒
行，肅清於釋氏之門。張天爲弓，調之
以陰陽寒暑，直道如矢，激之以春夏秋
冬。一夫用之而無餘，兆人用之而不
竭。日窟月窟，隱身而曾作穴居，南溟
北溟，遁迹而聊遊水府。桃源蓬島，從
古有而今存，槐市杏壇，見朝榮而暮
落。仙圖祕密，五千載而三傳，聖道靈
長，百萬年而一代。容易而學之者，似
紐石以爲繩，侮慢而求之者，如鑽冰而
待火。絕巧棄利，顯微闡幽，坎離震兌
之宮，宮內而咸居羽客，東西南北之
斗，斗中而皆住真仙。身駕德車，輪轉
於混茫之外，手持壽柄，指揮於開闢之
前。寂爾無營，澹然自得，化其不化，
則萬化而皆成，生其不生，則群生而盡

遂。虛懷待物，曠意承時，藏泰山於秋毫之中，秋毫仍大，納崑崙於黍米之內，黍米仍寬。大象無形，五岳空空而如也，大信不約，四時默默而行焉。真宗之教，皆成，不宰之功益著。太上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則我巨唐之高祖。按《國語》曰自周平王七載泊于泰，至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即三十六代之聖孫。赫赫日苗，布蔭於普天之下，明明國葉，垂芳於率土之濱。當其幽原既開，九氣陶蒸而未已，玄化大闡，六虛流轉而勿休。設不二之教門，稽真一之宗本。浩風吹海，三迴之重作飛塵，劫火銷山，五度之却為平地。先逍遙於青運，青運既周，後出沒於赤明，赤明復畢。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殷高宗御極之際，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於瓊胎，瑞彩結成其金骨。不坼不副，誕彌於八十餘齡，降瑞降祥，過期於二萬餘晝。足蹈不滅之理，手握長生之文，包乾裹坤，把日捉月，額列參午，頂荷圓穹，耳開三門，鼻立雙柱，白血紫腦，蒼

肝青脾，項引三十五光，齒含四十八貝，七色青蓮而隨步，千年白鹿以呈休。桑田變而雙檜不凋，江河枯而九井不竭。苦縣瀨鄉之里，靈跡長存，陳國渦泉之濱，神蹤不泯。七百弟子，指扶桑為故林，九五帝君，開日宮為舊館。詳其元始，稽彼厥初，俯窺溟滓之前，下視渾淪之後。隨機設教，作九古之楷模，應變無方，為百王之軌範。若乃歲起攝提，肇開氣象，一十三聖之踐祚，萬八千年之應圖。我太上玄元聖祖，應運降跡，與天皇為師，上清下濁之初開，相離未遠，六合八紘之乍坼，相去未遙。正方圓上下之形，定洪荒樸略之狀，川新融而水仍晦，山始結而石未堅。種天上之白榆，初生歷歷，植月中之青桂，乍出依依。配四海於四神，付五行於五帝。是時乾象猶低，坤形仍薄，立極定位，敷化建功。我太上聖祖，屑跡下降，與地皇為師，分配剛柔，制定寒暑，地增博厚，天益高明。聖力難窮，神功靡測，萬木甲坼，萬草勾萌，羽族毛群，區別於兌離之位，介

蟲鱗類，支分於坎震之宮，四溟之水皆空，未生魚鼈，五嶽之形俱靜，未吐雲霞。已逾清海之年，又離清海之歲，二聖既理，四表生光。我太上聖祖博施濟衆，與人皇為師，三百六十之川，初分血脉，萬一千五百之策，乍配偶奇，三壬三乙之神，離胎於水木，六丙六辛之將，出孕於火風。一百五十六代，四萬五千餘年，始稱通玄天師，再號金闕帝君。三名盤古先生。泊乎庖羲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以道弘濟，降跡為師，仰觀圓蓋之文，俯察方輿之理，教之以畫八卦，指之以分三才，助之以造書契之文，製之以代結繩之政，典墳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以畋以漁，蓋取明離之象，一索再索，用乎出震之功。鳳凰呈瑞於帝庭，龍馬負圖於河洛，享國一萬八千歲矣。泊乎連山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救時屈己，下為帝師，付之以五運，分之以四時，助之以正萬機，明之以辨百穀，變飲血茹毛之化，移蕢桴土鼓之音，毀穴焚巢，上棟下宇，範金合土，燔黍擘豚，製耒

耜以濟兆人，作陶冶以利萬物，天雨粟以呈瑞，地芸稼而彰稔，農食嘉穀，山出器車。洎乎有熊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隱身於崆峒之中，放心於杳冥之外。帝乃親降輦輅，禮展師資，能摠衣以趨隅，遂屈膝而問道。當是時也，榆岡凌虐，蚩尤作亂，化魚鼈爲兵士以助王師，變雲霞爲神祇潛扶軍陣，能弭兵於涿鹿，致偃戈於阪泉，東遊青丘之鄉，北到洪隄之景，受丹經於王屋，登蒼冥於鼎湖，屈軼既生，萸葑復出，若非大道，孰可致斯？洎乎金天氏之王天下也，承姬水之源，襲熊山之錄，告天類帝，續緒守文。我太上聖祖乘九龍之輦，降以爲師，號太極先生，說莊敬之典，教之以順時迎氣，昭配神明，禋于六宗，秩於群望，乾乾翼翼，得禮之宜。羽族呈休，命之以鳥官爲理，分布九鳳，以統百司，景合璧以表靈，鳳銜圖而示貺，悉由至道，彰此帝謨。逮至高陽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教之以解紛塞兌，治國安民，滌蕩九黎，陟明八凱，有龍野紫髯之兇醜，有

蛇身赤髮之渠魁，力拔不周，首觸山碎，天低西北，致日月之西行，地亞東南，使江海而東注。追呼六甲，役御百靈，訓之以微言之經，教之以大順之道。乘玄虬之迅駕，或適幽陵，御素螭以遐遊，或臻蟠木。觀吾仙榛，萬年而一度開花，睹我靈瓜，四劫而一迴結實。及乎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敷道布化，濟代爲師，譚黃庭之妙言，隱日遁月，稱錄圖之嘉號，返邑移城。制九州之名，作六英之樂，封勾芒以佐蒼帝，勅蓐收以翼白方，封岱嶽而印金泥，照寰區而開玉鏡，飲大活之井，遊不夜之鄉，燔青鸞之膏，充下仙之次饌，擘黃騏之脯，爲上客之珍羞。逮至陶唐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暫垂至理，下降爲師，講玄德之經道，以匡於玄化，應丹陵之瑞名，冀列於丹丘，和煦清風，不作鳴條之響，雍熙黃髮，時聞擊壤之聲。庖厨之肉脯自生，葷餚失味，山谷之醴泉潛湧，麴蘖無功。達四聰以闢四門，立五事而敷五教，披鹿裘以食糲饌，端拱於土階，掛

鶴斨而飲流霞，凝思於瑤圃。有虞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譚無爲之理，講離合之經，三苗克俊，四罪咸服，百揆時序，五典慎徽。懷明神之珠，賜昭華之玉。眉與髮等，表踐祚之嘉祥，壽與天齊，彰延齡之景福。甄一十六相，用二十五臣，致百辟以協和，如魚在水，感兆人之歸湊，如蟻慕膻。化靈氣爲天書，何勞筆力，結卿雲爲寶殿，不假人工。夏后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克匡王道，爰作帝師，譚德戒之經，行爲國之法。櫛沐風雨，刊搓山林，成九年理水之功，爲四載勤王之業。卑宮陋室，盡力於溝洫之時，襤服縷衣，飾身於黼冕之禮，導馬頰而奔流竹箭，鑿龍門而迅激桃花。救兆庶而皆免爲魚，濟陸土而永非成海，胸羅玉斗，掛天文之在躬，手展瑤圖，懸國命之由己。故知大道者，三教之冠冕，上德者，百聖之宗元。成湯氏之王天下也，我太上聖祖權離左極，下爲王師，說長生之經，體自然之道，去三面之網，開一目之羅，獸遠逝而莫縈，禽高

翔而不胃。引萬方而罪己，數六事以責躬，話之以八素七真，講之以六虛十訣，千歲桃花之蜜，味掩朱漿，九垓薤葉之蔬，滋露紅露。乘三光而電轉，駕六氣以煙騰，窺海瀆如涓涔，視嵩衡如繭栗。餐風飲露，跨空攝虛，以十洲爲少遊之宮，以六極爲暫別之館。驅僊中士，役試下仙，素髮一莖，懸起萬斤之石，綠筠數尺，變成百丈之龍。得之者七祖超昇，失之者一身迷悞。必在堅修慎習，棄苦忘辛，可以陶冶二儀，埏埴九土。青羊肆者，按本紀則太上玄元大帝第二降生之所。自殷道否閉，周德凌夷，陸海沸騰，百川振動，山鳴谷吼，雨嘯風號，歷藏史以同塵，棄柱史而隱跡。東離魏闕，西度函關，乘青牛宛轉之車，駕白鳳逍遙之輦，徐甲執御，從仙帝以爰來，尹喜占風，知道君之必至。暫別而三千甲子曾作赤童，相逢而八百年齡永依黃老。潛傳妙訣，暗付微言，重爲千日之期，再結一時之會。暫朝元始，却上天中之天，永奉宗師，重歸象外之象，開寒靈之丹

殿，登衆寶之瓊臺，坐紫金之牀，凭碧琳之机。太清仙伯，仗星光錦文之旗，大極仙公，執月華命神之節，皆拜首稽首，以心觀心。於是勅青帝之青童，化羊於蜀國，乘紫雲於紫府，降瑞於王宮。將停不嘖之聲，須及來斯之乳，俄聞喜至，頓止嬰啼，爰從赤子之身，却變白頭之士，頃刻而身餘十尺，須臾而面放五光，頭建七曜玲瓏之冠，肩垂九色離羅之帔，衛士逾億，從仙成群，感十方之衆真，徧滿寥廓，應八表之瑞氣，充塞虛空，香散九微之煙，花飛六出之雪。將離蜀土，欲化胡風，遠適流沙，長移獷俗，及身毒罽賓之國，教煩陀阿柱之王，恣剛強復戾之心，起烹焚鑿刺之意，巨錡燃湯以沸地，我則入之如涼泉，積薪烈火以連天，我則坐之如紺霧，挾白挺者觀如蓬草，持赤刃者視若鉛刀，四天之兵衆俱來，聲喧霆霹，萬里之神祇共護，力轉山河，八十種之獯戎，皆歸清化，二千國之獷狎，永革昏風。俗既變矣，道既成矣，分身作佛，濟如來千劫之功，降跡爲師，救王

者萬機之務。至若銅渾測運，玉曆推禎，天七五而一三及九乃滿，地八六而二四到十乃盈，變通陽九之災，窮研百六之數，雖宓義軒昊之代，無以免斯，高辛唐虞之朝，不能避此。粵以廣明元祀，歲在上章，月當大蜡，巨猾開壘於天邑，渠魁倣擾於國步，兵纏九野，群臣咸議於省方，蛇起陸風，四嶽齊迎於巡狩，長鯨呀口，聞飲澧吐鎬之聲，封豕橫牙，衝列刃攢鍬之隊，牛虻未搏，食吾黎庶之膏，象蟻未除，穴我樓臺之地，塵蒙華蓋，盜梗天衢。九龍齊駕於雲輿，玉輪西轉，萬乘同迴於坤軸，金闕南開，涉水則波神捧舟，登陸則地祇扈蹕，太玄城内，化出行宮，濯錦江邊，權安正殿，執玉帛者數盈萬國，列駕鷺者位滿千官，鷄林之群來朝，鼇山解纜，鶴拓之城入貢，象駕來王。當戎夷率服之辰，成文軌混同之日，苗人未格，方資益贊之謀，扈氏延誅，正賴胤師之力，熊韜豹韜之將，俯立軍功，龍角羊角之山，可追聖瑞。二十八化，猶乘白鹿而來，一百六災，必

跨蒼虬而救。潛扶宗社，幽贊子孫，赤光照灼於庭臺，太平顯兆，紫氣晶熒於梅篠，元吉尤彰。稽彼變通，明茲感應，尋其靈跡，果獲實甄，上有古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災。於是驗其六字，表此百祥，擊之即聲，類鳴璆，觀之則狀如弘璧，歷周、秦、漢、魏之代，玉篆仍新，經晉、宋、梁、隋之朝，銀鈎不故，藏諸韞匱，祕甚緘滕，克盛皇猷，顯標青史。歲代綿邈，疆井變移，舊址苔封，古壇蕪沒，仙鄉故里，半落俗家，真境餘風，惟殘瓦礫。枯松夜月，移聞玄鶴之聲，暮草秋煙，空聽莎鷄之響。當時雲洞，多隱狐狸，昔日芝田，盡生禾黍。遐追靈跡，顯驗休禎。皇帝特下明詔，創造靈宮，恩賜內外，行庫錢二百萬爰徵班匠，乃速厥功。於是木神送材，九層崇構，地祇獻土，百堵俱興，水伯進泉以爲池，山靈走石而作礎。巍峨雲閣，乍似化成，岌業霞堂，初疑涌出。簷張羽翼，棟壓虹蜺，粉壁霜凝，丹楹火亘，窗籠倒景，戶闢長霄，塑像新成，儀形乍降，神情欲語，似講五千之文，

意貌將行，遠化十方之士，金爐芬馥，寶傘回旋，乍睹出檻之羊，猶疑跪乳，初觀如練之馬，尚慮嘶風。庭剪蓬茅，重生瑤草，園除萱槿，再吐瓊花。岡阜崔嵬，樓臺顯敞，齊東溟圓嶠之殿，抗西極化人之宮。牽劍閣之靈威，盡歸行在，簇峨嵋之秀氣，半入都城。煙粘碧壇，風引清磬，故得五老下降，四真俱來，畫地而成其江湖，撮土而作其山嶽，坐致風雨，可以倒洛傾河，立起雲煙，可以反晝作夜，化草木以成軍旅，變士馬以成叢林，如斯出師，豈惟百勝，如斯伐叛，何啻七擒。是以天灾流行，盡彼盈虛之理，曆數倚伏，稟其否泰之宜。左慈呼召于神兵，鞭笞群盜，許遜指揮于力士，剪蕩狂妖。所以陰隲兆人，彌綸萬聖，郊擘丹水，屢陳馘告之功，牧野昆陽，累獻遺俘之捷，戈甲耀乎八水，營壘塞乎四郊，陣勢雲橫，軍聲雷動，血灑空而驟雨赤，沙漲野而飄雲黃。困獸摧牙，長蛇畏尾，郊野人之霄潰，觀楚幕以盡空，德均而義士致身，氣直而王師難老，度日而長鳴

金鼓，曾不告勞，終年而不解鐵衣，未嘗言苦。既而鳳城光復，龍德昭明，枉矢當弦，穿月之功奚用，長竿在手，撞天之勢何爲。遂至修鯢脫泉，狂兇入匣，師道運末，斷領於赤心之徒，祿山數窮，劈腹於蒼頭之輩。況逆巢千紀，悖氣凌空，鳴螻蝮七八餘齡，聚豺狼數十萬衆，傷殘九土，凌犯二京。蓋因祝天網以緩誅，布仁風而寬戮，遂偷生之五載，併除惡於一時。蚩尤之塚既成，堅埋鐵額，長狄之喉已斷，永戢雕戈。立此神功，實資道力，我太上金闕玄元天皇太帝，爲天地父母，作帝王宗師，歷教三皇，皆萬八千歲，侯乎四氣，交會五運，合同國位，永付於子孫，聖祚上齊於日月，克紹萬八千之歲矣。我高祖神堯皇帝，應天受命，曆數在躬，以鄉觀鄉，去仙鄉之無遠，上德不德，增帝德以彌高。輟九赤之班符，封山印海，追八景之仙輅，輾霧盤雲，負宸垂旒，當陽闡化。我太宗文武皇帝，握乾闥坤，修文偃武，大禮無體，百禮而盡執根元，大音希聲，一聲而振動今

古。天賜勇智，繫虎豹如束芻，神助皇威，跲蛟螭如結蚓。還真返素，遊藝依仁，以無繩爲繩，縛六雄與五霸，以不器爲器，籠四海與九州。然後爭於不爭，則戰爭而永息，欲於不欲，則嗜欲而長消。方士衆臻，真公來格，安期之棗異狀，大若瓠瓜，園客之繭殊形，磊如盆盎，垂衣一百五十代，享國一萬八千年。伏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克紹丕圖，統茲大業，心懸壽鏡，身享福庭。帝道中興，國根深固，永保神器，長正皇綱。虎牙將軍，領八千之勇士，龍頭元帥，提百萬之精兵，永以鎮定區中，永以削平天下。巨鼈斃而形軀塞海，長鯨戮而鬚鬣插天。或炙或焚，盡千山之木，以烹以飪，竭五湖之泉，紫焰腥膻，青萍膏血，袄日墮落，孛星隕墜，蒼旻開豁，黑氣消亡，獻巨逆之三顛，告行朝之九廟，耀武威於英代，立京觀於神州。歲越大椿，年逾巨浸，天睠北顧，備法駕以返堯庭，帝澤東流，乘仙輿而懷魏闕，集群牧以頒瑞，朝諸侯於明堂，撫逸搜沉，興滅繼

絕。八龍雲篆，降禹稷之天書，二武聖文，炳商周之帝德，中階平而國泰，至德正而時雍，成寶祚之神功，由太上之聖力，端拱垂衣，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劍南西川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潁川郡王陳敬瑄，夏日高懸，吐赫曦之可畏，德星永聚，實祥瑞以明標。遙關龜城，遠迎龍駕，獻璿璣以酌大化，如轉碧天，移蓬萊以作行宮，似離滄海，郭琪扇搖於行伍，阡能搔動於山林，韓秀昇聚蚊爲雷，陽師古積螢鬥日。生擒者有同縛鼠，誅戮者無異剗羊，舞百獸於庭前，堪標玉牒，役五丁於麾下，可碎鐵山。雖文翁武侯之才，蕭猷王濬之策，未可與儔。昔韋南康鎮成都二十餘載，郭汾陽爲輔弼二紀在朝，比其勳庸，量其惠化，則請留九閩之儲，一裘之歲，未爲多矣。耀陳氏劍南之政，掩裴度淮西之功，具載典彝，永光勳績。行在都指揮使、左神策軍中尉、十軍軍容田令孜，崑岡玉柱，獨力扶天，太華金蓮，張心捧日，佐聖而出，爲國而生，有逾千越萬之才，有聞一知十之

智，曖然和氣，助青帝發生之仁，卓爾高情，仰素王垂訓之道，觀帝符而五賊皆見，握人鏡而萬象難逃，聰可聽其無聲，明可察其未眛，弼時立德，開國成家，賞罰無私，九王之諸侯懷惠，恩威普及，十軍之將帥歸心。克己推誠，虔心奉道，古原層構，敬之而無異丹臺，舊貫規繩，仰之而如昇白日，禮無上之帝主，事威儀之法王，神獸八千，衝犀象如螻蟻，天丁三億，轉海嶽如萍蓬。周尚父之功成，身居第一，漢鄼侯之績著，才獨無雙，鏤鼎銘鍾紀勳頌德。左僕射平、章事蕭邁，器業絕倫，神秀貫古，筆海壓淮湖之浪，學山凌衡霍之峰。天植國禎，文滋相業，一匡皇化，八秉洪鈞。函丈之間，布奇兵之億萬，跬步之內，安率土之蒸黎，黃鶴頻鳴，雖召公之可控，青牛不喘，或邴吉以難知。吏部尚書、平章事韋昭度，宗廟重器，社稷令臣，當昂位以星縣，鎮台階而山立，蘊珪璋特達之德，植松筠貞固之心。窮訓典以立身，正風正雅，調鹽梅以味道，肥國肥家。仲父上公，空就

九三之位，大林擣戴，虛垂二八之名。兵部尚書、平章事裴澈，澤馬表瑞，天驥呈才，雄節貫時，清風滌俗，銀漢橫空而高朗，玉繩垂象之英華。學川則四瀆波瀾，書林則五松煙雨，正氣凜於朝野，直道貫於羊腸。自輟職瀛洲，登庸昭代，重持傳說之舟楫，再秉臯陶之鈞衡，皆磨智刃而裁莽腰，盡淬文鋒而剝卓腹。內飛龍使楊復恭，甲門華胄，鼎族令名，三教精通，九流澄澈，體物則左張却立，緣情則鮑謝推先，論昆仲而八龍掀鬢，譚經史而五鹿折角。秉樞衡於累代，貫名氏於百家，稟吳季札之仙姿，抱孔文子之敏惠，青山蘊玉，發群岫以耀光，淶水懷珠，起一川之晶彩。內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田胤禮，四瀆比位，五星炳靈，清掩玉壺，義輕金諾。智圓若月，長垂助日之光，辯注如川，每湊爲王之海。秉氣正直，執心溫恭，王佐宏才，帝臣重器。當軸而身迴地紀，持樞而手正天文。宿稟道門，素欽真教，信言不美，常行質奏之詞，法語可尊，每契和平之理。內樞密使、

驃騎大將軍李順融，三傑挺生，千山發秀，元禮龍門之峻，慶及令孫，少君鶴駕之高，福滋靈葉，掌萬機之密務，濟一國之黎人。公清而水鏡含虛，正直而朱繩讓美，博學則丘墳著績，操觚則錦繡成文。實腹守真，棄百慮於襟懷之外，虛心待物，納八荒於方寸之間。監軍使、驃騎大將軍兼三川制置都監劉景宣，景宿呈祥，卿雲布彩，風骨俊邁，才量宏深。淮南王之瓊枝，驂鸞不遠，河上公之蘭友，跨鶴非遙，贊護克勤，勳庸永著。右街威儀明道大師尹嗣玄，大仙靈苗，高族茂葉，太上玄元之上足，文始真君之哲孫，七歲悟道，十三逢師，紫玉之骨將成，終遊閬苑，黃書之文已究，即上朱陵。道士李無爲，國源清派，天葉芳陰，真訣千重，窮研咸達，仙經萬卷，諷覽無遺。皆同在師門，結爲道友，三天鳳繭，化靈氣以成書，一粒龍丹，駐童顏而度劫。星冠月帔，上禮於元皇，虹轡雲輿，前朝於大帝。金蠶五斛，暗吐仙絲，瓊節一雙，遙迎真侶。自昔忠臣明主，咸理國

以昇天，應曆運以救時，蘇生靈而畢績。少皞、顓頊，皆上紫微之宮，君奭、太公，俱乘碧霞之輦。其宮室牖戶，臺榭池塘，似雲霧之結成，如丹青之寫出。七十二之福地，三十六之洞天，神仙之窟宅相連，以青城爲戶牖，真景之風煙不雜，以蟠冢爲壇臺，可以濟度四迷，開弘七部。仙衣非製而自有，豈假紉針，仙車不駕而自行，曾無轍跡。九重天上，白玉爲京，千雉城中，黃金作殿。披衣服而身掛日月，戴冕旒而坐鎮乾坤，天綱正而四氣和，國步安而三元序。手執長生之柄，制定白駒，心藏要道之根，控乘赤鯉。況乎代變時遷，綿歷於三千餘歲，建邦立國，崢嶸於四萬餘年。門巷新成，人煙漸熾，當時闐闐，髣髴如存，今日宮庭，精新尤盛。七色鳳輦，駕幸仍頻，九斑龍輿，巡禮彌敬。太虛天館，常開不夜之門，無極福堂，永對長春之景，氣連碧落，光掩赤城。臣職忝禁林，身叨詞客，涉儒海而素淺，渡文河而不深，董仲舒五彩之蛟，稀來筆下，揚子雲三清之鷄，少到

毫端，愧無黃絹之才難紀紫煙之瑞。詞曰：

洪源肇開，浩劫無際。恍惚大道，希夷象帝。太初既隱，太始來繼。玄黃在殼，清濁未蛻。天地之前，一千萬歲。山比我久，如電之逝。海比我大，如絲之細。與釋比效，空門永閉。與儒並功，章甫無勢。昭德塞違，解紛挫銳。設教隨機，應變無滯。三皇益明，五帝增睿。率土皆泰，群生咸濟。樓觀發軔，函關掛轄。屬賓闡化，申毒布惠。無狀之狀，無聲之聲。去莫可送，來莫可迎。強字之字，強名之名。太虛之上，黃金爲城。杳冥之外，白玉作京。煥赫六極，牢籠八紘。萬國同酌，百谷咸傾。莫得而竭，莫得而盈。淺而行者，長居利貞。深而行者，永致太平。凜凜烈氣，化作天丁。鬱鬱勁草，變爲神兵。火刀電耀，霜劍虹明。覓戮封豕，瓜剖長鯨。地古風變，俗阜時清。年代綿邈，歲月崢嶸。新宮是建，永觀厥成。赫赫高祖，明明聖孫。開鑿造化，剝剔胚渾。把捉日月，包裹乾

坤。鸞踏鳳時，虎步龍蹲。鳥卵之中，可納穹旻。黍粒之內，能藏崑崙。塵波澄澈，智浪淵淪。迷羅自解，瑩鏡難昏。萬象俱盡，惟道獨存。三教爭長，惟道獨尊。心藏五賊，國靜九門。蓬蓬諫鼓，汎汎衢樽。五方入貢，八表爭奔。車徒川霧，租賦雲屯。巍峨玉皇，煥赫金籙。靈官八海，水府四瀆。堯湯寶位，舜禹天祿。巨寇梟殄，神州克復。去召千神，來臻百福。天轉碧輪，地旋黃轂。獻玉十珏，貢金九牧。寒暑運行，禎祥倚伏。害蛟斃刃，狂兇殪鏃。軒鏡在握，殷繩當木。瓊臺九層，銀蠶五斛。手指青牛，身騎白鹿。洞啓括蒼，天開王屋。皇根國葉，帝宗天族。明堂端拱，元臣啓沃。四海萬方，無思不服。九虬夭矯，雙鳳迴旋。鶴駕清漢，鸞驂紫煙。累行盈百，積功滿千。丹瓊樓高，上接九天。碧玉壇峻，下降八仙。大卧蓬島，龍耕芝田。地有謙道，東走衆川。人居上德，南御群賢。大活之井，長生之泉。延洪聖祚，萬八千年。鶴涅不緇，烏非染黑。然

於自然，得於自得。何以發蒙，內辨其惑。何以開悟，中修其式。如車指南，似星拱北。隱見無常，變化不測。大象難包，二儀益塞。大智難展，六合陋仄。長生之柄，永壽之域。朝服刀圭，暮生羽翼。廟獻三顧，風清萬國。靈觀親構，群仙來格。瓊宮寶臺，玉書金策。豐碑嶽立，巨龜鼈逼。詞惟頌美，文匪誕飾。鸞鶴翹蹲，龍蛇騰躑。紫氣氤氳，赤光歛絕。七聖握圖，九皇執勅。梵宇增光。儒宮出色。端冕明堂，垂旒御極。運齊三五，慶延萬億。開闢寰區，咸仰道德。永致中興，皆從帝力。

臣奉宣令撰青羊宮碑銘，伏以太上金闕玄元皇帝，大道之祖宗，上德之根本，先天地而出，後天地而存，遨遊於五劫之中，經歷乎一千萬歲。古青羊肆，白鹿神蹤。紫氣氤氳，赤光照灼，靈甄玉篆，永表中興。九萬群仙，皆在指揮之下，三億力士，咸居役使之間，故能運動乾坤，轉移海嶽，化魚鼈爲兵士，剪戮銅頭，變軍旅爲叢林，埋

藏鐵騎。潛扶聖運，冥助王師，殄滅渠魁，廓清宇宙，懸三兇之首級，獻九廟之威靈，克盛帝圖，永平國步。臣跪承睿旨，仰奉皇慈，昧學謏聞，屬詞荒鄙。其碑文今已撰訖，謹隨狀奉進以聞者。

右翰林學士守尚書兵部侍郎樂朋龜奏，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西川節度使：牒：奉勅：金闕降祥，紫氣接度關之狀，瑤壇闕瑞，赤光騰發地之文。粵有玄符，留于古篆，當午夜而龍蛇搖動，六字分輝，後一年而狼武蕩平，八紘無事，克昭靈貺，獲啓中興。考帝祖之微言，顯神功於景運，得不標於道觀，銘在蜀川，流傳千百萬年，紀我一十八葉。樂朋龜職司內翰，首冠近臣，妙迴擲地之金，鏤入他山之石，鋪陳盡善，蔡邕當患於先知，述作無遺，子建何勞於獨見。宜刊盛事，以證斯文。宜令西川節度使於本觀建立，牒至准勅，故牒。

中和四年九月八日牒。

西川青羊宮碑銘

（楊立志點校）

027 宋東太乙宮碑銘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
尚書吏部侍郎臣扈蒙撰

經名：宋東太乙宮碑銘。宋扈蒙撰。一篇。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建皇極，奉天統，稽茂典，崇明祀，斯聖人之能事也，惟我后得之。幹玄化，偃鴻休，福蒸民，佑至德，斯元神之景貺也，惟皇宋受之。於鑠鴻祚，誕膺火德，稽命曆之成數，允謂昌期，牧造化之全功，諒由真主。肆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握乾符而御寓，宅坤載以開階，斷鼇足以立四維，重張地紀，受龍圖而畫八卦，載炳人文。警歎而定寰中，拱揖而朝天下，遂使蠻夷戎狄，皆趨於象闕之前，僭佞兜離，合奏於宮懸之下。鴻圖巨業，恊

萬古以無階，睿化淳風，幾一變而至道。亦何必神遊姑射，始洞其希夷，歲在攝提，方稱其開闢而已哉。加以昭事天地，統和人神，郊丘之盛禮繼行，寓縣之靈祠必葺。乾坤以之交泰，風雨爲之弗迷，帝道式敷，頌聲斯作。繇是萬機多暇，逸禮咸修，宣室問神，每凝情於祕籙，靈臺觀象，思索隱於常文。以爲虞舜之納於大麓也，則曰禋於六宗，漢后之茂，其丕構也，則曰祠於五時。禮神之道，從古攸然，將與物以皆春，必爲民而祈福。乃以太平興國八年，歲在協洽，春三月，詔立太一宮於皇都之巽地，所以宅神靈而昭睿德也。臣謹按太史公書云：天神之貴者曰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常以春秋祭太乙于東南郊，牲用太牢。昔漢武帝既行之於前，而唐玄宗亦祠之於後，其禮亞二郊之祀，其位次兩儀之壇。夫如是則崇重威靈，從可知矣。又聞諸陰陽家流云：太乙之神，其類非一，則有君棋臣棋之號，大遊小遊之名，或則司水旱之權，或則主

兵荒之沴。唯五福太乙，上循五宮，下視九土，所至則民皆富壽，所臨則歲必豐穰，《詩》謂百凶以之而不作，《書》云：五福由之而必臻，蓋七曜之歲星，四時之春令也。則知歷代英主，前朝舊章，尊而祀之，良有以也。先是日官奏議，方士獻言，且云五福之以躔，當蒞四宮之分野，況將去遼碣之弊俗，撫吳越之舊封，請就彼方，預修靈宇。殊不知聖人與二儀合德，天子以四海爲家，惟萬乘之所都，即百神之俱會，矧乃房心列象，寔上帝之明堂，梁宋名區，蓋中原之福地，就開仙館，必叶靈心。聖上先天弗違，事神如在，亦將復泰時甘泉之故事，蹈回中睢上之前規，於是詔大匠以計功，輟近臣而祇事，卜茲勝地，創是新宮，逮其視成，固不愆素。觀其壯麗也，則崇墉屹屹，百雉岡連，峻宇眈眈，千楹洞啓。廣開遙吞於閭闔，飛甍上軋於昭回，金殿八隅，朝陽爛其丹碧，瑤壇三襲，夕露綴其珠璣，寔天外之藥宮，乃海中之蓬島也。觀其象設也，則瓌姿溫潤，寶座熒煌，

秋月如珪，瑩其雜珮，晨霞似火，賁乃長裾，褰彩霧以爲旗，揭彤雲而作蓋，群仙列侍，還如校籍之時，衆聖咸歸，宛似朝元之處。其或霓旌絳節，擁風馭以聿來，湘瑟緜笙，導雲車而昭格，則必天香馥郁，遠散於神州，仙樂淒清，旁聞於帝甸。盛矣哉，其靈應也如是。亦何假竹宮望拜，始迓其神光，嵩嶽登封，方隆於聖運者哉！甲申歲秋八月，皇帝發宸衷，備法駕，乘鳳輦，建鸞旂，親詣斯宮，曲盡其禮。是日也，千乘萬騎，如霆如雷，千旄貔虎之士，森武衛於外，簪纓鴛鷺之列，陪禮容於內。十神以之咸秩，萬祐於是來臻，蓋愆祀之克誠，感明靈之幽贊。尋又詔選十洲之羽客，洎中禁之貴臣，共稟規程，同爲監護，每歲以三元令節、四序良辰，備清醮於仙壇，禱鴻禧於福祚。夫如是，則萬壽千齡之慶，允輯於皇家，五風十雨之期，不愆於歲候。斯蓋天有成命，運丁嘉會，將以保瑤圖於億載，茂玉葉於千枝，不然則何以感穹旻之降祥，受神祇之儲祉也如是哉？宜

刊翠琰，用紀玄功。銘曰：惟皇撫運，欽若玄造。則天之明，奉天之道。法古御今，凌軒鑠皞。是曰丕圖，永安大寶。惟天陰隲，萬象攸尊。健行不息，高明不言。生成物類，宰制人元。夫如是者，必有司存。司存伊何，太乙居大。上履霄極，俯觀寰海。惟福是儲，惟人所在。寔金闕之元輔，乃玉皇之冢宰。其神不測，其道惟幾。靜執玄化，高居紫微。鴻休露灑，景福烟霏。叶人時之玉燭，應天象之璇璣。位冠九宮，環循八極。恩厚福謙，仁深輔德。彼偏方之陋俗兮非神所宅，此中區之正位兮繫神是格。矧新宮兮雲構，復正殿兮烟開。廣庭兮窈窕，高榭兮崔嵬。佇霓裳兮可接，俟雲輶兮肯來。響禳祈於萬祀，福蒼黔於九垓。

宋東太乙宮碑銘

（楊立志點校）

028 宋西太乙宮碑銘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玉清
昭應官判官臣宋綬奉勅撰

經名：宋西太乙宮碑銘。宋代
宋綬撰。一篇。底本出處：《正
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維宋四葉，天聖六年春三月，作太乙宮于京城之西南陬。星家之說，太乙在紫宮門右，北辰之神也。掌十有六神之法度，參居權衡，以建皇極。陰陽家之說，太乙爲元皇之使，執計秉剛，正天地之常，兼統八卦，肅成萬物。道家之說，元氣本於一，一變而之九，故太乙行九宮，其壇場祈醮，具真仙官屬之品，在昔帝軒轅治五氣，接萬靈，肇創重式，究極其變，立門置將，與輝侵之候，縱橫所舍，吉凶所主。後世悉神而明之。詔于祝號，總八十有一，而

尊神則十，本乎十元六紀，五行三政而爲其名。大抵上憩於星垣，下循於宮元，所至之分，監觀不忒，統人事以知來，輔神道以禍淫，罔弗淑而克昌，疇惠迪而靡佑，則張衡、李雲、蕭子顯之流，又言之詳矣。惟五福於行爲木，於德爲仁，其遊五宮，其元五子，凡甲子二百七十而一徙。宮起乾位，左旋歷三隅，臨中央，周而復始，行棋之下，無金革札瘥之沴，物以豐阜，民用愉樂。初太宗御極之八年，日官推策，當以甲申歲去遼碣之野，適斗牛之次，乃築宮巽，維候氣馭之來，並設二遊四神三棋之像，示哀對之儀，度於前聞，諗于有司。粵若漢孝武立三一之祀，畫諸臺室，施及唐民，乾元後爲壇於國郊，申之親祭，太曆中置觀于石城，表以年紀，是皆章章於榮牘者。稽參而損益之，制定其當，每四郊迎氣之日，則展祠事，麵牲苑蒞，量幣絜樽，祝史陳其辭，侍臣承焉，其禮半太祀分。至三元，又備醮獻，薰鑪華燈，紋素青章，法侶宣其科，中人泣焉，其儀視靈寶。真

宗之嗣統也，國有大事，必先告之，朝有成慶，亦親款之。皇帝率循丕法，無廢常薦，逮茲龍集戊辰，又自黃室，西趣坤輿，復乃從居鄉之請，用增祀之文，就如其郊，別營壇治，審面叶卜，距宜秋門一舍而近，庀國工，蒐蒸徒，龔材合土，備物致用。上御藥張懷德總其事，入內殿頭皇甫繼和、入內高品陳延達護其作，執技殫乎目巧，視成底乎神速，作爲四殿，分揭華榜，黃庭峙于中，以尊五福君棋大遊，寧禧繹于後，以奉小遊，延祝峨于東，以寓天一四神臣棋，資祐竦于西，以宅地一，直符民棋。又采聖真景宿山川神靈，續形繚廊，列於從祀，署重扉曰顯真，延輝、景集，標別殿曰清修，爲齋楛之所。其外堂庶衆舍，總四百餘區，擇精鍊道士，得元靖大師徐思簡等三十人處之，祠醮儀法，率用雍熙之舊。先時祇祓震宮，審摹睟表，季秋壬寅，以三洞威儀，九部內樂，導君棋諸像，分真本殿。翌日，乘輿臨造，稽首瞻對，天正景至五福，移御之辰，乃迓其像焉。前一日之

听，上親侍慈顏，同申謁拜，命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持節充使，增以黃麾警謁，武部辰旂，萬乘步送至宮門，輔臣趨餞出闕外，二尊復升重觀，眄仙衛城回仗轉清蹕始還。是夕，頓於新店，夜漏既盡，陽笛肇昇，館御即安，嗣以齋獻。來月生明之日，帝又輦如。七年二月丁亥，皇太后車駕繼，往莫不省農扈，觴從臣，發禁則敷麗澤，屈己而不辭其損，涉遠而無憚於勞，渠渠祇祇。所敢述者，恭惟國家，神明之後，淳耀惇太，皇祖二宗，皆顧諟明命，勤禮恤祀，荷百祿之總，介群元之祉，延洪于我皇，仰席祖考之寵靈，內稟太后之德訓，虔鞏寅畏，綏靖輯睦，累年于茲矣。若太后之懿聖慈仁，擁佑帝躬，以承荷於先託，皇上之欽明孝愛，尊事母儀，以講和於庶政，動必慮憲，居必思永，清淨以崇道，光華以右文，用能昭其馨香而格于上下，珍物薦至，嘉生乃報，而猶潔粢盛，謹候穰，和諸神，秩百禮，禮所從者宜稱，神所享者優裕，繇是壯麗靚深以表之，苾芬庶侈以羞

之。舊史云：天地之神，隨王所在。又四望之祭，乃不即之名，因其方焉，奚有遠邇之異。是二祠宮之建也，率不離於吉土，得非王者域四海，子兆姓，在奉三無私而已。禋福之廣，靡不欲其遍及，冥真報降，豈局於一隅哉。彼鶉味井絡之疆，猶黃圖之右，劍時敷錫，罄無弗宜，事神保民，厥惟至矣，則真祖之制法，文祖之相宇，其善述善繼者歟。精微之妙用，推保右之默定，揚欽崇之克誠，歌輪奐之全盛，史臣承詔據文，銘石曰：瞻穆穆兮新宮，野平夷兮氣鬱葱。邈鴻紛兮赫眈，神之留兮安以豫。雲甍鱗瓦槩朱天，沈揄爲席敷瓊筵。空歌羽帔事薰然，物純備兮誠吉蠲。宅璿樞兮臨紫宙，括萬邦兮蒙福祐。祚吾君兮奉文母，壽而昌兮等穹厚。

宋西太乙宮碑銘

（楊立志點校）

029 宋中太乙宮碑銘

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判
國子監臣呂惠卿奉勅撰

經名：宋中太乙宮碑銘。宋代
呂惠卿撰。一篇。底本出處：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熙寧四年，司天監建言，太乙五福之神，以七年闕逢攝提格之歲，行臨中宮，其名爲真室，其分爲京師之野，其祥爲民康物阜。太平之應，請立祠如故事。天子可其奏，命將作監即國中之南而建宮焉，經始於四年之冬，而成於六年之春。凡爲三門七殿，分祠十太一與太歲之神，而五福居其中。上爲之制名，皆以承神之貺休爲義，而真室之殿，又親書之。其廊廡四壁，圖百神之朝，天至於五帝日月星辰，而地至於五嶽四瀆，莫不咸在其位號。尊卑

服物同異與夫壇場之制，禱祀之儀，皆以太乙之學爲本，而參用道家之說焉。天子命有司具儀仗，將以今年冬至奉安神像於其宮，勅臣惠卿書碑以記其事。臣伏攷《周禮·春官》：宗伯之職，典祀天神，其尊達於昊天上帝，其卑逮於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而爲禮，學者當之以星官之書，皆有著位。而宗伯之屬官，則有馮相氏，保章氏，掌會天位與夫封域分野以觀天下之祿祥，而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辯其名物而致之，而太祝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蓋宗伯總其祀之典，馮相、保章氏主其變動之占，凡以神仕者圖其居之所在，而太祝掌其祈，合而言之，皆禮官之事而已。太乙之號，雖未經見，而歷代史官，著其星在紫宮天之南，以爲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其咎休所在之國，北辰之第二星最赤明者，乃其座也，而三台爲天階，太乙躡之以上下。史官之言星，雖不可盡攷，然其說皆有師承，其位皆可指數而，其占之效者亦衆。觀其言太乙之

尊如此，則昔之言天神之貴曰太乙，其佐曰五帝，以至主之以爲郊，則非特毫人之方，漢家之制而已。蓋禮官之事既以散亡，而馮相、保章氏之占，流而爲日官式局之法，而道家之所以圖其像，制其服物位號之差，壇場禱祀之法，殆得所謂凡以神仕者猶其居，與夫大祝祈福祥之遺意也。今日官以爲五福之神凡四十五年一徙宮，歷中央四維，大約二百二十五年，而周則二百二十五年之間，必歷中官矣。而攷之既往，其應未必盡合，何也？竊嘗譬之，天時者，節候也，人事者，種藝也，有天時之順而無人事，猶節候雖應而不種藝，求其有穫，不可得也。有人事之脩而無天時，猶種藝雖力，而節候異，求其有生，不可得也。古之人以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亦謂此耳，奚獨至於太乙而疑之乎？臣觀皇帝，粵自嗣服，改修政教，整齊吏方而法度之，行先立於府寺，興舉民事而利澤之，及首加於都畿，以至士被教育，兵足廩賜。凡百勞來，又皆先於四方，而

雨暘寒燠，莫不順適，浮言不能搖其成，異意不能幸其失，豈惟人事，抑有天時之助也。則真室之祐，其兆於茲乎？在太平興國時，臨黃室宮，其野爲吳越，而太宗立祠於東南郊；在天聖時，臨黃廷宮，其野爲梁蜀，而仁宗立祠於西南郊。其意以謂天子以天下爲家，夫苟在吾四海九州之內，則其福一也，豈有彼此之限哉！況夫臨中央以當四維之會，則其嘉休之應將訖於四海，非止天子之所居而已也，則其所以成之者，豈宜不廣哉！必將推已施之仁而孚之於所未被，求未立之政而脩之於所已行，使覆載之內，蒙澤如一，動植之類，賦生成若，於斯時也，治成而禮樂議，誠至而天地察，觀物大小以稱德產之精微，比義上下以秩神明之位處，乃吾所以錫庶民之福，而逆三神之釐，其尤大者也。而臣尚得待罪從官，以經術文字爲職，則所當歌頌盛德者，又非獨一二而已。而是宮之作，乃以屬臣，其敢以固陋辭乎！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渾淪一氣，精宵嘿兮。環無初終，廓無域兮。消息滿虛。悅誰測兮。煌煌威神，兆太乙兮。臨制紫宮，位辰極兮。陟降三階，監萬國兮。大人占之，造爲式兮。推步變遷，發潛伏兮。降祥隕趾，維五福兮。循行四維，歷真室兮。四十五歲，宮一易兮。誰其當之，祚有德兮。赫赫有宋，荒九服兮。世哲相承，千百祿兮。習安玩治，蠱將積兮。篤生睿聖，起以飭兮。政行四方，首京邑兮。淫詖沮伏，終以立兮。五氣來叙，消薄蝕兮。灑澹沈灾，膏鹵堵兮。太乙之來，前可迹兮。新宮奕奕，成不日兮。仰模帝居，麗金碧兮。太乙之下，安且宅兮。天造人因，方兩得兮。成能成位，聖賢職兮。斂時景福，重敷錫兮。延及海隅，均動植兮。燕壽兩宮，后嬪懌兮。子孫皇王，世萬億兮。禮具樂成，底平格兮。臣將載歌，以申敕兮。

宋中太乙宮碑銘

（楊立志點校）

030 宮觀碑誌

經名：宮觀碑誌。宋陶穀、金鄭子聃等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

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

翰林學士判吏部
流內詮事陶穀撰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辯方之爲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職，足以垂訓者，孰可闕焉。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王母事蹟，其來久矣。名載方冊，理非語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享國五十載，乘八馬，宴瑤池，捧王母之觴，乃歌黃竹。西漢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徹，享國亦五十載，期七夕，會甘泉，降王母之駕，遂薦仙桃。周穆之觀西極

也，濯馬潼，飲鵠血，踐巨蒐之國，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祀雍時，幸朝邦，立飛廉之館以望玄圃，故樂章有上之回曲。嗚呼！湘靈鼓瑟，虞舜二妃也；黃姑有星，天河織女也。或楚詞所傳，猶能編祀典，配嚴祠，簫鼓豆籩，預四時之享，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豈若王母爲九光聖媛，統三清上真，佩分景之玉劍，納去瓊之鳳鳥，八琅仙璫以節樂，九色斑麟而在馭，嘯詠則海神鼓舞，指顧則嶽靈奔走，輔五帝於金闕，較三官於絳河，位冠上宮，福流下土，則回中有王母之廟，非不經也。年祀寢遠，棟宇隳壞，壇欹杏朽，蔽荆棘於荒庭，井廢禽亡，噪烏鳶於古堞。物不終否，崇之在人。太師清河公受賑建牙，三臨安定，軍功政事，紀在旂裳。是邦也，壓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土宜菽麥，俗習騎射，撫之有道，則風能偃草，馭之非理，則水亦覆舟。中權失政，不可一日而處，矧三鎮乎。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覲，駿奔上都，天子設庭

燎以延之，奏肆夏以寵之，臨軒絕席以綏懷，大輅繁纓而錫命。禮成，三接詔還舊鎮。公既旋所理，來謁靈廟，齋莊有感，盼蠻如答，伸命主者，鳩工繕修。薤蔓草於庭除，封植嘉樹，易頽簷於廊廡，締構宏材，丹青盡飾於天姿，黼藻增嚴於羽帳，雲生畫棟，如嗟西土之遙，水閱長川，若訝東溟之淺。容衛既肅，精誠在茲，何須玉女投壺，望明星於太華，瑤姬感夢，灑暮雨於陽臺。合徵幼婦之辭，庶盡上真之美。穀也，學非博古，才不逮時，論思謬冠於詞臣，叙事敢踰於實錄，久直金鸞之殿，視草無功，強窺朱雀之窗，偷桃知愧。謹爲頌曰：

崑崙之墟，崦嵫之下。戴勝蓬髮，虎豹爲伴。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臺命駕，七夕爲期。雲輶鳳輦，劍佩光輝。倩兮盼兮，穆若仙姿。宅玄都兮，如彼，降漢宮兮若是。奚靈聖之多端，駭變化之神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於前事。山之巔兮水之湄，奠玉笋兮薦金徽。白雲零落歸何處，黃

竹摧殘無一枝。撫弇山之舊石，紀涇水之仙祠。

重陽成道宮記

京兆西終南有里曰南時，中有重陽成道宮焉。蓋大定初，全真祖師重陽真人始悟道時，自掘一穴，起封數尺，如馬鬣之狀，以活死人墓名之。手植四梨八海棠於四周，人問其故，乃曰：吾真風將來大闡，四維八紘無所不至之日，要使人知從此一墓而始之也。居二年，遷劉蔣，後常有三五衆葺庵而守之。正大初，全陽真人周全道清明自幽來，政祭於劉蔣祖師之塋，忽念及祖師修煉變化成道之地，不可使之蕪沒，胸中慨然起修葺之心，弗克自已，若有神使之然者。俄一人請齋，問之，知其爲此庵道士，遂與之俱來庵中。道衆乞借光揚之力，周異其密與已契，乃欣然許之，復曰：我以後當居此。大朝革命，四方道衆思其所以報本反始者，規運木植，開墾地土。歲乙

未，清和大宗師尹真人並掌教真常李真人法旨，本府總管田侯疏，委淵虛真人李公志源率道衆於此盛行營造事。皆趨務勸功，揀度築削，有馨鼓弗勝之意。所爲殿者三：曰無極，曰襲明，曰開化；爲堂者五：曰三師，曰靈官，曰瞻明，曰朝徹，曰虛白，齋厨庫廐，方丈散室，簷雷戶牖，金碧丹雘，粲然一新。下院蛇留全陽觀，王郭村修真觀，及常住物業，別刻之石。或有偏而未舉之處，周全陽門徒張志古等，思及先師正大初赴齋之時，我以後當居此之一言，謂是天意默定，不可以違，乃糾得千餘指，同誠戮力，日增月續，以爲國家祝壽祈福之所。想成就浸大，未易量也。辛亥，憲宗皇帝即位之元年，詔徵掌教大宗師真常李真人，上親受金盒香，白金五千兩，佩金符，代禮巡祀嶽瀆，凡在祀典者，靡所不舉。明年春二月吉日，以御香來致上命。禮成，以恩例改觀爲宮，今之宮名，自壬子始也。淵虛李公乃全陽之弟子，丹陽馬真人之玄孫。全陽高弟五人，公其長也。次日

洞虛子張志淵，主東平鄆城白雲觀，度弟子千餘人，庵觀稱是。三曰明元子梁守一，主古幽之玉峰，實全陽舊居之觀也。四曰雲外子賈守真，五曰純和子張志古，今嗣公主持本宮事。今年春二月，知宮王志遠持狀就燕京大長春宮，稟掌教真常真人，欲具始末之實，歸而刻之石。宗師以潤文見命，予年近八十矣，倦於筆硯久矣，度其不可違，因按其實而編次之。且祖師可見之跡，玉峰胡子金既已有贊，平水毛收達有引，北平王子正有傳，活死人墓四字，又有趙翰林閑閑親筆，掌教真常真人跋語，並刻之石。全陽周真人，淵虛李公，洞虛張公生前行事，亦各在秦樗櫟彥容《金蓮記》、《煙霞錄》中，與祖師以下衆師真同載《玄都寶藏》，俱不煩贅述。雖然，予少壯時，述在進取，間爲功利所奪，於根本之學則不暇也。今茲三十餘年，心得安於淡靜，不爲世教所束，收視反聽，頗見虛極妙道，流行閉塞之所由，亦有數存於其間耳。夫道前無始，後無終，天地雖大，未離

乎內，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數豈得而拘之哉！但於世行與不行之分耳。《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天將以是道大畀於人也，於大化中，必先假乎一剛大中正特立、不爲人欲所動，可以爲師範之士降于世，茲吾祖師之所以出也。故出則其材奔逸超絕，人莫能及，一遇至人點化，方寸開廓洞達，而遊乎物先，仍能退藏於密，借茲地而以爲活死人墓，而養之二年，其神異，其接人，其救世，光光相接，天地開闢以來，莫茲之盛，若非與冥理相契者，其能之乎？姑以長春仙翁一事言之，昔顏淵將之衛化衛君輒，孔子慮德厚信，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遂教以心齋，則所過者無有不化。衛在春秋之世，一侯服之國耳，按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以數推而上之，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萬里則是方千里者百，國家疆土方十里萬，其視衛尊嚴大小之相去，爲可見矣。皇帝又在數萬里沙漠之北，詔書既至，長春國師即

起而應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自相感召，無一毫預謀之私。及其到也，而於應對之際，歡欣交通，大愜上意，由是就其善端發現之地，以行仁行孝，寡欲修身，用賢愛民，布德施惠，好生惡殺，奉承天心之數語而開導之，上亦聽之不疑。想四五十年間，而天下之人賴以存活者，與脫俘囚者，可勝計耶？況真風大闡，又皆衆所共見者。我仙翁澹然獨居無功之地，而天下到今以真功歸之，非神遊物表，動與天合者不能也。其祖師四梨八海棠張本之遠意，有徵矣。今因喜此宮之興建，又屬以記當筆，故表而出之，庶幾使學道者知祖師以下得其傳者，一動一靜，皆天而不人也。苟雜之以人，非惟無成，其所喪多矣。何謂天？曰誠而已。誠者心齋也，古之人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天地人神不違者，其得所應之樞乎？

勅建普天黃籙大醮碑

宣差總教佐玄寂照大師
教門都道錄馮志亨撰

憲宗皇帝內蘊神機之妙，其爲用也大矣哉。形而爲武，則已無敵於海內矣，著而爲文，則復能經緯於高厚矣。是機之運，以無爲宗，以道爲門，以仁聖中正通明爲所歸，其無事則機緘萬化，而退藏之於密，雖名之以天地之鑑，萬有之鏡，實不可得而窺測之也。及其應世，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海，化而爲德，則汪洋湛厚，靡有一物不在潤澤中者。至於與兩儀合德，四時合序，先天奉天之事，層見錯出，不可徧舉，姑於一日二日萬機之中，取一事而言之。癸丑冬十月十有七日，詔至修真道士提點王志坦，訪問身體康寧，壽數長久之說。志坦對以養生三二語訖，因就善端發見之處，款曲將順，投之以言曰：此山林枯槁之士爲一己之務，非天子之急

務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愛民不能獨治，遂立之君。皇帝代天治民，當於民興大利除大害，以奉承天心，則天降之福壽，如影響之應形聲矣。往年掃除弊政。與民更始，而民之安生者，然已受賜矣。惟國朝自開創以來，干戈飢饉，刑罰或中或否，其橫罹凶害，沉魂滯魄，困於幽獄，無由出離者，可勝計哉！願皇帝聖慈，選有道之士，依黃籙玄科，普行濟度，使幽魂苦爽，出離冥途，咸遂超昇，此莫大之澤矣。上嘉納其言，即日遣中使數十人馳驛四出，各就方國行薦拔事。扎忽兒學士阿憐博兒赤、提點王志坦，乘傳持密旨來燕京大長春宮，特命掌教真常至德又玄真人李志常主醮，作大濟度師，斷事大官人牙魯瓦赤布只兒奉營辦醮事，中使扎忽兒學士已下四人作行禮官，仍隨路選清高有道之士，設普天黃籙大醮三千六百分位。甲寅春三月初九日至十六日，凡七晝夜，有司不奏刑名，閭井禁屠宰，出御府黃金五百八十兩，白金三千八百兩，

綵繒千匹，爲鎮金信幣之須，幡花、油、燭、栴檀、沉水、龍腦、降真，爲饗獻之禮，其餘皆府庫支給，不令擾民，又以銀鈔五十兩補其闕。密詞九通，玉簡三面，皆宸翰親署，禮官監使，道流士庶，旌幢儀衛，自通玄門，迎來醮所。欽惟持守之君，所當先薦者，祖宗往聖，眷屬先靈，就紫府已回光，常瞻慧日，至仙階而列品，永祐皇邦，下至於兵死殍亡，橫遭刑戮，一切冤枉，有主無主，同仁一視，靡有遺棄。其或忠臣義士，各爲其主，而至其死命，與小國君主，不知天命所在犯五不韙，自致逆命之討，以常情視之，茲二者則爲不赦之仇讎矣，皇帝若曰：群雄當戰伐之衝，實多冤鬼，一聖廓乾坤之度，孰匪吾民。但深如子，以恤橫亡，豈可得鹿而忿同獵。故盡沉淪之屬，咸收薦拔之中。此自古帝王未嘗舉者，豈惟未嘗舉，其感通之力，而相去亦遠矣。何以言之？昔者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以王制考之，侯伯地方百里，方千里，則是方百里者百，方萬里

則是方千里百百，而塗山之會，止是方萬里之地耳。國家有十萬里之疆土，其勢力在古萬乘百倍之上，今爲此自古帝王未嘗舉之舉，而海內萬姓，亡者不言可知，雖在世者，於各人親族師友之間，遭四五十年兵亂，但犯冤枉，沉在幽獄，其有不沾丐者乎？人非木石，安得不動於中歟！既有動於中，遂形之於言，咸曰：大哉皇帝之德，則天地之德也，心則天地之心也，此神機之妙，與和聲協氣其用之交，上帝達三清，極六合，內外之神祇，於無聲無臭之中，流通混合，自相感召，旁礴爲一，則亦何求而不遂哉！况大宗師真常真人李公，所率金冠雲服，星冠紫服，登壇壇者五千人，皆清高潔白，深通祕典，嚴持齋法有道之士。醮下代禮官，國家重臣，觀其精真充實，無一毫人偽之間，加之大道運慈，將藏用顯仁之妙，自龍漢赤明之前，措之三籙科中，善救人而無棄人，善救物而無棄物，宜乎真風慧日，鼓舞臨照，幽室爲之盡曉，寒谷爲之回春，旁通曲暢，俾沉滯

之屬潛沐陰被，根本分上，光光相射，各自照了。設有未悟，先覺後覺，轉相汲引，以明襲明，出彼入此，同觀衆妙，靡有嘆其獨遺者。功德巍巍，下蟠上際，豈筆舌能形容哉！迎詞之日，主醮大宗師並典禮營辦衆官，命紀其事，以光揚皇帝莫大之盛德。愚謂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此道經之微言也。仰觀俯察，知幽明死，生之故，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此，並易繫之文也。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中庸之語也。蓋皆取能將神機之妙擴而充之，從微至著，以至德澤滿天地，靈光施四海耳。今究此存亡兼濟，親讎不擇，千百倍前王至仁之一舉，起本於聽納道士志坦之一言，即行之不疑，有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之勢，非受善之地於裁成輔相之餘，常有一至誠不息之理存者，能之乎？皇基孔固，聖壽無疆，天祐人助，詞官祝釐之請，有所預焉。拜手稽首，屬之以辭曰：域中四大，帝居其一。神機妙用，退藏於密，剛健純粹，發而爲愛民之德。或出

之於溺沉，或躋之於壽域。洋溢周徧，四海充塞。參贊之餘，至誠不息。每慮沉魂，恩波未及。念此在此，弗違寢食。垂問羽流，曰憑道力。嘉納至言，而康而色。使車四馳，各就方國。普天大醮，拯救甚急。燕京琳宮，詔旨密通。精神潛會，風虎雲龍。百色用度，給賜特豐。宗師道流，款懇敬恭。行事獻饗，壇墀尤崇。禮官大臣，有肅其容。氣志如神，清明在躬。英華發外，和氣積中。以此宣弘其聖澤，宜幽府混合於真空。先覺後覺，悟之則同。誠能回光於頃刻，得觀衆妙於無窮。實亡者針芥之幸，信萬劫之難逢。作此辭章，紀皇帝神機妙用之功。

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修國史臣王鶚奉勅撰

今上皇帝之在藩邸也，雅知尊崇玄教，將修太清。歲舍己未，嘗有旨禁民樵採，及使臣行軍，無聽留宿，以妨

興建。即位之二年，特降璽書，一如前旨。四年，遣真常真人蕭居壽、近侍合刺思，命學士院撰祝文，備禮以祭。越五年，太極殿成，長春嗣教誠明真人張志敬，同左丞張文謙，侍中劉乘禮，奏乞樹碑以紀歲月，從之。詔詞臣王鶚文其事。臣聞命惕然，敢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太上老君無世不出，無代不崇。至於殷武丁庚辰歲，化生苦縣之濼鄉，謂娠至八十一年，生有七十二相，以皓首而稱老子，指李木而得姓氏，其變易名號，靈蹤聖跡，前賢說之詳矣，茲不敢贅以蕪辭。惟前代推尊，後人紹述，或可得而言焉。秦燔詩書，漢雜霸道，玄宮崇奉，未聞肇立之由。至漢桓帝廷熹八年，因帝夢老君降于殿庭，再遣中常侍左悺詣祠致祭，座設華蓋，樂用郊天，乃命陳相邊詔演而銘之。隋文帝開皇六年，詔亳州刺史楊元胄考其故迹，營建宮宇，勅內史舍人薛道衡作祠庭頌。唐推姓系，尊爲聖祖，太宗貞觀元年，勅修其宮，始給人戶五十以供灑掃。高宗乾封中，親謁

道宮，追上尊號爲玄元上德皇帝，宮殿壇宇，並令修創，置令丞各一員，歲時薦饗。玄宗開元三年，東封岱嶽，回謁于舊宅，親書《道》、《德》二經，俾刊諸石。二十年，帝自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薦獻。天寶二年，制改譙郡紫極宮爲太清宮也。四載，親幸，復製降真召仙、紫微送仙二曲以迎送之，易祝版爲青詞，御署則曰嗣皇帝臣某，仍勅有司，著爲定式。文宗太和七年，宮經水潦，頗致摧毀，勅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太清宮使，漸加修葺，尋復完美。宋太祖建隆元年，遣使詣祠。太宗淳化四年，遣修宮宇，建至明道元年，工畢，詔水部員外郎和嶸撰碑銘，自是專命中使監領。真宗咸平五年，遣內侍重修，增給衛士。景德二年，禁四向樵蘇。大中祥符五年，遣三司使丁謂代謁。六年，躬詣，七年，復往，親奉冊寶，上尊號曰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哲宗紹聖五年，知亳州喻陟奏諸瑞應，遣使醮謝，且詔本路轉運司，凡宮宇之弊者，隨即繕完。徽宗崇寧改元，詔翰

林學士張商英作記，以成哲宗之志。金代累朝，尤加異數，給道士良田數萬畝，復其稅役，田夫野叟，至今猶能道之。此前代推尊之略，使後世嚮道者以考焉。若夫紹述之人，自青牛西邁，尹喜懇禱，強爲著五千言，曰清淨無爲，曰不爭不耀，佳兵爲不祥，以治國若烹鮮，以馳騁田獵，令人發狂，以孤寡不穀，王公自稱，推此以平天下，國家無餘蘊矣。至於正心修身，二經具載，求之則有餘。師祖述《道德》，四輔相承，率遵前軌，於是《洞靈》、《通玄》、《冲虛》、《南華》之書出焉。世衰俗薄，邪說並興，因之爲幻惑者有之，流而爲譎怪者有之。天之未喪斯道也，近世有全真家出，恬淡有守，動循故轍，自王重陽得正陽、純陽之傳，培植基本，付作者六人，在處聯芳，枝葉叢茂。國朝開創，徵長春敷暢玄元，親承睿春，天下靡然向風，雖三家聚落，萬里郵亭，皆知敬奉，其操守道行，陰德與太上符合，太清所以重建也。太清頃罹兵燹，復值河渦合流，向之仙宮，漂蕩

無餘，但數千年九龍井僅得存耳。長春仙蛻，傳法真常，時則有今安肅公張柔戍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真常先委隱真大師提點石志玉、通微大師知宮李志祕爲之經始，公亦委曲用心，拯力護持，其參佐卒伍，亦皆樂赴，仍給據並宮施地周四十里。無何厥功肇啓，而真常示寂。逮吾誠明之嗣教也。承海都太子之命，敦請崇道真人張志素、棲雲真人王志謹同辦其事。棲雲未幾物故，其門人輩尤爲致力，崇道則朝夕以之，始終匪懈，增築故基丈餘，間架九楹，視舊制殊爲壯麗。像太上于其中，東華、文始列于左右，洞靈、通玄、冲虛、南華次之，仙貌儼然，見者加敬。雖餘者未完，已足以奉香火之供，而爲國朝萬世祈福之地，顧不偉歟。主上聖德日新，神武電斷，西平大理，東服三韓，南州逆豎，旋即誅夷，朔漠諸王，畢來朝會，分司揆務，偃武修文，此浸明昌千載一時之運也。然猶祇畏上玄，聿修嚴祀。是宮之建，日月可冀矣。臣待罪詞林，忝承睿旨，謹再

拜而銘之。其辭曰：

聖人不仁，其民淳淳。智慧一出，百偽喪真。天何言哉，是生至人。厥生惟何，渦水之濱。生而神異，絕聖棄智。居實處厚，解紛挫銳。不仕汙君，甘處下位。青牛西駕，避名避地。《道》、《德》二篇，立言五千。爲以無爲，玄之又玄。愛民治國，萬世可傳。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永惟帝則，混元上德。立祠水濱，翬飛雉翼。宮曰太清，殿曰太極。仙真名縣，增賁譙國。黃河湯湯，犯我谷陽。巍巍宮殿，今也則亡。興起有數，待我時昌。誠明嗣教，繼志真常。志祕、志玉，先爲卜築。崇道、棲雲，忻然紹服，一殿告成，望之肅肅。於萬斯年，爲國祈福。功成匪他，崇道居多。臣不歸美，如君恩何。慶源九井，福作兩河。小臣祚銘，以代絃歌。

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

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
修國史臣鄭子聃奉勅撰

大定十四年三月，戶部尚書臣仲愈、勸農使臣僅言奏：十方大天長觀館御既安，像設既嚴，敢以聞。是月既望，天子暨皇太子率百執事，款謁修虔，遂命爲道場三日夜以慶成。先是，召西京路傳戒壇主清虛大師閻德源住持，勅授提點觀事。越十九年秋九月，迺詔承學之臣文其碑。臣子聃待罪北門，實當書，敢考觀之所以廢興揚推而叙之。臣謹按《圖經》及舊碑，蓋肇迹唐玄宗開元中，命之曰天長，頗極壯麗。歲久不葺，頽圯滋甚。至咸通七年，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繕而新之。五季及遼，咸所嚴奉。國朝正隆之季，政役繁興，簿領充牣，著籍之用，多貯其中。或有橐姦者狙火之，數百年之締構，一昔而燼。物不終否，時若有待，聖天子受命即位，歲方五稔，而功

成治定，薄海內外，悉臣悉主，官修其方，民遂其業，工精其能，德澤洋溢，符瑞衆至，百廢具起。萬機之暇，遊心玄妙，大定七年秋七月二十三日，乃詔復興。以今戶部尚書張仲愈、勸農使張僅言董其役，且命勿亟。自經始迄于落成，凡八年。前三門榜曰十方大天長觀，中三門曰玉虛之門，設虛皇醮壇三級，中大殿曰玉虛，以奉三清，次有閣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慶，以奉元辰衆像。翼于其東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東有鐘閣曰靈音，兼奉玉皇上帝、虛無玉帝，次有閣曰大明，以奉太陽帝君，次有殿曰五嶽，以奉諸嶽帝暨長白山興國靈應王，西閣曰飛玄，以祕道藏，兼奉三天寶君，次有閣曰清輝，以奉太陰皇君，次有殿曰四瀆，以奉江河淮濟之神。洞房雨廡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奇，至于棟梁楹桷之材，丹雘塗茨之飭，圖繪偶像之工，雖龍杉錦栢，雲梓星栝，闔海香瓊，賁丘朱泥，班倕之巧，吳張之妙，不是過

也。凡爲錢以鉅萬計，皆出自禁中服御之物，而以善價平民，故成功如此之易。璇題玉宇，模神工也，風馬雲車，游真馭也；琅函玉笈，發道奧也；黃冠羽服，集真侶也；便齋曲房，安隱逸也。於戲，不費大農之一錢，不勞版籍之一夫，不役赤籍之一卒，千柱之宮，百常之觀，三級之壇，巍巍乎，奕奕乎，如天造地設，非聖德感通，忠良協贊，渠能至此者哉！臣竊謂希夷微妙，深不可識，強名曰道，聖人得之以閱衆甫，以治天下，合陶唐氏之克讓。其次有大丹雲液，上賓輕舉，長生久視之要。其次有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延生保命之術。其次有考役鬼神，弭伏灾癘，却老已病之驗。道之于世，豈小補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李唐祖玄宗而興開元之功，所以致尊極者，蓋先己也。今天子以道有功于世，而復興修者，蘄福民也。先己者，乘時也，爲民者，致誠也，先己之與福民，乘時之與致誠，其可同日而語乎？臣拜手稽首，敢獻頌曰：

易有太極寶光天，孰主張是名真筌。衆妙之門玄復玄，亭毒萬品堪輿旋。曠乎浩劫不可遷，延康龍漢稱初年。神而明之人爲先，玉清太清名始傳。說者謂在胚胎前，帝王以來咸致虔。孔昇真人君開元，崇祖奉道尤所專。作爲祠宮福全燕，邇來歷歲逾半千。一旦人火嗟殲旃，時若有待何夤緣。聖皇受命臨九壘，德澤昭天下漏泉。滄海無波烽無煙，百廢具舉求其全。憫此故基獨巋然，非同唐漢意欲仙。庶幾厚福流民編，信臣是命特臨軒。經始勿亟其從權，八稔告成素不愆。清都雲構棲萬椽，廣庭飛閣何連延。照人金碧明且鮮，麗哉壯觀臨長阡。民力不勞財不損，聖德所底臣力宣。下臣獻銘且名鐫，福祿方至歌如川。

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

承事郎應奉翰林文字知制誥燕國史院編脩魏搏霄撰

十方大天長觀新作《玄都寶藏》，

提點觀事冲和大師孫明道謂大名魏搏霄曰；自元始天尊開龍漢延康之劫，命天真皇人辯析祕道，授之列仙，以傳下世，則始有經矣。自西王母以元始玉像遺軒轅黃帝，置諸高觀之上，以奉香火，則始有觀矣。是則非觀無以貯無上之經，非經無以見無上之道，經之與觀可獨已乎。國家定都永安，迄今四十餘年，天長觀寔奉香火，舊貯藏經，缺而未完。住持道士繼承非一，因仍苟簡，莫有以補綴爲意者。大定丙午，明道始奉詔提點觀事，洪惟世宗皇帝萬機之暇，留神內典，以觀宇嘗火，出內府金錢鉅萬計，俾撤舊而一新之。於是上聖有居，衆真有處，長廊祕殿，蟠如翼如，經閣醮壇，廣庭淨房，位置區別，莫不有叙，尊雄深靖，爲天下壯觀。而又賜錢二十萬，領以度支，歲取贏羨以給道侶。復於五花山置燒丹院，起玉華殿，俾隸於觀，以爲方士飛鍊之所。而無上之經，顧獨缺而未完。愚雖不敏，誓將畢力，證茲勝事。後二年，會有詔以南京《道藏經》板付觀，

又易置玉虛觀經於飛玄之閣，以備觀覽，天長舊經，還付玉虛，其舊有名籍而玉虛不具者，聽留勿還，須補完則遣之。繼又以普天大醮儀範有肅，賜蕭道濟等十人簪褐，仍勅賜錢十五萬，俾置羽衣，餘道侶人賜錢三萬。明道用是愈益感奮，以爲聖天子在上，道學興行，宜廣傳法錄，開度群迷，及獻狀于朝，嗣詔報可，仍勅招延高道，蠲潔行事。越明年正月，鼎成龍去，而詔旨具在。主上嗣膺寶位，尤尊道學，以其教出中國。專尚清淨，有司舉前詔以請，俞音既下，以三月朔旦開壇受錄。既具威儀，請師奏名，俄有三鶴自西北來，翔繞祠壇，逮奏名竟，乃西南去。晝晷亭午登壇，復有四鶴徘徊其上，既交神吏，倏然黃霧蔽天，至自西北馭若風雨。已而撤席，天宇廓清，飛鶴上翥，入于太空。道侶士庶，駭心稽首。明昌改元之元日，勅遣中使諭旨度支，拓觀之左隙地凡千步，起丁卯瑞聖殿，以奉太母本命之神，制度與延慶埒。其北官第一區，並以賜觀，俾構屋列

櫨，以貯經板。仍署文臣二員與明道經書參訂，即補綴完成，印經一藏。既又命選精勤道士一員住持，須及五年，若職事修舉者，賜紫衣德號，仍歲度服勤道童二人以爲常。明道奉詔，不違居處，分遣黃冠訪遺經於天下，且募工鳩材。有趙道真者，願以板材自任，巧化諸方。不二年間，勝緣俱辦，壞材會珍，良工萃巧，櫨戾屹立，鏤槩具完。凡得遺經千七十四卷，補板者二萬一千八百册有畸，積册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庫四區，爲楹三十有五，以架計者百有四十。明道於是倡諸道侶，依三洞四輔，品詳科格，商較同異，而銓次之，勒成一藏，都盧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秩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亦既奏功，須文以信久遠，子嘗留心吾教，敢以碑銘請，幸母讓。搏霄謹按，道家者流，蓋出於黃帝、老子之學，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慈儉不爭爲用，皆膺合六經之妙，雖國君不可闕也。至其所謂神仙保性命之真，則山林中人之事也。故善學黃老者，則

必知其本末之務，若虞舜之無爲，漢文之慈儉，光武之柔道，蓋公之清淨，皆出黃老之教，可謂知所務矣。今吾師奉詔完葺舊典，而又得逸書於天下爲多，兼收並蓄，足成一大藏，教其於本末之務，不爲無補，是可銘者，於是敬諾而銘之其辭曰：

空洞之元，虛無自然。從無得有，積成地天。兩儀既奠，七耀有躔。造化亭毒，死生劫遷。爲人爲物，或鬼或仙。三界之上，浩劫之前。上無復色，下無復淵。中有大梵，溟滓眇綿。玉音攝氣，靈風聚煙。亦既成文，豁落瑛鮮。龍漢蕩蕩，運開乃傳。天真辯析，列仙致虔。降授世人，玄言五千。三洞四輔，次第相沿。關尹之後，支分派宣。漢史載者，二百五篇。逮晉興寧，其光益延。歷唐至宋，綱緯乃全。搜訪遺逸，籠山絡川。貯之祕殿，飾以錦璇。天命既革，經隨師還。束置滋久，幾爲斷編。大定中興，真人御乾。乃睠天長，禱祠吉蠲。載新輪奐，載錫金錢。聖澤汪洋，昭天漏泉。謂經有板，

可蹄可筌。取諸魏梁，致之漢燕。謂經有帙，可補可鑄。以彼玉虛，易此飛玄。云何鼎成，龍駕高騫。攀鱗弗迨，抱弓涕漣。明昌天子，志切奉仙。賜第構屋，督工署員。冲和奉承，勤亦至焉。歲不再周，用集勝緣。千材會珍，萬陶萃堅。列槿山峙，鏤槩壁聯。能事既畢，靈貺自甄。於皇世宗，侑帝之筵。俟誰駕之，韶遙緣邇。降監成功，致福孔遄。天子壽考，維億萬年。霑溉玄教，旁流八埏。

十方大天長觀普天大醮瑞應記

明昌元年二月癸卯，皇太后微爽節宣之和。越翼日甲辰，皇帝朝隆慶宮，問安于慈訓殿，還出寢門，行不能正履，朝夕視膳，疇咨藥石，未嘗解帶，以謂禱于上下神祇，著在典故。壬子，勅大天長觀設普天大醮七晝夜，仰祝皇太后聖壽無疆，賜錢五百萬，梅檀、沉水、降真等香二百八十斤，龍腦五兩，命昭勇大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兼

客省使大仲尹、西上閣門使張汝猷、左振肅完顏阿魯罕爲行禮官，詔提點天長觀事冲和大師孫明道曰：老君道教，乃中國之教，不比釋氏西胡之人，以擊鉞爲事，自今以始，醮上不得用法器。即日降普天大醮青詞一通，其詞曰：嗣天子臣謹上啓三清四帝二后，伏以祇應丕緒，仰戴慈闈，惟日奉承。方備九州之養，賴天孚佑，克開萬壽之祥，偶失時和，遽成微恙，爰款殊庭之邃，聿嚴祕醮之科，所冀孝誠俯回真馭，垂至神而洞鑒，錫景命之延洪，嘉與群生，永依大庇。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辛酉，皇帝駕幸天長觀，行香禮畢，車駕還宮，行禮官暨高功大法師，聞啓發牒，皇帝齋戒七日。癸亥，內降御書青詞九通，沉檀四斤，龍腦十兩。乙丑，正晝行道間，有白鶴九隻自西北來，繼又十隻，皆緩飛翱翔于壇上，須臾數千，四面蔽天而至，徘徊往來，自午至申，始徐徐而去。是時雲物嘉明，西南有赤光下屬壇殿，都人瞻拜，萬口和附，咸以爲聖上孝感之所致。丙寅，

皇太后遣隆慶宮都監高高壽賜白金五十兩，綵四段，俾道衆懺謝。是日，又於正午行道間，有四鶴自西北來，徐有五十餘，盤旋於壇上者久之。丁卯，復命左宣徽使盧璣爲代禮官，午時行道間，鶴五隻來自西北，回翔殿閣之上，道衆詣天寶壇上十方香，有大鶴下翔，掠玉虛殿簷，然後飛舞於壇閣之上而去。中夜焚詞，微風自西北來，繚繞楮灰，搏扶搖而上者數百千丈，直入霄漢。俄有赤光照燭琳宇，衆皆駭歎瞻拜。戊辰巳事。厥後曾未浹旬，皇太后康寧如初。有本觀玉虛殿侍香道人徐悟真者，目擊上事，因命工鋟木爲《大天長觀普天大醮感應圖》，具錄始終，囑國史院編脩官臣朱瀾記其事於國之上。竊惟東西漢時，黃鵠下太液池，白鶴三十隻經岱宗祀壇之上，偶然而來，殊無意謂，當時史官猶以爲嘉瑞，筆之於西京之書，東觀之記，況聖天子以至孝之德，動天地，通神明，如是之昭晰著明哉！而瀾又職隸太史，固當備紀其實，內則書之於策，以備史

臣采擇，外則揚君上之美，以佐佑刑于四海之教，故不敢堅拒悟真之請，乃取其所錄而敘述之，以爲《天長觀普天大醮瑞應記》。《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將見天下臣民聞風感德，靡然從化，人人修曾閔之行，唐虞之世比屋可封之俗，復見於今日矣。五月戊午，徵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脩官、借緋臣朱瀾拜手稽首謹書。

中都十方大天長觀普天大醮感應碑

國子祭酒兼翰林直學士知

制誥同修國史党懷英撰

古者聖人，尊天地，敬鬼神，禱祠祭祀之禮，見於《詩》、《書》尚矣。壇墀以爲位，牲幣以爲薦，薰燎以達臭，祝史以致辭，以禳災疾，以祈壽福，亦皆有請焉。後世或舉或廢，寔不能詳究其說，而禳祈之事，獨施於道家者流。齋有法，醮有儀，齋以謝咎，醮以度厄，於是焉要福於天地神祇，自漢唐以來，

其法益備。雖與古殊尚，而齋潔以即事，虔敬以將誠，其致一也。明昌元年二月，皇太后有疾不豫，皇帝日侍寢闈，咨閱方藥，凡所以爲天下養者，皆用其至，而疾不加損。天子惕然，憂形于色，分命侍臣徧舉群祀。且謂禱祈之法，莫嚴於道家，其所謂普天大醮者，視他醮爲尤備，乃詔出帑泉五百萬，賜天長觀，俾開醮席。仍賜栴檀、沉水、龍腦等香以斤計者合四面有奇，特命拱衛直指揮使兼客省使大仲尹、西上閣門使張汝猷、左振肅完顏阿魯罕同典行禮，復詔諭提點觀事冲和大師孫明道曰：老君之道出於中國，專尚清淨，非若釋氏西胡之法，以擊鉢爲事，自今醮筵宜勿復用。上於是宿齋，翼日駕如壇所，親薦香火。既還，宮內出密詞九通，皆親御宸翰，皇太后亦遣宮使賜白金綵幣，以申懺謝，啓壇之日，兩宮常膳皆進蔬素，凡七日，蓋與醮相始終。其備物致誠，可謂兼舉矣。既醮之三日，行事方殷，西南有絳靄紛敷，光明輝映壇殿，白鶴九來自西北，

翱翔壇上，繼是至者又以十數，頃之，四面雲會，不可殫數，蓋無慮數千，徘徊下上，自午至晡乃稍稍散去。于時，祠官道侶，相與振動，拜禮壇下，都人父老，萬目瞻仰，莫不加手于額，以爲聖上孝誠所致。自是或五或四，或至數十，繼日更至，最後有大鶴迤邐下翔，屢拂簷楹，已而回旋殿閣之上，逾時乃不見。焚詞之夕，天宇澄霽，微風肅然，煙燼上舉，莫窮所至，俄有赤光照燭壇宇，衆皆竦然，蓋知仙聖之去人不遠也。徹醮未幾，而皇太后聖體旋就康復，朝野內外，相語稱慶。國史院編修官朱瀾爲記其事，儒學之臣作爲歌頌者甚衆，孫公大師復屬鄙文，傳之刊鏤。懷英曰：天道幽遠，其交際之理不可必知，所可知者，修于下，應于上，理之必至者矣。夫鶴，逸羽也，巢於深林而遊集于藪澤，人將即焉，則搖翮而去之，彼孰使而來哉？嘗聞道家以是爲仙人驥，誠然，則其爲感應章章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以至於無所不通。《書》

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以道德精微之教，行之以清淨，以達聖天子愛親之誠，宜乎感應之速也。既書所聞，復繫之以頌曰：

維帝在上，萬靈所宗。聽則甚卑，匪誠弗通。於皇聖神，繼天立道。奚請于天，粵爲親禱。乃睠道學，其教本玄。用是清淨，庶幾格天。展壇惟嚴，章詞有祕。上靈顧歆，福應遄致。爰有嘉氣，非雲非煙。下屬壇殿，流光曄然。復有仙禽，以千百數。如馴如驅，飛掠簷廡。僉曰聖感，福于慈闈。天子曰然，嘉爾道師。道師稽首，惟天子孝。千萬億年，加惠玄教。

中京重建十方上清宮記

太上者，混沌之祖也，初生三清，自玉清至於太清，又成九氣，自無量至於無愛，以純陽而上分三十六天，自太黃而至於大羅，以純陰而下分三十六地，自潤色而至於洞淵，皆在制御之域也。雖處乎丹臺之上，紫闕之內，三大

仙、九大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大夫、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七萬仙童、玉女、五億天丁、神王，咸奔走之。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府、七十二福地、三十六靖廬、二十四化治，莫不仰隸焉。既無陽九百六之災，而出拂石芥城之數，或朝元始，校九宮升降之籍，或謁玉晨，閱三界生死之簿，或履雲華而身如金色，或坐蓮葉而面放日光，七耀雲霞之冠，九華離披之帔，或乘八景玉輦，或駕五色神龍，建流霄之丹節，張九光之鶴蓋，或隱几而羅寶幃，或揮塵而翳珠幡，或玄冠素服而御白馬朱鱗，或玉質金容而策青虬白獸。或問虛皇而號金闕帝君，或在太微而名天皇大帝，或出於龍漢之紀爲玄中法師，或現於赤明之年爲有古先生，或曰鬱華子，畫八卦於伏羲，或曰大成子，播百穀於炎帝，或曰廣成子，隱於空同，或曰務成子，居於姑射。或授清虛真人以二十四圖，或錫天真皇人以三十六部，祕丹書於琅函寶笈，藏紫字於琳館玉房，傳靈篇於青童君，教法始興，

留真像於西王母，道觀初建。爾乃降神於商，當陽甲之時，寄生於苦，在庚申之歲，陰御九龍之駕，光流五色之珠，託靈飛之遺體，剖真妙之左脅，娠八十一年，示七十二瑞，相，以其指木而姓李氏，以其白首而稱老子，或曰伯陽；甫或曰太史儋，或名元、名德、名雅、名石，或字生、字光、字文、字始、何啻三十六號而已。河目海口，日角月淵，鼻有雙柱，額有三里，頰如橫隴，頤若平丘，身長九尺，手握十紋，方瞳兌面，白誌錦文，又豈止七十二相哉！自文王、武王以來，居藏史、柱史之職，知周德之既衰，閔胡俗之未化，徑由函谷，將度流沙，紫氣橫天，青牛稅駕，末著關令所請之書，先肉徐甲既死之骨，時昭王二十五年七月甲子也。今洛陽上清宮遺迹尚存，古樹蟠空，如龍蛇之狀，上有一穴，實太上繫車之地也。國朝升河南府爲中京，留守完顏訛出請鴈門道人武大順來領此十方宮事。始延四方之士，咸得灑掃於其中，一大勝事也。武大順丐文於予，將伐石志之。

予恐世俗未知太上之所以至此也，故備錄其本末云。若夫傳道於庚桑，有伏鶻之喻，講禮於仲尼，有猶龍之歎，載誕青羊之肆，遐登白鹿之宮，皆後事也。語在《道藏》，略而不書。云雲孫純甫謹記。

宮觀碑誌

(楊立志點校)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張繼禹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四八冊

目錄

001 山海經	一
002 十洲記	七五
003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八〇
004 洞淵集	八六
005 三才定位圖	一〇八
006 大滌洞天記	一一五
007 梅仙觀記	一四二
008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	一五一
009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	一五三
010 金華赤松山志	一六六
011 仙都志	一七四
012 西嶽華山誌	一八九
013 太華希夷志	一九八
014 岱史	二〇九
015 茅山志	三六六
016 南岳總勝集	五二九
017 天台山志	五四〇
018 天壇王屋山聖跡記	五四九
019 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	五五六

020 武當福地總真集	五五八
021 武當紀勝集	五八〇
022 龍角山記	五九〇
023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六〇〇
024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六〇七
025 唐嵩高山啓母廟碑銘	六三〇
026 西川青羊宮碑銘	六三三
027 宋東太乙宮碑銘	六四二
028 宋西太乙宮碑銘	六四四
029 宋中太乙宮碑銘	六四六
030 宮觀碑誌	六四八